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肆輯・貳拾肆册

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肆輯·貳拾肆册目録

黄帝内經素問節文註釋十卷 〔明〕黄俅撰 一
素問釋義十卷 〔清〕張琦撰 三六七
扁鵲脈書難經六卷 〔清〕熊慶笏撰 四九七

〔明〕黄俅撰

黄帝内經素問節文註釋十卷

明萬曆四十七年瓊芝室刻本

黄帝内經素問序

啓玄子王冰撰

夫釋縛脫艱全真導氣拯黎元于仁壽濟羸劣以獲安者非三聖道則不能致之矣孔安國序尚書曰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班固漢書藝

文志曰黃帝内經十八卷素問即其經之九卷也兼靈樞九卷迺其數焉雖復年移代革而授學猶存懼非其人而時有所隱故第七一卷師氏藏之今之奉行惟八卷爾然其文簡其意博其理奥其趣深天地之象分陰

陽之候列變化之由表死生之兆彰不謀而遐邇自同勿約而幽明斯契稽其言有徵驗之事不忒誠可謂至道之宗奉生之始矣假若天機迅發妙識玄通藏謀雖屬乎生知標格亦資于詁訓未嘗有行不由逕出不由

戶者也然刻意研精探微索隱或識契真要則目牛無全故動則有成猶鬼神幽贊而命世奇傑時時間出焉則周有秦公扁鵲漢有淳于公意魏有張公仲景華公陀皆得斯妙道者也咸日新其用大濟蒸人華葉遞榮聲實

相副益教之著矣亦天之假也冰弱齡慕道夙好養生幸遇真經式為龜鏡而世本紕繆篇目重疊前後不倫文義懸隔施行不易披會亦難歲月既淹襲以成弊或一篇重出而別立二名或兩論併吞而都為一目或問

荅未已別樹篇題或脫簡不書而云世闕重合經而冠鍼服併方宜而為欬篇隔虛實而為逆從合經絡而為論要節皮部為經絡退至道以先鍼諸如此流不可勝數且將升岱嶽非逕奚為欲詣扶桑無舟莫適乃精勤

博訪而并有其人歷十二年方臻理要詢謀慱訪深遂夙心時於先生郭子齋堂受得先師張公秘本文字昭晰義理環周一以參詳群疑冰釋恐散于末學絕彼師資因而撰註用傳不朽兼舊藏之卷合八十一篇二十

四卷勒成一部冀乎究尾明首尋註會經開發童蒙宣揚至理而已其中簡脫文斷義不相接者搜求經論所有遷移以補其處篇目墜缺指事不明者量其意趣加字以昭其義篇論吞併義不相涉闕漏名目者區分事

類別目以別篇首君臣請問禮儀乖失者考校尊卑增益以光其意錯簡碎文前後重疊者詳其指趣削去繁雜以存其要辭理秘密難粗論述者別撰玄珠以陳其道凡所加字皆朱書其文使今古必分字不雜糅庶厥

昭彰聖旨敷暢玄言如有列宿高懸奎張不亂深泉淨瑩鱗介咸分君臣無夭枉之期夷夏有延齡之望俾工徒勿誤學者惟明至道流行徽音累屬千載之後方知大聖之慈惠無窮時

大唐寶應歲次壬寅序

大宋將仕郎守殿中丞孫兆重改誤

校正黄帝内經素問序

大宋仁宗嘉祐中
詔命通知醫學大臣同校正内經素問高保衡　孫奇
林億　謹上表

臣聞安不忘危存不忘亡者往聖之先務求民之瘼恤民之隱者上主之深仁在昔黄帝之御極也以理身緒餘治天下坐于明堂之上觀八極考建五常以謂人之生也負陰而抱陽食味而被色外有寒暑之相盪内有喜怒之交侵夭昏札瘥國家代有將欲斂時五福以敷錫厥庶

民乃與岐伯上窮天紀下極地理遠取諸物近取諸身更相問難垂灋以福後世於是雷公之倫受業傳之而内經作矣歷代寶之未有失墜蒼周之興秦和述六氣之論具明于左史厥後越人得其一二演而述難經西漢倉公傳其舊學東漢仲景撰其遺論晋皇甫謐次而爲甲乙及隋楊上善纂而爲大素時則有全元起者始爲之訓解闕第七一通迄唐寶應中太僕王冰篤好之得先師所藏之卷大爲次註猶是三皇遺文爛然可觀

惜乎唐令列之醫學付之執技之流而薦紳先生罕言之去聖巳遠其述晦昧是以文註紛錯義理混淆殊不知三墳之餘帝王之高致聖賢之能事唐堯之授四時虞舜之齊七政神禹修六府以興帝功文王推六子以

叙卦氣伊尹調五味以致君箕子陳五行以佐世其致一也奈何以至精至微之道傳之以至下至淺之人其不廢絶爲已幸矣頃在嘉祐中仁宗念聖祖之遺事將墜于地廼詔通知其學者俾之是正臣等承之典校伏

念旬歲遂廼搜訪中外裒集衆本寖尋其義正其訛舛十得其三四餘不能具竊謂未足以稱明詔副聖意而又采漢唐書録古醫經之存于世者得數十家叙而考正焉貫穿錯綜磅礴會通或端本以尋支或泝流而討

源定其可知次以舊目正繆誤者六千餘字增註義者二千餘條一言去取必有稽考舛文疑義於是詳明以之治身可以消患于未兆施于有政可以廣生于無窮恭惟皇帝撫大同之運擁無疆之休述先志以奉成興

微學而永正則和氣可召災害不生陶一世之民同躋于壽域矣

黃帝内經素問註証發微序

素問者黃帝與岐伯鬼臾區伯高少師少俞雷公六臣平素問荅之書郎本紀所謂咨于岐伯而作内經者是也此書出於岐伯者多故本紀不及諸臣耳然此素問八十一篇而復有靈樞

八十一篇大抵素問所引經曰俱出靈樞則靈樞爲先而素問爲後也書中止以天師夫子尊岐伯鬼臾區而其餘諸臣未聞其以是稱至雷公則自名曰小子細子黃帝亦有訓之之語意者所造未及諸臣而年亦最少

歟且其曰公曰伯曰師似皆以爵稱之郎如寶命全形論有曰天子曰君王移精變氣論五常政大論靈樞官能篇皆稱曰聖王著至教論疏五過論有封君侯王靈樞根結篇有王公大人等稱則其爲爵無疑也至于鬼臾樞少俞伯高皆諸臣名耳後世程子謂出於韓諸公子之手或謂先秦儒者所作是皆泥于爵號文字而未釋全書故臆說有如此者乃今詳考六節藏象論天元紀大論氣交變大論五常政大論六元正紀大論至真

要大論等篇則論天道曆法萬象人身經絡脉體人事治法辭古理微非子書中有能偶及雷同者真唯天神至聖始能作也愚意上天以仁愛斯民爲心而伐命惟病治病惟書然玄默無言故挺生神聖以代之言而蚤出此書以救萬古民命耳况六書制自伏羲醫書始于神農自伏羲以至黃帝千有餘年其文字制作明甚其外紀本紀俱載黃帝紀官舉相明曆作樂制爲衮冕舟車畫野分州經土設井播百穀制城郭凡爵號文字時

已咸倫歷金天高陽高辛諸氏又經三百四十餘年始迄陶唐則諸凡制作人知唐虞爲盛而不知肇自羲黃其所由來者漸也何獨內經之作史書靈素均誣乎哉至春秋時秦越人發爲難經八十一篇僅明經旨之十

一晉皇甫士安次甲乙經多出靈樞義未闡明唐寶應年間啓玄子王冰有註隨註解釋逢疑則闕章節不分前後混淆元滑伯仁讀素問鈔類有未盡所因皆王註惟宋嘉祐年間勑高保衡等校正深有裨于王氏但仍

分二十四卷甚失神聖之義按班固藝文志曰黃帝內經十八卷素問九卷靈樞九卷乃其數焉又按素問離合真邪論黃帝曰夫九鍼九篇夫子乃因而九之九九八十一篇以起黃鍾數焉大都神聖經典以九爲數而

九九重之各有八十一篇愚今析爲九卷者一本之神聖遺意耳竊慨聖凡分殊古今世異自揣而僭釋者痛後世聚闇此書而蠡測之以圖萬一之小補云耳知我罪我希避云乎哉

旹

萬曆十四年丙戌秋日

會稽玄臺子馬蒔撰

黃帝內經素問節文註釋序

醫家尊內經素問為經所繇遠矣蓋黃帝咨於岐伯而論天真神氣陰陽虛實以至經脈辨治之理貫三才列五行至詳且深也挈詳以之要故滑伯仁有素問鈔抉輿以之顯故王啓玄馬蒔諸人有次註有摠釋融有得如歙之名醫黃氏俅者因釆仲景以下引經辨証以補滑氏之未備名之曰節文註釋余入歙甚快是書既而有事邑乘讀至黃帝命駕黃山與浮丘容成煉丹於其處凡丹坐仙橋飛布湯

泉之屬靈跡皆在右合於他書禺成昇天之說夫黄帝而果服煉昇舉則凡軀藏不啻已安寧問醫也且素問可傳而丹藥不相指授歧伯可問浮丘容成可共游而事與人兩不相兼抑又何也夫非以經論垂範斬于濟

民殀死非爲身設而先天烹煉其道亦無不貫是以素問之言曰上古真人提挈天地把握陰陽壽無終極遁降而智者法陰陽和術數亦可以使益壽而有極時真人黄帝自謂也法且和云者則指素問經論施治之要

得其要者世幾人乎聞之邑乘黄山舊名黟山因黄帝所嘗遊以改今稱黄氏俅歙産也而仍黄帝姓意黄帝之苗裔歟且以者德賓于鄉有子而才優游澹漠或者循歧伯法以進於浮丘容成服煉之事而就其醫案固

能日新素問者余喜而併識端簡

旹

萬曆己酉孟夏　穀旦

寓歙楚黄張濤元裕甫撰

引刻黃帝内經素問節文註釋

家大人性好醫客清源購得内府醫經甚多積十有九載時有郭龍岡先生者以醫鳴診脉察色如神

家大人命俅習之因游于郭先生之門先生授以滑伯仁素問

鈔誦之俅初苦于無註釋卷茫然曁得唐寶應王啓玄子之註讀之而復苦于註之未詳未嘗不掩卷嘆也後又得馬玄臺註証發微一披閱之極知此老研精覃思旁引曲喻其於經絡陰陽虚實關格脉體司天在泉南北政諸義了然于掌上矣深有賴于指南也第以素問鈔文以類聚前後錯簡誦之者苦無頭緒余以素問鈔爲定式凡自漢張仲景以下諸明醫引經辨証無不采入以補素問鈔之未備因篇摘取節要刪煩便於觀覽

有志于濟世者探賾索隱泝流求源未必無少補云耳

時

萬曆四十七年己未孟夏 吉旦

新都穀如黃俅書于瓊芝室

時年八十有二

黄帝內經素問節文註釋目錄

卷之一
上古天眞論篇　四氣調神大論篇
生氣通天論篇　金匱眞言論篇
陰陽應象大論篇
卷之二
陰陽離合論篇　陰陽別論篇
靈蘭秘典論篇　六節藏象論篇

五藏生成篇
卷之三
五藏別論篇　異法方宜論篇
移精變氣論篇　湯液醪醴論篇
玉版論要篇　診要經終論篇
脉要精微論篇　平人氣象論篇
卷之四
玉機眞藏論篇　三部九候論篇
經脉別論篇　藏氣法時論篇
宣明五氣篇　血氣形志篇
寶命全形論篇
卷之五
八正神明論篇　離合眞邪論篇
通評虛實論篇　太陰陽明論篇
陽明脉解篇　熱論篇
評熱病論篇　逆調論篇

瘧論篇　氣厥論篇
欬論篇
卷之六
舉痛論篇　腹中論篇
風論篇　痺論篇
痿論篇　厥論篇
病能論篇　奇病論篇
卷之七

大奇論篇　刺禁論篇
刺志論篇　鍼解篇
皮部論篇　經絡論篇
骨空論篇　水熱穴論篇
調經論篇　繆刺論篇
卷之八
標本病傳論篇　天元紀大論篇
五運行大論篇

卷之九
六微旨大論篇　五常政大論篇
六元正紀大論篇
卷之十
至真要大論篇　示從容論篇
疏五過論篇　徵四失論篇
方盛衰論篇
黃帝內經素問節文註釋目錄終

黃帝內經素問節文註釋卷之一

上古天真篇

昔在黃帝。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徇齊。長而敦敏。成而登天。徇餘閏切長上聲○有熊國君少典之子。姓公孫。徇疾也。敦信也。敏達也。習用干戈以征不享。平定天下。殄滅蚩尤。以土德王。都軒轅之丘。故號之曰軒轅

○右王註

按生而神靈四句與史記同。其成而登天。則曰成而聰明。又見大戴禮文。家語五帝德篇孔子曰。黃帝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哲睿齊莊。敦敏誠信。長而聰明。○齊側皆切

此總述黃帝始末之辭。按史記黃帝姓公孫。名軒轅。有熊國君之子。按黃帝母曰附寶。之郊野。見大電繞北斗樞星感而懷孕。二十四月而生帝於軒轅之丘。因名軒轅。軒轅丘在今開封府新鄭縣境。易曰。陰陽不測之謂神。本經天元紀大論鬼臾區亦云。然靈者隨感而能應也。正義曰。言神異也。書云。人惟萬物之靈。故曰神靈。索隱曰。弱謂幼弱時也。蓋未合能言之時。而黃帝即言。所以爲神異也。潘岳有哀弱子篇。其子未七旬曰弱。鄭裴俱訓曰。徇疾。齊速。言聖德幼而疾速也。敦信也。敏達也。正義曰。成謂年十五冠時成人也。愚按正義以十五爲成。則不宜曰登天。若訓爲道之成。則登天亦或有之。世傳黃帝鑄鼎。鼎成有龍垂髯下迎。帝騎龍上天。羣臣後宮從者七

十餘人。小臣不得上。悉持龍髯。髯拔墮。亏
仰攀莫及。抱弓而號。因名其地曰鼎湖。弓
曰烏號。羣臣葬衣冠於橋山。墓今猶在。
○馬註俱低一字。以别王註。後倣此。
廼問於天師曰。余聞上古之人。春秋皆度百
歲。而動作不衰。今時之人。年半百而動作皆
衰者。時世異耶。人將失之耶。天師。岐
伯也。
天乃至尊無對之稱。而稱之爲師。又曰天
師。帝之尊岐伯者如此。度。越也。尚書洪範
篇。以百二十歲爲
壽。則越百歲矣。
岐伯對曰。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於陰陽。和

於術數。上古。謂玄古也。知道。謂知修養之道
也。夫陰陽者。天地之常道。術數者。保
生之大倫。故修養者。必謹先之。老子曰。萬物
負陰而抱陽。冲氣以爲和。四氣調神大論曰。
陰陽四時者。萬物之終始。死生之本。逆之則
災害生。從之則苛疾不起。是謂得道。此之謂
也。食飲有節。起居有常。不妄作勞。食飲者。充
虛之滋味。
起居者。動止之綱紀。故修養者。謹而行之。痺
論曰。飲食自倍。腸胃乃傷。生氣通天論曰。起
居如驚。神氣乃浮。是惡妄動也。廣成子曰。必
靜必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故
聖人先之也。故能形與神俱。而盡終其天年。
○痺必至反
度百歲乃去。形與神俱。同臻壽分。謹於修養。
以奉天真。故盡得終其天年。去。

謂去離於形骸也。靈樞經曰。人百歲。五藏皆
虛。神氣皆去。形骸獨居而終矣。以其知道。故
年長壽延。年度百歲。
謂至一百二十歲也。
此言上古之人。所以春秋皆度百歲而動
作不衰者。非但以其時世之異。實由於人
事之得也。道。大道也。天地萬物之所同具
也。以此道而修之於身。則謂之修養之道。
修道而有得於心。則又謂之德。德之義見
後。術數者。修養之法則也。上古之人。爲聖
人而在上者。能知此大道而修之。法天地
之陰陽。調人事之術數。術數所該甚廣。如
呼吸按蹻。及四氣調神論。養生養長養收
養藏之道。生氣通天論。陰平陽秘。陰陽應
象大論。七損八益。靈樞本神篇。長生久視。
本篇下文。飲食起居之類。飲食則有節。起

居則有常。而不妄作勞。故有此形。則有此
神。而盡終其天年。越百歲乃去也。靈樞天
年篇云。血氣已和。營衛已通。五藏已成。神
氣舍心。魂魄畢具。乃成爲人。即形與神俱
之義
也。
今時之人不然也。動之死地。離於道也。以酒爲漿。溺於飲也。
以妄爲常。寡於信也。醉以入房。過於色也。以欲竭其精。
以耗散其真。樂色曰欲。輕用曰耗。樂色不節則精竭。輕用不止則真散。是以
聖人愛精重施。髓滿骨堅。老子曰。弱其志。強
其骨。河上公曰。有欲者亡身。曲禮曰。欲不可
縱。不知持滿。不時御神。言輕用而縱欲也。老
子曰。持而盈之。不如

其已言愛精保神如持盈滿之器不愼而動則傾竭天眞眞誥曰常不能愼事自致百病豈可怨咎於神明乎此之謂也**務快其心逆於生樂**樂音洛○快於心欲之用則逆養生之樂矣老子曰甚愛必大費此之類歟夫甚愛而不能救議道而以爲未然者伐生之大患也**起居無節故半百而衰也**亦耗散而致是也夫道者不可斯須離離於道則壽不能終盡於天年矣老子曰物壯則老謂之不道不道蚤亡此之謂離道也

此言今時之人年半百而動作皆衰者非但以其時世之異實由於人事之失也凡物之有漿者味甘而美如今蔗梨等物皆有漿以酒爲漿異於上古之人飲食有節者矣以妄爲常異於上古之人不妄作勞者矣醉以入房以情慾而竭其精以竭精而耗散其眞當精滿之時不知持之吾形有神不時御之務快其心而悖夫養生之樂其起居則無節又異於上古之人起居有常者矣所以年半百而衰不能如上古之人春秋皆度百歲而動作不衰也

夫上古聖人之教下也皆謂之虛邪賊風避之有時邪乘虛入是謂虛邪竊害中和謂之賊風避之有時謂八節之日及太一入從之於中宮朝八風之日也靈樞經曰邪氣不得其虛不能獨傷人謂人虛乃邪勝之也**恬惔虛無眞氣從之精神內守病安從來**

恬音甜惔淡同○恬惔虛無靜也法道清靜精氣內持故其虛邪不能爲害**是以志閑而少欲心安而不懼形勞而不倦**內機息故少欲外紛靜故心安然情欲兩亡是非一貫起居皆適故不倦也**氣從以順各從其欲皆得所願**志不貪故所欲皆順心易足故所願必從以不異求故無難得也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故美其食**順精麤也**任其服**隨美惡也**樂其俗**樂音洛○去傾慕也**高下不相慕其民故曰朴**至無求也是所謂心足也老子曰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蓋非謂物足者爲知足心足者乃爲知足矣不恣於欲是則朴同故聖人云我無欲而民自朴**是以嗜欲不能勞其目淫邪不能惑其心**目不妄視故嗜欲不能勞心與玄同故淫邪不能惑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又曰聖人爲腹不爲目**愚智賢不肖不懼於物故合於道**情計兩亡不爲謀府冥心一觀勝負俱捐故心志保安合同於道庚桑楚曰全汝形抱汝生無使汝思慮營營**所以能年皆度百歲而動作不衰者以其德全不危也**不涉於危故德全也莊子曰執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聖人之道也又曰無爲而性命不全者未之有也

此言上古聖人教下有法而在下者從之故皆能度百歲而不衰也上文言上古聖

人自然知道故能度百歲乃去矣其所以教下者有曰太一居九宮之日有虛邪賊風當避之有時按靈樞九宮八風篇云凡從其所居之鄉來爲實風主生長養萬物從其衝後來爲虛風傷人者也主殺主害者謹候虛風而避之故聖人日避虛邪之道如避矢石然又刺節眞邪篇有虛邪之中人也等語靈樞又有賊風篇則虛邪俱指風言王註言邪從虛入則指虛爲在人者非恬憺而靜虛無而空老子清靜經云內觀其心心無其心外觀其形形無其形遠觀其物物無其物三者既悟惟見於空觀空亦空空無所空所空既無無無亦無無無既無湛然常寂寂無所寂慾豈能生慾既不生即是眞靜眞常應物眞常得性常應常靜常清靜矣此乃萬世觀空之妙旨也則眞氣自順精神內守病何從來是以志閑而少慾心安而不懼形雖勞而不倦氣隨以順各從其欲皆慰所願故爲下者能率從此教而不悖也有所食則以爲美而不求過味有所服則任用之而不求其華與風俗相安相樂而不相疑忌高者不陵下下者不援上而不出位以相慕其民誠曰朴是以嗜慾不能勞斯民之目淫邪不能惑斯民之心雖有愚智賢不肖之異而皆能不懼於外物故與在上聖人所知之道亦相合焉所以能年皆度百歲而動作不衰者正以其德全而不危也蓋修道而有得於心則德全矣危者即動作之衰也

帝曰人年老而無子者材力盡耶將天數然也林謂材幹可以立身者

材力材幹力量也天數凡人所稟於天之數也

岐伯曰女子七歲腎氣盛齒更髮長更平聲下齒更同○老陽之數極於九少陽之數次於七女子爲少陰之氣故以少陽數偶之明陰陽氣和乃能生成其形體故七歲腎氣盛齒更髮長**二七而天癸至任脈通太衝脈盛月事以時下故有子**○任如林反癸謂壬癸北方水干名也任脈衝脈皆奇經脈也腎氣全盛衝任流通經血漸盈應時而下天眞之氣降與之從事故云天癸也然衝爲血海任主胞胎二者相資故能有子所以謂之月

事者平和之氣常以三旬而一見也故愆期者謂之有病**三七腎氣平均故眞牙生而長極**眞牙謂牙之最後生者腎主骨齒爲骨之餘也**四七筋骨堅髮長極身體盛壯**女子天癸之數七七而終年居四七材力之半故身體盛壯長極於斯**五七陽明脈衰面始焦髮始墮**陽明之脈氣營於面故其衰也髮墮面焦靈樞經曰足陽明之脈起於鼻交頞中下循鼻外入上齒中還出俠口環脣下交承漿卻循頤後下廉出大迎循頰車上耳前過客主人循髮際至額顱手陽明之脈上頸貫頰入下齒縫中還出俠口故面焦髮墮也○頞於葛反俠胡莢反顱落胡反**六七三陽脈**

衰於上面皆焦髮始白三陽之脉盡上於頭故三陽衰則面皆焦髮始白所以衰者婦人之生也有餘於氣不足於血以其經月數泄脫之故七七任脉虛太衝脉衰少天癸竭地道不通故形壞而無子也經水絕止是為地道不通衝任衰微故云形壞無子

此與下節言男女之年老無子者由於材力之盡非皆天數使然而此一節則先以女言之也女子先天之氣方父母交媾之時陽氣不勝其陰則為女陰中有陽其卦屬坎凡醫書謂陽精先入陰血後衾橫氣來助精開裹血陰內陽外則成離卦而為女其義甚戾大約陽氣不勝其陰氣則為女按悟眞篇等書稱女子為男子者正以

其外貌雖女而陰中有陽也惟陽精蘊蓄於內至七歲乃少陽之數其腎氣始盛僊經云先生左腎則為男先生右腎則為女蓋指始姙時言也故女子七歲曰腎氣始盛男子八歲曰腎氣實皆從腎始也腎主骨齒亦屬骨故齒齓更生○齓音櫬○家語本命篇孔子曰女子七月而生齒七歲而齔二七十有四歲而化○齔音核義同○髮為血餘故髮亦漸長二七則天癸自至天癸者陰精也蓋腎屬水癸亦屬水由先天之氣蓄極而生故謂陰精為天癸也按王水謂天癸為月事者非蓋男女之精皆可以天癸稱今王註以女子之天癸為血則男子之天癸亦為血耶易曰男女媾精萬物化生故交媾之時各有其精而行經之際方有其血未聞交媾之時可以血

言廣嗣要語諸書皆謂精開裹血血開裹精者亦非靈樞決氣篇云兩神相搏合而成形常先身生是謂精者是也但女子之精以二七而至而其月事亦與此時同候如下文所云耳或有男女先二七二八而精至者皆斲喪致然徒取夭耳任衝二脉者奇經八脉之二也見骨空論任主胞胎衝為血海令二脉俱通月事應時而下月事者月經也每月有事故曰月事以其有常故又曰月經經者常也靈樞五音五味篇云衝脉任脉皆起於胞中靈樞海論云衝脉為血之海又云為十二經之海又曰血海有餘則常想其身大怫然不知其所病血海不足亦常想其身小狹然不知其所病　按血海之血雖曰既行而空至七日後而漸滿如月之盈虧相似然當知血

之有餘以十二經皆然非特血海之滿也故始得以行耳　又按肝經有太衝穴而此篇所指實指衝脉言乃骨空論所謂衝脉者起於氣衝者是也不可以其有此太字而遂指為肝經之穴名也　又常論三才之道惟陰陽而已天之陰有餘故月滿而散彩地之陰有餘故為潮而溢人之陰有餘故女子有月事之下至於天地人之陽氣則何嘗有盈虧哉由是精血兼盛其有子也宜矣三七腎氣平均故牙之最後生者名曰眞牙由此而生且長極矣四七肝主筋腎主骨者皆堅髮長極身體壯盛五七陽明脉衰面始焦髮始墮女子大體有餘於陰不足於陽故其衰也自足陽明始蓋以胃為六府之長其脉上行於頭故面焦髮墮也六七則手之三陽從手走頭

足之三陽從頭走足者皆衰於上故面皆焦髮始白七七任脉虛太衝脉衰少天癸巳竭應前天癸至而言地道不通地道者坤也不通者月事止也應前月事以時下而言至是而形體衰壞不能有子矣

丈夫八歲腎氣實髮長齒更

老陰之數極於十少陰之數次於八男子爲少陽之氣故以少陰數合之易繫辭曰天九地十則其數也

二八腎氣盛天癸至精氣溢寫陰陽和故能有子

男女有陰陽之質不同天癸則精血之形亦異陰靜海滿而去血陽動應合而洩精二者通和故能有子易繫辭曰男女媾精萬物化生此之謂也

三八腎氣平均筋骨勁強故眞牙生而長極

以其好用故爾

四八筋骨隆盛肌肉滿壯

丈夫天癸八八而終年居四八亦材之半也

五八腎氣衰髮墮齒槁

墮惰同○腎主於骨齒爲骨餘腎氣既衰精無所養故令髮墮齒復乾枯

六八陽氣衰竭於上面焦髮鬢頒白

頒班同○陽氣亦陽明之氣也靈樞經曰足陽明之脉起於鼻交頞中下循鼻外入上齒中還出俠口環脣下交承漿却循頤後下廉出大迎循頰車上耳前過客主人循髮際至額顱故衰於上則面焦髮鬢白也

七八肝氣衰筋不能動天癸竭精少腎藏衰形體皆極

肝氣養筋肝衰故筋不能

動腎氣養骨腎衰故形體疲極天癸已竭故精少也匪惟材力衰謝固當天數使然

八八則齒髮去

陽氣竭精氣衰故齒髮不堅離形骸矣去落也

腎者主水受五藏六府之精而藏之故五藏盛乃能寫

五藏六府精氣淫溢而滲灌於腎腎藏乃受而藏之何以明之靈樞經曰五藏主藏精藏精者不可傷由是則五藏各有精隨用而灌注於腎此乃腎爲都會關司之所非腎一藏而獨有精故曰五藏盛乃能寫也

今五藏皆衰筋骨解墮天癸盡矣故髮鬢白身體重行步不正而無子耳

解懈同○所謂物壯則老謂之天道者也

此則以男言之也男子先天之氣方父母交媾之時陰氣不勝其陽則成男陽中有陰其卦屬離凡醫書謂陰血先至陽精後衝縱氣來乘血開褁精陰外陽內則成坎卦而爲男其義亦淺大約陰氣不勝其陽氣則爲男 凡悟眞篇等書稱男子爲女子者正以其外貌雖男而陽中有陰也惟陰精藴畜於內至八歲乃少陰之數其腎氣始實髮長齒更家語云男子八月而生齒八歲而齔二八十有六歲而化二八腎氣已盛天癸始至天癸者陽精也蓋男女之精皆主腎水故皆可稱爲天癸也惟精氣溢寫故陰陽之精一和而遂能有子矣三八腎氣平均筋骨勁強故眞牙生而長極四八筋骨隆盛肌肉滿壯五八腎氣始衰髮墮齒槁男子大體有餘於陽不足於

陰。故其衰也。自足少陰始。六八陽氣衰竭於上。面皆焦。髮鬢頒白。手經三陽從手走頭。足經三陽從頭走足。男女皆同。七八肝氣已衰。筋不能動。天癸竭。精已少。腎藏衰形體皆極。八八則精血俱衰。齒髮皆去。夫腎者屬水。主受五藏六府之精而藏之。五藏盛。乃能寫。今五藏皆衰。筋骨解惰。天癸盡矣。故髮鬢白。身體重。行步不正而無子耳。然則男女之老而無子者。皆由於材力之盡。非由於天數之適值也。若少而無子者。則謂之天數。斯可矣。

帝曰。有其年已老而有子者何也。言似非天癸之數也。

岐伯曰。此其天壽過度。氣脈常通。而腎氣有

餘也。所稟天真之氣本自有餘也。此雖有子。男不過盡八八。女不過盡七七。而天地之精氣皆竭矣。雖老而生子。子壽亦不能過天癸之數。

此言年老而有子者。正以其天壽過度。氣脈常通。而腎氣有餘也。夫曰年老有子。則雖八八已後。亦能有子也。然此等之人。雖或有子。大略天地間之爲男者。不過八八之數。爲女者。不過七七之數。而天地所稟之精氣皆竭矣。能知此等之有子者。不亦少乎。精氣者天癸也。王註以爲所生之男女。其壽止於八八七七之數者非。

四氣調神大論

春三月。此謂發陳。春陽上升。氣潛發。能生育庶物。陳其姿容。故曰。發陳也。謂春三月者。皆因節候而命之。夏秋冬亦然。天地俱生。萬物以榮。以巳同。○天氣溫。地氣發。溫發相合。故萬物滋榮。夜臥早起。廣步於庭。溫氣生。寒氣散。故夜臥早起。廣步於庭。被髮緩形。以使志生。法象也。春氣發生於萬物之首。故被髮緩形。以使志意發生也。生而勿殺。予而勿奪。賞而勿罰。予音與。○春氣發生。施無求報。故養生者。必順於時也。此春氣之應養生之道也。所謂因時之序也。春三月六氣一十八候。皆春陽布發生之令。故養生者。必謹奉天時也。逆之則傷肝。夏

爲寒變。奉長者少。長上聲。後同。○逆謂反行秋令也。肝象木。王於春。故行秋令。則肝氣傷。夏火王而木廢。故病生於夏。然四時之氣。春生夏長。逆春傷肝。故少氣以奉於夏長之令也。

此以下四節。言當隨時善養也。正二三月。春之三月也。陽氣已生。最能發生而敷陳之。故氣象謂之發陳也。五常政大論篇謂之啓敕。敕與陳同。據下文蕃秀容平等義。當以氣象言。當是之時。天地以生物爲德。萬物榮茂。吾人於此。當有善養之術。其臥則夜。其起則早。以陽氣正舒也。起而廣步於庭。以布夜臥之氣。被髮而無所束。緩形而無所拘。使志意於此而發生。其待物也。當生則生之而勿之殺。當與則與之而勿

之奪當賞則賞之而勿之罰凡若此者蓋以春時主生皆以應夫春氣而盡養生之道也否則春屬木肝亦屬木逆春氣則傷肝木而肝木不能生心火至夏之時有寒變之病寒變者水來侮火為寒所變也豈不少氣以迎心藏欲長之氣哉奉之為言迎也

夏三月此謂蕃秀陽自春生至夏共盛物生以長故蕃秀也蕃茂也盛也秀華也美也天地氣交萬物華實舉夏至也脉要精微論曰夏至四十五日陰氣微上陽氣微下由是則天地氣交也然陽氣施化陰氣結成成化相合故萬物華實也陰陽應象大論曰陽化氣陰成形夜臥早起無厭於日

使志無怒使華英成秀使氣得泄若所愛在外緩陽氣則物化寬志意則氣泄物化則華英成秀氣泄則膚腠宣通時令發陽故所愛亦順陽而在外也此夏氣之應養長之道也夏三月六氣一十八候皆夏氣揚蕃秀之令故養生者必敬順天時也逆之則傷心秋為痎瘧奉收者少冬至重病○痎音皆重平聲逆謂反行冬令也痎痎瘦之瘧也心象火王於夏故行冬令則心氣傷秋金王而火廢故病發於秋而為痎瘧也然四時之氣秋收冬藏逆夏傷心故少氣以奉於秋收之令也冬水勝火故重病於冬至之時也

四五六月夏之三月也陽氣已盛物蕃且秀故氣象謂之蕃秀也當是之時天地氣交卽司天在泉三四氣之交六元正紀大論所謂上下交互氣交主之是也萬物有得陰氣而斂華英成實者正以陽化氣而陰成形也吾人於此當有善養之術其臥則夜其起則早與春同也起早而無厭於日蓋夏日晝行之度較夜最永人所易厭也陰陽書云四六月日出卽寅時五月寅時則日高三丈矣其持己也使此志無怒其愛草木也使華英成秀不榮而實曰秀曰草木則凡物可知矣無怒則氣不鬱又必使此氣得泄若有所愛於外而無所鬱凡若此者以夏氣主長皆以應夫夏氣而盡養長之道也否則夏屬火心亦屬火逆夏氣則傷心火心火不能生長夏之脾土

脾土不能生秋時之肺金至秋之時有痎瘧之病正以心屬火暑亦屬火心衰則暑感故夏傷於暑秋必痎瘧也豈不少氣以迎肺藏欲收之氣哉然不特秋時為病也肺金不能生腎水則冬為重病者有矣

秋三月此謂容平萬物夏長華實已成容狀至秋平而定也天氣以急地氣以明以已同○天氣已急風聲切也地氣以明物色變也早臥早起與雞俱興懼中寒露故早臥欲使安寧故早起使志安寧以緩秋形志氣躁則不慎其動不慎其動則助秋刑急順殺伐生故使志安寧緩秋刑也收斂神氣使秋氣平神蕩則欲熾欲熾則傷和氣和

氣既傷則秋氣不平調也。故收斂神氣使秋氣平也。**無外其志、使肺氣清、**亦順秋氣之收斂也。**此秋氣之應、養收之道也、**秋三月六氣一十八候皆秋氣正收斂之令。故養生者必謹奉天時也。**逆之則傷肺。冬為飧泄、奉藏者少。**飧音孫○逆謂反行夏令也。肺象金。王於秋。故行夏令則氣傷。冬水王而金廢。故病發於冬。飧泄者食不化而泄出也。逆秋傷肺。故少氣以奉於冬藏之令也。

七八九月。秋之三月也。陰氣已上。萬物之容。至此平定。故氣象謂之容平。天氣以燥而急。地氣以燥而明。吾人於此。當有善養之術。其臥則早。較春夏異。懼中寒露也。其起亦早。與雞俱興。較春夏尤早也。陰陽書云。七月丑時在五更。八九月丑時在四更。使此志安寧。而不妄動。使秋刑緩用。而不妄殺。蓋用刑不緩。志仍不寧也。必收斂神氣。使秋氣之在吾身者。和平也。無外馳其志。使肺氣之藏。吾內者清淨也。凡若此者。蓋以秋時主收。皆以應夫秋氣。而盡養收之道也。否則秋主金。肺亦屬金。逆秋氣則傷肺金。肺金不能生冬時之腎水。而至冬之時。有飧泄之病。正以肺為陽明燥金。脾土惡濕喜燥。肺金既衰。不能生水。腎水又衰。不能攝水。而脾土又不能制水。故脾濕而飧泄自生也。豈不少氣以迎腎藏欲藏之氣哉。

冬三月。此謂閉藏。草木凋。蟄蟲去。地戶閉塞。陽氣伏藏。**水冰地坼。無擾乎陽、**坼折同○陽氣下沉。水冰地坼。故宜周密。不欲煩勞。擾。謂煩也。勞也。**早臥晚起、必待日光、**避於寒也。**使志若伏若匿、**令詳匿字。當作匿。**若有私意、若已有得。**皆謂不欲妄出於外。觸冒寒氣也。故下文云。**去寒就溫、無泄皮膚、使氣亟奪。**亟音器○去寒就溫。言居深室也。靈樞經曰。冬日在骨。蟄蟲周密。君子居室。無泄皮膚。謂勿汗也。汗則陽氣發泄。陽氣發泄。則數為寒氣所迫奪之。亟數也。**此冬氣之應、養藏之道也、**冬三月六氣一十八候皆冬氣正養藏之令。故養生者必謹奉天時也。**逆之則傷腎、春為痿厥、奉生者少。**逆謂反行夏令也。腎象水。王於冬。故行夏令。則腎氣傷。春木王而水廢。故病發於春也。逆冬傷腎。故少氣以奉於春生之令也。

十月十一十二月。冬之三月也。陽氣已伏。萬物潛藏。故氣象謂之閉藏也。當此之時。水以寒而冰。地以寒而坼。君子居室。如蟄蟲之周密。無擾亂衛氣可也。生氣通天論曰。因於寒。欲如運樞。起居如驚。神氣乃浮。其臥則早。與秋同也。其起則晚。必待日光。與秋異也。使其志若伏若匿。若有私意。若已有得。皆無擾乎陽之意也。去寒以就溫。無泄皮膚之汗。而使陽氣之數奪。凡若此者。蓋冬時主藏。皆以應夫冬氣而盡養藏之道也。否則冬主水。腎亦主水。逆冬氣則傷腎水。腎水不能生肝木。而至春之

時有痿厥之病。正以肝主筋。筋之不能舉者爲痿。春木王水廢。則陽氣上逆而爲厥。厥之爲言逆也。本經明有痿論厥論。非可以一病言。然厥論則有寒厥熱厥。乃厥逆之謂。豈不少氣以迎

肝藏欲生之氣哉。

天氣清靜光明者也。言天明不竭。以清靜故致之。人壽延長。亦由順動而得。故言天氣以示於人也。**藏德不止。故不下也。**四時成序。七曜周行。天不形言。是藏德也。德隱則應用不屈。故不下也。老子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也。言天至尊高。德猶見隱也。況全生之道而不順天乎。**天明則日月不明。邪害空竅。**空孔同○天所以藏德者。爲其欲隱大明。故大明見則小明滅。故大明之德。不可不藏。天若自明。則日月之明隱矣。所諭者何。言人之眞氣。亦不可泄露。當清靜法道。以保天眞。苟離於道。則虛邪入於空竅。**陽氣者閉塞。地氣者冒明。**空入聲○陽謂天氣。亦風熱也。地氣謂濕。亦雲霧也。風熱之害人。則九竅閉塞。霧濕之爲病。則掩翳精明。取類者。在天則日月不光。在人則兩目藏曜也。靈樞經曰。天有日月。人有眼目。易曰。喪明於目。豈非失養生之道耶。**雲霧不精。則上應白露不下。**霧者雲之類。露者雨之類。夫陽盛則地不上應。陰虛則天不下交。故雲霧不化精微之氣。上應於天而爲白露。不下之咎矣。陰陽應象大論曰。地氣上爲雲。天氣下爲雨。雨出地氣。雲出天氣。則二氣交合。乃成雨露。方盛衰論曰。至陰虛。天氣絕。至陽

盛。地氣不足。明氣不相召。亦不能交合也。**交通不表。萬物命故不施。不施則名木多死。**夫雲霧不化其精微。雨露不霑於原澤。是爲天氣不降。地氣不騰。變化之道旣虧。生育之源斯泯。故萬物之命。無稟而生。然其死者。則名木先應。故云名木多死也。名謂名果珍木。表謂表陳其狀也。易繫辭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然不表交通。則爲否也。易曰。天地不交。否○否部鄙反。**惡氣不發。風雨不節。白露不下。則菀藁不榮。**菀於遠切。藁槁同○惡謂害氣也。發謂發散也。節謂節度也。菀謂蘊積也。藁謂枯藁也。言害氣伏藏而不散發。風雨無度。折傷復多。藁物蘊積。春不榮也。豈惟其物獨遇是而有之哉。人離於道。亦有之矣。故下文

○蘊音尹。**賊風數至。暴雨數起。天地四時不相保。與道相失。則未央絕滅。**數音朔。下同○不順四時之和。數犯八風之害。與道相失。則天眞之氣。未期久遠而致滅亡。央。久也。遠也。**唯聖人從之。故身無奇病。萬物不失。生氣不竭。**道非遠於人。人心遠於道。惟聖人心合於道。故壽命無窮。從猶順也。謂順四時之令也。然四時之令。不可逆之。逆之則五藏內傷而他疾起。

上文言人當順四時之氣。此言天地有升降之妙。唯聖人從之。故病却而壽永也。言上天之氣。至清靜。至光明。似可亢之以自高矣。然唯藏此德而不止。萬古有下降之

妙。故雖降而實未之下。其尊仍在焉。設使天道自專其清靜光明。則日月無以藉之生明矣。猶人之邪氣寒害空竅。而空竅不通也。此二句乃借人以論天。然在人亦不特兩目不明。諸竅皆塞。後世止以目論者。蓋泥於日月二字。而不考大義故耳。蓋天氣者。陽氣也。陽氣不降。轉爲閉塞。故地道亦不升。適與天氣昏冒。而天無以開之也。所以應之於上者。雲露不精。白露不下。應之於下者。交通不能表萬物之命。以施生生之理。正以其不能交通也。凡有名之木亦多死者。五常政大論歲金大過之下。有名木不榮。不寧唯是。乖惡之氣。不能發散。風雨不能有節。白露不能下降。而菀藁之物不能榮茂。凡若此者。皆以天地不交通耳。當是之時。賊風數至。暴雨數起。雖天地

四時不能相保如平常矣。爲吾人者。失前四氣調神之道。陰陽升降俱乖其度。猶之天地不交也。則身多奇病。萬事多失。生氣已竭。至未半之時而絕滅矣。唯聖人能順天道。處天地之和。從八風之理。法於陰陽。和於術數。所以身無奇病。本經有奇病論。大奇病論。萬物得所。其生生之氣不竭。而亦可以自數也。

逆春氣。則少陽不生。肝氣內變。生。謂動出也。陽氣不出。內鬱於肝。則肝氣溷糅。變而傷矣。逆夏氣。則太陽不長。心氣內洞。長。上聲。○長。謂外茂也。洞。謂中空也。陽不外茂。內薄於心。燠熱內消。故心中空也。○燠音欲。逆秋氣。則太陰不收。肺氣焦滿。收。謂收斂。焦。謂上焦也。太陰行氣。主化上焦。故肺氣不收。上焦滿也。逆冬氣。則少陰不藏。腎氣獨沉。沉。謂沉伏也。少陰之氣。內通於腎。故少陰不伏。腎氣獨沉。

此承首四節而言。四時之氣不可以有逆者。正以其當時而病。不必奉氣而病也。吾謂逆之則傷肝。夏爲寒變者何哉。蓋不能盡養生之道。以逆此春氣。則少陽不生。少陽者。足少陽膽經也。膽爲甲木。肝爲乙木。肝與膽爲表裏。今少陽不生。則肝氣內變。其肝尚不能自免於病矣。復有何氣以迎心經欲長之氣。而無寒變之病耶。吾謂逆之則傷心。秋爲痎瘧者何哉。蓋不能盡養長之道。以逆此夏氣。則太陽不長。太陽者。手太陽小腸經也。小腸屬丙火。心屬丁火。心與小腸爲表裏。今太陽不長。則心氣內

洞。內洞者。空而無氣也。靈樞五味論有辛走氣。多食之。令人洞心。正與內洞之義相似。其心尚不能自免於病矣。復有何氣以迎肺經欲收之氣。而無痎瘧之病耶。吾謂逆之則傷肺。冬爲飧泄者何哉。蓋不能盡養收之道。以迎此秋氣。則肺屬手太陰經者也。太陰不能收。而肺氣枯焦脹滿。尚不能自免於病矣。復有何氣以迎腎經欲藏之氣。而無飧泄之病耶。吾謂逆之則傷腎。春爲痿厥者何哉。蓋不能盡養藏之道。以逆此冬氣。則腎屬足少陰經者也。少陰不能藏。而腎氣已獨沉。尚不能自免於病矣。復有何氣以迎肝經欲生之氣。而無痿厥之病耶。然春夏以表言。秋冬以裏言。以春夏屬陽。秋冬屬陰也。

夫四時陰陽者，萬物之根本也。時序運行，陰陽變化，天地合氣，生育萬物。故萬物之根，悉歸於此。所以聖人春夏養陽，秋冬養陰，以從其根。陽氣根於陰，陰氣根於陽。無陰則陽無以生，無陽則陰無以化。全陰則陽氣不極，全陽則陰氣不窮。春食凉，夏食寒，以養於陽；秋食溫，冬食熱，以養於陰。滋苗者必固其根，伐下者必枯其上。故以斯調節，從順其根。二氣常存，蓋由根固。百刻曉暮，食亦宜然。故與萬物沉浮於生長之門。聖人所以身無奇病，生氣不竭者，以順其根也。逆其根，則伐其本，壞其眞矣。是則失四時陰陽之道也。故陰陽四時者，萬物之終始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則災害生，從之則苛疾不起，是謂得道。謂得養生之道。苛者，重也。道者，聖人行之，愚者佩之。聖人心合於道，故勤而行之；愚者性守於迷，故佩服而已。老子曰：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同於德者，德亦得之；同於失者，失亦得之。愚者未同於道德，則可謂失道者也。從陰陽則生，逆之則死；從之則治，逆之則亂。反順為逆，是謂內格。格，拒也。謂內性格拒於天道也。

此承第五節而申言聖人盡善養之道，彼不善養者失之也。夫萬物生於春，長於夏，

收於秋，藏於冬，則此四時陰陽者，萬物之根本也。所以聖人於春夏而有養生養長之道者，養陽氣也。上節言少陽太陽，則人身之陽氣，正合天地之陽氣。秋冬而有養收養藏之道者，養陰氣也。上節言太陰少陰，則人身之陰氣，正合天地之陰氣，正以順其根耳。故與萬物浮沉於生長之門，言生長則與收藏。若逆其根，則伐本壞眞矣。故知陰陽四時者，既為萬物之根本，則是萬物之所以成始成終，為死為生之本。逆之，則災害自生，如上文寒變痎瘧、飧泄痿厥、內變洞焦滿獨沉之類；順之，則苛重之疾不起，如無上文寒變痎瘧等病，是謂得養生之道者矣。是道也，唯聖人為能行之，彼愚人則當佩之。蓋以從陰陽則生，不但苛疾不起也；逆陰陽則死，不但災害自生也。順陰陽，則此身之氣治，治則必能有生也；逆陰陽，則此身之氣亂，亂則必至於死也。若果不能順而反之以為逆，則吾身之陽不能入，陰不能出，而在外者格拒於內矣。其災害死亡之至，良有故哉。是故聖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亂治未亂，此之謂也。知之至也。夫病已成而後藥之，亂已成而後治之，譬猶渴而穿井，鬭而鑄兵，不亦晚乎。知不及時也。備禦虛邪，事符握虎；噬而後藥，雖悔何為。

此承上節而引言以戒之也。昔有言聖人不治已病治未病，靈樞逆順篇云：上工治

未病不治已病治未亂不治已亂此正所謂聖人預養生長收藏之氣不待寒變痎瘧飧泄痿厥等病已生而始治之也凡病則氣亂未病則氣治病成而藥亂成而治譬猶渴而穿井鬬而鑄兵其渴必不能濟而鬬必不能禦也信晚矣哉

生氣通天論

黃帝曰夫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本於陰陽天地之間六合之內其氣九州九竅五藏十二節皆通乎天氣六合謂四方上下也九州謂冀兗青徐揚荊豫梁雍也外布九州而內應九竅故云九州九竅也五藏謂五神藏也五神藏者肝藏魂心藏神脾藏意肺藏魄腎藏志而此成形矣十二節者十二氣也天之十二節氣人之十二經脈而外應之咸同天紀故云皆通乎天氣也十二經脈者謂手三陰三陽足三陰三陽也**其生五其氣三數犯此者則邪氣傷人此壽命之本也**數音朔○言人生之所運為則內依五氣以立然其鎮塞天地之內則氣應三元以成三謂天氣地氣運氣也犯謂邪氣觸犯於生氣也邪氣數犯則生氣傾危故寶養天眞以為壽命之本也庚桑楚曰聖人之制萬物也以全其天天全則神全矣靈樞經曰血氣者人之神不可不謹養此之謂也**蒼天之氣清淨則志意治順之則陽氣固**春為蒼天發生之主也陽氣者天氣也陰陽應

象大論曰清陽為天則其義也本天全神全之理全則形亦全矣**雖有賊邪弗能害也此因時之序**以因天四時之氣序故賊邪之氣不能害也**故聖人傳精神服天氣而通神明**夫精神可傳惟聖人得道者乃能爾久服天眞之氣則妙用自通於神明也**失之則內閉九竅外壅肌肉衛氣散解**失謂逆蒼天清淨之理也然衛氣者合天之陽氣也上篇曰陽氣者閉塞謂陽氣之病人則竅為閉塞也靈樞經曰衛氣者所以溫分肉而充皮膚肥腠理而司開闔故失其度則內閉九竅外壅肌肉以衛不營運故言散解也○分上聲**此謂自傷氣之削也**夫逆蒼天之氣違清淨之理使正眞之氣如削去之者非天降之人自為之爾

此帝言人氣通乎天氣人氣即陽氣見本篇第六節又曰衛氣靈樞衛氣行篇亦謂衛氣為人氣即稟蒼天之氣而生者也惟聖人全此天氣以固壽命之本而衆人則失之也夫自古通天者生人之本也天以陰陽生萬物而人之生也本於陰陽故天地之間六合之內其氣之在地者曰九州氣之在人者曰九竅陽竅在頭者七耳二目二鼻二口一陰竅之在下者二前陰後陰曰五藏心肝脾肺腎曰十二節手有三陰三陽經足有三陰三陽經皆以通乎天氣者也其所以生者五金木水火土所以為氣者三王註以為天氣地氣運氣義見第八九卷天元紀大論至眞要大論等篇苟

數犯邪氣則邪氣傷人故不使邪氣傷人者乃壽命之本也蓋蒼天之氣至清淨者也即前篇言天氣清淨吾能法天地之清淨則志意自治陽氣自固當是之時雖有賊邪弗能害也此因時之序所以弗能害耳惟聖人知之隨四時以運此身之精氣服蒼天之陽氣以通天氣之神明彼常人則失之所以內閉九竅外壅肌肉而衛氣已散解此之謂自傷

陽氣之所以削也

陽氣者若天與日失其所則折壽而不彰折音舌○此明前陽氣之用也論人之有陽若天之有日天失其所則日不明人失其所則陽不固日不明則天境瞑昧陽不固則人壽夭折**故天運當以日光明**言人之生固宜藉其陽氣也**是故陽因而上衛外者也**此所以明陽氣運行之部分輔衛人身之正用也**因於寒欲如運樞起居如驚神氣乃浮**欲如運樞謂內動也起居如驚謂驟卒也言因天之寒當深居周密如樞紐之內動不當煩擾筋骨使陽氣發泄於皮膚而傷於寒毒也若起居暴卒馳騁荒佚則神氣浮越無所綏寧矣脉要精微論曰冬日在骨蟄蟲周密君子居室四氣調神大論曰冬三月此謂閉藏水冰地坼無擾乎陽又曰使志若伏若匿若有私意若已有得去寒就溫無泄皮膚使氣亟奪此之謂也○卒倉沒反佚音逸**因於暑汗煩則喘喝靜則多言**喝呼葛反○此則不能靜慎傷於寒

毒至夏而變暑病也煩謂煩躁靜謂安靜喝謂大呵出聲也言病因於暑則當汗泄不為發表邪熱內攻中外俱熱故煩躁喘數大呵而出其聲也若不煩躁內熱外凉療熱攻中故多言而不次也喝一為暍○躁則到反療依倨反**體若燔炭汗出而散**此重明可汗之理也然體若燔炭之炎熱者何以收之必以汗出乃熱氣施散燔一為燔非也**因於濕首如裹濕熱不攘大筋緛短小筋弛長緛短為拘弛長為痿**攘汝陽反除也緛音軟縮也弛後世弛同痿於危反弱也○表熱為病當汗泄之反濕其首若濕物裹之望除其熱熱氣不釋兼濕內攻大筋受熱則縮而短小筋得濕則引而長縮短故拘攣而不伸引長故痿弱而無力弛引也**因於氣為腫四維相代陽氣乃竭**素常氣疾濕熱加之氣濕熱爭故為腫也然邪氣漸盛正氣寖微筋骨血肉互相代負故云四維相代也致邪代正氣不宜通衛無所從使至衰竭故言陽氣乃竭也衛者陽氣也此言陽氣所以衛外而陽氣不固者則四時必傷於邪氣而為病也夫所謂陽氣者衛氣也人有此陽氣猶天之有日也日得天之明而能久照陽氣必不失其所而能久壽若失其所而不能衛外必折夭而不彰失其所者衛氣衰弱而不能衛外也故天運當有此日以為之光明人當有此陽氣以為之衛外是故陽氣因而上行於皮膚分肉之間所以衛外者也大義見靈樞營衛生會篇痺論等篇及本篇篇名之曰

惟陽氣不固。故凡四時之邪氣。皆從之而
傷矣。所謂不能因時之序者是也。是故因
於冬之嚴寒者。當深居周密。凡有意欲。心
有所運。而身不妄動。如運樞以開闔其戶。
戶不太勞。若起居卒暴有所驚駭。則神氣
浮露。無復中存矣。因於夏之暑氣者。其體
必有汗。或煩躁而動。則爲喘喝。或不煩躁
而靜。則亦不免於多言。暑證者。熱證也。故
合動靜而皆不能靜者如此。張潔古云。動
而得之爲中熱。靜而得之爲中暑。中熱者
陽證。中暑者陰證。 李東垣曰。暑熱之時。
無病之人。或避暑納涼於深堂大廈中得
之者。名曰中暑。其病必頭痛惡寒。身形拘
急。肢節疼痛而煩心。肌膚大熱無汗。爲房
室之陰寒所遏。使周身陽氣不能伸越。以
大順散熱藥主之。若行人農夫於日中勞

役得之者。名曰中熱。其病必苦頭痛。發躁
惡熱。捫之肌膚大熱。必大渴引飲。汗大泄。
無氣以動。乃爲天熱外傷肺氣。蒼术白虎
湯涼藥主之。王機微義斷云。按此篇中暑。
即仲景所謂暍也。此只作暑熱分之。可見
有陰陽二證受病不同。然夏月變病。有陰
寒所迫。使周身陽氣不能伸越。以大順主
之者。爲中暑。蓋當暑月。故名之。猶冬月發
熱爲傷寒也。但大順一方。是仲景太陽例
藥。東垣施用。諒不如此。必有若益氣湯證
例。惜乎無傳。其中熱一例。雖云蒼术白虎
湯。而又當處以淸暑益氣之法。且中暑證
亦有於勞役動而得者。中熱證亦有於避
暑中靜而得者。大抵因人元氣虛實不同。
故所變亦異。治之者豈得無變法哉。一身
之熱如燔炭然。必從而汗之。則邪從汗散

矣。按此曰汗出而散。熱論曰。凡病傷寒而
成溫者。先夏至日爲病溫。後夏至日爲病
暑。暑當與汗。皆出不止。觀此二篇。則暑證
當發汗無疑矣。朱丹谿滑伯仁疑暑之不
可汗也。遂以此二句爲上文因於寒之脫
簡。以爲非寒則不可發汗。殊不知風寒暑
濕熱。皆可發汗。若暑證後世用香薷飲。及
木通澤瀉茯苓猪苓等利水之藥而愈者。
尤爲便益。蓋難經以暑傷心者。爲正經自
病。要知心屬少陰君火。暑亦屬火。唯暑爲
能傷心。如水就濕。火就燥之義。但暑因傷
心。熱亦傷氣。而又復發汗。則汗乃心之液。
熱既傷心傷氣。汗多又必亡陽。唯心與小
腸爲表裏。令服利水之劑。使暑從小腸而
下行。滲入膀胱而去。則病易却。而元氣無
損矣。此朱滑二氏所以不免於致疑者。皆

不知考熱論之義耳。因於濕。氣之所感者。
凡人之有濕。有內濕。有外濕。外濕足先受
之。內濕者。多飲酒漿醴酪所致也。其濕氣
薰蒸。上行如霧。首如有所包裹。而昏且重
矣。惟濕蒸爲熱。而不能除却。大筋受濕浸
熱蒸。則軟而短。小筋受濕浸熱蒸。則弛
而長。軟短。故手足拘攣而不伸。弛長。故手
足痿弱而無力矣。按本篇下文秋傷於濕。
及陰陽應象大論。亦有秋傷於濕等語。則
此濕者。當爲秋時所感也。因於氣。證所致
者。凡怒則傷肝。肝氣有餘。來侮脾土。脾土
不能制水。水氣泛溢於四肢。而爲腫脹之
疾。其手足先後而腫。此四維之所以相代
也。四維者。四肢也。斯時也。上文所謂內閉
九竅。外壅肌肉。衛氣散解者
是也。其陽氣豈不竭盡矣乎。

陽氣者。煩勞則張。精絕。辟積於夏。使人煎厥。此又誡起居暴卒。煩擾陽和也。然煩擾陽和。勞疲筋骨。動傷神氣。耗竭天眞。則筋脉䐜脹。精氣竭絕。既傷腎氣。又損膀胱。故當於夏時。使人煎厥。以煎迫而氣逆。因以煎厥爲名。厥謂氣逆也。煎厥之狀。當如下說。目盲不可以視。耳閉不可以聽。潰潰乎若壞都。汨汨乎不可止。汨古沒反。○既且傷腎。又竭膀胱。腎經內屬於耳中。膀胱脉生於目眥。故目盲所視。耳閉厥聽。大矣哉。斯乃房之患也。既盲目視。又閉耳聰。則志意心神筋骨腸胃。潰潰乎若壞。汨汨乎煩悶而不可止也。○眥在計反。又前計反。

此又言陽氣不固者。在夏時有煎厥之證。不特病暑而已。陽氣者。貴於清淨。若煩勞而不清淨。則勞爾形。擾爾精。氣張施於外。精氣竭絕於中。惟春秋冬三時尚有可以強支者。及延積於夏。暑熱令行。使人煎迫而厥逆矣。按脉解篇云。所謂少氣善怒者。陽氣不治。陽氣不治。則陽氣不得出。肝氣當治而未得。故善怒。善怒者。名曰煎厥。當與參看。所以見之。目盲耳聾。視聽皆廢。潰潰乎若都之壞也。眞汨汨乎不可止者。所以坊水之潰壞貌。汨汨流貌。蓋言來勢不可遏也。此本經原煩勞。則如王註所謂起居暴卒煩擾陽和。又云精絕。則如王註所謂傷腎與膀胱。又據脉解篇。則又關肝經。善怒。是乃肝腎諸經之病也。

陽氣者。大怒則形氣絕。而血菀於上。使人薄厥。菀音鬱。詩小弁有菀者柳。亦註爲鬱。○此又誡喜怒不節。過用病生也。然怒則傷腎。甚則氣絕。大怒則氣逆而陽不下行。陽逆故血積於心胸之內矣。上謂心胸也。然陰陽相薄。氣血奔并。因薄厥生。故名薄厥。舉痛論曰。怒則氣逆。甚則嘔血。靈樞經曰。盛怒而不止則傷志。陰陽應象大論曰。喜怒傷氣。由此則怒甚氣逆。血積於心胸之內矣。菀積也。○并去聲。有傷於筋。縱其若不容。怒而過用。氣或迫筋。筋絡內傷。機關縱緩。形容痿廢。若不維持。汗出偏沮。使人偏枯。沮子魚反。潤也。○夫人之身。常偏汗出而潤濕者。久久偏枯。半身不隨。汗出見濕。乃生痤疿。痤昨和反。疿方味反。○陽氣發泄。寒水制之。熱怫內餘。鬱於皮裏。甚爲痤癤。微作疿瘡。疿風癮也。○佛符弗反。高梁之變。足生大丁。受如持虛。高當作膏。梁當作粱。丁後世作疔。○高膏也。粱粱也。不忍之人。汗出淋洗。則結爲痤疿。膏粱之人。內多滯熱。皮厚肉密。故內變爲丁矣。外濕既侵。中熱相感。如持虛器。受此邪毒。故曰受如持虛。所以丁生於足者。四支爲諸陽之本也。以其甚費於下。邪毒襲虛故爾。○新校正云。按丁生之處。不常於足。蓋謂膏粱之變。饒生大丁。非偏著足也。勞汗當風。寒薄爲皶。鬱乃痤。皶織加反。○時月寒凉。形勞汗發。凄風外薄。膚腠居寒。脂液遂凝。稸於玄府。依空滲涸。皶刺長於皮中。形如米。或如針。久者上黑。長分餘。

色白黃而瘀於玄府中。俗曰粉刺。解表已。玄
府。謂汗空也。痤。謂色赤䐜憤。內蘊血膿。形小
而大如酸棗。或如按豆。此皆陽氣內鬱所爲。
待再攻之。大甚焫出之。○稿許竹反。痤才制
反。焫而
劣反。

此又言陽氣不固者。有爲厥。爲脹。爲偏枯。
爲痤疿。爲大下。爲皶痤諸證也。陽氣者。貴
於清淨。若大怒而不清淨。則形氣經絡阻
絕不通。而血積於心胸之間。奇病論。岐伯
曰。胞之絡脈絕。亦阻絕之義。非斷絕之謂。
舉痛論。岐伯曰。怒則氣逆。甚則嘔血。其氣
有升而無降。使人條薄於上而厥逆矣。然
而血不營筋。筋將就傷。縱緩無束。胸膈䐜
脹。眞若有不能容物者矣。所謂鼓脹。而有
龐筋見於腹者是也。又人當汗出之時。或

左或右。一偏阻塞而無汗。則無汗之半體
他日必有偏枯之患。所謂半身不隨者是
也。又人當汗出之時。玄府未閉。乃受水濕。
則陽氣方泄。寒水制之。熱鬱皮內。濕邪凝
結。遂爲痤疿。痤則較疿爲大。其形類癤。疿
則較痤爲小。卽所謂風癮是也。又人有嗜
用膏粱美味者。肥厚內熱。其變饒生大疔。
足之爲言饒也。非手足之足。蓋中熱既甚。
邪熱易侵。如持空虛之器。以受彼物者矣。
又人於勞苦汗出之時。當風取涼。使寒氣
薄於玄府之中。始則爲皶。俗云粉刺。鬱久
則爲痤。較皶則稍大矣。凡若此者。皆陽氣
不固使
然也。

陽氣者。精則養神。柔則養筋。此又明陽氣之
運養也。然陽氣

者。內化精微。養於神氣。外爲柔耎。
以固於筋。動靜失宜。則生諸疾。**開闔不得。**
寒氣從之。乃生大僂。僂。力主反。○開。謂皮膚
發泄。闔。謂玄府閉封。然
開闔失宜。爲寒所襲。內深筋骨。結固虛寒。則
筋絡拘緛。形容僂俯矣。靈樞經曰。寒則筋急。
此其
類也。**陷脉爲瘻。留連肉腠。**瘻。力鬪反。癰瘻也。
○陷脉爲寒氣陷
鈌其脉也。積寒留舍。經血稽凝。久瘀內
攻。結於肉理。故發爲瘍瘻。肉腠相連。**俞氣**
化薄。傳爲善畏。及爲驚駭。俞音庶。○言若寒
中於背俞之氣變
化入深。而薄於藏府者。則
善爲恐畏。及發爲驚駭也。**營氣不從。逆於肉**
理。乃生癰腫。營逆則血鬱。血鬱則熱聚爲膿。
故爲癰腫也。正理論云。熱之所

過。則爲
癰腫。**魄汗未盡。形弱而氣爍。穴俞以閉。發**
爲風瘧。汗出未止。形弱氣消。風寒薄之。穴俞
關閉。熱藏不出。以至於秋。秋陽復收。
兩熱相合。故令振慄。寒熱相移。以所起爲風。
故名風瘧也。金匱眞言論曰。夏暑汗不出者。
秋成風瘧。蓋論從風
而爲是也。故下文曰**故風者。百病之始也。清**
靜。則肉腠閉拒。雖有大風苛毒。弗之能害。此
因時之序也。夫嗜欲不能勞其目。淫邪不能
感其心。不妄作勞。是爲清靜。以
其清淨。故能肉腠閉。皮膚密。眞正內拒。虛邪
不侵。然大風苛毒。不必常求於人。蓋由人之
自犯爾。故清淨則肉腠閉。陽氣拒。大風苛毒。
弗能害之。清淨者。謂因循四時氣序。養生調

節之宜。不妄作勞。起居有度。則生氣不竭。永保康寧。**故病久則傳化。上下不并。良醫弗爲。**并謂氣交通也。然病之深久。變化相傳。上下不通。陰陽否隔。雖醫良法妙。亦何以爲之。陰陽應象大論曰。夫善用針者。從陰引陽。從陽引陰。以右治左。以左治右。若是氣相格拒。故良醫弗可爲也。○否。塞也。**故陽畜積病死。而陽氣當隔。隔者當寫。不亟正治。麄乃敗之。**亟音棘。○言三陽蓄積。怫結不通。不急寫之。亦病而死。何者。蓄積不已。亦上下不并矣。何以驗之。隔塞不便。則其證也。若不急寫。麄工輕侮。必見敗亡也。陰陽別論曰。三陽結謂之隔。又曰。剛與剛。陽氣破散。陰氣乃消亡。淖則剛柔不和。經氣乃絶。○淖奴教反下並同

此又言陽氣不固者。有爲僂。爲瘻。爲善畏。爲驚駭。爲癰腫。爲風瘧。爲隔諸證也。陽氣者。內化精微。養人之神。外則柔和。養人之筋。惟開闔失宜。則陽氣擾亂。無以養神與筋。腠理不密。寒氣容之。筋絡拘急。形容極僂俯矣。又因陽氣不固。邪氣入陷脉中。則發爲鼠瘻之類。凡肉之所會名曰肉腠者。皆留聚而連結焉。且各經皆有俞穴。此非井滎俞原經合之俞。凡一身之穴。皆可曰俞。邪氣變化。依薄傳爲善畏。及爲驚駭之疾。畏主心腎言。陰陽應象大論云。喜傷心。恐勝喜。又曰。恐傷腎。思勝恐。駭主肝言。金匱真言論云。其病發驚駭。蓋以正虛邪盛。故不足之證如此。唯陽氣不固。則營氣者。陰氣也。營氣不能與衛氣相順。而衛氣逆於各經分肉之間。亦生癰腫之疾矣。肺經

內主藏魄。外主皮膚。故所出之孔。亦可謂之魄汗也。方其魄汗未盡。穴俞未閉。形體弱而氣消爍。乃外感風寒。致穴俞已閉。當發爲風瘧之疾也。瘧論言瘧之爲證。非獨至秋有之。四時皆能成瘧也。故知風者。百病之始。非獨瘧也。必陽氣清淨。則內焉志意自治。外焉肉腠閉拒。雖有大風苛毒。弗之能害。此乃因時之序。凡上文諸病。無由而作矣。惟人不能清淨。又不能因時之序。故諸病日久。傳遞變化。上不升。下不降。而不能相解以爲和。雖有良醫。弗能爲也。惟此陽氣者。不能衛外。徒爾畜積於內。其病久久當死。斯時也。且當成隔。隔者。乖隔不通之謂也。陰陽別論曰。三陽結謂之隔。隔者當寫。若不急寫以正治之。此麄工之所以敗也。靈樞九鍼十二原篇名下工爲麄

故陽氣者。一日而主外。晝則陽氣在外。周身行二十五度。靈樞經曰。日開則氣上行於頭。衛氣行於陽二十五度也。**平旦人氣生。日中而陽氣隆。日西而陽氣已虛。氣門乃閉。**隆。猶高也。盛也。夫氣之有者。皆自少而之壯。積暖以成炎。炎極又凉。物之理也。故陽氣平曉生。日中盛。日西而已減虛也。氣門。謂玄府也。所以發泄經脉營衛之氣。故謂之氣門也。**是故暮而收拒。無擾筋骨。無見霧露。反此三時。形乃困薄。**皆所以順陽氣也。陽出則出。陽藏則藏。暮陽氣衰。內行陰分。故宜收斂以拒虛邪。擾筋骨則逆陽精耗。見霧露則寒濕俱侵。故順此三時。乃天真久遠也。

此言陽氣在人當開闔得宜以順之也。陽氣者一日而主外。人氣即衞氣。按靈樞衞氣行篇伯高曰：衞氣之行，一日一夜五十周於身，晝日行於陽，即手足六陽經二十五周；夜行於陰，即手足六陰經二十五周。平旦陰盡，陽氣出於目，目張則氣上行於頭，循睛明穴下足太陽膀胱經、手太陽小腸經、足少陽膽經、手少陽三焦經、足陽明胃經、手陽明大腸經，所謂一日而主外者如此。夜則行足少陰腎經，注手少陰心經、手太陰肺經、足厥陰肝經、足太陰脾經，亦如陽行之二十五度，而復合於目，所謂平旦人氣生者，即上行於頭，復合於目之謂也。至日中而陽氣隆，隆者盛也。日西而陽氣已虛，虛者衰也。與營衞生會篇義同。氣門乃閉。氣門者，玄府也。惟暮時陽氣已衰，宜收斂陽氣以拒虛邪，無煩擾筋骨。四氣調神論云：無擾乎陽，無見霧露。蓋至暮時屬陰，故所當收斂者如此。若不能如暮時之收斂，而復如平旦日中日西之所爲，反者，復也。中庸云：反古之道。則陽氣不得清淨，而形無所衞，未免困窘而衰薄矣。

岐伯曰：陰者藏精而起亟也，陽者衞外而爲固也。亟音氣。○言在人之用也。亟，數也。陰不勝其陽，則脈流薄疾，并乃狂。薄疾謂極虛而急數也。并謂盛實也。狂謂狂走或妄攀登也。陽并於四支則狂。陽明脈解曰：四肢者，諸陽之本也。陽盛則四肢實，實則能登高而歌。熱盛於身，故棄衣欲走也。夫如是者，皆爲陰不勝其陽也。陽不勝其陰，則五藏氣爭，九竅不通。九竅者，內屬於藏，外設爲官，故五藏氣爭，則九竅不通也。言九竅謂前陰後陰不通，兼言上七竅也。若兼則目爲肝之官，鼻爲肺之官，口爲脾之官，耳爲腎之官，舌爲心之官，舌非通竅也。金匱真言論曰：南方赤色，入通於心，開竅於耳；北方黑色，入通於腎，開竅於二陰故也。是以聖人陳陰陽，筋脈和同，骨髓堅固，氣血皆從。從，順也。言循陰陽法近養生道，則筋脈骨髓各得其宜，故氣血皆能順時和氣也。如是則內外調和，邪不能害，耳目聰明，氣立如故。邪氣不能害，故真氣獨立而如常。若失聖人之道，則致疾於身，故下文引曰。

此伯承上文陽氣主外之義，遂言營衞相須爲用，而偏勝者病，惟聖人則善調之也。言營氣者，即陰氣也。營氣藏五藏之精，隨宗氣以運行於經脈之中，而外與衞氣相表裏。衞氣有所應於外，營氣即隨之而起矣，是之謂起亟也。亟者，數也。陽氣者，衞氣也。衞氣不隨宗氣而行，而自行於各經皮膚分肉之間，乃所以衞營氣之外而爲固，亦與營氣爲表裏也。苟使營氣不足，衞氣有餘，是陰不勝其陽也，則脈氣之流行者薄於急疾。薄爲依薄，疾爲急疾，甚則并而爲狂。宜明五氣論、靈樞九鍼篇皆曰：邪入於陽則狂。正以陽氣有餘，故發之而爲熱證者如此。又使衞氣不足，營氣有餘，是陽不勝其陰也，則五藏在內，其氣與陽氣爭拒，九竅自不通矣。正以陰氣有餘故發

之而爲害。經旨如此。豈明五氣於[illegible]元鍼論曰。邪入於陰。則爲血痺。陰陽[illegible]上文大義。當主營衛言。然衛行脉外。而六府主於表。營行脉中。而五藏主於裏。其義又未始不相須也。是以爲聖人者。陳示營衛藏府。分爲陰陽出入表裏。使在內爲筋。在中爲脉。在內爲骨髓者。和同堅固。氣血各順。如是則內外調和。邪不能害。其耳聰目明。營衛如常。尚何偏勝之爲病哉。

風客淫氣。精乃亡。邪傷肝也。自此以下四科。並謂失聖人之道也。風氣應肝。故風淫精亡。則傷肝也。陰陽應象大論曰。風氣通於肝也。風薄則熱起。熱盛則水乾。水乾則腎氣不營。故精乃無也。亡。無也。○新校正云。按全元起云。淫氣者。陰陽之亂氣。因其相亂而風客之。則傷精。傷精則邪入於肝也。**因而飽食。筋脉橫解。腸澼爲痔。**澼普擊反。○甚飽則腸胃橫滿。腸胃滿則筋脉解而不屬。故腸澼而爲痔也。痺論曰。飲食自倍。腸胃乃傷。此傷之信也。**因而大飲則氣逆。**飲多則肺布葉舉。故氣逆而上奔也。**因而強力。腎氣乃傷。高骨乃壞。**強力謂強力入房也。高骨謂腰高之骨也。然強力入房則精耗。則腎傷。腎傷則髓氣內枯。故高骨壞而不用也。聖人交會則不如此。當如下句云。**凡陰陽之要。陽密乃固。**陰陽交會之要者。正在於陽氣閉密而不妄泄爾。密不妄泄。乃生氣強固。而能久長。此聖人之道也。**兩者不和。若春無**

秋。若冬無夏。兩謂陰陽。和謂和合。則交會也。若如此言。絕陰陽和合之道者。如天四時。有春無秋。有冬無夏也。所以然者。絕廢於生成也。故聖人不絕和合之道。但貴於閉密以守固天眞法也。**因而和之。是謂聖度。**因陽氣盛發。中外相應。賈勇有餘。乃相交會。則聖人交會之制度也。**故陽強不能密。陰氣乃絕。**陽自強而不能閉密。則陰泄瀉而精氣竭絕矣。**陰平陽秘。精神乃治。**陰氣和平。陽氣閉密。則精神之用日盈治也。**陰陽離決。精氣乃絕。**若陰不和平。陽不閉密。強用施寫。損耗天眞。二氣分離。經絡決憊。則精氣不化。乃絕流遁也。

此言病有傷肝者。不愼則爲腸病。爲肺病。爲腎病。遂因腎傷之義。而示人以陰陽交會之要也。風者百病之長。風來客之。浸淫以亂營衛之氣。則風薄而熱起。熱盛而水乾。水乾而腎氣不營。故精氣乃亡。然邪之所傷。何藏爲始。以風氣通於肝。故邪傷肝經爲始耳。唯風氣入肝。以致腎精乃亡。則凡飲食起居。皆當愼矣。苟因所食大飽。至於腸胃塡滿。筋脉橫解而不屬。其腸日常澼積。漸出肛門而爲痔。蓋以人之腸胃筋脉有度。故不可多食者如此。又因所飲亦多。則上文風客淫氣。腎肝已傷。由是氣逆於上。不能下行。而欬嗽喘急者有矣。蓋肺爲五藏華蓋。故飲多而肺布葉舉。其爲疾者如此。腎者作強之官。因而過於強力。則腎氣乃傷。精髓內枯。腰高之骨。從茲而壞

矣余曾見有傷腎經者已成弱證其腰間
命門穴上有骨高起者寸餘何以見腎氣
不可傷也凡陰陽交媾必有要法唯陽氣
秘密而不妄用則精自固而不至於傷矣
陰陽應象大論曰能知七損八益則二者
可調不知用之則早衰之節也正以陰陽
不和若有春無秋有冬無夏必因而和之
是謂聖人之度數耳即上古天眞論和於
術數之意故陽氣專以強力爲事而不能
秘密則彼陰氣與此相絕而兩者不和必
彼之陰氣得其平和而此之陽氣知所秘
密則精神乃治何也蓋以陰陽相離而決
散致吾之精
神乃絕故耳

因於露風乃生寒熱因於露體觸冒風邪風
氣外侵陽氣內拒風陽

相薄故
寒熱生**是以春傷於風邪氣留連乃爲洞泄**
風氣通肝春肝木王木
勝脾土故洞泄生也**夏傷於暑秋爲痎瘧**
夏熱已甚秋陽復收陽熱相攻
則爲痎瘧痎老也亦曰瘦也**秋傷於濕上**
逆而欬濕謂地濕氣也秋濕既勝冬水
復王水來乘肺故欬逆病生**發爲**
痿厥濕氣內攻於藏府則欬逆外散於筋脉
則痿弱也陰陽應象大論曰地之濕氣
感則害皮肉筋脉故濕氣之
資發爲痿痿厥厥謂逆氣也**冬傷於寒春必**
溫病冬寒且凝春陽氣發寒不爲釋
陽怫於中寒怫相持故爲溫病**四時之**
氣更傷五藏寒暑溫涼遞相勝負故四
時之氣更傷五藏之和也

此言四時傷於邪者之爲諸病亦由上文
陽氣不固而不能因時之序所致也上文
言魄汗未盡形弱而氣爍穴俞以閉發爲
風瘧又言風客淫氣者精乃亡邪傷肝也
皆感於風邪而有寒熱之意矣此則又言
因於露風者正如上文暮而不能收拒擾
筋骨見霧露之謂王註以露爲祼體者非
故感於寒而熱從生焉正寒熱爲之往來
也水熱穴論帝曰人傷於寒而傳爲熱者
何也岐伯曰夫寒盛則生熱也然不能因
時之序者隨四時而有其病是以春傷於
風風氣通於肝肝邪有餘來侮脾土故邪
氣留連而爲洞泄之證陰陽應象大論岐
伯曰春傷於風夏生飧泄夫曰留連則雖
不言夏而義已該矣夏傷於暑不能發散
至秋當爲痎瘧之證蓋心屬少陰君火暑

亦屬火故暑能傷心上文言體若燔炭汗
出而散惟其不能發散則熱邪內蘊至秋
濕氣相蒸而爲寒熱往來之痎瘧矣痎瘧
者瘧之總稱也陰陽應象大論云夏傷於
暑秋必痎瘧與此同其治瘧大法見素問
瘧論刺瘧論中秋傷於濕當上逆而爲欬
嗽及爲痿厥之證蓋秋時濕氣方行從而
感之則濕蒸而爲熱熱者火也火乘肺金
故欬嗽自不能已也陰陽應象大論曰秋
傷於濕冬生欬嗽上文言因於濕者小筋
弛長而弛長爲痿大筋緛短而緛短爲拘
陰陽應象大論岐伯曰地之濕氣感則害
皮肉筋脉太陰陽明篇岐伯曰濕者下先
受之靈樞小鍼解云清氣在下言清濕地
氣之中人也必從足始清冷也故筋脉因
濕而弛長則爲痿人氣從濕而上蒸則爲

厥者良有自也四氣調神論以冬時失養藏之道者春爲痿厥蓋彼以腎水不能生肝木故春時有痿厥之病王正氣不足而言此以濕氣傷筋爲痿濕氣從濕升爲厥王邪氣有餘而言病名雖同而致病則異故彼之病在春而此之病在秋冬也冬傷於寒者至春必爲溫病蓋冬時嚴寒中之即病者謂之傷寒其有傷於寒而不即病者至春陽氣發生邪從內作故爲溫病之證夫曰溫者寒非純寒而有熱熱非純熱而有寒正以前此而冬則爲寒後此而夏則爲熱則此春時乃爲溫病也素問熱論岐伯曰凡病傷寒而成溫者先夏至者爲病溫後夏至者爲病暑陰陽應象大論云冬傷於寒春必病溫張仲景傷寒論曰冬感於寒至春變爲溫病則溫之爲義明矣楊

玄操釋難經五十八難之溫病以爲是疫癘之氣者非也又謝氏以仲景傷寒例中有溫瘧風溫濕溫溫疫諸證爲溫病是以仲景更感異氣變爲他病者論溫病也亦非矣彼龐安常亦與楊謝同俱未之詳考故耳是何也正以四時之氣更傷五藏故其爲諸病者如此

陰之所生本在五味陰之五宮傷在五味所謂陰者五神藏也宮者五神之舍也言五神所生本資於五味五味宣化各奉於本宮雖因五味以生亦因五味以損正爲好而過節乃見傷也故下文曰**是故味過於酸肝氣以津脾氣乃絕**酸多食之令人癃小便不利則肝多津液內溢則肝葉舉肝葉舉則脾經之氣絕而不行何者木制土也**味過於鹹大骨氣勞短肌心氣抑**鹹多食之令人肌膚縮短又令心氣抑滯而不行何者鹹走血也大骨氣勞鹹歸腎也**味過於甘心氣喘滿色黑腎氣不衡**甘多食之令人心悶甘性滯緩故令氣喘滿而腎不平何者土抑水也衡平也**味過於苦脾氣不濡胃氣乃厚**苦性堅燥又養脾胃故脾氣不濡胃氣強厚**味過於辛筋脈沮弛精神乃央**沮潤也弛緩也央久也辛性潤澤散養於筋故令筋緩脈潤精神長久何者辛補肝也藏氣法時論曰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用辛補之○新校正云按此論味過

所傷難作精神長久之解央乃殃也古文通用如膏粱之作高梁草滋之作草茲之類蓋古文簡略字多假借用者**是故謹和五味骨正筋柔氣血以流腠理以密如是則氣骨以精謹道如法長有天命**是所謂修養天眞之至道也

此言五味能傷五藏而善養者愼之也陰陽應象大論岐伯曰酸生肝苦生心甘生脾辛生肺鹹生腎則陰之所生本在五味陰者五藏皆屬陰也手太陰肺手少陰心足太陰脾足少陰腎足厥陰肝然陰之五宮所傷亦在五味陰陽應象大論岐伯曰酸傷筋苦傷氣甘傷肉辛傷皮毛鹹傷血蓋五味過節則五藏亦傷於五味也其曰

傷氣血者。夫諸氣皆屬於肺。而苦本入心。何乃傷之。正以火來乘金。傷巳之所勝也。諸血皆屬於心。而鹹本入腎。何乃傷之。正以水來乘火。亦傷巳之所勝也。則五味信能傷五宮矣。是故酸所以生肝也。味過於酸。則肝氣津淫。而木盛土虧。脾氣從茲而絕矣。鹹所以生腎也。味過於鹹。則大骨者。卽上節之所謂高骨也。王機眞藏論亦謂之大骨。腎氣反傷。大骨氣勞。水邪尅火。令人肌肉短縮。心氣抑滯矣。甘所以生肉也。味過於甘。則脾邪有餘。子來乘母。從前來者爲實邪。而心氣喘滿。且土往尅水。傳其所勝。黑色外見。腎氣不得其平矣。苦所以生心也。味過於苦。則苦反傷心。母邪乘子。火氣爍土。脾氣不能濡濕。胃氣乃反加厚矣。蓋邪氣有餘。則胃厚也。按人之腸胃必

有二層。心氣太過。土氣亦有餘。故胃乃作脹而反厚。不能納受水穀。宜用清火收斂。如芩連烏梅之類。今人不識此證。以爲飲食不進者。多是胃氣已弱。仍用參朮等類。則胃邪益增。飲食反減。愈補愈脹。病終不愈矣。脉要精微論曰。胃脉實則脹。虛則泄。所謂脹者。正胃氣乃厚之謂也。須於胃脉之實者驗之。若眞虛則宜補耳。辛所以生肺也。味過於辛。金邪尅木。筋脉沮弛。精神至半而廢矣。央者。中央也。半之謂也。四氣調神論有未央絕滅。則未半而絕。此云精神乃央。言精神僅可至半也。詩小雅云。夜未央。是故人能謹和五味

而調之。庶乎長有天命也。

金匱眞言論

黃帝問曰。天有八風。經有五風。何謂。經謂經脉。所以流通營衛血氣者也。**岐伯對曰。八風發邪。以爲經風。觸五藏邪氣發病。**原其所起。則謂八風發邪。經脉受之。則循經而觸於五藏。以邪干正。故發病也。**所謂得四時之勝者。春勝長夏。長夏勝冬。冬勝夏。夏勝秋。秋勝春。所謂四時之勝也。**春木。夏火。長夏土。秋金。冬水。皆所以尅殺而爲勝也。言五時之相勝者。不謂八風中人則病。各謂隨其不勝則發病也。時謂制尅之也。○按春勝長夏五句。又見六節藏象論。

此言八風能傷五藏。凡以傷其所勝者而巳。八風者。按靈樞九宮八風篇。有大弱風。謀風。剛風。折風。大剛風。凶風。嬰兒風。弱風也。五風者。按素問風論。有肝風。心風。脾風。肺風。腎風也。夫天有八風。則人之所傷。在此八風也。而復有五風之謂。豈入風之外。復有五風乎。殊不知五風者。卽八風之所傷也。特所傷異藏。而名亦殊耳。八風發其邪氣。以入於五藏之經。風觸五藏。邪氣發病。若是者。凡以勝所不勝。故不勝者受病。試以四時之勝者言之。春主木。夏主火。長夏主土。長夏者。六月建未月也。秋主金。冬主水。所謂得四時之勝者。春勝長夏。長夏勝冬。冬勝夏。夏勝秋。秋勝春也。彼五藏受八風之病者。亦以其相勝故耳。如九宮八風篇之所傷者是也。九宮八風篇云。太乙

人從於中宮。乃朝入風以占吉凶風從南方來名曰大弱風其傷人也內舍於心外在於脉氣主熱風從西南方來名曰謀風其傷人也內舍於脾外在於肌其氣主爲弱風從西方來名曰剛風其傷人也內舍於肺外在於皮膚其氣主爲燥風從西北方來名曰折風其傷人也內舍於小腸外在於手太陽脉脉絶則溢脉閉則結不通善暴死風從北方來名曰大剛風其傷人也內舍於腎外在於骨與肩背之膂筋其氣主爲寒風從東北方來名曰凶風其傷人也內舍於大腸外在於兩脇腋骨下及肢節風從東方來名曰嬰兒風其傷人也內舍於肝外在於筋紐其氣主爲身濕風從東南方來名曰弱風其傷人也內舍於胃外在肌肉其氣主體重。

東風生於春病在肝俞在頸項。春氣發榮於萬物之上故俞在頸項曆忌曰甲乙不治頸此之謂也。南風生於夏病在心俞在胸脇。心少陰脉循胸出脇故俞在焉。西風生於秋病在肺俞在肩背。肺處上焦背爲胸府肩背相次故俞在焉。北風生於冬病在腎俞在腰股。腰爲腎府股接次之以氣相連故兼言之。中央爲土病在脾俞在脊。以脊應土言居中爾。故春氣者病在頭。春氣謂肝氣也各隨其藏氣之所應。新校正云按周禮云春時有痟首疾。○夏氣者病在藏。心之應也。秋氣者病在肩背。肺之應也。

冬氣者病在四支。四支氣少寒毒善傷隨所受邪則爲病處。故春善病鼽衄。以氣在頭也禮記月令曰季秋行夏令則民多鼽嚏。仲夏善病胸脇。心之脉循胸脇故也。長夏善病洞泄寒中。土主於中是爲倉廩糟粕水穀故爲洞泄寒中也。秋善病風瘧。以涼折暑乃爲是病。生氣通天論曰魄汗未盡形弱而氣爍穴俞以閉發爲風瘧此謂以涼折暑之義也禮記月令曰孟秋行夏令則民多瘧疾。冬善病痺厥。血象於水寒則水凝以氣薄流故爲痺厥。故冬不按蹻春不鼽衄。蹻音喬○按謂按摩蹻謂如蹻捷者之舉動手足是所謂導引也然擾動筋骨則陽氣不藏春陽氣上升重熱熏肺

肺通於鼻病則形之故冬不按蹻春不鼽衄鼽謂鼻中水出衄謂鼻中血出。春不病頸項。仲夏不病胸脇。長夏不病洞泄寒中。秋不病風瘧。冬不病痺厥飧泄而汗出也。此上五句並爲冬不按蹻之所致也。夫精者身之本也。故藏於精者春不病溫。此正謂冬不按蹻則精氣伏藏以陽不妄升故春無溫病。夏暑汗不出者秋成風瘧。此正謂以風涼之氣折暑汗也。此平人脉法也。謂平病人之脉法也。此言五藏隨時爲病然必冬藏其精而四時不爲病也春主甲乙木其位東故東風

生於春。陰陽應象大論。謂在天爲風。在藏爲肝。故人之受病。當在於肝。凡外而頸項之所。乃甲乙木氣之所主也。則俞穴之在頸項者。其病從之而外應矣。據肝部經絡由足大指大敦。上行閒大衝中封。至胻内側蠡溝中都膝關曲泉。上行至脇章門上期門。其所經歷之處。本與頸項無與。然甲乙之氣。旺於頸項。故病當如是也。餘經倣此。夏主丙丁火。其位南。故南風生於夏。陰陽應象大論。謂在天爲熱。在藏爲心。故人之受病。當在於心。凡外而胸脇之所。乃丙丁火氣之所主也。則俞穴之在胸脇者。其病從之而外應矣。秋主庚辛金。其位西。故西風生於秋。陰陽應象大論。謂在天爲燥。在藏爲肺。故人之受病。當在於肺。凡外而肩背之所。乃肺之所繫也。則俞穴之在肩背者。其病從之而外應矣。冬主壬癸水。其位北。故北風生於冬。陰陽應象大論。謂在天爲寒。在藏爲腎。故人之受病。當在於腎。凡外而腰股之所。乃腎之分部也。則俞穴之在腰股者。其病從之而外應矣。中央屬戊己土。故脾屬土。當病在脾。脊者。體之中也。則俞穴之在脊者。其病從之而外應矣。由是觀之。則春氣者。病在頭。頸項即頭也。夏氣者。病在藏。外爲胸脇。而內爲藏也。秋氣者。病在肩背。冬氣者。病在四肢。上文言腰股。而此言四肢者。以四肢爲末。如木之枝。得寒而凋。故不但腰股爲病。而四肢亦受病也。左傳曰。風淫末疾。其病維何。春氣所升。善病鼽衄。蓋內有鼽衄爲病。而外有頭與頸項爲病也。據下文既云。春不鼽衄。又云。春不病頸項。以內外爲分。故此

解宜然。仲夏善病在胸脇。以心之脉循胸脇也。長夏善病洞泄寒中。以土主於中。脾氣衰也。秋善病風瘧。以凉氣折暑。故病如是也。冬善病痺厥。蓋以冬氣者。病在腰股又在四肢。故痺病厥病從之而生矣。然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不專一。則不能直遂。故必冬時宜藏。而後春夏秋冬不能爲病。生氣通天論云。因於寒。欲如運樞。起居如驚。神氣乃浮。正言冬時宜藏。故有所意欲當如運樞以轉戶。戶動而樞不動也。使起居如驚。斯神氣浮散於外矣。況按者。按摩也。蹻者。如蹻捷者之舉動手足。所謂導引者是也。冬而按蹻。則不能藏精。神氣浮散。而春夏秋冬。各有其病。故冬不按蹻。則春夏秋之病。如上文者皆少矣。何也。精者。身之本也。冬不按蹻。以藏其精。故春不病溫。不特不病鼽衄及不病頸項已也。且精之在內者不可出。而邪之在外者不可入。彼秋病風瘧者。雖由冬不藏精而然。亦由夏時暑汗不出所致也。生氣通天論云。體若燔炭。汗出而散。熱論云。暑當與汗皆出。勿止。故暑汗不出。至秋爲瘧。此皆因時爲病。脉亦宜知。乃平人之脉法也。可不合病脉而合觀之哉。

故曰。陰中有陰。陽中有陽。言其初起。與其王也。**平旦至日中。天之陽。陽中之陽也。日中至黃昏。天之陽。陽中之陰也。**日中陽盛。故曰陽中之陽。黃昏陰盛。故曰陽中之陰。陽氣主晝。故平旦至黃昏。皆爲天之陽。而中復有陰陽之殊也。**合夜至雞鳴。天**

之陰陰中之陰也雞鳴至平旦天之陰陰中之陽也雞鳴陽氣未出故曰天之陰平旦陽氣已升故曰陰中之陽故人亦應之夫言人之陰陽則外爲陽內爲陰言人身之陰陽則背爲陽腹爲陰言人身之藏府中陰陽則藏者爲陰府者爲陽藏謂五神藏府謂六化府肝心脾肺腎五藏皆爲陰膽胃大腸小腸膀胱三焦六府皆爲陽靈樞經曰三焦者上合於手心主又曰足三焦者太陽之別名也正理論曰三焦者有名無形上合於手心主下合右腎主謁道諸

氣名爲使者所以欲知陰中之陰陽中之陽者何也爲冬病在陰夏病在陽春病在陰秋病在陽皆視其所在爲施鍼石也故背爲陽陽中之陽心也心爲陽藏位處上焦以陽居陽故爲陽中之陽也靈樞經曰心爲牡藏牡陽也背爲陽陽中之陰肺也肺爲陰藏位處上焦以陰居陽故謂陽中之陰也靈樞經曰肺爲牝藏牝謂陰也腹爲陰陰中之陰腎也腎爲陰藏位處下焦以陰居陰故謂陰中之陰也靈樞經曰腎爲牝藏牝陰也腹爲陰陰中之陽肝也肝爲陽藏位處中焦以陽居陰故謂陰中

之陽也靈樞經曰肝爲牡藏牡陽也腹爲陰陰中之至陰脾也脾爲陰藏位處中焦以太陰居陰故謂陰中之至陰也靈樞經曰脾爲牝藏牝陰也此皆陰陽表裏內外雌雄相輸應也故以應天之陰陽也以其氣象參合故能上應於天

此言天有陰陽而人身與病皆應之也故曰陰者固陰也而陰中又有陽陽者固陽也而陽中又有陰何也平旦至日中屬天之陽然由日之升而至於中天乃陽中之陽也日中至黃昏屬天之陽然由日之昃而至於日入乃陽中之陰也合夜至雞鳴屬天之陰也然時正沉晦乃陰中之陰也靈樞營衛生會篇謂之合陰雞鳴至平旦

屬天之陰然時已近曉乃陰中之陽也故人亦應之夫言人身之內外分陰陽則在外爲陽在內爲陰言人身之前後分陰陽則在背爲陽在腹爲陰言人身之藏府分陰陽則在藏爲陰在府爲陽蓋以肝心脾肺腎五藏皆爲陰膽胃大腸小腸膀胱三焦六府皆爲陽所以欲知陰中之有陰陽中之有陽者何也爲冬者陰也而冬病在陰經故當知陰中之有陰也夏者陽也而夏病在陽經故當知陽中之有陽也春則去冬未遠其病猶在於陰經秋則去夏未遠其病猶在於陽經各視其病之所在爲施鍼石耳用藥亦然故背爲陽心肺居鬲上附於背爲陽然心爲牡藏爲陽中之陽肺爲牡藏爲陽中之陰腹爲陰肝脾腎皆居鬲下脾居大腹之中腎肝居小腹之中皆

附於腹故皆爲陰然腎爲牝藏爲陰中之陰肝爲牡藏爲陰中之陽脾爲牝藏爲陰中之至陰此皆陰陽表裏內外雌雄相輸應也所以人之陰陽而應天之陰陽者如此唯能知人之陰陽斯可以治病矣

帝曰五藏應四時各有收受乎岐伯曰有東方青色入通於肝開竅於目藏精於肝精謂精氣也木精之氣其神魂陽升之方以目爲用故開竅於目其病發驚駭象木屈伸有搖動也其味酸其類草木性柔脆而曲直其畜雞以爲畜取巽言之易曰巽爲雞其穀麥五穀之長者麥故東方用之本草曰麥爲

五穀之長其應四時上爲歲星木之精氣上爲歲星十二年一周天是以春氣在頭也萬物發榮於上故春氣在頭其音角角木聲也孟春之月律中太簇林鍾所生三分益一管率長八寸仲春之月律中夾鍾夷則所生三分益一管率長七寸五分季春之月律中姑洗南呂所生三分益一管率長七寸又一寸分寸之一凡是三管皆木氣應之其數八木生數三成數八尚書洪範曰三曰木是以知病之在筋也木之堅柔類筋氣故其臭臊凡氣因木變則爲臊

此以下五節言五藏上應四時而各有所收受也如曰精曰病曰味之類皆其所收受者東方甲乙木其色青吾人之肝屬木故內入通於肝而外開竅於目正以目爲肝之外候也其精則仍藏之於肝耳木精之氣其神魂所謂精者魂也肝藏魂病象木而有屈伸故發爲驚駭陰陽應象大論曰木生酸酸生肝故其味酸肝性柔而能曲直故其類爲草木也易曰巽爲雞木主巽故其畜雞麥爲五穀之長故肝之爲穀曰麥禮月令孟春仲春季春之月天子食麥與羊木之精氣上爲歲星故應四時之星當爲歲星也春氣上升故其應在頭其在五音則爲角蓋以角者木音也木生數三成數八故曰其數八易曰天三生木地八成之肝主筋是以知病之在筋也其在五臭則爲臊蓋氣因木變則爲臊也禮月令曰其臭膻膻與臊同肝之所收受者如此

南方赤色入通於心開竅於耳藏精於心火精之氣其神神古爲心之官當言於舌舌用非竅故云耳也繆刺論曰手少陰之絡會於耳中義取此也故病在五藏以夏氣在藏也其味苦其類火性炎上而燔灼○燔音煩其畜羊以羊爲畜言其未也以土同王故通而言之其穀黍黍色赤其應四時上爲熒惑星火之精氣上爲熒惑星七百四十日一周天是以知病之在脈也火之躁動類於脈其音徵徵火聲也孟夏之月律中仲呂無射所生三分益一管率長六寸七分仲夏之月律中蕤賓應鍾所生三分益一管率長六寸三分季夏之月律中林鍾黃鍾

所生三分減一。管率長六寸。凡是三管。皆火氣應之。其數七。火生數二。成數七。尚書洪範曰。二曰火。其臭焦。凡氣因火變則為焦。

南方丙丁火。其色赤。吾人之心屬火。故內入通於心。而外開竅於耳。陰陽應象大論曰。心在竅為舌。腎在竅為耳。而此又以耳為心之竅。可見心之為竅。不但在舌。而又在耳也。繆刺論曰。手足少陰太陰足陽明之絡。皆會於耳中。上絡左角。則耳信為心之竅矣。其精則仍藏之於心耳。火精之氣。其神神。所謂精者。神也。心為五藏之君主。故心有病。五藏應之。陰陽應象大論曰。火生苦。苦生心。故曰其味苦。心屬火而上炎。故曰其類火。五常政大論曰。其畜馬。而此曰羊者。意以午未皆屬南方耳。黍色赤。故

曰其穀黍。南方火星曰熒惑。其應四時之星。當為熒惑也。心主血脈。是以知病之在脈也。其在五音則為徵。以徵者。火音也。火之生數二。成數七。故曰其數七。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凡物火變則為焦。故其臭焦。心之所收受者如此。

中央黃色。入通於脾。開竅於口。藏精於脾。土精之氣。其神意。脾為化穀。口上途糧。故開竅於口。故病在舌本。脾脈上連於舌本。故病氣居之。其味甘。其類土。性安靜而化造。其畜牛。土王四季。故畜取丑牛。又以牛色黃也。其穀稷。色黃而味甘也。其應四時。上為鎮星。土之精氣。上為鎮星。二十八年一周天。是以知病之在肉也。土之柔厚。類肉氣故。其音宮。宮。土聲也。律書以黃鍾為濁宮。林鍾為清宮。蓋以林鍾當六月管也。五音以宮為主。律呂初起於黃鍾為濁宮。林鍾為清宮也。其數五。土數五。尚書洪範曰。五曰土。其臭香。凡氣因土變則為香。

中央戊己土。其色黃。吾人之脾屬土。故內入通於脾。而外則開竅於口。其精則仍藏之於脾耳。蓋土精之氣。其神意。所謂精者。意也。脾之脈上連於舌本。故病在舌本。土爰稼穡。稼穡作甘。故其味甘。脾性安靜而統貫四藏。故曰其類土。土旺四季。而丑牛色黃。故其畜牛。稷之色黃。而其味甘。故其穀稷。土之精氣。上為鎮星。故脾應四時當為鎮星也。脾在體為肉。是以知病之在肉也。宮者土之音。故其音宮。天以五生土。而

地以十成之。故其數五。凡物因土變則為香。故其臭香。脾之所收受者如此。

西方白色。入通於肺。開竅於鼻。藏精於肺。金精之氣。其神魄。肺藏氣。鼻通息。故開竅於鼻。故病在背。以肺在胸中。背為胸中之府也。其味辛。其類金。性音聲而堅勁。其畜馬。畜馬者取乾也。易曰。乾為馬。其穀稻。稻堅白。其應四時。上為太白星。金之精氣。上為太白星。三百六十五日一周天。是以知病之在皮毛也。金之堅冷。類皮毛也。其音商。商。金聲也。孟秋之月。律中夷則。太呂所生。三分減一。管率長五寸七分。仲秋之月。律中南呂。太簇所生。三分減一。管率長五寸三分。季秋之月。

律中無射。夾鍾所生。三分減一。管率長五寸。凡是三管。皆金氣應之。其數九。金生數四。成數九。尚書洪範曰。四曰金。其臭腥。凡氣因金變則為腥膻之氣也。

西方庚辛金。其色白。吾人之肺屬金。故內入通於肺。而外則開竅於鼻。肺主氣。鼻通氣。故開竅於鼻。其精則仍藏之於肺耳。蓋金精之氣。其神魄。所謂精者魄也。肺在胸中。懸於背。背為胸中之府。故病在背。陰陽應象大論曰。金生辛。辛生肺。故其味辛。肺主聲。而堅勁。故其類金。易以乾為金。乾為馬。故其畜馬。稻之性堅而色白。故其穀稻。金之精氣上為太白星。故上應四時之星。當為太白星也。肺主身之皮毛。是以知病之在皮毛也。時至秋而肅殺。故在音則為商。地以四生金。而天以九成之。故其數九。

瓊芝室　素問節文註釋卷一　五六

凡氣受金變則為腥。故其臭腥。肺之所收受者如此。

北方黑色。入通於腎。開竅於二陰。藏精於腎。水精之氣。其神志。腎藏精。陰泄注。故開竅於二陰也。故病在谿。谿謂肉之小會也。其味鹹。其類水。性潤下而滲灌。其畜彘。彘豕也。其穀豆。豆黑色。其應四時。上為辰星。水之精氣上為辰星。三百六十五日一周天。是以知病之在骨也。腎主幽境。骨體內藏。以類相同。故病居骨也。其音羽。羽。水聲也。孟冬之月。律中應鍾。姑洗所生。三分減一。管率長四寸七分半。仲冬之月。律中黃鍾。仲呂所生。三分益一。管率長九寸。季冬之月。律中大呂。蕤賓所生。三分益一。管率長八寸四分。凡是三管。皆水氣應之。其數六。水生數一。成數六。尚書洪範曰。一曰水。其臭腐。凡氣因水變則為腐朽之氣也。

北方壬癸水。其色黑。吾人之腎屬水。故內入通於腎。而外開竅於二陰。二陰者。前陰後陰也。即大小便。五常政大論云。其主二陰。以二陰居下。腎主水。精主之。其精則仍藏之於腎耳。水精之氣。其神志。所謂精者志也。氣穴論曰。肉之大會為谷。肉之小會為谿。水之流注在谿。故病在谿。陰陽應象大論曰。水生鹹。鹹生腎。故其味鹹。腎主水而性潤。故其類水。易曰。坎為豕。腎之所屬在坎。故其畜彘。彘者豕也。豆主黑色。故其穀豆。本草以豆之黑色者入藥。水之精氣上為辰星。故上應四時之星。當為辰星也。

瓊芝室　素問節文註釋卷一　五七

腎主骨。是以知病之在骨也。羽者。水之音。故其音羽。天以一生水。而地以六成之。故其數六。凡物因水變則為朽腐之氣。故其臭腐。禮月令云。其臭朽。朽與腐同也。腎之所收受者如此。

陰陽應象大論

黃帝曰。陰陽者。天地之道也。謂變化生成之道也。老子曰。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易繫辭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此之謂也。萬物之綱紀。滋生之用也。陽與之正氣以生。陰為之主持以立。故為萬物之綱紀也。陰陽離合論曰。陽與之正。陰為之主。則謂此也。變化之父母。異類之用也。何者。然鷹化

爲鴽田鼠化爲鴽腐草化爲螢雀入大水爲蛤雉入大水爲蜃此皆異類因變化而成者也**生殺之本始**寒暑之用也萬物假陽氣溫而生因陰氣寒而死故知生殺本始是陰陽之所運爲也**神明之府也**府官府言所以生殺變化之多端者何哉以神明居其中也下文曰天地之動靜神明爲之綱紀故易繫辭曰陰陽不測之謂神亦謂居其中也

此言陰陽盡天地之道而萬物賴之以爲主也帝言自太極分而爲陰陽陰陽分而爲五行故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則是陰陽者所以代太極而總五行者也天地之道盡於是矣萬物得是陰陽而統之爲綱散之爲紀天元紀大論曰物生謂之化物極謂之變萬物得是陰陽而或變或化皆以是爲父母焉王註曰此言異類之用也如鷹化爲鳩田鼠化爲鴽之類然王以異類爲變化則義似淺萬物得是陰陽而或生或殺皆以之爲本爲始焉然所以爲變化生殺之端者實有神明居其中耳

治病必求於本陰陽與萬類生殺變化猶然在於人身同相參合故治病之道必先求之**故積陽爲天積陰爲地**言陰陽爲天地之道者何以此**陰靜陽躁**言應物類運用之標格也**陽生陰長陽殺陰藏**明前天地生殺之殊用也神農曰天以陽生陰長地以陽殺陰藏○新校正云詳陰長陽殺之義或者疑之按周易八卦布四方之義則可見矣坤者陰也位西南隅時在六

月七月之交萬物之所盛長也安謂陰無長之理乾者陽也位戌亥之分時在九月十月之交萬物之所收殺也孰謂陽無殺之理以是明之陰長陽殺之理可見矣此語又見天元紀大論其說自異矣**陽化氣陰成形**明前萬物滋生之綱紀也**寒極生熱熱極生寒**明前之大體也**寒氣生濁熱氣生清**言正氣也**清氣在下則生飧泄濁氣在上則生䐜脹**䐜昌眞切肉脹起也○熱氣在下則穀不化故飧泄寒氣在上則氣不散故䐜脹何者以陰靜而陽躁也**此陰陽反作病之逆從也**反謂反覆作謂作務反覆作務則病如是

由上文觀之則陰陽者萬物之本也人身有是陰陽而有病亦以陰陽爲本凡治病者必求於本可也試以天地以陰陽爲本而推及人身之有病者觀之故天位乎上乃陽氣之所積也地位乎下乃陰氣之所積也地之陰主靜而有常天之陽主躁而不息然天雖主陽而陽中有陰故其於萬物之生長也陽生之而陰長之地雖主陰而陰中有陽故其於萬物之殺藏也陽殺之而陰藏之殺者肅殺之殺非殺戮之謂也天元紀大論曰天以陽生陰長地以陽殺陰藏與此同故當以天地分之新校正之言雖可觀而以坤爲長以乾爲殺則與天元紀大論之分天地者異故不取之故陽化萬物之氣而吾人之氣由陽化之陰成萬物之形而吾人之形由陰成之是以

吾人有寒。寒極則生而爲熱。如今傷寒而反爲熱證者。此其一端也。吾人有熱。熱極則生而爲寒。如今內熱已極。而反生寒慄者。此其一端也。寒氣主陰。陰主下凝而不散。故濁氣生焉。熱氣主陽。陽主上升而不凝。故清氣生焉。清氣主陽。宜在上。今反在下。則生飧泄。蓋有降而無升也。濁氣主陰。宜在下。今反在上。則生䐜脹。蓋有升而無降也。此其陰陽相反而作此病。病之所以爲逆也。反是則爲從矣。故曰。治病必求於本。正以人身之有病。無非陰陽以爲之本也。按自陽化氣以下。即當著人身說者。觀下清氣濁氣之爲在下在上生病曰氣緊項。則陽化氣四句。不得泛說。

故清陽爲天。濁陰爲地。地氣上爲雲。天氣下爲雨。雨出地氣。雲出天氣。陰凝上結。則合以成雲。陽散下流。則注而爲雨。雨從雲以施化。故言雨出地。雲憑氣以交合。故言雲出天。天地之理且然。人身清濁亦如是也。**故清陽出上竅。濁陰出下竅。**氣本乎天者親上。氣本乎地者親下。各從其類也。上竅謂耳目鼻口。下竅謂前陰後陰。**清陽發腠理。濁陰走五藏。**腠理謂滲泄之門。故清陽可以散發。五藏爲包藏之所。故濁陰可以走之。○滲。所禁反。**清陽實四支。濁陰歸六府。**四支外動。故清陽實之。六府內化。故濁陰歸之。

此亦即天地出陰陽以爲之升降。而及人身之凡屬陰陽者。亦有升降之妙也。故積陽爲天。則陽氣之至清者爲天也。積陰爲地。則陰氣之至濁者爲地也。然地雖在下。而陰中之陽者升。故其上也爲雲。張子正蒙云。陰爲陽得。則飄揚爲雲而升。天雖在上。而陽中之陰者降。故其下也爲雨。正蒙云。陽爲陰累。則相持爲雨而降。由雲而後有雨。則雨雖天降。而實本之地氣所升之雲也。故雨出地氣。由雨之降。而後有雲之升。則雲雖地升。而實本之天氣所降之雨也。故雲出天氣。夫陰陽升降。唯一氣以爲合一之妙者如此。即人身觀之。凡人身之物。有屬清陽者焉。如涕唾氣液之類。則出於上竅。耳目鼻口之爲七竅者。皆清陽之所出也。有屬濁陰者焉。如汚穢溺之類。則出於下竅。前陰後陰之爲二竅者。皆濁陰之所出也。凡人身所用之物。亦有屬清

陽者焉。如飲食藥物之性。有屬陽之類。據曰發。曰走。曰實。曰歸。知其爲在外之物。惟陽者主升。故發於腠理。以腠理主表爲陽也。指物類之陽氣言。若物之有形質者。則入於六府矣。亦有屬濁陰者焉。如飲食藥物有屬陰之類。惟陰者主降。故走於五藏。以五藏主裏爲陰也。指物類陰氣。若物之形質入於六府。凡清陽之物。實於四肢。以四肢爲諸陽之本也。如上指物之氣。凡濁陰之物。歸於六府。以六府受化物而不藏也。指爲有形質者言。人身之有陰陽。其清濁升降之妙。何以異於天地哉。按湯液本草李東垣云。清陽發腠理。清之清者也。清陽實四肢。清之濁者也。濁陰歸六府。濁之濁者也。濁陰走五藏。濁之清者也。皆指物類而言。蓋東垣以下文辛甘發散爲陽一

句牽屬成文。不玩此節上文天地陰陽雲
雨之義。故不察清陽出上竅二句。爲指人
身言。不察清陽發四肢四句。始爲指物類
言耳。其氣味厚薄寒熱陰陽升降圖。以氣
之薄屬肺。其藥主茯苓。氣之厚屬心。其藥
亦主茯苓。味之厚屬腎。其藥主大黃。味之
薄屬肺。其藥主麻黃。蓋不分藥
性。自分經絡。而爲此臆說也。

水爲陰。火爲陽。水寒而靜。故爲陰。火熱而燥。故爲陽。**陽爲氣。陰爲味。**氣惟散布。故陽爲之。味曰從形。故陰爲之。**味歸形。形歸氣。氣歸精。精歸化。**形食味。故味歸形。氣養形。故形歸氣。精食氣。故氣歸精。化生精。故精歸化。故下文曰**精食氣。形食味。**氣化則精生。味和則形長。故云食之也。**化生精。氣生形。**精微之液。惟血化而成。形質之有。資氣行營立。故斯二者。各奉生乎。

夫陰陽者。萬物之父母。而水火者。實陰陽之徵兆。舉水火而足以盡陰陽矣。下文曰。水火者。陰陽之徵兆。又天元紀大論亦云。然。故水爲陰。而凡物之成於水者屬陰。火爲陽。而凡物之成於火者屬陽。凡物必有氣。陽成之也。故陽爲氣。凡物必有味。陰成之也。故陰爲味。凡物之味。所以養吾人之形。故味歸於形。正以形體屬陰。上文曰。陰成形。而味亦爲陰也。然吾人之形。必歸於吾人之氣。豈非形必資氣而後生乎。此主人身之氣言。凡物之氣。所以養吾人之精。故氣歸於精。正以精屬陽。而氣亦屬陽也。

然吾人之精。必歸於吾精之化。豈非精必資化而後有乎。所謂氣歸精者。以精能食萬物之氣也。精賴氣而生。猶云食此氣耳。主物之氣言。所謂味歸形者。以形能食萬物之味也。神賴味而滋。猶云食此味耳。所謂精歸化者。以化生此精也。化爲精之母。故精歸於化耳。所謂形歸氣者。以氣生此形也。氣爲形之父。故形歸於氣耳。指人身之氣言。其曰水爲陰。火爲陽。陽爲氣。陰爲味。表萬物之氣味所由成也。其曰味歸形。形歸氣。言味歸人身之形。而形又歸於人身之氣。皆根第一味字而言也。其曰氣歸精。指萬物之氣言。精歸化。言氣歸人身之精。而精又歸於人身之化。皆根第一氣字而言也。其曰精食氣者。明上文氣歸精也。其曰形食味者。明上文味歸形也。其曰精化生精者。明上文精歸化也。其曰氣生形者。明上文形歸氣也。指人身之氣言。末四句。明上文中四句也。其曰陽爲氣。氣歸精。精食氣。三氣字。指萬物之氣也。其曰形歸氣。氣生形。二氣字。指人身自有之氣也。後世不明此節之義者。凡以其氣字溷看耳。

味傷形。氣傷精。過其節也。**精化爲氣。氣傷於味。**精承化養。則食氣。精若化生。則不食氣。精血內結。鬱爲積腐。攻胃。則五味倨然不得入也。女人重身。精化百日。皆傷於味也。

此言過者。反有所傷。而亦互有所傷也。夫味歸形。而形食味。則凡物之味。固所以養形也。然味或太過。適所以傷此形耳。如生氣通天論第十節。陰之所生。本在五味。陰

之五宮。傷在五味一節之義。及下文肝經在味爲酸。而酸又傷筋者是也。氣歸精。而精食氣。則凡物之氣。固所以養精也。然氣或太過。適所以傷此精耳。指萬物之氣言。

上文言味能傷形。則萬物有味必有氣。其氣豈不傷精。又當互以推之。化生精者。不自化也。其始由氣以化之。然精歸於化。則既而精必化爲氣。蓋不但氣之能生形。而形歸於氣也。正以精氣形三者。相須以有成耳。然則凡物之味。既能傷人之形。獨不能傷人之氣乎。左傳晉屠蒯曰。味以行氣。故曰精化爲氣。氣傷於味。又當由此推之。彼人之氣能生形。而形又歸於人之氣。則凡物之氣。既能傷人之精。獨不能傷人之形乎。

陰味出下竅。陽氣出上竅。味有質。故下流於便寫之竅。氣無形。故上出於呼吸之門。**味厚者爲陰。薄爲陰之陽。氣厚者爲陽。薄爲陽之陰。**陽爲氣。氣厚者爲純陽。陰爲味。味厚者爲純陰。故味薄者爲陰中之陽。氣薄者爲陽中之陰。**味厚則泄。薄則通。氣薄則發泄。厚則發熱。**陰氣潤下。故味厚則泄利。陽氣炎上。故氣厚則發熱。味薄爲陰少。故通泄。氣薄爲陽少。故汗出。發泄。謂汗出也。**壯火之氣衰。少火之氣壯。**火之壯者。壯已必衰。火之少者。少已則壯。**壯火食氣。氣食少火。壯火散氣。少火生氣。**氣生壯火。故云壯火食氣。少火滋氣。故云氣食少火。以壯火食氣。故氣得壯火則耗散。以少火益氣。故氣得少火則生長。人之陽氣壯少亦然。

按此節前氣字三。主凡物之氣言。後氣字六。主人身之氣言。

此言凡物之氣味有厚薄。而人身之氣所由以盛衰也。凡物之有味者屬陰。而人身之下竅亦屬陰。故味出於下竅。凡物之有氣者屬陽。而人身之上竅亦屬陽。故氣出於上竅。然味之大體固爲陰。而其陰中亦有陽。故味之厚者爲純陽。而味之薄者。乃爲陰中之陽也。氣之大體固爲陽。而其陽中亦有陰。故氣之厚者爲純陽。而氣之薄者。乃爲陽中之陰也。唯味之厚者爲純陰。所以用之則泄瀉其物於下。如大黃氣大寒。味極厚。爲陰中之陰。主於泄瀉。李東垣曰。酸苦鹹寒是也。味之薄者。爲陰中之陽。所以用之則流通。不至於泄瀉也。如木通澤瀉。爲陰中之陽。主於流通。李東垣曰。酸苦寒平是也。氣之薄者。爲陽中之陰。所以用之。則發其汗於上。如麻黃爲氣之薄者。陽也。升也。故能發表出汗。李東垣曰。辛甘淡平涼寒是也。氣之厚者。爲純陽。所以用之則發熱。不止於發汗也。如用附子則大熱之類。李東垣曰。辛甘溫熱是也。若是者何也。蓋以氣味太厚者。火之壯也。用壯火之品。則吾人之氣。不能當之。而反衰矣。如用烏附之類。而吾人之氣。不能勝之。故發熱。氣味之溫者。火之少也。用少火之品。則吾人之氣。漸爾生旺。而益壯矣。如用參歸之類。而氣血漸旺者是也。何以壯火之氣

衰也正以壯火能食吾人之氣故壯火之氣自衰耳何以少火之氣壯也正以吾人之氣能食少火故少火之氣漸壯耳惟壯火爲能食人之氣此壯火所以能散吾人之氣也食則必散散則必衰故曰壯火之氣衰惟吾人之氣爲能食少火之氣此少火所以能生吾人之氣也食則必生生則必壯故曰少火之氣壯按此節分明論萬物有陰陽氣味而吾人用之有爲泄爲通爲發泄爲發熱及衰壯生散之義王註不明與前後陰陽氣味俱無一非本篇之大旨也

氣味辛甘發散爲陽酸苦涌泄爲陰非惟氣味分正陰陽然辛甘酸苦之中復有陰陽之殊氣爾何者辛散甘緩故發散爲陽酸收苦泄故涌

泄爲陰之也**陰勝則陽病陽勝則陰病**勝則不病不勝則病**陽勝則熱陰勝則寒**是則太過而致也**重寒則熱重熱則寒**重平聲○物極則反亦猶壯火之氣衰少火之氣壯也**寒傷形熱傷氣**寒則衛氣不利故傷形熱則榮氣內消故傷氣雖陰成形陽化氣一過其節則形氣被傷**氣傷痛形傷腫**氣傷則熱結於肉分故痛形傷則寒薄於皮膚故腫**故先痛而後腫者氣傷形也先腫而後痛者形傷氣也**先氣證而病形故曰氣傷形先形證而病氣故曰形傷氣

此中言氣味太過者必有所傷而又推言形氣受傷於寒熱者有各病互病之機也

夫凡物之氣大體爲陽凡物之味大體爲陰然而氣主發散者固爲陽其味之辛甘者亦爲陽味主酸苦者固爲陰其氣之湧泄者亦爲陰正以氣之陽中有陰味之陰中有陽也故用酸苦湧泄之品至於太過則陰勝矣陰承上文物類而言陰勝則吾人之陽分不能敵陰品而陽分斯病也陽主人身陽分言凡人身之屬陽分與手足六陽經皆是用辛甘發散之品至於太過則陽勝矣陽承上文物類而言陽勝則吾人之陰分不能敵陽品而陰分斯病也陰主人身陰分言凡人身之屬陰分與手足六陰經皆是所謂陽勝則陰病者何也蓋以陰勝則大熱彼陰分安得而不病乎所謂陰勝則陽病者何也蓋以陰勝則太寒彼陽分安得而不病乎然陰勝雖寒而寒

之又寒是重寒也寒久則熱生如今冬感於寒是重寒也而至春爲溫至夏爲熱非重寒則熱乎陽勝雖熱而熱之又熱是重熱也熱久則寒生如今病熱極者而反生寒慄之類凡上文寒熱俱主人身病體言此二句與下文重陰必陽重陽必陰二句相似不惟是也凡天時物類之寒熱皆能致吾人之病故寒者能傷吾人之形正以寒爲陰而形亦屬陰寒則氣收而形斯傷矣本篇第二節云陰成形熱者能傷吾人之氣正以熱爲陽而氣亦屬陽陰則氣散而氣斯病矣第二節云陽化氣夫惟熱之傷氣也則氣之傷者其痛生焉所謂諸痛皆屬於火者是也夫惟寒之傷形也則形之傷者其腫生焉所謂寒則堅凝而腫斯作也然其爲腫爲痛復有相因之機先有

是痛而後發腫者。蓋以氣先受傷而形亦受傷。謂之氣傷形也。先有是腫而後爲痛者。蓋以形先受傷。而氣亦受傷。謂之形傷氣也。形非氣不充。氣非形不生。形氣相爲依附。而病之相因者又如此。按至真要大論。帝曰。五味陰陽之用何如。岐伯曰。辛甘發散爲陽。酸苦涌泄爲陰。鹹味涌泄爲陰。淡味滲泄爲陽。六者或收或散。或緩或急。或燥或潤。或耎或堅。以所利而行之。調其氣使其平也。

風勝則動。風勝則庶物皆搖。故爲動。**熱勝則腫**。熱勝則陽氣內鬱。故浮腫暴作。甚則榮氣逆於肉理。聚爲癰膿之腫。**燥勝則乾**。乾音干。○燥勝則津液竭涸。故皮膚乾燥。**寒勝則浮**。寒勝則陰氣結於玄府。玄府閉密。陽氣內攻。故

爲浮。**濕勝則濡瀉**。濕勝則內攻於脾胃。脾胃受濕則水穀不分。水穀相和。故大腸傳道而注瀉也。以濕內盛而瀉。故謂之濡瀉。○新校正按左傳曰。雨淫腹疾。則其義也。按六元正紀大論載此五句。末多甚則水閉胕腫一句。○胕跗同。

此因上文言寒熱之所傷者。而又悉推之也。天有六氣。不但寒熱已也。故風氣勝者。吾人之體從之而動焉。如振掉搖動之類皆是也。左傳曰。風淫末疾。熱氣勝者。吾人之體從之而腫焉。凡癰腫之類皆是也。上文言熱傷氣。氣傷痛。而此止言腫者。未有腫而不痛也。但此乃癰腫之腫。與上文形傷腫之腫有不同耳。彼所謂腫。乃寒氣之所傷者。即下文之所謂浮也。燥氣勝者。吾人之體從之而乾焉。如津液枯涸。皮膚燥

溢之類。是也。寒氣勝者。吾人之體從之而浮焉。即上文之寒傷形而形傷腫者是也。濕氣勝者。吾人之體從之而濡瀉焉。脾胃惡濕喜燥。而濕氣太過。則土不勝水。而濡寫之病作矣。六元正紀大論承此數語。而又曰。甚則水閉胕腫。蓋濡瀉者。病之未甚也。唯土不勝水。則不能下輸膀胱。而內則爲水閉。及水氣泛溢四肢。而外則爲胕腫。較之濡瀉爲尤甚焉。

天有四時五行。以生長收藏。以生寒暑燥濕風。春生夏長秋收冬藏。謂四時之生長收藏。冬水寒。夏火暑。秋金燥。春木風。長夏土濕。謂五行之寒暑濕燥風也。然四時之氣。土雖寄王。原其所主。則濕屬中央。故云五行必生

寒暑燥濕風五氣也。**人有五藏化五氣。以生喜怒悲憂恐。**五藏。謂肝心脾肺腎。五氣。謂喜怒悲憂恐。然是五氣更傷五藏之和氣矣。**故喜怒傷氣。寒暑傷形。**喜怒之所生。皆生於氣。故云喜怒傷氣。寒暑之所勝。皆勝於形。故云寒暑傷形。近取譬。凡則如斯矣。細而言者。則熱傷於氣。寒傷於形。**暴怒傷陰。暴喜傷陽。**怒則氣上。喜則氣下。故暴卒氣上則傷陰。暴卒氣下則傷陽。**厥氣上行。滿脈去形。**厥氣。逆也。逆氣上行。滿於經絡。則神氣浮越。去離形骸也。**喜怒不節。寒暑過度。生乃不固。**靈樞經曰。智者之養生也。必順四時而適寒暑。和喜怒而安居處。然喜怒不常。寒暑過度。天真

之氣。何可久長。**故重陰必陽。重陽必陰。**言傷寒傷暑亦如是。**故曰。冬傷於寒。春必病溫。**夫傷於四時之氣。皆能爲病。必傷寒爲毒者。最爲殺厲之氣。中而卽病。故曰傷寒。不卽病者。寒毒藏於肌膚。至春變爲溫病。至夏變爲暑病。故養生者。必愼傷於邪也。**春傷於風。夏生飧泄。**風中於表。則內應於肝。肝氣乘脾。故飧泄。**夏傷於暑。秋必痎瘧。**夏暑已甚。秋熱復收。兩熱相攻。故爲痎瘧。痎瘦也。**秋傷於濕。冬生欬嗽。**秋濕既多。冬水復王。水濕相得。肺氣又衰。故冬寒甚則爲嗽。

按天元紀大論云。天有五行御五位。以生寒暑燥濕風。人有五藏化五氣。以生喜怒思憂恐。其悲作思。皇甫士安言悲者。以悲能勝怒。取五志迭勝而言。思者。以脾之志爲思也。又按重陰必陽至末十句。與靈樞論疾診尺篇第十七節大義相同。又按春傷於風四句。與生氣通天論大同。

此承上文言六氣所傷。而合內傷外感者以悉推之也。夫寒暑燥濕風。皆能有所傷矣。然是寒暑燥濕風。乃天之所生也。天有春夏秋冬之四時。金木水火土之五行。以生長收藏。而寒暑燥濕風之六氣從茲而生焉。蓋春屬木主生。而風之所以生也。夏屬火主長。而暑之所以生也。長夏屬土主化。而濕之所以生也。秋屬金主收。而燥之所以生也。冬屬水主藏。而寒之所以生也。人有肝心脾肺腎之五藏。以化五藏之氣。

而喜怒悲憂恐之五志從茲而生焉。蓋肝在志爲怒。心在志爲喜。脾在志爲思。肺在志爲憂。腎在志爲恐也。故喜怒之所生者。皆生於吾人之氣。則喜怒不節。遂能傷吾人之氣也。舉喜怒而凡思憂恐可知矣。如怒傷肝。喜傷心。思傷脾。憂傷肺。恐傷腎者。是也。寒暑之所勝者。皆勝於形。則寒暑能傷吾人之形也。舉寒暑而凡燥濕風可推矣。如上文風勝則動五句是也。上文言寒傷形。熱傷氣。而此皆言傷形者。蓋彼乃析而言之。以寒形屬陰。熱氣屬陽。此乃統而言之。則形可以兼氣也。不惟是也。暴怒者。倅暴而怒也。肝在志爲怒。舉痛論言怒則氣上。則暴怒者。氣皆舒於上。而營氣不能下生矣。暴喜者。倅暴而喜也。心在志爲喜。舉痛論言喜則氣緩。則暴喜者。氣爲之緩。無所主持。而衛氣不能外達矣。正以怒之過者。氣必厥逆上行。而喜怒之過者。脈必因暴而滿。均足以有傷也。故知喜怒不節。寒暑過度者。其生乃不固耳。何以見寒暑不可過度也。蓋時之屬陰者。而復感於寒。則重陰必陽。熱證乃作。時之屬陽者。而復感於熱。則重陽必陰。寒病乃生。試觀冬傷於寒。寒毒藏於肌膚。至春當爲溫病。春傷於風。風氣通於肝。肝邪有餘。來侮脾土。留連至夏。當爲飧泄之證。生氣通天論曰。春傷於風。邪氣留連。乃爲洞泄。夏傷於暑。暑汗不出。至秋涼氣相薄而爲寒熱往來之瘧。生氣通天論同。秋傷於濕。則濕蒸而爲熱。熱者。火也。火乘肺金。而至冬寒與熱搏。當爲欬嗽之證。故卽春夏之病。則重陽必陰之義可識矣。卽秋冬之病。則重陰必陽

之義可識矣。按此事難知集李東垣有冬傷於寒四篇。乃以冬行秋令等義爲說。是有關於時令。而無關於人事。且非人人可病。非本節之經旨也。

帝曰。余聞上古聖人論理人形。列別藏府。端絡經脈。會通六合。各從其經。氣穴所發。各有處名。谿谷屬骨。皆有所起。分部逆從。各有條理。四時陰陽。盡有經紀。外內之應。皆有表裏。其信然乎。別彼劣切○六合。謂十二經脈之合也。靈樞經曰。太陰陽明爲一合。少陰太陽爲一合。厥陰少陽爲一合。手足之脉各三。則爲六合也。手厥陰則心包胳脉也。

氣穴論曰。肉之大會爲谷。肉之小會爲谿。肉分之間。谿谷之會。以行榮衛。以會大氣。屬骨者。爲骨相連屬處。表裏者。諸陽皆爲表。諸陰皆爲裏。

帝問上古聖人。人有形體。則論理之。如靈樞骨度脉度等篇。人有藏府。則別列之。如靈樞經水腸胃海論等篇。人有經脉。則端絡之。如靈樞經脉等篇。脉有六合。則會通之。如靈樞經別篇有六合。使之各從其經。凡氣穴所發。各有其處。且有其名。如本經有氣穴論。肉之大會爲谷。小會爲谿。凡谿谷屬骨皆有所起。如本經有氣穴論氣府論谷空論等篇。分部逆從。各有條理。如本經有皮部論等篇。四時陰陽。盡有經紀。如本篇下節所云外內之應。皆有表裏。如本經血氣形志論有太陰與陽明爲表裏之

謂。

岐伯對曰。東方生風。陽氣上騰。散爲風也。風者。天之號令。風爲教始。故生自東方。風生木。風鼓木榮。則風生木也。木生酸。凡物之味酸者。皆木氣之所生也。尚書洪範曰。曲直作酸。酸生肝。生。謂生長也。凡味之酸者。皆先生長於肝。肝生筋。肝之精氣生養筋也。筋生心。陰陽書曰。木生火。然肝之木氣內養筋。已乃生心火。肝主目。目見日明。類齊同也。其在天爲玄。玄。謂玄冥。言天色高遠尚未盛明也。在人爲道。道。謂道化。以道而化。人則歸從。在地爲化。化。謂造化也。庶類時育。皆造化者也。化生五味。萬物生五

味。其皆變化爲母而使生成也。道生智。智從正化而有。故曰道生智。玄生神。玄冥之內。神處其中。故曰玄生神。神在天爲風。飛揚鼓坼。風之用也。在然發而周遠。無所不通。信乎神化而能爾。在地爲木。柔遠曲直。木之性也。在體爲筋。束絡連綴而爲力也。在藏爲肝。其神魂也。道經義曰。魂居肝。魂靜則至道不亂。在色爲蒼。蒼。謂薄青色。象木色也。在音爲角。角。謂木音。調而直也。樂記曰。角亂則憂。其民怨。在聲爲呼。呼。謂叫呼。亦謂之嘯。在變動爲握。握所以牵就也。在竅爲目。目所以司見形色。在味爲酸。酸可用收斂也。在志爲怒。怒所以禁非也。怒傷肝。雖志爲怒

甚則悲勝怒。悲則肺金并於肝木，故勝怒也。自傷。宣明五藏氣篇曰：精氣并於肝則悲。○新校正云：詳五志云，怒善思憂恐悲，當云憂。今變憂為悲者，蓋以志憂而不解則傷意，悲哀而動中則傷魂，故不云憂也。風傷筋，風勝則筋絡拘急。燥勝風。燥為金氣，故勝木風。酸傷筋。過節也。辛勝酸。辛金味，故勝木酸。

此節大略見天元紀大論，唯五運行大論文，較此更詳。

此五節伯詳五藏之通於三才者，而對之見上古聖人所以如上節所云者，以其盡三才之道也。東方主春，陽氣上升，故東方生風。風鼓則木榮，故風生木。木之性，曲直作酸，故木生酸。人身之肝屬木，木性屬酸，故酸生肝。諸筋者皆屬於肝，故肝生筋。木主生火，故筋生心。目者肝之竅，故肝主目。又嘗即天地人而統言之，不過一理言耳。其在天也為玄。玄者冥漠之稱。其在人也為道。道者共由之理。其在地也為化。化者造物之能。惟地有是化，則品物形而五味生。惟人有是道，則大道彰而明智生。惟天有是玄，則玄功若而至神生。此可見三才惟一理也。邵子皇極經世云：道為天地之本，天地為萬物之本。以天地觀萬物，則萬物為物；以道觀天地，則天地亦為萬物。又言道生天，天生地。又嘗即前所言者而極推之，其在天五氣為風，在地五行為木，在人五體為筋，在五藏為肝，在五色為蒼，在五音為角，在五聲為呼，在五變為握。握主指，不為末。在五竅為目，在五味為酸，在五志為怒。名雖萬殊，理無二致，皆屬之於木而已。然本藏之太過者，反有所傷，而惟本藏之所不勝者，為能制之也。故在志為怒，怒太過則傷肝，惟肺金主悲，為能勝怒。在天為風，風氣通於肝，則傷筋，惟西方燥金為能勝風。在味為酸，酸太過則傷筋，惟西方味辛為能勝酸。此皆金能尅木，故制其所勝者如此。

南方生熱，陽氣炎爍，故生熱。熱生火，鑽燧改火，惟熱是生。火生苦，凡物之味苦者，皆火氣之所生也。尚書洪範曰：炎上作苦。苦生心，凡味之苦者，皆先生長於心。心生血，心之精氣，生養血也。血生脾，陰陽書曰：火生土。然心火之氣，內養血已，乃生脾土。心主舌，心別是非，舌言事，故主舌。以其在天為熱，暄暑熾燠，熱之用也。在地為火，炎上翕赩，火之性也。○赩，許極反。在體為脈，通行榮衛，而養血也。在藏為心，其神神也。道經義曰：神處心，神守則血氣流通。在色為赤，象火也。在音為徵，徵謂火音，和而美也。樂記曰：徵亂則哀，其事勤。在聲為笑，笑，喜聲也。在變動為憂，憂可以成務。○新校正云：按楊上善云：心之憂在心變動，肺之憂在肺之志，是則肺主於秋，憂為正也；而心主於憂，變而生憂也。在竅為舌，舌所以司辯五味也。金匱真言論曰：南方赤色，入通於心，開竅於耳。尋其為竅，則舌義便乖，以其主味，故云舌也。在味為苦，苦可用燥泄也。在志為喜，喜所以樂和也。喜

傷心。雖志爲喜，甚則自傷。恐勝喜。恐則腎水并於心火，故勝喜也。宣明五氣篇曰：精氣并於腎則恐。熱傷氣。熱勝則喘息促急。寒勝熱。寒爲水氣，故勝火熱。苦傷氣。以火生也。○新校正云：詳此篇論所傷之旨，其例有三。東方云風傷筋，酸傷筋；中央云濕傷肉，甘傷肉，是自傷者也。南方云熱傷氣，苦傷氣；北方云寒傷血，鹹傷血，是傷已所勝。西方云熱傷皮毛，是被勝傷已；辛傷皮毛，是自傷者也。凡此五方所傷，有此三例不同。太素則俱云自傷。鹹勝苦。鹹水味，故勝火苦。

南方主夏，陽氣炎蒸，故生熱，熱極則生火。火性炎上，其味作苦，故火生苦。人心屬火，火性屬苦，故苦生心。諸血者皆屬於心，故心生血。脾屬土，火生土，故血生脾。舌爲心之苗，故心主舌。此缺在天爲玄六句者，蓋天地人之大義盡於上節，餘四節不必重言也。又嘗即前所言者而極推之，其在天五氣爲熱，在地五行爲火，在人五體爲脈，在五藏爲心，在五色爲赤，在五音爲徵，在五聲爲笑，在五變爲憂，在五竅爲舌，在五味爲苦，在五志爲喜。名雖萬殊，理無二致，皆屬之於火而已。然本藏之太過者反有所傷，而惟本藏之所不勝者爲能制之也。故在志爲喜，喜太過者則傷心，惟腎志爲恐，爲能勝喜。在天爲熱，熱勝則傷氣，惟北方之寒爲能勝熱。在味爲苦，苦太過則傷氣，唯北方之鹹爲能勝苦。此皆水能尅火，故制其所勝者如此。

中央生濕。陽氣盛薄，陰氣固升，升薄相合，故生濕也。易義曰：陽上薄陰，陰能固之，然後蒸而爲雨。明濕生於固陰之氣也。濕生土。土濕則固，明濕生也。○按揚上善云：四陽二陰合而爲濕，蒸腐萬物成土也。土生甘。凡物之味甘者，皆土氣之所生也。尚書洪範曰：稼穡作甘。甘生脾。凡味之甘者，皆先生長於脾。脾生肉。脾之精氣生養肉也。肉生肺。陰陽書曰：土生金。然脾土之氣，內養肉已，乃生肺金。脾主口。脾受水穀，口納五味，故主土。其在天爲濕。霧露雲雨，濕之用也。在地爲土。安靜稼穡，土之德也。在體爲肉。覆裹筋骨，充其形也。在藏爲脾。其神意也。道經義曰：意託脾，意寧則智無散越。在色爲黃。象土也。在音爲宮。宮謂土音，大而和也。樂記曰：宮亂則荒，其君驕。在聲爲歌。歌，歎聲也。在變動爲噦。噦，乙劣反。○噦謂噦噫，胃寒所生。○新校正云：詳王謂噦爲噦噫，非噦也。按揚上善云：噦，氣泝也。○噫，烏界反。在竅爲口。口所以司納水穀。在味爲甘。甘可用寬緩。在志爲思。思所以知遠也。思傷脾。雖志爲思，甚則自傷。怒勝思。怒則不思，勝可知矣。濕傷肉。脾主肉而惡濕，故濕勝則肉傷。風勝濕。風爲木氣，故勝土濕。甘傷肉。亦過節也。酸勝甘。酸木味，故勝土甘。

中央主長夏，長夏者，六月建未之月也。四陽盡見，二陰已生，陽上薄陰，陰能固之，蒸而爲雨，其濕遂生。楊上善云：四陽二陰合蒸以生濕氣，愚謂正合遂並。濕氣薰蒸，濁

者下凝，故濕生土。土氣冲和，故土生甘。五藏唯脾屬土，甘味主之，故甘生脾。脾之所屬者肉，故脾主肉。肺屬金，土生金，故肉生肺。脾化水穀，口實納之，則口爲脾竅，故脾主口。又即前所言者而極推之，其在天五氣爲濕，在地五行爲土，在人五體爲肉，在五藏爲脾，在五色爲黃，在五音爲宮，在五聲爲歌，在五變爲噦。按靈樞口問篇，帝有問噦問噫之異，王註以噦爲噫者非。在五竅爲口，靈樞本藏篇以唇之揭縱堅脆偏正驗脾之高下堅脆偏正，則口信爲脾之竅。在五味爲甘，在五志爲思。名雖萬殊，理無二致，皆屬之於土而已。然本藏之太過者，反有所傷，而惟本藏之所不勝者爲能制之也。故在志爲思，思太過者則傷脾，惟肝木主怒，爲能勝思。在天爲濕，濕太過者

則傷肉，惟東方之風爲能勝濕。在味爲甘，甘太過者，則傷肉，唯木味之酸爲能勝甘。此皆木能剋土，故制其所勝者如此。

西方生燥，天氣急切，故生燥。**燥生金**，金燥有聲，則生金也。**金生辛**，凡物之味辛者，皆金氣之所生也。尚書洪範曰：從革作辛。**辛生肺**，凡味之辛者，皆先生長於肺。**肺生皮毛**，肺之精氣生養皮毛。**皮毛生腎**，陰陽書曰：金生水。然肺金之氣養皮毛，已乃生腎水。**肺主鼻**，肺藏氣，鼻通氣，故主鼻。**其在天爲燥**，輕急勁強，燥之用也。**在地爲金**，堅勁從革，金之性也。**在體爲皮毛**，包藏膚腠，捍其邪也。**在藏爲肺**，其神魄也，道經氣口。

魄在肺，魄安則德修壽延。**在色爲白**，象金色。**在音爲商**，商謂金聲，輕而勁也。樂記曰：商亂則陂，其宮壞。**在聲爲哭**，哭，哀聲也。**在變動爲欬**，欬謂欬嗽，所以利咽喉也。**在竅爲鼻**，鼻所以司嗅呼吸。**在味爲辛**，辛可用散潤也。**在志爲憂**，憂，深慮也。**憂傷肺**，雖志爲憂，過則損也。**喜勝憂**，喜則心火發於肺金，故勝憂也。宣明五氣篇曰：精氣發於心則喜。**熱傷皮毛**，熱從火生，耗津液故。**寒勝熱**，陰制陽也。**辛傷皮毛**，過而損。**苦勝辛**，苦火味，故勝金辛。

按五運行大論亦曰：熱傷皮毛，寒勝熱。太素乃曰：燥傷皮毛，熱勝燥。蓋熱固勝燥，而

燥極亦熱，故經文以熱言者，本有大義。

西方主秋，秋氣急切，故西方生燥。金燥則有聲，故燥生金。金之性，從革作辛，凡物之味辛者，皆金氣之所生，故金生辛。人之五藏，惟肺屬金，故辛生肺。肺主身之皮毛，故肺生皮毛。腎主水，金實生之，故皮毛生腎。肺主氣，鼻通氣，故肺主鼻。又嘗即前所言者而極推之，其在天五氣爲燥，在地五行爲金，在人五體爲皮毛，在五藏爲肺，在五色爲白，在五音爲商，在五變爲欬，在五竅爲鼻，在五味爲辛，在五志爲憂。名雖萬殊，理無二致，皆屬之於金而已。然本藏之太過者，反有所傷，而惟本藏之所不勝者爲能勝之也。故在志爲憂，憂之過者則傷肺，惟心火之喜爲能勝憂。在天爲燥，燥之過

者則熱熱傷皮毛惟北方之寒為能勝熱在味為辛辛之過者則傷皮毛惟火味之苦為能勝辛此皆火能尅金故制其所勝者如此

北方生寒陰氣凝冽故生寒也寒生水寒氣盛凝變為水水生鹹凡物之味鹹者皆水氣之所生也尚書洪範曰潤下作鹹鹹生腎凡味之鹹者皆先生長於腎腎生骨髓腎之精氣生養骨髓髓生肝陰陽書曰水生木然腎水之氣養骨髓已乃生肝木腎主耳腎屬北方位居幽暗聲入故主耳其在天為寒藏清慄冽寒之用也在地為水清潔潤下水之用也在體為骨端直貞幹以立身也在藏為腎其神志也道經義曰

志藏腎志營則骨髓滿實在色為黑象水色在音為羽羽謂水音沉而深也樂記曰羽亂則危其財匱在聲為呻呻吟聲也在變動為慄慄謂戰慄甚寒大恐而悉有之在竅為耳耳所以司聽五音○新校正云按金匱真言論云開竅於二陰蓋以心寄竅於耳故與此不同在味為鹹鹹可用柔耎也在志為恐恐所以懼惡也恐傷腎恐而不已則內感於腎故傷也靈樞經曰恐懼而不解則傷精明感腎也思勝恐思深慮遠則見事源故勝恐也寒傷血寒則血凝傷可知也燥勝寒燥從熱生故勝寒也鹹傷血食鹹而渴傷血可知甘勝鹹甘土味故勝水鹹○新校正云詳自前岐伯對

曰至此與五運行論同兩註頗異當並用之

北方主冬冬特陰氣凝冽故北方生寒寒則水氣濡潤故寒生水水性潤下作鹹凡物之味鹹者皆水氣之所生故水生鹹腎主水鹹性屬水故鹹生腎腎主身之骨髓故腎生骨髓肝主木水生木之故髓生肝腎屬北方位居幽隱聲入則通故腎主耳又嘗即前所言者而極推之其在天五氣為寒在地五行為水在人五體為骨在五藏為腎在五色為黑在五音為羽在五聲為呻在五變為慄在五竅為耳靈樞本藏篇以耳之高下堅脆偏正驗腎之高下堅脆偏正則耳信為腎之竅在五味為鹹在五志為恐名雖萬殊理無二致皆屬之於水而已然本藏之太過者反有所傷而唯本

藏之所不勝者為能制之也故在志為恐恐之過者則傷腎惟脾土之思為能勝恐在天為寒寒之過者則傷血唯燥從熱生者為能勝寒在味為鹹鹹之過者則傷血惟五味之甘為能勝鹹此皆土能尅水故制其所勝者如此

故曰天地者萬物之上下也觀其覆載而萬物之上下可知矣陰陽者血氣之男女也陰主血陽主氣陰生女陽生男左右者陰陽之道路也陰陽間氣左右循環故左右為陰陽之道路也○新校正云詳間氣之說具六微旨大論中楊上善云陰氣右行陽氣左行謂此也水火者陰陽之徵兆也觀水火之氣則陰陽徵兆可知矣陰陽

者萬物之能始也。謂能爲變化生成之元始。○新校正云。詳天地者。至萬物之能始。與天元紀大論同。註頗異。彼無陰陽者。血氣之男女一句。又以金木者。生成之終始。代陰陽者。萬物之能始。**故曰。陰在內。陽之守也。陽在外。陰之使也。**陰靜。故爲陽之鎮守。陽動。故爲陰之役使。

夫由上文四時五方之所生所屬所傷所勝者之類觀之。亦不外乎天地陰陽五行之妙而已。故此節首以故曰承之。上下者。每歲司天爲天。在泉爲地。而爲萬物之上下也。按五運行大論。岐伯分明以司天在泉爲說。王註以天覆地載解之者。淺。萬物生於陽。成於陰。而自人言之。血爲陰。氣爲陽。故男爲陽。而不專有氣。且有血。陽中有陰也。女爲陰。而不專有血。且有氣。陰中有陽也。則陰陽在人。即有血有氣之男女也。而萬物可類推矣。按五運行大論。黃帝曰。論言天地者。萬物之上下。左右者。陰陽之道路。未知其所謂也。岐伯曰。所謂上下者。歲上下見陰陽之所在也。上謂司天。下謂在泉。左右者。諸上司天見厥陰。厥陰司天。左少陰。右太陽。謂左間右間。見少陰。少陰司天。左太陰。右厥陰。左間右間。見太陰。太陰司天。左少陽。右少陰。左間右間。見少陽。少陽司天。左陽明。右太陰。左間右間。見陽明。陽明司天。左太陽。右少陽。左間右間。見太陽。太陽司天。左厥陰。右陽明。左間右間。所謂面北而命其位。言其見也。面向北而言之也。上南也。下北也。左西也。右東也。帝曰。何謂下。在泉。岐伯曰。厥陰在上。則少陽

在下。在泉。左陽明。右太陰。左間右間。少陰在上。則陽明在下。在泉。左太陽。右少陽。左厥間右間。太陰在上。則太陽在下。在泉。左厥陰。右陽明。左間右間。少陽在上。則厥陰在下。在泉。左少陰。右太陽。左間右間。陽明在上。則少陰在下。在泉。左太陰。右厥陰。左間右間。太陽在上。則太陰在下。在泉。左少陽。右少陰。左間右間。所謂面南而命其位。言其見也。司天者。位在南。故面北而言其左右。在泉者。位在北。故面南而言其左右也。上。天位也。下。地位也。南面。左東也。右西也。上下異位。左右殊也。水火者。陰陽之徵兆也。王註釋天元紀大論云。徵。信也。驗也。兆。先也。言水火之寒熱。彰信陰陽之先兆也。又言陰陽者。萬物之所以成其始也。而能成其終也。可推矣。夫天地陰陽之妙如此。

自人身而言之。有陰氣焉。乃所謂營氣也。有陽氣焉。乃所謂衛氣也。營氣者。由中焦之氣。陽中有陰者。隨上焦之氣以降於下焦。而生此陰氣。故謂之曰營氣。靈樞營衛生會篇。所謂營氣出於中焦。又曰。清者爲營是也。然陰性精專。必隨宗氣以同行於經隧之中。故曰陰在內。所以爲陽之守也。陽氣者。由下焦之氣。陰中有陽者。隨中焦之氣以升於上焦。而生此陽氣。故謂之曰衛氣。靈樞營衛生會篇。所謂衛氣出於下焦。又曰。濁者爲衛是也。然陽性慓悍不隨宗氣而行。而自行於各經皮膚分肉之間。故曰。陽在外。所以爲陰之使也。按史記黃帝紀。有以師兵爲營衛一句。夫營者。將之所居在內。衛者。兵之所護在外。內經營衛二氣之意。正借此意名之。後世不明此義。

蓋因營榮二字素問互書而難經亦然昔未考靈樞全用營字致使營衛二氣不能明也。與其升降之妙無非天地陰陽之理。故人身陰陽之氣可以符合者如此。

帝曰：法陰陽奈何？岐伯曰：陽勝則身熱，腠理閉，喘麤為之俛仰，汗不出而熱，齒乾以煩寃，腹滿死，能冬不能夏。為去聲。俛無辯切。乾音干。寃音婉。能音耐。下能夏耐。能並同上。○陽勝故能冬，陰勝甚故不能夏。**陰勝則身寒，汗出，身常清，數慄而寒，寒則厥，厥則腹滿死，**○數音朔。厥謂氣逆。**能夏不能冬。**陰勝故能夏，寒甚故不能冬。**此陰陽更勝之變，病之形能也。**

禮記禮運聖人耐以天下為一家。其耐作能。蓋古以能耐通用。靈樞陰陽二十五人篇亦有能作耐。

夫人身之陰陽有同於天地之陰陽，則人之善養者當法天地之陰陽也。故帝以法陰陽為問，而伯以陰陽偏勝為病者言之，正以見陰陽不可不法也。蓋營衛和平者，斯無偏勝之病。若營氣不足，衛氣有餘，則陽勝矣。陽勝則身熱，熱則腠理閉，喘息麤氣不得其平，故身為之俛仰。俛，俯也。惟腠理之閉，故汗不出而熱。陽明熱盛，故齒乾。熱內蒸，故煩寃。至腹滿而死，蓋熱極則能成脹也。冬則寒盛，夏則熱盛，今陽勝而諸熱皆盛，所以耐冬不耐夏也。若營氣有餘，衛氣不足，則陰勝矣。陰勝則身冷，冷則湊理開，開則冷汗出，身常清冷，數慄而寒。寒則厥。按厥論岐伯曰：陽氣衰於下，則為寒厥。蓋言足之三陽經，其氣衰不勝足之三陰經，則為寒寒厥。帝曰：寒厥之為寒也，必從五指而上於膝者何也？岐伯曰：陰氣起於五指之表，集於膝下而聚於膝上，故陰氣勝則從五指至膝上寒，其寒也不從外，皆從內也。愚謂膝下者，膝之內廉下也。外為表，裏為內，乃膝之內廉也。且厥有熱厥，而此言寒厥者，以陰勝則宜然耳。厥則腹滿死，蓋寒極亦能成脹也。見厥論下文。夏則熱盛，冬則寒盛，今陰勝而諸寒皆盛，所以耐夏不耐冬也。此陰陽更勝之變，病之形狀耐受者如此。

帝曰：調此二者奈何？調謂順天癸性而治身之血氣精氣也。**岐伯曰：能知七損八益，則二者可調；不知用此，則早衰之節也。**用調房色也。女子以七七為天癸之終，丈夫以八八為天癸之極。然知八可益，知七可損，則各隨氣分修養天真，終其天年，以度百歲。上古天真論曰：女子二七天癸至，月事以時下；丈夫二八天癸至，精氣溢瀉。然陰七可損，則海滿而血自下；陽八宜益，交會而泄精。由此則七損八益，理可知矣。**年四十而陰氣自半也，起居衰矣。**內耗故陰減，中乾故氣力始衰。靈樞經曰：人年四十，腠理始疏，榮華稍落，髮斑白。由此之節言之，亦起居衰之次也。**年五十體重，**

耳目不聰明矣。衰之漸也。年六十陰痿氣大衰九
竅不利下虛上實涕泣俱出矣。衰之甚矣。故曰知
之則強不知則老。知謂知七損八益全形保性之道也。故同出
而名異耳。同謂同於好欲異謂異其老壯之名。智者察同愚者
察異。智者察同欲之間而能性道。愚者見形容別異方乃効之。自性則道益有餘。放
効則治生不足。故下文曰○放妃兩反。愚者不足智者有餘。先行
故有餘後學故不足。有餘則耳目聰明身體輕強老者
復壯壯者益治。夫保性全形蓋由知道之所致也。故曰道者不可斯須離。

瓊芝堂　素問節文註釋卷一　八十六

可離非道。此之謂也。是以聖人爲無爲之事樂恬憺之
能從欲快志於虛無之守故壽命無窮與天
地終此聖人之治身也。聖人不爲無益以害有益。不爲害性而順
性故壽命長遠。與天地終。[illegible]楚曰。聖人之於聲色滋味也。利於性則取之。害於性則損
之。此全性之道也。書曰。不作無益害有益也。
帝問陰陽偏勝者病。何以調之。伯言營衛
者節人身之陰陽。營衛不足。當以人身司
類之陰陽益之。故能知七損八益。則陰陽
偏勝者。可以調和。蓋女子以二七爲天癸
之始。男子以二八爲天癸之始。惟於七者
損之。八者益之。即生氣通天論所謂凡陰

陽之要。陽密乃固是也。則吾之衛氣不至
於衰。而彼之陰氣有以助吾之營氣。二者
可調矣。苟不知用此。則是早衰之節耳。何
也。人年四十以至六十。年以漸而高。則體
以漸而病。故曰早知七損八益之法者。則
身體自強。不知此者。年已徒老。故陰陽之
要。人所同然。而或強或老。其名則異。正以
智者察同。方其未老而圖之。故智者則有
餘。而耳目聰明。身體輕強。老者復壯。壯者
益治矣。彼愚者察異。必待已老而圖之。故
愚者不足。而不及智者遠矣。然此乃調陰
陽偏勝之術耳。惟聖人則不然。無爲之事
則爲之。恬憺之能則樂之。守其虛無。而從
欲快志於其中。上古天眞論云。恬憺虛無。
眞氣從之。故壽命無窮。與天地終。此乃聖
人之治身也。固不至於陰陽偏勝。而亦無

瓊芝堂　素問節文註釋卷一　八十七

假於七損八益之知者矣。
天不足西北故西北方陰也而人右耳目不
如左明也。在上故法天。地不滿東南故東南方陽
也而人左手足不如右強也。在下故法地。帝曰何
以然岐伯曰東方陽也陽者其精并於上并
於上則上明而下虛故使耳目聰明而手足
不便也西方陰也陰者其精并於下并於下
則下盛而上虛故其耳目不聰明而手足便

也。故俱感於邪。其在上則右甚。在下則左甚。此天地陰陽所不能全也。故邪居之。○并去聲 夫陰陽之應天地。猶水之在器也。器圓則水圓。器曲則水曲。人之血氣亦如是。故隨不足。則邪氣留居之。

此言人身之形體。無非象乎天地。故如上文所謂法陰陽者有由也。人以耳目爲上體也。凡右耳目不如左耳目之聰明者何也。亦以頭象乎天而已。蓋天位乎上。其形體東南雖滿而西北不足。故西北方陰也。左耳目屬東南爲陽。右耳目屬西北爲陰。今天不足西北。宜乎人之右耳目不如左耳目之聰明也。本旨西南而言。人以手足爲下體也。凡左手足不如右手足之強者何也。亦以身象乎地而已。蓋地位乎下。西北雖滿而東南不滿。故東南方陽也。右手足屬西北爲陰。左手足屬東南爲陽。今地不滿東南。宜乎人之左手足不如右手足之強也。然此乃天地陰陽之氣使然耳。東方者陽也。陽者其精氣上升而并於上。并於上則人稟天地之氣者。上明而下虛。故天足東南。左耳目宜聰明也。地不滿東南。左手足宜不便也。西方者陰也。陰者其精氣下降而并於下。并於下則人稟天地之氣者。下盛而上虛。故天不足西北。右耳目宜不聰明也。地滿西北。右手足宜便也。故使在上頭。在下手足者。俱感於邪。其在上者。則右耳目之病甚。以天不足西北也。其在下者。則左手足之病甚。以地不滿東南

也。凡曰甚者。以天地之陰陽所不能全也。故邪居之者爲尤甚耳。由此觀之。則人之形體無非與天地相參也。其所以法陰陽者以此。

故天有精。地有形。天有八紀。地有五里。陽爲天降精氣以施化。陰爲地布和氣以成形。五行爲生育之井里。八風爲變化之綱紀。八紀爲八歲之紀。五里謂五行化育之里。故能爲萬物之父母。陽天化氣。陰地成形。五里運行。八風鼓坼。收藏生長。無替時宜。夫如是。故能爲萬物變化之父母也。清陽上天。濁陰歸地。所以能爲萬物之父母者何。以有是之升降也。是故天地之動靜。神明爲之綱紀。清陽上天。濁陽歸地。然其動靜。誰所主司。蓋由神明之綱紀爾。上文曰。神明之府。此之謂也。故能以生長收藏。終而復始。神明之運爲。乃能如是。惟賢人上配天以養頭。下象地以養足。中傍人事以養五藏。頭圓故配天。足方故象地。人事更易。五藏遞任。故從而養也。天氣通於肺。居高故。地氣通於嗌。○嗌伊昔反 次下故。風氣通於肝。風生木故。雷氣通於心。雷象火之有聲故。谷氣通於脾。谷空虛。脾受納故。雨氣通於腎。腎主水故。六經爲川。流注不息故。腸胃爲海。以皆受納也。靈樞經曰。腸胃爲水穀之海。九竅爲水注

之氣清明者象水之內明流注者象水之流注以天地爲之陰陽以人事配象則近指天地以爲陰陽陽之汗以天地之雨名之夫人汗泄於皮膚者是陽氣之發泄爾然其取類於天地之間則雲騰雨降而相似也故曰陽之汗以天地之雨名之陽之氣以天地之疾風名之陽氣散發疾風飛揚故以應之舊經無名之二字尋前類例故加之暴風象雷暴風鼓擊鳴轉有聲故逆氣象陽逆氣凌上陽氣亦然故治不法天之紀不用地之理則災害至矣背天之紀違地之理則六經反作五氣更傷眞氣旣傷則災害之至可知矣

五里據下文當從理嗌漢史宣帝崩昌邑王至京師不哭云嗌痛卽咽喉也其咽音烟暴氣原本作暴風似於雷字不通宜從氣字

此承上文而極言之見人之一身無非象乎天地而人之治身者當法天地也故在上爲天其氣至精在下爲地其體成形天元紀大論鬼臾區曰在天爲氣在地成形形氣相感而化生萬物矣王註云氣謂風熱濕燥寒形謂水火土金木天有八節之紀地有五行之理故天以精地以形形氣相感而化生萬物所以爲萬物之父母其清陽則上於天其濁陰則歸於地陰陽升降卽天地之動靜也是故天地之動靜有神明存焉以爲之綱紀卽首節所謂神明之府者是也五運行大論黃帝問鬼臾區曰天地之動靜神明爲之綱紀故能以生長收藏乎萬物終而復始如環無端也惟賢人者以頭象乎天也乃上配天以養其頭以足象乎地也乃下象地以養其足以五藏在人身之中也乃中傍人事而修之以養五藏五藏通三才以善養其身非賢人不能也上古天眞論岐伯曰賢人者法則天地象似日月辨別星辰逆從陰陽分別四時氣交變大論岐伯曰夫道者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長久然人所同於天地者不寧唯是人之五藏上通於喉嚨其氣至清吾人之聲音從此而發靈樞憂恚無言論少師曰喉嚨者氣之所以上下者也俗云氣喉是也此喉在前通於五藏凡聲音之出入有會厭以爲之開闔若飮食入於咽喉者經此而過亦賴會厭以

爲之遮閉唯肺爲五藏之華蓋而上天之氣至清者也乃於吾肺而相通焉六節藏象論岐伯曰天食人以五氣又曰五氣入鼻藏於心肺上使五色修明聲音能彰五藏別論亦云五氣入鼻藏於心肺心肺有病而鼻爲之不利也人之六府上通於咽喉咽喉者卽嗌也吾人之飮食從此而入靈樞憂恚無言論少師曰咽喉者水穀之道路也俗云食喉是也名曰嗌此喉在後通於六府唯咽喉爲水穀之道路而地氣至濁者也乃於此嗌而相通焉六節藏象論岐伯曰地食人以五味五味入口藏於腸胃味有所藏以養五氣五藏別論岐伯曰胃者水穀之海六府之大源五味入口藏於胃以養五藏氣足厥陰肝經屬木上文曰風生木木生酸酸生肝又曰在天爲

風在地爲木。在藏爲肝。此天之風氣所以通於肝也。雷爲火。心亦屬火。雷主有聲。而心之聲爲笑。亦主有聲。此天之雷氣所以通於心也。谷至空虛。脾能運化。其所納。此地之谷氣所以能通於脾也。雨爲水。腎亦主水。此天之雨氣所以通於腎也。手有三陽三陰經。足有三陽三陰經。各有六經也。手之陽經。自手走頭。陰經。自腹走手。足之陽經。自頭走足。陰經。自足走腹。如川之流脈絡貫通。此六經之所以爲川也。胃爲倉廩之官。凡物從此而藏。猶海之藏垢納汙。小腸爲受盛之官。大腸爲傳道之官。此腸胃之所以爲海也。頭有七陽竅。耳二目二鼻二。口一。下有二陰竅。前陰後陰。人身上有此九竅耳。有此九竅。則氣從此洩。猶水之流注而不閉也。又以天地之陰陽。爲吾

身之陰陽而論之。人之有汗。乃陽氣之發洩。是卽陽之汗也。陽氣者。衛氣也。其可名以天地之雨乎。人有陽氣。卽上衛氣發散通達。其可名以天地之疾風乎。張子正蒙云。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爲風。人有暴氣。卽一時暴戾之氣。鼓擊有聲。其可以象天之雷乎。正蒙云。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爲雷霆。人有逆氣。逆上之氣。其氣必上。天之陽氣。上積而升。其可以象天之陽乎。夫人之一身。通於天地者如此。故凡治身者。當法天之紀。用地之理可也。否則災害至矣。此治字。直從上節賢人上配天以養頭三句來。

故邪風之至、疾如風雨、至。謂至於身形。**故善治者治皮毛、**止於萌也。**其次治肌膚、**救其已生。**其次治筋脈、**攻其已病。**其次治六府、**治其已甚。**其次治五藏、治五藏者、半死半生也、**治其已成。神農曰。病勢已成。可得半愈。然初成者獲愈。固久者伐形。故治五藏者。半生半死也。**故天之邪氣感、則害人五藏、**四時之氣。八正之風。皆天邪也。金匱眞言論曰。八風發邪以爲經風。觸五藏邪氣發病。故天之邪氣感。則害人五藏。**水穀之寒熱感、則害於六府、**熱傷胃及膀胱。寒傷腸及膽氣。**地之濕氣感、則害皮肉筋脈、**濕氣勝。則榮衛之脉不行。故感則害於皮肉筋脈。

此承上文而言善治邪者。圖之貴早。正以天地之邪。各有所害。而不得不治之也。故邪風之至。於人身也。猶之風雨之速。邪風卽上古天眞論之虛邪賊風。風論云。風者。善行而數變。由皮毛而入肌膚。入筋脈。入六府入五藏。其行甚速也。善治者。方其入皮毛時。卽從皮毛而治之。其次者。則從肌膚而治之。又其次者則從筋脈而治之。此正皮部論繆刺論治經絡之時。下曰。六府五藏。乃內府內藏也。又其次者。則從六府而治之。又其次者。則從五藏而治之。但治五藏者。邪已入深。猝難爲力。誠半生而半死也。皮部論岐伯曰。皮者。脈之部也。邪入於皮。則腠理開。開則邪入於絡脈。絡脈滿則注經脈。經脈滿。則入舍於藏府也。繆刺論曰。夫邪之客於形也。必先舍於皮毛。留

而不去，入舍於孫脉，留而不去，入舍於絡脉，留而不去，入舍於經脉，內連五藏，散於腸胃，陰陽相感，五藏乃傷，此邪之從皮毛而入，極於五藏之次也。上文言天之氣通於肺，肺爲五藏之華蓋，言肺則五藏皆通矣，故天之邪氣感，則害人五藏，凡風寒暑濕燥火皆是也，即上靈樞憂恚無言論之所謂喉嚨。上文言地氣通於嗌，由嗌而入，乃六府也，故水穀之寒熱感，則害人六府，蓋水穀者所以養生，而凡寒熱之非時失宜者，是以傷人也，即上憂恚無言論之所謂咽喉。太陰陽明論岐伯曰，濕者下先受之。靈樞邪氣藏府病形篇岐伯曰，身半以下者，濕中之也。又小鍼解云，清氣在下者，言清濕地氣之中人也，必從足始，故地之濕氣感，則害人皮肉筋脉，夫邪之傷人也不

同其行爲至速者無異。人可以治之不早也哉。

故善用鍼者，從陰引陽，從陽引陰，以右治左，以左治右，以我知彼，以表知裏，以觀過與不及之理，見微則過，用之不殆。深明故也。

此言善鍼者之有法也。上文言由皮毛而漸入藏府，則在外爲表，在內爲裏，在表爲陽，在裏爲陰，善用鍼者，知陽病必行於陰也，故從陰以引之而出於陽，知陰病必行於陽也，故從陽以引之而入於陰。難經六十七難曰，五藏募皆在陰，而俞在陽者，何謂也，然陰病行陽，陽病行陰，故令募在陰，俞在陽，此乃若背腹寫陰陽，特一端耳，然

鍼法之從陰引陽，從陽引陰，不止於此。靈樞終始禁服四時氣篇，人迎脉盛爲陽經病，則寫陽補陰，氣口脉盛爲陰經病，則寫陰補陽，補寫施而陰陽和，亦從陰引陽從陽引陰之法也。凡人身經絡左與右同，我與彼同，表與裏同，故以右治左，以左治右，以我知彼，以表治裏。按繆刺論，以邪之入於經者，爲巨刺，流溢於大絡而生奇病者，爲繆刺，繆刺者，以左取右，以右取左，其所謂大絡者，十五絡也，巨刺者，正刺也，繆刺者，與經脉異處也。凡病之邪氣盛則實，若失之太過，正氣奪則虛，若失之不及，當觀過與不及之理，所見精微，而知其病在何經，則施以用鍼之法，庶不至於危殆矣。內經以人之有病，爲有過脉，要精微論云，故乃可診有過之脉

善診者，察色按脉，先別陰陽，別於陽者，則知病處，別於陰者，則知死生之期。**審清濁而知部分，**謂察色之青赤黃白黑也，部分謂藏府之位可占候。**視喘息聽音聲而知所苦，**謂聽聲之宮商角徵羽也，視喘息謂候呼吸之長短也。**觀權衡規矩而知病所主。**

權謂秤權，衡謂星衡，規謂圓形，矩謂方象，然權也者，所以察中外，衡也者，所以定高卑，規也者，所以表柔虛，矩也者，所以明強盛。脉要精微論曰，以春應中規，言陽氣柔軟，以夏應中矩，言陽氣盛強，以秋應中衡，言陰升陽降，氣有高下，以冬應中權，言陽氣居下也。故善診之用，必備見焉。所主者，謂應四時之氣所主生病之在高下中外也。**按尺寸**

觀浮沉滑濇，而知病所生以治。濇音色。○浮沉滑濇，皆脉象也。浮脉者，浮於手下也。沉脉者，按之乃得也。滑脉者，往來易。濇脉者，往來難。故審尺寸，觀浮沉，而知病之所生以治之也。無過以診，則不失矣。有過無過，皆以診之，則所主治無誤失也。

此言善診者之有法也。診，視驗也。診之為義，有自診脉言者，如脉要精微論之謂。有自診病言者，如經脉別論之謂。據此節所言，則診之為義，所該者廣，凡望聞問切等法，皆可以言診也。必察其色，以色者神之所形也。診其脉，以脉者血之府也。此語見脉要精微論。先別其病之或在陰經，或在陽經，後審其面之氣色清濁，而知其病之在部分者何經。按靈樞五色篇，黃帝曰：庭者，首面也。闕上者，咽喉也。闕中者，肺也。下極者，心也。直下者，肝也。肝左者，膽也。下者，脾也。方上者，胃也。中央者，大腸也。挾大腸者，腎也。當腎者，臍也。面王以上者，小腸也。面王以下者，膀胱子處也。顴者，肩也。顴後者，臂也。臂下者，手也。目內眥上者，膺乳也。挾繩而上者，背也。循牙車以下者，股也。中央者，膝也。膝以下者，脛也。當脛以下者，足也。巨分者，股裏也。巨屈者，膝臏也。此五藏六府肢節之部也。沉濁為內，浮澤為外。黃赤為風，青黑為痛，白為寒。黃而膏潤為膿，赤甚者為血。痛甚為攣，寒甚為皮不仁。視其喘息，聽其音聲，而知其病候之所苦者何經。五藏有聲，而聲有音。肝聲呼，音應角，調而直。音聲相應則無病，角亂則病在肝。

心聲笑，音應徵，和而長。音聲相應則無病，徵亂則病在心。脾聲歌，音應宮，大而和。音聲相應則無病，宮亂則病在脾。肺聲哭，音應商，輕而勁。音聲相應則無病，商亂則病在肺。腎聲呻，音應羽，沉而深。音聲相應則無病，羽亂則病在腎。觀權衡規矩，而知病時之所主者何經。按其尺寸，觀脉之浮沉滑濇，而知病脉之所生以治者何經。平人氣象論言，欲知寸口太過與不及，以診諸病。靈樞論疾診尺篇，可以診尺知病。詳見二篇中。難以詳載，學者當尋繹之。然此乃有病之人也。及無病者，而皆診以知之，則不至於有所失矣。

故曰：病之始起也，可刺而已。以輕微也。其盛，可待衰而已。病盛取之，毀傷真氣，故其盛者，必可待衰。故因其輕而揚之。輕者發揚，則邪去。因其重而減之。重者則減去之。因其衰而彰之。因病氣衰，攻令邪去，則真氣堅固，血色彰明。

此言善治者之有序也。夫病之始起也，其邪未盛，可即刺之，而病自已。已，止也。其邪盛者，可待其勢之既衰以刺之，而病亦已。瘧論云：方其盛時必毀，因其衰也，事必大昌。夫病之始起而刺之即已，所謂因其病勢之輕而發揚之耳。即下文其在皮者，汗而發之。及其盛而必待其衰，所謂因其病勢之重而漸減之耳。重，即上文之盛也。至於末後，則病勢既衰，當因其邪氣之衰，而使正氣之彰。斯則初中末三治之法。所

謂初則發攻。中則調和。末則收補者是也。治病者可不知哉。本節雖言用鍼。而用藥之理亦不外是也。

形不足者。溫之以氣。精不足者。補之以味。 氣謂衛氣。味謂五藏之味也。靈樞經曰。衛氣者。所以溫分肉而充皮膚。肥腠理而司開闔。故衛氣溫則形分足矣。上古天眞論曰。腎者主水。受五藏六府之精而藏之。故五藏盛乃能寫。由此則精不足者補五藏之味也。

一此言用藥者之不偏也。上文曰。味歸形。形食味。則形不足者。當溫之以味也。而茲曰溫之以氣。上文曰。氣歸精。精食氣。則精不足者。當補之以氣也。而茲曰補之以味。正

以上文又曰。味傷於形。則傷於味者。亦能傷形也。而味不可以無氣。故戒之曰。形不足者。當溫之以氣。毋專用味焉可也。所謂獨陰不生者是也。如用陰味之藥。必兼以陽氣之藥。上文又曰。氣傷精。則偏於氣者。亦能傷精也。而氣不可以無味。故戒之曰。精不足者。當補之以味。毋專用氣焉可也。所謂孤陽不成者是也。如用陽氣之藥。必兼以陰味之藥。王註以氣爲衛氣者非。蓋溫之以氣。以衛氣爲解。則補之以味。豈人身亦有味乎。然氣爲陽。故曰溫。味爲陰。故曰補。神聖之立言有法也如是。

其高者。因而越之。 越謂揚也。 **其下者。引而竭之。** 引謂泄引也。 **中滿者。寫之於內。** 內謂腹內。 **其有邪者。漬形以爲汗。** 漬疾賜反○邪謂風邪之氣。風中於表。則汗而發之。 **其在皮者。汗而發之。** 在外。故汗發泄也。 **其慓悍者。按而收之。** 慓必遙反。悍音汗○慓疾也。悍利也。氣慓疾利。則按之以收斂也。 **其實者。散而寫之。** 陽實則發散。陰實則宣寫。故下文云。 **審其陰陽。以別柔剛。** 陰曰柔。陽曰剛。 **陽病治陰。陰病治陽。** 所謂從陰引陽。從陽引陰。以右治左。以左治右者也。 **定其血氣。各守其鄉。** 鄉謂本經之氣位。 **血實宜決之。** 決謂破其血。 **氣虛宜掣引之。** 掣當作挈○挈讀爲導。導引則氣行條暢。

此舉治病之法而悉言之也。病之在高者。因而越之。謂吐之使上越也。病之在下者。引而竭之。謂疏之使下竭也。乃濕在下。宜利小便之義。中滿者。寫之於內。謂畜積有餘。腹中脹滿。當從而寫之也。靈樞脹論。論五藏六府皆有脹。而言無問虛實。工在疾寫。但今之醫工。不敢言寫。而病人恐寫致使中滿之疾。綿延日久。經絡閉塞而死。意與其寫遲而死。孰若寫早而愈。故靈樞疾寫之旨深哉。其有邪者。當從而汗之。而其汗煩多。其形似漬也。蓋以邪之在皮者。當汗而發之耳。卽上文所謂善治者。治皮毛是也。其慓悍者。謂邪氣慓悍疾利。旣按摩以散之。而復有以收之。使正氣不散也。其有實者。謂有形如積塊之類。當散而寫之。蓋上文之中滿。未必有形也。以義推之上

文爲中滿而此爲痞滿之類審其病之在陰在陽以別其邪之爲柔爲剛難經十難以五藏之邪相干爲剛以六府之邪相平爲柔蓋陽經爲府邪始感故爲柔陰經爲藏邪入深故爲剛大義見靈樞邪氣藏府病形篇然陽病必行於陰故陽病治陰則從陰以引於陽而陽病可去陰病必行於陽故陰病治陽則從陽以引於陰而陰病可去此二句與上文從陰引陽從陽引陰二句相表裏凡六經血氣或血多氣少或氣少血多或氣血皆少或氣血皆多各守其鄉氣血多少之義見血氣形志論靈樞五音五味及九鍼論其血實者宜疏決之謂破去其血如決水之義大義見靈樞禁服血絡等篇其氣虛者宜掣引之謂導引其氣使至於條暢如此則治病之法盡矣

黃帝內經素問節文註釋卷之一終

黃帝內經素問節文註釋卷之二

陰陽離合論

帝曰願聞三陰三陽之離合也岐伯曰聖人南面而立前曰廣明後曰大衝廣大也南方丙丁火位主之陽氣盛明故曰大明也嚮明治物故聖人南面而立易曰相見乎離蓋謂此也然在人身中則心藏在南故謂前曰廣明衝脉在北故謂後曰大衝然大衝者腎脉與衝脉合而盛大故曰大衝是以下文云**大衝之地名曰少陰**此正明兩脉相合而爲表裏也**少陰之上名曰太陽**腎藏爲陰膀胱府爲陽陰氣在下陽氣在上此爲一合之經氣也靈樞經曰足少陰之脉者腎脉也起於小指之下斜趣足心又曰足太陽之脉者膀胱脉也循京骨至小指外側由此故少陰之上名太陽也是以下文曰**太陽根起於至陰結於命門名曰陰中之陽**至陰穴名在足小指外側命門者藏精光照之所則兩目也太陽之脉起於目而下至於足故根於指端結於目也靈樞經曰命門者目也此與靈樞義合以太陽居少陰之地故曰陰中之陽**中身而上名曰廣明廣明之下名曰太陰**靈樞經曰天爲陽地爲陰腰以上爲天腰以下爲地分身之旨則中身之上屬於廣明廣明之下屬太陰也又心廣明藏下則太陰脾藏也**太陰之**

前名曰陽明。人身之中。胃爲陽明。脉行在脾之前。脾爲太陰。脉行於胃脉之後。靈樞經曰。足太陰之脉者。脾脉也。起於大指之端。循指內側白肉際。過核骨後。上內踝前廉。上踹內。循䯒骨之後。足陽明之脉者。胃脉也。下膝三寸而別。以下入中指外間。由此。故太陰之前名陽明也。是以下文曰○踹市兗反

陽明根起於厲兌。名曰陰中之陽。厲兌。穴名。在足大指次指之端。以陽明居太陰之前。故曰陰中之陽。

厥陰之表。名曰少陽。人身之中。膽少陽脉行肝脉之外。肝厥陰脉行膽脉之位內。靈樞經曰。足厥陰脉者。肝脉也。起於足大指聚毛之際。上循足跗上廉。足少陽之脉者。膽脉也。循足跗上。出小指次指之端。由此則厥陰之表名少陽也。故下文曰。○跗甫無反

少陽根起於竅陰。名曰陰中之少陽。竅陰。穴名。在足小指次指之端。以少陽居厥陰之表。故曰陰中之少陽。

是故三陽之離合也。太陽爲開。陽明爲闔。少陽爲樞。離。謂別離應用。合。謂配合於陰。別離則正位於三陽。配合則表裏而爲藏府矣。開闔樞者。言三陽之氣。多少不等。動用殊也。夫開者。所以司動靜之基。闔者。所以執禁固之權。樞者。所以主動轉之微。由斯殊氣之用。故此三變之也。○宋校正云。按九墟太陽爲開。陽明爲闔。少陽爲樞。故開折則肉節潰緩而暴病起矣。故候暴病者。取之太陽。闔折則氣無所止息。悸病起。故悸者。皆取之陽明。樞折。則骨搖而不能安於地。故骨搖者。取之少陽。甲乙經同。

三經者。不得相失也。搏而勿浮。命曰一陽。搏音博○三經之至。搏擊於手。而無輕重之異。則正可謂一陽之氣。無復有三陽差降之爲用也。

此言足三陽經有離合之數也。帝問人身有三陰經。有三陽經。分之而爲各經。合之而爲表裏。其離合何如。伯以足之三陽言之。其曰聖人南面而立者。蓋對君而言也。然雖曰聖人。而衆人形體亦猶是耳。在前者名曰廣明。廣明者。心也。心位南方火位主之。陽氣盛明。故曰廣明。前者。上也。廣者。大也。上。南方也。人之形體以心胸爲前爲南。以腰背爲後爲北。衝脉在後。名曰太衝者。腎脉與衝脉合而盛大。故曰太衝。骨空論云。衝脉者。起於氣衝。則此所謂太衝者。正此衝脉也。上古天真論。亦稱曰太衝。蓋尊之之辭。非足厥陰肝經之太衝穴也。一本誤指爲太衝穴者。蓋不考上古天真論耳。太衝之地。名曰少陰。少陰者。腎也。少陰之上。名曰太陽。太陽者。膀胱也。然太陽經脉之行。其根起於足小指外側之至陰穴。結於命門。命門者。目也。即所謂睛明穴也。靈樞根結篇岐伯曰。太陽根於至陰。結於命門。名曰陰中之陽。蓋言爲足少陰腎經之陽經也。夫然則足之太陽與足少陰爲表裏也可知矣。上文曰。前曰廣明。是中身而上名曰廣明。然廣明之下。名曰太陰。太陰者。脾也。太陰之前。名曰陽明。陽明者。胃也。胃脉行腹中任脉之旁。計在三行。而脾脉行在胃脉之旁。計在四行。則太陰之前名曰陽

明者可推也。不惟經脈爲然，其胃之形體居中。脾居右旁。其前後亦循是也。陽明經脈之行，其根起於足次指端之厲兌，名曰陰中之陽。蓋言爲足太陰經之陽經也。靈樞根結篇，歧伯曰：陽明起於厲兌，結於顙大。顙大者，鉗耳也。愚意云：鉗耳者，頭維穴也。夫然則足之陽明與足太陰相爲表裏也可知矣。厥陰者肝也。厥陰之表，名曰少陽。少陽者膽也。少陽經脈之行，其根起於足四指端之竅陰，名曰陰中之少陽。蓋言爲足厥陰經之陽經也。靈樞根結篇，歧伯曰：少陽根於竅陰，結於窗籠。窗籠者，耳中也。愚云：耳中者聽宮也。是故三陽經之離合也，其離有太陽陽明少陽之分，然太陽者，三陽也。爲陽之表，其義曰開。陽明者，二陽也，爲陽之中，其義曰闔。少陽者，一陽也。

爲陽之裏，其義曰樞。非樞則無所立，非闔則無所入，非開則無所出。誠離之不能以無合也。此三陽經之所以不得相失也。其脈搏擊於手。脈宜主浮，然勿至太浮。彼此相似，方爲一體。雖有三陽之分，而不得有三陽之異。其實名之曰一陽也。一陽者，脈之皆爲陽也。所謂三陽之離合者如此。

帝曰：願聞三陰。歧伯曰：外者爲陽，內者爲陰。言三陽爲外運之離合。三陰爲內用之離合也。**然則中爲陰，其衝在下，名曰太陰。**衝脈在脾之下，故言其衝在下也。靈樞經曰：衝脈者，與足少陰之絡，皆起於腎下，上行者過於胞中，由此則其衝之上，太陰位也。**太陰根起於隱白，名曰陰中之陰。**隱白，穴名，在足太指端。以太陰居陰，故曰陰中之陰。**太陰之後，名曰少陰。**藏位及經脈之次也。太陰，脾也。少陰，腎也。脾藏之下近後，則腎之位也。靈樞經曰：足太陰之脈，起於大指之端，循指內之側，及上內踝前廉，上腨內，循脛骨後，足少陰之脈起於小指之下，斜趨足心，出於然骨之下，循內踝後，以上腨內，由此則太陰之下，名少陰也。○脛音行　**少陰根起於涌泉，名曰陰中之少陰。**涌泉，穴名，在足心下，踡指宛宛中。○踡音權　**少陰之前，名曰厥陰。**亦藏位及經脈之次也。少陰，腎也。厥陰，肝也。腎藏之前近上，則肝之位也。靈樞經曰：足少陰脈循內踝之後，上腨內廉，足厥陰脈，循足跗

上廉，去內踝一寸，上踝八寸，交出太陰之後，上膕內，由此，故少陰之前，名厥陰也。**厥陰根起於大敦，陰之絕陽，名曰陰之絕陰。**大敦，穴名，在足大指之端，三毛之中也。兩陰相合，故曰陰之絕陽。厥，盡也。陰氣至此而盡，故名曰陰之絕陰。**是故三陰之離合也，太陰爲開，厥陰爲闔，少陰爲樞。**亦氣之不等也。○宋校正云：九墟云：開折則倉廩無所輸膈洞者，取之太陰。闔折則氣施而善悲，悲者取之厥陰。樞折則脈有所結而不通，不通者取之少陰。甲乙經同。**三經者不得相失也，搏而勿沉，名曰一陰。**沉言殊見也。陽浮亦然。若經氣應手，無沉浮之異，則悉可謂入陰々氣非

復有三陰差降之殊用也。

此言足三陰經，有離合之數也。言在外者爲陽經，則在內者爲陰經。然則人身之中半，當爲陰經。其衝脈則在下，而居衝脈之上者，脾也。脾者，名曰太陰。靈樞動輸篇云，衝脈者，與少陰之大絡，起於腎下，出於氣街，循陰股內廉，邪入膕中，循脛骨內廉，並少陰之經，下入內踝之後，入足下。觀此則脾在太衝之上也。太陰經脈之行，其根起於足大指內側之隱白，名曰陰中之陰。蓋言爲陰經中之太陰也。靈樞根結篇岐伯曰，太陰起於隱白，結於太倉。夫然則太陰爲足陽明之陰經也，可知矣。脾之下爲腎。故太陰之後，名曰少陰。少陰者，腎也。少陰經脈之行，其根起於足之湧泉，名曰陰中之少陰。蓋言爲陰經中之少陰也。靈樞根結篇云，少陰起於湧泉，結於廉泉。夫然則少陰爲足太陽之陰經也，可知矣。腎之前近上則爲肝。故少陰之前，名曰厥陰。厥陰者，肝也。厥陰經脈之行，其根起於足大指端之大敦穴，乃陰經中之絕陽。絕陽者，純陰也。名曰陰之絕陰。絕陰者，盡陰也。所謂厥者，盡也。靈樞根結篇云，足厥陰起於大敦，結於玉英，玉英即任脈經玉堂穴。夫然則厥陰爲少陽之陰經也，可知矣。是故三陰經之離合也。其離者，有大陰少陰厥陰之分。然太陰者，三陰也，爲陰之外，其義爲開。厥陰者，一陰也，爲陰之盡，其義爲闔。少陰者，二陰也，爲陰之中，其義爲樞。非樞則無所主，非闔則無所入，非開則無所出。誠離之不能以無合也。此三陰經之所以不得相失也。其脈搏擊於手，脈宜主沉，然勿至太沉。彼此相似，方爲一體。雖有三陰之分，而不得有三陰之異。其實名之曰一陰也。一陰者，脈之皆爲陰也。所謂三陰之離合者如此。

陰陽別論

脈有陰陽，知陽者知陰，知陰者知陽。深知則備識其變易。**凡陽有五，五五二十五陽。**五陽，謂五藏之陽氣也。五藏應時，各形一脈，一脈之內，包總五藏之陽，五五相乘，故二十五陽也。**所謂陰者，眞藏也。見則爲敗，敗必死也。**五藏爲陰，故曰陰者，眞藏也。然見者，謂肝脈至，中外急，如循刀刃責責然，如按琴瑟絃。心脈至，堅而搏，如循薏苡子累累然。肺脈至，大而虛，如以毛羽中人膚。腎脈至，搏而絕，如以指彈石辟辟然。脾脈至，弱而作數乍疎。夫如是脈見者，皆爲藏敗神去，故必死也。○累，力追反。**所謂陽者，胃脘之陽也。**脘音管。○胃脘之陽，謂人迎之氣也。察其氣脈動靜小大，與脈口應否也。胃爲水穀之海，故候其氣而知病處。人迎在結喉兩傍，脈動應手。其脈之動，常左小而右大，左小常以候藏，右大常以候府。一云胃胞之陽，非也。**別於陽者，知病處也。別於陰者，知死生之期。**陽者衛外而爲固，然外邪所中，別於陽則知病處。陰者藏神而內守，若考眞正成敗，別於陰則知病者死生之期。

三陽在頭，三陰在手，所謂一也。頭謂人迎，手謂氣口，兩者相應，俱往俱來，若引繩小大齊等者，名曰平人。故言所謂一也。氣口在手魚際之後一寸，人迎在結喉兩傍一寸五分，皆可以候藏府之氣。別於陽者，知病忌時；別於陰者，知死生之期。識氣定期，故知病忌。審明成敗，故知死生之期。謹熟陰陽，無與衆謀。謹量氣候，精熟陰陽，病忌之準可知，生死之疑自決，正行無惑，何用衆謀議也。

此言各經分陰陽，乃診脉者當別其陰陽也。言脉分陰陽諸經，知陽經者當知陰經，知陰經者當知陽經，正以陰陽離合，相為表裏也。如靈樞經脉篇診肺脉之盛者，則寸口大三倍於人迎；診大腸之盛者，則人迎大三倍於寸口。診肺脉之虛者，則寸口反小於人迎；診大腸之虛者，則人迎反小於寸口之類。凡陽經有五，正以一府之中包藏五府之脉，故五五有二十五陽。由此推之，則一藏之中包藏五藏之脉，亦五五有二十五陰。所謂陰經者，五藏之眞脉也。眞藏來現，其藏已敗，敗者必至於死也。眞藏脉見者死，大義見平人氣象論。所謂陽經者，乃胃脘之陽也。蓋胃為五藏六府之大主，雖有五五二十五陽之異，而實不外乎胃脉之見耳。必吉者為有胃氣，而凶則無胃氣也。人惟分別陽經有病者，則知其生病之處，分肉部分，無不知之。分別陰經有病者，則知其生死之期，即陰陽應象論所謂其次治六府者，其亦必至死，而其次治五藏者，誠半生半死也。故生死之期可決耳。然知之似有不同，陰陽本無二致，即如手之三陽自手走頭，手之三陰自胸走手，表裏無間，一而已矣。故能分別陽經者，不但知病之處，抑亦知病所忌之時；分別陰經者，眞可以知生死之期。謹熟此分別陰陽之法，無與衆人謀之，而為其所惑也。此節陰陽言陰經陽經也。

所謂陰陽者，去者為陰，至者為陽；靜者為陰，動者為陽；遲者為陰，數者為陽。數音朔。○言脉動之中也。

此言脉體分陰陽，亦診脉者所當知也。凡脉有去來，故即去至而陰陽分；脉有動靜，故即動靜而陰陽分；脉有遲數，故即遲數而陰陽分。其法有如此者，以此而別陰經陽經之病，則藏府表裏，衆不能惑。凡病處忌時，死生之期，昭然矣。此節陰陽言陰脉陽脉也。

凡持眞脉之藏脉者，肝至懸絕急，十八日死；心至懸絕，九日死；肺至懸絕，十二日死；腎至懸絕，七日死；脾至懸絕，四日死。眞脉之藏脉者，謂眞藏之脉也。十八日者，金木成數之餘也。九日者，水火生成數之餘也。十二日者，金火生成數之餘也。七日者，水土生數之餘也。四日者，木生數之餘也。故平人氣象論曰：肝見庚辛死，心見壬癸死，肺見丙丁死，腎見戊己死，脾見甲乙死者，以此。如是者，皆至所期不勝而死也。

何者以不勝尅賊之氣也。

上文言陰者眞藏也。見則爲敗。敗必死矣此遂言眞藏脈來見者。肝脈至於懸絶。肝屬木。自甲乙日而數之。至庚辛日爲一八。又至庚辛日爲十。共十八日當死。假如自甲子日至辛巳日爲十八日。心脈至於懸絶。心屬火。自丙丁日而數之。至壬癸日爲八。今曰九日者。亦八日之盡。交九日也。當死。肺脈至於懸絶。肺屬金。自庚辛日而數之。至八日爲丙丁。又至丙丁日爲十八日當死。今曰十二日者。自庚辛而數之。乃庚辛見庚辛也。腎脈至於懸絶。腎屬水。自壬癸日而數之。至戊己日爲七日當死。脾脈至於懸絶。脾屬土。自戊己日而數之。至甲乙爲八日。今曰四日。除戊己日至甲乙也。

當死。王註以五行生成之數釋之不明。

按人之五藏猶天之五行也。水火金木土相生相尅。故至懸絶。弗能既濟。未有不當死者。死一耳。又何日之不同也。嘗以六陽氣絶。夕占旦死推之。疑脾土之尤爲緊要與如。必泥十干之說。則有見庚辛死者。亦見庚辛而生何也

曰二陽之病發心脾。有不得隱曲。女子不月。

二陽謂陽明大腸及胃之脈也。隱曲謂隱蔽委曲之事也。夫腸胃發病。心脾受之。心受之則血不流。脾受之則味不化。血不流故女子不月。味不化則男子少精。是以隱蔽委曲之事。不能爲也。陰陽應象大論曰。精不足者。補之以味。由是則味不化。而精氣少也。奇病論曰。胞脈者。繫於腎。又評熱病論曰。月事不來者。胞脈閉。胞脈者屬於心。而絡於胞中。今氣上迫肺。心氣不得下通。故月事不來。則其義也。又上古天眞論曰。女子二七天癸至。任脈通。太衝脈盛。月事以時下。丈夫二八天癸至。精氣溢瀉。由此則在女子爲不月。在男子爲少精。

其傳爲風消。其傳爲息賁者。死不治。賁音奔

言其深久者也。胃病深久。傳入於脾。故爲風熱以消削。大腸病甚。傳入於肺。爲喘息而上賁。然腸胃脾肺兼及於心。二藏二府。互相尅薄。故死不治。

上文言別於陽者。知病處也。別於陽者。知病忌時。故此下三節。乃言陽經之病。而此一節。則舉二陽之病言之也。夫二陽者。足陽明胃經也。爲倉廩之官。主納水穀。而乃

不能納受者何也。此病由心脾所發耳。正以女子有不得隱曲之事。鬱之於心。故心不能生血。血不能養脾。始焉胃有所受。脾不能運化。而繼則胃漸不能納受矣。故知胃病發於心脾也。由是則水穀衰少。無以化精微之氣。而血脈遂枯。月事不能時下矣。靈樞營衛生會篇云。中焦泌糟粕。蒸津液。化其精微。上注於肺脈。化而爲血。以奉生身。今血既不化。月事何由而下。又由是則血枯氣鬱而熱生。熱極則風生。而肌肉自爾消爍矣。故謂之風消也。又由是則火乘肺金而喘息上賁。痰嗽靡寧矣。此非肺積之息賁。乃喘息而賁。若是則心主血。脾主氣。脾爲五藏之原。胃爲六府之海者。無不受病。而欲生也得乎。故决之曰死不治也。王註訓腸胃爲病。心脾受之。何以歸心

脾受腸胃之病。又以心血不流。爲女子不月。脾味不化。爲男子少精。豈女子無關於脾。而男子無關於心乎。況此節專爲女子而發。未及論男子少精之義。學者當詳推之。○此與下二節言二陽一陽三陽發病。王註每節兼手足經爲解。今據三陽證候。全是足太陽膀胱經。與手太陽小腸經無涉。其一陽亦是足少陽膽經。與手少陽三焦經無涉。然則二陽。亦是足陽明胃經。與手陽明大腸經無涉也。

按馬註發明精透。

曰。三陽爲病發寒熱。下爲癰腫。及爲痿厥腨痛。腨時兗反。痛音捐。○三陽。謂大陽小腸及膀胱之脉也。小腸之脉。起於手。循臂繞肩髆上頭。膀胱之脉。從頭別下背。貫臀入膕中。循腨。故在上爲病。則發寒熱。在下爲病。則爲癰腫腨痛。及爲痿厥。痛。痠疼也。痿。無力也。厥。足冷。卽氣逆也。○腨。古或反。**其傳爲索澤。其傳爲頹疝。**頹。徒回切。○熱甚。則精血枯涸。故皮膚潤澤之氣皆散盡也。然陽氣下墜。陰脉上爭。上爭則寒多。下墜則筋緩。故睪垂縱緩。內作頹疝。○睪音皐。

此舉三陽之病以言之也。三陽者。足太陽膀胱經也。膀胱之脉。從巔入絡腦。還出別下項。循肩髆內。挾脊抵腰中。入循膂絡腎。屬膀胱。其支者。從髆內下貫胛挾脊。內過髀樞。從髀外下合膕中。以下貫腨內。故在上有邪。爲病則發寒熱。在下有邪。爲病則爲癰腫。及爲痿。爲厥。爲腨痛也。痿。無力也。厥。足冷而氣逆也。腨。腓腸也。痛。痠也。及其傳也。熱甚則精血枯涸。故皮膚潤澤之氣皆散盡矣。又其傳也。陽氣下墜。陰脉上爭。上爭則寒多。下墜則筋緩。故睪垂縱緩。內作頹疝。原病式曰。癲疝。小腹控卵腫急絞痛也。又丹谿言頹疝。其狀陰囊腫縋。如升如斗。不痒不痛。得之地氣卑濕所生。宜以去濕之藥下之。又據至眞要大論。陽明司天。亦有丈夫頹疝。據脉解篇。婦人小腹腫者。亦名頹疝。則頹疝亦在小腹中。丹谿似非的說也。

曰。一陽發病。少氣。善欬。善泄。一陽。謂少陽膽及三焦之脉也。膽氣乘胃。故善泄。三焦內病。故少氣。陽上熏肺。故善欬。何故。心火內應而然。**其傳爲心掣。其傳爲膈。**掣。尺制反。曳也。○膈氣乘心。心熱。故陽氣內掣。三焦內結。中熱。故膈塞不便。

此舉一陽之病言之也。一陽者。足少陽膽經也。一陽爲陽之初生。今已發病。則氣少。少陽本有相火。火盛則乘肺。故善欬。膽木來侮土。故善泄。木盛則火衰。心氣不足。故其傳也。其心必掣。不能自寧。又其傳也。則木盛土衰。如靈樞上膈篇所謂食飲入而還出者是也。其病主爲膈。靈樞邪氣藏府病形篇。有脾脉微甚爲膈。中熱論。論諸水病有二云胃脘膈。風論。論胃風。隔塞不通。此皆膈之爲證。以靈樞上膈篇爲主。王註謂膈塞不便者非也。

二陽一陰發病，主驚駭，背痛，善噫，善欠，名曰風厥。一陰，謂厥陰心主及肝之脉也。心主之脉，起於胸中，出屬心。經云：心病膺背肩胛間痛。又在氣為噫，故背痛善噫。心氣不足，則腎氣乘之。肝主驚駭，故驚駭善欠。夫肝氣為風，腎氣陵逆，既風又厥，故名風厥。

此舉二陽一陰之病以言之也。二陽者，胃也。一陰者，肝也。金匱真言論謂肝經為病發驚駭。靈樞經脉篇謂胃病聞木聲則惕然而驚。二經之脉，胃自頭以行於足，肝自足走腹，皆無與於背者，而此曰背痛，意者陰病必行於陽也。噫，氣轉也。又曰飽出息也。脉解篇所謂上走心為噫者，陰盛而上走於陽明，陽明絡屬心，故上走心為噫也。

靈樞口問篇：黃帝曰：人之噫者，何氣使然？岐伯曰：寒氣客於胃，厥逆從下上散，復出於胃，故曰噫。觀此則胃心之病，宜發為噫欠。氣相引也。靈樞經脉篇言胃脉為病有數欠，又宣明五氣論、靈樞九鍼論皆曰腎為欠。今曰善欠者，胃之病也。若此者，必併四病而兼有之，病名曰風厥。蓋外感於風，肝實土之，胃氣不能升降，而厥乃生耳。○評熱論、刺熱論、靈樞五變論俱有風厥。

二陰一陽發病，善脹，心滿，善氣。二陰，謂少陰心腎之脉也。腎膽同逆，三焦不行，氣稽於上。故心滿，下虛上盛，故氣泄出也。

此舉二陰一陽之病以言之也。二陰者，腎經也。一陽者，膽經也。膽邪有餘，來侮脾土，故善脹。腎邪有餘，來乘心火，故心滿。膽氣有餘，故善氣。宣明五氣論云：膽為怒者是也。

三陽三陰發病，為偏枯痿易，四支不舉。三陰不足，則發偏枯。三陽有餘，則為痿易。易，謂變易常用，而痿弱無力也。

此舉三陽三陰之病以言之也。三陽者，膀胱經也。三陰者，脾經也。膀胱之脉，自頭背下行於足，而脾脉主於四支，故二經不足，發為偏枯，及為痿易與四支不舉。痿易者，左右變易為痿也。

鼓一陽曰鉤，鼓一陰曰毛，鼓陽勝急曰弦，鼓

陽至而絕曰石，陰陽相過曰溜。溜作流。○言何以知陰陽之病脉邪。一陽鼓動，脉見鉤也。何以然？一陽謂三焦，心脉之府。然一陽鼓動者，則鉤脉當之。鉤脉則心脉也。此言正見者也。一陰，厥陰肝木氣也。毛，肺金脉也。金來鼓木，其脉則毛。金氣內乘，木陽尚勝，急而內見，脉則為弦也。若陽氣至而急，脉名曰弦，屬肝。陽氣至而或如斷絕，脉名曰石，屬腎。陰陽之氣相過，無能勝負，則脉如水之溜也。

此舉五藏之脉體言之也。一陽者，微陽也。指下鼓動一陽，而脉即來盛去衰者，曰鉤。乃微鉤也。心之脉也。一陰者，微陰也。指下鼓動一陰，而脉來輕虛以浮者，曰毛，乃微毛也。肺之脉也。鼓動陽脉，而其勢勝急，不至於太急者，曰弦，乃微弦也。肝之脉也。鼓

動陽脉而陽脉似絶曰石乃微石也腎之脉也陰陽二脉相過無能勝負正平和之脉其名曰溜如水之緩流也脾之脉也此曰陰陽以脉體言就其浮沉大小之間以意而得之者也即前去者爲陰六句亦以陰陽名脉體王註仍以一陽一陰爲三焦與肝則致陽之陽與陰陽相過之陰陽將屬之何經乎

結陽者腫四支以四支爲諸陽之本故。**結陰者便血一升**陰主血故**再結二升**二盛謂之再結**三結三升**三盛謂之三結

陰陽結斜多陰少陽曰石水少腹腫斜邪同○所謂失法

二陽結謂之消二陽結謂胃及大腸俱熱結也腸胃藏熱則喜消水穀。

三陽結謂之隔三陽結謂小腸膀胱熱結也小腸結熱則血脉燥膀胱結熱則津液涸故膈塞而不便寫

三陰結謂之水三陰結謂脾肺之脉俱寒結也脾肺寒結則氣化爲水

一陰一陽結謂之喉痺痺音閉○一陰謂心主之脉一陽謂三焦之脉也三焦心主脉並絡喉氣熱內結故爲喉痺

此歷舉各經之結者其病有爲腫爲便血爲石水爲消爲隔爲水爲喉痺諸證也結者氣血不疏暢也非結脉之結若是結脉則下一結二結三結何以診之王註以二盛爲再結三盛爲三結則盛脉非可以言結凡手足陽經爲府主表陽經結者四肢必腫蓋四支爲諸陽之本也凡手足陰經爲藏主裏陰經結者必主便血蓋營氣屬陰營氣化血以奉生身惟陰經既結則血必瘀蘊而初結則一升再結則二升三結則三升結以漸而加則血以漸而多矣陰經陽經爲邪所結陰氣多而陽氣少即陰盛陽虛也則陽不能入之陰而內之所聚者爲石水其少腹則必腫也大奇論有腎肝幷沉爲石水靈樞邪氣藏府病形篇有腎脉微大爲石水起臍以下至小腹腄腄然上至胃脘死不治靈樞水脹篇黃帝有石水之問而岐伯無答想是有脫簡也以愚論之石者有形水者有水與聲蓋積聚之類也二陽者陽明也胃也陰陽類論黃帝曰二陽者陽明也胃中熱盛津液枯涸水穀即消謂之曰消此篇止謂曰消至脉要精微論有癉成爲消中奇病論有轉爲消渴靈樞邪氣藏府病形篇本經通評虛實論皆曰消癉氣厥論有肺消鬲消種種不同須知參以後世三消之說則知五藏皆有消癉之證其間各有所指○上消者一名高消一名膈消病機云上消者肺也多飲水而少食大便如常小便清利知其燥在上焦也治宜流濕以潤其燥又云高消者舌上赤裂大渴引飲劉河間曰飲水多而小便多者名曰消渴蓋指上消而言陳無擇云消渴屬心故煩心致心火散漫渴而欲飲諸脉軟散皆氣實血虛也亦指上消而言今素問氣厥論有云心移熱於肺傳爲膈消靈樞邪氣藏府病形篇有心脉微小爲消癉又有肺脉微小爲消癉此正上消之義還兼心肺爲是非獨肺也東垣曰膈消者以白虎加人參湯治之○中消者又名消中又名內消病機云消中者

胃也渴而飲食多小便赤黄熱能消穀知
其熱在中焦也宜下之陳無擇云消中者由
脾癉熱滅則爲消中袖珍方云内消者爲
熱中而作小便多於所進飲食而反不渴
虛極短氣河間曰飲食多而不甚渴小便
數而消瘦者名曰消中東垣曰中消者善
食而瘦自汗大便硬小便數叔和云口乾
饒飲水多食亦饑虛即癉成爲消中也調
胃承氣三黄丸治之今素問脉要精微論
帝曰診得胃脉何如岐伯曰脉實則脹虛
則泄帝曰病成而變何如岐伯曰癉成爲
消中又通評虛實論岐伯曰凡治消癉仆
擊偏枯痿厥氣滿發逆肥貴人則膏粱之
疾也又腹中論黄帝曰夫子數言熱中消
中者不可服膏粱芳草石藥石藥發瘨芳
草發狂夫熱中消中者皆富貴人也今禁

高粱是不合其心芳草石藥是病不愈願
聞其説岐伯曰夫芳草之氣美石藥之氣
悍二者其氣急疾堅勁非緩心和人不可
以服此二者夫熱氣慓悍藥氣亦然二者
相遇恐内傷脾脾者土也而惡木服此藥
者至甲乙日更論又奇病論帝曰有病口
甘者病名爲何岐伯曰此五氣之溢也名
曰脾癉夫五味入口藏於胃脾爲之行其
精氣津液在脾故令人口甘也此肥美之
所發也此人必數食甘美而多肥也肥者
令人内熱甘者令人中滿故其氣上溢轉
爲消渴治之以蘭除陳氣也又靈樞邪氣
藏府病形篇有脾脉微小爲消癉又本篇
曰二陽結謂之消此正中消之謂但以諸
義考之當兼胃爲是○下消者一名消
腎一名腎消一名内消一名強中病機云

消腎者初發而爲膏淋謂淋下如膏油之
狀至病成而色黧黑形瘦而耳焦小便濁
而有脂液治宜養血以肅清分其清濁而
自愈陳無擇云消腎者屬腎盛壯之時不
謹而縱慾年長多服金石眞氣始衰口渴
精液自泄不飲而利河間曰渴而飲水不
絶腿消瘦而小便有脂液者名曰腎消東
垣曰下消者煩燥引飲耳輪焦乾小便如
膏叔和云焦煩水易虧此腎消也六味地
黄丸治之袖珍方云強中者虛陽強大不
交而精氣自泄又云腎實則消而不渴小
便自利名曰消腎即内消也其治宜抑損
心火攝養腎水靈樞邪氣藏府病形篇有
腎脉微小爲消癉及肝脉微小爲消癉則
如腎肝俱有消癉此正下消之謂又袖珍
方云人身之有腎猶木之有根故腎受病

必先形容憔悴雖加以滋養不能潤澤故
患消渴者皆是腎經爲病由壯盛之時不
自保養快情恣慾飲酒無度食脯炙丹石
等藥遂使腎水枯竭心火燔盛三焦猛烈
五藏渴燥由是渴利生焉此言三消皆本
於腎也總錄又謂未傳能食者必發腦疽
背瘡不能食者必傳中滿鼓脹皆爲不治
之證潔古老人分而治之能食而渴者白
虎加人參湯治之不能食而渴者錢氏方
白术散倍加葛根治之三陽者手太陽小
腸經足太陽膀胱經也陰陽類論黄帝曰
三陽爲經又曰所謂三陽者太陽爲經又曰
曰三陽爲父心主血而小腸與心爲表裏
者爲受盛之官膀胱爲州都之官津液所
藏今小腸熱結則血脉燥膀胱熱結則津
液涸故隔塞而不便至眞要大論論少陰

之復有隔腸不便者是也俗亦謂之乾隔三陰者手太陰肺經足太陰脾經也肺爲邪結則不能生腎水而腎水虛弱泛溢四支脾爲邪結則不能勝水氣而水氣汎溢周身浮腫故水證從是而作焉水之爲證本篇指爲肺脾二經今遍考內經乃肺脾腎三經所致本篇固名曰水外此又有風水有湧水有石水種種不同又有曰腎風曰膚脹曰鼓脹曰腸覃石瘕之類似水證而非水證不可以一槩論也今以內經諸篇參之乃知端的即如本篇止有一水字又平人氣象論岐伯曰頸脉動喘疾欬曰水目裹微腫如臥蚕起之狀曰水又曰足脛腫曰水又靈樞水脹論岐伯曰水始起也目窠微腫如新臥起之狀其頸脉動時欬陰股間寒足脛腫腹乃大其水已成矣

以手按其腹隨手而起如裹水之狀此其候也又宜明五氣論靈樞九鍼篇皆曰下焦溢爲水此皆本篇之所謂水也〇又有一等曰風水者又評熱論帝曰有病腎風者面胕痝然壅害於言可刺不岐伯曰虛不當刺不當刺而刺後五日其氣必至帝曰其至何如岐伯曰至必少氣時熱時熱從胸背上至頭汗出手熱口乾苦渴小便黃目下腫腹中鳴身重難以行月事不來煩而不能食不能正偃正偃則欬病名曰風水帝曰願聞其說岐伯曰邪之所湊其氣必虛陰虛者陽必湊之故少氣時熱而汗出也小便黃者小腹中有熱也不能正偃者胃中不和也正偃則欬甚上迫肺也諸有水氣者微腫先見於目下也帝曰何以言岐伯曰水者陰也目下亦陰也腹者

至陰之所居故水在腹者必使目下腫也眞氣上逆故口苦舌乾不得臥臥則驚驚則欬甚也腹中鳴者病本於胃也薄脾則煩不能食食不下者胃脘隔也身重難以行者胃脉在足也月事不來者胞脉閉也胞脉者屬心而絡於胞中今氣上迫肺心氣不得下通故月事不來也〇又水熱穴論黃帝問曰少陰何以主腎腎何以主水岐伯曰腎者至陰也至陰者盛水也肺者太陰也少陰者冬脉也故其本在腎其末在肺皆積水也帝曰腎何以聚水而生病岐伯曰腎者胃之關也關門不利故聚水而從其類也上下溢於皮膚故爲胕腫胕者聚水而生病也帝曰諸水皆生於腎乎岐伯曰腎者牝藏也地氣上者屬於腎而生水液也故曰至陰勇而勞甚則腎汗

出腎汗出逢於風內不得入於藏府外不得越於皮膚客於玄府行於皮裏傳爲胕腫本之於腎名曰風水所謂玄府者汗空也且下文又有諸穴所宜刺處難以悉載

又靈樞論疾診尺篇岐伯曰視人之目窠上微腫如新臥起狀其頸脉動時欬按其手足上窅而不起者風水膚脹也又曰尺膚滑其淖澤者風也尺膚滑而澤脂者風也此皆風水之謂也〇又有一等曰腎風者奇病論帝曰有病痝然如有水狀切其脉大緊身無病者形不瘦不能食食少名爲何病岐伯曰病生在腎名爲腎風腎風而不能食善驚驚已心氣痿者死此乃腎風之謂也〇又有一等曰膚脹者靈樞水脹論岐伯曰膚脹者寒氣客於皮膚之間鼛鼛然不堅腹大身盡腫皮厚按其腹

肓而不起腹色不變此其候也〇又有一等曰鼓脹者即靈樞水脹論岐伯曰腹脹身皆大大與膚脹等也色蒼黃腹筋起此其候也此則鼓脹之謂也〇又有一等曰腸覃者即靈樞水脹論岐伯曰寒氣客於腸外與衛氣相搏氣不得榮因有所繫癖而內著惡氣乃起瘜肉乃生其始生也大如雞卵稍以益大至其成如懷子之狀久者離歲按之則堅推之則移月事以時下此其候也〇又有一等曰石瘕者即靈樞水脹論岐伯曰石瘕生於胞中寒氣客於子門子門閉塞氣不得通惡血當寫不寫血以留止日以益大狀如懷子月事不以時下皆生於女子可導而下此則腸覃石瘕內有積聚似水脹而非水脹者也〇又風與水何以別之平人氣象論岐伯既曰頸脈動喘疾欬曰水又曰目裹微腫如臥蠶起之狀曰水乃又曰面腫曰風又曰足脛腫曰水則風水之辯當於其面腫方知其有風也即此又於評熱論水熱穴論奇病論而並究之則曰風曰水之義明矣

其治水之法即湯液醪醴論開鬼門潔淨府之義盡之矣湯液醪醴論云其有不從毫毛而生五藏陽以竭也津液充郭其魄獨居孤精於內氣耗於外形不可與衣相保此四極急而動中是氣拒於內而形施於外治之柰何岐伯曰平治於權衡去宛陳莝微動四極溫衣繆刺其處以復其形開鬼門潔淨府精以時服五陽已布疎滌五藏故精自生形自盛骨肉相保巨氣乃平一陰者手厥陰心包絡之脈也一陽者手少陽三焦之脈也二脈並絡於喉氣熱

內結故為喉痹此亦王註今姑從之其一陰當兼肝一陽當兼膽言

按消症水症馬註諸書搜尋詳盡學者當熟玩之

陰搏陽別謂之有子別彼劣切〇陰謂尺中也搏謂搏觸於手也尺脈搏擊與寸口殊別陽氣挺然則為有任之兆何者陰中有別陽故〇任去聲

陰陽虛腸辟死辟澼同〇辟陰也然胃氣不留陽腸辟勿禁陰中不稟是真氣竭絕故死

陽加於陰謂之汗陽在下陰在上陽氣上搏陰能固之則蒸而為汗

陰虛陽搏謂之崩陰脈不足陽脈盛搏則內崩而血流下

此舉尺寸之脈而為有子為腸辟為有汗為崩諸證也陰搏者尺為陰其脈搏擊於手也陽別者寸為陽言尺脈搏擊於指而與寸脈不同也此則有子之脈即脈訣之所謂尺脈不止真胎婦者是也陰陽虛者尺寸俱虛也腸澼者脾氣不化滑積腸內氣血日耗所以至於死也腸澼之說見內經通評虛實論脈要精微論大奇論皆以脈沉小緩者為易治身熱者為死今曰虛者為死蓋沉小緩而無神也陽加於陰者亦指尺寸而言也寸主動尺主靜尺部而見陽脈乃陽加於陰則陰虛火盛其汗自泄平人氣象論云尺濇脈滑謂之多汗者是也陰虛陽搏者亦指尺寸而言也尺脈既虛陰血已損寸脈搏擊虛火愈熾謂之曰崩蓋火逼而血妄行也此則指女子而言耳婦人血崩之證其血從胞絡宮而來血久下行為熟路則本宮血乏十二經之

血皆從茲而滲灌然胞絡宮則繫於腎而上通於心故此證實關於心腎兩經並有陰虛陽搏之脉褒論云悲哀太甚則胞絡絕胞絡絕則陽氣內動發則心下崩數溲血也惟李東垣試効錄用十二經引經之藥使血歸於十二經然後用黑藥以止之若徒用黑藥而不先服領血歸經之藥其病難愈

靈蘭秘典論

黃帝問曰願聞十二藏之相使貴賤何如相去聲使去聲下同○藏藏也言腹中之所藏者非復有十二形神之藏也岐伯對曰悉乎哉問也請遂言之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任治於物故為君主之官清靜棲靈故曰神明出焉肺者相傅之官治節出焉位高非君故官為相傅主行榮衛故治節由之肝者將軍之官謀慮出焉勇而能斷故曰將軍潛發未萌故謀慮出焉膽者中正之官決斷出焉剛正果決故官為中正直而不疑故決斷出焉膻中者臣使之官喜樂出焉膻徒亶反樂入聲○膻中者在胸中兩乳間為氣之海然心主為君以敷宣教令膻中主氣以氣布陰陽氣和志適則喜樂由生分布陰陽故官為臣使也脾胃者倉廩之官五味出焉廩力稔反○包容五穀是為倉廩之官營養四傍故云五味出焉

大腸者傳道之官變化出焉道導同○傳道謂傳不潔之道變化謂變化物之形故云傳道之官變化出焉小腸者受盛之官化物出焉承奉胃司受盛糟粕受已復化傳入大腸故云受盛之官化物出焉腎者作強之官伎巧出焉伎音技○強於作用故曰作強造化形容故云伎巧在女則當其伎巧在男則正曰作強三焦者決瀆之官水道出焉引導陰陽開通閉塞故官司決瀆水道出焉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位當孤府故謂都官居下內空故藏津液若得氣海之氣施化則溲便注泄氣海之氣不及則閟隱不通故曰氣化則能出矣靈樞經曰腎上連肺故將兩藏膀胱是孤府則此之謂也○溲所鳩反小便也凡此十二官者不得相失也失則災害至故不得相失故主明則下安以此養生則壽歿世不殆以為天下則大昌主謂君主心之官也夫主賢明則刑賞一刑賞一則吏奉法吏奉法則民不獲罪於枉濫矣故主明則天下安也夫心內明則銓善惡銓善惡則察安危察安危則身不夭傷於非道矣故以此養生則壽歿世不至於危殆矣然施之於養生歿世不殆施之於君主天下獲安以其為天下主則國祚昌盛矣主不明則十二官危使道閉塞而不通形乃大傷以此養

生則殃以爲天下者其宗大危戒之戒之使道謂神氣行使之道也夫主不明則邪正一邪正一則損益不分損益不分則動之凶咎陷身於羸瘠矣故形乃大傷以此養身則殃也夫主不明則委於左右委於左右則權勢妄行權勢妄行則吏不得奉法吏不得奉法則人民失所而皆受枉曲矣且人惟邦本本固邦寧本不獲安國將何有宗廟之立安有不至於傾危乎故曰戒之戒之者言深慎也○瘠音藉

此言十二藏相使之貴賤而遂歸重於心也十二藏者不分藏府而皆謂之藏也據下文所答內以心爲一藏而未及心包絡一藏蓋以心爲主而統之也其膻中爲一

藏以膻中爲氣之海乃宗氣所積故亦得以藏稱也○氣海者上焦之膻中穴乃宗氣所會而自上而下者也靈樞本輸篇云肺合大腸大腸者傳道之府心合小腸小腸者受盛之府肝合膽膽者中正之府脾合胃胃者五穀之府腎合膀胱膀胱者津液之府也少陰屬腎腎上連肺故將兩藏三焦者決瀆之府也水道出焉屬膀胱是孤之府也是六府之所與合者

六節藏象論

黃帝問曰余聞天以六六之節以成一歲人以九九制會計人亦有三百六十五節以爲天地久矣不知其所謂也六六之節謂六竟於六甲之日以成一歲之節限九九制會謂九周於九野之數以制人形之會通也言人之三百六十五節以應天之六六之節久矣若復以九九爲紀法則兩歲大半乃曰一周不知其法眞原安謂也岐伯對曰昭乎哉問也請遂言之夫六六之節九九制會者所以正天之度氣之數也六六之節天之度也九九制會天之數也所謂氣數者生成之氣也周天之分凡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以十二節氣均之則氣有三百六十日而終兼之小月日又不足其數矣是以六十四氣而常置閏焉何者以其

俱差分故也天地之生育本址於陰陽人神之運爲始終於九氣然九之爲用豈不大哉律書曰黃鍾之律管長九寸冬至之日氣應灰飛由此則萬物之生咸因於九氣矣古之九寸即今之七寸三分大小不同以其先秬黍之制而有異也天度者所以制日月之行也氣數者所以紀化生之用也制謂準度紀謂綱紀準日月之行度者所以明日月之行遲速也紀化生之爲用者所以彰氣至而斯應也氣應無差則生成之理不替遲速以度大小之月生焉故日異長短月移寒暑收藏生長無失時宜也天爲陽地爲陰日爲陽月爲陰行有分紀周有道理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而有奇焉故大小

月三百六十五日而成歲積氣餘而盈閏矣日行遲故晝夜行天之一度而三百六十五日一周天而猶有度之奇分矣月行速故晝夜行天之十三度餘而二十九日一周天也言有奇者謂十三度而有奇也禮義及漢律曆志云二十八宿及諸星皆從東而循天西行日月及五星皆從西而循天東行今太史說云並循天而東行從東而西轉也諸曆家說月一日至四日月行最疾日夜行十四度餘自五日至八日行次疾日夜行十三度餘自九日至十九日其行遲日夜行十二度餘二十日至二十三日行又小疾日夜行十三度餘二十四日至晦日行又大疾日夜行十四度餘今太史說月行之率不如此矣月行有十五日前疾有十五日後遲者有十五日前遲有十五日後疾者大率一月四分之而皆有遲疾遲速之度固無常準矣雖爾終以二十七日月行一周天凡行三百六十一度二十九日日行二十九度月行三百八十七度少七度而不及日也至三十日日復遷計率至十三分日之八月方及日矣此大盡之月也大率其計率至十三分日之半者亦大盡法也其計率至十三分日之五之六而及日者小盡之月也故云大小月三百六十五日而成歲也正言之者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乃歲法以奇不成日故舉六以言之若通以六小爲法則歲止有三百五十四日歲少十一日餘矣取月所少之辰加歲外餘之日故從閏後三十二日而盈閏焉尚書曰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

則其義也積餘盈閏者盡以月之大小不盡天度故也立端於始表正於中推餘於終而天度畢矣端首也始初也表彰示也正斗建也中月半也推退位也言直首氣於初節之日示斗建於月半之辰退餘閏於相望之後是以閏之前則氣不及月閏之後則月不及氣故常月之制建初立中閏月之紀無初無中縱曆有之皆他節氣也故曆無云其候閏某月節閏某月中也推終之義斷可知乎故曰立端於始表正於中推餘於終也由斯推日成閏故能令天度畢焉帝曰余已聞天度矣願聞氣數何以合之岐伯曰天以六六爲節地以九九制會天有十日日六竟而周甲甲六復而終歲三百六十日法也十日謂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之日也十者天地之至數也易繫辭曰天九地十則其義也六十日而周甲子之數甲子六周而復始則終一歲之日是三百六十日之歲法非天度之數也此蓋十二月各三十日者若除小月其日又差也夫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本於陰陽其氣九州九竅皆通乎天氣通天謂元氣即天眞也然形假地生命惟天賦故奉生之氣通繫於天稟於陰陽而爲根本也寶命全形論曰人生於地懸命於天天地合氣命之曰人四氣調神大論曰陰陽四時者萬物之終始也死生之本也又曰逆其根則伐其本壞其眞矣此其義也

九州謂冀兖青徐揚荆豫梁雍也。然地列九州，人施九竅，精神往復，氣與參同，故曰九州九竅也。靈樞經曰：地有九州，人有九竅。則其義也。先言其氣者，謂天眞之氣常繫屬於中也。天氣不絕，眞靈內屬，行藏動靜，悉與天通，故曰皆通乎天氣也。**故其生五，其氣三，**形之所存，假五行而運用，徵其本始，從三氣以生成，故云其生五，其氣三也。氣之三者，亦副三元，故下文曰：**三而成天，三而成地，三而成人，**非惟人獨由三氣以生，天地之道亦如是矣，故易乾坤諸卦皆必三矣。**三而三之，合則爲九，九分爲九野，九野爲九藏，**九野者，應九藏而爲義也。爾雅曰：邑外爲郊，郊外爲甸，甸外爲牧，牧外爲林，林外爲坰，坰外爲野。則此之謂也。**故形藏四，神藏五，合爲九藏以應之也。**形藏四者，一頭角，二耳目，三口齒，四胸中也。形合於外，故以名焉。神藏五者，一肝，二心，三脾，四肺，五腎也。神藏於內，故以名焉。所謂神藏者，肝藏魂，心藏神，脾藏意，肺藏魄，腎藏志也。故此二別爾。

此詳言六六九九之會也。六微旨大論帝曰：願聞天道六六之節盛衰何也？岐伯曰：上下有位，左右有紀。故少陽之右，陽明治之；陽明之右，太陽治之；太陽之右，厥陰治之；厥陰之右，少陰治之；少陰之右，太陰治之；太陰之右，少陽治之。此所謂氣之標，蓋南面而待之也。故曰：因天之序，盛衰之時，移光定位，正立而待之。此之謂也。蓋言天道六六之節盛衰者，天之三陰三陽右旋天外，更治歲政，每歲各一盛衰，至六歲周遍，通得盛衰之節六六也。上下有位，左右有紀者，謂每歲陰陽盛衰之位。上下謂司天在泉二位也，左右謂司天之左間右間，及在泉之左間右間，爲四紀也。凡天右旋之陰陽，臨司天之位者，其天之政盛至三之氣始布；臨在泉之位者，其地之氣盛至終之氣始布；而上下二位，有二節陰陽盛衰也。臨司天之左間者，其氣至四之氣盛；右間者，其氣至二之氣盛；臨在泉之左間者，其氣至初之氣盛；右間者，其氣至二之氣盛；而左右四紀，有四節陰陽盛衰也。故此六節陰陽，每歲各一盛衰，而數得六。寅申歲，少陽旋來司天治之，爲初六。少陽之右，卯酉歲，陽明旋來司天治之，爲六二。陽明之右，辰戌歲，太陽旋來司天治之，爲六三。太陽之右，巳亥歲，厥陰旋來司天治之，爲六四。厥陰之右，子午歲，少陰旋來司天治之，爲六五。少陰之右，丑未歲，太陰旋來司天治之，爲六六。太陰之右，周而復始於少陽治之。故曰六六之節盛衰也。本篇帝問所重在六六之節，不及盛衰與標本之義。其所謂九九制會者，即下文自古通天者生之本，至合爲九藏以應之也。凡此六六之節，九九之會，所以正天之度，而天之有度，正所以制日月之行也。運氣論奧云：天之杳冥，豈復有度，乃日月行一日之處，指二十八宿爲證，而記之曰度。革象新書云：天體之運，有常度而無停機，天非有體也，因星之所附麗，擬之爲天體耳，亦所以正氣之數，而氣之有數，正所以紀化生之

用也何以見天度制日月之行也天本屬陽地本屬陰日爲陽之精故爲陽月爲陰之精故爲陰其行也各有分紀其周也各有道理蓋天自西而東轉其日月五星循天從東而西轉日則晝夜行天之一度月則晝夜行天之十三度有奇奇者謂復行一度之中作十九分分之得七大率月行疾速終以二十七日月行一周天是將十三度及十九分之七數總之則二十九日計行天三百八十七度有奇計月行疾之數比日行遲之數則二十九日日方行天二十九度月已先行一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外又行天之二十二度反少七度而不及日也陰陽家說謂日月之行自有前後遲速不等固無常準則有大小月盡之異也本三百六十五日四分度之一即二十五

刻當爲一歲日除歲外之異則有三百六十日又除小月所少之日六日止有三百五十四日而成一歲通少十一日二十五刻乃盈閏爲十二月之制則有立首之氣氣乃三候之至月半示斗建之方乃十二辰之方也閏月之紀則無立氣建方皆他氣但依曆以八節見之推其所餘乃成閏天度畢矣天體至圓周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繞地左旋常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麗天而少遲故日行一日亦繞地一周而在天爲不及一度積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而與天會是一歲日行之數也月麗天而尤遲一日常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與日會十二會得全日三百四十八餘分

之積又五千九百八十八如日法九百四十而一得六不盡三百四十八通計得日三百五十四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四十八是一歲月行之數也歲有十二月月有三十日三百六十者一歲之常數也故日與天會而多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者爲氣盈月與日會而少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五百九十二者爲朔虛合氣盈朔虛而閏生焉故一歲閏率則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三歲一閏則三十二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六百單一五歲再閏則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七十五十有九歲七閏則氣朔分齊是爲一章也故三年而不置閏則春之一月入於夏而時漸不定矣子之一月入於丑而歲漸不成矣積之之久至於三失閏

則春皆入夏而時全不定矣十二失閏子皆入丑歲全不成矣其名實乖戾寒暑反易農桑庶務皆失其時故必以此餘日置閏於其間然後四時不差而歲功得成以此信治百官而衆功皆廣也立端於始左傳文云言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註云步曆者以冬至之日爲歲首表正於中左傳舉正於中註云舉中氣以正月推餘於終左傳歸餘於終註云月有餘日則歸之於終積而爲閏○華氏新書云曆家逆考往古冬至歲月日時各紀甲子兩曜交會五星連珠必推其聚於子正玄枵之中者名曰上元乃履端於始也從上元而下至當時測驗與籌策相應乃取正於中也又順推以後求其餘分皆盡總會如初乃歸餘於終也何以見氣數紀化生之用也蓋

天以六六爲節，地以九九制會。天有十日，謂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之日也。六十日而周甲子之數。甲子六周而復始，則終一歲之日，是三百六十日之歲法，非天度之數也。此則十二月各三十日，若除小月其日又差矣。故有此天度，則自然有此氣數，而日異長短，月移寒暑，生長收藏，無失其宜矣。何以見地之與人皆九九制會也。夫自古通天者，生之本，以人皆本於天地之陰陽而生也。故在地爲九州，在人爲九竅，皆本之於天氣，其所以生者五，金木水火土也。其所以爲氣者三，天氣、地氣、運氣也。此數語與生氣通天論相同，非獨人由三氣以生，天地之道亦然。故天地人之道三而三之，則爲九，以地則有九野，故人則有九藏，曰頭角，曰耳目，曰口齒，曰胸中，此形藏計有其四，曰肝，曰心，曰脾，曰肺，曰腎。此神藏計有其五，合爲九藏，正所以應九野也。○首言人以九九制會，後言地以九九制會，蓋在人爲九藏，在地爲九野，則人與地皆可以言九九制會也。

帝曰：余已聞六六九九之會也，夫子言積氣盈閏，願聞何謂氣，請夫子發蒙解惑焉。請宣揚旨要，啓所未聞，解疑惑者之心，開蒙昧者之耳，令其曉達，咸使深明。**岐伯曰：此上帝所祕，先師傳之也。**上帝則上古帝君也。先師，岐伯祖之師僦貸季，上古之理色脉者也。移精變氣論曰：上古使僦貸季理色脉而通神明。八素經序云：天師對黃帝曰：我於僦貸季理色脉已三世矣，言可知乎。○僦即就反。**帝曰：請遂聞之也。**遂，盡也。**岐伯曰：五日謂之候，三候謂之氣，六氣謂之時，四時謂之歲，而各從其主治焉。**日行天之五度，則五日也。三候正十五日也。六氣凡九十日，正三月也。設其多之矣，故十八候爲六氣，六氣謂之時也。四時凡三百六十日，故曰四時謂之歲也。各從主治，謂一歲之日，各歸從五行之一氣而爲之主以王也。故下文曰：**五運相襲而皆治之，終期之日，周而復始，時立氣布，如環無端，候亦同法。故曰：不知年之所加，氣之盛衰虛實之所起，不可以爲工矣。**五運謂五行之氣應天之運而主化者也。襲謂承襲，如嫡之承襲也。言五行之氣，父子相承，主統一周之日，常如是無已，周而復始也。時謂立春之前當至時也。氣謂當主之脉氣也。春前氣至，脉氣亦至，故曰時立氣布也。候謂日行五度之候也。言一候之日，亦五氣相生而直之，差則病矣。移精變氣論曰：上古使僦貸季理色脉而通神明，合之金木水火土，四時八風六合，不離其常。此之謂也。工謂工於脩養者也。言必明於此，乃可橫行天下矣。此言積氣盈閏之法也。

帝曰：五運之始，如環無端，其太過不及何如。

岐伯曰五氣更立各有所勝盛虛之變此其
常也言盛虛之變見此乃天之常道爾帝曰平氣何如岐伯
曰無過者也不愆常候則無過也帝曰太過不及奈何
岐伯曰在經有也言玉機真藏論篇具言五氣平和太過不及之旨也
○宋校正云詳王註言玉機真藏論已具本篇言脉之太過不及即不論運氣之大過不
及與平氣當云氣交變大論五常政大論篇已具言也
此言五運之有平氣有太過有不及也
帝曰何謂所勝岐伯曰春勝長夏長夏勝冬

冬勝夏夏勝秋秋勝春所謂得五行時之勝
各以氣命其藏春應木木勝土長夏應土土勝水冬應水水勝火夏應火
火勝金秋應金金勝木常如是矣四時之中
加之長夏故謂得五行時之勝也所謂長夏
者六月也土生於火長在夏中既長而王故
云長夏也以氣命藏者春之木內合肝長夏
土內合脾冬之水內合腎夏之火內合心秋
之金內合肺故曰各以氣命其藏也命名也
帝曰何以知其勝岐伯曰求其至也皆歸始
春始春謂立春之日也春為四時之長故候氣皆歸於立春前之日也未至而
至此謂太過則薄所不勝而乘所勝也命曰

氣淫不分邪僻內生工不能禁此上十字文義不倫應古文錯簡次後五治下乃其義也至而不至此謂不及則所勝
妄行而所生受病所不勝薄之也命曰氣迫
所謂求其至者氣至之時也凡氣之至皆謂立春前十五日
乃候之初也未至而至謂所直之氣未應至
而先期至也先期而至是氣有餘故曰太過
至而不至謂所直之氣應至不至而後期至
後期而至是氣不足故曰不及太過則薄所
不勝而乘所勝不及則所勝妄行而所生受
病所不勝薄之者凡五行之氣我剋者為所
勝剋我者為所不勝生我者為所生假令肝
木有餘是肺金不足金不制木故木太過木

氣既餘則反薄肺金而乘於脾土矣故曰太
過則薄所不勝而乘所勝也此皆五藏之氣
內相淫併為疾故命曰氣淫也餘太過例同
之又如肝木氣少不能制土土氣無畏而遂
妄行水被土凌故曰所勝妄行而所生受病
也肝木之氣不平肺金之氣自薄故曰所不
勝薄之然木氣不平土金交薄相迫
為疾故曰氣迫也餘不及例皆同謹候其
時氣可與期失時反候五治不分邪僻內生
工不能禁也時謂氣至時也候其年則始於立春之日候其氣則始於四氣
定期候其日則隨於候日故曰謹候其時氣
可與期也反謂反背也五治謂五行所治主
統一歲之氣也然不分五治謬引入邪大真
氣運尚未該通人病之由安能精達故曰工

不能
禁也。
此明勝之爲義不分太過不及而皆有所勝也。所謂勝者即五行相尅之謂。如春屬木。夏屬火。長夏屬土。秋屬金。冬屬水。故春勝長夏。木尅土也。長夏勝冬。土尅水也。冬勝夏。水尅火也。夏勝秋。火尅金也。秋勝春。金尅木也。此乃五行以時相勝。而在人則以氣命其藏。肝勝脾。脾勝腎。腎勝心。心勝肺。肺勝肝者是已。然欲知其勝之爲候。則在於立春前十五日。乃候之初也。斯時氣候未當至而先至者。是氣有餘。故曰太過。則薄所不勝而乘所勝。假令肝木有餘。則肺金不足。金不尅木。故木太過。木氣有餘。則反薄肺金。而乘於脾土矣。故曰太過則薄所不勝而乘所勝也。此皆五藏之氣。內

相淫幷爲疾。故曰氣淫也。氣候應至不至。而後期始至。是氣不足。故曰不及。則所勝妄行。而所生受病。所不勝薄之。又如肝木氣少。不能制土。土氣無畏而遂妄行。木被土凌。故云所勝妄行。而心亦受病也。肝木之氣不平。肺金之氣薄之。故曰所不勝薄之。然木氣不平。土金交薄。相迫爲疾。故曰氣迫。何也。蓋我尅者爲所勝。尅我者爲所不勝。生我者爲所生耳。故必謹候其氣至之時。凡候其年則始於立春之日。候其氣則始於四氣定期。候其日則隨於候日。故曰謹候其時。氣可與期也。若失時反候。而五行所治。主統一歲之氣者。不能分之。則邪僻內生。醫工不能禁之矣。〇金匱真言論云。所謂得四時之勝者。春勝長夏。長夏勝冬。冬勝夏。夏勝秋。秋勝春。所謂四時之

勝也。五運行大論云。帝曰。主歲何如。岐伯曰。氣有餘則制己所勝而侮所不勝。其不及則己所不勝。侮而乘之。己所勝。輕而侮之。侮而受邪。寡於畏也。

帝曰。有不襲乎。言五行之氣。有不相承襲者乎。岐伯曰。蒼天之氣。不得無常也。氣之不襲。是謂非常。非常則變矣。變。謂變易天常也。帝曰。非常而變奈何。岐伯曰。變至則病。所勝則微。所不勝則甚。因而重感於邪。則死矣。故非其時則微。當其時則甚也。言蒼天而氣尚不越於五行。人在氣中。豈不應於天道。夫人之氣亂。不順天常。故有

病死之徵矣。左傳曰。違天不祥。此其類也。假令木直之年。有火氣至。後二歲病矣。土氣至。後三歲病矣。金氣至。後四歲病矣。水氣至。後五歲病矣。真氣不足。復重感邪。真氣內微。故重感於邪則死也。假令非王直年而氣相干者。且爲微病。不必內傷於神藏。故非其時則微而且持也。若當所直之歲。則易中邪氣。故當其直時。則病疾甚也。諸氣當其王者。皆必受邪。故云非其時則微。當其時則甚也。通評虛實論曰。非其時則生。當其時則死。當謂正直之年也。

此言五運之氣。有不襲者。乃所以爲變而民病之徵甚。生死係之也。六元正紀大論云。陰陽之氣。各有多少。故曰三陰三陽也。形有盛衰。謂五行之治。各有太過不及也。

故其始也有餘而往不足隨之不足而往有餘從之知迎知隨氣可與期若餘已復餘少已復少則天地之氣變常而苛疾至矣假如木令太過木尅脾土然肺金足以制之是因所勝而病微也若肺金不足以制之而脾土爲肝之所不勝其病當甚矣但所不勝者其病既甚而又重感於邪則必死耳故非其所勝之時則病必微當其所勝之時則病必甚也

帝曰善余聞氣合而有形因變以正名天地之運陰陽之化其於萬物孰少孰多可得聞乎岐伯曰悉乎哉問也天至廣不可度地至

大不可量大神靈問請陳其方言天地廣大不可度量而得之造化玄微豈可以人心而遍悉大神靈問讚聖深明舉大說凡纔言綱紀故曰請陳其方草生五色五色之變不可勝視草生五味五味之美不可勝極言物生之衆稟化各殊目視口味尚無能盡之況於人心乃能包括耶嗜欲不同各有所通言色味之衆雖不可遍盡所由然人所嗜所欲則自隨己心之所愛耳故曰嗜欲不同各有所通天食人有五氣地食人以五味天以五氣食人者臊氣湊肝焦氣湊心香氣湊脾腥氣湊肺腐氣湊腎也地以五味食人者酸味入肝苦味入心甘味入脾辛味入肺鹹味入腎也清陽化氣而上爲天濁陰成味而下爲地故天食人以氣地食人以味也陰陽應象大論曰清陽爲天濁陰爲地又曰陽爲氣陰爲味五氣入鼻藏於心肺上使五色修明音聲能彰五味入口藏於腸胃味有所藏以養五氣氣和而生津液相成神乃自生心榮面色肺主音聲故氣藏於心肺上使五色修潔分明音聲彰著氣爲水母故味藏於腸胃內養五氣五氣和化津液方生津液與氣相副化成神氣乃能生而宣化也

此帝以萬物稟氣多少爲問但乃大其問而以天地之氣味養人者繫之也萬物皆

有形必氣合而後成之萬物皆有名必因變而正其名變者異也禮祭法篇云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註云正名百物者立定百物之名也明民者使民不惑也共財者供給公上之賦斂也是皆天地之所運陰陽之所化但萬物稟此陰陽之氣者必有多少可盡得而聞之但言天地至爲廣大難以盡言其間陰陽所化者萬物有色而草之五色有出於天成者有出於人爲者極之而有不可勝視者也萬物有味而草之五味有出於天成者有出於人爲者極之而有不可勝美者也惟人之嗜欲無窮氣味皆有以通之故陽爲氣氣本於天而上天之五氣乃天之所以食人者也故五氣入於鼻以通於五藏而藏於心肺遂使五色修明音聲能彰矣[illegible]極憂恚無

言論云喉嚨者氣之所以上下者也此乃
入於鼻上下於喉嚨而通於五藏者歟陰
爲味味本於地而萬物之五味乃地之所
以食人者也故五味入於口以通於六府
而藏於腸胃遂使味有所藏以養五氣則
氣和而生津液相成神氣乃自生矣憂恚
無言論云咽喉者水穀之道路也此乃入
於口由於咽喉而通於六府者歟就謂氣
味不盡萬物陰陽之效而郎人
又不可以盡萬物稟賦之大耶
帝曰藏象何如藏象謂所見於外可閱者也岐伯曰心者生
之本神之變也其華在面其充在血脉爲陽
中之太陽通於夏氣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然君主者萬物繫之

以與亡故曰心者生之本神之變也火氣炎
上故華在面也心養血其主脉故充在血脉
也心主於夏氣合太陽以太陽居夏火之中
故曰陽中之太陽通於夏氣也金匱眞言論
曰平旦至日中天之陽陽中之陽也肺者氣之本魄之處也其
華在毛其充在皮爲陽中之太陰通於秋氣
肺藏氣其神魄其養皮毛故曰肺者氣之本
魄之處華在毛充在皮也肺藏爲太陰之氣
上主於秋晝日爲陽氣所行位非陰處以太
陰居於陽分故曰陽中之太陰通於秋氣也
金匱眞言論曰日中至黃
昏天之陽陽中之陰也腎者主蟄封藏之
本精之處也其華在髮其充在骨爲陰中之

少陰通於冬氣地戶封閉蟄蟲深藏腎又主水受五藏六府之精而藏之
故曰腎者主蟄封藏之本精之處也腦者髓
之海腎主骨髓髮者腦之所養故華在髮充
在骨也以盛陰居冬陰之分故曰陰中之少
陰通於冬氣也金匱眞言論曰合夜至鷄鳴
天之陰陰中之陰也肝者罷極之本魂之居也其華在
爪其充在筋以生血氣其味酸其色蒼宋校正云
詳此六字當去太素心其味苦其色赤肺其
味辛其色白腎其味鹹其色黑今惟肝脾二
藏載其味其色陰陽應象大論已著色味詳
矣此不當出之今更不添心肺腎三藏之色
味只去肝脾二藏之色味可矣其注中
所引陰陽應象文四十一字亦當去之此爲

陽中之少陽通於春氣罷音疲○夫人之運動者皆筋力之所爲
也肝主筋其神魂故曰肝者罷極之本魂之
右也爪者筋之餘筋者肝之養故華在爪充
在筋也東方爲發生之始故以生血氣也陰
陽應象大論曰東方生風風生木木生酸肝
合木故其味酸也又曰神在藏爲肝在色爲
蒼故其色蒼也以少陽居於陽位而王於春
故曰陽中之少陽通於春氣也金匱眞言
論曰平旦至日中天之陽陽中之陽也脾
胃大腸小腸三焦膀胱者倉廩之本營之居
也名曰器能化糟粕轉味而入出者也皆可受盛
特運不息故爲倉廩之本名曰器也營起於
中焦中焦爲脾胃之位故云營之居也然水

穀滋味入於脾胃。脾胃糟粕，轉化其味，出於三焦膀胱。故曰轉味而入出者也。**其華在脣四白，其充在肌，其味甘，其色黃。**宋校正云：詳此六字當去，并陰陽應象大論文四十字亦當去。**此至陰之類，通於土氣。**口為脾官，脾主肌肉，故曰華在脣四白，充在肌也。四白謂脣四際之白色肉也。陰陽應象大論曰中央生濕，濕生土，土生甘，脾合土，故其味甘也。又曰在藏為脾，在色為黃，故其色黃也。脾藏土氣，土氣上合至陰，故曰此至陰之類，通於土氣也。金匱真言論曰陰中之至陰脾也。**凡十一藏取決於膽也。**上從心藏，下至於膽，為十一也。然膽者中正剛斷無私偏，故十一藏取決於膽也。

此明十一藏象，而總其取決於膽也。夫藏在內，而形之於外者可閱，斯之謂藏象也。靈樞本神篇帝問德氣生精神魂魄心意志思智慮，岐伯言天之在我者德也，地之在我者氣也，德流氣薄而生者也。故生之來謂之精，兩精相搏謂之神，隨神往來者謂之魂，並精而出入者謂之魄，所以任物者謂之心，心有所憶謂之意，意之所存謂之志，因志而存變謂之思，因思而遠慕謂之慮，因慮而處物謂之智。此篇心藏則曰生之本神之變，肺藏則曰氣之本魄之處，腎藏則曰精之處，肝藏則曰魂之居，正當以彼義而擇此義也。○五藏生成篇云諸血者皆屬於心，痿論云心主身之血脈。○脾雖屬於五藏，而與胃以膜相連，故此脾胃為倉廩之官，大腸為傳導之官，小腸為受盛之官，三焦為決瀆之官，膀胱為州都之官。然六府皆所以受物，實而不滿者也，故皆可以為倉廩之本耳。痺論謂營氣者水穀之精氣也，靈樞營衛生會篇謂營氣出於中焦，故此六藏者誠為營氣之所居，又為營氣所居之器也。凡所以化糟粕轉味而或入或出者，皆由此六府耳。○靈蘭秘典論云膽者中正之官，決斷出焉。故凡十一藏皆取決於膽耳。蓋肝之志為怒，心之志為喜，脾之志為思，肺之志為憂，腎之志為恐，其餘六藏孰非由膽以決斷之者乎。

按肝脾二經其味其色，宋校正辯去之有理。

故人迎一盛病在少陽，二盛病在太陽，三盛

病在陽明，四盛已上為格陽。陽脈法也。少陽膽脈也，太陽膀胱脈也，陽明胃脈也。靈樞經曰：一盛而躁在手少陽，二盛而躁在手太陽，三盛而躁在手陽明。手少陽三焦脈，手太陽小腸脈，手陽明大腸脈。一盛者，謂人迎之脈大於寸口一倍也，餘盛同法。四倍已上，陽盛之極，故格拒而食不得入也。正理論曰格則吐逆。**寸口一盛病在厥陰，二盛病在少陰，三盛病在太陰，四盛已上為關陰。**陰脈法也。厥陰肝脈也，少陰腎脈也，太陰脾脈也。靈樞經曰：一盛而躁在手厥陰，二盛而躁在手少陰，三盛而躁在手太陰。手厥陰心包脈也，手少陰心脈也，手太陰肺脈也。盛法同陽。四倍已上，陰盛之極，故關閉而溲不得通

也。正理論曰。閉則不得溺。溲。小便也。人迎與寸口俱盛四倍已上爲關格。關格之脉羸。不能極於天地之精氣。則死矣。俱盛謂俱大於平常之脉四倍也。物不可以久盛。極則衰敗。故不能極於天地之精氣則死矣。靈樞經曰。陰陽俱盛不得相營。故曰關格。關格者。不得盡期而死矣。此之謂也。○宋校正云。詳羸當作盈。脉盛四倍已上。非羸也。乃盛極也。古文羸與盈通用。

此言關格之脉。而決其爲死也。上文言十一藏之藏象矣。然胃膽小腸大腸三焦膀胱之脉。見於左手寸部曰人迎。肝心脾肺腎之脉。見於右手寸部曰氣口。故靈樞終始經脉四時氣等篇皆云人迎一盛。病在足少陽。一盛而躁。病在手少陽。人迎二盛病在足太陽。二盛而躁。病在手太陽。人迎三盛病在足陽明。三盛而躁。病在手陽明。人迎四盛。且大且數。名曰溢陽。溢陽爲外格。故此篇名之曰格陽。正以拒六陰於內而使之不得出耳。王註止言手經而不言足經者。未考諸篇大義故耳。又言脉口一盛病在足厥陰。一盛而躁。病在手心主。脉口二盛。病在足少陰。二盛而躁病在手少陰。脉口三盛。病在足太陰。三盛而躁。病在手太陰。脉口四盛。且大且數者。名曰溢陰。溢陰爲內關。故此篇名之曰關陰。正以關六陽在外。而使之不得入耳。王註止引躁脉而不兼手足者。非。傷寒論云。寸口脉浮而大。浮爲虛。大爲實。在尺爲關。在寸爲格。

關則不得小便。格則吐逆。趺陽脉伏而濇。伏則吐逆。水穀不化。濇則食不得入。名曰關格。夫內經諸篇。分明以左手人迎脉大。自一盛以至四盛。乃手足六陽經爲病。其名曰格。故春夏人迎微大者爲無病。今仲景曰在寸爲格。又曰格則吐逆。是以格脉誤爲內經之膈證。此事難知集李東垣宗之。且曰氣口之脉大四倍於人迎則又同於難經三十七難之誤。而不知內經諸篇之以人迎大於氣口者爲格脉也。內經諸篇分明以右手氣口脉大。自一盛以至四盛乃手足六陰經爲病。其名曰關。故秋冬氣口微大者爲無病。今仲景曰在尺爲關。又曰關則不得小便。是以關脉誤爲內經之閉癃證。此事難知集李東垣宗之。且曰人迎之脉大四倍於氣口。則又同於難經三十七難之誤。而不知內經諸篇之以氣口大於人迎者爲關脉也。朱丹谿纂要竟列關格爲病名。亦曰脉兩寸俱盛四倍已上。是其病名之誤。同於仲景而脉以四倍已上爲說。則又欲正東垣之誤。而不得內經諸篇之精緒也。嗚呼痛哉。軒岐之旨乎。秦張王李朱諸賢。後世業醫者所宗。尚與內經渺然如此。况能使後世下工復知關格爲脉體而非病名也哉。又焉能決關格脉之死生。治關格之病證。及治膈證閉癃證而無謬也哉。噫。夭人多矣。又云。人迎與脉口俱盛四倍以上。則是兩手寸部兼盛之極也。名曰關格。關格者。與之短期。故此篇曰關格之脉羸。不能極於天地之精氣則死矣。羸與盈同。卽俱盛之謂也。

按馬註議論精當。

五藏生成篇

心之合脉也。火氣動躁，脉類齊同。其榮色也。火炎上而色赤，故榮美於面而赤色。○宋校正云：詳王以赤色爲面榮美，未通。大抵發見於面之色，皆心之榮也，豈專爲赤哉。其主腎也。主，謂主與腎相畏也。火畏於水，水與爲官，故畏於腎。

肺之合皮也。金氣堅定，皮象亦然。肺藏應金，故合皮也。其榮毛也。毛附皮革，故外榮。其主心也。金畏於火，火與爲官，故主心也。

肝之合筋也。木性曲直，筋體亦然。肝藏應木，故合筋也。其榮爪也。爪者筋之餘，故外榮也。其主肺也。木畏於金，金與爲官，故主畏於肺也。

脾之合肉也。土性柔厚，肉體亦然。脾藏應土，故合肉也。其榮脣也。口爲脾之官，故榮於脣。脣謂四際白色之處，非赤色也。其主肝也。土畏於木，木與爲官，故主畏於肝也。

腎之合骨也。水性流濕，精氣亦然。骨通精髓，故合骨也。其榮髮也。腦爲髓海，腎氣主之，故外榮髮也。其主脾也。水畏於土，土與爲官，故主畏於脾也。

此一節舉五藏之所合所榮所主者而言之也。其主腎也，猶君主乃下人所畏，故即以主名之。下倣此。

是故多食鹹，則脉凝泣而變色。泣，澁同。○心合脉，其榮色。鹹益腎，腎勝於心，心不勝，故脉凝泣而顏色變易也。多食苦，則皮槁而毛拔。肺合皮，其榮毛。苦益心，心勝於肺，肺不勝，故皮枯槁而毛拔去也。多食辛，則筋急而爪枯。肝合筋，其榮爪。辛益肺，肺勝於肝，肝不勝，故筋急而爪乾枯也。多食酸，則肉胝䐢而脣揭。胝，音抵。手足皮厚也。䐢，音縐。○脾合肉，其榮脣。酸益肝，肝勝於脾，脾不勝，故肉胝䐢而脣皮揭舉也。多食甘，則骨痛而髮落。腎合骨，其榮髮。甘益脾，脾勝於腎，腎不勝，故骨痛而髮墮落。此五味之所傷也。五味入口，輸於腸胃，而內養五藏，各有所養，有所欲，欲則互有所傷。故下文曰

此承上文五藏之所主者，有相尅之義，而此遂以所主之所傷者言之也。心之所主者惟腎，故腎之味主鹹者也。多食鹹，則心爲腎傷。心之合在脉，脉則凝澁而不通；心之榮在色，色則變常而黧黑矣。下倣此。

故心欲苦，合火故也。肺欲辛，合金故也。肝欲酸，合木故也。脾欲甘，合土故也。腎欲鹹，合水故也。此五味之所合也。各隨其欲而歸奏之。

此言五藏有所欲之味，乃其所合者也。合者，猶所謂相宜也。陰陽應象大論云：南方

生熱熱生火火生苦苦生心西方生燥燥生金金生辛辛生肺東方生風風生木木生酸酸生肝中央生濕濕生土土生甘甘生脾北方生寒寒生水水生鹹鹹生腎故心之所欲惟苦肺之所欲唯辛肝之所欲唯酸脾之所欲惟甘腎之所欲唯鹹此乃五藏之氣合於五味故其所以欲之者如此○末缺一也字此與宣明五氣篇五入相類

故色見青如草茲者死茲滋也言如草初生之青色也黃如枳實者死色青黃也黑如炲者死炲音苔○炲謂炲煤也赤如衃血者死衃芳杯反○衃血謂敗惡凝聚之血色赤黑也白如枯骨者死白而枯槁如乾骨之白也此五色之見死也藏敗故見死色也三部九候論曰五藏已敗其色必夭夭必死矣此之謂也青如翠羽者生赤如鷄冠者生黃如蟹腹者生白如豕膏者生黑如烏羽者生此五色之見生也皆謂光潤也色雖可愛若見朦朧尤善矣故下文曰此歷舉五藏之五色而決其爲死生之外見也

生於心如以縞裹朱生於肺如以縞裹紅生於肝如以縞裹紺生於脾如以縞裹栝樓實

生於腎如以縞裹紫樓蔞同○是乃直見生色也縞白色紺薄青色此五藏所生之外榮也榮美色也

此舉五藏所生之正色而指其爲外榮也縞素練也彼色之生於心者如以縞裹朱此赤之明潤者也生於肺者如以縞裹紅白中有血色此白之明潤者也生於肝者如以縞裹紺紺者深青揚赤色此青之明潤者也生於脾者如以縞裹栝樓實此黃之明潤者也生於腎者如以縞裹紫此黑之明潤者也此乃五藏所生之外榮者如此脉要精微論曰赤欲如帛裹朱不欲如赭白欲如鵝羽不欲如鹽青欲如蒼璧之澤不欲如藍黃欲如羅裹雄黃不欲如黃土黑欲如重漆不欲如地蒼皆以明潤爲貴也

色味當五藏白當肺辛赤當心苦青當肝酸黃當脾甘黑當腎鹹當平聲○各當其所應而爲色味也故白當皮赤當脉青當筋黃當肉黑當骨各當其所養之藏氣也

此以五色五味配五藏也肺之味在辛白色當之心之味在苦赤色當之肝之味在酸青色當之脾之味在甘黃色當之腎之味在鹹黑色當之不唯是也肺之合在皮白色當之心之合在脉赤色當之肝之合在筋青色當之脾之合在肉黃色當之腎

之合在骨，黑色當之。此所謂色味當五藏也。

諸脉者皆屬於目。脉者，血之府。宣明五氣篇曰：久視傷血。由此明諸脉皆屬於目也。○宋校正云：皇甫士安云：九卷曰：心藏脉，脉舍神，神明通體，故云屬目。**諸髓者皆屬於腦。**腦為髓海，故諸髓屬之。**諸筋者皆屬於節。**筋氣之堅結者，皆絡於骨節之間也。宣明五氣篇曰：久行傷筋。由此明諸筋皆屬於節也。**諸血者皆屬於心。**血居脉內，屬於心也。八正神明論曰：血氣者，人之神。然神者，心之主。由此故謂血皆屬於心也。**諸氣者皆屬於肺。**肺藏主氣故也。**此四支八谿之朝夕也。**谿者，肉之小會名也。八谿謂肘膝腕也。如是氣血筋脉互有盛衰，故為朝夕矣。

吾身諸脉皆屬於目。解精微論曰：心者，五藏之專精也。目者，其竅也。靈樞大惑論岐伯曰：五藏六府之精也。靈樞口問篇岐伯曰：目者，宗脉之所聚也。脉要精微論曰：脉者，血之府。宣明五氣論曰：久視傷血。夫心主脉，為五藏之專精，而目為之竅。然脉為血之府，而久視傷血，則傷脉矣。血脉本為同類，此諸脉皆屬於目也。吾身有腦皆屬於腦。靈樞海論曰：腦為髓之海，其輸上在於其蓋，下在風府。蓋骨中有髓，并止於腦，而腦為髓海，故諸髓皆腦屬之也。吾身諸筋皆屬於節。靈樞九鍼十二原篇云：所謂節之交，三百六十五會。又云：所謂節者，神氣之所遊行出入也，非皮肉筋骨也。

小鍼解云：節之交三百六十五會者，絡脉滲灌諸節者也。蓋骨節曰節，筋則絡於諸節之間。宣明五氣篇云：久行傷筋，則筋屬於節可知矣。吾身諸血皆屬於心。陰陽應象大論云：心生血。痿論曰：心主身之血脉。則血屬於心可知矣。吾身諸氣皆屬於肺。靈樞本神篇云：肺藏氣。則氣屬於肺可知矣。此四支八谿朝夕各有所屬而流通無間者也。四支者，手足也。八谿者，手之肘與腕，足之膝與腕也。蓋肉之小會為谿也。

故人卧血歸於肝。肝藏血，心行之，人動則血運於諸經，人靜則血歸於肝藏。何者？肝主血海故也。**肝受血而能視。**言其用也。目為肝之官，故肝受血而能視。**足受血而能步。**氣行乃血流，故足受血而能行步也。**掌受**

血而能握。以當把握之用。**指受血而能攝。**以當攝受之用也。血氣者，人之神，故所以受血者，皆能運用。**卧出而風吹之，血凝於膚者為痺。**謂㿏痺也。○㿏音頑，又音君。**凝於脉者為泣。**泣音澁。○泣，謂血行不利。**凝於足者為厥。**厥謂足逆冷也。**此三者，血行而不得反其空，故為痺厥也。**空與孔同。○空者，血流之道。大經隧也。○隧音遂。**人有大谷十二分。**大經所會，謂之大谷也。十二分者，謂十二經脉之部分。**小谿三百五十四名，少十二俞。**小絡所會，謂之小谿也。然以三百六十五小絡言之者，除十二俞外，則當三百五十

三名。經言三百五十四者，傳寫行書，誤以三爲四也。此皆衛氣之所留止，邪氣之所客也，衛氣滿填以行，邪氣不得居止。衛氣虧缺留止，則爲邪氣所客。故言邪氣所客。鍼石緣而去之。緣，謂夤緣行去之貌。言邪氣所客，衛氣留止，鍼其谿谷，則邪氣夤緣隨脉而行去也。診病之始，五決爲紀，五決，謂以五藏之脉爲決生死之綱紀也。欲知其始，先建其母。建，立也。母，謂應時之王氣也。生立應時王氣，而後乃求邪正之氣也。所謂五決者，五脉也。謂五藏脉也。

十二俞者，肺俞、心俞、肝俞、脾俞、腎俞、厥陰俞、膽俞、胃俞、三焦俞、大腸俞、小腸俞、膀胱

俞也。此皆衛氣之所留止，邪氣之所客，宜以鍼石循其部分而去之。且診病之始，當決五藏之脉以爲之紀，故欲知其始，先建其母，母者，五藏相乘之母也。此正所謂病之始也。其所謂五決者，即五藏之脉以決之也。下文正詳言之。

是以頭痛巔疾，下虛上實，過在足少陰巨陽，甚則入腎。足少陰腎脉，巨陽膀胱脉。膀胱之脉者，起於目內眥，上額交巔上。其支別者，從巔至耳上角。其直行者，從巔入絡腦，還出別下項，循肩髆內，俠脊抵腰中，入循膂，絡腎，屬膀胱。然腎虛而不能引巨陽之氣，故頭痛而爲上巔之疾也。經病甚已，則入於藏矣。徇蒙招尤，目冥耳聾，下實上虛，過在足少

陽厥陰，甚則入肝。徇，疾也。蒙，不明也。言目暴疾而不明。招，謂掉也，搖掉不定也。尤，甚也。目疾不明，首掉尤甚，謂暴病也。目冥耳聾，謂漸病也。足少陽膽脉、厥陰肝脉也。厥陰之脉，從少腹上俠胃，屬肝絡膽，貫鬲布脅肋，循喉嚨之後，入頏顙，上出額，與督脉會於巔。其支別者，從目系下頰裏。足少陽之脉，起於目銳眥，上抵頭角，下耳後，循頸，入缺盆。其支別者，從耳後入耳中。又支別者，別目銳眥，下顴加頰車，下頸合缺盆，以下胸中，貫鬲絡肝屬膽。今氣不足，故爲是病。○宋校正云：王註徇蒙言目暴疾而不明，義未甚顯，徇蒙者，蓋謂目瞼瞤動疾數而蒙暗。又少陽之脉下顴，甲乙經作下頗。○頗，胡浪反。頞，蘇朗反。系，奚帝反。顴，音權。腹滿䐜脹，支鬲胠脇，下厥上冒，

過在足太陰陽明。胠，去魚反。○胠，謂脅上也。下厥上冒者，謂氣從下逆上而冒於目也。足太陰脾脉，陽明胃脉也。足太陰脉，自股內前廉，入腹屬脾，絡胃上鬲。足陽明脉，起於鼻，交於頞，下循鼻外，下絡頤頷，從喉嚨入缺盆，屬胃絡脾。其直行者，從缺盆下乳內廉，下俠臍，入氣街中。其支別者，起胃下口，循腹裏，至氣街中而合，以下髃骸，爲是病。○髃，音虞。欬嗽上氣，厥在胸中，過在手陽明太陰。手陽明大腸，太陰肺脉也。手陽明脉，自肩髃前廉，上出於柱骨之會，上下入缺盆，絡肺，下鬲屬大腸。手太陰脉，起於中焦，下絡大腸，還循胃口，上鬲屬肺，從肺系橫出腋下。故爲欬嗽上氣，厥在胸中也。心煩頭痛，病在鬲中，過在手巨

陽少陰。手巨陽小腸脉，少陰心脉也。巨陽之脉從肩上入缺盆，絡心，循咽下鬲抵胃，屬小腸；其支別者，從缺盆循頸上頰，至目銳眥。手少陰之脉，起於心中，出屬心系，下鬲絡小腸，故心煩頭痛，病在胸中也。

此正所謂五決也。但此節止言證以分其經，而下節則兼色與脉以言之耳。巔，頂也。下，足也。上，頭也。過者，病也。凡內經以人之有病，如人之有過誤，故稱之曰過。脉要精微論曰：故乃可診有過之脉。此非過與不及之過，亦非經過之過，乃指病而言也。足少陰者，腎也。足太陽者，膀胱也。然腎之脉屬腎絡膀胱，膀胱之脉屬膀胱絡腎，二經相爲表裏，今頭痛而巔頂有疾者，正以下虛上實，其病在於腎與膀胱也。虛者，正氣不足也。實者，邪氣有餘也。且經病不已，常入於藏，故甚則入於腎矣。此篇與熱論稱膀胱爲巨陽，而下文稱小腸亦爲巨陽，蓋二經皆爲太陽，而太陽名爲三陽，陰陽類論曰：三陽爲父，則三陽正所以爲陽之表，宜稱之爲巨陽也。足少陽者，膽脉也。足厥陰者，肝脉也。然肝之脉屬肝絡膽，膽之脉屬膽絡肝，二經相爲表裏。今目暴疾不明，首掉尤甚，目暗耳聾，皆暴病也。正以下焉肝膽之邪有餘，而上部則虛，故爲病若是。其病正係於膽與肝也。且經病不已，當入於藏，故甚則入於肝矣。足太陰者，脾也。足陽明者，胃也。然脾之脉屬脾絡胃，胃之脉屬胃絡脾，二經相爲表裏。今腹滿䐜脹，支鬲胠脅等，所氣從下上，而上焦昏冒，其病正在脾胃也。手陽明者，大腸也。手太陰者，肺也。然肺之脉屬肺絡大腸，大腸之脉屬大腸絡肺。今欬嗽上氣，厥在胸中，其病正在大腸與肺也。手巨陽者，小腸也。手少陰者，心也。然心之脉屬心絡小腸，小腸之脉屬小腸絡心。二經相爲表裏。今心煩頭痛，鬲中有病，其病正在小腸與心也。後三服不言甚則入脾入肺入心者，可因腎肝以推之耳。

夫脉之小大滑濇浮沉，可以指別。夫脉小者，細小；大者，滿大；滑者，往來流利；濇者，往來蹇難；浮者，浮於手下；沉者，按之乃得也。如是雖衆狀不同，然手巧心諦，而指可分別也。

五藏之象，可以類推。象，謂氣象也。言五藏雖隱而不見，然其氣象性用，猶可以物類推之。何者？肝象木而曲直，心象火而炎上，脾象土而安靜，肺象金而剛決，腎象水而潤下。夫如是皆大舉宗兆，其中隨事變化，象法傍通者，可以同類而推之爾。

五藏相音，可以意識。音，謂五音也。夫肝音角，心音徵，脾音宮，肺音商，腎音羽，此其常應也。然其互相勝負，聲見否臧，則耳聰心敏者，猶可以意識而知之。

五色微診，可以目察。色，謂顏色也。夫肝色青，心色赤，脾色黃，肺色白，腎色黑，此其常色也。然其氣象交互，微見吉凶，則目明智遠者，可以占視而知之。

能合脉色，可以萬全。色青者，其脉弦；色赤者，其脉鉤；色黃者，其脉代；色白者，其脉毛；色黑者，其脉堅。此其常色脉也。然其參校異同，斷言成敗，則審而不惑，萬舉萬全。色脉之爲，例如下說。

赤脉之至也，喘而

堅。診曰有積氣在中，時害於食，名曰心痹。喘謂脉至如卒喘狀也。藏居高，病則脉爲喘狀，故心肺二藏而獨言之爾。喘爲心氣不足，堅則病氣有餘。心脉起於心胸之中，故積氣在中，時害於食也。積謂病氣積聚，痹謂藏氣不宣行也。得之外疾思慮而心虛，故邪從之。思慮心虛，故外邪因之而居止矣。白脉之至也，喘而浮，上虛下實，驚，有積氣在胸中，喘而虛，名曰肺痹，寒熱，喘爲不足，浮者肺虛，肺不足，是謂心虛。上虛則下當滿實矣。以其不足，故善驚而氣積胸中矣。然脉喘而浮，是肺自不足，喘而虛者，是心氣上乘肺，受熱而氣不得營，故名肺痹，而外爲寒熱

也。得之醉而使內也。酒味苦燥，內入於心，醉甚入房，故心氣上勝於肺矣。青脉之至也，長而左右彈，有積氣在心下支胠，名曰肝痹，脉長而彈，是爲弦緊，緊爲寒氣，中濕乃弦，肝主胠，近於心，故氣積心下又支胠也。正理論脉名例曰：緊脉者，如切繩狀，言左右彈人手也。得之寒濕，與疝同法，腰痛，足清，頭痛。緊脉爲寒，脉長爲濕。疝之爲病，亦寒濕所生，故言與疝同法也。寒濕在下，故腰痛也。肝脉者，起於足，上行至頭出額，與督脉會於頭，故病則足冷而頭痛也。清亦冷也。○疝，所晏反。黃脉之至也，大而虛，有積氣在腹中，有厥氣，名曰厥疝，

脉大爲氣，脉虛爲虛，既氣又虛，故脾氣積於腹中也。若腎氣逆上，則是厥疝；腎氣不上，則俱虛而脾氣積也。女子同法，得之疾使四支，汗出當風。女子同法，言同其候也。風氣通於肝，故汗出當風，則脾氣積滿於腹中。黑脉之至也，上堅而大，有積氣在小腹與陰，名曰腎痹，上謂寸口也。腎主下焦，故氣積聚於小腹與陰也。得之沐浴清水而臥。濕氣傷下，自歸於腎，況沐浴而臥無病乎。靈樞經曰：身半以下，濕之中也。此正合色脉以圖萬全，乃五決之法也。脉之小大滑澀浮沉，皆可以指下別之。五藏在內，而氣象則見於外，皆五行相生相尅之類也，可以類而推之。人有相與音雖見

於外，而五藏主於其中，可以意會而識之。五藏有五色，其診最微，可以目而察之。夫小大滑澀浮沉者，爲脉在於內，曰象，曰相，曰音，曰五色者，總名曰色在於外。人能合於色脉，可以萬全無失矣。何言之？診人之色已赤矣，及其脉之至也，湧盛如喘之狀，而按之則甚堅，當診之曰心脉，起於心胸之中，必有積氣在中，時害於食，名曰心痺。斯疾也，得之既有外感，而又思慮而心虛，故積氣之邪從而成耳。王註曰：喘爲心氣不足，堅爲病氣有餘，積爲病氣積聚，痺爲藏氣不宣行也。素問有痺論，而此亦曰痺，今據此考彼，病全不合，當如王註所謂藏氣不行也。又王註曰：藏居高，病則脉如喘狀，故於心肺二藏獨言之。此最得喘字之義。○診人之色已白矣，及其脉之至也，湧

盛如喘之狀。而舉指則甚浮。肺居上。故曰上虛。病不在下。故曰下實。且有驚。當診之曰有積氣在胸中。其脉喘當爲虛。名曰肺痺。而外有寒熱。斯疾也。得之醉而使內也。蓋酒味苦燥。內入於心。醉甚入房。故心氣上勝於肺。而爲驚。爲喘。爲虛。爲寒熱者。宜也。　診人之色。已青矣。及其脉之至也。脉甚弦長。而鼓擊如彈。醫工左右之指。肝部弦脉有餘。則木來乘土。透入右關。故醫工左右之指如彈擊然。甚至左右三部皆弦者。有之。當診之曰有積氣在心下支胠。名曰肝痺。斯疾也。得之寒濕。所致與疝同法以診之。蓋積於支胠。則爲肝痺。積於小腹睾丸。則爲疝。工以肝脉者。起於足之大指上入頏顙。連目系。上出額。與督脉會於巔故痛必腰痛足冷頭痛也。　診人之色已

黃矣。及其脉之至也。既大且虛。當診之曰必有脾經積氣在腹中。宜有厥逆之氣。名曰厥疝。不特男子。而女子亦皆有之。其法相同。斯疾也。得之速使四支。汗出當風。故風氣通肝。而爲積氣與厥氣如此。正以木盛則尅土。故脾色之外見者黃也　診人之色黑矣。及其脉之至也。尺脉之上堅而且大。當診之曰。有積氣在小腹與陰器之中。名曰腎痺。斯疾也。得之沐浴冷水而臥。蓋濕氣傷下。必歸於腎。而腎既受寒。故爲積氣在小腹與陰者如此。凡若此者。皆合色脉以圖萬全而五決之法盡矣。

黃帝內經素問節文註釋卷之二終

黃帝內經素問節文註釋卷之三

五藏別論篇

黃帝問曰。余聞方士。或以腦髓爲藏。或以腸胃爲藏。或以爲府。敢問更相反。皆自謂是。不知其道。願聞其說。藏去聲○方士。謂明於方術之士也。言互爲藏府之差異者。經中猶有之矣。靈蘭秘典論以腸胃爲十二藏相使之次。六節藏象論云十一藏取決於膽。五藏生成篇云五藏之象可以類推。五藏相音。可以意識。此則互相矛楯爾。腦髓爲藏。應在別經○楯竪允反

岐伯對曰。腦髓骨脉膽女子胞。此六者。地氣之所生也。皆藏於陰而象於地。故藏而不寫。名曰奇恒之府。藏平聲○腦髓骨脉。雖名爲府。不正與神藏爲表裏。膽與肝合。而不同六府之傳寫。胞雖出納。納則受納精氣。出則化出形容。形容之出。謂化極而生。然出納之用有殊於六府。故言藏而不寫。名曰奇恒之府也。夫胃大腸小腸三焦膀胱。此五者。天氣之所生也。其氣象天。故寫而不藏。此受五藏濁氣。名曰傳化之府。此不能久留輸寫者也。魄門亦爲五藏使。水穀不得久藏。

此節因帝有藏府之疑而明言之也。帝問心肝脾肺腎爲五藏，而又有腦髓，或指之以爲藏，腸胃爲六府之二，而或者亦指以爲藏，又或以爲府。其相反如此，而各自謂其是者，何也。伯言方士以腦髓爲藏，然腦髓亦可以爲府。方士以腸胃爲藏，然腸胃終所以爲府。故腦髓骨脈膽與女子胞，此六者屬陰，乃地氣之所生也，皆所以藏陰而象乎地，蓋藏垢納汙者莫如地。六者主藏而不寫，此所以象地也。其藏爲奇，無所於偶，而且有恒不變，名曰奇恒之府。胃大小腸三焦膀胱，此五者屬陽，乃天氣之所生也，蓋天主變化，五者寫而不能藏，此所以象天也。此則受五藏之濁氣而傳化之，名曰傳化之府。惟其爲傳化之府，所以不能久留，諸物有則猶寫者也。然魄門者，肛門也。肺藏魄，肛門上通於大腸，大腸與肺爲表裏，故亦可稱之曰魄門。此魄門者，亦爲五藏之使，水穀下此，亦不能藏者也。較之傳化之府，何以異哉。

謂所五藏者，藏精氣而不寫也，故滿而不能實。精氣爲滿，水穀爲實。但藏精氣，故滿而不能實。六府者，傳化物而不藏，故實而不能滿也。以不藏精氣，故受水穀故也。所以然者，水穀入口，則胃實而腸虛；以未下也。食下，則腸實而胃虛。水穀下也。故曰實而不滿，滿而不實也。

此言五藏主於藏精，六府主於傳物，乃裁府之的義，所以折方士之繆也。夫謂心肝脾肺腎爲五藏者，正以五藏各有精藏，精氣而不寫，故雖至於滿，而不至於有所實。唯不實，則不至於有所寫也。謂膽胃大小腸三焦膀胱爲六府者，正以六府傳化物而不藏，故一至於實而不能有所滿。惟不能滿，則不能不有所寫也。所以實而不能滿者，方其水穀入口之時，上之爲胃者實，而下之爲腸者尚虛。及其食下脘之後，則下之爲腸者實，而上之爲胃者已虛，故一有所實，則不能有所滿，而必至於寫也。故曰實而不滿者以此。彼五藏無水穀之出入，特其精微之氣焉耳。故雖至於滿，而不至於有所實，自不必有所寫也。故曰滿而不實者以此。

帝曰：氣口何以獨爲五藏主？氣口，則寸口也，亦謂脈口。以寸口可候氣之盛衰，故云氣口；可以切脈之動靜，故云脈口。皆同取於手魚際之後，同身寸之一寸，是則寸口也。岐伯曰：胃者，水穀之海，六府之大源也。人有四海，水穀之海則其一也。受水穀已，榮養四傍，以其當運化之源，故爲六府之大源也。五味入口，藏於胃以養五藏氣，氣口亦太陰也。氣口在手魚際之後，同身寸之一寸。氣口之所候脈動者，是手太陰脈氣所行，故言氣口亦太陰也。是以五藏六府之氣味，皆出於胃，變見於氣口。見音現。○榮氣之道，內穀爲實。○宋校正云：詳此註

出靈樞實作實。○穀入於胃。氣傳與肺。精專者。循肺氣行於氣口。故云變見於氣口也。

故五氣入鼻。藏於心肺。心肺有病。而鼻爲之不利也。爲去聲

此明氣口之脉。獨爲五藏主。逐即五味入口之語。以明五氣入鼻之義焉。氣口者。右手之寸口脉。即手太陰肺經太淵穴也。此篇與經脉別論。靈樞五色。四時氣篇。皆名之曰氣口。靈樞終始篇。名之曰脉口。皆以脉氣必會於此也。六節藏氣篇。靈樞禁服篇。名之曰寸口。以此部即太淵穴。去魚際僅一寸也。其左手寸部。則內經諸篇。皆謂之人迎耳。經脉別論。謂氣口成寸。以決死生。故帝問氣口何以獨爲五藏主。而可以決脉之動靜。氣之盛衰。人之死生。有如是也。但言脉雖見於氣口。而實本之於脾胃也。脾者。足太陰也。胃者。足陽明也。足陽明爲六府之先。足太陰爲五藏之本。胃主納受。凡水穀以是爲市。爲六府之大源。五味入口。藏於胃。而得脾以爲之運化。致五藏之氣。無不籍之以資養。則是脾者足太陰也。肺者。手太陰也。其氣本相爲流通。而氣口亦手太陰耳。是以五藏六府之氣味。皆出於胃。變見於氣口耳。惟脉出於胃。變見於氣口。故凡胃脾有積聚痰物。其氣口必大而滑。凡胃脾之虛者。其氣口脉必虛。蓋穀入於胃。氣傳於肺。而肺氣行於氣口。故云變見於氣口也。玉機眞藏論云。五藏者。皆禀氣於胃。胃者。五藏之本也。藏氣者。不能自致於手太陰。必因於胃氣。乃至於手

太陰也。蓋言胃而脾可知矣。其與此意互相發歟。然五味入口者如此。彼五氣入鼻者何如。六節藏象論云。天食人以五氣。羶焦香腥腐。地食人以五味。酸苦甘辛鹹。五氣入鼻。藏於心肺。上使五色修明。音聲能彰。五味入口。藏於腸胃。味有所藏。以養五氣。五藏之氣。氣和而生。津液相成。神乃自生。故五味入口。入於府。五氣入鼻。入於五藏。五藏惟心肺居於鬲上。受此五氣。故心肺有病。而鼻爲之不利矣。然則脾有病者。安能辨其五味哉。

凡治病必察其下。適其脉。觀其志意。與其病也。下謂目下所見可否也。調適其脉之盈虛。觀量志意之邪正。及病深淺成敗之宜。乃守法以治之也。**拘於鬼神者。不可與言至德。**志意邪則好祈禱。言至德則事必違。故不可與言至德也。**惡於鍼石者。不可與言至巧。**惡音汚。○惡於鍼石。則巧不得施。故不可與言至巧。**病不許治者。病必不治。治之無功矣。**心不許人治之。是其必死。強爲治者。功亦不成。故曰治之無功矣。

此言凡治病者。當詳其法。擇其人與病也。察其下者。察其下竅通否也。適其脉者。調其脉之小大滑濇浮沈也。人有志意。則當觀之。靈樞本藏篇云。志意者。所以御精神。收魂魄。適寒溫。和喜怒者也。然後與其病之可治與否也。彼拘於鬼神者。專事祈禱。

哉於戲誠哉是言修身養生之至德必不見信孔子曰丘之禱久矣則以修身養生禱於平日不惑於鬼神者也惡於鍼石者謂鍼無益與言鍼石之至巧必不肯從又有病勢已篤難以輕許者不必與治之有何功哉

按必察其下王註下謂目下所見可否也而馬註察其下竅通否也不如王註包括與其病也馬註與其病之可治與否也從病不許治句看出亦渾融

異法方宜論

黃帝問曰醫之治病也一病而治各不同皆愈何也不同謂鍼石灸焫毒藥導引按蹻也歧伯對曰地勢使然也謂法天地生長收藏及高下燥濕之勢

帝問均一病耳而或以砭石或以毒藥或以灸焫或以九鍼或以導引按蹻治各不同何其病之皆愈也伯言四方地勢不同故所治亦異不必拘用一法也

故東方之域天地之所始生也法春氣也魚鹽之地海濱傍水魚鹽之地海之利也濱水際也隨業近之其民食魚而嗜鹹皆安其處美其食豐其利故居安恣其味故食美魚者使人熱中鹽者勝血魚發瘡則熱中之信鹽發渴則勝血之徵故其民皆黑色疏理其病皆爲癰瘍血弱而熱故喜爲癰瘍其治宜砭石砭石謂以石爲鍼也山海經曰高氏之山有石如玉可以爲鍼則砭石也故砭石者亦從東方來東人今用之

此言砭石之所自始也天地發生之氣始於東方故東方之域天地之所始生也魚鹽最多海濱近水其民食魚而嗜鹽居此土以爲安食土味以爲美然魚性屬火使人熱中鹽味至鹹最能勝血宣明五氣論云鹹走血血病無多食鹹靈樞五味論黃帝曰鹹走血多食之令人渴何也少俞曰鹹入於胃其氣上走中焦注於脈則血氣走之血與鹹相得則凝凝則胃中汁注之注之則胃中竭竭則咽路焦故舌乾而善渴血脈者中焦之道也故鹹入而走血矣故熱中則水虧血勝則陰衰其民黑色疏理病爲癰瘍故東方用砭石以治之後世用砭石者自東方來也

西方者金玉之域沙石之處天地之所收引也法秋氣也引謂牽引使收斂也其民陵居而多風水土剛強居室如陵故曰陵居金氣肅殺故水土剛強也○宋校正云詳大抵西方地高民居高陵故多風也不必室如陵矣其民不衣而褐薦其民華食而脂肥不衣絲綿故曰不衣褐謂毛布也薦謂細草也華謂鮮美酥酪骨肉之類也以食鮮美故人體脂肥故邪不能傷其形體其病生於內水土剛強飲食脂肥膚腠閉封血氣充實故邪不能傷也內謂喜怒悲憂恐及飲食

男女之過甚也。其治宜毒藥。能攻其病，則謂之毒藥。以其血氣盛，肌肉堅，飲食華，水土強，故病宜毒藥方制御之。藥謂草木蟲魚鳥獸之類，皆能除病者也。故毒藥者，亦從西方來。西人方術，今奉之。

此言毒藥之所自始也。天地肅殺之氣，盛於西方，故西方者屬金，而金玉生之，沙石產之，天地之所收引也。其民倚高陵以為居，而耐受乎風，水土得金之氣甚為剛強，故斯民衣不用絲緜，而用毛布之褐，細草之薦，食必用鮮華，而體則脂肥，所以外邪不能傷，而內傷之病生，凡七情飲食皆是也，必宜用毒藥以治之，如草木蟲魚鳥獸之類，皆有毒藥。藏氣法時論云：毒藥攻邪。五運行大論云：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無毒治病，十去其九。後世之用毒藥者，自西方來也。

北方者，天地所閉藏之域也。其地高陵居，風寒冰冽。法冬氣也。其民樂野處而乳食，藏寒生滿病。樂音洛○水寒冰冽，故生病於藏寒也。其治宜灸焫。焫音萃○火艾燒灼，謂之灸焫。故灸焫者，亦從北方來。北人正行其法。

此言灸焫之所自始也。天地嚴凝之氣，盛於北方，故北方者，天地閉藏之域也。其地最高，其居如陵，風寒冰冽，民思避之，故樂於野處，多食獸乳，乳性頗寒，是以人之藏氣亦寒，而中滿之病生，故北方之人必用灸焫以暖之，後世之用灸焫者，從北方來也。

南方者，天地所長養，陽之所盛處也。其地下，水土弱，霧露之所聚也。法夏氣也。地下則水流歸之，水多故土弱，而霧露聚。其民嗜酸而食胕。胕，腐同○言其所食不芬香。故其民皆緻理而赤色。其病攣痺。酸味收斂，故人皆肉理密緻。陽盛之處，故色赤。濕氣內滿，熱氣外薄，故筋攣脉痺也。其治宜微鍼。微，細小也。細小之鍼，調脉衰盛也。故九鍼者，亦從南方來。南人盛崇之。

此言九鍼之所自始也。天地溫厚之氣，在於南方，故南方者，天地所長養，陽氣最盛之處也。地不滿東南，故其地最下，而水土弱，霧露由地而升，地下則為霧露之所聚。其民嗜酸味而食胕。胕者，氣之腐者也。酸味收斂，故肉理緻密。陽盛之處，故色赤。濕氣內滿，熱氣外薄，故其病為筋攣濕痺也。南方之人，乃用九鍼以治之，後世之用九鍼者，自南方來也。

中央者，其地平以濕，天地所以生萬物也眾。法土德之用，故生物眾。然東方海，南方下，西方北方高，中央之地平以濕，則地形斯異，生病殊焉。其民食雜而不勞。四方輻輳而萬物交歸，故人食紛雜而不

勞也故其病多痿厥寒熱濕氣在下故多病痿弱氣逆及寒熱也陰陽應象大論曰地之濕氣感則害皮肉筋脈居近於濕故爾其治宜導引按蹻導引謂搖筋骨動支節按謂抑按皮肉蹻謂捷舉手足故導引按蹻者亦從中央出也中央用爲養神調氣之正道也

此言導引按蹻之所自始也東方海南方下西北方高故中央者其地平以濕土德正王故天地所以生萬物者至衆四方輻轉萬物交歸故民食餘雜而不勞濕氣在下故民病爲痿爲厥爲寒熱陰陽應象大論曰地之濕氣感則害皮肉筋脈故治之宜導引按蹻也導引者謂搖筋骨動支節也按謂抑按皮肉也蹻謂捷舉手足也中央之人用之後世之用導引按蹻者亦從中央來也

移精變氣論

帝曰余欲臨病人觀死生決嫌疑欲知其要如日月光可得聞乎岐伯曰色脈者上帝之所貴也先師之所傳也上帝謂上古之帝先師謂岐伯祖世之師僦貸季也上古使僦貸季理色脈而通神明合之金木水火土四時八風六合不離其常先師以色白脈毛而合金應秋以色青脈弦而合木應春以色黑脈石而合水應冬以色赤脈洪而合火應夏以色黃脈代而合土應長夏及四季然以是色脈不合五行之休王上副四時之往來故六合之間八風鼓折不離常候盡可與期何者以見其變化而知之也故下文曰變化相移以觀其妙以知其要欲知其要則色脈是矣言所以知四時五行之氣變化相移之要妙者何以色脈故也色以應日脈以應月常求其要則其要也言脈應月色應日者占候之期準也常求色脈之差忒是則平人之診要也夫色之變化以應四時之脈此上帝之所貴以合於神明也所以遠死近生觀色脈之臧否曉死生之徵兆故能常遠於死而近於生也

生道以長命曰聖王上帝聞道勤而行之生道以長惟聖王乃爾而常用也

此至末節詳言色脈爲治病之要法也上帝者上古在上之帝王也先師僦貸季也蓋色之變化最速可以應日脈之變化稍常可以應月此王治病之要法也上帝能然所以遠於死而近於生稱爲聖王也宜矣

中古之治病至而治之湯液十日以去八風五痺之病八風謂八方之風五痺謂皮肉筋骨脈之痺也靈樞經曰風從東方來名曰嬰兒風其傷人也外在於筋紐內舍於肝風從東南來名曰弱風其傷人也外在

於肌肉舍於胃風從南方來名曰大弱風其傷人也外在於脈內舍於心風從西南來名曰謀風其傷人也外在於肉內舍於脾風從西方來名曰剛風其傷人也外在於皮內舍於肺風從西北來名曰折風其傷人也外在於手太陽之脉內舍於小腸風從北方來名曰大剛風其傷人也外在於骨內舍於腎風從東北來名曰凶風其傷人也外在於腋脅內舍於大腸又痺論曰以春甲乙傷於風者為筋痺以夏丙丁傷於風者為脈痺以秋庚辛傷於風者為皮痺以冬壬癸傷於邪者為骨痺以至陰遇此者為肉痺是所謂入風五痺之病也○宋校正云此註引痺論今經中痺論不如此當云風論曰以春甲乙傷於風者為肝風以夏丙丁傷於風者為心風季夏戊己傷於邪者為脾風以秋庚辛中於邪者為肺風以冬壬癸中於邪者為腎風痺論曰風寒濕三氣雜至合而為痺以冬遇此者為骨痺以春遇此者為筋痺以夏遇此者為脈痺以至陰遇此者為肌痺以秋遇此者為皮痺

十日不已治以草蘇草荄之枝本末為助標本已得邪氣乃服

草蘇謂藥煎也草荄謂草根也枝謂莖也言以諸藥根苗合成其煎俾相佐助而以服之凡藥有用根者有用莖者有用枝者有用華實者有用根莖枝華實者湯液不去則盡用之故云本末為助也標本已得邪氣乃服者言工人與病主療相應則邪氣率服而隨時順也湯液醪醴論曰病為本工為標標本不得邪氣不服此之謂主療不相應也或謂頭標本論末云鍼也

此言中古人湯液草煎治病也湯液據後篇湯液醪醴論則是五穀所制而非藥為之也言中古治病方其病之始至用湯液十日以去八風五痺之病及其十日不已則治以草蘇草荄之枝本末為助而煎之使服蘇者葉也荄者根也枝者莖也荄為本枝葉為末即後世之煎劑也湯液醪醴論曰病為本工為標標本不得邪氣不服蓋有病人而後用藥工故亦以本標名之今醫藥合其病情則標本得而邪氣服矣

此中古治病之得其法者如此

暮世之治病也則不然治不本四時不知日月不審逆從

四時之氣各有所在不本其處而即妄攻是反古也四時刺逆從論曰春氣在經脈夏氣在孫絡長夏氣在肌肉秋氣在皮膚冬氣在骨髓工當各隨所在而辟伏其邪爾不知日月者謂日有寒溫明暗月有空滿虧盈也八正神明論曰凡刺之法必候日月星辰四時八正之氣氣定乃刺之是故天溫日明則人血淖液而衛氣浮故血易寫氣易行天寒日陰則人血凝泣而衛氣沉月始生則血氣始精衛氣始行月郭滿則血氣盛肌肉堅月郭空則肌肉減經絡虛衛氣去形獨居是以因天時而調血氣也是故天寒無刺天溫無凝月生無寫月滿無補月郭空無治是謂得時而調之因天之序盛虛之時移光定位正立而待之故曰月生而寫是謂藏虛月滿而補血氣盈溢絡有流血命曰重實月郭虛而治是謂亂經陰陽相錯真邪不別沉以留止外虛內亂淫邪乃起

此之謂也。不審逆從者，謂不審量其病可治與不可治也。故下文曰：病形已成，乃欲微鍼治其外，湯液治其內，言心意麤略，不精審也。麤工兇兇，以為可攻，故病未已，新病復起。麤謂麤略也。兇兇謂不料事宜之可否也。何以言之？假令饑人形氣羸劣，食令極飽，能不霍乎？豈其與食而為惡邪？蓋為失時復過節也。非病逆鍼石湯液，失時過節，則其害反增矣。

此言後世治病之失也。診要經終論曰：春夏秋冬，各有所刺，法其所在。水熱穴論云：春取經脉分肉，夏取盛經分腠，秋取經俞，冬取井滎。靈樞四時篇云：春取經，夏取盛經，秋取經俞，冬取井滎。有氣色之逆從，如玉版論要篇曰：色見上下左右，各在其要。上為逆，下為從。女子右為逆，左為從；男子左為逆，右為從。又靈樞衛氣失常篇云：美眉者，足太陽之脉，氣血多；惡眉者，血氣少。其肥而澤者，血氣有餘；肥而不澤者，氣有餘，血不足；瘦而無澤者，血氣俱不足。審察其有餘不足而調之，可以知逆順矣。

有四時之逆從，平人氣象論曰：脉有逆從四時，未有藏形，春夏而脉瘦，秋冬而脉浮大，命曰逆四時也。玉機真藏論曰：所謂逆四時者，春得肺脉，夏得腎脉，秋得心脉，冬得脾脉，其至皆懸絕沉澁者，命曰逆四時也。

帝曰：願聞要道。岐伯曰：治之要極，無失色脉，用之不惑，治之大則。惑謂惑亂，則謂法則也。言色脉之應，昭然不欺。

但順用而不亂紀綱，則治病審當之大法也。逆從到行，標本不得，亡神失國。到當作倒。○逆從到行，謂反順為逆。標本不得，謂工病失宜。夫以反理到行，所為非順，豈唯治人，而神氣受害，若使之輔佐君王，亦令國祚不保康寧矣。去故就新，乃得真人。標本不得，工病失宜，則當去故逆理之人，就新明悟之士，乃得至真精曉之人，以全已也。

帝曰：余聞其要於夫子矣。夫子言不離色脉，此余之所知也。岐伯曰：治之極於一。帝曰：何謂一？岐伯曰：一者因得之。因問而得之也。帝曰：奈何？岐伯曰：閉戶塞牖，繫之病者，數問其情，以從其意。塞入聲。數音朔。○問其所欲而察是非也。得神者昌，失神者亡。帝曰：善。

此詳言治法以色脉為要之極，而其要之一，唯在於得神而已。神者，病者之神氣也。○靈樞天年篇云：失神者死，得神者生。

湯液醪醴論

黃帝問曰：為五穀湯液及醪醴奈何？液謂清液，醪醴謂酒之屬也。岐伯對曰：必以稻米，炊以稻薪，稻米者完，稻薪者堅。堅謂資其堅勁，完謂取其完全。完全則酒清冷，堅勁則氣

迅疾而勁速也帝曰何以然言何以能完堅邪岐伯曰此得天地之和高下之宜故能至完伐取得時故能至堅也夫稻者生於陰水之精首戴天陽之氣二者和合然乃化成故云得天地之和而能至完秋氣勁切霜露凝結稻以冬采故云伐取得時而能至堅。

此言爲湯液醪醴者必有取於稻米稻薪也。

帝曰上古聖人作湯液醪醴爲而不用何也岐伯曰自古聖人之作湯液醪醴者以爲備耳言聖人愍念生靈先防萌漸陳其法制以備不虞耳夫上古作湯液故爲而弗服也聖人不治已病治未病故但爲備用而不服也中古之世道德稍衰邪氣時至服之萬全雖道德稍衰邪氣時至以心猶近道故服用萬全也帝曰今之世不必已何也言不必如中古之世用也岐伯曰當今之世必齊毒藥攻其中鑱石鍼艾治其外也鑱沮銜反○言法殊於往古也

此言上古聖人制湯液醪醴以爲備然無邪則不必服中古則邪氣時生故服之萬全後世則邪氣太甚非毒藥鍼灸以治之不可也○藏氣法時論云毒藥攻邪靈樞九鍼論第一曰鑱鍼。

帝曰形弊血盡而功不立者何岐伯曰神不使也帝曰何謂神不使岐伯曰鍼石道也言神不能使鍼石之妙用也何者志意違背於師爾故也精神不進志意不治故病不可愈動離於道耗散天眞故爾○宋校正云全元起本云精神進志意定故病可愈太素云精神越志意散故病不可愈今精壞神去榮衛不可復收何者嗜欲無窮而憂患不止精氣弛壞榮泣衛除故神去之而病不愈也泣澀同○精神者生之源榮衛者氣之主氣主不輔生源復消神不內居病何能愈哉。

此承上文而言鍼法之不能立功者以病者之不能有神也。

帝曰其有不從毫毛生而五藏陽以竭也津液充郭其魄獨居孤精於內氣耗於外形不可與衣相保此四極急而動中是氣拒於內而形施於外治之柰何不從毫毛言生於內也陰氣內盛陽氣竭絶不得入於腹中故言五藏陽以竭也津液者水也充滿也郭皮也陰稸於中水氣脹滿上攻於肺肺氣孤危魄者肺神腎爲水害子不救母故云其魄獨居也夫陰精損削於內陽氣耗減於外則三焦閉溢水道不通水滿皮膚身體否腫故云形不可與衣相保也凡

此之類。皆四支脈數急。而內鼓動於脈中也。肺動者。謂氣急而欬也。言如是者。皆水氣格拒於腹膜之內。浮腫施張於身形之外。欲窮標本。其可得乎。四極言四末。則四支也。左傳曰。風淫末疾。靈樞經曰。陽受氣於四末。

岐伯曰。平治於權衡。去宛陳莝。是以微動四極。溫衣繆刺其處。以復其形。開鬼門。潔淨府。精以時服。五陽已布。疎滌五藏。故精自生。形自盛。骨肉相保。巨氣乃平。

莝音剉○平治權衡。謂察脈浮沉也。脈浮爲在表。脈沉爲在裏。在裏者泄之。在外者汗之。故下文云。開鬼門潔淨府也。去宛陳莝。謂去積久之水物。猶如草莖之不可久留於身中也。全本作草莖。微動四極。謂微動四支。令陽氣漸以宣行。故又曰。溫衣也。經脈滿。則絡脈溢。絡脈溢。則繆刺之以調其絡脈。使形容如舊而不腫。故云。繆刺其處以復其形也。開鬼門。是啓玄府遺氣也。五陽。是五藏之陽氣也。潔淨府。謂寫膀胱水去也。脈和。則五精之氣以時賓服於腎藏也。然五藏之陽漸而宣布。五藏之外氣穢復除也。如是。故精髓自生。形肉自盛。藏府既和。則骨肉之氣更相保抱。大經脈氣。然乃平復爾。

帝曰。善。

此帝承上文而舉病成一語者問之。伯遂以治法爲對也。陽者。衛氣也。郭。皮膚也。人以皮膚爲郭。猶以外城爲郭也。䰟。肺神也。四極。四支也。平治權衡。察脈之輕重浮沉也。宛。積也。陳莝。陳草也。邪氣之在人身。猶草莖之陳積也。開鬼門。發汗也。潔淨府。利水也。五陽。五藏皆有陽氣也。巨氣。大氣也。卽正氣也。帝言病有不從毫毛而生。非由於外而生於內。五藏陽氣皆已竭盡。津液充溢皮膚。發爲腫脹。靈樞脹論云。衛氣逆爲脈脹。衛氣並脈循分爲膚脹。上攻於肺。肺神獨居。是孤精在內。而陽氣耗散於外。神體軟弱。不可與衣相保。四支脹急。中氣喘促。邪氣入內。以與正氣相拒。腫脹之稱。施張於外。宜何法治之。伯言當察其脈之浮沉。如權衡然。浮則在表宜汗。沉則在裏宜泄。如去苑積之陳草。又微動四支以導引之。溫暖其衣以流通之。繆刺其處以復其形體。蓋經脈滿則絡脈溢。絡脈溢則繆刺之以調其經脈。如繆刺論之所云也。開鬼門以發其汗。潔淨府以利其水。庶使五藏之精。漸以時服。五藏之陽。漸以宣布。正以疎滌五藏。故邪氣去而精自生。形自盛。骨肉相保。巨氣乃平也。非由邪氣之去。何以致正氣之復哉。是證也。其靈樞水脹論。五癃津液篇之所謂水脹歟。

玉版論要。

黃帝問曰。余聞揆度奇恒。所指不同。用之柰何。岐伯對曰。揆度者。度病之淺深也。奇恒者。言奇病也。請言道之至數。五色脈變。揆度奇恒。道在於一。

一。謂色脈之應也。知色脈之應。則可以揆度奇恒矣。

神轉不回。回則不轉。乃失其機。

血氣者。神氣也。八正神明論曰。血氣

者人之神不可不謹養也夫血氣應順四時遞遷囚王循環五氣無相奪倫是則神轉不回也回謂却行也然血氣隨王不合却行却行則反常反常則回而不轉也回而不轉乃失生氣之機矣何以明之夫木衰則火王火衰則土王土衰則金王金衰則水王水衰則木王終而復始循環此之謂神轉不回也若木衰水王水衰金王金衰土王土衰火王火衰木王此之謂回而不轉也然反天常轉生之何有耶

至數之要迫近以微言五色五脈變化之要道迫近於天常而又微妙

著之玉版命曰合玉機玉機篇名也言以此回轉之要旨著之玉版合同於玉機論文也此因帝疑經古之異而深明其道之一也五色脈變揆度奇恒俱古經篇名靈樞第

六卷有五色篇經脈別論亦有陰陽揆度等名揆度者度病之淺深也奇恒者言奇病也病能論篇云揆度者切度之也奇恒者言奇病也所謂奇者使奇病不得以四時死也恒者得以四時死也所謂揆者方切求之也言切求其脈理也度者得其病處以四時度之也試言道之至數凡五色脈變揆度奇恒其經雖異而其道則歸於一一者何也以人之有神也前篇移精變氣論有得神者昌湯液醪醴論有神去之而病不愈八正神明論有血氣者人之神不可不慎養上古天真論有形與神俱而盡終其天年則知神者人之主也有此神而運轉於五藏必不至於有所回回者却行而不能前也設有所回必不能運轉矣此乃自失其機也是可見機在於神要在於機故至數之要至迫至近至精至微吾將此數語而著之玉版命之曰合玉機蓋玉機眞藏論亦載此數語故曰合玉機也

容色見上下左右各在其要容色者他氣也如肝木部內見赤黃白黑色皆謂他氣也餘藏率如此例所見皆在明堂上下左右要察候處故云各在其要

其色見淺者湯液主治十日已色淺則病微故十日乃已

其見深者必齊主治二十一日已色深則病甚故必終齊乃已

其見大深者醪酒主治百日已病深甚故日多

色夭面脫不治色見大深兼之夭惡面肉又脫不可治也

百日

卝**盡已**色不夭面不脫治之百日盡可已○宋校正云詳色夭面脫雖不治然期當百日乃已盡也

脈短氣絕死脈短已虛加之漸絕眞氣將竭故必死

病溫虛甚死甚虛而病溫溫氣內涸其精血故死

色見上下左右各在其要上爲逆下爲從色見於下者病生之氣也故從色見於上者傷神之兆也故逆

女子右爲逆左爲從男子左爲逆右爲從左爲陽故男子右爲從而左爲逆右爲陰故女子右爲逆而左爲從

易重陽死重陰死女子色見於左男子色見於右是變易也男子色見於左是日重陽女子色見於右是日重陰氣極則反故皆死也

陰陽反他宋校

正云。陰陽應象大論云。陰陽反作。**治在權衡相奪。奇恒事也。揆度事也。**權衡相奪。謂陰陽二氣不得高下之宜。是奇於恒常之事。當揆度其氣。隨宜而處療之。

上文大言五色脉變。合揆度奇恒。而道在於一矣。此節以五色之變者而極言之。凡人容色見於上下左右部者。各在其要處爲宜。其色見淺者。病未深也。用湯液以治之。十日可止。據湯液醪醴論。則此湯液者。乃五穀所爲。非如後世之湯藥也。其見深者。病勢深也。必用藥劑以治之。二十一日可已。藥劑者。如移精變氣論。治以草蘇草荄之枝者是也。其見大深者。病勢深也。必用醪酒以治之。百日可已。醪酒者。入藥於酒

中。如腹中論。有雞矢醴之謂。其間有顏色沉夭。而面肉已脫者。不治。然雖曰不治。期在百日之盡。則其命斯決也。蓋脉短氣絕者必死。病溫虛甚者必死。故知其百日盡而必死也。所謂色見上下左右。各在其要者。正以色見於上。病勢方炎。故爲逆。色見於下。病勢已衰。故爲從。靈樞五色篇云。其色上行者病益甚。其色下行如雲徹散者病方已。女子色見於右。則女子屬陰。而右亦屬陰。是爲獨陰也。故爲逆。若在於左。則陽以和陰。豈非從乎。男子色見於左。則男子屬陽。而左亦屬陽。是爲獨陽也。故曰逆。若在於右。則陰以和陽。豈非從乎。又何也。男子色見於左。乃重陽也。故曰死。女子色見於右。乃重陰也。故曰死。此陰陽相反。而作此病。治法在於察其脉之浮沉。如權衡然以相奪之正奇恒揆度之事也。陰陽應象大論云。陰陽反作。病之逆從也。正此之謂歟。色見上下左右男女之分。大義盡備於靈樞五色篇。

診要經終論

凡刺胸腹者。必避五藏。心肺在鬲上。腎肝在鬲下。脾象土而居中。故刺胸腹必避之。五藏者。所以藏精神魂魄意志。損之則五神去。神去則死至。故不可不慎也。

中心者。環死。中。去聲。○氣行如環之一周則死也。正謂周十二辰也。○宋校正云。刺禁論云。一日死。其動爲噫。四時刺逆從論同。此經闕刺中肝死日。刺禁論云。中肝五日死。其動爲語。四時刺逆從論同。

中脾者五日死。土數五也。○宋校正云。刺禁論云。中脾十日死。其動爲吞。四時刺逆從論同。

中腎者七日死。水成數六。水數畢。當至七日而死。○一云十日死。死字之誤也。○宋校正云。刺禁論云。中腎六日死。其動爲嚏。四時刺逆從論云。中腎六日死。其動爲嚏欠。

中肺者五日死。金生數四。金數畢。當至五日而死。○一云三日死。亦字誤也。○宋校正云。刺禁論云。中肺三日死。其動爲咳。四時刺逆從論同。王注四時刺逆從論云。此三論皆岐伯之言。而不同者。傳之誤也。

中鬲者。皆爲傷中。其病雖愈。不過一歲必死。五藏之氣。同主一年。鬲傷則五藏之氣互相剋伐。故不過一歲必死。

刺避五藏者。知逆從也。所謂從者。鬲與脾腎

之處。不知者反之。腎著於脊，脾藏居中，鬲連於脅際，知者爲順，不知者
反傷其藏。刺胸腹者，必以布憿著之，乃從單布上
刺。彀當作憿，布巾也。著，直略反。○形定則不誤中於五藏也。刺之不愈，復
刺。要以氣至爲故也。鍼經曰：刺之氣不至，無問其數；刺之氣至，去之勿復鍼。此之謂也。
刺鍼必肅。肅謂靜肅，所以候氣之存亡。刺腫搖鍼。以出大膿血故。
經刺勿搖。經氣不欲泄故。此刺之道也。
此言刺不避五藏者，各有死期，而遂指刺
胸腹者之有法也。五藏者，所以藏精神血
氣魂魄者也。凡刺胸腹者，必當避之，苟不
避之，則中心者環死，蓋心爲君主之官，故

之室　素問鈔註釋卷三　二十四

其死最速，當周環一日之時而死也。中脾
者五日死，蓋以五乃土之生數也。中腎者
七日死，蓋六乃水之成數，數既畢，當至
七日也。中肺者五日死，蓋四乃金之生數，
生數既畢，當至五日而死也。中鬲者，皆爲
傷中，蓋人之有鬲，前齊鳩尾，後齊十一椎，
所以遮隔濁氣，不使上薰心肺也。心肺居
於鬲上，腎肝居於鬲下，而脾則居於鬲中。
故五藏之氣同受鬲氣。今鬲既受傷，則五
藏之氣互相尅伐，其病雖暫時得愈，猶誤
傷其中，不過一歲而死矣。凡刺五藏者，在
乎知其順逆也。所謂順者，知鬲與脾腎有
上中下之異處；不知者反之，所以謂之逆
耳。且凡刺胸腹者，自布其道，必以布爲憿。
憿者，巾也。著之胸腹之間，乃從單布上刺，
蓋不欲深入也。刺之愈者，可以止鍼，若刺

之不愈，則復刺之。況刺鍼者，其志當肅，卽
寶命全形篇所謂深淺在志，遠近如一，如
臨深淵，手如握虎，神無營於衆物者，是也。
其刺腫者，必搖其鍼，以出大膿血，故也。若
非腫而刺經脈者，勿搖其鍼，以經
氣不可泄也。此乃刺鍼之道耳。
帝曰：願聞十二經脈之終奈何。終，謂盡也。岐伯曰：
太陽之脈，其終也戴眼，反折瘈瘲，其色白，絕
汗乃出，出則死矣。戴眼，謂睛不轉而仰視也。然足太陽脈起於目內眥，
上額交巔上，從巔入絡腦，還出別下項，循肩
髆內，俠脊，抵腰中。其支別者，下循足至小指
外側。手太陽脈起於手小指之端，循臂上肩，
入缺盆。其支別者，上頰至目內眥，抵足太陽。

之室　素問鈔註釋卷三　二十五

又其支別者，從缺盆循頸上頰，至目外眥，故
戴眼反折瘈瘲，色白，絕汗乃出也。絕汗，謂汗
暴出如珠而不流，旋復乾也。
太陽極則汗出，故出則死。
此以下詳十二經脈絕時之狀。而此
一節則先以太陽之終者言之也。
少陽終者，耳聾，百節皆縱，目睘絕系，絕系一
日半死，其死也，色先青白，乃死矣。睘音瓊。○足少陽脈
起於目銳眥，上抵頭角，下耳後。其支別者，從
耳後入耳中，出走耳前。手少陽脈，其支別者，
從耳後亦入耳中，出走耳前，故終則耳聾目
睘絕系也。少陽主骨，故氣終則百節縱緩。色
青白者，金木相薄也，故見
死矣。睘，謂直視如驚貌。

此舉少陽之終者言之也。靈樞大惑篇岐伯曰。五藏六府之精氣。皆上注於目而爲之精。精之窠爲眼。骨之精爲瞳子。筋之精爲黑眼。血之精爲絡。其窠氣之精爲白眼。肌肉之精爲約束。裹擷筋骨血氣之精。而與脉并爲系。上屬於腦。後出於項中。今日目景者。猶俗云眼圈也。其所謂系者。即大惑篇之所謂系也。

陽明終者。口目動作。善驚妄言。色黃。其上下經盛。不仁。則終矣。足陽明脉起於鼻交頞中。下循鼻外。入上齒縫中。還出夾口環唇。下交承漿。却循頤後下廉。出大迎。循頰車。上耳前。過客主人。循髮際至額顱。其支別者。從大迎前下人迎。循喉嚨。入缺盆。下鬲。手陽明脉起於手。循臂至肩上。出於柱

骨之會上。下入缺盆。絡肺。其支別者。從缺盆上頸貫頰。下入齒中。還出俠口。交人中。左之右。右之左。上俠鼻孔。抵足陽明。故絡則口目動作也。口目動作。謂目瞬而鼓頷也。胃病則惡人與火。聞木音則惕然而驚。又罵詈。罵詈而不避親疏。故善驚妄言也。黃者土色。上謂手脉。下謂足脉也。經盛謂面目頸頷足跗腕脛皆躁盛而動也。不仁。謂不知善惡。如是者皆氣竭之徵也。故終矣。〇瞚音閃

此舉陽明之終者言之也。

〇不仁謂不知痛痒也。

按不仁。謂不柔和也。痒痛不知。寒熱不知。任其屈伸灸刺。而不知所以然者。是謂不仁也。此馬註云然。王註謂不知善惡者非

少陰終者。面黑齒長而垢。腹脹閉。上下不通而終矣。手少陰氣絕則血不流。足少陰氣絕則骨不耎。骨硬則齗上宣。故齒長而積垢汚。血壞則皮色死。故面色如漆而不赤也。足少陰脉從腎上貫肝鬲入肺中。手少陰脉起於心中。出屬心系。下鬲絡少腹。故其終則腹脹閉。上下不通也。

此舉少陰之終者言之也。

太陰終者。腹脹閉。不得息。善噫善嘔。足太陰脉行從股內前廉。入腹屬脾絡胃。上鬲。手太陰脉起於中焦。下絡大腸。還循胃口。上鬲屬肺。故終則如是也。靈樞經曰。足太陰之脉。動則病食則嘔。腹脹善噫也。**嘔則逆。逆則**

面赤。嘔則氣逆故面赤。**不逆則上下不通。不通則面黑皮毛焦而終矣。**嘔則上通。故但面赤。不嘔則下已閉。上復不通。心氣外燔。故皮毛焦而終矣。何者。足太陰脉支別者。復從胃別上鬲注心中。由是則皮毛焦。乃心氣外燔而然也。

此舉太陰之終者言之也。

厥陰終者。中熱嗌乾。善溺。心煩。甚則舌卷卵上縮而終矣。足厥陰絡。循脛上睾。結於莖。其正經入毛中。下過陰器。上抵少腹。俠胃上循喉嚨之後。入頏顙。手厥陰脉起於胸中。出屬心包。故終則中熱嗌乾。善溺心

須矣靈樞經脉篇曰肝者筋之合也筋者聚於陰器而脉絡於舌本故甚則舌卷卵上縮也又以厥陰之脉過陰器故爾○皐作睪過作環

此十二經之所敗也

手三陰三陽足三陰三陽則十二經也敗謂氣終盡而敗壞也○靈樞此舉厥陰之終者言之也○靈樞經脉篇有十二經氣絶當參看

脉要精微論

黄帝問曰診法何如岐伯對曰診法常以平旦陰氣未動陽氣未散飲食未進經脉未盛絡脉調匀氣血未亂故乃可診有過之脉

動謂動而降卑散謂散布而出也過謂異於常候也○宋校正云脉經及千金方有過之脉作過此非也王注陰氣未動謂動而降卑按金匱眞言論云平旦至日中天之陽陽中之陽也則平旦爲一日之中純陽之時陰氣未動耳何有降卑之義

此以診脉之時候言之也陰氣者營氣也陽氣者衛氣也經脉者十二經脉氣之行也如手太陰自中府以至少商之類絡脉者十五絡穴如手太陽以列缺爲絡之類靈樞口問篇岐伯曰陽氣盡陰氣盛則目瞑陰氣盡而陽氣盛則寤矣惟平旦之時則夜盡方晝營氣隨宗氣以行經隧者寐後而未動陽氣之出睛明穴而行陽經者方寤而未散飲食猶未進而胃氣尚靜經脉則未盛以諸經之脉未淳也絡脉則調匀

以絡脉未甚旁行也氣血則未亂以事未甚擾也故乃可診有過之脉蓋人之有病如事之有過誤故曰有過之脉全經做此

按馬註體認有理

切脉動靜而視精明察五色觀五藏有餘不足六府強弱形之盛衰以此參伍決死生之分

切謂以指切近於脉也精明穴名也在明堂左右兩目內眥也以近於目故曰精明言以形氣盛衰脉之多少視精明之間氣色觀藏府不足有餘參其類伍以決死生之分

此以診脉之要訣言之也凡切脉者當視脉之動靜矣而尤當視精明察五色蓋精明者指神氣也移精變氣論有得神者昌湯液醪醴論有神去之而病不愈玉版論有神轉不回則神氣精明不至於昏沉者最爲診法之要耳王註以精明爲足太陽經之睛明穴但此穴未足以觀人以此法爲觀目則可也由下文所以視萬物別黑白等語觀之則主目言爲正蓋精明主神氣言舍目亦無以見之況末云則精衰矣豈精衰之精尚可以穴言乎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胸中正則眸子瞭焉者是也其五色亦所當兼察也五藏有有餘不足六府有強弱形有盛衰皆當有以觀之以此數者而參伍焉則死生之分決矣

按馬註精明指神氣精明而言明矣

夫脉者血之府也府聚也言血之多少皆聚見於經脉之中也故刺志論曰脉實血實脉虛血虛此其常也反此者病由是故也長則氣治短則氣病數則煩心大則病進數音朔○夫脉長為氣和故治短為不足故病數急為熱故煩心大為邪盛故病進也長脉者往來長短脉者往來短數脉者往來急速大脉者往來滿大也上盛則氣高下盛則氣脹代則氣衰細則氣少濇則心痛上謂寸口下謂尺中盛謂盛滿代脉者動而中止不能自還細脉者動如莠蓬濇脉者往來時不利而蹇濇也渾渾革至如湧泉病進而色弊緜緜其去如弦絕死渾渾言脉氣濁亂也革至者謂脉來弦而大實而長也如湧泉者言脉汨汨但出而不返也緜緜言微微似有而不甚應手也如弦絕者言脉卒斷如弦之絕去也若病候日進而色弊惡如此之脉皆以死也

此以診脉之脉體言之也府者聚也言血之多少聚於經脉之中故脉為血之府也脉長則氣治以氣足故應手而長脉短則氣病以氣滯故應手而短脉來六至為數數則火盛而煩心脉來洪盛為大大則邪盛而病進上者寸也寸盛者為氣居於高下者寸之下即關也下盛者為氣脹於中脉來中止不能自還者為代代則正氣已衰故不能自還也猶人負重以至中途而力乏不前欲求代於人者耳脉來細細如絲者曰細細則正氣已少故脉息細微也脉來如刀刮竹而往來甚難者曰濇濇則心血不足而有時作痛也然則氣病氣高氣脹之氣邪氣也邪氣合內傷外感而皆有之氣衰氣少之氣皆正氣之衰也煩心病進心痛者皆病病也正氣治為無病耳不唯是也脉之四五至者為平脉氣渾渾而濁亂其革至如湧泉出而不返蓋六至已上之脉也其病當進其色當弊與前大為病進者相類也又有不足而衰氣緜緜至微至細蓋三至已下之脉也甚則去如弦之斷絕不復再來此皆死脉之候也

按下盛則氣脹王註下謂尺中尺主腎安有脹之理焉註下者寸之下即關也氣脹指關而言有理

夫精明五色者氣之華也五氣之精華者上見為五色變化於精明之間也六節藏象論曰天食人以五氣五氣入鼻藏於心肺上使五色修明此則明察五色也赤欲如白裹朱不欲如赭白欲如鵝羽不欲如鹽青欲如蒼璧之澤不欲如藍黃欲如羅裹雄黃不欲如黃土黑欲如重漆色不欲如地蒼五色精微象見矣其壽不久也白當作帛赭音柘重平聲○赭色鹽色藍色黃土色地蒼色見者皆精微之敗象故其壽不久

夫精明者所以視萬物別白黑審短長以長

爲短以白爲黑如是則精衰矣。誠其誤也。夫如是者皆精明衰乃誤也。

此節復以精明五色之義申之也。夫五色以精明爲主。精明由五色見之。故精明五色者乃吾人之正氣精華也。故赤欲如帛裹朱。色赤而明潤。不欲如赭。蓋赭則赤帶焦黑矣。白欲如鵝羽。色白而明潤。不欲如鹽。蓋鹽則白帶雜暗矣。青欲如蒼璧之澤。色青而明潤。不欲如藍。蓋藍則青帶沉晦矣。黃欲如羅裹雄黃。色黃而明潤。不欲如黃土。蓋黃土則黃帶沉滯矣。黑欲如重漆。色黑而明潤。不欲如地蒼。蓋地蒼則黑帶沉濁矣。曰赭曰鹽曰藍曰黃土曰地蒼。皆五色之精微。不足氣象所見。其壽當不久也。觀五色如此。觀精明何如。夫人之精明者。其神在目。所以視萬物。別黑白。審長短。若以長爲短。以白爲黑。則人之精氣衰矣。故凡觀其五色者。必觀其精明也。

五藏者中之守也。身形之中。五神安守之所也。此皆明觀五藏也。

中盛藏滿氣勝傷恐者。聲如從室中言。是中氣之濕也。中謂腹中。盛謂氣盛。藏謂肺藏。氣勝謂勝於呼吸而喘息變易也。夫腹中氣盛。肺藏充滿。氣勝息變。善傷於恐。言聲不發。如在室中者。皆腹中有濕氣乃爾也。

言而微。終日乃復言者。此奪氣也。若言音微細。聲斷不續。甚奪其氣。乃如是也。

衣被不斂。言語善惡。不避親疏者。

此神明之亂也。倉廩不藏者。是門戶不要也。倉廩謂脾胃。門戶謂䰟門。靈蘭秘典論曰。脾胃者。倉廩之官也。五藏別論曰。䰟門亦爲五藏使。水穀不得久藏也。䰟門則肛門也。要謂禁要。

水泉不止者。是膀胱不藏也。水泉謂前陰之流注也。

得守者生。失守者死。夫如是倉廩不藏。氣勝傷恐。衣被不斂。水泉不止者。皆神氣得其所守則生。失其所守則死也。夫何以知神氣之不守。即衣被不斂。言語善惡不避親疏。則亂之證也。亂盛則不守於藏也。

此言五藏爲身之守。而失守則死也。

夫五藏者。身之強也。藏安則神守。神守則身強。故曰身之強也。

頭者精明之府。頭傾視深。精神將奪矣。背者胸中之府。背曲肩隨。府將壞矣。腰者腎之府。轉搖不能。腎將憊矣。膝者筋之府。屈伸不能。行則僂附。附一作俯。筋將憊矣。骨者髓之府。不能久立。行則振掉。骨將憊矣。憊敗去聲。○皆以所居所由而爲之府也。

得強則生。失強則死。強謂中氣強固以鎮守也。

此言五藏爲身之強。而失強則死也。

帝曰：脉其四時動柰何？知病之所在柰何？知病之所變柰何？知病乍在內柰何？知病乍在外柰何？請問此五者，可得聞乎？（言欲順四時及陰陽相應之狀候也。）岐伯曰：請言其與天運轉大也。（指可見陰陽之運轉，以明陰陽之不可見也。）萬物之外，六合之內，天地之變，陰陽之應，彼春之暖，為夏之暑，彼秋之忿，為冬之怒，四變之動，脉與之上下。（六合，謂四方上下也。春暖為夏暑，言陽生而至盛；秋忿為冬怒，言陰少而之壯也。忿一為急，言秋氣勁急也。）

以春應中規，（春脉耎弱，輕虛而滑，如規之象，中外皆然，故以春應中規。）夏應中矩，（夏脉洪大，兼之滑數，如矩之象，可正平之，故以夏應中矩。）秋應中衡，（秋脉浮毛，輕濇而散，如稱衡之象，高下必平，故以秋應中衡。）冬應中權。（冬脉如石，兼沉而滑，如稱權之象，下遠於衡，故以冬應中權也。以秋中衡、冬中權者，言脉之高下異處如此爾，此則隨陰陽之氣，故有斯四應不同也。）是故冬至四十五日，陽氣微上，陰氣微下；夏至四十五日，陰氣微上，陽氣微下。陰陽有時，與脉為期，期而相失，如脉所分，分之有期，故知死時。（察陰陽升降之準，則知經脉遞遷之象；審氣候遞遷之失，則知氣血分合之期；分閉不差，故知人死之時節。）微妙在脉，不可不察，察之有紀，從陰陽始。（從陰陽升降精微妙用，皆在經脉之氣候，是以不可不察，故始以陰陽為察候之綱紀。）始之有經，從五行生，生之有度，四時為宜。（言始所以知有經脉之察候可應者，何哉？蓋從五行衰王而為準度也。徵求太過不及之形證，皆以應四時者，居生氣所宜也。）補寫勿失，與天地如一。（有餘者寫之，不足者補之，是則應天地之常道也。然天地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是法天地之道也。寫補之宜，工切審之，其治氣亦然。）得一之精，以知死生。（曉天地之道，補寫不差，既得一精，亦可知生死之準的。）是故聲合五音，色合五行，脉合陰陽。（聲表宮商角徵羽，故合五音；色見青黃赤白黑，故合五行；脉彰寒暑之休王，故合陰陽之氣也。）

此帝欲以脉知五者，伯言當法天之四時陰陽五行而已。上文言反四時者為關格，故帝以脉動四時為問，及病在何經，病分內外，皆欲知之。伯言吾人之脉不外乎四時，而四時不外乎五行，五行不外乎陰陽，陰陽不外乎天運而已。彼萬物之外，即六合之內也，皆由於天地之變，陰陽之應。故當春而氣暖，至夏則不止於暖而為暑矣；當秋而氣忿，至冬則不止於忿而為怒矣。蓋四時有變，而吾人之脉特隨之而上下

耳。上下者，浮沉也。正以春時之脈，其息如中乎規。規者所以爲圓之器也。春脈軟弱輕虛而滑，如規之象，圓活而動，故曰春應中規也。夏時之脈，其應如中乎矩。矩者，所以爲方之器也。夏脈洪大滑數，如矩之象，方正而盛，故曰夏應中矩也。秋時之脈，其應如中乎衡。秋脈浮毛，輕濇而散，如衡之象。其取在平，故曰秋應中衡也。冬時之脈，其應如中乎權。冬脈如石，兼沉而滑，如權之象。其勢下垂，故曰冬應中權也。若是者何也？蓋以冬至四十五日以後，乃小寒大寒，以至立春也。陽氣漸上，陰氣漸下，惟陽氣漸上，故在春爲暖，而漸至於夏則爲暑。春暖之所以中規，夏脈之所以中矩者，有由然矣。夏至四十五日以後，乃小暑大暑，以至立秋也。陰氣漸上，陽氣漸下，惟陽氣

漸下，故在秋爲忿，而漸至於冬則爲怒。秋脈之所以中衡，冬脈之所以中權者，有由然矣。陰陽有時，與脈之上下有期，期有不同，知脈有四時之分，分之有期，知脈有死生之時，微妙在脈，不可以不察也。察之有紀，從陰陽之氣而始，始之有經，從五行之配而生，生之有度，四時各有所宜，用鍼者能補寫隨時而勿失，與天地陰陽升降之氣合而爲一，則得此一者之情，可以知死生矣。惟人身能合天之陰陽也，故聲合五音，色合五行，脈合陰陽，何者而非一理以貫之哉。

是知陰盛則夢涉大水恐懼。陰爲水，故夢涉水而恐懼也。陰陽應象大論曰：水爲陰。**陽盛則夢大火燔灼。**陽爲火，故夢大火而燔灼也。陰陽應象大論曰：火爲陽。**陰陽俱盛則夢相殺毀傷。**亦類交爭之氣象。**上盛則夢飛，下盛則夢墮。**氣上則夢上，故飛；氣下則夢下，故墮。**甚飽則夢予，**內有餘，故。**甚饑則夢取。**內不足，故。**肝氣盛則夢怒。**肝在志爲怒。**肺氣盛則夢哭。**肺聲哀，故夢哭。**短蟲多則夢聚衆。**身中短蟲多，則夢聚衆。**長蟲多則夢相擊毀傷。**長蟲多，則內不安，內不安，則神躁擾，故夢是矣。

此承上文而言人身之有夢，亦不外乎陰陽而已。○此篇與靈樞淫邪發夢篇大同，但彼更詳耳。方盛衰論亦有諸夢，周官六夢，列子周穆王篇有陰氣壯等夢，大義俱

與此同。

是故持脈有道，虛靜爲保。前明脈應，此舉持脈所由也。然持脈之道，必虛其心，靜其志，乃保定盈虛而不失。**春日浮，如魚之遊在波。**雖出猶未全浮。**夏日在膚，泛泛乎萬物有餘。**泛泛，平貌。陽氣大盛，脈氣亦象萬物之有餘，易取而洪大也。**秋日下膚，蟄蟲將去。**隨陽氣之漸降，故曰下膚。何以明陽氣之漸降？蟄蟲將欲藏去也。**冬日在骨，蟄蟲周密，君子居室。**在骨，言脈深沉也。蟄蟲周密，言陽氣伏藏。君子居室，此人事也。**故曰：知內者按而紀之。**知內者，謂知脈氣也。

故按而爲之綱紀。**知外者終而始之。**知外者，謂知色象，故以五色終而復始。**此六者持脈之大法。**凡是六者，然後可以知脈之遷變也。

此一節言持脈之法，正以察脈有四時之動也。

心脈搏堅而長當病舌卷不能言。搏，謂搏擊於手也。諸脈搏堅而長者，皆爲勞心而藏脈氣虛極也。心手少陰脈從心系上俠咽喉，故令舌卷短而不能言也。**其耎而散者當消環自已。**諸脈耎散，皆爲氣實血虛也。消，謂消散。環，謂環周，言其經氣如環之周，當其火王自消散也。

此以下六節，正以答知病所在四句之問。而此一節言心脈有剛柔，而病亦以異也。

肺脈搏堅而長當病唾血。肺虛極則絡逆，絡逆則血泄，故唾出也。**其耎而散者當病灌汗至令不復散發也。**汗泄玄府，津液奔湊，寒水灌洗，皮密汗藏，因灌汗藏，故言灌汗至令不復散發也。灌，謂灌洗，盛暑多爲此也。○宋校正云：詳下文諸藏各言色，而心肺二藏不言色者，疑闕文也。

此言肺脈有剛柔，而病亦以異也。

肝脈搏堅而長色不青當病墜若搏因血在脇下令人喘逆。諸脈見本經之氣，而色不應者，皆非病從內生，是外病來勝也。夫肝藏之脈，端直以長，故言曰色不青，當病墜若搏也。肝主兩脇，故曰因血在脇下也。肝厥陰脈布脇肋，循喉嚨之後，其支別者，復從肝別貫鬲，上注肺。今血在脇下，則血氣上薰於肺，故令人喘逆也。**其耎而散色澤者當病溢飲。溢飲者渴暴多飲而易入肌皮腸胃之外也。**易，去聲。○面色浮澤，是爲中濕，血虛中濕，水液不消，故言當病溢飲也。以水飲滿溢，故滲溢而易入肌皮腸胃之外也。

此言肝脈有剛柔，而病亦以異也。

胃脈搏堅而長其色赤當病折髀。胃虛色赤，火氣救之，心象於火，故色赤也。胃陽明脈從氣衝下髀抵伏兎，故病則髀如折也。**其耎而散者當病食痺。**痺，痛也。胃陽明脈，其支別者，從大迎前下人迎，循喉嚨，入缺盆，下鬲屬胃絡脾，故食則痛悶而氣不散也。○宋校正云：詳謂痺爲痛，其義則未通。

此言胃脈有剛柔，而病亦以異也。

脾脈搏堅而長其色黃當病少氣。脾虛則肺無所養，肺主氣，故少氣也。**其耎而散色不澤者當病足胻腫若水狀也。**色氣浮澤，爲水之候，色不潤澤，故言若水狀也。脾太陰脈，自上內踝前廉上踹內，循胻骨後，交出厥陰之前，上循膝股內前廉入腹，故病足胻腫也。

此言脾脈有剛柔，而病亦以異也。

腎脉搏堅而長其色黃而赤者當病折腰。色氣黃赤是心脾干腎腎受客傷故腰如折也腰爲腎府故病發於中。其耎而散者當病少血至令不復也。腎主水以生化津液今腎氣不化故當病少血至令不復也。

此言腎脉有剛柔而病亦以異也。

帝曰。診得心脉而急此爲何病病形何如。岐伯曰。病名心疝少腹當有形也。心爲牡藏其氣應陽今脉反寒故爲疝也諸脉勁急者皆爲寒形謂病形也。帝曰。何以言之。岐伯曰。心爲牡藏小腸爲之使故曰少腹當有形也。使去聲○少腹小腸也靈蘭祕典論曰小腸者受盛之官以其受盛故形居於內也。

此言脉有心疝之證也。診得心脉而急其病名曰心疝。心氣有所積也其病當在少腹少腹者小腹也蓋以心與小腸爲表裏而心爲陽中之少陽乃牡藏也小腸爲心之使則小腸既在少腹故少腹當有形耳。

帝曰。診得胃脉病形何如。岐伯曰。胃脉實則脹虛則泄。脉實者氣有餘故脹滿脉虛者氣不足故泄利。帝曰。病成

而變何謂。岐伯曰。風成爲寒熱。生氣通天論曰因於露風乃生寒熱故風成爲寒熱也。癉成爲消中。癉謂濕熱也熱積於內故變爲消中也消中之證善食而瘦○宋校正云詳王註以善食而瘦爲消中按本經多食數溲爲之消中善食而瘦乃是食㑊之證當云善食而溲數。厥成爲巓疾。厥謂氣逆也氣逆上而不已則變爲上巓之疾也。久風爲飧泄。久風不變但在胃中則食不化而泄利也以肝氣內合而乘胃故爲是病焉陰陽應象大論曰風氣通於肝故內應於肝也。脉風成爲癘。癘音賴○經風論曰風寒客於脉而不去名曰癘風又曰癘者有榮氣熱胕其氣不清故使其鼻柱壞而色敗皮膚瘍潰然此則癘也夫如是者皆脉風成結變而爲也。病之變化不可勝數。數上聲

此言胃脉之實者爲脹虛者爲泄而疾之變化有爲寒熱爲消中爲巓疾爲飧泄癘風等疾也蓋胃爲六府五藏之海故脉之有餘者爲實其病當爲脹脉之不足者爲虛其病當爲泄及其病成而變化也胃風而成則爲寒熱往來之疾胃熱而成則爲消中之疾癉者熱也多食而瘦謂之消中大義見陰陽別論篇氣逆而厥則爲上巓之疾蓋氣升而上則頂巓眩暈或時作痛者有之胃中久風以肝氣內合而成之則當食不化而泄利也陰陽應象大論曰風氣通於肝蓋惟肝經爲能感風而木來侮土故病成於胃者如是也脉中有風而成當爲癘風之證風論云風寒客於脉而不

去名曰癘風又曰癩風者有榮氣熱胕其氣不清故使其鼻柱壞而色敗皮膚瘍潰風寒客於脉而不去者是也夫曰寒熱曰消中曰巔疾曰飱泄曰癘風病之變化皆由於病成於界而至於不可勝數者如此眞與他經有不同也

帝曰諸癰腫筋攣骨痛此皆安生安何也言何以生之

岐伯曰此寒氣之腫八風之變也八風八方之風也然癰腫者傷東南西南風之變也筋攣骨痛者傷東風北風之變也靈樞經曰風從東方來名曰嬰兒風其傷人也外在筋紐風從東南來名曰弱風其傷人也外在於肌風從西南來名曰謀風其傷人也外在於肉風從北方來名曰大剛風其傷人也外在於骨由此四風之變而三病乃生故下問對是也

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此四時之病以其勝治之愈也勝謂勝尅也如金勝木木勝土土勝水水勝火火勝金此則相勝也

此言癰腫筋攣骨痛之三者有得病之由治病之法也陰陽應象大論云寒傷形形傷腫故諸癰腫者寒氣之所變也靈樞九宮八風篇云風從東方來名曰嬰兒風其傷人也外在筋紐風從北方來名曰大剛風其傷人也外在於骨故八風之變能使人筋攣骨痛也然凡此等之疾各以其所勝治之如患東方之風則助金以勝木患北方之風則助土以勝水之類而病得愈矣

帝曰有故病五藏發動因傷脉色各何以知其久暴至之病乎重以色氣明前五藏堅長之脉有自病故病及因傷候也

岐伯曰悉乎哉問也徵其脉小色不奪者新病也氣乏而神猶強也**徵其脉不奪其色奪者此久病也**神持而邪凌其氣也**徵其脉與五色俱奪者此久病也**神與氣俱衰也**徵其脉與五色俱不奪者新病也**神與氣俱強也

此言徵之脉色可以知有故病暴病之異也故病者即下文之所謂久病也暴病者即下文之所謂新病也言欲知病有久新必合脉與色而參論之故徵其脉小小者虛也而色則不奪神氣如故正以其暫時得病顔色無改脉則一時之虛所以謂之新病也徵其脉不奪其色奪者正以脉氣不奪故能久延而色則以病久而奪所以謂之久病也徵其脉與五色俱奪者必其病久所致此亦謂之久病也徵其脉與五色俱不奪者正以病日不久故脉色俱全此亦謂之新病也由此觀之則脉小色不奪者雖曰新病而脉病形不病未必能易治也若脉與五色俱不奪者則新病之易愈者矣脉與五色俱奪者既曰久病則病之難治者也若形色奪而脉不奪則久病之易愈者矣

尺內兩傍則季脇也。尺內，謂大淵之內也。兩傍，各謂大之外側也。季脇近腎，尺主之，故尺內兩傍則季脇也。尺外以候腎，尺裏以候腹中。尺外，謂尺之外側。尺裏，謂尺之內側也。次尺外下兩傍則季脇之分，季脇之上腎之分，季脇之內則腹之分也。附上左外以候肝，內以候鬲。肝主鬲。鬲鬲也。右外以候胃，內以候脾。脾居中，故以內候之。胃爲市，故以外候之。上附上右外以候肺，內以候胸中。肺葉垂外，故以外候之。胸中主氣管，故以內候之。左外以候心，內以候膻中。心主鬲中也。膻中，則氣海也，嗌也。○宋校正云：詳王氏以膻中爲嗌也，疑誤。

前以候前，後以候後。上前，謂左寸口。下前，謂胸之前膺及氣海也。上後，謂右寸口。下後，謂胸之後背及氣管也。上竟上者，胸喉中事也。下竟下者，少腹腰股膝脛足中事也。上竟上，至魚際也。下竟下，謂盡尺之脈動處也。少腹胞氣海左膀胱腰股膝脛足中之氣動靜，皆分其近遠及連接處所名目以候之，知其善惡也。

此言藏府之脈見之於各部者如此。尺內者，左右尺部也。尺內與季脇相近，季脇者，脇骨盡處也，其穴名章門。尺之外側所以候腎，尺之內側所以候腹中。腹中者，小腹中也。附而上之，乃關脉也。左關之外，所以候肝；左關之內，所以候鬲。右關之外，所以候胃；右關之內，所以候脾。又附而上之，即寸部也。右寸之外，所以候肺；右寸之內，所以候胸中。左寸之外，所以候心；左寸之內，所以候膻中。大抵人身之脉，左手爲春爲夏，爲東爲南，爲前爲外；右手爲秋爲冬，爲西爲北，爲後爲內。左之寸口即人迎也，名曰前。前之所候，皆胸之前膺及膻中之事。右之寸口即氣口也，名曰後。後之所候，皆胸之後背及氣管之事。凡脉推而升之，謂自尺而寸，乃上竟上也，所以候胸與喉中之事。凡脉推而下之，謂自寸而尺，乃下竟下也，所以候少腹腰股膝脛足中之事。其左右上下之脉各有所屬者如此。後世王叔和之脉，其分部與此大同也歟。

麤大者，陰不足，陽有餘，爲熱中也。麤大，謂脉浮大也。脉洪爲熱，故曰熱中。

凡脉之麤大者，即洪之脉，乃陽脉也。惟陰氣不足，陽氣有餘，故脉如此。其病當爲熱中也。

來疾去徐，上實下虛，爲厥巔疾。

凡脉之來者甚急，其去甚緩，蓋在上最實，故來自疾，上必形於表也。在下頗虛，故去自緩，下必形於裏也。其病當爲厥疾，及巔疾焉。正以氣逆於上，及頂巔有疾，所以來之甚速也。苟非病之在上，則去必不徐矣。

來徐去疾，上虛下實，爲惡風也。亦脉狀也。故中惡

風者陽氣受也。以上虛故陽氣受也。凡脉之來者甚緩其去甚速蓋在上頗虛故來自徐在下最實故去自速其病當爲惡風證焉正以人之感風者陽氣受之陽爲表今上虛則表虛風必易感故不得不惡風也

有脉俱沉細數者少陰厥也。數音朔○尺中之有脉沉細数者是腎少陰氣逆也何者尺脉不當見數有數故言厥也俱沉細數者言左右尺中也沉細者腎脉也沉細而帶數則腎經之氣厥逆也故曰少陰厥也以下文推之其殆熱厥也數據厥論之義亦當爲熱厥

沉細數散者寒熱也。數音朔○陽干於陰陰氣不足故寒熱也正理論曰数爲陽。上文言沉細數者爲少陰厥矣然沉細數中而脉有散意者陰陽相干故沉細者陰脉也數者陽脉也而復又見散此其所以爲寒熱往來也。

浮而散者爲眴仆。眴音順○脉浮爲虛散爲不足氣虛而血不足故爲頭眩而仆倒也。脉浮爲虛散爲無神氣虛而神不足故爲頭眩而仆倒也然浮主有風則中風眩暈者亦有之也。

諸浮不躁者皆在陽則爲熱。其有躁者在手。言大法也但浮不躁則病在足陽脉之中躁者病在手陽脉之中也故又曰其有躁者在手也陽爲火氣故爲熱。諸細而沉者皆在陰則爲骨痛。其有靜者在足。細沉而躁則病生於手陰脉之中靜者病生於足陰脉之中也故又曰其有靜者在足也陰主骨故骨痛。此言脉有浮沉當分陽經陰經又即其躁靜而辯手足也言諸脉皆浮而浮中不躁其病當在足之陽經蓋浮爲陽故屬陽經而不躁爲陽中之陰乃知其在足也惟浮爲陽脉病當在表有熱若浮而帶躁則爲陽中之陽而火升於上其病不在足經而在手經矣諸脉皆沉細而沉細中不靜其病當在手之陰經蓋沉細爲陰故屬陰經而不靜爲陰中之陽乃知其在手也惟沉細爲陰脉病當在裏骨痛若沉細帶靜則爲陰中之陰而寒入於下其病不在手經而在足經矣浮沉躁靜之間乃陰陽手足之所由分者如此。

數動一代者病在陽之脉也泄及便膿血。代止也數動一代是陽氣之生病故云病在陽之脉所以然者以泄利及膿血脉乃爾。脉以六至爲數數動者爲陽脉故病在陽經脉代者爲有積故腸胃當泄其便宜有膿血也。

諸過者切之濇者陽氣有餘也滑者陰氣有餘也陽有餘則血少故脉濇陰有餘則氣多故脉滑也○宋校正云詳氣多疑誤當是血多也陽氣有餘爲身熱無汗陰氣有餘爲多汗身寒血少氣多斯可知也陰陽有餘則無汗而寒陽氣無汗陰餘身寒若陰陽有餘則當無汗而寒也

此言濇滑之脉當知陰陽之有盛衰而其證亦以異也凡人有病者如有過誤相似故曰過本篇上文曰故乃可診有過之脉陽氣者衛氣也陽經之氣亦曰陽氣陰氣者營氣也陰經之氣亦曰陰氣濇者如刀刮竹而往來難陰脉也陰脉見者乃陰氣

之不足當知其陽氣之有餘滑者指下如珠而往來盛陽脉也陽脉見者乃陽氣之不足當知其陰氣之有餘惟濇脉爲陽氣之有餘則火盛其身當有熱且陰氣不足故無汗耳惟滑脉爲陰氣之有餘則多汗且陽氣不足故身冷耳若濇滑兼見而陰陽俱有餘則陽有餘爲無汗陰有餘爲身冷宜二證皆見也○此節不分外感內傷皆然醫工能於有餘者寫之不足者補之外感則先寫而後補內傷則先補而後寫或補寫兼施則不失靈樞經脉篇實寫虛補之義矣但須人迎盛者爲外感氣口盛者爲內傷不可誤診而妄治耳

推而外之內而不外有心腹積也脉附臂筋取之不審推筋令遠使脉外行內而不出外者心腹中有積乃斂推而內之外而不內身有熱也脉遠骨筋推之令近遠而不近是陽氣有餘故身有熱也

此言脉之偏於表裏者其證異也舉按於皮膚之間推而外之宜乎脉之浮也但沉而不浮則內而不外是必心腹有積在內故內而不外如舉按指於筋骨之間宜乎脉之沉也但浮而不沉則外而不內是必在表身熱甚外而不內者如此

推而上之上而不下腰足清也推筋按之尋之而上脉上湧盛是陽氣有餘故腰足冷也○宋校正云按甲乙經上而不下作下而不上推而下之下而不上頭項痛也推筋按之尋之而下脉沉下掣是陽

氣有餘故頭項痛也○宋校正云按甲乙經下而不上作上而不下

此言脉之偏於上下者其證異也推而上之以按其上部但脉止見於上部而下部則無則氣有升而無降其腰足必不足而清冷也推而下之以按其下部但脉止見於下部而上部則無則氣有降而無升其頭項必不足而痛也甲乙經以上而不下作下而不上下而不上作上而不下始於文義尤順與上文正相類但神聖之語與後世不同不必以是爲拘也

按之至骨脉氣少者腰脊痛而身有痺也陰氣太過故痺

此言脈之按而無力者，其病當在下也。痺之為義，詳見痺論及靈樞壽夭剛柔篇末二節之所謂寒痺也。

平人氣象論

黃帝問曰：平人何如？平人謂氣候平調之人也。**岐伯對曰：人一呼脈再動，一吸脈亦再動，呼吸定息脈五動，閏以太息，命曰平人。平人者，不病也。**經脈一周於身，凡長十六丈二尺，呼吸脈各再動，定息脈又一動，則五動也。計二百七十定息，氣行環周，然盡五十營，以一萬三千五百定息，則氣都行八百一十丈。如是則應天常度，脈氣無不及太過，氣象平調，故曰平人。**常以不病調病人，醫不病，故為病人平息以調之為法。**上為去聲，末為平聲。

此言一息五至之脈為無病也。鼻中出氣曰呼，入氣曰吸，呼吸定息，總為一息。言醫人一呼，而彼脈遂再動，一吸而彼脈遂再動，呼吸定息，脈遂五動，猶歲之有閏，是閏以太息之脈，乃所謂一息五至也。如此者，名曰平人。平人者，不病也。蓋醫人一息，則無病之人亦一息，所以知其脈之五動為不病也。當以不病之人，調彼有病之人，緣醫者自己不病，故因彼病人乃平自己之息以調候之耳。此所以為診法也。人身之脈，總計一十六丈二尺，見靈樞脈度篇。一呼脈行三寸，一吸脈行三寸，一百三十五

息，脈行八丈一尺，二百七十息，行十六丈二尺，為一周。一晝一夜計一萬三千五百息，脈行八百一十丈，為五十周，即一十六丈二尺之脈而積之也。見靈樞脈度、五十營等篇。

人一呼脈一動，一吸脈一動，曰少氣。呼吸脈各一動，適減平人之半。計二百七十定息，氣行八丈一尺，以一萬三千五百定息，都行四百五丈。少氣之理，從此可知。

此言一息二至之脈為少氣，自平脈之不及者言之也。○人身一呼再動，脈行三寸。今曰一動，則脈行一寸五分。一吸再動，脈行三寸。今曰一動，則脈行一寸五分。由一息三寸推之，一萬三千五百息，脈止行四百五丈，比平人減四百五丈，所以為少氣也。

人一呼脈三動，一吸脈三動而躁，尺熱曰病溫，尺不熱脈滑曰病風，脈濇曰痺。呼吸脈各三動，準過平人之半。計二百七十息，氣凡行三十四丈三尺，病生之兆，由斯著矣。夫尺者，陰分位也；寸者，陽分位也。然陰陽俱熱，是則為陰陽獨躁盛，則風中陽也。脈要精微論曰：中惡風者，陽氣受也。滑為陽盛，故病為風。濇為無血，故為瘰痺也。躁為煩躁。

此言一息六至之脈為諸病，自平脈之太過者言之也。一呼脈當再動，而今則三動，

一吸脈當再動。而今則三動。則一呼一吸總爲一息，爲六動矣。脈訣以爲數脈。難經亦以爲離經脈，是六至而躁躁者，動之甚也。王註以躁爲煩躁，按靈樞終始禁服等篇有一倍而躁、二倍而躁等語，則躁本言脈，不言病也。今尺脈躁動，當尺有熱，尺部者，下部也，主腎水，不足其病爲溫。若有躁動之脈而尺部不熱，其六至之脈帶滑，則滑者，即前篇陰氣有餘陽氣不足也。陽氣不足，當爲表虛而感風，其六至之脈帶濇，則濇者，即前篇陰氣不足陽氣有餘也。陰氣不足，當爲裏虛而成痺，其脈病相應者如此。按馬註躁指脈數而言有理

人一呼脈四動以上曰死，脈絕不至曰死，乍疏乍數曰死。呼吸脈各四動，準候過平人之倍，計二百七十息，氣凡行三十二丈四尺，況其以上乎？脈法曰：脈四至曰脫精，五至曰死，然四至以上，亦近五至也，故死矣。然脈絕不至，天真之氣已無；乍數乍疏，胃穀之精亦斷，此皆死之候，是以下文曰。**平人之常氣稟於胃，胃者平人之常氣也。**常平之氣，胃海致之。靈樞經曰：胃爲水穀之海也。正理論曰：穀入於胃，脈道乃行。**人無胃氣曰逆，逆者死。**逆，謂反平人之候也。○宋校正云：甲乙經云：人常稟氣於胃，脈以胃氣爲本，無胃氣曰逆，逆者死。

此舉三者之脈爲必死，以其無胃氣爲逆也。**春胃微弦曰平，**言微似弦，不謂微而弦也。鉤及耎弱毛石義並同。**弦多胃少曰肝病，但弦無胃曰死，**謂急而益勁，如新張弓弦也。**胃而有毛曰秋病，**毛，秋脈，金氣也。**毛甚曰今病，**木受金刑，故今病。**藏真散於肝，肝藏筋膜之氣也。**象陽氣之發散，故藏真散也。藏氣法時論曰：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取其順氣。此承上文人無胃氣曰逆，故此下五節，逐言五藏，皆以胃氣爲本，而此一節則自肝脈而言之也。春時肝脈必主於弦，然春有胃氣，則脈自微弦，夫是之謂曰平。微者和

也。靈樞終始篇云：邪氣來也緊而疾，穀氣來也徐而和。若弦脈甚多而胃氣甚少，則弦而不微，是不和也。肝藏當有病矣。幸而曰少，上謂之病，設此有弦脈而全無胃氣，則當謂之死耳。夫曰弦多胃少，曰但弦無胃，皆自脈體之太過者言之也。有等胃氣而毛脈兼見，是肺脈來見也。肺主秋，故病當見於秋。有等胃氣少而毛脈甚，是金來剋木也。肝主春，故病當見於今，皆自脈體之不及者言之也。何也？肝藏本有眞氣，惟春則發於肝。肝藏筋膜之氣，故肝主木，木主春。肝主筋，筋病見於春。金匱眞言論曰：是以知病之在筋也。

夏胃微鉤曰平，鉤多胃少曰心病，但鉤無胃

曰死。謂前曲後居。如操帶鉤也。胃而有石曰冬病。石。冬脈水氣也。石甚曰今病。火被水侵。故今病。藏眞通於心。心藏血脈之氣也。象陽氣之炎盛也。藏氣法時論曰：心欲耎，食鹹以耎之。取其順氣。

此以心脈之病言之也。夏時心脈必主於鉤。鉤者，如木盛下垂，前曲後倨，如操帶鉤者是也。

長夏胃微耎弱曰平。弱多胃少曰脾病。但代無胃曰死。謂動而中止，不能自還也。耎弱有石曰冬病。石。冬脈水氣也。次其勝尅，石當爲弦。長夏土絕，故云石也。弱甚曰今病。弱甚爲土氣不足，故今病。○宋校正云：按甲乙經弱作石。藏眞濡於脾。脾藏肌肉之氣也。以含藏水穀，故藏眞濡也。

此舉胃脈之病言之也。

秋胃微毛曰平。毛多胃少曰肺病。但毛無胃曰死。謂如物之浮，如風吹毛也。毛而有弦曰春病。弦。春脈木氣也。次其乘尅，弦當爲鉤。金氣逼肝，則脈弦來見，故不鉤而反弦也。弦甚曰今病。木氣逆來乘金，則今病。藏眞高於肺。以行榮衛陰陽也。肺處上焦，故藏眞高也。靈樞經曰：榮氣之道，內穀爲實。穀入於胃，氣傳與肺，流溢於中，布

散於外。精專者行於經隧。以其自肺宣布，故云以行營衛陰陽也。

此舉肺脈之病言之也。秋時肺脈必主於毛。輕虛以浮，謂之毛也。

冬胃微石曰平。石多胃少曰腎病。但石無胃曰死。謂如奪索，辟辟如彈石也。石而有鉤曰夏病。鉤。夏脈火兼土氣也。次其乘尅，鉤當云弱。土王長夏，不見正形，故石而有鉤兼其土也。鉤甚曰今病。水受火土之邪，故今病。藏眞下於腎。腎藏骨髓之氣也。腎居下焦，故云藏眞下也。腎化骨髓，故藏骨髓之氣也。

此舉腎脈之病言之也。冬時腎脈必主於石。如石之沉於水也。

胃之大絡名曰虛里。貫鬲絡肺出於左乳下。其動應衣脈宗氣也。宗。尊也，主也。謂十二經脈之尊主也。貫鬲絡肺。出於左乳下者，自鬲而出於乳下，乃絡肺也。盛喘數絕者，則病在中。絕謂暫斷絕也。結而橫有積矣。絕不至曰死。皆左乳下脈動狀也。中謂腹中也。乳之下其動應衣宗氣泄也。泄謂發泄。○宋校正云：全元起本無此十一字，甲乙經亦無。詳上下文義，多此十一字，當去。

此承上文而言五藏皆以胃氣爲本，故胃有大絡。其脈氣不同而病死亦異也。人但知十二經及督任二經共十五絡，究以脾有公孫大包二絡故也。然脾以大包爲大

絡而不知胃絡豐隆之外亦有大絡曰虛里者則不止於十五絡而當謂之十六絡矣此虛里者貫鬲絡肺出於左乳之下其脉氣動時必至應衣蓋以宗氣者即大氣也靈樞邪客篇刺節眞邪篇皆曰宗氣靈樞五味篇謂之大氣大氣積於膻中而與此相通也若虛里之脉盛而發喘或數而而兼絕則病當在胃之中其脉結而且橫則內必有積此脉之太過也其脉絕而不至則胃氣已絕所以謂之曰死此脉之不及也大凡左乳之下其動應衣正以宗氣由此而泄故衣爲之動耳前曰動衣不至於動之甚可以驗宗氣之動而此曰動衣則動之甚而宗氣之泄也故謂之曰死乳下之動應衣者予嘗見其人病終不治

欲知寸口太過與不及寸口之脉中手短者曰頭痛寸口脉中手長者曰足脛痛短爲陽氣不及故病於頭長爲陰氣太過故病於足寸口脉中手促上擊者曰肩背痛陽盛於上故肩背痛寸口脉沉而堅者曰病在中寸口脉浮而盛者曰病在外沉堅爲陰故病在中浮盛爲陽故病在外也寸口脉沉而弱曰寒熱及疝瘕少腹痛沉爲寒弱爲熱故曰寒熱也又沉爲陰盛弱爲陽餘餘盛相薄正當寒熱不當爲疝瘕而少腹痛恐古之錯簡爾寸口脉沉而橫曰脇下有積腹中有橫積痛亦陰氣內結也寸口脉沉而喘曰寒熱喘爲陽吸沉爲陰爭爭吸相薄故寒熱也脉盛滑堅者曰病在外脉小實而堅者病在內盛滑爲陽小實爲陰陰病病在內陽病病在外脉小弱以濇謂之久病小爲氣虛濇爲無血血氣虛弱故云久遠之病也脉滑浮而疾者謂之新病滑浮爲陽足脉疾爲氣全陽足氣全故云新淺之病也脉急者曰疝瘕少腹痛此覆前疝瘕少腹痛之脉也言沉弱不必爲疝瘕沉急乃與診相應脉滑曰風滑爲陽陽受病則爲風脉濇曰痺濇爲陰陰受病則爲痺緩而滑曰熱中盛而緊曰脹緩謂縱緩之狀非動之遲緩也陽盛於中故脉滑緩寒氣否滿故脉盛緊也盛緊盛滿也

此言寸口之脉可以驗諸病也寸口者氣口也經脉別論曰氣口成寸以決死生難經曰脉會太淵故寸口之脉中手者中醫人之手指也

脉從陰陽病易已脉逆陰陽病難已易去聲○脉病相應謂之從脉病相反謂之逆

此言脉當與病而相順也

脉得四時之順曰病無他脉反四時及不間

藏曰難已。春得秋脈，夏得冬脈，秋得夏脈，冬得四季脈，皆謂反四時，氣不相應，故難已也。

此言脈當與時而相順也。春病得弦脈，夏病得鉤脈，秋病得毛脈，長夏得緩脈，冬病得石脈，則脈得四時之順，曰病無他。若脈反四時，則春得濇脈，夏得石脈，長夏得弦脈，秋得鉤脈，冬得緩脈，是謂反四時者也。間藏者，如肝病乘土，當傳之於脾，乃不傳之於肺而傳之於心，則間其所勝之藏，而傳之於所生之藏矣。難經五十三難所謂間藏者生是也。及無間藏之脈，皆謂之難已耳。

頸脈動喘疾欬曰水。水氣上溢，則肺被熱熏，陽氣上逆，故頸脈盛鼓而欬喘也。頸脈謂耳下及結喉傍人迎脈也。

目裹微腫如臥蠶起之狀曰水。評熱病論曰：水者陰也，目下亦陰也，腹者至陰之所居也，故水在腹中者，必使目下腫也。

溺黃赤安臥者黃疸。疸，勞也。腎勞胞熱，故溺黃赤也。正理論曰：謂之勞癉，以女勞得之也。○宋校正云：詳王註以疸為勞，義非。若謂女勞得疸則可，若以疸為勞則非也。

已食如饑者胃疸。是則胃熱也。熱則消穀，食已如饑也。

面腫曰風。加之面腫，則胃風之診也。何者？胃陽明脈起於鼻，交頞中，下循鼻外，故爾。

足脛腫曰水。是謂下焦布水也。腎少陰脈出於足心，上循脛，過陰股，從腎上貫肝鬲，故下焦有水，足脛腫也。

目黃者曰黃疸。陽怫於上，焦積胸中，陽熱上燔，故目黃也。靈樞經曰：目黃者病在胸。

此言即諸證而可以辯曰水、曰黃疸、曰胃疸、曰風之異也。水氣上逆，則頸脈者，人迎、大迎等穴也，其脈則動，其氣則喘，其欬則疾。及目裹者，目下也，目下微腫如臥蠶起之狀，是皆水之證也。溺色黃赤而又且嗜臥，是之謂黃疸也。已食如饑，是之謂胃疸也。王叔和脈經分黃汗、黃疸、酒疸、穀疸、女勞疸五者，大義似玉機微義稍詳。靈樞論疾診尺篇云：身痛而色微黃，齒垢黃，爪甲上黃，黃疸也。安臥，小便黃赤，脈小而濇者，不嗜食。此皆黃疸之證。脈經之穀疸，即本文之胃疸也。然水證有兼風者，其面發腫，蓋面為諸陽之會，風屬陽，上先受之，故感於風者面必先腫，不可誤以為止於水也。

評熱論、水熱穴論、靈樞論疾診尺篇，皆名曰風水。丹谿無風水門，專利其水而不用風藥，其病難愈。王註以為胃風者，非。及考風論胃風之狀，並無面腫之說，惟有足脛之腫，則止謂之水耳。蓋足少陰腎經之脈上循脛至陰股，故病如是也。且黃疸之目必黃，以熱積胸中，上熏於目而然也。

婦人手少陰脈動甚者任子也。手少陰脈謂掌後陷者中，當小指動而應手者也。靈樞經曰：少陰無輸，心不病乎？岐伯曰：其外經病而藏不病，故獨取其經於掌後銳骨之端。此之謂也。動謂動脈也。動脈者，大如豆，厥厥動搖也。正理論曰：脈陰陽相薄名曰動也。又經脈別論曰：陰薄陽別謂之有子。

此言婦人姙子之脉也。

人以水穀爲本。故人絶水穀則死。脉無胃氣亦死。所謂無胃氣者。但得眞藏脉。不得胃氣也。所謂脉不得胃氣者。肝不弦。腎不石也。不弦不石。皆謂不微似也。

此言五藏以胃氣爲本。而胃氣以水穀爲本。是無水穀者。無胃氣。無胃氣者。爲眞藏脉見也。即如肝脉當弦而不弦。腎脉當石而不石之類。石者。沉也。以石主沉也。是無胃氣而然也。

太陽脉至。洪大以長。氣盛故能爾。○宋校正云。扁鵲陰陽脉法云。太陽之脉。洪大以長。其來浮於筋上。動搖九分。三月四月甲子王。呂廣云。太陽王五月六月。其氣太盛。故其脉洪大而長也。少陽脉至。乍數乍疏。乍短乍長。以氣有暢未暢者也。○宋校正云。扁鵲陰陽脉云。少陽之脉。乍小乍大。乍長乍短。動搖六分。王十一月甲子夜半。正月二月甲子王。呂廣云。少陽王正月二月。其氣尚微。故其脉來進退無常。陽明脉至。浮大而短。穀氣滿盛故也。○宋校正云。詳無三陰脉。應古文闕也。難經云。太陰之至緊大而長。少陰之至緊細而微。厥陰之至沉短以敦。呂廣云。陽明王三月四月。其氣始萌未盛。故其脉來浮大而短。扁鵲陰陽脉法云。少陰之脉。緊細動搖六分。王五月甲子日中。七月八月王。太陰之脉。緊細而長。乘於筋上。動搖九分。九月十月甲子王。厥陰之脉。沉短以緊。動搖三分。十一月十二月甲子王也。

此舉三陽之脉而言之。正見脉貴順四時也。按難經之意。以爲得第三甲子太陽旺。歲有閏月。有大小。大約四五六月也。其氣大盛。其候大熱。故脉之至也。既洪且大。又見其長。蓋洪大而長。皆陽脉也。而陽之甚盛。故純見陽脉。而無陰脉者如此。得第一甲子。少陽旺。大約在十一二正月也。其氣尚微。其候當寒。故脉之至也。乍數乍疏。乍短乍長。蓋長數爲陽。疏短爲陰。而陽之初生。故陽脉雖乍至。而猶未離乎陰脉者如此。得第二甲子。陽明旺。大約在正二三月也。其氣始萌未盛。其候始暄。故脉之至也。

既浮且大。又見其短。蓋浮大爲陽。短則爲陰。而陽氣方壯。故陽脉盛而陰脉微者如此。此則難經之與内經相同者。難經又云。太陰之至。緊大而長。少陰之至。緊細而微。厥陰之至。沉短而敦。其意以爲得第四甲子。太陰之氣旺。大約在五六七月也。其氣承夏餘陽。陰氣始至。其候暑溫。故脉之至也。緊大而長。蓋緊爲陰脉。大者長者爲陽脉。而陰之初生。故陰脉微而陽脉盛者如此。得第五甲子。少陰旺。大約在七八九月也。陽氣衰微。陰氣漸盛。其候清凉。故脉之至也。緊細而微。蓋緊細與微。皆陰脉也。而陰之方盛。故陰脉之全見者如此。得第六甲子。厥陰旺。大約在十月十一二月也。陰氣極盛。其候寒凝。故其脉之來也。沉短而敦。蓋沉短而敦。陰脉之極也。而陰之正盛。

故陰脉之甚重者如此。此則内經之所遺而難經之所補。其必有所本也。王註偏謂陰陽脉法亦後世假託之言耳。

夫平心脉來。累累如連珠。如循琅玕。曰心平。言脉滿而盛。微似珠形之中手。琅玕。珠之類也。夏以胃氣爲本。脉有胃氣則累累而微似連珠也。病心脉來。喘喘連屬。其中微曲。曰心病。曲。謂中手而偃曲也。○宋校正云。詳越人云。啄啄連屬。其中微曲。曰腎病。與素問異。死心脉來。前曲後居。如操帶鉤。曰心死。居。不動也。操。執持也。鉤。謂革帶之鉤。

上文第五節至第九節。論五藏平脉病脉死脉。既已悉矣。而此下五節。又詳喻之。此一節。則自心經而言之也。吾謂夏胃微鉤爲平脉。擬而議之。平心脉來。累累如連珠。如循琅玕。曰心平。蓋脉滿而盛。來如連珠。按之如循琅玕。乃來盛去衰。有鉤而且和之義。所以謂之平也。夏以胃氣爲本。故取其鉤而且和也。吾謂鉤多胃少曰心病。擬而議之。病心脉來。喘喘連屬。其中微曲。曰心病。蓋其來如喘。又喘而連屬。且中手而偃曲。則有鉤多胃少之義。所以謂之病也。吾謂但鉤無胃曰死。擬而議之。死心脉來。前曲後居。如操帶鉤。曰心死。蓋前雖似曲。而後則居然不動。如操執帶鉤。則全無和意。所以謂之死也。

平肺脉來。厭厭聶聶。如落榆莢。曰肺平。浮薄而虛者也。○宋校正云。詳越人云。厭厭聶聶。如循榆莢。曰春平脉。藹藹如車蓋。按之益大。曰秋平脉。與素問之說不同。張仲景云。秋脉藹藹如車蓋者。名曰陽結。春脉聶聶如吹榆莢者。名曰數。恐越人之說誤也。秋以胃氣爲本。脉有胃氣則微似榆莢之輕虛也。病肺脉來。不上不下。如循雞羽。曰肺病。謂中央堅而兩旁虛。死肺脉來。如物之浮。如風吹毛。曰肺死。如物之浮。瞥瞥然。如風吹毛。紛紛然也。○宋校正云。詳越人云。按之消索。如風吹毛。

此即肺經之平脉病脉死脉而喻之也。○厭厭聶聶者。恬靜之意。榆莢非甚麄大。而如落榆莢。則有輕虛以浮之意。

平肝脉來。耎弱招招。如揭長竿末梢。曰肝平。耎軟同。招迢同。○如竿末梢。言長耎也。春以胃氣爲本。脉有胃氣乃長耎如竿之末梢矣。病肝脉來。盈實而滑。如循長竿。曰肝病。長而不耎。故若循竿。死肝脉來。急益勁。如新張弓弦。曰肝死。勁謂勁強。急之甚也。

此即肝經之平脉病脉死脉而喻之也。○招招者。迢迢也。迢迢然長竿末梢。最爲耎

弱揭之則似弦而且和，所以謂之平也。

平脾脉來，和柔相離，如雞踐地，曰脾平。言脉來動數相離，緩急和而調。長夏以胃氣為本。胃少則脉實數。病脾脉來，實而盈數，如雞舉足，曰脾病。胃少，故脉實急矣。舉足，謂如雞走之舉足也。死脾脉來，銳堅如鳥之喙，宋校正云：按千金方作如雞之喙也。如鳥之距，如屋之漏，如水之流，曰脾死。鳥喙鳥距，言銳堅也。水流屋漏，言其至也。水流謂平至不鼓，屋漏謂時動復住。此即脾經之平脉、病脉、死脉而喻之也。○如雞舉足，雖為和緩而實盈且數，則少和

意。○如鳥之喙，其喙不靜；如鳥之距，其距必前；如屋之漏，其勢必間；如水之流，其勢不反。

平腎脉來，喘喘累累如鉤，按之而堅，曰腎平。謂如心脉而鉤，按之小堅爾。○宋校正云：越人云：其來上大下兌，濡滑如雀之喙，曰平。呂廣云：上大者足太陽，下兌者足少陰，陰陽得所，為胃氣强，故謂之平。雀喙者，本大而末兌也。冬以胃氣為本。胃少則不安，亦堅也。病腎脉來，如引葛，按之益堅，曰腎病。形如引葛，言不按且堅，明按之則尤甚也。死腎脉來，發如奪索，辟辟如彈石，曰腎死。辟音劈。○

發如奪索，猶蛇之走。辟辟如彈石，言促又堅也。此即腎經之平脉、病脉、死脉而喻之也。

黃帝內經素問節文註釋卷之三終

黃帝內經素問節文註釋卷之四

王機眞藏論

黃帝問曰。春脉如弦。何如而弦。岐伯對曰。春脉者。肝也。東方木也。萬物之所以始生也。故其氣來耎弱輕虛而滑。端直以長。故曰弦。言端直而長狀如弦也。○宋校正云。越人云。春脉弦者。東方木也。萬物始生。未有枝葉。故其脉來濡弱而長。四時經輕作寬。反此者病。反謂反常平之候。帝曰。何如而反。岐伯曰。其氣來實而強。此謂太過。病在外。其氣來不實而微。此謂不及。病在中。氣餘則病形於外。氣少則病在於中也。○宋校正云。呂廣云。實強者。陽氣盛也。少陽當微弱。今更實強。謂之太過。陽處表。故令病在外。厥陰之氣養於筋。其脉弦。今更虛微。故曰不及。陰處中。故令病在內。帝曰。春脉太過與不及。其病皆何如。岐伯曰。太過則令人善忘。忽忽眩冒而巔疾。其不及則令人胸痛引背。下則兩脇胠滿。令俱平聲。後同。胠去魚反。○忽忽。不爽也。眩謂目眩。視如轉也。冒謂冒悶也。胠謂腋下脇也。忘當爲怒字之誤也。靈樞經曰。肝氣實則怒。肝厥陰脉自足而上入毛中。又上貫鬲布脇肋。循喉嚨之後。上入頏顙。上出額。與督脉會於巔。故病如是。

此言五藏有應時之脉。其有所反者。必有所病。而此一節則先舉肝經以言之也。春時。東方屬木。萬物始生。肝亦主木。故脉有始生之義。其脉來耎弱輕虛而滑。端直以長。蓋端直以長。其狀似弓弦。而輕虛而滑。則弦而和也。若與此相反。則脉氣之來實強。此爲太過。病當在外。肝主怒。膽亦主怒。故令人善怒。忽忽眩運昏冒而巔頂沉重。蓋肝脉自足而上。入毛中。上貫膈。布脇肋。循喉嚨之後。上入頏顙。出額。與督脉會於巔。由在上。邪氣盛。故爲太過之疾。有如是也。正以上盛者。邪必盛。故曰病在外。其氣來不實而微。此爲不及。病當在內。蓋肝自大敦上行章門期門。故胸內作痛。而引及於背。下則兩脇胠中。亦皆脹滿。由在內。正氣虛。故爲不及之疾。有如是也。正以痛與滿在內。故曰病在內。呂廣以外病屬府。內病屬藏。不必分言。後倣此。

帝曰。善。夏脉如鉤。何如而鉤。岐伯曰。夏脉者。心也。南方火也。萬物之所以盛長也。故其氣來盛去衰。故曰鉤。長上聲。○言其脉來盛去衰。如鉤之曲也。○宋校正云。越人云。夏脉鉤者。南方火也。萬物之所盛垂枝布葉。皆下曲如鉤。故其脉來疾去遲。呂廣云。陽盛故來疾。陰虛故去遲。脉從下上至寸口疾。還尺中遲也。反此者病。帝曰。何如而反。岐伯曰。其氣來盛去亦盛。此

謂太過病在外其脉來盛去盛是陽之盛也心氣有餘是爲太過其氣來不盛去反盛此謂不及病在中宋校正云詳越人云肝心肺腎四藏脉俱以強實爲太過虛微爲不及與素問不同帝曰夏脉太過與不及其病皆何如歧伯曰太過則令人身熱而膚痛爲浸淫其不及則令人煩心上見欬唾下爲氣泄心少陰脉起於心中出屬心系下鬲絡小腸又從心系却上肺故心太過則身熱膚痛而浸淫流布於形分不及則心煩上見欬唾下爲氣泄

此言心經有應時之脉其有所反者必有所病也

帝曰善秋脉如浮何如而浮歧伯曰秋脉者肺也西方金也萬物之所以收成也故其氣來輕虛以浮來急去散故曰浮脉來輕浮故名浮也來急以陽未沉下去散以陰氣上升也○宋校正云越人云秋脉毛者西方金也萬物之所終草木華葉皆秋而落其枝獨在若毫毛也故其脉來輕虛以浮故曰毛反此者病帝曰何如而反歧伯曰其氣來毛而中央堅兩傍虛此謂太過病在外其氣來毛而微

此謂不及病在中帝曰秋脉太過與不及其病皆何如歧伯曰太過則令人逆氣而背痛慍慍然其不及則令人喘呼吸少氣而欬上氣見血下聞病音肺太陰脉起於中焦下絡大腸還循胃口上鬲屬肺從肺系橫出腋下復藏氣爲欬主喘息故氣盛則肩背痛氣逆不及則喘息變易呼吸少氣而欬上氣見血也下聞病音謂喘息則肺中有聲也

此言肺經有應時之脉其有所反者必有所病也

帝曰善冬脉如營何如而營脉沉而深如營動也

歧伯曰冬脉者腎也北方水也萬物之所以合藏也故其氣來沉以搏故曰營言沉而搏擊於手也○宋校正云甲乙經搏當作濡又越人云冬脉石者北方之水也萬物之所藏盛冬之時水凝如石故其脉來沉濡而滑故曰石也○濡古軟字反此者病帝曰何如而反歧伯曰其氣來如彈石者此謂太過病在外其去如數者此謂不及病在中帝曰冬脉太過與不及其病皆何如歧伯曰太過則令人解㑊數上聲解㑊同脊脉痛而少氣不欲言其

不及則令人心懸如病饑。䏚中清。脊中痛。少腹滿。小便變。䏚音渺。○腎少陰脉自股內後廉貫脊屬腎絡膀胱。其直行者從腎上貫肝鬲。入肺中。循喉嚨。俠舌本。其支別者從肺出絡心。注胸中。故病如是也。䏚者季脇之下。俠脊兩傍空軟處也。腎外當䏚。故䏚中清冷也。帝曰。善。

此言腎經有應時之脉。其有所反者。必有所病也。○營者。如將之守營。內而不出也。一解㑊者。熱不熱。寒不寒。壯不壯。弱不弱之謂也。

帝曰。四時之序。逆從之變異也。脉春弦夏鉤秋浮冬營。爲逆順之變。見異狀也。然脾脉獨何主。主謂主時月。岐伯曰。脾脉者土也。孤藏以灌四傍者也。納水穀化津液。溉灌於肝心肺腎也。以不正主四時。故謂之孤藏。○溉古代反。帝曰。然則脾善惡可得見之乎。岐伯曰。善者不可得見。惡者可見。不正主時。寄王於四季。故善不可見。惡可見也。帝曰。惡者何如可見。岐伯曰。其來如水之流者。此謂太過。病在外。如鳥之喙者。此謂不及。病在中。帝曰。夫子言脾爲孤藏。中央土以灌四傍。其太過與不及。其病皆何如。岐伯曰。太過則令人四支不

舉。以主四支。故病不舉。其不及則令人九竅不通。名曰重強。重平聲。○脾之孤藏。以灌四傍。今病則已。五藏不和。故九竅不通也。八十一難經曰。五藏不和則九竅不通。重謂藏氣重疊。強謂氣不和順。

此舉脾經之脉灌乎四藏。其有惡與善反者。亦必有所病也。帝言四藏循四時之序謂之曰從。其有過與不及而爲諸病者謂之曰逆。逆從之變異。故有如上文所言也。然脾脉於四時獨何所主。伯言脾脉屬土。以孤藏而灌於四藏之中。方脾之無病。其有功於四藏。日常如是。雖有其善。不可得而見。及脾之有病。則四藏亦隨以病。其惡遂可得而見也。故其來如水之流。脾氣降而下也。此謂太過。病當在外。令人四支不舉。以脾主四支也。其來如鳥之喙。脾氣濇而傷也。此謂不及。病當在中。令人九竅不通。夫脾不和平。固爲強矣。而九竅不通則病邪方盛。名曰重強。此皆脾之惡者可見也。

五藏受氣於其所生。傳之於其所勝。氣舍於其所生。死於其所不勝。病之且死。必先傳行至其所不勝。病乃死。受氣所生者。謂受病氣於己之所生者也。傳所勝者。謂傳於己之所尅者也。氣舍所生者。謂舍於生己者也。死所不勝者。謂死於尅己者之分位也。所傳不順。故必死焉。此言氣之逆行也。故死。所爲逆者。

次如下說肝受氣於心傳之於脾氣舍於腎至肺而死心受氣於脾傳之於肺氣舍於肝至腎而死脾受氣於肺傳之於腎氣舍於心至肝而死肺受氣於腎傳之於肝氣舍於脾至心而死腎受氣於肝傳之於心氣舍於肺至脾而死此皆逆死也一日一夜五分之此所以占死生之早暮也肝死於肺位秋庚辛餘四倣此然朝主甲乙晝主丙丁四季上主戊巳晡主庚辛夜主壬癸由此則死生之早暮可知也

此言五藏之病氣有所受有所傳有所舍有所死始之於我所生而終之於尅我者也受氣者受病氣也凡五藏之病以子病方盛反乘其母故母受病氣於其所生也卽肝受氣於其心之類自此而病氣漸盛轉輾相尅傳之於其所勝乃我之所尅者也卽肝來尅脾之類所傳者又傳之於所勝則彼不勝者乃生我者也病氣從玆而益盛已舍於此藏矣舍者居也卽脾往克腎而腎本生肝故肝之病氣舍於其腎之類又自是而傳之於其所勝卽腎來尅心心來尅肺肺又來尅肝則肝至是而死矣蓋凡病之至死必先傳之至其所不勝而死此皆五藏相尅乃爲氣之逆行也故至於死此與難經五十三難七傳者生相類但此受氣於其所生則子來乘毋爲始難經則從相尅而始有不同耳循肝之受病始於肺也論其大義還以內經爲正其餘傳之於所勝者悉爲相類蓋病從心始則心爲一藏受傷矣肝受氣於心則肝爲二藏受傷矣肝又傳脾則脾爲三藏受傷矣脾又尅腎則腎爲四藏受傷矣腎又尅心則心爲五藏受傷矣心又尅肺則肺爲七藏受傷矣又至肝則爲七傳試以肝經言之心經有病來乘其毋則肝之病氣受之於心肝木尅土則傳之於脾脾土尅水則氣舍於腎腎水尅火則又傳之於心心火尅金則又傳之於肺故曰至肺而死蓋以肝尅於肺也由此推之則肝之受氣在心心之受氣在脾脾之受氣在肺肺之受氣在腎腎之受氣在肝皆以毋而受之於所生之子也肝之所傳在脾心之所傳在肺脾之所傳在腎肺之所傳在肝腎之所傳在心皆傳於巳之所勝者也肝之所舍在腎心之所舍在肝脾之所舍在心肺之所舍在脾腎之所舍在肺皆舍於生巳者也肝之所死在肺心之所死在腎脾之所死在肝肺之所死在心腎之所死在脾皆死於所不勝者也此皆氣逆而尅必至於死吾又以一日一夜計五分而分之豈特以歲而論如肝死在秋以日而論如肝死庚辛之類哉故朝主甲乙晝主丙丁四季主戊巳辰戌丑未時日晡主庚辛夜主壬癸今肝至肺而死則其死在日晡時也心至腎而死則其死在壬癸時也脾至肝而死則其死在甲乙時也肺至心而死則其死在丙丁時也腎至脾而死則其死在戊巳及辰戌丑未時也此所以占死生之早暮

也。

是故風者百病之長也。長上聲○言先百病而有之。今風寒客於人使人毫毛畢直皮膚閉而爲熱。客謂客止於人形也風擊皮膚寒勝腠理。故毫毛畢直玄府閉密而熱生也。當是之時可汗而發也。邪在皮毛故可汗泄也陰陽應象大論曰善治者治皮毛此之謂也。或痺不仁腫痛。病生而變故如是也熱中血氣則瘰痺不仁寒氣傷形故爲腫痛陰陽應象大論云寒傷形熱傷氣氣傷痛形傷腫。當是之時可湯熨及火灸刺而去之。皆謂釋散寒邪宣揚正氣。弗治病入舍於肺名曰肺痺發欬上氣。邪入諸陰則病而爲痺故入於肺名曰肺痺焉宣明五氣論曰邪入於陽則狂邪入於陰則痺肺在變動爲欬故欬則氣上故上氣也。弗治肺即傳而行之肝病名曰肝痺一名曰厥脇痛出食。肺金伐木氣下入肝故曰弗治行之肝也肝氣通膽膽善爲怒怒者氣逆故一名厥也肝厥陰脉從少腹屬肝絡膽上貫膈布脇肋循喉嚨之後上入頏顙故脇痛而食入腹則出故曰出食。當是之時可按若刺耳。弗治肝傳之脾病名曰脾風發癉腹中熱煩心出黃。肝氣應風木勝脾土土受風氣故曰脾風盖爲風氣通肝

而爲名也脾之爲病善發黃癉故發癉也脾太陰脉入腹屬脾絡胃上鬲俠咽連舌本散舌下其支別者復從胃別上鬲注心中故腹中熱而煩心出黃色於便寫之所也。當此之時可按可藥可浴。弗治脾傳之腎病名曰疝瘕少腹寃熱而痛出白一名曰蠱。腎少陰脉自股內後廉貫脊屬腎絡膀胱故少腹寃熱而痛溲出白液也寃熱內結消鑠脂肉如蟲之食日內損削故一名曰蠱。當此之時可按可藥。弗治腎傳之心病筋脉相引而急病名曰瘛。瘛音異後世作瘈○腎不足則水不生水不生則筋燥急故相引也陰氣內弱陽氣外燔筋脉受熱而自跳掣故名曰瘛。當此之時可灸可藥。弗治滿十日法當死。至心而氣極則如是矣若復傳行當如下說。腎因傳之心心即復反傳而行之肺發寒熱法當三歲死。因腎傳心心不受病即而復反傳與肺金肺已再傷故寒熱也三歲者肺至腎一歲腎至肝一歲肝至心一歲火又乘肺故云三歲死。此病之次也。謂傳勝之次第

此亦言五藏病傳之次亦自其相尅名而言之也帝言風爲百病之長今風寒客於人正以邪從外來如客之至故不曰感而曰客使人毫毛盡直皮膚受之則閉而爲熱當是之時可汗而發漸至爲痛痺如痺論之謂爲不仁痛痒不知也爲腫爲痛矣

陽應象大論曰。寒傷形。形傷腫。熱傷氣。氣傷痛。當是之時。可用湯熨灸刺等法以去之。即上文可汗而發也。乃弗從而治之。則爲肺痺之證。蓋邪入於陰。則病必爲痺。而肺主皮毛。故爲肺痺也。然肺在變動爲欬。乃發欬而氣上耳。又弗從而治之。則金來尅木。乃傳之肝。名曰肝痺。一名曰厥脇痛。蓋肝之經絡皆在脇也。食入即出。木來侮土之漸。當是之時。可按可刺。又弗從而治之。則木來尅土。乃傳之脾。名曰脾風發而爲癉。癉者。熱也。腹中亦熱。心中必煩。表裏皆熱也。其所出者黃色。黃者土也。亦主熱也。當此之時。可按可藥可浴。又弗從而治之。則土來尅水。乃傳之腎。病名曰疝瘕。腎之經絡在少腹。故少腹煩冤作熱而痛。其所出者白色。淫出白液也。如蟲之食物內

損。故一名曰蠱。當此之時。可按可藥。又弗從而治之。則水來尅火。乃傳之心。其病筋脉相引而急。病名曰瘛。蓋腎不足則水不生。水不生則筋燥急。故相引也。陰氣內弱。陽氣外熾。筋脉受熱而自跳掣。故爲瘛也。當此之時。可灸可藥。又弗從而治之。則心不宜受病。今既受病。則滿十日法當死也。若腎傳於心之時。其心不受病。即復反傳而行之於肺。則病不在心。不必以十日爲期也。但肺金再傷。宜發寒熱。法當延至三歲而死。由此觀之。則病傳之次。一則如肝受病氣。於心傳之於脾。病氣舍於其腎。傳至於肺而死。謂之逆傳之次也。一則如此節始感於風。成爲肺痺。而五藏相尅漸至於死。亦謂之逆傳之次也。特死期有不同耳。

然其卒發者。不必以於傳。卒音猝。○不必依傳之次。故不必以傳治之。**或其傳化有不以次。不以次入者。憂恐悲喜怒。令不得以其次。故令人有大病矣。**令平聲。○憂恐悲喜怒發無常分。觸遇則發。故令病氣亦不次而生。**因而喜大虛。則腎氣乘矣。**喜則心氣移於肺。心氣不守。故腎氣乘矣。宣明五藏篇曰。精氣并於心則喜。**怒則肝氣乘矣。**怒則氣逆。故肝氣乘脾。**悲則肺氣乘矣。**悲則肺氣移於肝。肝氣受邪。故肺氣乘矣。宣明五藏篇曰。精氣并於肺則悲。**恐則脾氣乘矣。**恐則腎氣移於心。腎氣不守。故脾氣乘矣。宣明五氣

篇曰。精氣并於腎則恐。**憂則心氣乘矣。**憂則肝氣移於脾。肝氣不守。故心氣乘矣。宣明五氣篇曰。精氣并於肝則憂。**此其道也。**此其不次之常道。**故病有五。五五二十五變。反其傳化。**五藏相并而各五之。五而乘之。則二十五變也。然其變化以勝相傳。傳而不次。變化多端。○宋校正云。陰陽別論云。凡陽有五。五五二十五陽。義與此通。**傳乘之名也。**言傳者何相乘之異名爾。

此言病有猝時暴發。而爲大病者。不必以次而入。故不必治其相傳之次也。上文所言者。乃傳化以次。此則不以其次。因一時五志驟傷。使人不得以其次也。喜者。心之

志也惟心氣大虛則腎氣乘之心之所以
大病也怒者肝之志也惟脾氣大虛則肝
氣乘之脾之所以大病也悲者肺之志也
惟肝氣大虛則肺氣乘之肝之所以大病
也恐者腎之志也惟腎氣大虛則脾氣乘
之腎之所以大病也憂與悲同金匱眞言
論云怒傷肝悲勝怒則憂與悲同亦肺之
志也惟肺氣大虛則心氣乘之肺之所以
大病也或以有餘而乘彼或以不足而受
乘皆乘所不勝此其不以次而入之道也
故每藏之病有五凡五五二十有五皆以
五藏之互相傳化如上節所云及五藏之
互相傳乘與本節所云其名目不同有如
此者但上節所云者以外感而此節所云
者以內傷也金匱眞言論肝志爲怒心志
爲喜脾志爲思肺志爲憂腎志爲恐今不
言脾志者略耳

大骨枯槀大肉陷下胸中氣滿喘息不便其
氣動形期六月死眞藏脉見乃予之期日皮膚
乾著骨間肉陷謂大骨枯槀大肉陷下也諸
附骨際及空窳處亦同其類也胸中氣滿喘
息不便是肺無主也肺司治節氣息由之其
氣動形爲無氣相接故聳舉肩背以遠求報
氣矣夫如是皆形藏已敗神藏亦傷見是證
者期後一百八十日內死矣候見眞藏之脉
乃與見日之期爾眞藏脉診下
經備矣此肺之藏也○窳音愈 大骨枯槀大
肉陷下胸中氣滿喘息不便內痛引肩項期
一月死眞藏見乃予之期日火精外出陽氣上燔金受火災
故內痛肩項如是者期後
三十日內死此心之藏也 大骨枯槀大肉陷
下胸中氣滿喘息不便內痛引肩項身熱脫
肉破䐃眞藏見十月之內死䐃渠殞反○陰氣微弱陽氣內
竭故身熱也䐃者肉之標脾主肉故肉如脫
盡[illegible]䐃如破敗也見斯證者期後三百日內死
[illegible]謂[illegible][illegible]後肉如
脫者此脾之藏也 大骨枯槀大肉陷下肩髓
內消動作益衰眞藏來見期一歲死見其眞
藏乃予之期日肩髓內消謂缺盆深也衰於
動作謂交接漸微以餘藏尚

全故期後三百六十五日內死此腎之藏也
○宋校正云全元起本及甲乙經眞藏來見
來字當作未
字之誤也 大骨枯槀大肉陷下胸中氣滿
腹內痛心中不便肩項身熱破䐃脫肉目匡
陷眞藏見目不見人立死其見人者至其所
不勝之時則死木生其火肝氣逼心脉抵少
腹上布脇肋循喉嚨之後上
入頏顙故腹痛心中不便項肩身熱破䐃脫
肉也肝主目故目匡陷及不見人立死也不
勝之時謂於庚辛
之凡此肝之藏也
此舉諸證漸盛者必以眞藏脉見乃期其
所死之日時也大骨者即生氣通天論之

所謂高骨也。大肉者，臂肉也。大骨大肉之崇枯泥瘦，可以驗諸骨肉也。王註無髓腦。嘗見一人有腎衰之疾，果於腰骨高起寸餘，此大骨枯槁故也。大骨枯槁，腎之衰也。大肉陷下，脾之衰也。胸中氣滿喘息不便，其氣動形，上盛下虛，肺之衰也。三經漸衰，肝心未及，期半歲之內當死。必其有五藏之眞脉來現，眞藏脉如下文眞肝脉至之節云云，乃與之期所死之日耳。大骨枯槁，大肉陷下，胸中氣滿喘息不便，腎脾氣三經衰矣。心內作痛而上引肩項，亦因以痛，則心經亦衰。期一月之內當死，必其有五藏之眞脉來現，乃與之期所死之日耳。大骨枯槁，大肉陷下，胸中氣滿喘息不便，內痛引肩項，則腎脾肺心衰矣。身加發熱，諸肉皆脫，䐃肉已破，䐃者肉之分理也。

則脾經更衰，而又五藏眞脉來現，則十日之內當死矣。大骨枯槁，大肉陷下，腎脾已衰，而肩髓內消，動作益衰，則腎藏尤衰。餘證尚未盡具，其眞藏之脉未見，期一歲之內當死。若五藏之眞脉來見，乃予之期所死之日也。大骨枯槁，大肉陷下，胸中氣滿，腹內作痛，心中不便，肩項與身皆熱，其䐃破肉脫，腎脾肺心衰矣，而目匡下陷，眞藏脉見，目不見人，是肝經已衰，而五藏俱已竭也。其人立死，幸而目猶見人，至其所不勝者之時則死，如肝死於日晡庚酉之時。即前第七節一日一夜五分之之謂也。

眞肝脉至，中外急，如循刀刃責責然，如按琴瑟弦，色青白不澤，毛折乃死。眞心脉至堅而搏，如循薏苡子累累然，色赤黑不澤，毛折乃死。眞肺脉至大而虛，如以毛羽中人膚，色白赤不澤，毛折乃死。眞腎脉至搏而絕，如指彈石辟辟然，色黑黃不澤，毛折乃死。眞脾脉至弱而乍數乍疎，色黃青不澤，毛折乃死。諸眞藏脉見，皆死不治也。折音舌。中去聲。辟音劈。數音朔。○宋校正云：楊上善云：無餘物和雜，故名眞也。五藏之氣皆胃氣和之，不得獨用。如至剛不得獨用，獨用

則折；和柔用之，即固也。五藏之氣和於胃氣，即得長生；若眞獨見，必死。欲知五藏眞見爲死，和胃爲生者，於寸口診，即可知見者。如弦是肝脉也，微弦爲平和。微弦謂二分胃氣，一分弦氣俱動爲微弦；三分並是弦而無胃氣爲見眞藏。餘四藏準此。

此即眞藏脉而擬之。又當驗其氣色皮毛而決其死也。眞肝脉至，如循刀刃之形，責責然可畏也。又如琴瑟之弦，至急蓋脉不微弦，非脉來耎弱輕虛而滑，端直以長之本體也。乃但弦而無胃者也。色雖見青，而白來尅之，不復潤澤，金尅木也。其毛已折，元氣敗也。故曰死。

黃帝曰：見眞藏曰死，何也？岐伯曰：五藏者皆

稟氣於胃。胃者五藏之本也。胃爲水穀之海。故五藏稟焉。藏氣者不能自致於手太陰。必因於胃氣乃至於手太陰也。平人之常稟氣於胃。藏氣者平人之常氣。故藏氣因胃乃能至於手太陰也。故五藏各以其時自爲而至於手太陰也。爲去聲○自爲其狀至於手太陰也。故邪氣勝者精氣衰也。故病甚者胃氣不能與之俱至於手太陰。故眞藏之氣獨見。獨見者病勝藏也。故曰死。是所謂脉無胃氣也。平人氣象論曰人無胃氣曰逆。逆者死。帝曰善。

此承上文而言無胃氣者乃眞藏脉也。脉必始於手太陰肺經而後行之於諸經。又必有胃氣而後五藏之氣始會於手太陰肺經。故五藏各以其所屬之時而藉胃氣以至於手太陰肺經也。○此節大義與太陰陽明篇帝問脾病而四肢不用一般義同。但辭全不同耳。

黃帝曰。凡治病察其形氣色澤。脉之盛衰。病之新故。乃治之無後其時。欲必先時而取之形氣相得謂之可治。氣盛形盛。氣虛形虛。是相得也。色澤以浮謂相易已。氣色浮潤。血氣相營。故易已。脉從四時謂之可治。脉春弦夏鉤秋浮冬營。謂順四時從順也。脉弱以滑。是有胃氣。命曰易治。取之以時。易俱去聲○候可取之時而取之。則萬舉萬全。當以四時血氣所在而爲療爾。形氣相失謂之難已。形盛氣虛。氣盛形虛。皆相失也。色夭不澤謂之難已。夭謂不明而晦。不澤謂枯燥也。脉實以堅謂之益勝。脉實以堅。是邪氣盛故益甚也。脉逆四時爲不可治。以氣逆故疾。上四句是謂四難。所以下文曰。必察四難而明告。此四麁之所易語。工之所難爲。

此言凡治病者。必察形氣色脉而決其生死也。形氣色脉四者。其間有氣盛形盛氣虛形虛謂之相得。其病可治。蓋氣盛形盛之氣主正氣言。而氣虛形虛之氣主邪氣言。其形則形體也。若形盛氣虛氣盛形虛謂之相失。則難治矣。蓋形盛氣虛之氣主正氣言。而氣盛形虛之氣主邪氣言。所以曰難治也。色浮而澤。血氣相榮。其病易已。若色失而晦。枯燥不澤。則難已矣。脉之弦鉤毛石順於四時。其病可治。若沉濇浮大逆於四時。則爲不可治矣。脉弱以滑。是有胃氣。又必分時以取之。其病易治。若脉實以堅。是無胃氣。則病爲益甚矣。此四者未易明辯。謂之四難。必察此而明告病人可也。

所謂逆四時者。春得肺脉。夏得腎脉。秋得心

脉冬得脾脉其至皆懸絶沉濇者命曰逆四時春得肺脉秋來見也夏得腎脉冬來見也秋得心脉夏來見也冬得脾脉春來見也懸絶謂如懸物之絶去也未有藏形於春夏而脉沉濇秋冬而脉浮大名曰逆四時也未有謂未有藏脉之形狀也

此與脉逆四時者而申言之也

黄帝曰余聞虛實以决死生願聞其情岐伯曰五實死五虛死五實謂五藏之實五虛謂五藏之虛帝曰願聞五實五虛岐伯曰脉盛皮熱腹脹前後不

通悶瞀此謂五實瞀音務○實謂邪氣盛實然脉盛心也皮熱肺也腹脹脾也前後不通腎也悶瞀肝也脉細皮寒氣少泄利前後飲食不入此謂五虛虛謂眞氣不足也然脉細心也皮寒肺也氣少肝也泄利前後腎也飲食不入脾也帝曰其時有生者何也岐伯曰漿粥入胃泄注止則虛者活身汗得後利則實者活此其候也全注飲粥得入於胃胃氣和調其利漸止胃氣得實虛者得活言實者得汗外通後得便利自然調平

此言五實為邪氣有餘五虛為正氣不足皆為死而正氣復則虛者可生邪氣去則實者亦可生也通評虛實論云邪氣盛則實正氣奪則虛故實者有五五藏有邪五邪各實所以曰死然使身汗而邪從外散後利而邪從下行則五實漸去實者亦有可活也此即熱論所謂未滿三日可汗而已其滿三日者可泄而已之義虛者有五五藏各虛所以曰死然使漿粥入胃胃氣漸復泄利漸止正氣不泄則五虛漸補虛者亦有可活也以理推之五實自外感而言五虛自內傷而言然必五實五虛各備方可曰死而虛實止見一證未可以輕决也按實命全形論亦有五實五虛但彼虛實二字就鍼法而言

三部九候論

帝曰何謂三部岐伯曰有下部有中部有上部部各有三候三候者有天有地有人也必指而導之乃以為眞言必當諸受於師也徵四失論曰受師不卒妄作離術謬言為道更名自功妄用砭石後遺身咎此其誠也禮曰疑事無質質成也上部天兩額之動脉在額兩傍動應於手足少陽脉氣所行也上部地兩頰之動脉在鼻孔下兩傍近於巨髎之分動應於手足陽明脉氣之所行上部人耳前之動脉在耳前陷者中動應於手手少陽脉氣之所行也中部天手太陽也謂肺脉也在掌後寸口中是謂經渠動應

於手中部地手陽明也謂大腸脈也在手大指次指岐骨間合骨之分動應於手也中部人手少陰也謂心脈也在掌後銳骨之端神門之分動應於手也靈樞經持鍼縱捨論問曰少陰無輸心不病乎對曰其外經病而藏不病故獨取其經於掌後銳骨之端正謂此也下部天足厥陰也謂肝脈也在毛際外羊矢下一寸半陷中五里之分臥而取之動應於手也女子取太衝在足大指本節後二寸陷中是下部地足少陰也謂腎脈也在足內踝後跟骨上陷中大谿之分動應手下部人足太陰也謂脾脈也在魚腹上越筋間直五里下箕門之分寬鞏足單衣沉取乃得之而動應於手也候胃氣者當取足跗之上衝陽之分穴中脈動乃應手也故下部之天以候肝足厥陰脈行其中也地以候腎足少陰脈行其中也人以候脾胃之氣足太陰脈行其中也脾藏與胃以膜相連故以候脾胃也帝曰中部之候奈何岐伯曰亦有天亦有地亦有人天以候肺手太陰脈當其處也地以候胸中之氣手陽明脈當其處也經云腸胃同候故以候胸中也人以候心手少陰脈當其處也帝曰上部以何候之岐伯曰亦有天亦有地亦有人天以候頭角之氣位在頭角之分故以候頭角之氣也地以候

口齒之氣位近口齒故以候之人以候耳目之氣以位當耳前脈抵於目外眥故以候之三部者各有天各有地各有人三而成之宋校正云詳三而成天至合為九藏與六節藏象論文重註義具彼篇三而成地三而成人三而三之合則為九九分為九野九野為九藏以是故應天地之至數故神藏五形藏四合為九藏所謂神藏者肝藏魂心藏神脾藏意肺藏魄腎藏志也以其皆神氣居之故云神藏五也所謂形藏者皆如器外張虛而不屈合藏於物故云形藏也所謂形藏四者一頭角二耳目三口齒四胸中也五藏已敗其色必夭夭必死矣夭謂死色異常之候也色者神之旗藏者神之舍故神去則藏敗藏敗則色見異常之候死也

此詳論人必有三部各部有三候而合為九藏應於九野所以為天地之至數也上部有天有地有人天者兩額之動脈即下文天以候頭角之氣此脈在額兩旁瞳子髎聽會等處動應於指足少陽脈氣所行也地者兩頰之動脈即下文地以候口齒之氣此脈在鼻孔下兩旁近於巨髎之分動應於指足陽明脈氣所行也人者耳前之動脈即下文人以候耳目之氣此脈在耳前陷者中絲竹空和髎等處動應於指手少陽脈氣所行也凡此者皆所出候之於頭面故謂之上部也中部有天有地有

人天者手太陰肺經也即下文天以候肺之謂此脉動應於指即手太陰脉氣所行也地者手陽明大腸經也即下文地以候胸中之氣此脉動應於指即手陽明脉氣所行也人者手少陰心經也即下文人以候心之謂此脉動應於指即手少陰脉氣所行也凡此者皆所以候之於手故謂之中部也下部有天有地有人天者足厥陰肝經也即下文下部之天以候肝此脉動應於指即足厥陰脉氣所行也地者足少陰腎經也即下文地以候腎此脉動應於指即足少陰脉氣所行也人者足太陰脾經也即下文人以候脾胃之氣此脉動應於指即足太陰脉氣所行也凡此者皆所以候之於足故謂之下部也頭手足分上中下為三部矣而三部之中又各有天地

人合則為九所以應九野而九野正合於吾身之九藏故人有九藏地有九野乃天地之至數有如此者五藏已敗則其色必夭夭者異於常候也其人死矣後世三部法以手之寸關尺為主而此篇脉法以頭面為上部手為中部足為下部觀下文手足上去踝五寸等語推之可見矣要之古人診脉不止於手而凡頭面手足之動脉無不診之猶傷寒論多以趺陽脉言之者同也其九候法亦以三部中有天地人與後世之浮中沉者不同也

帝曰以候奈何岐伯曰必先度其形之肥瘦以調其氣之虛實實則寫之虛則補之度音鐸

必其去其血脉而後調之無問其病以平為期

度謂量也實寫虛補此所謂順天之道也老子曰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也

血脉滿堅謂邪留止故先刺去血而後乃調之不當論問病者盈虛要以脉氣平調為之期準爾

此承上文而言調病之法也三部九候固如上文所言矣然醫工診候之法必先度其形之肥則知其氣之實而實者有餘可以寫之度其形之瘦則知其氣之虛而虛者不足可以補之凡此病者皆必有邪必先去其脉中之結血以去其邪而後調其虛實以行補寫則無問其病之何如惟補之寫之而以平為期可也此論用鍼之法而用藥者亦可以類推矣

帝曰決死生奈何度形肥瘦調氣盈虛不問病人以平為準死生之證以決之也

岐伯曰形盛脉細少氣不足以息者危

形氣相反故生氣至危王冰眞藏論曰形氣相得謂之可治今脉氣不足形盛有餘證不相扶故當危也危者言其近死猶有生者也刺志論曰氣實形實氣虛形虛此其常也反此者病今脉細少氣是為氣弱體壯盛是為形盛形盛氣弱故生氣傾危

形瘦脉大胷中多氣者死是則形氣不足脉氣有餘故死形瘦脉大胷中氣多形藏已傷故云死也凡如是類皆形氣不相得也

形氣相得者生參

伍不調者病。參謂參校，伍謂類伍。參校類伍而有不調，謂不率其常，則病也。三部九候皆相失者死。失謂氣候不相類也。相失之候，診凡有七，七診之狀，如下文云。上下左右之脈相應如參舂者病甚。上下左右相失不可數者死。數，去聲。○三部九候上下左右凡十八診也。如參舂者，謂大數而鼓，如參舂杵之上下也。脈要精微論曰：大則病進。故病甚也。不可數者，謂一息十至已上也。脈法曰：人一呼脈再至，一吸脈亦再至，曰平。三至曰離經，四至曰脫精，五至曰死，六至曰命盡。今相失而不可數者，是過十至之外也。至五者死，況至十者乎。中部之候雖獨調，與衆藏相失者死。中部之候相減者死。中部左右凡六診也。上部下部已不相應，中部獨調，固非其久，減於上下，是亦氣衰，故皆死也。減謂偏少也。目內陷者死。言太陽也。太陽之脈起於目內眥。目內陷者，太陽絕也，故死。所以言太陽者，太陽主諸陽之氣，故獨言之。

此亦承上文而言決死生之法也。

帝曰：何以知病之所在？岐伯曰：察九候獨小者病，獨大者病，獨疾者病，獨遲者病，獨熱者病，獨寒者病，獨陷下者病。相失之候，診凡有七者，此之謂也。然脈見七診，謂參伍不調，隨其獨異以言其病爾。

此言九候之中有七診之法也。

以左手足上上去踝五寸按之，庶右手足當踝而彈之。踝，胡瓦切。○手足皆取之，然手踝之上，手太陰脈；足踝之上，足太陰脈。足太陰脈主肉，應於下部；手太陰脈主氣，應於中部。是以下文云脫肉身不去者死，中部乍疏乍數者死。其應過五寸以上蠕蠕然者不病。蠕，音軟。○氣和故也。其應疾中手渾渾然者病，中手徐徐然者病。中，去聲。渾渾，亂也。徐徐，緩也。其應上不能至五寸，彈之不應者死。氣絕故不應也。是以脫肉身不去者死。穀氣外衰則肉如脫盡，天真內竭故身不能行。真穀並衰，故死之至矣。去猶行。去上也。中部乍疏乍數者死。數，音朔。○乍疏乍數，氣之喪亂也，故死。其脈代而鉤者病在絡脈。鉤謂夏脈，又夏氣在絡，故病在絡脈也。絡脈受邪則經脈滯否，故代止也。九候之相應也，上下若一，不得相失。上下若一，言遲速小大等也。一候後則病，二候後則病甚，三候後則病危。所謂後者，應不俱也。俱猶同也。二一也。察其府藏以知死生之期。夫病入府則愈，

入藏則死，故死生期，率察以知之。**必先知經脈，然後知病脈。**經脈，四時五藏之脈。**真藏脈見者勝死。**所謂真藏脈者，真肝脈至，中外急，如循刀刃責責然，如按琴瑟弦；真心脈至，堅而搏，如循薏苡子累累然；真脾脈至，弱而乍數乍疏；真肺脈至，大而虛，如毛羽中人膚；真腎脈至，搏而絕，如指彈石辟辟然。凡此五者，皆謂得真藏脈而無胃氣也。平人氣象論曰：胃者，平人之常氣也。人無胃氣曰逆，逆者死。此之謂也。勝死者，謂勝尅於己之時則死也。平人氣象論曰：肝見庚辛死，心見壬癸死，脾見甲乙死，肺見丙丁死，腎見戊己死，是謂勝死也。

此言診脈之有定所，正可以施七診而知諸病也。手踝之上，手太陰肺經脈也。應於中部。云：踝五寸。手之踝骨在下，而從內廉至太淵穴，計有五寸。足踝之上，足太陰脾經脈也。應於下部。去內踝骨之上五寸，乃三陰交之上，漏谷之下也。蓋漏谷去踝六寸也。以其左手上去踝五寸，即太淵穴；左足上去踝五寸，即漏谷之下。兩處按其脈，則於右手右足當踝而彈之；若按右手右足之脈，則於左手左足彈之。蓋使左右相應也。其應過五寸以上，蠕蠕然者不病。蠕者，乃蟲之軟也。今脈軟而和，故曰不病。其脈應而速，中指渾渾然者病。渾渾當作溷溷，不清也。中指徐徐然者病。徐徐，緩也。不應手也。其應上不能至五寸，左右手足互相彈之不應者死。蓋氣絕，故不應也。凡曰應者，應醫工之指下也。足太陰脾經之脈應在肉，是以脫肉不能行去者死。手太陰

肺經之脈主乎氣，是以中部乍疏乍數者死。氣之衰也。其脈代而鈎者，病在絡脈。鈎爲夏脈，又夏氣在絡，故病在絡脈。絡脈受邪，則經脈自滯，故脈來中止而代也。九候之相應者，上下若一，不得相失，則遲速大小相等，斯爲可貴。其有不等者，一候後則病，二候後則病甚，三候後則病危。所謂候後曰病、曰甚、曰危者，脈來應手之際，左右上下不得齊一也。又必察其府藏，以知死生之期，即陰陽別論之所謂別於陽者，知病忌時；別於陰者，知死生之期也。又必先知各經自然之經脈，即靈樞經脈篇十二經之脈，然後知各經適然之病脈。凡真藏脈來見者，至於相勝之日時而死矣。此節似有錯簡，姑從正文釋之。

足太陽氣絕者，其足不可屈伸，死必戴眼。足太陽脈起於目內眥，上額交巔上；從巔入絡腦，還出別下項，循肩髆內，俠脊抵腰中；其支者，復從肩髆別下貫臀，過髀樞，下合膕中，貫腨，循踵至足外側。太陽氣絕，死如是矣。此舉足太陽經之氣絕者，必有證之可證也。○診要經終篇載三陽三陰脈之證，內言足太陽之脈，其絕也，戴眼反折瘈瘲，其色白，絕汗乃出，出則死矣，與此略同。

帝曰：冬陰夏陽奈何？言死時也。**岐伯曰：九候之脈，皆沉細懸絕者爲陰，主冬，故以夜半死。盛躁喘數者爲陽，主夏，故以日中死。**位無常居，物極則反也。乾

坤之義陰極則能戰於野陽極則亢龍有悔是以陰陽極脉死於夜半日中也是故寒熱病者以平旦死亦物極則變也平曉木王木氣爲風故木王之時寒熱病死生氣遇天論曰因於露風乃生寒熱由此則寒熱之病風薄所爲也熱中及熱病者以日中死陽之極也病風者以日夕死卯酉衝也病水者以夜半死水王故也其脉乍疏乍數乍遲乍疾者日乘四季死辰戌丑未土寄王之腑氣內絕故日乘四季而死也此詳言諸病必有死期也

形肉已脫九候雖調猶死亦謂形氣不相得也證前脫肉身不去者九候雖平調亦死也七診雖見九候皆從者不死但九候順四時之令雖七診互見亦生矣從謂順從也所言不死者風氣之病及經月之病似七診之病而非也故言不死風病之脉診大而數月經之病脉小以微雖候與七診之狀略同而死生之證乃異故不死也若有七診之病其脉候亦敗者死矣言雖七診見九候從者不死若病同七診之狀而脉遲敗亂縱九候皆順猶不得生也必發噦噫胃精內竭神不守心故死之時發斯噦噫宜明五氣篇曰心爲噫胃爲噦也

此舉形肉已脫者爲死七診見者惟風氣與經月之病爲不死餘則九候敗而亦爲死也此節止舉二端而言夫形肉在人猶堂室之有牆壁也形肉已脫則九候之脉雖調猶死即上文所謂脫肉身不去者死也上文言七診爲病者詳矣若七診雖見九候之脉皆與各經相宜者不死所謂不死者以其有風氣之病爲有外邪月經不行之病爲有妊娠則似有七診之病而實非真七診也故言不死若除風氣經病之外而有七診之病其九候亦敗者死矣且胃經既竭神不守心故死之時必發噦噫

必審問其所始病與今之所方病方正也言必當原其始而要終也而後各切循其脉視其經絡浮沉以上下逆從循之其脉疾者不病氣強盛故其脉遲者病氣不足故脉不往來者死精神去也皮膚著者死著著同○骨乾枯也此亦詳診脉之法也

帝曰其可治者柰何岐伯曰經病者治其經求有過者孫絡病者治其孫絡血有血留止刺而去之血病身有痛者治其經絡靈樞經曰經脉爲裏支而橫者爲絡絡之別者

爲孫絡。由是孫絡，則經之別支而橫也。其病者在奇邪。奇邪之脉，則繆刺之。奇謂奇繆不偶之氣，而與經脉繆處也。由是，故繆刺之。繆刺者，刺絡脉左取右，右取左也。留瘦不移，節而刺之。病氣淹留，形容減瘦，證不移易，則消息節級，養而刺之。此又重明前經無問其病，以平爲期者也。上實下虛，切而從之，索其結絡脉，刺出其血，以見通之。結，謂血結於絡中也。血去，則經遂通矣。前經云，先去血脉而後調，復明其結絡乃先去也。

此詳言諸病之刺法也。病有在經者，治其經穴。如肺病治其經渠之謂。病有在孫絡者，治其孫絡之結血。靈樞脉度篇云，盛而血者疾誅之，盛者寫之，虛者飲藥以補之。如血病及身有痛者，合經穴絡穴而治之。如肺病治經渠列缺之謂。其有奇邪者，不正之邪，適然所中者，則取絡脉以繆刺之，左取右，右取左也。病氣淹留，形容減瘦，證不移易，則以時消息而漸刺之。有等上實下虛，當切而從之，必其有結絡之脉，故上下不通，當索其結處而刺出其血，以現通之，即上文刺孫絡絡脉之謂也。○奇邪見靈樞根結口問血絡等篇

經脉別論

黃帝問曰：人之居處動靜勇怯，脉亦爲之變乎？岐伯對曰：凡人之驚恐恚勞動靜，皆爲變也。恚爲去聲，恚音穢，怒也。○變，謂變易常候。是以夜行則喘出於腎，腎主於交，氣合幽冥，故夜行則喘息內從腎出也。淫氣病肺。夜行腎勞，因而喘息，氣淫不次，則病肺也。有所墮恐，喘出於肝，恐生於肝，墮損筋血，因而奔喘，故出於肝也。淫氣害脾。肝木妄淫，害脾土也。有所驚恐，喘出於肺，驚則心無所依，神無所歸，氣亂胸中，故喘出於肺也。淫氣傷心。淫反傷心也。度水跌仆，喘出於腎與骨。度，渡同。跌，音迭。仆，音付。○濕氣通腎，骨腎主之，故度水跌仆，喘出腎骨矣。跌，謂足跌；仆，謂身倒也。當是之時，勇者氣行則已，怯者則著而爲病也。著，着同。○氣有強弱，神有壯懦，故殊狀也。故曰：診病之道，觀人勇怯骨肉皮膚，能知其情，以爲診法也。通達性懷，得其情狀，乃爲深識診契物宜也。

此言脉有因五藏受傷而變，而診病者當據此以爲法也。帝問居處或動或靜，性情或勇或怯，脉亦爲之變乎？伯言凡人或驚或恐，或怒或勞，或動或靜，皆爲變也。是以腎屬少陰，衛氣夜行於陰，營氣以寐而養，設當夜而行，則喘息內出於腎，而肺爲之母者，子氣浸淫，上干於肺，肺斯病焉。有所墮墜而恐，則筋既受傷，血亦不納，其喘息

肉出於肝。而肝氣反餘。淫氣乘土。脾被害焉。有所驚恐而恐驚。則氣亂。喘息內出於肺。而心無所倚。神無所歸。所勝妄行。心反傷焉。渡水跌仆。水動於腎。跌仆傷腎。喘出於腎與骨。斯時也。勇者氣散則無病。怯者氣著則為病矣。故診病之道。既觀人之勇怯。骨肉皮膚。而又能知病肺害卵傷心。著病之詳。則診法備矣。

故飲食飽甚。汗出於胃。飽甚胃滿。故汗出於胃也。**驚而奪精。汗出於心。**驚奪心精。神氣浮越。陽內薄之。故汗出於心也。**持重遠行。汗出於腎。**骨勞氣越。腎復過疲。故持重遠行。汗出於腎也。**疾走恐懼。汗出於肝。**暴役於筋。肝氣罷極。故疾走恐懼。汗出於肝也。**搖體勞

苦。汗出於脾。**搖體勞苦。謂動作施力。非疾走遠行也。然動作用力。則穀精四布。脾化水穀。故汗出於脾也。**故春秋冬夏四時陰陽生病。起於過用。此為常也。**不適其性。而強云為。過卽病生。此其常理。五藏受氣。蓋有常分。用而過耗。是以病生。故下文曰。

此言人之四時藏府生病。皆起於過用。亦診病者所當知也。飲食入胃。太過於飽。食氣蒸迫。故汗出於胃。事有驚怖。致奪精神。心神外越。故汗出於心。所持則重。所行則遠。必骨以當之。惟腎主於骨。故汗出於腎。其走過疾。兼之恐懼。必筋以當之。惟肝主於筋。故汗出於肝。搖動其體。勞苦其形。必肉以當之。惟脾主於肉。故汗出於脾。此乃四時之在藏為陰。在府為陽。其有病皆起於過用。如飲食飽甚等義。人所常犯者也。凡診病者。又可不知此等之病由歟。

食氣入胃。散精於肝。淫氣於筋。肝養筋。故胃散穀精之氣入於肝。則浸淫滋養於筋絡矣。**食氣入胃。濁氣歸心。淫精於脈。**濁氣。穀氣也。心居胃上。故穀氣歸心。淫溢精微。入於脈也。何者。心主脈故。**脈氣流經。經氣歸於肺。肺朝百脈。輸精於皮毛。**言脈氣流運。乃為大經。經氣歸宗。上朝於肺。肺為華蓋。位復居高。治節由之。故受百脈之朝會也。平人氣象論曰。藏眞高於肺。以行榮衛陰陽。由此故肺朝百脈。然乃布化精氣。輸於皮

毛矣。**毛脈合精。行氣於府。**府。謂氣之所聚處也。是謂氣海。在兩乳間。名曰膻中也。**府精神明。留於四藏。氣歸於權衡。**膻中之布氣者。分為三隧。其下者走於氣街。上者走於息道。宗氣留於海。積於胸中。命曰氣海也。如是分化。乃四藏安定。三焦平均。中外上下。各得其所。**權衡以平。氣口成寸。以決死生。**三世脈法。皆以三寸為寸關尺之分。故中外高下。氣緒均平。則氣口之脈而成寸也。夫氣口者。脈之大要會也。百脈盡朝。故以其分決死生也。**飲入於胃。遊溢精氣。上輸於脾。**水飲流下。至於中焦。水化精微。上為雲霧。雲霧散變。乃注於脾。靈樞經曰。上焦如霧。中焦如漚。此之謂也。**脾氣**

散精上歸於肺。通調水道。下輸膀胱。水土合化，上滋肺金。金氣通腎，故調水道，轉注下焦，膀胱稟化乃為溲矣。靈樞經曰：下焦如瀆，此之謂也。**水精四布。五經並行。合於四時五藏陰陽。揆度以為常也。**從是水精布，經氣行，筋骨成，而氣血配合四時寒暑，證符五藏陰陽揆度虛用為常道。度，量也。以，用也。

此言食入於胃者，精氣散於肝，歸於心，而會於肺；飲入於胃者，輸於脾，歸於肺，而下行於膀胱。亦診病者所當知也。食氣者，穀氣也。穀氣入胃，運化於脾，而精微之氣散之於肝，則浸淫滋養於筋矣，以肝主筋也。穀氣入胃，其已化之氣，雖曰精氣，而生自穀氣，故亦可名為濁氣也。心居胃上，而濁氣歸之，則浸淫滋養於脈矣，以心主脈也。心為諸經之君主，夫血脈，脈氣流於諸經，諸經之氣歸於肺，肺為五藏之華蓋，所謂藏真高於肺，以行營衛陰陽，故受百脈之朝會。其精氣運之於皮毛矣，以肺主皮毛也。肺曰毛，心曰脈，毛脈合精，而精氣行於府。府者，膻中也。靈樞五味篇謂大氣積於胸中；邪客篇謂宗氣積於胸中；刺節真邪篇謂宗氣流於海者是也。膻中為府，其精氣，宗氣最為神明，而司呼吸，行經隧，始行於手太陰肺經，通於心肝脾腎之四藏，而四藏之精皆其所留，是氣也。平如權衡，惟其始於手太陰肺經而行之，故氣口者，即手太陰經之太淵穴也。與魚際相去一寸，又成寸口之名。真可以診吉凶而決死

生也。靈樞小鍼解篇以氣口虛為當補，氣口盛為當寫，則凡病皆以氣口為主。然所食之穀有精氣，則所飲之水亦有精氣，方其飲入於胃，其精微之氣，游溢升騰，上輸於脾。蓋脾附於胃之右，此胃為上，故脾氣散精，上歸於肺，而肺行百脈，通調水道，下輸膀胱。水精分布於四藏五藏，並行乎水精，真有合於四時五藏之古經陰陽揆度等篇之常義也。診病者可弗知歟。飲入於胃以下，乃言飲而不言食。李東垣脾胃論、朱丹谿纂要書不考上文為食，乃改為飲食入胃，則於下輸膀胱，水精四布之義大背矣。殊不知上文之食，含蓄飲義，而下文之飲，必難以兼食也。何諸醫書皆宗李朱，而不考經旨者，皆謬矣。

藏氣法時論

岐伯曰。肝主春。以應木也。**足厥陰少陽主治。**厥陰肝脈，少陽膽脈，肝與膽合，故治同。**其日甲乙。**甲乙為木，東方干也。**肝苦急。急食甘以緩之。**甘性和緩。**心主夏。**以應火也。**手少陰太陽主治。**少陰心脈，太陽小腸脈，心與小腸合，故治同。**其日丙丁。**丙丁為火，南方干也。**心苦緩。急食酸以收之。**酸性收斂。**脾主長夏。**長夏謂六月也。夏為土母，土長於中，以長夏而治，故云長夏。○宋校正云：全元起云，脾王四季。六月是火王之處，蓋以脾主中央，六月是十二月之中，一年之半，故脾王六月也。

足太陰陽明主治。太陰脾脉。陽明胃脉。脾與胃合。故治同。其日
戊巳。戊巳爲土。中央干也。脾苦濕。急食苦以燥之。苦性乾燥。
肺主秋。以應金也。手太陰陽明主治。太陰肺脉。陽明太腸脉。肺
與大腸合。故治同。其日庚辛。庚辛爲金。西方干也。肺苦氣上逆。
急食苦以泄之。苦性宜泄。故肺用之。腎主冬。以應水也。足少
陰太陽主治。少陰腎脉。太陽膀胱脉。腎與膀胱合。故治同。其日壬
癸。壬癸爲水。北方干也。腎苦燥。急食辛以潤之。開腠理
致津液通氣也。辛性津潤也。然腠理開。津液達則肺氣下流。腎與肺通。故
云通氣也。

此言五藏應乎四時。而治之者。必法時也。
春屬木。肝亦屬木。故肝主春。斯時也。足厥
陰肝者。乙木也。足少陽膽者。甲木也。正治
其時。春之日有甲乙。乃肝氣之尤旺者。然
肝脉主弦。最苦在急。急則肝病也。惟甘性
緩。急宜食甘者以緩之。凡飲食藥物皆然
夏屬火。心亦屬火。故心主夏。斯時也。手少
陰心者。丁火也。手太陽小腸者。丙火也。正
治其時。夏之日有丙丁。乃心氣之尤旺者。
然心脉洪。最苦在緩。緩則心虛也。惟酸性
收。急宜食酸者以收之。長夏屬土。脾亦屬
土。故脾主長夏。斯時也。足太陰脾者。巳土
也。足陽明胃者。戊土也。正治其時。長夏之
日有戊巳。乃脾氣之尤旺者。然脾爲太陰

瑯芝室　素問節文註釋卷四　三七

濕土。最苦在濕。濕在脾病也。惟苦性燥。急
宜食苦者以燥之。秋屬金。肺亦屬金。故肺
主秋。斯時也。手太陰肺者。辛金也。手陽明
太陽者。庚金也。正治其時。秋之日有庚辛。
乃肺氣之尤旺者。然肺苦氣上逆。惟性苦
者可以泄逆。急宜食苦者以泄之。冬屬水。
腎亦屬水。故腎主冬。斯時也。足少陰腎者。
癸水也。足太陽膀胱者。壬水也。正治其時。
冬之日有壬癸。乃腎氣之尤旺者。然腎屬
水。最苦燥。惟辛性潤。急宜食辛者以潤之
如黃栢之類。庶乎腠理自開。津
液自致。五藏之氣。自相通也。
病在肝。愈於夏。子制其鬼也。餘愈同。夏不愈。甚於秋。子休
鬼復王也。餘甚同。秋不死。持於冬。鬼休而母養。故氣執持於父母之鄉
也。餘持同。起於春。自得其位。故復起。餘起同。禁當風。以風氣通於肝。故禁
而勿犯。肝病者。愈在丙丁。丙丁應夏。丙丁不愈。加於
庚辛。庚辛應秋。庚辛不死。持於壬癸。壬癸應冬。起於甲
乙。應春木也。肝病者。平旦慧。下晡甚。夜半靜。木王之時。
故爽慧也。金王之時。故加甚也。水王之時。故靜退也。餘慧甚同。其靜小異。肝欲散。
急食辛以散之。以藏氣當散。故以辛發散也。陰陽應象大論曰。辛甘發散
爲陽也。平人氣象論曰。藏眞散於肝。言其當發散也。用辛補之。酸寫之。
辛味散。故補。酸味收。故寫。

瑯芝室　素問節文註釋卷四　三八

此以下五節，承上文而言。五藏之病，可以於歲於日於時而決之，又當順其所欲之性以行補寫之法也。試以肝經言之。凡病在肝者，以肝性屬木，其病從春始也。至於夏屬火，則火能尅金，而金不能尅木，故肝病當愈於夏。若夏不愈，當甚於秋，蓋甚則論於死矣，乃金來尅木也。設秋不死，當持於冬，蓋冬屬水，水為肝之母，母氣一旺，肝氣有資，故可與病氣相支，而不甚耳。其冬雖與相持，其病復起於春，蓋肝氣之病，又當至春而起，然吾之肝，正屬厥陰木，而風氣不通於肝，故凡有肝病者，必禁當風以犯之也。斯則一歲之中，可以計其所愈所甚所持所起者如此。至於以日而計之者，何如？肝病者，愈於丙丁之日，以丙丁火旺，所制者金，而金不尅木，木病自愈也。設丙丁不愈，加於庚辛之日，加，即甚之謂也。以庚辛金旺，必來尅木，而木病必甚也。設庚辛不死，持於壬癸之日，以壬癸水旺，必母來助子，而木病可支也。雖能支於水旺之日，而又必起於甲乙之日，以木病當復於本日也。又至於以時而計之者何如？肝病者，平旦慧，以平旦應甲乙木，故病主慧。慧者，爽也。時王木亦王也。下晡甚，以下晡者，申酉時也，應在庚辛，故病主甚。金來尅木也。夜半靜，以夜半者，亥子時也，應在壬癸，故病主靜。水來生木也。况肝既有病，則治之者，當順其性而治之。故肝之所苦在急，則其所欲在散，惟味之辛者主散，宜急食辛以散之。性欲散，而辛能散，此補之者所以用辛也。性苦急，而酸能收，此寫之者所以用酸也。治肝之法，又如此。

按馬註病在肝八句，訓以歲計；肝病者愈在丙丁七句，訓以日計；肝病者平旦慧四句，訓以時計，方見明白。王註溷而不明。

病在心，愈在長夏；長夏不愈，甚於冬；冬不死，持於春，起於夏。如肝例也。禁溫食熱衣。熱則心燥，故禁止之。

心病者，愈在戊巳，戊巳應長夏也。戊巳不愈，加於壬癸；壬癸應冬。壬癸不死，持於甲乙；甲乙應春。起於丙丁。應夏火也。心病者，日中慧，夜半甚，平旦靜。亦休王之義也。

心欲耎，急食鹹以耎之。以藏氣好耎，故以鹹柔耎也。平人氣象論曰：藏眞通於心，心言其常欲柔耎也。用鹹補之，甘寫之。鹹補取其柔耎，甘寫取其舒緩。此以心經言之。

病在脾，愈在秋；秋不愈，甚於春；春不死，持於夏，起於長夏。禁溫食飽食、濕地濡衣。溫濕及飽，並傷脾氣，故禁止之。

脾病者，愈在庚辛；庚辛應秋氣也。庚辛不愈，加於甲乙；甲乙應春氣也。甲乙不死，持於丙丁；丙丁應夏氣也。起於戊巳。戊巳應長夏也。脾病者，日昳慧，日出甚，下晡靜。昳音

昳○土王則爽慧，木剋則增甚，金扶則靜退，亦休王之義也。脾欲緩，急食甘以緩之。甘性和緩，順其靜也。用苦寫之，甘補之。苦寫取其堅燥，甘補取其安緩。此以脾經言之。

病在肺，愈在冬，冬不愈，甚於夏，夏不死，持於長夏，起於秋。例如肝也。禁寒飲食寒衣。肺惡傷氣，故衣食禁之。靈樞經曰：形寒寒飲則傷肺。飲尚傷肺，其食甚焉。肺不獨惡寒，亦惡熱也。肺病者愈在壬癸，應冬水也。壬癸不愈，加於丙丁，應夏火也。丙丁不死，持於戊巳，長夏土也。起於庚辛。應秋金也。肺病者下晡慧，日中甚，夜半靜。金王則慧，火王則甚，水王則靜。肺欲收，急食酸以收之，以酸性收斂故也。用酸補之，辛寫之。酸收斂故補，辛發散故寫。此以肺經言之。

病在腎，愈在春，春不愈，甚於長夏，長夏不死，持於秋，起於冬。例如肝也。禁犯焠烪熱食溫炙衣。焠作焠，音對，反烪烏來反，煩熱也。○腎性惡燥，故此禁之。腎病者愈在甲

乙，應春木也。甲乙不愈，甚於戊巳，長夏土也。戊巳不死，持於庚辛，應秋金也。起於壬癸。應冬水也。腎病者夜半慧，四季甚，下晡靜。水王則慧，土王則甚，金王則靜。腎欲堅，急食苦以堅之，以苦性堅燥也。用苦補之，鹹寫之。苦補取其堅也，鹹寫取其耎也。耎濕土制也，故用寫之。此以腎經言之。

夫邪氣之客於身也，以勝相加，邪者不正之目。風寒暑濕饑飽勞逸皆是邪也，非唯鬼毒疫癘也。至其所生而愈，謂至巳所生也。至其所不勝而甚，謂至尅巳之氣也。至於所生而持，謂至生巳之氣也。自得其位而起。居所主處，謂自得其位也。必先定五藏之脉，乃可言間甚之時，死生之期也。間去聲○五藏之脉者，謂肝弦心鈎肺浮腎營脾代，如是則可言死生間甚矣。三部九候論曰：必先知經脉，然後知病脉，此之謂也。

此總結上文之爲病爲愈爲甚爲持爲起者，必當先定五藏之本脉而始知之也。肝病始於春，心病始於夏，脾病始於長夏，肺病始於秋，腎病始於冬者，皆由邪氣感於吾身以勝相加。如肝病由肺而傳，心病由腎而傳，脾病由肝而傳，肺病由心而傳，腎

病出脾而傳之謂也。至其所生而愈，如肝病愈於夏，心病愈於長夏，脾病愈於秋，肺病愈於冬，腎病愈於春者，皆我之所生也。至其所不勝而甚，如肝病甚於秋，心病甚於於冬，脾病甚於春，肺病甚於夏，腎病甚於長夏者，皆我之所不勝而能尅我也。至其所生而持，如肝病持於冬，心病持於春，脾病持於夏，肺病持於長夏，腎病持於秋者，皆從能生我也。自得其位而起，於肝病起於春，心病起於夏，脾病起於長夏，肺病起於秋，腎病起於冬者，皆得其所應之時而病復起也。夫五藏之病，由於相生相勝者如此，至於日時可推矣。又當先定五藏之本脉，如春脉弦，夏脉鉤，長夏脉代，秋脉毛，冬脉石，或有胃氣及無胃氣，則彼之生我、尅我，我得而知。故凡爲愈者，我所生；持者生乎我；其病爲間而爲生之期。爲甚者尅乎我，爲起者得本位，其病爲甚而爲死之期，可得而言之矣。若不定五藏之脉，則彼於我之相生相尅，胡從而知之哉。

肝病者，兩脇下痛引少腹，令人善怒。肝厥陰脉，自足而上環陰器，抵少腹，又上貫肝鬲，布脇肋，故兩脇下痛引少腹也。其氣實則善怒。靈樞經曰：肝氣實則怒。**虛則目䀮䀮無所見，耳無所聞，善恐，如人將捕之。**肝厥陰脉，自脇肋循喉嚨入頏顙，連目系；膽少陽脉，其支者從耳後入耳中，出走耳前，至目銳眥後。故病如是也。恐謂恐懼魂不安也。**取其經厥陰與少陽。**經謂經脉也，非其絡病，故取其經也。取厥陰以治肝氣，取少陽以調氣逆也，故下文曰：**氣逆則頭痛，耳聾不聰，頰腫。**陽厥陰脉，自目系上出額，與督脉會於巔，故頭痛；膽少陽脉支別者，從耳中出走耳前，又支別者加頰車，入厥陰之脉；支別者從目系下頰裏，故耳聾不聰，頰腫也。是以上文兼取少陽也。**取血者。**脇中血滿，獨異於常，乃氣逆之診，隨其左右有則刺之。

上文五節言五藏之病，用五味以補寫，則用藥之意寓矣。而此下五節，又言五藏之病復有用鍼之法也。試以肝經言之：足厥陰之脉，循股陰入毛中，過陰器，抵少腹，又上貫鬲，布脇肋，故兩脇下痛以下引少腹。其氣實則善怒，靈樞本神篇云：肝氣實則怒。此則邪氣有餘之證也。至於正氣之虛，則目䀮䀮無所見，耳無所聞，蓋足厥陰之脉，自脇肋循喉嚨上入頏顙，連目系；足少陽之脉，其支者從耳後入耳中，出走耳前，至目銳眥後，故虛則耳目無所見聞也。惟其虛也，故善於恐懼，如人有將捕之意，正以肝藏魂，魂不安，故其病如此。當取足厥陰之經穴中封，足內踝骨前一寸筋裏宛宛中，鍼四分，留七呼，灸三壯；足少陽之經穴陽輔，足外踝上四寸，輔骨前，絕骨端三分，去坵墟七寸，鍼三分，留七呼，灸三壯。以肝與膽相爲表裏也。實則寫其有餘，虛則補其不足耳。王註泛言以爲經脉之經，不著穴言，然則將用何穴以治病耶？然足厥陰之脉，自目系上出額，與督脉會於巔，故頭必痛；足少陽之脉支別者，從耳中出走耳前，又支別者抵於䪼，加頰車；又足厥陰之脉支別者，從目系下頰裏，故耳聾不聰，

而頰又腫也。此則氣逆於上。故見之於頭耳頰者如此。亦是有餘之證也。取其兩經以出血而已。此不言穴意者。亦是上文之經穴耳。此下五節皆言用鍼。不言用藥。然各經證候甚明。惟智者明此經絡。識此證候。則凡藥屬肝膽者。可悉用矣。後做此。

心病者。胸中痛。脇支滿。脇下痛。膺背肩甲間痛。兩臂內痛。甲胛同。○心少陰脉。支別者。循胸出脇。又手心主厥陰之脉。起於胸中。其支別者。亦循胸出脇下腋三寸。上抵腋下。下循臑內。行太陰少陰之間。入肘中。下循臂行兩筋之間。又心少陰之脉。直行者。復從心系。却上肺。上出腋下。下循臑內後廉。行太陰心主之後。下肘內。循臂內後廉。抵掌後銳骨之端。又小腸太陽之脉。自臂臑上繞

肩甲。交肩上。故病如是。○臑人朱反。**虛則胸腹大。脇下與腰相引而痛。**手心主厥陰之脉。從胸中。出屬心包。下鬲歷絡三焦。其支別者。循胸出脇。心少陰之脉。自心系下鬲絡小腸。故病如是也。**取其經少陰太陽。舌下血者。**少陰之脉。從心系上俠咽喉。故取舌本下及經脉血也。**其變病。刺郄中血者。**其或有變。則刺少陰之郄血滿者也。手少陰之郄在掌後脉中。去腕半寸。當小指之後。

以心病言之。手少陰心經之脉。其直者。從心系。却上肺。下出腋下。手厥陰心包絡之脉。其支者。循胸中出脇下腋三寸。上抵腋下。下循臑內。行太陰少陰之間。入肘中。下循臂行兩筋之間。又手太陽小腸經之脉。自臂臑上繞肩胛。交肩上。故脇中必痛。脇支必滿。脇下亦痛。膺背肩胛間皆痛。兩臂內皆痛。此則邪氣有餘之證也。至於正氣之虛。則胸腹之中。大脇之下。與腰相引而痛。蓋手厥陰之脉。從胸中出屬心包絡。下鬲歷絡三焦。其支者。循胸出脇。手少陰之脉之心系。下鬲絡小腸。故曰胸。曰脇。曰腰皆主痛也。當取手少陰之經穴靈道。掌後一寸五分。鍼三分。灸三壯。手太陽之經穴陽谷。手外側腕中銳骨下陷中。鍼二分。留三呼。灸三壯。以心與小腸相為表裏也。實則瀉其有餘。虛則補其不足耳。其舌本下刺出其血者。正以手少陰之脉。從心系。上俠咽喉。所以出舌下之血也。曰出血。乃治有餘之證耳。舌下即廉泉穴。係任脉經。頷

下結喉上四寸中。鍼二分。留七呼。灸三壯。及有變病。則又不止前證而已。又當取手少陰之郄。曰陰郄穴者。以出其血也。左掌後脉中去腕半寸。當小指之後。鍼三分。灸十壯。

脾病者。身重善肌肉痿。足不收行。善瘛。腳下痛。肌當作饑。痿於危反。濕病也。足不能行也。瘛音係。小兒病。又尺制反。○脾象土而主肉。故身重肉痿也。痿謂痿無力也。脾太陰之脉。起於足大指之端。循指內側。上內踝前廉。上腨內。腎少陰之脉。起於足小指之下。斜趨足心。上腨內。出膕內廉。故病則足不收行。善瘛。腳下痛也。故下取少陰。**虛則腹滿腸鳴。飧泄食不化。**脾太

陰脉。從股內前廉。入腹屬脾絡胃。故病如是。靈樞經曰。中氣不足。則腹爲之善滿。腸爲之善鳴也。**取其經太陰陽明少陰血者。**少陰。腎脉也。以前病行善瘈。脚下痛。故取之而出血。血滿者出之。

以脾病言之。脾象土而主肉。故身重善饑肉痿無力也。足太陰脾經之脉。起於足大指之端。循指內側。上內踝前廉。上腨內。足陽明胃經之脉。自下髀關。抵伏菟。下膝臏中。下循胻外廉。下足跗。入中指間。足少陰腎經之脉。起於足小指之下。斜趨足心。上腨內。出膕內廉。脾病故足不收。行善瘈。脚下痛。此則邪氣有餘之證也。至於正氣之虛。則腹中滿。腸中鳴。飧泄而食不化。蓋足太陰之脉。從股內前廉。入腹屬脾絡胃。足

陽明之脉。入缺盆。下膈屬胃絡脾。其支者。起胃口。下循腹裏。故其爲病如此。靈樞口問篇曰。中氣不足。腸爲之苦鳴。當取足太陰之經穴商丘。足內踝骨下微前陷中。鍼三分。灸三壯。足陽明之經穴解谿。衝陽後一寸半。鍼五分。留三呼。灸三壯。足少陰之經穴復溜。足內踝上二寸陷中。鍼三分。留七呼。灸五壯。以出其血耳。夫曰出血。則治前有餘之證而已。而虛則補之。又非可以出血治也。

肺病者。喘欬逆氣。肩背痛。汗出。尻陰股膝髀腨胻足皆痛。尻苦高反。腨時轉反。跟也。胻胡郎反。脛也。○肺藏氣而主喘息。在變動爲欬。故病則喘欬逆氣也。背爲胸中之府。肩接近之。故肩背痛也。肺養皮毛。邪盛則心液外泄。故汗出也。腎少陰之脉。從足下。上循腨內。出膕內廉。上股內後廉。貫脊屬腎絡膀胱。今肺病則腎脉受邪。故尻陰股膝髀腨胻足皆痛。故下取少陰也。**虛則少氣不能報息。耳聾嗌乾。**嗌音益。○氣虛少。故不足以報入息也。肺太陰之絡。會於耳中。故聾也。腎少陰之脉。從腎上貫肝鬲。入肺中。循喉嚨。俠舌本。今肺虛。則腎氣不足。以上潤於嗌。故嗌乾也。是以下又兼取少陰也。**取其經太陰足太陽之外厥陰內血者。**足太陽之外。厥陰內者。正謂腨內側。內踝後之直上。則少陰脉也。視左右足脉少陰部分有血滿異於常者。即而取之。

以肺病言之。肺藏氣而主喘息。在變動爲欬。故病則喘欬逆氣。肩近於背。而背爲胸

中之府。故肩背痛也。肺主皮毛。邪盛則心液外泄。故汗出也。足少陰之脉。從足下。上循腨內。出膕內廉。上股內後廉。貫脊屬腎絡膀胱。今肺病則腎爲之子。亦必受邪。故尻陰股膝髀腨胻足皆痛。此乃邪氣有餘之證也。至於正氣之虛。則少氣不能報息。耳聾嗌乾。蓋手太陰之絡。會於耳中。故爲耳聾。腎脉從腎上貫肝鬲。入肺中。循喉嚨。俠舌本。今肺虛則腎藏不足。以上潤於嗌。故嗌乾。當取手太陰之經穴經渠。寸口陷中。鍼二分。留三呼。禁灸。足太陽之外。足厥陰之內。即足少陰之脉也。亦取其經穴復溜。以出其血焉可也。復溜見前。三部九候論曰。必先度其形之肥瘦。以調其氣之虛實。實則寫之。虛則補之。必先去其血脉。而後調其虛實。無問其病。以平爲期。則皆於

出血之後，又當用補寫以調之耳。餘節倣之。

腎病者，腹大脛腫，喘欬身重，寢汗出，憎風。腎少陰脈起於足，而上循腨，復從橫骨中夾齊循腹裏上行而入肺，故腹大脛腫而喘欬也。腎病則骨不能用，故身重也。腎邪攻肺，心氣內微，心液爲汗，故寢汗出也。脛既腫矣，汗復津泄，陰凝玄府，陽爍上焦，內熱外寒，故憎風也。憎風，謂深惡之也。**虛則胸中痛，大腹小腹痛，清厥意不樂。**樂音洛。○腎少陰脈從肺出絡心，注胸中。然腎氣既虛，心無所制，心氣熏肺，故痛聚胸中也。足太陽脈從項下行而至足，腎虛則太陽之氣不能盛行於足，故足冷而氣逆也。清謂氣清冷，厥謂氣逆也。以清冷氣逆，故大腹小腹痛。志不足，則神躁擾，故不樂也。**取其經少陰太陽血者。**凡刺之道，虛則補之，實則寫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是謂得道。經絡有血，刺而去之，是謂守法。猶當揣形定氣，先去血脈，而後乃平有餘不足焉。三部九候論曰：必先度其形之肥瘦，以調其氣之虛實，實則寫之，虛則補之，必先去其血脈而後調之，此之謂也。

以腎經言之，足少陰之脈起於足心，上循腨內，出膕內廉，上股內後廉，貫脊屬腎絡膀胱。其直者，從腎上貫肝膈入肺中，故腹大脛腫喘欬也。腎病則骨不能用，故身重也。腎主五液，在心爲汗，腎邪攻肺，心氣內微，故寢後即有汗也。大凡有汗之疾，多惡風，以腠理不密，故汗出而表虛者必惡風也。此皆邪氣有餘之證耳。至於正氣之虛，則足少陰之脈從肺出絡心，注胸中。今腎氣既虛，胸中自痛，其大腹小腹亦從而痛。正以腎脈自小腹上行大腹，至俞府而止也。足太陽膀胱經之脈從項下行而至足，今腎氣既虛，而太陽之氣不能盛行於足，故足清冷而氣逆也。腎之神爲志，惟志不足，故意不樂也。當取足少陰之經穴復溜，足太陽之經穴崑崙，足外踝後跟骨上陷中，鍼三分，留七呼，灸三壯，以出其血可也。如三部九候篇所謂必先去其血脈而後調之耳。

肝色青，宜食甘，粳米牛肉棗葵皆甘。肝性喜急，故食甘物而取其寬緩也。**心色赤，宜食酸，小豆犬肉李韭皆酸。**心性喜緩，故食酸物而取其收斂也。**肺色白，宜食苦，麥羊肉杏薤皆苦。**肺喜氣逆，故食苦物而取其宣泄也。**脾色黃，宜食鹹，大豆豕肉栗藿皆鹹。**究斯宜食，乃調利關機之義也。腎爲胃關，脾與胃合，故假鹹柔耎以利其關，關利而胃氣乃行，胃行而脾氣方化，故應脾宜味與衆不同也。**腎色黑，宜食辛，黃黍雞肉桃葱皆辛。**腎性喜燥，故食辛物而取其津潤也。**辛散，酸收，甘緩，苦堅，鹹耎。**耎音軟。○皆自然之氣也。然辛味苦味匪唯堅散而已，辛亦能潤能散，苦亦能燥能泄。故上文曰：脾苦濕，急食苦以燥之；肺苦氣上逆，急食苦以泄之，則其謂苦之燥泄也。又曰：腎苦燥，急食

辛以潤之則其謂辛之濡潤也。**毒藥攻邪。**藥謂金玉土石草木菜果蟲魚鳥獸之類，皆可以祛邪養正者也。然辟邪安正，惟毒乃能，以其能然，故通謂之毒藥也。○宋校正云：本草云下藥爲佐使，主治病以應地，多毒不可久服，欲除寒熱邪氣，破積聚愈疾者，本下經。故云毒藥攻邪。**五穀爲養。**謂粳米小豆麥大豆黃黍也。**五果爲助。**爲桃李杏栗棗也。**五畜爲益。**謂牛羊豕犬雞也。**五菜爲充。**謂葵藿薤葱韭也。○宋校正云：五常政大論曰：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無毒治病，十去其九。穀肉果菜，食養盡之，無使過之，傷其正也。**氣味合而服之，以補精益氣。**氣謂陽化，味曰陰施。氣味合和，則補益精氣矣。陰陽應象大論曰：陽爲氣，陰爲味；味歸形，形歸氣，氣歸精，精歸化，精食氣，形食味。又曰：形不足者，溫之以氣；精不足者，補之以味。由是則補精益氣，其義可知。○宋校正云：孫思邈云：精以食氣，氣養精以榮色；形以食味，味養形以生力。精順五氣以爲靈也，若食氣相惡則傷精也；形受味以成也，若食味不調則損形也。是以聖人先用食禁以存性，後制藥以防命，氣味溫補以存精形。此之謂氣味合而服之，以補精益氣也。

此五者，有辛酸甘苦鹹，各有所利，或散或收，或緩或急，或堅或耎，四時五藏，病隨五味所宜也。用五味而調五藏，配肝以甘，心以酸，脾以鹹，肺以苦，腎以辛者，各隨其宜，欲緩欲收，欲耎欲泄，欲散欲堅而爲用。非以相生相養而爲義也。

此承首節論五藏所苦急，急食甘以緩之等義而詳言之也。東方甲乙木，其色青，肝屬木，故色亦青。肝苦急，惟甘爲能緩之，故宜食甘。凡粳米牛肉棗葵皆甘，皆可食也。南方丙丁火，其色赤，心屬火，故色亦赤。心苦緩，唯酸爲能收之，故宜食酸。凡小豆犬肉李韭皆酸，皆可食也。西方庚辛金，其色白，肺亦屬金，故色亦白。肺苦氣上逆，惟苦爲能泄之，故宜食苦。凡麥羊肉杏薤皆苦，皆可食也。中央戊己土，其色黃，脾亦屬土，故色亦黃。上文脾苦濕，急食苦以燥之，故宜食苦。然腎爲胃關，脾與腎合，當假鹹之柔耎以利其關，關利而胃氣乃行，胃行而穀氣方化，故脾與各藏不同，宜食味之鹹者，乃調利機關之義也。凡大豆豕肉栗藿皆鹹，皆可食也。北方壬癸水，其色黑，腎亦屬水，故其色亦黑。腎苦燥，急食辛以潤之，故宜食辛。凡黃黍雞肉桃葱皆辛，皆可食也。以辛主散，酸主收，甘主緩，苦主堅，鹹主耎故耳。彼補正氣者，必有取於良藥；治邪氣者，必有取於毒藥。此毒藥之所以攻邪也。且粳米小豆麥大豆黃黍之五穀，所以養此元氣也；桃李杏栗棗之五果，所以助此元氣也；牛羊豕犬雞之五畜，所以益此元氣也；葵藿薤葱韭之五菜，所以充此元氣也。此皆陽爲氣者，氣歸精而精歸化；陰爲味者，味歸形而形歸氣。故合氣味而服之，所以補精益氣也。自毒藥攻邪以下至此，其間穀果畜菜各有五者，各有五味，各有散收緩急堅耎之宜，在因四時五藏之

病隨五味所宜以異用耳。蓋至是而藏氣法時之義無餘藴矣。王好古論五藏苦欲補寫藥味云。肝苦急。急食甘以緩之。甘草。欲散。急食辛以散之。川芎。以辛補之。細辛。以酸寫之。芍藥。虚以生薑、陳皮之類補之。經曰。虚則補其母。水能生木。腎乃肝之母。腎水也。苦以補腎。熟地黄、黄蘗是也。如無他證。宜錢氏地黄丸主之。實則白芍藥寫之。如無他證。錢氏寫青丸主之。實則寫其子。心乃肝之子。以甘草寫心。○心苦緩。急食酸以收之。五味子。欲軟。急食鹹以軟之。芒硝。以鹹補之。澤瀉。以甘寫之。人參、黄芪、甘草。虚則炒鹽補之。虚則補其母。木能生火。肝乃心之母。肝木也。以生薑補肝。如無他證。以安神丸主之。實則甘草寫之。如無他證。錢氏方中重則寫心湯。輕則導赤散。

○脾苦濕。急食苦以燥之。白朮。欲緩。急食甘以緩之。甘草。以甘補之。人參。以苦寫之。黄連。虚則以甘草、大棗之類補之。如無他證。錢氏益黄散主之。心乃脾之母。以炒鹽補心。實則以枳實寫之。如無他證。以寫黄散寫之。肺乃脾之子。以桑白皮寫肺。○肺苦氣上逆。急食苦以寫之。訶子皮。一作黄芩。欲收。急食酸以收之。白芍藥。以辛寫之。桑白皮。以酸補之。五味子。虚則五味子補之。如無他證。錢氏阿膠散補之。脾乃肺之母。以甘草補脾。實則桑白皮寫之。如無他證。以寫白散寫之。腎乃肺之子。以澤瀉寫腎。○腎苦燥。急食辛以潤之。知母、黄蘗。欲堅。急食苦以堅之。知母。以苦補之。黄蘗。以鹹寫之。澤瀉。虚則熟地黄、黄蘗補之。腎本實。不可寫。錢氏止有補腎地黄丸。無寫腎之藥。肺乃腎之母。五味子補。

宣明五氣篇

五味所入。酸入肝。肝合木而味酸也。**辛入肺。**肺合金而味辛也。**苦入心。**心合火而味苦也。**鹹入腎。**腎合水而味鹹也。**甘入脾。**脾合土而味甘也。**是謂五入。**宋校正云。至眞要大論云。夫五味入胃。各歸所喜攻。酸先入肝。苦先入心。甘先入脾。辛先入肺。鹹先入腎。
此言五味各入五藏也。陰陽應象大論云。木生酸。酸生肝。金生辛。辛生肺。火生苦。苦生心。水生鹹。鹹生腎。土生甘。甘生脾。此酸之所以入肝。辛之所以入肺。苦之所以入

心。鹹之所以入腎。甘之所以入脾也。是五味隨五藏而入。遂名之曰五入。○此與靈樞九鍼論同。但彼多淡入胃一句。

五氣所病。心爲噫。象火炎上。煙隨焰出。心不受穢。故噫出之。**肺爲欬。**欬苦蓋反。○象金堅勁。扣之有聲。邪擊於肺。故爲欬也。**肝爲語。**象木枝條而形支別。語宣委曲。故出於肝。**脾爲吞。**象土包容。物歸於內。翕如皆受。故爲吞也。○翕音吸。**腎爲欠爲嚏。**嚏音帝。○象水下流。上生雲霧。氣鬱於胃。故欠生焉。太陽之氣和利而滿於心。出於鼻則生嚏。**胃爲氣逆爲噦爲恐。**噦乎會反。嗚聲也。○胃爲水穀之海。腎與爲關。關門不利。則氣逆而土行也。以包容水穀。性喜

受寒。寒穀相薄，故為噦也。寒盛則噦起，熱盛則恐生。何者，胃熱則腎氣微弱，故為恐也。下文曰：精氣并於腎則恐也。**大腸小腸為泄，下焦溢為水。**大腸為傳道之府，小腸為受盛之府，受盛之氣既虛，傳道之司不禁，故為泄利也。下焦為分注之所，氣窒不寫，則溢而為水。○窒，陟栗反。**膀胱不利為癃，不約為遺溺。**膀胱為津液之府，水注由之。然足三焦脉實，約下焦而不通，則不得小便；足三焦脉虛，不約下焦，則遺溺也。靈樞經曰：足三焦者，太陽之別也，並太陽之正，入絡膀胱，約下焦，實則閉癃，虛則遺溺。**膽為怒，**中正決斷，無私無偏，其性剛決，故為怒也。六節藏象論曰：凡十一藏取決於膽也。**是謂五病。**

此言五藏邪氣各有所病也。心有不平，氣鬱於心，故噫出之。象火炎上而煙焰出也。靈樞口問篇岐伯曰：寒氣客於胃，厥逆從上下散，復出於胃，故為噫。則是噫出於胃。三部九候論、靈樞九鍼論皆曰：心為噫，與此篇同。然則以為出於胃耶？出於心耶？又嘗考脉解篇所謂上走心為噫者，陰盛而上走於陽明，陽明絡屬心，故曰上走心為噫也。由此觀之，則知噫屬心，而足陽明胃經之絡又屬於心，故胃有寒，亦能噫也。經典之旨，豈非二而一者耶？肺為欬，蓋肺本屬金，扣之當有聲。故邪擊於肺，則為欬也。欬論一篇，論欬甚詳。其曰：五藏六府皆令人欬，非獨肺也。又曰：皮毛者，肺之合也。皮毛先受邪氣，邪氣以從其合也。此外感之邪也。又曰：其寒飲食入胃，從肺脉上至於

肺，則肺寒，肺寒則外內合邪，因而客之，則為肺欬。五藏各以其時受病，如下文乘秋則肺先受邪，乘春則肝先受之，乘夏則心先受之，乘至陰則脾先受之，乘冬則腎先受之之謂也，非其時則皆是肺欬，為始而傳以與之。又末云：此皆聚於胃，關於肺。可知五藏六府俱能為欬，而終不離乎肺也。故此篇曰肺為欬。學者當與欬論考之。肝為語。夫答述曰語。象木有枝條，而下宜委曲，故出於肝也。脾為吞。吞者，象土包容，物歸於內，故為吞也。腎為欠，為嚏。靈樞口問篇岐伯曰：衛氣晝日行於陽，夜半則行於陰。陰者主夜，夜者主臥。陽者主上，陰者主下。故陰氣積於下，陽氣未盡，陽引而上，陰引而下，陰陽相引，故數欠。又曰：陽氣和利，滿於心，出於鼻，故為嚏。今曰為腎之病者，蓋腎屬乎陰，故欠由之。足太陽之氣和利於心，而太陽與腎為表裏，故嚏由之。觀口問篇下文有補足太陽眉上等語，則知陽氣為太陽，而嚏出於鼻，故補眉上也。眉上者，攢竹穴也。縱陽氣為衛氣，亦由膀胱穴而上行之。所謂目張則上行於頭，故必刺攢竹穴。胃為氣逆，為噦，為恐。蓋胃為水穀之海，故胃氣不和則氣逆。靈樞口問篇岐伯曰：穀入於胃，胃氣上注於肺。今有故寒氣與新穀氣俱還入於胃，新故相亂，真邪相攻，氣并相逆，復出於胃，故為噦。又陰陽應象大論曰：腎在志為恐。又此篇下文有曰：精氣并於腎則恐。今以為胃之病者，蓋胃寒則噦起，胃熱則恐生。何者，胃熱則腎氣亦熱，故為恐也。蓋腎者胃之關也。大腸小腸為泄，蓋大腸為傳道之府，小腸為受盛

之府，今受盛之氣既虛，傳道之司不禁，故爲泄利之證也。下焦者，即靈樞營衛生會篇上中下之下焦也。營衛生會篇岐伯曰：下焦者，別迴腸，注於膀胱而滲入焉。故水穀者，常并居於胃中，成糟粕而俱下於大腸而成下焦，滲而俱下，濟泌別汁，循下焦而滲入膀胱。故難經三十一難曰：下焦者，在臍下，當膀胱上口，主分別滲泄，主出而不納以傳道也。又三十五難曰：膀胱者，爲黑腸，下焦所治也。今下焦之氣窒而不寫，故溢而爲水病。靈蘭秘典論云：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今日不利則爲癃，癃者，水道不通之病也；不約則爲遺溺，遺溺者，溺不止也。膽者，中正之官，決斷出焉。惟決斷無私，秉正疾邪，故病爲怒。陰陽應象大論曰：肝在志爲怒。而此云然者，以其與肝爲表裏也。是爲五藏之病也。其曰大腸小腸胃膽膀胱者，府病同藏，藏病府亦病也。○此節與靈樞九鍼論同。

五精所并：精氣并於心則喜，精氣，謂火之精氣也。肺虛而心精并之則爲喜。靈樞經曰：喜樂無極則傷魄，魄爲肺神。明心火并於肺金也。**并於肺則悲，**肺虛而肝氣并之則爲悲。靈樞經曰：悲哀動中則傷魂，魂爲肝神。明肺金并於肝木也。**并於肝則憂，**脾虛而肝氣并之則爲憂。靈樞經曰：愁憂不解則傷意，意爲脾神。明肝木并於脾土。**并於脾則畏，**本經云飢也。腎虛而脾氣并之則爲畏，畏爲畏懼也。靈樞經曰：恐懼而不解則傷精，精爲腎神。明脾土并於腎水也。

并於腎則恐，心虛而腎氣并之則爲恐。靈樞經曰：怵惕思慮則傷神，神爲心主。明腎水并於心火也。怵惕，驚懼也。此皆正氣不足而勝氣并之，乃爲是矣。故下文曰：

是謂五并，虛而相并者也。

此言五藏既虛，故精氣并之，則志不能禁也。陰陽應象大論曰：肝在志爲怒，心在志爲喜，脾在志爲思，肺在志爲憂，腎在志爲恐。今心虛而餘藏之精氣皆并之，則善喜。蓋善者，因其所志而太過於喜，則爲病也。如難經十六難：善怒、善欠、善思、善噫之類。肺虛而餘藏精氣并之，則善悲。夫陰陽應象大論曰憂，而茲曰悲者，蓋憂與悲無大相遠也。肝虛而餘藏精氣并之，則善憂。夫陰陽應象大論曰怒，而茲曰憂者，以肺氣得以乘之也。脾虛而餘藏精氣并之，則善畏。夫陰陽應象大論曰思，而茲曰畏者，蓋思過則反畏也。腎虛而餘藏精氣并之，則善恐。是之爲五并者，惟其本藏既虛，而餘藏精氣并之，則本藏之志不能禁，而失之太過者有之。調經論以相并爲實，蓋實亦爲病也。

五藏所惡：心惡熱，惡，俱去聲。○熱則脈潰濁。**肺惡寒，**寒則氣留滯。**肝惡風，**風則筋燥急。**脾惡濕，**濕則肉痿腫。**腎惡燥。**燥則精竭涸。○宋校正云：楊上善云：若今則云肺惡燥，今此肺惡寒，腎惡燥者，燥在於秋，寒之始也；寒在於冬，燥之終也。肺在於秋，以肺惡寒之甚，故言其終；腎在於冬，腎惡不甚，故言

其始也。是謂五惡。

此言五藏之性有所惡者。心本屬火，火之性熱，而受熱則病，故惡熱。肺本屬金，金之體寒，而受寒則病，故惡寒。肝屬木，其性與風氣相通，而感風則傷筋，故惡風。脾屬土，土濕則傷肉，故惡濕。腎屬水，其性潤，而得燥則精涸，故惡燥。是謂五藏之所惡也。

五藏化液：心爲汗，液於皮腠也。肺爲涕，潤於鼻竅也。肝爲淚，注於眼目也。脾爲涎，溢於脣口也。腎爲唾，生於牙齒也。是謂五液。

此言五藏各有其液也。飲食入胃，其精微之氣，有所化而爲液者。在心爲汗，故得熱則汗出，心氣有餘也。在肺爲涕，故鼻爲肺之竅，涕出於肺也。在肝爲淚，故目爲肝之竅者，淚注於目也。在脾爲涎，故居口主脾者，涎出於脾也。在腎爲唾，故齒爲骨類者，唾生於齒也。是謂五藏之液也。

五味所禁：辛走氣，氣病無多食辛。病謂力少不自勝也。鹹走血，血病無多食鹹。苦走骨，骨病無多食苦。宋校正云：皇甫士安云：鹹先走腎，此云走血者，腎合三焦，血脈雖屬肝心，而爲中焦之道，故鹹入而走血也。苦走心，此云走骨者，水火相濟，骨氣通於心也。甘走肉，肉病無多食甘。酸走筋，筋病無多食酸。是皆爲行其氣速，故不欲多食，多食則病甚，故多者無多食也。是謂五禁，無令多食。

宋校正云：太素五禁云：肝病禁辛，心病禁鹹，脾病禁酸，肺病禁苦，腎病禁甘，名此爲五裁。楊上善云：口嗜而欲食之，不可多也，必自裁之，名曰五裁。

此言五藏之病，各有禁食之味也。靈樞五味論曰：酸走筋，多食之〻人癃。鹹走血，多食之，令人渴。辛走氣，多食之，令人洞心。苦走骨，多食之，令人變嘔。甘走肉，多食之，令人悗心。其少俞之所答者，尤爲詳悉，宜參看之。○靈樞九鍼論謂之五裁，又詳見五味篇中。

五病所發：陰病發於骨，陽病發於血，陰病發於肉。骨肉陰靜，故陽氣從之；血脈陽動，故陰氣乘之。陽病發於冬，陰病發於夏。夏陽氣盛，故陰病發於夏；冬陰氣盛，故陽病發於冬。各隨其少也。是謂五發。

此言五藏之病，各有所發也。陰經之病，發之在骨與肉，以骨屬足少陰，肉屬足太陰也。陽經之病，發之於血，以血生於營氣，營氣屬陰，陰不勝陽，故陽經有病而血隨以病焉。冬時陰氣盛，故陽病發於冬，以陽不能敵陰也。夏時陽氣盛，故陰病發於夏，以陰不能敵陽也。

五邪所亂：邪入於陽則狂，邪入於陰則痹。邪居

於陽脉之中，則四支熱盛，故爲狂。邪入於陰脉之內，則六經凝泣而不通，故爲痺。○泣音澁

搏陽則爲巔疾。邪內搏於陽，則脉流薄疾，故爲上巔之疾。**搏陰則爲瘖。**邪內搏於陰，則脉不流，故令瘖不能言。○宋校正云：難經云：重陽者狂，重陰者癲。巢元方云：邪入於陰則爲癲。脉經云：陰附陽則狂，陽附陰則癲。孫思邈云：邪入於陽則爲狂，邪入於陰則爲血痺。邪入於陽，傳則爲癲痓；邪入於陰，傳則爲痛瘖。全元起云：邪已入陰，復傳於陽，邪氣盛，府藏受邪，使其氣不朝，榮氣不復周身，邪與正氣相擊，發動爲癲疾。邪已入陽，陽今復傳於陰，藏府受邪，故不能言。是勝正也。諸家之論不同，今具載之。

陽入之陰則靜，陰出之陽則怒。隨所之而爲疾也之往也。

是謂五亂。此言五藏之邪，各有所亂也。邪氣不入於陰而入於陽，則陽邪有餘而爲狂。生氣通天論曰：陰不勝其陽，則脉流薄疾，并乃狂。邪氣不入於陽而入於陰，則陰邪有餘而爲痺。故經脉不通而成痛痺也。靈樞九鍼論曰：邪入於陽，則爲癲疾。今曰搏陽則爲巔疾，則靈樞之癲當爲巔。蓋陽脉搏擊，則陽主上升，故頂巔自疾也。靈樞九鍼論曰：邪入於陰，轉則爲瘖。今曰搏陰則爲瘖。蓋陰脉搏擊，則陰氣爲邪所傷，故轉則爲瘖也。陽脉之邪，入之陰經，則其病也靜；陰脉之邪，出之陽經，則其病也怒。是因氣亂而爲病也，遂以五亂名之。

五邪所見：春得秋脉，夏得冬脉，長夏得春脉，秋得夏脉，冬得長夏脉，名曰陰出之陽，病善怒不治。是謂五邪皆同命死不治。○宋校正云：陰出之陽病善怒，已見前條，此再言之，文義不倫，必古文錯簡也。

此言五藏之邪，有所見之脉也。春得秋脉，金尅木也；夏得冬脉，水尅火也；長夏得春脉，木尅土也；秋得夏脉，火尅金也；冬得長夏脉，土尅水也。是謂五邪皆同，名曰死不治耳。

五藏所藏：心藏神。精氣之化成也。靈樞經曰：兩精相薄謂之神。**肺藏魄。**精氣之匡佐也。靈樞經曰：並精而出入者謂之魄。**肝藏魂。**神氣之輔弼也。靈樞經曰：隨神而往來者謂之魂。**脾藏意。**記而不忘者也。靈樞經曰：心有所憶謂之意。**腎藏志。**專意而不移者也。靈樞經曰：意之所存謂之志。腎受五藏六府之精，元氣之本，生成之根，爲胃之關，是以志能則命通。○宋校正云：楊上善云：腎有二枚，左爲腎，藏志；右爲命門，藏精也。

是謂五藏所藏。此言五藏各有所藏之神也。靈樞本神篇：黃帝曰：何爲德氣生精神魂魄心意志思智慮？岐伯曰：天之在我者德也，地之在我者氣也，德流氣薄而生者也。故生之來謂之精，兩精相搏謂之神，隨神往來謂之魂，並精而出入者謂之魄，所以任物者謂之

心。心之所憶謂之意。意之所存謂之志。因志而存變謂之思。因思而遠慕謂之慮。因慮而處物謂之智。神之所藏在心。以神屬陽。心為牡藏。故藏之。魄之所藏在肺。以魄屬陰。肺為牝藏。故藏之。魂之所藏在肝。以肝屬陽。肝為牡藏。故藏之。意之所藏在脾。以脾在志為思。惟意者。心之所之。故藏之。志之所藏在腎。以志者。心之所立也。志主於堅。腎主作強。故藏之。是謂五藏所藏也。

五藏所主。心主脈。壅遏榮氣。應息而動也。肺主皮。包裹筋肉。閉拒諸邪也。肝主筋。束絡機關。隨神而運也。脾主肉。覆藏筋骨。通行衛氣也。腎主骨。張筋化髓。幹以立身也。是謂五主。

此言五藏之所主也。痿論曰。肺主身之皮毛。心主身之血脈。肝主身之筋膜。脾主身之肌肉。腎主身之骨髓。故脈之所主在心。皮之所主在肺。筋之所主在肝。肉之所主在皮。骨之所主在腎。是謂五藏之所主也。

五勞所傷。久視傷血。勞於心也。久臥傷氣。勞於肺也。久坐傷肉。勞於脾也。久立傷骨。勞於腎也。久行傷筋。勞於肝也。是謂五勞所傷。

此言五藏所勞。各有所傷也。久視者必勞心。故傷血。久臥者必勞肺。故傷氣。久坐者必勞脾。故傷肉。久立者必勞腎。故傷骨。久行者必勞肝。故傷筋。是謂五勞之所傷也

五脈應象。肝脈弦。耎虛而滑。端直以長也。心脈鉤。如鉤之偃。來盛去衰也。脾脈代。耎而弱也。肺脈毛。輕浮而虛。如毛弱也。腎脈石。沉堅而搏。如石之投也。是謂五藏之脈。

此言五藏之脈象也。大義見玉機眞藏論中。

血氣形志篇

夫人之常數。太陽常多血少氣。少陽常少血多氣。陽明常多氣多血。少陰常少血多氣。厥陰常多血少氣。太陰常多氣少血。此天之常數。

血氣多少。此天之常數。故用鍼之道。常寫其多也。○宋校正云。甲乙經十二經水篇云。陽明多血多氣。刺深四分。留七呼。太陽多血多氣。刺深五分。留七呼。少陽少血多氣。刺深四分。留五呼。太陰多血少氣。刺深三分。留四呼。少陰少血多氣。刺深二分。留三呼。厥陰多血少氣。刺深一分。留二呼。太陽太陰血氣多少。與素問不同。又陰陽二十五人形性血氣不同篇與素問同。蓋皇甫疑而兩存之也。

此即陰陽各經有血氣之多少。乃人之常數。即天所生之常數也。○此雖人之常數。實天有陰陽太少所生。故曰此亦天之常數也。○靈樞五音五味篇。謂少陰常多血少氣。厥陰常多氣少血。九鍼篇謂太陰常多血少氣。與此不同。須知靈樞多誤。當以

此節爲正觀末節出血氣之多少正與此節照應豈得爲訛。

足太陽與少陰爲表裏。少陽與厥陰爲表裏。陽明與太陰爲表裏。是爲足陰陽也。手太陽與少陰爲表裏。少陽與心主爲表裏。陽明與太陰爲表裏。是爲手之陰陽也。今知手足陰陽所苦。凡治病必先去其血。乃去其所苦。伺之所欲。然後寫有餘補不足。先去其血。謂見血脉盛滿獨異於常者乃去之。不謂常刺則先去其血也。

此言手足各有陰陽兩經爲之表裏也。表裏者。內外也。足太陽者膀胱也。足少陰者腎也。膀胱之井滎俞原經合。始於足少指之外側。腎之井滎俞經合。始於足心。故皆稱曰足。膀胱爲府故曰表。腎爲藏故曰裏。是足太陽與足少陰爲表裏者如此。足少陽者膽也。足厥陰者肝也。膽之井滎俞原經合始於足之第四指之端。肝之井滎俞經合始於足大指外側之端。故皆稱曰足。膽爲府故曰表。肝爲藏故曰裏。是足少陽與厥陰爲表裏者如此。足陽明者胃也。足太陰者脾也。胃之井滎俞原經合始於足次指之端。脾之井滎俞經合始於足大指內側之端。故皆稱曰足。胃爲府故曰表。脾爲藏故曰裏。是足陽明與太陰爲表裏者。如此。此乃所以爲足之陽經陰經也。手太

陽者。小腸也。手少陰者。心也。小腸之井滎俞原經合。始於手小指外側之端。心之井滎俞經合。始於手小指內側之端。故皆稱曰手。小腸爲府故曰表。心爲藏故曰裏。是手太陽與少陰爲表裏者如此。手少陽者三焦也。手厥陰者。心包絡經也。三焦之井滎俞原經合。始於手第四指之端。心包絡經之井滎俞經合。始於手中指之端。故皆稱之曰手。夫曰手心主者。蓋包絡居心之下。代心主以行事。心不受邪。而治病者亦治手心主。故即稱之曰心主。夫義見靈樞邪客篇。三焦爲府故曰表。心主爲藏故曰裏。其脉則共見於右手尺部。惜乎後世之人不能知此。但知有命門之說而不知此部有二經之脉也。是手少陽與心主爲表裏者如此。手陽明者大腸經也。手太陰者

肺也。大腸之井滎俞原經合。始於手次指之端。肺之井滎俞經合始於手大指之端。故皆稱曰手。大腸爲府。故曰表。肺爲藏故曰裏。是手陽明與太陰爲表裏者如此。此乃所以爲手之陽經陰經也。今欲知手足陰經陽經所苦之疾。要在何經。乃去其所苦。如肝苦急。心苦酸。脾苦濕。肺苦氣上逆。腎苦燥之類。又伺其所欲。如肝欲散。心欲耎。肺欲收。脾欲燥。腎欲堅之類。然後於有餘之經而寫之。不足之經而補之。則用鍼之道盡矣。靈樞經脉篇言十二經。經脉之行。其於肺經。則曰屬肺絡大腸。大腸經。則曰屬大腸絡肺。胃則曰屬胃絡脾。脾則曰屬脾絡胃。心則曰屬心絡小腸。小腸則曰屬小腸絡心。膀胱則曰屬膀胱絡腎。腎則曰屬腎絡膀胱。心包則曰屬心包絡三焦。

三焦則曰屬三焦絡包絡膽則曰屬膽絡
肝肝則曰屬肝絡膽凡本經則曰屬而與
爲表裏者則曰絡其相須有
如此者宜乎其爲表裏也

形樂志苦病生於脉治之以灸刺樂音洛○形謂身形
志謂心志細而言之則七神殊守通而論之
則約形志以爲中外爾然形樂謂不甚勞役
志苦謂結慮深思不甚勞役則筋骨平調結
慮深思則營衛乖否氣血不順故病生於脉
焉夫盛寫虛補是灸刺之道猶當去其血絡
而後調之故上文曰凡治病必先去其血乃
去其所苦伺之所欲然後
寫有餘補不足則其義也形樂志樂病生於
肉治之以鍼石志樂謂悅懌忘憂也然筋骨
不勞心神悅懌則肉理相比

瓊芝室　素問節文註釋卷四　六十七

氣道滿塡衛氣怫結故病生於肉也夫衛氣
留滿以鍼寫之結聚膿血石而破之石謂石
鍼則砭石也今以鈹
鍼代之○鈹音鈹

形苦志樂病生於筋治
之以熨引形苦謂修業就役也然修業以爲
就役而作一過其用則致勞傷勞
用以傷故病生於筋
熨謂藥熨引謂導引形苦志苦病生於咽嗌
治之以百藥咽音煙嗌音益○修業就役結
慮深思憂則肝氣并於脾肝與
膽合嗌爲之使故病生於嗌也宣明五氣篇
曰精氣并於肝則憂奇病論曰肝者中之將
也取決於膽咽爲之使也○宋校正
云甲乙經咽嗌作困竭百藥作甘藥形數驚
恐經絡不通病生於不仁治之以按摩醪藥

數音朔○驚則脉氣并恐則神不收脉并神
遊故經絡不通而爲不仁之病矣夫按摩者
所以開通閉塞導引陰陽醪藥者所以養正
祛邪調中理氣故方之爲用宜以此爲醪藥
謂酒藥也不仁謂不
應其用則瘰痺矣是謂五形志也
此以下五節言病由有不同而治之者必
異其法也○此與靈樞九鍼論同但彼曰
甘藥者是而此
曰百藥者誤

刺陽明出血氣刺太陽出血惡氣刺少陽出
氣惡血刺太陰出氣惡血刺少陰出氣惡血
刺厥陰出血惡氣也惡去聲○明前三陽三
陰血氣多少之刺約也

瓊芝室　素問節文註釋卷四　六十八

此承首節而言刺各經者須知出氣出血
不可不愼也上文言陽明常多氣多血故
刺手足陽明經者并血氣而出之無害也
太陽常多血少氣故刺手足太陽經者當
出血而惡氣不可使氣之或出也少陽常
少血多氣故刺手足少陽經者當出氣而
惡血不可使血之或出也太陰常多氣少
血故刺手足太陰經者當出氣而惡血不
可使血之或出也少陰常少血多氣故刺
手足少陰經者當出氣而惡血不可使血
之或出也厥陰常多血少氣故刺手足厥
陰經者當出血而惡氣不可使氣之或出
也由此觀之則太陽厥陰均當出血惡氣
少陽太陰少陰均當出氣惡血唯陽明則
氣血皆
出也

寶命全形論

黃帝問曰天覆地載萬物悉備莫貴於人人以天地之氣生四時之法成天以德流地以氣化德氣相合而乃生焉易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此之謂也則假以溫涼寒暑生長收藏四時運行而方成**君王眾庶盡欲全形**貴賤雖殊然其寶命一矣故好生惡死者貴賤之常情也**形之疾病莫知其情留淫日深著於骨髓心私慮之余欲鍼除其疾病爲之柰何**著着同○虛邪之中人微先見於色不知於身有形無形故莫知其情狀也留而不去淫衍日深邪氣襲虛故著於骨髓帝矜不度故請行其鍼

岐伯對曰夫鹽之味鹹者其氣令器津泄令平聲○鹹謂鹽之味苦浸淫而潤物者也夫鹹爲苦而生鹹從水而有水也潤下而苦泄故能令器中水津液潤滲泄焉凡虛中而受物者皆謂之器其於體外則謂陰囊其於身中所鬲則謂膀胱矣然以病配於五藏則心氣伏於腎中而不去乃爲是矣何者腎象水而味鹹心合火而味苦苦流汗液鹹走胞囊火爲水持故陰囊之外津潤如汗而滲泄不止也凡鹹之爲氣天陰則潤在土則浮在人則囊濕而皮膚剝起**絃絕者其音嘶敗**陰囊津液而脉絃絕者診當言音嘶嗄敗易舊聲爾何者肝氣傷也肝氣傷則金本缺金本缺則肺氣不全肺主音聲故言音嘶嗄○嗄所嫁反**木敷者其葉發**敷布也言木氣散布外榮於所部者其病當發於肺葉之中也何者以木氣發散故也平人氣象論曰藏真散於肝肝又合木也**病深者其聲噦**噦謂[illegible]惡也肺藏惡血故如是**人有此三者是謂壞府**府謂胸也以肺處胸中故也壞謂損壞其府而取病也抱朴子云仲景開胸以納赤餅由此則胸可啓之而取病矣三者謂脉絃絕肺葉發聲濁噦也**毒藥無治短鍼無取此皆絕皮傷肉血氣爭黑**病內潰於肺中故毒藥無治外不在於經絡故短鍼無取是以絕皮傷肉乃可攻之以惡血久與肺氣交爭故當血見而色黑也○宋校正云詳岐伯之對與黃帝所問不相當別按太素云夫鹽之味鹹者其氣令器津泄弦絕者其音嘶敗木陳者其葉落病深者其聲噦人有此三者是謂壞府毒藥無治短鍼無取此皆絕皮傷肉血氣爭異三字與此經不同而注意大異楊上善注云言欲知病微者須知其候鹽之在於器中津液泄於外見津而知鹽之有鹹也聲嘶知琴瑟之弦將絕葉落者知陳木之已盡舉此三物衰壞之微以比聲噦識病深之候人有聲噦同三譬者是爲府壞之候中府壞者病之深也其病既深故鍼藥不能取以其皮肉血氣各不相得故也再詳上善作此等註義方與黃帝上下問答義相貫穿王氏解鹽鹹器津義雖淵微至於註弦絕音嘶木敷葉發殊不與帝問相協考之不若楊義之得多也

此帝欲用鍼以除民病，而伯以病有難治者告之也。帝以天地之間唯人爲貴，而使君王衆庶盡欲全形，故欲用鍼以除其病。息至遲矣，伯言天下之病，有因循日久，而至於不可治者，雖鍼亦不能成功也。試觀鹽在器中，其味甚鹹，而味幾者潤，故器外之津泄焉。又觀琴瑟之絃，幾於絕者，其音嘶敗而無足聽焉。又觀木之已敷者，當秋冬之間，其葉飄發而墮落焉。凡此皆物類之日久傷潰使然也，況於人乎。是以病深者其聲噦。靈樞經口問篇以噦出於胃，正以胃爲五藏六府之大原，胃既受病，噦斯發焉。今人病至於噦，而有類於三者之勢，是謂大府壞矣。當是時也，毒藥不能施其功，短鍼無以庸其巧，其皮麄絕，其內內傷，血與氣爭，而血色変黑，雖欲藉鍼以全衆

患之形，鳥可得哉。王註以鹽味津泄者爲於陰囊，經絡絕者爲喻肺傷，木散者爲指脾病，皆自人身言之，非也。此三者猶詩經之所謂興也，上三句興下一句也。唯楊上善之註獨合經義，余深取之。

帝曰：人生有形，不離陰陽，天地合氣，別爲九野，分爲四時，月有小大，日有短長，萬物並至，不可勝量，虛實呿吟，敢問其方。請說用鍼之意。岐伯曰：木得金而伐，火得水而滅，土得木而達，金得火而缺，水得土而絕，萬物盡然，不可勝竭。

達，通也。言物類雖不可竭盡，而數要之，皆如五行之氣，而有勝負之性分爾。

故鍼有懸布天下者五，黔首共餘食，莫知之也。黔音鈐。○言鍼之道，有若高懸示人，彰布於天下者五矣，而百姓共知餘食，咸棄蔑之，不務於本而崇乎末，莫知眞要深在其中。所謂五者，次如下句。○宋校正云：全元起本餘食作飽食，註云：人愚不解陰陽，不知鍼之妙，飽食終日，莫能知其妙益。又太素作飲食，楊上善註云：黔首其服用此道，然不能得其意。

一曰治神。專精其心，不妄動亂也。所以云手如握虎，神無營於衆物，蓋欲調治精神，專其心也。○宋校正云：楊上善云：存生之道，知此五者以爲攝養，可得長生也。魂神意魄志以爲神主，故皆名神。欲爲鍼者，先須治神。故

人無悲哀動中，則魂不傷，肝得無病，秋無難也；無怵惕思慮，則神不傷，心得無病，冬無難也；無愁憂不解，則意不傷，脾得無病，春無難也；無喜樂不極，則魄不傷，肺得無病，夏無難也；無盛怒者，則志不傷，腎得無病，季夏無難也。是以五過不起於心，則神清性明，五神各安其藏，則壽延遐算也。

二曰知養身。知養己身之法，亦如養人之道矣。陰陽應象大論曰：用鍼者以我知彼，用之不殆，此之謂也。○宋校正云：太素身作形。楊上善云：飲食男女，節之以限，風寒暑濕，攝之以時，有異單豹外凋之害，即內養形也；實慈恕以愛人，和塵勞而不迹，有殊張毅高門之傷，即外養形也。內外之養周備，則不求生而久生，無期壽而長壽，此則鍼而養形之極也。玄元皇帝曰：太上養神，其次養形。詳王氏之註專

治神養身於用鍼之際其說甚狹不若上善之說為優若必以此五者解為用鍼之際則下文知毒藥為真王氏亦不專用鍼為解也**三曰知毒藥為真**毒藥攻邪順宜而用正真之道其在茲乎**四曰制砭石小大**古者以砭石為鍼故不舉九鍼但言砭石爾當制其大小者隨病所宜而用之○宋校正云全元起云砭石者是古外治之法有三名一鍼石二砭石三鑱石其實一也古來未能鑄鐵故用石為鍼故名之鍼石言工必砥礪鋒利制其小大之形與病相當黄帝造九鍼以代鑱石上古之治者各隨方所宜東方之人多癰腫聚結故砭石生於東方**五曰知府藏血氣之診**諸陽為府諸陰為藏故血氣形志篇曰太陽多血少氣少陽少血多氣陽明多氣少血少陰少血多氣厥陰多血少氣太陰多氣少血是以刺陽明出血氣刺太陽出血惡氣刺少陽出氣惡血刺太陰出氣惡血刺少陰出氣惡血刺厥陰出血惡氣也精知多少則補寫萬全**五法俱立各有所先**事宜則應者先用**今末世之刺也虛者實之滿者泄之此皆衆工所共知也若夫法天則地隨應而動和之者若響隨之者若影道無鬼神獨來獨往**隨應而動言其效也若影若響言其近也夫如影之隨形響之應聲豈復有鬼神之召遣耶蓋由隨應而動之自得爾

此言欲用鍼者有五法而其法為甚神也伯言用鍼之法有五其妙法乎五行正以五行者木伐於金火滅於水土達於木金缺於火水絕於土萬物皆具五行其勝負之理盡然非止一物而已故用鍼之法亦有五者懸布於天下之廣特黔首日用飲食飽則棄餘莫能知此妙耳五者唯何一曰治神蓋人有是形必有是神吾當平日豫全此神上古天真論云積精全神使神氣既充然後可用鍼以治人也二曰知養身蓋人有是身不可不善養之吾當平日豫養已身使吾身却疾然後可因已以治人也三曰知毒藥為真蓋毒藥攻病氣味異宜吾當平日皆真知之然後可用之不誤也四曰制砭石小大蓋砭石為鍼可以治疾吾當平日預制此鍼小大得宜庶不至於臨時之用也五曰知府藏血氣之診蓋人之府藏有虛有實其血氣有多有少如前篇之謂吾當平日預知診法凡虛補實寫出血出氣惡血惡氣之義無不知之庶不至於冥行也是五法既立各有所先即本文謂治神先於養身之謂則用鍼之方正有合於五行之妙矣今末世補虛寫實雖衆所共知而法則天地隨應而動如響隨聲如影隨形無鬼無神如有鬼神獨往獨來此乃用鍼之法可謂至神實非衆人所能知也下節乃詳言之

帝曰願聞其道岐伯曰凡刺之真必先治神專其精神寂無動亂刺之真要其在斯焉**五藏已定九候已備後**

乃存鍼。先定五藏之脈，備循九候之診，而有法。太過不及者，然後乃存意於用鍼之法。衆脈不見，衆凶弗聞，外内相得，無以形先。衆脈謂七診之脈，衆凶謂五藏相乘，外内相得言形氣相得也，無以形先，言不以已形之衰盛寒溫，料病人之形氣使同於已也。故下文曰。可玩往來，乃施於人。玩謂玩弄，言精熟也。標本病傳論曰，謹熟陰陽，無與衆謀。此其類也。○宋校正云，此文出陰陽別論，此云標本病傳論者，誤也。人有虛實。五虛勿近，五實勿遠。至其當發，間不容瞚。間去聲，瞚瞬同。○人之虛實，非其遠近而有之，蓋由血氣一時之盈縮爾，然其未發則如雲垂而視之可久，至其發也，則

如電滅而指所不及，遲速之殊，有如此矣。手動若務，鍼耀而勻。手動用鍼，心如專務於一事也。鍼經曰，一其形，聽其動靜，而知邪正。此之謂也。鍼耀而勻，謂鍼形光淨，上下勻平也。靜意視義，觀適之變，是謂冥冥。莫知其形。冥冥言血氣變化之不可見也。故靜意視息，以義斟酌，觀所調適經脈之變易爾。雖且鍼下用意精微而測量之，猶不知變易形容誰爲其象也。○宋校正云，八正神明論云，觀其冥冥者，言形氣榮衛之不形於外，而工獨知之，以日之寒溫，月之虛盛，四時氣之浮沉，參伍相合而調之，工常先見之，然而不形於外，故曰觀於冥冥焉。見其烏烏，見其稷稷，從見其飛，不知其誰。烏烏歎其氣至，稷稷嘆其已應，言所鍼得失，如從空中見飛烏之往來，豈復知其所使之元主耶。是但見經脈盈虛而爲信，亦不知其誰之所召遣爾乎。伏如橫弩，起如發機。血氣之未應鍼，則伏如橫弩之安靜，其應鍼也，則起如機發之迅疾。

此言用鍼者，當始終曲盡其妙法也。伯言凡制宗眞要之法，必先治已之神氣。上曰治神者，平日之功，而此曰治神者，臨鍼之法。蓋惟神氣既肅，而後可以專心用鍼也。病人五藏，吾乃定之，或虛或實，無不明也。病人之脈，吾能診之，凡候所在，無不周也。夫然後存心於鍼而用之，然猶未敢輕用其鍼也。方其治焉，衆脈不見，衆凶弗聞之時，必察形氣相得之何如。或形盛氣衰，或氣盛形衰，或形氣俱衰俱盛，莫不知之。王

機眞藏論云，形氣相得，謂之易治；形氣相失，謂之難治。切不可以吾形之盛衰寒溫而料病人之形氣，使之強同於已也。然猶未敢輕用其鍼也。吾方神氣不散，意念精專，當玩其鍼，一施用，則病人之氣往來於鍼下者何如，乃可以施鍼於人也。然猶未敢輕用其鍼也。刺虛者必待其實，刺實者必待其虛，此乃末後去鍼之法，今則亦預玩之。人有五虛，五藏皆當至於既實而後可以去鍼；人有五實，五藏皆當至於既虛而後可以去鍼。但五虛勿可以近速，恐實邪之尚留；五實勿可以遲遠，恐正虛之難復。至其已虛已實，可以發鍼之際，則所間特止瞬息耳。王機眞藏論亦有五虛五實，但此就鍼法而言。此法必皆熟玩於心，夫然後可以施鍼也。及將施鍼之時，手動用

鍼若專於事務而不敢貳目耀其鍼自有上中下等而極其勻斯時也入鍼淺深各隨經絡矣靈樞經水論岐伯曰刺足陽明深六分留十呼足太陽深五分留七呼足少陽深四分留五呼足太陰深三分留四呼足少陰深二分留三呼足厥陰深一分留二呼手之陰陽其受氣之道近其氣之來疾其刺深者皆無過二分其留皆無過一呼當入鍼之時此法正宜施矣但鍼正在穴吾必靜其志意潛視鍼下之紛默觀適然之變是謂至冥至冥無形可測及其氣之至也如鳥之集其氣之盛也如稷之盛但見其氣有往來如鳥之飛並不知誰爲之主而然也若刺虛者而未實刺實者而未虛則鍼猶在穴伏如橫弩不敢輕發及刺虛者而已實刺實者而已虛則鍼方

去穴起如發機不敢復留用鍼始終妙法如此故曰道無鬼神獨往獨來若有鬼神也

帝曰何如而虛何如而實言血氣既伏如橫弩起如發機然其虛實豈留呼而可爲準定耶虛實之形何如而約之**岐伯曰刺虛者須其實刺實者須其虛**言要以氣全有効而爲約不必守息數而爲定法也**經氣已至慎守勿失**無變法而失經氣也**深淺在志遠近若一如臨深淵手如握虎神無營於衆物**言精心專一也所鍼經脈雖深淺不同然其補寫皆如一俞之專意故手如握虎神不外營焉○宋校正云鍼解論云刺實須其虛者留鍼陰氣隆至乃去鍼也刺虛須其實者陽氣隆至鍼下熱乃去鍼也經氣已至慎守勿失者勿變更也深淺在志者知病之內外也遠近如一者深淺其候等也如臨深淵者不敢墮也手如握虎者欲其壯也神無營於衆物者靜志觀病人無左右視也

此言刺虛刺實以虛與實爲候而餘法皆當慎守也凡刺病人之虛者必待其實即鍼解論之所謂陽氣隆至鍼下熱乃去鍼也凡刺病人之實者必待其虛即鍼解論之所謂留鍼陰氣隆至乃去鍼也正以待其各經之氣已至或虛或實然後去鍼此乃慎守其法而勿失即鍼解論之所謂勿變更也不惟是也病之或淺或深在吾志

以運之即鍼解論之所謂知病之內外也氣來或遠或近正與病之深淺而合一即鍼解論之所謂深淺其候等也用鍼之際始終慎守如臨深淵心不敢墮如握虎然手不敢肆目始時治神以迄於今其神專一凝靜無敢營營於衆物即鍼解論之所謂靜志以觀病人無左右視也斯則用鍼之法無有不全始可乘其已虛已實而出鍼矣吁觀伯之所言其叮嚀之意切矣惜乎萬世而下能知此道者誰歟

黃帝內經素問節文註釋卷之四

黃帝內經素問節文註卷之五

八正神明論

黃帝問曰用鍼之服必有法則焉今何法何則服事也法象也則準也約也岐伯對曰法天則地合以天光謂合日月星辰之行度帝曰願卒聞之岐伯曰凡刺之法必候日月星辰四時八正之氣氣定乃刺之卒如字盡也○候日月者謂候日之寒溫月之空滿也星辰者謂先知二十八宿之分應水漏刻者也略而言之常以日加之於宿上則知人氣在太陽否日行一

舍人氣在三陽與陰分矣細而言之從房至畢十四宿水下五十刻半日之度也從昴至心亦十四宿水下五十刻終日之度也是故從房至畢者爲陽從昴至心者爲陰陽主晝陰主夜也凡日行一舍故水下三刻與七分刻之四也靈樞經曰水下一刻人氣在太陽水下二刻人氣在少陽水下三刻人氣在陽明水下四刻人氣在陰分水下不止氣行亦爾又曰日行一舍人氣行於身一周與十分身之八日行二舍人氣行於身三周與十分身之六日行三舍人氣行於身五周與十分身之四日行四舍人氣行於身七周與十分身之二日行五舍人氣行於身九周然日行二十八舍人氣亦行於身五十周與十分身之四由是故必候日月星辰也四時八正之氣者謂四時正氣八節之風來朝於太一者也謹候其氣之所在而刺之氣定乃刺之者謂八節之風氣靜定乃可以刺經脈調虛實也故曆忌云八節前後各五日不可刺灸凶是則謂氣未定故不可刺灸也是故天溫日明則人血淖液而衛氣浮故血易寫氣易行天寒日陰則人血凝泣而衛氣沉淖奴教反多也易去聲泣音澁○泣謂如水中居雪也月始生則血氣始精衛氣始行月郭滿則血氣實肌肉堅月郭空則肌肉減經絡虛衛氣去形獨居是以因天時而調血氣也是以天寒無刺血凝泣而衛氣沉也

天溫無凝血淖液而氣易行也月生無寫月滿無補月郭空無治是謂得時而調之空平聲○謂得天時也因天之序盛虛之時移光定位正立而待之候日遷移定氣所在南面正立待氣至而調之也故日月生而寫是謂藏虛血氣弱也月滿而補血氣揚溢絡有留血命曰重實重平聲○絡亦爲經誤血氣盛也留一爲流非也月郭空而治是謂亂經陰陽相錯眞邪不別沉以留止外虛內亂淫邪乃起別去聲○經氣失紀故淫邪加之

此言用鍼者。必法天地天光之妙也。天光者。日月星辰也。伯言凡刺之法。必候日月星辰四時八正之氣。而氣定乃刺之。八正者。八節之正氣也。四立二分二至曰八正。是故天溫日明。天之陽氣盛矣。而吾人之血淖溢。故血易寫。衛氣浮。故氣易行。此則可以用鍼之時。所以天溫無凝也。凝者不使其血氣凝結補也。天寒日陰。天之陰氣盛矣。而吾人之血凝澁。衛氣沉。所以天寒無刺也。刺者。補寫皆不可也。月始生者。上下二弦之時。吾人之血氣始精。衛氣始行。所以月生無寫也。苟日月生而寫。是謂藏氣益虛耳。朔望之日月郭正滿。月之四圍爲郭。衛城郭之郭。吾人之血氣實。肌肉堅。所以月滿無補也。苟月滿而補。則血氣揚溢。絡有留血。是謂藏氣重實也。靈樞歲露論云。月滿則海水西盛。人血氣積。肌肉充。皮膚緻。毛髮堅。腠理郄。煙垢着。兩弦之前。月郭正空。吾人之肌肉減。經絡虛。衛氣去。形獨居。所以月郭空無治其病也。苟月郭空而治。是謂亂經。歲露論云。月郭空。則海水東盛。人氣血虛。其衛氣去。形獨居。肌肉減。皮膚縱。腠理開。毛髮殘。膲理薄。煙垢落。故陰陽諸經。至於相錯。眞邪二氣無所分別。反致沉以留止。而外虛內亂。淫邪乃起矣。由此觀之。則用鍼以天溫日明爲主。而欲行寫法。宜於朔望月滿之時。欲行補法。宜於兩弦初生之際。若天寒日陰。月郭正空。皆不可用鍼也。後之妄行鍼法者。禍人多矣。

帝曰。星辰八正何候。岐伯曰。星辰者。所以制

日月之行也。制謂制度。星辰則可知日月行之制度矣。略而言之。周天二十八宿三十六分。人氣行一周天。凡一千八分。周身十六丈二尺。以應二十八宿。合漏水百刻。都行八百一十丈。以分晝夜也。故人十息。氣行六尺。日行二分。二百七十息。氣行十六丈二尺。一周於身。水下二刻。日行二十分。五百四十息。氣行再周於身。水下四刻。日行四十分。二千七百息。氣行十周於身。水下二十刻。日行五宿二十分。一萬三千五百息。氣行五十周於身。水下百刻。日行二十八宿也。細而言之。則常以一十周加之一分。又十分分之六。乃奇分盡矣。是故星辰所以制日月之行度也。**八正者。所以候八風之虛邪以時至者也。**八正。謂八節之正氣也。八風者。東方嬰兒風。南方大弱風。西方剛風。北方大剛風。東北方凶風。東南方弱風。西南方謀風。西北方折風也。虛邪。謂乘人之虛而爲病者也。以時至。謂天應太一移居。以八節之前後風朝中宮而至者也。**四時者。所以分春秋冬夏之氣所在。以時調之也。八正之虛邪而避之勿犯也。**四時之氣所在者。謂春氣在經脈。夏氣在孫絡。秋氣在皮膚。冬氣在骨髓也。然觸冒虛邪。動傷眞氣。避而勿犯。乃不病焉。靈樞經曰。聖人避邪如避矢石。蓋以其能傷眞氣也。**以身之虛而逢天之虛。兩虛相感。其氣至骨。入則傷五藏。**以虛感虛。同氣而相應也。**工候救之。弗能傷也。**候知而止。

故弗能傷之救止也**故曰天忌不可不知也**人忌於天故云天忌犯之則病故不可不知也

此論天忌之當知也靈樞衞氣行篇岐伯曰歲有十二月日有十二辰子午為經卯酉為緯天周二十八宿而一面七星四七二十八宿房昴為緯虛張為經是故房至畢為陽昴至心為陰陽主晝陰主夜故曰星辰者所以制日月之行也上古天眞論曰上古聖人之敎下也皆謂之虛邪賊風避之有時又靈樞九宮八風篇云從其所居之鄉來為實風主生長養萬物從其衝後來為虛風主傷人者故聖人日避虛邪之道若避矢石然又曰風從南方來名曰大弱風從西南方來名曰謀風從西方來名曰剛風從西北方來名曰折風從北方來名曰大剛風從東北方來名曰凶風從東方來名曰嬰兒風從東南方來名曰弱風又靈樞刺節眞邪篇云虛邪之中人也此可見虛邪本指風而王註以為人虛感邪者非故曰八正者所以候八風之虛邪以時至者也春秋冬夏人氣同之故曰四時者所以分春秋冬夏之氣當以時而調之也此八正虛邪當避之而勿犯可以吾身之虛而遇天之虛邪賊風是謂兩虛相感其邪氣至骨入則內傷五藏惟工候預知而勿犯縱犯之而即救始弗至於傷耳凡若此者乃天道之所當忌名曰天忌此天忌之不可不知也九宮八風篇云八風從其虛之鄉來乃能病人三虛相搏則為暴病兩實一虛則為淋露寒熱

虛邪者八正之虛邪氣也八正之虛邪謂八節之虛邪也以從虛之鄉來襲虛而入為病故謂之八正虛邪**正邪者身形若用力汗出腠理開逢虛風其中人也微故莫知其情莫見其形**正邪者不從虛之鄉來也以中人微故莫知其情意莫見其形狀**上工救其萌芽必先見三部九候之氣盡調不敗而救之故曰上工下工救其已成救其已敗救其已成者言不知三部九候之相失因病而敗之也**義備離合眞邪論中

此亦解鍼經之義也其曰虛邪者八正之虛邪賊風從其後來者為虛邪也正邪者凡人身形用力汗出腠理開逢此虛風中人也微其情莫知其形難見惟上工救之甚早下工救其已敗也

帝曰余聞補寫未得其意岐伯曰寫必用方方者以氣方盛也以月方滿也以日方溫也以身方定也以息方吸而內鍼乃復候其方吸而轉鍼乃復候其方呼而徐引鍼故曰寫必用方其氣而行焉內納同○方猶正也寫邪氣出則眞氣流行矣

補必用員員者行也行者移也行謂宣不行之氣令必宣行移謂移未復之脉俾其平復刺必中其榮復以吸排鍼也中去聲○鍼入至血謂之中榮故員與方非鍼也所言方員者非謂鍼形正謂行移之義也故養神者必知形之肥瘦榮衛血氣之盛衰血氣者人之神不可不謹養神安則壽延神去則形弊故不可不謹養也

此亦解鍼經之義也伯言鍼經有寫必用方補必用圓之語然以意論之正以當寫之時以氣方盛月方滿日方溫身方定以息方吸而納鍼乃復候其方吸而轉鍼乃

復候其方呼而徐徐出鍼惟其語中有此方字故曰寫必用方離合眞邪論曰吸則納鍼無令氣忤靜以久留無令邪布吸則轉鍼以得氣爲故候呼引鍼氣盡乃去大氣皆出故命曰寫正與此法相同其曰補必用圓圓者正以物之圓者可行可移其刺必中其營復以吸而排鍼故名曰補必用圓離合眞邪論曰必先捫而循之切而散之推而按之彈而怒之抓而下之通而取之外引其門以閉其神呼盡納鍼靜以久留以氣至爲故如待所貴不知日暮其氣已至適而自護候吸引鍼氣不得出各在其處推闔其門令神氣存大氣留止故命曰補較此更詳則圓之爲義可推故圓之與方非言鍼也乃言意也且思人有是形必有是神醫工能養神者必知病人形

之肥瘦營衛血氣之盛衰而治之正以血氣者人之神不可不愼養也○靈樞官能篇云寫必用圓切而轉之其氣乃行疾而徐出邪氣乃出伸而迎之遙大其穴氣出乃疾補必用方外引其皮令當其門左引其樞右推其膚微旋而徐推之必端以正安以靜堅心無解欲微以留氣下而疾出之推其皮蓋其外門眞氣乃存用鍼之要無忘其神其辭雖不同大義則兩相通但靈樞之圓當爲方方當爲圓耳

離合眞邪論

黃帝問曰余聞九鍼九篇夫子乃因而九之九九八十一篇余盡通其意矣經言氣之盛

衰左右傾移以上調下以左調右有餘不足補寫於榮輸余知之矣此皆榮衛之傾移虛實之所生非邪氣從外入於經也余願聞邪氣之在經也其病人何如取之奈何岐伯對曰夫聖人之起度數必應於天地故天有宿度地有經水人有經脈宿謂二十八宿度謂天之三百六十五度也經水者謂海水涇水渭水湖水沔水汝水江水淮水漯水河水漳水濟水也以其內合經脈故名之經水焉經脈者謂手足三陰三陽之脈所以言者以內外參合人氣應通故

言之也○甲乙經云足陽明外合於海水內屬於胃足太陽外合於涇水內屬膀胱足少陽外合於渭水內屬於膽足太陰外合於湖水內屬於脾足厥陰外合於沔水內屬於肝足少陰外合於汝水內屬於腎手陽明外合於江水內屬於大腸手太陽外合於淮水內屬於小腸手少陽外合於漯水內屬於三焦手太陰外合於河水內屬於肺手心主外合於漳水內屬於心包手少陰外合於濟水內屬於心 天地溫和則經水安靜天寒地凍則經水凝泣天暑地熱則經水沸溢卒風暴起則經水波涌而隴起 泣音澁卒同猝隴同隆 大經脈亦應之 夫邪之入於脈也寒則血凝泣暑則氣淖澤虛邪因而入客亦如經水之得風也經之動脈其至也亦時隴起其行於脈中循循然 循循然順動貌言隨順經脈之動息因循呼吸之往來但形狀或異耳循循一爲輴輴○輴敕倫反 其至寸口中手也時大時小大則邪至小則平其行無常處 大謂大常平之形診小謂小若者非細小之謂也以其比大則謂之小若無大以比則自是平常之經氣耳然邪氣者因其陰氣則入陰經因其陽氣則入陽脈故其行無常處也 在陰與陽不可爲度 以隨經脈之流運也 從而察之三部九候卒然

逢之早遏其路 逢謂逢遇遏謂遏絕三部之中九候之位卒然逢遇當按而止之即而寫之逕路既絕則大邪之氣無能爲也所謂寫者如下文云 吸則內鍼無令氣忤靜以久留無令邪布吸則轉鍼以得氣爲故候呼引鍼呼盡乃去大氣皆出故命曰寫 內納同令平聲○按經之旨先補眞氣乃寫其邪也何以言之下文補法呼盡內鍼靜以久留此段寫法吸則內鍼又靜以久留然呼盡則吹其吸吸至則不兼呼內鍼之候既同久留之理復一則先補之義昭然可知鍼經云寫曰迎之迎之意必持而內之放而出之排陽出鍼疾氣得泄補曰隨之隨之意若忘之若行若海如蚊虻止如留如還則補之必久留也所以先補者眞氣不足鍼乃寫之則經脈不滿邪氣無所排遣故先補眞氣令足後乃寫出其邪矣引謂引出去謂離穴候呼而引至其門呼盡乃離穴戶則經氣審以平定邪氣無所拘留故大邪之氣隨鍼而出也呼謂氣出吸謂氣入轉謂轉動也大氣謂大邪之氣錯亂陰陽者也
此言天有宿度地有經水人有經脈三才相應而邪入人身當有以寫之也宿二十八宿也度三百六十五度也經水者地之十二經水也經脈者人之十二經脈也人與天地相通故溫和寒冷暑熱卒風暴至而經水或靜或動或湧或起者如此則是邪者天地之邪也入於人身安得不然寒則血凝澁暑則氣淖澤邪因而入何異經

水之得風也。名經動脉。其至也亦時隴起。邪行脉中。循循然似有次序之意。不必作輴輴然。其應於脉也。時大時小。大則邪至。小則邪平。其行無常處。或在陽經。或在陰經。不可爲度。醫工當察以三部九候之法。卒然與逢。早絕其路可也。所謂絕其路者。唯寫法耳。故凡寫者。必先使病人口吸其氣而吾方納鍼。無令鍼與氣逆。蓋寫曰迎之。迎之者。方其氣來未盛。乃逆鍼以奪其氣。正謂無令氣忤也。鍼既入矣。當靜以久留。無易以出鍼而使邪氣復布於病經也。又令病人吸氣而吾復轉鍼。必候眞氣既得。爲復其舊。由是復令病人再呼而吾引出其鍼。呼盡乃去。此鍼則大邪之氣皆出矣。故命曰寫。熱論有云。大氣皆去。亦是大邪之氣也。調經論曰。寫實者。氣盛乃內

鍼。鍼與氣俱內。以開其門。如利其戶。鍼與氣俱出。精氣不傷。邪氣乃下。外門不閉以出其疾。搖大其道。如利其路。是謂大寫。必切而出。大氣乃屈○又九鍼十二原曰刺之而氣不至。無問其數。刺之而氣至。乃去之。勿復鍼

帝曰。不足者補之。柰何。岐伯曰。必先捫而循之。切而散之。推而按之。彈而怒之。抓而下之。通而取之。外引其門。以閉其神。捫音門。抓側交切○捫循謂手摸。切。謂指按也。捫而循之。欲氣舒緩。切而散之。使經脉宣散。推而按之。排蹙其皮也。彈而怒之。使脉氣䐜滿也。抓而下之。置鍼準也。通而取之。以常法也。外引其門。以閉其神。

則推而按之者也。謂是按穴外之皮。令當其處鍼之處。鍼已放去。則不破之皮。蓋其所刺之門。門戶不開。則神氣內守。故云以閉其神也。調經論曰。外引其皮。令當其門戶。又曰推闔其門。令神氣存。此之謂也　呼盡內鍼。靜以久留。以氣至爲故。呼盡內鍼。亦同吸也。言必以氣至而爲去鍼之故。不以息之多數而便去鍼也。鍼經曰。刺之而氣不至。無問其數。刺之氣至。去之。勿復鍼。此之謂也。無問息數以爲遲速之約要當以氣至而鍼去。不當以鍼下。氣未至而鍼出。乃更爲也　如待所貴。不知日暮。諭人事於候氣也。暮。曉也　其氣以至。適而自護。以已同○適。調適也。護。愼守也。言氣已平調則當愼守。勿令改變。使疾更生也。鍼經曰。經氣已

至。愼守勿失。此其義也。所謂愼守。當如下說　候吸引鍼。氣不得出。各在其處。推闔其門。令神氣存。大氣留止。故命曰補。鍼。正言也。外門已閉。神氣復存。候吸引鍼。大氣不泄。補之爲義。斷可知焉。然此大氣。謂大經之氣流行榮衛者

此言補虛之法也。言未用鍼之時。必先捫而循之。謂以指捫循其穴。使氣之舒緩也。切而散之。謂以指切摩按其穴。使氣之布散也。推而按之。謂以指推其穴。即排蹙其皮也。彈而怒之。謂以指屢屢彈之。使病者覺有怒意。使之脉氣䐜滿也。抓而下之。謂以左手之爪甲。掐其正穴。而右手方下鍼也。斯時也。鍼始入矣。必通而取之。謂如用

下文全法以取其氣也候氣已至外引其鍼以至於門門者穴門也即推闔以閉其神氣此乃始終用鍼之法而其間尤有節要不可不知也方其爪而下之之時使病人呼以出氣而吾納其鍼必靜以久留候正氣已至爲復其舊無慢心如待所貴無躁心不知日暮眞氣已至又必調適而護守之寶命全形篇曰經氣已至愼守勿失鍼解論亦云然解之曰勿變更也又候病人吸入其氣而吾方引鍼正氣不得與鍼皆出正氣在內而鍼在外各在其處遂推闔穴門令神氣內存正氣之大者來爲留止故命曰補調經論云補虛柰何岐伯曰持鍼勿置以定其意候呼納鍼氣出鍼入鍼空四塞精無從去方實而疾出鍼氣入鍼出熱不得還閉塞其門邪氣布散精氣乃得存動氣候時近氣不失遠氣乃來是謂追之

帝曰候氣柰何謂候可取之氣也岐伯曰夫邪去絡入於經也舍於血脉之中繆刺論曰邪之客於形也必先舍於皮毛留而不去入舍於孫脉留而不去入舍於絡脉留而不去入舍於經脉故云去絡入於經也其寒溫未相得如涌波之起也時來時去故不常在以周遊於十六丈二尺經脉之分故不常在於所候之處也故曰方其來也必按而止之止而取之無逢其衝而寫之衝謂應水刻數之平氣也靈樞經曰水下一刻人氣在太陽水下二刻人氣在少陽水下三刻人氣在陽明水下四刻人氣在陰分然氣在太陽則太陽獨盛氣在少陽則少陽獨盛夫見獨盛者便謂邪來以鍼寫之則反傷眞氣故下文曰眞氣者經氣也經氣太虛故曰其來不可逢此之謂也經氣應刻乃謂爲邪工若寫之則深誤也故曰其來不可逢故曰候邪不審大氣已過寫之則眞氣脫脫則不復邪氣復至而病益蓄不悟其邪反誅無罪則眞氣泄脫邪氣復侵經氣大虛故病彌蓄積故曰其往不可追此之謂也已隨經脉之流去不可復追召之使還不可挂以髮者待邪之至

時而發鍼寫矣言輕微而有尚且知之況若涌波不知其至也若先若後者血氣已盡其病不可下言不可取而取失時也故曰知其可取如發機不知其取如扣椎故曰知機道者不可挂以髮不知機者扣之不發此之謂也機者動之微言貴知其微也帝曰補寫柰何岐伯曰此攻邪也疾出以去盛血而復其眞氣視有血者乃取之此邪新客溶溶未有定處也推之則前引之則止逆而刺之溫血也言邪之新客未

有定居。推鍼補之。則隨補而前進。若引鍼致之。則隨引而留止也。若不出盛血而反溫之。則邪氣內勝。反增其害。故下文曰

刺出其血。其病立已。

此言候邪之妙。在早遏其路。無使盛則寫邪氣以害眞氣也。帝因上文邪入於脉。行無常處。在陰與陽。不可爲度。察三部九候卒然逢遇。當早遏其路。故宜用鍼以寫之。然所以候此邪者其法何在。此段之註必須如此。方與本節大義始有源流。王註以爲候可取之氣者泛。伯言邪之客於形也。必先入於皮毛。留而不去。入舍於孫絡。留而不去。入舍於絡脉。此數語見繆刺論。必須入此用之。方爲詳悉。故邪去絡入經也舍於血脉之中。寒則血凝澀。與血之溫。尚未相得。暑則氣淖澤。與血之寒。尚未相得。

亦如經水之得風也。脉如涌波之起。行於脉中。循循然至於寸口中手也。時大時小。時來時去。故行無常處。所以不常在也。斯時也在陰與陽。不可爲度。從而察之三部九候。卒然逢遇。知其邪之來者猶未盛也。故曰方其來也。按而止之。止而寫之。早遏其路。則大邪之氣無能爲矣。若不早遏其路而至於邪氣甚盛。切無逢其衝而寫之。致使邪氣難去。眞氣反虛。何也。眞氣者經氣也。經氣因寫邪而太虛。故曰其來不可逢。正邪氣盛而不可逢之之謂也。是以候氣不審。大邪之氣過盛。當是之時。寫之則眞氣脫。脫則不復。邪氣復至而病益蓄。故曰其往不可追。正眞氣虛而不可追之謂也。故不可挂以髮之妙。乃用鍼者之所當知也。所謂不可挂以髮者。不但在絲毫間也。

待邪初至。即宜發鍼寫之。則邪斯寫矣。靈樞小鍼解篇所謂氣之易失者此也。若在於先。則邪未至。若在於後。則眞氣虛。所謂血氣已盡而病不可下也。故曰知其可取而取之。正如發弩中之機。萬發萬中。不知其可取而取之。如扣椎然。取之不動也。故曰知發機之道者。妙在至微。不可掛以髮。不知發機之道者。雖扣之亦不能發。正如扣椎而已也。靈樞小鍼解篇云。其來不可逢者。氣盛不可補也。其往不可追者。氣虛不可寫也。不可挂以髮者。言氣有易失也。扣之不發者。言不知補寫之意也。血氣已盡而氣不下也。但此篇之辭。專主寫言。而靈樞則兼補寫而言。故其辭同而意則小異耳。然帝又以邪氣當寫。眞氣當補。則寫者不可以爲補。補者不可以爲寫。故又以

補寫奈何爲問。伯言此法正所以攻邪也。疾出其鍼以去盛血。而復其眞氣。則寫中有補矣。何也。此邪新感。溶溶未定。推鍼補之。則隨補而前。引鍼致之。則隨引而留。若不出盛血而反溫之。則邪氣內勝。反增其害。故必當刺出其血。其病立已。奚必以眞邪俱在補寫難施爲疑哉

帝曰。善。然眞邪以合。波隴不起。候之奈何。岐伯曰。審捫循三部九候之盛虛而調之。盛者寫之。虛者補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則其法也。**察其左右上下相失及相減者。審其病藏以期之。**氣之在陰。則候其氣之在於陰分而

刺之氣之在陽。則候其氣之在於陽分而刺之。是謂逢時。靈樞經曰。水下一刻。人氣在太陽。水下二刻。人氣在陰分也。積刻不已。氣亦隨在。周而復始。故審其病藏。以期其氣而刺之

不知三部者。陰陽不別。天地不分。地以候地。天以候天。人以候人。調之中府。以定三部。故曰刺不知三部九候病脈之處。雖有太過且至。工不能禁也。禁謂禁止也。然候邪之處尚未能知。病能復禁止其候氣耶

誅罰無過。命曰大惑。反亂大經。眞不可復。用實爲虛。以邪爲眞。用鍼無義。反爲氣賊。奪人正氣。以從爲逆。榮衛散亂。眞氣已失。邪獨內著。絕人長命。予人夭殃。不知三部九候。故不能久長。著着同。予與同。○識非精辨。學未該明。且亂大經。又爲氣賊。動爲殘害。安可久乎

因不知合之四時五行。因加相勝。釋邪攻正。絕人長命。非惟昧三部九候之爲弊。若不知四時五行之氣序。亦足以殞絕其生靈也

邪之新客來也。未有定處。推之則前。引之則止。逢而寫之。其病立已。再言之者。其法必然

此承上文言察三部九候。卒然過邪。早遏其路。故此節備論三部九候之當知。而丁寧早遏其路之爲宜也

評虛實論

黃帝問曰。何謂虛實。岐伯對曰。邪氣盛則實。精氣奪則虛。奪謂精氣減少。如奪去也。此先明虛實二字之義也。言人非無故而實。以邪氣盛則實耳。邪氣盛者。外感也。非無故而虛。以正氣奪則虛耳。正氣虛者。內傷也

帝曰。乳子而病熱。脈懸小者何如。懸謂如懸物之動也

岐伯曰。手足溫則生。寒則死。帝曰。乳子中風熱。喘鳴肩息者。脈何如。岐伯曰。喘鳴肩息者。脈實大也。緩則生。急則死。緩謂如縱緩。急謂如弦張之急。非往來之緩急也。正理傷寒論曰。緩則中風。故乳子中風。脈緩則生。急則死。此言乳子病反者。復有他證可驗。病證俱甚者。復有脈體可據。而決其死生也。乳子而病熱。陽證也。而脈則懸小。是陽證見陰脈也。然手足溫和。正氣猶存。脈雖懸小。特未大耳。故可以得生。否則手足寒而而死矣。又乳子中風。發熱喘鳴肩息者。陽證也。脈當實大。惟實大中而緩。則邪氣漸退。可以得生。若實大中而急。則邪氣愈增。

其病當死矣

帝曰：腸澼便血，何如？岐伯曰：身熱則死，寒則生。熱爲血敗，故死。寒爲榮氣在，故生 帝曰：腸澼下白沫，何如？岐伯曰：脉沉則生，脉浮則死。陰病而見陽脉，與證相反，故死 帝曰：腸澼下膿血，何如？岐伯曰：脉懸絶則死，滑大則生。帝曰：腸澼之屬，身不熱，脉不懸絶，何如？岐伯曰：滑大者曰生，懸濇者曰死，以藏期之。肝見庚辛死，心見壬癸死，肺見丙丁死，腎見戊己死，脾見甲乙死，是謂以藏期之

此言腸澼之屬，有便血者，有下白沫者，有下膿血者，隨證隨脉而可以決其死生也。腸澼者，大小腸有所辟積而生諸證，故腸澼爲總名，而下三者爲諸證也。生氣通天論曰：因而飽食，筋脉橫解，腸澼爲痔。所以亦用腸澼二字。太陰陽明篇亦云久爲腸澼。便血者，大便中下純血也。有等俗名腸風下血，有糞前來者爲近血，是腎肝有火；糞後來者爲遠血，是心肺有火。今茲腸澼便血，凡下血皆是足血爲陰而下，血爲陰證，若身熱則火盛，故主死；身寒則火衰，故主生。其下白沫者，非膿非血，而白沫下行，是肺氣受傷也，然亦陰證之類，故脉沉則生，以陰證宜見陰脉也；若脉浮則死，以陽證見陽脉也。其下膿血者，赤白相兼，氣血俱傷，靈樞邪氣藏府病形篇謂之瘕泄，難經謂之大瘕泄，後世曰痢。然脉以懸絶爲死，正氣不足也；滑大則生，正氣有餘也。帝問凡腸澼之屬，有身不熱則證不死，脉不懸絶則脉不死，伯言總當以元氣爲主，故脉必滑大則生，若懸濇則死，其死者以藏期之。脉訣云：下痢微小卻爲生，脉大浮洪無差日。今屢治此疾，亦有滑大而生、沉小而死者，其懸濇之謂邪，當以經言爲的也。按傷寒論云：陰病見陽脉者生。今王註脉浮則死，云陰病而見陽脉，與證相反，故死。詳此浮字，必是浮大而散，全無胃氣之浮，學者讀之，當以意會。

帝曰：癲疾何如？岐伯曰：脉搏大滑，久自已；脉小堅急，死不治。脉小堅急爲陰，陽病而見陰脉，故死不治。○宋校正云：巢元方云：脉沉小急實，死不治；小牢急，亦不可治 帝曰：癲疾之脉，虛實何如？岐伯曰：虛則可治，實則死。以反證故

凡言癲疾之脉，得陽脉而生也。癲疾者，陽證也，故搏太滑，則陽證得陽脉，所以病久自已。若脉小堅急，則得陰脉，故死不治。然癲疾之脉，當有取於虛也，必搏太滑中帶虛，可治；若帶實，則邪氣有餘，乃死候也。長刺節論第十一節，則刺狂癲有法，又以靈樞癲狂篇考之，則義無餘蘊矣。

帝曰：消癉虛實何如？岐伯曰：脉實大，病久可

治脈懸小堅病久不可治癉徒丹反勞病也○久病血氣衰脈不當實大故不可治○宋校正云詳經言實大病久可治注意以爲不可治按甲乙經太素全元起本並云可治又巢元方云脈數大者生細小浮者死又云沉小者生實牢大者死

此言消癉之病得陽脈而生也消癉者熱證也故脈實大雖病久亦可治若懸小堅又至於病久則益不可治矣脈要精微論云癉成爲消中靈樞五變論消癉可參看

帝曰春亟治經絡夏亟治經俞秋亟治六府冬則閉塞閉塞者用藥而少鍼石也亟音棘塞入聲

○亟猶急也閉塞謂氣之門戸閉塞也所謂少鍼石者非癰疽之謂也冬月雖氣門閉塞然癰疽氣烈內作大膿不急寫之則爛筋腐骨故雖冬月亦宜鍼石以開除之癰疽不得頃時回所以癰疽之病冬月猶得用鍼石者何此病頃時回轉之間過而不寫則內爛筋骨穿通藏府

此言三時治病各有所宜而冬時則用藥而不用鍼也春時治病治其各經之絡穴夏則治其各經之俞穴秋則治其六府冬則閉塞但用藥而不用鍼石所謂冬時少用鍼石者非謂冬時癰疽亦不用鍼石也彼癰疽不得頃刻挽回若不用鍼石以寫之則內爛筋骨藏府豈得不用鍼石哉特謂他病則冬時不用鍼石耳

凡治消癉仆擊偏枯痿厥氣滿發逆肥貴人則高梁之疾也隔則閉絕上下不通則暴憂之病也暴厥而聾偏塞閉不通內氣暴薄也不從內外中風之病故瘦留著也蹠跛寒風濕之病也消謂內消癉謂伏熱厥謂氣逆高高也梁粱也蹠謂足也夫肥者令人熱中甘者令人中滿故熱氣內薄發爲消渴偏枯氣滿逆也逆者謂違背常候與平人異也然愁憂者氣閉塞而不行故隔塞否閉氣脈斷絕而上下不通也氣固於內則大小便道偏不得通泄也何者藏府氣不化禁固而不宜散故爾外風中人伏藏不去則陽氣內受爲熱外燔肌肉消爍故留薄肉分消瘦而皮膚著於筋骨也濕勝於足則筋不利寒勝於足則攣急風濕寒勝則衛氣結聚衛氣結聚則肉痛故足跛而不可履也

高膏同塞入聲下同著著同蹠音隻跖同孟子雞鳴而起章盜跖從蹠陳仲子廉士章從石義同也楚人謂跳曰蹠跛音波易曰跛能履又音避國語云丘無跛

此言凡治諸病者皆當知病所由起也

黃帝曰黃疸暴痛癲疾厥狂久逆之所生也五藏不平六府閉塞之所生也頭痛耳鳴九竅不利腸胃之所生也足之三陽從頭走足然久厥逆而不下行

則氣怫積於上焦故爲黃疸㿗痛癲狂氣逆矣食飲失宜吐利過節故六府閉塞而令五藏之氣不和平也腸胃否塞則氣不順序氣不順序則上下中外互相勝負故頭痛耳鳴九竅不利也

此帝亦言病有所由生者皆從內而生也足之三陽從頭走足足之三陰從足走腹然各經脉氣久逆於上而不下行則怫積於上中二焦故爲黃疸爲㿗病爲癲疾爲厥爲狂諸證所由生也六府者傳化物而不藏故實而不能滿五藏者藏精氣而不寫故滿而不能實五藏本與六府相爲表裏今飲食失宜吐利過節以致六府不能傳其化物而六府閉塞則五藏亦不和平各病自生也大腸爲傳導之府小腸爲受盛之府胃爲倉廩之府今腸胃否塞則升降出入脉道阻滯故爲頭痛爲耳鳴爲九竅不利諸證所由生也

太陰陽明論

黃帝問曰太陰陽明爲表裏脾胃脉也生病而異者何也脾胃藏府皆合於土病生而異故問不同岐伯對曰陰陽異位更虛更實更逆更從或從內或從外所從不同故病異名也更平聲○脾藏爲陰胃府爲陽陽脉下行陰脉上行陽脉從外陰脉從內故言所從不同病異名也○宋校正云按楊上善云春夏陽明爲實太陰爲虛秋冬太陰爲實陽明爲虛即更實更虛也春夏太陰爲逆陽明爲從秋冬陽明爲逆太陰爲從即更逆更從也帝曰願聞其異狀也岐伯曰陽者天氣也主外陰者地氣也主內是所謂陰陽異位也故陽道實陰道虛是所謂更實更虛也故犯賊風虛邪者陽受之食飲不節起居不時者陰受之是所謂或從內或從外也陽受之則入六府陰受之則入五藏入六府則身熱不時臥上爲喘呼入五藏則䐜滿閉塞下爲飧泄久爲腸澼是所謂所從不同病異名也故喉主天氣咽主地氣故陽受風氣陰受濕氣同氣相求爾故陰氣從足上行至頭而下行循臂至指端陽氣從手上行至頭而下行至足是所謂更逆更從也靈樞經曰手之三陰從藏走手手之三陽從手走頭足之三陽從頭走足足之三陰從足走腹所行而異故更逆更從也故曰陽病者上行極而下陰病者下行極而上此言其大凡爾然足少陰脉下行則不同諸陰之氣也故傷於風者上先受之傷於濕者下先受之陽氣炎上故受風陰氣潤下故

受濕蓋同氣相合故爾

此言脾胃雖為表裏，而其為病則異名異狀也。脾藏為陰，胃府為陽，是陰陽異位也。春夏陽明為實，太陰為虛；秋冬太陰為實，陽明為虛，是更虛更實也。春夏太陰為逆，陽明為從；秋冬陽明為逆，太陰為從，是更逆更從也。陽脉從外，陰脉從內，是從內從外也。故脾胃雖為表裏，而其病異名也。如下文陽病身熱不時臥，上為喘呼；陰病䐜滿閉塞，下為飱泄，久為腸澼者，皆異名也。下文之所謂異狀者，亦以此耳。帝以異狀為問，伯言人身本與天地相參，故天在外，主包夫地；地在內，主包於天。人身六陽氣猶天氣也，主運於外；人身六陰氣猶地氣也，主運於內。陽運於外者為實，陰運於內者為虛，故大凡賊風虛邪，陽經受之；飲食起居之失，陰經受之。陽經受之，則入六府，而為身熱為寢臥不時，為上為喘呼，皆陽證也。陰經受之，則入五藏，而上為䐜滿閉塞，下為飱泄，久為腸澼，皆陰證也。不唯是也。喉嚨者，氣之所以上下者也，主乎天氣；咽喉者，水穀之道路也，主乎地氣。此二語見靈樞憂恚無言篇。唯通天氣，故受風氣；唯通地氣，故受濕氣。且足之三陰，從足上行至腹，以至於頭；而手之三陰，從藏以至於手。是以凡陰經受病者，自下之行極而復上行也。手之三陽，從手上行至頭；而足之三陽，從頭下至於足。是以凡陽經受病者，自上之行極而復下行也。故凡傷於風者，必上先受之，以陽氣在上也；傷於濕者，必下先受之，以陰氣在下也。故觀陽經受病，而胃之受病在其中；觀陰經受病，而脾之受病在其中矣。病之異狀有如是夫。王註以陰陽異位更實更虛強入者，非，殊不知此乃總論六陽六陰之理，而脾胃自在其中也。

帝曰：脾病而四支不用，何也？岐伯曰：四支皆稟氣於胃，而不得至經，宋校正云：太素至經作徑至。楊上善云：胃以水穀資四支，不能徑至四支，要因於脾得水穀津液，營衛於四支。**必因於脾，乃得稟也。**脾氣布化水穀津液，四支乃可以稟受也。**今脾病不能為胃行其精液，四支不得稟水穀氣，氣日以衰，脉道不利，筋骨肌肉皆無氣以生，故不用焉。**為去聲

此言有脾病者四支之所以不能舉也。帝言脾在內，四支在外，然脾有病而四支不用者，何也？靈樞經脉篇有手指足指不用等語，皆言手足之指不能舉用也。伯言四支皆稟氣於胃，而胃氣不能自至於四支之各經，必因於脾氣之所運，則胃中水穀之氣化為精微之氣者，乃得至於四支也。今脾經為病，如上文䐜滿閉塞飱泄腸澼之類，則不能為胃化其水穀，行其津液，故四支者不得稟水穀所化之氣，而各經之氣日以衰微，脉道不利，筋骨肌肉皆無氣以生，故四支安得而舉焉。

帝曰。脾不主時何也。[肝主春。心主夏。肺主秋。腎主冬。四藏皆有正應。而脾無正主也]岐伯曰。脾者土也。治中央。常以四時長四藏。各十八日寄治。不得獨主於時也。脾藏者。常著胃土之精也。土者生萬物而法天地。故上下至頭足。不得主時也。[長掌同。主也。著着同。○治。主也。著。謂常約著於胃也。土氣於四時之中。各於季終寄王十八日。則五行之氣各王七十二日以終一歲之日矣。外主四季。則在人內應於手足也

此言脾之所以不主時也。曆法辰戌丑未四季之月。每立春立夏立秋立冬之前。各土王用事十八日。一歲共計七十二日。由此推之。春主正二三月。除十八日。則木亦王七十二日。夏主四五六月。除十八日。則火亦王七十二日。秋冬皆然。故五行五七三十五。計三百五十日。二五得十日。共爲三百六十日。一歲周矣。伯言脾屬土。土主中央。常以四季之月王十八日。則脾主四時之四藏。亦各十八日。所以不得獨主一時也。然胃亦屬土。脾與胃土之精相爲依着。唯土生萬物而法天地。所以脾主胃土上下至於各經。而不得專主於一時耳]

帝曰。脾與胃以膜相連耳。而能爲之行其津液。何也。岐伯曰。足太陰者。三陰也。其脉貫胃屬脾。絡嗌。故太陰爲之行氣於三陰。陽明者。表也。[胃是脾之表也]五藏六府之海也。亦爲之行氣於三陽。藏府各因其經而受氣於陽明。故爲胃行其津液。四支不得稟水穀氣。日以益衰。陰道不利。筋骨肌肉無氣以生。故不用焉。[四爲字俱去聲。○又覆明脾主四支之義也

此承上文而言脾經行氣於各陰。胃經行氣於各陽。而脾必爲胃行其津液。故脾病者所以四支不能舉也。靈樞足陽明之脉。屬胃絡脾。足太陰之脉。屬脾絡胃。上膈挾咽。上三陰。正指脾也。陰陽論類曰。三陰爲母。下三陰。指手足太陰少陰厥陰也。三陽指手足太陽陽明少陽也。豈以一膜相連而謂之不能行其津液哉]

陽明脉解篇

黃帝問曰。足陽明之脉病。惡人與火。聞木音則惕然而驚。鐘鼓不爲動。聞木音而驚。何也。願聞其故。[惡去聲。下俱同。○前篇言入六府則身熱不時臥。上爲喘呼。然陽明者胃脉也。今病不如前篇之旨而反聞木音而驚。故問其異也]岐伯對曰。陽明者。胃脉也。胃者。土也。故聞木音而驚者。土

惡木也

陰陽書曰木尅土故土惡木也

帝曰善其惡火何也岐伯曰陽明主肉其脉血氣盛邪客之則熱熱甚則惡火帝曰其惡人何也岐伯曰陽明厥則喘而惋惋則惡人

脉當作肌○惋熱內鬱故惡人煩○宋校正云脉解云欲獨閉戶牖而處何也陰陽相搏陽盡陰盛故獨閉戶牖而處

此言胃之所以聞木音而驚見火與人而皆惡也陽明屬土木能尅之故聞木音而驚者土惡木也鐘鼓不爲動者鐘鼓屬金金乃土之子也陽明主肉其脉多氣多血邪客之則熱熱甚故惡火也陽明氣逆則喘而惋熱則煩悗故惡人煩擾也

帝曰或喘而死者或喘而生者何也岐伯曰厥逆連藏則死連經則生

經謂經脉藏謂五神藏所以連藏則死者神去故也

此承上文言陽明厥則喘而因明其有生死之異也蓋厥逆內連五藏則邪入已深所以至死厥逆外連經脉則邪尚在外所以得生未可以其喘而均疑之也

帝曰善病甚則棄衣而走登高而歌或至不食數日踰垣上屋所上之處皆非其素所能也病反能者何也

踰音于○素本也踰垣謂驀牆也怪其異於常

岐伯曰四支者諸陽之本也陽盛則四支實實則能登高也

陽受氣於四支故四支爲諸陽之本也

帝曰其棄衣而走者何也

棄不用也

岐伯曰熱盛於身故棄衣欲走也帝曰其妄言罵詈不避親疎而歌者何也岐伯曰陽盛則使人妄言罵詈不避親疎而不欲食不欲食故妄走也

足陽明胃脉下鬲屬胃絡脾足太陰脾脉入腹屬脾絡胃上鬲俠咽連舌本散舌下故病如是

此言胃病所以能登高而歌棄衣而走妄言而罵者皆以其邪氣之盛也邪盛故熱盛熱盛故陽盛陽盛則三者之證由於此矣

熱論篇

黃帝問曰今夫熱病者皆傷寒之類也或愈或死其死皆以六七日之間其愈皆以十日已上者何也不知其解願聞其故

寒者冬氣也冬時嚴寒萬類深藏君子固密不傷於寒觸冒之者乃名傷寒其傷於四時之氣者皆能爲病以傷寒爲毒者最乘殺厲之氣中而即病名曰傷寒不即病者寒毒藏於肌膚至夏至前變爲溫病夏至後變爲熱病然其發起皆爲傷寒致之故曰熱病者皆傷寒之類也○宋校

正云傷寒論云至春變爲溫病至夏變爲暑病與王註異王註本素問爲說傷寒論本陰陽大論爲說故此不同

岐伯對曰巨陽者諸陽之屬也。巨大也太陽之氣經絡氣血榮衞於身故諸陽氣皆所宗屬

其脉連於風府。風府穴名也在項上入髮際同身寸之一寸宛宛中是

故爲諸陽主氣也。爲去聲○足太陽脉浮氣之在頭中者凡五行故統主諸陽之氣

人之傷於寒也則爲病熱熱雖甚不死。爲平聲○寒毒薄於肌膚陽氣不得散發而內怫結故傷寒者反爲病熱

其兩感於寒而病者必不免於死。藏府相應而俱受寒謂之兩感

此承帝問傷寒之有愈有死者而先舉人略以告之也帝言人傷於寒傳爲熱病故凡有熱病者皆傷寒之類也水熱穴篇帝問人傷於寒而傳爲熱何也岐伯曰夫寒盛則生熱也又此處王註以傷寒論中至夏變爲熱病之熱病強解蓋非蓋未有傷於寒而不成熱病者非但至夏之熱病爲然也然有愈者愈必在十日已上有死者死必在六七日間其故何也伯言三陽者謂之巨陽即足太陽膀胱經也五藏生成篇則手太陽小陽經亦可稱爲巨陽但此篇則主膀胱經而言耳乃諸陽經之所屬其脉自睛明而始上連於督脉經之風府穴自頭項至背至足足一身手足陽經皆屬於此故穴有一百二十六其爲諸陽經主氣也凡五藏六府之穴無非此經所屬

人之傷於寒也自足太陽而始或在本經或傳陽明少陽或傳太陰少陰厥陰皆成熱病雖日死皆在六七日間但熱雖已甚亦有不至於死者蓋就中亦有可汗可泄而已此皆謂之不死也唯兩感於傷而病者則一日兩經受病三日六經受病所以其人必六日而死耳下文乃詳言之

帝曰願聞其狀。謂非兩感者之形證

岐伯曰傷寒一日巨陽受之。三陽之氣太陽脉浮脉浮者外在於皮毛故傷寒一日太陽先受之

故頭項痛腰脊強。上文云其脉連於風府略言也細而言之者足太陽脉從巔入絡腦還出別下項循肩髆內俠脊抵腰中故頭項痛腰脊強

二日陽明受之。以陽感熱同氣相求故自太陽入陽明也

陽明主肉其脉俠鼻絡於目故身熱目疼而鼻乾不得卧也。乾音干○身熱者以肉受邪胃中熱煩故不得卧餘隨脉絡之所生也

三日少陽受之少陽主膽其脉循脇絡於耳故胸脇痛而耳聾三陽經絡皆受其病而未入於藏者故可汗而已。以病在表故可汗也

四日太陰受之。陽極而陰受也

太陰脉布胃中絡於嗌故腹滿而嗌乾。

五日少陰受之少陰脉貫腎絡於肺。肺繫舌本。

故口燥舌乾而渴。六日厥陰受之。厥陰脉循陰器而絡於肝。故煩滿而囊縮。三陰三陽五藏六府皆受病。榮衞不行。五藏不通。則死矣。

嗌音益○死猶澌也。言精氣皆澌也。是以其死皆病六七日間者此也○澌息次反

其不兩感於寒者。七日巨陽病衰。頭痛少愈。

邪氣漸退。經氣漸和。故少愈

八日陽明病衰。身熱少愈。九日少陽病衰。耳聾微聞。十日太陰病衰。腹減如故。則思飲食。十一日少陰病衰。渴止不滿。舌乾已而嚏。十二日厥陰病衰。囊縱。少腹微下。大氣皆去。病日已矣。

嚏音帝○大氣謂大邪之氣也。是故其愈皆病十日已上者以此也。

此承上文而詳論傷寒傳經之證。除可汗可泄而已者。其死皆以六七日間。其愈皆以十日已上也。人之一身。三陽爲表。三陰爲裏。其巨陽爲三陽。最在外。陽明爲二陽。在太陽之內。少陽爲一陽。在陽明之內。此三陽者爲表也。其太陰爲三陰。在少陰之內。少陰爲二陰。在太陰之內。厥陰爲一陰。在二陰之內。此三陰者爲裏也。皆由內以數至外。故一二三數之次如此。義見陰陽類論、陰陽別論。人之感邪。自表經以入裏

經。方其始也。先感於皮毛。留而不去。入舍於孫絡。留而不去。入舍於絡脉。留而不去。入舍於經脉。留而不去。入舍於內府。留而不去。入舍於內藏。大義見皮部論、調經論、繆刺論。釋此斷不可失此義。方有來歷。今試以傷寒之邪行於經脉者言之。足太陽膀胱經之脉。起於目內眥。上額交巔。從巔入內腦。還出別下項。循肩膊內。挾脊抵腰中。故傷寒一日之所受者。乃巨陽也。惟其經脉如此。所以頭項痛腰脊強之證見矣。張仲景云。尺寸俱浮者。太陽受病也。當一二日發。蓋傷寒論之所傷。定以七日爲期。故一日兼言二日。深爲有理。自太陽以入陽明。故二日陽明受之。陽明胃經屬土。主肉。其脉挾鼻絡於目。所以身熱目疼鼻乾而不得卧也。諸經經脉之行。莫詳於靈樞經脉篇。但此熱論乃岐伯所言。其辭約而盡。不必引彼以入之。張仲景云。尺寸俱長者。陽明受病也。當二三日發。自陽明以入少陽。故三日少陽受之。少陽主膽。其膽循脇絡於耳。所以胸脇痛而耳聾也。張仲景云。尺寸俱弦者。少陽受病。當三四日發。此則三陽經絡皆受其病。而未入於三陰之藏者。可汗而已。已者。病勢之止也。此所謂藏者。非內藏也。卽後三陰經也。以三陰屬五藏。故以藏字言。全元起及太素俱更此藏字爲府字者。皆未考此義耳。此事難知集李東垣謂非五藏之藏。乃是藏物之藏者。尤強。或失於汗之而已。則自少陽以入太陰。故四日太陰受之。太陰脾經之脉。布胃中。絡於嗌。所以腹滿而嗌乾也。張仲景云。尺寸俱沉細者。太陰受病也。當四五

日發。自太陰以入少陰。故五日少陰受之。少陰之脉貫腎。絡於肺。繫舌本。故口燥舌乾而渴也。張仲景云。尺寸俱沉者。少陰受病也。當五六日發。自少陰以入厥陰。故六日厥陰受之。厥陰肝經之脉循陰器而絡於肝。所以煩滿而囊縮也。張仲景云。尺寸俱微緩者。厥陰受病也。當六七日發。斯時也。皆三日已滿之後。可泄而已。若非泄之而已者。則三陽三陰五藏六府皆已受病。營衞不行。五藏不通。其人必死。所以其死皆在六七日間者此也。此由六經而傳。原非兩感於寒。故七日之除。巨陽病衰。頭痛少愈。正以初時所感之邪太甚。既於二日傳之陽明矣。而其未盡傳者尚在太陽。則至此而比之一日之證則少愈焉。非厥陰之邪復出而傳之足太陽也。後世以再傳

爲說者。非。本篇與張仲景傷寒論原無此義。乃成無已註釋之繆。蓋三陽爲表。三陰爲裏。自太陽以至厥陰。猶人入戶升堂以入於室矣。厥陰復出傳於太陽。柰有二陰三陰一陽二陽以隔之。豈有遽出而傳之太陽之理。故謂初時所感之邪傳之陽明者尚未盡衰則可。斷非厥陰之邪又再出而傳之太陽也。至於已後餘經亦非相傳。皆初時所傳之邪至此方衰也。本篇衰字最玅。愚註難經正義備以此義載於五十八難之下。八日陽明病衰。身熱少愈。九日少陽病衰。耳聾微聞。十日太陰病衰。腹滿已減如故。且思飲食。十一日少陰病衰。渴止不滿。其舌乾既已而且有嚏。十二日厥陰病衰。囊縱。其少腹亦微下。斯時也。太邪之氣皆去。病日已矣。所以其愈皆在十日

已上者此也。又考各經經脉全在足經。與手經無涉。蓋足太陽與少陰屬水。水得寒而冰。足陽明與太陰屬土。土得寒而坼。足少陽與厥陰屬木。木得寒而凋。若手之六經則屬金與火。火得寒而愈烈。金得寒而愈剛。所以寒不能傷之也。此議出於劉草窗氏。眞足以破萬古之疑。彼以手經爲說者。蓋不考諸經之經脉云。

帝曰。治之柰何。岐伯曰。治之各通其藏脉。病日衰已矣。其未滿三日者。可汗而已。其滿三日者。可泄而已。此言表裏之大體也。正理傷寒論曰。脉大浮數。病爲在表。可發其汗。脉細沉數。病爲在裏。可下之。由此則雖日過多。但有表證。而脉大浮數。猶宜發汗。日數雖少。即有裏證。而脉細沉數。猶宜下之。正應隨脉證以汗下之此言治之之法也。言三日未滿之前。邪猶在表。故可發汗。三日已滿之後。邪已入裏。故可下泄。此乃所以通其府藏之脉而病之所以日衰已也.

帝曰。熱病已愈。時有所遺者。何也。邪氣衰去不盡。如遺之在人也。岐伯曰。諸遺者。熱甚而強食之。故有所遺也。若此者。皆病已衰而熱有所藏。因其穀氣相薄。兩熱相合。故有所遺也。帝曰。善。治遺柰何。岐伯曰。視其虛實。調其逆從。可使必已

矣。強上聲。○審其虛實而補寫之，則必已。帝曰：病熱當何禁之？岐伯曰：病熱少愈，食肉則復，多食則遺，此其禁也。是所謂戒食勞也。熱雖少愈，猶未盡除，脾胃氣虛，故未能消化，肉堅食駐，故熱復生。復，謂復舊病也。

此言病之所以遺者，由於強食，而有治之之方，復有禁之之要也。熱病已愈，而邪氣不得盡衰，若有所遺而在者，以其熱甚而強食之，則邪氣與穀氣相蒸，兩熱相合，所以病之有所遺也。必視其虛實，調其逆從，則可使必已矣。然與其治之於既遺之後，孰若禁之於未遺之先。病熱少愈，胃氣尚虛，而強食夫肉，則肉本性熱而難化，所以

熱病復生，或多食之，則熱病仍遺矣。此其當禁者也。上文言穀，則非肉亦能病於強食，而此止云肉，正以肉較之穀尤所當禁者耳。

帝曰：其病兩感於寒者，其脉應與其病形何如？岐伯曰：兩感於寒者，病一日則巨陽與少陰俱病，則頭痛口乾而煩滿；二日則陽明與太陰俱病，則腹滿身熱，不欲食，譫言；譫音占。○譫言，謂妄語而不次也。三日則少陽與厥陰俱病，則耳聾囊縮而厥，水漿不入，不知人，六日死。巨陽與少陰爲表裏，陽明與太陰爲表裏，少陽與厥陰爲表裏，故兩感寒氣，同受其邪。帝曰：五藏已傷，六府不通，榮衛不行，如是之後，三日乃死，何也？岐伯曰：陽明者，十二經脉之長也，其血氣盛，故不知人，三日其氣乃盡，故死矣。長上聲。○以上承氣海，故三日氣盡乃死。

此言兩感於寒者，大約六日而死，然亦有三日而死者也。兩感於寒者，一日則巨陽少陰受之，巨陽病則頭痛，而少陰病則口乾與煩滿也。二日則陽明太陰受之，陽明病則身熱譫言，而太陰病則腹滿不欲食也。三日則少陽厥陰受之，少陽病則耳聾，

而厥陰病則囊縮而厥也。此則自其經脉之行而爲病者言之，惟其陰陽兩經相感，所以各證互見者如此。至此則水漿不入，且不知人，故六日而死也。其有等三日而死者，正以陽明者爲十二經脉之長也。陽明多氣多血，故感邪則熱愈盛，病愈甚，而三日之際，元氣已盡，所以速於死也。此事難知集問兩感邪從何道而入，謂太陽自背俞而入，少陰自鼻息而入，殊不知邪從風府而入，則自府而藏，不必傳經而府藏俱感矣。其云從鼻息而入者，非經旨也。

凡病傷寒而成溫者，先夏至日者爲病溫，後夏至日者爲病暑，暑當與汗皆出，勿止。此以熱多

少盛衰而爲義也陽熱未盛爲寒所制故爲病曰温陽熱大盛寒不能制故爲病曰暑然暑病者當與汗之令愈勿反止之令其甚也○宋校正云詳病傷寒以下全元起本在暑病論中王氏移於此陽上善云冬傷於寒輕者夏至以前發爲温病冬傷於寒甚者夏至以後發爲暑病

此言温病暑病各有其時也傷寒之病發於冬者爲正傷寒如上文所言是也其有所謂温病者則夏至已前者爲病温張仲景云冬感於寒至春變爲温病此非温瘧風温温毒瘟疫可同蓋彼乃更感異氣變爲他病者楊玄操龐安常謝氏俱未知此義故誤釋難經况本經温字本温和之温正以寒中有熱而不可謂之專寒熱中有

寒而不可謂之專熱所以以温名之彼更感異氣乃時候使然非止一人者後夏至日者爲病暑然人感乎暑當令暑與汗皆出而勿止之可也生氣通天論曰體若燔炙汗出而散王註云此言有可汗之理者是也經言暑當發汗後世用香薷木通澤瀉利水等藥者何也蓋感暑者手少陰心以暑屬火而入心也心與小腸爲表裏使之滲入膀胱而下行則暑從小便而去矣設若發汗則暑傷氣而汗又亡陽此利水之所以勝於發汗也

評熱病論

黄帝問曰有病温者汗出輒復熱而脉躁疾不爲汗衰狂言不能食病名爲何岐伯對曰病名陰陽交交者死也交謂交合陰陽之氣不分別也帝曰願聞其説岐伯曰人所以汗出者皆生於穀穀生於精言穀氣化爲精精氣勝乃爲汗今邪氣交爭於骨肉而得汗者是邪却而精勝也言初汗也精勝則當能食而不復熱復熱者邪氣也汗者精氣也今汗出而輒復熱者是邪勝也不能食者精無俾也無俾言無可使爲汗也穀不化則精不生精不化流故無可使病

而留者其壽可立而傾也如是者若汗出疾速留著而不去則其人壽命立致傾危也且夫熱論曰汗出而脉尚躁盛者死熱論謂上古熱論也凡汗後脉當遲靜而反躁急以盛滿者是眞氣竭而邪盛故知必死也今脉不與汗相應此不勝其病也其死明矣脉不靜而躁盛是不相應狂言者是失志失志者死志舍於精今精無可使是志無所居志不留居則失志也今見三死不見一生雖愈必死也汗出脉躁盛一死不勝其病二死狂言失志者三死也

此言病溫汗後者爲脉躁爲狂言爲身熱不食者之必死也。病名曰陰陽交，謂陰陽之氣不分別也。今夫精氣盛而穀氣消，穀氣消而汗自能出。今邪氣交爭而得汗，是邪却而精勝也。精勝則當能食而不復熱矣。乃復熱而不能食，是精氣不能使之食也。所以其壽可傾也。邪盛則脉盛，邪退則脉靜。彼熱論有謂汗出而脉尚躁盛者死。今脉尚躁疾，不爲汗衰，是亦邪盛而精衰，不能勝其病也。至於志舍於精，精氣已衰，志不能藏。今狂言者且失志也，失志者死。由此觀之，則身熱而不能食者，一死也。脉躁盛者，二死也。狂言者，三死也。有三死而無一生，雖愈爲必死也。夫曰雖愈，亦暫似可愈而終不能有成功矣。○靈樞第二十三熱病篇云：熱病已得汗出而脉尚躁，喘

且復熱，勿刺膚，喘甚者死。又曰：熱病已得汗而脉尚躁盛，此陰脉之極也，死。

帝曰：有病身熱汗出煩滿，煩滿不爲汗解，此爲何病。岐伯曰：汗出而身熱者，風也。汗出而煩滿不解者，厥也。病名曰風厥。帝曰：願卒聞之。岐伯曰：巨陽主氣，故先受邪，少陰與其爲表裏也。得熱則上從之，從之則厥也。(上從之，謂少陰隨從於太陽而上也。)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表裏刺之，飲之服湯。(謂寫太陽，補少陰也。飲之湯者，謂止逆上之腎氣也。)

此言病熱汗後而煩滿不解者，以其太陽感風，少陰氣厥，名爲風厥之證，而當行補寫之法也。汗出之後而身有復熱，以風氣尚在也。汗出之後而煩滿不解，以下氣上逆也。其病名曰風厥，正以足太陽膀胱經受風，少陰腎經與其爲表裏也。腎經得膀胱之風熱，則氣上從之而爲厥耳。所以治之者，亦惟寫太陽之風，補少陰之氣，而合表裏以刺之，又當飲之以湯劑，以止逆上之腎氣，則可以治斯疾矣。

帝曰：有病腎風者，面胕痝然壅，害於言，可刺不。(痝，莫江反。不，否同。○痝然，腫起貌。壅，謂目下壅如臥蠶形也。腎之脉從腎上貫肝鬲，入肺中，循喉嚨，俠舌本，故妨害於言語。)岐伯曰：虛不當刺，不當刺而刺，後五日其氣必至。(至，謂病氣來至也。然謂藏配一日，而五日至腎。夫腎已不足，風內薄之，謂腫爲實，以鍼大泄，反傷藏氣，眞氣不足，不可復，故刺後五日其氣必至也。)帝曰：其至何如。岐伯曰：至必少氣時熱，時熱從胸背上至頭，汗出手熱，口乾苦渴，小便黃，目下腫，腹中鳴，身重難以行，月事不來，煩而不能食，不能正偃，正偃則欬，病名曰風水，論在刺法中。(刺法篇今經亡。)帝曰：願聞其說。岐伯曰：邪之所湊，其氣必虛，陰虛者陽必

湊之故少氣時熱而汗出也小便黃者少腹中有熱也不能正偃者胃中不和也正偃則欬甚上迫肺也諸有水氣者微腫先見於目下也帝曰何以言岐伯曰水者陰也目下亦陰也腹者至陰之所居故水在腹者必使目下腫也眞氣上逆故口苦舌乾臥不得正偃正偃則欬出清水也諸水病者故不得臥臥則驚驚則欬甚也腹中鳴者病本於胃也薄

脾則煩不能食食不能下者胃脘鬲也身重難以行者胃脈在足也月事不來者胞脈閉也胞脈者屬心而絡於胞中今氣上迫肺心氣不得下通故月事不來也

考上文所釋之義未解熱從胸背上至頭汗出手熱口乾苦渴之義應古論篇脫而此差謬之爾如是者何腎少陰之脈從腎上貫肝鬲入肺中循喉嚨俠舌本又膀胱太陽之脈從目內眥上額交巔上其支者從巔至耳上角其直者從巔入絡腦還出別下項循肩髆內俠脊抵腰中入循膂今陰不足而陽有餘故熱從胸背上至頭而汗出口乾苦渴也然心者陽藏也其脈行於臂手腎者陰藏也其脈循於胸足腎不足則心氣有餘故手熱矣又以心腎之脈俱是少陰脈也

帝曰善

此節詳腎風有風水之名必有諸證可驗也面者首面也胕者足面也面胕龐然而腫平人氣象論曰面腫曰風足脛腫曰水是也又害於言者蓋腎之脈從腎上貫肝鬲入肺中循喉嚨俠舌本故妨於言也然其腎氣既虛則不當刺有不當刺而刺則五日間邪氣當復至矣當邪氣復至之時必少氣必時熱必熱從胸背上至頭皆汗出必手熱必口乾苦渴必小便黃必目下腫必腹中鳴必身重難以行必月事不來必煩而不能食必不能正臥正臥則欬此固腎風之病而其名又曰風水也何也凡邪

之所湊於陽經者其陽經之氣必虛邪之所湊於陰經者其陰經之氣必虛今腎虛者陰虛也陰虛則陽邪湊之故少氣及時當發熱而汗出也小便黃者以腎脈絡於少腹少腹中有熱也不能正偃者以腎脈注胸中胃中不和也正偃則欬甚者以腎脈入肺中今邪氣上迫於肺也諸凡有水氣者微腫先見於目下也蓋水者陰也目下亦陰也腹乃至陰之所居故水在腹者必使目下腫也口苦舌乾者以眞氣上逆也不得正偃者以正偃則欬出清水也諸水病者不得臥臥則驚驚則欬甚也腹中鳴者以病本於胃胃中作鳴也煩而不能食者以邪氣薄脾則煩而不能食也其食不下者以胃脘隔塞也身重難以行者以胃脈在足也月事不來者以胞絡宮中之

經脈閉也。正以胞脈者屬心而絡於胞中。今氣上迫肺。心氣不得下通。故月事不來也。愚觀月事不來。似爲婦人而論。然男子之腎風諸證俱同。惟此一證則有異耳。

逆調論

黃帝問曰。人身非常溫也。非常熱也。爲之熱而煩滿者何也。（爲去聲○異於常候。故曰非常。）岐伯對曰。陰氣少而陽氣勝。故熱而煩滿也。

此言病有熱而煩滿者。以其陰氣少而陽氣多也。陰氣者。諸陰經之氣及營氣也。陽氣者。諸陽經之氣及衞氣也。人身有非常之溫。有非常之熱。爲之極熱而煩躁脹滿者。是乃陰氣衰少。陽氣太勝故然耳。據第三節以並此節。則此節似非外感也。當爲內傷耳。

帝曰。人身非衣寒也。中非有寒氣也。寒從中生者何。（言不知誰爲元主邪。）岐伯曰。是人多痹氣也。陽氣少。陰氣多。故身寒如從水中出。（言自由形氣陰陽之爲。是非衣寒而中有寒也。）

此言病有寒從中生者。以其陽氣少而陰氣多也。人身非衣服之冷。寒非寒氣之在中。而身寒從中生者。是人必多痹氣也。陽氣少而陰氣多。故身寒如從水中出也。陰氣陽氣與上節同。此曰痹氣者。即靈樞壽夭剛柔篇之所謂寒痹也。

帝曰。人有四支熱。逢風寒如炙如火者何也。岐伯曰。是人者。陰氣虛。陽氣盛。四支者陽也。兩陽相得而陰氣虛少。少水不能滅盛火。而陽獨治。獨治者不能生長也。獨勝而止耳。（水爲陰。火爲陽。今陽氣有餘。陰氣不足。故云少水不能滅盛火也。治者王也。勝者盛也。故云獨勝而止。）逢風而如炙如火者。是人當肉爍也。（爍者。言消也。言久久此人當肉消削也。○宋校正云。詳如炙如火。當從太素作如炙於火。）

此言病有四支熱。遇風寒而愈熱者。亦以陰氣虛而陽氣盛也。四支者屬陽。風亦屬陽。一逢風寒。兩陽相得。況陰氣衰少。則水少不能滅盛火。而一身之陽氣獨王。獨王則不能生水。唯陽氣獨勝而止。是以遇風寒而如炙於火。如火之熱。且人有是病者。久則其肉必當消爍也。詳此一節。當爲內傷兼外感者歟。

帝曰。人有身寒。湯火不能熱。厚衣不能溫。然不凍慄。是爲何病。岐伯曰。是人者。素腎氣勝。以水爲事。太陽氣衰。腎脂枯不長。一水不能勝兩火。腎者水也。而生於骨。腎不生則髓不

能滿故寒甚至骨也長上聲○以水所以不
能凍慄者肝一陽也心二陽也腎孤藏也一
水不能勝二火故不能凍慄病名曰骨痹是
人當攣節也腎不生則髓不滿髓不滿則筋乾縮故節攣拘

此言病有極寒者固以腎水之至衰而不
至凍慄者又以肝心之有火也人有身極
寒者湯火不能熱之厚衣不能溫之而不
至凍慄者何也正以是人者平素腎氣煩
勝恃其勝而專以水為事縱慾忘返故足
太陽膀胱之氣衰少足少陰腎經之脂枯
況腎經止有一水而肝心共有二火一水
不能勝二火火盛則水益衰所以腎水不

能生骨骨不能生髓而寒甚至骨自非湯
火厚衣之所能熱也其所以極寒者信由
於此然所以不凍慄者亦以肝固一陽也
內有足少陽之火心則二陽也心有君火
而心包絡中又有手少陽三焦經之相火
一水不能勝此肝心之二火故不至凍慄
耳且此病又曰骨痹是人當有骨
節拘攣之證也豈特身寒而已哉

帝曰人有逆氣不得臥而息有音者有不得
臥而息無音者有起居如故而息有音者有
得臥行而喘者有不得臥不能行而喘者有
不得臥臥而喘者皆何藏使然願聞其故岐
伯曰不得臥而息有音者是陽明之逆也足
三陽者下行今逆而上行故息有音也陽明
者胃脈也胃者六府之海水穀海也其氣亦下行
陽明逆不得從其道故不得臥也下經曰胃
不和則臥不安此之謂也下經上古經也夫起居如
故而息有音者此肺之絡脈逆也絡脈不得
隨經上下故留經而不行絡脈之病人也微
故起居如故而息有音也夫不得臥臥則喘

者是水氣之客也夫水者循津液而流也腎
者水藏主津液主臥與喘也帝曰善尋經所解之旨
不得臥而息無音有得臥行而喘有不得臥
不能行而喘此三義悉闕而未論亦古之脫
簡也

此言人有逆氣諸證有關於胃者有關於
肺者有關於腎者之不同也言人有不得
臥者是不能安臥也而鼻息呼吸喉間有
音此其故何也乃胃病也胃者足陽明也
凡足之三陽其脈自頭走足今足陽明之
氣逆而上行故息有音也陽明者胃脈也
胃者六府之海其氣亦下行今陽明逆不
得從其道故不得臥也正下經所謂胃不

和則臥不安也。人有或臥或行起居如故而其息有音者何也。乃肺病也。肺之絡脈逆也。絡脈者，列缺為絡穴，其氣旁行於手陽明經。今絡脈不得隨經上下，故留於本經而不能行之別經，然絡脈之病人也微，故起居如故而息有音也。人有不得安臥而臥則必喘者何也。是腎病也，乃水氣之所客也。水猶津液而流，故水客則臥不安，縱臥則喘。正以腎者乃水藏也，主津液，今腎經客水，宜乎其臥則喘也。夫帝之所問者六，而伯之所答者三，有脫簡耳。愚今以意推之，其所謂不得臥而息無音者，是胃不和而其氣不甚逆也。有得臥得行而喘者，是胃不病而肺腎病也。肺主氣，故肺病則喘；腎主骨，故行則骨勞，所以至於喘也。有不得臥不能行而喘者，是胃病腎病肺病也。行臥皆難，喘則甚於有音，此所傷之尤甚者歟。

瘧論

黃帝問曰：夫痎瘧皆生於風，其蓄作有時者何也。痎，音皆。從世從瘄，誤也。蓄，靈樞歲露篇作稸，其義同，蓋稸即積之義，故其旁皆從禾。○痎猶老也，亦瘦也。○宋校正云：甲乙經云：夫瘧疾者皆生於風，其以日作以時發何也。與此文義太素同，今文，楊上善云：皆有云二日一發為痎瘧。此經但夏傷於暑，至秋為病，或云痎瘧，或但云瘧，不必以日發間日以定痎也。但應四時，其形有異，以為痎爾已。

岐伯對曰：瘧之始發也，先起於毫毛，伸欠乃作，寒慄鼓頷，伸，當作呻。欠，越俗謂之呵欠。○慄謂戰慄，鼓謂振動。腰脊俱痛，寒去則內外皆熱，頭痛如破，渴欲冷飲。

帝曰：何氣使然？願聞其道。岐伯曰：陰陽上下交爭，虛實更作，陰陽相移也。陽氣者下行極而上，陰氣者上行極而下，故曰陰陽上下交爭也。陽虛則外寒，陰虛則內熱，陽盛則外熱，陰盛則內寒。由此寒去熱生，則虛實更作，陰陽之氣相移易也。陽并於陰，則陰實而陽虛，陽明虛則寒慄鼓頷也。陽并於陰，言陽氣入於陰分也。陽明，胃脈也。胃之脈自交承漿，却分行循頤後下廉，出大迎，其支別者從大迎前下人迎。

故氣不足則惡寒戰慄而頤頷振動也。巨陽虛則腰背頭項痛。巨陽者，膀胱脈。其脈從頭別下項，循肩髆內，俠脊抵腰中，故氣不足則腰背頭項痛也。○髆音博。三陽俱虛則陰氣勝，陰氣勝則骨寒而痛，寒生於內，故中外皆寒。陽盛則外熱，陰虛則內熱，外內皆熱則喘而渴，故欲冷飲也。熱傷氣，故內外皆熱則喘而渴。此皆得之夏傷於暑，熱氣盛，藏於皮膚之內，腸胃之外，此榮氣之所舍也。陽胃之外，榮氣所主，故云榮氣所舍也。舍猶居也。此令人汗空疏，腠理

開因得秋氣汗出遇風及得之以浴水氣舍於皮膚之內與衛氣并居衛氣者晝日行於陽夜行於陰此氣得陽而外出得陰而內薄內外相薄是以日作作發作也

此言瘧之始發所以寒慄而所以熱然所以成此疾者以夏寒於暑秋遇乎風故隨衛氣之出入而一日而作也痎瘧者瘧之總稱也王註以爲老瘧不必然格致餘論朱丹溪亦以爲老瘧乃日隔兩日一作纏緜不已故有是名愚思本節有是以日作句則毎日一作之瘧亦是痎瘧非必隔兩日者乃痎瘧也但本節起語曰痎瘧皆生於風則皆之一字凡寒瘧溫瘧癉瘧不分每日間日三日皆可稱爲痎瘧也況第十一節明有間二日或間數日之語何嘗另指爲痎瘧不發之謂蓄發時之謂作呻爲腎之聲欠爲腎之病道猶路也據下文有其道遠則此道當以路訓之但言瘧之始發一身毫毛先起隨即呻欠交至寒慄鼓頷腰脊俱痛可謂寒之極矣及其寒稍過時則內外皆熱頭痛如破渴欲冷飲此乃瘧疾始終之大略也帝以何氣使然何道往來爲問但言陽病者上行極而下陰病者下行極而上是陰陽之上下交爭也陽入之陰則陽虛而陰實陰出之陽則陽實而陰虛是陰陽之虛實更作也或上或下或出或入皆陰陽之相移也何也瘧之始發也陽入之陰是陽并於陰也當是之時

則內之陰氣實而外之陽氣虛矣陽虛者三陽虛也以言陽明之虛則寒慄而鼓頷蓋足陽明胃經之脉自交承漿却分行循頤後下廉出大迎下人迎今胃之經氣虛則惡寒戰慄而頤頷振動也以言巨陽之虛則腰背頭項皆痛蓋足太陽膀胱經之脉從頭別下項循肩髆內俠脊抵腰中故膀胱之經氣虛則腰脊背項痛也此正下文所謂外無氣故寒也觀二陽經則少陽經亦虛矣三陽俱虛則氣并於內內之陰氣勝所以骨寒而痛以寒之生於內也外焉寒慄鼓頷而內焉骨寒而痛故中外皆寒矣由是陰氣逆極則復出之陽此乃本篇下文之辭必於此添出此意始與下文發熱乃有來歷陽與陰復并於外則外之陽氣盛而內之陰氣虛陽盛則外熱陰虛則內熱內外皆熱所以發喘而渴必欲得冷飲以救之也由此觀之則瘧氣者陽并於陰則陰勝陰并於陽則陽勝陰勝則寒陽勝則熱此可知其陰陽之氣使然亦可知其內外之氣相通也然所以致此疾者始於夏之暑發於秋之風寒而由衛氣以爲之出入耳此皆得之夏傷於暑熱氣盛藏於皮膚之內腸胃之外彼營氣在內爲陽之守者乃陰氣也此暑伏於陰氣之中特未之發焉耳至於人之汗空疏腠理開因得秋氣汗出遇風又浴之以水則此風水之氣亦舍於皮膚之內又與衛氣并居下文所謂秋傷於風則病成者是也夫暑熱伏於營而風寒居於衛營專在內無自而發衛行於外二邪隨之以出入焉故衛氣者晝行於足手六陽經二十五度此邪

氣者得陽而外出瘧之所以發也夜行於足手六陰經二十五度此邪氣者得陰而內入瘧之所以蓄也內外相薄隨衛而行是以一日一作也病之始末蓋至是而備矣然玩下文語意則此當爲先寒而後熱之寒瘧歟

帝曰其間日而作者何也間日謂隔日也 岐伯曰其氣之舍深內薄於陰陽氣獨發陰邪內著陰與陽爭不得出是以間日而作也間去聲著着同

此言瘧之所以間日而作也言間日而作者由於邪氣之舍深內薄於營氣間與夫與衛氣相逢會故隔日發也

五藏之橫連募原其道遠其氣深其行遲彼衛氣每日獨發於外而此陰邪附着於內獨發者其行速而內着者其發難陰邪方與衛氣相拒而爭不能與衛氣俱行而不得皆出也是以間日而作耳

帝曰善其作日晏與其日早者何氣使然晏猶日暮也 岐伯曰邪氣客於風府循膂而下風府穴名在項上入髮際同身寸之二寸大筋內宛宛中也膂謂脊兩傍 衛氣一日一夜大會於風府其明日日下一節故其作也晏此先客於脊背也每至於風府則腠理開

腠理開則邪氣入邪氣入則病作以此日作稍益晏也節謂脊骨之節然邪氣遠則逢會遲故發暮也 其出於風府日下一節二十五日下至骶骨二十六日入於脊內注於伏膂之脈項已下至尾骶凡二十四節故日下一節二十五日下至骶骨二十六日入於脊內注於伏膂之脈也伏膂之脈者謂膂筋之間腎脈之伏行者也腎之脈循股內後廉貫脊屬腎其直行者從腎上貫肝鬲入肺中以其貫脊又不正應行穴但循膂伏行故謂之伏膂脈 其氣上行九日出於缺盆之中其氣日高故作日益早也以腎脈貫

脊屬腎上入肺中肺者缺盆爲之道其氣之行速故其氣上行九日出於缺盆之中

此承第一節言瘧發有日遲者以其邪之入者日下而其後漸至於早者以其邪之出者日高也帝問瘧有始發日遲一日而後至日早一日者何氣使然伯言風寒等邪初客於風府即督脈經穴也自項脊循膂下行衛氣一日一夜則五十度已畢而明旦復出於足太陽膀胱經之睛明穴上至於項轉行後項大會於督脈之風府穴大凡人之項骨有三椎而三椎以下乃是大椎又名百勞以下至尾骶骨有二十一節共爲二十四節一云應二十四氣其明日日下一節故其作也晏矣蓋此邪先客於脊背也衛氣每至於風府則腠理開而邪氣入邪氣入而病成本作字但此作字

言病成也。不與衛氣相逢。則不先衛氣而
出。以此日作稍遲也。及其出之於風府也。
始時入於風府。連下項骨三椎。日下一節。
至二十五日下至骶骨。則二十六日乃入
於脊內。注於伏膂之脉。即膂筋之間。蓋腎
脉循腰內後廉貫脊。屬腎。其直行者從腎
上貫肝鬲入肺中。以其貫脊。循膂伏行。故
謂之伏膂之脉也。由是循伏膂之脉而上
行。約有九日。此邪上行缺盆之中。即陽明
胃經穴也。在前頷下橫骨陷中。其氣日高。
故瘧之作也。隨衛氣而出者。較之於前而
日早耳。本節言邪氣日下一節。爲入深。而
至後第十一節言有間日數日發者。爲邪
氣與衛氣不相值。何朱丹谿乃以爲三日
一發者受病一年。間日一發者受病半年。
一日一發者受病一月。則一年半年一月

之義。何據而然。○此當與靈樞歲露論首
節參看。但此曰二十五日者。連風府之項
骨三椎而言。彼曰二十一日者。除項骨言。
自大椎而始也。故二十六日與二十二日
亦不
同。

帝曰。瘧先寒而後熱者何也。岐伯曰。夏傷於
大暑。其汗大出。腠理開發。因遇夏氣淒滄之
水寒。宋校正云甲乙經太素。水寒作小寒迫之。藏於腠理皮膚之
中。秋傷於風。則病成矣。暑爲陽氣。中風者陽氣受之。故秋傷於風則病成矣。
夫寒者陰氣也。風者陽氣也。先傷於寒
而後傷於風。故先寒而後熱也。病以時作。名
曰寒瘧。露形觸冒。則風寒傷之。帝曰。先熱而後寒者何
也。岐伯曰。此先傷於風而後傷於寒。故先熱
而後寒也。亦以時作。名曰溫瘧。以其先熱。故謂之溫。其
但熱而不寒者。陰氣先絕。陽氣獨發。則少氣
煩冤。手足熱而欲嘔。名曰癉瘧。癉。徒於反。○癉。熱也。極熱爲之也。

此言瘧有寒瘧溫瘧癉瘧之殊也。夏時傷
於大暑矣。其汗有大出時。腠理開發。因遇

夏氣淒滄之小寒。藏於腠理皮膚之中。猶
未遽發瘧也。至秋傷於風。則瘧成矣。但其
作時則先寒而後熱耳。正以寒氣屬陰。風
氣屬陽。今小寒重感於夏。而風氣又感於
秋。則先感陰氣。後感陽氣。此所以先寒而
後熱也。然其病雖曰夏傷於暑。而感暑之
後。感其小寒。又先於感風。則寒氣以爲之
病機。名曰寒瘧。有等先傷於風而後傷於
寒。則先感陽氣。後感陰氣。所以先熱而後
寒也。此則風氣以爲之病機。名曰溫瘧。據
後第十三節以冬中於風而發於春者爲
溫瘧。則溫瘧非夏感於暑而發於秋者比
也。故今秋時之瘧。惟先寒而後熱者最多。
要知溫瘧原非秋時有也。又有但熱而不
寒者。肺氣者。陰氣也。肺氣熱盛於身。厥逆
上衝。乃陰氣阻絕也。因有所用力。腠理開。

風寒舍於皮膚分肉之間則陽氣盛而獨發所以但熱而不寒也其證少氣者氣虛也煩寃者裏熱也欲嘔者胃熱而不和也表裏俱熱名曰癉瘧蓋凡病熱者皆可名為癉也據後第十四節之義則知陰氣為肺氣而陽氣為風氣心肺先熱而又有風氣之熱所以為癉瘧也此證也亦必發之於秋者歟本經分明言瘧之由成有暑有寒有風而朱丹谿乃謂有食有痰又謂有氣虛血虛又謂有氣瘧愚思之皆由風寒暑三氣成瘧而瘧後有食痰虛證非食痰虛證即能成瘧也又聞有疫瘧瘴瘧者獨非三氣之所成乎又聞有鬼瘧者用符咒而愈非眞有鬼也邪氣已衰用符咒魘之吾心似有所恃而瘧遂不發耳否則瘧鬼未附人身之先將存於天地間何所哉

帝曰夫經言有餘者寫之不足者補之今熱為有餘寒為不足夫瘧者之寒湯火不能溫也及其熱冰水不能寒也此皆有餘不足之類當此之時良工不能止必須其自衰乃刺之其故何也願聞其說言何暇不早使其盛極而自止乎歧伯曰經言無刺熇熇之熱無刺渾渾之脉無刺漉漉之汗故為其病逆未可治也熇火沃切漉音鹿為其之為去聲下同○熇熇盛熱也渾渾言無端緒也漉漉言汗大出也夫瘧之始發也陽氣并於陰當是之時陽虛而陰盛外無氣故先寒慄也陰氣逆極則復出之陽陽與陰復并於外則陰虛而陽實故先熱而渴陰盛則胃寒故先寒戰慄陽盛則胃熱故先熱欲飲也夫瘧氣者并於陽則陽勝并於陰則陰勝陰勝則寒陽勝則熱瘧者風寒之氣不常也病極則復復謂復舊也言其氣發至極還復如舊至宋校正云按甲乙經作瘧者風寒之暴氣不常病極則復至全元起本及太素作瘧風寒氣也不常病極則復至至字連上句與王氏之

意異病之發也如火之熱如風雨不可當也以其盛熾故不可當也故經言曰方其盛時必毀因其衰也事必大昌此之謂也方正也正盛寫之或傷眞氣故必毀病氣衰已補其經氣則邪氣弭退正氣安平故必大昌也夫瘧之未發也陰未并陽陽未并陰因而調之眞氣得安邪氣乃亡亡無同○所寫必中所補必當故眞氣得安邪氣乃亡也故工不能治其已發為其氣逆也眞氣寖息邪氣大行眞不勝邪是為逆也此詳言瘧氣未發之時陰陽未亂邪氣未盛故當乘此而治之也帝問大凡有餘者

補之不足者寫之。人之病熱其勢似乃有
餘。人之病寒其勢似爲不足殊不知經言
有餘者乃邪氣之有餘。不足者乃眞氣之
不足。而外感之爲熱爲寒者皆有餘也。非
不足也。但帝所以問之意全在須其自衰
而刺之之義。且以有餘不足與寒熱相類。
故借其辭以發之。言瘧者之寒也。非湯火
之能溫。與不足而相類。及其熱也。非氷水
之能寒。與有餘而相類。斯時也。正瘧發之
際。雖良工不能止。必待其自衰而後可施
以刺之之法者。何也。伯言經謂無刺熇熇
之熱。熇熇者。熱盛如火也。無刺渾渾之脉。
脉以邪盛而亂也。無刺漉漉之汗。漉漉者。
汗大出也。玆而無刺之者。爲其病勢正盛。
而刺之則逆其病氣。所以未可治也。是何
也。吾試以瘧之始終言之。方其始發也。陽

入之陰。則陽氣并於陰。斯時也。三陽虛。則
內之陰氣盛而外全無氣。所以寒慄鼓頷。
頭項俱痛也。陰氣逆極。則復出之陽。陰與
陽復并於外。則內之陰氣虛而外之陽氣
實。故隨熱而渴。欲得冷飲也。由此而觀。則
瘧氣繼焉并於陽則陽勝。始焉并於陰則
陰勝。陰勝則爲寒。陽勝則爲熱。如此此段
正與首節相同。正以瘧乃風寒不常之氣。
病極則復至。不待一發而已。方其發時。熱
如火。速如風雨。詎得而止之。故經言又曰
方其盛時而刺之。則毀害眞氣。因其衰時
而刺之。則事必昌。平此。王無刺熇熇脉亂
汗多者之謂也。又何也。瘧未發時。陰未并
陽。陽未并陰。因而調之。眞氣乃安。邪氣乃
無所以必當乘此而治之也。彼良工不能
治其已發。謂非以其氣逆之故哉。按後人

用藥。必當在瘧氣未發之前。方有爲功。不
但用鍼爲然。若瘧發而用藥。則寒藥助寒。
熱藥助熱。反無益而增其病勢矣。此表當
與靈樞逆順篇參看。○病極則復至王註
復字讀甲乙經全元起
以至字連上讀者是。

帝曰。善。攻之柰何。早晏何如。岐伯曰。瘧之且
發也。陰陽之且移也。必從四末始也。陽已傷。
陰從之。故先其時。堅束其處。令邪氣不得入。
陰氣不得出。審候見之。在孫絡盛堅而血者。
皆取之。此眞往而未得并者也。言牢縛四支。令氣各在其

處。則邪所居處。必自見之。既見
之。則刺出其血爾。往猶去也

此承上文而言瘧氣未發之時。當有治之
之法也。言瘧本可攻。攻之宜早。方瘧之將
發。陰陽將移。必從四末而始。四末者。手足
之指也。四末爲十二經井滎俞經合之所
行。故陰陽相移。必從此始。如手大指屬手
太陰肺經。次指屬手陽明大腸經。脉經行
於大陽。一陽一陰。爲之表裏。故陽已爲邪
所行而傷。陰必從之而行。卽肺與大腸以
爲十二經之例。必先於未移之時。堅束其
四支之處。使邪氣在此經者。不得入其彼
內之陰氣不得出於外。又必細審詳候。見
其邪在孫絡至盛且堅者。皆刺出其血。此
則眞氣自往而邪未得并。所以堅
束刺血之法。皆有可行者如此

帝曰瘧不發其應何如岐伯曰瘧氣者必更盛更虛當氣之所在也病在陽則熱而脉躁在陰則寒而脉靜陰靜陽躁故脉亦隨之極則陰陽俱衰衛氣相離故病得休衛氣集則復病也相薄至極物極則反故極則陰陽俱衰

此言瘧未發時之所驗以衛氣離而病得伏也帝問瘧不發時其應何如應者驗也伯言瘧氣之發必更盛更虛陽入之陰則陰盛而陽虛陰出之陽則陽盛而陰虛當瘧氣之所在在陽經盛則身熱而脉躁在陰經盛則身寒而脉靜極則陰陽俱衰寒

熱皆已始焉隨衛氣而出者至此與衛氣相離而休矣其可驗者如此必待衛氣再集則此瘧復發耳觀此未發之驗大有不同者矣

帝曰時有間二日或至數日發或渴或不渴其故何也岐伯曰其間日者邪氣與衛氣客於六府而有時相失不能相得故休數日乃作也間去聲○氣不相會故數日不能發也瘧者陰陽更勝也或甚或不甚故或渴或不渴陽勝陰甚則渴陽勝陰不甚則不渴也勝謂強盛於彼之氣也

此言瘧有間二日而發有數日而發有發時必渴有發時不渴皆各有其由也瘧之相間而發者正以邪氣之發必隨衛氣而出凡衛在六府而邪亦客於六府邪氣有時不與衛氣相值故邪氣不隨衛氣而出也所以有間二日有間數日而發者耳至於渴之有甚有不甚者亦以瘧之為病陰出之陽則陽勝而熱甚熱甚故渴也陽入之陰則陰勝而熱不甚故不渴也本經分明言瘧之間二日間數日者以邪氣與衛氣不相值格致餘論朱丹谿謂三日一發陰分受病也作於子午卯酉日為少陰瘧作於寅申巳亥日為厥陰瘧作於辰戌丑未日為太陰瘧夫以子午屬少陰者彼見五運六氣之子午年屬少陰君火司天則當以卯酉陽明燥金為在泉遂指之曰少

陰厥陰太陰亦然牽合附會殊非經旨況子午日用少陰藥而卯酉日又可用少陰藥乎往往用之亦無應無理甚矣且丹谿治瘧一門凡經絡治法全與內經不合故後世用丹谿之方不能取效者多矣又明醫雜著以發於晝者為氣虛用四君子湯發於夜者為血虛用四物湯晝夜俱發者為氣血俱虛用八物湯是以內傷者而治外感俗之所謂關門捉賊也無理太甚矣

帝曰論言夏傷於暑秋必病瘧今瘧不必應者何也言不必皆然岐伯曰此應四時者也其病異形者反四時也其以秋病者寒甚秋氣清涼陽氣

下降。熱藏肌肉。故寒甚也。以冬病者寒不甚。冬氣嚴冽。陽氣伏藏。不與寒爭。故寒不甚。以春病者惡風。春氣溫和。陽氣外洩。內腠開發。故惡於風。以夏病者多汗。夏氣暑熱。津液充盈。外洩皮膚。故多汗也。

此言瘧有四時發者。其證不同。不止於秋時之病瘧也。生氣通天論陰陽應象大論皆言夏傷於暑。秋必病瘧。則瘧必以秋而發也。而今不必應於秋者何也。伯言四時皆有所應之瘧。其病異狀。正以四時各相反耳。故秋時爲瘧者。熱在肌肉。熱極則寒。故其寒也甚。冬時病瘧者。陽氣伏藏。不與寒爭。故其爲寒不甚。春時病瘧者。陽氣外泄。腠理開發。故惡於風。夏時病瘧者。暑熱薰蒸。津液外泄。故多汗。其病之異狀如此。

帝曰。夫病溫瘧與寒瘧而皆安舍。舍於何藏。舍去聲○安何也。舍居止也。藏謂五神藏也。岐伯曰。溫瘧得之冬。中於風寒。氣藏於骨髓之中。至春則陽氣大發。邪氣不能自出。因遇大暑。腦髓爍。肌肉消。腠理發洩。或有所用力。邪氣與汗皆出。此病藏於腎。其氣先從內出之於外也。腎主於冬。冬主骨髓。腦爲髓海。上下相應。厥熱上薰。故腦髓銷爍。則熱氣外薄。故肌肉減削。而病藏於腎也。如是者。陰虛而陽盛。陽盛則熱矣。陰氣謂腎藏氣虛。陽盛謂膀胱太陽氣盛。衰則氣復反入。入則陽虛。陽虛則寒矣。故先熱而後寒。名曰溫瘧。衰謂病衰退也。復反入謂入腎陰脉中。

此詳溫瘧之義也。溫瘧得之冬。中於風。其寒氣藏於骨髓之中。正以腎主骨也。至春氣大發。邪氣不能自出。因遇大暑。腦髓爍。肌肉消。腠理發泄。或有所用力。邪氣與汗皆出。蓋亦隨衛氣而出耳。此病始時。何所舍藏。實藏之於腎也。正以腎主於冬。冬時藏邪由風府下行於伏膂之脉。故曰腎藏之也。又復上行出於缺盆之中。則從內而出之外矣。如是者始而陰出之陽。則陰虛而陽盛。陽盛則熱矣。既而陽氣逆極。則氣復反入。則陽虛。陽虛則寒矣。故先熱而後寒。病名曰溫瘧也。由此觀之。則溫瘧之所舍者腎耳。若夫寒瘧之所舍藏。已見於第一節中矣。

帝曰。癉瘧何如。岐伯曰。癉瘧者。肺素有熱。氣盛於身。厥逆上衝。中氣實而不外泄。因有所用力。腠理開。風寒舍於皮膚之內。分肉之間而發。發則陽氣盛。陽氣盛而不衰則病矣。其氣不及於陰。故但熱而不寒。氣內藏於心。而外舍於分肉之間。令人消爍脫肉。故命曰癉瘧

瘧。帝曰善。

此詳言癉瘧之義也。肺經素有熱氣。盛於其身。以致氣逆上衝。其中氣頗實而不能外泄。因有所用力之時。腠理乃開。遂使風寒舍於皮膚之內。分肉之間。而熱病乃發。發則陽氣盛。陽氣盛而不衰。病之所以大熱也。與內陰分之氣甚不相及。故止熱而不寒。此熱氣者。內藏於心肺而外舍於分肉。令人消爍肌肉。病命曰癉瘧。由此觀之。則癉瘧之所舍者。肺與心耳。

氣厥論

黃帝問曰。五藏六府寒熱相移者何。岐伯曰。

腎移寒於肝。癰腫少氣。肝藏血。然寒入則陽氣不散。陽氣不散則血聚氣澀。故爲癰腫。又爲少氣也。〇宋校正云。全元起本云。腎移寒於脾。元起注云。腎傷於寒而傳於脾。脾主肉。寒生於肉。則結爲堅。堅化爲膿。故爲癰也。血傷氣少。故曰少氣。甲乙經亦作移寒於脾。王因誤本。遂解爲肝。亦智者之一失也。脾移寒於肝。癰腫筋攣。脾藏主肉。肝藏主筋。肉溫則筋舒。肉冷則筋急。故筋攣也。肉寒則衛氣結聚。故爲癰腫。肝移寒於心。狂。隔中。心爲陽藏。神處其中。寒薄之則神亂離。故狂也。陽氣與寒相薄。故隔塞而中不通也。心移寒於肺。肺消。肺消者。飲一溲二。死不及。心爲陽藏。反受諸寒。寒氣不消。

乃移於肺。寒隨心火。內爍金精。金受火邪。故中消也。然肺藏消鑠。氣無所持。故令飲一而溲二也。金火相賊。故死不能治。肺移寒於腎。爲涌水。涌水者。按腹不堅。水氣客於大腸。疾行則鳴濯濯。如囊裹漿。水之病也。肺藏氣。腎主水。夫肺寒入腎。腎氣有餘。腎氣有餘。則上奔於肺。故云涌水也。大腸爲肺之府。然肺腎俱爲寒薄。上下皆無所之。故水氣客於大腸也。腎受凝寒。不能化液。大腸積水而不流通。故其疾行則腸鳴而濯濯有聲。如囊裹漿而爲水病也。

此因帝以藏府寒熱相移爲問。而先郎五藏之移寒者告之也。腎傷於寒而傳之脾。傳其所勝巳者。其寒盛矣。惟胃主肉。肉得寒則爲堅。堅久則化爲熱。故輕則爲腫。重則爲癰也。脾病不能運化。故元氣亦衰少矣。又脾移寒於肝。亦傳其所勝巳者。其寒盛矣。肉寒而衛氣結聚。故爲癰膿。肝藏主筋。肉寒而筋脈拘急。故爲筋攣也。又肝移寒於心。傳其我所生者。則心爲陽藏。神處其中。今寒薄之而神氣亂離。故爲狂。且心脉起於心中。出屬心系。下膈。故爲隔塞不通也。又心移寒於肺。傳其所不勝者。則金被火刑。肺精燥爍。故爲喘消。肺消者。飲雖止於一分而溲則倍之。入少出多。精氣耗散。主死不治。又肺移寒於腎。傳其我所生者。則肺寒入腎。腎邪干母。上奔於肺。故爲涌水。大腸爲肺之府。今肺腎俱爲寒薄。上下皆無所之。其水氣當留於大

腸也。方其疾行，則腸中似鳴，濯濯有聲，如以囊裹漿，此乃水之病耳。○腎移寒於肝，肝字的作脾。故下文即云脾移肝，肝移心，心移肺，肺移腎，文義爲順。甲乙經全元起皆作脾。王氏誤註爲肝，未詳下文大義也。其下文移熱亦是腎移脾，脾移肝，肝移心，心移肺，肺移腎。不言腎移肝也。

脾移熱於肝，則爲驚衄。肝藏血，又主驚，故熱薄之則驚而鼻中血出。

肝移熱於心，則死。兩陽和合，火木相燔，故肝熱入心，則當死也。陰陽別論曰：肝之心，謂之生陽。生陽之屬，不過四日而死。○宋校正云：陰陽別論之文，義與此殊。王氏不當引彼誤文，附會此義。

心移熱於肺，傳爲鬲消。心肺兩閒中有斜鬲膜，鬲膜下際內連於橫鬲膜，故心熱入肺，久久傳化，內爲鬲熱，消渴而多飲也。

肺移熱於腎，傳爲柔痓。痓音熾。○柔謂筋柔而無力，痓謂骨痓而不隨。氣骨皆熱，髓不內充，故骨痓強而不舉。筋柔緩而無力也。

腎移熱於脾，傳爲虛，腸澼，死不可治。脾土制水，腎反移熱以爲之，是脾土不能制水而受病，故久久傳爲虛損也。腸澼死者，腎主下焦，象水而冷。今乃移熱，是精氣內消，下焦無主以守持，故腸澼除而氣不禁止。

此又卽五藏之移熱者告之也。肝藏血，又主驚。今脾移熱於肝，傳其所勝已者，其熱盛矣，則肝氣必虛，故被所勝者乘所不勝。當爲驚爲衄。衄者鼻中出血也。心屬君火。肝有相火，肝移熱於心，傳其我所生者，然心不受邪，以母傳子，而二火炎熾，病不可支，故死。人有鬲膜，前齊鳩尾，後齊十一椎，居心肺之下，而有斜膜，上與心肺相連，故心移熱於肺，傳其我所勝者，則上文心移寒於肺，寒蒸爲熱，而成肺消，今則鬲亦被熱而成鬲消，由此推之，則肺消難免矣。上文曰死不治，而此亦非易治之證也。一說鬲證肺消，當爲二病。肺主氣，腎主骨，肺熱有餘，傳之於腎，傳其我所生者，則氣與骨而皆熱，其骨成痓而難舉，柔則痿弱無力也。脾土制水，腎反移熱以與之，傳其所不勝者，其熱盛矣，是脾土不能制水，而受病，久則爲盆虛也。脾氣不能運化，而小腸大腸皆有澼積，如通評虛實論所謂或便血，或下白沫，或下膿血者是也。此則土絕水竭，死不可治。

胞移熱於膀胱，則癃溺血。膀胱爲津液之府，胞爲受納之司，故熱入膀胱，胞中外熱，陰絡內溢，故不得小便而溺血也。正理論曰：熱在下焦，則溺血。此之謂也。

膀胱移熱於小腸，鬲腸不便，上爲口糜。糜武悲反。○小腸脈絡心，循咽下鬲抵胃，屬小腸，故受熱以下，令腸隔塞而不便，上則口生瘡而糜爛也。糜謂爛也。

小腸移熱於大腸，爲虙瘕，爲沉。小腸熱已移入大腸，兩熱相薄，則血溢而爲伏瘕也。血澀不利，則月事沉滯而不行，故云爲伏瘕爲沉也。虙與伏同。瘕一爲疝，傳寫誤也。

大腸移熱於胃，善食而

瘦入，謂之食亦。胃爲水穀之海，其氣外養肌肉，熱消水穀，又鑠肌肉，故善食而瘦入也。食亦者，謂食入移易而過，不生肌膚也。亦，易也。○宋校正云：甲乙經入作人，王氏註云善食而瘦入也，殊爲無義，不若甲乙經作人。又讀連下文。胃移熱於膽，亦曰食亦。義同上。膽移熱於腦，則辛頞鼻淵。鼻淵者，濁涕下不止也。腦液下滲，則爲濁涕，涕下不止，如彼水泉，故曰鼻淵也。頞謂鼻頞也。足太陽脉起於目內眥，上額交巔上，入絡腦。足陽明脉起於鼻，交頞中，傍約太陽之脉。今腦熱則足太陽逆，與陽明之脉俱盛，薄於頞中，故鼻頞辛也。辛謂酸痛。故下文曰：傳爲衄衊瞑目。衊，莫結反。○以足陽明脉交頞中，傍

約太陽之脉，故耳熱盛則陽絡溢，陽絡溢則衄出汗血也。衊謂汗血也。血出甚，陽明太陽脉衰，不能榮養於目，故目瞑。瞑，暗也。故得之氣厥也。厥者，氣逆也。皆由氣逆而得之。

此以六府之移熱者告之也。王安道曰：膀胱固爲津液之府，又有胞居膀胱之中。靈樞五味篇曰：膀胱之胞薄以懦。類纂曰：膀胱者，胞之室。今胞中熱極，乃移熱於膀胱，則爲癃，爲溺血。癃者，小便不通也。宣明五氣論曰：膀胱不利爲癃。蓋熱極則胞與膀胱皆脹而溺不得出也。溺血者，血隨溺下也。正理論曰：熱在下焦則溺血。膀胱上口，上連於小腸。今膀胱之熱移之，是水能勝火也。故小腸本受盛之官，化物所出，今火熱薰蒸，其陽隔塞而熱燥不下，不得二便，且熱上出於口，亦爲口糜而糜爛。蓋七竅在上，口通腸胃，其病如此耳。小腸下口，大腸之上口也。小腸移熱於大腸，是傳其所勝也。兩熱相搏，則血積而爲伏瘕。其伏瘕則沉於其中也。胃爲水穀之海，其氣外養肌肉。今大腸之熱移之，是傳其生我者也。則胃火愈盛，食已如饑，故雖多食而肌肉瘦消，又謂之食易。其亦當作易。蓋飲食移易而過，不生肌膚也。胃移熱於膽，是傳其所勝我者。則胃病如故，而膽木生火，亦當善食而瘦也。亦名曰食易。膽脉起於目銳眥，上抵頭角，下耳後。凡腦後之穴，曲折而繞，故膽移熱於腦，則辛頞鼻淵。辛頞者，鼻頞辛酸也。鼻淵者，濁涕下不止也。此皆熱使之然，及其久而傳也，則爲

衄衊，爲瞑目。蓋鼻熱既久，血從上溢，故鼻中出血。其目亦瞑暗也。凡此五藏六府寒熱相移者如此，皆得之氣逆所致也。醫者能隨各經之氣以預治之，則寒熱可以不至於相移矣。

欬論

黃帝問曰：肺之令人欬，何也？岐伯對曰：五藏六府皆令人欬，非獨肺也。帝曰：願聞其狀。岐伯曰：皮毛者，肺之合也。皮毛先受邪氣，邪氣以從其合也。邪謂寒氣。其寒飲食入胃，從肺脉上

至於肺則肺寒。肺寒則外内合邪。因而客之。則爲肺欬。肺脉起於中焦。下絡大腸。還循胃口。上鬲屬肺。故云從肺脉上至於肺也。

五藏各以其時受病。非其時各傳以與之。時謂王月也。非王月則不受邪。故各傳以與之。

人與天地相參。故五藏各以治時。感於寒則受病。微則爲欬。甚者爲泄爲痛。寒氣微則外應皮毛。内通肺。故欬。寒氣甚則入於内。内裂則痛。入於腸胃則泄痢。

乘秋則肺先受邪。乘春則肝先受之。乘夏則心先受之。乘至陰則脾先受之。乘冬則腎先受之。以當用事之時。故先受邪氣。

此言五藏六府皆能成欬。然必肺先受邪而傳之於各經也。言皮毛爲肺之合。五藏生氣篇云。肺之合皮也。皮毛先受風寒邪氣。而邪氣遂入於所合。則肺當受此風邪也。但風邪雖受於其後。而肺寒則已病於其先。其始因用寒冷飲食以入於胃。從肺脉上至於肺。則肺寒矣。肺寒則内寒。因外受風邪則外寒。外内皆寒。所以肺之遂成其欬。而傳之他藏府也。大凡五藏各以其所主之時受病。非所主之時則由别經傳以與之。正以人身與天地相參耳。故五藏各以五時感於寒則受病。感之微者則爲欬。感之甚者則爲泄爲痛。即如肺主於秋。故肺先受邪。肝主於春。故肝先受邪。心主於夏。故心先受邪。脾主於至陰。故脾先受邪。腎主於冬。故腎先受邪。皆因五時而受邪也。唯欬則肺先受邪爲欬。而傳之别藏。斯五藏六府皆得以成欬也。豈特肺而已哉。

帝曰。何以異之。欲明其證也。

岐伯曰。肺欬之狀。欬而喘息有音。甚則唾血。肺藏氣而應息。故欬則喘息而喉中有聲。甚則肺絡逆。故唾血也。

心欬之狀。欬則心痛。喉中介介如梗狀。甚則咽腫喉痺。手心主脉起於胸中。出屬心包。少陰之脉起於心中。出屬心系。其支别者。從心系上俠咽喉。故病如是。

肝欬之狀。欬則兩脇下痛。甚則不可以轉。轉則兩胠下滿。足厥陰脉上貫鬲。布脇肋。循喉嚨之後。故如是。胠亦脇也。

脾欬之狀。欬則右胠下痛。陰陰引肩背。甚則不可以動。動則欬劇。劇音極。○足太陰脉上貫鬲。俠咽。其支别者。復從胃别上鬲。故病如是也。脾氣連肺。故痛引肩背也。脾氣主右。故右胠下陰陰然深慢痛也。

腎欬之狀。欬則腰背相引而痛。甚則欬涎。足少陰脉上股内後廉。貫脊屬腎。絡膀胱。其直行者。從腎上貫肝鬲。入肺中。循喉嚨。俠舌本。又膀胱脉從肩髆内别下俠脊。抵腰中。入循膂。絡腎。故病如是。

此言五藏之欬其狀有不同也肺主氣又主息今肺受邪則發而爲喘息有音以肺屬金金必有聲也甚則血隨唾出肺氣受傷也肺欬之狀如此　手少陰心經之脈起於心中出屬心系其支別者從心系上挾咽喉手厥陰心主之脈起於胸中出屬心包絡故心受邪則欬必心痛喉中介介如有梗狀甚則咽腫喉痺心欬之狀如此　足厥陰肝經之脈上貫膈布脇肋循喉嚨之後故肝受邪則兩脇下痛痛甚則脇不可轉如轉則兩胠下脹滿肝欬之狀如此　足太陰脾經之脈上貫膈挾咽其支別者復從胃別上膈故脾受邪則欬必右胠下痛以脾居於右也其痛陰陰然引於肩背蓋脾氣連肺故痛引肩背也如痛甚則不可以動動則欬愈劇劇者甚也脾欬之狀如此　足少陰腎經之脈上股內後廉貫脊屬腎絡膀胱其直行者從腎上貫肝膈入肺中循喉嚨挾舌本又腰者腎之府故腎受邪則欬必腰背相引而痛甚則涎隨欬出以腎主涎也腎欬之狀如此此事難知集李東垣治五藏欬方肺欬用麻黃湯心欬用桔梗湯肝欬用小柴胡湯脾欬用升麻湯腎欬用麻黃附子細辛湯雖未必盡中病情姑備此以俟採擇

帝曰六府之欬奈何安所受病岐伯曰五藏之久欬乃移於六府脾欬不已則胃受之胃欬之狀欬而嘔嘔甚則長蟲出脾與胃合又胃之脈循喉嚨入缺盆下膈屬胃絡脾故脾欬不已胃受之也胃寒則嘔嘔甚則腸氣逆上故蚘出○蚘音回

肝欬不已則膽受之膽欬之狀欬嘔膽汁肝與膽合又膽之脈從缺盆以下胸中貫膈絡肝故肝欬不已膽受之也膽氣好逆故嘔溢苦汁也

肺欬不已則大腸受之大腸欬狀欬而遺失肺與大腸合又大腸脈入缺盆絡肺故肺欬不已大腸受之大腸爲傳送之府故寒入則氣不禁焉

心欬不已則小腸受之小腸欬狀欬而失氣氣與欬俱失心與小腸合又小腸脈入缺盆絡心故心欬不已小腸受之小腸寒盛氣入大腸欬則小腸氣下奔故失氣也

腎欬不已則膀胱受之膀胱欬狀欬而遺溺腎與膀胱合又膀胱脈從肩髆內俠脊抵腰中入循膂絡腎屬膀胱故腎欬不已膀胱受之膀胱爲津液之府是故遺溺

久欬不已則三焦受之三焦欬狀欬而腹滿不欲食飲此皆聚於胃關於肺使人多涕唾而面浮腫氣逆也三焦者非謂手少陽也正謂上焦中焦耳何者上焦者出於胃上口並咽以上貫膈布胸中走腋中焦者亦至於胃口出上焦之後此所受氣者泌糟粕蒸津液化其精微上注於肺脈乃化而爲血故言皆聚於胃關於肺也兩焦受病則邪氣熏肺而肺氣滿故使人多涕唾而面浮腫氣逆也腹滿不欲食

者。胃塞故也。胃脉者。從缺盆。下乳內廉。下循腹。至氣街。其支者復從胃下口循腹裏。至氣街中而合。今胃受邪。故病如是也。何以明其不謂下焦。然下焦者。別於回腸。注於膀胱。故水穀者常并居於胃中。盛糟粕而俱下於大腸。泌別過循下焦而滲入膀胱。尋此行化。乃與胃口懸遠。故不謂此也。

此言六府欬狀。由五藏所移。而久欬則三焦受之。然合五藏六府之欬。而未有不聚於胃關於肺者也。欬必以肺受邪而後傳之於五藏。故五藏欬甚而後各傳於六府。脾之脉屬脾絡胃。胃之脉屬胃絡脾。相爲表裏。故脾欬不已。則胃受之。胃脉循喉嚨。入缺盆。下鬲屬胃。故欬則必嘔。嘔甚則長蟲出。長蟲者。蛔蟲也。胃欬之狀如此。 肝

之脉屬肝絡膽。膽之脉屬膽絡肝。相爲表裏。故肝欬不已。則膽受之。膽脉從缺盆以下胸中貫鬲。故欬則嘔出膽汁。其味苦也。膽欬之狀如此。 肺之脉屬肺絡大腸。大腸之脉屬大腸絡肺。相爲表裏。故肺欬不已。則大腸受之。大腸之脉。入缺盆絡肺下膈。爲傳導之府。故欬則遺失糞物也。大腸欬狀如此。 心之脉屬心絡小腸。小腸之脉屬小腸絡心。相爲表裏。故心欬不已。則小腸受之。小腸之下。即大腸也。今欬則下失其氣。其氣與欬而俱失也。小腸欬狀如此。 六府之欬不已。則三焦受之。然三焦者。非手少陽三焦之三焦。乃上中下三焦也。見於靈樞營衛生會篇。其曰宗氣出於上焦。營氣出於中焦。衛氣出於下焦。又曰上焦如霧。中焦如漚。下焦如瀆者是也。上焦在於膻中。中焦在於中脘。下焦在臍下陰交。皆在於腹。故欬則腹滿不欲食飲也。若手少陽之三焦。則爲右腎之府。與腹無與。三焦欬狀如此。或以手少陽三焦亦爲一府。何以無欬爲疑。殊不知二腎一也。膀胱爲腎之府。三焦不過亦爲決瀆之官。今膀胱受邪而欬。則手少陽三焦之欬同也。何以復有欬哉。夫五藏六府之欬如此。然皆聚之於胃。以胃爲五藏六府之主也。關之於肺。以肺先受邪而後傳之於別藏別府也。使人多涕唾而面浮腫。皆以氣逆於上故耳。此乃藏府欬疾之總證也。李東垣治六府欬方。胃欬。用烏梅丸。膽欬。用黃芩加半夏生姜湯。大腸欬。用赤石脂禹餘糧湯。桃仁湯。不止用猪苓湯分水。小腸欬。用芍藥甘草湯。膀胱欬。用茯苓甘草湯。三焦

欬。用錢氏異功散。雖未必盡中病情。姑借此以俟採擇。

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治藏者治其俞。治府者治其合。浮腫者治其經。諸藏俞者。皆脉之所起第三穴。諸府合者。皆脉之所起第六穴也。經者。藏脉之所起第四穴。府脉之所起第五穴。靈樞經曰。脉之所注爲俞。所行爲經。所入爲合。此之謂也。 **帝曰善。**

此言治欬之法。五藏必治其俞穴。六府必治其合穴。浮腫必治其藏府之經穴也。五藏俞穴者。肺俞太淵。脾俞太白。心俞神門。腎俞太谿。肝俞太衝是也。六府合者。大腸合曲池。胃合三里。小腸合小海。膀胱合委中。三焦合天井。膽合陽陵泉是也。[illegible]

之亥而面皆浮腫則隨藏府之經穴而各分治之肺之經穴經渠大腸之經穴陽谿胃之經穴解谿脾之經穴商丘心之經穴靈道小腸之經穴陽谷膀胱之經穴崑崙腎之經穴復溜心包絡之經穴間使三焦之經穴支溝膽之經穴陽輔肝之經穴中封是也

黃帝內經素問節文註釋卷之五

六十三　小百十三　○十二

黃帝內經素問節文註釋卷之六

舉痛論

帝曰願聞人之五藏卒痛何氣使然岐伯對曰經脉流行不止環周不休寒氣入經而稽遲泣而不行客於脉外則血少客於脉中則氣不通故卒然而痛帝曰其痛或卒然而止者或痛甚不休者或痛甚不可按者或按之而痛止者或按之無益者或喘動應手者或

心與背相引而痛者或脇肋與少腹相引而痛者或腹痛引陰股者或痛宿昔而成積者或卒然痛死不知人少間復生者或痛而嘔者或腹痛而後泄者或痛而閉不通者凡此諸痛各不同形別之柰何（卒音猝泣音澀別彼劣切○欲明異候之所起）岐伯曰寒氣客於脉外則脉寒脉寒則縮蜷縮蜷則脉絀急絀急則外引小絡故卒然而痛得炅則痛立止（絀丁骨反炅音烱○脉左右環故得寒則

縮踡絀急縮踡絀急則衛氣不得流通故外引於小絡脉也衛氣不入寒內薄之脉急不縱故痛生也得熱則衛氣復行寒氣退辟故痛止炅熱也止已也因重中於寒則痛久矣重中俱去聲○重寒難釋故痛久不消寒氣客於經脉之中與炅氣相薄則脉滿滿則痛而不可按也按之痛甚者其義具下文寒氣稽留炅氣從上則脉充大而血氣亂故痛甚不可按也脉既滿大血氣復亂按之則邪氣攻內故不可按也寒氣客於腸胃之間膜原之下血不得散小絡急引故痛按之則血氣

散故按之痛止膜謂鬲間之膜原謂鬲肓之原血不得散謂鬲膜之中小絡脉內血也絡滿則急故牽引而痛生也手按之則寒氣散小絡緩故痛止寒氣客於俠脊之脉則深按之不能及故按之無益也俠脊之脉者當中之督脉也次兩傍足太陽脉也督脉者循脊裏太陽者貫脊筋故深按之不能及也若按當中則脊節曲按兩傍則脊筋蹙合曲與蹙合皆衛氣不得行過寒氣益聚而內蓄故按之無益寒氣客於衝脉衝脉起於關元隨腹直上寒氣客則脉不通脉不通則氣因之故喘動應手矣衝脉奇經脉也關元穴名在臍下三寸言

起自此穴即隨腹而上非生出於此也其本生出乃起於腎下也直著謂行會於咽喉也氣因之謂衝脉不通足少陰氣因之上滿衝脉與少陰並行故喘動而應手也矣寒氣客於背俞之脉則血脉泣脉泣則血虛血虛則痛其俞注於心故相引而痛按之則熱熱氣至熱氣至則痛止矣背俞謂心俞脉亦足太陽脉也夫俞者皆內連於藏故曰其俞注於心相引而痛也按之則溫氣入溫氣入則心氣外發故痛止寒氣客於厥陰之脉厥陰之脉者絡陰器繫於肝寒氣客於脉中則血泣脉急故脇肋與

少腹相引痛矣厥陰者肝之脉入髦中環陰器抵少腹上貫肝鬲布脇肋故曰絡陰器繫於肝脉急引脇與少腹痛也厥氣客於陰股寒氣上及少腹血泣在下相引故腹痛引陰股亦厥陰肝脉之氣也以其脉循陰股入毛中環陰器上抵少腹故曰厥氣客於陰股寒氣上及於少腹也寒氣客於小腸膜原之間絡血之中血泣不得注於大經血氣稽留不得行故宿昔而成積矣言血為血氣之所凝結而乃成積寒氣客於五藏厥逆上泄陰氣竭陽氣未入故卒然痛死不

知人。氣復反則生矣。言藏氣被寒擁胃而不行氣復得通則已也。○宋校正云詳註中擁胃疑作擁冐

寒氣客於腸胃厥逆上出。故痛而嘔也。腸胃客寒留止。則腸氣不得下流而反上行。寒不去則痛生。腸上行則嘔逆。故痛而嘔也。

寒氣客於小腸。小腸不得成聚。故後泄腹痛矣。小腸爲受盛之府。中滿則寒邪不居。故不得結聚而傳下入於廻腸。廻腸廣腸也。爲傳導之府。物不得停留。故後泄而痛。

熱氣留於小腸。腸中痛癉熱焦渴。則堅乾不得出。故痛而閉不通矣。乾音干○熱滲津液故便堅也。

此言諸痛之異。皆由於寒。唯痛而便閉不通者。則以熱氣留於小腸故也。人之卒然而痛者。蓋以經脉流行不止。環周不休。寒氣入於經脉。而脉氣稽遲澀滞不行。或客於經脉之外。則血原少而愈濇。或客於經脉之中。則脉遂澀而不通。皆能卒然而痛也。有等痛能卒然而止者。蓋以寒氣但客於經脉之外。則經脉亦寒。遂致縮踡絀急。衛氣不得流通。外則牽引小絡之脉。故卒然而痛。偶得炅氣或火或湯之類。則衛氣行於外。故卒然而痛又止也。炅者。熱氣也。有等痛甚不休者。蓋以寒氣客於經脉之外。既中於前而又中於後。則重中於寒。故痛之愈久也。有等痛甚不可按者。蓋以寒氣客於經脉之中。內有內熱之氣。外出寒氣與熱氣相薄。則經脉自滿。惟其滿則脉充大。時血與氣亂。故痛甚而不可按也。有等按之而痛止者。蓋以寒氣客於腸胃之間膜原之下。內有血因寒而不散。內有小絡因寒而急引。故痛按之則血氣自散。小絡自緩。故按之而痛止也。但按後復痛。當有去寒之法耳。有等按之無益而痛自若者。蓋以寒氣客於俠脊之脉。則中爲脊脉。而兩旁爲足太陽膀胱經之脉。俠脊而行者也。寒氣入於風門。則日深一日。雖按之亦不能及。故按之無益也。有等痛至發喘應手而動者。蓋以寒氣客於衝脉。衝脉起於關元。在臍下三寸。按骨空論云。衝脉起於氣衝。令曰關元者。蓋任脉當臍中而上行。衝脉俠臍兩旁而上行。則本起於氣衝。而與任脉並行。故謂之起於關元亦可也。隨腹直上。即俠臍上行。至胸中而散也。寒氣客之。則衝脉不通。氣不能上。故發喘而動。則應手而痛也。有等心與背相引而痛者。蓋以寒氣客於背俞之脉。屬足太陽膀胱經。凡五藏六府之俞穴。皆屬於此經也。寒客之。則脉自澀。其血虛。虛則痛。其俞內通於心。正以陽病行於陰也。故背與心相引而痛。但按之則腹中之熱氣至。熱氣至則痛亦止矣。有等脇肋與少腹相引而痛者。蓋以寒氣客於足厥陰肝經之脉。此脉循陰股。入髦中。環陰器。抵少腹。上貫鬲。布脇肋。令寒氣客於肝經之脉。則血澀脉急。故脇肋與少腹相引而痛矣。有等腹痛引陰股者。蓋肝脉循陰股而上。寒氣客之。上抵少腹。則血澀不行。上下相引。故腹痛引陰股也。有等痛之宿昔而成積者。蓋以寒氣客於小腸膜原之間。絡血之中。其血凝

泣不得外注於大經之脉。血氣稽留而不行。故痛至夙昔而成積聚也。有等卒然痛死不知人。少間即復生者。蓋以寒氣客於五藏。五藏之氣厥逆而上泄。不附諸藏。則陰經之氣竭。衞氣不得入。故寒氣壅滯卒然痛死不能知人。待藏氣復反。衞氣旣入則生矣。有等痛而嘔者。蓋以寒氣客於腸胃。腸胃之氣厥逆而上出。故痛而作嘔也。有等腹痛而後泄者。蓋以寒氣客於小腸。小腸爲受盛之府。寒邪客之。則不得結聚而傳入於大腸。所以後泄而痛也。有等痛而便閉不通者。蓋以熱氣留於小腸。腸中作痛。癉熱焦渴則且堅而乾不得出。故痛而便閉不通也。由此觀之。則諸痛皆寒。而唯便閉不通爲有熱。此皆言之而可知也。

帝曰。所謂言而可知者也。視而可見奈何。謂候色也。**岐伯曰。五藏六府。固盡有部。**謂面上之分部。**視其五色黃赤爲熱。**中熱則色黃赤。**白爲寒。**陽氣少。血不上榮於色故白。**青黑爲痛。**血凝泣則變惡。故色青黑則痛。**此所謂視而可見者也。**

此言視之而可見者。唯辯其面部之色而已。蓋五藏六府雖在於內。而面上分部皆盡有之。視其五色黃赤爲熱。非內熱則外不黃赤也。白爲寒。非內寒則外不白也。青黑爲痛。非內痛則外不青黑也。此所謂視之而可見者如此。

帝曰。捫而可得奈何。捫摸也。以手循摸也。**岐伯曰。視其主病之脉。堅而血及陷下者。皆可捫而得也。**

此言捫之而可得者。唯按其主病之脉。堅而不散。及血結脉陷而已。蓋藏府各有主病。必有其脉。而分肉之部。其血必結。其脉必陷。故可捫之而知病也。

帝曰。善。余知百病生於氣也。夫氣之爲用。虛實逆順緩急皆能爲病。故發此問端。**怒則氣上。喜則氣緩。悲則氣消。恐則氣下。寒則氣收。炅則氣泄。驚則氣亂。勞則氣耗。思則氣結。九氣不同。何病之生。岐伯曰。**

怒則氣逆。甚則嘔血及飱泄。故氣上矣。怒則陽氣逆上。而肝氣乘脾。故甚則嘔血及飱泄也。何以明其然。怒則面赤。甚則色蒼。靈樞經曰。盛怒而不止則傷志。明怒則氣逆上而不下也。**喜則氣和志達。榮衞通利。故氣緩矣。**氣脉和調。故志達暢。榮衞通利。故氣徐緩。**悲則心系急。肺布葉舉。而上焦不通。榮衞不散。熱氣在中。故氣消矣。**布葉。謂布蓋之大葉。○宋校正云。甲乙經及太素而上焦不通作兩焦不通。又王注肺布葉舉謂布蓋之大葉。疑非。全元起云。悲則損於心。心系急則動於肺。肺氣繫諸經逆。故肺布而葉舉。安得謂肺布爲肺布蓋之大葉。**恐則精**

却。却則上焦閉。閉則氣還。還則下焦脹。故氣不行矣。恐則陽精却上而不下流。故却則上焦閉也。上焦既閉。氣不行流。下焦陰氣亦還迴不散而聚爲脹也。然上焦固禁。下焦氣還。各守一處。故氣不行也。○宋校正云。詳氣不行當作氣下行也。**寒則腠理閉。氣不行。故氣收矣。**腠謂津液滲泄之所。理謂文理逢會之中。閉謂密閉。氣謂衛氣。行謂流行。收謂收斂也。身寒則衛氣沉。故皮膚文理及滲泄之處皆閉密而氣不流行。衛氣收斂於中而不發散也。**炅則腠理開。榮衛通。汗大泄。故氣泄矣。**人在陽則舒。在陰則慘。故熱則膚腠開發。榮衛大通。津液外滲而汗大泄。**驚則心無所倚。神無所歸。慮無所定。故氣亂矣。**氣奔越。故不調理。**勞則喘且汗出。外內皆越。故氣耗矣。**疲力役則氣奔速。故喘息。氣奔速則陽外發。故汗出。然喘且汗出。內外皆踰越於常紀。故氣耗損也。**思則心有所存。神有所歸。正氣留而不行。故氣結矣。**繫心不散。故氣亦停留。

此因帝以九氣爲問而伯明言之也。怒則氣上行者。正以肝主於怒。怒則厥氣上逆。故甚則嘔血也。肝木乘脾。則脾爲木侮。故下爲飧泄。所謂纍注下迫者是也。喜則氣緩者。正以喜屬於心。喜則氣已和。志已達。營行經脈之內。衛行分肉之間。自然通利而無閒。大氣自覺舒緩也。悲則氣消者。正以精氣并於肺則悲。見宣明五氣論。悲則心系必急。靈樞口問篇云。悲哀愁憂則心動。肺與心皆在鬲上。唯心系急。故肺隨系急而上布。其肺葉皆舉。所以上焦不通。營氣在內不能行之經脈之中。衛氣不得出以行於諸陽之表。營衛不散而熱氣相蒸於其中。故上焦之大氣自爲之漸消也。恐則氣下者。正以精氣并於腎則恐。腎脈自足心湧泉出內踝上股內後廉。貫脊屬腎絡膀胱。其直行者從腎貫肝鬲入肺中。循喉嚨俠舌本。其支者從肺出絡心注胸中。今恐則精氣却而不能上行。上焦自閉。閉則氣復還於下。下焦遂脹。故氣不能上行而仍在於下也。宋校正以氣不能行作氣下行。似於恐則氣下文理覺順。但腎主恐。其氣原在於下。經脈宜從上行。今曰下行。要見從何而下行。有背於足之三陰自足走腹之義。蓋宋校正者不知經脈之行故也。寒則氣收者。蓋以身寒則腠理閉。衛氣不得行於外。故藏府之氣收斂於內也。炅則氣泄者。正以炅者熱也。熱則腠理開。營衛通。汗大泄。故氣泄於外也。驚則氣亂者。正以心之志爲神。驚則心無所倚着。神無所歸宿。慮無所定一。故氣因之而亂也。勞則氣耗者。正以人有勞役。則氣動而喘息。其汗必出於外。夫喘則內氣越。汗出則外氣越。故氣以之而耗散也。思則氣結者。正以心之官則思。思則心有所存。神有所歸。其氣留畜而不行。故氣結也。

腹中論

黃帝問曰有病心腹滿旦食則不能暮食此為何病岐伯對曰名為鼓脹心腹脹滿不能再食形如鼓脹故名鼓脹也帝曰治之柰何岐伯曰治之以雞矢醴一劑知二劑已矢屎同○按古本草雞矢微寒命方制法當血不治鼓脹惟大利小便取用處湯漬服之帝曰其時有復發者何也岐伯曰此飲食不節故時有病也復謂再發言如舊也雖然其病且已時故當病氣聚於腹也飲食不節則傷胃胃脉者循腹裏而下行故飲食不節時有病者復病氣聚於腹中也

此論鼓脹之病而有治之之方也帝問病有心腹脹滿旦食而不能暮食蓋以脹則不能再食耳伯言名之為鼓脹也治之者以雞屎為醴飲之服一劑則覺病有退意服二劑則病自已矣雞屎醴方見醫學正傳古今醫鑑袖珍等書及他書甚多雞屎用乾者八合炒香以無灰好酒三碗入之共煎至乾一半許用布濾出其汁五更熱飲則腹鳴辰巳時行後二三次皆黑水也次日覺足面漸有綴紋又飲一次則漸綴至膝上而病愈矣但雞屎用羯雞者氣全又山間畜之者更効要知山間多吞毒蟲而有以毒攻毒之意其愈後有腹脹者特以飲食不節故耳正以病將愈時而飲食復傷則邪氣復聚於腹所以為之再脹也慎哉

帝曰有病胸脇支滿者妨於食病至則先聞腥臊臭出清液先唾血四支清目眩時時前後血病名為何何以得之清液清水也亦謂之清涕清涕者謂後竅漏中漫液而下水出清冷也眩謂目視眩轉也前後血謂前陰後陰出血也岐伯曰病名血枯此得之年少時有所大脫血若醉入房中氣竭肝傷故月事衰少不來也出血多者謂之脫血漏中鼻衄嘔吐出血皆同焉夫醉則血脉盛血脉盛則內熱因而入房髓液皆下故腎中氣竭也肝藏血年少大脫血故肝傷也然於丈夫則精液衰乏若女子則月事衰少而不來帝曰治之柰何復以何術岐伯曰以四烏鰂骨一藘茹二物并合之丸以雀卵大如小豆以五丸為後飯飲以鮑魚汁利腸中及傷肝也鰂賊同藘蕳同本草作蕳茹茹音如○飯後藥先謂之後飯古本草經云烏鰂魚骨藘茹等並不治血枯然經法用之是攻其所生所起爾夫醉勞力以入房則腎中精氣耗竭月事衰少不至則中有惡血淹留精氣耗竭則陰萎不起而無精惡血淹留則血痺著中而不散故先茲四藥用入方焉古本草經曰烏鰂魚骨味鹹冷平無毒主治女子血閉藘茹味辛寒平有小毒主散惡血雀卵味甘溫平無毒主治男

子陰萎不起。强之令熱。多精有子。鮑魚味辛臭溫平無毒。主治瘀血血痺在四支不散者。尋文會意。方義如此而處治之也。

此論血枯之病而有治之之方也。帝問病有胸脇支肑俱滿者。妨害於食。病將至之時。則先聞腥臊臭。金匱眞言論。論肝其臭臊。論肺其臭腥。先出清液。清涕從鼻而出。皆證之在上者。五註以爲從竅漏而下者非。先唾血。先四支冷。先目眩。及其病至。則時時前後皆出血。此爲何病。伯言此名爲血枯也。是得之年少之時。曾大脫血。凡鼻衂便血吐血皆是也。其人不知所愼。醉以入房。致使醉則損傷其中氣而竭絕。入房則勞其肝氣而受傷。蓋司閉藏者腎也。司疏泄者肝也。故入房不惟傷腎而且傷肝也。在丈夫則精液衰乏。女子則月事衰少不來也。但本節則主女子而言耳。驪至其後。則腎肝脾三經月以益衰。所以先有將病諸證。而時時前後下血也。治之者唯用烏賊骨四。藘茹一。二物并合之。以雀卵爲丸。大如小豆。每用五丸。先服其藥而飯則後之。且又飲以鮑魚之汁。利其腸中及肝氣受傷。必有積血。所以用此物也。

帝曰。病有少腹盛。上下左右皆有根。此爲何病。可治不。歧伯曰。病名曰伏梁。伏梁心之積也。○宋校正云。詳此伏梁與心積之伏梁大異。病有名同而實異者非一。如此之類是也。帝曰。伏梁何因而得之。歧伯曰。裹大膿血。居腸胃

之外。不可治。治之每切按之致死。帝曰。何以然。歧伯曰。此下則因陰。必下膿血。上則迫胃脘生鬲。俠胃脘內癰。正當衝脈帶脈之部分也。帶脈者。起於季脇。迴身一周。橫絡於齊下。衝脈者。與足少陰之絡起於腎下。出於氣街。循陰股。其上行者。出齊下同身寸之三寸關元之分。俠齊直上。循腹各行。會於咽喉。故病當其分。則少腹盛。上下左右皆有根也。以其上下堅盛。如有潛梁。故曰病名伏梁。不可治也。以裹大膿血。居腸胃之外。按之痛悶不堪。故每切按之致死也。以衝脈下行者絡陰。上行者循腹故也。上則迫近於胃脘。下則因薄於陰器也。若因薄於陰。則便下膿血。若迫近於胃。則病氣上出於鬲。復俠胃脘內長其癰也。何以然哉。以本有大膿血在腸胃之外故也。生當爲出。傳文誤也。

此久病也。難治。居齊上爲逆。居齊下爲從。勿動亟奪。若裹大膿血居齊上。則漸傷心藏。故爲逆。居齊下。則去心稍遠。猶得漸攻。故爲從。從。順也。亟。數也。奪。去也。言不可移動。但數數去之則可矣。論在刺法中。今經亡。

不否同。齊臍同。亟音氣。刺法本經篇名。第七十二。今亡。另有熊宗立補遺具此篇。但考之並無此語。

此論伏梁之證。而有亟奪之法也。帝問有病少腹盛滿。在上在下。在左在右。皆有根

相連。此爲何病。及可治否。伯言病名曰伏梁。靈樞邪氣藏府病形篇。有心脉微緩爲伏梁。難經五十八難。有心積曰伏梁。據此伏梁與心積之伏梁大異。病有名同而實異者。此類是也。蓋此伏梁者。裹大膿血居於腸胃之外。不可輕易以治之。若治之而每每切按。則痛悶幾死。何也。少腹之中。正衝帶二脉之部分。帶脉起於季脇。廻身一周。橫絡於臍下。衝脉與足少陰腎經之脉起於腎下。出於氣衝。循陰股。其上行者出臍下關元。俠臍直上。循腹各行。會於咽喉。故病當其分。則少腹盛上下左右皆有根。且其下與足之三陰而相困。必有時亦下有餘之膿血。三陰氣升。故上則迫近於胃脘。且生兩俠胃脘內之癰。蓋腸胃之外既有膿血。而胃脘之中亦有膿血也。此豈朝

夕所致哉。乃日久所積也。最爲難治。使此積日升迫胃而居於臍上。則爲逆。若仍如初時。而居於臍下。則爲順。然所以治之者無他法。斷不可輕動之也。如上文切按之謂。必數數爲以奪之。則可以漸減而不使之上迫耳。

按生兩俠胃脘內癰。當遵王註訓釋爲是。

帝曰。人有身體髀股胻皆腫。環齊而痛。是爲何病。岐伯曰。病名伏梁。此二十六字錯簡在奇病論中。若不有此二十六字。則下文無據也。此風根也。此四字此篇本有。奇病論中亦有之。其氣溢於大腸而著於肓。肓之原在齊下。故環齊而痛也。不可動之。動之爲水溺濇之病。亦衝脉也。齊下。謂脖胦在齊下同身寸之一寸半。靈樞經曰。肓之原名曰脖胦。○脖蒲沒反。胦烏朗反

齊。臍同。著。着同。此節伏梁證與上節絕不相同。可見病有名同而實異者。

此亦論伏梁之證。而戒其不可以輕動也。衝脉與足少陰之絡。起於腎下。出於氣街。循陰股內廉。斜入膕中。循骭骨內廉。並足少陰經下入內踝之後。入足下。其上行者出臍下三寸關元之分。俠臍直上。循腹各行會於咽喉。故身體髀股胻皆腫遶臍而痛也。病雖名曰伏梁。亦有風入。此以爲諸證之根。且衝脉與大腸相附。故其病氣溢

於大腸而着於肓。肓之原出於脖胦。此語見靈樞本輸篇。一名氣海。又名下肓。正在臍下。故環臍而痛者此耳。大凡得此疾者慎不可輕易動之。若動之。當爲水溺濇之病。正以衝脉起於腎下。出於氣街。其上行者。起於胞中。上出臍下關元之分。故不可動之者如此。何也。蓋用毒藥以大下之。則病本在下。又復重下。將使氣壅於下而不復得疏也。由此觀之。則日逐升散之法爲可施矣。

帝曰。夫子數言熱中消中。不可服高梁芳草石藥。石藥發瘨。芳草發狂。數音朔。高膏同。瘨癲同。○多飲數溲謂之熱中。多食數溲謂之消中。多喜曰瘨。多怒曰狂。芳。美味也。夫熱中消中

者皆富貴人也今禁高梁是不合其心禁芳草石藥是病不愈願聞其說熱中消中者脾氣之上溢甘肥之所致故禁食高梁芳美之草也通評虛實論曰凡治消癉甘肥貴人則高梁之疾也又奇病論曰夫五味入於口藏於胃脾爲之行其精氣津液在脾故令人口甘此肥美之所發也此人必數食甘美而多肥也肥者令人內熱甘者令人中滿故其氣上溢轉爲消渴此之謂也夫富貴人者驕恣縱欲輕人而無能禁之禁之則逆其志順之則加其病帝思難詰故發問之高膏梁米也石藥英乳也芳草穠美也然此五者富貴人常服之難禁也

岐伯曰夫芳草之氣美石藥之氣悍二者其

氣急疾堅勁故非緩心和人不可以服此二者脾氣溢而生病氣美則重盛於脾消熱之氣躁疾氣悍則又滋其熱若人性和心緩氣候舒匀不與物爭釋然寬泰則神不躁迫無懼內傷故非緩心和人不可以服此二者悍利也堅定也固也勁剛也言其芳草石藥之氣堅定固久剛烈而卒不歇滅此二者是也

帝曰不可以服此二者何以然岐伯曰夫熱氣慓悍藥氣亦然二者相遇恐內傷脾慓疾也脾者土也而惡木服此藥者至甲乙日更論惡去聲○熱氣慓盛則木氣內餘故心非和緩則躁怒數起躁怒數起則熱氣因木以傷脾甲乙爲木故至甲乙日更論脾病之增減也

此詳熱中消中者不可服膏梁芳草石藥也

帝曰何以知懷子之且生也岐伯曰身有病而無邪脈也病謂經閉也脈法曰尺中之脈來而斷絕者經閉也月水不利若尺中脈絕者經閉也今病經閉脈反如常者婦人妊娠之證故云身有病而無邪脈

此言懷子之將生者身雖經閉而脈則無病也身有病者經閉也無邪脈者尺中之脈和匀也大凡婦人懷妊一月則陰陽之精尚未變化二月則精氣正變其氣薰蒸衝胃而爲惡阻至三四月則惡阻少止脈甚滑疾蓋男女正成形質其氣未定也至

五六月已後則形質已定男女既分及八九十月其脈平和如無娠然非醫工深明脈理病家肯明言者難以診而知也脈訣云滑疾不散胎三月但疾而散五月毋至六月已後則疾速亦無矣然亦有始終洪數不變者其氣甚盛不可以一例拘也故帝問懷子將生者何以知之正此意耳伯言身雖有經閉之病而實無經閉之脈彼經閉之脈尺中來而斷絕或按之全無者是也此則脈體平和匀靜乃無病之脈蓋至於八九十月而然正懷子將生之候耳

風論

黃帝問曰風之傷人也或爲寒熱或爲熱中

或爲寒中或爲癘風或爲偏枯或爲風也其病各異其名不同或內至五藏六府不知其解願聞其說癘音賴○傷謂人自中之

此帝悉舉風病名色爲問而欲解其義也

岐伯對曰風氣藏於皮膚之閒內不得通外不得泄腠理開疎則邪風入風氣入已玄府閉封故內不得通外不得泄也風者善行而數變腠理開則灑然寒閉則熱而悶數音朔○灑然寒貌悶不爽貌腠理開則風飄揚故寒腠理閉則風混亂故悶其寒也則衰食飲其熱也則消肌肉故使人怢慄而不能食名曰寒熱衰去聲○寒風入胃故食飲衰熱氣內藏故消肌肉寒熱相合故怢慄而不能食名曰寒熱也怢慄卒振寒貌

此即風證之有寒熱自皮膚而入者也言風氣藏於皮膚之閒內不得通之而入外不得泄之而出是風者真善於行動而數能變化者也方其腠理開時則風得客之若灑然而寒及其閉也則寒極爲熱若蒸然而悶其寒則寒氣入胃飲食衰少熱則熱氣內藏肌肉漸消寒熱交作使人怢慄而不能食此所以名之爲寒熱也

風氣與陽明入胃循脉而上至目內眥其人

肥則風氣不得外泄則爲熱中而目黃人瘦則外泄而寒則爲寒中而泣出眥音咨○陽明者胃脉也胃脉起於鼻交頞中下循鼻外入上齒中還出俠口環脣下交承漿却循頤後下廉循喉嚨入缺盆下膈屬胃故與陽明入胃循脉而上至目內眥也人肥則腠理密緻故不得外泄則爲熱中而目黃人瘦則腠理開疎風得外泄則寒中而泣出也

此言風證有熱中寒中二證皆自陽明而入者也夫熱中寒中以有肥瘦不同而目有爲黃爲泣之可驗者如此

風氣與太陽俱入行諸脉俞散於分肉之閒與衛氣相干其道不利故使肌肉憤䐜而有瘍衛氣有所凝而不行故其肉有不仁也肉分之閒衛氣行處風與衛氣相薄俱行於肉分之閒故氣道澀而不利也氣道不利風氣內攻衛氣相持故肉憤䐜而瘡出也瘍瘡也若衛氣被風吹之不得流轉所在偏併凝而不行則肉有不仁之處也不仁謂痹而不知寒熱痛痒

此言風證之肉有不仁自太陽而入者也十二經以足太陽爲巨陽凡五藏六府之俞穴皆在於背而屬之於太陽經也風氣與太陽俱入必自風門而感者行諸脉俞散於分肉之閒彼衛氣天明目開則出自睛明穴亦行諸脉俞而散之分肉之閒今

風氣欲入而衛氣欲出。彼此相犯。其所行之道路不利。故風寒凝聚於肌肉。而肌肉憤䐜瘡瘍遍體。衛氣亦有所凝而不能行。故其肉有不仁。雖冷熱痛痒而皆不知也。蓋愛物之謂仁。惟肉無所知。則若有不能管攝愛護者矣。遂以不仁名之也。夫帝無此問而伯對之。蓋因帝缺此不問耳。

癘者有榮衛熱胕。其氣不清。故使鼻柱壞而色敗。皮膚瘍潰。癘音賴。胕當作腐。潰胡對反。○此則風入於經脉之中也。榮行脉中。故風入脉中。內攻於血。與榮氣合。合熱而血胕壞也。其氣不清。言潰亂也。然血脉潰亂。榮復挾風。陽脉盡上於頭。鼻爲呼吸之所。故鼻柱壞而色惡。皮膚破而潰爛也。脉要精微論曰。脉風盛爲癘。

風寒客於脉而不去。名曰癘風。或名曰寒熱。始之寒熱。熱成曰癘風。

此言風證之有癘者。自營氣受傷而然也。營氣者。陰氣也。營氣行於經脉之中。今風氣感之。則營氣熱腐。其氣不清。唯鼻爲呼吸之所。外焉五氣入於鼻。內焉腐氣出於鼻。致使鼻柱變壞。面色敗惡。皮膚成瘡瘍而潰爛。其風寒客於脉而終不能去。名曰癘風。然亦有時而發寒熱。故或者亦以寒熱名之也。○長刺節論篇云。病大風。骨節重。鬚眉墮。名曰大風。刺肌肉爲故。汗出百日。刺骨髓。汗出百日。凡二百日。鬚眉生而止鍼。此與此節相同。故錄之。骨空論首二節大風。乃初時所感大風。而此則已成爲癘矣。

以春甲乙傷於風者爲肝風。以夏丙丁傷於風者爲心風。以季夏戊巳傷於邪者爲脾風。以秋庚辛中於邪者爲肺風。以冬壬癸中於邪者爲腎風。春甲乙木肝主之。夏丙丁火心主之。季夏戊巳土脾主之。秋庚辛金肺主之。冬壬癸水腎主之。

此以五藏之風告之也。肝主於春。心主於夏。脾主於季夏。肺主於秋。腎主於冬。然五藏之正氣虛則邪氣反勝者感之。此五藏之風所由成也。帝雖未及問而伯告之者如此。○觀此節曰傷曰中。互言。則傷中二字無別。後世名中風門爲中風。名傷風門爲傷風。視中風爲重。傷風爲輕。朱丹谿有曰中曰傷之辯贅矣。

風中五藏六府之俞。亦爲藏府之風。各入其門戶所中。則爲偏風。隨俞左右而偏中之。則爲偏風。

此言風證之有偏風者。自風各入藏府而然也。風中五藏六府之俞穴。各入其門戶。則或左或右。或上或下。偏於一所。是之爲偏風也。此正所以答首節偏枯之問耳。

風氣循風府而上。則爲腦風。風入係頭。則爲目風眼寒。風府。穴名。正入項髮際一寸大筋內宛宛中。督脉陽維之會。自風府

而上則腦戶也。腦戶者，督脉足太陽之會。故循風府而上則爲腦風也。足太陽之脉，起於目內眥，上額交巔上，入絡腦，還出。故風入係頭則爲目風眼寒也。飲酒中風則爲漏風。熱鬱腠疎，中風汗出多如液漏，故曰漏風。經具名曰酒風。入房汗出中風則爲內風。內耗其精，外開腠理，因內風襲，故曰內風。經具名曰勞風。新沐中風則爲首風。沐髮中風，舍於頭，故曰首風。久風入中則爲腸風飧泄。風在腸中，上熏於胃，故食不化而下出焉。飧泄者，食不化而出也。外在腠理則爲泄風。風居腠理則玄府開通，風薄汗泄，故云泄風。故風者百病之長也，至其變化，乃爲他病也，無常方，然致有風氣也。長，先也，先百病而有也。

此言風之所感有不同，故病之所成者有爲腦風、爲目風、爲漏風、爲內風、爲首風、爲腸風、爲泄風也。風府者，督脉經穴也。風氣循風府而上，乃腦戶穴也，亦督脉經穴。故風入腦而爲腦風。目在於前而其系則存於頭之腦，風入繫頭則傳入於目而爲目風，其眼當畏寒也。飲酒中風則風不得入而在腠理，毋遇飲酒則汗出，是之謂漏風也。入房汗出而中風，則內耗其精，外開腠理，因內而風襲之，是之謂內風也。沐首中風則首爲風痛，而遇風則發，是之謂首風也。風久入於其中，則爲腸風，其食有時不化而出也。風初感時，外在腠理，內熱相拒，不得入內，汗則常泄，是之謂泄風也。故風者本爲百病之長，至其變化則不止於風而變爲他病，如方向之無定所也。此皆爲風氣所致，養生者其慎之。

帝曰：五藏風之形狀不同者何？願聞其診及其病能。能，耐同。○診，謂可言之證；能，謂內作病形。岐伯曰：肺風之狀，多汗惡風，色皏然白，時欬短氣，晝日則差，暮則甚，診在眉上，其色白。皏音騈。差，瘥同。○凡內多風氣則熱有餘，熱則腠理開，故多汗也。風薄於內，故惡風焉。皏，謂薄白色也。肺色白，在變動爲欬，主藏氣。風內迫之，故色皏然白，時欬短氣也。晝則陽氣在表，故差；暮則陽氣入裏，風內應之，故甚也。眉上，謂兩眉間之上，闕庭之部，所以外同肺候，故診在焉。白，肺色也。心風之狀，多汗惡風，焦絕，善怒嚇，赤色，病甚則言不可快，診在口，其色赤。焦絕，謂唇焦而文理斷絕也。何者？熱則皮剝故也。風薄於心則神亂，故善怒而嚇人也。心脉支別者，從心系上俠咽喉而主舌，故病甚則言不可快也。口唇色赤，故診在焉。赤者，心色。肝風之狀，多汗惡風，善悲，色微蒼，嗌乾，善怒，時憎女子，診在目下，其色青。嗌音益。○肝病則心藏無養，心氣虛，故善悲。肝合木，木色蒼，故色微

吝也。肝脉者，循股陰入髦中，環陰器，抵少腹，俠胃屬肝絡膽，上貫鬲布脇肋，循喉嚨之後，入頏顙，上出額，與督脉會於顛。其支別者，從目系下。故嗌乾善怒，時憎女子，診在目下也。青，肝色也。

脾風之狀，多汗惡風，身體怠墮，四支不欲動，色薄微黃，不嗜食，診在鼻上，其色黃。墮惰

司。○脾脉起於足大指，循胻骨，又上膝股內前廉，入腹屬脾絡胃，上鬲俠咽，連舌本，散舌下。其支別者，復從胃別上鬲，注心中。心脉出於手，循臂。故身體怠墮，四支不欲動，而不嗜食。脾氣合土，主中央，鼻於面部亦居中，故診在焉。黃，脾色也。○宋校正云：王註脾風，不當引心脉出於手，循臂七字，於義無取。脾主四支，脾風則四支不欲動矣。

腎風之狀，多汗惡風，面痝然浮腫，脊痛不能正立，其色炲，隱曲不利，診在肌上，其色黑。炲音台。○痝然，言腫起也。

炲，黑色也。腎者陰也，目下亦陰也，故腎藏受風，則面痝然而浮腫。腎脉者，起於足下，上循腨內，出膕內廉，上股內後廉，貫脊，故脊痛不能正立也。隱曲者，謂隱蔽委曲之處也。腎藏精，外應交接，今藏被風薄，精氣內微，故隱蔽委曲之事不通利所為也。陰陽應象大論曰：氣歸精，精食氣。今精不足，則氣內歸精，氣不注皮，故肌皮上黑也。黑，腎色也。

·此舉五藏之風狀而詳告之也。凡內多風氣，則熱有餘，熱則腠理開，故多汗，風薄於內，故惡風。故五藏之感風，無不多汗而惡風也。　肺風之狀，多汗惡風，惟肺藏感風，

則色皏然而白，以肺屬金之色也。在變動為欬，于藏氣，風內迫之，故時作欬嗽，其氣短少也。晝則衛氣在表，故風病在表者覺瘥；夜則衛氣行陰，故風病在內者覺甚。眉上乃闕庭之部，所以外司肺候。靈樞五色篇以為闕中者肺也。其色白者，肺風之色也。　心風之狀，多汗惡風，心受邪正在中，故上中下三焦之氣升降頗難，而似有阻絕。且心不受邪，今則神亂火盛，善怒嚇人。其色當赤也。及其病甚，則心脉支別者，從心系上俠咽喉而主舌，故言亦不快也。口脣之色赤，以赤為心之色也。　肝風之狀，多汗惡風，肝病則心藏無無養，心氣虛，故善悲。肝合木，木色蒼，故色微蒼也。肝脉循股陰入髦中，環陰氣，抵少腹，俠胃屬肝絡膽，上貫鬲布脇肋，循喉嚨之後，入頏顙，上出額，與督脉會於巔。其支別者，從目系下頰裏，環脣內，故嗌乾善怒，時憎女子，診在目下，其色當青色。時憎女子者，以女子之性易與之作而彼正值肝病，其憎益甚也。　脾風之狀，多汗惡風，脾主肉，故身體怠惰，脾主四支，故四支不欲動，色薄漸黃，以脾土主黃色也。不嗜食，以脾氣虛也。鼻居中，土主中央，故診在鼻上，其色當黃也。　腎風之狀，多汗惡風。腎者陰也，目下亦陰也，故腎受風，則面龐然而浮腫。腎脉起於足下，上循腨內，出膕內廉，上股內後廉，貫脊，故脊痛不能正立也。面色如炲之黑者，腎之色黑也。腎藏精，外應交接，今藏被風薄，精氣內微，故隱蔽委曲之事不利於所為也。肌肉之上，大約色黑，皆腎氣受邪而色斯外見也。

胃風之狀，頸多汗，惡風，食飲不下，鬲塞不通，腹善滿，失衣則䐜脹，食寒則泄，診形瘦而腹大。胃之脈，支別者，從頤後下廉過人迎，循喉嚨，入缺盆，下鬲，屬胃，絡脾。其直行者，從缺盆下乳內廉，下俠臍，入氣街中。其支別者，起胃下口，循腹裏，至氣街中而合。故頸多汗。食飲不下，鬲塞不通，腹善滿也。然失衣則外寒而中熱，故腹䐜脹。食寒則寒物薄胃，而陽不內消，故泄利。胃合脾而主肉，胃氣不足，則肉不長，故瘦也。胃中風氣稸聚，故腹大也。

此以胃風之狀告之也。首節帝問五藏六府之風，故此節以胃風爲對，然止言胃風而未及他府者，意胃爲六府之長也。前久風入中則爲腸風，亦六府中有二矣。

首風之狀，頭面多汗，惡風，當先風一日則病甚，頭痛不可以出內，至其風日則病少愈。頭者諸陽之會，風客之則皮腠疎，故頭面多汗也。夫人陽氣外合於風，故先當風一日則病甚，以先風甚，故亦先衰，是以至其風日則病少愈。內謂室屋之內也。不可以出屋室之內者，以頭痛甚而不喜外風故也。

漏風之狀，或多汗，常不可單衣，食則汗出，甚則身汗，喘息惡風，衣常濡，口乾善渴，不能勞事。肺胃風熱，故不可單衣。腠理開疎，故食則汗出。甚則風薄於肺，故身汗，喘息惡風，衣常濡，口乾善渴也。形勞則喘息，故不能勞事。○宋校正云：孫思邈云：因醉取風爲漏風，其狀惡風，多汗少氣，口乾善渴，近衣則身熱如火，臨食則汗流如雨，骨節懈惰，不欲自勞。

泄風之狀，多汗，汗出泄衣上，口中乾，上漬其風，不能勞事，身體盡痛則寒。上漬謂皮上濕如水漬也。以多汗出，故兩汗多則津液涸，故口中乾。形勞則汗出甚，故不能勞事。身體盡痛，以其汗多，汗多則亡陽，故寒也。○宋校正云：孫思邈云：新房室竟取風爲內風，其狀惡風，汗流沾衣裳。疑此泄風乃內風也。本論前文先云漏風、內風、首風，次言入中爲腸風，在外爲泄風。今有泄風而無內風，孫思邈載內風乃此泄風之狀，故知此泄字內之誤也。

帝曰：善。

此申言第八節首風、漏風、泄風之狀也。新沐中風，固爲首風。首風之狀，頭面多汗惡風。蓋頭爲諸陽之會，風客之則皮腠疎，故頭面多汗也。人之陽氣外合於風，故先當風一日則頭痛甚，不可以出戶內。然病以先風而甚，則痛亦先風而衰，至其當風之日，則病已少愈矣。飲酒中風，固爲漏風。漏風之狀，或多汗惡風，脾胃風熱，雖單衣亦欲却之。腠理開疎，故食則汗出。甚則風薄於肺，故身汗喘息汗多，故衣常濡，口常乾，又善渴。形勞則喘息，故不能勞事也。病能論篇帝曰：有病身熱解墮，汗出如浴，惡風少氣，此爲何病？岐伯曰：病名曰酒風。帝曰：治之柰何？岐伯曰：以澤瀉、朮各十分，麋銜五分，合以三指撮，爲後飯。外在腠理，則爲泄風。泄風之狀，多汗，汗出則泄在衣上。

汗多故口中乾。皮上清，形勞則汗出。故不
能勞事。風在身體，故盡痛。汗多則亡陽，故
寒也。

痺論

黃帝問曰。痺之安生。痺必至反。○安，猶何也。言何以生。岐伯
對曰。風寒濕三氣雜至，合而為痺也。雖合而為痺，發
起亦殊矣。其風氣勝者為行痺。寒氣勝者為痛痺。
濕氣勝者為著痺也。著，着同。○風則陽受之，故為痺行。寒則陰受之，
故為痺痛。濕則皮肉筋脈受之，故為痺著
而不去也。故乃痺從風寒濕之所生也。

此言三氣成痺，而痺之證有不同也。痺者，
卑也。有病則有日降日深之義。又有不得
自如之義，故名曰痺。即下文行痛着諸證
也。帝以痺從何生為問，伯言風寒濕之三
邪氣錯雜而至，則合之於體而痺生。含本
節意。合之於經而痺分。合下節意。故曰合
而為痺也。其風氣勝者，則風以陽經而受
之，故當為行痺之證，如蟲行於頭面四體
也。其寒氣勝者，則寒以陰經受之，故當為
痛痺之證，寒氣傷血而傷處作痛也。其濕
氣勝者，則濕以皮肉筋脈而受之，故當為
着痺之證，當沉着不去而舉之不痛也。

帝曰。其有五者何也。言風寒濕氣各異，則三氣生有五，而何氣之勝
也。

岐伯曰。以冬遇此者為骨痺。以春遇此者
為筋痺。以夏遇此者為脈痺。以至陰遇此者
為肌痺。以秋遇此者為皮痺。冬主骨。春主筋。夏主脈。秋主皮。
至陰主肌肉。故各為其痺也。至陰，謂戊巳月及土寄王月也。

此言五痺之證，因五時而成者也。帝問風
寒濕三氣異勝則三痺生，其有五痺者，則
止有三氣，將以何氣之勝而名之為五痺
耶。伯言五痺之生，不外於風寒濕之三氣
也。特以時有五者，而遇此三氣則異病耳。
非復有五氣以入五藏也。故冬遇此三者
則為骨痺。蓋腎主冬，亦主骨。腎氣衰，則三
氣入骨，故名之曰骨痺。肝主春，亦主筋。肝
氣衰，則三氣入筋，故名之曰筋痺。心主夏，
亦主脈。心氣衰，則三氣入脈，故名之曰脈

痺。脾主至陰，至陰者六月也，亦主肌肉。脾
氣衰，則三氣入肌，故名之曰肌痺。肺主秋，
亦主皮。肺氣衰，則三氣入皮，故名之曰皮
痺。然猶在皮脈肌筋骨，而未入於藏府。但
痺有在藏在府者，故帝
復於下文而再問之。

帝曰。內舍五藏六府，何氣使然。言皮肉筋骨脈痺，以五時之外遇，然內居藏府，何以致之。岐伯曰。五藏皆有合，病久而
不去者，內舍於其合也。肝合筋，心合脈，脾合肉，肺合皮，腎合骨。久病不去，則入於是。故骨痺不已，復感於邪，內舍於腎。
筋痺不已，復感於邪，內舍於肝。脈痺不已，復

感於邪內舍於心肌痺不已復感於邪內舍
於脾皮痺不已復感於邪內舍於肺所謂痺
者各以其時重感於風寒濕之氣也舍俱去聲重平
聲○時謂氣王之月也肝王春心王夏肺
王秋腎王冬脾王四季之月感謂感應也
此言痺之入五藏者以五痺不去三氣重
感而入之於五藏也帝問五痺在體五藏
在內至有內舍於五藏者何氣使之然也
合者藏也伯言五藏皆有合即如腎之合
在骨肝之合在筋心之合在脉脾之合在
肌肺之合在皮五痺病久而不去則內舍
於其合矣故骨痺不已而又重感於三氣
則內舍於腎筋痺不已而又重感於三氣

則內舍於肝脉痺不已而又重感於三氣
則內舍於心肌痺不已而又重感於三氣
則內舍於脾皮痺不已而又重感於三氣
則內舍於肺所謂五藏之痺者各以其所
主之時重感於風寒濕之
三氣故使之入於五藏也
凡痺之客五藏者肺痺者煩滿喘而嘔以藏氣應
息又其脉還循胃口
故使煩滿喘而嘔　心痺者脉不通煩則心
下鼓暴上氣而喘嗌乾善噫厥氣上則恐心合
脉受邪則脉不通利也邪氣內擾故煩也手
心主心包之脉起於胸中出屬心包下鬲手
少陰心脉起於心中出屬心系下鬲絡小腸
其支別者從心系上俠咽喉其直者復從心

系却上肺故煩則心下鼓滿暴上氣而喘嗌
乾也心主為噫以下鼓滿故噫之以出氣也
若是逆氣上乘於心則
恐畏也神懼凌弱故爾　肝痺者夜臥則驚多
飲數小便上為引如懷肝主驚駭氣相應故
中夜臥則驚也肝之
脉循股陰入髦中環陰器抵少腹俠胃屬肝
絡膽上貫鬲布脇肋循喉嚨之後上入頏顙
故多飲水數小便上
引少腹痛如懷任之狀　腎痺者善脹尻以代踵
脊以代頭尻枯熬反○腎者胃之關關不利
則胃氣不轉故善脹也尻以代踵
謂足攣急也脊以代頭謂身踡屈也踵足跟
也腎之脉起於足小指之下斜趨足心出於
然骨之下循內踝之後別入跟中以上腨內
出膕內廉上股內後廉貫脊屬腎絡膀胱其

直行者從腎上貫肝鬲入肺
中氣不足而受邪故不伸展　脾痺者四支解
墮發欬嘔汁上為大塞土王四季外主四支
故四支解墮又以其
脉起於足循腨胻上膝股也然脾脉入腹屬
脾絡胃上鬲俠咽故發欬嘔汁脾氣養肺胃
復連咽故上
為大塞也
此承上文而遂言五
藏之痺各有其證也
腸痺者數飲而出不得中氣喘爭時發飱泄
數音朔○大腸之脉入缺盆絡肺下鬲屬大
腸小腸之脉又入缺盆絡心循咽下鬲抵胃
屬小腸今小腸有邪則脉不下鬲脉不下鬲
則腸不行化而胃氣搐熱故多飲水而不得

下出也腸胃中陽氣與邪氣奔喘交爭得時通利以腸氣不化故時或得通則爲飧泄

胞痺者少腹膀胱按之內痛若沃以湯澀於小便上爲清涕膀胱爲津液之府胞內居之少腹處關元之中內藏胞器然膀胱之脉起於目內眥上額交巓上入絡腦出別下項循肩髆內俠脊抵腰中入循膂絡腎屬膀胱其支別者從腰中下貫臀入膕中今胞受風寒濕氣則膀胱太陽之脉不得下流於足故少腹膀胱按之內痛若沃以湯澀於小便也小便既澀太陽之脉不得下行故上爍其腦而爲清涕出於鼻竅矣沃猶灌也

此言腸痺胞痺六府痺中之二亦各有其證也夫五藏各有其痺而六府亦有其痺也

陰氣者靜則神藏躁則消亡陰謂五神藏也所以說神藏與消亡者言人安靜不涉邪氣則神氣寧以內藏人躁動觸冒邪氣則神被害而離散藏無所守故曰消亡此言五藏受邪之爲痺也**飲食自倍腸胃乃傷**藏以躁動致傷府以食飲見損皆謂過用越性則受其邪此言六府受邪之爲痺也

此言藏府所以成痺者以其內傷爲本而後外邪得以乘之也陰氣者營氣也陰氣精專隨宗氣以行於經脉之中惟其靜則五藏之神自藏而不消亡若躁則五藏之神消亡而不能藏矣所以有五痺者必重感於邪而成五藏之痺也至於六府之所以成痺者何哉飲食固所以養人而倍用適所以害人故飲食自倍腸胃乃傷也腸胃既傷則邪得以乘虛入之而爲痺矣生氣通天論云陽氣者精則養神柔則養筋論衛氣也此節云云論營氣也此乃論營衛至精至妙之義王註不言者未之知耳

○王註分藏府看書有法但不知陰氣爲營氣耳

淫氣喘息痺聚在肺淫氣憂思痺聚在心淫氣遺溺痺聚在腎淫氣乏竭痺聚在肝淫氣肌絕痺聚在脾淫氣謂氣之妄行者各隨藏之所主而入爲痺也**諸痺不已亦益內也**從外不去則益深至於身內**其風氣勝**

者其人易已也

此言因諸證而可驗五藏之痺其間有難愈易愈之分焉夫五藏之痺其證備見於前矣然又有他証可驗而知其痺之在五藏者難於去也是故邪氣浸淫喘息靡寧正以肺主氣惟痺聚在肺故喘息若是邪氣浸淫憂思不已正以心主思惟痺聚在心故憂思若是邪氣浸淫膀胱遺溺正以腎與膀胱爲表裏惟痺聚在腎故遺溺若是邪氣浸淫陰血乏竭正以肝主血惟痺聚在肝故乏竭若是邪氣浸淫肌氣阻絕正以脾主肌惟痺聚在脾故肌絕若是凡此諸痺不已亦以日深一日而不能愈也故風寒濕三氣皆能爲病惟風氣勝者則較之寒濕二氣其病易已蓋風勝爲行痺

而寒濕則爲着痺痛
痺。其勢似難愈耳。

帝曰。痺其時有死者。或疼久者。或易已者。其故何也。岐伯曰。其入藏者死。其留連筋骨間者疼久。其留皮膚間者易已。入藏者死。以神去也。筋骨疼久。以其定也。皮膚易已。以浮淺也。由斯深淺。故有是不同。

此言痺有死生病久之異。皆各有其由也。

帝曰。其客於六府者何也。岐伯曰。此亦其食飲居處爲其病本也。四方雖土地溫凉高下不同。物性剛柔食居不異。但動過其分。則六府致傷。陰陽應象大論曰。水穀之寒熱感則害六府。○宋校正云。傷寒論曰。物性剛柔飡居亦異。**六府亦各有俞。風寒濕氣中其俞。而食飲應之。循俞而入。各舍其府也。**六府俞亦謂背俞也。膽俞在十推之傍。胃俞在十二推之傍。三焦俞在十三推之傍。大腸俞在十六推之傍。小腸俞在十八推之傍。膀胱俞在十九推之傍。隨形分長短而取之。如是各去脊同身寸之一寸五分。並足太陽脉氣之所發也。○宋校正云。詳六府俞並在本推下兩傍。此注言在推之傍者。文略也。

此言六府之成痺者。先以內傷爲之本。而後外邪得以乘之也。第三節帝問內舍五

藏六府。固合藏府而并問之矣。第四節雖主腸痺胞痺而六府之痺不盡於此。故此節帝以六府爲問。伯言六府成痺亦以其飲食失節。居處失宜爲之病根也。上文所謂飲食自倍。腸胃乃傷者。正以此耳。蓋內無所傷則外邪無自而乘之也。故六府之分肉。皆各有俞穴。風寒濕之三氣外中其俞。而內之飲食失節應之。則邪氣循俞而入。各舍於六府之中。此痺之所以成也。○三百六十五穴。皆可以言俞。今曰俞者。凡六府之穴皆可以入邪。而王註止以足太陽經在背之六俞穴爲解。則又理之不然者也。若此。以井滎俞原經合之俞穴解之。猶未盡通。況背中之六俞也。

按馬註看書渾融包括。王註似狹隘。當推廣。何獨拘於背俞乎。

帝曰。以鍼治之奈何。岐伯曰。五藏有俞。六府有合。循脉之分。各有所發。各隨其過。則病瘳也。肝之俞曰太衝。心之俞曰太陵。脾之俞曰太白。肺之俞曰太淵。腎之俞曰太谿。皆經脉之所注也。太衝在足大指本節後二寸陷者中。○宋校正云。刺腰痛注云。太衝在足大指本節後內間二寸陷者中。動脉應手。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留十呼。若灸者可灸三壯。太陵在手掌後骨兩筋間陷者中。刺可入同身寸之六分。留七呼。若灸者可灸三壯。太白在足內側核骨下陷者中。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留七呼。若灸者可灸三壯。太淵在手掌後陷者中。刺可入同身寸之二分。留二呼。若灸者可灸三壯。太谿在足內踝後跟骨上。

動脈陷者中。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留七呼。若灸者可灸三壯。胃合入于三里。膽合入于陽陵泉。大腸合入于曲池。小腸合入于小海。三焦合入于委陽。膀胱合入于委中。三里在膝下三寸䯒外廉兩筋間。刺可入同身寸之一寸。留十呼。若灸者可灸三壯。陽陵泉在膝下一寸䯒外廉陷者中。刺可入同身寸之六分。留十呼。若灸者可灸三壯。小海在肘內大骨外去肘端五分陷者中。屈肘乃得之。刺可入同身寸之二分。留七呼。若灸者可灸五壯。曲池在肘外輔屈肘曲骨之中。刺可入同身寸之五分。留七呼。若灸者可灸三壯。委陽在足膕中外廉兩筋間。刺可入同身寸之七分。留五呼。若灸者可灸三壯。屈伸而取之。委中在膕中央約文中動脈。刺可入同身寸之五分。留七呼。若灸者可灸三壯。○宋校正云。刺

熱注委中。在足膝後屈處。餘並同此。○故經言循脈之分。各有所發。各隨其過。則病瘳也。過。謂脈所經過處。○宋校正云。詳王氏以委陽爲三焦合。甲乙經云。委陽三焦下輔俞也。足太陽之別絡。三焦之合。自在手少陽經天井穴爲少陽府之所入爲合。詳此六府之合。俱引本經所入之穴。獨三焦不引本經所入之穴者。王氏之誤也。王氏但見甲乙經云。三焦合于委陽。彼說自異。彼又以大腸合于巨虛上廉。小腸合于下廉。此以曲池小海易之。故知當以天井穴爲合也。

此言治痺者五藏取其俞。六府取其合。各分刺之而病愈也。帝以可以鍼治爲問。伯言五藏有俞穴。肝之俞曰太衝。心之俞曰大陵。脾之俞曰太白。肺之俞曰太淵。腎之俞曰太谿。六府有合。胃之合曰三里。膽之之合曰陽陵泉。大腸之合曰曲池。小腸之合曰小海。三焦之合曰委陽。膀胱之合曰委中。循藏府經脈所行之分各有所發病之經。乃隨其病之所在而刺之。則或俞或合。其病無有於不瘳也。

帝曰。榮衛之氣。亦令人痺乎。岐伯曰。榮者。水穀之精氣也。和調於五藏。灑陳於六府。乃能入於脈也。正理論曰。穀入於胃。脈道乃行。水入於經。其血乃成。又靈樞經曰。榮氣之道。內穀爲實。○宋校正云。別本實作寶。穀入於胃。氣傳與肺。精專者上行經隧。由此故水穀精氣合榮氣運行而入於脈也。**故循脈上下。貫五藏絡六府也。**榮行脈內。故無所不至。**衛者。水穀之悍氣也。其氣慓疾滑利。不能入於脈也。**悍氣謂浮盛之氣也。以其浮盛之氣。故慓疾滑利。不能入於脈中也。**故循皮膚之中分肉之間。熏於肓膜。散於胸腹。**肓音荒。○皮膚之中分肉之間。謂脈外也。肓膜。謂五藏之間鬲中膜也。以其浮盛故能布散於胸腹之中空虛之處。熏其肓膜。令氣宣通也。**逆其氣則病。從其氣則愈。不與風寒濕氣合。故不爲痺。**

此言營衛二氣不與風寒濕三氣相合。故不爲痺也。營者。陰氣也。由水穀入胃而成

此精微之氣故謂之水穀之精氣也靈樞營衛生會等篇有宗氣積於上焦營氣出於中焦衛氣出於下焦是言宗氣者大氣也大氣積於膻中其中焦之氣陽中有陰者隨上焦之氣以降於下焦而生此陰氣故謂之濁者為營又謂之營氣出於中焦者是也然陰性精專必隨宗氣以行於經隧之中靈樞營衛生會篇云精專者行於經隧衛氣篇云精氣之行於經者為營氣又營衛生會篇云故獨得行於經隧又曰營在脉中由手太陰肺行手陽明大腸足陽明胃足太陰脾手少陰心手太陽小腸足太陽膀胱足少陰腎手厥陰心包絡手少陽三焦足少陽膽足厥陰肝行於晝二十五度行於夜二十五度共五十度周於身始於手太陰而復會於手太陰所謂太

陰主內者此也故此篇曰和調於五藏言其行於手足六陰經也灑陳於六府言其行於手足六陽經也乃能入於脉者言其隨宗氣以行於經脉之中也又總之曰故循脉上下貫五藏絡六府也衛氣者陽氣也亦出水穀入胃而成此精微之氣故謂之水穀之悍氣也其下焦之氣陰中有陽者隨中焦之氣以升於上焦而生此陽氣故謂之濁者為衛又謂之衛氣出於下焦者是也調經論云陽受氣於上焦然陽氣慓悍不隨宗氣而行而自行於各經皮膚分肉之間靈樞衛氣篇云其浮氣之不循經者為衛氣邪客篇云衛氣者出其悍氣之慓疾而先行於四末分肉皮膚之間而不休者也本藏篇云衛氣者所以溫分肉充皮膚肥腠理司開闔者也又營氣生會

篇有云衛在脉外平旦陰盡陽氣出於目目張則氣上行於頭由足太陽手太陽經足少陽手少陽足陽明手陽明晝行陽經二十五度日入則行足少陰手少陰足太陰手太陰足厥陰手厥陰夜行於陰二十五度亦一晝一夜而共為五十度周於身所謂太陽主外者此也故曰其氣慓悍滑利不能入於脉也故循皮膚之中分肉之間熏於肓膜散於胸腹也夫營衛之所行者如此必逆營衛之氣則病而順營衛之氣則愈則此營衛者乃氣也非筋骨肌皮脉與五藏六府之有形者也不與風寒濕三氣相合者也故營衛在人不為痺也

帝曰善痺或痛或不痛或不仁或寒或熱或

燥或濕其故何也岐伯曰痛者寒氣多也有寒故痛也風寒濕氣客於肉分之間迫切而為沫得寒則聚聚則排分肉肉裂則痛故有寒則痛也其不痛不仁者病久入深營衛之行濇經絡時疏故不通宋校正云甲乙經不通作不痛詳甲乙經此條論不痛與不仁兩事後言不痛是載明不痛之為重也皮膚不營故為不仁不仁者皮頑不知有無也其寒者陽氣少陰氣多與病相益故寒也病本生於風寒濕氣故陰氣益之也其熱者陽氣多陰氣少病氣勝陽遭陰故為痺熱遭遇

也。言遇於陰氣，陰氣不勝，故爲熱。其多汗而濡者，此其逢濕甚也。陽氣少，陰氣盛，兩氣相感，故汗出而濡也。中表相應則相感也。

此言痺證有痛有不痛有不仁有寒有熱有燥有濕者，皆各有其故也。言痺之所以痛者，以其寒氣多也。有寒故痛也。故曰：其寒氣勝者爲痛痺也。痺之所以不痛者，以病久則邪氣日深，營衞之行濇，經絡之脉有時而疏，故亦不爲痛也。痺之所以不仁者，以其皮膚之中少氣血以爲之營運，故皮頑不動而爲不仁也。痺之所以體寒者，以衞氣少，營氣多，惟營氣多則與病氣相益，故寒冷也。痺之所以體熱者，以衞氣多，營氣少，故邪氣勝則風氣爲陽，陽與營氣相遭而陰氣不能勝之，故爲痺熱也。痺之所以濕者，以其遇濕甚也。衞氣少，營氣盛，兩陰相感，故汗出而濕也。痺之所以燥者，雖未之言，而即濕者以反觀之，則衞氣多，營氣少，遇熱太甚，兩陽相感，則可以知其爲燥矣。

帝曰：夫痺之爲病，不痛何也？岐伯曰：痺在於骨則重，在於脉則血凝而不流，在於筋則屈不伸，在於肉則不仁，在皮則寒，故具此五者則不痛也。凡痺之類，逢寒則蟲，逢熱則縱。帝曰：善。蟲謂皮中如蟲行。縱謂縱緩不相就。

此言痺在五者不爲痛除寒氣勝者而言之也。帝意痺之爲病皆當痛也，而今曰以寒氣勝者爲痛痺，其風濕所感者不爲痛，何也？伯言風濕所感者雖不爲痛，亦不盡能脫然無累也。在於骨則重，在於脉則血凝而不流，在於筋則不伸，在於肉則不仁，在於皮則體寒，故具此五者則不痛耳。且凡痺病之類，逢天寒則其體急，諸證皆當急也；逢天熱則其體縱，諸證皆當緩也。此其大略也。○蟲，甲乙經作急，王氏以爲如蟲行者非。蓋風勝爲行痺，非逢寒也。

痿論

黃帝問曰：五藏使人痿，何也？痿謂痿弱無力以運動。岐伯對曰：肺主身之皮毛，心主身之血脉，肝主身之筋膜，膜者，人皮下肉上筋膜也。脾主身之肌肉，腎主身之骨髓。所主不同，痿生亦各歸其所主。故肺熱葉焦，則皮毛虛弱急薄，著則生痿躄也。躄，必亦反。○躄謂攣躄，足不得伸以行也。肺熱則腎受熱氣故爾。心氣熱，則下脉厥而上，上則下脉虛，虛則生脉痿，樞折挈，脛縱而不任地也。心熱盛則火獨光，火獨光則火炎上，腎之脉常下行，今火盛而上炎用事，故腎

咏亦隨火炎爍而逆上行也。陰氣厥逆，火復內燔，陰上隔陽，下不守位，心氣通脈，故生脈痿。腎氣主足，故膝腕樞紐如折去而不相提挈，脛筋縱緩而不能任用於地也。

肝氣熱則膽泄口苦，筋膜乾，筋膜乾則筋急而攣，發爲筋痿。

膽約肝葉而汁味至苦，故肝熱則膽液滲泄。膽病則口苦，今膽液滲泄，故口苦也。肝主筋膜，故熱則筋膜乾而攣急，發爲筋痿也。八十一難經曰：膽在肝短葉間下。

脾氣熱則胃乾而渴，肌肉不仁，發爲肉痿。

脾與胃以膜相連，脾氣熱則胃液滲泄，故乾而渴也。脾主肌肉，今熱薄於內，故肌肉不仁而發爲肉痿。

腎氣熱則腰脊不舉，骨枯而髓減，發爲骨痿。

腰爲腎府，又腎脉上股內貫脊屬腎，故腎氣熱則腰脊不舉也。腎主骨髓，故熱熱則骨枯而髓減，發則爲骨痿也。

此言五藏各有所合，故五藏熱則其所合者，有皮毛焦而爲痿躄，有脉痿，有筋痿，有肉痿，有骨痿也。正以五藏皆有合，肺主身之皮毛，心主身之血脉，肝主身之筋膜，脾主身之肌肉，腎主身之骨髓，然五藏之痿皆始於肺，而後四藏之痿所由成。試以肺之痿言之，肺痿者，皮毛痿也。正以肺氣熱，則肺本屬金，而火來乘之，肺葉皆焦，凡皮毛皆虛弱急薄矣，著而不去，則肺爲母，腎爲子，腎受熱氣，足攣而不得伸，致成痿躄之證矣。　又以心痿言之，心痿者，脉痿也。正以心氣熱則火獨炎上，凡在下之脉，皆厥逆而上，上則下脉虛，上下脉虛則生脉痿。脉痿者，膝腕爲樞，如折腕而不相提挈，足脛縱緩而不能任地也。　又以肝痿言之，肝痿者，筋痿也。正以肝氣熱則膽在肝之短葉間者，其汁泄而口苦，筋膜爲火蒸而乾燥，筋膜乾燥則拘急而攣，發之爲筋痿也。　又以脾痿言之，脾痿者，肉痿也。正以脾氣熱，則脾與胃以膜相連，故胃乾而渴，脾主肌肉，今熱薄於內，肌肉不仁，不仁者，不知痛痒，故發之爲肉痿也。　又以腎痿言之，腎痿者，骨痿也。正以腎氣熱，則腰爲腎府，故腰脊不舉，腎主骨，則骨枯而髓減，發之爲骨痿也。夫凡曰痿者，皆有痿躄之義，而唯肺痿名曰痿躄，其餘脉筋肉骨皆成此痿，亦不免於痿躄，則知痿躄爲病之同，肺氣爲病之本矣。下文首股乃詳言之。

帝曰：何以得之？岐伯曰：肺者，藏之長也，爲心之蓋也。

長，上聲。○位高而布葉於胸中，是故爲藏之長，心之蓋。

有所失亡，所求不得，則發肺鳴，鳴則肺熱葉焦。

志若不揚，氣鬱故也。肺藏氣，氣鬱不利，故喘息有聲，而肺熱葉焦也。

故曰：五藏因肺熱葉焦，發爲痿躄，此之謂也。

肺者，所以行營衛，治陰陽，故引曰五藏因肺熱而發爲痿躄也。

悲哀太甚則胞絡絶，胞絡絶，則陽氣內動，發則心下崩，數溲血也。

悲則心系急，肺布葉舉而上焦不通，榮衛不散，熱氣在中，故胞絡絶而陽氣內鼓動，發則心下崩，數溲血

也心下崩謂心包內崩而下血也溲謂溺也故本病曰大經空虛發爲肌痺傳爲脈痿本病古經論篇名也大經謂大經脈也以心崩溲血故大經空虛脈空則熱內薄衛氣盛營氣微故發爲肌痺也先見肌痺後漸脈痿故曰傳爲脈痿也思想無窮所願不得意淫於外入房大甚宗筋弛縱發爲筋痿及爲白淫思想所願爲所欲也施寫勞損故爲崩痿及白淫也白淫謂白物淫衍如精之狀男子溺溲而下女子陰器中綿綿而下也故下經曰筋痿者生於肝使內也下經上古之經名也使內謂勞役陰力費竭精氣也有漸於濕以水爲事若有所留居處相濕肌肉濡漬痺而不仁發爲肉痿業惟近濕居處澤下皆水爲事也平者久而猶殆感之者尤甚矣肉屬於脾脾惡濕濕著於肉則衛氣不營故爲肉痿也故下經曰肉痿者得之濕地也陰陽應象大論曰地之濕氣感則害皮肉筋脈此之謂害肉也有所遠行勞倦逢大熱而渴渴則陽氣內伐內伐則熱舍於腎腎者水藏也今水不勝火則骨枯而髓虛故足不任身發爲骨痿陽氣內伐謂伐腹中之陰氣也水不勝火以熱舍於腎中也故下經曰骨痿

者生於大熱也腎性惡燥熱反居中熱薄骨乾故骨痿無力也

此承上文而言肺痿爲諸痿之由又詳諸痿之所以成也上文所重在合故揭皮脈肉筋骨爲五藏之痿此節所重在諸痿之由故較上節爲更詳也言肺痿之所以得者以肺爲五藏之長爲心之蓋其病始於有所失亡所求不得則鬱火炎極發爲肺鳴金得火而有聲也時則肺熱葉焦發爲痿躄然五藏之痿皆成痿躄實由於肺熱葉焦而始古語有之特以皮毛之痿爲肺經本藏之痿耳 脈痿之所以得者奇病論云胞脈者繫於腎評熱論云胞脈者屬心而絡於胞中蓋婦人有胞絡宮乃受胎之所惟胞絡繫於腎而屬於心故悲哀太甚則心系急胞之絡脈阻絕衛氣不得外出而動於其內所以心主血脈者從下崩潰數溲其血故本病篇云血脫過多大經空虛發爲肌痺傳爲脈痿者此也 筋痿之所以得者肝主身之筋膜思想既已無窮所願又不得遂其意久淫於外或至入房太甚宗筋弛縱發爲筋痿及爲白淫在男子爲精滑在女子爲白帶故下經曰筋痿者生於肝使內也蓋肝主筋其使內之際腎主閉藏肝主疏泄二藏相須爲用故筋弛而成筋痿者如此 肉痿之所以得者此人有漸於濕業惟事水濕有所留其居處又濕肌肉濡漬痺而不仁發爲肉痿彼下經言肉痿得之濕地者此也陰陽應象大論曰地之濕氣感則害皮肉筋脈 骨痿之所以得者有所遠行勞倦時逢大熱而發之爲渴渴則衛氣內伐其陰氣陰

氣被代熱舍於腎。腎爲水藏，不勝其火，則骨枯髓虛，故足不任身，發爲骨痿。彼下經言骨痿生於大熱者，此也。○按此胞絡者，乃胞絡宮之胞字。正婦人受胎之所，彼手厥陰心包絡之包字。不從肉。王註以胞爲包者，非。漸音尖。詩云漸車帷裳。

帝曰：何以別之？岐伯曰：肺熱者，色白而毛敗；心熱者，色赤而絡脈溢；肝熱者，色蒼而爪枯；脾熱者，色黃而肉蠕動；腎熱者，色黑而齒槁。別彼劣切。蠕音軟。○各求藏色及所主，以而命之，則其應也。

此言別五藏之痿，當驗五色五合之證也。

帝曰：如夫子言可矣。論言治痿者，獨取陽明，何也？岐伯曰：陽明者，五藏六府之海，陽明胃脈也。胃爲水穀之海。主閏宗筋，宗筋主束骨而利機關也。宗筋謂陰髦中橫骨上下之竪筋也。上絡胸腹，下貫髖尻，又經於背腹上頭項，故云宗筋主束骨而利機關也。然腰者身之大關節，所以司屈伸，故曰機關。○髖音寬。尻枯敖反。衝脈者，經脈之海也，靈樞經曰：衝脈者，十二經之海。主滲灌谿谷，與陽明合於宗筋。尋此則橫骨上下齊兩傍竪筋，正宗筋也。衝脈循腹俠齊傍各同身寸之五分而上，陽明脈亦俠齊傍各同身寸之一寸五分而上，宗筋脈於中，故曰與陽明合於宗筋也。以爲十二經海，故主滲灌谿谷也。肉之大會爲谷，小會爲谿。陰陽總宗筋之會，會於氣街，而陽明爲之長，皆屬於帶脈，而絡於督脈。宗筋聚會，會於橫骨之中。從上而下，故云陰陽總宗筋之會也。宗筋俠齊下合於橫骨，陽明輔其外，衝脈居其中，故云會於氣街，而陽明爲之長也。氣街則陰髦兩傍脈動處也。帶脈者，起於季脇，回身一周，而絡於督脈也。督脈者，起於關元，上下循腹，故云皆屬於帶脈而絡於督脈也。督脈、任脈、衝脈三脈者，同起而異行，故經文或參差而引之。故陽明虛則宗筋縱，帶脈不引，故足痿不用也。陽明之脈，從缺盆下乳內廉，下俠齊至氣街中；其支別者，起胃下口，循腹裏，下至氣街中而合，以下髀，抵伏兔，下入膝臏中，下循䯒外廉，下足跗，入中指內間；其支別者，下膝三寸而別，以下入中指外間。故陽明虛則宗筋縱緩，帶脈不引，而足痿弱不可用也。引謂牽引。○臏音牝。

此言治痿獨取陽明者，以陽明虛則宗筋不能引帶脈而爲痿也。帝意五藏之痿，似當分經以治之，然論言治痿獨取足陽明胃經者，何也？伯言宗筋在人，乃足之強弱所係也。但陽明實則宗筋潤，陽明虛則宗筋縱，所以獨有取於陽明也。蓋陽明爲五藏六府之海，主潤宗筋。宗筋者，謂陰髦中橫骨上下之竪筋也，主束骨而利機關者，以腰爲一身之大關節，屈伸所司，故曰機關，則宗筋所係之重如此。世疑宗筋即爲

前陰厥論有曰。前陰者。宗筋之所聚。則宗筋不可以前陰言。彼衝脉乃奇經之一爲經脉之海。主滲灌谿谷與陽明合於宗筋。凡陽經陰經總與宗筋而相會。會於陽明經之氣衝穴。所以陽明爲之長也。帶脉亦奇經之一。起於季脇回身一周。此宗筋者與帶脉而相屬。與督脉而爲絡。正以奇經八脉任衝督三脉皆起於會陰之穴。而帶脉亦相連屬也。故陽明虛則宗筋縱弛而不能牽引帶脉。故足痿而不能舉。然則足痿而不能舉者。由於陽明之虛。則治痿獨取陽明者宜也。

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各補其榮而通其俞。調其虛實。和其逆順。筋脉骨肉各以其時受

月。則病已矣。帝曰。善。時受月。謂受氣時月也。如肝王甲乙。心王丙丁。脾王戊巳。肺王庚辛。腎王壬癸。皆王氣法也。時受月。則正謂五常受氣月也。

此言治痿之有法也。蓋筋脉骨肉。各以其時而有受病之月。如肝受病於春爲筋痿。心受病於夏爲脉痿。脾受病於至陰爲肉痿。肺受病於秋爲皮痿。腎受病於冬爲骨痿。今日獨取陽明。又必兼取所受病之經。假如治筋痿者。合胃與肝而治之。補陽明之榮穴內庭。肝之榮穴行間。胃之俞穴陷谷。肝之俞穴太衝。調其虛實。虛則補之。實則寫之。和其逆順。補則逆取。寫則順取。則病已矣。他如心之榮穴少府。俞穴神門。脾之榮穴大都。俞穴太白。肺之榮穴魚際。俞穴太淵。腎之榮穴然谷。俞穴太谿。足皆與胃而兼取者也。

厥論

黃帝問曰。厥之寒熱者何也。厥。謂氣逆上也。世謬傳爲脚氣。廣飾方論焉。

岐伯對曰。陽氣衰於下。則爲寒厥。陰氣衰於下。則爲熱厥。陽。謂足之三陽脉。陰謂足之三陰脉。下。謂足也。

此言厥病之分寒熱者。以足之陰陽六經其氣有偏勝也。蓋足有三陽經。足太陽膀胱經。足少陽膽經。足陽明胃經也。足有三陰經。足太陰脾經。足少陰腎經。足厥陰肝經也。三陽經氣衰於下。則陽氣少。陰氣盛而厥之所以爲寒。三陰經氣衰於下。則陰氣衰。陽氣盛。而厥之所以爲熱。下者足也。

帝曰。熱厥之爲熱也。必起於足下者何也。陽主外而厥在內。故問之。

岐伯曰。陽氣起於足五指之表。陰脉者集於足下而聚於足心。故陽氣勝。則足下熱也。大約而言之。足太陽脉出於足小指之端外側。足少陽脉出於足小指次指之端。足陽明脉出於足中指及大指之端。並循足陽而上。肝脾腎脉集於足下。聚於足心。陰弱故足下熱也。

此言熱厥之熱在陰分者。以其陽勝陰也。

帝曰。寒厥之爲寒也。必從五指而上於膝者何也。陰主內而厥在外。故問之。岐伯曰。陰氣起於五指之裏。集於膝下而聚於膝上。故陰氣勝則從五指至膝上寒。其寒也。不從外皆從內也。亦大約而言之也。足太陰脉起於足大指之端內側。足厥陰脉起於足大指之端三毛中。足少陰脉起於足小指之下斜趣足心。並循足陰而上循股陰入腹。故云集於膝下而聚於膝之上也。

此言寒厥之厥上於膝以其陰勝陽也。

帝曰。寒厥何失而然也。岐伯曰。前陰者。宗筋之所聚。太陰陽明之所合也。宗筋俠齊下合於陰器。故云前陰者宗筋之所聚也。太陰者脾脉。陽明者胃脉。脾胃之脉皆輔近宗筋。故云太陰陽明之所合。春夏則陽氣多而陰氣少。秋冬則陰氣盛而陽氣衰。此乃天之常道。此人者質壯。以秋冬奪於所用。下氣上爭不能復。精氣溢下。邪氣因從之而上也。質謂形質也。奪於所用。謂多欲而奪其精氣也。氣因於中。陽氣衰。不能滲營其經絡。陽氣日損。陰氣獨

在。故手足爲之寒也。

此言寒厥之由。由以腎經縱慾而然也。前陰者。陰器也。外腎也。宗筋者。陰毛中橫骨上下之竪筋也。足太陰脾經起於足大指之端。由內踝上腨內上膝股內前廉入腹。足陽明胃經支者。起於胃口。下循腹裏下至氣衝中而合。以下髀關抵伏兔。下膝臏中。下循脛外廉。下足跗入中指內間。前陰者。本宗筋之所聚。而太陰陽明之脉。各入於腹。皆與宗筋而相合者也。大凡人處春夏之時。則三陽經之氣多。而三陰經之氣少。處秋冬之時。則三陰經之氣多。而三陽經之氣少。此寒厥之人。必恃其質壯。而秋冬多慾。以奪於腎經之用事。是在下之腎氣。乃因強力而遂與上焦之氣相爭。不能復如其舊。其精氣爲之溢下。故寒邪之氣因從上爭之氣而齊上也。蓋由腎氣既困於中。秋冬三陽本衰而至此益衰。不能滲營其經絡。故陽氣日損。陰氣獨在。今寒邪入之。則手足皆爲之寒者宜也。

帝曰。熱厥何如而然也。源其所由也。岐伯曰。酒入於胃。則絡脉滿而經脉虛。脾主爲胃行其津液者也。陰氣虛則陽氣入。陽氣入則胃不和。胃不和則精氣竭。精氣竭則不營其四支也。爲去聲。○前陰爲太陰陽明之所合。故胃不和則精氣竭也。內精不足。故四支無氣以營

之。此人必數醉若飽以入房，氣聚於脾中不得散，酒氣與穀氣相薄，熱盛於中，故熱遍於身，內熱而溺赤也。夫酒氣盛而慓悍，腎氣日衰，陽氣獨勝，故手足爲之熱也。數音朔○醉飽入房，內竭精氣，中虛熱入，由是腎衰陽盛陰虛，故熱生於手足也。此言熱厥之由，以腎經縱慾，胃經縱酒而然也。蓋凡酒入於胃，則絡脈滿而經脈虛。靈樞經脈篇云，飲酒者，衛氣先行皮膚，先充絡脈，以絡脈橫行，經脈直行，酒性慓悍而溢，故絡脈滿，惟絡脈既滿，則經脈必虛。彼脾主爲胃行其津液者也，今腎屬足少陰者，以慾而虛，胃屬足陽明者，以酒而盛。陰氣虛則陽氣入，陽氣入則胃氣下陷而不和，胃不和則脾氣亦衰，穀氣不得化爲精微之氣而運之以行於四支矣。何也，此爲熱厥之人，每爲醉飽以入房，下氣上爭，聚於脾中，脾胃既受穀氣，又受酒氣，熱盛於中，故熱徧然身自內形外也。其內熱以溺赤爲驗，夫酒氣本盛而慓悍，惟腎陰既衰，胃陽獨勝，手足皆爲之熱者宜也。

帝曰：厥或令人腹滿，或令人暴不知人，或至半日遠至一日乃知人者何也。令平聲○暴，猶卒也，言卒然昏悶不醒覺也。不知人，謂悶甚不知識人也，或謂尸厥。岐伯曰：陰氣盛

於上，則下虛，下虛則腹脹滿，陽氣盛於上，則下氣重上而邪氣逆，逆則陽氣亂，陽氣亂則不知人也。重平聲○陰，謂足太陰氣。此言厥有腹滿者，以陰氣行於上，其不知人者，以陽氣盛於上而陰氣又行於上也。陰氣者，據上文觀之，則是足少陰也。足少陰奪於所用，醉以入房，下氣上爭而行之於上，則下虛，故氣在腹而不在足，所以腹中脹滿也。陽氣者，由上文觀之，則是足陽明也。足陽明酒氣盛於上，足少陰腎氣又上，彼邪氣從之而上，則邪氣與陽氣爲逆，逆則陽氣亂，陽氣亂則昏暈而不知人也。夫曰陰氣盛於上則腹脹滿者，乃上文之寒厥，陽氣盛於上則不知人者，乃上文之熱厥耳。按王註陰專解太陰者非，當從馬註爲是。

帝曰：善。願聞六經脈之厥狀病能也。爲前問解厥，故請備聞諸經厥也。岐伯曰：巨陽之厥，則腫首頭重，足不能行，發爲眴仆。巨陽，太陽也。足太陽脈起於目內眥，上額交巔上，其支別者，從巔至耳上角，其直行者，從巔入絡腦，還出別下項，循肩髆內，俠脊抵腰中，入循膂，絡腎屬膀胱。其支別者，從腰中下貫臀，入膕中。其支別者，從髆內左右別下貫胛，過髀樞，循髀外後廉下合膕中，以下貫腨內，出外踝之後，循京骨至小指之端外側。由是厥逆，外形

斯證也。腫。或作踵非。陽明之厥。則癲疾欲走呼。腹滿不得臥。面赤而熱。妄見而妄言。足陽明脉。起於鼻交頞中。下循鼻外。入上齒中。還出俠口環脣。下交承漿。却循頤後下廉。出大迎。循頰車。上耳前。過客主人。循髮際。至額顱。其支別者。從大迎前下人迎。循喉嚨。入缺盆。下膈屬胃絡脾。其直行者。從缺盆下乳內廉。下俠齊。入氣街中。其支別者。起胃下口。循腹裏。下至氣街中而合。以下髀抵伏菟。下入膝臏中。下循胻外廉。下足跗。入中指內間。其支別者。下膝三寸而別。以下入中指外間。其支別者。跗上入大指間。出其端。故厥如是也。癲。一為巔非。少陽之厥。則暴聾頰腫而熱。脅痛。胻不可以運。足少陽脉。起於目銳眥。上抵頭角。下耳後。循頸行手少陽之前。至肩上。交出手少陽之後。入缺盆。其支別者。從耳後入耳中。出走耳前。至目銳眥後。其支別者。目銳眥下大迎。合手少陽於項。下加頰車。下頸合缺盆。以下胸中。貫膈絡肝屬膽。循脅裏。出氣街。遶髦際。橫入髀厭中。其直行者。從缺盆下掖。循胸過季脅。下合髀厭中。以下循髀陽。出膝外廉。下入外輔骨之前。直下抵絕骨之端。下出外踝之前。循足跗。出小指次指之端。故厥如是。太陰之厥。則腹滿䐜脹。後不利。不欲食。食則嘔。不得臥。足太陰脉。起於大指之端。上膝股內前廉。入腹屬脾絡胃。上膈俠咽。連舌本。散舌下。其支別者。復從胃別上膈。注心中。故厥如是。少陰之厥。則口乾溺

赤。腹滿心痛。足少陰脉。上股內後廉。貫脊屬腎絡膀胱。其直行者。從腎上貫肝膈。入肺中。循喉嚨。俠舌本。其支別者。從肺出絡心。注胸中。故厥如是。厥陰之厥。則少腹腫痛。腹脹。涇溲不利。好臥屈膝。陰縮腫。胻內熱。足厥陰脉。去內踝一寸。上踝八寸。交出太陰之後。上膕內廉。循股陰。入髦中。下環陰器。抵少腹。俠胃屬肝絡膽。上貫膈。故厥如是矣。胻內熱。一本云胻外熱。傳寫行書。內外誤也。盛則寫之。虛則補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不盛不虛。謂邪氣未盛。真氣未虛。如是則以穴俞經法留呼多少而取之。

此言足六經之厥狀病能也。首腫頭重者。以其脉自目內眥上額交巔。從巔絡腦也。其足不能行者。以其脉之循腰膂內挾脊抵腰中。其支者過髀樞。貫膕內。出外踝也。發為眴仆者。眴眩而仆倒。乃上重下輕之證也。　足陽明胃經之厥。胃本多氣多血。故邪盛則為癲疾而欲走且呼也。腹滿者。以其脉之從大迎下人迎。循喉嚨。入缺盆。下膈屬胃絡脾也。不得臥者。胃不和則臥不安也。面赤而熱者。其脉起於鼻。下循鼻外。上入齒中。還出挾口環脣。循頤下交承漿也。　足少陽膽經之厥。猝暴而聾者。以其脉起目銳眥。上抵頭角。下耳後。其支者。從耳後入耳中。出走耳前也。頰腫者。以其脉之下大迎。加頰車。下頸也。脅痛者。以其脉之從缺盆下腋。循胸過季脅。下合髀厭

中也。所不可以運者。以其脉之循髀陽出膝外廉。入於外輔骨之前。直下抵絕骨之端。下出外踝之前也。 足太陰脾經之厥腹滿䐜脹者。以其脉起於大指之端。上膝股前廉。入腹屬脾絡胃也。後不利者。以其脉之入腹屬脾絡胃。而厥逆則不利也。不欲食食則嘔者。以其脉之上鬲俠咽連舌本散舌下也。不得卧者。胃不和則卧不安。脾與胃同也。 足少陰腎經之厥溺赤者。以其脉上股內後廉貫脊屬腎絡膀胱也。口乾者。以其脉之上貫肝鬲入肺中循喉嚨俠舌本也。腹滿心痛者。以其脉之從肺出絡心注胸中也。 足厥陰肝經之厥少腹腫痛者。以其脉之下環陰器入少腹也。大腹脹者。以其脉之俠胃屬肝絡膽上貫鬲也。涇溲不利及下陰縮腫者。以其脉之

上膕內廉循股陰入髦中下環陰器也。好卧屈膝者。以膽脉出膝外廉下循輔骨抵絕骨足數欲卧而膝屈也。胻內熱者。肝脉行於內胻也。凡此六經之厥。其治法盛則寫之。虛則補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按靈樞經脉終始等篇。皆言人迎一盛。病在足少陽。則人迎大於氣口一倍也。乃足少陽膽經爲盛。足厥陰肝經爲虛。卽補膽而寫肝。氣口一盛病在足厥陰。則氣口大於人迎一倍也。乃足厥陰肝經爲盛。足少陽膽經爲虛。卽補肝而寫膽。此所謂盛者寫之。虛者補之。若不盛不虛。則在膽取膽而不取之肝。在肝取肝而不取之膽。所謂自取其經也。卽名之曰經治。又曰經刺。餘經皆然。難經六十九難以實則寫子。是肝膽病寫心。虛則補母。是肝膽病補腎。此說似

過。但求之經旨則不合耳。○能音耐。禮運篇云聖人耐以天下爲一家。則能耐同用。本經有病能論篇。又陰陽應象大論曰病之形能也。

太陰厥逆。胻急攣。心痛引腹。治主病者。足太陰脉起於大指之端。循指內側。上內踝前廉。上踹內循胻骨後上膝股內前廉入腹。其支別者。復從胃別上鬲注心中。故胻急攣心痛引腹也。太陰之脉行有左右。候其有過者。當發取之。故言治主病者。

少陰厥逆。虛滿嘔變。下泄清。治主病者。以其脉從腎上貫肝鬲。入肺中循喉嚨。故如是。

厥陰厥逆。攣腰痛。虛滿前閉。譫言。譫音儋。○宋校正云。按全元起云。譫言者。氣虛獨言

也。**治主病者。**以其脉循股陰。入髦中。環陰器。復上循喉嚨之後。絡舌本。故如是。

三陰俱逆。不得前後。使人手足寒。三日死。三陰絕。故三日死。

太陽厥逆。僵仆嘔血善衄。治主病者。僵居良反。仆音付。○以其脉起目內眥。又循脊絡腦。故如是。

少陽厥逆。機關不利。機關不利者。腰不可以行。項不可以顧。以其脉循頸下。繞髦際。橫入髀厭中。故如是。**發腸癰不可治。驚者死。**足少陽脉。貫鬲絡肝屬膽。循脇裏出氣街。發腸癰則經氣絕。故不可治。驚者死也。

陽明厥逆。喘欬身熱。善驚衄嘔血。以其脉循

喉嚨入缺盆下鬲
屬胃絡脾。故如是。
此申足六經厥逆之證。其三陰各厥者。各
治本經。三陰俱厥者。易死。太陰陽明厥者
可治。惟少陽厥者。發之為癰而驚。則不可
治也。足太陰厥逆。其斷急且攣者。以其脈
之循大指內側。上內踝前廉。上腨內。循䯒
骨後。上膝股內前廉。入腹也。心痛引腹者。
以其脈之從胃別上鬲注心中也。此則太
陰本經之病。而取本經以治之也。足少
陰厥逆。虛滿嘔變者。以其脈之上貫肝鬲
入肺中。循喉嚨也。下泄清者。以其脈之開
竅於二便也。此亦治本經之主病者耳。
足厥陰厥逆。拘攣腰痛。虛而腹滿。前陰
閉。譫言不次者。以其脈之循股陰。入毛中
環陰器。抵少腹。挾胃上貫膈。布脇肋。循喉

嚨絡舌本也。此亦治本經之主病耳。凡此
三陰俱厥。前後不通。手足皆寒。主三日死。此
以其三陰之氣絕也。足太陽之厥逆。僵
仆者。以其脈之自項下挾脊抵腰中也。嘔
血善衄者。靈樞經脈篇。亦謂其病則鼽衄
也。此則本經之證。而治其本經耳。足少
陽之厥逆。機關不利。腰不可以行。項不可
以顧者。以其脈之循頸。下遶髦際。橫入髀
厭中也。但此足少陽脈。貫鬲絡肝屬膽。循
脇裏。出氣衝。若發腸癰則經氣絕。故不可
治。肝之病發為驚駭。而膽與之為表裏。故
驚則死矣。足陽明之厥逆。喘欬身熱。善
驚衄嘔血者。以陽明多氣多血。其脈
之循喉嚨。入缺盆。下鬲。屬胃絡脾也。

手太陰厥逆。虛滿而欬。善嘔沫。治主病者。手太
陰脈起於中焦。下絡大腸。還
循胃口。上鬲屬肺。故如是。**手心主少陰厥逆。心痛引喉。身熱。死不可治。**手心主脈。起於
胸中。出屬心包。手少陰脈其支別者。從
心系上俠咽嚨。故如是。**手太陽厥逆。耳聾泣出。項不可以顧。腰不可以俛仰。治主病者。**手太
陽脈支別者。從缺盆循頸上頰至目銳眥。却
入耳中。其支別者。從頰上䪼抵鼻至目內眥。
故耳聾泣出。項不可以顧也。腰不
可以俛仰。脈不相應。恐古錯簡文。**手陽明少陽厥逆。發喉痺。嗌腫。痓。治主病者。**手陽明脈
支別者。從缺盆上頸。手少陽脈支別者。從
膻中上出缺盆上項。故如是。

此言手六經之厥逆。惟心經則死。餘則不
言生死也。手太陰肺經之厥逆。虛滿而欬
善嘔沫者。以其脈之起於中焦。下絡大腸
還循胃口。上鬲屬肺也。　手心主包絡經
手少陰心經之厥逆。心痛引喉身熱者。以
心主之脈。起於胸中。出屬心包。手少陰脈
其支別者。從心系上俠咽喉也。靈樞邪客
篇言。心者五藏六府之大主也。精神之所
舍也。其藏堅固。邪弗能容也。容之則心傷。
心傷則神去。神去則死矣。此所以死不可
治也。手太陽小腸經之厥逆。耳聾泣出。項
不可以顧者。以其脈之從缺盆循頸上頰
至目銳眥。入耳中。出項。又從頰上䪼抵鼻
至目內眥也。腰不可以俯仰者。經脈不合。
恐是足少陽之證也。此亦治其主病者耳。
手陽明大腸經。手少陽三焦經之厥逆

發喉痺及嗌腫痓者。以大腸之脉。從缺盆上頸。手少陽之脉。從腹中出缺盆上項也。此亦治其主病者耳。○按全元起本痓作痙。痓音熾。傷寒論有剛痓柔痓。痙音敬。風強病也。此腫痓當以痙爲是。後世互書者非。靈樞熱病篇第二十七節。有風痙證。

病能論

黃帝問曰。人病胃脘癰者。診當何如。岐伯對曰。診此者當候胃脉。其脉當沉細。沉細者氣逆。胃者水穀之海。其血盛氣壯。今反脉沉細者。是逆常平也。逆者人迎甚盛。甚盛則熱。沉細爲寒。寒氣格陽。故人迎脉盛。人迎者。陽明之脉。故盛則熱也。人迎謂結喉傍脉動應手者。人迎者胃脉也。胃脉循喉嚨而入缺盆。故云人迎者。胃脉也。逆而盛則熱聚於胃口而不行故胃脘爲癰也。血氣壯盛而熱內薄之。兩氣合熱。故結爲癰也。

此言診胃脘有癰之脉。胃脉則沉細。而人迎則甚盛也。蓋胃爲水穀之海。其經多氣多血。脉見右關本宜洪盛。而今反沉細。則是胃氣已逆。故沉細如此。人迎者。胃經穴名。在結喉兩旁。亦有動脉應手。其脉見於左寸。今右關沉細而人迎甚盛。則是熱聚胃口而不行耳。靈樞經脉篇謂人迎大三倍於寸口。則胃經爲實。即此二脉以驗之而知胃脘之有癰矣。

帝曰。善。人有臥而有所不安者何也。岐伯曰。藏有所傷。及精有所之寄則安。故人不能懸其病也。五藏有所傷損。及之水穀精氣有所之寄。扶其下則臥安。以傷及於藏。故人不能懸其病處於空中也。

此言人有臥而不安者。以藏氣傷而精氣耗也。蓋五藏爲陰。各藏其精。藏有所傷及精有所之偏向之義。則藏傷而精耗者。臥不安也。必精有所寄。各在本藏而無失。則臥斯安矣。寄者藏也。如肝藏魂。肺藏魄之類。然凡臥有不安。則人不臥者。血不歸肝。營氣以躁而消亡。衛氣不能入於陰。此人之所以不能懸其病也。懸者。絕也。○按逆調論第六節有不得臥而息有音者。諸證尤詳。但此曰不安。則是不能安寢也。與彼有異。

帝曰。人之不得偃臥者何也。謂不得仰臥也。岐伯曰。肺者藏之蓋也。居高布葉。四藏下之。故言肺者藏之蓋也。肺氣盛則脉大。脉大則不得偃臥。肺氣盛滿。偃臥則氣促喘奔。故不得偃臥也。

此言人之不得偃臥者。以其肺之邪氣盛也。肺氣盛滿。偃臥則氣促喘奔。故不得偃臥也。

帝曰有病頸癰者或石治之或鍼灸治之而
皆已其眞安在言所攻則異所愈則同故問眞法何所在也岐伯
曰此同名異等者也言雖同曰頸癰然其皮中別異不一等也故下
云夫癰氣之息者宜以鍼開除去之夫氣盛
血聚者宜石而寫之此所謂同病異治也息瘜
也死肉也石砭石也可以破
大癰出膿今以錍針代之
此言有病頸癰者當同病異治也頸中有
癰者或以石爲鍼治之或以小鍼治之或
以艾灸之而病皆愈者豈無眞要之法哉
蓋病名雖同而實有微甚之異耳所謂以

小鍼開除而去病者正以癰間有氣頓息
未至甚也所謂以石爲鍼而寫之者正以
氣盛血聚故也雖其同名
異等此所以同病異治也
帝曰有病怒狂者此病安生岐伯曰生於陽
也帝曰陽何以使人狂怒不慮禍故謂之狂岐伯曰陽
氣者因暴折而難決故善怒也病名曰陽厥
言陽氣被折鬱不散也此人多怒亦曾因暴
折而心不疏暢故爾如是者皆陽逆躁極所
生故病名陽厥帝曰何以知之岐伯曰陽明者常動
巨陽少陽不動不動而動大疾此其候也言頸

項之脈皆動不止也陽明常動者動於結喉
傍是謂人迎氣舍之分位也若少陽之動
動於曲頰下是謂天窻天牖之分位也若巨
陽之動動於項兩傍大筋前陷者中是謂天
柱天容之分位也不應常動而反動甚動當
病也○宋校正云詳王注以天窻爲少陽之
分位天容爲太陽之分位按甲乙經天窻乃
太陽脉氣所發天容乃少陽脉氣所發一位
交互當以甲
乙經爲正也帝曰治之柰何岐伯曰奪其食
即已夫食入於陰長氣於陽故奪其食即已
食少則氣衰故節
去其食即病自已使之服以生鐵洛爲飲夫
生鐵洛者下氣疾也之或爲人傳文誤也鐵
洛味辛微溫平主治下

氣方俗或呼爲鐵
漿非是生鐵液也
此言有病怒狂者有病由有診法有治法
也人有病狂者以其陽氣之逆也陽氣者
足三陽經即下陽明巨陽少陽之氣也此
人者因猝暴之頃有所挫折而事有難決
志不得伸故三陽之氣厥逆上行而善怒
而狂病名曰陽氣之厥逆然所以知此疾
者必診之三陽經之動脉耳足陽明經常
動者靈樞動輸篇言足陽明獨動不休故
凡衝陽即跗陽地倉大迎下關人迎氣衝
之類皆有動脉不止而衝陽爲尤甚彼足
大陽膀胱經足少陽膽經則不動者也雖
膀胱經有天窻委中崑崙膽經有天容懸
鐘聽會而皆不及胃經之尤動也今二經
不動而至於動之甚速此其病之怒狂故

諸陽之脉有如此耳。至於所以治之者。亦惟奪其飲食。飲以生鐵落焉可也。蓋食化於太陰脾經。而氣乃長於陽明胃經。故胃本多氣多血。而又加之食。則陽愈盛而狂愈甚。所以必減其食也。生鐵落者屬金。金能尅木。木則肝氣可下。而怒不至甚。以其性之能下氣疾。故可爲飲以服之也。○

大疾之大。當作太。長上聲。洛落同。

帝曰。善。有病身熱解墮。汗出如浴。惡風少氣。此爲何病。岐伯曰。病名曰酒風。解音介。墮徒臥反。惡去聲。

○飲酒中風者也。風論曰。飲酒中風。則爲漏風。是亦名漏風也。大極飲者陽氣盛而腠理疎。玄府開發。陽盛則筋痿弱。故身體解墮也。腠理疎則風內攻。玄府發則氣外泄。故汗出

如浴也。風氣外溥。膚腠理開。汗多內虛。癉熱薰肺。故惡風少氣也。因酒而病。故曰酒風。

帝曰。治之柰何。岐伯曰。以澤瀉。朮各十分。麋銜五分。合以三指撮。爲後飯。朮味苦溫平。主治大風止汗。麋銜味苦寒平。主治風濕筋痿。澤瀉味甘寒平。主治風濕。益氣。由此功用方。故先之。飯後藥先。謂之後飯。

此言酒風之證。而有治之之方也。風論曰。飲酒中風。則爲漏風。漏風之狀。或多汗。常不可單衣。食則汗出。甚則身汗喘息惡風。衣常濡。口乾善渴。不能勞事。故凡極飲者陽氣盛。而腠理疎。玄府開。惟陽盛則熱盛筋痿。故身熱懈惰也。腠理開則風內入。玄府開則氣外泄。所以多汗如浴也。風氣外薄。腠理汗多內虛。熱薰於肺。肺氣亦虛。故惡風少氣也。治之者用澤瀉。朮各十分。麋銜五分。合以三指撮煎服。其藥後飯而服。謂之後飯也。王註以爲先用藥者。不知此證在表。先服藥則入裏。故後飯者。藥在飯後也。朮卽蒼朮。大觀本草主風寒濕痺死肌止汗。麋銜一名無心草。南人呼爲吳風草。主風濕痺歷節賊風。蓋必主風痺益氣。

奇病論

黃帝問曰。人有重身。九月而瘖。此爲何也。重身。謂身中有身。則懷任者也。瘖。謂不得言語也。任娠九月。足少陰脉養胎。約氣斷則瘖。不能

言也。**岐伯對曰。胞之絡脉絕也。**絕。謂脉斷絕而不通流。而不能言。并天眞之氣斷絕也。**帝曰。何以言之。岐伯曰。胞絡者。繫於腎。少陰之脉貫腎繫舌本。故不能言。**少陰腎脉也。氣不營養。故舌不能言。**帝曰。治之柰何。岐伯曰。無治也。當十月復。**十月胎去胞絡復通。腎脉上營。故復舊而言也。**刺法曰。無損不足。益有餘。以成其疹。**疹。謂久病。反法而治。則胎死不去。遂成久固之疹病。**然後調之。**宋校正云。按甲乙經及太素無此四字。按全元起注云。所謂不治者。其身九月而瘖。身重不得爲治。須十月滿生後。復如常也。然後調之。

則此四字本全元起注文誤書於此。當刪去之。**所謂無損不足者。身羸瘦無用鑱石也。**鑱，鋤銜反。○任娠九月，筋骨瘦勞，力少，身重，又拒於穀，故身形羸瘦，不可以鑱石傷也。**無益其有餘者。腹中有形而泄之。泄之則精出而病獨擅中。故曰疹成也。**胎約胞絡，腎氣不通，因而泄之，腎精隨出，精液內竭，胎則不全，胎死腹中，著而不去，由此獨擅，故疹成焉。

此言重身而瘖者，當產後愈，不必強施以攻補之法也。重身者，謂婦人懷妊，則身中有身，謂之重身也。瘖，瘂也。九月而瘖者，醫書謂人之受孕者，一月肝經養胎，二月膽經養胎，三月心經養胎，四月小腸經養胎，五月脾經養胎，六月胃經養胎，七月肺經養胎，八月大腸經養胎，九月腎經養胎，十月膀胱經養胎。先陰經而後陽經，始於木而終於水，以五行之相生為次也。然以理推之，則手足十二經之經脈，晝夜流行無間，無日無時而不共養胎氣也，必無分經養胎之理。今曰九月而瘖，蓋時至九月，則妊胎已久，兒體日長，胞絡宮之絡脈，繫於腎經者，阻絕而不通，故間有為之瘖者，非人人然也。此乃阻絕之絕，非斷絕之謂。生氣通天論云：大怒則形氣絕，而血菀於上。亦阻絕之絕，是何也？腎經之脈，下貫於腎，而上繫舌本，故脈道阻絕者，不能言也。靈樞經脈篇云：腎足少陰之脈，從腎上貫肝膈，入肺中，循喉嚨，挾舌本。此所以不必強

為施治。當至十月分娩之後，而自能復言矣。刺法篇有云：無損不足，無益有餘，以成痼病。此雖泛論，然胎損則為痼病，其義可推。必其十月之後，然後調理之耳。所謂無損不足者，即如身體羸瘦，無用鑱石以鍼之之謂也。所謂無益有餘者，即如腹中有形，而又用鍼以治之，則反以泄之也。泄之則腎之精氣反出，而胎亦隨損，胎死腹中，著而不下，是乃病獨擅中，故曰疹之已成也。吾故曰無治也，當十月復。愚意古人用鍼，故曰無治；若今人用藥，則當用藥治之，但藥以補心腎為宜耳。大奇論以胞精不足者，善言為死，不言為生。此可以驗九月而瘖，非胞精之不足，故十月而復也。

帝曰。病脇下滿氣逆。二三歲不已。是為何病。

岐伯曰。病名曰息積。此不妨於食。不可灸刺。積為導引服藥。藥不能獨治也。腹中無形，脇下逆滿，頻歲不愈，且形之氣逆息難，故名息積也。氣不在胃，故不妨於食也。灸之則火熱內爍，氣化為風；刺之則必寫其經，轉成虛敗，故不可灸刺。是可積為導引，使氣流行，久以藥攻，內消瘀稸，則可矣。若獨憑其藥而不積為導引，則藥亦不能獨治之也。

此言息積之病，當兼導引服藥以治之也。蓋腹中無形，脇下脹滿，氣甚喘逆，頻歲未愈者，乃氣息日積使然也，故名曰息積。此病有關於肝膽肺經，無與於胃，故不妨於食也。但不可灸刺之，蓋灸則火熱內爍，刺則氣寫經虛也。必漸次積為日用導引之

功調和之藥。二者並行。斯病可愈。若止用藥而不導引。則藥不能以獨治也。

帝曰。人有病頭痛。以數歲不已。此安得之。名爲何病。頭痛之疾不當踰。數年不愈。故怪而問之。岐伯曰。當有所犯大寒。內至骨髓。髓者以腦爲主。腦逆故令頭痛。齒亦痛。夫腦爲髓主。齒是骨餘。腦逆犯寒。骨亦寒。人故令頭痛齒亦痛。病名曰厥逆。帝曰善。全注。人先生於腦。緣有腦。則有骨髓。齒者骨之本也。

此言歲久頭痛者。以其寒入於腦。氣有所逆而然也。

帝曰。有病口甘者。病名爲何。何以得之。岐伯曰。此五氣之溢也。名曰脾癉。爲去聲。癉從干反。○癉。謂熱也。脾熱則四藏同稟。故五氣上溢也。生因脾熱。故曰脾癉。夫五味入口。藏於胃。脾爲之行其精氣。津液在脾。故令人口甘也。○脾熱內滲。津液在脾。胃穀化餘。精氣隨溢。口通脾氣。故口甘。津液在脾。是脾之濕。此肥美之所發也。此人必數食甘美而多肥也。肥者令人內熱。甘者令人中滿。故其氣上溢。轉爲消渴。數音朔。○食肥則腠理密。陽氣不得外泄。故肥令人內熱。甘者性氣和緩而發散逆。故甘令人中滿。然內熱則陽氣炎上。炎上則欲飲而嗌乾。中滿則陳氣有餘。有餘則脾氣上溢。故曰其氣上溢。轉爲消渴也。陰陽應象大論曰。辛甘發散爲陽。靈樞經曰。甘多食之。令人悶然。從中滿以生之。治之以蘭。除陳氣也。蘭。謂蘭草也。神農曰。蘭草味辛熱平。利水道。辟不祥。胸中痰澼也。除。謂去。陳。謂久也。言蘭除陳久甘肥不化之氣者。以辛能發散故也。藏氣法時論曰。辛者。散也。

此言有脾癉之疾者。當轉爲消渴。而有治之之法也。五氣者。五藏之氣也。肝主酸。心主苦。脾主甘。肺主辛。腎主鹹。人有病口甘者。乃脾氣之溢也。名曰脾癉。脾癉者。脾氣之熱也。正以五味入口。藏於胃。脾爲胃行其精氣。津液在脾。脾熱則口甘耳。

此病必發之於肥美。以此人必多食肥美也。蓋肥者陽氣有餘。令人內熱。甘者性緩不散。令人中滿。多食肥美。故其氣上溢。口爲之甘。口甘日久。則熱氣燥甚。轉爲消渴之證。治之者以蘭草除其陳鬱之氣。則辛能發散。病愈矣。

帝曰。有病口苦。取陽陵泉。口苦者。病名爲何。何以得之。岐伯曰。病名曰膽癉。亦謂熱也。膽汁味苦。故口苦。夫肝者。中之將也。取決於膽。咽爲之使。咽音烟。使去聲。○靈蘭秘典論曰。肝者。將軍之官。謀慮出焉。膽者。中正之官。決斷出焉。肝與膽合。氣性相通。故諸謀慮取決於膽。咽膽相應。故咽爲使焉。此人者。數謀慮

不決故膽虛氣上溢而口爲之苦治之以膽
募俞數音朔○胸腹曰募背脊曰俞膽募在乳下二筋外期門下同身寸之五分俞在脊第十椎下兩傍相去各同身寸之一寸半
此言有膽癉之疾者當有治之之法也
帝曰有癃者一日數十溲此不足也身熱如
炭頸膺如格人迎躁盛喘息氣逆此有餘也
是陽氣太盛於外陰氣不足故有餘也
太陰脉細微如髮者此
不足也其病安在名爲何病癃小便不得也溲小便也頸膺

如格言頸與胸膺如相格拒不順應也人迎躁盛謂結喉兩傍脉動盛滿急數非常躁速也胃脉也太陰脉細縷如髮者謂手大指後同身寸之一寸骨高脉動處脉則肺脉也此正手太陰脉氣之所流可以候五藏也
岐伯曰病在太陰其盛
在胃頗在肺病名曰厥死不治病癃數溲身熱如炭頸膺如格息氣逆者皆手太陰脉當洪大而數今太陰脉反微細如髮者是病與脉相反也何以致之肺氣逆陵於胃而爲是上使人迎躁盛也故曰病在太陰其盛在胃也以喘息氣逆故云頗亦在肺也病因氣逆證不相應故病名曰厥死不治也
此所謂得
五有餘二不足也帝曰何謂五有餘二不足

岐伯曰所謂五有餘者五病之氣有餘也二
不足者亦病氣之不足也今外得五有餘內
得二不足此其身不表不裏亦正死明矣外五有餘者一身熱如炭二頸膺如格三人迎躁盛四喘息五氣逆也內二不足者一病癃一日數十溲二太陰脉微細如髮夫如是者謂其病在表則內有二不足謂其病在裏則外得五有餘表裏既不可憑補寫固難爲法故曰此其身不表不裏亦正死明矣
此言表裏俱病者而決其爲死也病有癃者謂膀胱不利爲癃一日雖數十溲而小便不得出此不足也身熱如炭熱如火也頸膺如格謂喉之旁爲膺其頸與膺如相

格拒而不得通暢也左手寸口人迎之脉三倍而躁其息爲喘其氣甚逆此有餘也右手氣口太陰之脉微細如髮此不足也病在何經而亦名爲何病伯言此病在太陰經之不足觀氣口微細之脉可知也其氣盛在於胃觀人迎躁盛之脉可知也六節藏象論靈樞終始禁服等篇皆以人迎三盛爲病在陽明所以謂之其盛在胃也至於喘息氣逆頗關在肺然肺虛也非盛也特邪氣耳病名曰厥當至死不治蓋人迎盛於氣口者爲格以陽氣上逆而陰氣不得運於外也此正有合於是耳且曰身熱如炭曰頸膺如格曰人迎躁盛曰喘息曰氣逆此得五有餘也曰病癃一日數十溲曰太陰脉微細如髮此二不足也所謂得五有餘者病氣有餘也所謂得二不足

者正氣不足也。即五有餘而欲寫之，則其裏甚虛而不能以當夫寫，即二不足而欲補之，則其表甚盛而不可以施夫補。此其不表不裏，正以必死而無疑也。

帝曰：人生而有病巔疾者，病名曰何？安所得之？夫百病者，皆生於風雨寒暑陰陽喜怒也。然始生有形，未犯邪氣，已有巔疾，豈邪氣素傷耶？故問之。巔，謂上巔，則頭首也。**岐伯曰：病名為胎病，此得之在母腹中時，其母有所大驚，氣上而不下，精氣并居，故令子發為巔疾也。**精氣，謂陽之精氣也。

此言人之初生而有發頂巔之疾者，乃胎中之有病也。頂巔之病，凡病在頂巔者皆

是也，非止頭痛而已。帝問初生之子，未犯邪氣，遽有此疾，必有其由。伯言此病乃得之於胎中者耳。方其在腹之時，其母會有大驚，氣上而不下，精氣并居於上，故令子發為巔疾者如此。

帝曰：有病痝然如有水狀，切其脉大緊，身無痛者，形不瘦，不能食，食少，名為何病？痝然，謂面目浮起而色雜也。大緊，謂如弓弦也。大即為氣，緊即為寒，寒氣內薄而反無痛，與衆別異，常故問之也。**岐伯曰：病生在腎，名為腎風。**脉如弓弦，大而且緊。勞氣內稿，寒復內爭，勞氣薄寒，故化為風，風勝於腎，故曰腎風。**腎風而不能食，善驚，驚已心氣痿者死。**腎水受風，心火痿弱，火水俱困，故必死。**帝曰：善。**

此言腎風之證而至於心痿則死也。腎屬水，故腎虛則水稸。腎不宜感風，故風在則體浮。遂形之為外證者，痝然而壅，如有水狀，其身又無痛處，其形又不至瘦。形之為脉體者，風熱則脉大，風與水搏則脉緊。形之為內證者，脹滿則薄脾而不能食，雖食亦少。水熱穴論云：腎者，胃之關也。關門不利，故聚水而成其病，則欲其能食也難矣。此病乃生於腎，名為腎風。腎風而不能食，最善驚，以水盛則心火衰，故神喪而必多驚耳。若驚後而心經衰弱無氣者，則心本不受邪，今者心傷則神去，神去則死矣。未

語見靈樞邪客篇。

大奇論

心脉滿大，癇瘛筋攣。癇音閑，瘛音異，攣音鸞。○心脉滿大，則肝氣下流，熱氣內薄，筋乾血涸，故癇瘛而筋攣。**肝脉小急，癇瘛筋攣。**肝養筋，內藏血，肝氣受寒，故癇瘛而筋攣。脉小急者，寒也。

此言癇瘛筋攣之證，心肝二經皆能成之，而以其脉之異者驗之也。癇證似癲，瘛證體緩，筋攣者，筋脉拘攣也。然心屬火，火有餘則脉滿大，其血乾涸，故當發之爲癇瘛筋攣也。肝屬木，木感寒則脉小急，其血空急，故亦當發之爲癇瘛筋攣也。夫疾一也，心肝二經皆有之，一以內熱，一以外寒，故脉證不同有如此。

肝脉騖暴，有所驚駭。騖音務。○騖，謂馳騖，言其迅急也。陽氣內薄，故發爲驚也。**脉不至若瘖，不治自已。**肝氣若厥，厥則脉不通，厥退則脉復通矣。又其脉布脇肋，循喉嚨之後，故脉不至若瘖，不治亦自已。

此言肝脉太過者主於驚，而不及者病易已也。金匱眞言論曰：肝之病發驚駭，故肝脉馳驟暴急，當有所驚駭也。若脉有未至，或口不能言，正以其脉布脇肋，循喉嚨，但氣滯未通，久之病當自已也。

腎脉小急，肝脉小急，心脉小急，不鼓，皆爲瘕。小急爲寒甚，不鼓則血不流，血不流而寒薄，故血內凝而爲瘕也。

此言心肝腎脉之小急沉者，皆爲瘕也。瘕者，假也，塊似有形而隱見不常，故曰瘕。脉本急矣，而其急中甚小，又不鼓擊於手，則是沉也，必有積瘕在中，故脉不和緩空虛耳。今三部之脉如此，皆可以卽其本部而决其爲瘕也。

腎肝并沉爲石水。肝脉入陰，內貫小腹；腎脉貫脊中，絡膀胱；兩藏并藏氣薰衝脉，自腎下絡於胞，令水不行化，故堅而結。然腎主水，水冬冰，水宗於腎，腎象水而沉，故氣并而沉，名爲石水。**并浮爲風水。**脉浮爲風，下焦主水，風薄於下，故名風水。**并虛爲死。**腎爲五藏之根，肝爲發生之主，二者不足，是生主俱微，故死。

并小弦欲驚。脉小弦爲肝腎俱不足，故爾。

此歷舉腎肝之脉相同者，其病亦無異也。腎脉貫脊中，絡膀胱；肝脉入陰，內貫小腹。二脉并沉者，腎主水，水在冬爲冰，水氣凝結如石之沉，故名爲石水也。陰陽別論有陰陽結邪，多陰少陽，名曰石水，小腹腫。靈樞邪氣藏府病形篇有腎脉微大爲石水，起臍已下至小腹腫腫然，上至胃脘，死不治。靈樞水脹論：黃帝有石水之問，而岐伯無答，必有脫簡，皆是積聚之類。石主有形，水則有水與聲也。腎肝脉并浮者，腎主水，肝主風，二部皆見浮脉，是畜水冒風，發爲腫脹，名曰風水。風水之證見評熱論、水熱穴論、靈樞論疾診尺篇。又平人氣象論曰：面腫曰風，足脛腫曰水。及前篇奇病論亦

有腎風之證。又腎爲五藏之根。肝爲發生之主。今二脉俱虛。當爲死證也。又腎肝脉并弦。而其弦又小者。肝主弦。小爲腎肝俱虛。虛則多驚。故謂之欲驚也。

腎脉大急沉。肝脉大急沉。皆爲疝。疝者。寒氣結聚之所爲也。夫脉沉爲實。脉急爲痛。氣實寒薄聚。故爲絞痛爲疝。

此言腎肝之脉大急沉者皆爲疝也。上文言腎肝心之三部。其脉小急沉者爲瘕矣。茲則言腎肝之二部。其脉大急沉者皆爲疝也。特以急沉之脉有大小之辯耳。疝者寒氣結聚之所爲也。或結於少腹。或結於睾丸。或結於睾丸之上下兩旁。凡二脉經歷之所皆是也。

心脉搏滑急爲心疝。肺脉沉搏爲肺疝。皆寒薄於藏故也。

此言心肺二部皆有疝。即脉可以知之。不特腎肝爲然也。心脉搏擊於指而且滑且急。是心經有疝也。肺脉搏擊於指而按之則沉。是肺經有疝也。積山以高大者曰疝。疝有漸積之義故名。

三陽急爲瘕。三陰急爲疝。太陽受寒。血凝爲瘕。太陰受寒。氣聚爲疝。

此言急脉雖同而有膀胱與脾之分。當有爲疝爲瘕之別也。三陽者足太陽膀胱經也。其脉來急。正以膀胱受寒凝而爲瘕。故其脉如此。三陰者足太陰脾經也。其脉亦急。正以脾經受寒聚而爲疝。故其脉如此。夫上文言腎肝心肺俱有疝。而此言脾亦有疝。可見五藏皆有疝也。王註分瘕爲血疝爲氣者未的。當知二病爲氣血相兼也。按王註疝瘕不分氣血。渾融難認。

二陰急爲癇厥。二陽急爲驚。二陰。少陰也。二陽。陽明也。

此又言急脉雖同而有心經與胃之分。當有爲癇爲厥爲驚之別也。二陰者。心也。其脉來急。正以心經受寒。寒與血搏。發而爲癇爲厥。故其脉如此。二陽者。胃也。其脉亦急。正以胃經受寒。寒來侮之。發而爲驚。故其脉如此。陽明脉解篇謂胃聞木音則驚。以土畏木也。是胃亦有驚。不特肝心而已。

脾脉外鼓沉。爲腸澼久自已。澼音僻○外鼓謂鼓動於臂外也。

肝脉小緩爲腸澼易治。肝脉小緩爲脾乘肝故易治。

腎脉小搏沉。爲腸澼下血。小爲陰氣不足。搏爲陽氣乘之。熱在下焦。故下血也。血溫身熱者死。血溫身熱。是陰氣喪敗。故死。

心肝澼亦下血。肝藏血。心養血。故澼皆下血也。二藏同病者可治。心火肝木。木火相生。故可治之。其脉小沉濇爲腸澼。心肝脉小而沉濇者。澼也。其身熱者死。熱見七日死。腸澼下血而身熱者。是火氣內

絶去心而歸於外也故死火成數七故七日死

此言心肝脾腎皆爲腸澼而有死生之分者以脉與證驗之也腸澼者腸有所積而下之也即今之所謂痢均謂之腸澼也

脉至而搏血衄身熱者死 血衄爲虚脉不應搏今反脉搏是氣極乃然故死 脉來懸鉤浮爲常脉 以其爲血衄者之常脉也

此言有血衄二證者脉搏身熱爲死若懸鉤浮爲常脉則不至於搏之爲可慮也病有血證凡吐血下血皆是也病有衄證血出於鼻者是也血屬陰陰宜靜其脉最惡搏其身最惡熱今犯之故曰死若脉之來也懸虚而鉤而浮則鉤爲心脉浮爲肺脉皆不至於搏擊指下而不和也此特血衄者之常脉耳未必至於死也

脉至如喘名曰暴厥 喘謂卒來盛急去而便衰如人之喘狀也 暴厥者不知與人言 所謂暴厥之候如此 脉至如數使人暴驚 數音朔○脉數爲熱熱則内動肝心故驚 三四日自已 數爲心脉木被火干病非肝生不與邪合故三日後四日自除所以爾者木生數三也

此言病有暴厥暴驚者有脉與證當三四日自已也脉來如喘喘者氣湧而不和脉體如之名曰暴厥暴厥者猝暴而厥逆故脉如此也惟其猝暴厥逆所以不知與人言也脉來如數者六至餘也數爲熱熱則内動肝心主於猝暴驚駭夫暴厥者氣降則

則愈暴驚者熱退則安至三四日間當自已耳蓋木之生數在三也

刺禁論

黃帝問曰願聞禁數岐伯對曰藏有要害不可不察肝生於左 肝象木王於春春陽發生故生於左也 肺藏於右 肺象金王於秋秋陰收殺故藏於右也○宋校正云楊上善云肝爲少陽陽長之始故曰生肺爲少陰陰藏之初故曰藏 心部於表 陽氣主外心象火也 腎治於裏 陰氣主内腎象水也○宋校正云楊上善云心爲五藏部主故得稱部腎間動氣内治五藏故曰治 脾謂之使 營動不已糟粕水穀故使者也 胃爲之市 水穀所歸五味皆入如市雜故爲市也 鬲肓之上中有父母 鬲肓之上氣海居中氣者生之原生者命之主故氣海爲人之父母也○宋校正云楊上善云心下鬲上爲肓心爲陽父也肺爲陰母也肺主於氣心主於血共榮衛於身故爲父母 七節之傍中有小心 小心謂眞心神靈之宮室○宋校正云太素小心作志心楊上善云脊有三七二十一節腎在下七節之傍腎神曰志五藏之靈皆名爲神神之所以任得名爲志者心之神也 從之有福逆之有咎 從謂隨順也八者人之所以生形之所以成故順之則福延逆之則咎至

此將陳禁刺之數乃先以藏府之有定次者言之也○心在五椎之下故背之中行

有神道開一寸五分爲心俞。又開一寸五分爲神堂。皆主於心藏神之義。然心之下有心包絡。其形有黃脂裹心者。屬手厥陰經。自五推之下而推之。則包絡當垂至第七節而止。故曰七節之旁。中有小心。蓋心爲君主爲大心。而包絡爲臣爲小心也。靈樞邪客篇謂諸邪之在心者。皆在心之包絡。而少陰之脉出入屈折。皆如心主之脉行也。則小心之義曉然矣。楊上善以腎爲二七之旁名曰小心。然以二七爲七節以腎爲心。未安。或者以七節之旁爲兩。乃以兩腎爲小心。又或者以脊有二十一節自長強而逆數之則腎爲七節。俱未安。

按小心馬註云。心之下有心包絡。其形有黃脂裹心者。屬手厥陰經。自五椎之下而

推之。則包絡當垂至第七節而止。此言無根據。亦臆度之辭。督脉至陽六七椎節下間。足太陽膈俞穴七椎下兩旁相去脊中各一寸五分。併無小心之說。不知馬註云云從何而來也。但其言似亦有理。姑從之。

刺中心一日死。其動爲噫。心在氣爲噫。**刺中肝五日死。其動爲語。**肝在氣爲語。**刺中腎六日死。其動爲嚏。**腎在氣爲嚏。**刺中肺三日死。其動爲欬。**肺在氣爲欬。**刺中脾十日死。其動爲呑。**脾在氣爲呑。

此言誤刺五藏者有死期與死證也。心爲五藏六府之大主。故刺之中心者即日死。其動爲噫。噫見則死矣。宣明五氣論曰。心爲噫。肝爲語。腎爲嚏。肺爲欬。脾爲呑是也。刺之中肝者五日死。其動爲語。語見則死矣。五日疑作三日。乃木生數也。刺之中腎者六日死。以六乃水之成數也。其動爲嚏。嚏見則死矣。刺中肺者三日死。其三疑爲五。王註釋診要經絡論以爲金生數。四日畢。當至五日而死者是也。其動爲欬。欬見則死矣。刺中脾者十日死。以十爲土之成數也。其動爲呑。呑見則死矣。診要經絡論曰。中心者環死。即此一日之謂也。中脾者五日死。即土成數之半也。中腎者七日死。以生成之數共八七也。

刺中膽一日死。其動爲嘔。膽氣勇故爲嘔。

此言刺中膽者一日半死。以其爲生數之半也。其動爲嘔。嘔見則死矣。嘔出於胃而膽證見之。以木爲土尅也。○膽爲六府之一。當別於五藏。故此另爲一節。

刺跗上中大脉。血出不止死。跗爲足跗。大脉動而不止者。則胃之大經也。胃爲水穀之海。然血出不止。則胃氣將傾。海竭氣亡。故死。

此言中跗上而誤中大脉者爲死也。跗上者。足面也。刺跗上者。刺衝陽脉也。衝陽穴爲胃經之原。傷寒論以爲趺陽之脉。若刺此穴者。誤中大脉。以致血出不止。則胃爲五藏六府之大海。其氣漸衰。必至於死也。前篇言刺肉者無傷脉。則自此以下。凡中脉之義皆相同矣。

刺面中溜脉，不幸為盲。溜流同○面中溜脉者，手太陽任脉之交會，手太陽脉自顴而斜行至目內眥，任脉自鼻鼽兩傍上行至瞳子下，故刺面中溜脉不幸為盲。

此言刺面部而誤中溜脉者為盲也。按靈樞本輸篇云：溜於魚際，則溜與流同。所謂溜脉者，凡脉與目流通者皆是也。又按靈樞大惑論云：五藏六府之精皆上注於目而為之精。又按靈樞論疾診尺篇云：赤脉從上下者太陽病，從下上者陽明病，從外走內者少陽病。此皆溜脉之義也。不知其脉與目通，而刺面部者誤中流脉，則不幸而目當為盲也。王註以流脉為手太陽任脉之交會，愚則以為溜脉不止小腸任脉

兩經，故與王註異。

刺頭中腦戶，入腦立死。腦戶穴名也，在枕骨上，通於腦中。然腦為髓之海，眞氣之所聚，鍼入腦則眞氣泄，故立死。

此言刺頭而誤中腦戶者為立死也。

刺舌下中脉太過，血出不止為瘖。舌下脉，脾之脉也。脾脉者，俠咽連舌本，散舌下。血出不止，則脾氣不能營運於舌，故瘖不能言語。

此言刺舌下而失之太過者為瘖也。舌下者，廉泉穴也，屬任脉經。任脉者，起於中極之下，以上毛際，循腹裏，上關元，至咽喉，屬陰脉之海。今刺廉泉而中其脉，氣至於太過，則必血出不止而為瘖矣。蓋人之音聲必發於會厭，以會厭為音聲之戶。靈樞憂恚無言篇云：會厭之脉上絡任脉，取之天突，其厭乃發。今中脉太過，則廉泉與天突相通，天突與會厭相通，宜其為瘖疾也。王註以為脾脉者無義，蓋以靈樞經脉篇謂脾脉散舌下，遂以舌下為脾脉，並不考廉泉之名，又曰舌本，舌本即舌下也。

按馬註發明有理。

刺足下布絡中脉，血不出為腫。布絡謂當內踝前足下空處布散之絡，正當然谷穴分也。絡中脉則衝脉也。衝脉者，並少陰之經，下入內踝之後，入足下也。然刺之而血不出，則腎脉與衝脉氣并歸於然谷之中，故為腫。

此言刺足下布絡而誤中其脉者當為腫也。布絡者，凡足之六經皆有絡脉也。誤中其脉而血又不出，則必邪不得散而為腫矣。王註止以為然谷之中者，鑿之甚也。

刺郄中大脉，令人仆脫色。尋此經郄中主治與中誥流注經委中穴正同，應郄中者以經穴為名，委中處所為名，亦猶寸口脉、氣口脉皆同一處爾。然郄中大脉者，足太陽經脉也。足太陽之脉起於目內眥，合手太陽。手太陽脉自目內眥斜絡於顴。足太陽脉上頭下項，又循於足。故刺之過禁，則令人仆倒而面色如脫去也。

郄中之下有一中字，去聲。

刺氣街中脉，血不出為腫鼠僕。僕作鼷○氣街之中，膽胃

脉也。膺之脉循脇裏出氣街。胃之脉侠齊入氣街中。其支别者。起胃下口循腹裏至氣街中而合。今刺之而血不出。則血脉氣幷聚於中。故内結爲腫如伏鼠之形也。氣街在腹下侠齊兩傍相去四寸。鼠僕上一寸。動脉應手也。

此言刺氣街而誤中其脉者當爲腫也。氣街者一名氣衝。係足陽明胃經穴。在臍下横骨端鼠鼷上一寸。刺氣衝者誤中其脉而血又不出。則血氣幷聚於中。故内結爲腫在鼠鼷之中也。

刺脊間中髓爲傴。 傴謂傴僂。身踡屈也。脊間謂脊骨節間也。刺中髓則骨精氣泄故傴僂也。

此言刺脊中而誤中其脊髓者爲傴也。脊間者督脉經脊中穴。一名神宗。一名脊俞。在十一椎下。鍼五分。得氣即瀉。禁灸。灸之令人腰傴僂。傴僂謂傴僂身踡屈也。一說凡一刺脊間而中其髓。則精氣泄皆成傴僂。不止脊中一穴而已。

刺乳上中乳房爲腫根蝕。 乳之上下皆足陽明之脉也。乳房之中。乳夜滲泄。胸中氣血皆外奏之。然刺中乳房則氣血交奏。故爲大腫。中有膿根。内蝕肌膚。化爲膿水而久故不愈也。

此言刺乳上而誤中乳房者爲腫。其根當自蝕也。乳上之穴名曰乳中。其内爲乳房。其下爲乳根穴。皆屬足陽明胃經。刺其乳上内中乳房。則病當爲腫。其下爲乳根者。當有膿自蝕。化爲膿水而久不愈也。

刺缺盆中内陷氣泄。令人喘欬逆。 五藏者肺爲之蓋。缺盆爲之道。肺藏氣而主息。又在氣爲欬。刺缺盆中内陷。則肺氣外泄。故令人喘欬逆也。

此言刺缺盆而誤中内陷者當爲喘欬逆氣也。五藏者肺爲之蓋。缺盆爲之道。肺藏氣而主息。又在氣爲欬。刺缺盆中内陷以缺盆在横骨陷中也。則肺氣外泄。故令人喘欬而氣逆也。

刺手魚腹内陷爲腫。 手魚腹内肺脉所流。故刺之内陷則爲腫也。

此言刺手魚腹而内陷者當爲腫也。魚腹者魚際之腹也。刺之太深而内陷。則當爲腫之疾也。

無刺大醉。令人氣亂。 脉數過度。故**無刺大怒。令人氣逆。** 怒者氣逆。故刺之益甚。**無刺大勞人。** 經氣越也。**無刺新飽人。** 氣盛滿也。**無刺大饑人。** 氣不足也。**無刺大渴人。** 血脉乾也。**無刺大驚人。** 神蕩越而氣不治也。○宋校正云詳無刺大醉至此七條與靈樞經相出入。靈樞經云。新内無刺。已刺無内。大怒無刺。已刺無怒。大勞無刺。已刺無勞。大醉無刺。已刺無醉。大飽無刺。已刺無飽。大饑無刺。已刺無饑。大渴無刺。已刺無渴。大驚大恐。必定其氣乃刺之也。

此歷舉不可輕刺之人，無非刺禁之大義也。大醉者脉數過度，刺之則脉氣愈亂。大怒者氣逆，刺之則令人氣愈逆。大勞者氣乏，刺之則氣愈耗。新飽者氣滿，刺之則氣不行。大饑者氣虛，刺之則氣愈散。大渴者血乾，刺之則血愈涸。大驚者氣亂，刺之則氣愈散也。

刺陰股中大脉，血出不止，死。陰股之中，脾之脉也。脾者中央土，孤藏以灌四傍，今血出不止，脾氣將竭，故死。

此言刺陰股而誤中大脉者為死也。

刺客主人內陷中脉，為內漏為聾。客主人，穴名也。今名上關，在耳前上廉起骨，開口有空，手少陽足陽明脉交會於中。陷脉，言刺太深也。刺太深則交脉破決，故為耳內之漏。脉內漏則氣不營，故聾。○宋校正云：詳客主人穴與氣穴論注同。按甲乙經及氣府論註云：手足少陽足陽明三脉之會。疑此脫足少陽一脉也。

此言刺客主人而內陷中脉者，為內漏為耳聾也。

刺膝髕出液，為跛。髕音牝，跛音波。○膝為筋府，筋會於中，液出筋乾，故跛。

此言刺膝髕而出液者，當為跛也。犢鼻在膝髕之下，則犢鼻兩旁之上為膝髕也。刺之者出液，則液出筋乾，當為跛也。

刺臂太陰脉，出血多，立死。臂太陰者，肺脉也。肺者主行營衛陰陽，治節由之。血出多則營衛絕，故立死。

此言刺肺脉而出血過多者，當立死也。臂太陰即手太陰肺經之脉。按靈樞寒熱病篇亦有臂太陰，以其脉行於臂，故既呼曰手，又呼曰臂也。肺主行營衛陰陽，治節由之。今血出多則營衛絕，故立死也。

刺足少陰脉，重虛出血，為舌難以言。重，平聲。○足少陰，腎脉也。足少陰脉貫腎絡肺，繫舌本，故重虛出血，則舌難言也。

此言刺腎經而使之重虛出血者，當為瘖也。足少陰腎經之脉，從腎上貫肝膈，入肺中，循喉嚨，挾舌本，故腎既虛而刺之出血，則為重虛，其舌必難以言也。

刺膺中陷中肺，為喘逆仰息。首中字平聲，次中字去聲。○肺氣上泄，逆所致也。

此言刺膺中而誤中其肺者，當為喘逆仰息也。刺膺中之穴，如足陽明胃經氣戶、庫房、屋翳、膺窗，足少陰腎經俞府、彧中之類，乃誤中肺經雲門、中府，則肺氣上泄，故為病喘急而逆，仰首而息也。

刺肘中內陷，氣歸之，為不屈伸。中，平聲。○肘中，謂肘屈折之中，尺澤穴中也。刺過陷脉，惡氣歸之，氣固關節，故不屈伸也。

此言刺曲澤而誤中陷脉者爲不屈伸也。肘中者尺澤穴係手大陰肺經刺之而內陷結氣歸之則手不能屈伸也。

刺陰股下三寸內陷。令人遺溺。股下三寸。腎與少陰之絡。皆起於腎下。出於氣街。並循於陰股。其上行者出胞中。故刺陷脉則令人遺溺也。

此言刺肝穴而誤使內陷者當遺溺也。王註以股下三寸爲腎經之絡足之三陰行於股內。今曰陰股下三寸。則腎經無穴。蓋自上推之臍旁五分有肓俞穴。肓俞下五寸至橫骨穴。曰橫骨者。陰上橫骨中也。又至下陰谷穴。其穴在膝下內輔骨後其股

下三寸。並無穴名。何王氏以爲腎之絡也。今肝經有陰包穴治遺溺在膝上四寸。則正當股下三寸之處。又脾經有箕門穴亦治遺溺。其穴在魚腹上越筋間陰股內動脉應手。則當在肝脾兩經。然又以肝經爲長也。刺之而內陷其脉。則溺反不止矣。

刺掖下脇間內陷。令人欬。掖腋同〇掖下肺脉也。肺之脉從肺系。橫出掖下。眞心藏脉直行者。從心系却上掖下。刺陷脉則心肺俱動。故欬也。

此言刺肺脉而誤使內陷者當爲欬也。掖下當爲天府穴。在腋下三寸肺脉也。肺脉從肺系橫出腋下。今刺之而內陷其脉。則當爲欬也。

刺少腹中膀胱溺出。令人少腹滿。胞氣外泄。穀氣歸之故少腹滿也。少腹謂臍下也。

此言刺少腹而誤中膀胱則溺出而少腹滿也。胞氣外泄。膀胱虛脹。故溺出而少腹滿也。

刺腨腸內陷爲腫。腨腸之中。足太陽脉也。太陽氣泄故爲腫。

此言刺腨腸而誤使內陷者當爲腫也。腨腸者。足魚腹中承筋穴。俗云脚肚。係足太陽膀胱經。內陷則氣泄。故爲腫。銅人明堂俱禁鍼。

刺匡上陷骨中脉。爲漏爲盲。匡眶同中去聲〇匡。目匡也。骨中。謂目匡骨中也匡骨中脉。目之系肝之脉也。刺內陷。則眼系絕。故爲目漏目盲。

此言刺目眶而誤中其脉者。當爲漏爲盲也。陷骨。謂眶骨也。脉乃目之系也。漏者。淚下不止也。

刺關節中液出。不得屈伸。中平聲〇諸筋者皆屬於節。津液滲潤之液出。則筋膜乾。故不得屈伸也。

此言刺關節中而使之液出者。當不能屈伸也。凡刺手足關節之所。即臂肘股脉之交也。使之液出。則筋膜漸乾。故不分手足皆不得屈伸耳。

刺志論

黃帝問曰。願聞虛實之要。岐伯對曰。氣實形

實氣虛形虛此其常也反此者病陰陽應象大論曰形
歸氣由是故虛實同焉反謂不相合應失常
平之候也形氣相反故病生氣謂脈氣形謂
身形穀盛氣盛穀虛氣虛此其常也反此者
病靈樞經曰營氣之道內穀爲實穀入於胃
氣傳與肺精專者上行經隧由是故穀氣
虛實占必同焉候
不相應則爲病也脈實血實脈虛血虛此其
常也反此者病脈者血之府故虛實同
焉反不相應則爲病也
此言虛實之要凡氣與形穀與氣脈與血
相稱者爲常而相反者爲病也氣者人身
之氣也如營氣衛氣是也形者人之形體
也次節岐伯以身字代形字氣實則形實

氣虛則形虛此其相稱者爲常而相反則
爲病矣然此氣之虛實必於脈而驗之但
不可即謂氣爲脈也觀下文有血脈對舉
者可知王註引陰陽應象大論之形歸氣
以驗其虛實之同甚有見至以氣爲脈氣
則非矣穀盛穀虛者用穀有多少而穀氣
斯有盛虛也故穀多則氣盛穀少則氣虛
此其相稱者爲常而相反則爲病矣此曰
氣者即上文之所謂氣也靈樞營衛生會
篇云人受氣於穀穀入於胃以傳於肺五
藏六府皆以受氣其清者爲營濁者爲衛
脈要精微論謂脈者血之府言血之多少
必聚於經脈之中也故脈實則血實脈虛
則血虛此其相稱者爲常而相反則爲病
矣

按馬註論氣實
氣虛之氣有理
帝曰如何而反岐伯曰氣虛身熱此謂反也
氣虛爲陽氣不足陽氣不足當身寒反身熱
者脈氣當盛脈不盛而身熱證不相符故謂
反也○宋校正云甲乙經云氣盛身
寒氣虛身熱此謂反也當補此四字穀入多
而氣少此謂反也胃之所出者穀氣而布於
經脈也穀入於胃脈道乃
行今穀入多而氣少者
是胃氣不散故謂反也穀不入而氣多此謂
反也胃氣外散肺并之也脈盛血少此謂反也脈少血
多此謂反也經脈行氣絡脈受血經氣入絡
絡受經氣候不相合故皆反常

也
此承上文而言相反爲病者之有三也氣
盛者身宜溫而今反寒氣虛者身宜清而
今反熱穀多者氣宜多而今反少穀少者
氣宜少而今反多脈盛者血宜多而今反
少脈小者血宜少而今反多此皆
謂之相反也○脈少之少當作小
氣盛身寒得之傷寒氣虛身熱得之傷暑傷謂
觸冒也寒傷形故氣盛身
寒熱傷氣故氣虛身熱穀入多而氣少者
得之有所脫血濕居下也脫血則血虛血虛
則氣盛內鬱化成
津液流入下焦
故云濕居下也穀入少而氣多者邪在胃及

與肺也。胃氣不足。肺氣下流於胃中。故邪在胃。然肺氣入胃。則肺氣不自守。氣不自守。則邪氣從之。故云邪在胃及與肺也。脉小血多者。飲中熱也。飲謂留飲也。飲留脾胃之中。則脾氣溢。脾氣溢。則發熱中。脉大血少者。脉有風氣。水漿不入。此之謂也。風氣盛滿。則水漿不入於脉。

此承上文而究其所以爲相反者。由於邪氣之所致也。氣本盛矣。而身反寒。蓋得之傷寒故也。惟寒傷形。故傷寒則身寒也。此傷寒者。初時所感之寒。至於日久。則寒亦爲熱矣。故熱論曰。凡熱病者。皆傷寒之類也。水熱論帝曰。人得於寒而傳於熱。何也。岐伯曰。夫寒盛則身熱也。氣本虛矣。而身反熱。蓋得之傷暑故也。惟熱傷氣。故傷暑則身熱也。穀入多者。而氣則反少。以其有所脫血。血去過多。則氣少也。又濕居下部。濕勝則筋脉壅滯。而氣亦衰也。穀入少者。而氣則反多。以其邪在於胃。胃本多氣多血。而邪氣壅塞。斯氣益多也。又邪在於肺。而肺氣喘滿。斯氣益多也。此所謂邪。凡風寒暑濕燥火皆是也。脉體本小。而血則反多。以其當熱飲之時。而爲熱中。故血似滿溢而爲多也。脉體本大。而血則反少。以其外感於風氣。而脉之所以爲大。水漿不入。而血之所以爲少。此皆反者爲病之謂也。然細味之。則氣盛身寒者。盛爲僞實。而寒爲眞虛。氣虛身熱者。虛爲眞虛。而熱爲僞實。穀多氣少者。多爲僞實。而少爲眞虛。穀少氣多者。少爲眞虛。而多爲僞實。脉小血多者。小爲眞虛而多爲僞實。脉大血少者。大爲僞實而少爲眞虛也。所以爲有虛實之要者如此。

夫實者氣入也。虛者氣出也。入爲陽。出爲陰。陰生於內。故出。陽生於外。故入。氣實者熱也。氣虛者寒也。陽盛而陰內拒。故熱。陰盛而陽外微。故寒。入實者。右手開鍼空也。入虛者。左手閉鍼空也。言用鍼之補寫也。右手持鍼。左手捻穴。故實者。右手開鍼空以寫之。虛者。左手閉鍼空以補之也。○捻音涅

此言寫實補虛之有法也。夫所謂實者。邪氣之入而實也。非眞實也。所謂虛者。正氣之出而虛也。乃實虛也。邪實者其體必熱。氣虛者其體必寒。寒熱之間。虛實明矣。雖有氣盛身寒。其寒爲邪。然終不能不成熱也。大凡用鍼之法。右手持鍼。左手掐穴。方其入鍼寫實之時。則左手掐穴開鍼空以寫之。及其去鍼補虛之時。則左手閉穴閉鍼空以補之。先治僞實而後補眞虛。此要法也。然則今之用藥者。亦惟寫實補虛如鍼法耳。孰謂理之不可類推哉。

鍼解篇

黃帝問曰。願聞九鍼之解。虛實之道。岐伯對曰。刺虛則實之者。鍼下熱也。氣實乃熱也。滿而泄之者。鍼下寒也。氣虛乃寒也。菀陳則除

之者出惡血也。菀音苑靈樞作宛鬱也○菀積也陳久也除去也言絡脈之中血積而久者鍼刺而除去之也。邪盛則虛之者出鍼勿按。邪者不正之目非本經氣是則謂邪非言鬼毒精邪之所勝也出鍼勿按穴俞且開故得經虛邪氣發泄也。徐而疾則實者徐出鍼而疾按之。疾而徐則虛者疾出鍼而徐按之。徐出謂得經氣已久乃出之疾按謂鍼出穴已速疾按之則真氣不泄經脈氣全故徐而疾乃實也疾出鍼謂鍼入穴已至於經脈即疾出之徐按謂鍼出穴已徐緩按之則邪氣得泄精氣復間故疾而徐乃虛也。言實與虛者寒溫氣多少也。寒溫謂經脈陰陽之氣也。若無若有者疾不可知也。言其冥昧不可即而知也夫不可即知故若無慧然神悟故若有也。察後與先者知病先後也。知病先後乃補寫之。為虛與實者工勿失其法。鍼經日經氣已至慎守勿失此之謂也。若得若失者離其法也。妄為補寫離亂大經誤補實者轉令若得誤寫虛者轉令若失故日若得若失也鍼經日無實實無虛虛此其誅也。虛實之要九鍼最妙者為其各有所宜也。為去聲○熱在頭身宜鑱鍼肉分氣滿宜圓鍼脈氣虛少宜鍉鍼寫熱出血發泄固病宜鋒鍼破癰腫出膿血宜鈹鍼調陰陽去暴痺宜圓利鍼治經絡中痛痺宜毫鍼

痺深居骨解腰脊節腠之間者宜長鍼虛風合於骨解皮膚之間宜大鍼此之謂各有所宜也鍉音氐○補寫之時者與氣開闔相合也。氣當時刻謂之開已過未至謂之闔時刻者然水下一刻人氣在太陽水下二刻人氣在少陽水下三刻人氣在陽明水下四刻人氣在陰分水下不已氣行不已如是則當刻者謂之開過刻及未至者謂之闔也鍼經日謹候其氣之所在而刺之是謂逢時此所謂補寫之時也。九鍼之名各不同形者鍼窮其所當補寫也。各不同形謂長短鋒穎不等窮其補寫謂各隨其療而用之也。刺實須其虛者留鍼陰氣隆至乃去鍼也刺虛須其實者陽氣隆至鍼下熱乃去鍼也。言要以氣至而有効也。經氣已至慎守勿失者勿變更也。變謂變易更謂改更皆變法也言得氣至必宜謹守無變其法反招損也。淺深在志者知病之內外也。志一為意志意皆行鍼之用也。近遠如一者深淺其候等也。言氣雖近遠不同然其測候皆以氣至而有効也。如臨深淵者不敢墮也。言氣候補寫如臨深淵不敢墮慢失補寫之法也。手如握虎者欲其壯也。壯謂持鍼堅定也鍼經日持鍼之道堅者為實則其義也。神無營於衆物者靜志觀病人無左右視

也。目絕妄視。心專一務。則用之必中。無惑誤也。義無邪下者。欲端以正也。正指直刺。鍼無左右。必正其神者。欲瞻病人目制其神。令氣易行也。令平聲○檢彼精神。令無散越。則氣爲神使。中外易調也。

此詳解鍼法之義也。鍼經有所謂刺虛則實之者。言氣口虛而當補之也。補之者。卽下文刺虛須其實。候其陽氣隆至。鍼下既熱。乃去鍼也。蓋氣實乃熱也。此補法也。滿而泄之者。言氣口盛而當寫之也。寫之者。卽下文刺實須其虛。候其陰氣隆至。鍼下已寒。乃去鍼也。蓋氣虛乃寒也。寒者。京也。菀陳則除之者。正以菀者積也。陳者久也。除者去也。言絡脈之中。血積而久者。去其血脉以出惡血也。邪盛則虛之者。言諸經邪氣之勝者皆寫其邪。出鍼之時。勿按其穴。令邪氣之發泄也。此上皆寫法也。徐而疾則實者。言得經氣已久。乃徐出之。然鍼既出穴。則速按之。故人之正氣可不泄而實矣。此補法也。靈樞小鍼解曰。徐而疾則實。言徐納而疾出也。則以入鍼爲徐。而不以出鍼爲徐。與此解不同。疾而徐則虛者。言鍼既入穴。已至於經脉。卽疾出之。然鍼既出穴。則徐按之。而人之邪氣可泄之而虛矣。此寫法也。小鍼解曰。疾而徐則虛者。言疾納而徐出也。亦與此不同。言實與虛者。鍼下寒而氣少者爲虛。邪氣已去也。鍼下熱而氣多者爲實。正氣已復也。若無若有者。其寒溫多少。至疾而速。正恍

惚於有無之間。眞不可易知也。小鍼解曰。言實與虛。若有若無者。言實者有氣。虛者無氣也。察後與先者。言知病之虛實先後。然後施以補寫之法也。此下當有若亡若存之解。小鍼解曰。察後與先。若亡若存者。言氣之虛實。補寫之先後也。察其氣之已下與常存也。爲虛與實者。言醫工實則虛之。虛則實之。勿失補寫之法也。若得若失者。言醫工自離其法。誤施補寫。若有所得其實若有所失也。小鍼解曰。爲虛與實。若得若失者。言補者佖然若有得也。寫則怳然若有失也。義與此亦異。○佖音必。滿貌。怳呼狂切。狂貌。○虛實之要。九鍼最妙。爲其各有所宜也。補寫之時者。言各經脉氣之行。自手太陰以至厥陰者。晝夜共行五十度。其鍼入之後。若鍼下氣來謂之開。可以迎而寫之。氣過謂之闔。可以隨而補之。鍼與氣開闔相合也。九鍼之形。各不同形者。卽其鍼之異。則當窮其何鍼爲補何鍼爲寫也。刺實須其虛者。留鍼候其陰氣隆至。鍼下寒。乃去鍼也。刺虛須其實者。候其陽氣隆至。鍼下熱。乃去鍼也。經氣已至。愼守勿失者。言得各經之氣已至。則當謹愼守之。勿變更以用他法也。深淺在志者。言病深則鍼深。病淺則鍼淺。分病之內外也。近遠如一者。言或深或淺雖有近遠不同。然其所候者。唯以氣至爲期。其候則相等無二也。如臨深淵者。言候氣已畢。補寫之法。不敢輕怠也。手如握虎者。言持鍼堅定。欲其壯也。神無營於衆物者。醫工之神。靜志觀病人。無左右視之以惑亂己之神也。義無斜下者。

言正指直鍼欲端以正而無偏斜也必正其神者病人之神也欲瞻病人之目制其神氣使之專一令病人之氣易行也

皮部論

黃帝問曰。余聞皮有分部。脈有經紀。筋有結絡。骨有度量。其所生病各異。別其分部左右上下陰陽所在。病之始終。願聞其道。岐伯對曰。欲知皮部以經脈為紀者。諸經皆然。循經脈行上下所主。則皮部可知。諸經謂十二經脈也。十二經脈皆同。

此言皮部以經脈為紀。蓋各經而皆然也。人身之皮。分為各部。如背之中行為督脈。督脈兩旁四行屬足太陽經。脅後背旁屬足少陽經。脅屬足厥陰經等義是也。脈有經紀。故靈樞有經脈篇。筋有結絡。故靈樞有經筋篇。骨有度量。故靈樞有骨度篇者是也。

陽明之陽名曰害蜚。蜚扶沸反○蜚生化也。害殺氣也。殺氣行則生化弭。故曰害蜚。上下同法。視其部中有浮絡者。皆陽明之絡也。上謂手陽明。下謂足陽明也。其色多青則痛。多黑則痺。黃赤則熱。多白則寒。五色皆見則寒熱也。絡盛則入客於經。陽主外。陰主內。陽謂陽絡。陰謂陰絡。此通言之也。手足身分所見經絡皆然。少陽之陽名曰樞持。樞謂樞要。持謂執持。上下同法。視其部中有浮絡者。皆少陽之絡也。絡盛則入客於經。故在陽者主內。在陰者主出以滲於內。諸經皆然。太陽之陽名曰關樞。關司外動。以靜鎮為事。如樞之運。則氣和平也。上下同法。視其部中有浮絡者。皆太陽之絡也。絡盛則入客於經。

此言手足三陽經之皮部也。陽明之陽名曰害蜚者。蜚。飛也。害蜚者。即後害肩之義推之。則蜚當為輕揚。而肩當為沉重也。即後關蟄之義推之。則蜚當與蟄正相應也。夫陽明而曰害蜚者。陽氣自盛。萬物陽極則有歸陰之義。故曰害蜚。物之飛者。尤為屬陽也。如詩經有四月秀葽。及本草至夏則草枯而有夏枯草之類。上者手也。為手陽明大腸經。下者足也。為足陽明胃經。上下同一法耳。視其上下部中有浮絡者。皆陽明之絡也。大腸經之絡曰偏歷穴。胃經之絡曰豐隆穴。然謂之曰浮絡。則孫絡大絡皆在其中。其色多青則為痛。多黑則為痺。黃赤則有熱。多白則有寒。五色皆見則有寒有熱也。絡盛則方入客於經脈。蓋絡自旁行之脈言。而經自直行之脈言也。大

腸與胃主外爲表。而肺與脾主內爲裏。由絡入經。則由經入裏之漸也。少陽之陽之義名曰樞持。陰陽離合論以太陽爲開。陽明爲闔。少陽爲樞。則此少陽者。乃其執持此樞之經也。手少陽爲三焦經。足少陽爲膽經。故上下同一法耳。視其上下部中有浮絡者。皆少陽之絡也。三焦之絡曰外關穴。膽經之絡曰光明穴。然謂之曰浮絡。則孫絡大絡皆在其中。其色多青則爲痛。多黑則爲痹。黃赤則有熱。多白則有寒。五色皆見則有寒有熱也。絡盛則方入客於經脉。故在陽者主內。少陽爲一陽。而在外陽明爲二陽。太陽爲三陽。則此少陽眞主在內也。其心包絡爲三焦之裏。肝爲膽之裏主出以應於少陽。而又滲灌於內。是表裏相須之理宜然也。推之諸經皆如此耳。太陽之陽之義名曰關樞。蓋少陽爲樞。而此太陽三陽最在外。則此太陽爲關樞也。此陰陽離合論以陽明爲闔。太陽爲開。而此以太陽爲關。關者闔也。蓋彼就表之表而言。而此對少陽而言耳。手太陽爲小腸經足太陽爲膀胱經。故上下同一法耳。視其上下部中有浮絡者。皆太陽之絡也。小腸之絡曰支正穴。膀胱之絡曰飛揚穴。然謂之曰浮絡。則孫絡大絡皆在其中。其色多青則爲痛。多黑則爲痹。黃赤則有熱。多白則有寒。五色皆見則有寒有熱也。絡盛則方入客於經脉。陽經主外。而心爲小腸之裏。腎爲膀胱之裏者。則在內也。上文言陽明少陽皆曰陽主外。陰主內。而又曰諸經皆然。故此太陽不言陽外陰內之義耳。及下節陰經亦不必言也。

少陰之陰名曰樞儒。儒順也。守要而順。陰陽開闔之用也。上下同法。視其部中有浮絡者。皆少陰之絡也。絡盛則入客於經。其入經也。從陽部注於經。其出者。從陰內注於骨。心主之陰名曰害肩。心主脉入掖下。氣不和則妨害肩掖之動運。上下同法。視其部中有浮絡者。皆心主之絡也。絡盛則入客於經。太陰之陰名曰關蟄。關閉蟄類。使順行藏。上下同法。視其部中有浮絡者。皆太陰之絡也。絡盛則入客於經。部皆謂本經絡之所部分。浮謂浮見也。凡十二經絡脉者。皮之部也。列陰陽位部主於皮。故曰皮之部也。

此言手足陰經之皮部也。少陰之陰之義名曰樞儒。陰陽離合論以少陰爲樞。則此所謂樞儒者。正以少陰爲初陰。當有柔順之義也。手少陰爲心經。足少陰爲腎經。故上下同一法耳。視其上下部中有浮絡者。皆少陰之絡也。心經之絡曰通里穴。腎經之絡曰大鍾穴。然謂之曰浮絡。則孫絡大絡皆在其中。其色多青則爲痛。多黑則爲痹。黃赤則有熱。多白則有寒。五色皆見爲有寒有熱也。絡盛則方入客於經脉。其入經也。從小腸膀胱部以入於經脉。其自陽經而出也。則從心腎陰經以內注於骨矣。

厥陰之陰之義名曰害肩。肩者重也。害肩者。萬物從陰而沉。而此陰氣有以殺之。故曰害肩。手厥陰爲心主包絡經。足厥陰爲肝經。故上下同一法耳。視其上下部中有浮絡者。皆厥陰之絡也。大曰心主之陰。而又曰上下同法。則肝在所遺耳。心包絡之絡曰內關穴。肝經之絡曰蠡溝穴。然謂之曰浮絡。則孫絡大絡皆在其中。其色多青則爲痛。多黑則爲痺。黃赤則有熱。多白則有寒。五色皆見。則有寒有熱也。絡盛則方入客於經脉。其入於經也。從三焦膽部以入於經脉。其自經而出也。則從心包與肝以內入於血脉矣。太陰之陰之義名曰關蟄。蟄者藏也。太陽爲三陽。既曰關樞。則此太陰爲三陰當爲關蟄也。手太陰爲肺經。足太陰爲脾經。故上下同一法耳。視其上

下部中有浮絡者。皆太陰之絡也。肺經之絡曰列缺穴。脾經之絡曰公孫穴。然謂之浮絡。則孫絡大絡皆在其中。其色多青則爲痛。多黑則爲痺。黃赤則爲熱。多白則有寒。五色皆見。則有寒有熱也。絡盛則方入客於經脉。其入於經也。從大腸胃部以入於經。其自經而出也。則從肺脾以入於肌肉矣。凡此十二經絡之脉者。乃皮之部也。能知之則可以知百病之始終矣。○按儒甲乙經作檽。考玉篇果有檽字。木名。皮可染色。於義無着。不若王註儒字以順字解之亦通。王註於心主之陰。止言心包。豈得遺失肝經。當曰厥陰之陰。

是故百病之始生也。必先於皮毛。邪中之則腠理開。開則入客於絡脉。留而不去。傳入於經。留而不去。傳入於府。廪於腸胃。中去聲。○廪積也。聚也。**邪之始入於皮也。泝然起毫毛。開腠理。**泝然惡寒也。起謂毛起豎也。腠理。皆謂空及文理也。**其入於絡也。則絡脉盛色變。**盛謂盛滿。變謂易其常也。**其入客於經也。則感虛乃陷下。**經虛邪入。故曰感虛。脉虛氣少。故陷下也。**其留於筋骨之間。寒多則筋攣骨痛。熱多則筋弛骨消。肉爍䐃破。毛直而敗。**䐃音閫。○攣。急也。弛。緩也。消爍也。鍼經曰。寒則筋急。

熱則筋緩。寒勝爲痛。熱勝爲氣消。䐃者肉之標。故肉消則䐃破毛直而敗也。

此承上文而言百病之漸。始於皮毛。入於絡脉。又入於經脉。又入於府。又入於藏。其寒熱異邪。則證候悉分也。由上文觀之。故知百病之始生也。必先入於皮毛。邪中皮毛。則腠理開。開則客於絡脉。留而不去。傳入於經脉。又留而不去。傳入於六府。廪積於腸胃。又入於五藏。方邪之始入皮也。泝然起毫毛。開腠理。其入於絡也。則絡滿色變。如上文有青黑黃赤白等色皆是也。其入於經也。由經之虛。故邪從而陷下矣。乃留於筋骨之間。寒多則有筋攣骨痛之證。熱多則有筋弛骨消肉爍䐃破毛直而敗之證。又由是而傳入於府。傳入於藏矣。

經絡論

黃帝問曰。夫絡脉之見也。其五色各異。青黃赤白黑不同。其故何也。岐伯對曰。經有常色而絡無常變也。經行氣。故色見常應於時。絡主血。故受邪則變而不一矣。帝曰。經之常色何如。岐伯曰。心赤肺白肝青脾黃腎黑。皆亦應其經脉之色也。帝曰。絡之陰陽亦應其經乎。岐伯曰。陰絡之色應其經。陽絡之色變無常。隨四時而行也。順四時氣化之行止。

寒多則凝泣。凝泣則青黑。熱多則淖澤。淖澤則黃赤。此皆常色。謂之無病。五色具見者。謂之寒熱。淖。濕也。澤。潤液也。謂微濕潤也。帝曰善。

此言絡脉之色有常。有病之色無常。皆異於經脉。經脉有常之色而可以驗病也。前篇言絡脉之色。多青則痛。多黑則痺。黃赤則熱。多白則寒。五色皆見則爲寒熱等語。故帝以絡脉之見五色所以異者問之。伯言經有常色者。心主赤。肺主白。肝主青。脾主黃。腎主黑。故經脉之色與此相應也。絡有不常而爲變者。或五色各見。或五色俱見而無常者也。然而陰絡之色與經相應。如太陰肺經之絡其色亦白。少陰心經厥陰心包經之絡其色亦赤。太陰脾經之絡其色亦黃。厥陰肝經之經其色亦青。少陰腎經之絡其色亦黑。故謂陰絡之色應其經者是也。至於陽絡之色變無常。不與經而相應。乃隨四時而行。凡大腸小腸胃膽膀胱三焦。在春則皆青。在夏則皆赤。在至陰則皆黃。在秋則皆白。在冬則皆黑。不與陰經之絡爲一也。此乃陰絡陽絡之常色。無病之時如此。及其感邪爲病之時。寒多則血氣凝澀。凝澀則色青黑。熱多則血氣淖澤。淖澤則色黃赤。五色具見者。謂之寒熱相兼也。所謂絡有不常而爲變者如此。

○此皆常色謂之無病八字當在隨四時而行也之下

骨空論

任脉者。起於中極之下。以上毛際。循腹裏上關元至咽喉。上頤循面入目。宋校正云。難經甲乙經無上頤循面入目六字。

此言任脉之所起所止也。任脉奇經八脉之一也。中極者。臍下四寸。起於中極之下。則始於會陰穴也。兩陰間。任由會陰而行腹。督由會陰而行背。從會陰以上曲骨之毛際。橫骨上中極下一寸陷中動脉應手。鍼一寸。灸七壯。復循腹裏之中極。臍下四寸。鍼八分。灸五壯。上關元。臍下三寸。鍼一寸二分。灸七壯。又上石門氣海陰交神闕水分下脘建里中脘上脘巨闕鳩尾中庭膻中玉堂紫宮華蓋璇璣天突至廉泉承

衆。以上咽喉中。其脉至上頤循面以入於目也。

衝脉者。起於氣街並少陰之經。俠齊上行至胸中而散。任脉衝脉者。奇經也。任脉當齊中而上行。衝脉俠齊兩傍而上行。然中極者。謂齊下同身寸之四寸也。言中極之下者。言中極從少腹之內上行而外出於毛際而上。非謂本起於此也。關元者。謂齊下同身寸之三寸也。氣街者。穴名也。在毛際兩傍鼠鼷上同身寸之一寸也。言衝脉起於氣街者。亦從少腹之內與任脉並行而至於是乃循腹也。何以言之。鍼經曰。衝脉者十二經之海。與少陰之絡起於腎下出於氣街。又曰。衝脉任脉者皆起於胞中。上循脊裏為經絡之海。其浮而外者。循腹各行會於咽喉別而絡唇口。血氣盛則皮膚熱。血獨盛則滲灌皮膚生毫毛。由此言之。則任脉衝脉從少腹之內上行至中極之下。氣街之內明矣。

此言衝脉之所起所止也。衝脉亦奇經八脉之一也。氣街即氣衝。在鼠鼷上一寸。係足陽明胃經穴也。任脉當臍中而上行。衝脉俠臍兩旁而上行。起於氣街。並足少陰腎經俠臍上行至胸中而散也。

任脉為病。男子內結七疝。女子帶下瘕聚。

此言任脉之為病也。內者腹也。腹之中行乃任脉所行之脉路。則宜其為病若是。難經二十九難云。其內苦結。男子為七疝。女子為瘕聚。七疝者。按內經刺逆從篇有狐疝風肺風疝脾風疝心風疝。脉要精微論大奇論靈樞邪氣藏府病形篇俱有心疝腎風疝肝風疝。脉解篇有婦人㿗疝。至真要大論有男子㿗疝。陰陽別論亦有㿉疝。五藏生成篇有厥疝。靈樞邪氣藏府病形篇有肝脉急甚為㿗疝。脾脉微大為疝氣。今疑厥疝者。乃諸疝總名也。疝氣者。自脾脉而言。即脾疝也。㿗疝者當是㿗疝也。且嘗總計其數共有七疝。乃五藏疝及狐疝㿗疝也。其大義俱見各篇註釋之下。後世丹谿七疝。寒水筋血氣狐㿗。祇珍方七疝。厥癥寒氣盤附狼。似丹谿合於經旨。雖其名色各異。豈出內經之範圍耶。然後世但知病在下部者為疝。豈知五藏皆有疝。又但知男子有疝。豈知婦人亦有疝。蓋皆不考內經故耳。瘕聚者。即積聚也。大奇論曰。二陽急為瘕。後世有八瘕者。亦因七疝之名而遂有八瘕名色。即蛇瘕脂瘕青瘕黃瘕燥瘕血瘕狐瘕鼈瘕是也。內經無之。

衝脉為病。逆氣裏急。

此言衝脉之為病也。言衝脉起於氣衝。並足少陰夾臍上行至胸中而散。則裏者其所行之脉絡也。故其為病氣逆而不能上何以至胸中而散也。氣聚腹中而不能散何以免在裏之急也。

督脉為病。脊強反折。督脉。亦奇經也。然任脉衝脉督脉者。一源而三歧也。故經或謂衝脉為督脉也。何以明之。今甲乙及古經脉流注圖經。以任脉循背者。謂

之督脈。自少腹直上者謂之任脈亦謂之督脈是則以背腹陰陽別爲名目爾。以任脈自胞上過帶脈貫齊而上故男子爲病內結七疝女子爲病則帶下瘕聚也。以衝脈俠齊而上並少陰之經上至胸中。故衝脈爲病則逆氣裏急也。以督脈上循脊裏故督脈爲病則脊強反折也。

此言督脈之爲病也言督脈行於脊中。故其爲病脊強反折而不能屈伸也。

督脈者起於少腹以下骨中央女子入繫廷孔。起非初起亦猶任脈衝脈起於胞中也。其實乃起於腎下至於少腹則下行於腰橫骨圍之中央也。繫廷孔者謂窈漏近所謂前陰穴也。以其陰廷繫屬於中故名之。**其孔溺孔之端也。**溺音鳥去聲○孔則窈漏也。窈漏之中其上有溺孔焉端謂陰廷在此溺孔之上端也。而督脈自骨圍中央則至於是。**其絡循陰器。合篡間繞篡後。**督脈別絡自溺孔之端分而各行下循陰器乃合篡間也。所謂間者謂前陰後陰之兩間也。自兩間之後已復分而行繞篡之後。**別繞臀至少陰與巨陽中絡者合。少陰上股內後廉貫脊屬腎。**臀音屯○別謂別絡分而各行之於焦也。足少陰之絡者自股內後廉貫脊屬腎。足太陽絡之外行者循髀樞絡股陽而下其中行者下貫臀至膕中。與外行絡合。故言至少陰與巨陽中絡合。少陰上股內後廉貫脊屬腎也。○宋校正云詳各行於焦疑焦字誤

與太陽起於目內眥。上額交巔。上入絡腦。還出別下項。循肩髆內。俠脊抵腰中。入循膂絡腎。眥音貲髆音博○接繞臀而上行也。**其男子循莖下至篡與女子等。其少腹直上者貫齊中央上貫心。入喉上頤環脣上。繫兩目之下中央。**齊作臍下同○自與太陽起於目內眥下至女子等並督脈之別絡也。其直行者自尻上循脊裏而至於人中也。自其少腹直上至兩目之下中央並任脈之行而云是督脈所繫由此言之則任脈衝脈督脈名異而同一體也。**此生病從少腹上衝心而痛。不得前後爲衝疝。**尋此生病正是任脈。經云爲衝疝者正明督脈以別主而異目也。何者若一脈一氣而無陰陽之異主則此生病者當心背俱痛豈獨衝心而爲疝乎。**其女子不孕癃痔遺溺嗌乾。**亦以衝脈任脈並自少腹上至於咽喉。又以督脈循陰器合篡間繞篡後別繞臀。故不孕癃痔遺溺嗌乾也。所以謂之任脈者女子得之以任養也。故經云此病其女子不孕也。所以謂之衝脈者以其氣上衝也。故經云此生病從少腹上衝心而痛也。所以謂之督脈者以其督領經脈之海也。由此三用故一源三歧。經或通呼。似相謬引。故下文曰**督脈生病治督脈。治在骨上。甚者在齊下營。**此亦正任脈之分也。

衝任督三脉異名同體亦明矣。骨上謂腰橫骨上毛際中曲骨穴也。任脉足厥陰之會。刺可入同身寸之一寸半。若灸者可灸三壯。齊下謂齊直下同身寸之一寸。陰交穴。任脉陰衝之會。刺可入同身寸之八分。若灸者可灸五壯。

此復言督脉所起所止。而又指其病名與治法也。任衝督三脉一源而三歧。督由會陰而行背。任由會陰而行腹。衝由氣衝而行足少陰。惟督脉由會陰而起。而會陰在於少腹之下。橫骨之中央。女子入繫廷孔。以其陰廷繫屬於中。故名之爲繫廷孔也。其孔即溺孔之端。蓋竅漏之中有溺孔。其端正在陰廷。乃溺孔之端也。督脉有別脉。蓋自溺孔之端。分而各行。循陰器合纂間。正在前陰後陰之兩間也。又自兩間之後

已復分而行。繞纂之後。又別絡者分而行之。繞其臀肉內廉。貫脊屬腎。從足太陽膀胱經之絡。從外行者。循髀樞絡股陽而下。其中行者。下貫臀至膕中。與外行絡合足少陰腎經。自股內後廉貫脊屬腎。督脉之別繞臀者至此。則與二經相合而行也。又與足太陽起於目內眥上額交巔上。入絡腦。還出別下項。循肩髆內俠脊抵腰中。入循膂絡腎。一如足太陽經脉之所行也。若男子始於會陰之時。即循下至纂與女子同。然而督脉任脉名色雖異。而氣脉不殊。其督脉所行者。一如任脉之行。故自少腹直上者。貫臍中央。上貫心。入喉上頤環脣。上繫兩目之中央。其督脉爲病者。又如任脉之病。從少腹上衝心而痛。不得前後。爲衝疝。其女子所生之病。一如任衝之病。爲不孕爲癃爲痔爲遺溺爲嗌乾也。究而言之。所以謂之任脉者。以女子賴此任養也。故曰女子不孕也。所以謂之衝脉者。以其氣上衝也。故自其生病少腹上衝心而痛也。所以謂之督脉者。以其督領經脉之海也。由此三用。故其脉相交引病亦互名耳。且此督脉爲病而欲治之者。治在橫骨之上毛際之中名曲骨穴者是也。在橫骨上中極下二寸毛際陷中。臍下五寸。鍼八分。灸七壯。病之甚者。則在臍下之營。乃陰交穴耳。臍下一寸。鍼八分。灸三七壯。

水熱穴論

黃帝問曰。少陰何以主腎。腎何以主水。歧伯對曰。腎者至陰也。至陰者盛水也。肺者太陰也。少陰者冬脉也。故其本在腎。其末在肺。皆積水也。

陰者謂寒也。冬月至寒。腎氣合應。故云腎者至陰也。水王於冬。故云至陰者盛水也。腎少陰脉從腎上貫肝鬲入肺中。故云其本在腎。其末在肺也。腎氣上逆。則水氣客於肺中。故云皆積水也。

帝曰。腎何以能聚水而生病。歧伯曰。腎者胃之關也。關門不利。故聚水而從其類也。

關者所以司出入也。腎主下焦。膀胱爲府。主其分注關竅二陰。故腎氣化則二陰通。二陰閟則胃塡滿。故云腎者胃之關也。關閉則水積。水積則氣停。氣停則

水生。水生積則氣溢氣水同類故云關閉不利聚水而從其類也。靈樞經曰下焦溢為水。此之謂也。閟音祕上下溢於皮膚故為胕腫胕腫者聚水而生病也。上謂肺下謂腎肺腎俱溢故聚水於腹中而生病也。帝曰。諸水皆生於腎乎。岐伯曰。腎者。牝藏也。牝陰也。亦主陰位。故云牝藏。地氣上者屬於腎而生水液也。故曰至陰勇而勞甚。則腎汗出。腎汗出逢於風。內不得入於藏府。外不得越於皮膚。客於玄府。行於皮裏。傳於胕腫。本之於腎。名曰風

水。勇而勞甚。謂力房也。勞勇汗出。則玄府開。汗出逢風。則玄府復閉。玄府閉已。則餘汗未出。內伏皮膚。專化為水。從風而水。故名風水。所謂玄府者。汗空也。汗液色玄。從空而出。以汗聚於裏。故謂之玄府。府聚也。

此言風水之病本之於腎而傳之於肺也帝言人有病水証者。皆曰屬之於腎。但不知足少陰何以屬腎。而腎何以主水。伯言腎居下焦。為陰中之陰。乃至陰也。水為陰。腎亦為陰。今腎為至陰。則水病乃盛水也彼肺為手太陰經。腎為足少陰經。少陰者主於冬水之脉也。其脉從腎上貫鬲入肺中。故其病本在腎。其病末在肺。本者病之根也。末者病之標也。腎氣上逆。則水氣客於肺中。此所以皆為積水也。且腎何以聚

水而成病。正以腎為胃之關。關者有出入所司之義也。腎主下焦膀胱為府。開竅於二陰故腎氣化則二陰通。腎氣不化則二陰閉。閉則胃上滿。故曰腎者胃之關也。關閉則氣停。氣停則水積。水積則水盛。水盛則氣溢。故曰關門不利。當聚水而從其類也。由是上者為肺。下者為腎。肺腎俱溢。溢於皮膚。其胕必腫。此乃聚水而生病之驗也。況腎為牝藏。地為陰象。地氣上者為水。故風之而生水液耳。惟地與腎皆屬陰。此腎之所以為至陰也。方其病始之際。強力入房。勇而勞甚則腎汗出。腎汗出逢於風。內不得入於藏府。外不得越於皮膚。風乃客於玄府之內。行於皮肉之中。傳為胕腫之證。其實本之於腎也。故有風復有水。其名曰風水。然所謂玄府者。即皮膚上之汗

空也。汗空雖細微。最為玄遠。故曰玄。後世止知水腫不知有風水之義。但知利水而並不用風藥。此朱丹溪治水腫法。誠有未全。後世循法用之。致人夭枉者。不知幾千萬人也。如果審得周身浮腫。色黑或白不黃。目下腫亮膚如脂澤。信為風水證也。用羌活以入膀胱。獨活以入腎。防風行四肢。蒼朮發表勝濕。乾葛白芷入陽明。柴胡和解表裏。甚則用十二經引經藥無不應手而愈。但止腹中堅脹者。則又以鼓脹治之。不在此例。當用腹中論治以鷄屎醴之類是也。

帝曰。水俞五十七處者。是何主也。岐伯曰。腎俞五十七穴。積陰之所聚也。水所從出入也。

尻上五行五者，此腎俞。背部之俞凡有五行，當其中者督脈氣所發，次兩傍四行皆是太陽脈氣也。故水病下為胕腫大腹，上為喘呼。水下居於腎，則腹至足而胕腫；上入於肺，則喘息賁急而大呼也。不得臥者，標本俱病。標本者，肺為標，腎為本，如此者是肺腎俱水為病也。故肺為喘呼，腎為水腫，肺為逆不得臥。肺為喘呼氣逆不得臥者，以其主呼吸故也；腎為水腫者，以其主水故也。分為相輸俱受者，水氣之所留也。留力救反○分其居處以名之，則是氣相輸應；本其俱受病氣，則皆是水所留也。伏菟上各二行行五者，此腎之街也。菟音兔○街謂道也。腹部正俞凡有五行，俠齊兩傍，則腎藏足少陰脈及衝脈氣所發；次兩傍則胃府足陽明脈氣所發。此四行穴則伏菟之上也。三陰之所交結於腳也。踝上各一行行六者，此腎脈之下行也，名曰大衝。腎脈與衝脈並下行循足，合而盛大，故曰大衝。凡五十七穴者，皆藏之陰絡，水之所客也。經所謂五十七者，然尻上五行行五，則背脊當中行督脈氣所發者，脊中、懸樞、命門、腰俞、長強當其處也；次俠督脈兩傍足太陽脈氣所發者，有大腸俞、小腸俞、膀胱俞、中膂內俞、白環俞當其處也；又次外俠兩傍足太陽脈氣所發者，有胃倉、肓門、志室、胞肓、秩邊

當其處也。伏菟上各二行行五者，腹部正俞，俠中行任脈兩傍衝脈足少陰之會者，有中注、四滿、氣穴、大赫、橫骨當其處也；次俠衝脈足少陰兩傍足陽明脈氣所發者，有外陵、大巨、水道、歸來、氣街當其處也。踝上各一行行六者，足內踝之上有足少陰陰蹻脈並循腨上行，足少陰脈有大衝、復溜、陰谷三穴，陰蹻脈有照海、交信、築賓三穴。陰蹻既足少陰脈之別，亦可通而主之，兼此數之，猶少一穴。○宋校正云：詳王氏云少一穴，按氣府論注十二椎節下有陽關一穴，若通數陽關則不少矣。

此言治水之俞有五十七所也。腎屬水，治腎水之俞有五十七穴者，積陰之所聚也。其俞皆水所從出入之處。尻上計有五行，毋行計有五穴，此腎之俞也。夫尻上之俞果有五行，其中行係督脈一經，旁四行係足太陽膀胱經，而今曰腎之俞者，以腎與膀胱為表裏，故不曰膀胱而曰腎俞也。其脊中五穴，即脊中、懸樞、命門、腰俞、長強是也。次兩旁即大腸俞、小腸俞、膀胱俞、中膂內俞、白環俞是也。又次兩旁即胃倉、肓門、志室、胞肓、秩邊是也。故水病者，下為胕腫腹大之證，上為喘呼不得臥之證。下病為本，上病為標，是乃標本俱病也。故在肺則為喘呼，在腎則為水腫，後世稱為水腫者本此。肺為逆所以不得臥也。此二經之分本為相輸相應，俱受其病者，以水氣之所留也。　伏菟上各二行，毋行有五穴者，此腎脈所通之街，謂夾中行任脈兩旁有中注、四滿、氣穴、大赫、橫骨是也。次夾兩旁有外陵、大巨、水道、歸來、氣衝是也。且足經三

陰之所交者必結於脚內踝上三寸有穴名三陰交以腎肝脾三經之所交也其踝上各一行每行六穴者此腎脉之所行名曰太衝以腎與衝脉並皆下行於足合而盛大故曰太衝其穴在內踝之上即太衝後復溜陰谷照海交信築賓是也凡此五十七穴者皆陰藏之陰絡水之所客處也故治水者治此諸穴耳

調經論

帝曰經言陽虛則外寒陰虛則內熱陽盛則外熱陰盛則內寒余已聞之矣不知其所由然也經言謂上古經言也岐伯曰陽受氣於上焦以溫皮膚分肉之間今寒氣在外則上焦不通上焦不通則寒氣獨留於外故寒慄慄謂振慄也帝曰陰虛生內熱奈何岐伯曰有所勞倦形氣衰少穀氣不盛上焦不行下脘不通胃氣熱熱氣熏胸中故內熱甚用其力致勞倦也貪役不食故穀氣不盛也帝曰陽盛生外熱奈何岐伯曰上焦不通利則皮膚緻密腠理閉塞玄府不通衛氣不得泄越故外熱外傷寒毒內薄諸陽寒外盛則皮膚收皮膚收則腠理密故衛

氣鬱聚無所流行矣寒氣外薄陽氣內爭積火內燔故生外熱也燔音煩帝曰陰盛生內寒奈何岐伯曰厥氣上逆寒氣積於胸中而不寫不寫則溫氣去寒獨留則血凝泣凝則脉不通宋校正云按甲乙經作腠理不通其脉盛大以濇故中寒溫氣謂陽氣也陰逆內滿則陽氣去於皮外也

此言陰陽之有虛實而寒熱之在內外者不同也陽者衛氣也陰者營氣也經言陽虛則外寒陽盛則外熱陰虛則內熱陰盛則內寒是虛實殊而內外分何寒熱之難拘也伯言陽虛則外寒者正以衛氣者自下焦之陰中有陽者隨中焦之氣以升於上焦而生此衛氣故謂之衛氣出於下焦濁者爲衛是也此衛氣者即陽氣也陽氣受氣於上焦而生故出而溫於皮膚分肉之間所以衛行脉外肥腠理而司開闔也今寒氣在於外體則上焦不通衛氣不得入而寒氣獨留於外故寒而且慄也此外感之證也所謂陰虛生內熱者正以有所勞倦致形衰氣少而飲食隨減所以穀氣不盛也夫上焦之宗氣生於穀氣之精微今飲食倦勞如此故上焦之氣不能行而下脘之氣亦不通則胃氣虛而爲熱熱氣熏於胸中故內熱也此內傷之證也所謂陽盛生外熱者正以衛氣本於上焦今外傷寒毒陽邪反盛上焦不通皮膚腠理皆緻密而閉塞玄府不得通利衛氣不即外越故外體蒸熱也此外感之證也所謂陰

虛生內寒者。正以下氣大逆而爲厥。寒氣積於胸中而不寫。此寒氣者。宜作寒物之氣言。熱氣漸去。寒氣獨留。血亦凝澀。脉亦不通。經脉在內者。盛大而脹。并皆濇滯。故內寒也。此亦內傷之證也。按此四段。其首段陽虛生外寒。後人以爲陽虛畏外寒。蓋言陽氣既虛。外無所衛。雖不感邪。亦必畏寒。次段陰虛生內熱。後人以爲腎水既涸火能勝陰。煩燥眩運。內熱自盛。此亦有理。但與正文不同。其曰陽盛則外熱。陰盛生內寒者。斷如所解云云也。但陰盛生內寒。或欲作外感之邪說。則是傳經之邪也。傳經之邪。內當熱且結脉當沉。今何爲反寒。須知欲作外感。乃是暫時寒氣入中。或爲寒物所傷耳。非傳經之邪也。此節脉若作外診之脉。理宜沉濇。今曰盛大而濇。恐是在中之脉。非外見者。

帝曰。陰與陽并。血氣以并。病形以成。刺之柰何。岐伯曰。刺此者取之經隧。取血於營。取氣於衛。用形哉。因四時多少高下。營主血陰氣也。衛主氣陽氣也。夫行鍼之道。必先知形之長短。骨之廣狹。循三備法。通計身形。以施分寸。故曰用形也。四時多少高下則在下篇。帝曰。血氣以并。病形以成。陰陽相傾。補寫柰何。岐伯曰。寫實者氣盛乃內鍼。鍼與氣俱內。以開其門。如利其戶。鍼與氣俱出。精氣不傷。邪氣乃下。外門不閉。以出其疾。搖大其道。如利其路。是謂大寫。必切而出。大氣乃屈。言欲開其穴而泄其氣也。切謂急也。言急出其鍼也。鍼經論曰。大而徐則虛者。疾出鍼而徐按之也。大氣謂大邪氣也。屈謂退屈也。帝曰。補虛柰何。岐伯曰。持鍼勿置。以定其意。候呼內鍼。氣出鍼入。鍼空四塞。精無從去。方實而疾出鍼。氣入鍼出。熱不得還。閉塞其門。邪氣布散。精氣乃得存。動氣候時。近氣不失。遠氣乃來。是謂追之。言但密閉穴俞。勿令其氣散泄也。近氣謂已至之氣。遠氣謂未至之氣也。欲動經氣而爲補。補者皆必候水刻。氣之所在而刺之。是謂得時而調之。追言補也。鍼經曰。追而濟之。安得無實。則此謂也。

此言刺病取乎營衛而補寫。又有其法也。陰并於陽。是血并於氣。陽并於陰。是氣并於血。血氣病形所以各有虛實也。刺之何如。蓋十二經中皆有經隧。血有虛實而營氣屬陰。血生於營。故刺血者取之營氣而已。氣有虛實而衛氣屬陽。氣亦屬陽。故刺氣者取之衛氣而已。且人之形體有長短肥瘦大小不同。天之四時有寒熱溫涼不一。必用人之形。因天之時。以爲鍼之多少高下耳。是以欲寫實者。候其邪氣方盛之

時乃令病人吸氣以納鍼鍼與氣俱納然後開其門利其戶無令氣忤靜以久留無令邪布吸則轉鍼以得氣爲故候呼引鍼呼盡乃去鍼與氣俱出精氣不傷邪氣乃下外門不閉以出其疾搖大其道如利其路是謂大寫必切而出大氣乃屈故命曰寫大氣者大邪之氣也見熱論中欲補其虛者持鍼勿置以定其意必先捫而循之切而散之推而按之彈而努之抓而下之通而取之候呼納鍼呼盡納鍼氣出鍼入鍼空四塞精無從去靜以久留以氣至爲故如待所貴不知日暮其氣已至適而自護候呼引鍼方實而疾出鍼氣入鍼出氣不得出熱不得還各在其處推闔其門閉塞其戶邪氣弗散令神氣存精氣乃得存動氣候時近氣不失大氣留止遠氣乃來是謂追之故命曰補大氣者正氣也愚思每篇鍼法言首則遺尾言尾則遺首所以後人不能明鍼法之義今將離合眞邪論與此篇所論補寫之法聯屬成文庶幾學者熟讀熟玩又與靈樞官能篇第六節參看必有得心應手之妙也其講解之辭已見八正神明論後世巧立名色不合經旨悞人多矣

帝曰夫子言虛實者有十生於五藏五藏五脉耳夫十二經脉皆生其病今夫子獨言五藏夫十二經脉者皆絡三百六十五節節有病必被經脉經脉之病皆有虛實何以合之

岐伯曰五藏者故得六府與爲表裏經絡支節各生虛實其病所居隨而調之從其左右經氣支節而調之病在脉調之血脉者血之府脉實血實脉虛血虛由此脉病而調之血也病在血調之絡血病則絡脉易故調之於絡也病在氣調之衛衛主氣故氣病而調之衛也病在肉調之分肉侯寒熱而取之病在筋調之筋適緩急而刺熨之病在骨調之骨察輕重而調之燔鍼刼刺其下及與急者調筋法也筋急則燒鍼而刼刺之病在骨焠鍼藥熨調骨法也焠鍼火鍼也病不知所痛兩蹻爲上兩蹻謂陰陽蹻脉陰蹻之脉出於照海陽蹻之脉出於申脉申脉在足外踝下陷者中容爪甲身形有痛九候莫病則繆刺之莫病謂無病也繆刺者刺絡脉左痛刺右右痛刺左痛在於左而右脉病者巨刺之巨刺者刺經脉脉左痛刺右右痛刺左必謹察其九候鍼道備矣

此言藏府虛實之病相爲表裏隨病而當施以治法也神氣血肉志各有虛實是計之有十也生於五藏則似於十二經脉有所遺也故帝疑而問之殊不知五藏六府相爲表裏所生諸病各有虛實其病所在隨處可以調之在脉則調之血以脉者血

之府。脉實則血實，脉虛則血虛也。在血調之絡。以血病則絡脉結也。在氣則調之衛。以衛爲陽氣也。在肉則調之分肉。以分肉爲肉之部也。在筋則調之筋。下文用燔鍼以刼刺其下及其所急處是也。燔鍼刼刺見靈樞經筋篇。在骨則調之骨。下文用焠鍼及藥熨者是也。焠刺見靈樞官鍼篇第二節。靈樞終始篇云，在筋守筋，在骨守骨。病有不知所痛者，刺兩蹻之上。謂申脉照海二穴也。身形有痛，九候莫病，則用繆刺法，以刺其絡穴。左痛刺右，右痛刺左也。痛在於左而右脉病者，則用巨刺法，以刺其經穴。左痛刺右，右痛刺左者是也。繆刺巨刺特有經絡之不同耳。必謹察其九候之脉而刺之，鍼道備矣。

繆刺論

黄帝問曰。余聞繆刺，未得其意，何謂繆刺。繆刺言所刺之穴應用如紕繆綱紀也。　岐伯對曰。夫邪之客於形也，必先舍於皮毛。留而不去，入舍於孫脉。留而不去，入舍於絡脉。留而不去，入舍於經脉。內連五藏，散於腸胃。陰陽俱感，五藏乃傷。此邪之從皮毛而入，極於五藏之次也。如此則治其經焉。今邪客於皮毛，入舍於孫絡，留而不去，閉塞不通，不得入於經，流溢於大絡，而生奇病也。病在血絡，是謂奇邪。○宋校正云，大絡十五絡也。　夫邪客大絡者，左注右，右注左，上下左右，與經相干，而布於四末。其氣無常處，不入於經俞，命曰繆刺。四末謂四支也。　帝曰。願聞繆刺以左取右，以右取左奈何。其與巨刺何以別之。岐伯曰。邪客於經，左盛則右病，右盛則左病。亦有移易者。左痛未已，而右脉先病。如此者必巨刺之。必中其經，非絡脉也。先病者，謂彼痛未止，而此先病以承之。　故絡病者，其痛與經脉繆處，故命曰繆刺。絡謂正經之傍支，非正別也。亦兼公孫飛揚等之別絡也。○宋校正云，王氏云非正別也，安本論邪客足太陰絡，令人腰痛，注引從髀合陽明，上絡嗌貫舌中，乃太陰之正也。亦是兼脉之正，安得謂之作正別也。

此言繆刺之所以異於巨刺也。繆刺者，以邪客於絡，而左痛取右，右痛取左也。巨刺者，以邪客於經，而必刺其經也。蓋邪之始客於形也，必先舍於皮毛，留而不去，入舍於孫絡，留而不去，入舍於十五絡脉，留而不去，入舍於十二經脉，內連五藏，散於腸

胃陰陽諸經相感於邪五藏皆已被傷此邪之從皮毛而入極於五藏之次也若此者必治其經穴焉夫是之謂正刺也今邪客於皮毛入舍於孫絡留而不去其孫絡閉而不通不得入於經流溢於十五大絡之中而生奇邪之病惟其邪客大絡左注於右右注於左上下左右與經相干其實不得入於經而止布於四末其氣無常處當以左痛者而取其右絡右病者而取其左絡是繆刺之法也若邪客於經左病盛而右亦痛右病盛而左亦痛亦有互相移易者如左痛未已而右脉先病如此者必巨刺之以中其經脉而不取其絡脉是巨刺之法也然則絡病者其痛與經脉繆處故命之曰繆刺也繆者異也王註以所刺之穴如紕繆綱紀者非歧伯自有明旨○自皮毛而漸傳經脉之義又見皮部論調經論中

帝曰願聞繆刺柰何取之何如歧伯曰邪客於足少陰之絡令人卒心痛暴脹胸脇支滿卒猝同○以其絡支別者並正經從腎上貫肝鬲走於心包故邪客之則病如是無積者刺然骨之前出血如食頃而已然骨之前然谷穴也在足內踝前起大骨下陷者中足少陰滎也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留三呼若灸者可灸三壯刺此多見血令人立饑欲食不已左取右右取左言痛在左取之右痛在右取之左餘如此例病新發者取五日已素有此病而新發先刺之五日乃盡已

此以下至末承上文而言繆刺之實此則指腎絡為病當有繆刺之法也腎經之絡穴即大鍾也在足跟後踵中大骨上兩筋間腎脉支別者並正經從腎上貫肝鬲走於心包故邪客之令人病如是也內無積者刺然骨之前曰然谷者出血然谷內踝前大骨下陷中別於太陰蹻脉之郄鍼三分灸三壯食頃而病自已如痛不已左痛者當取之右然谷右痛者當取之左然谷此乃素無此病而新發者刺之五日病自已矣

邪客於手少陽之絡令人喉痹舌卷口乾心

煩臂外廉痛手不及頭以其脉循手表出臂外上肩入缺盆布膻中散絡心包其支者從膻中上出缺盆上項又心主其舌故病如是刺手中指次指爪甲上去端如韭葉各一痏謂關衝穴少陽之井也刺可入同身寸之一分留三呼若灸者可灸三壯左右手皆刺之故言各一痏痏瘡也○宋校正云按甲乙經關衝穴出手小指次指之端今言中指者誤也壯者立已老者有頃已左取右右取左此新病數日已

此言三焦絡為病當有繆刺之法也三焦經之絡穴即外關也在腕後二寸兩筋間

陽池上一寸。三焦經之脉。循手表出臂外上肩入缺盆布膻中散絡心包。其支者。從膻中上出缺盆上項。又心主有邪客之病當如是也。刺手中指之次指。即第四指也去爪甲上如韭葉者。即關衝穴也。左右指各一痏痏者。刺之瘡也。壯者其病立已。老者食頃已。左病則取右之關衝。右病則取左之關衝。此乃新病刺之數。月當自已。

邪客於足厥陰之絡。令人卒疝暴痛。以其絡去內踝上同身寸之五寸。別走少陽。其支別者。循脛上睾結於莖。故令人卒疝暴痛。睾。陰丸也。

刺足大指爪甲上與肉交者各一痏。謂大敦穴。足大指之端。去爪甲角如韭葉。厥陰之井也。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留十呼。若灸者可灸三壯

男子立已。女子有頃已。左取右。右取左。

此言肝絡為病而有繆刺之法也。肝經絡穴即蠡溝也。內踝骨前上五寸。其支別者。循脛上睾結於莖。故令人卒暴疝痛也。睾。陰丸也。當刺足大指爪甲上與肉交者大敦穴。左右各一痏。男子立已。女子少頃亦已。左痛者取右足之大敦。右痛者取左足之大敦。足大指端外側去爪甲如韭葉。刺三分。留七呼。灸三壯。

邪客於足太陽之絡。令人頭項肩痛。以其經之正者。從腦出別下項。支別者。從髆內左右別下。又其絡自足上行。循背上頭。故頭項肩痛也。○甲乙經云。其支者。從巔入絡腦。還出別下項。王氏云。經之正者。正當作支。**刺足小指爪甲上與肉交者各一痏。立已。**謂至陰穴。太陽之井也。刺可入同身寸之一分。留五呼。若灸者可灸三壯。○甲乙經云在足小指外側去爪甲角如韭葉。**不已刺外踝下三痏。左取右。右取左。如食頃已。**謂金門穴。足太陽郄也。在外踝下。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若灸者可灸三壯。

此言膀胱絡脉為病。當有繆刺之法也。膀胱經之絡穴。即飛揚也。在外踝骨上七寸。其支別者。從髆內左右別下。又其絡自足上行。循背上頭。故其病如是也。刺足小指爪甲上與肉交者。名至陰穴。左右各一痏。立已。如不已。刺外踝下金門穴。即足太陽之郄。三痏。左痛取右金門。右痛取左金門。如食頃則病自已。

邪客於手陽明之絡。令人氣滿胸中。喘息而支胠胸中熱。以其經自肩端入缺盆絡脉。其支別者。從缺盆中直而上頸。故病如是。**刺手大指次指爪甲上去端如韭葉各一痏。左取右。右取左。如食頃已。**謂商陽穴。手陽明之井也。刺可入同身寸之一分。留一呼。若灸者可灸一壯。○甲乙經云。商陽在手大指次指內側。去爪甲角如韭葉。

此言大腸經絡脉為病。當有繆刺之法也。大腸經之絡穴。即豐隆也。外踝上八寸。下

骱外廉陷中。其支別者，從缺盆中直而上頸，故病如是也。刺手大指之次指爪甲上去端如韭葉者，名商陽也。左右各一痏，如不已，左病取右商陽，右病取左商陽。如食頃則病自已。

邪客於足陽蹻之脉，令人目痛從內眥始。以其脉起於足上行至頭而屬目內眥，故病令人目痛從內眥始也。何以明之？八十一難經曰：陽蹻脉者，起於跟中，循外踝上行，入風池。鍼經曰：陰蹻脉入鼽，屬目內眥，合於太陽陽蹻而上行。尋此則至於目內眥也。**刺外踝之下半寸所各二痏。**謂申脉穴，陽蹻之所生也。在外踝下陷者中，容爪甲。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留六呼，若灸者可灸三壯。○外踝下五分。**左刺右，右刺左，如行十里頃而已。**

此申言陽蹻客邪為病，當有繆刺之法也。陽蹻者，起於足太陽膀胱經之申脉穴也。其脉起於足上行至頭而屬目內眥，故病如是也。刺外踝之下半寸所，即申脉穴。左右各二痏者，二次也。如不已，左刺右申脉，右刺左申脉。如人行十里頃而病自已。

人有所墮墜，惡血留內，腹中滿脹，不得前後，先飲利藥。此上傷厥陰之脉，下傷少陰之絡。

刺足內踝之下、然骨之前血脉出血。此少陰之絡也。○宋校正云：詳血脉出血脉字，疑是足絡字。**刺足跗上動脉。**謂衝陽穴，胃之原也。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留十呼，若灸者可灸三壯。主腹大不嗜食，以腹脹滿故取之。**不已，刺三毛上各一痏，見血立已。左刺右，右刺左。**謂大敦穴，厥陰之井也。**善悲驚不樂，刺如右方。**樂音洛。○善悲驚不樂，亦如上法刺之。

此言惡血為病，當有繆刺之法也。人以墮墜而惡血積內，腹中滿脹，前後不通，先曾用通利藥。上傷厥陰肝經之脉，下傷少陰腎經之絡，當刺內踝之下然骨之前曰然谷者出血。此乃少陰之絡也。及足跗上動脉，即衝陽穴，乃胃經之原也。如不已，刺三毛上大敦穴，左右各一痏，見血立已。如不已，左刺右大敦，右取左大敦也。如病善悲驚而不樂，則亦刺如右方之然谷與衝陽耳。

邪客於手陽明之絡，令人耳聾，時不聞音。以其經支者從缺盆上頸貫頰，又其絡支別者入耳會於宗脉，故病令人耳聾時不聞聲音。**刺手大指次指爪甲上去端如韭葉各一痏，立聞。**亦同前商陽穴。**不已，刺中指爪甲上與肉交者，立聞。**謂中衝穴，手心主之井也。在手中指端去爪甲如韭葉陷者中。刺可入一分，留

三呼。灸可三壯。古經脫簡無絡可尋。恐是刺小指爪甲與肉交者也。何以言之。下文云手少陰絡會於耳中也。若小指之端。是謂少衝手少陰之井。刺可入一分。留一呼。灸者可一壯。○宋校正云。按王氏云。恐是小指爪甲上少衝穴。按甲乙經手心主之正上循喉嚨出耳後少陽完骨之下。如是則安得不刺中衝而疑為少衝也。**其不時聞者。不可刺也。**不時聞者。絡氣已絕。故不可刺。**耳中生風者。亦刺之如此數。左刺右。右刺左。**

此言大腸經絡脈爲病。當有繆刺之法也。大腸經之絡。即豐隆穴。其經支者。從缺盆上頸貫頰。又其絡支別者。入目會於宗脈。故病如是也。手大指次指爪甲上去端如

韭葉。名商陽穴。左右各一痏。當立聞。如不已。刺中指爪甲上與肉交者。即中衝穴也。當立聞。其不聞者。絡氣已絕。不可復刺也。有等耳中生風者。亦刺商陽一痏。左耳病者。刺右商陽。右耳病者。刺左商陽也。

邪客於足陽明之經。令人鼽衄上齒寒。以其脈起於鼻交頞中。下循鼻外入上齒中。還出俠口環脣。下交承漿。却循頤後下廉。出大迎。循頰車。上耳前。故病令人鼽衄上齒寒也。復以其脈左右交於面部。故與經脈之病。以明繆處之類。故下文云。○全元起本與甲乙經。陽明之經。作陽明之絡。**刺足中指次指爪甲上與肉交者各一痏。左刺右。右刺左。**

中當爲大。亦傳寫中大之誤也。據靈樞經孔穴圖經。中指次指爪甲上無穴。當言刺大指次指爪甲上乃厲兌穴。陽明之井。不當更有次指二字也。厲兌若刺可入同身寸之一分。留一呼。若灸者可灸一壯。○厲兌在足大指次指之端。去爪甲角如韭葉。

此言胃絡爲病。當有繆刺之法也。

邪客於足少陽之絡。令人脇痛不得息。欬而汗出。以其脈支別者。從目兌眥下大迎合手少陽於䪼下。加頰車下頸合缺盆以下胸中。貫鬲絡肝膽循脇。故令人脇痛欬而汗出。○䪼之六反 **刺足小指次指爪甲上與肉交者各一痏。**謂竅陰穴。少陽之井也。刺可入

同身寸之一分。留一呼。若灸者可灸三壯。○竅陰在足小指次指之端。去爪甲角如韭葉 **不得息立已。汗出立止。欬者溫衣飲食一日已。左刺右。右刺左。病立已。不已復刺如法。**

此言膽絡爲病。當有繆刺之法也。

按飲食之飲作暖。

治諸經刺之所過者。不病則繆刺之。正言也經不病則邪在絡。故繆刺之。若經所過有病。是則經病。不當繆刺矣。

此言各經有病者當巨刺之。而邪在於絡則當繆刺之也。凡治諸經當刺之有過者

蓋經旨以病爲有過也。經不病則邪在絡。乃繆刺之耳。

耳聾刺手陽明。不已刺其通脉出耳前者。手陽明謂前手大指次指去端如韭葉者也。是謂商陽。據中誥孔穴圖經。手陽明脉中商陽合谷陽谿偏歷四穴並主耳聾。今經所指謂前商陽不謂此合谷等穴也。耳前通脉手陽明脉。正當聽會之分。可入同身寸之四分。若灸者可灸三壯。

此言耳聾者。當刺大腸經之商陽穴。而不已則刺其聽宮穴也。

齒齲刺手陽明。不已刺其脉入齒中者立已。齲丘禹反○據甲乙經注圖經手陽明脉中商陽二間三間合谷陽谿偏歷温留七穴並主齒痛。手陽明脉貫頰入下齒中。足陽明脉循鼻外入上齒中也。

此言齒病者。當刺大腸經之商陽穴。而不已則刺其脉之入齒中也。

邪客於五藏之間。其病也脉引而痛。時來時止。視其病繆刺之於手足爪甲上。各刺其井。左取右。右取左。視其脉出其血。間日一刺。一刺不已。五刺已。有血脉者則刺之如此數。

此言五藏客邪爲病當有繆刺之法也。邪客於五藏之間。脉引而痛來止不常。當視其病而繆刺其手足爪甲之上。即井穴是也。夫曰繆刺則亦左取右右取左也。視其井穴以出其血。間日一刺。一刺不已。則五刺之而病必已矣。此亦自其絡脉爲病者而言之耳。

繆傳引上齒。齒唇寒痛。視其手背脉血者去之。若病繆傳而引上齒。齒唇寒痛者。刺手背陽明絡也。足陽明中指爪甲上一痏。手大指次指爪甲上各一痏立已。左取右。右取左。謂第二指厲兌穴也。手大指次指謂商陽穴。手陽明井也鍼經曰。齒痛不惡清飲取足陽明。惡清飲取手陽明。

此言齒唇寒痛者。當刺其手陽明之絡穴手足陽明之井穴也。病有繆傳而脉引上齒。齒唇寒痛者。視其手背脉之有血者去之。蓋指手陽明之絡穴偏歷也。腕中後三寸。鍼三分。留七呼。灸三壯。足陽明胃經在足次指去爪甲上之厲兌穴。及手次指爪甲上之商陽穴。各一痏。其病立已。左病而取右之厲兌商陽。右病而取左之厲兌商陽也。此亦自絡脉爲病而言之耳

邪客於手足少陰太陰足陽明之絡。此五絡皆會於耳中。上絡左角。手少陰眞心脉。足少陰腎脉。手太陰肺脉。足太陰脾脉。足陽明胃脉。此五絡皆會於耳中。而出絡左額角也。五絡俱竭。令人身脉皆動。而形無知也。其狀若尸。或曰

尸厥。言其卒冒悶而如死尸。身脉猶如常人而動也。然陰氣盛於上，則下氣熏上而邪氣逆，邪氣逆則陽氣亂，陽氣亂則五絡閉結而不通，故其狀若尸也。以是從厥而生，故或曰尸厥。刺其足大指內側爪甲上去端如韭葉。謂隱白穴，足太陰之井也。刺可入同身寸之一分，留三呼，若灸者可灸三壯。後刺足心。謂涌泉穴，足少陰之井也。後刺足中指爪甲上各一痏。謂第二指足陽明之井也。刺同前取厲兌穴法。後刺手大指內側去端如韭葉。謂少商穴，手太陰之井也。刺可入同身寸之一分，留三呼，若灸者可灸三壯。後刺手心主。謂中衝穴，手心主之井也。刺可入同身寸之一分，留三呼，若灸者可灸一壯。○宋校正云：甲乙經不刺手心主，詳此五絡之數，亦不及手心主，而此刺之，是有六絡，未會王冰相隨注之，大為明辨之旨也。少陰銳骨之端各一痏，立已。謂神門穴，在掌後銳骨之端陷者中，手少陰之俞也。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留七呼，若灸者可灸三壯。不已，以竹管吹其兩耳。言使氣入耳中，內助五絡，令氣復通也。當內管入耳，以手密擫之，勿令氣泄而極吹之，氣蹙然後絡脉通也。○宋校正云：陶隱居云吹其左耳極三度，復吹其右耳三度也。鬄其左角之髮方一寸，燔治，飲以美酒一杯，不能飲者灌之，立已。鬄音易。○左角之髮，是五絡血之餘，故鬄

之燔治，飲之以美酒也。酒者所以行藥勢，又炎上而內走於心，心主脉，故以美酒服之。

此言五絡為病，當有刺治之法也。邪客於手少陰心經、足少陰腎經、手太陰肺經、足太陰脾經、足陽明胃經，則合心腎肺脾胃之五絡，而皆有邪矣。此五絡者，皆會於耳中，上絡於左耳之額角。惟五絡俱竭，則足經之腎脾胃者，其脉逆於上而不得下；手經之心肺者，其脉逆於上而不得通。令人身脉雖動而昏暈迷心，其形恁人推呼而無有知覺，狀類如尸，名曰尸厥。刺之者，亦惟取五井及神門而已。脾經之井在足大指內側爪甲上去端如韭葉，名曰隱白，刺一分，留三呼，灸三壯。腎經之井在足心，名曰湧泉。胃經之井在足中指爪甲上，名曰厲兌，左右各一痏。肺經之井在手大指去爪甲如韭葉，名曰少商。心包絡之井在中指端，名曰中衝。少陰心經取掌後銳骨之端，名曰神門。左右各一痏，其病立已。夫自脾以至於心，其刺皆有先後，故皆指之曰後也。如不已，以兩竹管納入兩耳，以手密擫之，勿令氣泄，左右吹之。陶隱君以左右耳各極三度，恐不止此數，令氣入耳，內助五絡，令氣可復通也。又鬄其左角之髮，內與五絡相通者，方一寸許，燔而治之，以為末，用美酒一杯以送之。如不能飲則灌之。蓋髮為血餘，而以左髮治左絡，酒行藥勢，且入於心，此病之所以立已也。

凡刺之數，先視其經脉，切而從之，審其虛實而調之。不調者經刺之，有痛而經不病者，繆

刺之。因視其皮部有血絡者盡取之。此繆刺之數也。

此言繆刺之有術數也。凡刺之術數，先視其病經之脉。從而切之，審其虛實而調之。調之者，如湯藥按摩百計調治之。謂但調之而不調，則刺其經脉，所謂巨刺者是也。其有痛處而經脉不病者，其病在絡，當繆刺之。左痛取右穴，右痛取左穴。且視其絡經皮部有血絡者盡取之。此乃繆刺之術數也。

黃帝內經素問節文註釋卷之七終

黃帝內經素問節文註釋卷之八

標本病傳論

黃帝問曰：病有標本，刺有逆從，奈何？岐伯對曰：凡刺之方，必別陰陽，前後相應，逆從得施，標本相移。故曰：有其在標而求之於標，有其在本而求之於本，有其在本而求之於標，有其在標而求之於本。故治有取標而得者，有取本而得者，有逆取而得者，有從取而得者。

得病之情，知治大體，則逆從皆可施，必中焉。

故知逆與從，正行無問。知標本者，萬舉萬當。道不疑惑，識既深明，則無問於人，正行皆當。不知標本，是謂妄行。識猶偏淺，道未高深，舉且見違，故行多妄。

此言病有標本，刺有逆從也。標者，病之後生；本者，病之先成。此乃病體之不同也。逆者，如病在本而求之於標，病在標而求之於本；從者，如在本求本，在標求標。此乃治法之不同也。蓋凡刺之方，必別病在陰經陽經，或前或後。前後者，背腹也。其經絡互相為應，於是而施逆從之法，以移標本之病。故病有在後來而為標者，乃止治其標而不治其本。然亦有不求之於標而必求之於本者，病有先成而為本者，乃止治其

本而不治其標然亦有不求之於本而必求之於標者故治有取標而愈有取本而愈有逆取而愈有順取而愈故知刺法之逆從者乃正行之法而不必問之於人也若問之於人人知此法者鮮而反惑矣知病體之標本者必萬舉萬當而不妄行刺法也若不知標本則病體未明而不免妄行耳凡治病者不分刺灸用藥皆當分其標本以取其經後之學者慨然惜哉

夫陰陽逆從標本之爲道也小而大言一而知百病之害著之至也言別陰陽知逆順法明著見精微觀其所舉則小尋其所利則大以斯明著故言一而知百病之害少而多淺而博可以言一而知百也言少可以貫多舉淺可以料大者何法之明故非聖人之道孰能至於是邪故學之者猶可以言一而知百病也博大也以淺而知深察近而知遠言標與本易而勿及雖事極深玄人非咫尺略以淺近而悉貫之然標本之道雖易可爲言而世人識見無能及者治反爲逆治得爲從先病而後逆者治其本先逆而後病者治其本先寒而後生病者治其本先病而後生寒者治其本先熱而後生病者治其本先熱而後生中滿者治其標先病而後

泄者治其本先泄而後生他病者治其本必且調之乃治其他病先病而後生中滿者治其標先中滿而後煩心者治其本人有客氣有同氣小大不利治其標小大利治其本本先病標後病必謹察之病發而有餘本而標之先治其本後治其標病發而不足標而本之先治其標後治其本本而標之謂有先病復有後病也以其有餘故先治其本後治其標也標而本之謂先發輕微緩者後發重大急者以其不足故先治其標後治其本也謹察間甚以意調之間去聲○間謂多也甚謂少也多謂多形證而輕易少謂少形證而重難也以意調之謂審量標本不足有餘非謂捨法而以意妄爲調之也間者幷行甚者獨行先小大不利而後生病者治其本幷謂他脉共受邪氣而合病也獨爲一經受病而無異氣相參也幷甚則相傳傳急則亦死

此言凡病皆當先治其本惟中滿及大小便不利者則不分爲標爲本而必先治之也夫經分陰陽刺分逆從病分標本其爲道眞玅矣哉至小而有至大者存至少而有至多者存至淺而有至博者存言一病而遂知百病之害眞可以因淺而知深察

近而知遠也。故言本與標特至易者。而人自弗及耳。且反其病而治之者爲逆。順其病而治之者爲從。此亦所可及者。試以標本逆從而詳言之。凡先生一病而後病勢逆者。必先治其初病之爲本。若先病勢之逆而後生他病者。則又以病勢逆之爲本而先治之也。凡先病寒證而後生他病者。必先治其寒證之爲本。若先生別病而後生寒證者。則又以別病之爲本而先治之也。凡先生熱病而後生別病者。必先治其熱病之爲本。若先生熱病而後生中滿者。則又以中滿雖爲標而必先治之也。凡先生別病而後生泄瀉者。必先治其別病之爲本。若先生泄瀉而後生別病者。則又以泄瀉之爲本而先治之也。此則先治之者。正以必且調之而後治別病耳。不惟是也。凡

先生別病而後生中滿者。必先治其中滿之爲標。若先生中滿而後煩心者。則又以中滿之爲本而先治之也。蓋以人之病氣有二。病本不同。而彼此相傳者謂之客氣。有二病之氣。本相同類。而彼此相傳者。謂之同氣。即如先中滿而後二便不利者。必先治小大便不利之爲標。若中滿而小大便利者。則又以中滿之爲本而先治之也。何也。以中滿與小大便不利二者爲同氣之病也。大凡病發而大勢有餘者。則先治其初病之爲本。而後治其後病之爲標。蓋先治其本。則有餘之勢一寫。而後諸病可去矣。正本而標之之謂也。病發而大勢不足者。則先治其後病之爲標。而後治其先病之爲本。蓋先治其標。則不足之勢一補而後本病自培矣。正標而本之之謂也。然

而病之生也。有五藏相尅而病勢日甚者。如肝尅脾脾尅腎之類是也。有五藏間傳而病勢有生者。如肝生心。心生脾之類是也。間者病證并行而勢輕。甚者病證獨行而勢重。即如中滿與大小便不利。是亦并行之類也。且先小大便不利而後生別病者。則又以小大便不利之爲本而先治之也。上文小大便不利者。對先有中滿而言。此小大便不利者。對後有別病而言。由此觀之。則百病不同。皆必先治其本。惟中滿之與百病。先以治中滿爲主。若中滿而有小大便不利。則又以治小大便爲先。其小大便不利之與百病。則亦治小大便不利爲先。蓋不必分其爲本爲標而先此二病也。○此節與靈樞病本篇二十五大同

天元紀大論

黃帝問曰。天有五行御五位。以生寒暑燥濕風。人有五藏化五氣。以生喜怒思憂恐。御。猶臨御化。謂生化也。天眞之氣無所不周。氣象雖殊參應一也。○宋校正云。陰陽應象大論云。喜怒悲憂恐。二論不同者。思者。脾也。四藏皆受成焉。悲者。勝怒也。二論所以互相成也。

論言五運相襲而皆治之。終朞之日。周而復始。余已知之矣。願聞其與三陰三陽之候。柰何合之。論謂六節藏象論也。運謂五行應天之五運。各周三百六十五日而爲紀者也。

故曰終期之日。周而復始也。以六合五數未參同。故問之也。鬼臾區稽首再拜對曰。昭乎哉問也。夫五運陰陽者。天地之道也。萬物之綱紀。變化之父母。生殺之本始。神明之府也。可不通乎。道。謂化生之道。綱紀。謂生長化成收藏之綱紀也。父母。謂萬物形之先也。本始。謂生殺皆因而有之也。夫有形稟氣而不爲五運陰陽之所攝者。未之有也。所以造化不極。能爲萬物生化之元始者。何也。以其是神明之府故也。然合散不測。生化無窮。非神明運爲。無能爾也。○宋校正云。詳陰陽者至神明之府也。與陰陽應象大論同。而兩論之註頗異耳。故物生謂之化。物極謂之變。陰陽不測謂之神。神用無方謂之聖。所謂化變聖神之道也。化。施化也。變。散易也。神。無期也。聖。無思也。氣之施化故曰生。氣之散易故曰極。無期稟候故曰神。無思測量故曰聖。由化與變故萬物無能逃五運陰陽。由聖與神故衆妙無能出幽玄之理。深乎妙用不可得而稱之。○宋校正云。六微旨大論云。物之生從於化。物之極由乎變。變化之相薄成敗之所由也。又五常政大論云。氣始而生化。氣散而有形。氣布而蕃育。氣終而象變。其致一也。夫變化之爲用也。應萬化之爲用。在天爲玄。玄。遠也。天道玄遠。變化無窮。傳曰。天道遠。人道邇。在人爲道。道。謂妙用之道也。經術政化。非道不成。在地爲化。

化。謂生化也。生萬物者地。非土氣孕育則形質不成。化生五味。金石草木根葉華實酸苦甘淡辛鹹。皆化氣所生。隨時而有。道生智。智通妙用。唯道所生。玄生神。玄遠幽深。故生神也。神之爲用。觸遇玄通。契物化成。無不應也。神在天爲風。風者教之始。天之號令也。在地爲木。東方之化。在天爲熱。應火爲用。在地爲火。南方之化。在天爲濕。應土爲用。在地爲土。中央之化。在天爲燥。應金爲用。在地爲金。西方之化。在天爲寒。應水爲用。在地爲水。北方之化。神之爲用。如上五化。木爲風所生。火爲熱所熾。金爲燥所發。水爲寒所資。土爲濕所全。蓋初因而成立也。雖初因之以化成。卒因之以敗散爾。豈五行之獨有是哉。凡因所因而成立者。悉因所因而散落爾。○宋校正云。詳在天爲玄至此。與陰陽應象大論及五運行大論文重。注頗異。故在天爲氣。在地成形。氣。謂風熱濕燥寒。形。謂木火土金水。形氣相感而化生萬物矣。此造化生成之大紀。然天地者。萬物之上下也。天覆地載。上下相臨。萬物化生。無遺略也。由是故萬物自生自長。自化自成。自盈自虛。自復自變也。夫變者何謂。生之氣極本而更始化也。孔子曰。曲成萬物而不遺。左右者。陰陽之道路也。天有六氣御下。地有五行奉上。當歲者爲上。主司天。承歲者爲下。主司地。不當歲者二氣居右。北行轉之。二氣居左。南行

轉之金木水火遷北面正之常左爲右右爲左則左者南行右者北行而反也○宋校正云詳上下左右之說義具五運行大論中**水火者陰陽之徵兆也**徵信也驗也兆先也以水火之寒熱彰信陰陽之先兆也**金木者生成之終始也**木主發生應春春爲生化之始金主收斂應秋秋爲成實之終終始不息其化常行故萬物生長化成收藏自久○宋校正云陰陽應象大論曰天地者萬物之上下也陰陽者血氣之男女左右者陰陽之道路水火者陰陽之徵兆陰陽者萬物之終始也與此論相出入也**氣有多少形有盛衰上下相召而損益彰矣**氣有多少謂天之陰陽三等多少不同秩也形有盛衰謂五運之氣有太過不及也由是少多盛衰天地相召而陰陽損益昭然彰著可見也**帝曰願聞五運之主時也何如**時四時也**鬼臾區曰五氣運行各終朞日非獨主時也**一運之日終三百六十五日四分度之一乃易之非主王時當其王相囚死而爲絕法也氣交之內迢然而別有之也

此言五運治政令於內合於六氣之治政令於外者也五行者金木水火土也在天則爲天干之五行如甲乙屬木之類然在運則爲氣化之五行如甲巳化土之類然在中運則爲甲巳太宮少宮之類然在地則爲地支之五行如子丑寅卯之類然在歲氣則爲子午屬少陰君火之類故天有五行生六氣天之六氣又生在地有形之五行

無非五行之妙也五位者東西南北中央也寒暑燥濕風火者即六氣也五藏者心肝脾肺腎也五氣者五藏之氣也喜怒思憂恐者五志也論者即第九六節藏象論也三陰者少陰太陰厥陰也三陽者少陽太陽陽明也帝問天地初分之時天分五氣地列五行五行定位布政於四方五氣分流散支於十干當是時黃氣橫於甲巳白氣橫於乙庚黑氣橫於丙辛青氣橫於丁壬赤氣橫於戊癸故甲巳應土運乙庚應金運丙辛應水運丁壬應木運戊癸應火運天有此五行之氣以御於東西南北中央之五位而寒暑燥濕風火所由以生不言火者暑該之也後五運行大論有東方生風南方生熱等語及在天爲風在天爲熱等語皆是也正謂之六氣也在人則有心肝脾肺腎之五藏以化五藏之氣而喜怒思憂恐之五志所由以生也六節藏象論有云五日謂之候言五日即有一候如立春初五日東風解凍之類三候謂之氣言半月有三候則爲一氣如立春正月節爲一氣之類六氣謂之時言六氣則有三月而爲一時如自立春雨水驚蟄春分清明穀雨而爲春自立夏小滿芒種夏至小暑大暑而爲夏之類四時則合春夏秋冬而爲一歲皆各從其所旺之時而主治之木而火火而土土而金金而水水而木五運之氣相爲承襲而皆治之每終一歲之日周而復始令歲之候如此明歲之候亦然故日不知年之所加氣之盛衰虛實所起不可以爲工矣帝言巳知五運相襲而皆治之終期之日周而復始但五運者

地之木火土金水。治政令於內者也。三陰三陽者。天之風熱濕燥寒治政令於外者也。故五運相襲而治者。其於三陰三陽外治之候如何合之。區言太極分爲陰陽。陰陽分爲五行。故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彼五運乃天地初分之氣而列之於五方者也。陰陽者。雖有三陰三陽之分。而天氣運氣地氣舉不能外之也。天干主於降。地支主於升。而五運則主於升降而行於天地之間。乃謂之中運也。是之謂天地之道也。萬物以之而爲綱紀。其變化以之而爲父母。其生殺以之而爲本始。眞有神明以爲之府也。可不通此理乎。蓋方物之初生謂之化。物之已極謂之變。其陰陽莫測謂之聖。神用無方謂之神。由化與變。故萬物無能逃五運陰陽。由聖與神。故衆妙無能出幽玄之理。六微旨大論云。物之生從於化。物之極由乎變。變化之相薄。成敗之所由也。又五常政大論云。氣始而生化。氣散而有形。氣布而蕃育。氣終而象變。其致一也。愚意變化以天地終始萬物言。神聖贊天地言。其變化神聖之爲用也。合天地人之理而一之者也。在天爲玄。其理玄遠而玄之所生者爲神。在人爲道。其性咸備而道之所生者爲智。在地爲化。孕育萬物而化之所生者爲五味。惟玄生神。而爲風爲熱爲濕爲燥爲寒。此乃三陰三陽之氣也。故風之氣爲木。熱之氣爲火。濕之氣爲土。燥之氣爲金。寒之氣爲水。而成五運之形。由是在天之氣。與在地之形。相感而化生萬物也。然天地者萬物之上下。五運行大論曰。所謂上下者。歲上下見陰陽之所在

也。左右者陰陽之道路。五運行大論曰。左右者。諸上見厥陰。左少陰右太陽。見少陰左太陰右厥陰。見太陰左少陽右少陰。見少陽。左陽明右太陰。見陽明。左太陽右少陽。見太陽。左厥陰右陽明。所謂面北而命其位。言其見也。帝曰。何謂下。岐伯曰。厥陰在上則少陽在下。左陽明右太陰。少陰在上則陽明在下。左太陽右少陽。太陰在上則太陽在下。左厥陰右陽明。少陽在上則厥陰在下。左少陰右太陽。陽明在上則少陰在下。左太陰右厥陰。太陽在上則太陰在下。左少陽右少陰。所謂面南而命其位言其見也。王註云。面北者面向北而言之也。上南也。下北也。左西也。右東也。又云。主歲者位在南。故面北而言其左右。在下者位在北。故面南而言其左右也。上。天位也。下。地位也。面南左東也。右西也。上下異而左右殊也。此在天三陰三陽之氣。右旋於外以加地也。水火者陰陽之徵兆。金木者生成之終始。此在地五運之形。左轉於內以臨天也。天上之氣有多少。地下之形有盛衰。故天上多少之氣。與地下盛衰之形相召而損益彰。以爲物極之變也。其氣之多與形之盛相召者益。益爲變之盛也。氣之少與形之衰相召者損。損爲變之虛也。蓋物生之化者。天地之常氣。在五運曰平氣。在六氣曰常化也。物極之變者。天地之變氣。在五運曰太過不及。在六氣曰淫勝反勝相勝也。其變之盛者則五運之太過六氣之淫勝也。其變之虛者則五運之不及六氣之反勝相勝也。凡此五運六氣所謂變化盛虛本經後篇千言萬語。皆所以

發明此四者。學者當潛心以究之也。五運氣行各終期日，非獨主時者，言木火土金水治政各終一歲之期日，不獨治歲內六步之時令也。六節藏象論但論五運不及六氣，但論主時不及治歲，今始於此篇論五運六氣相感相召而治，不獨五運也。次論五運各治一歲，不獨主時也

帝曰：善。何謂氣有多少，形有盛衰。鬼臾區曰：陰陽之氣各有多少，故曰三陰三陽也。由氣有多少，故隨其升降分爲二別也。○宋校正云：至眞要大論云：陰陽之三也何謂？岐伯曰：氣有多少異用。王冰云：太陰爲正陰，太陽爲正陽，次少者爲少陰，次少者爲少陽，又次爲陽明，又次爲厥陰。

形有盛衰，謂五行之治各有太過不及也。太過有餘也，不及不足也。氣至不足，太過迎之；氣至太過，不足隨之。天地之氣虧盈如此，故云形有盛衰也。

故其始也，有餘而往，不足隨之；不足而往，有餘從之。知迎知隨，氣可與期。言虧盈無常，互有勝負爾。始謂甲子歲也。六微旨大論曰：天氣始於甲，地氣始於子，子甲相合，命曰歲立。此之謂也。則始甲子之歲，三百六十五日，所稟之氣，當不足也。次而推之，終六甲也。故有餘已則不足，不足已則有餘。亦有歲運非有餘非不足者，蓋以同天地之化也。若餘已復餘，少已復少，則天地之道變常，而災害作，苛疾生矣。○宋校正云：六微旨大論云：木運臨卯，火運臨午，土運臨四季，金運臨酉，水運臨子，所謂歲會，氣之平也。又五常政大論云：委和之紀，上角與正角同，上商與正商同，上宮與正宮同；伏明之紀，上商與正商同；卑監之紀，上宮與正宮同，上角與正角同；從革之紀，上商與正商同，上角與正角同；涸流之紀，上宮與正宮同；赫曦之紀，上羽與正徵同；堅成之紀，上徵與正商同。又六元正紀大論云：不及而加同歲會，已前諸歲並爲正歲，氣之平也。今王注以同天之化爲非有餘不足者，非也。

應天爲天符，承歲爲歲直，三合爲治。應天，謂木運之歲，上見厥陰；火運之歲，上見少陽少陰；土運之歲，上見太陰；金運之歲，上見陽明；水運之歲，上見太陽。此五者，天氣下降，如合符運，故曰應天爲天符也。承歲，謂木運之歲，歲當亥卯；火運之歲，歲當寅午；土運之歲，歲當辰戌丑未；金運之歲，歲當巳酉；水運之歲，歲當申子。此五者，歲之所直，故曰承歲爲歲直也。三合，謂火運之歲，上見少陰，年辰臨午；土運之歲，上見太陰，年辰臨丑未；金運之歲，上見陽明，年辰臨酉。此三者，天氣運氣與年辰俱會，故云三合爲治也。歲直亦曰歲位，三合亦爲天符。六微旨大論曰：天符歲會，曰太一天符，謂天運與歲俱會也。○宋校正云：天符歲會之詳，具六微旨大論中。又詳火運上少陰年辰臨午，即戊午歲也；土運上太陰，年辰臨丑未，即己丑己未歲也；金運上陽明，年辰臨酉，即乙酉歲也。

此承上文而明氣有多少，形有盛衰之義，不外乎天氣地氣運氣而已。陰陽之氣合

有多少者謂三陰三陽之氣各分多少陰多者爲太陰次少者爲少陰而又次者爲厥陰也陽多者爲太陽次少者爲陽明而又次者爲少陽也形有盛衰謂五行之治各有太過不及者地五運之形各有盛衰土有太少宮金有太少商水有太少羽木有太少角火有太少徵而太者太過少者不及也始謂甲子歲也六微旨大論曰天氣始於甲地氣始於子子甲相合命曰歲立運氣全書曰運有盛衰氣有虛實更相迎隨以司歲也陽盛陰衰如土運甲陽而巳陰陰虛陽實如六氣子實而丑虛迎隨如六十甲子一陽一陰盛衰虛實遞相接送以司歲次而推之以終六甲故有餘已則不足隨不足已則有餘從亦有歲運非有餘非不足者蓋以同天地之化也若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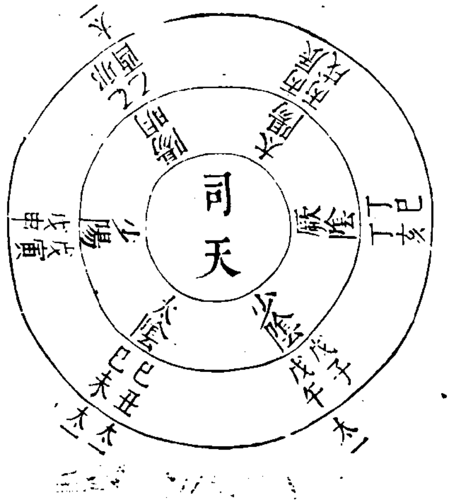
巳復餘少巳復少則天地之道變常而災害苛疾至矣知其來而迎之知其往而隨之則歲氣自可與期也應天爲天符者六微旨大論曰木運之歲上見厥陰丁巳丁亥火運之歲上見少陽戊寅戊申少陰戊子戊午土運之歲上見太陰己丑己未金運之歲上見陽明乙卯乙酉水運之歲上見太陽丙辰丙戌蓋司天與運氣相符故曰應天爲天符也又六元正紀大論曰戊子戊午太徵上臨少陰戊寅戊申太徵上臨少陽丙辰丙戌太羽上臨太陽如是者三丁巳丁亥少角上臨厥陰乙卯乙酉少商上臨陽明己丑己未少宮上臨太陰如是者三上者言司天也帝曰臨者何謂岐伯曰太過不及皆曰天符註十二年運氣全書云如木運上見厥陰運與司天相合故

曰天符也承歲爲歲直者當年十干建運與年辰十二律五行相會故又曰歲會氣之平也不分陰年陽年乃自取四時正中之月爲四直承歲子午卯酉是也其土無定位各寄王於四季之末一十八日有奇則通論承歲辰戌丑未是也計有八年謂木運之歲歲當寅卯火運之歲歲當巳午土運之歲歲當辰戌丑未金運之歲歲當申酉水運之歲歲當亥子六微旨大論曰非其位則邪當其位則正邪則變甚正則微帝曰何謂當位岐伯曰木運臨卯火運臨午金運臨酉水運臨子所謂歲會氣之平也運氣全書云何謂歲會如木運臨寅卯火運臨巳午運與年辰合也然歲直亦曰歲會則直爲值之義耳王註云木運臨卯丁卯歲也火運臨午戊午歲也土運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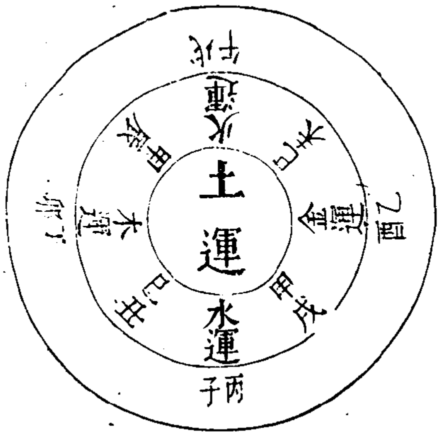
四季甲辰甲戌己丑己未歲也金運臨酉乙酉歲也水運臨子丙子歲也丙戌午巳丑巳未乙酉又爲太一天符即下三合爲治之謂三合者謂火運之歲上見少陰年辰臨午即戊午歲也土運之歲上見太陰年辰臨丑未即己丑己未歲也金運之歲上見陽明年辰臨酉即乙酉歲也此三者天氣運氣與年辰俱會故曰三合爲治也三合亦爲天符六微旨大論曰太一天符謂天運與歲俱會也運氣全書云何謂太一天符火運上見少陰年辰臨午之類〇應天爲天符三句止論天符歲會太一天符不論及同天符同歲會之義蓋天符主司天而言歲會主年辰而言同天符同歲會則主在泉而言之矣大義見六元正紀大論中

天符之圖

附太一天符



歲會之圖



按八年之外有四年壬寅皆木庚申皆金是二陽年癸巳皆火辛亥皆水是二陰年亦是運與年辰相會而不為歲會者謂不當四年正中之會故也除二陽年則癸巳辛亥二陰年雖不名歲會亦上下五行相佐皆為平氣之歲物在脈應皆必合期無先後也

司天符同歲會之圖

本篇原無同天符同歲會之義然不圖此則不備及上臨下加之六義當與後元正紀大論參看。

六元正紀大論云甲辰甲戌太宮下加太陰壬寅壬申太角下加厥陰庚子庚午太商下加陽明如是者三癸巳癸亥少徵下加少陽辛丑辛未少羽下加太陽癸卯癸酉少徵下加少陰如是者三帝曰加者何謂岐伯曰太過而加同天符不及而加同歲會也下者即在泉也運氣與在泉合其氣化陽年曰同天符陰年曰同歲會故六十年中太一天符四年天符十二年歲會八年同天符六年同歲會六年五者分而言之共三十六年合而言之止有二十二年經言二十四歲者不言歲會也不可不審

帝曰上下相召奈何鬼臾區曰寒暑燥濕風

火。天之陰陽也。三陰三陽上奉之。太陽爲寒。少陽爲暑。陽明爲燥。太陰爲濕。厥陰爲風。少陰爲火。皆其元在天。故曰天之陰陽也。木火土金水火。地之陰陽也。生長化收藏。下應之。木初氣也。火二氣也。相火三氣也。土四氣也。金五氣也。水終氣也。以其在地應天。故云下應也。氣在地。故曰地之陰陽也。○宋校正云。六微旨大論曰。地理之應六節氣位何如。岐伯曰。顯明之右。君火之位。退行一步。相火治之。復行一步。土氣治之。復行一步。金氣治之。復行一步。水氣治之。復行一步。木氣治之。此即木火土金水火地之陰陽之義也。天以陽生陰長。地以陽殺陰藏。生長者天之道。藏殺者地之道。天陽

主生。故以陽生陰長。地陰主殺。故以陽殺陰藏。天地雖高下不同。而各有陰陽之運用也。○宋校正云。詳此經與陰陽應象大論文重。注頗異。天有陰陽。地亦有陰陽。天有陰故能下降。地有陽故能上騰。是以各有陰陽也。陰陽交泰。故化變由之成也。木火土金水火。地之陰陽也。生長化收藏。故陽中有陰。陰中有陽。陰陽之氣。極則過亢。故各兼之。陰陽應象大論曰。寒極生熱。熱極生寒。又曰。重陰必陽。重陽必陰。言氣極則變也。故陽中兼陰。陰中兼陽。易之卦。离中虛。坎中滿。此其義象也。所以欲知天地之陰陽者。應天之氣。動而不息。故五歲而右遷。應地

之氣。靜而守位。故六期而環會。天有六氣。地有五位。天以六氣臨地。地以五位承天。蓋以天氣不加君火故也。以六加五。則五歲而餘一歲。故遷一位。若以五承六。則常六歲乃備盡天元之氣。故六年而環會。所謂周而復始也。地氣左行。往而不返。天氣東轉。常自火運數五歲已。其次氣正當君火之上。法不加臨。則右遷君火氣上。以臨相火之上。故曰五歲而右遷也。由斯動靜上下相臨。而天地萬物之情變化之機可見矣。動靜相召。上下相臨。陰陽相錯。而變由生也。天地之道。變化之微。其由是也。孔子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此之謂也。○宋校正云。五運行大論云。上下相遘。寒暑相臨。氣相得則和。不相得則病。又云。上者右行。

下者左行。左右周天。餘而復會。帝曰。上下周紀。其有數乎。鬼臾區曰。天以六爲節。地以五爲制。周天氣者六期爲一備。終地紀者五歲爲一周。六節。謂六氣之分。五制。謂五位之分。位應一歲。氣統一年。故五歲爲一周。六年爲一備。備。謂備歷天氣。周。謂周行地位。所以地位六而言五者。天氣不臨君火故也。君火以明。明當作名。相火以位。君火在相火之右。但立名於君位。不立歲氣。故天之以氣。不偶其氣以行君火之正。守位而奉天之命。以宣行火令爾。以名奉天。故曰君火以名。守位禀命。故曰相火以位。五六相合。而七百二十氣爲一紀。凡

三十歲千四百四十氣凡六十歲而爲一周。不及太過斯皆見矣。曆法一氣十五日因而乘之積七百二十氣即三十年積千四百四十氣即六十年也經云有餘而往不足隨之不足而往有餘從之故六十年中不及太過斯皆見矣○宋校正云六節藏象論云五日謂之候三候謂之氣六氣謂之時四時謂之歲而各從其主治焉五運相襲而皆治之終期之日周而復始時立布氣如環無端候亦同法故曰不知年之所加氣之盛衰虛實之所起不可爲工矣

此承上文論上下相召之義而合之以周紀之數也上文言氣有多少形有盛衰上下相召而損益彰故帝以上下相召之義問之伯言上者天也下者地也上下相召

者天右旋之陰陽加於地下地左轉之陰陽臨於天上而相召以治歲治步也天之陰陽風熱燥濕寒又增火爲六數者在天之熱分爲暑火二氣故三陰三陽各上奉之也地之陰陽木火土金水亦增火爲六數者在地之火分爲君相二形故生長化收藏各下應之也生長者天之道藏殺者地之道天陽主生陽中有陰故以陽生陰長地陰主殺陰中有陽故以陽殺陰藏天地雖高下不同而各有陰陽之運用天惟有陰故能下降地惟有陽故能上升是以謂之各有陰陽也即如木火土金水火地之陰陽也生長化收藏故陽中有陰陰中有陽所以欲知天地之陰陽者天之陰陽下加地氣共治歲也則應天之氣動而不息蓋地之治歲君火不主運惟五運循環故天之六氣加之常五歲右餘一氣與地遷移一位而動不息也地之陰陽上臨天氣共治步也則應地之氣靜而守位蓋地之治步其本君相土金水無殊皆各主一步以終期故其上臨天之六氣共治也常六期齊周復於始治之步環會而靜守位也故治歲動者與治步靜者相召外旋上者與內運下者相臨則陰陽相錯而損益盛虛之變所由生也天以六爲節地以五爲制者上下相召之數也蓋天之六氣各治一歲故六期一備地之六位其君火以名相火以位故五歲一周五六相合凡三十歲爲一紀六十歲爲一周其間相錯之陰陽或氣類同多而益爲太過之盛者或氣類異少而損爲不及之虛者斯皆可見其變也

甲巳之歲土運統之乙庚之歲金運統之丙辛之歲水運統之丁壬之歲木運統之戊癸之歲火運統之。太始天地初分之時陰陽析位之際天分五氣地列五行五行定位布政於四方五氣分流散支於十干當是黃氣橫於甲巳白氣橫於乙庚黑氣橫於丙辛青氣橫於丁壬赤氣橫於戊癸故甲巳應土運乙庚應金運丙辛應水運丁壬應木運戊癸應火運太古聖人望氣以書天冊賢者謹奉以紀天元下論文義備矣○宋校正云詳運有太過不及平氣甲庚丙壬戊主太過乙辛丁癸巳主不及大法如此取平氣之法其說不一具如諸篇

帝曰其於三陰三陽合之柰

何鬼臾區曰子午之歲上見少陰丑未之歲上見太陰寅申之歲上見少陽卯酉之歲上見陽明辰戌之歲上見太陽巳亥之歲上見厥陰少陰所謂標也厥陰所謂終也

標謂上首也終謂當三甲六甲之終○宋校正云詳午未申酉戌亥之歲為正化正司化令之實子丑寅卯辰巳之歲為對化對司化令之虛此其大法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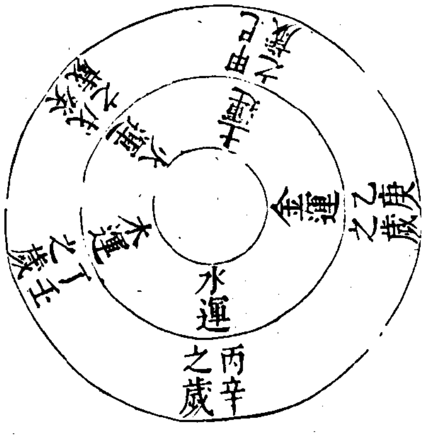
厥陰之上風氣主之少陰之上熱氣主之太陰之上濕氣主之少陽之上相火主之陽明之上燥氣主之太陽之上寒氣主之所謂本也是謂六元

三陰三陽為標寒暑燥濕風火為本故云所謂本也天眞元氣分為六化以統坤元生成之用徵其應相則六化不同本其所生則正是眞元之一氣故曰六元也

此承上文而明五運所統三陰三陽所合合者為標而主之者為本也言天地初分之時黃氣橫於甲巳故甲巳應土運而甲巳之歲土運統之白氣橫於乙庚故乙庚應金運而乙庚之歲金運統之黑氣橫於丙辛故丙辛應水運而丙辛之歲水運統之青氣橫於丁壬故丁壬應木運而丁壬之歲木運統之赤氣橫於戊癸故戊癸應火運而戊癸之歲火運統之然子午之歲上見少陰熱氣丑未之歲上見太陰濕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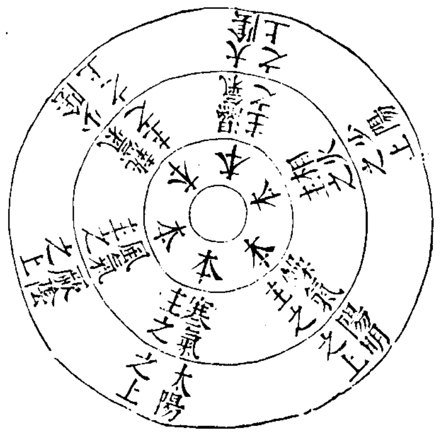
寅申之歲上見少陽相火卯酉之歲上見陽明燥氣辰戌之歲上見太陽寒氣巳亥之歲上見厥陰木氣則上見少陰太陰少陽陽明太陽厥陰者不過謂之標耳標者猶所謂上首也自少陰子午而數至厥陰巳亥故曰厥陰為三甲六甲之終也實曰天有風氣以為厥陰之主天有熱氣以為少陰之主天有濕氣以為太陰之主天有相火以為少陽之主天有燥氣以為陽明之主天有寒氣以為太陽之主則有此天之六元以為之本也何也天眞元氣分為六化以統坤元生成之用徵其應用止是眞元之一氣故曰六元也須知天地之數五而火熱居二可見天地間熱多於寒火倍於水而人之病化又可推也惟運分為五則上文地五歲一周之數從茲始也惟標分為六則上文天六期一備之數從茲始也

本篇云甲巳之歲土運統之乙庚之歲金運統之丙辛之歲水運統之丁壬之歲木運統之戊癸之歲火運統之



本篇云子午之歲上見少陰丑未之歲上見太陰寅申之歲上見少陽卯酉之歲上見陽明辰戌之歲上見太陽巳亥之歲上見厥陰少陰所謂標也厥陰所謂終也

本篇云厥陰之上風氣主之少陰之上熱氣主之太陰之上濕氣主之少陽之上相火主之陽明之上燥氣主之太陽之上寒氣主之所謂本也是謂六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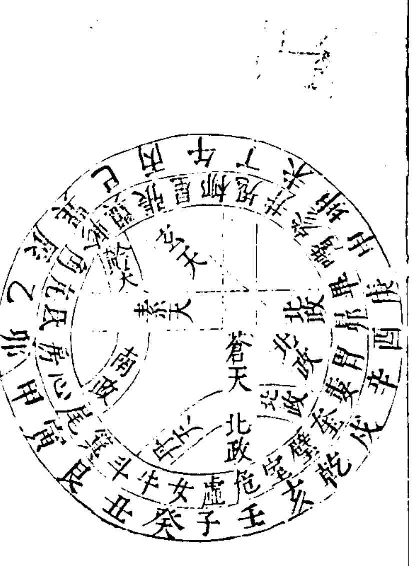
五運行大論

岐伯曰臣覽太始天元冊文丹天之氣經于牛女戊分黅天之氣經于心尾己分（黅居吟切黃色）蒼天之氣經于危室柳鬼素天之氣經于亢氐昴畢玄天之氣經于張翼婁胃所謂戊己分者奎壁角軫則天地之門戶也（戊土屬乾己土屬巽遁甲經曰六戊爲天門六己爲地戶晨暮占雨以西北東南義取此雨爲土用濕氣生之故此占焉）夫候之所始道之所生不可不通也

此覆論前文五運六氣所化陰陽之義也五天之象所經星宿爲運氣之化皆于與支同屬者及連位者齊化也彼土主甲己及丑未之上太陰主之者正由黅天之氣經於心尾己分之象而心尾者甲地己分者中宮故甲與丑連位己與未同屬而齊化濕土也金主乙庚及卯酉之上陽明主之者正由素天之氣經於亢氐昴畢之象而氐亢者乙地昴畢者庚地故乙與卯同屬庚與酉連位而齊化燥金也水主丙辛及辰戌之上太陽主之者正由玄天之氣經於張翼婁胃之象而張翼者丙地婁胃者辛地故丙與辰連位辛與戌同屬而齊化寒水也木主丁壬及巳亥之上厥陰主之者正由蒼天之氣經於危室柳鬼之象而危室者壬地柳鬼者丁地故壬與亥同

屬丁與巳連位而齊化風木也火主戊癸及子午之上少陰主之寅申之上少陽主之者正由丹天之氣經於牛女戊分之象而牛女者癸地戊分者中宮故癸與子同屬戊與午連位而齊化火熱也干之甲乙屬木位東丙丁屬火位南庚辛屬金位西壬癸屬水位北戊巳屬土位中宮支之寅卯配甲乙巳午配丙丁申酉配庚辛亥子配壬癸辰位東南未位西南戌位西北丑位東北爲四維屬戊巳故乙卯同屬木丁巳同屬火巳未同屬土庚酉同屬金壬癸亥子同屬水也甲寅位東之首癸丑位北方尾而甲丑連位癸寅連位也丙位南之首辰位東之尾而丙辰連位也戊巳位木火金水中間在天地爲門戶在四時爲長夏南連午西連申而戊巳午申連位故戊巳無方位而經獨表戊分巳分也辛戌皆位酉之尾而辛戌連位也獨戊火連申夾未土於中癸火連寅夾丑土於中者蓋濕土在中火游行其間在天居土前在地居土後而土火常相混也故土旺長夏火熱之內丹谿發明濕熱相火爲病十居八九及有濕鬱生熱熱久生濕之論良以此也其五天之象所經星宿分野獨當五運之干位不及六氣之支位者蓋干之與支郎根本之與枝葉經言干則支在其中矣故其化皆干與支之同屬者連位齊化者是根本與枝葉同化者也夫五氣之至各有五色經於分野氣太過則先天而至氣不及則後天而至嘗以寅卯前候之自然可見故曰候之所始道之所生不可不通也

五天五運之圖



帝曰吾論言天地者萬物之上下左右者陰陽之道路未知其所謂也論謂天元紀及陰陽應象論也歧伯曰所謂上下者歲上下見陰陽之所在也左右者諸上見厥陰左少陰右太陽見少陰左太陰右厥陰見太陰左少陽右少陰見少陽左陽明右太陰見陽明左太陽右少陽見太陽左厥陰右陽明所謂面北而命其位言其見也面向北而言之也上南也下北也左西也右東也帝曰何謂下歧伯曰厥陰在上則少陽在下左陽明右太陰少陰在上則陽明在下左太陽右少陽

太陰在上則太陽在下。左厥陰右陽明。少陽在上則厥陰在下。左少陰右太陽。陽明在上則少陰在下。左太陰右厥陰。太陽在上則太陰在下。左少陽右少陰。所謂面南而命其位。言其見也。主歲者位在南，故面北而言其左右。在下者位在北，故面南而言其左右也。上天位也。下地位也。面南左東也。右西也。上下異而左右殊也。上下相遘。寒暑相臨。氣相得則和。不相得則病。木火相臨、金水相臨、水木相臨、火土相臨、土金相臨爲相得也。木土相臨、土水相臨、水火相臨、火金相臨、金木相臨爲不相得也。上臨下爲順，下臨上爲逆，亦鬱抑而病生。土臨相火君火之類者也。帝曰。氣相得而病者何也。岐伯曰。以下臨上。不當位也。六位相臨，假令土臨火，火臨木，木臨水，水臨金，金臨土，皆爲以下臨上，不當位也。父子之義，子爲下，父爲上，以子臨父，不亦逆乎。帝曰。動靜何如。岐伯曰。上者右行。下者左行。左右周天。餘而復會也。上天也，下地也。周天謂天周地五行之位也。天垂六氣，地布五行，天順地而左回，地承天而右轉。木運之後，天氣常餘，餘氣不加於君火，却退一步，加臨相火之上，是以每五歲已退一位而右遷，故曰左右周天餘而

復會。會，遇也，合也。言天地之道常五歲畢，則以餘氣遷加，復與五行座位再相會合而爲歲法也。周天謂天周地位，非周天之六氣也。帝曰。余聞鬼臾區曰。應地者靜。今夫子乃言下者左行。不知其所謂也。願聞何以生之乎。詰異也。岐伯曰。天地動靜。五行遷復。雖鬼臾區其上候而已。猶不能徧明。不能徧明，無求備矣。夫變化之用。天垂象。地成形。七曜緯虛。五行麗地。地者所以載生成之形類也。虛者所以列應天之精氣也。形精之動。猶根本之與枝葉也。仰觀其象。雖遠可知也。觀五星之東轉，則地體左行之理昭然可知也。麗，著也。有形之物，未有不依據物而得全者也。帝曰。地之爲下否乎。言轉不居，爲下乎，爲否乎。岐伯曰。地爲人之下。太虛之中者也。言人之所居，可謂下矣，徵其至理，則是太虛之中一物爾。易曰：坤厚載物，德合無疆，此之謂也。帝曰。馮乎。馮，扶冰反。○言大虛無礙，地體何馮而止住。○礙言艾。岐伯曰。大氣舉之也。大氣謂造化之氣任持太虛者也。所以太虛不屈，地久天長者，蓋由造化之氣任持之也。氣化而變，不任持之，則太虛之器亦敗壞矣。夫落葉飛空，不疾而下，爲其乘氣，故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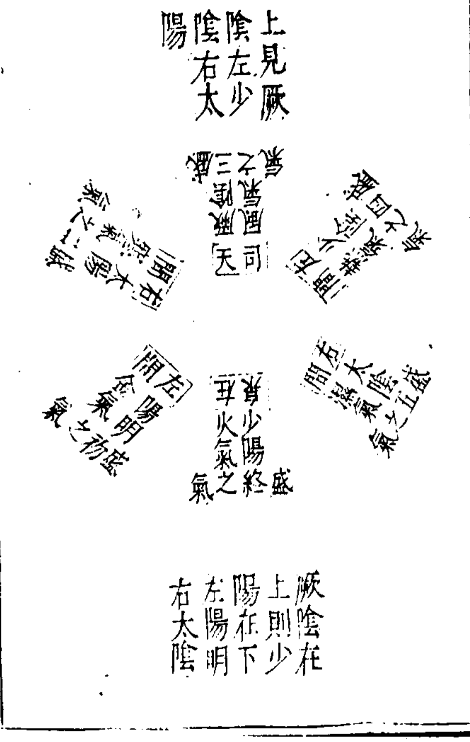
不得速焉。凡之有形處地之上者，皆有生化之氣任持之也。然器有大小不同，壞有遲速之異，及至氣不任持，則大小之壞一也。燥以乾之，暑以蒸之，風以動之，濕以潤之，寒以堅之，火以溫之。故風寒在下，燥熱在上，濕氣在中，火遊行其間，寒暑六入，故令虛而化生也。地體之中，凡有六入：一曰燥，二曰暑，三曰風，四曰濕，五曰寒，六曰火。受燥故乾性生焉，受暑故蒸性生焉，受風故動性生焉，受濕故潤性生焉，受寒故堅性生焉，受火故溫性生焉。此謂天之六氣也。故燥勝則地乾，暑勝則地熱，風勝則地動，濕勝則地泥，寒勝則地裂，火勝則地固矣。六氣之用

此言天右旋於外，而寒暑六入以舉其地；地受天六入以為五行，左轉化生人物於天之中也。天地萬物之上下左右陰陽之道路者，天右旋六節之位也。上下謂在上者司天之位，在下者在泉之位。左右謂在上之左右，即司天左間右間之位；在下之左右，即在泉左間右間之位也。故天之三陰三陽於其六位右旋，如巳亥歲上見厥陰，而左間少陰，右間太陽；至子午歲厥陰右旋下降，則上見少陰，而左間太陰，右間厥陰。常如此遞歲自上旋降於右也。面北命其位，言其見者，謂司天之位在南而面北，命其左右，則西南為左間之位，東南為右間之位，而言其所見之陰陽也。厥陰在上，則少陽在下，而左間陽明，右間太陰；至厥陰右旋下降，而少陰在上，則陽明在下，而左間太陽，右間少陽。常如此隨司天旋轉也。面南命其位，言其見者，謂地之位在北而面南，命其左右，則東北為左間之位，西北為右間之位，而言其所見之陰陽也。自天地萬物之上下至此，獨論天右旋之氣也。上下相遘，寒暑相臨，氣相得則和，不相得則病者，言天之右旋遶地方位，而其氣與地方位氣相遘相臨，其遘同類相生之氣則和，不同類相制之氣則病也。或氣雖同類相得亦病者，惟相火臨於君火，為不當位故也。後六微旨大論篇云：君位臣則順，臣位君則逆，逆則病近害速者是也。動靜何如者，帝謂天動能臨於地，地靜不能臨天，而難上下相遘寒暑相臨之語。伯

言上者右行，下者左行，則知天常於上自右降東南而旋迴以臨地，地常於下自左升東北而循顯明，木君相土金水之位，循環臨天，而皆動也。故左右臨動，各皆周天過則復相會也。應地者靜，帝復難下者左行之言也。伯言天地之體動靜雖殊，而其用之變化，在地則五行麗地而載生成之形類，運於內；在天則七曜緯虛而列應天之精氣，運於外。其形類與精氣之相隨運動，猶根本之與枝葉，同乎一氣而不殊。故但仰觀七曜之象，周旋雖遠，可知其動也。自上下相遘至此，通論天右旋地左轉之氣也。地之為下否者，帝謂天象周旋皆轉於地下，而地居其上。今曰下者左行，則地之左行為下，得非否乎。伯言地為人之下，太虛之中者，則上下之義始明矣。蓋以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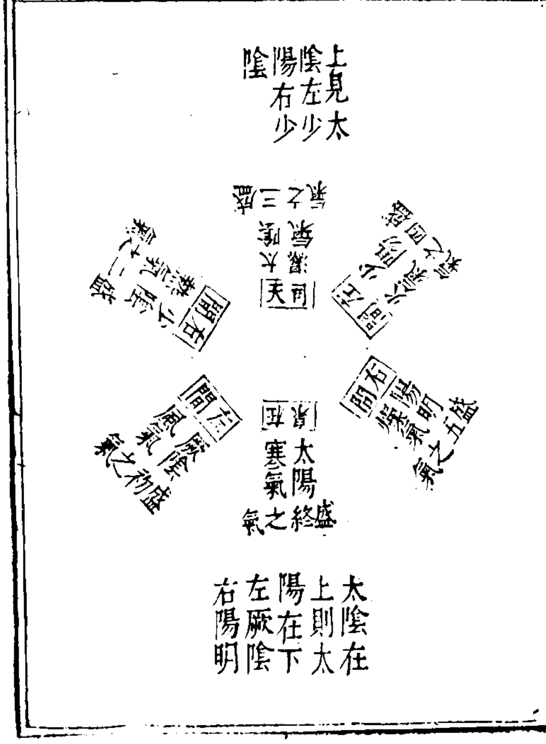
所屬言之則司天在泉之氣屬天者爲上五行之屬地者爲下以其所在言之則司天者爲上在泉者爲下而地之五行居中倘以所屬言之故曰下者左行帝以所在言之故難地之左行非下也憑者附也地居太虛之中何所憑附而不墜也大氣舉之謂風寒暑濕燥火六節大氣旋轉於外任持其地而乾蒸動潤堅溫以入其體也故其入也風寒在下而風居東寒居北燥熱在上而燥居西熱居南濕氣在中而居中央火於未入之前在濕上已入之後在濕下而遊行上下之間也自地之爲下至此原地氣一皆本於天也○陰陽應象大論云天地者萬物之上下陰陽者血氣之男女左右者陰陽之道路也水火者陰陽之徵兆也陰陽者萬物之能始也帝首以論言爲問即陰陽應象大論也

厥陰司天少陽在泉左右之間圖



少陰司天陽明在泉左右之間圖

太陰司天太陽在泉左右之間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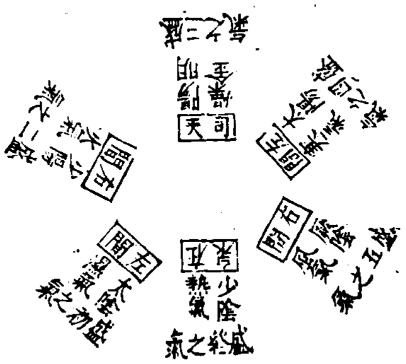
少陽司天厥陰在泉左右之間圖

上見少陽左陽明右太陰

少陽在上則厥陰在下左少陰右太陽

陽明司天少陰在泉左右之間圖

上見陽明左太陽右少陽



陽明在上則少陰在下左太陰右厥陰

太陽司天太陰在泉左右之間圖

上見太陽左厥陰右陽明

太陽在上則太陰在下左少陽右少陰

帝曰天地之氣何以候之岐伯曰天地之氣勝復之作不形於診也言平氣及勝復皆以形證觀察不以診知也脉法曰天地之變無以脉診此之謂也天地以氣不以位故不當以脉知之帝曰間氣何如岐伯曰隨氣所在期於左右於左右尺寸四部分位承之以知應與不應過與不過也帝曰期之奈何岐伯曰從其氣則和違其氣則病謂當沈不沈當浮不浮當濇不濇當鉤不鉤當弦不弦當大不大之類也○宋校正云至真要大論云厥陰之至其脉弦少陰之至其脉鉤太陰之至其脉沈少陽之至

大而浮。陽明之至短而濇。太陽之至大而長。至而和則平。至而甚則病。至而反則病。至而不至者病。未至而至者病。陰陽易者危。**不當其位者病。**見於他位也。**迭移其位者病。**謂左見右脈。右見左脈。氣差錯故爾。**失守其位者危。**已見於他鄉。本宮見賊殺之氣。故病危。**尺寸反者死。**子午卯酉四歲有之。反謂歲當陰在寸而脈反見於尺。歲當陽在尺而脈反見於寸。尺寸俱乃謂反也。若尺獨然。或寸獨然。是不應氣。非反也。**陰陽交者死。**寅申亥巳丑未辰戌八年有之。交謂歲當陰在右脈反見左。歲當陽在左脈反見右。左右交見。是謂交。若左獨然。或右獨然。是不應氣。非交也。**先立其年以知其氣。左右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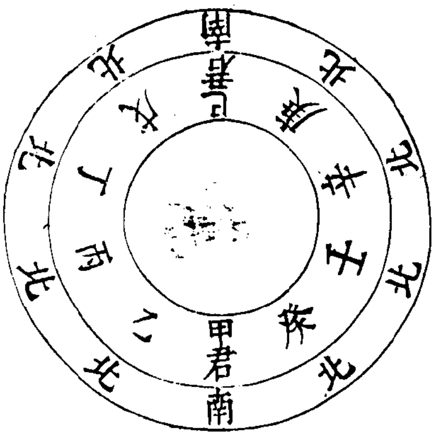
見然後乃可以言死生之逆順。**經言歲氣備矣。

此言天地之氣及勝復之作。統貫六位。難以診候。惟間氣偏治一位。故可隨其所在期之於尺寸左右也。候。診候也。蓋五運以甲巳土運爲尊。六氣以少陰君火爲尊。故以甲巳土運爲南政。乃南面而行令。其餘四運爲北政。以臣事之。則面北而受令者也。又以少陰爲君主。凡脈之司天在泉而尺寸不應者。皆以少陰而論之。其脈主於沉也。是以期之之法。陽之所在。其脈應不沉。陰之所在。其脈不應沉。北政之歲。人氣面北而寸北尺南。地左間之氣在右寸。右間之氣在左寸。天左間之氣在左尺。右間之氣在右尺。所以少陰在泉。則左間太陰。右間厥陰。而兩寸之脈俱不應。至眞要大論曰。北政之歲。少陰在泉。則寸口不應。厥陰在泉。則左間少陰。右間太陽。而少陰在左。其右寸之脈不應。至眞要大論曰。厥陰在泉。則右不應。太陰在泉。則左間少陽。右間少陰。而少陰在右。其左寸之脈不應。至眞要大論曰。太陰在泉。則左不應。故至眞要大論曰。北政之歲。三陰在下。則寸不應者此也。少陰司天。則左間太陰。右間厥陰。而兩尺之脈俱不應。厥陰司天。則左間少陰。右間太陽。而少陰在左。其左尺之脈不應。太陰司天。則左間少陽。右間少陰。而少陰在右。其右尺之脈不應也。故至眞要大論曰。北政之歲。三陰在上。則尺不應者此也。南政之歲。人氣面南而寸南尺北。天左間之氣在右寸。右間之氣在左寸。地左間之氣在左尺。右間之氣在右尺。所以少陰

司天。則左間太陰。右間厥陰。而兩寸之脈俱不應。厥陰司天。則左間少陰。右間太陽。而少陰在左。其右寸之脈不應。太陰司天。則左間少陽。右間少陰。而少陰在右。其左寸之脈不應。故至眞要大論曰。南政之歲。三陰在天。則寸不應者此也。少陰在泉。則左間太陰。右間厥陰。而兩尺之脈俱不應。厥陰在泉。則左間少陰。右間太陽。而少陰在左。其左尺之脈不應。太陰在泉。則左少陽。右間少陰。而少陰在右。其右尺之脈不應也。故至眞要大論曰。南政之歲。三陰在泉。則尺不應者此也。從其氣則和者。陰陽各當尺寸本位也。違其氣則病者。卽下文陰陽或不當其位。或迭移其位。或失守其位。或尺寸反。或陰陽交也。所謂不當其位者。乃陰陽之見不當尺寸本位也。所謂

迭移其位者，乃陰陽迭皆移轉一位也。假如南政少陰司天，陰皆在寸，陽皆在尺。迭皆左轉者，則陰皆移左而左不應，陽皆移右而右應。迭皆右轉者，則陰皆移右而右不應，陽皆移左而左應之類也。所謂失守其位者，謂本位他位皆失守不見也。如陰失守則尺寸皆無陰，陽失守則尺寸皆無陽。非如迭移而相反相交見於他位也。所謂尺寸反者，假如北政少陰司天，陽在寸陰在尺，而陽反見尺，陰反見寸之類也。所謂陰陽交者，假如北政太陰司天，陽在左陰在右，而陽反見右，陰反見左之類也。

南北政圖



南政少陰司天脉

左間 太陰　少陰　厥陰 右間

甲子　甲午

兩手寸　土運　俱不應

本篇云上見少陰，左太陰，右厥陰。

訣云兩手沉寸口。北政少陰在泉同。

少陰司天，則左間太陰，右間厥陰，而兩寸俱不應。至眞要大論曰：南政之歲，三陰在天，則寸不應。

南政厥陰司天脉

左間 少陰　厥陰　太陽 右間

巳巳　巳亥

右手寸　土運　只不應

本篇云上見厥陰，左少陰，右太陽。

訣云右寸脉潛形。北政厥陰在泉同。

厥陰司天，則左間少陰，右間太陽，而右寸不應。至眞要大論曰：南政之歲，三陰在天，則寸不應。

南政太陰司天脉

左間 少陽　太陰　少陰 右間

巳丑　巳未

左手寸　土運　只不應

本篇云上見太陰，左少陽，右少陰。

訣云左手寸不出。北政太陰在泉同。

太陰司天，則左間少陽，右間少陰，而左寸不應。至眞要大論曰：三陰在天，則寸不應。

南政少陰在泉脉

左間 厥陰　少陰　太陰 右間

巳卯　巳酉

兩手尺　土運　俱不應

本篇云陽明在上，則少陰在下，左太陰，右厥陰。

訣云兩手尺欠有。北政少陰司天同。

少陰在泉，則左間太陰，右間厥陰，而兩尺俱不應。至眞要大論曰：南政之歲，三陰在泉，則尺不應。

本篇云少陽在上則厥陰在下左少陰右太陽 右間

南政 厥陰在泉 脉

左手尺 土運 部不應

（甲寅 甲申）

太陽 厥陰 少陰 左間

訣云左尺定無根 北政厥陰司天同

厥陰在泉則左間少陰右間太陽而左尺不應至眞要大論曰南政之歲三陰在泉則尺不應

本篇云太陽在上則太陰在下左少陽右少陰 右間

南政 太陰在泉 脉

右手尺 土運 部不應

（甲辰 甲戌）

少陰 太陰 少陽 左間

訣云右尺脉無力 北政太陰司天同

太陰在泉則右間少陰左間少陽而右尺不應至眞要大論曰南政之歲三陰在泉則尺不應

本篇云上見少陰左太陰右厥陰

北政 少陰司天 脉

左間 太陰 少陰 厥陰 右間

兩手尺 金運 俱不應

（丙戊 子午 庚壬）

訣云兩手尺欠有 南政少陰在泉同

少陰司天則左間太陰右間厥陰而兩尺俱不應至眞要大論曰北政之歲三陰在上則尺不應

本篇云上見厥陰左少陰右太陽

北政 厥陰司天 脉

左間 少陰 厥陰 太陽 右間

左手尺 火運 部不應

（乙丁 巳亥 辛癸）

訣云左尺定無根 南政厥陰在泉同

厥陰司天則左間少陰右間太陽而左尺不應至眞要大論曰北政之歲三陰在上則尺不應

本篇云上見太陰左少陽右少陰

北政 太陰司天 脉

左間 少陽 太陰 少陰 右間

右手尺 水運 部不應

（乙丁 丑未 辛癸）

訣云右尺脉無力 南政太陰在泉同

太陰司天則左間少陽右見少陰而右尺不應

本篇云陽明在上則少陰在下左太陰右厥陰 右間

北政 少陰在泉 脉

兩手寸 火運 俱不應

（乙丁 卯酉 辛癸）

厥陰 少陰 太陰 左間

訣云兩手沉寸口 南政少陰司天同

少陰在泉則左間太陰右間厥陰而兩寸俱不應至眞要大論曰北政之歲少陰在泉則寸口不應

本篇云少陽在上則厥陰在下左少陰右太陽 右間

北政 厥陰在泉 脉

右手寸 木運 口不應

（丙戊 寅申 庚壬）

太陽 厥陰 少陰 左間

訣云右寸脉潛形 南政厥陰司天同

厥陰在泉則左間少陰右間太陽而右寸不應至眞要大論曰厥陰在泉則右不應

本篇云太陽在上則太陰在下左少陽右少陰 右間

北政 太陰在泉 脉

左手寸 金運 口不應

（丙戊 辰戌 庚壬）

少陰 太陰 少陽 左間

訣云左手寸不出 南政太陰司天同

太陰在泉則右間少陰左間少陽而左寸不應至眞要大論曰太陰在泉則左不應

右本篇云不當其位者病迭移其位者病北南政少陰司天在泉北政少陰司天在泉本篇云失守其位者危論南北二政丙行運法甲己爲南政餘四運爲北政南政司天在泉皆行土運其餘北政皆以在泉行運如北政巳亥厥陰司天則行在泉少陽火運又如寅申少陽司天則行在泉厥陰木運餘倣此惟有北政辰戌年太陽司天當行在泉太陰土運緣北政以臣不敢行君之令故行金運是土之子以足木火金水四運焉。

南政司天脉歌 北政在泉同

南政司天北在泉　厥陰右寸不虛言
太陰左寸休能應　少陰兩寸盡沉潛

北政司天脉歌 南政在泉同

北政司天南在泉　厥陰左尺却空閑
太陰右尺不相應　少陰兩尺盡皆殘

南北二政司天在泉脉宜應否歌訣

子午南少北卯酉。二手沉寸口。子午年南政少陰司天。卯酉年北政少陰在泉。南政甲子甲午。北政乙卯乙酉丁卯丁酉辛卯辛酉癸卯癸酉。是少陰司天在泉主兩手寸口脉俱不應。

子午北少南卯酉。兩手尺欠有。子午年北政少陰司天。卯酉年南政少陰在泉。北政丙子丙午戊子戊午庚子庚午壬子壬午。南政己卯己酉。亦少陰司天在泉兩手尺俱不應。

丑未南太北辰戌。左手寸不出。丑未年南政太陰司天。辰戌年北政太陰在泉。南政己丑己未。北政丙辰丙戌戊辰戊戌庚辰庚戌壬辰壬戌。太陰司天在泉。左手寸不應。

丑未北太南辰戌。右尺脉無力。丑未年北政太陰司天。辰戌年南政太陰在泉。北政乙丑乙未丁丑丁未辛丑辛未癸丑癸未。南政甲辰甲戌。亦太陰司天在泉。右手尺不應。

巳亥南厥北寅申。右寸脉潛形。巳亥年南政厥陰司天。寅申年北政厥陰在泉。南

政己巳己亥。北政丙寅丙申戊寅戊申庚寅庚申壬寅壬申。厥陰司天在泉。右手寸不應。

巳亥北厥南寅申。左尺定無根。巳亥年北政厥陰司天。寅申年南政厥陰在泉。北政乙巳乙亥辛巳辛亥癸巳癸亥丁巳丁亥。南政甲寅甲申。亦厥陰司天在泉。左手尺不應。

南政少陰司天尺寸反者死

訣云兩手沉
寸口

左間太陰
少陰司天
右間厥陰

甲子
甲午

今兩寸反應
兩尺反不應

南政少陰在泉尺寸反者死

訣云兩手尺
欠有

己卯
己酉

今兩尺反應
兩寸反不應

右間厥陰
少陰在泉
左間太陰

北政少陰司天尺寸反者死

訣云兩手尺
欠有

左間太陰
少陰司天
右間厥陰

壬戊
子午
庚壬

今尺脉反應
兩寸反不應

北政少陰在泉尺寸反者死

訣云兩手沉
寸口

乙丁
卯酉
辛癸

右間厥陰
少陰在泉
左間太陰

今兩寸反應
兩尺反不應

本篇云尺寸反者死。此以南北二政少陰司天在泉論。蓋少陰司天，則司天之左右皆陰。在泉則在泉之左右皆陰。陰脉主沉，以君爲主，故南政少陰司天在泉北政少陰司天在泉。訣云：子午南少北卯酉兩手沉寸口。子午北少南卯酉兩手尺欠有。今寸該沉而不沉則反應，尺該應而不應則反沉，是謂尺寸反者死。

南政厥陰司天陰陽交者死

訣云右寸脉
潛形

左間少陰
厥陰司天
右間太陽

己巳
己亥

今右寸反應
左寸反不應
是少陰太陽
互交也

南政厥陰在泉陰陽交者死

訣云左尺定
無根

甲寅
甲申

右間太陽
厥陰在泉
左間少陰

今右尺反不
應左尺反應
是少陰太陽
互交也

南政太陰司天陰陽交者死

左間少陽
太陰司天
右間少陰

己丑
己未

訣云左手寸不出

今右寸反不應左寸反應是少陽少陰互交也

南政太陰在泉陰陽交者死

右間少陰
太陰在泉
左間少陽

甲辰
甲戌

訣云右尺脉無力

今右尺反應左尺反不應是少陽少陰互交也

北政厥陰司天陰陽交者死

左間少陰
厥陰司天
右間太陽

乙丁 巳亥
辛癸

訣云左尺定無根

今左尺反應右尺反不應是少陰太陽互交也

北政厥陰在泉陰陽交者死

右間太陽
厥陰在泉
左間少陰

丙戊 寅申
庚壬

訣云右寸脉潛形

今右寸反應左寸反不應是少陰太陽互交也

北政太陰司天陰陽交者死

左間少陽
太陰司天
右間少陰

乙丁 丑未
辛癸

訣云右尺脉無力

今右尺反應左尺反不應是少陽少陰互交也

北政太陰在泉陰陽交者死

右間少陰
太陰在泉
左間少陽

丙戊 辰戌
庚壬

訣云左手寸不出

今左寸不應右寸反不應是少陽少陰互交也

右本篇云陰陽交者死。除少陰司天在泉，止以厥陰太陰司天在泉論。則厥陰司天左少陰而右太陽，在泉亦左少陰而右太陽。太陰司天則左少陽而右少陰，在泉則左少陽而右少陰。若其脉陽見陰而陰見陽，是謂陰陽交者死也。詳後世諸書之圖，悉宗張仲景傷寒論爲始，李但差訛不合經旨，未知出自仲景的筆，抑亦後人續增。他書不根經典，俱未的確，有圖無說，其義益晦。愚今一以經旨爲主，學者當以前圖爲正。

帝曰：主歲何如？岐伯曰：氣有餘，則制己所勝而侮所不勝；其不及，則己所不勝侮而乘之。

已所勝輕而侮之。木餘則制土。輕忽於金。以金氣不爭。故木待其餘而欺侮也。又木少金勝。土反侮木。以木不及。故土妄凌之也。四氣卒同。侮者侮謂而凌忽之。侮反受邪。或以已強盛或遇彼衰微不度卑弱妄行凌忽雖侮而求勝故終必受邪。侮而受邪寡於畏也。受邪各謂受者所不勝之邪也。然捨已宮觀。適他鄉。邪外強中乾。邪勝眞弱。寡於敬畏。由是納邪。故曰寡於畏也。○宋校正云。六節藏象論云。未至而至。此謂太過。則薄所不勝。而乘所勝。命曰氣淫。至而不至。此謂不及。則所勝妄行而所生受病。所不勝而薄之。命曰氣迫。即此之義也。帝曰善。

主歲者。亦謂五方之氣。各治一歲之政者也。歲氣有餘則制所勝而侮所不勝。如歲

瓊芝室　素問節文註釋卷八　四十八

木治政之氣有餘。則制土氣而濕化減少。侮金氣而風化大行也。其不及則已所不勝侮而乘之。已所勝輕而侮之。如歲木治政之氣不及。則金氣勝而侮而乘之。燥化乃行。土氣輕而侮之。濕氣反布也。侮反受邪。侮而受邪寡於畏者。金侮木不及。從而乘之。則木之子火報復其勝。而侮金反受邪也。侮金受邪。則其不及之木寡於畏。而侮

復疏

仲也。

經素問節文註釋卷之八終

黃帝內經素問節文註釋卷之九

六微旨大論

帝曰。願聞天道六六之節盛衰何也。六六之節。經已答問。天師未敷其旨。故重問之。岐伯曰。上下有位。左右有紀。上下。謂司天地之氣二也。餘左右四氣在歲之左右也。故少陽之右。陽明治之。陽明之右。太陽治之。太陽之右。厥陰治之。厥陰之右。少陰治之。少陰之右。太陰治之。太陰之右。少陽治之。此所謂氣之標。蓋南

瓊芝室　素問節文註釋卷九　一

面而待之也。標。末也。聖人南面而立。以閱氣之至也。故曰。因天之序。盛衰之時。移光定位。正立而待之。此之謂也。移光。謂日移光。定位。謂面南觀氣。正立觀歲數氣之至。則氣可待之也。少陽之上。火氣治之。中見厥陰。少陽南方火。故上見火氣治之。與厥陰合。故中見厥陰也。陽明之上。燥氣治之。中見太陰。陽明西方金。故上燥氣治之。與太陰合。故燥氣之下。中見太陰也。太陽之上。寒氣治之。中見少陰。太陽北方水。故上寒氣治之。與少陰合。故寒氣之下。中見少陰也。○宋校正云。六元正紀大論云。大陽所至爲寒生。中爲溫。與此義同。

厥陰之上。風氣治之。中見少陽。厥陰東方木。故上風氣治之。與少陽合。故風氣之下。中見少陽也。少陰之上。熱氣治之。中見太陽。少陰東南方君火。故上熱氣治之。與太陽合。故熱氣之下。中見太陽也。宋校正云。六元正紀大論云。少陰所至爲熱生。中爲寒。與此義同。太陰之上。濕氣治之。中見陽明。太陰西南方土。故上濕氣治之。與陽明合。故濕氣之下。中見陽明也。所謂本也。本之下。中之見也。見之下。氣之標也。本謂元氣也。氣別爲王。則文言著矣。○宋校正云。詳註云文言著矣。疑誤。本標不同。氣應異象。本者應之元。標者病之始。病生形用求之標。方施其用求之本。標本不同求之中。見法萬全。○宋校正云。至眞要大論云。六氣標本不同。氣有從本者。有從標本者。有不從標本者。少陽太陰從本。少陰太陽從本從標。陽明厥陰不從標本。從乎中。故從本者化生於本。從標本者有標本之化。從中者以中氣爲化。

帝曰。其有至而至。有至而不至。有至而太過。何也。皆謂天之六氣也。初之氣起於立春前十五日。餘二三四五終氣次至。而分治六十日餘八十七刻半。岐伯曰。至而至者和。至而不至。來氣不及也。未至而至。來氣有餘也。時至而氣至。和平之應。此爲平歲也。假令甲子歲氣有餘於癸亥歲。未當至之期。先期而至也。乙丑歲氣不足於甲子。歲當至之期。後時而至也。故曰來氣不及來氣有餘也。言初氣之至期如此。歲氣有餘。六氣之至皆先時。歲氣不及。六氣之至皆後時。先時後至。後時先至。各差十三日而應也。○宋校正云。金匱要畧云。有未至而至。有至而不至。有至而不去。有至而太過。冬至之後得甲子。夜半少陽起。少陰之時陽始生。天得溫和。以未得甲子。天因溫和。此爲未至而至也。以得甲子而天未溫和。此爲至而不至。以得甲子而天大寒不解。此爲至而不去。以得甲子而天溫如盛夏時。此爲至而大過。此亦論氣應之一端也。帝曰。至而不至。未至而至。何如。言太過不及歲當至晚至早之時應也。岐伯曰。應則順。否則逆。逆則變生。變生則病。當期爲應。愆時爲否。天地之氣。生化不息。無止礙也。不應有而有。應有而不有。是造化之氣失常。失常則氣變。變常則氣血紛撓而爲病也。天地變而失常。則萬物皆病。帝曰。善。請言其應。岐伯曰。物生其應也。氣脉其應也。物之生榮有常時。脉之至有常期。有餘歲早。不及歲晚。皆依時至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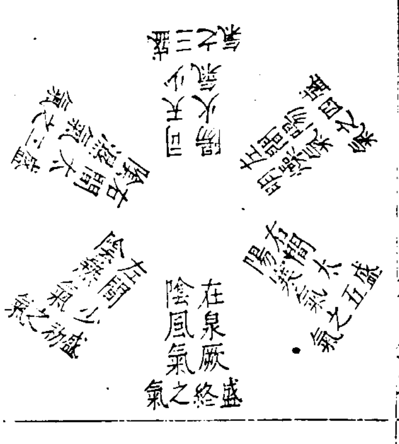
此言天道右轉有六節之盛衰者。乃天道之常。正所謂上者右行。又因所見而命標本中氣之所在。又因氣應而察病變之所生也。天道六六之節。盛衰者。天之三陰三陽右旋天外。更治歲政。每歲各一盛衰。至六歲周遍。通得盛衰之節。六六也。上下有位。左右有紀者。謂每歲陰陽盛衰之位。上下謂司天在泉二位也。左右謂司天之左

間右間及在泉之左間右間爲四紀也凡天右旋之陰陽臨司天之位者其天之氣盛至三之氣始布臨在泉之位者其地之氣盛至終之氣始布而上下二位有二節陰陽盛衰也臨司天之左間者其氣至四之氣盛右間者其氣至二之氣盛臨在泉之左間者其氣至初之氣盛右間者其氣至五之氣盛而左右四紀有四節陰陽盛衰也故此六節陰陽每歲各一盛衰而數得六寅申歲少陽旋來司天治之爲初六少陽之右卯酉歲陽明旋來司天治之爲六二陽明之右辰戌歲太陽旋來司天治之爲六三太陽之右巳亥歲厥陰旋來司天治之爲六四厥陰之右子午歲少陰旋來司天治之爲六五少陰之右丑未歲太陰旋來司天治之爲六六太陰之右周而復始於少陽治之故曰六六之節盛衰也凡此三陰三陽爲治之氣皆所謂六氣之標也南面待之者明前少陽之右云云者皆南面立而待之乃右居西而從西旋過東也少陽之上火氣治之中見厥陰陽明之上燥氣治之中見太陰太陽之上寒氣治之中見少陰厥陰之上風氣治之中見少陽少陰之上熱氣治之中見太陽太陰之上濕氣治之中見陽明者其火燥風寒熱濕爲治之氣皆所謂六氣之本也其中見之氣乃六氣之中氣也通前六氣之標言之則本居上標居下中氣居本標之中故曰本之下中之見也見之下氣之標也中氣者三陰三陽各猶夫婦之配合相守而人之藏府經脉皆應之也故少陽本標之中見厥陰厥陰本標之中見少陽而互

爲中氣相守則人之膽三焦少陽經亦絡肝心包肝心包厥陰經亦絡膽三焦而互交也陽明本標之中見太陰太陰本標之中見陽明而互爲中氣相守則人之胃大陽陽明經亦絡脾肺脾肺太陽經亦絡胃大陽而互交也太陽本標之中見少陰少陰本標之中見太陽而互爲中氣相守則人之膀胱小陽太陽經亦絡腎心腎心少陰經亦絡膀胱小陽而互交也本標不同氣應異象者謂太陽少陰二氣也太陽之上寒氣治之是標陽本寒不同其氣應則太陽所至爲寒生中爲溫而寒溫異象也少陰之上熱氣治之是標陰本熱不同其氣應則少陰所至爲熱生中爲寒而熱寒異象也至於脉從病反如瓜甜蔕苦葱白辛青參補蘆寫麻黃發汗根節止汗之類皆太陽少陰本標不同之氣異象也其有至而至有至而不至有至而太過者言陰陽旋來治歲之候至而其氣化亦應候至者爲至而至者和也候至而其氣化不至者爲至而不至旋來之氣不及也候未至而氣化先至者爲未至而至旋來之氣有餘也故氣化應候至者爲順未至而至至而不至者爲逆逆則勝復之變生變生則病作矣物生其應氣脉其應者覆說應則順之義也即六元正紀大論所謂厥陰所至爲風生之類是物生之應厥陰之至其肝弦之類是氣脉之應也

天道六六之節盛衰圖

少陽治寅申歲六節盛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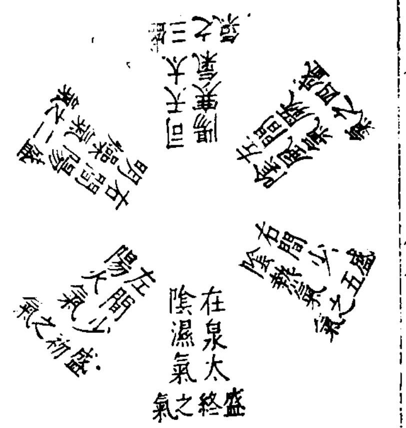


其法從西轉東自上而下而數之所謂上者右行其初氣至終氣乃所謂客氣也

陽明治卯酉歲六節盛衰

少陽之右陽明治之故陽明之圖次少陽

太陽治辰戌歲六節盛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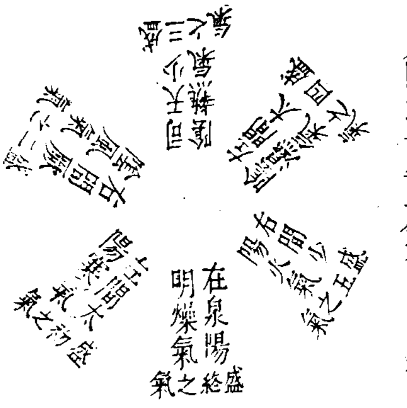


陽明之右太陽治之故太陽之圖次陽明

厥陰治巳亥歲六節盛衰

太陽之右厥陰治之故厥陰之圖次太陽

少陰治子午歲六節盛衰



厥陰之右少陰治之故少陰之圖次厥陰

太陰治丑未歲六節盛衰

少陰之右太陰治之故太陰之圖次少陰太陰之右少陽治之則少陽第一圖又當次於太陰

右六圖爲後地理應六節氣位圖之範圍所謂上者右行應天之氣動而不息故其圖六

本篇云少陽之右陽明治之云云此所謂氣之標又云少陽之上火氣治之云云所謂本也本之下中之見也見之下氣之標也

火燥寒風熱濕爲本　本標之中見者爲中氣　三陰三陽爲標

本之下　中之見也　見之下氣之標也

少陽之上火氣治之中見厥陰

本火氣爲本　中厥陰爲中氣　標少陽爲標

互爲中氣

厥陰之上風氣治之中見少陽

本風氣爲本　中少陽爲中氣　標厥陰爲標

陽明之上燥氣
治之中見太陰

本 燥氣為本
中 太陰為中氣
標 陽明為標

太陰之上濕氣
治之中見陽明

本 濕氣為本
中 陽明為中氣
標 太陰為標

互為中氣

太陽之上寒氣
治之中見少陰

本 寒氣為本
中 少陰為中氣
標 太陽為標

少陰之上熱氣
治之中見太陽

本 熱氣為本
中 太陽為中氣
標 少陰為標

互為中氣

人藏府經脉應天六氣各有標本圖

五藏六府為本　本標之間所絡者為中氣　十二經絡為標

藏府為本居裏　中氣居表裏之間　經絡為標為表

足少陽屬膽絡肝
手少陽屬三焦絡心包

本 屬膽三焦為府為本
中 絡肝心包手中間為中氣
標 足手少陽經為標

足厥陰屬肝絡膽
手厥陰屬心包絡三焦

本 屬肝心包為藏為本
中 絡膽三焦手中間為中氣
標 足手厥陰經為標

互相屬絡

足陽明屬胃絡脾
手陽明屬大腸絡肺

本 屬胃大腸為府為本
中 絡脾肺手中間為中氣
標 足手陽明經為標

足太陰屬脾絡胃
手太陰屬肺絡大腸

本 屬脾肺為藏為本
中 絡胃大腸手中間為中氣
標 足手太陰經為標

互相屬絡

足太陽屬膀胱絡腎
手太陽屬小腸絡心

本 屬膀胱小腸為府為本
中 絡腎心手中間為中氣
標 足手太陽經為標

足少陰屬腎絡膀胱
手少陰屬心絡小腸

本 屬腎心為藏為本
中 絡膀胱小腸手中間為中氣
標 足手少陰經為標

互相屬絡

帝曰。善。願聞地理之應六節氣位何如。岐伯曰。顯明之右。君火之位也。君火之右。退行一步。相火治之。

日出謂之顯明。則卯地氣分春也。自春分後六十日有奇。斗建卯正至于巳正。君火位也。自斗建巳正未之中。三之氣分。相火治之。所謂少陽也。君火之位。所謂少陰熱之分也。天度至此。暄淑大行。居熱之分。不行炎暑。君之德也。少陽居之。為僭逆。大熱早行。疫厲乃生。陽明居之。為涼不時。太陽居之。為寒雨間熱。厥陰居之。為風濕雨生羽蟲。少陰居之。為天下疵疫。以其得位。君令宜行故也。太陰居之。為時雨。火有二位。故以君火為六氣之始也。相火則夏至日前後各三十日也。少陽之分。火之位矣。天度

至此炎熱大行。少陽居之。爲熱暴至。草萎河乾。炎亢濕化晚布。陽明居之。爲涼氣間發。太陽居之。爲寒氣間至。熱爭冰雹。厥陰居之。爲風熱大行。雨生羽蟲。少陰居之。爲大暑炎亢。太陰居之。爲雲雨雷電。退謂南面視之在位之右也。一步凡六十日又八十七刻半。餘氣同法。**復行一步。土氣治之。**雨之分也。即秋分前六十日而有奇。斗建未正至酉之中。四之氣也。天度至此。雲雨大行。濕蒸乃作。少陽居之。爲炎熱沸騰。雲雨雷電。陽明居之。爲清雨霧露。太陽居之。爲寒雨害物。厥陰居之。爲暴風雨摧拉。雨生倮蟲。少陰居之。爲寒熱氣反用。山澤浮雲。暴雨溽蒸。太陰居之。爲大雨霪霪。○霪音淫。**復行一步。金氣治之。**燥之分也。即秋分後六十日而有奇。自斗建酉正至亥之

中。五之氣也。天度至此。萬物皆燥。少陽居之。爲溫清更正。萬物乃榮。陽明居之。爲大涼燥疾。太陽居之。爲早寒。厥陰居之。爲涼風大行。雨生介蟲。少陰居之。爲秋濕熱病時行。太陰居之。爲時雨沈陰。**復行一步。水氣治之。**寒之分也。即冬至日前後各三十日。自斗建亥至丑之中。六之氣也。天度至此。寒氣大行。少陽居之。爲冬溫。蟄蟲不藏。流水不冰。陽明居之。爲燥寒勁切。太陽居之。爲大寒凝冽。厥陰居之。爲寒風飄揚。雨生鱗蟲。少陰居之。爲蟄蟲出見。流水不冰。太陰居之。爲凝陰寒雪。地氣濕也。**復行一步。木氣治之。**風之分也。即春分前六十日而有奇也。自斗建丑正至卯之中。初之氣也。天度至此。風氣乃行。天地神明號令之始也。天之使也。少陽居之。爲溫疫至。陽

明居之。爲清風霧露朦昧。太陽居之。爲寒風切冽。霜雪水冰。厥陰居之。爲大風發榮。雨生毛蟲。少陰居之。爲熱風傷人。時氣流行。太陰居之。爲風雨凝陰不散。**復行一步。君火治之。**熱之分也。復春分始也。自斗建卯正至巳之中。二之氣也。凡此六位。終統一年。六六三百六十日。六八四百八十刻。六七四十二刻。其餘半刻分而爲三。約終三百六十五度也。餘奇細分率之可也。**相火之下。水氣承之。**熱盛水承。條蔓柔弱。湊潤衍溢。水象可見。○宋校正云。六元正紀大論云。少陽所至爲火生。終爲蒸溽。則水承之義可見。又云。少陽所至爲熛風燔燎。霜凝亦下承之水氣也。**水位之下。土氣承之。**寒甚物堅。水冰流涸。土象斯見。承下明矣。○宋校正云。六

元正紀大論注云。太陽所至爲寒雪冰雹白埃。則土氣承之之義也。**土位之下。風氣承之。**疾風之後。時雨乃零。是則濕爲風吹。化而爲雨。○宋校正云。六元正紀大論云。太陰所至爲濕生。終爲注雨。則土位之下。風氣承之而爲雨也。又云。太陰所至爲雷霆驟注烈風。則風承之義也。**風位之下。金氣承之。**風動氣清。萬物皆燥。金承木下。其象昭然。○宋校正云。六元正紀大論云。厥陰所至爲風生。終爲肅。則金承之義可見。又云。厥陰所至爲飄怒大涼。亦金承之義。**金位之下。火氣承之。**鍛金生熱。則火流金。乘火之上。理無妄也。○宋校正云。六元正紀大論云。陽明所至爲散落溫。則火乘之義也。**君火之下。陰精承之。**君火之位

大熱不行。蓋爲陰精制承其下也。諸以所勝之氣乘於下者。皆折其標盛。此天地造化之大體爾。○宋校六元正紀大論云。少陰所至爲熱生中爲寒。則陰承之義可知。又云。少陰所至爲大暄寒。亦其義也。又六元正紀云。水發而雹雪。土發而飄驟。木發而毀折。金發而清明。火發而曛昧。何氣使然。曰氣有多少。發有微甚。微者當其氣。甚者兼其下。徵其下氣而見可知也。所謂徵其下者。即此六承氣也。帝曰。何也。岐伯曰。亢則害。承迺制。制生則化。外列盛衰。害則敗亂。生化大病。亢過極也。物惡其極。帝曰。盛衰何如。岐伯曰。非其位則邪。當其位則正。邪則變甚。正則微。

帝曰。何謂當位。岐伯曰。木運臨卯。火運臨午。土運臨四季。金運臨酉。水運臨子。所謂歲會。氣之平也。非太過非不及。是謂平。運主歲也。平歲之氣。物生脉應。皆必合期。無先後也。○宋校正云。詳木運臨卯。丁卯歲也。火運臨午。戊午歲也。土運臨四季。甲辰甲戌己丑己未歲也。金運臨酉。乙酉歲也。水運臨子。丙子歲也。丙戌午己丑己未乙酉。又爲太乙天符。帝曰。非位何如。岐伯曰。歲不與會也。不與本辰相逢會也。帝曰。土運之歲。上見太陰。火運之歲。上見少陽少陰。少陰少陽皆火氣。金運之歲。上見陽明。木運之歲。上見厥陰。水運之歲。上見太陽。柰何。岐伯曰。天之與會也。天氣與運氣相逢會也。○宋校正云。詳土運之歲。上見太陰。己丑己未也。火運之歲。上見少陽。戊寅戊申也。上見少陰。戊子戊午也。金運之歲。上見陽明。乙卯乙酉也。木運之歲。上見厥陰。丁巳丁亥也。水運之歲。上見太陽。丙辰丙戌也。丙己丑己未戊午乙酉。又爲太乙天符。六元正紀大論云。太過而同天化者三。不及而同天化者亦三。戊子戊午太徵上臨少陰。戊寅戊申太徵上臨少陽。丙辰丙戌太羽上臨太陽。如是者三。丁巳丁亥少角上臨厥陰。乙卯乙酉少商上臨陽明。己丑己未少宮上臨太陰。如是者三。臨者太過不及。皆曰天符也。故天元冊曰。

天符。天符歲會何如。岐伯曰。太乙天符之會也。是謂三合。一者天會。二者歲會。三者運會也。天元紀大論曰。三合爲治。此之謂也。帝曰。其貴賤何如。岐伯曰。天符爲執法。歲位爲行令。太乙天符爲貴人。執法猶相輔。行令猶方伯。貴人猶君主。帝曰。邪之中也柰何。岐伯曰。中執法者。其病速而危。執法官人之繩準。自爲邪僻。故病速而危。中行令者。其病徐而持。方伯無執法之權。故無速害。病但執持而已。中貴人者。其病暴而死。義無凌犯。故病則暴而死。帝曰。位之易也何

如。岐伯曰。君位臣則順。臣位君則逆。逆則其病近。其害速。順則其病遠。其害微。所謂二火也。相火居君火。是臣位居君位。故逆也。君火居相火。是君位居臣位。君臨臣位。故順也。遠謂里遠。近謂里近也。帝曰。善。願聞其步何如。岐伯曰。所謂步者。六十度而有奇。奇謂八十七刻。又十分刻之五也。故二十四步。積盈百刻而成日也。此言天度之餘也。夫度言周天之度者。凡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也。二十四步。正四歲也。四分度之一。二十五刻也。四歲氣乃積已盈百刻。故成一日。度一日也。

此論地道左遷以外。列爲盛衰。正所謂下者左行而有當位非位之正變。又因邪之所在而命其有微甚也。地理應六節氣位者。地之四方。分爲六步。更治時令以應天外六節氣位之治也。顯明之右。君火之位者。日出顯明卯地之右。在方屬東南。在時屬春分卯中之後。爲君火之位也。君火之右。退行一步。相火治之者。地氣至南方相火位行令。治夏至前後三之氣。以應司天之政。布其運。主戊癸歲以應司天之政治歲也。復行一步。土氣治之者。地氣至西南土位行令。至秋分前四之氣。以應司天左間之氣。盛其運。主甲巳歲以應司天之政治歲也。復行一步。金氣治之者。地氣至西北金位行令。治秋分後五之氣。以應在泉右間之氣。其運主乙庚歲。以應司天之政治歲也。復行一步。水氣治之者。地氣至北方水位行令。治冬至前後終之氣。以應在泉之氣。布其運。主丙辛歲以應司天之政治歲也。復行一步。木氣治之者。地氣至東北木位行令。治春分前初之氣。以應在泉左間之氣。盛其運。主丁壬歲。以應司天之政。治歲也。復行一步。君火治之者。地氣至東南君火位行令。治春分後二之氣。以應司天右間之氣。盛其運。周歲相火代之。不主歲也。故餘皆曰復行。惟相火曰退行。六步各行本方之氣。入於中國。故木於東方治令時。春氣西行。而中國皆東方溫氣與泉左間所居之氣也。君相於南方治令時。夏氣北行。而中國皆南方熱氣。與天右間所居之氣也。金於西方治令時。秋氣東行。而中國皆西方涼氣。與天左間所居之氣

也。水於北方治令時。冬氣南行。而中國皆北方寒氣。與泉右間所居之氣也。六氣之下。各有所制之氣。承之者。蓋五行之氣。一極則一生。而循環相承。無一息間斷也。相火之下。水氣承之者。夏相火極。水生。承之從微漸化。至冬著也。水位之下。土氣承之者。冬水極。土生。承之。從微漸化。至長夏著也。土位之下。木氣承之者。長夏土極。木生承之。從微漸化至春著也。木位之下。金氣承之者。春木極。金生承之。從微漸化至秋著也。金位之下。火氣承之者。秋金極。火生承之。從微漸化至夏著也。君火之下。陰精承之者。夏君火極。陰精承之。從微漸化至冬著也。其義與陰陽家水胎於午。金胎於卯等說。大同小異。而皆循環相承。以爲胎也。亢過極也。亢則害。承迺制。制則生化。外

列盛衰。害則敗亂。生化大病者。言六位之氣過極則必害作。承氣廼生於下。制之使不過也。故制則從微化著。承者自外列之盛極者自外列衰。而生化循環。害作則敗壞擾亂而生化大病也。外列者。謂天之六氣運列於外者。非即謂下承之氣也。故下文帝復問盛衰何如。而答以當其位則正。非其位則邪。所謂同者盛之。異者衰之也。下文又以天符歲會言之。則當其位者可知矣。豈有盛者當治之本位。衰者當承之正位之理耶。盛衰非其位則邪。當其位則正者。覆明上文制則生化外列盛衰之盛衰也。蓋制亢下承生化之盛衰。惟歲氣和平。則其所化循序漸進。從微至著。而皆當六位之正。其歲氣有太過不及。則其所化無序。或躐等凌節。或乘危徃勝。故變或兼化

而爲半非其位之邪。變或復勝。而爲全非其位之邪也。木運臨卯。火運臨午。土運臨四季。金運臨酉。水運臨子。所謂歲會氣之平者。言此八歲皆歲與五運相會而氣和平。其盛衰皆能循序當六位之正。此正所謂歲會之義也。天元紀大論曰承歲爲歲直。如餘歲不與運會。則氣有太過不及。其盛衰皆無序而非其位也。至於土運之歲上見太陰。火運之歲。上見少陽。上見少陰金運之歲。上見陽明。木運之歲。上見厥陰水運之歲。上見太陽。此乃司天與運氣相會。故天元冊名曰天符。天元紀大論曰。應天爲天符。然天符中之巳丑巳未。戊午乙酉。歲會中之戊午巳丑巳未乙酉。乃天符歲會相同。又名曰太乙天符也。太乙者。至尊無二之稱也。帝遂以此三者分之所擬

貴賤何如。爲問伯言天符之歲。猶之執法之臣。法不可假。故邪中執法。其病速而危運氣全書云。假如戊子日戊爲火運子爲火氣。亦是天符。此日得病者困。帝歲會之歲。猶之行令之臣。當有主之者在。故邪中行令。其病徐而持。運氣全書云。假如甲辰甲爲土運。辰爲土支。乃歲會也。年月日時同。太一天符之歲。猶之君主之貴人也。故邪中貴人者。其病暴而死。運氣全書云。假如戊午日。戊爲火運。午爲火支。又爲火氣即太一天符。此日病者死。帝又以位之易者爲問。伯言以少陰君火。而位於少陽相火之位則爲順。順則其病遠而害微也。以少陽相火而位於少陰君火之位。則爲逆逆則其病近而害速也。惟二火以易位言耳。步者。帝復問地之六步也。六十度有奇

者。地之六步。繞天一周。凡三百六十五度以爲一歲之日數。而每步各得六十度有奇也。故一日爲一度。六十日八十七刻半爲一步而不盈日。積二十四步。凡四歲則其餘奇積盈百刻而成日。於歲終以爲一紀也。或曰。王氏註文釋水承火下者。熱甚則潤溢象水也。土承水下者。寒甚則水堅象土也。風承土下者。雨爲疾風吹零也。金承風下者。風動氣清萬物皆燥也。火承金下者。火煅金流也。林氏校正。又引木發而毀折。及厥陰所至爲飄怒大涼等語證之。河間又以亢則害承乃制六字之義著書伸二家之說。其說皆指六位下承之氣爲旦夕之暴作。今吾子獨謂爲四時之循環必將有說通知之而證其得失是非乎。曰經下文制則生化。外列盛衰。盛衰當其位

則正非其位則邪數句論下承之義覩切詳備足可證其得失是非矣今經云君火之右退行一步相火治之水氣承之復行一步土氣治之木氣承之復行一步金氣治之火氣承之復行一步水氣治之土氣承之復行一步木氣治之金氣承之復行一步君火治之陰精承之一節乃下承生化之盛衰當其位則正者也蓋其盛衰循序不亂盛者當治之正位衰者當承之正位而各當本位之正故溫當春熱當夏涼當秋寒當冬而氣候何平以爲生長收藏焉此經之本旨論四時循環當位正化也王氏註文所釋下承之義又引林氏所引木發毀折厥陰所至爲飄怒大涼之證乃下承生化之盛衰非其位則邪者也蓋其盛衰無序而亂故木發毀折者暴亢極之

木飄半兼暴承下之金殺同化而盛衰半非其位爲兼化之邪也厥陰所至爲飄怒大涼者暴亢極之木飄怒爲暴承下之金涼報復而盛衰全非其位爲勝復之邪也故溫非春熱非夏涼非秋寒非冬而或和或乖以爲人之百病焉此則王氏林氏誤用旦夕暴作非位之邪釋經當位之正也然其非位之兼化勝復又有太過不及之殊今河間所伸王氏林氏之說以亢則害承乃制六字釋變氣之義有曰木極似金金極似火火極似水水極似土土極似木皆以亢過極則反似勝已之化者有曰制甚則兼化乃虛象者有曰治兼化但當瀉其亢甚之氣爲病本不可反誤治其兼化者諸儒此言皆謂五氣變盛之兼化若夫不及者則未之及也謹按五常政大論云

木不及曰委和委和之紀其動緛戾拘緩其味酸辛其色白蒼其聲角商火不及曰伏明伏明之紀其動彰伏變易其味苦鹹其色玄丹其聲徵羽土不及曰卑監卑監之紀其動瘍涌分潰癰腫其味酸甘其色蒼黃其聲宮角金不及曰從革從革之紀其動鏗禁瞀厥其味苦辛其色白丹其聲商徵水不及曰涸流涸流之紀其動堅止其味甘鹹其色黅玄其聲羽宮委和所謂緛戾拘緩者緛王註謂縮短也蓋水之條達不及而極則金兼化縮短承於非位以勝之也戾肢體曲戾也拘筋脉拘強也木爲金之縮短牽引而曲戾拘強也緩筋脉緩縱也金勝木則土寡於畏故土兼化緩縱於其空隙而拘者自拘緩者自緩也酸辛白蒼角商皆木不及而夭極金於非位

承之兼化也伏明所謂彰伏變易者彰火化彰明也伏水化隱伏也變易火不及水兼之而或彰或伏變易不常也苦鹹玄丹徵羽者皆火不及而夭極水於非位承之兼化也卑監所謂瘍涌分潰癰腫者瘍癰腫土化壅塞也涌分潰木化啓拆也土化壅塞而爲瘍癰腫木兼化啓拆而爲騰涌分潰其壅塞也酸甘蒼黃宮角者土不及而夭極木於非位承之兼化也從革所謂鏗禁瞀厥者鏗謂金化鏗聲而爲欬也禁謂閉氣抑喉而禁忍其欬也蓋金肺太過則欲氣伸而喘喝胸憑仰息金肺不及則欲氣蓄而禁忍鏗欬也瞀昏也厥逆也金化鏗禁而不及則火兼化昏瞀厥逆之氣升於禁忍之處也苦辛白丹商徵者皆金不及而夭極火於非位承之兼化也涸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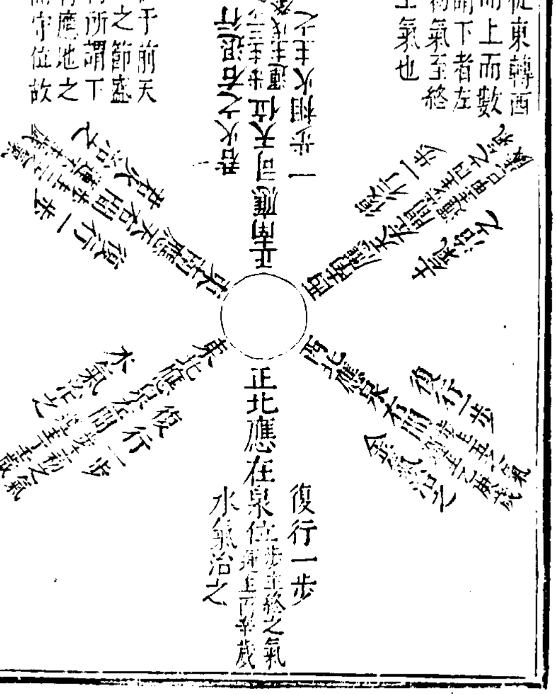
所謂堅止者堅堅乾止定止也水少堅乾
而土兼之定止也甘鹹黔玄羽宮者皆水
不及而天極土於非位承之兼化也凡此
皆氣虛所變之兼化其治法當補本氣之
虛非如氣盛兼化之法當瀉今河間例言
治兼化但當瀉其亢甚之本氣者可乎其
所兼之化皆本氣不足所承者得以勝之
而然不治則本氣愈衰承氣愈勝今例言
兼化爲相似之虛象不可反治之者可乎
此則河間誤釋太過不及所變之兼化皆
爲太過也曰王氏林氏河間氏失經旨意
已聞命矣然六位下承之氣其所以爲正
化之常者爲兼化勝復之變者爲和者爲
乖者之議猶有可得聞之而一證之以經
旨乎曰至誠無息者道體也陰陽五行在
天地間流行一極一生而更互相承循環
無端者與道爲體也故其相承以陰陽言
則冬至陰極陽生承之夏至陽極陰生承
之也以五行言之則五行即陰陽之相承
特有盛稺之分耳故火盛陽水盛陰木稺
陽金稺陰土負陰抱陽爲冲氣其在陰陽
相承則冬至陰極陽生承之始於長夏土
之冲氣極木稺陽生承之次於秋金之稺
陰極火盛陽生承之終於冬水之盛陰極
土冲氣生承之也夏至陽極陰生承之始
於春木之稺陽極金稺陰生承之次於夏
君火之盛陽極陰精生承之終於夏相火
之盛陽極陰生承之而一歲一周也其在
五行自相承則君火相火之下陰精水氣
承之水位之下土氣承之者初歲也土位
之下木氣承之者二歲也木位之下金氣
承之金位之下火氣承之者凡三歲周而

復始也故混而陰陽分而五行常如是更
互相承循環無端者實由相承之體至誠
無息而然聖人在川上所謂逝者如斯夫
不舍晝夜正謂此至誠無息之體也然以
其相承之體而言之則至誠無息隨極而
承無常變和乖之殊以其流行之用言之
則極於平氣之紀而當其位承之者爲正
化之常而爲和極於太過不及之紀而非
其位承之者爲兼化勝復之變而爲乖也
其常者則循序漸進以爲四時之周流其
變者則或肆威太過而暴極於非位或勢
位不及而夭極於非位故所承者皆隨其
極制於下而躐等凌節變其本氣以爲旦
夕之兼化是故半變者本氣半衰下承半
盛而爲半非位之兼化全變者本氣全衰
下承全盛而爲全非位之勝復和而變者
爲德化政令乖而變者爲災害眚傷也經
所謂發生之紀其變振拉摧拔之類乃太
過之兼化本不勝德則收氣復之類乃太
過之勝復委和之紀其動緛戾拘緩之類
乃不及之兼化肅殺炎赫沸騰之類乃德
化政令之勝復水發而雹雪土發而毀折
之類乃災害眚傷之兼化厥陰所至爲飄
怒大涼少陰所至爲太暄寒之類乃災害
眚傷之勝復也故均是至誠無息之體但
其所極所承者有常變和乖之不齊則其
應見者有正化兼化勝復及微甚災祥之
各異王氏林氏不分變化釋變化爲變氣
河間不分虛實釋兼化
爲盛皆不思之過也

地理應天六節氣位左轉圖

其法從東轉西自下而上而數之所謂下者左行其初氣至終氣乃主氣也

此圖圖于前天道六六之節盛衰圖內所謂下者左行應地之氣靜而守位故圖止一



六位之下各有承氣制亢圖　當其位則正

混則陰陽當位　分則五行當位

冬至陰盛極陽生承之 陰盛亢則害陽承乃制之制生則化至春夏著盛春即稱陽水

夏至陽盛極陰生承之 夏即老陽火長夏即中氣土也陽盛亢則害陰承乃制之制生則化至秋冬著盛秋即稱陰金冬即老陰水也

相火之下水氣承之 夏火亢則害水承乃制之制生則化至冬著盛

水位之下土氣承之 冬水亢則害土承乃制之制生則化至長夏著盛

土位之下木氣承之 長夏土亢則害木承乃制之制生則化至春著盛

木位之下金氣承之 春木亢則害金承乃制之制生則化至秋著盛

金位之下火氣承之 秋金亢則害火承乃制之制生則化至夏著盛

君火之下陰精承之

亢則害承迺制制生則化外列盛衰　盛衰當其位則正非其位則邪

半非位爲兼化　全非

木發而毀折 風木之飄半金承之故毀折半兼

火發而曛昧 火熱之明半木承之故曛昧半兼

土發而飄驟 土濕之雨半風承之故飄驟半兼

金發而清明 金燥之清半火承之故清明半兼

水發而雹雪 寒水之雰半土承之故雹雪半兼

厥陰所至爲飄怒大涼 風飄之勝全變非位金承之涼復

少陰所至爲大暄寒 君火之勝全變非位水承之寒雰復

位爲勝復

太陰所至爲雷霆驟注烈風 驟雨之勝全變非位風承之烈風復

少陽所至爲飄風燔燎霜凝 相火之勝全变非位水承之霜凝

陽明所至爲散落溫 金涼之勝全變非位火承之溫熱復

太陽所至爲寒雪氷雹白埃 寒雰之勝全變非位土承之溫埃復

五常政大論

帝曰。天不足西北。左寒而右涼。地不滿東南。右熱而左溫。其故何也。西異言也岐伯曰。陰陽之氣。高下之理。大小之異也。高下謂地形。大小謂陰陽之氣盛衰

之異。今中原地形西北方高，東南方下。西方涼，北方寒，東方溫，南方熱，氣化猶然矣。**東南方陽也，陽者其精降於下，故右熱而左溫。**陽精下降，故地氣以溫而和之於下矣。陽氣生於東而盛於南，故東方溫而南方熱，氣之多少明矣。**西北方陰也，陰者其精奉於上，故左寒而右涼。**陰精奉上，故地以寒而和之於上矣。陰氣生於西而盛於北，故西方涼而北方寒。君面巽而言，臣面乾而對也。**是以地有高下，氣有溫涼，高者氣寒，下者氣熱。**六元正紀大論云：至高之地，冬氣常在；至下之地，春氣常在。**故適寒涼者脹，之溫熱者瘡，下之則脹已，汗之則瘡已。此湊理開閉之常，大小之異耳。**西北東南言其大也。夫以氣候驗之，中原地形所居者，悉以居高則寒，處下則熱。嘗試觀之，高山多雪，平川多雨，高山多寒，平川多熱，則高下寒熱可徵見矣。中華之地，凡有高下之大者，東西南北各三分也。其一者自漢蜀江南至海也，二者自漢江北至平遙縣也，三者自平遙北山北至蕃界北海也。故南分大熱，中分寒熱兼半，北分大寒，南北分外，寒熱尤極。大熱之分，其寒微；大寒之分，其熱微。然而登陟極高山頂，則南面北面寒熱懸殊，榮枯倍異也。又東西高下之別亦三矣。其一者自汧源縣西至沙洲，二者自開封縣西至汧源縣，三者自開封縣東至滄海也。故東分大溫，中分溫涼兼半，西分大涼。大溫

之分，其寒五分之二；大涼之分，其熱五分之二。溫涼分外，溫涼尤極，變為大暄大寒也。約其大凡如此。然九分之地，寒極於東北，熱極於西南。九分之地，其中有高下不同，地高處則濕，下處則燥，此一方之中小異也。若大而言之，是則高下之有二也。何者？中原地形西高北高，東下南下。今百川滿湊，東之滄海，則東南西北高下可知。一為地形高下，故寒熱不同；二則陰陽之氣有少有多，故表溫涼之異爾。今以氣候驗之，乃春氣西行，秋氣東行，冬氣南行，夏氣北行。以中分校之，自開封至汧源，氣候正與曆候同；以東行校之，自開封至滄海，每一百里，秋氣至晚一日，春氣發早一日；西行校之，自汧源縣西至蕃界磧石，其以南向及西北東南者，每四十里，春氣發晚一日，秋氣至早一日；北向及東北西南者，每一十五里，春氣發晚一日，秋氣至早一日。南行校之，川形有北向及東北西南者，每五百里，○別本作十五里。○陽氣行晚一日，陰氣行早一日；南向及東南西北川，每一十五里，熱氣至早一日，寒氣至晚一日；廣平之地，則每五十里，陽氣發早一日，寒氣至晚一日。北行校之，川形有南向及東南西北者，每二十五里，陽氣行晚一日，陰氣行早一日；北向及東北西南川，每一十五里，寒氣至早一日，熱氣至晚一日；廣平之地，則每二十里，熱氣行晚一日，寒氣至早一日。大率如此。然高處峻處，冬氣常在；平處下處，夏氣常在。觀其雪零草茂，則可知矣。然地土固有弓形川、蛇形川、月形川，地勢不同，生殺榮枯，地同而天異。凡此之類，有離向、丙向、巽向、乙向、震向處，則春氣早至，秋氣晚至，早晚校十五日；有丁向、坤

向庚向兌向辛向乾向坎向艮向處則秋氣早至春氣晚至早晚亦校二十日是所謂帶山之地也審觀向背氣候可知寒凉之地腠理開少而閉多閉多則陽氣不散故適寒凉腹必脹也濕熱之地腠理開多而閉少開多則陽氣發散故往溫熱皮必瘡也下之則中氣不餘故脹已汗之則陽氣外泄故瘡已。**帝曰其於壽夭何如。**言土地居人之壽夭。**岐伯曰陰精所奉其人壽陽精所降其人夭。**陰精所奉高之地也陽精所降下之地也陰方之地陽不妄泄寒氣外持邪不數中而正氣堅守故壽延陽方之地陽氣耗散發泄無度風濕數中眞氣傾竭故夭折即事驗之今中原之境西北方衆人壽東南方衆人夭其中猶各有微甚爾此壽夭之大異也異方者審之乎。**帝曰善其病者治之柰何。岐伯曰西北之氣散而寒之東南之氣收而溫之所謂同病異治也。**西方北方人皮膚閉腠理密人皆食熱故宜散宜寒東方南方人皮膚疎腠理開人皆食冷故宜收宜溫散謂溫浴使中外條達收謂溫中不解表也今土俗皆反之依而療之則反甚矣。**故曰氣寒氣凉治以寒凉行水漬之氣溫氣熱治以溫熱強其內守必同其氣可使平也假者反之。**寒方以寒熱方以熱溫方以溫凉方以凉是正法也是同氣也行水漬之謂湯浸漬也平謂平調也若西方北

方有冷病假熱方溫方以除之東方南方有熱疾須凉方寒方以療者則反上正法以取之。**帝曰善一州之氣生化壽夭不同其故何也。岐伯曰高下之理地勢使然也崇高則陰氣治之汚下則陽氣治之陽勝者先天陰勝者後天。**先天謂先天時也後天謂後天時也悉言土地生榮枯落之先後也物既有之人亦宜然。**此地理之常生化之道也。帝曰其有壽夭乎。岐伯曰高者其氣壽下者其氣夭地之小大異也小者小異大者大異。**大謂東南西北相遠萬里許也小謂居所高下相近二十里三十里或百里許也地形高下懸倍不相計者以近爲小則十里二十里高下平漫氣相接者以遠爲小則三百里二百里地氣不同乃異也。**故治病者必明天道地理陰陽更勝氣之先後人之壽夭生化之期乃可以知人之形氣矣。**不明天地之氣又昧陰陽之候則以壽爲夭以夭爲壽雖盡上聖救生之道畢經脈藥石之妙猶未免世中之誣斥也。

此論天下之地勢病體治法壽夭有自四方而合言之者有自一方而分言之者天之不滿者西北其在正北則爲左而其氣乃寒正西則爲右而其氣乃凉地之不滿

者東南其在正東則爲左而其氣常溫正南則爲右而其氣常熱左右皆自人坐西北面東南而言伯言天氣爲陽西北方高東南方下而陽精下降故南熱而東溫草象新書云星有極星北極高出於地三十六度常見不隱鄉飲酒禮云天地溫厚之氣始於西北而盛於東南地氣爲陰東南方下西北方高而陰精上升故北寒而西涼草象新書云南極下入於地三十六度常隱不見鄉飲酒禮云天地嚴凝之氣始於東南而盛於西北故高寒下熱故地之高者得陰氣以爲涼而其氣常寒寒涼之地腠理開少而閉多陰氣凝滯腹必成脹下之則脹已地之下者得陽氣以爲溫而其氣常熱溫熱之地腠理開多而閉少邪氣易感體必生瘡汗之則邪散故瘡已此

雖不能盡然而特有大小之異耳故地之高者陰精所奉則陽不妄泄寒氣外持邪不數中而正氣堅守其人必壽地之下者陽精所降則陽氣耗散發泄無度風濕數中真氣傾竭其人必夭故凡有病者西北二方皮膚閉腠理密人皆食熱宜散之寒之東南二方皮膚疏腠理開人皆食冷宜收之溫之故曰西北寒涼者其氣寒涼而人多用熱當治之以寒涼及行水以漬之東南溫熱者其氣溫熱而人多用寒當治之以溫熱皆當內守強固必同其四氣以治之則可使病之平復也若西北二方有冷病者借東南溫熱之法以治之東南二方有熱病者借西北寒涼之法以治之是反其正法以治之耳彼一州之地有生化壽夭不同者亦以一州之內地勢有高下

耳高則陰氣升之而治陰勝者則陰性遲而凡土地之人物榮枯皆後天而至所以其人多後天而壽也下則陽氣降之而治陽勝者則陽性速而凡土地之人物榮枯皆先天而至所以其人多先天而夭也且其地有小大小則壽夭小異大則壽夭大異故治病者必上明天道下明地理西北陰勝而氣厚東南陽勝而氣先及壽夭生化之期則人之形氣可識而治法可施矣

岐伯曰根於中者命曰神機神去則機息根于外者命曰氣立氣止則化絕諸有形之類根於中者生源繫天其所動浮皆神氣爲機發之主故其所爲也物莫之知是以神捨去則機發動用

之道息矣根于外者生源繫地故其所生長化成收藏皆爲造化之氣所成立故其所出也物亦莫之知是以氣止息則生化結成之道絕滅矣其木火土金水燥濕液堅柔雖常性不易及乎外物去生氣離根化絕止則其常體性顏色皆必小變移其舊也

根於中者以生氣根於身中而神氣爲動靜之主命曰神機若神去則機息六微旨大論云出入廢則神機化滅故非出入則無以生長壯老已者是也根於外者以生氣根於身外而假氣以成立主持命曰氣立若氣止則化絕六微旨大論云升降息則氣立孤危故非升降則無以生長化收藏者是也

故曰補上下者從之治上下者逆之以所在

寒熱盛衰而調之。上謂司天。下謂在泉也。司天地氣太過。則逆其味以治之。司天地氣不及。則順其味以和之。從順也。故曰。上取下取。內取外取。以求其過。能毒者以厚藥。不勝毒者以薄藥。此之謂也。上取。謂以藥制有過之氣也。制而不順則吐之。下取。謂以迅疾之藥除下病。攻之不去則下之。內取。謂食及以藥內之。審其寒熱而調之。外取。謂藥熨令所病氣調適也。當寒反熱以冷調之。當熱反寒以溫和之。上盛不已吐而脫之。下盛不已下而奪之。謂求得氣過之道也。藥厚薄謂氣味厚薄者也。○甲乙經云。胃厚色黑大骨肉肥者皆勝毒。其瘦而薄胃者皆不勝毒。又按異法方宜論云。西方之民陵居而多風水土剛強。不衣而褐薦。華食而脂肥。故邪不能傷其形體。其病生於內。其治宜毒藥。

氣反者。病在上取之下。病在下取之上。病在中傍取之。下取。謂寒逆於下而熱攻於上。不利於下氣盈於上。則溫下以調之。上取。謂寒積於下。溫之不去。陽藏不足則補其陽也。傍取。謂氣羿於左。則藥熨於右。氣羿於右。則藥熨其左以和之。必隨寒熱爲適。凡是七者皆病無所逃。動而必中。斯爲妙用矣。治熱以寒。溫而行之。治寒以熱。涼而行之。治溫以清。冷而行之。治清以溫。熱而行之。氣性有剛柔。形證有輕重。方用有大小。調制有寒溫。盛大則順氣性以取之。小耎則逆氣性以伐之。氣殊則主必不容。力倍則攻之必勝。是則謂湯飲調氣之制也。○至眞要大論云。熱因寒用。寒因熱用。必伏其所主。而先其所因。其始則同。其終則異。可使破積。可使潰堅。可使氣和。可使必已。故消之削之。吐之下之。補之寫之。久新同法。量氣盛虛而行其法。病之新久無異道也。

司天地者上下也。其司天地之氣不及而補之。則當順其味以和之。司天地之氣太過而寫之。則當逆其味以治之。皆以所在之或寒或熱或盛或衰而善調之。故曰。凡治病者或取之上而吐之。或取之下而下之。或取之內而消之。或取之外而熨解之。此上下內外皆就人身言。皆求人身之有病者何在。其耐毒藥者以氣味之厚者

治之。不耐毒藥者。則止以氣味之薄者治之耳。上文上下內外皆正治也。然有反氣而治者。則病在上取之下。蓋氣壅於上而宜降之也。病在下取之上。蓋氣滯於下而宜升之也。病在中者則傍取之。蓋病在於中而經脉行於左右。則或灸或刺或熨或按。皆當取之於傍也。不惟是也。病之熱者當以寒藥。然性寒則與病逆。必溫而行之可也。病之寒者當以熱藥。然性熱則與病逆。必凉而行之可也。病之溫者當以清藥。然性清則與病逆。必冷而行之可也。病之清者當以溫藥。然性溫則與病逆。必熱而行之可也。不惟是也。凡消之削之吐之下之補之寫之。皆量其順逆而行之。不以病之久新而異其法也。

帝曰病在中而不實不堅且聚且散奈何岐伯曰悉乎哉問也無積者求其藏虛則補之隨病所在命其藏以補之藥以祛之食以隨之食以無毒之藥隨湯丸以迫逐之使其盡也行水漬之和其中外可使畢已中外通和氣無流凝則釋然消散眞氣自平

此言病有在中而聚散不常者當審虛實兼藥食和中外以治之也帝問病有在中者而按之不實不堅且聚且散是果何法以治之伯言審其有積無積如無積者則求其病之在於何藏其藏虛者宜有以補之故藥以祛其病食以隨其欲不專於用藥可也所謂食有如下節穀肉果菜是也又必用藥之湯水以漬之則藥食調其中而湯水治其外庶幾中外和而病可已矣

帝曰有毒無毒服有約乎岐伯曰病有久新方有大小有毒無毒固宜常制矣有毒治病十去其六下品藥毒毒之大也常毒治病十去其七中品藥毒次於小也小毒治病十去其八上品藥毒毒之小也無毒治病十去其九上品中品下品無毒藥悉謂之平穀肉果菜食養盡之無使過之傷其正也大毒之性烈其爲傷也多小毒之性和其爲傷也少常毒之性減大毒之性一等加小毒之性一等所傷可知也故至約必止之以待來證爾然無毒之藥性雖平和久而多之則氣有偏勝則有偏絕久攻之則藏氣偏弱既弱且困不可長也故十去其九而止服至約已則以五穀五肉五果五菜隨五藏宜者食之已盡其餘病藥食兼行亦通也○藏氣法時論云毒藥攻邪五穀爲養五果爲助五畜爲益五菜爲充不盡行復如法法謂前四約也餘病不盡然再行之毒之大小至約而止必無過也必先歲氣無伐天和歲有六氣分主有南面北面之政先知此六氣所在人脈至尺寸應之太陰所在其脈沈少陰所在其脈鉤厥陰所在其脈弦太陽所在其脈大而長陽明所在其脈短而濇少陽所在其脈大而浮知是六脈則謂天和不識不知呼爲寒熱攻寒令熱脈不變而熱疾已生制熱令寒脈如故而寒病又起欲求其適安可得乎夭枉之來率由於此無盛盛無虛虛而遺人天殃不察虛實但思攻擊而盛者轉盛虛者轉虛萬端之病從茲而甚眞氣日消病勢日侵殃咎之來苦夭之與難可逃也悲夫無致邪無失正絕人長命所謂伐天和也攻虛謂實是則致邪不識藏之虛斯爲失正氣既死則爲死之由矣

此言約方有法而藥食皆先之歲氣也帝問凡藥有毒無毒服之者有所約乎靈樞禁服篇云約方者猶約囊也囊滿而弗約則輸泄方成而弗約則神與弗俱伯言病

有久者則方必大。病有新者則方必小。故藥有大毒常毒小毒無毒之分。則去病有六分七分八分九分之異。當量其病之新故而制方大小以用之。至於穀肉果菜以食爲養。但盡其所宜。無使過之以傷其正耳。夫藥食兼行如此。如病有未盡。又行之復如前法也。然歲有六氣分主。有南面北面之政。必先知六氣所在。人脉至尺寸應之。太陰所在其脉沉。少陰所在其脉鈎。厥陰所在其脉弦。太陽所在其脉大而長。陽明所在其脉短而濇。少陽所在其脉大而浮。如是六脉則爲天和。不知之者呼爲寒熱。攻寒令熱。脉不變而熱疾已生。制熱令寒。脉如故而寒疾已起。故凡用藥以治病者。必先歲氣。無代天和。可也。又當知病有虛實。如邪氣實者而又補之。是之謂盛盛也。又謂之致邪也。正氣虛者而又瀉之。是之謂虛虛也。又謂之失正也。斯則遺人以天殃而絶其長命耳。

按用藥之妙無出於此。學者潛心體認消息而善用之。必不至於實實虛虛遺人天殃矣。

帝曰。其久病者。有氣從不康。病去而瘠。奈何。從。謂順也。**歧伯曰。昭乎哉聖人之問也。化不可代。時不可違。**化。謂造化也。代大匠斲。猶傷其手。況造化之氣。人能以力代之乎。夫生長收藏。各應四時之化。雖巧智者亦無能先時而致之。明非人力所及。由是觀之。則物之生長收藏化必待其時也。物之成敗理亂亦待其時也。物既有之。人亦宜然。或言力必可致而能代造化違四時者妄也。**夫經絡以通。血氣以從。復其不足。與衆齊同。養之和之。靜以待時。謹守其氣。無使傾移。其形迺彰。生氣以長。命曰聖王。故大要曰。無代化。無違時。必養必和。待其來復。此之謂也。帝曰善。**大要上古經法也引古之要旨以明時化之不可違不可以力代也。

此言人病而瘠者。當順化奉時以待之也。帝問歲氣有久病者氣乃不康及病去而瘠。伯言天地有自然之化。不可以人力代。故無代化也。人物有成敗之時。不可以私智違。故無違時也。令久病而不康及病去而瘠者。其經絡已通。血氣已順。當復其不足之藏。而與足者同。必養之和之。而靜以待時。則形自彰而不瘠矣。

六元正紀大論

帝曰。天地之數。終始奈何。歧伯曰。悉乎哉問也。是明道也。數之始起於上。而終於下。歲半之前。天氣主之。歲半之後。地氣主之。歲半。謂立秋之日也。○宋校正云詳初氣交司在前歲大寒日歲半當在立秋前一氣之十五日不得云

立秋之日也。上下交互氣交主之歲紀畢矣交互互體也。上體下體之中有二互體也。故曰位明氣月可知乎所謂氣也大凡一氣主六十日而有奇以立位數之位同一氣則月之節氣中氣可知也故言天地氣者以上下體言勝復者以氣交言橫運者以上下互皆以節氣準之候之灾眚變復可期矣

此言明天地始終之數有其紀也帝以天地之數終始爲疑蓋欲知司天、在泉之始終也伯言數之所始起於司天而終於在泉半歲之前即大寒至小暑天氣之所主也半歲之後即大暑至小寒地氣之所主也上下交互則三四氣之際即天地之氣

交主之此則一歲之紀畢矣故曰凡六氣之位明則六十日餘八十七刻半而爲每氣有節氣中氣而爲每月皆可知矣此正天氣地氣氣交之謂也。

帝曰余司其事則而行之不合其數何也岐伯曰氣用有多少化洽有盛衰衰盛多少同其化也帝曰願聞同化何如岐伯曰風溫春化同熱曛昏火夏化同勝與復同燥清煙露秋化同雲雨昏暝埃長夏化同寒氣霜雪冰冬化同此天地五運六氣之化更用盛衰之常也。

此言五運六氣之化雖有多少盛衰而皆同於四時之化也帝以上文所言氣化其數有不合爲問伯言氣化之用有多少氣化之洽有盛衰然皆同天地之化也蓋凡氣化有風溫則與春之化同氣化有熱曛昏火則與夏之化同其所勝所復者亦不過此氣化有燥清煙露與秋化同雲雨昏暝埃與長夏化同寒氣霜雪冰與冬化同此乃天地五運六氣之化更用盛衰之常如此。

帝曰五運行同天化者命曰天符余知之矣願聞同地化者何謂也岐伯曰大過而同天化者三不及而同天化者亦三大過而同地

化者三不及而同地化者亦三此凡二十四歲也六十年中同天地之化者凡二十四歲餘悉隨巳多少。帝曰願聞其所謂也岐伯曰甲辰甲戌大宮下加太陰壬寅壬申大角下加厥陰庚子庚午大商下加陽明如是者三癸巳癸亥少徵下加少陽辛丑辛未少羽下加太陽癸卯癸酉少徵下加少陰如是者三戊子戊午大徵上臨少陰

戊寅戊申大徵上臨少陽。丙辰丙戌大羽上臨太陽。如是者三。丁巳丁亥少角上臨厥陰。乙卯乙酉少商上臨陽明。己丑己未少宮上臨太陰。如是者三。除此二十四歲則不加不臨也。

此明同天符同歲會天符之義。正以其下加上臨而餘歲則不然也。帝以五運之氣同乎天化者命曰天符。余已知之。而五運之行同乎地化者。尚有未知爲疑。伯乃總括其目而對之。言太過之年而同天化者三。不及之年而同天化者亦三。皆謂之天符。

太過而同地化者三。謂之同天符。不及而同地化者亦三。謂之同歲會。此凡有二十四歲也。故甲辰甲戌之歲。乃土運太過爲太宮。上見太陽司天。而下則加以太陰濕土在泉。壬寅壬申之歲。乃木運太過爲太角。上見少陽司天。而下則加以厥陰風木在泉。庚子庚午之歲。乃金運太過爲太商。上見少陰司天。而下則加以陽明燥金在泉。此卽上文以太過之年而地化與運氣相同者三。所以謂之同天符也。運氣全書云。如木運太過在泉之氣下加厥陰者。曰同天符。癸巳癸亥之歲。乃火運不及爲少徵。上見厥陰司天。而下則加以少陽相火在泉。辛丑辛未之歲。乃水運不及爲少羽。上見濕土司天。而下則加以太陽寒水在泉。癸卯癸酉之歲。乃火運不及爲少徵。上見陽明司天。而下則加以少陰君火在泉。此卽上文以不及之年而地化與運氣相同者三。所以謂之同歲會也。運氣全書云。火運不及。下加少陰少陽之類。曰同歲會。然此同天符同歲會之六者。皆自在泉而論之耳。卽所謂同地化也。下文曰太過而加曰同天符。不及而加曰同歲會者此也。戊子戊午之歲。乃火運太過爲太徵。而上則臨以少陰君火。戊寅戊申之歲。乃火運太過爲太徵。而上則臨以少陽相火。丙辰丙戌之歲。乃水運太過爲太羽。而上則臨以太陽寒水。此卽上文以太過之年而司天之氣與運氣相同者三。所以謂之天符也。丁巳丁亥之歲。乃木運不及爲少角。而上則臨以厥陰風木。乙卯乙酉之歲。乃金運不及爲少商。而上則臨以陽明燥金。

己丑己未之歲。乃土運不及爲少宮。而上則臨以太陰濕土。此卽上文以不及之年。而司天之氣與運氣相同者三。亦謂之天符也。此六者皆自司天而論之耳。卽所謂同天化也。下文曰太過不及皆曰天符者此也。運氣全書曰。何謂天符。如木運上見厥陰。運與司天合也。但內有己丑己未戊午乙酉又爲太一天符耳。運氣全書云。何謂太一天符。如火運上見少陰年辰臨午之類。此二十四歲。上臨下加。故有二者之分。除此之外。則不加不臨也。六十年中。太一天符四年。天符十二年。歲會八年。同天符六年。同歲會六年。五者分而言之。共三十六年。合而言之。止三十二年。經言二十四歲。除歲會八年。

帝曰加者何謂岐伯曰太過而加同天符不及而加同歲會也帝曰臨者何謂岐伯曰太過不及皆曰天符而變行有多少病形有微甚生死有早晏耳

此承上文而明下加上臨之義也夫所以謂之加者正以太過之年而在泉者與運氣相合猶運氣與司天相合故謂之同天符也不及之年而在泉者與歲辰相合猶運氣與歲辰相合故謂之同歲會也此則下加之義也至於所謂臨者太過不及之年而運氣與司天相合皆謂之天符其太一天符則戊午爲太過己丑己未乙酉爲不及此四年者皆是也經文止曰天符而不曰太一天符以其均謂之天符也但見變行有多少病形有微甚生死有早晏六微旨大論曰天符爲執法歲會爲行令太一天符爲貴人邪中執法其病速而危中行令者其病徐而持中貴人者其病纍而死者是也

帝曰四時之氣至有早晏高下左右其候何如岐伯曰行有逆順至有遲速故太過者化先天不及者化後天氣有餘故化先氣不足故化後帝曰願聞其行何謂也岐伯曰春氣西行夏氣北行秋氣東行冬氣南行觀萬物生長收藏如斯言故春氣始於下秋氣始於上夏氣始於中冬氣始於標春氣始於左秋氣始於右冬氣始於後夏氣始於前此四時正化之常察物以明之可知也故至高之地冬氣常在至下之地春氣常在高山之巔盛夏冰雪汙下川澤嚴冬草生常在之義足明矣○五常政大論云地有高下氣有溫涼高者氣寒下者氣熱必謹察之帝曰善天地陰陽視而可見何必思諸冥昧演法推求智極心勞而無所得耶

此言四時之氣所至有早晏高下左右之義也四時之氣有早晏者以太過之運則先天而至不及之運則後天而至也其有高下者以天地陰陽四時有升降之妙也春夏之氣本主東南而其氣則降於西北秋冬之氣本主西北而其氣則升於東南故春氣者始於往年在下之氣所升秋氣者由於今年在上之氣所降夏氣者始於今年中氣所升六微旨大論云少陽之上火氣治之中見厥陰陽明之上燥氣治之中見太陰太陽之上寒氣治之中見少陰厥陰之上風氣治之中見少陽少陰之上熱氣治之中見太陽太陰之上濕氣治之中見陽明冬氣者始於今年標氣所降假如少陽之上火氣治之其火氣爲本少陽爲標厥陰之上風氣治之中見少陽其風

氣爲本。厥陰爲標。陽明之上燥氣治之。中見太陽。其燥氣爲本。陽明爲標。太陰之上濕氣治之。其濕氣爲本。太陰爲標。太陽之上寒氣治之。其寒氣爲本。太陽爲標。少陰之上熱氣治之。中見太陽。其熱氣爲本。少陰爲標。其有左右者。以春爲左。夏爲前。秋爲右。冬爲後。各皆隨其方而始耳。故至高之地。冬氣常在。陰之升也。所謂冬氣南行者是也。至下之地。春氣常在。陽之降也。所謂春氣西行者是也。

厥陰所至爲裏急。筋緛縮故急。少陰所至爲瘍胗身熱。火氣生也。太陰所至爲積飲否隔。土氣也。少陽所至爲嚏嘔。爲瘡瘍。火氣生也。陽明所至爲浮虛。

浮虛薄腫。按之復起也。太陽所至爲屈伸不利。病之常也。厥陰所至爲支痛。支柱妨也。少陰所至爲驚惑惡寒戰慓譫妄。譫亂言也。今詳慓字當作慄。太陰所至爲稸滿。少陽所至爲驚躁瞀昧暴病。陽明所至爲鼽尻陰股膝髀腨䯒足病。太陽所至爲腰痛。病之常也。厥陰所至爲緛戾。少陰所至爲悲妄衄衊。衊汚血亦止也。太陰所至爲中滿霍亂吐下。少陽所至爲喉痺耳鳴嘔涌。涌謂溢食不下也。陽明所至爲脇痛皴揭。身皮皴象。太陽所至爲寢汗痙。痙巨郢切。○寢汗。謂睡中汗發於胸嗌頸掖之間也。俗誤呼爲盜汗。病之常也。厥陰所至爲脇痛嘔泄。泄謂利也。少陰所至爲語笑。太陰所至爲重胕腫。胕腫爲肉泥按之不起也。少陽所至爲暴注瞤瘛暴死。陽明所至爲鼽嚏。太陽所至爲流泄禁止。病之常也。凡此十二變者。報德以德。報化以化。報政以政。報令以令。氣高則高。氣下則下。氣後則後。氣前則前。氣

中則中。氣外則外。位之常也。氣報德報化。謂天地氣也。高下前後中外。謂生病所也。手之陰陽其氣高。足之陰陽其氣下。足太陽氣在身後。足陽明氣在身前。足少陽太陰厥陰氣在身中。足少陽氣在身側。各隨所在言氣變生病象也。故風勝則動。不寧也。熱勝則腫。熱勝氣則爲丹熛。勝血則爲癰膿。勝骨肉則爲胕腫。按之不起。燥勝則乾。乾於外則皮膚皴揭。乾於內則精血枯涸。乾於氣及津液則肉乾而皮著於骨。寒勝則浮。浮謂浮起。按之處見也。濕勝則濡泄。甚則水閉胕腫。濡泄。水利也。胕腫。肉泥按之陷而不起也。水閉則逸於皮中也。隨氣所在。以言其變耳。

病之常者有四厥陰所至爲肝膽病少陰所至爲心與小腸病太陰所至爲脾胃病少陽所至爲三焦病陽明所至爲肺與大腸病太陽所至爲腎與膀胱病者一而已矣裏急者筋縮也瘍胗身熱者火氣生也積滯否隔者土氣也嘔噦瘡瘍皆火也浮虛者皮膚薄腫按之復起也屈伸不利者腰脊不能屈伸也支痛支肋痛也驚惑及惡寒戰慄譫言妄語皆心氣不足也蓄滿者脾氣不足也驚躁昏昧暴病亦火病也鼽者手陽明大腸病也陰股膝髀腨胻足病足陽明胃病也腰痛膀胱與腎病也緛戾筋病也悲妄衄衊心病也中滿霍亂吐下脾病也喉痺耳鳴嘔涌火病也脇痛主胃皴揭主大腸皮病也寢汗盜汗也痙者腎氣不足也脇病嘔泄肝膽病也語笑者心

病也體重胕腫者脾病也暴注者下迫也目眺爲瞤身戰爲瘛及暴死者火病也鼽嚏者手陽明病也注泄禁止者足太陽病也凡正文厥陰少陰太陰等語俱主歲言而人病則合於歲也凡此十二變者言前德化政令病變十二節之候若不當歲步主客正位而至者則屬變氣而爲勝復也凡勝復之候至其勝氣變德則報復以德變化則報復以化變政令則報復以政令而其氣之往復不能相移也所變之氣居高則報復亦高居下則報復亦下居後則報復亦後居前則報復亦前居中則報復亦中居外則報復亦外而其位之高下亦不能相移也由是言之則天下風寒暑濕燥火之變常不能同也故南方清燥而旱北方雨濕而潦者有之中原冰雪而寒左右鬱蒸而熱者有之况地理有高下形勢有大小高者氣寒多清燥下者氣熱多雨濕小者小異大者大異而錯雜於天道不一之變王氏釋高下前後中外但作人身生病之所而不及地理之分野宜乎程子以天下旱潦常不同之義非運氣主歲之說也風勝則動熱勝則腫燥勝則乾寒勝則浮濕勝則濡泄甚則水閉胕腫隨氣所在以言其變者勝復爲病之位也假若風於高處勝則人身亦於高處病頭重而掉眩風於下處勝則人身亦於下處病足動而戰慄又如熱於高處勝則人身亦於腰上分野病腫熱熱於下處勝則人身亦於腰下分野病腫熱皆隨六氣勝復之所在有高下前後中外以言其變病之所也

帝曰天地之氣盈虛何如岐伯曰天氣不足地氣隨之地氣不足天氣從之運居其中而常先也

運謂木火土金水各主歲者也地氣勝則歲運上升天氣勝則歲運下降上升下降運氣常先遷降也

惡所不勝歸所同和隨運歸從而生其病也

非其位則變生變生則病作

故上勝則天氣降而下下勝則地氣遷而上

勝謂多也上多則自降下多則自遷多少相移氣之常也○宋校正云六微旨大論云升已而降降者謂天降已而升升者謂地天氣下降氣流於地地氣上升氣騰於天故高下相召升降相因而變作矣

此亦升降之義也。勝多少而差其分。多則遷降多，少則遷降少。多少之應有微有甚之異也。微者小差，甚者大差，甚則位易氣交易，則大變生而病作矣。大要曰：甚紀五分，微紀七分，其差可見，此之謂也。以其五分七分之所以知天地陰陽過差矣。

此承上文而言司天在泉之氣，亦有盈虛之分也。司天之氣不足，則在泉之氣隨之而升。蓋下勝則地氣遷而上。在泉之氣不足，則司天之氣從之而降。蓋上勝則天氣降而下。其間五運之氣則居於其中，而天降則先天而降，地升則先地而升，所不勝

瓊芝室　素問節文註釋卷九　四六

者則惡之，所同和者則歸之。假如丁壬木運，司天在泉爲金，則不勝；司天在泉爲木爲火，則同和。隨吾運之所從而民病是生。凡司天在泉勝有多少，則差有多寡，其微者之差少，甚者之差大，大差則位易而變大。當夫氣交之際而位斯易焉，乃大變生而民禍作矣。大要差之甚者計有其半，差之微者止十分之三耳。所謂差者，乃相去不同之義，非過差之差。天道以太少而有盈虛，何過差之有哉。

帝曰：善。論言熱無犯熱，寒無犯寒。余欲不遠寒不遠熱奈何？岐伯曰：悉乎哉問也。發表不遠熱，攻裏不遠寒。汗泄故用熱不遠熱，下利故用寒不遠寒，皆以其不住於中也。如是則夏可用熱，冬可用寒。不發不泄而無畏忌，是謂妄遠，法所禁也。皆謂不獲已而用之也。春秋冬亦同法。○至眞要大論云：發不遠熱，無犯溫涼。帝曰：不發不攻而犯寒犯熱何如？岐伯曰：寒熱內賊，其病益甚。以水濟水，以火濟火，適足以更生病，豈唯本病之益甚乎。帝曰：願聞無病者何如？岐伯曰：無者生之，有者甚之。無病者犯禁，猶能生病，況有病者而求輕減，不亦難乎。帝曰：生者何如？岐伯曰：不遠熱則熱至，不遠寒則寒至。寒至則堅否腹滿，痛急下利之病生矣。食已不饑，吐利

瓊芝室　素問節文註釋卷九　四七

腥穢，亦寒之疾也。熱至則身熱，吐下霍亂，癰疽瘡瘍，瞀鬱注下，瞤瘛腫脹，嘔，鼽衄頭痛，骨節變，肉痛，血溢血泄，淋閟之病生矣。暴瘖冒昧，目不識人，躁擾狂越，妄見妄聞，罵詈驚癎，亦熱之病。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時必順之，犯者治以勝也。春宜涼，夏宜寒，秋宜溫，冬宜熱，此時之宜，不可不順。然犯熱治以寒，犯寒治以熱，犯春宜用涼，犯秋宜用溫，是以勝也。犯熱治以鹹寒，犯寒治以甘熱，犯涼治以苦溫，犯溫治以辛涼，亦勝之道也。

此言汗下其邪者，可以偶犯寒熱，而無故犯之者非也。邪鬱於表，則用熱藥以發之，

熱積於裏則用寒藥以攻之。若非發表而犯熱則熱賊內而熱反甚。非攻裏而犯寒則寒賊內而寒反甚矣。彼無病而誤服者僅足以生病耳。奚止於有病而甚者哉。故犯寒則寒至。凡爲堅否爲腹滿爲痛急爲下利之病生矣。犯熱則熱至。凡爲身熱爲吐下爲霍亂爲癰疽爲瘡瘍爲瞀鬱爲注下爲瞤瘛爲腫脹爲嘔爲鼽爲頭痛爲骨節變爲肉痛爲血溢爲血泄爲淋悶之病生矣。治之者春則宜涼。夏則宜寒。秋則宜溫。夏則宜熱。時所當用不可不順。其有犯而病甚者。則犯熱治以鹹寒。犯寒治以甘熱。犯涼治以苦溫。犯溫治以辛涼。治之以所勝而病可解矣

黃帝問曰。婦人重身。毒之何如。岐伯曰。有故無殞。亦無殞也。故謂有大堅癥瘕痛甚不堪則治以破積愈痛之藥。是謂不救必乃盡死。救之蓋存其大也。雖服毒不死也。上無殞言母必全。亦無殞言子亦不死也

帝曰。願聞其故何謂也。岐伯曰。大積大聚。其可犯也。衰其大半而止。過者死。衰其大半不足以害生。故衰大半則止其藥。若過禁待盡毒氣內餘無病可攻。以當毒藥。毒攻不已。則敗損中和。故過則死

此言妊婦之用毒藥者可用而不可過也。婦人懷妊謂之重身。然用毒藥以治其病者。正以內有其故。則有病以當毒藥。其子必無殞也。不惟子全。而母亦無殞也。但有

大積大聚或病甚不堪。不得不用。此以犯之。祇宜衰其大半而止藥。從病此漸去。若過用其藥。則敗損眞氣。而母子未必不殞矣。王註先母而後子者非

按有故無殞

遵王註爲正

帝曰。善。鬱之甚者。治之奈何。天地五行應運有鬱抑不伸之甚者

岐伯曰。木鬱達之。火鬱發之。土鬱奪之。金鬱泄之。水鬱折之。然調其氣。達謂吐之令其條達也。發謂汗之令其疏散也。奪謂下之令無擁礙也。泄謂滲泄解表利小便也。折謂抑之制其衝逆也。通是五法。乃氣可平調。後乃觀其虛盛而調理之也

過者折之。以其畏也。所謂寫之。過太過也。太過者以其味寫之。以鹹寫腎。酸寫肝。辛寫肺。甘寫脾。苦寫心。過者畏寫。故謂寫爲畏也

此言治五鬱之法也。上文五鬱。五運之鬱也。此言五鬱。人身之鬱也。或有天時之鬱而成之者。或以五藏之鬱而自成者。木鬱者。肝病也。宜吐而達之。火鬱者。心病也。宜汗而發之。土鬱者。脾病也。宜下而奪之。金鬱者。肺病也。宜解其表利其小便而滲泄之。水鬱者。腎病也。宜制其衝逆而折抑之。既治其病。復觀其虛實而調其氣。若病之太過者。乃以其所畏者而折之。以鹹寫腎。以酸寫肝。以辛寫肺。以甘寫脾。以苦寫心。則過者可制矣。

帝曰：假者何如？岐伯曰：有假其氣，則無禁也。正氣不足，臨氣勝之，假寒熱溫涼以資四正之氣，則可以熱犯熱，以寒犯寒，以溫犯溫，以涼犯涼也。所謂主氣不足，客氣勝也。客氣謂六氣更臨之氣。主氣謂五藏應四時正王春夏秋冬也。

此言治病有假借之法者。以主氣不足而客氣之勝也。前文治各司天之政，有用溫遠溫，用涼遠涼，用熱遠熱，用寒遠寒。此治病之正法也。內有假者反常之法，則用寒熱溫涼而犯之者有矣。蓋上文不遠熱不遠寒者，以其發表攻裏而有邪存也。若假者反常之法，則雖內傷亦有反常者。故帝復問之耳。伯言每歲六氣，自有主氣，而又有客氣之所加。惟主氣不足而客氣勝之，則假借其寒熱溫涼之氣以扶主氣而應客氣，故雖犯之而無所禁耳。

黃帝內經素問節文註釋卷之九終

黃帝內經素問節文註釋卷之十

至真要大論

帝曰：其主病何如？言采藥之歲也。岐伯曰：司歲備物，則無遺主矣。謹候司天地所生化者，則其味正當其歲也。故彼藥上專司歲氣所收藥物，則一歲二歲，其所主用無遺略也。○今詳則字當作用。帝曰：先歲物何也？岐伯曰：天地之專精也。專精之氣，藥物肥膿，又於使用，當其正氣味也。○宋校正云：詳先歲疑作司歲。帝曰：司氣者何如？司運氣也。岐伯曰：司氣者主歲同，然有餘不足也。五運主歲者有餘不足，比之歲物，恐有薄有餘之歲，藥專精也。帝曰：非司歲物何謂也？岐伯曰：散也。非專精則散氣，散氣則物不純。故質同而異等也。形質雖同，力用則異，故不尚之。氣味有薄厚，性用有躁靜，治保有多少，力化有淺深，此之謂也。物與歲不同者，何以此爾。

此言藥備歲物者，為天地之專精而司氣者其氣偏，非歲物者其氣散也。伯言每歲各有所司，必因其司歲者以備藥物，則病無遺主矣。正以每歲之司天在泉，物從其化，而天地之專精備焉。故不可不先之也。彼司氣者，即司運也。如甲巳為土運，乙庚

為金運然太過則有餘不及則不足其氣
偏耳若非歲物而用之則其氣又散故一
物之質同而精有完全偏散之異所以氣
味有厚薄性用有躁靜治保有多少力化
有淺深此歲物之
不可以不備也

帝曰歲主藏害何謂岐伯曰以所不勝命之
則其要也木不勝金金不勝火之類是也帝曰治之柰何岐
伯曰上淫于下所勝平之外淫于內所勝治
之淫謂行所不勝已者也上淫于下天之氣也外淫于內地之氣也隨所制勝而以平
治之也制勝謂五味寒熱溫涼隨勝用之下
文備矣○宋校正云詳天氣主歲雖有淫勝

但當平調之故不
曰治而曰平也

此言歲之五藏被害者以其有所不勝而
治之有法也歲氣在天五藏在人而歲主
五藏有害者正以木有餘則脾不勝火有
餘則肺不勝土有餘則腎不勝金有餘則
肝不勝水有餘則心不勝以所不勝命之
則知害藏之要也故司天之氣淫於下而
藏病生則以所勝者平之如木有餘則以
金制之者是也至在泉之氣淫於內而藏
病生則亦以所勝者治之即木有餘而以
金制之者是也所謂制勝者謂五味寒熱
溫涼隨勝而用之耳但上淫於下者淫於
三氣已前而與勝同也外淫於內者淫於
四氣以後而
與復同也

帝曰善平氣何如平謂診平和之氣岐伯曰謹察陰
陽所在而調之以平為期正者正治反者反
治知陰陽所在則知尺寸應與不應不知陰
陽所在則以得為失以逆為從故謹察之
也陰病陽不病陽病陰不病是為正病則正
治之謂以寒治熱以熱治寒也陰位已見陽
脈陽位又見陰脈是謂反病則反治之謂以
寒治寒以熱治熱也諸方之制咸悉不然故
曰反者
反治也

此言歲氣之平而有所病者亦視其正反
而善治之也上文言上淫於下外淫於內
而為病皆以歲氣不平也故有平氣而民
病者何也伯言陰陽者尺寸之位曰陰陽

陰脈陽脈陰經陽經皆曰陰陽當謹察而
調之以平為期如陰經病而陽經不病陽
經病而陰經不病是為正病也正則以寒
藥治熱以熱藥治寒從而正治之耳若陰
位而見陽脈陽位而見陰脈是為反病也
反則以寒藥治寒以熱藥治熱從而反治
之耳

帝曰夫子言察陰陽所在而調之論言人迎
與寸口相應若引繩小大齊等命曰平宋校正云
詳論言至曰平本靈樞之文今出甲乙經云
寸口主中人迎主外兩者相應俱往俱來若
引繩小大齊等春夏人迎微大
秋冬寸口微大者名曰平也陰之所在寸

口何如。陰之所在，脉沉不應，引繩齊等，其候頗乖，故問以明之。岐伯曰。視歲南北可知之矣。帝曰。願卒聞之。岐伯曰。北政之歲，少陰在泉，則寸口不應。木火金水運面北受氣。凡氣之在泉者，脉息不見，惟其左右之氣脉可見之。在泉之氣，善則不見，惡者可見，病以氣及客主淫勝名之。在天之氣，其亦然矣。厥陰在泉，則右不應。少陰在右故。太陰在泉，則左不應。太陰在左故。南政之歲，少陰司天，則寸口不應。土運之歲面南行令，故少陰司天，則二手寸口不應也。厥陰司天，則右不應。太陰司天，則左不應。亦左右義也。諸不應者，反其診則見矣。不應皆爲脉沉，脉沉下者，仰手而沉，覆其手則沉爲浮，細爲大也。帝曰。尺候何如。岐伯曰。北政之歲，三陰在下，則寸不應。三陰在上，則尺不應。司天曰上，在泉曰下。南政之歲，三陰在天，則寸不應。三陰在泉，則尺不應。左右同。尺不應寸，左右悉與寸不應義同。故曰。知其要者，一言而終。不知其要，流散無窮。此之謂也。要，謂知陰陽所在也。知則用之不惑，不知則尺寸之氣沉浮小大常三歲一差。欲求其意，猶遶樹問枝，雖白首區區

尚未知所詣，況其旬月而可知乎。

此言南北二政之司天在泉，其尺寸之脉各有所不應也。靈樞禁服篇云：寸口主中，人迎主外，兩者相應，俱往俱來，若引繩大小齊等。春夏人迎微大，秋冬寸口微大，如是者，名曰平人。夫曰微大，則脉之和者也。今寸口之脉而有陰脉來現，沉而不應，則與大小齊等微大之義拂矣。伯言自左右手而言之，則左寸爲人迎，而右寸爲寸口；自與尺而言，則兩手之寸皆爲寸，而兩手之尺皆爲尺。故寸口之脉有時不宜應者，視歲有南北之政可知之矣。蓋五運以甲巳土運爲尊，六氣以少陰君火爲尊，故以甲巳土運爲南政，乃面南而行令，與君主同。其餘四運爲北政，則面北而受令，與臣子同。據五運行大論，以諸司天爲面北而命其位，則以司天爲南爲上，令以南政爲面南，與彼司天面北者不同。又以諸在泉爲面南而命其位，則以在泉爲北爲下，令以北政爲面北，與彼在泉面南者不同。彼論上下，此論君臣，故也。惟以少陰爲君主，凡脉之司天在泉不應者，皆以少陰而論之。故北政之歲，人氣面北，而寸北尺南，地左間之氣在右寸，右間之氣在左寸；天左間之氣在右尺，右間之氣在左尺。故乙卯、乙酉、丁卯、丁酉、辛卯、辛酉、癸卯、癸酉，乃少陰在泉也，則兩寸之脉俱不應。夫南政爲少陰司天，則兩寸不應。今北政少陰在泉，而亦兩寸不應者，從君而不從臣也。故不以尺爲主，而以寸爲主耳。運氣全書所謂依南政而診尺寸者是也。又訣云：子午南面

少陰卯酉兩手沉寸口者是也北政之歲丙寅丙申戊寅戊申庚寅庚申壬寅壬申乃厥陰在泉其左間則少陰而右間則太陽也宜右寸之脉不應夫南政厥陰司天則左間少陰故右寸之脉不應今北政厥陰在泉而亦右寸之脉不應者亦從君而不從臣也故不以尺爲主而以寸爲主耳訣云巳亥南厥北寅申右寸脉潜形者是也北政之歲丙辰丙戌戊辰戊戌庚辰庚戌壬辰壬戌乃太陰在泉其左間則少陽而右間則少陰也宜左寸之脉不應夫南政太陰司天則左寸不應今北政太陰在泉而亦左寸不應者從君而不從臣也訣云丑未南太北辰戌左手寸不出者是也若使北政三陰司天而不在泉則其不應者不在寸而在尺矣故下文曰北政之歲

三陰在下則寸不應若三陰在上則尺不應者此也南政之歲如甲子甲午乃少陰司天則兩寸之脉俱不應如前所云者是也南政之歲如己巳己亥乃厥陰司天其左間則少陰而右間則太陽宜右寸之脉不應如前所云者是也南政之歲如己丑己未乃太陰司天其左間則少陽而右間則少陰宜左寸之脉不應如前所云者是也若使南政三陰在泉而不司天則其不應者不在寸而在尺矣故下文曰南政之歲三陰在天則寸不應若三陰在泉則尺不應者此也所謂諸不應者即南北二政而相反只診之則南政主在寸者北政主在尺而南政主在尺者北政主在寸則其脉自明矣且不惟尺寸爲然凡南北之左右二間其相反與尺寸同耳此乃要之所在而不可不知者也○六元正紀大論亦有知其要者四句彼言定期之紀

帝曰善天地之氣内淫而病何如岐伯曰歲厥陰在泉風淫所勝則地氣不明平野昧草迺早秀民病灑灑振寒善呻數欠心痛支滿兩脇裏急飲食不下鬲咽不通食則嘔腹脹善噫得後與氣則快然如衰身體皆重謂甲寅丙寅戊寅庚寅壬寅甲申丙申戊申庚申壬申歲也地氣不明謂天圍之際氣色昏暗風行地上故平野皆然昧謂暗也脇謂兩乳之下及胠外也呻謂以欲伸努筋骨也○宋校正

云甲乙經灑灑振寒善呻數欠爲胃病食則嘔腹脹善噫得後與氣則快然如衰身體皆重爲脾病飲食不下鬲咽不通邪在胃脘也蓋厥陰在泉之歲木王而尅脾胃故病如是又按脉解云所謂食則嘔者物盛滿而上溢故嘔也所謂得後與氣則快然如衰者十二月陰氣下衰而陽氣且出故曰得後與氣則快然如衰也歲少陰在泉熱淫所勝則焰浮川澤陰處反明民病腹中常鳴氣上衝胸喘不能久立寒熱皮膚痛目瞑齒痛䪼腫惡寒發熱如瘧少腹中痛腹大蟄蟲不藏謂乙卯丁卯己卯辛卯癸卯乙酉丁酉己酉辛酉癸酉歲也陰處北方也

不能久立足無力也腹大謂心氣不足也金火相薄而爲是也○宋校正云甲乙經齒痛䪼腫爲大腸病腹中雷鳴氣上衝胸喘不能久立邪在大腸也蓋少陰在泉之歲火尅金故大腸病也

歲太陰在泉草乃早榮宋校正云詳此四字疑衍濕淫所勝則埃昏巖谷黃反見黑至陰之交民病飲積心痛耳聾渾渾焞焞嗌腫喉痺陰病血見少腹痛腫不得小便病衝頭痛目似脫項似拔腰似折髀不可以回膕如結腨如別膕戈麥切○謂甲辰丙辰戊辰庚辰壬辰甲戌丙戌戊戌庚戌壬戌歲也太陰爲土

色見應黃於天中而反見於北方黑處也水土同見故曰至陰之交合其氣色也衝頭痛謂腦後眉間痛也膕謂膝後曲脚之中也腨胻後軟肉處也○宋校正云甲乙經耳聾渾渾焞焞嗌腫喉痺爲三焦病病衝頭痛目似脫項似拔腰似折髀不可以回膕如結腨如別爲膀胱足太陽病又少腹腫痛不得小便邪在三焦蓋太陰在泉之歲土王尅太陽故病如是也

歲少陽在泉火淫所勝則焰明郊野寒熱更至民病注泄赤白少腹痛溺赤甚則血便少陰同候謂乙巳丁巳己巳辛巳癸巳乙亥丁亥己亥辛亥癸亥歲也處寒之時熱更其氣熱氣既往寒氣後來故云更至也餘候與少陰在泉證同

歲陽明在泉燥淫所勝則霿霧清瞑民病喜嘔嘔有苦善太息心脇痛不能反側甚則嗌乾面塵身無膏澤足外反熱謂甲子丙子戊子庚子壬子甲午丙午戊午庚午壬午歲也霿霧謂霧暗不分似霧也清薄寒也言霧起霿暗不辨物形而薄寒也心脇痛謂心之傍脇中痛也面塵謂面上如有觸冒塵土之色也○宋校正云甲乙經病喜嘔嘔有苦善太息心脇痛不能反側甚則面塵心無膏澤足外反熱爲膽病嗌乾面塵爲肝病蓋陽明在泉之歲金王尅木故病如是又按脉解云少陽所謂心脇痛者言少陽盛也盛者心之所表也九月陽氣盡而陰氣盛故心脇痛所謂不可反側者陰氣藏

物也物藏不得動故不可反側也

歲太陽在泉寒淫所勝則凝肅慘慄民病少腹控睪引腰脊上衝心痛血見嗌痛頷腫謂乙丑丁丑己丑辛丑癸丑乙未丁未己未辛未癸未歲也凝肅謂寒氣靄空凝而不動萬物靜肅其儀形也慘慄寒甚也控引也睪陰丸也頷頰車前牙之下也○宋校正云甲乙經嗌痛頷腫爲小腸病又少腹控睪引腰脊上衝心肺邪在小腸也蓋太陽在泉之歲水尅火故病如是

帝曰善治之奈何岐伯曰諸氣在泉風淫于內治以辛涼佐以苦以甘緩之以辛散之風性喜溫而惡清故治之涼是以勝氣治

之也佐以苦隨其所利也木苦急則以甘緩之若抑則以辛散之藏氣法時論曰肝苦急急食甘以緩之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此之謂也食亦音飼已曰食他曰飼也大法正味如此諸爲方者不必盡用之佐一佐二佐病已則止餘氣皆然

熱淫于內治以鹹寒佐以甘苦以甘收之以苦發之

熱性惡寒故治以寒也熱之大盛甚於表者以苦發之不盡復寒制之寒制不盡復苦發之以酸收之甚者再方微者一方可使必已時發時止亦以酸收之

濕淫于內治以苦熱佐以酸淡以苦燥之以淡泄之

濕與燥反故治以苦熱佐以酸淡也燥除濕故以苦燥其濕也淡利竅故以淡滲泄也藏氣法時論曰脾苦濕急食苦以燥之靈樞經曰淡利竅也生氣通天論曰味過於苦脾氣不濡胃氣乃厚明苦燥也

火淫于內治以鹹冷佐以苦辛以酸收之以苦發之

火氣大行心腹心怒之所生也鹹性柔耎故以治之以酸收之大法候其須汗者以辛佐之不必要資苦味令其汗也欲柔耎者以鹹治之藏氣法時論曰心欲耎急食鹹以耎之心苦緩急食酸以收之此之謂也

燥淫于內治以苦溫佐以甘辛以苦下之

溫利涼性故以苦治之下謂利之使不得也藏氣法時論曰肺苦氣上逆急食苦以泄之以辛寫之酸補之按下文司天燥淫所勝佐以酸辛此云甘辛者甘字疑當作酸天元正紀大論云下酸熱與苦溫之治又異又云以酸收之而安其下甚則以苦泄之

寒淫于內治以甘熱佐以苦辛以鹹寫之以辛潤之以苦堅之

以熱治寒是爲摧勝折其氣用令不滋繁也苦辛之佐通事行之藏氣法時論曰腎苦燥急食辛以潤之腎欲堅急食苦以堅之用苦補之鹹寫之

此言六氣之在泉淫勝爲病者各有治之之法也上文言外淫於內所勝治之帝遂以內淫而病者爲問伯言甲寅丙寅戊寅庚寅壬寅甲申丙申戊申庚申壬申之歲乃厥陰在泉也厥陰爲風木故風淫所勝則木勝土而風勝濕地氣不明平野亦昧氣色皆昏暗也草乃早秀木齊土化也其民病爲洒洒振寒爲善呻爲數欠爲心痛爲支滿爲兩脇裏急爲飲食不下爲鬲咽不通爲食則嘔木邪乘胃也爲腹脹爲善噫爲得後與氣則快然如衰爲身體皆重木邪乘脾也乙卯丁卯己卯辛卯癸卯辛酉丁酉己酉辛酉癸酉之歲乃少陰在泉也少陰爲君火暑熱故熱淫所勝則火勝金而熱勝燥焰浮於川澤之中而陰處反明其民病爲腹中常鳴爲上衝胸爲喘不能久立爲寒熱爲皮膚痛火邪乘肺也爲目瞑爲齒痛爲頔腫爲惡寒發熱如瘧爲少腹中痛爲大腹大火邪乘大腸也時則蟄蟲亦不藏火邪盛也甲辰丙辰戊辰庚辰壬辰甲戌丙戌戊戌庚戌壬戌之歲乃太陰在泉也太陰爲濕土故濕淫所勝則土勝水而濕勝寒巖谷埃昏黃色見於北方黑處而水土同見是至陰之交合其氣

色也其民病爲飲積爲心痛爲耳聾渾渾焞焞爲嗌腫爲喉痺爲陰病血見爲小腹痛腫爲不得小便土邪乘腎也爲病衝頭痛至腨如別土邪勝膀胱也乙巳丁巳巳巳辛巳癸巳乙亥丁亥巳亥辛亥癸亥之歲乃少陽在泉也少陽爲火故火淫所勝則火勝金而熱勝燥焰明於郊野當寒之時而熱更其氣熱氣既往而寒氣又來其民病爲注泄赤白爲小腹痛爲溺赤甚則爲血便皆與少陰之在泉者同候耳甲子丙子戊子庚子壬子甲午丙午戊午庚午壬午之歲乃陽明在泉也陽明爲燥金故燥淫所勝則金勝木而燥勝風霧則霿暗而淸冷晦暝其民病爲善嘔嘔有苦味爲善太息爲心脇痛不能反側甚則爲嗌乾爲面如有塵爲身無膏澤爲足之外廉反

熱皆肝膽之爲病也乙丑丁丑巳丑辛丑癸丑乙未丁未巳未辛未癸未乃太陽在泉也太陽爲寒水故寒淫所勝則水勝火而寒勝熱凝肅慄慄寒之象也其民病爲少腹控睪以引腰脊上衝心痛爲血見爲嗌痛爲頷腫皆心與小腸之病也故治之者風淫於內則風性喜溫而惡淸治之以辛所謂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治之以凉是以金氣治木也佐之以苦隨其所利也又以甘緩之所謂肝苦急急食甘以緩之也熱淫於內則熱性惡寒治之以鹹水勝火也治之以寒寒勝熱也佐以甘苦甘以調之而苦以降之也以酸收之正以心苦緩惟酸爲能收之也以苦發之邪猶未已而復以苦性發之也濕淫於內則濕與燥反治以苦熱佐以酸淡也蓋燥除濕故以苦燥其濕淡利竅故以淡滲泄所謂脾苦濕急食苦以燥之也火淫於內則與前熱淫於內相同蓋相火猶君火也故治以鹹冷卽心欲耎急食鹹以耎之也佐以苦辛以酸收之卽心苦緩急食酸以收之也以苦發之者與前無大異也上文曰少陰同候者此之謂也燥淫於內則燥畏火故治以苦溫又肺苦氣上逆急食苦以泄之用辛寫之酸補之所以佐以甘辛而以苦下之也寒淫於內則寒性畏熱故治以甘熱又腎苦燥急食辛以潤之腎欲堅急食苦以堅之故佐以苦辛以鹹寫之以辛潤之以苦堅之也

帝曰善天氣之變何如岐伯曰厥陰司天風

淫所勝則太虛埃昏雲物以擾寒生春氣流水不冰民病胃脘當心而痛上支兩脇鬲咽不通飲食不下舌本強食則嘔冷泄腹脹溏泄瘕水閉蟄蟲不出病本於脾謂乙巳丁巳巳巳辛巳癸巳乙亥丁亥巳亥辛亥癸亥歲也是歲民病集於中也風自天行故太虛埃起風動飄蕩故雲物擾也埃靑塵也不分遠物是爲埃昏土之爲病其善泄利若病水則小便閉而不下若大泄利則經水亦多閉絕也○宋校正云甲乙經舌本強食則嘔腹脹溏泄瘕水閉爲脾病又胃病者腹脾脹胃脘當心而痛上支兩脇鬲咽不通食飲不下蓋厥陰司天之

歲木勝土故病如是衝陽絶死不治衝陽在足跗上動脉應手胃之氣也衝陽脉微則食飲減少絶則藥食不入亦下嗌還出也攻之不入養之不生邪氣日強眞氣內絶故其必死不可復也少陰司天熱淫所勝怫熱至火行其政民病胸中煩熱嗌乾右胠滿皮膚痛寒熱欬喘大雨且至唾血血泄鼽衄嚏嘔溺色變甚則瘡瘍胕腫肩背臂臑及缺盆中痛心痛肺䐜腹大滿膨膨而喘欬病本於肺謂甲子丙子戊子庚子壬子甲午丙午戊午庚午壬午歲也怫熱至是火行其政乃爾是

歲民病集於右蓋以小腸通心故也病自肺生故曰病本於肺也○宋校正云甲乙經溺色變肩背臂臑及缺盆中痛腹脹滿膨膨而喘欬爲肺病鼽衄爲大腸病蓋少陰司天之歲火尅金故病如是又王注民病集於右以小腸通心故按甲乙經大腸附脊左環回腸附脊右環所說不應得非火盛尅金而大腸病歟尺澤絶死不治尺澤在肘內廉大文中動脉應手肺之氣也火爍於金承天之命金氣內絶故必危亡尺澤不至肺氣已絶榮衛之氣宜行無主眞氣內竭生之何有哉太陰司天濕淫所勝則沈陰且布雨變枯槁胕腫骨痛陰痺陰痺者按之不得腰脊頭項痛時眩大便難

陰氣不用饑不欲食欬唾則有血心如懸病本於腎謂乙丑丁丑己丑辛丑癸丑乙未丁未己未辛未癸未歲也沈久也腎氣受邪水無能潤下焦枯涸故大便難也○宋校正云甲乙經饑不用食欬唾則有血心懸如饑狀爲腎病又邪在腎則骨痛陰痺陰痺者按之而不得腹脹腰痛大便難肩背頸項強痛時眩蓋太陰司天之歲土尅水故病如是大谿絶死不治大谿在足內踝後跟骨上動脉應手腎之氣也土邪勝水而腎氣內絶邪甚正微故方無所用矣少陽司天火淫所勝則溫氣流行金政不平民病頭痛發熱惡寒而瘧熱上皮膚痛色變

黃赤傳而爲水身面胕腫腹滿仰息泄注赤白瘡瘍欬唾血煩心胸中熱甚則鼽衄病本乎肺謂甲寅丙寅戊寅庚寅壬寅甲申丙申戊申庚申壬申歲也火來用事則金氣受邪故曰金政不平也火炎於上金肺受邪客熱內燔水無能救故化生諸病也制火之客則已矣○宋校正云甲乙經邪在肺則皮膚痛發寒熱蓋少陽司天之歲火尅金故病如是天府絶死不治天府在肘後內側上掖下同身寸之二寸動脉應手肺之氣也火勝而金肺絶故死陽明司天燥淫所勝則木迺晚榮草迺晚生筋骨內變民病左胠脇痛寒

清於中。感而瘧。大涼革候。欬。腹中鳴。注泄鶩溏。名木斂生。菀於下。草焦上首。心脇暴痛。不可反側。嗌乾面塵腰痛。丈夫㿗疝。婦人少腹痛。目昧。眥瘍瘡痤癰。蟄蟲來見。病本於肝。痤徂禾切○謂乙卯丁卯己卯辛卯癸卯乙酉丁酉己酉辛酉癸酉歲也。金勝故草木晚生榮也。配於人身則筋骨內應而不用也。大涼之氣變易時候則人寒清發于中。內感寒氣則為痎瘧也。大腸居右。肺氣通之。今肺氣內淫肝居下左。故左胠脇痛如刺割也。其歲民自注泄則無淫勝之疾也。大涼。次寒也。大涼且甚。陽氣不行。故木容收斂。草榮悉晚。生氣已

升。陽不布令。故行積生氣而稽於下也。在人之應則少腹之內痛氣居之。發生於中。夏瘡瘍之疾。猶及秋中。瘡痤之患生於上。癰腫之類生於下。瘡色雖赤。中心正白。物氣之常也。○宋校正云。甲乙經腰痛不可以俛仰。丈夫㿗疝。婦人少腹痛。甚則嗌乾。面塵為肝病。又胸滿洞泄為肝病。又心痛不能反側。目兌眥痛。缺盆中腫痛。腋下腫馬刀挾癭。汗出振寒瘧為膽病。蓋陽明司天之歲。金尅木。故病如是。又按脈解云。厥陰所謂㿗疝婦人少腹腫者。厥陰者辰也。三月陽中之陰。邪在中。故曰㿗疝少腹腫也。大衝絕。死不治。大衝在足大指本節後二寸。脈動應手。肝之氣也。金來伐木。肝氣內絕。眞不勝邪。其死宜也。太陽司天。寒淫所勝。則寒氣反至。水且冰。血變於中。發為癰瘍。民病厥心痛。嘔血。血泄鼽衄。善悲。時眩仆。運。火炎烈。雨暴迺雹。胸腹滿。手熱肘攣掖腫。心澹澹大動。胸脇胃脘不安。面赤目黃。善噫嗌乾。甚則色炲。渴而欲飲。病本於心。謂甲辰丙辰戊辰庚辰壬辰甲戌丙戌戊戌庚戌壬戌歲也。太陽司天。寒氣布化。故水且冰而血凝皮膚之間。衛氣結聚。故為癰也。若乘火運而火炎烈與水交戰。故暴雨半珠形雹也。心氣為噫。故善噫。是歲民病集於心脇之中也。陽氣內鬱溫氣下蒸。故心厥痛而嘔血血泄鼽衄面赤目黃善噫。手熱肘攣掖腫嗌乾。甚則寒氣勝

陽。水行凌火。火氣內鬱。故渴而欲飲也。病始心生。為陰凌犯。故云病本於心也。○宋校正云。甲乙經手熱肘攣掖腫。甚則胸脇支滿。心澹澹大動。面赤目黃。為手心主病。又邪在心則病心痛善悲時眩仆。蓋太陽司天之歲。水尅火。故病如是。神門絕。死不治。神門在手之掌後銳骨之端。動脈應手。眞心氣也。水行勝火而心氣內絕。神氣已亡。不死何待。善知其診。故不治也。所謂動氣知其藏也。所以診視而知死者何以皆是藏之經脈動氣知神藏之存亡爾。帝曰。善。治之奈何。謂可攻治者。歧伯曰。司天之氣。風淫所勝。平以辛涼。佐以苦甘。以甘緩之。以酸瀉之。厥陰之氣未為盛熱

故以涼藥平之。夫氣之用也，積溫
為熱，以熱少之，其則溫也，以寒少之，其則涼
也，以溫多之，其則熱也，以涼多之，其則寒也，
各當其分，則寒寒也，溫溫也，熱熱也，涼涼也，
方書之用，可不務乎。故寒熱溫涼，遷降多少，
善為方者，意必精通，餘氣皆然，從其制也。○
宋校正云：本論上文云上淫於下，所勝平之，
外淫於內，所勝治之，故在泉曰治，司天曰平。
也。**熱淫所勝，平以鹹寒，佐以苦甘，以酸收之。**
熱氣已退，時發動者，是為心虛氣散不斂，以
酸收之，雖以酸收，亦兼寒助，乃能殄除其源
本矣。熱見太甚，則以苦發之，汗已便涼，是邪
氣盡，勿寒水之，汗已猶熱，是邪氣未盡，則以
酸收之，已又熱，則復汗之，已汗復熱，是藏虛
也，則補其心可矣。法則合爾，諸治熱者，亦未

必得再三發，三治，況**濕淫所勝，平以苦熱，佐**
四變而反覆者乎。濕氣所淫，皆為
以酸辛，以苦燥之，以淡泄之。腫滿，但除其濕，
腫滿自衰，因濕生病，不腫不滿者，亦爾治之。
濕氣在上，以苦吐之，濕氣在下，以苦泄之，以
淡滲之，則皆燥也。泄，謂滲泄，以利水道，下小
便為法，然酸雖熱，以用利小便去伏水也。治
濕之病，不下小便，非其法也。○宋校正云：濕
淫於內，佐以酸淡，此云酸辛者，辛疑當作淡。
濕上甚而熱，治以苦溫，佐以甘辛，以汗為故
而止。身半以上，濕氣餘，火氣復鬱，鬱濕相薄，則以苦溫甘辛之藥，解表流汗而祛之，
故云以汗為除病之故而已也。**火淫所勝，平以鹹冷，佐以苦**

甘，以酸收之，以苦發之，以酸復之。熱淫同。同熱
淫義，熱亦如此法，以酸復其本氣也，不復其氣，則淫氣空虛，招其損。**燥淫所勝，**
平以苦濕，佐以酸辛，以苦下之。制燥之勝，必以苦濕，是火
之氣味也，宜下必以苦，宜補必以酸，宜寫必
以辛，清甚生寒，留而不去，則以苦濕下之，氣
有餘則以辛寫之，諸氣同。○宋校正云：上文
燥淫於內，治以苦溫，此云苦濕，濕當為溫，文
注中濕字三，並當作溫。又按六元正紀大論亦作苦小溫。**寒淫所勝，平以**
辛熱，佐以苦甘，以鹹瀉之。淫散止之，不可過也。○宋校正云：上
文寒淫於內，治以甘熱，佐以苦辛，此云平以
辛熱，佐以甘苦者，此文為誤。又按六元正紀

大論云：太陽之政，歲宜苦以燥之。

此言六氣之司天淫勝為病者，各有治之
之法也。上文言上淫於下，所勝平之，而此
遂以司天之氣之變為問，但言乙巳丁巳
己巳辛巳癸巳乙亥丁亥己亥辛亥癸亥
之歲，乃厥陰司天也。厥陰為風木，風淫所
勝，則風自天行，太虛埃昏，埃清塵風，動飄
蕩，故雲物以擾也。春氣宜溫而寒尚生風
勝溫也。流水不冰，風撓之也。其民病為胃
脘當心而痛，為上支兩脇，及鬲咽不通，飲
食不下，為舌本強，為食則嘔，為冷泄，為腹
脹，為溏，為泄，瘕為水閉，時則蟄蟲不出，凡
病皆本於脾，以木來勝土也。故衝陽者，足
陽明胃經之穴，若此脈氣絕，則死不治矣。
甲子丙子戊子庚子壬子甲午丙午戊午

庚午壬午之歲乃少陰司天也少陰爲暑
熱熱淫所勝則怫熱已至火行其政其民
病爲胸中煩熱爲嗌乾爲右胠滿爲皮膚
痛爲寒熱爲欬爲喘及大雨且至之候又
民病爲唾血爲血泄爲鼽爲衄爲嚏爲嘔
爲溺色變甚則爲瘡瘍爲胕腫爲肩背臂
臑及缺盆中痛爲心痛爲肺䐜䐜爲腹大
滿膨膨而欬喘皆火來勝金而病本於肺
也尺澤者手太陰肺經之穴若此脉氣絕
則死不治矣乙丑丁丑己丑辛丑癸丑乙
未丁未己未辛未癸未之歲乃太陰司天
也太陰爲濕土故濕淫所勝則沉陰且布
雨變枯槁其民病爲胕腫爲骨痛陰痺蓋
陰痺者按之不可得而知其處也又爲腰
脊頭項痛及時爲眩暈爲大便難爲陰氣
當作器不舉爲饑不飲食爲欬唾則有血

爲心如懸皆土來勝水而病本於腎也太
谿者足少陰腎經之穴內踝後跟骨上動
脉陷中若此脉氣絕則死不治矣甲寅丙
寅戊寅庚寅壬寅甲申丙申戊申庚申壬
申之歲乃少陽司天也少陽爲相火火淫
所勝則溫氣流行金政不平其民病有爲
頭痛爲發熱惡寒而瘧爲熱上皮膚痛及
色變黃赤又傳而爲水身面胕腫爲腹滿
爲仰息爲泄注赤白爲瘡瘍爲欬唾血爲
煩心爲胸中熱甚則有爲鼽爲衄皆火來
勝金而病本於肺也天府者手太陰肺經
之穴在腋下三寸臂臑廉動脉中若此脉
氣絕則死不治矣乙卯丁卯己卯辛卯癸
卯乙酉丁酉己酉辛酉癸酉之歲乃陽明
司天也陽明爲燥金故燥淫所勝則木迺
晚榮遲也草迺晚生以木尅於金也今之

筋骨變於內其民病爲左胠脇痛肝居下
左爲寒冷於中爲感而成瘧及大凉革候
民病又爲欬爲腹中鳴爲注泄爲鶩溏至
於名木斂其生意而菀於下草焦其上首
民病又爲心脇暴痛不可以反側爲嗌乾
爲面塵爲腰痛爲丈夫㿗疝爲婦人少腹
痛爲目昧爲眥生瘍瘡爲痤爲癰其蟄蟲
則有時來見皆金來勝木而病本於肝也
太衝者足厥陰肝經之穴在足大指本節
後二寸動脉中若此脉氣絕則死不治矣
甲辰丙辰戊辰庚辰壬辰甲戌丙戌戊戌
庚戌壬戌之歲乃太陽司天也太陽爲寒
水故寒淫所勝則寒氣反至水且冰寒凝
血變於中當發爲癰瘍其民病爲厥心痛
爲嘔血爲血泄爲鼽衄爲善悲爲時眩仆
運及火炎烈而雨暴迺雹爲胸腹滿爲手

熱爲胕攣爲腋腫爲心澹澹大動爲胸脇
胃脘不安爲面赤目黃爲善噫爲嗌乾甚
則爲色炲爲渴欲飲皆水來勝火而病本
於心也神門者手少陰心經之穴在手掌
後銳骨之端動脉應手若此脉氣絕則死
不治矣凡此皆以衝陽尺澤太谿天府太
衝等脉爲驗者即以各穴動氣而知其五
藏之絕耳靈樞經脉篇以每經爲是動者
正謂此也故治之者風淫所勝則平以辛
凉佐以苦甘以甘緩之以酸寫之彼厥陰
在泉者其法與此大同而復有以辛散之
之一語耳無以酸寫之也熱淫所勝則平
以鹹寒佐以苦甘以酸收之彼少陰在泉
者其法與此大同而復有以苦發之之一
語耳濕淫所勝則平以苦熱佐以酸辛以
苦燥之以淡泄之彼太陰在泉者其法與

此大同而止有佐以酸淡與此佐以酸辛者少異但身半以上濕氣尚餘火氣復鬱鬱濕相薄則以苦溫甘辛之藥解表發汗候其體之如舊而止藥也火淫所勝則平以鹹冷佐以苦甘以酸收之以苦發之以酸復之與上熱淫所勝者同法蓋上爲君火而此爲相火也又與彼少陽在泉者同法但無以酸復之之一語耳燥淫所勝則平以苦溫佐以酸辛以苦下之彼陽明在泉者其法與此大同但彼則佐以甘辛而此則佐以酸辛耳寒淫所勝則平以辛熱佐以苦甘以鹹寫之彼太陽在泉者則復有以辛潤之以苦堅之之二語耳

帝曰善邪氣反勝治之奈何不能淫勝於他氣反爲不勝之氣爲邪以勝之

歧伯曰風司於地清反勝之治以酸溫佐以苦甘以辛平之厥陰在泉則風司於地謂五寅五申歲邪氣勝盛故先以酸寫佐以苦甘邪氣退則正氣虛故以辛補養而平之熱司於地寒反勝之治以甘熱佐以苦辛以鹹平之少陰在泉則熱司於地謂五卯五酉歲也先寫其邪而後平其正氣也濕司於地熱反勝之治以苦冷佐以鹹甘以苦平之太陰在泉則濕司於地謂五辰五戌歲也補寫之義餘氣皆同火司於地寒反勝之治以甘熱佐以苦辛以鹹平之少陽在泉則火司於地謂五巳五亥歲也燥司於地熱反勝之治以平寒佐以苦甘以酸平之以和爲利陽明在泉則寒司於地謂五子五午歲也燥之性惡熱而畏寒故以冷熱和平爲方治也寒司於地熱反勝之治以鹹冷佐以甘辛以苦平之太陽在泉則寒司於地謂五丑五未歲也此六氣方治與前淫勝法幷貫其云治者寫客邪之勝氣也云佐者皆所利所宜也云平者補已弱之正氣也

此言六氣在泉反爲邪氣所勝者而有治之之法也帝疑六氣在泉不能淫勝於他氣而反爲邪氣所勝治之必有其法伯言五寅五申之歲則厥陰在泉風司於地不

能勝土而反爲金氣之清者勝之故治以酸溫佐以苦甘候邪氣既退正氣尚虛則以辛補養而平之五卯五酉之歲則少陰在泉熱司於地不能勝金而反爲水氣之寒者勝之故治以甘熱佐以苦辛候邪氣既退而正氣尚虛則以鹹而平之五辰五戌之歲則太陰在泉濕司於地不能勝水而反爲風熱勝之則必治以苦冷佐以鹹甘候邪氣既退而正氣尚虛則以苦而平之五巳五亥之歲則相火司於地不能勝金而反爲水氣之寒者勝之則治法與熱司於地盡同也五子五午之歲則陽明在泉燥司於地不能勝木而反爲火氣之熱者勝之則治以平寒佐以苦甘候邪氣既退而正氣尚虛則以酸而平之蓋燥之性惡熱而畏寒故其治法如此而以和平爲

順利耳五丑五未之歲則太陽在泉寒司於地不能勝火而反爲濕熱勝之則治以鹹冷佐以甘辛候邪氣既退而正氣尚虛則以苦而平之

帝曰其司天邪勝何如岐伯曰風化於天清反勝之治以酸溫佐以甘苦巳亥歲也熱化於天寒反勝之治以甘溫佐以苦酸辛子午歲也濕化於天熱反勝之治以苦寒佐以苦酸丑未歲也火化於天寒反勝之治以甘熱佐以苦辛寅申歲也燥化於天熱反勝之治以辛寒佐以苦甘卯酉歲也寒化於天熱反勝之治以鹹冷佐以苦辛辰戌歲也

此言六氣司天反爲邪氣所勝者而有治之之法也凡巳亥之歲風化司天反爲金之清氣所勝則治以酸溫佐以甘苦者與風司於地者同而彼則又以辛平之也凡子午之歲熱化於天反爲水之寒氣所勝則治以甘溫佐以苦酸辛與熱司於地者彼治以甘熱而此以甘溫彼佐以苦辛而此以苦酸辛彼以鹹平之而此則不用也凡丑未之歲則濕化於天反爲火之熱氣所勝當治以苦寒佐以苦酸彼濕司於地者當治以苦冷佐以鹹甘以苦平之與此大異也凡寅申之歲則火化於天反爲水

之寒氣所勝當治以甘熱佐以苦辛與火司於地治以甘熱佐以苦辛者同而彼則有以鹹平之也凡卯酉之歲則燥化於天反爲火之熱氣所勝當治以辛寒佐以苦甘與燥司於地治以平寒佐以苦甘者小異而彼則有以酸平之以和爲利也凡辰戌之歲則寒化於天反爲火之熱氣所勝當治以鹹冷佐以苦辛與寒司於地治以鹹冷佐以甘辛者小異而彼則又以苦平之也

帝曰六氣相勝柰何先舉其用爲勝岐伯曰厥陰之勝耳鳴頭眩憒憒欲吐胃鬲如寒大風數舉倮蟲不滋胠脇氣并化而爲熱小便黃赤胃脘當心而痛上支兩脇腸鳴飧泄少腹痛注下赤白甚則嘔吐鬲咽不通五巳五亥歲也心下齊上謂之分胃鬲謂胃脘之上及大鬲之下風寒氣所生也氣并謂偏着一邊鬲咽謂食飲入而復出也少陰之勝心下熱善饑齊下反痛氣遊三焦炎暑至木迺津草迺萎嘔逆躁煩腹滿痛溏泄傳爲赤沃五子五午歲也沃沫也太陰之勝火氣內鬱瘡瘍於中流散於外病在胠脇甚則心痛熱格頭痛喉痺項強獨勝則濕氣內鬱寒

迫下焦。痛留頂互引眉間。胃滿。雨數至。燥化迺見。少腹滿。腰脽重強。內不便。善注泄。足下溫頭重。足脛胕腫。飲發於中。胕腫於上。五丑五未歲也。濕勝於上。則火氣內鬱。勝於中。則寒迫下焦。水溢河渠。則鱗蟲離水也。脽。謂臀肉也。不便。謂腰重內強直。屈伸不利也。獨勝。謂不兼鬱火也。胕腫於上。謂首面也。足脛腫。是火鬱所生也。○宋校正云。詳註云。水溢河渠。則鱗蟲離水也。王作此注。於經文無所解。又按太陰之復云。大雨時行。鱗見於陸。則此文於雨數至下。脫少鱗見於陸四字。不然。則王注無因爲解也。少陽之勝。熱客於胃。煩心。心痛。目赤。欲嘔。嘔酸。善饑。耳痛。溺赤。善驚。譫妄。暴熱消爍。草萎。水涸。介蟲迺屈。少腹痛。下沃赤白。五寅五申歲也。熱暴甚。故草萎水涸。陰氣消爍。介蟲金化也。火氣大勝。故介蟲屈伏。酸。醋水也。陽明之勝。清發於中。左胠脇痛。溏泄。內爲嗌塞。外發𤸷疝。大涼肅殺。華英改容。毛蟲迺殃。胸中不便。嗌塞而欬。五卯五酉歲也。大涼肅殺。金氣勝木。故草木華英爲殺氣損削。改易形容。而焦其上首也。毛蟲木化。氣不宜金。故金政大行。而毛蟲死耗也。肝木之氣。下主於陰。故大涼行。而𤸷疝發也。胸中不便。謂呼吸回轉。或痛或緩急而不利便也。氣太盛。故嗌塞而欬也。嗌。謂喉之下。接連胸中肺兩葉之間也。太陽之勝。凝凓且至。非時水冰。羽迺後化。痔瘧發。寒厥入胃。則內生心痛。陰中迺瘍。隱曲不利。互引陰股。筋肉拘苛。血脉凝泣。絡滿色變。或爲血泄。皮膚否腫。腹滿食減。熱反上行。頭項胸頂腦戶中痛。目如脫。寒入下焦。傳爲濡瀉。五辰五戌歲也。寒氣凌逼。陽不勝之。故非寒時而止水冰結也。水氣大勝。陽火不行。故諸羽蟲生化而後也。拘。急也。苛。重也。絡。絡脉也。太陽之氣。標在於巔。故熱反上行於頭也。以其脉起於目內眥。上額交巔上。入絡腦。還出別下項。故囟頂及腦戶中痛。目如欲脫也。濡。謂水利也。○宋校正云。甲乙經痔瘧頭項囟項及腦戶中痛目如脫。爲太陽經病。帝曰。治之柰何。岐伯曰。厥陰之勝。治以甘清。佐以苦辛。以酸瀉之。少陰之勝。治以辛寒。佐以苦鹹。以甘瀉之。太陰之勝。治以鹹熱。佐以辛甘。以苦瀉之。少陽之勝。治以辛寒。佐以甘鹹。以甘瀉之。陽明之勝。治以酸溫。佐以辛甘。以苦泄之。太陽之勝。治以甘熱。佐以辛酸。以鹹瀉

之六勝之至皆先歸其不勝已者之故。不勝者當先瀉之以通其道，次瀉所勝之氣，令其退釋也。治諸勝而不瀉遣之，則勝氣浸盛內生諸病也。○宋校正云：詳此爲治皆先瀉其不勝而後瀉其來勝。獨太陽之勝治以甘熱爲異，疑甘字苦之誤也。若云治以苦熱，則六勝之治皆一貫也。

此言六氣正勝各有天時民病而有治之之法也。凡巳亥之歲則厥陰司天而其所勝之民病爲耳鳴爲頭眩爲憒憒欲吐爲胃鬲間如有寒氣及大風數舉則倮蟲不滋，以木勝土也。其民病又爲胠脇氣并化而爲熱爲小便黃赤爲胃脘當心而痛爲上支兩脇亦痛爲腸鳴爲飧泄爲少腹痛爲注下赤白甚則爲嘔吐爲鬲咽不通也。

凡子午之歲則少陰司天而其所勝之民病爲心下熱爲善饑爲臍下反痛爲氣遊三焦及炎暑已至則木迺流津，火迫汁出，草乃萎。民病爲嘔逆爲躁煩爲腹滿而痛爲溏泄及傳爲赤沃也。凡丑未之歲則太陰司天而其所勝之民病爲火氣內鬱其瘡瘍自中而流散於外爲病在胠脇甚則爲心痛爲熱格爲頭痛爲喉痺爲項強惟土邪獨勝則濕氣內鬱爲寒迫下焦爲痛留於項而互引於眉間爲胃滿及雨數至之後則燥化迺見民病又爲少腹滿爲腰脽髀肉重而強爲內不便爲善注泄爲足下溫爲頭重爲足脛胕腫爲飲發於中爲胕腫連及於上也。凡寅申之歲則少陽司天而其所勝之民病爲熱客於胃爲煩心爲心痛爲目赤爲欲嘔嘔酸爲善饑爲耳痛爲溺赤爲善驚爲譫妄爲暴熱消爍及草萎水涸介蟲乃屈，火勝金也。民病又爲少腹痛爲下沃赤白且凡卯酉之歲則陽明司天而其所勝之民病爲清冷發於中爲左胠脇痛爲溏泄爲內則嗌塞爲外發㿗疝及大涼肅殺華英改容則毛蟲迺殃，金勝木也。民病又爲胸中不便爲嗌塞而欬且凡辰戌之歲則太陽司天而其所勝之天時氣候凝栗且至水冰不以其時羽物迺後時而化，水勝火也。民病爲痔爲瘧爲發寒厥而入之於胃則內生心痛爲陰中迺瘍而隱曲不利爲互引陰股爲筋肉拘苛爲血脉凝濇爲絡脉色變爲血泄爲皮膚否腫爲腹滿食減爲熱反上行頭項囟頂腦戶中痛爲目如脫爲寒入下焦傳爲濡瀉也。然所以治之者亦惟以六勝

之至皆先以不勝者寫之而後寫其來勝故厥陰之勝治以甘清佐以苦辛少陰之勝治以辛寒佐以苦鹹太陰之勝治以鹹熱佐以辛甘少陽之勝治以辛寒佐以甘鹹陽明之勝治以酸溫佐以辛甘太陽之勝治以甘熱佐以辛酸凡此皆以已所不勝者寫之也。蓋治諸勝而不先寫之則勝氣浸盛內生諸病故耳。又厥陰以酸寫之少陰以甘寫之太陰以苦寫之少陽以甘寫之陽明以苦泄之太陽以鹹寫之凡此皆所以後寫其往勝之本氣也。

帝曰六氣之復何如復謂報復報其勝也。凡先有勝後必復。○宋校正云：玄珠云六氣分正化對化厥陰正司於亥對化於巳少陰正司於午對化於子太陰

正司於未對化於丑少陽正司於寅對化於申陽明正司於酉對化於卯太陽正司於戌對化於辰正司化令之實對司化令之虛對化勝而有復正化勝而不復此註云凡先有勝後必復似未然。岐伯曰悉乎哉問也厥陰之復少腹堅滿裏急暴痛偃木飛沙倮蟲不榮厥心痛汗發嘔吐飲食不入入而復出筋骨掉眩清厥甚則入脾食痺而吐。裏腹脇之中也木偃沙飛風之大也風爲木勝故土不榮氣厥謂氣衝胸脇而夌及心也胃受逆氣而上攻心痛也痛甚則汗發泄掉謂肉中動也清厥手足冷也食痺謂食已心下痛陰陰然不可名也不可忍也吐

出乃止此爲胃氣逆而不下流也食飲不入入而復出肝乘脾胃故令爾也衝陽絕死不治。衝陽胃脉氣也少陰之復燠熱內作煩躁鼽嚏少腹絞痛火見燔焫嗌燥分注時止氣動於左上行於右欬皮膚痛暴瘖心痛鬱冒不知人迺灑淅惡寒振慄譫妄寒已而熱渴而欲飲少氣骨萎隔腸不便外爲浮腫噦嗌赤氣後化流水不冰熱氣大行介蟲不福病疿胗瘡瘍癰疽痤痔甚則入肺欬而鼻淵。火熱之氣自小腸從齊下之左入大腸上行至左腸甚則上行於右而入肺故動於左上行於右皮膚痛也分注謂大小俱下也骨萎言骨弱無力也隔腸謂腸如隔絕而不便瀉也寒熱甚則然陽明先勝故赤氣後化流水不冰少陰之本司於地也在人之應則冬脉不凝若高山窮谷已是至高之處水亦當冰平下川流則如經矣火氣內蒸金氣外拒陽熱內鬱故爲疿胗瘡瘍胗甚亦爲瘡也熱少則外生疿胗熱多則內結癰痤小腸有熱則戶外爲痔其復熱之變皆病於身後及外側也瘡瘍疿胗生於上癰疽痤痔生於下反其處者皆爲逆也天府絕死不治。天府肺脉氣也○宋校正云上文少陰司天熱淫所勝尺澤絕死不治少陽司天火淫所勝天府絕死不治此云少陰之復天府絕死不

治下文少陽之復尺澤絕死不治文如相反者蓋尺澤天府俱手太陰脉之所發動故此互文也太陰之復濕變迺舉體重中滿食飲不化陰氣上厥胸中不便飲發於中欬喘有聲太雨時行鱗見於陸頭頂痛重而掉瘛尤甚嘔而密默唾吐清液甚則入腎竅瀉無度。濕氣內逆寒氣不行太陽上流故爲是病頭頂痛重則腦中掉瘛尤甚腸胃寒濕熱無所行熏灼胸府故胸中不便食飲不化嘔而密默欲靜定也喉中惡冷故唾吐冷水也寒氣易位上入肺喉則息道不利故欬喘而喉中有聲也水居平澤則魚遊於市頭頂囟痛女人亦

兼痛於眉間也。○宋校正云：上文太陰在泉頭痛項似拔，又太陰司天云頭項痛，項疑當作項。大谿絕死不治。大谿腎脉氣也。少陽之復，大熱將至，枯燥燔爇，介蟲乃耗，驚瘛欬衄，心熱煩燥，便數憎風，厥氣上行，面如浮埃，目乃瞤瘛，火氣內發，上爲口麋，嘔逆血溢血泄，發而爲瘧，惡寒鼓慄，寒極反熱，嗌絡焦槁，渴引水漿，色變黃赤，少氣脉萎，化而爲水，傳爲胕腫，甚則入肺，欬而血泄。火氣專暴，枯燥草木，燔焫自生，故燔爇也。火內熾，故驚瘛

欬衄。心熱煩燥，便數憎風也。火炎於上，則庶物失色，故如塵埃浮於面，而目瞤動也。火爍於內，則口舌糜爛，嘔逆及爲血溢血泄。風火相薄，則爲溫瘧。氣蒸熱化，則爲水病，傳爲胕腫。胕謂皮肉俱腫，按之陷下，泥而不起也。如是之證，皆火氣所生也。尺澤絕死不治。尺澤肺脉氣也。陽明之復，清氣大舉，森木蒼乾，毛蟲乃厲，病生胠脇，氣歸於左，善太息，甚則心痛否滿，腹脹而泄，嘔吐欬噦，煩心，病在鬲中，頭痛，甚則入肝，驚駭筋攣。殺氣大舉，木不勝之，故蒼青之葉不及黃而乾燥也。厲謂疵厲疾疫死也。淸甚於內，熱鬱於外，故也。大衝絕死

不治。大衝肝脉氣也。太陽之復，厥氣上行，水凝雨冰，羽蟲乃死，心胃生寒，胸中不利，心痛否滿，頭痛善悲，時眩仆，食減，腰脽反痛，屈伸不便，地裂冰堅，陽光不治，少腹控睪，引腰脊，上衝心，唾出清水，及爲噦噫，甚則入心，善忘善悲。雨冰謂雹也。寒而遇雹，死亦其宜。寒化於地，其上復土，故地體分裂，水積水堅，久而不釋，是陽光之氣不治，寒凝之物也。太陽之復，與不相持，上濕下寒，火無所往，心氣內鬱，熱由是生。火熱內燔，故生斯病。○宋校正云：詳註云與不相持，不字疑作土。神門絕死

不治。神門真心脉氣。帝曰：善。治之奈何？復氣倍勝，故先問以治之。岐伯曰：厥陰之復，治以酸寒，佐以甘辛，以酸瀉之，以甘緩之。不大緩之，夏猶不已。復重於勝，故治以辛寒也。少陰之復，治以鹹寒，佐以苦辛，以甘瀉之，以酸收之，以苦發之，以鹹耎之。不大發汗，以寒攻之，持至仲秋，熱內伏結而爲心熱，少氣少力而不能起矣。熱伏不散，歸於骨也。太陰之復，治以苦熱，佐以酸辛，以苦瀉之，燥之泄之。不燥泄之，久而爲身腫腹滿，關節不利，腨及伏兎怫滿內作，膝腰脛內側附腫病。少陽之復，

治以鹹冷，佐以苦辛，以鹹耎之，以酸收之，辛苦發之。發不遠熱，無犯溫涼。少陰同法。不發汗以奪盛陽，則熱內淫於四支，而為解㑊不可名也。謂熱不甚，謂寒不甚，謂強不甚，謂弱不甚，不可以名言，故謂之解㑊。麄醫呼為鬼氣惡病也。久久不已，則骨熱髓涸齒乾，乃為骨熱病也。發汗奪陽，故無留熱，故發汗者，雖熱生病夏月，及差亦用熱藥以發之。當春秋時，縱火熱盛，亦不得以熱藥發汗，汗不發而藥熱內甚，助病為瘧，逆犯神靈，故曰無犯溫涼。少陰氣熱，為瘀則同，故云與少陰同法也。數奪其汗，則津液竭涸，故以酸收，以鹹潤也。○宋校正云：六元正紀大論云：發表不遠熱。陽明之復，治以辛溫，佐

以苦甘，以苦泄之，以苦下之，以酸補之。泄，謂滲泄汗及小便湯浴，皆是也。秋分前後則亦發之，春有勝則依勝法，或不已，亦湯漬和其中外也。怒復之後，其氣皆虛，故補之以安全其氣，餘復治同。大陽之復，治以鹹熱，佐以甘辛，以苦堅之。不堅則寒氣內變，止而復發，發而復止。綿歷年歲，生大寒疾。

此言六氣正復各有天時民病而有治之之法也。復者，王冰以為凡先有勝後必有復，正合後第四節有勝則復無勝則否之義。新校正以為六氣分正化對化，厥陰正司於亥，對化於巳；少陰正司於午，對化於子；太陰正司於未，對化於丑；少陽正司於寅，對化於申；陽明正司於酉，對化於卯；太陽正司於戌，對化於辰；正司化令之實，對司化令之虛，對化勝而有復，正化勝而不復。指王註為未然。愚以第十七節復已而勝，不復則害觀之，凡有所勝者必有復也。厥陰之復，民病為少腹堅滿，為裏急暴痛。時則偃木飛沙，倮蟲不榮，以風氣盛而木侮土也。民病又為厥心痛，為汗，為發嘔吐，飲食不入，入而復出，為筋骨掉眩，為清厥，甚則邪氣入脾，食痺而吐。衝陽者，足陽明胃經之穴，在足跗上五寸，若此脉氣絕，則死不治矣。少陰之復，火盛而燠熱內作，為煩躁，為鼽，為嚏，為少腹絞痛，乃火盛極而成燔焫，為嗌燥，為大小分注而時止，為火熱之氣自小腹從臍下之左入大腹，上行至左脇，上行於右，而入肺，以成欬及皮膚

痛也。為暴瘖，為心痛，為鬱冒不知人，遂洒灑淅惡寒振慄，為譫妄，為寒已而熱，為渴而欲飲，為少氣，為骨痿，為隔腸不便，為外成浮腫，為噦，為噫，及赤氣後化，流水不冰，而熱氣大行，則介蟲不復。火行金也，民病為疿疹，為瘡瘍，為癰疽，為痤，為痔，甚則入肺，為欬，為鼻淵也。天府者，手太陰肺經之穴，若此脉氣絕，則死不治矣。太陰之復，濕變迺舉，民病為體重，為中滿，為食飲不化，為陰氣上厥，為胸中不便，為飲發於中，為欬喘有聲，及大雨時行，則鱗見於陸，為頭項痛重而掉瘛尤甚，為嘔而密默靜不敢言，為唾吐清液，甚則邪氣入於腎，竅其寫無度也。太谿者，足少陰腎經之穴，若此脉氣絕，則死不治矣。少陽之復，大熱將至，枯燥燔爇，介蟲迺耗，火乘金也。民病為驚瘛

為欬為衄為心熱為煩燥為便數為憎風為厥氣上行為面如浮埃為目瞤瘛為火氣內發則上為口糜為嘔逆為血溢為血泄為發而為瘧惡寒鼓慄寒極反熱為嗌絡焦槁渴引水漿為色變黃赤為少氣為脉痿為氣蒸熱化則為水病傳為胕腫甚則邪氣入肺為欬而血泄也尺澤者手太陰肺經之穴若此脉氣絕則死不治矣陽明之復清氣大舉森木蒼乾毛蟲乃厲金勝木也其民病為病生胠脇氣歸於左為善太息甚則為心痛為否滿腹脹而泄為嘔苦為欬為噦為煩心為病在鬲中為頭痛甚則入肝為驚駭為筋攣也太衝者足厥陰肝經之穴若此脉氣絕則死不治矣太陽之復則寒氣上行水凝雨冰羽蟲乃死水勝火也民病為心胃生寒為胸中不

利為心痛為否滿為頭痛為善悲為不時眩仆為食減為腰脽反痛屈伸不便及地裂冰堅則陽光不治民病為少腹控睪丸引腰脊以上衝心為唾出清水及為噦噫甚則入心為善忘為善悲神門者手少陰心經之穴若此脉氣絕則死不治矣然所以治之者厥陰之復治以酸寒佐以甘辛內用酸者所以寫之也用甘者所以緩之也少陰之復治以鹹寒佐以苦辛以甘寫之以酸收之內用辛苦者所以發之也用鹹者所以耎之也太陰之復治以苦熱佐以酸辛內用苦者所以寫之燥之泄之也少陽之復治以鹹冷佐以苦辛以鹹耎之以酸收之其用辛苦者所以發其汗也然其發表者必其勝熱若已溫凉則無所犯蓋溫凉不必汗也且數奪其汗則津液

竭潤故以酸收鹹耎也彼少陰為君火而此少陽為相火其治法大略同耳陽明之復治以辛溫佐以苦甘以苦泄之內用苦者所以下之也又用酸者所以補之也太陽之復治以鹹熱佐以甘辛又用苦者所以堅之也

治諸勝復寒者熱之熱者寒之溫者清之清者溫之散者收之抑者散之燥者潤之急者緩之堅者耎之脆者堅之衰者補之強者瀉之各安其氣必清必靜則病氣衰去歸其所宗此治之大體也

太陽氣寒少陰少陽氣熱厥陰氣溫陽明氣清太陰

氣濕有勝復則各倍其氣以調之故可使平也宗屬也謂不失理則餘之氣自歸其所屬少之氣自安其所居勝復衰已則各補養而平定之必清必靜無妄撓之則六氣循環五神安泰若運氣之寒熱治之平之亦各歸司天地氣也

此總結言治勝復之大體也凡治諸勝復太陽氣寒則寒者熱之少陰少陽氣熱則熱者寒之厥陰氣溫則溫者清之陽明氣清則清者溫之太陰氣濕則濕者燥之其正氣散者收之其邪氣抑者散之燥者潤之急者緩之堅者耎之脆者堅之衰者補之強者寫之凡此皆所以各安其氣也又必清靜善養則病氣衰去而各歸其宗矣

此乃治勝復之大體也

帝曰氣之上下何謂也。岐伯曰身半以上其氣三矣。天之分也。天氣主之。身半以下其氣三矣。地之分也。地氣主之。以名命氣。以氣命處。而言其病。半。所謂天樞也。身之半。正謂齊中也。或以腰爲身半。是以居中爲義。過天中也。中原之人。悉如此矣。當伸臂指天。舒足指地。以繩量之。中正當齊也。故又曰半。所謂天樞也。天樞正當齊兩傍。同身寸之二寸也。其氣三者。假如少陰司天。則上有熱中。有太陽兼之三也。六氣皆然。司天者其氣三。司地者其氣三。故身半以上三氣。身半以下三氣也。以名言其氣。以氣言其處。以氣處寒熱而言其病之形證也。

則如足厥陰氣居足及股脛之內側。上行於少腹循脇。足陽明氣在足之上䯒之外股之前。上行腹齊之傍。循胸乳上面。足太陽氣起於目上額絡頭下項背過腰橫過髀樞股後下行入膕貫腨出外踝之後。足小指外側。足太陰氣循足及股脛之內側。上行腹脇之前。足少陰同之。足少陽氣循脛外側。上行腹脇之側。循頰耳至目銳眥在首之側。此足六氣之部主也。手厥陰少陰太陰氣從心胸橫出循臂內側至中指小指大指之端。手陽明少陽太陽氣並起手表。循臂外側上肩及甲上頭。此手六氣之部主也。欲知病診。當隨氣所在以言之。當陰之分冷病歸之。當陽之分熱病歸之。故勝復之作。先言病生寒熱者。必依此物理也。○六微旨大論云。天樞之上。天氣主之。天樞之下。地氣主之。氣交之分。人氣從之。故上勝而下俱病者。以地名之。下勝而上俱病者。以天名之。彼氣既勝。此未能復。抑鬱不暢而無所行。進則困於讐嫌。退則窮於拂塞。故上勝至則下與俱病。上勝下病。地氣鬱也。故從地鬱以名地病。下勝上病。天氣塞也。故從天塞以名天病。夫以天名者。方順天氣爲制。逆地氣而攻之。以地名者。方從天氣爲制。則可假如陽明司天。少陰在泉。上勝而下俱病者。是拂於下而生也。天氣正勝。天可逆之。故順天之氣。方同清也。少陰等司天上下勝同法。○六元正紀大論云。上勝則天氣降而下。下勝則地氣遷而上。此之謂也。所謂勝至。報氣屈伏而未發也。復至則不以天地

異名。皆如復氣爲法也。勝至未復而病生。以天地異名爲式。復氣已發則所生無問上勝下勝。悉皆依復氣爲病寒熱之主也。

此言人氣之上下。合於司天在泉之分。而上下爲病者。其治法復與勝同也。帝疑六氣之在人身分爲上下。伯言身半以上爲天。其氣有三。少陰君火應心與小腸。陽明燥金應肺與大腸。少陽相火應三焦與心包絡。乃天之分也。主天之氣主之。身半以下爲地。其氣亦有三。太陰濕土應脾與胃。厥陰風木應肝與膽。太陽寒水應腎與膀胱。乃地之分也。主地之氣主之。以少陰陽明等名而命其氣。以氣而命其心與小腸肺與大腸等處。凡各經之病。可以指而言之。夫所謂半者。即天樞穴以爲界也。故上

部勝而勝之下有病者即以地分名之下部勝而勝之上有病者即以天分名之此上勝則一復下勝則上復亦猶之天地也治法何如所謂勝至之時特報氣屈伏而未發耳至於報復一至則不分在天在地之異名而其治勝之法一如治復之法故上文曰凡治諸勝復者寒者熱之熱者溫之溫者清之清者溫之一十二句乃治法之大體也

帝曰勝復之動時有常乎氣有必乎岐伯曰時有常位而氣無必也雖位有常而發動有無不必定之也帝曰願聞其道也岐伯曰初氣終三氣天氣主之勝之常也四氣盡終氣地氣主之復之常也有勝則復無勝則否

此言勝復之時有常位而其氣之有無不可必也蓋自初氣以至三氣司天之氣主之太過則勝其所勝不及則不勝來勝此勝之常也自四氣以至終氣在泉之氣主之則子爲母復之復之常也此其時之有常位也但有勝則復無勝則不復此又氣不可必者如此

帝曰善復已而勝何如岐伯曰勝至則復無常數也衰迺止耳勝微則復微故復已而又勝勝甚則復甚故復已則

少有再勝者也假有勝者亦隨微甚而復之爾然勝復之道雖無常數至其衰謝則勝復皆自止也復已而勝不復則害此傷生也有勝無復是復氣已衰衰不能復是天眞之氣已傷敗甚而生意盡

此言勝之不可以無復復之不可以無勝皆自其氣衰而止也帝承上文而言有勝則復無勝則不復但復之既已而彼之勝氣又當何如也伯言始而勝至則復其勝甚則復甚勝微則復微無常數也至於其勝氣之衰乃止耳然復已而勝者則勝氣又必復之若不復之則天時循環之氣雖有必然而人身藏府之氣不能相繼此其傷生必矣運氣全書云天地之氣亦行勝復故經曰初氣終三氣天氣主之勝之常也四氣盡終氣地氣主之復之常也蓋勝至則復復已而勝故無常氣乃止復而不勝則是生氣乃絕故曰傷生也

帝曰復而反病何也岐伯曰居非其位不相得也大復其勝則主勝之故反病也捨巳宮觀適於他邦巳力巳衰主不相得怨隨其後唯便是求故力極而復主反襲之反自病者也所謂火燥熱也少陽火也陽明燥也少陰熱也少陰少陽在泉爲火居水位陽明司天爲金居火位金復其勝則火主勝之火復其勝則水主勝之餘氣勝復則無主勝之病氣也故又曰所謂火燥熱也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夫

氣之勝也。微者隨之，甚者制之。氣之復也，和者平之，暴者奪之。皆隨勝氣，安其屈伏，無問其數，以平為期。此其道也。

隨，謂隨之。安，謂順勝氣以和之也。制，謂制止。平，謂平調。奪，謂奪其勝氣也。治此者，不以數之多少，但以氣平和為準度爾。

此言復之所以反病而有治之之法也。帝問勝者復之，則必能勝之矣。然復之而反有所病者何也。伯言復氣之所居者，已非其位，則彼此之氣不相得，而又大復其勝，則主氣反來勝之，所以復氣之反病也。郎如少陽為相火，陽明為燥金，少陰為暑熱，今少陰少陽在泉，則火居水位，陽明司天，則金居火位，故火復其勝，則水主勝之，金

復其勝，則火主勝之。此正居非其位，氣不相得，而火復其勝，則主反勝之之謂。下節有曰：主勝逆者是也。故治之者，方其氣之勝也，勝微則隨其氣而調之，勝甚則即所畏以制之，及其氣之復也，復氣之和者，則平調之，復氣之暴者，則即其盛而奪之。皆隨勝復之勝氣，以使之屈伏，不必問其數之多寡，而惟至於病氣之平焉斯已矣。

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折之，不足者補之，佐以所利，和以所宜，必安其主客，適其寒溫，同者逆之，異者從之。

高者抑之，制其勝也。下者舉之，濟其弱也。有餘者折之，屈其銳也。不足者補之，全其

氣也。雖制，彊者弱而勢主須安，一氣失所，則矛楯更作，搆替互[illegible]各得其便，不相得志，內淫外併，而危敗之由作矣。同，謂寒熱溫清氣相比和者。異，謂水火金木土不比和者。氣相得者，則逆所勝之氣以治之；不相得者，則順所不勝氣以治之。治火勝負，欲益者以其味，欲瀉者亦以其味。勝與不勝，皆折其氣也。何者？以其性躁動也。治熱亦然。

然所以治之者，大約病在高者則抑而下之，病在下者則舉而升之。李東垣云：高者抑之，非高者固當抑也，以其本下而失之太高，故抑之而使下。若本高何抑之有。下者舉之，非下者固當舉之也，以其本高而失之太下，故舉而使之高，若本下何舉之有。病為邪氣有餘，則折之；病為正氣不足，則補之。佐以所利，和以所宜，必使主客各

安，而寒溫相適。寒熱溫清，與民病之氣相同者，則逆而正治之；不相得而異者，則異者從治之。此其治主客之大體也。

帝曰：氣有多少，病有盛衰，治有緩急，方有大小，願聞其約奈何？岐伯曰：氣有高下，病有遠近，證有中外，治有輕重，適其至所為故也。

藏位有高下，府氣有遠近，病證有表裏，藥用有輕重，調其多少，和其緊慢，令藥氣至病所為故，勿太過與不及也。

大要曰：君一臣二，奇之制也；君二臣四，偶之制也；君二臣三，奇之制也；君三臣

六偶之制也。奇謂古之單方，偶謂古之複方也。單複一制，皆有小大，故奇方云君一臣二、君二臣三，偶方云君二臣四、君三臣六也。病有小大，氣有遠近，治有輕重，所宜故云制也。故曰：近者奇之，遠者偶之，汗者不以奇，下者不以偶，補上治上制以緩，補下治下制以急，急則氣味厚，緩則氣味薄，適其至所，此之謂也。汗藥不以偶方，氣不可以外發泄；下藥不以奇制，藥毒攻而致過。治上補上方迅急，則止不住而迫下；治下補下方緩慢，則滋道路而力又微。制急方而氣味薄，則力與緩等；制緩方而氣味厚，則勢與急同。如是為緩不能緩，急不能急，厚而不厚，薄而不薄，則大小非制，輕重無度，則虛實寒熱藏府紛撓，無由致理，豈神靈而可望安哉。

病所遠而中道氣味之者，食而過之，無越其制度也。假如病在腎，而心之氣味飼而令足，仍急過之，不飼以氣味。腎藥凌心，心復益衰。餘上下遠近不同。是故平氣之道，近而奇偶，制小其服也；遠而奇偶，制大其服也。大則數少，小則數多。多則九之，少則二之。湯丸多少，凡如此也。遠謂府藏之位也。心肺為近，肝腎為遠，脾胃居中。三陽胞脏膽，亦有遠近。身三分之上為近，下為遠也。或識見高遠，權以合宜，方奇而分兩偶，方偶而分兩奇。如是者，近而偶制，多數服之；遠而奇制，少數服之。則肺服九，心服七，脾服五，肝服三，腎服一，為常制矣。故曰：小則數多，大則數少。○宋校正云：詳註云三陽胞脏膽，一本作三腸胞脏膽。再詳三陽無義，三腸亦未為得。腸有大小，并脏腸為三。今已云胞脏，則不得云三腸，三當作二。○脏，之力切。奇之不去則偶之，是謂重方。偶之不去則反佐以取之，所謂寒熱溫涼反從其病也。方與其重也寧輕，與其毒也寧善，與其大也寧小。是以奇方不去，偶方主之；偶方病在，則反其一佐，以同病之氣而取之也。夫熱與寒背，寒與熱違。微小之熱為寒所折，微小之冷為熱所消。甚大寒熱，則必能與違性者爭雄，能與異氣者相格。聲不同不相應，氣不同不相合。如是則且

懼而不敢攻之，攻之則病氣與藥氣抗衡，而自為寒熱，以開閉固守矣。是以聖人反其佐，以同其氣，令聲氣應合，復令寒熱參合，使其終異始同，凌潤而敗堅，剛強必折，柔脆同消爾。○脆，須醉切。

此言約方之法，不越奇偶，而必當曲盡其制也。帝承上文而問陰陽之氣有多有少，故民病有盛有衰，而治之者有緩有急，其方宜有大有小也。約方之法柰何。靈樞禁服篇云：夫約方者，猶約囊，滿而弗約則輸泄，方成弗約則神與弗俱。伯言陰陽之氣，歲有司天在泉，則有高有下也。民病有藏府在上為近，藏府在下為遠，其證候有中有外，治法有輕有重，但使藥力適其所至之所，以復其舊耳。故制方之大要，不過奇

偶二法而已。蓋主病之爲君。佐君之爲臣。君用其一而臣佐以二。君用其二而臣佐以三。是數在三五皆奇之制也。君用其二而臣佐以四。君用其二而臣佐以六。是數在六八皆偶之制也。正文君三臣六之三字當作二字。故病在上者謂之近。近則不必數之多。宜以奇方用之。然欲以取汗。則不以奇而以偶。蓋非偶不足以發散也。觀此則近者奇之。爲不足而補。而汗者不以奇爲有邪而治之也。病在下者謂之遠。遠則不可數之少。宜以偶方用之。然欲以下利。則不以偶而以奇。蓋非奇不足以專達也。觀此則遠者偶之。爲不足而補。而下者不以偶爲有邪而治之也。但補上治上其制用緩。非緩則及於下矣。故緩則用其氣味之薄者。使適其所至之所以復其故耳。補下治下其制用急。非急則滯於上矣。故急則用其氣味之厚者。使適其所至之所以復其舊耳。彼病所遠而藥食氣味止於中道。則累及其中。即如腎之藥食入心。則心反爲腎藥所凌也。當食之而過此中道。無越制度。自然能至遠所矣。是故平氣之道。凡在上而近者。或奇以補之。或偶以汗之。惟其近則制宜小。小則數宜多。多則可以味至於九也。凡在下而遠者。或偶以補之。或奇以下之。惟其遠則制宜大。大則數宜少。少則可以味止於二也。此則病有遠近。故不分奇偶。而大約小以治上。大[illegible]下。如此。若奇偶之制。則奇之數少。[illegible]之數多而小者。又其大體然也。然[illegible]也。寧小。與其重也寧輕。與其毒也[illegible]始也。用奇。奇之不去。則偶之。是謂之重方。

也。後世謂之複方。即後之[illegible]者並治也。其既也用偶。偶之不去。則[illegible]佐以取之。所謂反其佐以取之者。[illegible]寒熱溫涼。反有同於病之寒熱溫[illegible]其性而利導之。即後之所謂從者反治也。此又奇偶先後之用。曲盡其妙者如此。

李東垣七方圖

大 君一臣三佐九。制之大也。遠而奇偶。制大其服也。大則數少。少則二之。腎肝位遠。服湯散不能頻而多。

小 君一臣二。制之小也。近而奇偶。制小其服也。小則數多。多則九之。心肺位近。服湯散不厭頻而少。

緩 補上治上制以緩。緩則氣味薄。治主以緩。緩則治其本。

急 補下治下制以急。急則氣味厚。治客以急。急則治其標。

奇 君一臣二。奇之制也。君二臣三。奇之制也。陽數奇。

偶 君二臣四。偶之制也。君二臣六。偶之制也。陰數偶。

複 奇之不去則偶之。是爲重方也。

帝曰。善。病生於本。余知之矣。生於標者。治之奈何。岐伯曰。病反其本。得標之病。治反其本。得標之方。言少陰太陽之二氣。餘四氣標本同。

此言治標之病。其方即治本者而推之也。標本之義至廣至詳。有天地運氣之標本。有人身藏府之標本。有病體之標本。有治法之標本。天元紀大論曰。子午之歲上見

少陰丑未之歲上見太陰寅申之歲上見
少陽卯酉之歲上見陽明辰戌之歲上見
太陽巳亥之歲上見厥陰少陰所謂標也
厥陰所謂終也蓋言子丑卯辰巳申之歲
爲對化對司化令之虛謂之曰標午未酉
戌亥寅之歲爲正化正司化令之實謂之
曰終又曰厥陰之上風氣主之少陰之上
熱氣主之太陰之上濕氣主之少陽之上
相火主之陽明之上燥氣主之太陽之上
寒氣主之所謂本也是謂六元蓋言三陰
三陽爲標寒暑燥濕風火爲本也又六微
旨大論曰少陽之右陽明治之陽明之右
太陽治之太陽之右厥陰治之厥陰之右
少陰治之少陰之右太陰治之太陰之右
少陽治之此所謂氣之標蓋南面而待之
也少陽之上火氣治之中見厥陰陽明之

上燥氣治之中見太陰太陽之上寒氣治
之中見少陰厥陰之上風氣治之中見少
陽少陰之上熱氣治之中見太陽太陰之
上濕氣治之中見陽明所謂本也本之下
中之見也見之下氣之標也本標不同氣
應異象蓋言三陰三陽爲治之氣皆所謂
六氣之標也少陽之上十八句其火燥風
寒熱濕爲治之氣皆所謂六氣之本也其
中見之氣乃六氣之中氣也通前六氣之
標言之則本居上標居下中氣居本標之
中故曰本之下中之見也見之下氣之標
也然中氣者三陰三陽各猶夫婦之配合
相守而人之藏府經脉皆應之故少陽本
標之中見厥陰厥陰本標之中見少陽而
互爲中氣相守則人之膽與三焦爲少陽
經亦絡肝與心包之厥陰經而肝與心包

又絡膽與三焦而互交也陽明本標之中
見太陰太陰本標之中見陽明而互爲中
氣相守則人之胃與大腸爲陽明經亦絡
脾肺之太陰經而脾肺又絡胃與大腸經
而互交也太陽本標之中見少陰少陰本
標之中見太陽而互爲中氣相守則人之
膀胱小腸爲太陽經亦絡腎與心之少陰
經而腎與心又絡小腸膀胱而互交也本
標不同氣應異象者謂太陽少陰二氣也
太陽之上寒氣治之是標陽本寒不同其
氣應則太陽所至爲寒生中爲溫而寒溫
異象也少陰之上熱氣治之是標陰本熱
不同其氣應則少陰所至爲熱生中爲寒
而熱寒異象也此乃天地運氣之標本也
又標本病傳論及靈樞病本篇皆以先病
爲本後病爲標推中滿小大便不利二病

或爲本或爲標皆不分標本而先治其標
其餘百病皆先治其本也此乃病體先後
分標本也又湯液醪醴論曰病爲本工爲
標此以病人醫人分標本也此節所謂本
者蓋以風寒暑濕燥火爲本也所謂標者
以三陰三陽爲標也如天之本在風標在
厥陰則人之病在肝而厥陰之中見少陽
則又在於膽天之本在火標在少陽則人
之病在膽而少陽之中見厥陰則又在於
肝故病生於本似易知而治標之方則難
光殊不知病自本始則知標病之所由來
也治之者亦即其本而推之則得標之所
以立其方矣假如本在於風則標之方
亦在於風耳大義又見下文之下節

帝曰善六氣之勝何以候之岐伯曰乘其至

流於膽。熱氣大來，火之勝也。金燥受邪，肺病生焉。流於廻腸大腸。○宋校正云：詳註云廻腸大腸，按甲乙經廻腸即大腸也。寒氣大來，水之勝也。火熱受邪，心病生焉。流於三焦小腸。濕氣大來，土之勝也。寒水受邪，腎病生焉。流於膀胱。風氣大來，木之勝也。土濕受邪，脾病生焉。流於胃。所謂感邪而生病也。外有其氣而內惡之，中外不喜，因而遂病，是謂感也。乘年之虛，則邪甚也。年木不足，外有清邪。年火不足，

外有寒邪。年土不足，外有風邪。年金不足，外有熱邪。年水不足，外有濕邪，是年之虛也。歲氣不足，外邪奏甚也。失時之和，亦邪甚也。六氣臨統，與位氣相尅，感之而病，亦隨所不勝而與內藏相應，邪復甚也。遇月之空，亦邪甚也。謂上弦前，下弦後，月輪中空也。重感於邪，則病危矣。年已不足，邪氣大至，是一感也。年已不足，天氣尅之，此時感邪，是重感也。內氣召邪，天氣不祐，欲病之不危，可乎。有勝之氣，其必來復也。天地之氣，不能相無，故有勝之氣，其必來復也。帝曰：其脈至何如？岐伯曰：厥陰之至其脈弦。耎虛而滑，端直以長，是謂弦。實而強則病，不實而微亦病，不端直長亦病，

不當其位亦病，位不能弦亦病。少陰之至其脈鈎。來盛去衰，如偃帶鈎，是謂鈎。來不盛去反盛則病，來盛去盛亦病，來不盛去不盛亦病，不當其位亦病，位不能鈎亦病。太陰之至其脈沈。沈，下也。按之乃得下諸位脈也。沈甚則病，不沈亦病，不當其位亦病，位不能沈亦病。少陽之至大而浮。浮，高也。大，謂稍大諸位脈也。大甚則病，浮而不大亦病，大而不浮亦病，不大不浮亦病，不當其位亦病，位不能大浮亦病。陽明之至短而濇。往來不利是謂濇也。往來不遠是謂短也。短甚則病，濇甚則病，不短不濇亦病，不當其位亦病，位不能短濇亦病。太陽之至大而長。往來遠是謂長。大甚則病，長甚則病，長而不大亦病，

大而不長亦病，不當其位亦病，位不能長大亦病。至而和則平。不大甚則爲平調，不弱不強，是爲和也。至而甚則病。強似張弓，弦滑如連珠，沈而附骨，浮高於皮，濇而止住，短如麻黍，大如帽簪，長如引繩，皆謂至而大甚也。至而反者病。應弦反濇，應大反細，應沈反浮，應浮反沈，應短濇反長滑，應耎虛反強實，應細反大，是皆爲氣反常平之候，有病乃如此見也。至而不至者病。氣位已至而脈氣不應也。未至而至者病。按厤古之凡得節氣當年六位之分，當如南北之歲，脈象改易而應之，氣序未移，而脈先變易，是先天而至，故病。陰陽易者危。不應天常，氣見交錯，失其常位，更易見之，陰位見陽脈，陽位見陰脈，是易位而

見也。二氣錯亂故氣危。○六微旨大論云。帝曰。其有至而至。有至而不至。有至而太過何也。岐伯曰。至而至者和。至而不至。來氣不及也。未至而至。來氣有餘也。帝曰。至而不至。未至而至何如。岐伯曰。應則順。否則逆。逆則變生。變生則病。帝曰。請言其應。岐伯曰。物生其應也。氣脉其應也。所謂脉應。卽此脉應也。

此言六氣之勝氣。有可候而脉有可診也。清氣大來。可以候燥之勝。通陽明燥金所司也。故金來勝木。則風木受邪。肝病乃生。熱氣大來。可以候火之勝。乃少陰少陽所司也。故火來勝金。則金燥受邪。肺病乃生。寒氣大來。可以候水之勝。乃太陽寒水所司也。故寒來勝火。則心病乃生。濕氣大來。可以候土之勝。乃太陰濕土所司也。故土來勝水。腎病乃生。風氣大來。可以候木之勝。乃厥陰風木所司也。故木來勝土。脾病乃生。正以歲木不足。則外有清邪。歲火不足。則外有寒邪。歲土不足。則外有風邪。歲金不足。則外有熱邪。歲水不足。則外有濕邪。乃乘年之虛。斯邪之所以甚耳。且六氣有主氣。有客氣。主氣主乎四時。春溫夏熱秋涼冬寒者。其宜也。而客氣加之。或主勝或客勝。則失時之和。亦邪之所以甚耳。八正神明論曰。月始生。則血氣始精。衛氣始行。月郭滿。則血氣實。肌肉堅。月郭空。則肌肉減。經絡虛。衛氣去。形獨居。故遇月之空亦邪之所以甚耳。此則重感於邪。病之所以危也。但有勝之氣。必有復之氣。其機又相因者耳。六氣之至。必有其脉。厥陰之至其脉弦。耎虛而滑。端直以長也。少陰之至其脉鈎。來盛去衰。如偃帶鈎也。太陰之至其脉沉。沉則不浮也。少陽之至。大而浮。大則不小。浮則不沉也。陽明之至。短而濇。短則不長。濇則不利也。太陽之至。大而長。大則不小。長則不短也。如六脉之至而和平。則爲平脉。如六脉之至而甚。如太弦太鈎之類。六脉之至而反。如應弦反濇。應大反細。應沉反浮。應浮反沉。應濇反滑。應滑反濇。應長反短。應短反長之類。如氣候已至而脉氣不至。如氣候未至而脉氣先至。此皆不免於病也。上文感邪而生病。諸脉見矣。如脉宜見於寸爲陽位。而反見於尺。脉宜見於尺爲陰位。而反見於寸。此皆必至於危也。上文重感於邪則病危。其陰陽必反矣。

帝曰。六氣標本所從不同奈何。岐伯曰。氣有從本者。有從標本者。有不從標本者也。帝曰。願卒聞之。岐伯曰。少陽太陰從本。少陰太陽從本從標。陽明厥陰不從標本。從乎中也。

少陽之本火。太陰之本濕。本末同。故從本也。少陰之本熱。其標陰。太陽之本寒。其標陽。本末異。故從本從標。陽明之中太陰。厥陰之中少陽。本末與中不同。故不從標本。從乎中也。從本從標從中。皆以其爲化生之用也。

故從本者化生於本。從標本者有標本之化。從中者以中氣爲化也。

化。謂

氣化之元主也。有病以元主氣用寒熱治之。○六微旨大論云。少陽之上。火氣治之。中見陽明。陽明之上。燥氣治之。中見太陰。太陽之上。寒氣治之。中見少陰。厥陰之上。風氣治之。中見少陽。少陰之上。熱氣治之。中見太陽。太陰之上。濕氣治之。中見陽明。所謂本也。本之下。中之見也。見之下。氣之標也。本標不同。氣應異象。此之謂也。

帝曰。脉從而病反者。其診何如。歧伯曰。脉至而從。按之不鼓。諸陽皆然。言病熱而脉數。按之不動。乃寒盛格陽而致之。非熱也。**帝曰。諸陰之反。其脉何如。歧伯曰。脉至而從。按之鼓甚而盛也。**形證是寒。按之而脉氣鼓擊於手下盛者。此爲熱盛拒陰

而生病。非寒也。**是故百病之起。有生於本者。有生於標者。有生於中氣者。有取本而得者。有取標而得者。有取中氣而得者。有取標本而得者。有逆取而得者。有從取而得者。**反佐取之。是爲逆取。奇偶取之。是爲從取。寒病治以寒。熱病治以熱。是爲逆取。從。順也。**逆。正順也。若順。逆也。**寒盛格陽。治熱以熱。熱盛拒陰。治寒以寒之類。皆時謂之逆。外雖用逆。中乃順也。此逆乃正順也。若寒格陽而治以寒。熱拒寒而治以熱。外則雖順。中氣乃逆。故方若順。是逆也。**故曰。知標與本。用之不殆。明知逆順。正行無間。此之謂也。不知是者。不足以言診。足以亂經。故大要曰。麤工嘻嘻。以爲可知。言熱未已。寒病復始。同氣異形。迷診亂經。此之謂也。**嘻嘻。悅也。言心意怡悅。以爲知道終盡也。六氣之用。麤之與工。得其半也。厥陰之化。麤以爲寒。其乃是溫。太陽之化。麤以爲熱。其乃是寒。由此差互。用失其道。故其學問識用不達工之道半矣。夫太陽少陰各有寒化熱量。其標本應用。則正反矣。何以言之。太陽本爲寒。標爲熱。少陰本爲熱。標爲寒。方之用亦如是也。厥陰陽明中氣亦爾。厥陰之中氣爲熱。陽明之中氣爲濕。此二氣亦反其類太陽少陰也。然太陽與少陰有標本。用與諸

氣不同。故曰同氣異形也。夫一經之標本寒熱既殊。言本當究其標。論標合尋其本。言氣不窮其標本。論病未辨其陰陽。雖同一氣。而主且阻寒溫之候。故心迷正理。治益亂經。呼曰麤工。允膺其稱爾。**夫標本之道。要而博。小而大。可以言一而知百病之害。言標與本。易而勿損。察本與標。氣可令調。明知勝復。爲萬民式。天之道畢矣。**天地變化。尚可盡知。況一人之診。而云冥昧。得經之要。持法之宗。爲天下師。尚畢其道。萬民之式。豈曰大哉。○標本病傳論云。有其在標而求之於標。有其在本而求之於本。有其在本而求之於標。有其在標而求之於本。故治有取標而得者。有取本而

得者。有逆取而得者。有從取而得者。故知逆與從。正行無問。知標本者。萬舉萬當。不知標本。是爲妄行。夫陰陽逆從標本之爲道也。小而大。言一而知百病之害。少而多。淺而博。可以言一而知百也。以淺而知深。察近而知遠。言標與本。易而勿及。治反爲逆。治得爲從。先病而後逆者。治其本。先逆而後病者。治其本。先寒而後生病者。治其本。先熱而後生病者。治其本。先熱而後生中滿者。治其標。先病而後泄者。治其本。先泄而後生他病者。治其本。必且調之。乃治其他病。先病而後生中滿者。治其標。先中滿而後煩心者。治其本。人有客氣。有同氣。大小不利。治其標。大小利。治其本。病發而有餘。本而標之。先治其本。後治其標。病發而不足。標而本之。先治其標。後治其本。謹察間甚。以意調之。間者并行。甚者獨行。先

小大不利而後生病者。治其本。此經論標本尤詳。

此言六氣各有所從之標本。而百病皆當知標本也。從者。取也。六氣有從本而取之者。正以少陽之本火。太陰之本濕。本末同。故從本也。何也。以氣化從本而生也。有從本從標而取之者。正以少陰之本熱。其標陰。君火生於午。午者一陰生之位。火本熱而其氣當陰生之初。故標本異而君火屬少陰。太陽之本寒。其標陽。水居北方子。而子者。一陽生之位。水本寒而其氣當陽生之初。故標本異而寒水屬太陽。故從本從標也。何也。以氣化從本標而生也。有不從本標而從中氣以取之者。陽明之中太陰。厥陰之中少陽。本末與中不同。故不從標本。從乎中也。何也。以氣化從中氣而生也。

其有病熱而脉數。是脉從也。若按之不鼓。乃寒盛格陽所致。非熱也。凡諸陽脉之不鼓者。可以類推其非陽病矣。病寒而脉沉。是脉從也。若按之鼓甚而盛。乃熱盛拒陰所致。非寒也。凡諸陰脉之太鼓者。可以類推其非陰病矣。此脉之從而病之所以反也。是故百病之生。有生於本者。有生於標者。有生於中氣者。氣化與人身相須也。人之治病者。有取本而得者。有取標而得者。有取中氣而得者。有兼取標本而得者。有逆取而得之者。即寒病治以熱。熱病治以寒。如上文反其佐以取之者是也。有從取而得者。即寒病治以熱。熱病治以寒。如上文奇之不去則偶之者是也。但逆取而得之者。人皆以爲逆。而不知寒盛格陽。治宜以熱。熱盛格陰。治宜以寒。外雖若逆。而中

則甚順。正其所以爲順也。若寒格陽而治以寒。熱格寒而治以熱。則外雖若順。中氣乃逆。此其所以爲逆也。

脉要曰。春不沉。夏不弦。秋不數。冬不濇。是謂四塞。天地四時之氣閉塞而無所運行也。沉甚曰病。弦甚曰病。濇甚曰病。數甚曰病。但應天和氣。是則爲平。形見太甚。則爲力致。以力而致。安能久乎。故甚皆病。參見曰病。復見曰病。未去而去曰病。去而不去曰病。參謂參和諸氣來見。復見謂再見已衰已死之氣也。去謂王已而去者也。日行之度未出於差。是爲天氣未出。日度過差。是爲天氣

已去而脈尚在。既非得應。故曰病。**反者死。**夏見沈。秋見數。冬見緩。春見濇。是謂反也。犯違天命。生其能久乎。○宋校正云。詳上文秋不數。是謂四塞。此註云。秋見數。是謂反。蓋以脈差只在仲月。差之度盡而數不去。謂秋之季月而脈尚數。則為反也。

脈要有曰。春脈宜弦。然由冬脈之沉者以馴至之。故尚有沉意。夏脈宜數。然由春脈之弦者以馴至之。故尚有弦意。秋脈宜濇。然由夏脈之數者以馴至之。故尚有數意。冬脈宜沉。然由秋脈之濇者以馴至之。故尚有濇意。若春不沉。夏不弦。冬不濇。秋不數。是謂天地之氣四塞不通也。但春可帶沉。而沉甚則為病。夏可帶弦。而弦甚則為病。冬可帶濇而濇甚則為病。秋可帶數。而數甚則為病。或諸脈參見。或重復來見。或時未去而脈先去。或時已去而脈不去。皆不免於病。若夏見沉脈。秋見數脈。冬見緩脈。春見濇脈。則為反者死矣。

帝曰。夫百病之生也。皆生於風寒暑濕燥火。以之化之變也。風寒暑濕燥火。天之六氣也。靜而順者為化。動而變者為變。故曰之化之變也。**經言盛者瀉之。虛者補之。余錫以方士。而方士用之。尚未能十全。余欲令要道必行。桴鼓相應。由拔刺雪汙。工巧神聖。可得聞乎。**鍼曰。工巧。藥曰。神聖。○難經云。望而知之謂之神。聞而知之謂之聖。問而知之謂之工。切脈而知之謂之巧。以外知之曰聖。以內知之曰神。**岐伯曰。審察病機。無失氣宜。此之謂也。**得其機要。則動小而功大。用淺而功深也。**帝曰。願聞病機何如。岐伯曰。諸風掉眩。皆屬於肝。**風性動。木氣同之。**諸寒收引。皆屬於腎。**收。謂斂也。引。謂急也。寒物收縮。水氣同也。**諸氣膹鬱。皆屬於肺。**高秋氣涼。露氣煙集。涼至則氣熱。復甚則氣殫。徵其物象。屬可知矣。膹謂膹滿。鬱謂奔迫也。氣之為用。金氣同之。**諸濕腫滿。皆屬於脾。**土薄則水淺。土厚則水深。土平則乾。土高則濕。濕氣之有。土氣同之。**諸熱瞀瘛。皆屬於火。**瞀音茂。○火象徵。**諸痛痒瘡。皆屬於心。**心寂則痛微。心躁則痛甚。百端之起。皆自心生。痛痒瘡瘍生於心也。**諸厥固泄。皆屬於下。**下。謂下焦肝腎氣也。夫守司於下。腎之氣也。門戶束要。肝之氣也。故諸厥固泄皆屬下也。厥謂氣逆。固謂禁固。諸有氣逆上行。及固不禁。出入無度。燥濕不恒。皆由下焦之主守也。**諸痿喘嘔。皆屬於上。**上。謂上焦。心肺氣也。炎熱薄爍。心之氣也。承熱分化。肺之氣也。熱鬱化上。故病屬上焦。○宋校正云。詳痿之為病。似非上病。王注不解所以屬上之由。使後人疑議。今按痿論云。五藏使人痿者。因肺熱葉焦。發為痿躄。故云屬於上也。痿又謂肺痿也。**諸禁鼓慄。如喪神守。皆屬於火。**喪去聲。○熱之內作。**諸**

痓項強皆屬於濕。太陽傷濕。諸逆衝上皆屬於火。炎上之性用也。諸脹腹大皆屬於熱。熱鬱於內。肺脹所生。諸躁狂越皆屬於火。熱盛於胃及四末也。諸暴強直皆屬於風。陽內鬱而陰行於外。諸病有聲鼓之如鼓皆屬於熱。謂有聲也。諸病胕腫疼酸驚駭皆屬於火。諸氣多也。諸轉反戾水液渾濁皆屬於熱。反戾，筋轉也。水液，小便也。諸病水液澄澈清冷皆屬於寒。上下所出及吐出溺出也。諸嘔吐酸暴注下迫皆屬於熱。酸，酸水及沫也。故大要曰。謹守病機各司其屬。有者求之。無者求之。盛者責之。虛者責之。必先五勝。疎其血氣。令其調達而致和平。此之謂也。疎當作疏。○深乎聖人之言。理宜然也。有無求之。虛盛責之。言悉由也。夫如大寒而甚熱之不熱。是無火也。熱來復去。晝見夜伏。夜發晝止。時節而動。是無火也。當助其心。又如大熱而甚寒之不寒。是無水也。熱動復止。倏忽往來。時動時止。是無水也。當助其腎。內格嘔逆。食不得入。是有火也。病嘔而吐。食入反出。是無火也。暴速注下。食不及化。是無水也。溏泄而久。止發無恒。是無水也。故心盛則生熱。腎盛則生寒。腎虛則寒動於中。心虛則熱收於內。又熱不得寒。是無火也。寒不得熱。是無火也。夫寒之不寒。責其無水。熱之不熱。責其無火。熱之不久。責心之虛。寒之不久。責腎之少。有者瀉之。無者補之。虛者補之。盛者瀉之。居其中間。疎者壅塞。令上下無礙。氣血通調。則寒熱自和。陰陽調達矣。是以方有治熱以寒。寒之而火食不入。攻寒以熱。熱之而昏躁以生。此則氣不疎通。壅而爲是也。紀於水火。餘氣可知。故曰有者求之。無者求之。盛者責之。虛者責之。令氣通調。妙之道也。五勝。謂五行更勝也。先以五行寒暑溫涼濕酸鹹甘辛苦相勝爲法也。

此言病機計有十九而有善治之法也。醫學綱目邵元偉云。病機一十九條。實察病之要旨。而有者求之。無者求之。盛者責之。虛者責之。一十六字。乃答篇首盛者寫之虛者補之之旨。而總結一十九條之要旨也。河間原病式但用病機十九條之言。而遺此一十六字。猶有舟無操舟之工。有兵無將兵之帥也。拔刺雪汙者。靈樞九鍼十二原篇曰。五藏有疾。譬猶刺也。猶汙也。刺雖久猶可拔也。汙雖久猶可雪也。夫善鍼者取其疾也。猶拔刺也。猶雪汙也。工巧神聖者。難經以望聞問切分神聖工巧。王註以鍼爲工巧。藥爲神聖。然要而論之。凡曰去疾其分量高下。當有四者之分。不必分鍼藥也。前曰謹候氣宜。無失病機。而此曰審察病機。無失氣宜。其理通也。諸風掉眩皆屬於肝。言在天爲風。在地爲木。而在體爲肝。故諸風證見而爲掉爲眩。皆屬於肝也。蓋肝主風木。故病如木之動。肝脈隨督脉會於巔。故頭旋眩而運也。醫學綱目云

夫諸風病皆屬於肝也。風木盛則肝太過而病化風。如木太過發生之紀。病掉眩之類。俗謂之陽痓急驚等病。治以凉劑是也。燥金盛則肝爲邪攻。而病亦化風。如陽明司天。燥金下臨。病掉眩之類。俗謂之陰痓慢驚等病。治以温劑是也。劉河間曰。掉搖也。眩。昏亂旋運也。風主動故也。所謂風氣甚而頭目眩運。由風木旺。必是金衰不能制木。而木復生火。風火皆屬陽。多爲兼化。陽主乎動。兩動相搏。則爲之旋轉。故火本動也。焰得風則自然旋轉。如春分至小滿爲二之氣。乃君火之位。自大寒至春分七十三日爲初之氣。乃風木之位。故春分之後。風火相搏。則多起飄風。俗謂之旋風是也。四時皆有之。由五運六氣千變萬化。衝盪擊搏。推之無窮。安得失時而謂之無也

但有微甚而已。人或乘車躍馬登舟。環舞而眩運者。其動不止。如左右紆曲。故經曰。曲直動環。風之用也。眩運而嘔吐者。風熱甚故也。諸寒收引皆屬於腎。言腎屬水。水主寒。故諸寒證見而收斂引急。皆屬於腎也。諸寒病皆屬於腎。主以寒水。甚則腎太過而病化寒。如太陽所至爲屈伸不利之類。仲景用烏頭湯等劑是也。濕土勝則腎爲邪攻而病亦化寒。如濕氣變物病筋脉不利之類。東垣用復煎健步等劑是也。諸氣膹鬱皆屬於肺。醫學綱目云。諸氣膹鬱。皆屬於肺也。燥金甚則肺太過而病化膹鬱。如歲金太過甚則欬喘之類。東垣謂之寒喘。治以熱劑是也。火熱勝則肺爲邪攻而病亦化膹鬱。如歲火太過病欬喘之類。東垣謂之熱喘。治以寒劑是也。劉河間曰。

膹。謂膹滿也。鬱。謂奔迫也。痿。謂手足痿弱無力以運動也。大抵肺主氣。氣爲陽。陽主輕清而升。故肺居上部。病則眞氣膹滿奔迫不能上升。至於手足痿弱不能收持。由肺金本燥。燥之爲病。血液衰少。不能榮養百骸故也。經曰。指得血而能攝。掌得血而能握。足得血而能步。故秋金旺則露氣蒙鬱而草木萎落。病之象也。萎。猶痿也。諸濕腫滿皆屬於脾。蓋脾屬土。土能制水。今脾氣虛弱不能制水。水漬妄行而周身浮腫。故凡諸濕腫滿皆屬脾土也。醫學綱目云。諸濕病皆屬於脾也。濕土盛則脾太過而病化濕。如濕勝則濡泄之類。仲景用五苓等去濕是也。風木勝則脾爲邪攻而病亦化濕。如歲木太過病飧泄之類。錢氏用宣風等劑是也。劉河間以爲濕氣之甚。非由

脾虛者。但諸熱瞀瘛皆屬於火。蓋瞀者。神昏也。瘛者。肉動也。少陰少陽之火熱甚則爲斯疾也。諸痛痒瘡皆屬於心。蓋心屬火。故火甚則瘡痛。火微則瘡痒。皆屬之於心也。醫學綱目云。諸火熱病皆屬於心也。火熱甚則心太過而病化火熱。如歲火太過諸譫妄狂越之類。俗謂之陽躁譫語等病。治以攻劑是也。寒水勝則心爲邪攻而病亦化火熱。如歲水太過病躁悸煩心譫妄之類。俗謂之陰躁鄭聲等病。治以補劑是也。諸厥固泄皆屬於下。蓋腎肝司其下焦。或氣逆而爲厥。或不泄而爲固。或不固而爲泄。皆屬之於下焦也。諸痿喘嘔皆病於上。蓋心肺司其上焦。痿論謂五藏使人痿者。因肺熱葉焦發爲痿躄。又發之爲喘爲嘔。皆屬之於上焦也。諸禁鼓慄如喪神守

皆屬於火。蓋心藏神又主火。凡諸有所禁
不能運持而鼓動戰慄。如喪失守神。皆屬
於火。以火極則寒也。劉河間曰。禁。俗作噤。
如喪神守者。神能御形。而反禁慄。則如喪
失保守形體之神也。諸痙項強。皆屬於濕。
蓋感風而體強曰痙。今諸痙項強而不和
者。乃濕極則反兼風化也。海篇痙音敬。釋
云。風強病也。另痓音熾。釋云惡也。二字既
異。則二病不同。今按本經諸部正文。皆書
爲痓。宋後世諸書所釋。則誤用傷寒論之
剛痓柔痓。今按靈樞熱病篇有風痓。則分
明自有痓病也。諸逆衝上。皆屬於火。蓋火
之爲性。炎於上也。諸脹腹大。皆屬於熱。劉
河間曰。熱勝於內。則氣逆而爲腫。陽熱氣
甚。則爲腹脹。火主長而高茂。形貌彰顯。升
明舒榮。皆腫脹之象也。諸躁狂越。皆屬於
火。劉河間曰。躁動煩熱而不寧。火之體也。
熱甚於外。則支體躁擾。熱甚於內。則神志
躁動。狂者狂亂而無止定也。越者乖越禮
法而失常也。腎主志。故耳。心火旺。則腎水
衰。乃失志而狂越也。諸暴強直。皆屬於風。
蓋風性急。卒暴強勁。直而不和。柔者皆屬
於風也。諸病有聲。鼓之如鼓。皆屬於熱。凡
病主有聲。而鼓擊之如有聲然。此其內有
火熱。故病如是也。諸病胕腫疼酸驚駭。皆
屬於火。凡諸病爲胕腫。以熱勝於內。而陽
氣鬱滯也。爲疼酸。以火實制金。不能平木。
則木旺而爲火化。故酸疼也。爲驚駭者。驚
愕也。此皆屬於火也。諸轉反戾水液渾濁。
皆屬於熱。蓋諸轉反戾。凡轉反戾之狀。
如卮匜之類。非水火濕熱無以變其質。其
小便之水液渾濁。皆水得熱而渾濁。故皆

屬於熱也。諸病水液。澄澈清冷。皆屬於寒。
蓋凡小便之水。流澄澈清冷。以內主寒而
不濁。故皆屬於寒也。諸嘔吐酸。暴注下迫。
皆屬於熱。凡人之爲病。在上則諸嘔吐酸。
在下則暴注下迫。此其上易越而下易迫
者。皆屬於熱也。此病機者計十有九。大要
謹守病機。各司其屬。其在太過所化之病
爲盛。盛者眞氣也。其在受邪所化之病爲
虛。虛者假氣也。故有其病化者。恐其氣之
假。故有者亦必求之。無其病化者。恐其邪
隱於中。凡寒勝化火。燥勝化風。及寒伏反
躁。熱伏反厥之類。故無者亦必求之。其病
之化似盛者。恐其盛之未的。故盛者亦必
責之。其病之化似虛者。恐其虛之未眞。故
虛者亦必責之。皆用此一十六字爲法。庶
幾補寫不差也。醫學綱目邵元偉云。天有
五行。御五位。以生寒暑燥濕風。人有五藏。
化五氣。以生喜怒憂思恐。故五運之氣。內
應人之五藏。諸風掉眩。皆屬於肝。諸寒收
引。皆屬於腎。諸濕腫滿。皆屬於脾。諸氣膹
鬱。皆屬於肺。諸痛癢瘡瘍。皆屬於心。是也。
諸厥固泄。皆屬於下。謂下焦腎肝之疾也。
諸痿喘滿。皆屬於上。謂上焦心肺之疾也。
此皆五藏之疾。病機由於內動者也。天之
三陰三陽。化六氣。以生寒暑燥濕風火。內
應人之六府。外引十二經絡。諸熱瞀瘛。皆
屬於火。手少陽三焦經也。諸禁鼓慄。如喪
神守。皆屬於火。手少陰心經也。諸逆衝上。
皆屬於火。手厥陰心包經也。諸痙項強。皆
屬於濕。足太陽膀胱經也。諸腹脹大。皆屬
於熱。足太陰脾經也。諸躁狂越。皆屬於火。
足陽明胃經也。諸暴強直。皆屬於風。足厥

陰肝經也。諸病有聲鼓之如鼓皆屬於熱。手太陰肺經也。諸病胕腫疼酸驚駭皆屬於火。手陽明大腸經也。諸轉反戾水液渾濁皆屬於熱。手太陽小腸經也。諸病水液澄徹清冷皆屬於寒。足少陰腎經也。諸嘔吐酸暴注下迫皆屬於熱。足少陽膽經也。此皆十二經絡之邪。病機由於外入者也。劉河間以此著書漫然不分所屬。殊不深考何也。劉氏但糾其治法之偏。而未及乎此。故并為正之云爾。

帝曰善。五味陰陽之用何如。岐伯曰。辛甘發散為陽。酸苦涌泄為陰。鹹味涌泄為陰。淡味滲泄為陽。六者或收或散或緩或急或燥或潤。或耎或堅。以所利而行之。調其氣使其平也。

涌吐也。泄利也。滲泄小便也。言水液自迴腸泌別汁滲入膀胱之中。胞氣化之而為溺以泄出也。○藏氣法時論云。辛散酸收甘緩苦堅鹹耎。又云。辛酸甘苦鹹各有所利。或散或收或緩或急或堅或耎。四時五藏病隨五味所宜也。

此言五味有陰陽之用。皆所以平病之氣也。味有辛甘。皆主於發散其汗而為陽。味有酸苦。皆所以上主於涌下主於泄而為陰。其鹹味亦所以上主於涌下主於泄而為陰。其淡味則下注滲泄而為陽。此滲泄者主利小便而上文涌泄之泄則利大便也。凡此六者則酸以收之。辛以散之。甘以緩之。酸以急之。苦以燥之。辛以潤之。鹹以耎之。苦以堅之。皆以所利而行調其病氣而使之平耳。藏氣法時論云。肝苦急急食甘以緩之。心苦緩急食酸以收之。脾苦濕急食苦以燥之。肺苦氣上逆急食苦以泄之。腎苦燥急食辛以潤之者是也。

帝曰。非調氣而得者治之奈何。有毒無毒何先何後。願聞其道。

夫病生之類。其有四焉。一者始因氣動而內有所成。二者因氣動而外有所成。三者不因氣動而病生於內。四者不因氣動而病生於外。夫因氣動而內成者。謂積聚癥瘕瘤氣癭起結核癲癇之類也。外成者。謂癰腫瘡瘍疣疥疽痔掉瘛浮腫目赤瘭胗胕腫痛痒之類也。不因氣動而病生於內者。謂留飲癖食饑飽勞損宿食霍亂悲恐喜怒想慕憂結之類也。生於外者。謂瘴氣賊魅蟲蛇蠱毒蜚尸鬼擊衝薄墜墮風寒暑濕斫射刺割捶朴之類也。如是四類。有獨治內而愈者。有兼治內而愈者。有獨治外而愈者。有兼治外而愈者。有先治內後治外而愈者。有先治外後治內而愈者。有須齊毒而攻擊者。有須無毒而調引者。凡此之類。方法所施。或重或輕。或緩或急。或收或散。或潤或燥。或耎或堅。方士之用。見解不同。各擅已心。好丹非素。故復問之。

岐伯曰。有毒無毒。所治為主。適大小為制也。

言但能破積愈疾。解急脫死。則為良方。非必要言以先毒為是。後毒為非。無毒為非。有毒為是。必量病輕重大小制之也。

帝曰。請言其制。岐伯曰。君一臣二

制之小也君一臣三佐五制之中也君一臣
三佐九制之大也寒者熱之熱者寒之微者
逆之甚者從之夫病之微小者猶人火也遇
草而焫得木而燔可以濕伏
可以水滅故逆其性氣以折之攻之病之大
甚者猶龍火也得濕而焰遇水而燔不知其
性以水濕折之適足以光焰詣天物窮方止
矣識其性者反常之理以火逐之則燔灼自
消焰火撲滅然逆之謂以寒攻熱以熱攻寒
從之謂攻以寒熱雖從其性用不必皆同是
以下文曰逆者正治從者反治
從少從多觀其事也此之謂乎堅者削之客
者除之勞者溫之結者散之留者攻之燥者

濡之急者緩之散者收之損者益之逸者行
之驚者平之上之下之摩之浴之薄之劫之
開之發之適事爲故量病證候適事用之帝曰何謂逆
從岐伯曰逆者正治從者反治從少從多觀
其事也言逆者正治也從者反治也逆病氣
而正治則以寒攻熱以熱攻寒雖從
順病氣乃反治法也從少謂一同而二異從
多謂二同而三異也言盡同者是奇制也
帝曰反治何謂岐伯曰熱因寒用寒因熱用
塞因塞用通因通用必伏其所主而先其所

因其始則同其終則異可使破積可使潰堅
可使氣和可使必已夫大寒內結稸聚疝瘕
以熱攻除除寒格熱反
縱反縱之則痛發尤甚攻之則熱不得前方
以蜜煎烏頭佐之以熱蜜多其藥服已便消
是則張公從此而以熱因寒用也有火氣動
服冷已過熱爲寒格而身冷嘔噦嗌乾口苦
惡熱好寒衆議攸同咸呼爲熱冷治則甚其
如之何逆其好則拒治順其心則加病若調
寒熱逆冷熱必行則熱物冷服下嗌之後冷
體既消熱性便發由是病氣隨愈嘔噦皆除
情且不違而致大益醇酒冷飲則其類矣是
則熱因寒用也所謂惡熱者凡諸食餘氣主
於生者○宋校正云詳王字疑誤上見之已
嘔也又病熱者寒攻不入惡其寒勝熱乃消

除從其氣則熱增寒攻之則不入以豉豆諸
冷藥酒漬或溫而服之酒熱氣同固無違忤
酒熱既盡寒藥已行從其服食熱便隨散此
則寒因熱用也或以諸冷物熱齊和之服之
食之熱復圍解是亦寒因熱用也又熱食猪
肉及粉葵乳以椒薑橘熱齊和之亦其類也
又熱在下焦治亦然假如下氣虛乏中焦氣
壅胠脇滿甚食已轉增麤工之見無能斷也
欲散滿則恐虛其下補下則滿甚於中散氣
則下焦轉虛補虛則中滿滋甚醫病參議言
意皆同不救其虛且攻其滿藥入則減藥過
依然故中滿下虛其病常在乃不知疎啓其
中峻補於下少服則資壅多服則宣通由是
而療中滿自除下虛斯實此則塞因塞用也
又大熱內結注泄不止熱宜寒療結復須除
以寒下之結散利止此則通因通用也又大

寒疑內久利溏泄愈而復發緜歷歲年以熱下之寒去利止亦其類也投寒以熱涼而行之投熱以寒溫而行之始同終異斯之謂也諸如此等其徒寔繁略舉宗兆猶是反治之道斯其類也

帝曰善氣調而得者何如岐伯曰逆之從之逆而從之從而逆之疏氣令調則其道也

逆謂逆病氣以正治從謂從病氣而反療逆其氣以正治使其從順從其病以反取令彼和調故曰逆從也下疏其氣令道路開通則氣感寒熱而爲變始生化多端也

此言病有氣不調而得者亦有氣調而得者皆不外正治反治二法而已承上文而言五味有陰陽之用必調其氣而使之平矣然有氣不調而病氣不平者惟藥分有毒無毒而以所治爲主適其方之大小爲制耳故君用其一而臣輔以二或輔之以三佐則有五或臣輔以三佐則有九此其制有大小之分也但寒則治之以熱熱則治之以寒此逆治也必病微則逆治之若甚則從治之及堅者削之一十九法治法詳備皆適其事以復其故也蓋病熱而治之以寒病寒而治之以熱此乃以逆治之也逆者乃正治之法也以寒治熱而佐之以熱此乃以順治之也順者乃反治之法也特觀其病之輕重以爲藥之多少耳是以反治之法其妙何如熱以治寒而佐以寒藥乃熱因寒用也寒以治熱而佐以熱藥乃寒因熱用也五常政大論云治熱以寒溫而行之治寒以熱涼而行之亦熱因寒用寒因熱用之

義但彼以服藥言而此以用藥言耳又下氣虛乏中焦氣壅欲散滿則恐虛其下欲補下則滿甚於中少服則資壅多服則宣通遂乃峻補其下以疏啓其中則中滿自除下虛自實乃塞因塞用也又大熱內結或大寒凝內久利不止遂以熱下之及以寒下之乃通因通用也此則病體何主必欲伏之如以熱治寒以寒治熱之謂藥宜何用必當先之如因寒因熱因塞因通之謂其所用之藥始與人同而內行四法終與人異凡可以破積潰堅和氣已病者皆自此而得之矣然帝之所問雖曰非調氣而得所用藥若此則正所以調氣而平也醫學綱目云非調氣而得者已下言內氣不調得病者之治法也蓋內氣不調而得病故所病寒熱之邪但可於其氣之微者逆治之如氣甚而逆治之則正邪格拒不能勝邪命將難全故但當從其寒熱之邪於外伏其所主之劑於中然後正邪相入而邪就擒矣東垣所謂薑附寒飲承氣熱服及仲景於白通湯加尿膽治少陰丹谿於苓栢湯皆熱炒治色目婦人惡寒之類是也帝又以氣調而得病者爲問豈知法不外乎逆從二端而各法分用之外又或相因而用則調氣之道盡矣奚必以他求哉醫學綱目云氣調而得者以下言內氣本調因外邪得病者之治法也蓋內氣調而得病故不分寒熱之微甚或逆治之或從治之皆可使不須懼其正邪格拒正自固則邪自退矣

帝曰善病之中外何如岐伯曰從內之外者

調其內。從外之內者治其外。各絕其源。從內之外而盛於外者。先調其內而後治其外。從外之內而盛於內者。先治其外而後調其內。皆謂先除其根屬後削其枝條。中外不相及。則治主病。中外不相及。自各一病也。

此言治表裏之病有三法。有本標。有先後。有分主也。病有從內而之外。則內為本而外為標。有從外而之內。則外為本而內為標。皆止調其本而不必求之標也。病有從內之外而外病盛。有從外之內而內病盛。皆當先治其病之為本。而後調其標之病盛也。然有病在內而不及之外。病在外而不及之內。則各自為病。中外不相及。或以治內。或以治外。皆治其主病耳。

帝曰。善。火熱復惡寒發熱。有如瘧狀。或一日發。或間數日發。其故何也。岐伯曰。勝復之氣會遇之時。有多少也。陰氣多而陽氣少。則其發日遠。陽氣多而陰氣少。則其發日近。此勝復相薄。盛衰之節。瘧亦同法。陰陽齊等。則一日之中寒熱相半。陽多陰少。則一日一發而但熱不寒。陽少陰多則隔日發而先寒後熱。雖勝復之氣若

氣微則一發後六七日乃發。時謂之愈而復發。或頻三日發而六七日止。或隔十日發而四五日止者。皆由氣之多少。會遇與不會遇也。俗見不遠。乃謂鬼神暴疾。而又祈禱避匿。病勢已過。旋至其斃。病者殞殁。自謂其分。致令冤魂塞於廣路。夭死盈於曠野。仁愛鑒茲。能不傷楚。習俗既久。難卒釐革。非復可改。末如之何。悲哉悲哉。

此言病有似瘧而治法亦同也。病有始而火熱。繼有惡寒。又復發熱。狀同於瘧。其發或一日或間數日者。正以人身有陽氣者。衛氣也。陰氣者。營氣也。陽氣入於陰。則陰不勝其陽而為熱。陰氣出於陽。則陽不勝其陰而為寒。二者互有勝復而會遇之時有多少。故其病之如瘧也。然其日有遠近者。亦以陰陽之氣有多少。陰氣多而陽氣少。則陰性精專。所以發日之遠也。陽氣多而陰氣少。則陽性慓悍。所以發日之近也。此乃陰陽勝復相薄。有盛有衰之節。治之者亦與瘧同法耳。刺瘧論云。凡治瘧先發如食頃乃可以治。過之則失時。夫瘧論以三陽經入陰分為寒。三陰經出陽分為熱。蓋真瘧證有邪在陰陽諸經。止出衛氣以為出入。似瘧證無邪。止因營衛偏勝。故寒熱交作。然水虧火勝。亦不外陰陽諸經以為寒熱之病源也。

帝曰。論言治寒以熱。治熱以寒。而方士不能廢繩墨而更其道也。有病熱者寒之而熱。有病寒者熱之而寒。二者皆在。新病復起。奈何

治。謂治之而病不衰退。反因藥寒熱而隨生
寒熱。病之新者也。亦有止而復發者。亦有
藥在而除。藥去而發者。亦有全不息者。方士
若廢此繩墨。則無更新之法。欲依標格則病
勢不除。捨之則沮彼凡情。治之則藥無能驗
心迷意惑。無由通悟。不知其道。何恃而為因
藥病生新舊相對。欲
求其愈。安所奈何。**岐伯曰。諸寒之而熱者**
取之陰。熱之而寒者取之陽。所謂求其屬也。
言益火之源以消陰翳。壯水之主以制陽光。
故曰求其屬也。夫粗工褊淺。學未精深。以熱
攻寒。以寒療熱。治熱未已而冷疾已生。攻寒
日深而熱病更起。熱起而中寒尚在。寒生而
外熱不除。欲攻寒則懼熱不前。欲療熱則思
寒又止。進退交戰。危亟已臻。豈知藏府之源

有寒熱溫涼之主哉。夫取心者不必齊以熱
取腎者不必齊以寒。但益心之陽。寒亦通行
強腎之陰。熱之猶可。觀斯之故。或治熱以熱
治寒以寒。萬舉萬全。孰知其意思方智極理
盡辭窮。嗚呼人之死者。豈謂
命不謂方士愚昧而殺之耶。**帝曰善。服寒而**
反熱。服熱而反寒。其故何也。岐伯曰。治其王
氣。是以反也。物體有寒熱。氣性有陰陽。觸王
之氣。則強其用也。夫肝氣溫和
心氣暑熱。肺氣清涼。腎氣寒冽。脾氣兼并之
故也。春以清治肝而反溫。夏以冷治心而反
熱。秋以溫治肺而反清。冬以熱治腎而反寒。
蓋由補益王氣太甚也。補王太甚。則藏之寒
熱氣自
多矣。**帝曰。不治王而然者何也。岐伯曰。悉**

乎哉問也。不治五味屬也。夫五味入胃。各歸
所喜攻。酸先入肝。苦先入心。甘先入脾。辛先
入肺。鹹先入腎。宋校正云。按宣明五氣篇云
五味所入。酸入肝。辛入肺。苦
入心。鹹入腎。甘
入脾。是謂五入。**久而增氣。物化之常也。氣增**
而久。夭之由也。夫入肝為溫。入心為熱。入肺
為清。入腎為寒。入脾為至陰
而四氣兼之。皆為增其味而益其氣。故各從
本藏之氣用爾。故久服黃連苦參而反熱者。
此其類也。餘味皆然。但人意疏忽不能精候
耳。故曰久而增氣。物化之常也。氣增不已。益
歲年。則藏氣偏勝。氣有偏勝。則有偏絕。藏有
偏絕。則有暴夭者。故曰氣增而久。夭之由也。

是以正理觀化。藥集商較。服餌曰藥不具五
味。不備四氣而久服之。雖且獲勝。益久必致
暴夭。此之謂也。絕粒服餌則不暴亡。斯何由
哉。無五穀味資助故也。復令食穀。其亦夭焉。
此言正治而病不愈者。以其不求之所屬
或專治王氣。或偏用五味也。帝問治寒以
熱。治熱以寒。乃方士不能廢之道也。然以
寒治熱而熱病仍在。以熱治寒而寒病不
去。甚至新病復起者。何也。伯言人有五藏
腎經屬水為陰。令寒之而仍熱者。當取之
陰經。所謂壯水之主以制陽光者是也。心
經屬火為陽。令熱之而仍寒者。當取之陽
經。所謂益火之源以消陰翳者是也。此皆
求之以本經之所屬也。然有治其所屬而
而不愈者。伯言心王於夏。而復補其王火。
邑而水不生。故雖用寒藥而熱不

去也。腎王於冬。而復補其王氣則寒太過而火不生故雖用熱藥而寒不去也。然有不治王氣而病不愈者伯言不治五味亡所屬也。五味入胃。各歸於所喜攻之藏故酸先入肝。苦先入心。甘先入脾。辛先入肺鹹先入腎。淮五味偏用則五藏互傷生氣通天論曰。味過於酸。肝氣以津脾氣乃絕味過於鹹。大骨氣勞。短肌心氣抑味過於甘。心氣喘滿色黑腎氣不衡味過於苦。脾氣不濡胃氣乃厚。味過於辛。筋脈阻弛精神乃央。故凡日久而增其氣者。物化之常也。今服藥氣增而又久服之則藥氣偏勝者。必致藏氣偏絕而暴夭者有由然矣。

帝曰。善。方制君臣何謂也。岐伯曰。主病之謂君。佐君之謂臣。應臣之謂使。非上下三品之謂也。上藥爲君。中藥爲臣。下藥爲佐使。所以異善惡之名位。服餌之道。當從此爲法治病之道。不必皆然以主病者爲君。佐君者爲臣。應臣之用者爲使。皆所以贊成方用也。

帝曰。三品何謂。岐伯曰。所以明善惡之殊貫也。三品。上中下三品。此明藥善惡不同性用也。

此明君臣佐使之義。所以制方。而非如善惡三品之謂也。帝以方制君臣爲疑。伯言用藥以治病。其主病而最多者爲君。佐君而數少者爲臣。應臣而又少者爲使。湯液本草李東垣亦云然。又云主病者爲君。假令治風者防風爲君。治上焦熱黃芩爲君治中焦熱黃連爲君。治濕防己爲君。治寒附子爲君之類兼見何證以佐使藥分治之。此製方之要也。此君臣佐使非如上中下三品之謂也。神農有言曰。上藥爲君主養命以應天。中藥爲臣主養性以應人。下藥爲佐使主治病以應地。分而爲三品者。所以明善惡之殊貫也。殊貫者異等也。今曰君臣佐使。特爲制方云耳。豈同於神農之說哉。本節止言君臣使而後世乃言君臣佐使。須知本節云。佐君之謂臣。則臣即所謂佐。非臣使之外另有佐之義也。

帝曰。善。病之中外何如。前問病之中外。謂調氣之法。今此未盡。故復問之。此下對其次前求其屬也之下。應古之錯簡也。

岐伯曰。調氣之方。必別陰陽。定其中外。各守其鄉。內者內治外者外治。微者調之。其次平之。盛者奪之。汗之下之。寒熱溫涼。衰之以屬。隨其攸利。病有中外。治有表裏。在內者以內治法和之。在外者以外治法和之。其次大者以平氣法平之。盛甚不已則奪其氣。令其衰也。假如小寒之氣溫以和之。大寒之氣熱以取之。甚寒之氣則下奪之。奪之不已則逆折之。折之不盡則求其屬以衰之。小熱之氣涼以和之。大熱之氣寒以取之。甚熱之氣則汗發之。發之不盡則逆制之。制之不盡則求其屬以衰之。故曰汗之下之。寒熱溫涼衰之以屬。隨其攸利攸所也。

謹道如法。萬舉萬全。

氣血正平，長有天命。守道以行，舉無不中，故能驅役草石，召遣神靈，調御陰陽，蠲除衆疾，血氣保平和之候，天眞無耗竭之由。夫如是者，蓋以舒卷在心，去留從意，故精神內守，壽命靈長。帝曰：善。

此言病分中外而治之有法也。前第三十二節問病之中外何如，伯以本標之義答之。此復問者，欲明表裏用藥之義也。伯言調病氣之方，必別陰經陽經，陽經爲表，陰經爲裏，定其中外，以各守其鄉。病之微者，則止調之而已；其不止於微者，則平治之；其驟至於盛，則奪其病氣。在外則汗之，在內則下之。凡以寒治熱，以熱治寒，以溫治涼，以涼治溫，隨其所屬，以衰其病，則法全而壽永矣。

示從容論

雷公曰：於此有人，頭痛，筋攣骨重，怯然少氣，噦噫腹滿，時驚不嗜臥，此何藏之發也？脉浮而弦，切之石堅，不知其解，復問所以三藏者，以知其比類也。脉有浮弦石堅，故云問所以三藏者，以知其比類也。帝曰：夫從容之謂也。言比類也。夫年長則求之於府，年少則求之於經，年壯則求之於藏。年之長者甚於味，年之少者勞於使，年之壯者過於內。過於內則耗傷精氣，勞於使則經中風邪，恣於味則傷於府，故求之異也。今子所言皆失，八風菀熟，五藏消爍，傳邪相受。夫浮而弦者，是腎不足也。熟當作熱。○脉浮爲虛，弦爲肝氣，以腎氣不足，故脉浮弦也。沉而石者，是腎氣內著也。石之言堅也，著謂腎氣內薄著而不行也。怯然少氣者，是水道不行，形氣消索也。腎氣不足，故水道不行；肺藏被衝，故形氣消散索盡也。欬嗽煩寃者，是腎氣之逆也。腎氣內著，上歸於母也。一人之氣，病在一藏也。若言三藏俱行，不在法也。經不然也。

此公承帝意而遂舉亦脉難明者以比類三藏。帝言病在腎藏而無關於三藏也。頭痛似三陽，筋攣似肝，骨重似脾，怯然少氣似肺，噦噫腹滿不嗜臥似胃與脾，時驚似心與肝。其脉浮而弦似肝，切之石堅似腎。此證脉之難解者也，故公欲以三藏而比類之。帝言從容篇中有之，大凡年之長者過於味，六府所以受物者也，故當求之於府，以知其病。年之少者難於役，經脉所以任勞者也，故當求之於經，以察其傷。年之壯者縱於慾，五藏所以藏精者也，故當求之於藏，以驗其衰。即前諸證與脉，正當求之於腎藏也，而子以三藏比類，則失之矣。何也？八風菀熱爲外感，五藏消爍爲內傷，內外之邪轉相傳受。今浮而弦者，是腎不足也。蓋浮脉爲虛，弦則肝風入之，非腎氣

不足而何。沉而石者。是腎氣內着也。蓋腎本宜沉而堅着如石非腎氣不行而何。其怯然少氣者。是水道不行形氣消索致然也。欬嗽煩寃者。是腎氣之逆。正以腎脉上逼於肺子虛上竊母氣。故氣逆則然也。至於頭痛者。水虧火炎也。筋攣者。腎水不能滋筋也。骨重者。腎主骨也。噦噫者。腎脉上貫肝膈也。靈樞經脉篇言腎經有是動則病不嗜食腹滿者。腎脉入腹也。時驚者。腎神爲志。志失則驚也。經脉篇云。氣不足善恐。心惕惕然如人將捕之。不嗜臥者。經脉篇云腎病痿厥則不嗜臥。而今非痿厥。則精衰不嗜臥也。此乃一人之氣。病在一藏若言三藏俱行。非診病之法也。吾告子以比類之法。而子欲以無關三藏者比類。一藏眞失之矣

疏五過論

帝曰。凡未診病者。必問嘗貴後賤。雖不中邪。病從內生。名曰脫營。神屈故也。貴之尊榮。賤之屈辱。心懷眷慕。志結憂惶。故雖不中邪。而病從內生。血脉虛減。故曰脫營。嘗富後貧。名曰失精。五氣留連。病有所并。富而從欲。貧奪豐財。內結憂煎。外悲過物。然則心從想慕。神隨往計。營衞之道閉以遲。留氣而不行。積并爲病。醫工診之。不在藏府。不變軀形。診之而疑。不知病名。言病之初也。病由想戀所爲。故未居藏府。事因情念所起。故不變軀形。醫不悉之。故診而疑也。

身體日減。氣虛無精。言病之次也。氣血相迫。形肉消爍。故身體日減。陰陽應象大論曰。氣歸精。精食氣。今氣虛不化。精無所滋故也。病深無氣。洒洒然時驚。言病之深也。病氣深。深穀氣盡。陽氣內薄。故惡寒而驚。洒洒。寒貌。病深者。以其外耗於衞。內奪於榮。血爲憂煎。氣隨悲減。故外耗於衞。內奪於榮。病深者。何以此耗奪故爾。良工所失。不知病情。此亦治之一過也。夫謂失問其所始也。凡欲診病者。必問飲食居處。飲食居處。其法方宜論曰。東方之域。天地之所始生。魚鹽之地。海濱傍水。其民食魚而嗜鹹。安其處。美其食。西方金玉之域。砂石之

處。天地之所收引。其民陵居而多風。水土剛強。其民不衣而褐薦。其民華食而脂肥。北方者。天地所閉藏之域。其地高陵居。風寒冰冽。其民樂野處而乳食。南方者。天地所長養陽之所盛處。其地下。水土弱。霧露之所聚。其民嗜酸而食胕。中央者。其地平以濕。天地所以生萬物也衆。其民食雜而不勞。由此則診病之道。當先問焉。故聖人雜以合法。各得其所宜。此之謂矣。暴樂暴苦。始樂後苦。皆傷精氣。精氣竭絕。形體毀沮。喜則氣緩。悲則氣消。然悲哀動中者。竭絕而失生。故精氣竭絕。形體殘毀。心神沮喪矣。暴怒傷陰。暴喜傷陽。怒則氣逆。故傷陰。喜則氣緩。故傷陽。厥氣上行。滿脉去形。厥氣。逆也。逆氣上行。滿於

經絡則神氣彈散，去離形骸矣。**愚醫治之，不知補瀉，不知病情，精華日脫，邪氣迺并，此治之二過也。**不知喜怒哀樂之殊，情槩爲補瀉，而同貫，則五藏精華之氣日脫，邪氣薄蝕，而乃并於正眞之氣矣。**善爲脉者，必以比類奇恒從容知之，爲工而不知道，此診之不足貴，此治之三過也。**奇恒謂氣候奇異於恒常之候也。從容謂分別藏氣虛實，脉見上下幾相似也。示從容論曰：脾虛浮似肺，腎小浮似脾，肝急沉散似腎，此皆工之所時亂，然從容分別而得之矣。**診有三常，必問貴賤，封君敗傷，及欲侯王。**貴則形樂志樂，賤則形苦志苦，苦樂殊貫，故先問也。封君敗傷降君之位，封公卿也。及欲侯王，謂情慕尊貴而妄爲不已也。**故貴脫勢，雖不中邪，精神內傷，身必敗亡。**憂惶煎迫，怫結所爲。**始富後貧，雖不傷邪，皮焦筋屈，痿躄爲攣。**以五藏氣留連，病有所并而爲是也。**醫不能嚴，不能動神，外爲柔弱，亂至失常，病不能移，則醫事不行，此治之四過也。**嚴謂戒，所以禁非也。所以令從命也。然戒不足以禁非，動不足以從令，委隨任物，亂失天常，病且不移，何醫之有也。**凡診者，必知終始，有知餘緒，切脉

問名，當合男女。**終始謂氣色也。脉要精微論曰：知外者終而始之，明知五色氣象終而復始也。餘緒謂病發端之餘緒也。切謂以指按脉也。問名謂問病證之名也。男子陽氣多而左脉大爲順，女子陰氣多而右脉大爲順，故宜以候常先合之也。**離絕菀結，憂恐喜怒，五藏空虛，血氣離守，工不能知，何術之語。**菀，鬱同。○離謂離間親愛，絕謂絕念所懷，菀謂菀積思慮，結謂結固餘怨。夫間親愛者魂遊，絕所懷者意喪，積所慮者神勞，結餘怨者志苦，憂愁者閉塞而不行，恐懼者蕩憚而失守，盛怒者迷惑而不治，喜樂者憚散而不藏，由是八者，故五藏空虛，血氣離守。工不思曉，又何言哉。○憚音但。**嘗富大傷，斬筋絕脉，身體復行，令澤不息。**斬筋絕脉，言非分之過損也。身體雖已復舊而行，且令津液不爲滋息也。何者？精氣耗減也。澤，液也。**故傷敗結，留薄歸陽，膿積寒炅。**炅音熌。○陽謂諸陽脉及六府也。炅謂熱也。言非分傷敗筋脉之氣，血氣內結，留而不去，薄於陽脉，則化爲膿，久積腹中，而外爲寒熱也。**麤工治之，亟刺陰陽，身體解散，四支轉筋，死日有期。**亟音棘。解、懈同。○不知寒熱爲膿積所生，以爲常熱之疾，槩施其法，數刺陰陽經脉，氣奪病甚，故身體懈散而不用，四支廢運而轉筋，如是故死日有期，豈謂命不謂醫耶。**醫不能明，不問所發，唯言死日，亦爲麤工。此

治之五過也。言麄工不必謂解不備學者縱備盡三世經法診不備三常療不愼五過不求餘緒不問持身亦足爲麄略之醫爾。凡此五者。皆受術不通。人事不明也。言是五者但名受術之徒未足以通悟精微之理人間之事。尚猶懵然。故曰。聖人之治病也。必知天地陰陽四時經紀。五藏六府雌雄表裏刺灸砭石毒藥所主。從容人事以明經道。貴賤貧富各異品理。問年少長勇怯之理。審於部分知病本始。八正九候。診必副矣。聖人之備識也如此。工宜勉之。

此帝示以五過而末節聖人之治病者勉之也。人有嘗貴後賤。眷念故位。雖不中邪。病從內生。營氣者陰氣也。陰氣已脫。名曰脫營。亦有常富後貧。悲傷故物。名曰失精。五氣者。五藏之精氣也。皆違幷病。二者不得病之初。藏府難據。軀形不變。醫診而疑。不知病名。不敢妄擬。旣而身體日減。氣虛無精。漸至病深。無氣陽衰畏寒。覺灑灑然有時而驚。病深如此。以其外衛內營俱已耗奪故也。此治病者之一過也。凡欲診病者。必問昔今飲食居處。苦樂素纍先後。皆能致傷精氣。精氣竭絕。則形體毀沮。且怒則氣逆。故暴怒傷陰。喜則氣緩。故暴喜傷陽。陰陽受傷。厥逆氣上。故脉滿形脫。愚醫不諳補寫之法。罔知得病之情。使彼精華日脫。邪氣日幷。此治病者之二過也。古經有比類奇恒從容諸篇。皆至道之要。如前示從容論者。其大略也。善爲脉者知之爲工。而不善脉者不知爲失。此治病者之三過也。世有貴者。有賤者。有封君敗傷。及希至王侯者。診脉當用此三常之法。彼故貴脫勢。與始富後貧之士。本皆不中邪也。內必傷其精神。外必敗其身體。皮焦筋屈。痿躄爲攣。醫須力禁其非。嚴以制之。今旣不能嚴以動其神氣。又從而順之。以亂其常性。所以病不能移。而此工醫事亦不能行也。此治病者之四過也。凡診者。五色生尅。必分終始。脉要精微論曰。知外者終而始之。病勢相因。必知餘緒。又必切其脉體。問其病名。合其男女。凡離絕菀結。憂恐喜怒。致使五藏空虛。血氣離守。此皆內傷之證候也。工不能知。奚取其術。況病人者。嘗富大傷。筋若斷。而脉若絕。身體雖行。而津液無息。所以留結歸陽。積成膿血。發爲寒熱。彼麄工亟刺陰陽。適使身體四肢解散。轉筋去死不遠。當此之時。唯言死日。眞陋哉此工也。此治病者之五過也。若此者。正以受業不通。不明人事故耳。思昔聖人之治病也則不然。上知天道。下知藥石。中知人事。所以診病之下。能副萬民之望也。

徵四失論

夫經脉十二。絡脉三百六十五。此皆人之所明知。工之所循用也。謂循學而用也。所以不十全者。精神不專。志意不理。外內相失。故時疑殆。謂外

色內謂脈也然精神不專於循用志意不從於條理所謂麄略揆度失常故色脈相失而時自疑殆也。診不知陰陽逆從之理此治之一失矣。脈要精微論曰冬至四十五日陽氣微上陰氣微下夏至四十五日陰氣微上陽氣微下陰陽有時與脈爲期又曰微妙在脈不可不察察之有紀從陰陽始由此故診不知陰陽逆從之理爲一失矣。受師不卒妄作離術謬言爲道更名自功妄用砭石後遺身咎此治之二失也。不終師術惟妄是爲易古變常自功循已遺身之咎不亦宜乎故爲失二也老子曰無遺身殃是謂襲常蓋嫌其妄也。不適貧富貴賤之居坐之薄厚形之寒溫不適飲食之宜不別人之勇怯不知比類足以自亂不足以自明此治之三失也。貧賤者勞富貴者佚佚則邪不能傷易傷以勞勞則易傷以邪其於勞也則富者處貴者之半其於邪也則貧者居賤者之半例率如此然世祿之家或此殊矣夫勇者難感怯者易傷二者不同蓋以其神氣有壯弱也觀其貧賤富貴之義則坐之薄厚形之寒溫飲食之宜理可知矣不知比類用必乖衰則適足以汨亂心緒豈通明之可望乎故爲失三也。診病不問其始憂患飲食之失節起居之過度或傷於毒不先言此卒持寸口何

病能中妄言作名爲麄所窮此治之四失也。憂謂憂懼也患謂患難也飲食失節言甚飽也起居過度言潰耗也或傷於毒謂病不可拘於藏府相乘之法而爲療也卒持寸口謂不先持寸口之脈和平與不平也然工巧備識四術猶疑故診不能中病之形名言不能合經而妄作麄略醫者尚能中妄謬之違背況深明者見而不謂非乎故爲失四也。是以世人之語者馳千里之外不明尺寸之論診無人事。言工之得失毀譽在世人之言語皆可至千里之外然其不明尺寸之診論當以何事知見於人耶。治數之道從容之葆。葆保同○治王也葆平也言診數當王之氣皆以氣高下而爲比類之原本也故下文曰。坐持寸口診不中五脈百病所起始以自怨遺師其咎。自不能深學道術而致診差違始上申怨謗之詞遺過咎於師氏者未之有也。是故治不能循理棄術於市妄治時愈愚心自得。不得修學至理乃衒賣於市廛人不信之謂乎虛謬故云棄術於市也然愚者百慮而一得何自功之有耶。嗚呼窈窈冥冥熟知其道。今詳熟當作孰。道之大者擬於天地配於四海汝不知道之諭受以明爲晦。嗚呼歎也窈窈冥冥言玄遠也至道玄遠誰得知之孰誰也擬於天地言高下之不可量也配

於四海言深廣之不可測也。然不能晄諭於道。則受明道而成暗昧也。晦。暗也。此黃帝正以四失示雷公而戒其不可以明為晦也。第一失者不知陰陽逆順之理也。陰陽逆順之理。非止一端。左手人迎為陽。春夏洪大為順。沉細為逆。右手氣口為陰。秋冬沉細為順。洪大為逆。男子左手脈大為順。女子右手脈大為順。外感陽病見陽脈為順。陰脈為逆。陰病見陽脈為順陰脈為逆。內傷陽病見陽脈為順。陰脈為逆陰病見陰脈為順。陽脈為逆。又色見上下左右各在其要。上為逆。下為從。女子右為逆。左為從。男子左為逆。右為從。第二失者不受師術之正。妄效雜術之邪。以非為是苟用砭石也。第三失者不適病人之情。不明比類之義也。第四失者不究治時致病

之由。妄持寸口之脈不中病情。偽指病名也。是以世人之言遠馳千里之外。至於尺寸之切。人事治數之道。從容和保之術全未之知。雖輕持寸口五脈。不中百病。隨起始以自怨。辞咎於師。曉矣。此所謂治不循理。術棄於市。偶有所愈。愚心方且自得。是以至大至明之道。而使之自晦也。見亦左矣。

方盛衰論

是以形弱氣虛死。中外俱不足也。形氣有餘。脈氣不足死。藏衰故脈不足也。脈氣有餘。形氣不足生。藏盛故脈氣有餘。是以診有大方。坐起有常。坐起有常則息力調適。故

診之方法必先用之。出入有行。以轉神明。言所以貴坐起有常者何。以出入行運皆神明隨轉也。必清必靜。上觀下觀。司八正邪。別五中部。按脈動靜。上觀謂氣色。下觀謂形氣也。八正謂八節之正。候五中謂五藏之部分。然後按寸尺之動靜而定死生矣。循尺滑濇寒溫之意。視其大小。合之病能。逆從以得。復知病名。診可十全。不失人情。故診之或視息視意。故不失條理。數息之長短。候脈之至數。故診之法。或視喘息也。知息合脈病處。必如聖人察候條理。斯皆合也。

此言形氣宜相得不宜相失而備此法者為十全也。玉機眞藏論曰。形氣相得謂之可治。形氣相失謂之難治。然形有形者也。氣無形者也。其氣必於脈乎驗之。是以形弱氣虛者死。蓋二者俱不足也。形氣有餘而脈氣不足者亦死。蓋形以脈為主也。若脈氣有餘而形氣不足則血氣足而神氣充。是可以有生矣。是以診有大法。凡為醫工者。其自己坐起有常。出入有道。神明轉待清淨內守。上下皆觀。八正有邪則司之。五中在部則辨之。八正即八正神明論。五中即古經篇名。然後按病人之脈。動靜滑濇。其寒溫大小。或逆或從。隨定病名。斯可以為十全矣。

黃帝內經素問節文註釋卷之十終

〔清〕張琦撰

素問釋義十卷

清道光十年宛鄰書屋刻本

素問釋義十卷

道光十年三月刻

素問釋義目錄　　陽湖張琦宛鄰甫學

卷一

上古天眞論　四氣調神大論　生氣通天論　金匱眞言論　陰陽應象大論　陰陽離合論　陰陽別論　靈蘭秘典論　六節藏象論　五藏生成篇　五藏別論

卷二

異法方宜論　移精變氣論　湯液醪醴論　玉版論要篇　診要經終論　脈要精微論　平人氣象論　玉機眞藏論　三部九候論

卷三

經脈別論　藏氣法時論　宣明五氣篇　血氣形志篇　寶命全形論　八正神明論　離合眞邪論　通評虛實論　太陰陽明論　陽明脈解篇

卷四

熱論　刺熱論　評熱病論　逆調論　瘧論　刺瘧論　氣厥論　欬論　舉痛論　腹中論　刺腰痛論

卷五

風論　痺論　痿論　厥論　病能論　奇病論　大奇論　脈解論　刺要論　刺齊論　刺禁論　刺志論　鍼解論　長刺節論

卷六

皮部論　經絡論　氣穴論　氣府論　骨空論　水熱穴

論　調經論　謬刺論　四時刺逆從論　標本病傳論
卷七
天元紀大論　五運行大論　六微旨大論　氣交變大論
五常政大論
卷八
六元正紀大論　刺法論篇亡　本病論篇亡
卷九
至真要大論篇
卷十
著至教論　示從容論　疏五過論　徵四失論　陰陽類
論　方盛衰論　解精微論

敘曰內經素問十二卷唐王冰注漢書藝文志黃帝內經十八卷無素問之名隋書經籍志始載素問九卷後漢張機傷寒論序云撰用素問九卷晉皇甫謐王叔和皆引用之則素問之名實始於東漢謂即黃帝之內經與否正不可知而要爲漢以前書無疑也自漢以來多所譌雜隋全元起始作訓詁王冰繼之廣爲詮註素問於是大著學者皆宗之然冰之注得不償失託言藏本多所改竄又移其篇第以意分合於無雜之文曲爲解說牽合附會强以相通宋光祿卿林億等校以舊本斠其異同離合素問之舛雜眞僞於是乎見矣古人於醫列之藝術漢晉而後始以成名然其道極精生死係之古書散佚不可多見微言奥旨僅具於此所藉後之賢者考其眞僞別其精粗以明古聖之義而又依文穿鑿無所決擇反令先聖之道晦而不彰轉相傳述異說蠭起意旨乖謬散亂而不可理是又訓經者之過也琦少好是書又病其雜因求其宗旨按其條理重爲詮釋疑者闕之僞者乙之合者存之誤者正之潛神竭慮歲閱二十成釋義十卷其篇次仍王氏之舊而以林氏校正分註以存其眞其第七卷晉時已亡林氏謂王氏取陰陽大論所補亦古書也今亟仍之非敢故創臆解以求異前人庶欲別白是非彰晦闡微以備後世參擇其有疏謬惟達者正之昌邑黃元御素靈微蘊江陰章合節素問闕疑二書行世未久見者或少篇中時用其說焉

道光九年十月陽湖張琦

京都琉璃廠中間路南文德齋史鴻德鐫

素問釋義卷一

陽湖張琦宛鄰甫學

上古天眞論第一

（宋林億校正云全元起本在第九卷今之篇次皆王氏之所移也）

昔在黃帝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徇齊長而敦敏成而登天迺問於天師曰余聞上古之人春秋皆度百歲而動作不衰今時之人年半百而動作皆衰者時世異耶人將失之耶岐伯對曰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於陰陽和於術數食飲有節起居有常不妄作勞（林云全元起注本作飲食有常節起居有常度太素同楊上善注云以理而取聲色芳味不妄視聽也　徇理而動不爲分外之事）故能形與神俱而盡終其天年度百歲乃去今時之人不然也以酒爲漿以妄爲常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眞不知持滿不時御神（林云別本時作解）

務快其心逆於生樂起居無節故半百而衰也（陽爲陰根陰爲陽宅陽動陰靜陽生陰殺陽盛則人壯陽衰則人老陽盡則人死）夫上古聖人之教下也皆謂之（林云全元起本作上古聖人之教也下皆爲之楊上善云上古聖人使人行者身先行之爲不言之教不言之教勝有言之教故下百姓倣行者衆故曰下皆爲之）虛邪賊風避之有時（八正八風義具甲乙經）恬淡虛無眞氣從之精神內守病安從來（心藏神腎藏精內守者陰爲陽守陽爲陰使水火交濟則內外之邪不作）是以志閑而少欲心安而不懼形勞而不倦氣從以順各從其欲皆得所願故美其食任其服樂其俗高下不相慕故其民曰（林云別本曰作日）樸是以嗜欲不能勞其目淫邪不能惑其心愚智賢不肖不懼於物故合於道（林云全元起本作合於道數）所以能年皆度百歲而動作不衰者以其德全不危也帝曰人年老而無子者材力盡耶將天數然也岐伯曰女子七歲腎氣盛齒更髮長（七陽數女子象離外陽而內陰陰合陽數氣乃盛故女子以七爲節）二七而天癸至任脈通太衝（林云全元起本太衝作伏衝下同）脈盛月事以時下故有子（任脈爲諸陰之長衝脈爲血海血藏於肝而溢於衝脈衝脈滿盛則下爲經水經過血海淨感坎氣乃成胞胎胎系於任養於衝脈也）三七腎氣平均故眞牙生而長極（王冰注眞牙牙之最後生者）四七筋骨堅髮長極身體盛壯五七陽明脈衰面始焦髮始墮（陽明脈行於面循髮際故然人之衰老必由陽氣之弱也）六七三陽脈衰於上面皆焦髮始白（足之三陽自頭走足故衰先於上）七七任脈虛太衝脈衰少天癸竭地道不通故形壞而無子也（陰根於陽血根於氣三陽既衰故衝任虛少）丈夫八歲腎氣實髮長齒更（八陰數男子象坎外陰而內陽陽合陰數氣乃實故男子以八爲節腎氣者水中之火静極而動動則生陽所謂一陽生於子也此氣上升則化木火實即手足少陽相火蟄藏於腎中者腎得此氣故水不寒是腎爲陰而腎氣爲陽也）二八腎氣盛天癸至精氣溢寫陰陽和

故能有子（水升而化神魂氣降而化精魄精者魄之所生精中有氣則陰陽和）三八腎氣平均筋骨勁強故眞牙生而長極四八筋骨隆盛肌肉滿壯五八腎氣衰髮墮齒落（腎中之陽衰）六八陽氣衰竭於上面焦髮鬢頒白七八肝氣衰筋不能動天癸竭精少腎藏衰形體皆極八八則齒髮去腎者主水受五藏六府之精而藏之故五藏盛乃能寫今五藏皆衰筋骨解墮天癸盡矣（氣盛則生精陽衰故五藏皆衰而天癸盡）故髮鬢白身體重行步不正而無子耳帝曰有其年已老而有子者何也岐伯曰此其天壽過度氣脈常通而腎氣有餘也此雖有子男不過盡八八女不過盡七七而天地之精氣皆竭矣（言所稟有餘者雖年老而有子然常人之數男不過八八女不過七七而精氣皆竭此人之大凡也）帝曰夫道者年皆百數能有子乎岐伯曰夫道者能却老而全

形身年雖壽能生子也黃帝曰余聞上古有眞人者提挈天地把握陰陽呼吸精氣獨立守神肌肉若一故能壽敝天地無有終時此其道生四字衍中古之時有至人者林云楊上善云積精全神能至於德故稱至人淳德全道和於陰陽調於四時去世離俗積精全神游行天地之間視聽八達之外此蓋益其壽命而強者也亦歸於眞人其次有聖人者處天地之和從八風之理適嗜欲於世俗之間无恚嗔之心行不欲離於世被服章林云三字衍舉不欲觀於俗外不勞形於事內无思想之患以恬愉爲務以自得爲功形體不敝精神不散亦可以百數其次有賢人者法則天地象似日月辨列星辰逆從陰陽分別四時將從上古合同於道亦可使益壽而有極時

四氣調神大論第二林云全元起本在第九卷

春三月此謂發陳天地俱生萬物以榮夜卧早起廣步於庭被髮緩形以使志生生而勿殺予而勿奪賞而勿罰此春氣之應養生之道也人之生長化收藏應乎四時故養之有道否者爲逆也逆之則傷肝夏爲寒變奉長者少肝氣應春逆春氣故傷肝夏爲寒變者心爲火而生於木木傷不能化當盛夏而變寒由其奉長者少也夏三月此謂蕃秀天地氣交萬物華實王注畢夏至也脈要精微論曰夏至四十五日陽氣微下是則天地氣交也然陽氣施化陰氣結成成化相合故萬物華實也夜卧早起無厭於日厭倦也使志無怒使華英成秀使氣得泄若所愛在外皆順陽之長養此夏氣之應養長之道也逆之則傷心秋爲痎瘧奉收者少冬至重病心氣應夏逆夏氣故傷心夏傷於暑秋爲痎瘧由新涼鬱其暑熱更感風寒也長夏屬土金之所生此兼長夏言故曰奉收者少冬水盛而火益衰故重病秋三月此謂容平天氣以急地氣以明收降令行故也早卧早起與雞俱興使志安寧以緩秋刑收斂神氣使秋氣平秋主刑殺志氣躁動則行秋令或過而秋氣不平矣無外其志使肺氣清此秋氣之應養收之道也逆之則傷肺冬爲飧泄奉藏者少肺氣應秋故逆之則傷肺冬爲飧泄者脾以濕土主令肺從母化氣而爲濕勝其燥收令失職收者所以爲藏之先也收令不肅則藏令不密陽泄水寒上侮脾土水濕相合脾弱不能消化水穀則爲飧泄由肺傷而奉藏者少也冬三月此謂閉藏水冰地坼無擾乎陽早卧晚起必待日光使志若伏若匪王注匪當作匿若有私意若已有得去寒就溫無泄皮膚使氣亟奪此冬氣之應養藏之道也逆之則傷腎春爲痿厥奉生者少腎氣應冬故逆冬氣則傷腎肝主筋而生於水腎傷則木之生意不遂血少筋枯故痿也厥者陰陽不相順接病屬厥陰以木生於水而化火得母氣則寒從子氣則熱上陽下陰不相交接故厥總緣生氣之失政也天氣清淨光明者也藏德不上一作止非故不

下也以下言順陰陽陰陽之和者即在四時之中故特以不和者言之所謂虛邪賊風當避者也天氣者陽氣也天氣本清淨而光明但陰陽貴能升降若陰不上升則陽不能下降矣以下皆言不能升降之害天明則日月不明邪害空竅陽氣者閉塞地氣者冒明天氣不下則天獨明於上矣然天之所以明者以日月之明也陽獨留於上則陰陽痞隔日月反失其明而邪氣害其空竅益陽氣閉塞則陰濁之氣上壅而冒其明也雲霧不精則上應白露不下交通不表萬物命故不施地氣上爲雲天氣下爲雨氣相感召乃能交合也陽氣閉塞則地之上交者不能化其精微而天之下交者亦絕交通不表則萬物之命無以施化矣不施則名木多死惡氣不發風雨不節白露不下則菀稾不榮賊風數至暴雨數起天地閉塞是生惡氣鬱極而發則爲賊風暴雨也天地四時不相保與道相失則未央絕滅寒暑錯亂是四時不相保也數犯賊風暴雨則與道相失疴疾多起而死亡亟矣惟聖人從之故身無奇病萬物不失生氣不竭逆春氣則少陽不生肝氣內變陽不得升鬱而多變逆

夏氣則太陽不長心氣內洞（王注洞謂中空也）逆秋氣則太陰不收肺氣焦滿（肺氣不收則逆於上君相乘之是爲焦滿）逆冬氣則少陰不藏腎氣獨沉（林云太素作沉濁按腎藏則陽氣客而溫升於上少陰不藏坎陽泄露而寒水獨陷於下矣太素作沉濁亦其義也）夫四時陰陽者萬物之根本也所以聖人春夏養陽秋冬養陰以從其根故與萬物浮沉於生長之門逆其根則伐其本壞其眞矣故陰陽四時者萬物之終始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則災害生從之則苛疾不起是謂得道道者聖人行之愚者佩（當作背）之從陰陽則生逆之則死從之則治逆之則亂反順爲逆是謂內格故聖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亂治未亂此之謂也夫病已成而後藥之亂已成而後治之譬猶渴而穿井鬭而鑄錐不亦晚乎

生氣通天論第三（林云全元起本在第四卷）

黃帝曰夫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本於陰陽天地之間六合之內其氣九州九竅五藏十二節皆通乎天氣其生五其氣三數犯此者則邪氣傷人此壽命之本也（其生五皆本五行之氣而生也其氣三天氣地氣人氣也六微旨論天樞以上天氣主之天樞以下地氣主之氣交之分人氣從之）蒼天之氣淸淨則志意治順之則陽氣固雖有賊邪弗能害也此因時之序故聖人傳精神服天氣而通神明失之則內閉九竅外壅肌肉衛氣散解此謂自傷氣之削也（春爲蒼天內應乎肝生發之本也腎藏志脾藏意木氣溫升而不鬱則脾腎皆升故志意治肝木上升則化心火陽盛於火故順之則陽氣固密賊邪不能害也因時之序謂四氣調神舉春而三時可知腎藏精心藏神心腎交濟則服天氣而神明可通天氣謂陽氣也淸陽上升則開上竅濁陰下傳則開下竅實於腠理則榮肌骨行於脈外則爲衛氣諸陽皆統於衛也失其固密之道則竅閉肌壅衛氣散解無以司開闔溫分肉充皮膚矣此自傷其陽使氣日削也）陽氣者若天與日失其所則折壽而不彰故天運當以日光明是故陽因而上衛外者也因於寒欲如運樞起居如驚神氣乃浮（因於寒句誤次當在體若燔炭之上神魂爲陽體魄爲陰人之知覺運動皆陽氣也陽衰則病陽盡則死矣陽動而陰靜故陽上而陰下陽外而陰內欲如運樞者不息而居其所也陽動而在上而陽中有陰則靜而降矣陰靜而在下而陰中有陽則動而升矣陽升陰降循環無端若戶樞之運轉是以陽氣能固也若起居驚擾則神氣浮越而邪因入之如下所云）因於暑汗煩則喘喝靜則多言（陽虛而傷暑陽泄故多汗熱傷氣肺金受爍故煩而喘喝不安也靜則多言句疑有悞喝疑渴之訛暑即金匱之暍病金匱暍病禁汗下溫針而王氏謂暑當汗泄謬矣至謂傷於寒毒至夏變爲暑病又因叔和溫熱之謬而加誤焉者也）體若燔炭汗出而散（上因於寒句當在此風寒傷其營衛則陽鬱而爲熱宜以汗解）因於濕首如裹濕熱不攘大筋緛短小筋弛長緛短爲拘弛長爲痿（濕病皆由陽虛首如裹頭目不淸若有物蒙之也濕化爲熱流注經絡筋得熱即縱得寒即縮若津血枯燥亦

令筋縮濕熱鬱蒸血脈停瘀營衛滯澁故或短縮或弛長也蓋廣陳之）因於氣爲腫（陽虛而厥氣乘之則爲痞滿腫脹之疾）四維相代陽氣乃竭（四維四時也本陽虛而爲四時寒暑濕氣所乘則陽氣竭絕）陽氣者煩勞則張精絕辟積於夏使人煎厥目盲不可以視耳閉不可以聽潰潰乎若壞都汩汩乎不可止（陽藏則密煩勞過度則陽不根於內而盡張於外陽竭則精亦絕辟積積疊也夏令六陽在上人氣應之陽根盡泄厥氣上衝煎迫而厥逆目盲耳閉濁陰否塞若水之決壞都邑不可止此陽虛氣脫之候）陽氣者大怒則形氣絕而血菀於上使人薄厥（怒則氣逆而血隨之鬱積心胸之間是陰陽氣血并迫而然形氣絕者營衛不通形狀若死也）有傷於筋縱其若不容（筋傷則機關縱緩不能收持爲容止）汗出偏沮使人偏枯（陽氣不周故汗出不偏是偏枯之兆）汗出見濕乃生痤疿（濕從汗孔入鬱於皮膚）高（膏同）粱之變足生大丁受如持虛（厚味鬱爲內熱發於肌肉是爲癰疽足饒也受如句疑悞）勞汗當風寒薄爲皶鬱乃痤（皆陽氣內鬱所爲）陽氣者精則養神

柔則養筋開闔不得寒氣從之乃生大僂氣化液液化血故神以之養筋以之柔開闔失職寒氣內襲着於腰背則筋絡拘急不能仰也陷脈爲瘻留連肉腠寒陷於脈經血稽滯則爲瘡瘻留連肉腠俞氣化薄傳爲善畏及爲驚駭寒從背俞變化而內薄則傳腎爲善畏傳肝爲驚駭按文義不次蓋他經脫文營氣不從逆於肉理乃生癰腫此通上陷脈爲變二句爲義脈者血之府寒陷於脈留於肌肉腠理之間營氣不得通流而逆于肉理血寒相薄陽不得達則爲癰腫也魄汗未盡形弱而氣爍穴俞以閉發爲風瘧體魄之汗未止陽隨汗泄形弱氣消風寒襲之汗孔隨閉風寒鬱其暑熱則爲風瘧故風者百病之始也清淨則肉腠閉拒雖有大風苛毒弗之能害此因時之序也故病久則傳化上下不并良醫弗爲醫者通陰陽調血脈病可立已使其久而傳化上下否隔不能合并雖良醫無能爲矣故陽蓄積病死而陽氣當隔隔者當寫不亟正治粗乃敗之蓄積猶鬱結也陽氣鬱結於上而死者以陰凝於下而隔塞不通也如此則當寫陰以通陽乃爲正治粗工不知所以敗也

故陽氣者一日而主外衛氣晝行陽二十五度夜行陰二十五度平旦人氣生日中而陽氣隆日西而陽氣已虛氣門乃閉是故暮而收拒無擾筋骨無見霧露反此三時形乃困薄氣門衛氣出入之門夜而衛氣行陰退藏於密人亦順之也岐伯曰衍文陰者藏精而起亟也陽者衛外而爲固也亟數也陰爲陽守陰中有陽故亟起陽爲陰使陽中有陰故能固亟起者陰中之陽升也爲固者陽中之陰降也陰陽互根爲用如是陰不勝其陽則脈流薄疾并乃狂陽性速陰性遲陽勝其陰故脈來急數若陰爲陽并則陽實而爲狂陽不勝其陰則五藏氣爭九竅不通清陽出上竅濁陰出下竅陽微陰盛清陽不升濁陰塡塞五藏之氣紛爭奔亂故上竅不通而下竅亦塞是以聖人陳陰陽筋脈和同骨髓堅固氣血皆從如是則內外調和邪不能害耳目聰明氣立如故風客淫氣精乃亡邪傷肝也客風淫於陽氣則精亡而傷肝風氣通於肝也藏府皆有精因而飽食筋脈橫解腸

澼爲痔承傷肝而言飽甚則腸胃脹滿中氣不得上下既傷文鬱故筋脈橫解肝不得並中氣上升脾亦下陷肝鬱欲泄遂歸二腸而爲泄利痔則濕熱鬱積大腸而成者也因而大飲則氣逆飲多百脈沸騰氣不能下降因而強力腎氣乃傷高骨乃壞強力謂房室也腎主骨腰爲腎府故腎氣傷腰高之骨壞凡陰陽之要陽密乃固兩者不和若春無秋若冬無夏因而和之是謂聖度故陽強不能密陰氣乃絕不密則陽泄於外陰不得陽以化故絕陰平陽秘精神乃治陰陽離決精氣乃絕因於露風乃生寒熱陰平則陽秘腎中一陽常升而化木火心中一陰常降而化金水故精神治也火炎於上水沉於下陰陽離決精氣無以滋生重以風露外感即生寒熱此溫瘧之原也說見下是以春傷於風邪氣留連乃爲洞泄凡經脈藏府之氣不鬱則不盛不鬱亦不衰風邪通肝必剋脾土脾土鬱不能消化水穀并入二腸肝之上升必隨脾土脾陽既鬱木氣亦不得直升遂決二腸而爲洞泄故飧泄腸澼之家必責肝脾夏傷於暑秋爲痎瘧熱氣合於皮膚新涼襲之又感寒濕則爲瘧疾秋傷於濕上逆而欬

發爲痿厥秋氣燥而主收濕勝則燥虛足太陰以濕土主令手太陰從而化濕手陽明以燥金主令足陽明從而化燥秋傷于濕者燥氣不足而收令不行也肺之右降隨乎胃氣濕勝燥虛胃氣不降太陰無由下達故上逆而爲欬嗽治節不行而濕流關節則痿脾濕而木氣不行則厥冬傷於寒春必病溫冬主蟄藏氣應乎腎金匱眞言論藏於精者春不病溫此傷於寒即冬不藏精之義也嚴寒封蟄之時相火播騰反行炎赫之令內熱鬱積一交春氣木火司權又過風露閉其皮毛內熱莫宣遂成溫病以其火盛精枯故內外皆熱上文所謂陽強不能密陰氣乃絕因於露風乃生寒熱非如王叔和冬時感寒不病至春變爲溫病之說也四時之氣更傷五藏陰之所生本在五味陰之五宮傷在五味精液津血皆飲食五味所化但五味各有所入過則傷及他藏亦且本藏自傷此文不備是故味過於酸肝氣以津脾氣乃絕肝性升散酸入肝而主斂肝氣過斂津液停瘀則木氣轉鬱必乘脾土也味過於鹹大骨氣勞短肌心氣抑鹹潤下而走血腎陽不升血澁不行故骨枯肌縮大骨氣勞即骨痿之漸心氣抑火不舒也味過於甘心氣喘滿色黑腎氣不衡甘能緩中中氣過緩不升降遲滯故心氣喘滿不升

隆腎氣不升而黑色外見也味過於辛筋脈沮弛精神乃央央殃同辛走氣而入肺氣過散則津液不化故筋脈失養精神殃敗是故謹和五味骨正筋柔氣血以流腠理以密如是則骨氣以精謹道如法長有天命案篇中備陳陽氣衰弱致病申以固密陽氣之義蓋百病之生無不因陽虛而起者後人泄火補水之說離經畔道豈未讀此文乎

金匱眞言論第四

林云全元起本在第四卷

黃帝問曰天有八風經有五風何謂岐伯對曰八風發邪以為經風觸五藏邪氣發病所謂得四時之勝者春勝長夏長夏勝冬冬勝夏夏勝秋秋勝春所謂四時之勝也八風之邪隨其所不勝而為病東風生於春病在肝俞在頸項肝膽之經頸項皆無俞穴下言春病在頭頸項即頭之變文南風生於夏病在心俞在胸脇手少陰脈循胸脇西風生於秋病在肺俞在肩背背為胸府與肩相近北風生於冬病在腎俞在腰股腰為腎府與股相連中央為土病在脾俞在脊藏府之俞皆在脊背此以部分分言之耳故春氣者病在頭夏氣者病在藏秋氣者病在肩背冬氣者病在四支各隨其俞而入而藏氣應之夏病在藏即謂胸脇對肢節而言故春善病鼽衄邪客於肺氣道不利則鼻塞而衄血升於上肺氣不降則出於鼻而為衄春氣在頭故病應之仲夏善病胸脇長夏善病洞泄寒中濕盛土鬱脾陽不升秋善病風瘧冬善病痺厥水寒木氣不舒筋脈蹇澁則痺木火不相交接則厥故冬不按蹻春不鼽衄春字衍不病頸項仲夏不病胸脇長夏不病洞泄寒中秋不病風瘧冬不病痺厥飧泄而汗出也按摩導引所以發舒陽氣冬時行之則陽不藏而諸病作故冬不按蹻則四時無疾按蹻尚禁況煩勞房室乎飧泄句疑衍夫精者身之本也故藏於精者春不病溫陽根於陰氣宅於精精血皆陰而陽根在焉故為養身之本精藏則陽秘於內熱不生外感不入故不病溫也凡人陰陽互根然貴陽而賤陰者以陽盛則陰從而陰盛則病陽陽易耗而陰易長也夏暑汗不出者秋

成風瘧汗出而風寒襲之則汗孔隨閉故汗不出此平人脈法也此三句並他經脫文故曰陰中有陽陽中有陰平旦至日中天之陽陽中之陽也日中至黃昏天之陽陽中之陰也合夜至雞鳴天之陰陰中之陰也雞鳴至平旦天之陰陰中之陽也故人亦應之火位於南水位於北木自左升金自右降如環無端升降不息皆應乎天也夫言人之陰陽則外為陽內為陰言人身之陰陽則背為陽腹為陰言人身之藏府中陰陽則藏者為陰府者為陽肝心脾肺腎五藏皆為陰膽胃大腸小腸膀胱三焦六府皆為陽所以欲知陰中之陰陽中之陽者何也為冬病在陰陰中之陰夏病在陽陽中之陽春病在陰陰中之陽秋病在陽陽中之陰皆視其所在為施鍼石也故背為陽陽中之陽心也背為陽陽中之陰肺也腹為陰陰中之陰腎也腹為陰陰中之陽肝也腹為陰陰中之至陰脾也此皆陰陽表裏內外雌雄相輸應也故以應天之陰陽也帝曰五藏應四時各有收受乎岐伯曰有東方青色入通於肝開竅於目藏精於肝其病發驚駭其味酸其類草木其畜雞其穀麥其應四時上為歲星是以春氣在頭也其音角其數八是以知病之在筋也其臭臊南方赤色入通於心開竅於耳藏精於心故病在五藏其味苦其類火其畜羊其穀黍其應四時上為熒惑星是以知病之在脈也其音徵其數七其臭焦中央黃色入通於脾開竅於口藏精於脾故病在舌本其味甘其類土其畜牛其穀稷其應四時上為鎭星是以知病之在肉也其音宮其數五其臭香西方白色入通於肺開竅於鼻藏精於肺

故病在背其味辛其類金其畜馬其穀稻其應四時上爲太白星是以知病之在皮毛也其音商其數九其臭腥北方黑色入通於腎開竅於二陰藏精於腎故病在谿肉之小會曰谿其味鹹其類水其畜彘其穀豆其應四時上爲辰星是以知病之在骨也其音羽其數六其臭腐故善爲脈者謹察五藏六府一逆一從陰陽表裏雌雄之紀藏之心意合心於精非其人勿教非其眞勿授是謂得道

陰陽應象大論第五 林云全元起本在第九卷

黃帝曰陰陽者天地之道也萬物之綱紀變化之父母生殺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於本故積陽爲天積陰爲地陰靜陽躁躁動也陽生陰長陽殺陰藏夏一陰生而物始實是陰之長也肺主氣而爲

肅殺是陽之殺也故坤位西南時應六七月乾位西北時應九十月陽化氣陰成形陽動而上是化神魂陰靜而下是成精魄寒極生熱熱極生寒寒極生熱一陽生於子也熱極生寒一陰生於午也寒氣生濁熱氣生清寒爲濁陰熱化清陽清氣在下則生飧泄濁氣在上則生䐜脹此陰陽反作病之逆從也有陽必升有陰必降而陰陽升降在乎中氣脾氣左升則肝腎隨而上交胃氣右降則膽肺隨而下濟清氣在下脾陷而不升也故木鬱而爲飧泄濁氣在上胃逆而不降也故肺壅而爲䐜脹失其升降之用故曰反作病之逆從無不由此故清陽爲天濁陰爲地地氣上爲雲天氣下爲雨雨出地氣雲出天氣地之升者卽本天之降天之降者卽本地之升故清陽出上竅濁陰出下竅清陽發腠理濁陰走五藏清陽實四支濁陰歸六府陽性親上而在外陰性親下而在內自然之理也陽中之濁陰降則陽遂其升發之用而陰不得相干陰中之清陽升則陰全其凝靜之體而陽亦不致鬱陷水爲陰火爲陽陽爲氣陰爲味凡物得陽爲氣得陰爲味味歸形形歸氣氣歸精精歸化精食氣形食味化生精氣生形味傷形氣傷精精化爲氣氣傷於味以陰從陰故味歸形以形食味也形不離氣故形歸氣以氣生形也陽藏於陰故氣歸精以精食氣也精氣相合乃生化故精歸化以精化爲氣化又生精也精氣互根而不相離如是太過則不生化而反傷故形傷於味精傷於氣耳氣傷於味者形傷則氣亦傷也陰味出下竅陽氣出上竅味厚者爲陰薄爲陰之陽氣厚者爲陽薄爲陽之陰味厚則泄薄則通氣薄則發泄厚則發熱壯火之氣衰少火之氣壯壯火食氣氣食少火壯火散氣少火生氣壯火以下承氣薄則發泄厚則發熱而言壯火食氣故令人衰以其散氣也氣食少火故令人壯以其生氣也氣味辛甘發散爲陽酸苦涌泄爲陰自水爲陰至此言藥食氣味之用陰勝則陽病陽勝則陰病陽勝則熱陰勝則寒重寒則熱重熱則寒寒傷形熱傷氣氣傷痛形傷腫故先痛而後腫者氣傷形也先腫而後痛者形傷氣也風

勝則動熱勝則腫燥勝則乾寒勝則浮濕勝則濡瀉此節應在重陽必陰之下陽病爲熱陰病爲寒重陰則陽鬱於內故熱重則陰浮於外故寒非物極則反之謂也寒傷營則營血凝滯故腫熱傷氣則衛陽不達故痛所傷有先後而腫痛亦因之風性發揚故動而振掉熱留膚腠則發爲癰腫燥令過收故津液枯澁寒性凝濇故胸腹痞脹濕盛脾陷則水穀不分也天有四時五行以生長收藏以生寒暑燥濕風人有五藏以生喜怒悲憂恐故喜怒傷氣寒暑傷形喜怒該五志言寒暑該六氣言喜怒從內發故傷氣寒暑從外入故傷形暴怒傷陰暴喜傷陽厥氣上行滿脈去形怒則氣上而血菀故傷陰喜則氣緩而不持故傷陽陰陽一傷則逆氣上行滿於經脈而神氣浮散此卽暴厥之候喜怒不節寒暑過度生乃不固內傷五志外感六淫生理無自而固故重陰必陽重陽必陰陰病則必及陽陽病則必及陰上陰勝則陽病一節次此下故曰冬傷於寒春必病溫春傷於風夏生飧泄夏傷於暑秋必痎瘧秋傷於濕冬生欬嗽帝曰余聞上古聖人

論理人形列別藏府端絡經脈會通六合六合謂手足經之合各從其經氣穴所發各有主名谿谷屬骨皆有所起分部逆從各有條理四時陰陽盡有經紀外內之應皆有表裏其信然乎問辭與下岐伯對文義不合他經錯簡也林云全元起本在上古聖人之教也上亦不相次岐伯對曰東方生風風生木陽自地升自東而南故陽生於東陽之舒爲風爲木也木生酸酸生肝肝生筋筋生心木升化火肝主目其在天爲元在人爲道在地爲化化生五味道生智元生神神在天爲風在地爲木風者木之氣木者風之質在體爲筋在藏爲肝在色爲蒼在音爲角在聲爲呼在變動爲握在竅爲目在味爲酸在志爲怒怒傷肝悲勝怒風傷筋燥勝風酸傷筋辛勝酸五藏之志與氣與味過則自傷然救之必各以其類故五志之病必以志勝之其氣與味之勝亦然不知此義但以病屬某藏不別氣味雜然亂投所以敗也南方生熱熱生

火陽盛於南爲熱爲火火生苦苦生心心生血血生脾火氣化土心主舌其在天爲熱在地爲火熱者火之氣火者熱之質在體爲脈在藏爲心在色爲赤在音爲徵在聲爲笑在變動爲憂五藏之變動肝爲握脾爲噦肺爲欬腎爲慄皆主病言而此於心獨曰憂似不一例憂爲肺志不得云心之變動五常政論赫曦之紀其動炎灼妄擾疑此憂字乃擾之悞也在竅爲舌在味爲苦在志爲喜喜傷心恐勝喜熱傷氣寒勝熱苦傷氣鹹勝苦中央生濕濕生土陽上陰下二氣交蒸則生濕氣故土居陰陽之交水火之介土生甘甘生脾脾生肉肉生肺土氣生金脾主口其在天爲濕在地爲土濕者土之氣土者濕之質在體爲肉在藏爲脾在色爲黃在音爲宮在聲爲歌在變動爲噦在竅爲口在味爲甘在志爲思思傷脾怒勝思濕傷肉風勝濕甘傷肉酸勝甘西方生燥燥生金陰自天降自西而北故陰收於西陰之斂爲燥爲金也金生辛辛生肺

肺生皮毛皮毛生腎金氣化水肺主鼻其在天爲燥在地爲金燥者金之氣金者燥之質在體爲皮毛在藏爲肺在色爲白在音爲商在聲爲哭在變動爲欬在竅爲鼻在味爲辛在志爲憂憂傷肺喜勝憂熱傷皮毛寒勝熱林云太素作燥傷皮毛熱勝燥辛傷皮毛苦勝辛北方生寒寒生水陰盛於北爲寒爲水水生鹹鹹生腎腎生骨髓髓生肝水氣生木腎主耳其在天爲寒在地爲水寒者水之氣水者寒之質在體爲骨在藏爲腎在色爲黑在音爲羽在聲爲呻在變動爲慄在竅爲耳在味爲鹹在志爲恐恐傷腎思勝恐寒傷血林云太素血作骨下同燥勝寒燥謂陽明胃也陽明以戊土而從燥金化氣故能勝寒非謂金氣勝水也太素作濕非是土濕則不能勝水鹹傷血甘勝鹹故曰天地者萬物之上下也陰陽者血氣之男女也左右者陰陽之道路也水火者陰陽之徵兆也

陰陽者萬物之能始也上下猶言覆載陽自右降陰自左升故曰陰陽之道路林云楊上善謂陰氣右行陽氣左行然升者爲陽降者爲陰也陰陽之質莫著於水火故曰徵兆能始者成始而成終也故曰陰在內陽之守也陽在外陰之使也陰靜陽動陰能守則陽秘於內陽爲使則陰固於外又交濟之義也帝曰法陰陽奈何岐伯曰陽勝則身熱腠理閉喘麤爲之俛仰汗不出而熱齒乾以煩寃腹滿死能冬不能夏陽盛於上故熱寒襲於表故腠理閉肺胃逆故喘粗而俛仰不利熱甚津枯故汗不出而齒乾君相燔騰神明內擾故煩寃腹滿則邪氣入藏故死冬時陽氣伏藏故病不甚夏令陽氣盡泄故劇此溫熱之病陽熾而精枯者也陰勝則身寒汗出身常清數慄而寒寒則厥厥則腹滿死能夏不能冬陰盛則寒慄汗出者陽泄也氣逆腹滿陰盛陽絶故死陰枯則喜冬陽微則喜夏此陰陽更勝之變病之形能也帝曰調此二者奈何岐伯曰能知七損八益則二者可調不知用此則早衰之節也七陽數八陰數七八猶言陰陽也中年以後陽

漸衰而陰漸長七日損而八日益知其損益而抑陰扶陽則二者可調不然乃早衰矣年四十而陰氣自半也起居衰矣陽盛則人壯陰盛則人老半過半也起居之不衰陽氣爲之陽微故衰矣年五十體重耳目不聰明矣陰性遲重五十陰更盛故體重也耳目以清陽開發故聰明陰盛陽微則聰明漸減年六十陰痿氣大衰九竅不利下虛上實涕泣俱出矣陰者宗筋之所聚陽明主潤宗筋陽莫盛於陽明陽明虛宗筋失潤故痿清陽不升濁陰不降則九竅不利陽衰於下故下虛陰逆於上故上實涕泣陰類也故曰知之則強不知則老故同出而名異耳智者察同愚者察異皆本於陰陽故曰同出各殊其衰盛故曰名異智者察同則知損益之原愚者察異但覩老壯之節愚者不足智者有餘有餘則耳目聰明身體輕強老者復壯壯者益治扶陽抑陰調劑水火却老延年理所自有是以聖人爲無爲之事樂恬憺之能從欲快志於虛無之守故壽命無窮與天地終此聖人之治身也天不足西北故西北方陰也而人

右耳目不如左明也地不滿東南故東南方陽也而人左手足不如右強也耳目以神用法天手足以形用法地帝曰何以然岐伯曰東方者陽也陽者其精并於上并於上則上明而下虛故使耳目聰明而手足不便也西方陰也陰者其精并於下并於下則下盛而上虛故其耳目不聰明而手足便也陽自地升故并於上陰自天降故并於下木火旺於東南金水旺於西北也故俱感於邪其在上則右甚在下則左甚此天地陰陽所不能全也故邪居之上則右虛下則左虛故邪居之故天有精地有形天有八紀地有五里故能爲萬物之父母清陽上天濁陰歸地是故天地之動靜神明爲之綱紀故能以生長收藏終而復始八紀八風之紀五里五行之里五行各有方位時序如井里然也天地惟陰陽升降爲萬物之父母而所以執升降之樞者神明爲之綱紀也神明者陽之精其在人則心也惟聖人上配

天以養頭下象地以養足中傍人事以養五藏天氣通於肺地氣通於嗌風氣通於肝雷氣通於心谷氣通於脾雨氣通於腎肺位高故通天氣嗌主納食地養萬物故通於嗌風爲木氣故通於肝雷者陽之鬱而達者也故通於心谷虛而受象脾故通於脾雨水同氣故通於腎六經爲川腸胃爲海九竅爲水注之氣以天地爲之陰陽氣血盛於藏府流於經脈其精氣上發於七竅下通於二陰故曰水注之氣其陰陽總象乎天地也陽之汗以天地之雨名之陽之氣以天地之疾風疾字衍名之暴氣象雷逆氣象陽陽加於陰而爲汗象天地交而爲雨也大塊噫氣爲風人之呼吸由肝而發故象風暴氣有聲象雷之搏擊鳴激陽即謂風也故治不法天之紀不用地之理則災害至矣故邪風之至疾如風雨故善治者治皮毛其次治肌膚其次治筋絡其次治六府其次治五藏治五藏者半死半生也止其方萌則易治其已成則難故天之邪氣感則害人五藏水

穀之寒熱感則害於六府地之濕氣感則害皮肉筋脈天之邪氣由外而入其極則害藏水穀寒熱自內而發其傷則害府邪氣非不害府水穀非不害藏也太陰陽明論犯賊風虛邪者陽受之食飲不節起居不時者陰受之陽受之則入六府陰受之則入五藏與此義正相發此承上皮毛經脈府藏邪氣漸入爲義濕盛則營衛不暢故害皮肉筋脈故善用鍼者從陰引陽從陽引陰以右治左以左治右以我知彼以表知裏以觀過與不及之理見微知過用之不殆湯藥之用亦當法此善診者察色按脈先別陰陽審清濁而知部分脈有陰陽色分清濁部分兼色脈言色之部分在面脈有三部九候也視喘息聽音聲而知所苦候呼吸以知氣聽音聲以候藏肝爲呼心爲噫肺爲哭脾爲歌腎爲呻觀權衡規矩而知病所主權衡規矩謂脈應四時也診病必以四時爲主按尺寸觀浮沈滑濇而知病所生浮以候陽沈以候陰滑濇以候氣血則知病所從生以治無過以診則不失矣合數端以診治則無過而失者故曰病之始起也可刺而已其

盛可待衰而已待病氣衰而治之故因其輕而揚之因其重而減之輕者發之則邪去重者必節減去之因其衰而彰之形不足者溫之以氣精不足者補之以味衰謂形氣衰也形氣衰則補益之使之彰盛形食味形不足者當補之以味然不溫之以氣則味反傷形氣生精精不足者當溫之以氣然不補之以味則氣反傷精蓋五味入胃精華歸肺肺氣飄揚而灑布之以化為津液精血灌於藏府外滲肌肉言溫形以氣則味可知言補精以味則氣可見此申上因其衰而彰之之義其高者因而越之宣吐也其下者引而竭之泄下也中滿者寫之於內泄其實其有邪者漬形以為汗以湯漬其形體溫覆取汗以邪入經絡腠理密或天寒不易取汗則用此法其在皮者汗而發之在外宜汗之其慓悍者按而收之慓悍猝暴也先按摩以歛其氣其實者散而寫之氣實者可散審其陰陽以別柔剛陽病治陰陰病治陽定其血氣各守其鄉血實宜決之氣虛宜掣引之藏府有陰陽形氣有虛實故有同病而異治者陰陽剛柔不一也陽病起於陰陰病起於陽治之各從其本惟定其血氣各循其升降之方耳血實則可破決氣虛則宜導引引虛決實則血氣各守其鄉矣

陰陽離合論第六林云全元起本在第三卷

黃帝問曰余聞天為陽地為陰日為陽月為陰大小月三百六十日成一歲人亦應之今三陰三陽不應陰陽其故何也陰陽各一而分為三故曰不應岐伯對曰陰陽者數之可十推之可百數之可千推之可萬萬之大不可勝數然其要一也天覆地載萬物方生未出地者命曰陰處名曰陰中之陰則出地者命曰陰中之陽陽予之正陰為之主陽正於外陰主於內在人身則未出地者腎也出地者肝也陽升而化心火為君主是陽予之正陰降而化腎水為蟄藏是陰為之主也故生因春長因夏收因秋藏因冬失常則天地四塞陰陽之在人者亦數之可數帝曰願聞三陰三陽之離合也岐伯曰聖人南面而立前曰廣明後曰太衝廣明心也太衝衝脈也衝脈並少陰而行少陰合衝脈而盛大故取以定南北之準太衝之地名曰少陰少陰之上名曰太陽諸上下前後俱以藏府部位及經脈行次言太陽脈至小指外側少陰脈起小指之端膀胱位居腎上是在少陰之上也太陽根起於至陰結於命門名曰陰中之陽至陰穴在足小指外側命門者目也足之三陽自頭走足此承出地者命曰陰中之陽而言故列三陽之經府必從三陰生義蓋陽生於地陰降於天陽之所以降者以陽中含陰陰靜則降也陰之所以升者以陰中含陽陽動則升也故曰太陽根起於至陰結於命門為陰中之陽主出地而言與諸言經脈行度三陽太少義殊也中身而上名曰廣明廣明之下名曰太陰臍為天樞居身之中中身而上自臍以上也心位之下則脾藏太陰之前名曰陽明脾胃一脈相連脾脈行胃脈之後陽明根起於厲兌名曰陰中之陽厲兌穴在足大指次指之端陽明少陽言根不言結者脫文也厥陰之表名曰少陽膽寄於肝膽脈行肝脈之外少陽根起於竅陰名曰陰中之少陽竅陰穴在足小指次指之端是故三陽之離合也太陽

為開陽明為闔少陽為樞三經者不得相失也搏而勿浮命曰一陽離者各治一經合者共為開闔所謂不得相失也太陽居表為開陽明居裏為闔少陽居陰陽之交故為轉運之樞開闔相應樞軸常運是為三陽之合脈應指有力曰搏陽脈宜浮然過浮則陽泄搏而勿浮是三陽之氣齊一故曰一陽蓋三陽本一陽所化也帝曰願聞三陰岐伯曰外者為陽內者為陰然則中為陰其衝在下名曰太陰以衝為準脾在衝上故曰其衝在下太陰根起於隱白名曰陰中之陰隱白穴在足大指端太陰之後名曰少陰少陰根起於涌泉名曰陰中之少陰涌泉穴在足心少陰之前名曰厥陰厥陰根起於大敦陰之絕陽名曰陰之絕陰大敦穴在足大指之端厥陰兩陰交盡故曰陰之絕陽又曰絕陰者陰至此而盡也是故三陰之離合也太陰為開厥陰為合少陰為樞三經者不得相失也搏而勿沉名曰一陰太陰行三陰之前故為開厥陰行三陰之後故為闔少陰行三陰之中故為樞陰脈宜沉然過沉則陰凝搏而

勿沉是三陰之氣和平故曰一陰三陰言根不言結亦脫文也陰陽䵷䵷衝同積傳爲一周氣裏形表而爲相成也王注䵷䵷言氣之往來也積脈之傳水下二刻而一周於身營衛之氣因息游布互相成立也

陰陽別論第七

林云全元起本在第四卷

黃帝問曰人有四經十二從何謂岐伯對曰四經應四時十二從應十二月十二月應十二脈四經謂四時經常之脈十二從者氣自子丑至戌亥十二月脈應之也然此義與本篇不屬疑他經脫文耳（脈）有陰陽知陽者知陰知陰者知陽凡陽有五五五二十五陽所謂陰者眞藏也見則爲敗敗必死也所謂陽者胃脘之陽也別於陽者知病處也別於陰者知死生之期三陽在頭三陰在手所謂一也別於陽者知病忌時別於陰者知死生之期謹熟陰陽無與衆謀所謂

陰陽者去者爲陰至者爲陽靜者爲陰動者爲陽遲者爲陰數者爲陽凡持眞（脈之）二字衍藏脈肝至懸絕急十八日死心至懸絕九日死肺至懸絕十二日死腎至懸絕七日死脾至懸絕四日（死）以上並他經重出脫簡之文古經久遠殘缺後人轉相增益訛舛遂多王氏既芟其蕪穢復不善持擇時有竄入今悉分別正之曰二陽之病發心脾有不得隱曲女子不月其傳爲風消爲息賁者死不治二陽手陽明大腸足陽明胃也手陽明以燥金主令足陽明從而化氣脾者足太陰也足太陰以濕土主令則燥虛濕盛故木鬱燥虛故金逆肝主筋而藏血木鬱不達經脈燥寒陽明虛不能潤宗筋故在男子則宗筋短縮隱曲不利女子則經脈澁閉月事不來也血中溫氣化火之根溫氣過陷心火遂炎故病起二陽而究歸心脾緣濕土之過盛也風消者消渴之病責之厥陰故謂之風消仲景云厥陰之病消渴是也消渴之候上消水而下善溺上之消水者少陽相火挾君火以刑肺也木鬱風生風火交煽消鑠肺津故善渴下之善溺者木氣不得直升衝決膀胱也其土濕之又甚者則木不能泄而三焦之火陷於膀胱則消渴而溺癃閉矣

三焦之火隨膽火下行而歸腎膽木既逆於上三焦遂陷於下也息賁者胃逆而肺無降路甚則賁急而出陽根欲脫故死不治其原總在脾陷而胃逆故金木交困當責太陰陽明也曰三陽爲病發寒熱下爲癰腫及爲痿厥腨痟其傳爲索澤其傳爲㿗疝三陽手太陽小陽足太陽膀胱也足太陽以寒水主令手太陽丙火從而化氣太陽主皮毛風寒客於營衛則爲寒熱鬱於肌膚則爲癰腫痿者筋骨軟弱厥者手足厥逆腨足肚也痟瘦疼也太陽總統六經其脈貫臀入膕中循腨至足小指太陽氣衰故爲諸病膀胱津液之府津枯不能滲潤肌膚故皮毛乾揭而少澤癃疝之證皆因水寒木鬱兼以脾濕下流結於任脈小腸丙火遇寒水氣衰不從木化熱氣復乘之則爲㿗疝故疝不獨責肝而責之三陽曰一陽發病少氣善欬善泄其傳爲心掣其傳爲膈一陽手少陽三焦足少陽膽也手少陽以相火主令足少陽甲木從而化氣膽脈下行病則上逆而刑肺故少氣而欬三焦主熟腐水穀三焦病水穀不化故泄君相互騰心液銷鑠故掣痛甲木刑胃受盛失職故爲膈噎胃氣宜降降則清虛而能受逆則堵塞而不入也（二陽）二字衍文一陰發病主驚駭背痛善噫善欠名曰風厥一陰手厥陰心主足厥陰肝也足厥陰以風木

主令手厥陰之火從而化氣肝主驚駭而兼見手厥陰者母傳子也背者心之府手厥陰之氣逆衝故痛噫者木乘脾土上走陽明入心而爲噫也欠者腎之氣傳於木火也而其本皆由木氣之不達故曰風厥二陰（一陽）二字衍發病善脹心滿善氣二陰手少陰心足少陰腎也手少陰以君火主令足少陰從而化氣腎爲脹水寒侮土關門不利也君相不降濁氣填塞則心滿二火升炎肺金受刑故氣善上逆（三陽）二字衍三陰發病爲偏枯痿易四支不舉三陰手太陰肺足太陰脾也足太陰以濕土主令手太陰之金從而化氣肺主衛氣脾主四支脾濕木鬱生氣不達鬱極欲泄化而爲風肺津消耗治節不行而爲風疾鼓一陽曰鉤鼓一陰曰毛鼓陽勝急曰弦鼓陽至而絕曰石陰陽相過曰溜此節有誤陰爭於內陽擾於外魄汗未藏四逆而起起則熏肺使人喘鳴陰爭於內濁陰上塡也陽擾於外陽泄不歸也陽泄故多汗陰塡故厥逆肺氣不得下降而君相刑之則喘逆欬嗽作矣然與上下文義不屬亦錯簡也陰之所生和本曰和是故剛與剛陽氣破散陰氣乃消亡淖則剛柔不和經氣乃絕此節亦有脫誤

死陰之屬不過三日而死生陽之屬不過四日而死所謂生陽死陰者肝之心謂之生陽心之肺謂之死陰肺之腎謂之重陰腎之脾謂之辟陰死不治肝之心謂之生陽者肝木本化心火而以邪傳之心官不易受邪故死氣厥論肝移熱於心死是也心之肺謂之死陰者氣厥論心移寒於肺肺消飲一溲二死不治是也肺腎皆陰金水俱旺木火衰熄故曰重陰腎水上溢反勝脾土水寒土敗故曰辟陰辟猶重也氣厥論腎移熱於脾爲腸澼死不治是也蓋經脈相傳則剋賊者猶可生藏邪相移則雖所生亦死藏不可受邪故也結陽者腫四支四支諸陽之本邪結陽經營衛壅滯故腫結陰者便血一升再結二升三結三升邪結陰經血無所藏離經停淤自便而下再結三結言結之甚陰陽結斜多陰少陽曰石水少腹腫斜義未詳或衍字也陰陽俱結多陰而少陽氣不化水而結於陰部故爲石水而少腹腫二陽結謂之消邪結於手足陽明燥虛不降勝火刑肺則爲消渴燥虛則濕偏盛脾氣不升木鬱善泄而多溺三陽結謂之隔膀胱結則小便閉小腸結則大便塞二便不通濁氣上塡痞塞胃脘則不能納食而爲隔三陰結謂之水手太陰結則水道不調氣不能化足太陰結則水邪莫制反侮中土而爲諸水候也一陰一陽結謂之喉痹手心主三焦足厥陰少陰之脈俱絡喉嗌風火急速在喉則痹陰搏陽別謂之有子陰脈搏指而陽氣顯然可別即滑脈也故爲有子之兆仲景脈法翕奄沉名曰滑翕者浮象浮而忽沉往來圓利故曰滑陰陽虛腸澼死陰陽俱虛而病腸澼陽脫而陰陷故死陽加於陰謂之汗汗爲血液陽氣乘之蒸而爲汗陰虛陽搏謂之崩陰脈不足陽脈有餘或浮虛沉搏皆氣不攝血之象三陰俱搏二十日夜半死二陰俱搏十三日夕時死一陰俱搏十日死三陽俱搏且鼓三日死三陰三陽俱搏心腹滿發盡不得隱曲五日死二陽俱搏其病溫死不治不過十日死陰搏則陰盛陽搏則邪實故皆主死陰陽離合論搏而勿浮名曰一陽搏而勿沉名曰一陰是陰陽和平此言搏爲死候則陽搏而浮陰搏而沉可知發盡句疑有悞

靈蘭秘典論第八

林云全元起本名十二藏相使在第三卷

黃帝問曰願聞十二藏之相使貴賤何如府藏通謂之藏藏五府六連心包爲十二岐伯曰悉乎哉問也請遂言之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肺者相傳之官治節出焉肝者將軍之官謀慮出焉膽者中正之官決斷出焉膻中者臣使之官喜樂出焉膻中即心包絡爲心主之宮城者也脾胃者倉廩之官五味出焉大腸者傳道之官變化出焉小腸者受盛之官化物出焉腎者作强之官伎巧出焉三焦者決瀆之官水道出焉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氣化謂三焦也三焦之脈隨足太陽下行絡膀胱約下焦實則閉癃虛則遺溺肺主通調水道而小便之泄實在三焦三焦爲相火火盛則熱濇火虛則遺溺其有責之腎者腎司二便而三焦將於腎也相火本藏於腎腎不蟄藏而後三焦之火泄於膀胱蓋腎藏宜濕而膀胱之府宜清清則氣化而溺出也凡此十二官者不得相失也故主明則下安以此養生則壽歿世不殆以爲天下則大昌主不明則十二官危使道閉塞而不通王注使道神氣行使之道形乃大傷以此養生則殃以爲天下其宗大危戒之戒之至道在微變化無窮孰知其原窘乎哉消者瞿瞿孰知其要閔閔之當孰者爲良窘困也消氣交變論作肖言至道微妙孰能知之所以窘困也人肖形於天地而瞿然驚顧不知要道深可閔惜孰爲善乎恍惚之數生於毫氂毫氂之數起於度量千之萬之可以益大推之大之其形乃制言道之自微而著亦若此也黃帝曰善哉余聞精光之道大聖之業而宣明大道非齋戒擇吉日不敢受也黃帝乃擇吉日良兆而藏靈蘭之室以傳保焉

六節藏象論第九

林云全元起本在第三卷

黃帝問曰余聞天以六六之節以成一歲人以九九制會計

人亦有三百六十五節以爲天地久矣不知其所謂也岐伯對曰昭乎哉問也請遂言之夫六六之節九九制會者所以正天之度氣之數也天度者所以制日月之行也氣數者所以紀化生之用也天爲陽地爲陰日爲陽月爲陰行有分紀周有道理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而有奇焉故大小月三百六十五日而成歲積氣餘而盈閏矣立端於始表正於中推餘於終而天度畢矣帝曰余已聞天度矣願聞氣數何以合之岐伯曰天以六六爲節地以九九制會天有十日日六竟而周甲甲六復而終歲三百六十日法也夫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本於陰陽其氣九州九竅皆通乎天氣故其生五其氣三三而成天三而成地三而成人三而三之合而爲九九分

爲九野九野爲九藏故形藏四神藏五合爲九藏以應之也帝曰余已聞六六九九之會也夫子言積氣盈閏願聞何謂氣請夫子發蒙解惑焉岐伯曰此上帝所秘先師傳之也帝曰請遂聞之岐伯曰五日謂之候三候謂之氣六氣謂之時四時謂之歲而各從其主治焉（按與上問辭不相應）五運相襲而皆治之終期之日周而復始時立氣布如環無端候亦同法故曰不知年之所加氣之盛衰虛實之所起不可以爲工矣帝曰五運之始如環無端其太過不及何如岐伯曰五氣更立各有所勝盛虛之變此其常也帝曰平氣何如岐伯曰無過者也帝曰太過不及奈何岐伯曰在經有也帝曰何謂所勝岐伯曰春勝長夏長夏勝冬冬勝夏夏勝秋秋勝春所謂得五

行之勝各以氣命其藏帝曰何以知其勝岐伯曰求其至也皆歸始春未至而至此謂太過則薄所不勝而乘所勝也命曰氣淫〈不分邪僻內生工不能禁〉（十字衍文）至而不至此謂不及則所勝妄行而所生受病所不勝薄之也命曰氣迫所謂求其至者氣至之時也謹候其時氣可與期失時反候五治不分邪僻內生工不能禁也帝曰有不襲乎岐伯曰蒼天之氣不得無常也氣之不襲是謂非常非常則變矣帝曰非常而變奈何岐伯曰變至則病所勝則微所不勝則甚因而重感於邪則死矣故非其時則微當其時則甚也帝曰善余聞氣合而有形因變以正名天地之運陰陽之化其於萬物孰少孰多可得聞乎（按林億曰從前岐伯曰昭乎哉問也至此全元起注本及太素並無疑王氏之所補也蓋

篇首問辭下古文殘缺王氏遂摭取五運行論三部九候諸篇改竄入之致亂經義斯妄謬之甚者也）岐伯曰悉乎哉問也天至廣不可度地至大不可量大神靈問請陳其方草生五色五色之變不可勝視草生五味五味之美不可勝極嗜欲不同各有所通天食人以五氣地食人以五味五氣入鼻藏於心肺上使五色修明音聲能彰五味入口藏於腸胃味有所藏以養五氣氣和而生津液相成神乃自生（氣爲陽故屬天味爲陰故屬地肺通天氣貫心脈而行呼吸故入鼻而藏於心肺色與聲皆氣之所變現故氣和則五色修潔而清明音聲彰著也脾主地氣故味入於腸胃分布各藏以養五藏之氣蓋五味入胃精微上輸於肺肺將此氣飄揚而灑布之自藏府經脈皮毛無不布濩霧氣降灑化而爲液自外而內灌滲藏府故曰氣和而生津液相成神乃自生神謂五藏之神非專言心藏也）帝曰藏象何如岐伯曰心者生之本神之變也（變林云全元起本作處）其華在面其充在血脈爲陽中之太陽通於

夏氣物生於陽故心爲生之本神者陽之精也十二經脈三百六十五絡其精氣皆上於面心主脈故華在面也離中之坎下交則化血而充脈在天爲熱在時爲夏肺者氣之本魄之處也其華在毛其充在皮爲陽中之太陰林云全元起本作少陰肺在十二經雖爲太陰然在陽分之中當爲少陰也通於秋氣陽以下交爲德陽降則化陰陰始於西而盛於北氣爲陽而非清肅則不能升降故肺獨爲氣之本魄者陰之質也陽自右降在西則凝而爲魄肺主皮毛固護於外金堅之象肺統衛氣衛行脈外也在天爲燥在時爲秋腎者主蟄封藏之本精之處也其華在髮其充在骨爲陰中之少陰林云全元起本作太陰腎在十二經雖爲少陰然在陰分之中當爲太陰也通於冬氣陰爲陽根陽之下降而不泄陷者陰之能藏也故腎主蟄爲封藏之本精者魄之所生肺合離中之坎下交則化精腎主藏故五藏六府之精皆藏於腎也髮者腦之所養腦爲髓海腎主骨髓也骨藏于肉故腎主之陰之類也在天爲寒在時爲冬肝者罷極之本魂之居也其華在爪其充在筋以生血氣其味酸其色蒼六字衍文此爲陽中林云全元起本作陰中之少陽通於

春氣人之運動皆神魂之所爲肝藏魂故爲罷極之本魂者陽自左升在東爲魂血中之温氣所化自東而南則化神也肝主筋爪者筋之餘諸筋皆起於爪也肝藏血而化神爲生發之本故血氣皆由之生在天爲風在時爲春也脾胃大腸小腸三焦膀胱者倉廩之本營之居也名曰器能化糟粕轉味而入出者也其華在脣四白其充在肌其味甘其色黃六字衍文此至陰之類通於土氣精氣滋生賴乎水穀故脾胃爲倉廩之本夭小腸三焦膀胱以並在腹中故以脾統之然疑有錯簡說見下營起於中焦器者受盛之義化糟粕轉味入出即傳化之府也脾竅於口而主肌肉脣之四白脾精之所發現也在天爲濕在時爲長夏凡十一藏取決於膽也膽爲中正之官故決斷出焉人之善決者膽氣壯也按上五節言五藏之象而于脾藏統胃大小腸膀胱三焦於義例不合蓋有錯簡胃大腸小腸三焦膀胱九字及名曰器以下十四字當在此文之上作胃大腸小腸三焦膀胱名曰器能化精粕轉味而入出者也凡十一藏取決於膽也文義俱合矣對五神藏言故曰器若脾藏不得名爲器也故人迎一盛病在少陽二盛病在太陽三盛病在陽明四盛以上爲

格陽寸口一盛病在厥陰二盛病在少陰三盛病在太陰四盛以上爲關陰人迎與寸口俱盛四倍以上爲關格關格之脈羸不能極於天地之精氣則死矣人迎結喉旁之動脈寸口即魚際下之動脈人迎胃脈以候陽寸口肺脈以候陰春夏人迎微大秋冬寸口微大是謂平人一盛謂大一倍也餘盛同法陽不根陰故盛於外至四盛以上則陰盛於內而格陽於外不得入也陰固乎陽則陷於下至四盛以上則陽盛於外而關陰於內不得出也關陽則陽陷格陽則陽絕故不得盡期而死也甲乙經言溢陽爲外格溢陰爲內關又云陰氣太盛則陽氣不能榮也故曰關陽氣太盛則陰氣不能榮也故曰格越人三十七難義同仲景脈法寸口脈浮而大浮爲虛大爲實在尺爲關在寸爲格關則不得小便格則吐逆蓋關格雖有內外之不同而總爲陰盛而病陽外格則陽浮內關則陽陷非陽盛而關陰於外之說也釋越人仲景甲乙經之義則得之矣惟仲景但以寸口脈候陰陽與此異然寸陽尺陰義則一也

五藏生成篇第十林云全元起本在第九卷

心之合脈也其榮色也其主腎也五行以所不勝爲主肺之合皮也其

榮毛也其主心也肝之合筋也其榮爪也其主肺也脾之合肉也其榮脣也其主肝也腎之合骨也其榮髮也其主脾也是故多食鹹則脈凝泣澁同而變色多食苦則皮槁而毛拔多食辛則筋急而爪枯多食酸則肉胝䐢而脣揭多食甘則骨痛而髮落此五味之所傷也故心欲苦肺欲辛肝欲酸脾欲甘腎欲鹹此五味之所合也五味養五藏各有所欲一藏盛則乘所不勝故互有所傷然過亦自傷此文不備五藏之氣故字衍色見青如草茲者死黃如枳實者死黑如炲者死赤如衃血者死白如枯骨者死此五色之見死也色爲五藏之氣所變見凡晦惡枯暗藏敗之徵也故死茲黑也炲煤也衃血色赤而黑青如翠羽者生赤如雞冠者生黃如蟹腹者生白如豕膏者生黑如烏羽者生此五色之見生也王注皆謂光潤也生於心如以縞裹朱生

於肺如以縞裹紅生於肝如以縞裹紺生於脾如以縞裹括樓實生於腎如以縞裹紫此五藏所生之外榮也五藏眞色內蘊而不發露色味當五藏白當肺辛赤當心苦青當肝酸黃當脾甘黑當腎鹹故白當皮赤當脈青當筋黃當肉黑當骨諸脈者皆屬於目目者宗脈之所聚心藏脈脈舍神藏府之精氣皆上注於目故諸脈皆屬音注下同諸髓者皆屬於腦腦爲髓海故諸筋者皆屬於節腰膝者人之大關節筋所以維絡骨節諸血者皆屬於心血居脈內所以化神諸氣者皆屬於肺王注肺藏主氣故也此四支八谿之朝夕也八谿肘膝腕也朝夕與潮汐同筋脈氣血升降上下流行於手足如水之有潮汐不爽其度也故人卧血歸於肝血者化神之本卧則孕動皆息陽氣潛藏故血歸於肝以養魂也肝受血而能視足受血而能步掌受血而能握指受血而能攝血化陽神故目能視氣行則血流故能運動卧出而風吹之血凝於膚者爲痺凝

於脈者爲泣澁同脈行不利凝於足者爲厥此三者血行而不得反其空故爲痺厥也王注空者血流之道人有大谷十二分小谿三百五十四名少十二俞肉之大會爲谷小會爲谿少十二俞未詳王注非也林云太素俞作關此皆衛氣之所留止邪氣之所客也鍼石緣而去之診病之始五決爲紀欲知其始先建其母所謂五決者五脈也五決以五藏之脈決病之所屬也先建其母謂藏氣之陰陽也經脈之流行本於藏氣是藏氣爲經脈之母也以下皆言審察藏府之法是以頭痛巔疾下虛上實過在足少陰巨陽甚則入腎頭痛巔疾濁陰上逆也下虛者陽虛於下也下之陽虛則陰氣塡於上而上實足少陰腎脈巨陽膀胱脈太陽脈起目內眥從巔入絡腦太陽與少陰表裏爲諸陽主氣而太陽之氣實腎氣爲之遊行腎中陽虛不能引太陽之氣則太陽經氣不降而濁陰反干清道故並責少陰巨陽也甚則腎水益陷經邪且入於藏而腎病矣徇蒙招尤目冥耳聾下實上虛過在足少陽厥陰甚則入肝徇當作眴眴蒙頭目昏目也尤當作繇招繇眩

掉不定也足少陽膽脈起目銳眥上抵頭角下耳後入耳中厥陰肝木以升達爲用木鬱不達鬱極生風隨經而上肝膽同氣相火上逆衝於頭目厥陰脈與督會於巔別者從目系下頰裏少陽脈起目入耳故病如是下實者土濕水寒木不得升上虛者風動火炎津血自耗甚則入於肝藏也腹滿䐜脹支鬲胠脇下厥上冒過在足太陰陽明腹滿土濕也䐜脹支鬲胃逆也陽明脈從缺盆下乳內廉氣逆不降故䐜脹支鬲胠脇肝膽之分脾陷則肝不達胃逆則膽不降故胠脇亦脹下厥者肝之鬱上冒者膽之升肝膽並困而原在脾胃故責之足太陰陽明欬嗽上氣厥在胸中過在手陽明太陰肺自右降而生腎水而腎中又合肺氣所謂腎間動氣呼吸之門也呼則上升於肺吸則下降於腎肺逆於上則欬嗽上氣之病作也手陽明之脈自手走胸下鬲手太陰之脈從胸走手手陽明以燥金主令手太陰從濕土化氣燥不勝濕收氣不及清肅之令不行故逆於胸中也厥甲乙經作痛心煩頭痛病在鬲中過在手巨陽少陰手太陽之脈從肩上入缺盆下鬲其支別者循頸上頰至目銳眥手少陰之脈起心中出屬心系下鬲心液不足則煩經氣鬱迫則頭痛而鬲中病夫脈之小大滑濇浮沈可以指別五藏之象可以類推

五藏相音王注肝音角心音徵脾音宮肺音商腎音羽此其常應也可以意識五色微診可以目察能合脈色可以萬全赤脈之至也喘而堅診曰有積氣在中時害於食名曰心痺得之外疾二字疑衍思慮而心虛故邪從之喘者洪大之象堅實也喘爲陽虛堅爲邪實其病候當有積氣在中而時害於食蓋喘爲心氣不降堅爲邪壅於經故知積氣在中正當胃脘而害於食也合之赤色故爲心氣痺着而不行其原則應思慮而心氣虛故邪入於經脈甲乙經心怵惕思慮則傷神也白脈之至也喘而浮上虛下實驚有積氣在胸中喘而虛名曰肺痺寒熱得之醉而使內也喘而浮浮而洪大之脈肺脈以斂濇爲正象收氣也今喘而浮外見白色則知肺氣之不降矣上虛者燥氣之衰下實者寒水之旺其候當驚有積氣在胸中喘逆而兼寒熱爲從醉而使內得之緣醉則氣血並亂使內則氣耗陽泄氣耗故上虛陽泄故陰旺膽逆於上則驚肺不得降則氣積而喘逆相火上熘則熱肺虛而皮毛不斂則寒也青脈之至也長而左右彈有積氣在心下支胠名曰肝痺得之寒濕與疝同法

腰痛足清頭痛腰痛六字當在肝痺之下長而左右彈弦長緊之脈木寒木鬱生發不遂經氣鬱迫故氣積心下支胠厥陰脈起足上巔別脈與太陰少陽結於腰髁下病則溫氣不升陰邪上逆故足清冷而腰與頭痛也寒濕下旺木升不達故病肝痺疝亦肝病寒濕而着於任脈者故同法黄脈之至也大而虛有積氣

在腹中有厥氣名曰厥疝女子同法得之疾使四支汗出當風得之疾十字當在腹中之下又脫名曰脾痺四字外見土色而脈大而虛土氣沖和不宜大土灌四旁不宜虛則知大爲邪之實而虛爲正之虛升降失職而積氣在腹中爲脾痺也四支屬脾疾使則脾陽動泄汗出而風乘之風濕相得乘脾虛而着於經脈也若有厥氣上逆者則寒水侮土而爲厥疝女子瘕瘕即疝類也黑脈之至也上

堅而大有積氣在小腹與陰名曰腎痺得之沐浴清水而臥上字疑衍王氏以寸口釋之非也堅而大沉實之診陰凝之象也故積氣在小腹與陰得之沐浴清水水氣通於腎臥則氣行於陰故寒濕相合而着於腎脈也凡相五色之奇脈三字衍文面黄目青面黄目赤面黄目白面黄目黑者皆不死也面青目赤面赤目白

面青目黑面黑目白面赤目青皆死也王注無黄色而死者以無胃氣也五藏以胃氣爲本故無黄色皆曰死焉

五藏別論第十一 林云全元起本在第五卷

黄帝問曰余聞方士或以腦髓爲藏或以腸胃爲藏或以爲府敢問更相反皆自謂是不知其道願聞其說岐伯對曰腦髓骨脈膽女子胞此六者地氣之所生也皆藏於陰而象於地故藏而不寫名曰奇恒之府腦髓骨脈藏於內象地之蓄聚膽爲肝府亦藏而不寫胞者男子藏精女子系胞之所皆象於陰故曰地氣所生奇恒者異於他府也夫胃大腸小腸三焦膀胱此五者天氣之所生也其氣象天故寫而不藏此受五藏濁氣名曰傳化之府此不能久留輸寫者也象天之運轉故曰天氣所生魄門亦爲五藏使水穀不得久藏魄門肛門也與肺表裏故曰魄門爲五藏使者魄門失守則氣陷而神去故五藏皆賴以啟閉不獨糟粕由之以出也所謂五藏者藏精氣而不寫也故滿而不能實六府者傳化物而不藏故實而不能滿也精氣化於府而藏於藏非府之化則精氣竭非藏之藏則精氣泄所以然者水穀入口則胃實而腸虛食下則腸實而胃虛故曰實而不滿滿而不實也申傳化之義帝曰氣口何以獨爲五藏主岐伯曰胃者水穀之海六府之大源也五味入口藏於胃以養五藏氣氣口亦太陰也是以五藏六府之氣味皆出於胃變見於氣口氣口手太陰之脈義具詳經脈別論此文不備故五味入鼻藏於心肺心肺有病而鼻爲之不利也心肺同處上焦鼻爲天氣心肺病而呼吸失常故鼻不利也此與上文義不屬有遺脫也凡治病必察其下適其脈觀其志意與其病也林云太素作必察其上下適其脈候觀其志意與其病能拘於鬼神者不可與言至德惡於鍼石者不可與

言至巧病不許治者病必不治治之無功矣

素問釋義卷二

陽湖張琦宛鄰甫學

異法方宜論第十二 林云全元起本在第九卷

黃帝問曰醫之治病也一病而治各不同皆愈何也岐伯曰地勢使然也故東方之域天地之所始生也陽自地升先行於東魚鹽之地海濱傍水其民食魚而嗜鹹皆安其處美其食魚者使人熱中鹽者勝血鹽性潤下津不上升故發渴是爲勝血也故其民皆黑色踈理其病皆爲癰瘍其治宜砭石故砭石者亦從東方來因東方而生砭石之法西方者金玉之域沙石之處天地之所收引也陰自天降先行乎西其民陵居而多風水土剛強金氣堅也其民不衣而褐薦其民華食而脂肥故邪不能傷其形體其病生於內腠理閉密故邪不易傷飲

食嗜欲病生於內也其治宜毒藥故毒藥者亦從西方來因西方而有毒藥之法北方者天地所閉藏之域陰盛於北陰主蟄藏其地高陵居風寒冰冽其民樂野處而乳食藏寒生滿病藏寒故病脹滿其治宜灸焫故灸焫者亦從北方來因北方而有灸法南方者天地之所長養陽之所盛處也陽盛於南陽主長養其地下水土弱霧露之所聚其民嗜酸而食胕胕腐同故其民皆緻理而赤色其病攣痺緻理疑誤亦者陽色卑濕之地故病筋骨其治宜微鍼故九鍼者亦從南方來因南方而有九鍼之法中央者其地平以濕天地所以生萬物也衆中土之氣故平以濕西北多山東南多水四遐深阻之區有不生物者矣中央平以濕故所生物衆於他方其民食雜而不勞四方輻輳故食雜不勞懈惰而陽氣不發舒也故其病多痿厥寒熱皆陽鬱不伸其治宜導引按蹻故導引按蹻者亦從中央出也因中央而有導引按蹻之法所以導陽氣舒經脈也故聖人雜合以治各得其所宜五方之宜大畧如是因病而施所以謂雜合也故治所以異而病皆愈者得病之情知治之大體也

移精變氣論第十三 林云全元起本在第二卷

黃帝問曰余聞古之治病惟其移精變氣可祝由而已祝說病由不勞藥石自能移變人之精氣役使鬼神之術自古有之也今世治病毒藥治其內鍼石治其外或愈或不愈何也岐伯對曰往古人居禽獸之間動作以避寒陰居以避暑內無眷慕之累外無伸宦之形伸宦未詳此恬憺之世邪不能深入也故毒藥不能治其內鍼石不能治其外故可移精祝由而已當今之世不然憂患緣其內苦形傷其外又失四時之從逆寒暑之宜賊風數至虛邪朝夕內至五藏骨髓外傷空竅肌膚所以小病必甚大病必死故

祝由不能已也帝曰善余欲臨病人觀死生決嫌疑欲知其要如日月光可得聞乎岐伯曰色脈者上帝之所貴也先師之所傳也上古使僦貸季理色脈而通神明合之金木水火土四時八風六合不離其常變化相移以觀其妙以知其要欲知其要則色脈是矣色以應日脈以應月常求其要則其要也夫色之變化以應四時之脈此上帝之所貴以合於神明也所以遠死而近生生道以長命曰聖王中古之治病至而治之湯液十日以去八風五痺之病十日不已治以草蘇草荄之枝本末爲助標本已得邪氣乃服暮世之治病也則不然治不本四時不知日月不審逆從病形已成乃欲微鍼治其外湯液治其內粗工兇兇以爲可攻故病未已新病復

起帝曰願聞要道岐伯曰治之要極無失色脈用之不惑治之大則逆從倒行標本不得亡神失國去故就新乃得眞人帝曰余聞其要於夫子矣夫子言不離色脈此余之所知也岐伯曰治之極於一帝曰何謂一岐伯曰一者因得之帝曰奈何岐伯曰閉戶塞牖繫之病者數問其情以從其意得神者昌失神者亡帝曰善此篇義皆辭俚所當刪削者

湯液醪醴論第十四林云全元起本在第五卷

黃帝問曰為五穀湯液及醪醴奈何岐伯對曰必以稻米炊以稻薪稻米者完稻薪者堅帝曰何以然岐伯曰此得天地之和高下之宜故能至完伐取得時故能至堅也帝曰上古聖人作湯液醪醴為而不用何也岐伯曰自古聖人之作湯

液醪醴者以為備耳夫上古作湯液故為而弗服也中古之世道德稍衰邪氣時至服之萬全帝曰今之世不必已何也岐伯曰當今之世必齊毒藥攻其中鑱石鍼艾治其外也帝曰形獘血盡而功不立者何岐伯曰神不使也帝曰何謂神不使岐伯曰鍼石道也精神不進志意不治故病不可愈今精壞神去榮衛不可復收何者嗜欲無窮而憂患不止精氣弛壞榮泣衛除故神去之而病不愈也帝曰夫病之始生也極微極精必先入結於皮膚今良工皆稱曰病成名曰逆則鍼石不能治良藥不能及也今良工皆得其法守其數親戚兄弟遠近音聲日聞於耳五色日見於目而病不愈者亦何暇不早乎岐伯曰病為本工為標標本不得邪氣不服此之謂也以上並淺俚當刪、帝曰其有不從毫毛而生五藏陽以竭也津液充郭其魄獨居孤精於內氣耗於外形不可與衣相保此四極急而動中是氣拒於內而形施於外治之奈何此鼓脹之候腫脹之病悉由陽虛中氣不運水逆於上氣陷於下故必五藏之陽先竭也津液充溢於膚廓之內形體腫然精必依氣有精無氣是謂孤精孤精於內氣耗於外陰陽將離矣形不可與衣相保言浮腫之甚也四極手足也急謂動之速四支運動稍急卽中氣動而喘促也此緣肝脾鬱陷清陽不升轉運失職土濕鬱蒸化生腐敗塡塞中宮故氣則閉拒於下而形獨腫於外也腫脹之證其標不同其本則一耳岐伯曰平治於權衡去菀陳莝微動四極溫衣繆刺其處以復其形開鬼門潔淨府精以時〔服〕當作復五陽已布疎滌五藏故精自生形自盛骨肉相保巨氣乃平帝曰善平治權衡謂從中治其脾胃也緣腐宛陳宿之物塡塞於中肝脾不能升達故先去其宛陳而後微動四支繆刺以通其經脈開鬼門潔淨府卽金匱腰以上腫當發其汗腰以下腫當利其小便之義發汗使水化為氣利

小便使氣化為水則濕去陽回而精氣自復矣疎滌五藏卽謂去宛陳莝也

玉板論要第十五林云全元起本在第二卷

黃帝問曰余聞揆度奇恒所指不同用之奈何岐伯曰揆度者度病之淺深也奇恒者言奇病也請言道之至數五色脈變揆度奇恒道在於一神轉不回回則不轉乃失其機至數之要迫近以微著之玉板命曰合玉機義見玉機眞藏論〔容〕色見上下左右各在其要林云全元起本容作客視色之法具甲乙經中其色見淺者湯液主治十日已其見深者必齊主治二十一日已其見大深者醪酒主治百日已色夭面脫不治百日盡已脈短氣絕死病溫虛甚死色見上下左右各在其要上為逆下為從甲乙經色上行者病益甚色下行如雲徹散者病方已女子右為逆左為從男子左為逆右為

從易重陽死重陰死（女病陽男病陰爲從若變易其常男病陽是爲重陽女病陰是爲重陰其本已傷故死）陰陽反他治在權衡相奪奇恒事也揆度事也（當有脫誤）搏脈痺躄寒熱之交脈孤爲消氣虛泄爲奪血孤爲逆虛爲從行奇恒之法以太陰始行所不勝曰逆逆則死行所勝曰從從則活八風四時之勝終而復始逆行一過不復可數論要畢矣（此篇語義錯雜復多爲誤亦當刪削者）

診要經終論第十六（林云全元起本在第二卷）

黃帝問曰診要何如岐伯曰正月二月天氣始方地氣始發人氣在肝（方長也木自地升故人氣旺於肝）三月四月天氣正方地氣定發人氣在脾（土旺四季之末又土生於火也）五月六月天氣盛地氣高人氣在頭（王注火性炎上也）七月八月陰氣始殺人氣在肺九月十月陰氣

始冰地氣始閉人氣在心（陽氣內入心爲藏長故氣在心）十一月十二月冰復地氣合人氣在腎（復複同陽氣伏藏故氣在腎按本文言人氣所在與金匱眞言四時刺逆從諸義不同三月四月之在脾九月十月之在心尤難曲解姑依王義說之以俟知者）故春刺散俞及與分理血出而止甚者傳氣間者環也（四時刺逆從論與此文異彼義爲得環也當依太素作環已病甚者其氣必傳於他經脈藏府微者氣還則已此凡病之情也）夏刺絡俞見血而止盡氣閉環痛病必下秋刺皮膚循理上下同法神變而止冬刺俞竅於分理甚者直下間者散下（以上並未詳）春夏秋冬各有所刺法其所在春刺夏分脈亂氣微入淫骨髓病不能愈令人不嗜食又且少氣（此下與四時刺逆從論語相出入然彼文爲得蓋所傳異辭不無錯入也）春刺秋分筋攣逆氣環爲欬嗽病不愈令人時驚又且哭春刺冬分邪氣著藏令人脹病不愈又且欲言語夏刺春分病不愈令人解墯夏刺秋分病不愈令人心中欲無言惕惕如人將捕之夏刺冬分病不愈令人少氣時欲怒秋刺春分病不已令人惕然欲有所爲起而忘之秋刺夏分病不已令人益嗜臥又且善夢秋刺冬分病不已令人灑灑時寒冬刺春分病不已令人欲臥不能眠眠而有見冬刺夏分病不愈氣上發爲諸痺冬刺秋分病不已令人善渴凡刺胸腹者必避五藏中心者環死中脾者五日死中腎者七日死中肺者五日死中鬲者皆爲傷中其病雖愈不過一歲必死刺避五藏者知逆從也所謂從者鬲與脾腎之處不知者反之刺胸腹者必以布憿著之乃從單布上刺刺之不愈復刺刺鍼必肅刺腫搖鍼經刺勿搖此刺之道也（以上說並見四時刺逆從刺禁諸篇皆可從刪節）帝

曰願聞十二經脈之終奈何岐伯曰太陽之脈其終也戴眼反折瘈瘲其色白絕汗乃出出則死矣（足太陽脈起目內眥上額交巔循肩髆內俠脊抵腰中下循足至小指外側手太陽脈起手小指循臂入缺盆上頰至目內眥故其經終則目上視反折瘈瘲也色白者陽氣外絕絕汗者如珠不流六陽氣竭則絕汗出）少陽終者耳聾百節皆縱目瞏絕系絕系一日半死其死也色先青白乃死矣（手足少陽之脈皆入耳中足少陽主筋手少陽主氣又脈皆至目銳眥故其經終則耳聾筋絕目瞏絕系也目瞏者環轉無定色先青而後白木氣絕也）陽明終者口目動作善驚妄言色黃其上下經盛不仁則終矣（手足陽明之脈皆俠口環唇足陽明俠鼻絡於目故口目動作善驚妄言者土氣欲絕木氣乘之驚爲驚肝爲語也陽明病聞木音則惕然驚罵詈不避親踈一由土虛畏木一則熱盛鑠心非陽明之絕症王氏據以說此誤也黃者土色之外見上下經盛手足陽明之脈躁動也肌肉不仁皆胃陽外絕之候）少陰終者面黑齒長而垢腹脹閉上下不通而終矣（手少陰氣絕則血不流足少陰氣絕則色如炲骨肉相離）

故齒長而垢手少陰脈下絡小腸足少陰貫腎入肺中二脈絶故腹脹閉上下不通太陰終者腹脹閉不得息善噫善嘔嘔則逆逆則面赤不逆則上下不通不通則面黑皮毛焦而終矣足太陰脈入腹絡胃上鬲手太陰脈起中焦絡大腸還循胃口上鬲不得息者似喘非喘呼吸急塞也氣不下降則必上逆故噫而嘔嘔則氣并於上故面赤其不嘔則中宮痞塞上下不通脾絶土敗水色反見肺絶而皮毛焦也厥陰終者中熱嗌乾善溺心煩甚則舌卷囊縮而終矣木枯火熾手厥陰又相火所寄故中熱嗌乾足厥陰脈循喉嚨也善溺者踈泄之甚厥陰脈循陰器而絡於舌本故舌卷而囊縮此十二經之所敗也

脈要精微論第十七

林云全元起本在第六卷

黃帝問曰診法何如歧伯對曰診法常以平旦陰氣未動陽氣未散飲食未進經脈未盛絡脈調勻氣血未亂故乃可診有過之脈平旦寅時脈大會於寸口藏府之盛衰可以察知也有所動作則陰氣動而陽氣散脈失其常度飲

食既入則藏府經脈有偏盛故必以平旦爲診法有過謂異於常候也切脈動靜而視精明察五色觀五藏有餘不足六府强弱形之盛衰以此參伍決死生之分精明足陽明穴在目內眥此言精明卽謂目也此診之要下分言之夫脈者血之府也以下申切脈動靜之義營行脈中故爲血府長則氣治短則氣病也脈之動氣鼓之血不離氣故脈長爲氣盛脈短爲氣衰數則煩心大則病進王注數急爲熱故煩心大爲邪盛故病進上盛則氣高下盛則氣脹寸盛爲邪壅於上故喘滿而氣高尺盛爲邪滯於下故腹閉而氣脹代則氣衰細則氣少濇則心痛代爲藏氣衰敗細者陽氣衰少濇則血少氣滯故心痛渾渾革至如涌泉病進而色獘綿綿其去如弦絶死皆死脈渾渾濁亂也革外實中空如鼓皮也至如涌泉洶湧無序出而不反也綿綿如漆之絶也去如弦絶卒斷如弦之絶去也皆正氣敗絶邪氣橫格之診病進色獘見如此脈爲必死矣夫精明五色者氣之華也以下申視精明察五色之義五藏之氣發爲五色變見於目之上下也赤欲如白裹朱不欲如赭白欲如鵞

羽不欲如鹽靑欲如蒼璧之澤不欲如藍黃欲如羅裹雄黃不欲如黃土黑欲如重漆色不欲如地蒼五色精微象見矣其壽不久也枯晦爲精華已敗之象夫精明者所以視萬物別白黑審短長以長爲短以白爲黑如是則精衰矣目爲肝竅又爲心竅神魂露發故目能視陽根於陰精不交神陽光外泄則視物不審難經所謂脫陰者目盲也五藏者中之守也以下申五藏有餘不足之義中盛藏滿氣勝傷恐者聲如從室中言是中氣之濕也氣勝五字衍文濕傷脾土故中滿盛而聲微不清言而微終日乃復言者此奪氣也微細而斷續肺藏不宗奪去其氣也衣被不斂言語善惡不避親踈者此神明之亂也心藏失守倉廩不藏者是門戶不要也水泉不止者是膀胱不藏也金氣不攝泄利無度水氣不藏溲溺不禁亦緣脾陽不升肝鬱善泄不但金水失守得守者生失守者死夫五藏者身之强也藏當作府申上六府强弱形之盛衰

之義此府五而前文云六誤也頭者精明之府頭傾視深精神將奪矣背者胸中之府背曲肩隨府將壞矣腰者腎之府轉搖不能腎將憊矣膝者筋之府屈伸不能行則僂附俯同筋將憊矣骨者髓之府不能久立行則振掉骨將憊矣得强者生失强者死神寓乎形形强則神守形敗則神去歧伯曰反四時者有餘爲精不足爲消應太過不足爲精應不足有餘爲消陰陽不相應病名曰關格此他經脫文不可强解帝曰脈其四時動奈何知病之所變奈何知病乍在內奈何知病乍在外奈何請問此五者可得聞乎歧伯曰請言其與天運轉合也人身之陰陽與天地之運轉相合知天道則知人道矣萬物之外六合之內天地之變陰陽之應彼春之暖爲夏之暑彼秋之忿爲冬之怒四時之變脈與之上下以

春應中規夏應中矩秋應中衡冬應中權急怒言勁急也春脈耎弱輕圓故中規夏脈洪大周正故中矩秋脈浮毛歛濇如衡之平冬脈沉石而滑如權之下隨氣候也是故冬至四十五日陽氣微上陰氣微下夏至四十五日陰氣微上陽氣微下陰陽有時與脈爲期期而相失如脈所分分之有期故知死時脈隨陽氣而動春夏陽在上故脈弦洪秋冬陽在下故脈毛石其五藏之脈各有本體不隨四時爲轉移其理一也察五藏之本脈則知病之本察四時之動脈則知病之標如春夏而不弦洪秋冬而不毛石各隨其部分以期之則死生可決也微妙在脈不可不察察之有紀從陰陽始始之有經從五行生生之有度四時爲宜補寫勿失與天地如一得一之精以知死生是故聲合五音色合五行脈合陰陽天氣有衰旺人氣有虛實能合陰陽則補寫勿失隨五行四時爲轉運也是知陰盛則夢涉大水恐懼陽盛則夢大火燔灼陰陽俱盛則夢相殺毀傷上盛則夢飛下

盛則夢墮甚飽則夢予甚饑則夢取肝氣盛則夢怒肺氣盛則夢哭短蟲多則夢聚衆長蟲多則夢相擊毀傷此節並他經脫文人於旦晝神氣昏擾藏眞之盛衰不能自覺夜而藏眞見焉則形爲夢故可以占藏府之虛實水爲陰腎爲恐故陰盛則夢涉水恐懼火爲陽故陽盛則夢大火燔灼陰陽之用在乎金木故並盛則夢殺傷金木交爭之象也上盛則神浮而夢飛下盛則精陷而夢墮甚飽則土盛土灌四旁故夢與甚饑則土虛土主受盛故夢取肝爲怒肺爲哭盛則一藏之氣獨見也短蟲多聚衆之象長蟲多則相交擾故夢相擊毀傷也凡夢之形皆由病兆觸類推尋可參診法也是故持脈有道虛靜爲保保當作寶春日浮如魚之遊在波夏日在膚泛泛乎萬物有餘秋日下膚蟄蟲將去冬日在骨蟄蟲周密君子居室此四時之脈象春弦夏洪秋毛冬石是也故曰知內者按而紀之知外者終而始之內者裏也外者表也按而紀之由浮而沉以候裏病終而始之以沉合浮以候表病此六者持脈之大法心脈搏堅而長當病舌卷不能言其耎而

散者當消環自已搏者脈來有力搏擊於指也堅爲邪實長爲病氣有餘心脈見此是經邪盛也手少陰脈上咽喉心竅於舌經脈邪壅心氣不通於喉舌故病舌卷不能言耎散者虛也心液耗傷故見消渴俟心氣稍復津液得生則自已也肺脈搏堅而長當病唾血其耎而散者當病灌汗至今不復散發也肺以下降爲職故脈斂濇今搏堅而長是肺逆不降血升而氣不能斂故病唾血若脈耎散則衛陽虛故汗出如灌至今七字衍文肝脈搏堅而長色不青當病墜若搏因血在脇下令人喘逆其耎而散色澤者當病溢飲溢飲者渴暴多飲而易入肌皮腸胃之外也肝邪實當見青色今色不青知非由藏發爲有積血也脇爲肝部肝脈貫鬲注肺積血之氣上薰於肺故令喘逆也脇血壅於脇胆肺胃下降之路也若肝脈耎散而色浮澤是溢飲之診蓋木氣不足濕土浸淫升發不遂脾陽不能化水遂溢於肌皮腸胃之外脾土之升必因肝木木氣微不能升故脾胃皆病也易當作溢胃脈搏堅而長其色赤當病折髀陽明脈從氣衝下髀抵伏兎陽明邪實而無府熱之証則知當折髀也其耎而散者當病食痺胃氣虛弱故不

嗜食或食則痛及滿脹也脾脈搏堅而長其色黃當病少氣其耎而散色不澤者當病足䯒腫若水狀也黃者土色之外見脾家邪實升降失職故少氣脾脈虛色澤則爲木候今色不澤則知無水脾太陰脈自內踝前廉上腨內循䯒骨後上循膝股脾陽不升壅於經脈故腫若水狀也腎脈搏堅而長其色黃而赤者當病折腰其耎而散者當病少血至今不復也腎脈本沉搏堅而長是寒水上流然色見黃赤乃火土氣沿故但爲折腰腎爲陰而陽根在焉與肝俱升至心則化血腎氣虛故陽根弱而血無以化也至今不復句亦衍文帝曰林云帝曰至以其勝治之愈全元起本在湯液篇診得心脈而急此爲何病病形何如岐伯曰病名心疝少腹當有形也帝曰何以言之岐伯曰心爲牡藏小腸爲之使故曰少腹當有形也急者弦緊之象心爲陽藏而得陰脈是寒乘爲疝也心小腸同候於左寸相爲表裏心不受邪故心脈急知小腸受之少腹有形爲心疝帝曰診得胃脈病形何如岐伯曰胃脈實則脹虛則泄承上急脈而言胃得弦緊之脈按之實者寒邪

有餘故病脹滿按之虛者中氣不足升降遲滯清濁不分肝脾鬱陷則爲泄利帝曰病成而變何謂
歧伯曰風成爲寒熱凡病之成本一而變千此舉風以例餘也中風不惡寒風鬱久而衛虛乃惡寒
也癉成爲消中癉熱也膽胃鬱熱則多食數溲爲消中厥成爲巔疾厥氣上逆濁陰塡塞
清道是爲頭目眩暈之疾久風爲飧泄木自左升鬱而不達化而爲風剋賊脾土則爲飧泄之疾也脈
風成爲癘風客於血脈營氣熱腐久久則爲癘病之變化不可勝數帝曰諸癰
腫筋攣骨痛此皆安生歧伯曰此寒氣之腫八風之變也寒傷
形形傷腫風必兼六氣爲病傷於肌膚則癰腫中於筋骨則攣痛帝曰治之奈何歧伯曰此
四時之病以其勝治之愈也如燥勝風寒勝熱之類帝曰有故病五藏
發動因傷脈色各何以知其久暴至之病乎欲明久病新病脈色之異歧
伯曰悉乎哉問也徵其脈小色不奪者新病也徵其脈不奪
其色奪者此久病也徵其脈與五色俱奪者此久病也徵其

脈與五色俱不奪者新病也色發於藏故久病色必奪脈兼經絡故新病脈即奪肝與
腎脈並至其色蒼赤當病毀傷不見血已見血濕若中水也
肝與腎脈並至尺中見弦也蒼赤木火之色肝心皆爲血藏色外見而脈至腎故有積血若無折傷者則是水寒土濕木
氣不達而鬱水中故知濕與中水矣不見血六字疑衍文尺內兩旁則季脇也尺內尺之後半部也
兩傍猶兩行後文所謂下竟下也通兩尺言故曰兩傍脇下軟肋爲季脇尺外以候腎尺裏以候
腹尺部經渠之分外爲前半部裏爲後半部腹少腹膀胱也中附上左外以候肝內以候
鬲中附上謂關部太淵之分也膽附於肝當外以候膽內以候肝此以分配胸腹部位故文不備右外以候
胃內以候脾上附上右外以候肺內以候胸中上附上謂寸部魚際下之
分也肺與大腸同候於右寸左外以候心內以候膻中心小腸同候於左寸前以候
前後以候後統言寸以候上尺以候下上竟上者胸喉中事也下竟下者
少腹腰股膝脛足中事也胸上至喉皆候於寸少腹下至足皆候於尺按經以五藏胸脇腹中

季脇少腹分配六部之脈而六府惟及胃右關不言膽蓋互文也以形體言則胸喉候於寸脇候左關腹候右關少腹季
脇以下候於尺以藏府言則心肺大小腸候於兩寸肝膽脾胃候於關膀胱三焦與腎同候於尺以經脈言則浮以候三
陽沉以候三陰以陰陽言則浮以候府沉以候藏越人仲景又以浮候心肺沉候腎肝未可一端蓋也無識之士妄言大
小腸位居至下不當診於寸部不知診脈者診其經氣非以其部分也手之三陽自手走頭絡於心肺相爲表裏自應診
於兩寸惟三焦雖手經而與足少陽同蟄藏於腎故不候於寸而候於右尺左木右火自然之理也麤大者陰
不足陽有餘爲熱中也陽邪有餘故中熱而脈洪大來疾去徐上實下虛
爲厥巔疾來徐去疾上虛下實爲惡風也故中惡風者陽氣
受之來者爲陽去者爲陰來者主表去者主裏來者主上去者主下陽性則數陰性則遲陽衰則徐陽盛則疾來疾
去徐是來盛去不盛故知上實下虛陽壅於上爲厥巔疾也來徐去疾是來不盛去反盛故知上虛下實陽虛於外而惡
風乘之也有脈俱沉細數者少陰厥也沉爲腎脈細數陽鬱不達而生熱也三部脈俱見此
是知少陰腎氣逆陽陷而陰盛也沉細數散者寒熱也沉細數而兼散陽鬱而衛虛故爲寒熱

浮而散者爲眴仆浮則爲風散則爲虛風虛相搏則爲眴仆諸浮不躁者皆在陽
則爲熱其有躁者在手浮沉者陰陽之體故浮在陽而爲熱躁者中手急疾之象陽中之陽故在
手諸細而沉者皆在陰則爲骨痛其有靜者在足王注細沉而躁則病
生於手陰脈之中靜者病生於足陰脈之中也陰主骨故骨痛數動一代者病在陽之脈也
洩及便膿血脈來數時一止曰促即此脈是爲陽結三陽邪滯升降不運水穀不消木氣鬱衝則爲洩利濕
熱菀積久而腐敗是以化爲膿血諸過者切之濇者陽氣有餘也滑者陰氣
有餘也陽氣有餘陰血不足則脈濇陰血有餘陽氣不足則脈滑陽氣有餘爲身熱無汗
陰氣有餘爲多汗身寒陰陽有餘則無汗身寒陽加於陰謂之汗氣行而
血不充故身熱無汗其表實無汗亦此義也陽虛於外故多汗陰盛於內故身熱但滑脈爲陽與多汗身寒之証不合陰
陽有餘二語未詳其義恐有譌誤推而外之內而不外有心腹積也推而內
之外而不內身有熱也外內言浮沉也內而不外沉堅不浮故知心腹有積外而不內浮大不沉

則邪在表而身熱也推而上之上而不下腰足淸也上而不下甲乙經作下而不上爲是
傳寫之誤也脈盛於尺與寸迴殊則知病在腰足推而下之下而不上頭項痛也甲乙
經作上而不下脈盛於寸與尺迴殊則知病在頭項按之至骨脈氣少者腰脊痛而身
有痺也肝腎陽衰不能溫行經脈故也

平人氣象論第十八林云全元起本在第一卷

黃帝問曰平人何如岐伯對曰人一呼脈再動一吸脈亦再
動呼吸定息脈五動閏以太息命曰平人平人者不病也一動
脈行一寸一呼再動一吸再動呼吸定息脈五動閏以太息脈六動人身經脈凡長十六丈二尺一息脈行六寸十息脈
行六尺二百七十息而一周於身一萬三千五百息而五十周於身是一日夜之所營也常以不病調病
人醫不病故爲病人平息以調之爲法人一呼脈一動一吸
脈一動曰少氣一呼一動一吸一動加定息太息是一息三至也陽氣衰少故行遲人一呼脈

三動一吸脈三動而躁尺熱曰病溫尺不熱脈滑曰病風脈
濇曰痺一呼三動一吸三動加定息太息是一息八至也而當作曰躁即數也尺熱者一身盡熱陰陽俱熱是溫
病之證若尺不熱而脈兼滑象是中風傳胃府也傷寒論脈滑而數者有宿食也又汗出譫語者以有躁屎在胃中此爲
風也當下之即此義脈濇句衍文人一呼脈四動以上曰死脈絕不至曰死
乍踈乍數曰死一呼四動以上是一息十至也難經四至曰奪精五至曰死六至曰命絕乍踈乍數眞氣
漸敗不相接續之象平人之常氣稟於胃胃者平人之常氣也人無胃
氣曰逆逆者死春胃微弦曰平弦多胃少曰肝病但弦無胃
曰死胃而有毛曰秋病毛甚曰今病藏眞散於肝肝藏筋膜
之氣也春脈弦弦者木氣出地未暢之象胃氣和緩四時脈必兼胃氣爲平弦多胃少肝木偏勝但弦無胃急勁
如新張弓弦是眞藏脈也故死毛者秋脈春見之金盛木衰故木氣不見甚則胃少毛多今即當病矣凡四時見先期殘
賊之脈至其時必病甚則死夏胃微鉤曰平鉤多胃少曰心病但鉤無胃

曰死胃而有石曰冬病石甚曰今病藏眞通於心心藏血脈
之氣也夏脈鉤鉤即洪也浮盛隆起中虛而圓滑故曰鉤後文曰如連珠如循琅玕足也火氣炎上之象但鉤無
胃前曲後倨如操帶鉤眞藏脈也石爲腎脈水盛火衰故冬病長夏胃微耎弱曰平弱多胃
少曰脾病但代無胃曰死耎弱有石曰冬病弱甲乙經作石甚曰
今病藏眞濡於脾脾藏肌肉之氣也代爲脾之平脈言隨四時更代非中止之代也
宣明五氣論脾脈代但代無胃則烏喙鳥距眞藏脈見矣石爲冬脈土氣不足水反侮之故水旺之時則病若石甚爲土
已受傷故即病也肝心二脈以所不勝相剋言脾肺腎三脈以所勝相乘言明五藏互有乘剋之理也秋胃微
毛曰平毛多胃少曰肺病但毛無胃曰死毛而有弦曰春病
弦甚曰今病藏眞高於肺以行營衛陰陽也秋脈毛毛者陽氣微下斂濇之
象但毛無胃如物之浮如風吹毛肺之眞藏也金衰木反乘之故秋得弦脈至春而病冬胃微石曰平
石多胃少曰腎病但石無胃曰死石而有鉤曰夏病鉤甚曰

今病藏眞下於腎腎藏骨髓之氣也冬脈石石者陽氣伏藏之象無胃則如彈石如
奪索眞藏脈也石在沉分鉤在浮分冬脈見鉤是相火不藏坎陽泄露水不交火故夏時六陽盡泄之候而病也胃
之大絡名曰虛里貫鬲絡肺出於左乳下其動應衣脈宗氣
也其動應衣四字衍文宗氣積於膻中降於少腹以行呼吸肺之升降必因胃氣故於虛里脈之盛喘數絕
者則病在中結而橫有積矣絕不至曰死乳根穴虛里之脈盛喘數而絕或斷
結橫格於指下皆由中氣不運胃氣不降逆衝於上或心腹癥積令胃氣結滯也絕不至則宗氣已竭故死乳之
下其動應衣宗氣泄也其動應衣之甚也肺貫宗氣下降於腎以行呼吸胃氣上逆肺無下降
之路宗氣不能下行而橫冲於虛里故曰泄勞傷最多此候亦有天眞氣少得之者溫中培土使中樞運轉升降不
失則氣自淸降近代醫家類爲腎虛不能納氣重以地冬滯土伐陽否則桂附溫下胥失之矣欲知寸口太
過與不及寸口之脈中手短者曰頭痛寸口脈中手長者曰
足脛痛短爲陽氣不及則濁陰乘之故頭痛此見於寸部者長則氣治然過長則爲陰盛故足脛痛此見於尺部

者寸口脈中手促上擊者肩背痛數時一止曰促上擊寸部摶指也背爲胸府與肩相
近邪壅作痛氣結不宣故促而上擊寸口脈沉而堅者曰病在中寸口脈浮而
盛者曰病在外沉爲在裏浮爲在表寸口脈沉而弱曰寒熱及瘕疝少
腹痛此文衍寸口脈沉而橫曰脇下有積腹中有橫積痛脈細而附
骨橫格指下有積之診見寸爲積在胸中見關爲在臍旁見關上爲在心下關微下爲在少腹見尺中爲在氣街見左在
左見右在右脈兩見在中央寸口脈沉而喘曰寒熱喘見沉分是陽陷陰中卽陽不足陰往乘
之陰不足陽往乘之故爲寒熱榮衛失位所致也脈盛滑堅者曰病在外脈小實而
堅者病在內陰陽之分脈小弱以濇謂之久病脈濇浮而疾者謂
之新病小弱氣虛濇爲血少故知久病浮滑疾數邪氣方張故知新病脈急者曰疝瘕少腹
痛弦緊之脈故主肝家之病脈滑曰風脈濇曰痺滑爲陰氣有餘又爲陽脈濇以浮沉尺寸異義
也浮滑則主風沉滑則主血濇爲血少經絡邪壅營衛不利故爲痺痛緩而滑曰熱中緩爲脾脈仲景

素問釋義　卷二　十五　宛鄰書屋

云緩爲胃氣有餘滑爲胃氣盛滑而兼緩是脾胃有熱也盛而緊曰脹寒邪痞滿故脈盛緊脈從陰
陽病易已脈逆陰陽病難已陰病得陽脈者生陽病得陰脈者死脈得四時之
順曰病無他脈反四時及不間藏曰難已脈順四時是藏氣未傷故無他及不
四字衍文腎多青脈曰脫血血中溫氣脫泄故陰凝而脈青尺脈緩濇謂之解㑊
緩爲脾脈而見於尺是脾陽下陷也腎者藏精而見濇脈是精血衰少陽根微弱也脾腎衰憊脾主四支腎主骨髓故寒
不寒熱不熱懈惰縱緩而爲解㑊安臥脈盛謂之脫血數大之脈爲邪實不應安臥此安臥者知
脫血泄其溫氣陽暴於外也尺濇脈滑謂之多汗尺膚濇爲血枯脈浮滑爲陽盛卽陽加於陰謂
之汗之義也尺寒脈細謂之後泄尺主下焦府寒而脈細水寒土濕之診故爲泄脈尺麤
常熱者謂之熱中脈要精微論麤大者陰不足陽有餘爲熱中本篇脈躁尺中熱爲病溫卽此義溫病
熱自內發故脈浮大尺熱肝見庚辛死心見壬癸死脾見甲乙死肺見丙
丁死腎見戊己死是謂眞藏見皆死此三部九候論篇脫文皆至其不勝之日死

頸脈動喘疾欬曰水水逆於中肺胃不降也頸脈結喉旁人迎脈也目裹微腫如臥
蠶起之狀曰水義具評熱論溺黃赤安臥者黃疸下目黃者曰黃疸當在此上目
者宗脈之所聚脾胃濕熱鬱蒸故土色上見於目甚則一身盡黃也溺黃赤者濕熱下傳嗜臥者土氣困乏皆黃疸之候
已食如饑者胃疸胃熱故消穀面腫曰風卽風木之候風鼓水氣上行於面也足脛
腫曰水脾土濕腎主水脈皆行足脛故爲水與脈要精微論互文此色當擇也目黃者曰黃疸
婦人手少陰脈動甚者姙子也手少陰王氏主掌後神門動脈全元起本作足少陰則當
主大谿在內踝後五分跟骨上動脈後人又以兩尺診之義則一也心主血脈胞繫於腎胞脈屬心而絡胞也故手足少
陰並可診候動者滑利之甚非厥厥動搖之動脈有逆從四時未有藏形春夏而脈
瘦秋冬而脈浮大命曰逆四時也雖未有藏氣傷敗之形但春夏當浮大而反沉濇秋
冬當沉細而反浮大則逆四時知藏氣有傷矣四時二字衍瘦卽玉機眞藏之沉濇也風熱而脈靜泄
而脫血脈實病在中脈虛病在外脈濇堅者皆難治命曰反

素問釋義　卷二　十六　宛鄰書屋

四時也四時二字衍皆脈証相反故難治人以水穀爲本故人絕水穀則死
脈無胃氣亦死所謂無胃氣者但得眞藏脈不得胃氣也所
謂脈不得胃氣者肝不弦腎不石也脈不得胃氣不字疑衍肝不弦腎不石謂微似
弦微似石正胃多弦石少之義太陽脈至洪大以長少陽脈至乍數乍疎乍
短乍長陽明脈至浮大而短難經七難少陽之至乍大乍小乍短乍長陽明之至浮大而短
太陽之至洪大而長太陰之至緊大而長少陰之至緊細而微厥陰之至沉短而數皆王脈也冬至之後得甲子少陽王
復得甲子陽明王復得甲子太陽王復得甲子太陰王復得甲子少陰王復得甲子厥陰王王各六十日六六三百六十
日以成一歲此三陰三陽之王時日大要也按至眞要論厥陰之至其脈弦少陰之至其脈鉤太陰之至其脈沉少陽之
至大而浮陽明之至短而濇太陽之至大而長此言六氣加臨之脈初氣厥陰二氣少陰三氣太陰四氣少陽五氣陽明
六氣太陽隨司天在泉之氣遞相旋轉難經所言分旺之次又自不同古經遺缺其義不傳金匱冬至後甲子起少陽與
難經同蓋以三陽三陰合乎四時然脈象又與春弦夏洪秋毛冬石不合所未詳也夫平心脈來累累

如連珠如循琅玕曰心平夏以胃氣爲本累累如連珠如循琅玕貟轉滑利之意時應乎夏有胃氣則脈能平也病心脈來喘喘連屬其中微曲曰心病來數而不能員死心脈來前曲後居如操帶鈎曰心死前曲後居塞滯之象如操帶鈎曲而堅也平肺脈來厭厭聶聶如落楡莢曰肺平秋以胃氣爲本斂濇而和緩病肺脈來不上不下如循鷄羽曰肺病濇難帶弦之象死肺脈來如物之浮如風吹毛曰肺死虛浮散亂平肝脈來耎弱招招如揭長竿末梢曰肝平春以胃氣爲本弦長和耎病肝脈來盈實而滑如循長竿曰肝病盛實長勁之象死肝脈來急益勁如新張弓弦曰肝死勁急不移平脾脈來和柔相離如鷄踐地曰脾平長夏以胃氣爲本相離相附也鷄之踐地和緩之狀病脾脈來實而盈數如鷄舉足疾數而實之象此太過之脈前云弱多胃少則不及也死脾脈來銳堅如烏之喙如

鳥之距如屋之漏如水之流曰脾死其體則銳堅其至則無序或去而不返平腎脈來喘喘累累如鉤按之而堅曰腎平冬以胃氣爲本喘喘累累如鉤搏指員和之象堅即石按之有力即沉而搏也病腎脈來如引葛按之益堅曰腎病弦長堅實死腎脈來發如奪索辟辟如彈石曰腎死發如奪索勁急而忽絕辟辟如彈石促數勁堅而無情也

玉機眞藏論第十九林云全元起本在第六卷

黃帝問曰春脈如弦何如而弦岐伯對曰春脈者肝也東方木也萬物之所以始生也故其氣來耎弱輕虛而滑端直以長故曰弦象木始生長條柔耎也反此者病帝曰何如而反岐伯曰其氣來實而強此謂太過病在外其氣來不實而微此爲不及病在中內外亦大畧言之過與不及各有內外之證不可泥也帝曰春脈太過與不及

其病皆何如岐伯曰太過則令人善忘忘當作怒忽忽眩冒而巔疾其不及則令人胸痛引背下則兩脇胠滿木自東生其性升發生氣方升末升欲治不得則爲怒經氣自足而上貫鬲布脇肋上出額至巓升發不遂鬱極化風肝膽同氣風火相煽故眩冒而巓疾胸痛脇胠滿經氣之壅過也背爲胸府故痛引背帝曰善夏脈如鉤何如而鉤岐伯曰夏脈者心也南方火也萬物之所以盛長也故其氣來盛去衰故曰鉤火外陽而內陰心應之故脈來盛去衰浮洪微曲之狀上曲中空心脈之正也反此者病帝曰何如而反岐伯曰其氣來盛去亦盛此謂太過病在外其氣來不盛去反盛此謂不及病在中帝曰夏脈太過與不及其病皆何如岐伯曰太過則令人身熱而膚痛爲浸淫其不及則令人煩心上見欬唾下爲氣泄陽泄於外則身熱鬱於膚湊則痛腐肉傷肌則爲浸淫瘡心液少則煩肺金受刑津液不布收令失攻則欬而多唾心氣下傳於小腸則氣泄也帝曰

善秋脈如浮何如而浮岐伯曰秋脈者肺也西方金也萬物之所以收成也故其氣來輕虛以浮來急去散故曰浮金氣收降而脈浮者承六陽盛長之後陽氣微下自皮膚而漸降所謂秋日下膚蟄蟲將去與春夏之浮不同也來急去散即厭厭聶聶如落楡莢之義非勁急散亂之謂反此者病帝曰何如而反岐伯曰其氣來毛而中央堅兩傍虛此爲太過病在外其氣來毛而微此爲不及病在中中央堅兩傍虛即如循鷄羽也帝曰秋脈太過與不及其病皆何如岐伯曰太過則令人逆氣而背痛慍慍然其不及則令人喘呼吸少氣而欬上氣見血下聞病音肺以下降爲職金不得降故氣逆背爲胸府肺逆則衝於背也逆之甚則喘肺虛則呼吸少氣氣衝肺竅則欬血本溫升其不上溢者氣能清降也氣逆故血隨之而溢下聞病音謂喘息有聲也帝曰善冬脈如營何如而營岐伯曰冬脈者腎也北方水也萬物之所以合藏也故其氣來沉以搏

甲乙經作濡故曰營水外陰而內陽腎象之故脈沉以搏營者營壘所謂陰在內陽之守也反此者病帝曰何如而反岐伯曰其氣來如彈石者此謂太過病在外其去如數者此謂不及病在中辟辟如彈石乃眞藏脈促而勁急也此不促故爲太過寒水下旺陽微陰盛之診其去如數來不盛去反盛也陽根微弱故來不盛腎精下沉故去似數帝曰冬脈太過與不及其病皆何如岐伯曰太過則令人解㑊脊脈痛而少氣不欲言解㑊與彈石之脈不合疑有誤字脊脈痛少氣不欲言彈石脈証當亦不但此其不及則令人心懸如病饑䏚中清脊中痛少腹滿小便變精不交神故心懸如饑䏚中䏚下空軟之處腎脈貫脊而部當少腹清冷痛滿陰凝爲病也小便變謂遺淋癃閉之類水寒木鬱疏泄失宜也帝曰善帝曰四時之序逆從之變異也諸太過不及皆逆於時然脾脈獨何主岐伯曰脾脈者土也孤藏以灌四旁者也中樞旋轉水木因之左升火金因之右降故曰孤藏以灌四旁中土失營則四維皆病帝曰然則脾善惡可

得見之乎岐伯曰善者不可得見惡者可見四維之善皆脾之善故善不可見惡可見也帝曰惡者可見何如岐伯曰其來如水之流者此謂太過病在外其來如鳥之喙者此謂不及病在中水流鳥喙是死脾脈此疑有誤帝曰夫子言脾爲孤藏中央土以灌四旁其太過與不及其病皆何如岐伯曰太過則令人四支不舉其不及則令人九竅不通名曰重強土氣敦阜故不能行氣於四末生氣通天論陽不勝其陰則五藏氣爭九竅不通蓋脾陽下陷升降倒置濁陰塡湊故九竅不通也重強重濁木強也以上諸脈證太過不及並有相通者未可執泥帝瞿然而起再拜而稽首曰善吾得脈之大要天下至數五色脈變揆度奇恒道在於一脈色之變不可勝窮而揆度奇恒之病道惟在一下所謂神也神轉不迴迴則不轉乃失其機神者陽之精神能運轉則上下交濟迴却而不轉也出入廢則神機化滅生意失矣至數之要迫近以微著之玉板藏之藏府每

旦讀之名曰玉機五藏受氣於其所生傳之於其所勝氣舍於其所生死於其所不勝上所生謂己生者下所生謂生己者病之且死必先傳行至其所不勝病乃死此言氣之逆行也故死始則子病傳母終則至所不勝者逆行也肝受氣於心傳之於脾氣舍於腎至肺而死心受氣於脾傳之於肺氣舍於肝至腎而死脾受氣於肺傳之於腎氣舍於心至肝而死肺受氣於腎傳之於肝氣舍於脾至心而死腎受氣於肝傳之於心氣舍於肺至脾而死此皆逆死也一日一夜五分之此所以占死生甲乙經作者之早暮也肝受氣於心母受之子也傳之於脾薄所不勝也氣舍於腎留止於生己也至肺而死剋己者勝也藏氣本順行此則逆行故死然五藏相傳必視氣之虛實卽如肝受病於心假令肝藏氣實則不受其氣但如心病舍於肝復傳他藏矣惟肝虛故受之肝病必傳脾假令脾藏虛則脾受病而傳所勝矣惟脾藏氣實不受肝邪故就腎以竊生己之氣腎藏又虛逆行於

肺垂絕之木復遇金剋則死五藏皆準此推晝夜十二時寅卯爲木巳午爲火申酉爲金亥子爲水辰戌丑未爲土藏氣遇不勝之時而絕故早暮可占黃帝曰三字衍五藏相通移皆有次五藏有病則各傳其所勝上言逆行之病以下言順傳者五藏相通其氣之旋轉本有一定之次衛氣夜行於陰從足少陰腎注於心從心注於肺從肺注於肝從肝注於脾從脾注於腎復從腎注於心本因藏氣之行度爲衛氣之行度也其行以相剋爲次者相剋而相濟所爲制化也其左右之行則木木左升火金右降土居中樞以應四維則以相生爲次相生則無不及相剋則無太過此氣化自然之妙也五藏有病亦隨藏氣以相傳故各傳其所勝也不治法三月若六月若三日若六日傳五藏而當死是順傳所勝之次是順傳七字林億以爲是前注誤在經文之下當去之全元起本及甲乙經本無也五藏病先治之則不至相傳若不治之則遠在三月若六月近在三日若六日五藏相傳氣盡則死眞藏未見則期以月眞藏已見則期以日也故曰別於陽者知病從來別於陰者知死生之期陰陽別論所謂陽者胃脘之陽也所謂陰者眞藏也當移在此病有標本傳者標也始病者本也切脈者先分候各部以知病之本次合候各部以

知病之標總以胃陽爲主故曰別於陽者知病從來眞藏之脈胃陽已不至故曰別於陰言知至其所困而死肝見庚辛之類是故風者百病之長也今風寒客於人使人毫毛畢直皮膚閉而爲熱當是之時可汗而發也邪在皮毛衛分受之故毫毛畢直寒氣閉斂束其營血故發熱是宜汗解也或痺不仁腫痛當是之時可湯熨及火灸刺而去之邪入經絡肌肉弗治病入舍於肺名曰肺痺發欬上氣皮毛者肺之合邪自表入裏則舍於肺痺病也肺受邪氣不清降故欬上氣弗治上脫治法一節疑上或痺不仁二十字當在此上也肺卽傳而行之肝病名曰肝痺一名曰厥脇痛出食肝善厥厥者陰陽不相順接也肝部脇肋經氣鬱則痛肝膽同氣肝病膽亦不降而剋戊土胃氣上逆故嘔吐當是之時可按若刺耳弗治肝傳之脾病名曰脾風發癉腹中熱煩心出黃土受木邪故曰脾風癉熱也肝脾鬱陷陽氣不升故內鬱而熱脾脈上鬲注心中熱氣上薰故心煩脾熱故便黃土色下傳也當此之時可按可藥可浴弗治脾傳之

腎病名曰疝瘕少腹冤熱而痛出白一名曰蠱疝瘕氣結而痛之名冤熱煩冤而熱也肝脾已病傳之於腎陽鬱腎部故然出白卽遺精白濁陽鬱下焦而腎藏不密故精液滲泄蠱者女惑男風落山陰圍陽之義也當此之時可按可藥弗治腎傳之心病筋脈相引而急病名曰瘈瘈筋脈牽引也心主血脈肝已病則筋衰君火乏其化原腎復傳之神虛液耗故筋脈相引而急病始於肝而見於心也當此之時可灸可藥弗治滿十日法當死五藏俱傷至心而氣極腎因傳之心心卽復反傳而行之肺發寒熱法當三歲死其心氣未極者則復傳之肺而見寒熱陽虛爲寒陰虛爲熱三歲未詳疑有誤此病之次也然其卒發者不必治於傳有不因傳化而自病者或其傳化有不以次不以次入者憂恐悲喜怒令不得以其次故令人有大病矣憂當作思五志脾爲思腎爲恐肺爲悲心爲喜肝爲怒一藏之氣偏盛則一藏之志獨見而他藏之精氣并之然過甚則又自傷故喜傷心悲傷肺怒傷肝思傷脾恐傷腎也外感之邪非合內傷則不爲大病傳不以次者如肺當傳肝値大怒

肝氣盛則不傳肝而肝反乘肺或肝盛乘脾肺乘脾虛以子乘母或遇悲哀精氣并於肺邪不得他傳氣過肺虛邪遂不能傳而專在肺藏其或喜或恐或思皆準此推所以傳不以次因而喜大虛則腎氣乘矣怒則肝氣乘矣悲則肺氣乘矣恐則脾氣乘矣憂則心氣乘矣此其道也精氣并於心則喜喜則氣緩神不收持故腎氣乘之怒則氣上悲則金旺故所勝所不勝所生皆爲所乘恐者腎精之下陷故脾氣乘之憂當作思思者脾陽之鬱結故心氣乘之凡諸相乘各由衰盛喜恐者衰而所勝乘之也怒悲者盛而互乘諸藏也憂者母乘子也舉此三端而相乘之道備不言子乘母者前文五藏受氣於其所生已言之也故病有五五五二十五變及其傳化通上子母相傳所勝所不勝相乘與本藏之病各得五病傳乘之名也大骨枯槀大肉陷下胸中氣滿喘息不便其氣動形期六月死其眞藏見乃予之期日骨枯肉陷脾腎已敗肺不下降故喘滿其氣動形仰肩息也元眞之氣不續故聳引肩項未見眞藏期六月死大骨枯槀大肉陷下胸中氣滿喘息不便內痛引肩背期一月死眞藏見乃予之期日心陽衰熄津液

枯涸故內痛徹背大骨枯槀大肉陷下胸中氣滿喘息不便內痛引肩項身熱脫肉破䐃眞藏見十月之內死䐃者肘膝髀間高起之處身熱者陽泄而不歸也十月當作十日大骨枯槀大肉陷下肩髓內消動作益衰眞藏來見期一歲死見其眞藏乃予之期日肩髓疑當作骨髓內消卽動作益衰也眞陽不充生意耗減骨髓消而動作衰兼之骨枯肉陷故死別無他證故期一歲來當作未字之誤也大骨枯槀大肉陷下胸中氣滿腹內痛心中不便肩項身熱破䐃脫肉目匡陷眞藏見目不見人立死其見人者至其所不勝之時則死腹內痛九字疑衍文諸脈皆屬於目目匡陷則諸脈敗絕至不見人則神已脫矣急虛身中卒至五藏絕閉脈道不通氣不往來譬於墮溺不可爲期此暴絕之候不可以常期論其脈絕不來若人一息息當作呼五六至其形肉不脫眞藏雖不見猶死也脈絕不來氣絕於內矣若一呼五六至氣浮欲脫之象言形肉漸衰急虛

此種而死者猝中之外又有眞肝脈至中外急如循刀刃責責然如按琴瑟絃色青白不澤毛折乃死（皮毛得衛氣而充皮毛折衛陽敗絕故死）眞心脈至堅而搏如循薏苡子累累然色赤黑不澤毛折乃死眞肺脈至大而虛如以毛羽中人膚色白赤不澤毛折乃死眞腎脈至搏而絕如指彈石辟辟然色黑黃不澤毛折乃死眞脾脈至弱而乍數乍踈色黃青不澤毛折乃死諸眞藏脈見者皆死不治也黃帝曰（林云自黃帝問至帝曰善一段全元起本在第四卷太陰陽明表裏篇中王冰移於此必言此者欲明王氏之功於素問多矣）見眞藏曰死何也岐伯曰五藏者皆稟氣於胃胃者五藏之本也藏氣者不能自致於手太陰必因於胃氣乃至於手太陰也故五藏各以其時自爲（當作胃）而至於手太陰也故邪氣勝者精氣衰也故病甚者胃氣不能

與之俱至於手太陰故眞藏之氣獨見獨見者病勝藏也故曰死（中氣升則三陰皆升中氣降則三陽皆降而中氣之衰盛視乎胃氣陽明爲藏府之海三陰三陽皆受其氣隨中氣以出入也藏府皆有精氣而非稟陽明之氣不能至於氣口蓋肺主衛氣而衛氣之出入必隨胃氣故陽明獨行氣於三陰三陽而藏府必藉之以朝於肺藏陰而府陽陽動而陰靜陰不得陽是謂孤陰故不能自致於氣口也凡病之來無不由於中氣之敗故邪氣勝則精氣衰而胃氣不能及於五藏五藏爲邪氣所迫精氣不守脫出於外故眞藏之脈獨見於寸口爲病勝其藏故耳非平時不能自致於手太陰至病甚反能至也）帝曰善黃帝曰凡治病察其形氣色澤脈之盛衰病之新故乃治之無後其時形氣相得謂之可治色澤以浮謂之易已脈從四時謂之可治脈弱以滑是有胃氣命曰易治取之以時形氣相失謂之難治色夭不澤謂之難已（夭謂晦惡）脈實以堅謂之益甚脈逆四時爲不可治必察四難而明告之所謂逆四時者春得肺脈夏

得腎脈秋得心脈冬得脾脈其至皆懸絕沉濇者命曰逆四時（皆相勝之脈懸絕者動而忽止如物絕去也）未有藏形於春夏而脈沉濇秋冬而脈浮大名曰逆四時也（雖未見眞藏之形而脈逆生長收藏之令亦爲難治以藏氣衰竭不能應時也又四時得反勝之脈亦爲逆如秋見弦冬見鉤之類）病熱脈靜泄而脈大脫血而脈實病在中脈實堅病在外脈不實堅者皆難治（與平人氣象論文有異此經誤也）黃帝曰余聞虛實以決死生願聞其情岐伯曰五實死五虛死帝曰願聞五實五虛岐伯曰脈盛皮熱腹脹前後不通悶瞀此謂五實（邪結於中升降道塞表裏不得泄越故然）脈細皮寒氣少泄利前後飲食不入此謂五虛（脈細皮寒陽衰陰盛泄利前後肝脾腎陷氣少不食肺胃俱敗）帝曰其時有生者何也岐伯曰漿粥入胃泄注止則虛者活身汗得後利則實者活此其候也（胃不逆則能納食脾不陷則使自調中氣續復四維

自治故虛者活得汗則表泄得後則裏和邪滯一通升降旋運故實者活）

三部九候論第二十（林云全元起本在第一卷名決死生）

黃帝問曰余聞九鍼於夫子衆多博大不可勝數余願聞要道以屬子孫傳之後世著之骨髓藏之肝肺歃血而受不敢妄泄令合天道必有終始上應天光星辰歷紀下副四時五行貴賤更互冬陰夏陽以人應之奈何願聞其方岐伯對曰妙乎哉問也此天地之至數帝曰願聞天地之至數合於人形血氣通決死生爲之奈何岐伯曰天地之至數始於一終於九焉一者天二者地三者人因而三之三三者九以應九野故人有三部部有三候以決死生以處百病以調虛實而除邪疾帝曰何謂三部岐伯曰有下部有中部有上部部各

有三候三候者有天有地有人也必指而導之乃以爲眞上部天兩額之動脈（足少陽之頷厭）上部地兩頰之動脈（足陽明之地倉大迎）上部人耳前之動脈（手少陽之和髎）中部天手太陰也（王注謂肺脈也在掌後寸口中是謂經渠動應於手按寸口之脈應主太淵經渠王氏但言經渠似非）中部地手陽明也（王注謂大腸脈也在大指次指岐骨間合谷之分動應手也）中部人手少陰也（王注謂心脈也在掌後銳骨之端神門之分動應乎手也）下部天足厥陰也（王注謂肝脈也在毛際外羊矢下一寸半陷中五里之分卧而取之女子取太衝在大指本節後二寸陷中是）下部地足少陰也（王注謂腎脈也在足內踝後跟骨上陷中大谿之分）下部人足太陰也（王注謂脾脈也在魚腹上越筋間直五里下箕門之分候胃氣者當取足跌之上衝陽之分）故下部之天以候肝地以候腎人以候脾胃之氣帝曰中部之候奈何岐伯曰亦有天亦有地亦有人天以候肺地以候胸中之氣人以候心帝曰上部以何候之岐伯曰亦有天亦有地亦有人天以候頭角之氣地以候口齒之氣人以候耳目之氣三部者各有天各有地各有人三而成天三而成地三而成人三而三之合則爲九九分爲九野九野爲九藏故神藏五形藏四合爲九藏（王注所謂神藏者肝藏魂肺藏魄心藏神脾藏意腎藏志也是爲神藏五所謂形藏者皆如器外張虛而不屈含藏於物一頭角二耳目三口齒四胸中也按形藏之說應如脈要精微論頭者精明之府背者胸中之府腰者腎之府膝者筋之府骨者髓之府之義此文合耳目爲一又有胸而無腰腹鑿爲四形藏所未詳也）五藏已敗其色必夭夭必死矣帝曰以候奈何岐伯曰必先度其形之肥瘦以調其氣之虛實實則寫之虛則補之必先去其血脈而後調之無問其病以平爲期帝曰决死生奈何岐伯曰形盛脈細少氣不足以息者危（形有餘氣不足所謂行屍也林云全元起本危作死）形瘦脈大胸中多氣者死（陽浮於外

不根於下必脫泄矣）形氣相得者生參伍不調者病（參伍謂以三部九候互相比校）三部九候皆相失者死上下左右之脈相應如參舂者病甚（王注如參舂者謂大數而鼓如參舂杵之上下也）上下左右相失不可數者死（相失之甚不可計數）中部之候雖獨調與衆藏相失者死中部之候相減者死（衆藏卽下上二部也減衰少也三部之候宜均平調和有相失者則神藏敗絕之象故多死）目內陷者死（卽玉機眞藏目匡陷之義）帝曰何以知病之所在岐伯曰察九候獨小者病獨大者病獨疾者病獨遲者病獨熱者病獨寒者病獨陷下者病（所謂相失也氣少則脈小邪實則脈大熱則脈疾寒則脈遲陰盛則陷下病之所在脈爲之變更合浮中沉參之）以左手足上去踝五寸按之庶（衍字）右手足（衍字）當踝而彈之（足內踝上太陰脾經三陰交漏谷間之分林云全元起本云以左手足上去踝五寸而按之右手當踝而彈之注云內踝之上陰交之出通於膀胱係於腎腎爲命門是以取之以明吉凶按經文無兼取手足之文亦無兼取外踝之文全

義是也）其應過五寸以上蠕蠕然者不病（動而和緩）其應疾中手渾渾然者病（數而混亂）中手徐徐然者病（遲緩也）其應上不能至五寸彈之不應者死（氣絕故）是以脫肉身不去者死（句未詳疑有誤）中部乍踈乍數者死（氣衰亂之象）其脈代而鉤者病在絡脈（王注鉤爲夏脈又夏氣在絡故病在絡脈也絡脈受邪經脈滯否故代止也）九候之相應也上下若一不得相失一候後則病二候後則病甚三候後則病危所謂後者應不俱也察其府藏以知死生之期必先知經脈然後知病脈（經脈謂平脈）眞藏脈見者勝死（下有脫文平人氣象論肝見庚辛死一節當在此句下也）足太陽氣絕者其足不可屈伸死必戴眼（義見診要經終論）帝曰冬陰夏陽奈何岐伯曰九候之脈皆沉細懸絕者爲陰主冬故以夜半死盛躁喘數者爲陽主夏故以日中死是故寒熱病者以

平旦死熱中及熱病者以日中死病風者以日夕死病水者以夜半死（皆物極則變之義病風之日夕則申酉中刻也）其脈乍踈乍數乍遲乍疾者日乘四季死（脾絕之脈故遇木日死）形肉已脫九候雖調猶死（形去神不能獨存故死）七診雖見九候皆從者不死（句義未詳七診即在九候見之使九候皆從七診無由而見矣）所言不死者風氣之病及經月之病似七診之病而非也故言不死（七診亦非必死病疑有誤）若有七診之病其脈候亦敗者死矣必發噦噫（中氣頹敗故胃逆爲噦脾上爲噫）必審問其所始病與今所方病而後各切循其脈視其經絡浮沉以上下逆從循之其脈疾者不病其脈遲者病脈不往來者死皮膚著者死（脈疾者不病不字衍皮膚著謂骨乾枯）帝曰其可治者奈何岐伯曰經病者治其經孫絡病者治其孫絡血（二孫字衍）血病身有痛者治其經絡（血病字衍）

其病者在奇邪（句衍）奇邪之脈則繆刺之（奇邪非常見之病也繆刺者左刺右右刺左也）留瘦不移節而刺之（瘦當作廋字之誤也留廋謂瘕癥之類伏匿而不移動當節滅而去之）上實下虛切而從之索其結絡脈刺出其血以見（字衍）通之（氣滯則血結血出則隧通此言凡刺之用如此）瞳子高者太陽不足戴眼者太陽已絕（即上足太陽氣絕之義）此决死生之要不可不察也手指及手外踝五指留鍼（王注錯簡文也）

素問釋義卷三

陽湖張琦宛鄰甫學

經脈別論第二十一（林云全元起本在第四卷）

黃帝問曰人之居處動靜勇怯脈亦爲之變乎岐伯對曰凡人之驚恐恚勞動靜皆爲變也（有動於氣脈必形之）是以夜行則喘出於腎淫氣病肺（凡喘皆肺病而所因不同故五藏氣乘之皆能爲喘然其因於肺之不降一也衛氣夜行於陰自足少陰始腎間動氣呼吸之門夜行則衛不得藏而腎氣復動故喘而淫氣病於肺緣肺受子氣不克清降故也）有所墮恐喘出於肝淫氣害脾（恐屬腎而喘出於肝者因墮而恐血傷氣亂故本於肝也肝病則傳其所勝而害脾）有所驚恐喘出於肺淫氣傷心（膽爲驚腎爲恐膽驚則火上擾腎恐則水下淪肺金不能順降刑於膽火故喘神無所倚故淫氣傷心）度水跌仆喘出於腎與骨（水氣通腎跌仆傷骨故腎氣上逆而喘）當是之時勇者氣行則已怯者則着

而爲病也（榮衛氣行則病隨氣去榮衛氣衰則氣因病積也）故曰診病之道觀人勇怯骨肉皮膚能知其情以爲診法也故飲食飽甚汗出於胃（汗爲陰液由陽氣而外泄飽食胃滿氣溢故胃津外出）驚而奪精汗出於心（驚則膽木虛飄腎精失藏寒水上逆腎主五液入心爲汗故汗出於心腎病而心受之也）持重遠行汗出於腎（骨勞氣越故腎汗出）疾走恐懼汗出於肝（疾走傷筋恐懼則寒水下陷木鬱魂搖故肝液外泄）搖體勞苦汗出於脾（肌肉四支脾之所主勞動傷脾故脾液外出不言肺者凡汗必先動其氣而後泄於皮毛無不關於肺也）故春夏秋冬四時陰陽生病起於過用此爲常也（是以君子春夏養陽秋冬養陰藏精神和情性慎起居節飲食懼其過用也）食氣入胃散精於肝淫氣於筋（精氣肺之所布而謂之胃者本於穀精也）食氣入胃濁氣歸心淫精於脈脈氣流經經氣歸於肺（穀氣對藏府之氣言則爲濁氣穀入於胃先傳之肺乃化精氣注於藏府此文首歸心而脈而精乃歸於肺誤也）肺朝百脈輸精於皮毛毛脈合精行氣於

府肺位至高司氣而主皮毛治節由之故百脈皆上朝於肺肺受胃所傳之穀氣由藏而經而絡而皮膚充身澤毛心肺合而營諸陽是謂經脈之氣也府精神明留於四藏肺將氤氳霧氣降灑為水是為津液精血自皮而絡而經歸趨於藏府以肺為主故曰四藏藏者藏精而不寫也府精神明謂六府之精氣神明也穀氣為陽升於心肺穀精為陰入於腎肝陽根於內而盛於外陰根於外而盛於內故氣行於府而精留於藏氣歸於權衡權衡以平氣口成寸以決死生藏府經氣必歸於肺如權衡然所以持物之平也氣平則三焦皆安定故氣口可以決死生飲入於胃遊溢精氣上輸於脾脾氣散精上歸於肺通調水道下輸膀胱水穀入胃脾陽蒸運乃能磨化故曰遊溢精氣上輸於脾言飲而穀亦然也脾以精微之氣上奉於肺肺氣清降化而為水膀胱稟化乃為溲溺水精四布五經並行合於四時五藏陰陽揆度以為常也肺行營衛通陰陽故水精表裏經絡無不布濩五藏經脈並皆流行合於四時者天暑衣厚腠理開發則外泄而為汗天寒衣薄腠理閉塞則下行而為溺以水穀傳化之常揆度五藏陰陽之變太陽藏獨至厥喘虛氣逆是陰不足陽

有餘也表裏當俱寫取之下俞以下言六經脈證太陽膀胱之經謂之藏者府亦得稱藏也獨至謂一經氣獨盛也太陽寒水之氣其經自頭走足病則逆而上行故厥太陽主皮毛內合於肺經氣鬱故喘虛而氣逆緣風寒外襲故裏陰不足外陽有餘取之足俞以寫經氣也表裏五字衍文陽明藏獨至是陽氣重并也當寫陽補陰取之下俞陽莫盛於陽明陽邪傳之是為兩陽相并當寫足俞少陽藏獨至是厥氣也蹻前卒大取之下俞少陽獨至者一陽之過也少陽之經自頭走足病則氣逆故曰氣厥蹻謂陽蹻脈陽蹻之前少陽脈之分也氣壅故卒大是太過也太陰藏搏者用心省眞五脈氣少胃氣不平三陰也宜治其下俞補陽寫陰脾脈搏指恐眞藏脈至故必省之若五藏脈氣少胃氣不平亦責三陰蓋胃燥土脾濕土燥濟其濕則升降均平濕勝其燥則升降倒置五藏不得中州之化故氣少胃不得清降故不平是脾濕勝之故也是宜補陽寫陰一陽獨嘯少陽厥也林億曰一陽當作二陰少陽厥全元起本作少陰厥顯知上明三陽此言三陰也腎竅於耳膽三焦之火藏於腎腎陽不秘相火上逆故耳中鳴嘯也陽并於上四脈

爭張氣歸於腎宜治其經絡寫陽補陰相火上炎是陽并於上心肝脾肺四脈互相尅賊病氣下流於腎緣腎精失藏故也治諸經絡以寫陽補陰則氣血均平收藏得政矣一陰至厥陰之治也眞虛痟心厥氣留薄發為白汗調食和藥治在下俞一陰脈獨至是厥陰為主也肝病多實其眞虛者則痟心由木火相連木病則火乏化原故痟厥氣留於經脈眞氣虛故白汗帝曰太陽藏何象岐伯曰象三陽而浮也帝曰少陽藏何象岐伯曰象一陽也一陽藏者滑而不實也帝曰陽明藏何象岐伯曰象大浮也太陰藏搏言伏鼓也二陰搏至腎沈不浮也缺一陰之脈

藏氣法時論第二十二

林云全元起本在第一卷又於第六卷脈要篇末重出

黃帝問曰合人形以法四時五行而治何如而從何如而逆得失之意願聞其事岐伯對曰五行者金木水火土也更貴

更賤以知死生以決成敗而定五藏之氣間甚之時死生之期也帝曰願卒聞之岐伯曰肝主春足厥陰少陽主治其日甲乙肝苦急急食甘以緩之林云全元起云肝苦急是其氣有餘按木性柔耎有餘則急故以甘緩之且調中以實脾也心主夏手少陰太陽主治其日丙丁心苦緩急食酸以收之林云全元起云心苦緩是心氣虛案心不足則散緩故以木味斂之脾主長夏足太陰陽明主治其日戊己脾苦濕急食苦以燥之脾過濕則不運苦[illegible]味性[illegible]濟濕肺主秋手太陰陽明主治其日庚辛肺苦氣上逆急食苦以泄之林云全元起云肺氣上逆是其氣有餘按肺本下降今上逆是本不足而標有餘苦能宣泄以治標腎主冬足少陰太陽主治其日壬癸腎苦燥急食辛以潤之開腠理致津液通氣也腎主水而苦燥者肺鬱不降水乏化原肝鬱不升溫氣留於下焦故燥也辛味開腠理以泄肺鬱又能升散木氣故津液致而氣通王氏謂腠理津液達則肺氣下流腎與肺通是也

病在肝愈於夏王注子制其鬼餘愈同夏不愈甚於秋王注子休鬼復旺餘甚同秋不死持於冬王注鬼休母養故氣執持於父母之鄉餘持同起於春王注自得其位故復起餘起同禁當風王注以風氣通於肝故禁而勿犯肝病者愈在丙丁丙丁不愈加於庚辛庚辛不死持於壬癸起於甲乙即上文之義遠則應四時近則應日肝病者平旦慧下晡甚夜半靜寅卯木旺申酉金旺亥子水旺更近則應時也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用辛補之酸寫之肝易鬱辛金味而宣泄故能散肝亦制化之義也辛補酸寫林云全元起本作酸補辛散酸能收辛能泄也病在心愈於長夏長夏不愈甚於冬冬不死持於春起於夏王注如肝例也禁溫食熱衣熱氣通於心益心之躁心病者愈在戊己戊己不愈加於壬癸壬癸不死持於甲乙起於丙丁心病者日中慧夜半甚平旦靜王注亦休旺之義也心欲耎急食鹹以耎之用鹹補之甘寫之火甚則燥鹹爲水化水以濟火也水火交則神足故

日補火性急速甘則反其性而緩之故曰寫病在脾愈在秋秋不愈甚於春春不死持於夏起於長夏禁溫食飽食濕地濡衣飽食中氣遲滯濕地濡衣則助濕溫食疑當作冷食生冷最敗脾也脾病者愈在庚辛庚辛不愈加於甲乙不死持於丙丁起於戊己脾病者日昳慧日出甚下晡靜脾欲緩急食甘以緩之用苦瀉之甘補之土性柔和故欲緩甘爲土味故補苦能泄濕爲寫也病在肺愈在冬冬不愈甚於夏夏不死持於長夏起於秋禁寒飲食寒衣形寒飲冷則傷肺肺病者愈在壬癸壬癸不愈加於丙丁丙丁不死持於戊己起於庚辛肺病者下晡慧日中甚夜半靜肺欲收急食酸以收之用酸補之辛寫之肺收則氣肅故酸補辛寫病在腎愈在春春不愈甚於長夏長夏不死持於秋起於冬禁犯焠烄熱食溫灸衣王注腎性惡燥故此禁之按焠烄灸爇之物溫灸衣溫熨之衣皆助熱腎病者愈在甲乙甲乙不愈甚於戊己戊己不死持於庚辛起於壬癸腎病者夜半慧四季甚下晡靜腎欲堅急食苦以堅之用苦補之鹹寫之苦性堅燥故能補鹹潤下故瀉夫邪氣之客於身也以勝相加至其所生而愈至其所不勝而甚至於所生而持自得其位而起必先定五藏之脈乃可言間甚之時死生之期也肝病者兩脇下痛引少腹令人善怒厥陰少陽同部脇肋厥陰抵少腹而上經氣鬱則痛肝鬱於下欲升不升則怒肝實則怒也虛則目䀮䀮無所見耳無所聞善恐如人將捕之厥陰脈連目系少陽脈入耳中至目銳眥虛則清陽不升故耳目無所聞見恐者腎精下淪也肝虛不能升達腎氣火上炎而水下沉神志怯怯失其作强之職矣取其經厥陰與少陽氣逆則頭痛耳聾不聰頰腫少陽自頭走足上炎則逆濁氣升壅故頭痛耳聾頰車肝膽脈之所行也取血者王注脈中血滿獨異於常乃氣逆之診隨其左右有則刺之心病者

胸中痛脇支滿脇下痛膺背肩甲胛通間痛兩臂內痛手少陰厥陰脈皆出腋抵脇下臂內手太陽脈繞肩胛交肩上諸病皆經氣鬱結也虛則胸腹大脇下與腰相引而痛此心病傳小腸也心脈下鬲絡小腸又手厥陰脈絡三焦故心痛少腹當有形即此義小腸正當臍腹之間故胸腹大藏府病形篇小腸病小腹痛腰脊控睾丸而痛以小腸附脊也蓋亦心病傳之心氣虛則陽氣不行故手太陽受病取其經少陰太陽舌下血者其變病刺郄中血者少陰脈俠咽喉又心竅於舌故兼取舌下血滿者郄中在掌後即神門之分脾病者身重善肌肉痿足不收行善瘛腳下痛脾脈起大指之端循內踝入腨內脾主肉而爲濕土水濕同氣故脾雖曰剋水而每爲濕所侮腳下少陰之分寒水上溢故見腎病虛則腹滿腸鳴飧泄食不化脾陽不升濁陰塡滿故脹濁氣衝激故腸鳴所謂中氣不足腸爲之苦鳴也土陷木鬱風決於下故食已即泄不能化也取其經太陰陽明少陰血者病因水濕相得故兼取少陰肺病者喘欬逆氣肩背痛汗出尻陰股膝髀腨䯒足皆痛肺有餘則爲喘欬逆氣背爲胸府肩背之間又

當肺俞之分故痛肺主皮毛熱氣蒸泄故汗出肺主清降治節由之氣逆故鬱熱而治節不行母病及子故尻陰以下皆
痛肺熱爲痎躄即此義也虛則少氣不能報息耳聾嗌乾報讀爲赴氣少故也肺絡會耳
中嗌爲肺系又腎竅於耳腎脉俠舌本也陽中之陰不降陰中之陽不升故病如是取其經太陰足太
陽之外厥陰內血者謂少陰也腎病者腹大脛腫喘欬身重寢汗
出憎風腎實則脹腹大脛腫寒水上溢土不能制也水氣射肺則爲喘欬骨病故身重汗出憎風太陽中風之症
也虛則胸中痛大腹小腹痛清厥意不樂腎脉注胸中虛則水不交火故胸中
痛腎脉並衝脉挾臍陰凝氣滯故痛四末爲諸陽之本陽氣衰少故清厥腎中眞陽不舒故意不樂也取其經
少陰太陽血者肝色青宜食甘粳米牛肉棗葵皆甘心色赤
宜食酸小豆犬肉李韭皆酸肺色白宜食苦麥羊肉杏薤皆
苦脾色黃宜食鹹大豆豕肉栗藿皆鹹腎色黑宜食辛黃黍
鷄肉桃葱皆辛辛散酸收甘緩苦堅鹹耎前文云脾苦濕急食苦以燥之脾欲

緩急食甘以緩之用苦寫之甘補之此云脾宜食鹹誤也五行之味木酸金辛火苦水鹹土甘五味之性酸收辛散苦燥
鹹潤甘緩然以治病則各有制化之妙肝善鬱多宜辛肺善逆多宜酸心善燥多宜鹹腎善潤多宜甘脾善濕多宜苦
毒藥攻邪五穀爲養五果爲助五畜爲益五菜爲充氣味合
而服之以補精益氣孫眞人云精以食氣氣養精以榮色形以食味味養形以生力食氣相惡則傷
精食味不調則損形按物之氣味有偏全之殊人之藏府有虛實之異因所宜而合之斯補益得矣此五者有
辛酸甘苦鹹各有所利或散或收或緩或急或堅或耎四時
五藏病隨五味所宜也味隨病變非執一端貴因時制化視藏氣之虛實也

宣明五氣篇第二十三林云全元起本在第一卷

五味所入酸入肝辛入肺苦入心鹹入腎甘入脾林云太素又云淡入
胃是謂五入各歸其本化五氣所病心爲噫噫爲脾病而出於心子傳母也火土之鬱
氣不得伸則噫出之肺爲欬王注象金堅勁扣之有聲邪擊於肺故爲欬也肝爲語肝病則善言脾

爲吞脾病則口常作吞咽聲腎爲欠爲嚏陽未靜而陰引之則爲欠故陽衰者多欠陽欲達而陰圍
之則爲嚏嚏屬肺而系之腎者腎脈至肺肺受腎邪鬱而欲達故也胃爲氣逆爲噦〔爲恐〕胃以下行
爲順不和則上逆凡嘔吐之屬是也噦爲呃逆有胃寒氣逆者有胃熱上冲者有胃絶敗呃者大約聲高而長爲實輕微
爲虛病甚者其聲噦也恐者腎之情而見於胃未詳其義蓋衍文也大腸小腸爲泄風傳二腸則爲泄瀉
下焦溢爲水下焦氣弱決瀆失職則水停瘀膀胱不利爲癃不約爲遺溺甲乙
經三焦者足太陽之所將並太陽之正入絡膀胱約下焦實則閉癃虛則遺溺膀胱主藏三焦主泄三焦火盛陷於
膀胱則府熱故不利而癃閉三焦火衰陷於水底則府寒故虛而遺溺故水道必責三焦膽爲怒膽性剛決怒屬
肝而系膽者肝膽同氣也是爲五病五精所并精氣并於心則喜并於肺
則悲并於肝則〔憂〕當作怒并於脾則〔畏〕當作思并於腎則恐心在志爲
喜肺在志爲悲肝在志爲怒脾在志爲思腎在志爲恐是爲五并虛而相并者也一藏之氣
獨用事則他藏之氣虛者并之五藏所惡心惡熱肺惡寒肝惡風脾惡濕腎

惡燥林云楊上善云若余則云肺惡燥今此肺惡寒腎惡燥者燥在於秋寒之始也寒在於冬燥之終也肺在於秋
以肺惡寒之甚故言其終腎在於冬腎惡不甚故言其始也是謂五惡火益火風益風濕益濕故惡之肺惡
寒腎惡燥者燥爲收氣肺收則降故不惡燥寒則氣滯故惡寒也寒爲藏氣腎氣欲涵故不惡寒燥則精竭故惡燥也此
燥字與燥收之燥微有不同相火熇燥精液熬涸是燥之義也五藏化液心爲汗肺爲涕肝
爲淚脾爲涎腎爲唾是爲五液難經腎主五液入心爲汗入肺爲涕入肝爲淚入脾爲涎入
自入爲唾然本化於肺氣五味所禁辛走氣氣病無多食辛鹹走血血病
無多食鹹苦走骨骨病無多食苦甘走肉肉病無多食甘酸
走筋筋病無多食酸是謂五禁無令多食苦能至地故走骨凡有是病則口嗜
是味故宜禁之以其益病與五藏生成篇義不同各有當也林云太素五禁云肝病禁辛心病禁鹹脾病禁酸肺病禁苦
腎病禁甘此爲五裁楊上善注云口嗜而欲食之不可多也必自裁之命曰五裁五病所發陰病發
於骨陽病發於血陰病發於肉陰傷故骨肉受病陽病發於血者陽淫失斂則血流溢陽於

虛不化則血凝結凡上下血症及瘕疝瘍癰胥此義也陽病發於冬陰病發於夏冬陽微夏
陰微是謂五發五邪所亂邪入於陽則狂邪入於陰則痺王注邪居
陽脈熱甚則狂邪入陰脈血泣為痺搏陽則為巔疾邪搏陽部清氣不降則上實下虛而為巔疾搏
陰則為瘖足三陰手太陰少陰之脈皆循喉嚨俠舌本邪聚於陰脈經氣不能上通故瘖此與會厭懸鐘客邪
不同陽入之陰則靜陰出之陽則怒陽入之陰則陽為陰并有陰無陽故靜如少陰之但
欲寐也陰出之陽則陰為陽并有陽無陰故怒如陽明之罵詈不避親踈也是謂五亂五邪所見
春得秋脈夏得冬脈長夏得春脈秋得夏脈冬得長夏脈名
曰陰出之陽病善怒不治是謂五邪皆同命死不治名曰十一字衍
文五藏所藏心藏神肺藏魄肝藏魂脾藏意腎藏志是謂五
藏所藏甲乙經兩精相薄謂之神並精而出入者謂之魄隨神而往來者謂之魂心有所憶謂之意意之所存謂
之志五藏所主心主脈肺主皮肝主筋脾主肉腎主骨是謂五

主五勞所傷久視傷血久臥傷氣久坐傷肉久立傷骨久行
傷筋是謂五勞所傷是以君子節耳目手足之用懼其過而傷也五脈應象肝脈
弦心脈鉤脾脈代代者脾不主時隨時更代故為平脈非結代之代也肺脈毛腎脈石
是謂五藏之脈

血氣形志篇第二十四林云全元起本此篇併在前篇王氏分出為別篇

夫人之常數太陽常多血少氣少陽常少血多氣陽明常多
氣多血少陰常少血多氣厥陰常多血少氣太陰常多氣少
血此天之常數甲乙經作太陽多血多氣太陰多血少氣足太陽與少陰為表裏
少陽與厥陰為表裏陽明與太陰為表裏是為足陰陽也手
太陽與少陰為表裏少陽與心主為表裏陽明與太陰為表
裏是為手之陰陽也陽行於表陰行於裏相為對偶故曰表裏今知手足陰陽所

苦凡治病必先去其血乃去其所苦伺之所欲然後寫有餘
補不足欲知背俞先度其兩乳間中折之更以他草度去半
已即以兩隅相拄也乃舉以度其背令其一隅居上齊脊大
椎兩隅在下當其下隅者肺之俞也王注四分去一則斜與橫等折為三隅復下
一度心之俞也復下一度左角肝之俞也右角脾之俞也復
下一度腎之俞也是謂五藏之俞灸刺之度也五藏俞部分與甲乙經不
同此誤也形樂志苦病生於脈治之以灸刺肝脾鬱悶氣血不調故病生於脈形
樂志樂病生於肉治之以鍼石榮衛留滿氣血結滯故病在肉形苦志樂病
生於筋治之以熨引勞役過度故病在筋形苦志苦病生於咽嗌甲乙經作
困竭治之以百甲乙經作甘藥形志俱病故以甘藥調之形數驚恐經絡不通病
生於不仁治之以按摩醪藥驚則氣散恐則氣下驚出於膽恐出於腎膽主筋腎主骨筋骨

交病故經絡不通四肢不用是謂五形志也刺陽明出血刺太陽出血惡
氣刺少陽出氣惡血刺太陰出氣惡血刺少陰出氣惡血刺
厥陰出血惡氣也

寶命全形論第二十五林云全元起本在第六卷名曰刺禁

黃帝問曰天覆地載萬物悉備莫貴於人人以天地之氣生
四時之法成君王眾庶盡欲全形形之疾病莫知其情留淫
日深著於骨髓心私慮之余欲鍼除其疾病為之奈何岐伯
對曰夫鹽之味鹹者其氣令器津泄絃絕者其音嘶敗木敷
當作陳者其葉發當作落病深者其聲噦噦即呃忒胃氣敗絕之聲林云太素楊上善注
云言欲知病徵者須知其候鹽之在於器中津液泄於外見津而知鹽之有鹹也聲嘶知琴瑟之絃將絕葉落者知陳木
之已盡舉此三物衰壞之徵以比聲噦識病深之候人有此三者是謂壞府三字疑衍府謂陽明

胃府毒藥無治短鍼無取此皆絕皮傷肉血氣爭黑 黑字疑誤其病已深故鍼藥所不能取以皮肉氣血皆乖離也 帝曰余念其痛心爲之亂惑反甚其病不可更代百姓聞之以爲殘賊爲之奈何歧伯曰夫人生於地懸命於天天地合氣命之曰人人應四時者天地爲之父母知萬物者謂之天子天有陰陽人有十二節 十二經脈之節 天有寒暑人有虛實能經天地陰陽之化者不失四時知十二節之理者聖智不能欺也能存八動之變五勝更立 王注八動謂八節之風變動五勝謂五行之氣相勝立謂當其王時也 能達虛實之數者獨出獨入呿吟至微秋毫在目 林云楊上善云呿謂露齒出氣案吟謂吟歎也能知八風五氣虛實之數則神明出入雖微必察也 帝曰人生有形不離陰陽天地合氣別爲九野分爲四時月有小大日有短長萬物並至不可勝量虛實呿吟敢問其方 因呿吟而知虛實其道甚神故問之 歧伯曰木得金而伐火得水而滅土得木而達金得火而缺水得土而絕萬物盡然不可勝竭 虛實勝負之理如是 故鍼有懸布天下者五黔首共餘 林云全元起本作飽太素作飲 食莫知之也一曰治神 林云楊上善云存身之道知此五者以爲攝養可得長生也魂神意魄志以爲神主故皆名神欲爲鍼者先須治神故人無悲哀動中則魂不傷肝得無病秋無難也無怵惕思慮則神不傷心得無病冬無難也無愁憂不解則意不傷脾得無病春無難也無喜樂不極則魄不傷肺得無病夏無難也無盛恐者則志不傷腎得無病季夏無難也是以五過不起於心則神清性明五神各安其藏則壽延遐算也 二曰知養身 林云太素身作形楊上善注云飲食男女節之以限風寒暑濕攝之以時有異單豹外彫之害即內養形也實慈恕以愛人和塵勞而不迹有殊張毅高門之傷即外養形也內外之養周備則不求生而久生無期壽而長壽此則鍼布養形之極也 三曰知毒藥爲眞四曰知砭石小大五曰知藏府血氣之診五法俱立各有所先今末世之刺也虛者實之滿者泄之此

皆衆工所共知也若夫法天則地隨應而動和之者若響隨之者若影道無鬼神獨來獨往帝曰願聞其道歧伯曰凡刺之眞必先治神五藏已定九候已備後乃存鍼衆脈不見衆凶弗聞外內相得無以形先可玩往來乃施於人人有虛實五虛勿近五實勿遠至其當發間不容瞚 瞬同 手動若務鍼燿而勻靜意視義觀適之變是謂冥冥莫知其形見其烏烏見其稷稷從見其飛不知其誰伏如橫弩起如發機帝曰何如而虛何如而實歧伯曰刺虛者須其實刺實者須其虛經氣已至愼守勿失深淺在志遠近若一如臨深淵手如握虎神無營於衆物

八正神明論第二十六 林云全元起本在第二卷又與大素知官能篇大意同文勢小異

黃帝問曰用鍼之服必有法則焉今何法何則 服事也 歧伯對曰法天則地合以天光 王注謂合日月星辰之行度 帝曰願卒聞之歧伯曰凡刺之法必候日月星辰四時八正之氣氣定乃刺之是故天溫日明則人血淖液而衛氣浮故血易寫氣易行天寒日陰則人血凝泣而衛氣沉 泣澁同 月始生則血氣始精衛氣始行月郭滿則血氣實肌肉堅月郭空則肌肉減經絡虛衛氣去形獨居是以因天時而調血氣也 衛氣去六字有誤 是以天寒無刺天溫無凝月生無瀉月滿無補月郭空無治是謂得時而調之因天之序盛虛之時移光定位正立而待之故日月生而寫是謂藏 林云全元起本作減 虛月滿而補血氣揚溢絡有留血命曰重實月郭空而治是謂亂經陰陽相錯眞邪不別沉以

留止外虛內亂淫邪乃起帝曰星辰八正何候岐伯曰星辰者所以制日月之行也八正者所以候八風之虛邪以時至者也四時者所以分春秋冬夏之氣所在以時調〔之也〕衍二字八正之虛邪而避之勿犯也王注四時氣所在謂春氣在經脈夏氣在孫絡秋氣在皮膚冬氣在骨髓以身之虛而逢天之虛兩虛相感其氣至骨入則傷五藏工候救之弗能傷也故曰天忌不可不知也帝曰善其法星辰者余聞之矣願聞法往古者岐伯曰法往古者先知鍼經也驗於來今者先知日之寒溫月之虛盛以候氣之浮沉而調之於身觀其立有驗也觀其冥冥者言形氣榮衛之不形於外而工獨知之以日之寒溫月之虛盛四時氣之浮沉參伍相合而調之工常先見之然而不形於外故曰觀於冥

冥焉通於無窮者可以傳於後世也是故工之所以異也然而不形見於外故俱不能見也視之無形嘗之無味故謂冥冥若神髣髴虛邪者八正之虛邪氣也正邪者身形若用力汗出腠理開逢虛風其中人也微故莫知其情莫見其形上工救其萌芽必先見三部九候之氣盡調不敗而救之故曰上工下工救其已成救其已敗救其已成者言不知三部九候之相失因病而敗之也知其所在者知診三部九候之病脈處而治之故曰守其門戶焉莫知其情而見邪形也帝曰余聞補寫未得其意岐伯曰寫必用方方者以氣方盛也以月方滿也以日方溫也以身方定也以息方吸而內鍼乃復候其方吸而轉鍼乃復候其方呼而徐引鍼故曰寫必用方其氣而行焉補必用員員者行也行者移也刺必中其榮復以吸排鍼也故員與方非鍼也故養神者必知形之肥瘦榮衛血氣之盛衰血氣者人之神不可不謹養帝曰妙乎哉論也合人形於陰陽四時虛實之應冥冥之期其非夫子孰能通之然夫子數言形與神何謂形何謂神願卒聞之岐伯曰請言形形乎形目冥冥問其所病索之於經慧然在前按之不得不知其情故曰形帝曰何謂神岐伯曰請言神神乎神耳不聞目明心開而志先慧然獨悟口弗能言俱視獨見適若昏昭然獨明若風吹雲故曰神三部九候爲之原九鍼之論不必存也

離合眞邪論第二十七

林云全元起本在第一卷名經合第二卷重出名眞邪

黃帝問曰余聞九鍼九篇夫子乃因而九之九九八十一篇余盡通其意矣經言氣之盛衰左右傾移以上調下以左調右有餘不足補寫於榮輸余知之矣此皆榮衛之傾移虛實之所生非邪氣從外入於經也余願聞邪氣之在經也其病人何如取之奈何岐伯曰夫聖人之起度數必應於天地故天有宿度地有經水人有經脈天地溫和則經水安靜天寒地凍則經水凝泣天暑地熱則經水沸溢卒風暴起則經水波涌而隴起夫邪之入於脈也寒則血凝泣暑則氣淖澤虛邪因而入客亦如經水之得風也經之動脈其至也亦時隴起其行於脈中循循然其至寸口中手也時大時小大則邪至小則平其行無常處在陰與陽不可爲度從而察之三部

九候卒然逢之早遏其路吸則納鍼無令氣忤靜以久留無令邪布吸則轉鍼以得氣爲故候呼引鍼呼盡乃去大氣皆出故命曰寫帝曰不足者補之奈何歧伯曰必先捫而循之切而散之推而案之彈而怒之抓而下之通而取之外引其門以閉其神呼盡內鍼靜以久留以氣至爲故如待所貴不知日暮其氣以至適而自護候吸引鍼氣不得出各在其處推闔其門令神氣存大氣留止故命曰補帝曰候氣奈何歧伯曰夫邪去絡入於經也舍於血脈之中其寒溫未相得如涌波之起也時來時去故不常在故曰方其來也必按而止之止而取之無逢其衝而寫之眞氣者經氣也經氣太虛故曰其來不可逢此之謂也故曰候邪不審大氣已過寫之則

眞氣脫脫則不復邪氣復至而病益蓄故曰其往不可追此之謂也不可挂以髮者待邪之至時而發鍼寫矣若先若後者血氣已盡其病不可下故曰知其可取如發機不知其取如扣椎故曰知機道者不可挂以髮不知機者扣之不發此之謂也帝曰補寫奈何歧伯曰此攻邪也疾出以去盛血而復其眞氣此邪新客溶溶未有定處也推之則前引之則止逆而刺之（溫）血也溫疑作蘊蓄血也刺出其血其疾立已帝曰善然眞邪以合波隴不起候之奈何歧伯曰審捫循三部九候之盛虛而調之察其左右上下相失及相減者審其病藏以期之不知三部者陰陽不別天地不分地以候地天以候天人以候人調之中府以定三部故曰刺不知三部九候病脈之

處雖有大過且至工不能禁也誅罰無過命曰大惑反亂大經眞不可復用實爲虛以邪爲眞用鍼無義反爲氣賊奪人正氣以從爲逆榮衛散亂眞氣已失邪獨內著絕人長命予人夭殃不知三部九候故不能久長因不知合之四時五行因加相勝釋邪攻正絕人長命（邪）之新客來也未有定處推之則前引之則止逢而寫之其病立（已）二十六已字衍文

通評虛實論第二十八林云全元起本在第四卷

黃帝問曰何謂虛實歧伯對曰邪氣盛則實精氣奪則虛六氣外感之邪病自外來裏氣不病者爲實七情勞役之証病自內發及外感乘虛入者爲虛帝曰虛實何如歧伯曰氣虛者肺虛也氣逆（者）足寒（也）者也二字衍非其時則生當其時則死餘藏皆如此此明五藏之虛實從肺起例也肺主氣肺虛故氣虛氣逆足寒肺虛

之証也肺宜清降虛則治節不行故上則喘逆而下則足寒濁陰不降則清陽不升也時謂藏氣當旺之時如秋金旺時而見氣逆足寒之証則至所不勝之時當死以藏氣衰竭也帝曰何謂重實歧伯曰所謂重實者言大熱病氣熱脈滿是謂重實帝曰經絡俱實何如何以治之歧伯曰經絡皆實是寸脈急而尺緩也皆當治之故曰滑則從濇則逆也夫虛實者各從其物類始故五藏骨肉滑利可以長久也帝曰絡氣不足經氣有餘何如歧伯曰絡氣不足經氣有餘者脈口熱而尺寒也秋冬爲逆春夏爲從治主病者帝曰經虛絡滿何如歧伯曰經虛絡滿者尺熱滿脈口寒濇也此春夏死秋冬生也帝曰治此者奈何歧伯曰絡滿經虛灸陰刺陽經滿絡虛刺陰灸陽此節脫誤不可强解經在內絡在外則經爲陰絡爲陽此文以寸候經以尺候絡注家遂言絡主陰經主陽望文生義而理不可通矣帝曰何

謂重虛岐伯曰脈氣上虛尺虛甲乙經作脈虛氣虛尺虛是謂重虛帝曰何以治之岐伯曰所謂氣虛者言無常也尺虛者行步恇然脈虛者不象陰也言無常卽脈要精微論言而微終日乃復言為奪氣也尺以候腎腎氣虛故行步恇然不象陰未詳疑有脫誤如此者滑則生濇則死也帝曰寒氣暴上脈滿而實何如岐伯曰實而滑則生實而逆則死王注逆謂濇也寒中之屬脈多沉虛今脈滿而實是陰盛之極故以脈滑濇為生死也王氏知逆為濇者上言滑則生故知逆為濇矣帝曰脈實滿手足寒頭熱何如岐伯曰春秋則生冬夏則死脈實滿者邪實也手足寒則脾腎陽衰頭熱則陽壅於上此陰凝火熄之症春秋木氣方長則心神得化金氣方收則木精未旺故可生冬夏火王而陽已衰水冷而陰日長故主死也脈浮而濇濇而身熱者死此為陽病見陰脈脈浮宜汗解濇為血少不能作汗故死帝曰其形盡滿何如岐伯曰其形盡滿者脈急大堅尺濇而不應也如是者從則生逆則死帝曰何謂

從則生逆則死岐伯曰所謂從者手足溫也所謂逆者手足寒也其形盡滿腫滿之証也脈急大堅陰實之象尺濇不應指者腎中陽衰也肝脾鬱陷寒水泛濫腎為胃關關門不利故水聚為患手足溫者陽氣尚存故生手足寒者陽氣已絕故死帝曰乳子而病熱脈懸小者何如懸當作弦聲之誤也岐伯曰〔手〕林云太素無手字楊上善注足溫氣下故生足寒氣不下者逆而致死足溫則生寒則死產後氣血空虛病熱而得弦細之脈弦為寒鬱細為氣少是亦陽病見陰脈也足溫木氣尚存足寒脾陽已絕帝曰乳子中風熱喘鳴肩息者脈何如岐伯曰喘鳴肩息者脈實大也緩則生急則死產後中風發熱而喘鳴肩息者邪客中上二焦氣道不利故喘息有音搖肩以伸其氣也肩息之証邪實者可治故得實大之脈然必有舒緩之象則胃氣猶存且合中風之症若得弦急為陰盛於內而陽絕於外故主死也帝曰腸澼便血何如岐伯曰身熱則死寒則生帝曰腸澼下白沫何如岐伯曰脈沉則生脈浮則死帝曰腸澼下膿血何如岐伯曰脈懸絕則死滑大則生帝曰腸澼之屬身不熱脈不懸絕何如岐伯曰滑大者曰生懸濇者曰死以藏期之滯下皆由寒冷傷脾清陽不升肝脾鬱陷風決二腸而然色赤者血傷色白者氣傷其腸胃脂血摧剝而下則成膿血總以中焦寒滯故上下鬱熱身凉脈沉合乎症候故生若身熱脈浮陽氣已鬱陷於下復升泄於上故死懸亦當作弦脈弦細欲絕者肝脾之陽不存雖沉亦死滑為血有餘大為氣尚治故生然亦當不甚浮也以藏期之如肝見庚辛之屬帝曰癲疾何如岐伯曰脈搏大滑久自已脈小堅急死不治帝曰癲疾之脈虛實何如岐伯曰虛則可治實則死難經二十難重陽者狂重陰者癲類由木火衰熄金水偏旺心神耗散痰氣乘之脈搏指而大滑心肝之陽未衰有來復之象故久而自已若脈小堅急純陰無陽則死不治癲疾脈虛者邪亦虛脈實者邪亦實實者卽堅急之意帝曰消癉虛實何如岐伯曰脈實大病久可治脈懸小堅病久不可治消癉者多食數溲責之肝脾二家蓋厥陰之病消渴木鬱於上則挾膽火以刑肺故渴木陷於下則決膀胱以疏泄故善溲而木氣鬱陷之原由於脾濕胃逆故脈實大者肺胃壅

熱而中下之氣尚存則病雖久而可治若脈弦小而堅則肝脾腎純陰用事而微陽不復故不可治也懸亦當作弦〔帝曰形度骨度脈度筋度何以知其度也〕此他經錯簡文帝曰春亟治經絡夏亟治經俞秋亟治六府冬則閉塞閉塞者用藥而少鍼石也冬時伏藏氣戶閉塞故少鍼石所謂少鍼石者非癰疽之謂也癰疽不得頃時回癰疽之疾冬月猶得用鍼石不可久延也癰不知所按之不應手乍來乍已刺手太陰傍三痏與纓脈各二王注手太陰旁足陽明脈謂氣戶等六穴之分纓脈亦足陽明脈也近纓之脈故曰纓脈以有左右故曰各二案人迎大迎是也掖癰大熱刺足少陽五淵腋穴刺而熱不止刺手心主三天池穴刺手太陰經絡者大骨之會各三手太陰經渠列缺穴大骨之會手太陽肩貞穴暴癰筋緛隨分而痛魄汗不盡胞氣不足治在經俞依各經之俞穴治之腹暴滿按之不下取〔手〕太陽經絡者胃之募也按王注太陽為手太陽也則經本無手字承王注而誤加

也楊上善又云足太陽甲乙經云取太陽經絡血者則已與此文不同腹滿自屬陽明之病取足太陽胃俞以寫之則已胃募即謂胃俞也少陰俞去脊椎三寸傍五用員利鍼足太陽腎俞穴霍亂刺俞傍五足陽明及上傍三承上少陰故曰俞傍志室穴也足陽明及上傍三胃倉穴刺驚癇脈五鍼手太陰各五刺經太陽五刺手少陰經絡傍者一足陽明一上踝五寸刺三鍼王注手太陰魚際足太陽承山手少陰支正足陽明解谿足少陽光明也凡治消癉仆擊偏枯痿厥氣滿發逆肥貴人則高膏同粱之疾也隔塞閉絶上下不通則暴憂之病也暴厥而聾偏塞閉不通內氣暴薄也不從內外中風之病故瘦留著也蹠跛寒風濕之病也仆擊如擊而仆也氣滿發逆即喘逆也在肥貴人則爲膏粱所致蓋甘肥之過中氣緩滯肺胃壅遏鬱生痰熱故見諸症若非肥貴人則必憂思鬱結以致升降閉塞上下不通由來不同治法亦異故凡暴厥耳聾塞閉不通之疾悉因內氣急迫升降失常其有不從乎內而因外中風者風邪入於經絡瘦匿不去留著於藏府

之間亦有傳爲消癉眴仆偏枯痿厥氣滿發逆者其治法又不同矣至蹠跛一足偏廢者又必兼乎寒濕風雜合之病非專責之風也黃帝曰黃疸暴痛癲疾厥狂久逆之所生也陰不升陽不降則爲逆其在脾胃則濕淫爲黃疸其在經脈則爲暴卒而痛若在上焦則癲疾厥狂皆氣逆之所致也五藏不平六府閉塞之所生也頭痛耳鳴九竅不利腸胃之所生也府陽藏陰府傳道而藏不寫府不傳則藏失藏故五藏之病生於六府頭痛耳鳴九竅不利皆由清陽不升濁陰不降大小腸傳送失職陽明逆不下降故上竅不通而下竅亦塞蓋頭面爲純陽所治不容微陰上干升降機滯則陰陽反逆故責在腸胃也

太陰陽明論第二十九

林云全元起本在第四卷

黃帝問曰太陰陽明爲表裏脾胃脈也生病而異者何也岐伯對曰陰陽異位更虛更實更逆更從或從內或從外所從不同故病異名也帝曰願聞其異狀也岐伯曰陽者天氣也主外陰者地氣也主內故陽道實陰道虛陽道本實其失道則虛陰道本虛其失道則實陽易消而陰易長故陽反虛而陰反實百病之所由生也故犯賊風虛邪者陽受之食飲不節起居不時者陰受之陽受之則入六府陰受之則入五藏府陽藏陰各從其類按陰陽應象論云天之邪氣盛則害人五藏水穀之寒熱感則害人六府與此正相反而義實相成以形氣言邪氣無形故入藏水穀有形故入府以表裏言府陽主外故賊風虛邪從外而受藏陰主內故食飲不節從內而受實則府藏皆當有之蓋內外之邪病情萬變非一端可盡故廣陳其義耳入六府則身熱不時臥上爲喘呼入五藏則䐜滿閉塞下爲飧泄久爲腸澼不時臥謂臥不以時即不得臥也風邪入胃氣逆不降故身熱不得臥喘呼食飲傷脾鬱不得升故䐜滿閉塞及爲飧泄腸澼胃病必累肺脾病必因肝也帝問脾胃岐伯廣陳陰陽藏府之異此則正言脾胃也故喉主天氣咽主地氣喉爲肺系受氣於鼻納無形之天氣嗌爲胃受氣於口納有形之地氣此義又與陰陽應象論同故陽受風氣陰受濕氣故陰氣從足上行至頭而下行循臂

至指端陽氣從手上行至頭而下行至足足三陰從足走腹手三陰從藏走手手三陽從手走頭足三陽從頭走足升降不息是謂神機故曰陽病者上行極而下陰病者下行極而上陽病在上極則隨陽經而下陰病在下極則隨陰經而上此病有表裏經絡藏府傳變之義也故傷於風者上先受之傷於濕者下先受之同氣相合亦言其大凡爾帝曰脾病而四支不用何也岐伯曰四支皆稟氣於胃而不得至經必因於脾乃得稟也四支不能自至於胃之經必因於脾乃得稟受今脾病不能爲胃行其津液四支不得稟水穀氣氣日以衰脈道不利筋骨肌肉皆無氣以生故不用焉飲食入胃精氣輸於脾脾氣散精上歸於肺化爲精液津血灌溉經脈藏府帝曰脾不主時何也岐伯曰脾者土也治中央常以四時長四藏各十八日寄治不得獨主於時也脾藏者常著胃土之精也土者生萬物而法天地故上下至頭足

不得主時也（所謂孤藏以灌四旁上下至頭足言脾氣無所不周也）帝曰脾與胃以膜相連耳而能爲之行其津液何也岐伯曰足太陰者三陰也（厥陰爲一陰少陰爲二陰太陰爲三陰）其脈貫胃屬脾絡嗌故太陰爲之行氣於三陰（此三陰謂手足三陰經太陰之經爲脾行氣於三陰經）陽明者表也（陽明居太陰之表）五藏六府之海也亦爲之行氣於三陽（太陰之經亦爲陽明行氣於三陽經）藏府各因其經（太陰之經）而受氣於陽明故爲胃行其津液（胃主降脾主升降者主積故津液藏於胃升者主散故津液行於脾津液氣之所化氣行則津液隨之故脾行氣於諸經而胃之津液得以四布筋骨肌肉皆有所養也）四支不得禀水穀氣日以益衰陰道不利筋骨肌肉無氣以生故不用焉

陽明脈解第三十（林云全元起本在第三卷）

黄帝問曰足陽明之脈病惡人與火聞木音則惕然而驚鐘鼓不爲動聞木音而驚何也願聞其故岐伯對曰陽明者胃脈也胃者土也故聞木音而驚者土惡木也帝曰善其惡火何也岐伯曰陽明主肉其脈血氣盛邪客之則熱熱甚則惡火帝曰其惡人何也岐伯曰陽明厥則喘而悗悗則惡人（厥逆也陽明熱甚氣逆上熏心肺故喘而悗悗則惡人也悗者懊憹之意）帝曰或喘而死或喘而生者何也岐伯曰厥逆連藏則死連經則生（傷心肺之藏則死傷心肺之經則生）帝曰善病甚則棄衣而走登高而歌或至不食數日踰垣上屋所上之處皆非其素所能也病反能者何也岐伯曰四支者諸陽之本也陽盛則四支實實則能登高也帝曰其棄衣而走者何也岐伯曰熱盛於身故棄衣而走也帝曰其妄言罵詈不避親踈而歌者何也岐伯曰陽盛則使人妄言罵詈

不避親踈而不欲食不欲食故妄走也（熱熏心宮故神明爲之亂）

素問釋義卷四

陽湖張琦宛鄰甫學

熱論篇第三十一（林云全元起本在第五卷）

黃帝問曰今夫熱病者皆傷寒之類也或愈或死其死皆以六七日之間其愈皆以十日以上者何也不知其解願聞其故（熱病卽溫病冬不藏精熱自內發復感春時風露之邪而成與傷寒之所因不同故曰傷寒之類難經五十八難傷寒有五有中風有傷寒有濕溫有熱病有溫病是也王叔和引此經以釋仲景傷寒遂使寒熱混淆有卽病者爲傷寒不卽病者爲溫熱及傳經爲熱種種謬說由不考本篇之旨也）歧伯對曰巨陽者諸陽之屬也其脈連於風府（督脈穴在項後髮際）故爲諸陽主氣也（太陽爲諸陽之長總統六經主於皮毛故風寒之初客皆在太陽）人之傷於寒也則爲病熱熱雖甚不死（寒傷營營氣鬱遏則發表熱此以傷寒明熱病之多死）其兩感於寒而病者必不免於死（兩感

者寒水傷而又傷故一日藏府俱病此以兩感明熱病之可生傷寒不死兩感必死熱病介於生死之交惟視汗泄得宜以爲轉移也）帝曰願聞其狀歧伯曰傷寒一日巨陽受之故頭項痛腰脊強（六經相傳次第傷寒熱病所同以熱病爲傷寒之類故統云傷寒也傷寒邪先在經裏氣無虧必病深而入藏府溫熱則經與藏府並發此爲異也足太陽之脈從巔入絡腦下項循肩髆內俠脊抵腰中經氣爲邪所鬱故強而痛）二日陽明受之陽明主肉其脈俠鼻絡於目故身熱目疼而鼻乾不得臥也（經氣逆故不得臥）三日少陽受之少陽主膽其脈循脇絡於耳故胸脇痛而耳聾三陽經絡皆受病而未入於藏（林云太素作府全元起同）者可汗而已（十七字衍文）四日太陰受之太陰脈布胃中絡於嗌故腹滿而嗌乾五日少陰受之少陰脈貫腎絡於肺繫舌本故口燥舌乾而渴六日厥陰受之厥陰脈循陰器而絡於肝故煩滿而囊縮（程郊倩曰熱病傳經類於傷寒而中有不類處一日巨陽受之頭項痛腰脊強類也其不類者傷寒必惡寒此不惡寒表裏皆熱故也二日陽明受之身熱目疼鼻乾不得臥類也其不類者傷寒有胃家之虛熱病皆胃家之實有熱無寒故也三日少陽受之胸脇痛而耳聾類也其不類者傷寒則往來寒熱此不往來寒熱有半表熱無半裏寒故也四日太陰受之則腹滿嗌乾全不類傷寒腹滿吐利食不下之太陰五日少陰受之則口燥舌乾而渴全不類傷寒脈微細但欲寐之少陰六日厥陰受之則煩滿而囊縮全不類傷寒食不下食卽吐蚘之厥陰蓋熱病有熱無寒雖經絡有陰陽而所布現只此陽熱之一氣視傷寒不啻霄壤也）三陰三陽五藏六府皆受病榮衛不行五藏不通則死矣（上列六經之症而云藏府皆受病明熱病本自內發經絡藏府皆病與傷寒自外傳裏者不同也）其不兩感於寒者七日巨陽病衰頭痛少愈八日陽明病衰身熱少愈九日少陽病衰耳聾微聞十日太陰病衰腹減如故則思飲食十一日少陰病衰渴止不滿舌乾已而嚏十二日厥陰病衰囊縱少腹微下大氣皆去病日已矣（對下兩感言故曰不兩感於寒正言熱病也程氏曰熱病

傳徧六經方得從頭罷去以從前各經皆爲陽熱所布伏故毒熱必從頭次第發得出來眞陰方得從頭復得轉去無中止之理亦無越次之理）帝曰治之奈何歧伯曰治之各通其藏脈病日衰已矣其未滿三日者可汗而已其滿三日者可泄而已（經言刺法故曰通其藏脈三日以前病在三陽故可汗三日以後病在三陰故可泄泄謂泄越其熱非攻下之謂也）帝曰熱病已愈時有所遺者何也歧伯曰諸遺者熱甚而強食之故有所遺也若此者皆病已衰而熱有所藏因其穀氣相薄兩熱相合故有所遺也帝曰善治遺奈何歧伯曰視其虛實調其逆從可使必已矣帝曰病熱當何禁之歧伯曰病熱少愈食肉則復多食則遺此其禁也（熱雖愈而未盡除伏匿於經膜之間脾胃復虛不能消化故穀食多則遺熱肉食更甚於穀以厚味能發熱也）帝曰其病兩感於寒者其脈應與其病形何如歧伯曰兩感於寒者病一日則巨陽與少陰

俱病則頭痛口乾而煩滿二日則陽明與太陰俱病則腹滿身熱不欲食譫言三日則少陽與厥陰俱病則耳聾囊縮而厥水漿不入不知人六日死一日陰陽經俱病三日而盡六經由寒水屢奪竭腑伐髓自府而藏故次年病溫輒見雙傳即評熱病論之陰陽交也帝曰五藏已傷六府不通榮衛不行如是之後三日乃死何也岐伯曰陽明者十二經脈之長也其血氣盛故不知人三日其氣乃盡故死矣兩感病多有二三日而死者由其陽明氣本衰也故不能盡六日之期凡病傷寒而成溫者林云凡病傷寒至末全元起本在奇病論中王氏移於此先夏至日為病溫後夏至日為病暑暑當與汗皆出勿止溫病已成在春不發至夏亦發溫暑實一病也溫暑之原種於冬不藏精但所種是熱非寒非如叔和所云寒毒藏於肌膚至春變為溫病至夏變為熱病之謂暑當與汗八字有脫誤

刺熱篇第三十二林云全元起本在第五卷

肝熱病者小便先黃腹痛多臥身熱云五藏之熱者明熱自內發與外感者不同也少腹肝部少腹熱故便黃木克脾故腹痛肝膽同氣膽熱故好眠相火升泄故一身盡熱熱爭則狂言及驚脇滿痛手足躁不得安臥爭者邪正相搏則病進肝為語相火炎升消鑠心液故狂言肝藏熱擾神魂不安故驚駭脇肋肝脈所布邪壅故滿痛肝虛熱甚木燥風生故手足躁擾膽邪克胃故不得安臥庚辛甚甲乙大汗氣逆則庚辛死所不勝之日而甚自得其位即汗而愈若病勝藏則死刺足厥陰少陽一藏一府表裏氣通故有俱病者有不俱病者當視其經脈刺之泄其經脈使藏府之邪外出其逆則頭痛員員脈引衝頭也肝脈上出額與督脈會於巔膽脈自耳後上頭角其經氣逆則頭痛也員員無定之意心熱病者先不樂數日乃熱神鬱故不樂熱謂身熱熱爭則卒心痛煩悶善嘔頭痛面赤無汗氣液交鬱故心痛煩悶善嘔者胃脈入心心熱胃亦病也頭痛面赤者火逆於上也無汗心液虧也壬癸甚丙丁大汗氣逆則壬癸死刺手少陰太陽脾熱病者先頭重頰痛煩心顏青林云太素及甲乙經無此二字欲嘔身熱濁陰上逆故頭重陽明脈循頰車故頰痛胃熱上熇故煩心肝木剋脾故顏青然詳篇中五藏病無勝已之証則衍文是也胃逆故嘔脾主肉故身熱熱爭則腰痛不可用俛仰腹滿泄兩頷痛胃脈循腹裏下至氣街中而合以下髀氣街腰之前故腰痛刺腰痛論陽明令人腰痛不可左右顧也脾陽不升濁陰填塞故或滿或泄陽明脈循頰後下廉出大迎故兩頷痛脾胃以膜相連病則皆病然脾病皆藏而胃病皆經以非胃府本病也五藏病皆同此義故曰肝心脾肺腎病甲乙甚戊己大汗氣逆則甲乙死刺足太陰陽明肺熱病者先淅然厥起毫毛惡風寒舌上黃身熱淅然厥起毫毛惡風寒似外感之症然本篇皆言病自內發蓋熱甚於藏陰氣浮越於外肺主皮毛故先見之後乃身熱也胸中有寒則舌胎白此舌黃者肺熱也若胃熱舌黃亦熱氣薰胸中也熱爭則喘咳痛走胸膺背不得太息頭痛不堪汗出而寒氣逆肺系急故喘咳不得太息胸膺肺部背為胸府故痛肺失清肅之令氣不下行三陽脈壅於上故頭痛衛虛陰浮故汗出而寒丙丁甚庚辛大汗氣逆則丙丁死刺手太陰陽明出血如大

豆立已獨言出血五藏可知腎熱病者先腰痛胻痠苦渴數飲身熱腰為腎府膀胱脈俠脊抵腰中行足外廉熱甚於腎太陽經氣鬱故痛而胻痠苦渴數飲者津枯不能上潤也太陽主皮毛故身熱熱爭則項痛而強胻寒且痠足下熱不欲言太陽寒水之化腎熱氣鬱不行於府故太陽經鬱而寒少陰脈趨足心故熱少陰脈俠舌本故不欲言其逆則項痛員員澹澹然太陽氣逆於上戊己甚壬癸大汗氣逆則戊己死刺足少陰太陽諸汗者至其所勝日汗出也所勝謂氣旺日肝熱病者左頰先赤肝位在左心熱病者顏先赤額為顏脾熱病者鼻先赤脾在中肺熱病者右頰先赤肺位在右腎熱病者頤先赤腎位居下病雖未發見赤色者刺之名曰治未病熱病從部所起者至期而已肝甲乙日之類其刺之反者三周而已重逆則死未詳諸當汗者至其所勝日汗大出也衍文諸治熱病以飲之寒水乃刺之必寒衣之居止寒

處身寒而止也治熱病大意可見矣做之用藥辛凉濟潤之劑其亟亟乎熱病先胸脇痛手足躁刺足少陽補足太陰病甚者爲五十九刺足太陰林云全元起本作手太陰足少陽脈循脇肋肝膽同主筋血燎風生故手足躁擾手太陰肺脈從肺出腋下金衰木寡所畏故補之以制木也五十九刺詳水熱穴論熱病始手臂痛者刺手陽明太陰而汗出止手陽明行臂外廉熱病始於頭首者刺項太陽而汗出止足太陽爲諸陽之會故頭首責之太陽熱病始於足脛者刺足陽明而汗出止林億曰此條經本無據甲乙經補入按前言五藏之熱此列六府之熱林氏補其足陽明復缺手太陽手少陽二條古文簡脫多矣藏病云至其王日汗出蓋藏病無發汗之理故俟其王日正氣勝邪自然汗出邪解此所列府病皆在經故可刺以出汗熱病先身重骨痛耳聾好瞑刺足少陰病甚者爲五十九刺身重骨痛耳聾好瞑八字疑當在腎熱病者先腰痛胻痠之下腎陽不升故爲病如此熱病先三字刺足少陰十二字衍熱病先眩冒而熱胸脇滿刺足少陰少陽少陰二字衍眩冒者膸火上炎故刺足少陽

太陽之脈色榮顴骨熱病也榮未交甲乙經作未夭曰今且得汗待時而已與厥陰脈爭見者死期不過三日其熱病內連腎少陽之脈色也林億曰少陽之脈色也六字舊本無乃王氏所加按此節疑卽前篇兩感之証見太陽之浮脈而赤色榮於顴爲骨熱之病若榮而不夭則第爲太陽之病得汗而愈厥陰當作少陰若與少陰脈爭見則是一日府藏俱病三日遍六經而死緣其熱本自腎發故病內連腎也少陽之脈色榮頰前林云太素前作筋楊上善云足少陽部在頰赤色榮之卽知筋熱病也熱病也榮未交當作夭曰今且得汗待時而已與少陰當作厥陰脈爭見者死期不過三日林云期不過三日五字舊本無亦王氏足成此文也按當有太陰色脈爭見之條古文脫誤也熱病氣穴三椎下間主胸中熱四椎下間主鬲中熱五椎下間主肝熱六椎下間主脾熱七椎下間主腎熱榮在骶也項上三椎陷者中也頰下逆顴爲大瘕下牙車爲腹滿顴後爲腹痛頰上者鬲上也文義

與甲乙經不合未詳

評熱病論第三十三林云全元起本在第五卷

黃帝問曰有病溫者汗出輒復熱而脈躁疾不爲汗衰狂言不能食病名爲何歧伯對曰病名陰陽交交者死也陰陽交卽兩感也一陰一陽藏府相交而以火爲作合故脈躁疾不爲汗衰由熱邪布滿如焚如燬故也帝曰願聞其說歧伯曰人之所以汗出者皆生於穀穀生於精今邪氣交爭於骨肉而得汗者是邪卻而精勝也此凡熱從汗解之義精勝則當能食而不復熱復熱者邪氣也汗者精氣也今汗出而輒復熱者是邪勝也不能食者精無俾也俾倚也精生於穀今不能食則精無從生病而留者其壽可立而傾也甲乙經作病而熱留且夫熱論曰汗出而脈尚躁盛者死今脈不與汗相應此不勝其病也其死明矣精氣竭而

邪氣盛狂言者是失志失志者死神明之亂今見三死不見一生雖愈必死也汗出脈躁盛不能食狂言爲三死帝曰有病身熱汗出煩滿煩滿不爲汗解此爲何病歧伯曰汗出而身熱者風也汗出而煩滿不解者厥也病名曰風厥帝曰願卒聞之歧伯曰巨陽主氣故先受邪少陰與其爲表裏也得熱則上從之從之則厥也衛氣統於太陽故曰巨陽主氣煩滿者厥陰之症此曰少陰上從則厥者厥陰本達腎氣上行風氣通肝厥陰得熱邪少陰隨之而上故爲煩滿煩者風必挾火滿者陰氣上壅也風爲陽邪故曰熱明厥陰之逆皆挾腎氣帝曰治之奈何歧伯曰表裏刺之飲之服湯帝曰勞風爲病何如歧伯曰勞風法在肺下其爲病也使人強上冥視唾出若涕惡風而振寒此爲勞風之病因勞而中風爲勞風勞則傷氣肺藏受病在胸膈之間故曰肺下邪壅於肺則發喘故强上不能俛首冥視目不精明也熱鑠肺津故稠粘若涕肺主皮毛肺虛不能衛外故惡風振寒帝

曰治之奈何岐伯曰以救俛仰謂通利氣道使呼吸得達〈巨陽引精者〉句不可解疑有誤三日中年者五日不精者七日甲乙經作三日中若五日爲是此蓋誤衍也欬出青黃涕其狀如膿大如彈丸從口中若鼻中出不出則傷肺傷肺則死也風淫於上中氣不運津液化痰風必挾火消鑠肺藏故痰結成丸色青黃如膿風熱蘊畜而然也氣道一通三五日之內結痰能自內欬嚏而出則諸証皆罷否則肺傷而死以上焦清陽所治又肺爲嬌藏不耐煩濁也帝曰有病腎風者面胕痝然壅害於言可刺否壅害於言疑衍王注腎脈從腎上貫肝鬲入肺中循喉嚨俠舌本故妨害言語岐伯曰虛不當刺不當刺而刺後五日其氣必至實者可刺虛而刺之五日藏氣一周之時復至所傷之藏帝曰其至何如岐伯曰至必少氣時熱時熱從胸背上至頭汗出手熱口乾苦渴小便黃目下腫腹中鳴身重難以行月事不來煩而不能食不能正偃正偃則欬病名曰風水水病肺腎爲主而實

本於脾蓋腎爲水藏以類相從故凡水必責之腎肺主治節氣虛不化亦令積水然苟中土氣實升降不失則水無從生故水病悉由脾虛不能制水也風水本非正水以風鼓水氣上行而名之刺風水之法上巨虛解谿以泄陽明上星風池天牖以泄太少是屬有餘之治今於虛者刺之則陽明益虛水無所畏淫濇藏府風益挾之上行故見諸症金匱云風水其脈自浮外症骨節疼痛惡風又脈浮而洪浮則爲風洪則爲氣氣强則爲水難以俛仰風氣相擊身體洪腫汗出乃愈惡風則虛此爲風水又寸口脈沉滑者中有水氣面目腫大有熱名曰風水視人之目窠上微擁如蠶新臥起狀其頸脈動時時欬按其手上陷而不起者風水又太陽病脈浮而緊法當骨節疼痛反不疼身體反重而瘦其人不渴汗出即愈此爲風水又風水脈浮身重汗出惡風者防已黃芪湯主之腹痛者加芍藥又風水惡風一身悉腫脈浮不渴續自汗出無大熱越婢湯主之諸條義足相發時熱從胸背上至頭手熱下文無說蓋古經脫簡也論在刺法中王注刺法篇名今經亡帝曰願聞其說岐伯曰邪之所湊其氣必虛陰虛者陽必湊之故少氣時熱而汗出也明風氣上行之由少氣者肺虛也風爲陽邪故時熱汗出小便黃者少腹中有熱也膀胱氣不化而鬱熱不能正偃者胃中不和也正偃則欬甚上迫肺也水乘土虛而侮之仰臥則水氣上迫於肺而欬諸有水氣者微腫先見於目下也帝曰何以言之岐伯曰水者陰也目下亦陰也腹者至陰之所居故水在腹者必使目下腫也眞氣上逆故口苦舌乾臥不得正偃正偃則欬出清水也諸水病者故不得臥臥則驚驚則欬甚也申言胃中不和上迫肺之義水邪注肺臚脹胃不降臥則肺葉張而欬肺鬱水中是爲驚水氣凌心亦主驚悸也腹中鳴者病本於〈胃〉也胃當作脾薄〈脾〉當作胃則煩不能食食不下者胃脘隔也邪正相激故腹中鳴本於脾虛不能制水也胃近於心風水薄之故令心煩陰水泛濫關門不利胃逆故不能納食身重難以行者胃脈在足也三陽經下行至足而陽明爲長受水濕之氣則重濁難以行月事不來者胞脈閉也胞脈者屬心而絡於胞中今氣上迫肺心氣不得下通故月事不來也帝曰善

逆調論第三十四

林云全元起本在第四卷

黃帝問曰人身非常溫也非常熱也爲之熱而煩滿者何也非逢溫暑之時而生煩滿是即所謂能冬不能夏者岐伯對曰陰氣少而陽氣勝故熱而煩滿也內熱甚故惡熱而煩滿帝曰人身非衣寒也中非有寒氣也中字疑誤寒從中生者何岐伯曰是人多痺氣也痺者氣不通行陽氣少陰氣多故身寒如從水中出此能夏不能冬者陰陽之氣偏則爲中寒中熱之病非因外也帝曰人有四支熱逢風寒如炙〈如〉當作於下同火者何也岐伯曰是人者陰氣虛陽氣盛四支者陽也兩陽相得而陰氣虛少少水不能滅盛火而陽獨治獨治者不能生長也獨勝而止耳逢風而如炙〈如〉火者是人當肉爍也陰爲陽守陽爲陰使陽淫於外由陰之不能守也然陽之淫必五志之邪挾之而上陰氣復虛不能固守遂獨勝於外耳則陽盛者陽邪盛也故陽盛亦陽之虛陰

（陽離乖脾精日消故肌肉削減）帝曰人有身寒湯火不能熱厚衣不能温然不凍慄是爲何病岐伯曰是人者素腎氣勝以水爲事太陽氣衰腎脂枯不長（以水爲事涉水游泳之類恃其腎氣之勝而冐涉寒水水氣通於腎腎得水寒則腎中陽衰太陽之氣周於一身賴腎中陽氣爲之遊行腎氣衰則太陽之氣亦衰腎主骨髓而髓之生長惟恃乎氣寒濕在內反消眞精腎氣既衰則脂枯不長瘦論亦有以水爲事之文指濕言也）一水不能勝兩火（句衍）腎者水也而生於骨腎不生則髓不能滿故寒甚至骨也（明內寒之由）所以不能（字衍下同）凍慄者肝一陽也心二陽也（肝爲相火心爲君火）腎孤藏也（猶言一水）一水不能勝二火故不能凍慄（寒由外入非以陽衰故骨髓離寒而上焦之陽自治）病名曰骨痺是人當攣節也（寒入骨髓骨病而筋亦縮爲攣節病名骨痺因乎寒濕也）帝曰人之肉苛者雖近衣絮猶尚苛也是謂何疾（苛者頑木不仁也氣虛不運多有此病得煖則愈）岐伯曰榮氣虛衛氣實也（榮氣虛者血中之氣

虛衛氣實者肌肉之邪實也血中氣虛故血凝濇不行肌肉邪實故麻痺不仁）榮氣虛則不仁衛氣虛則不用（不仁謂頑木不用謂痿弱營虛則衛盛爲不仁衛虛則營盛爲不用此廣陳之非言肉苛一証）榮衛俱虛則不仁且不用肉如故也人身與志不相有曰死（身動而志不應志動而身不隨）帝曰人有逆氣不得臥而息有音者有不得臥而息無音者有起居如故而息有音者有得臥行而喘者有不得臥不能行而喘者有不得臥臥而喘者皆何藏使然願聞其故岐伯曰不得臥而息有音者是陽明之逆也足三陽者下行今逆而上行故息有音也（氣上迫肺故）陽明者胃脈也胃者六府之海（胃爲化氣之本）其氣亦下行陽明逆不得從其道故不得臥也下經曰胃不和則臥不安此之謂也（衛氣晝行於經則寤夜行於藏則寐而衛氣之出入依乎胃氣陽明逆則諸陽皆逆不得入於陰故不得臥）夫起居如故而息有音者此肺之絡脈逆也絡脈不得隨經上下故留經而不行絡脈之病人也微故起居如故而息有音也夫不得臥臥則喘者是水氣之客也夫水者循津液而流也腎者水藏主津液主臥與喘也（腎脈循胃口上注肺津液上潤水氣隨之客胃迫肺故不得臥而喘）帝曰善（王注參經所解之旨不得臥而息無音有得臥行而喘有不得臥不能行而喘三義悉闕而未論亦古之脫簡也按經義喘主肺腎不得臥主胃其不能行而喘與行而喘亦當兼責肺腎矣）

瘧論第三十五（林云全元起本在第五卷）

黃帝問曰夫痎瘧皆生於風其蓄作有時者何也（王注痎猶老也按或作痏二日一發名痏瘧暑濕寒之氣無不挾風故瘧脈自弦爲皆生於風也）岐伯對曰瘧之始發也先起於毫毛伸欠乃作寒慄鼓頷腰脊俱痛寒去則內外皆熱頭痛如破渴欲冷飲帝曰何氣使然願聞其道岐伯曰

陰陽上下交爭虛實更作陰陽相移也（平人陰陽上下交濟寒熱之家陰出之陽則寒陽下入陰則熱不交濟而交爭陽實則陰虛陰實則陽虛是陰陽之相移爲寒熱也）陽并於陰則陰實而陽虛（陽并於陰陰出之陽也陽爲陰并故陽虛而惡寒王注謂陽氣入於陰分非也）陽明虛則寒慄鼓頷也（陽明脈自承漿循頤後下廉出大迎下人迎）巨陽虛則腰背頭項痛（太陽脈所過）三陽俱虛則陰氣勝陰氣勝故骨寒而痛（少陽居半表兩陽虛則少陽虛可知又寒熱主少陽也）寒生於內故中外皆寒（自陰出之陽故曰寒生於內）陽盛則外熱陰虛則內熱（陰氣盛極而衰則陽入之陰故陽氣復盛而內外皆熱）外內皆熱則喘而渴故欲冷飲也（此瘧之常候）此皆得之夏傷於暑熱氣盛藏於皮膚之內腸胃之外此榮氣之所舍也（明瘧邪多在榮分）此令人汗空疏腠理開（榮秉肝木溫升之氣常欲散發於外又受暑熱故益令疏泄）因得秋氣汗出遇風及得之以浴水氣舍於皮膚之內（秋氣涼汗出得風浴水得濕本有暑邪又

得寒風濕之氣則爲瘧矣皮膚之內榮分也瘧邪在榮不在衛前人多誤解故日作及間日理俱不明與衛氣并居并居即與衛氣合而病作之義非邪本居於衛也衛氣者晝日行於陽夜行於陰此氣得陽而外出得陰而內薄內外相薄是以日作得衛氣之行則外發故病作氣過則仍內薄故不作衛氣一日周於陰陽故日作帝曰其間日而作者何也岐伯曰其氣之舍深內薄於陰陽氣獨發陰邪內著陰與陽爭不得出是以間日而作也義詳後章陽氣獨發者衛氣獨行不與瘧邪相值也陰邪謂瘧邪帝曰善其作日宴與其日早者何氣使然岐伯曰邪氣客於風府循膂而下風府穴在項上入髮際二寸大筋宛宛中膂謂脊兩傍衛氣一日一夜大會於風府其明日日下一節故其作也宴此先客於脊背也所謂瘧氣隨經絡沉以內薄也每至於風府則腠理開則邪氣入邪氣入則病作以此日作稍益宴也由日下一節之義衛氣每至風府則

瘧氣應之而作作必以汗解則腠理開而邪氣深入一節也其出於風府日下一節二十五日甲乙經作二十一日下至骶骨尾閭之骨二十六日甲乙經作二十二日入於脊內注於伏膂之脈甲乙經作太衝之脈其氣上行九日出於缺盆之中其氣日高故作日益早也瘧邪不舍於經絡自風府循太陽之脈裏入府藏之俞以內舍募原其發也亦必由太陽經絡而出自風府日下一節故自太衝循腹裏氣日高故作日早其間日發者由邪氣內薄於五藏橫連募原也其道遠其氣深其行遲不能與衛氣俱行不得皆出故間日乃作也募膜同謂藏府之脂膜原其空隙處也瘧之作必由衛氣之應者風爲陽邪必通於衛瘧邪雖伏而衛氣所過則風挾寒濕之氣自內而出以應之故先寒慄陰出之陽也寒已而熱陽入之陰也俟其既過則仍伏於其所舍邪有輕重故發有久暫一日一發者邪未深入也若邪入藏府募原之間當衛氣過時風邪欲出應之而道遠行遲不能即應故間一日或二日而始作及其既應而罷則仍伏於膜原故應期不爽衛氣晝行於陽夜行於陰營氣一陰一陽相間而行故瘧之作止有在一時間者每作必以汗解營邪外

泄故也帝曰夫子言衛氣每至於風府腠理乃發發則邪氣入入則病作今衛氣日下一節其氣之發也不當風府其日作者奈何病氣日下一節則衛氣所應日遲一節不當風府矣岐伯曰此邪氣客於頭項循膂而下者也故虛實不同邪中異所則不得當其風府者也故邪中於頭項者氣至頭項而病中於背者氣至背而病中於腰脊者氣至腰脊而病中於手足者氣至手足而病衛氣之所在與邪氣相合則病作故林氏云全元起本及甲乙經太素自此邪氣客於頭項至下則病作故八十八字並無風無常府衛氣之所發必開其腠理邪氣之所合則其府也甲乙經府也作病作帝曰善夫風之與瘧也相似同類而風獨常在瘧得有時而休者何也岐伯曰風氣留其處故常在謂或在經絡肌肉藏府留而不去也瘧氣隨經絡沉以內薄甲乙經作次以

內傳故衛氣應乃作瘧邪獨在營分不在經絡者以暑氣先在營也暑氣入心心主血脈傷暑而不即病藏於營分復合於風寒濕乃成瘧矣邪居皮膚之內腸胃之外五藏膜原之間須衛氣應乃作氣過則休隨經絡沉以內薄即上文邪客風府日下一節之義帝曰瘧先寒而後熱者何也岐伯曰夏傷於大暑其汗大出腠理開發因遇夏氣淒愴之水寒藏於腠理皮膚之中秋傷於風則病成矣夫寒者陰氣也風者陽氣也先傷於寒而後傷於風故先寒而後熱也病以時作名曰寒瘧帝曰先熱而後寒者何也岐伯曰此先傷於風而後傷於寒故先熱而後寒也亦以時作名曰溫瘧蒙上夏傷於暑故但言風寒其但熱而不寒者陰氣先絕陽氣獨發則少氣煩冤手足熱而欲嘔名曰癉瘧相火上逆不根於腎是陰氣先絕也君相火炎外合風邪是陽氣獨發也肺金受尅故少氣心爲陽藏邪火乘之消鑠津液故煩冤胃熱則支熱胃逆故欲嘔癉熱也此與溫瘧俱非正瘧義詳後章帝

曰經言有餘者寫之不足者補之今熱為有餘寒為不足夫瘧者之寒湯火不能溫也及其熱冰水不能寒也此皆有餘不足之類當此之時良工不能止必須其自衰乃刺之其故何也願聞其說歧伯曰經言無刺熇熇之熱無刺渾渾之脈無刺漉漉之汗故為其病逆未可治也（渾渾脈無端緒也）夫瘧之始發也陽氣并於陰（陰出之陽）當是之時陽虛而陰盛外無氣故先寒慄也陰氣逆極則復出之陽（陰出之陽故曰逆出之陽猶言出於陽逆極而衰又為陽并也）陽與陰復并於〈外〉（外應作內字之誤也此陽入之陰）則陰虛而陽實故〈先〉（應作後）熱而渴夫瘧氣者并於陽則陽勝并於陰則陰勝陰勝則寒陽勝則熱瘧者風寒之氣不常也病極則復至病之發也如火之熱如風雨不可當也故經言曰方其盛時必毀（林云太素云勿敢必毀）因其衰也事必大昌此之謂也夫瘧之未發也陰未并陽陽未并陰因而調之眞氣得安邪氣乃亡故工不能治其已發為其氣逆也帝曰善攻之柰何早晏何如歧伯曰瘧之且發也陰陽之且移也必從四末始也陽已傷陰從之（四支屬脾瘧必由脾虛故寒從四末起四支諸陽之本陰之并陽從此始也）故先其時堅束其處令邪氣不得入陰氣不得出審候見之在孫絡盛堅而血者皆取之此〈眞〉（當作其）往而未得并者也（所謂迎而奪之）帝曰瘧不發其應何如歧伯曰瘧氣者必更盛更虛當氣之所在也病在陽則熱而脈躁在陰則寒而脈靜極則陰陽俱衰衛氣相離故病得休衛氣集則復病也帝曰時有間二日或至數日發或渴或不渴其故何也歧伯曰其間日者邪氣與衛氣客於六

府（句有錯誤篇中並無邪客六府之義）而有時相失不能相得故休數日乃作也（即氣深道遠行遲之義）瘧者陰陽更勝也或甚或不甚故或渴或不渴帝曰論言夏傷於暑秋必病瘧今瘧不必應者何也歧伯曰此應四時者也其病異形者反四時也其以秋病者寒甚以冬病者寒不甚以春病者惡風以夏病者多汗（所謂異形也）帝曰夫病溫瘧與寒瘧而皆安舍舍於何藏歧伯曰溫瘧者得之冬中於風藏於骨髓之中至春則陽氣大發邪氣不能自出因遇大暑腦髓爍肌肉消腠理發泄或有所用力邪氣與汗皆出此病藏於腎其氣先從內出之於外也（此謂溫熱病之似瘧者緣冬不藏精腎藏受寒而肝膽火熾至春夏木火司氣或有所用力熱邪外發即所謂冬傷於寒至春為溫病至夏為熱病也腎為受病之本肝為發病之標）如是者陰虛而陽盛陽盛則熱矣（自內之外皆邪熱布現）衰則氣復反入入則陽虛陽虛則寒矣（陽邪雖盛而陰氣未至孤絕則陽極而衰復入腎脈故陽虛而寒）故先熱而後寒名曰溫瘧帝曰癉瘧何如歧伯曰癉瘧者肺素有熱氣盛於身厥逆上衝中氣實而不外泄因有所用力腠理開風寒舍於皮膚之內分肉之間而發發則陽氣盛陽氣盛而不衰則病矣其氣不〈及〉於陰（林云全元起本及太素作不反之陰）故但熱而不寒氣內藏於心而外舍於分肉之間令人消爍脫肉故名曰癉瘧帝曰善（前文云但熱不寒者陰氣先絕陽氣獨發則少氣煩冤手足熱而欲嘔名曰癉瘧此節申其義也肺素有熱氣盛於身厥逆上衝即陽氣獨發也中氣實者胃逆而為實也膽胃合邪以刑肺金又因外感襲入鬱其內熱此與溫瘧同出一原而陰氣先傷陽不反於陰則但熱而不寒外症少氣煩冤手足熱欲嘔棠上互文故不言也陽盛爍陰則肌肉消脫）

刺瘧篇第三十六（林云全元起本在第六卷）

足太陽之瘧令人腰痛頭重寒從背起瘧邪不居經絡亦有六經証者邪從風府而下漸以內傳其出也亦必由背俞而出各視所近經絡爲變現也足太陽脈從巔入絡腦還出別下項循肩髆內俠脊抵腰中其支別者從髆左右別下貫胛過髀樞故見諸証先寒後熱熇熇暍暍然熱甚意熱止汗出難已林云全元起本甲乙經並作先寒後熱渴渴止汗出與此異刺郄中出血膕中委中穴膕中央約文中動脈諸經穴多本王義後不復說云足少陽之瘧令人身體解㑊寒不甚熱不甚熱不甚三字衍文惡見人見人心惕惕然膽虛故熱多汗出甚少陽相火所寄故熱多刺足少陽俠谿穴小指次指本節歧骨間足陽明之瘧令人先寒灑淅灑淅寒甚久乃熱熱去汗出喜見日月光火氣乃快然此與少陰節錯簡當在足少陰其病難已之上陰病多寒喜見日月光火氣者陽虛故也刺足陽明跗上衝陽穴在足跗上五寸骨間足太陰之瘧令人不樂好太息脾陽不升膻中之氣不化故不樂上焦痞塞必噓氣出之故好太息不嗜食脾失健運胃氣亦衰多寒熱汗

出甲乙經作多寒少熱陰經病類少熱也病至則善嘔嘔已乃衰脾脈絡胃上鬲俠咽故善嘔亦爲脾病及胃也嘔則氣伸故衰即取之公孫穴大指本節後一寸足少陰之瘧令人嘔吐甚多寒熱熱多寒少欲閉戶牖而處此陽明瘧脫文也胃逆故嘔吐陽盛故熱多陽明病惡人與火故欲閉戶牖而處其病難已上陽明節令人先寒至快然二十七字當在此句之上病在陰者難已通太厥而言之也不言刺者缺文甲乙經云取太谿足內踝後跟骨上動脈也足厥陰之瘧令人腰痛少腹滿厥陰脈令人腰痛如張弓弩弦少腹肝之部經氣痞塞也小便不利如癃狀非癃也數便急數而不通利肝經氣鬱欲泄而不得暢甚至遺溺意恐懼氣不足腹中悒悒肝不足則恐懼肝病及膽也升發之氣不舒故腹中悒悒刺足厥陰太衝穴大指本節後二寸肺瘧者令人心寒寒甚熱熱間善驚如有所見者刺手太陰陽明瘧邪居藏府募原久則乘相近藏府之虛而侵入之但仍不離膜原之故分耳肺心相近寒甚應心故心寒熱氣迫心心神不寧則驚肺藏魄肺虛魄不能並神出入故如有所見手太陰主列缺手腕後一寸半陽明主合谷大指次指歧骨間

心瘧者令人煩心甚欲得清水反寒多不甚熱刺手少陰心熱故煩欲得冷飲熱鬱不越陰氣外浮故寒多而熱反不甚瘧之始發陰陽交爭則有寒熱此常候也感邪有輕重本氣有虛實陽邪多者多熱陰邪多者多寒亦其常也此陽邪多而反寒多者陽鬱於內陰氣外格非陽虛惡寒之比必無戰慄鼓頷之候以其心煩欲得清水也病有萬變理惟一貫在明者審之耳手少陰主神門掌後銳骨之端肝瘧者令人色蒼蒼然太息其狀若死者刺足厥陰見血蒼蒼青而不澤也太息氣鬱不舒生氣堙塞故狀若死足厥陰主中封足內踝前一寸半仰足取之脾瘧者令人寒腹中痛熱則腸中鳴鳴已汗出刺足太陰脾爲至陰故寒多邪正相搏則腸中鳴足太陰主商邱內踝下微前陷者中腎瘧者令人灑灑然腰脊痛宛轉大便難目眴眴然手足寒刺足太陽少陰腎系腰脊故痛腎司二便故難骨之精爲瞳子腎病濁陰上冒故目不明陽虛故手足寒委中太谿穴見上胃瘧者令人且病也善饑而不能食食則支滿腹大刺足陽明太陰橫脈出血王注胃熱脾虛是以兼刺太陰

足陽明主厲兌解谿三里厲兌足大指次指之端解谿衝陽後二寸三里在骭骨外側大筋內宛宛中太陰橫脈即商邱也六府祇列胃者文多缺畧或謂大小腸統於胃膽膀胱即在足三陽中瘧發身方熱刺跗上動脈開其空出其血立寒即衝陽方熱熱將作也陽明爲六府之長刺之以寫熱立寒二字衍瘧方欲寒刺手陽明太陰足陽明太陰刺手經以寫熱刺足經以寫寒使陰陽分泄氣不相并則病已瘧脈滿大急刺背俞用中鍼傍伍胠俞各一適肥瘦出其血也脈滿大急陽邪實也五藏俞傍脇之穴謂魄門神堂譩譆鬲關魂門也王注瘦者淺刺少出血肥者深刺多出血瘧脈小實急灸脛少陰刺指井脈小實急陰邪實也灸少陰復溜穴以溫之內踝上二寸指井謂足太陽至陰穴在小指外側也瘧脈滿大急刺背俞用伍胠俞背俞各一適行至於血也衍文瘧脈緩大虛便用藥不宜用鍼不宜鍼寫出血凡治瘧先發如食頃乃可以治過之則失時也所謂往而未并者迎而奪之也林云自前瘧脈滿大至此全元起本在第四卷中王氏移續於此諸瘧而脈不見

刺十指間出血血去必已先視之赤如小豆者盡取之邪盛氣逆故脈沉伏十二瘧者其發各不同時察其病形以知其何脈之病也先其發時如食頃而刺之一刺則衰二刺則知三刺則已不已則刺舌下兩脈出血不已刺郄中盛經出血又刺項已下俠脊者必已舌下兩脈者廉泉也郄中委中也俠脊者大杼風門也並足太陽穴廉泉任脈穴刺瘧者必先問其病之所先發者先刺之先頭痛及重者先刺頭上及兩額兩眉間出血頭上謂上星百會穴兩額謂懸顱穴兩眉間攢竹穴先項背痛者先刺之在項者風池風府在背者大杼神道先腰脊痛者先刺郄中出血先手臂痛者先刺手〔少〕陰陽〔明〕十指間一作手陰陽少明字誤衍先足脛痠痛者先刺足陽明十指間出血並謂井穴風瘧瘧發則汗出惡風刺三陽經背俞之血者謂足三陽經胻痠痛甚按之

不可名曰胕髓病以鑱鍼鍼絕骨出血立已陽輔穴身體小痛刺至陰諸陰之井無出血間日一刺甲乙經無至陰二字無出血恐傷陰氣也瘧不渴間日而作刺足太陽渴而間日作刺足少陽太陽主表故不渴少陽近裏故渴溫瘧汗不出者爲五十九刺

氣厥論第三十七林云全元起本在第九卷與厥論相併

黃帝問曰五藏六府寒熱相移者何歧伯曰腎移寒於〔肝〕林云全元起本作脾注云腎傷於寒而移於脾脾主肉寒生於肉則結爲堅堅化爲膿故爲癰也血傷氣少故曰少氣甲乙經亦作移寒於脾癰腫少氣藏府一氣相通標本乘傳子母生逆順視其虛則遺之經亦舉其略耳腎藏有寒乘脾家之虛而移之脾主肉肉得寒則氣聚而血溢結爲瘍癰脾病而升降之機微故少氣脾移寒於肝癰腫筋攣血寒則筋急癰腫義如上生氣通天論所云營氣不從逆於肉理乃生癰腫也肝移寒於心狂鬲中心爲陽藏寒能薄之者因火衰也神明擾亂陽氣外浮故狂膻中爲氣化之府陰氣凝塞陽不能化故中焦之氣鬲而不通心移寒於肺肺消肺消者飲一溲二死不治肺惡寒寒則氣滯治節不行左右者陰陽之道路也肝挾腎水左升肺令心火右降肺不順降則肝不升達而三焦及膽之相火並炎合刑肺金是以消渴三焦者決瀆之官下達州都以行水道相火不降則膀胱寒滑肝主疏泄鬱而不升宣泄蓋甚飲入於胃游溢精氣上輸於脾脾氣散精上歸於肺肺將此氣灌輸藏府經絡所謂水精四布也肺藏受寒脾陽亦敗飲入於胃不復消化精微而直輸水府上則相火鑠金下則膀胱寒滑風木竭力衝決是以飲一而溲二也是其上熱下寒中焦濕滯金匱男子消渴飲一斗溺亦一斗腎氣丸主之所以溫腎而滋木此飲一溲二由於心氣之敗君火衰惚而相火熇炎樞軸不運五藏精液輸泄無餘藏神已敗故不治陰陽別論曰心之肺謂之死陰是也肺移寒於腎爲涌水涌水者按腹不堅水氣客於大腸疾行則鳴濯濯如囊裹漿水之病也腎陽衰而肺寒移之金水俱寒不能化水水隨經上注大腸爲肺之府故水客之按腹不堅者按之沒指隨手而起也水之病也甲乙經作治主肺者則溫寒利水之劑可耳脾移熱於肝則爲驚衄肝主驚邪熱薄之魂不安也肝脈上巔鼻通於腦肝火隨經上逆血爲熱迫故衄肝移熱

於心則死肝木本生心火邪熱因之入心心主受邪神明擾亂故死陰陽別論曰肝之心謂之生陽生陽之屬不過四日而死王注引此文甚當但非火木相熇之義耳心移熱於肺傳爲鬲消心火刑金肺津消鑠鬲上煩焦飲水多而善消其便必少而赤色與飲一溲二所因各異症亦不同然消渴之家必由肝膽之邪膽鬱於上肝鬱於下下熱則便少下寒則便多總視脾濕之旺否爲進退也肺移熱於腎傳爲柔痓柔痓緩慢不隨之意非剛痓柔痓之症也王注氣骨皆熱髓不內充腎移熱於脾傳爲〔虛〕字衍腸澼死不治脾陽濕陷腎復以熱移之濕熱相合藏府脂血摧剝而下水土雙敗故死不治胞移熱於膀胱則癃溺血胞者男子藏精女子繫胞之所脈絡於腎而上通於心相火強則胞熱胞與膀胱通近故受其邪三焦相火入絡膀胱約下焦則實則閉蓋三焦之火歸於腎藏則府清而水利泄於膀胱則府熱而溺濇甚則陰血受傷隨溲而下蓋衝任二脈俱起於胞中也膀胱移熱於小腸鬲腸不便上爲口糜小腸爲化物所出其脈循咽下鬲抵胃屬小腸故受熱則令腸胃隔塞而不便腸胃氣通於口熱氣上傳則口糜爛小腸移熱於大腸爲虛瘕爲〔沉〕虛伏同瘕者血凝積所成也大小腸兩熱相搏腸間之血滯溢

於外久久爲癥瘕也沉當作癥大腸移熱於胃善食而瘦入謂之食亦入又之誤也大腸爲傳道之官不能泄胃之熱熱反上行胃熱則善食胃主肌肉邪熱鑠之故瘦胃移熱於膽亦曰食亦少陽陽明燎火兩旺膽移熱於腦則辛頞鼻淵鼻淵者濁涕下不止也傳爲衄衊瞑目少陽脈上抵頭角下耳後曲折繞絡腦後腦通於鼻腦受少陽之熱故頞中辛辣鼻流濁涕不止也頞即山根衄衊皆鼻中出血也甚者爲衄微者爲衊少陽熱邪迫血妄行自腦下鼻血出過多目無所養故昏瞑無見故得之氣厥也皆由藏府之氣厥逆故有寒熱相移

欬論第三十八林云全元起本在第九卷

黃帝問曰肺之令人欬何也歧伯對曰五藏六府皆令人欬非獨肺也帝曰願聞其狀歧伯曰皮毛者肺之合也皮毛先受邪氣邪氣以從其合也此謂外邪由皮毛以入肺其寒飲食入胃從肺脈上至於肺則肺寒肺寒則外內合邪因而客之則爲肺欬

此先明肺自受邪而欬者肺脈起中焦循胃口上鬲屬肺五藏各以其時受病非其時各傳以與之以下明藏府皆有欬也傳以與之者傳於肺也藏府受邪雖異而欬則主肺故傳與肺則欬也非其時三字衍人與天地相參故五藏各以治時如春厥陰少陽主治之類感於寒則受病微則爲欬甚者爲泄爲痛乘秋則肺先受邪乘春則肝先受之乘夏則心先受之乘至陰則脾先受之至陰當作長夏乘冬則腎先受之帝曰何以異之欲明藏府欬之異狀歧伯曰肺欬之狀欬而喘息有音甚則唾血王注肺藏氣而應息故欬則喘息而喉中有聲甚則肺絡逆故唾血也心欬之狀欬則心痛喉中介介如梗狀甚則咽腫喉痺心脈起心中出屬心系上俠咽故病如是心肺氣逆邪火上衝故爲咽喉之病肝欬之狀欬則兩脇下痛甚則不可以轉轉則兩胠下滿脇胠皆肝部經氣鬱故然脾欬之狀欬則右脇下痛陰陰引肩背甚則不可以動動則欬劇脾部在右故右脇痛肺系於背故引肩背動則氣益逆故劇腎欬之狀欬則腰背相引而痛甚則欬涎腎脈貫脊腰爲腎府故引而痛腎主五液入脾爲涎濁陰上壅故欬而多涎帝曰六府之欬奈何安所受病歧伯曰五藏之久欬乃移於六府脾欬不已則胃受之胃欬之狀欬而嘔嘔甚則長蟲出各傳其表裏所合藏病府亦病也胃逆則嘔甚則蚘蟲不安而上出肝欬不已則膽受之膽欬之狀欬嘔膽汁膽氣淫於胃故嘔苦汁肺欬不已則大腸受之大腸欬狀欬而遺矢氣逆於上不能固攝心欬不已則小腸受之小腸欬狀欬而失氣氣與欬俱失亦氣不禁也腎欬不已則膀胱受之膀胱欬狀欬而遺溺膀胱津液之府故遺溺久欬不已則三焦受之三焦欬狀欬而腹滿不欲食飲三焦脈下鬲循胃口故腹滿不欲食飲又不能蒸泌腐化水穀也此皆聚於胃關於肺使人多涕唾而面浮腫氣逆也此統釋諸欬也胃爲藏府之海諸脈皆俠胃口故曰聚於

胃藏府受病不傳於肺則不爲欬故曰關於肺氣逆故面腫多涕唾者津液隨逆氣上也帝曰治之奈何歧伯曰治藏者治其俞治府者治其合浮腫者治其經帝曰善俞者脈之所注合者脈之所合經者脈之所行經文論欬專主於寒金匱以支飲言亦寒也後人兼六氣而重在火熱夫秋傷於濕冬生欬嗽蓋足太陰以濕土主令手太陰從而化濕土濕停瘀中樞升降塞滯肺氣不能下達是以逆冲咽喉而欬合之金匱及此經正相發明皆水濕寒氣爲之也若燎火之邪亦有作欬乃其兼症非專病也至內傷勞嗽又屬標中之標不可責之欬者猶肺痿肺癰及大病後年高氣弱多有欬嗽不可以欬論治也

舉痛論第三十九林云全元起本在第三卷名五藏舉痛

黃帝問曰余聞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善言古者必有合於今善言人者必有厭於已如此則道不惑而要數極所謂明也今余問於夫子令言而可知視而可見捫而可得令驗於已而發蒙解惑可得而聞乎歧伯再拜稽首對曰何道之問

也帝曰願聞人之五藏卒痛何氣使然歧伯對曰經脈流行不止環周不休寒氣入經而稽遲泣而不行客於脈外則血少客於脈中則氣不通故卒然而痛脈外傷衛脈中傷營互文見義血少則氣虛可知氣不通則血亦不行矣其脈必見遲濇帝曰其痛或卒然而止者或痛甚不休者或痛甚不可按者或按之而痛止者或按之無益者或喘動應手者或心與背相引而痛者或脇肋與少腹相引而痛者或腹痛引陰股者或痛宿昔而成積者或卒然痛死不知人少間復生者或痛而嘔者或腹痛而後泄者或痛而閉不通者凡此諸痛各不同形別之柰何歧伯曰寒氣客於脈外則脈寒脈寒則縮踡縮踡則脈絀急絀急則外引小絡故卒然而痛得炅熱同則痛立止得熱而衛氣復行因重中於寒則痛久矣

寒盛不易解散寒氣客於經脈之中與炅氣相薄則脈滿滿則痛而不可按也寒氣稽留炅氣從上則脈充大而血氣亂故痛甚不可按也陽盛之人寒氣與熱相薄於經脈之中則脈滿大寒氣稽留熱氣從上釋相薄之義血氣亂謂營衛亂其常度也邪實於經故痛不可按寒氣客於腸胃之間膜原之下血不得散小絡急引故痛按之則血氣散故按之痛止小絡緩也寒氣客於俠脊之脈則深按之不能及故按之無益也王注俠脊之脈者當中督脈也次兩傍足太陽脈也督脈循脊裏太陽者貫脊筋故深按之不能及也寒氣客於衝脈衝脈起於關元隨腹直上寒氣客則脈不通脈不通則氣因之故喘動應手矣關元穴在臍下三寸內應胞中衝脈之所起衝脈與少陰並行俠臍而上寒氣客之脈不通利則腎氣亦與之俱聚故有動氣應手也寒氣客於背俞之脈則血脈澀脈澀則血虛血虛則痛其俞注於心故相引而痛按之則熱氣至熱氣至則痛止矣此寒客背之心俞也寒氣客於厥陰之脈厥陰之脈者絡陰器繫於肝寒氣客於脈中則血澀脈急故脇肋與少腹相引痛矣厥氣客於陰股寒氣上及少腹血澀在下相引故腹痛引陰股寒氣客於小腸膜原之間絡血之中血澀不得注於大經血氣稽留不得行故宿昔而成積矣寒氣客於五藏厥逆上泄陰氣竭陽氣未入故卒然痛死不知人氣復反則生矣竭當作極陰寒之氣厥逆之極陽氣鬱遏不通故猝然若死氣得行則已寒氣客於腸胃厥逆上出故痛而嘔也王注腸胃客寒留止則陽氣不得下流而反上行寒不去則痛矣陽上行則嘔逆寒氣客於小腸小腸不得成聚故後泄腹痛矣上條寒客小腸膜原之間則血聚而成積此在小腸之內小腸為受盛之府寒邪不能結聚故傳入大腸為腹痛而後泄熱氣留於小腸腸中痛癉熱焦渴則堅乾不得出故痛而閉不通矣諸痛皆因寒惟閉不通屬熱外症必焦渴也

帝曰所謂言而可知者也視而可見柰何歧伯曰五藏六府固盡有部謂面之部分詳靈樞五色視其五色黃赤為熱白為寒青黑為痛此所謂視而可見者也帝曰捫而可得柰何歧伯曰視其主病之脈堅而血及陷下者皆可捫而得也帝曰善余知百病生於氣也怒則氣上喜則氣緩悲則氣消恐則氣下寒則氣收炅則氣泄驚則氣亂勞則氣耗思則氣結九氣不同何病之生歧伯曰怒則氣逆甚則嘔血及飧泄故氣上矣血隨氣逆故嘔血飧泄甲乙經作食而氣逆喜則氣和志達榮衛通利故氣緩矣九氣皆以病言緩當為緩散不收之意陰陽應象論曰暴喜傷陽又曰喜傷心是也心神不藏故氣不收攝若如此文則非病矣疑誤也悲則心系急肺布葉舉而上焦不通營衛不散熱氣在中故氣消矣肺系於心心系急故肺葉張布心肺同處上焦氣抑不行

（無以散布營衛之氣心火鬱遏薰於胸中故氣消散）恐則精却却則上焦閉閉則氣還還則下焦脹故氣不行矣（恐傷腎精氣沉陷水火不交上下閉塞氣獨居下而爲脹腎寒則爲脹也氣還者氣本自腎而上今上焦閉而來還也）寒則腠理閉氣不行故氣收矣（王注腠謂津液滲泄之所理謂文理逢會之中身寒則衛氣沉收斂於中而不發散也）炅則腠理開榮衛通汗大泄故氣泄（氣隨汗泄於外）驚則心無所倚神無所歸慮無所定故氣亂矣勞則喘息汗出外內皆越故氣耗矣（喘則內氣上越汗爲表氣外越）思則心有所存神有所歸正氣留而不行故氣結矣（歸正正字甲乙經作止）

腹中論第四十（林云全元起本在第五卷）

黃帝問曰有病心腹滿旦食則不能暮食此爲何病岐伯對曰名爲鼓脹（外實中空其形如鼓林云太素作穀脹）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治

之以鷄矢醴一劑知二劑已（鷄矢乾者八合炒無灰酒三碗煎至碗半布濾取汁五更熱飲則腹鳴午後行二三次黑水足面漸有綢紋爲效此蓋兼有水飲故取鷄矢通利二便蓋以消積然各種腫滿隨其虛實消息用之無不奏效也）帝曰其時有復發者何也岐伯曰此飲食不節故時有病也（責本在脾故飲食不節則復）雖然其病且已時故當病氣聚於腹也（有脫誤或衍文）帝曰有病胸脇支滿者妨於食病至則先聞腥臊臭出清液先唾血四支清目眩時時前後血病名爲何何以得之（胸脇支滿肝傷經鬱也妨於食脾衰也肺臭腥肝臭臊肝病累肺故兼聞其氣所以累肺者肝不左升則肺不右降故肺鬱而氣現也出清液王注謂從竅漏中漫液而下則帶下也陰失其守陽不能密陰陽絡傷血不歸經故或從上越或從下泄血去陽亡故四支清陽氣不能上注於目故眩）岐伯曰病名血枯此得之年少時有所大脫血（半產崩淋之屬）若醉入房中氣竭肝傷故月事衰少不來也帝曰治之奈何復以何術岐伯曰以四烏鰂骨一藘茹二物并合之丸以雀卵大如小豆以五丸爲後飯飲以鮑魚汁利腸中（一作傷中）及傷肝也（凡血枯經閉固屬虛候然必有瘀積乃致新血不生舊積日長藏府津液俱爲所蝕遂成敗症徒事補養無救於亡金匱治虛勞有大黃䗪蟲丸蓋本此也由血氣本虛挾痰挾寒挾氣即着而爲瘀治宜先去其瘀繼養其正則得之矣烏鰂陰血藥藘茹即茜草二味主平肝行瘀雀卵溫補精血鮑魚腐物也亦利瘀血補益精氣兼以活血散瘀虛勞治法不出於此先藥後飯使藥味在下）帝曰病有少腹盛上下左右皆有根此爲何病可治不岐伯曰病名曰伏梁（林云與心積之伏梁異病同名）帝曰伏梁何因而得之岐伯曰裹大膿血居腸胃之外不可治治之每切按之致死帝曰何以然岐伯曰此下則因陰必下膿血上則迫胃脘生（生當作至）鬲俠（當作使）胃脘內癰此久病也難治居臍上爲逆居臍下爲從勿動亟奪論在刺法中（此節爲訣甚不可貴以意逆之蓋藏府鬱熱久而不散乃成內癰上下左右皆有根

居於腸胃之外其居臍下者下連二陰此少腹之癰可從大便出故居臍下者爲從若居臍上迫胃脘爲胃脘內癰則更難治故居臍上爲逆也亟奪謂瀉奪之指少腹癰言也）帝曰人有身體髀股胻皆腫環臍而痛是爲何病岐伯曰名爲伏梁（此二十六字本在奇病論中王氏移此）此風根也其氣溢於大腸而著於肓肓之原在臍下故環臍而痛也不可動之爲水溺濇之病（此三十八字見奇病論此重出也）帝曰夫子數言熱中消中不可服高梁芳草石藥石藥發瘨芳草發狂夫熱中消中者皆富貴人也今禁高梁是不合其心禁芳草石藥是病不愈願聞其說岐伯曰夫芳草之氣美石藥之氣悍二者其氣急疾堅勁故非緩心和人不可以服此二者帝曰不可以服此二者何以然岐伯曰夫熱氣慓悍藥氣亦然二者相遇恐內傷脾脾者土也而惡木服此藥者至甲乙日

更論帝曰善熱中消中皆膽胃合邪陽氣亢極消鑠津液厚味鬱熱石藥芳草慓烈之性轉傷脾氣也有病膺甲乙經作癰腫頸痛胸滿腹脹此爲何病何以得之歧伯曰名厥逆陽以下行爲順陽火壅盛故名厥逆帝曰治之奈何歧伯曰灸之則瘖石之則狂須其氣并乃可治也氣并義未詳帝曰何以然歧伯曰陽氣重上有餘於上灸之則陽氣入陰入則瘖陰謂太陰肺也灸之以火濟火肺金受傷故瘖陽摶陰謂之瘖也石之則陽氣虛虛則狂義未詳須其氣并而治之可使全也帝曰善何以知懷子之且生也歧伯曰身有病而無邪脈也王注病謂經閉也病經閉脈反如常者婦人妊娠之證帝曰病熱而有所痛者何也歧伯曰病熱者陽脈也以三陽之動也人迎一盛少陽二盛太陽三盛陽明入陰也甲乙經無入陰也三字夫陽入於陰故病在頭與腹乃𦝫脹而頭痛也帝曰善陽入於陰當作陽不入於

陰以証言則熱而頭痛腹脹以脈言則人迎一盛二盛三盛皆陽壅於上之證故知脫不字也

刺腰痛論第四十一林云全元起本在第六卷

足太陽脈令人腰痛引項脊尻背如重狀太陽脈別下項循肩髆內挾脊抵腰中別下貫胛感寒則身重刺其郄中太陽正經出血春無見血委中穴也王注太陽合腎水衰於春故無見血少陽令人腰痛如以鍼刺其皮中循循然不可以俛仰不可以顧少陽爲樞其脈橫入髀厭中行身之側又循頸入缺盆故如是刺少陽成骨之端出血成骨在膝外廉之骨獨起者夏無見血王注成骨謂膝外近下胻骨上端兩起骨相並問容指者木衰於夏故無見血陽明令人腰痛不可以顧顧如有見者善悲陽明脈下髀故腰痛脈從大迎下人迎入缺盆故不可回顧陽明從金化氣如有見者魄虛也金虛則悲也刺陽明於胻前三痏上下和之出血秋無見血胻前三里穴也上下和之謂上下巨虛也足少陰令人腰痛痛引脊內廉腎脈貫脊屬腎故病如是脊內廉甲乙經作脊內痛爲是此字相近而譌也刺少陰於內踝上二痏春無見血出血太多不可復也內踝上復溜穴也無見血義同太陽厥陰之脈令人腰痛腰中如張弓弩弦厥陰脈抵少腹別者與太陽少陽結於腰踝下俠脊肝病則筋急故如張弓弩弦刺厥陰之脈在腨踵魚腹之外循之累累然乃刺之蠡溝之分也循之累累然邪之所結如波隴起者其病令人善言默默然不慧刺之三痏林云全元起本無善字按肝爲語水寒木鬱生氣不舒故嘿嘿不慧蓋兼少陰之証也解脈令人腰痛痛而引肩目䀮䀮然時遺溲解脈足太陽支別之脈起目內眥循肩髆內挾脊抵腰中下屬膀胱故病如是刺解脈在膝筋肉分間郄外廉之橫脈出血血變而止此刺郄外橫脈解脈令人腰痛如引帶甲乙經作如裂常如折腰狀善恐足太陽之別脈自腰而橫入髀外後廉下合膕中兼少陰病故恐刺解脈在郄中結絡如黍米刺之血射以黑見赤血而已此刺郄中結絡兩解脈病狀不同刺法亦異蓋廣陳之

同陰之脈令人腰痛痛如小錘林云太素作小鍼居其中怫然腫足少陽之別絡別走厥陰下絡足跗刺同陰之脈在外踝上絕骨之端爲三痏少陽陽輔穴陽維之脈令人腰痛痛上怫然腫刺陽維之脈脈與太陽合腨下間去地一尺所陽維奇經之一起足太陽之京門穴又合於足少陽上行刺合腨下間則太陽之承山穴衡絡之脈令人腰痛不可以俛仰仰則恐仆得之舉重傷腰衡絡絕惡血歸之衡橫同足太陽之外絡自腰中橫入髀外後廉下合膕中者刺之在郄陽筋之間上郄數寸衡居爲二痏出血郄陽浮郄委陽二穴也上郄數寸上委中穴數寸也委中之上浮郄委陽之間則殷門穴也殷門在浮郄斜下與委陽相並故曰衡居會陰之脈令人腰痛痛上漯漯然汗出汗乾令人欲飲飲已欲走足太陽之中經也其脈循腰下會於後陰病理未詳刺直陽會陰之蹻之脈上三痏在蹻上郄下五寸橫居視其盛者出血蹻謂陽蹻之所發申脈穴也郄下五寸上當申脈則

承筋也承筋穴禁不可刺曰視其盛者出血蓋刺絡耳飛陽之脉令人腰痛痛上怫怫然甚則悲以恐飛陽足太陽之脉別走少陰者腎脉至肺肺爲悲腎爲恐也刺飛陽之脉在內踝上五寸少陰之前與陰維之會築賓穴也昌陽之脉令人腰痛痛引膺目𥆨𥆨然甚則反折舌卷不能言此陰蹻脉足少陰之別起於然谷之後上循胸出缺盆故痛引膺又入頄屬目內眥合太陽陽蹻而上行氣並相還則爲濡目病則目不濡故𥆨𥆨然少陰與太陽合故反折少陰脉俠舌本故舌卷不能言刺內筋爲二痏在內踝上大筋前太陰後上踝二寸所復溜穴也散脉令人腰痛而熱熱甚生煩腰下如有橫木居其中甚則遺溲足太陰之別也其脉循股內入腹中與少陰少陽結於腰髁下骨空中故病如是甚則遺溲病及少陰也刺散脉在膝前骨肉分間絡外廉束脉爲三痏膝前膝內側之前也骨內分間膝內輔骨之下腨肉之間也絡外廉謂太陰之絡色青而見者之外也束脉者輔骨之下後有大筋結束膝胻之骨者卽地機穴之分也肉里之脉令人腰痛不

可以欬欬則筋縮急肉里卽陽輔穴足少陽脉之所生少陽主筋故欬則縮急刺肉里之脉爲二痏在太陽之外少陽絕骨之後陽輔之穴腰痛俠脊而痛至頭几几然目𥆨𥆨欲僵仆刺足太陽郄中出血頭几几頸項不舒之腰痛上寒刺足太陽陽明上熱刺足厥陰不可以俛仰刺足少陽中熱而喘刺足少陰刺郄中出血腰痛上寒不可顧刺足陽明上熱刺足太陰中熱而喘刺足少陰大便難刺足少陰少腹滿刺足厥陰如折不可以俛仰不可舉刺足太陽引脊內廉刺足少陰林云全元起本及甲乙經并太素自腰痛上寒至此並無乃王氏所添也腰痛引少腹控眇不可以仰刺腰尻交者兩髁胂上以月生死爲痏數發鍼立已左取右右取左詳繆刺論此重出也

素問釋義卷五

陽湖張琦宛鄰甫學

風論第四十二 林云全元起本在第九卷

黃帝問曰風之傷人也或爲寒熱或爲熱中或爲寒中或爲癘風或爲偏枯或爲風也其病各異其名不同或內至五藏六府不知其解願聞其說岐伯對曰風氣藏於皮膚之間內不得通外不得泄此錯簡當在風氣與太陽俱入節其道不利之下風者善行而數變腠理開則灑然寒閉則熱而悶其寒也則衰飲食其熱也則消肌肉故使人怢慄而不能食名曰寒熱風爲陽邪春夏多挾熱秋冬多挾寒又各因其人之本氣爲病故爲變不同其始入因腠理之開則灑然而寒風本傷衛遏其營血不得疎泄則鬱而爲熱熱則煩心故悶也陽邪勝則爲自汗惡風陰邪勝則爲無汗惡寒陽明受寒則不能納穀熱多不去傷耗津液故消減

肌肉風氣與陽明入胃循脉而上至目內眥其人肥則風氣不得外泄則爲熱中而目黃人瘦則外泄而寒則爲寒中而泣出風客陽明之經而入胃府風善行故循脉上也陽明脉起鼻交頞中旁入太陽之脉故得至目內眥肥人肌理厚風不外泄陽旺於上胃府多熱肥者多濕濕熱相合故爲熱中而目見黃色若瘦人腠理疎風易入亦易泄裏虛則寒目多泣出者風氣通於肝也邪氣本有陰勝陽勝之殊人氣復有偏陰偏陽之異故不同也風氣與太陽俱入行諸脉俞散於分肉之間與衛氣相干其道不利故使肌肉憤䐜而有瘍衛氣有所凝而不行故其肉有不仁也前風氣藏於皮膚十六字當在此其道不利之下分肉者衛氣之所行風客之與氣相薄故氣道不利風居皮膚之內內不入藏府外不泄肌表故摶聚於肌肉而爲瘍瘡所謂營氣不從逆於肉理者也其風邪甚者至衛氣凝濇而不行則爲頑木不仁矣前問詞未及瘍不仁古文脫落也癘者有字衍營氣熱胕其氣不清故使其鼻柱壞而色敗皮膚瘍潰風寒客於脉而不去名曰癘風或名

曰寒熱 風寒客於脈十七字當在癘者之上邪在經脈之中營氣所治也肘腠同營氣得熱行於肌腠營者水穀之清氣得熱則濁惡鼻爲呼吸出入之道熱氣薰灼故鼻柱腐壞面色晦惡肌膚瘍潰也 以春甲乙傷於風者爲肝風以夏丙丁傷於風者爲心風以季夏戊己傷於邪者爲脾風以秋庚辛中於邪者爲肺風以冬壬癸中於邪者爲腎風 四時主令之旺日邪風入之則繫於其藏 風中五藏六府之俞亦爲藏府之風 故不必四時旺日而後有五藏風 各入其門戶所中則爲偏風 由背俞而入隨俞之左右而偏中之爲偏風 風氣循風府而上則爲腦風 風府督脈穴上則腦戶故爲巔頂痛 風入系頭則爲目風眼寒 目系於腦風隨腦入目系也寒者隱澁之意 飲酒中風則爲漏風 熱鬱腠踈汗多如漏不止 入房汗出中風則爲內風 入房傷氣陽外泄故汗出又傷於風乘虛襲內凡遺精唾血寢汗骨蒸皆其候也 新沐中風則爲首風 久風入中則爲腸風飧泄 久風傳於腸胃動其中氣樞軸不運不能消磨乃爲腸風飧泄者腸風之

候也林云全元起云飧泄者水穀不分爲利 外在腠理則爲泄風故風者百病之長也至其變化乃爲他病也無常方然致有風氣也 無常九字衍 帝曰五藏風之形狀不同者何願聞其診及其病能岐伯曰肺風之狀多汗惡風色皏然白時欬短氣晝日則差暮則甚其診在眉上其色白 多汗惡風凡風皆然皏然淡白色也風邪傷肺故欬而短氣陽微故日晚益甚眉上闕庭之部所以候肺 心風之狀多汗惡風焦絕善怒嚇赤色病甚則言不可快診在口其色赤 焦絕脣舌燥裂也善怒者肝乘之也甲乙經無嚇字此衍陽光於上故見赤色心竅於舌其脈別系舌本經絡受邪故言語蹇澁心不應診口或脣舌之色也 肝風之狀多汗惡風善悲色微蒼嗌乾善怒時憎女子診在目下其色青 肝虛肺金乘之則悲脈循喉嚨風熾津燥故嗌乾肝爲怒肝脈循陰器實則好淫虛則惡色目下謂頰也所以候肝 脾風之狀多汗惡風身體怠墮四支不欲動色薄微黃不嗜食診

在鼻上其色黃 脾主四支土氣困乏故體怠墮不欲動土居中以灌四旁藏府精氣變現爲色則精明而厚脾衰不能灌溉故色薄鼻部所以候脾也 腎風之狀多汗惡風面痝然浮腫脊痛不能正立其色炲隱曲不利診在肌上其色黑 面腫者風水也腎脈起足下循腨股內廉貫脊又挾水氣上行郎評熱病論之風水也精氣內微水寒經鬱故陽道不利其在女子則月事不來也診在肌上未詳刺熱篇以頤候腎肌或頤之譌也 胃風之狀頸多汗惡風食飲不下鬲塞不通腹善滿失衣則䐜脹食寒則泄診形瘦而腹大 胃脈從大迎前下人迎陽盛於上則頭汗至頸今陽衰故但頭多汗胃逆則不能納食風邪蓄聚則腹滿加以形寒飲冷故䐜泄益作胃主肌肉胃病故形瘦腹大者邪實也然此必挾肝膽之邪故然 首風之狀頭面多汗惡風當先風一日則病甚頭痛不可以出內至其風日則病少愈 此節義未詳王注人陽氣外合於風故先當風一日則病甚以先風盛故亦先衰是以至其風日則少愈 漏風之狀或多汗常不可單衣食則汗出甚則身汗

二字衍 喘息惡風衣常濡口乾善渴不能勞事 肺胃鬱熱故惡熱食則汗出者食入於陰長氣於陽腠理踈故汗出也陽壅於上故喘息津液外泄故燎渴陽泄而虛故不耐勞事也 泄風之狀多汗汗出泄衣上口中乾上漬其風 二字衍 不能勞事身體盡痛則寒 上漬謂身半以上多汗如浸漬也風在腠理爲泄風泄風之診身體不應痛其兼有此候者則重感於寒也然必無多汗口乾之証矣不及腦風目風內風腸風應脫簡也

痺論第四十三 林云全元起本在第八卷

黃帝問曰痺病安生岐伯對曰風寒濕三氣雜至合而爲痺也其風氣勝者爲行痺寒氣勝者爲痛痺濕氣勝者爲著痺也 雖三氣雜合必有一氣勝者行痺謂走注疼痛也 帝曰其有五者何也岐伯曰以冬遇此者爲骨痺以春遇此者爲筋痺以夏遇此者爲脈痺以至陰遇此者爲肌痺以秋遇此者爲皮痺 各以時旺遇之故痺有五至陰

當作季夏帝曰內舍五藏六府何氣使然岐伯曰五藏皆有合病
久而不去者內舍於其合也王注肝合筋心合脈脾合肉肺合皮腎合骨病久不去則入於
是故骨痺不已復感於邪內舍於腎筋痺不已復感於邪內
舍於肝脈痺不已復感於邪內舍於心肌痺不已復感於邪
內舍於脾皮痺不已復感於邪內舍於肺所謂痺者各以其
時重感於風寒濕之氣也凡痺之客五藏者肺痺者煩滿喘
而嘔肺脈還循胃口故喘而兼嘔胃氣亦逆也此風氣勝者心痺者脈不通煩則心下
鼓暴上氣而喘嗌乾善噫厥氣上則恐亦風勝者心主脈而貫肺以行呼吸心下
跳動上氣而喘心乘肺也心液虧不能隨經至咽故乾心為噫氣不舒也下有寒腎氣逆行乘之則恐肝痺者
夜臥則驚多飲數小便上為引如懷魂舍於肝虛則驚熱上淫肺故多飲肝鬱欲泄
故便數上為引者少腹上引脇肋血燥筋急也如懷者寒結於內有形如懷姙也亦風勝者腎痺者善脹

尻以代踵脊以代頭關門不利故脹骨傷故足攣急而身踡曲也此寒勝者脾痺者四
支懈墮發欬嘔汁上為大塞此濕勝者土氣不運故怠墮發欬嘔汁者脾病胃受之胃逆於
肺故欬而嘔吐清水也中氣抑鬱故上焦隔塞下云入藏者死此列五藏痺未見死候且五藏惟腎痺為骨痺之診餘並
藏之本病絕與痺無與按林氏云從凡痺之客五藏者至淫氣肌絕氣聚在脾全元起本在陰陽別論中此王氏之所移
也蓋因有肺痺心痺等名遂以意竄入殊不知經所云肺痺心痺云者乃病之變名如五藏生成篇亦有五藏痺証與本
篇風痺之義渺不相涉也率意移之過矣腸痺者數飲而出不得中氣喘爭時發
飧泄腸胃氣通於口鬱熱故數飲濕飲停痰故二便不利經脈壅阻肺胃之氣亦逆故喘而善爭時或得通又為飧
泄風氣衝決也胞痺者少腹膀胱按之內痛若沃以湯澀於小便上
為清涕林云全元起本內痛二字作兩髀按甲乙經虛邪之中人也着於伏衝之脈揣之應手而動發手熱氣下
於兩股如湯沃之狀伏衝即氣街在毛際腿腹之交此經與甲乙經所列部分異而情狀同內痛宜作兩髀也葢胞受風
寒濕氣累及膀胱太陽之氣不行鬱於少腹按之則熱氣橫於兩髀太陽脈所過也濕熱鬱結則水道不利寒水之氣不

得下行上出於腦而為清涕陰氣者靜則神藏躁則消亡飲食自倍腸胃
乃傷府陽藏陰故藏氣謂之陰氣言人能安靜忘氣則神藏於內陰平陽秘水升火降精氣內治邪不得干若時時
躁動擾其血氣則陽神消耗生氣通天論所謂起居如驚神氣乃浮也神氣消亡故邪得入之腸胃本受盛轉輸之府然
飲食不節每致受傷此統言藏府所以受邪之由也淫氣喘息痺聚在肺淫氣憂思痺
聚在心淫氣遺溺痺聚在腎淫氣乏竭痺聚在肝淫氣肌絕
痺聚在脾淫氣邪氣也隨各藏之虛則病聚之肌絕皮膚揭膈之類諸痺不已亦益內也
承上言不必復感但不已亦即內舍所合也其風氣勝者其人易已也風為陽邪故易已
帝曰痺其時有死者或疼久者或易已者其故何也岐伯曰
其入藏者死其留連筋骨間者疼久其留皮膚間者易已以病
之淺深期之帝曰其客於六府何也岐伯曰此亦其食飲居處為
其病本也食飲不節居處不慎則邪入之六府亦各有俞風寒濕氣中其俞

而食飲應之循俞而入各舍其府也太陽治皮毛大約邪之所感從背俞入者居多
帝曰以鍼治之奈何岐伯曰五藏有俞六府有合循脈之分
各有所發各隨其過則病瘳也肝之太衝心之太陵脾之太白肺之太淵腎之太谿五藏
俞也胃之三里膽之陽陵泉大腸之曲池小腸之小海三焦之大井膀胱之委中六府合也各隨其經之過者治之帝
曰營衛之氣亦令人痺乎岐伯曰營者水穀之精氣也和調
於五藏灑陳於六府乃能入於脈也故循脈上下貫五藏絡
六府也衛者水穀之悍氣也其氣慓疾滑利不能入於脈也
故循皮膚之中分肉之間熏於肓膜散於胸腹胸膜上下空隙處謂之肓
膜脂膜也逆其氣則病從其氣則愈不與風寒濕氣合故不為痺
營行脈中衛行脈外痺之為病風寒濕入於皮膚經絡之間正屬營衛受病曰不為痺者營衛之氣充周一身非如皮膚
筋骨有形之質能與風寒濕搏聚凝合故營衛雖傷而其充周一身者自在不過至其病處則寒濕或不通而已故曰不

與風寒濕氣合非絕不關營衛也帝曰善痺或痛或不痛或不仁或寒或熱或燥或濕其故何也岐伯曰痛者寒氣多也有寒故痛也寒則血氣凝聚故痛其不痛不仁者病久入深營衛之行濇經絡時踈故不通通當作痛經絡句疑誤皮膚不營故爲不仁不營不運也其寒者陽氣少陰氣多與病相益故寒也本陽少陰多復遇寒勝是與病相益也其熱者陽氣多陰氣少病氣勝陽遭陰故爲痺熱遭甲乙經作乘本陽氣多復遇風勝兩陽相合而乘陰故熱也其多汗而濡者此其逢濕甚也陽氣少陰氣盛兩氣相感故汗出而濡也本陽虛陰盛復感濕勝風蒸其濕則多汗也帝曰夫痺之爲病不痛何也岐伯曰痺在於骨則重在於脈則血凝而不流在於筋則屈不伸在於肉則不仁在於皮則寒故具此五者則不痛也五者具則自皮入骨前所謂病久入深明不痛之爲重也凡痺之類逢寒則蟲逢熱則縱甲乙經蟲作急寒主收引故急縮

痿論第四十四

林云全元起本在第四卷

黃帝問曰五藏使人痿何也岐伯對曰肺主身之皮毛心主身之血脈肝主身之筋膜脾主身之肌肉腎主身之骨髓故肺熱葉焦則皮毛虛弱急薄着則生痿躄也痿病主肝腎雖五藏所因不同皆筋骨受之肺熱則治節不行陽壅不降水絕化原故骨病不能伸心氣熱則下脈厥而上上則下脈虛虛則生脈痿樞折挈脛縱而不任地也陽以下行爲職心有熱則下行之脈逆於上陽氣不周於下則下虛氣之所至血亦隨之上熱下寒血不榮養筋骨故成痿躄凡痿皆陽虛於下之治也肝氣熱則膽泄口苦筋膜乾筋膜乾則筋急而攣發爲筋痿熱耗津液故筋膜枯急脾氣熱則胃乾而渴肌肉不仁發爲肉痿陽氣不周於肉腎氣熱則腰脊不舉骨枯而髓減發爲骨痿腎肝爲痿之本症腎惡燥熱則骨枯髓減帝曰何以得之岐伯曰肺者藏之長也爲心之蓋也有所失亡所求不得則發肺鳴鳴則肺熱葉焦故曰五藏因肺熱葉焦發爲痿躄此之謂也思慮恚忿五志之火內熾消鑠肺金故喘息有音而肺葉焦枯肺所以行營衛治陰陽飲食之精必自肺家傳布變化津液灌輸藏府肺藏一傷五藏無所稟受故因之以成痿躄也悲哀太甚則胞絡絕胞絡絕則陽氣內動發則心下崩數溲血也胞絡者心包絡之脈也悲則心系急故心包絡絕心包主血心熱內動其血故內崩而溲溺下血故本病曰大經空虛發爲肌痺傳爲脈痿去血多故大經空虛脈痿之症發於骨肉與前條互文也思想無窮所願不得意淫於外入房太甚宗筋弛縱發爲筋痿及爲白淫意淫則君相二火俱盛入房太甚則氣竭肝傷相火復熾銷鑠血液故筋枯而痿白淫者男子白濁女子帶下也故下經曰筋痿者生於疾使內也疾謂過甚有漸於濕以水爲事若有所留居處相濕肌肉濡漬痺而不仁發爲肉痿故下經曰肉痿者得之濕地也居處四字有誤肉痿似屬痺症謂之痿者必兼病筋骨也生氣通天論曰濕熱不攘大筋緛短小筋弛長緛短爲拘弛長爲痿又曰秋傷於濕發爲痿厥陰陽應象論曰地之濕氣感則害皮肉筋骨益脾既受濕必流於關節內熱應之則爲痿躄非止於肌肉不仁也有所遠行勞倦逢大熱而渴渴則陽氣內伐內伐則熱舍於腎腎者水藏也今水不勝火則骨枯而髓虛故足不任身發爲骨痿故下經曰骨痿者生於大熱也遠行傷腎腎氣已動故熱氣乘虛內舍也腎氣本虛又爲熱爍故成骨痿也帝曰何以別之岐伯曰肺熱者色白而毛敗心熱者色赤而絡脈溢肝熱者色蒼而爪枯脾熱者色黃而肉蠕動腎熱者色黑而齒槁帝曰如夫子言可矣論言治痿者獨取陽明何也岐伯曰陽明者五藏六府之海主潤宗筋宗筋主束骨而利機關也宗筋毛際橫骨上下兩傍之豎筋也上絡背腹至頭項下貫髖

尻歷股衝脈者經脈之海也主滲灌谿谷與陽明合於宗筋衝脈自胞中循篡間俠臍旁上行陰陽總宗筋之會會於氣街而陽明爲之長氣街陽明穴毛際脈動處也長猶主也陰陽諸脈總會於宗筋歸於氣街而陽明爲之主以藏府皆受氣於陽明衝脈之血亦陽明所灌輸也皆屬於帶脈而絡於督脈帶脈起於季脇迴周一身所以約束諸筋脈也督脈起於胞中行於脊背總統諸陽與衝任同源異名也故陽明虛則宗筋縱帶脈不引故足痿不用也宗筋失潤故縱帶脈兼衝督而言諸脈皆虛故不能運用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各補其滎而通其俞調其虛實和其逆順筋脈骨肉各以其時受月則病已矣帝曰善時受月謂旺月也以旺月治之則病易已痺痿相似而不同痺爲外感痿屬內傷痺雖有內傷而外感多痿非無外感而內傷甚人身陰陽之氣陽則下降陰則上升降已而升升已而降故火不熱而水不寒五志之火動於中則陽壅於上下焦肝腎之部陽氣不呴肝司營血而主筋腎主蟄藏而主骨火泄於上陽神不能下秘水寒木鬱生氣不榮上焦熱亢收氣失政心肺相形血之化原又絕故使營衛之行澁滯枯

涸筋骨無以營養而成痿躄其獨取陽明者陽莫盛於陽明陽明降則三陽皆降肝腎常溫木氣滋榮陽降則陰升水火相交氣血由之生化故獨取陽明也

厥論第四十五

林云全元起本在第五卷

黃帝問曰厥之寒熱者何也王注厥謂氣逆上也世謬傳爲脚氣廣飾方論焉按仲景云厥者陰陽不相順接其甚則爲逆而所因不同故或寒或熱岐伯對曰陽氣衰於下則爲寒厥陰氣衰於下則爲熱厥帝曰熱厥之爲熱也必起於足下者何也岐伯曰陽氣起起甲乙經作走於足五指之表陰脈者集於足下而聚於足心故陽氣盛則足下熱也足少陽以甲木而化相火下溫癸水腎氣封藏相火秘蟄故陰陽和平足心者少陰湧泉之穴腎藏不密相火升泄故熱起於足下是緣寒水下陷則陽不能藏而獨勝於上也帝曰寒厥之爲寒也必從五指而上於膝者何也岐伯曰陰氣起於五指之裏集於膝下而聚於膝上故陰氣

勝則從五指至膝上寒其寒也不從外皆從內也帝曰寒厥何失而然也岐伯曰前陰者宗筋之所聚甲乙經作厥陰者衆筋之所聚太陰陽明之所合也肝主筋而藏血脾胃爲氣血之本陽明主潤宗筋脈皆輔近春夏則陽氣多而陰氣少秋冬則陰氣盛而陽氣衰此天之常道而人身應之此人者質壯以秋冬奪於所用下氣上爭不能復精氣溢下邪氣因從之而上也奪於所用謂多欲奪其精氣下氣上爭不能復者下焦之陽氣逆上不能復歸其原也精氣溢下者氣隨精寫也房勞傷氣上焦之陽既虛在下陰邪因之逆上則爲寒厥獨陰無陽故曰邪氣氣因於中甲乙經作所中陽氣衰不能滲營其經絡氣爲邪所中故陽日衰陽氣日損陰氣獨在故手足爲之寒也陽不榮於四末始則足寒後乃手亦寒也帝曰熱厥何如而然也岐伯曰酒入於胃則絡脈滿而經脈虛脾主爲胃行其津液者也陰氣虛則陽氣入陽氣入則胃不和胃不

和則精氣竭精氣竭則不營其四支也戊己和合燥濕均平故脾爲胃行其津液飲食入胃遊溢精氣自脾而肺散布周身也酒性悍烈傷其脾陰胃之陽熱復歸入之則脾陰不能和胃陽故精氣竭之不能榮於四末此人必數醉若飽以入房氣聚於脾中不得散酒氣與穀氣相薄熱盛於中故熱徧於身內熱而溺赤也夫酒氣盛而慓悍腎氣日衰陽氣獨勝故手足爲之熱也醉飽則氣聚於脾入房則陽泄於下故相火飛騰自下而上熱徧於身也帝曰厥或令人腹滿或令人暴不知人或至半日遠至一日乃知人者何也岐伯曰陰氣盛於上則下虛下虛則腹脹滿陽氣盛於上則下氣重上甲乙經作腹滿則下氣重上而邪氣逆逆則陽氣亂陽氣亂則不知人也仲景脈法云少陰脈不至腎氣微少精血奔氣促迫上入胸膈宗氣反聚血結心下陽氣退下熱歸陰股與陰相動令身不仁此爲尸厥當刺期門巨闕與此經互相發陰氣盛於上即奔氣促迫上入胸膈也下虛即腎氣微少精血也腹滿即宗氣反聚血結

心下也陰氣上衝宗氣爲之聚而不行氣聚故血凝也下氣重上猶言難上卽陽氣退下熱歸陰散也邪逆氣亂卽與陰
相動也則陰氣謂少陰也又按生氣通天論云大怒則形氣絕血菀於上使人薄厥調經論云血之與氣並走於上則爲
大厥繆刺論邪客於手足少陰太陰足陽明之絡五絡皆竭令人身脈皆動而形無知也其狀若尸或曰尸厥合數條之
義皆血氣相薄陽氣鬱冒不行與寒熱之厥不同後人以風治厥固謬或謂暴厥爲厥之重手足寒熱爲輕亦非帝
曰善願聞六經脈之厥狀病能也岐伯曰巨陽之厥則腫首
頭重足不能行發爲眴仆熱厥屬陽經寒厥屬陰經然陰陽虛實互乘則陽經亦有寒厥陰經
亦有熱厥也太陽脈上額交巓入絡腦故首腫頭重陽雍於上也又其脈下合膕中貫腨內故足不能行陽衰於下也上
實下虛故眩暈而仆陰氣衰爲熱厥陽氣衰爲寒厥熱厥必足下熱熱上行而極則下反寒矣陽明之厥則
癲疾欲走呼腹滿不得臥面赤而熱妄見而妄言經熱入府陽邪熾甚故發
狂癲脈下髀循骭入足跗故欲走呼脈循腹故滿胃不和故不得臥脈榮於面故赤而熱熱氣隨脈入心神明內亂故妄
見妄言少陽之厥則暴聾頰腫而熱脇痛胻不可以運少陽脈入耳故

暴聾自顛下加頰車故頰腫熱又循脇裏故痛自髀厭至膝外廉行外輔骨之前直下故足骨不運少陽爲樞亦上熱甚
而下虛也太陰之厥則腹滿䐜脹後不利不欲食食則嘔不得臥
太陰脈入腹故脹滿腹不利者泄瀉後重也脾脈絡胃病氣及之爲不欲食而嘔不得臥也少陰之厥則口
乾溺赤腹滿心痛少陰脈循喉嚨俠舌本經熱故口乾腎司二便熱移膀胱故溺赤關門不利故腹滿
腎脈注胸中熱隨經上至心故痛厥陰之厥則少腹腫痛腹脹涇溲不利好
臥屈膝陰縮腫胻內熱肝脈抵少腹熱鬱故腫痛木鬱賊土故腹脹熱不得泄故小便不利筋氣
不舒故好臥屈膝脈環陰器故或縮或脛皆熱鬱也肝脈自內踝上膕內廉故胻內熱陰衰於下則陽乘之厥陰爲陰極
生陽之藏本含相火故熱尤甚以上並熱厥之候盛則寫之虛則補之不盛不虛以
經取之盛者邪之實虛者正之虛不盛不虛但逆其經脈則厥氣平矣太陰厥逆胻急攣心
痛引腹治主病者林云自太陰厥逆至末全元起本在第九卷王氏移於此按厥有寒熱兩候前列六
經症皆熱厥自此至末所言皆寒厥故曰厥逆王氏移次以就釋義手經亦有厥逆者以類及之非厥之常以前云厥必

從足下起故知手經非厥逆之常也惟不辨寒熱之異則其畧耳太陰脈自內踝上腨循胻骨後上膝股內前廉入腹上
鬲注心中寒則收引又隨經入腹上心故如是主病謂宜取之穴有過者刺之少陰厥逆虛滿嘔變
下泄清治主病者腎氣逆上故虛滿水寒侮土故上嘔下泄厥陰厥逆攣腰痛虛
滿前閉譫言治主病者肝主筋寒故脚攣而腰痛三陰症多相兼虛滿者脾腎病也木鬱故便閉
肝爲語虛則譫言全元起云譫言者氣虛獨言也三陰俱逆不得前後使人手足寒
三日死厥無不手足寒此重言者當上至肘膝也太陽厥逆僵仆嘔血善衄治主
病者熱則眴仆寒則僵仆虛實不同太陽脈絡腦寒從下上迫其餘熱入腦則爲衄嘔血句疑衍文少陽厥
逆機關不利機關不利者腰不可以行項不可以顧發腸癰
不可治驚者死少陽爲樞寒故機關不利以脈循頸下入髀厥中也厥逆而驚則神散故死腸癰五字衍
陽明厥逆喘欬身熱善驚衄嘔血陽明脈逆肺氣上壅故喘而欬虛陽外浮故身熱其善驚衄嘔血則陽明
之虛也手太陰厥逆虛滿而欬善嘔沫治主病者氣逆而津不布也手

心主少陰厥逆心痛引喉身熱死不可治鬱熱上燔故心痛心脈俠咽故痛引
喉心熱外散故身熱心不受邪受邪則死手太陽厥逆耳聾泣出項不可以顧腰
不可以俛仰治主病者手太陽脈從缺盆循頸上頰入耳中至目內眥故病如是王注腰不可以
俛仰脈不相應恐古錯簡文手陽明少陽厥逆發喉痺嗌腫痓治主病者
手陽明少陽之脈皆上頸三焦相火上壅故爲喉痺嗌腫三焦氣不行經脈不利故痓

病能論第四十六林云全元起本在第五卷

黃帝問曰人病胃脘癰者診當何如岐伯對曰診此者當候
胃脈其脈當沈細沈細者氣逆沈細甲乙經作沈濇逆者人迎甚盛甚
盛則熱人迎結喉旁動脈人迎者胃脈也逆而盛則熱聚於胃口而
不行故胃脘爲癰也人迎謂結喉旁脈則上所云當候胃脈者指趺陽也陽明之氣自頭走足趺陽
沈濇而人迎甚盛則經氣不降故知熱聚於胃口也故曰沈濇者氣逆蓋胃癰之候寸口之脈未有不洪數者帝曰

善人有卧而有所不安者何也岐伯曰藏有所傷及精有所之寄則安（甲乙經作情有所倚則卧不安）故人不能懸其病也（藏有所傷如怵惕思慮則傷神之類情有所倚則傷其神志而病即處之故卧而怵惕不安七情之感多有此候懸其病未詳疑有誤）帝曰人之不得偃卧者何也岐伯曰肺者藏之蓋也肺氣盛則脈大脈大則不得偃卧論在奇恒陰陽中（王注肺氣盛滿偃卧則氣促喘奔奇恒陰陽上古經篇名世本闕）帝曰有病厥者診右脈沉而緊左脈浮而遲不然（甲乙經作知然）病主安在岐伯曰冬診之右脈固當沉緊此應四時左脈浮而遲此逆四時在左當主病在腎頗關在肺當腰痛也（浮爲肺脈尺不沉而反得之爲腎不藏水金不化故曰頗關肺而腎爲主病腰爲腎府則痛也）帝曰何以言之岐伯曰少陰脈貫腎絡肺今得肺脈腎爲之病故腎爲腰痛之病也（此亦少陰氣逆之厥以右脈合時故但腰痛左右脈當主尺部言）帝曰善有

病頸癰者或石治之或鍼灸治之而皆已其眞安在岐伯曰此同名異等者也夫癰氣之息者宜以鍼開除去之夫氣盛血聚者宜石而寫之此所謂同病異治也（王注息瘜也死肉也石砭石也可以破大癰出膿今以鈹鍼代之）帝曰有病怒狂者此病安生岐伯曰生於陽也帝曰陽何以使人狂（王注怒不慮禍故謂之狂）岐伯曰陽氣者因暴折而難決故善怒也病名曰陽厥（陽氣宜於升達若暴折之鬱而不解鬱甚發必盛故善怒甚則若狂陽氣盡逆於上故曰陽厥）帝曰何以知之岐伯曰陽明者常動巨陽少陽不動不動而動大疾此其候也（陽明動脈是其常也項兩旁太陽之天窻曲頰下少陽之天容雖動而不疾若太少之脈動疾則三陽氣逆之候）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奪其食則已夫食入於陰長氣於陽故奪其食卽已（怒狂本屬肝陽熾盛而三陽助之奪其食使陽明氣衰則太少亦漸息矣）使之服以生鐵洛爲飲（洛甲乙經作落）夫生鐵洛者下氣疾也（鐵落氣寒而重鎭金能平木奪其食則狂已更飲鐵落則怒平先後之次也）

帝曰善有病身熱解墮汗出如浴惡風少氣此爲何病岐伯曰病名曰酒風（濕熱內蒸故身熱脾陽飩傷故解墮風性疎泄故多汗衛虛故惡風氣外泄內又蘊熱故少氣也）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以澤瀉朮各十分麋銜五分合以三指撮爲後飯（澤瀉以利濕白朮以燥土麋銜一名薇銜主治風濕三指撮未詳証雖在表而欲其下滲故先藥後飯）所謂深之細者其中手如鍼也摩之切之聚者堅也博者大也上經者言氣之通天也下經者言病之變化也金匱者決死生也揆度者切度之也奇恒者言奇病也所謂奇者使奇病不得以四時死也恒者得以四時死也所謂揆者方切求之也言切求其脈理也度者得其病處以四時度之也（自所謂深之至此王注以爲闕經錯簡文是也義既無當應從刪削）

奇病論第四十七（林云全元起本在第五卷）

黃帝問曰人有重身九月而瘖此爲何也岐伯對曰胞之絡脈絕也（胎至九月而大九月又足少陰養胎胞絡於腎胞大則腎脈爲胞所阻絕而不得上通故瘖）帝曰何以言之岐伯曰胞絡者系於腎少陰之脈貫腎繫舌本故不能言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無治也當十月復（胎去腎脈復通）刺法曰無損不足益有餘以成其疹然後調之（林云此四字甲乙經及太素無之乃全元起注文誤書於此也）所謂無損不足者身羸瘦無用鑱石也無益其有餘者腹中有形而泄之泄之則精出而病獨擅中故曰疹成也（此節蓋他經脫文）帝曰病脇下滿氣逆二三歲不已此爲何病岐伯曰病名曰息積此不妨於食不可灸刺積爲導引服藥藥不能獨治也（肺脈橫出腋下呼吸之間偶有阻滯氣即留之久成爲積遂至脹滿氣逆然不痛故）

知非實邪也氣不及胃故不妨食導引以流暢其氣方可以藥治其積蓄也帝曰人有身體髀股胻皆腫環臍而痛是爲何病岐伯曰病名曰伏梁此風根也其氣溢於大腸而著於肓肓之原在臍下故環臍而痛也不可動之動之爲水溺濇之病也風根謂病本於風也水寒木鬱風升之氣不得達衝任之脈亦厥陰爲之使者也脈氣不舒遂着於衝任爲病衝脈上行者俠臍旁下行者並腎脈出氣街下膝股胻膕故病如是腹中空隙處爲肓肓之原出於臍下名曰脖胦則任脈之分關元是也乙庚相合故氣溢於大腸大腸亦當臍右然病專在衝任故無大腸之症若攻下之則病及膀胱以衝任起於胞中與膀胱並處故也帝曰人有尺脈數甚筋急而見此爲何病岐伯曰此所謂疹筋是人腹必急白色黑色見則病甚脈數爲熱尺脈數甚是腎熱也而掌後尺中之筋反急而見是腎藏陽泄奉生者少寒而筋急也肝主筋故知肝病尺裏以候腹尺筋急故知腹筋亦急肝部少腹也色謂面部色也白爲肺來剋黑爲水色外見故主病甚帝曰人有病頭痛以數歲不已此安得之名爲何病

岐伯曰當有所犯大寒內至骨髓髓者以腦爲主腦逆故令頭痛齒亦痛病名曰厥逆帝曰善全元起云人先生於腦緣有腦則有骨髓齒者骨之本也按王氏引全注僅見此條帝曰有病口甘者病名爲何何以得之岐伯曰此五氣之溢也五當作脾名曰脾癉癉熱也夫五味入口藏於胃脾爲之行其精氣津液在脾故令人口甘也此肥美之所發也此人必數食甘美而多肥也肥者令人內熱甘者令人中滿故其氣上溢轉爲消渴甲乙經作消癉治之以蘭除陳氣也食肥則陽氣滯而不達故內熱食甘則中氣緩而善留故中滿中滿而熱脾氣上溢故口甘也蘭草辛平清解陳久不化之氣帝曰有病口苦取陽陵泉口苦六字衍文者病名爲何何以得之岐伯曰病名曰膽癉夫肝者中之將也取決於膽甲乙經作膽者中精之府五藏取決於膽咽爲之使五藏以膽而精明故曰中精之府膽脈俠咽故爲之使此人者數謀

慮不決故膽虛氣上溢而口爲之苦治之以膽募俞治在陰陽十二官相使中膽鬱不決相火上炎膽氣隨溢膽募在肋本經日月穴俞在背也帝曰有癃者一日數十溲此不足也身熱如炭頸膺如格人迎躁甚喘息氣逆此有餘也太陰脈細微如髮者此不足也其病安在名爲何病岐伯曰病在太陰其盛在胃頗在肺病名曰厥死不治癃而數溲熱鬱而氣不化也頸膺如格上焦閉拒也人迎躁甚胃熱也喘息氣逆肺邪實也太陰寸口之脈微細如髮肺藏虛也此肺之治節不行故水道不利而肺之受病由陽明積熱上壅肺受熱淫格逆於上故也此所謂得五有餘二不足也帝曰何謂五有餘二不足岐伯曰所謂五兩五字一有餘者五病之氣有餘也二不足者亦病氣之不足也二字俱衍今外得五有餘內得二不足此其身不表不裏亦正死明矣欲治其表則正虛於內欲補其虛則邪實於外脈証相反故不可治帝曰人生而有病巔

疾者病名曰何安所得之巔謂頭首也岐伯曰病名爲胎病此得之在母腹中時其母有所大驚氣上而不下精氣并居故令子發爲巔疾也精血隨驚氣俱上故中於頭首也帝曰有病龐然如有水狀切其脈大緊身無痛者形不瘦不能食食少名爲何病岐伯曰病生在腎名爲腎風腎風而不能食善驚驚已心氣痿者死帝曰善腎風者風挾腎氣上行腎者水藏故如有水脈大爲氣脈緊爲寒風俠木寒侮脾故面腫而不能食水氣凌心則驚心氣痿弱則神去故死陰旺而陽熄也

大奇論第四十八

林云全元起本在第九卷

肝滿腎滿肺滿皆實卽爲腫滿如下所次胠腹滿也實脈氣實也卽爲癰疝之候肺之雍喘而兩胠滿雍甲乙經作壅下同肺脈橫出兩腋邪實故滿肝雍兩胠滿臥則驚不得小便胠爲肝部魂不安故驚木氣上壅不能下泄故不得小便腎雍脚下至少腹滿脛

有大小腎肸大跛易偏枯脚甲乙經作胠腎病及肝故胠下至少腹滿跛易者足長短也偏枯
半身不遂也腎發內癰精氣虧敗無以充骨故耳心脈滿大癇瘛筋攣肝脈小急癇
瘛筋攣心脈滿大火熾血傷痰風上壅肝弦細而急爲寒血寒不能榮筋故皆主癇瘛之証肝脈驚暴
有所驚駭脈不至若瘖不治自已驚暴迅急鼓動之意陽氣不安故爲驚駭得之若脈
有伏不見而瘖不能言者以驚則氣亂鬱過不通脈循喉嚨厥氣客之故不能出聲俟其厥氣過則已腎脈小
急肝脈小急心脈小急不鼓皆爲瘕小急陰脈不鼓陽微也瘕者有形而隱現不常腎肝并沉爲
瘕屬下焦血病心主血故見小急之脈亦爲瘕候心爲陽藏而得陰脈是陽微陰凝之診也
石水石水者水結少腹堅如石也腎脈宜沉肝爲春生之氣而亦沉者是寒水內結木不得達也并浮爲
風水水脈應沉以風鼓之故浮必有外症面腫不能食之候并虛爲死陽氣失胎故死并小弦
欲驚句疑有誤腎脈大急沉肝脈大急沉皆爲疝脈沉爲在裏大爲實急爲寒爲
痛疝之爲[illegible]都寒濕鬱熱所致寒濕者壬癸之氣熱者肝風之化也或結於少腹或結於睾丸皆木鬱寒水陽氣不達

更過膀胱小腸水火之氣兼之脾濕遂著於任脈而爲疝故獨責之肝者非也心脈搏滑急爲心疝
肺脈沉搏爲肺疝滑疑衍字疝主於肝而必兼他藏府心與小腸爲表裏故搏急之脈知爲心疝肺脈
沉搏亦應兼急也三陽急爲瘕三陰急爲疝太陽膀胱主氣寒則血凝爲瘕太陰脾主血寒
則氣聚爲疝二陰急爲癇厥二陽急爲驚寒薄少陰故脈急而癇厥虛陽上逆也陽明脈弦急
爲木邪乘胃故驚林云三陽急四句全元起本在厥論王氏移於此脾脈外鼓沉爲腸澼久自
已外鼓鼓動向外也腸澼之脈多沉弦或沉數今雖沉而有外出之象則脾陽上升故已肝脈小緩爲腸
澼易治今腸澼多木賊脾土今肝柔和故易治腎脈小搏沉爲腸澼下血沉細搏指陽乘
陰之象陰陽相激則傷血也血溫身熱者死下血家脈靜身京者愈身熱則陰陽離絕故死溫字疑誤
心肝澼亦下血二藏同病者可治其十二字衍文脈小沉濇爲腸
澼其身熱者死熱見七日死陰下陷而陽外襮也胃脈沉鼓濇胃外鼓
大心脈小堅急皆鬲偏枯外以候胃內以候脾胃脈沉則脾也濇爲血少鼓爲氣極胃脈外鼓

而大胃氣盛於上也心脈細急而堅硬陽微津涸之象也噎膈之原起於肝脾濕陷肺胃壅塞故右關之脈浮之則外鼓
而大按之則沉鼓而濇脾陰不升胃陽不降之診若心脈小堅而急陽神衰憊陰氣凝結亦爲鬲也偏枯之証由於脾陷
胃逆脾爲生血之本胃爲化氣之原脾陷而木氣遏抑鬱極生風煽耗津液則筋脈攣縮而爲風疾胃氣復逆金不搆木
也心爲陽藏而主血脈心堅急血液乾涸陽氣不化故皆爲偏枯之候男子發左女子發右不
瘖舌轉可治三十日起承上偏枯而言男以陽爲主女以陰爲主左右者陰陽之道路也陽自左
升陰從右降男子發右陰病而陽未病女子發左陽病而陰未病若男子發左女子發右則爲主者病矣令更瘖則爲不
治其不瘖舌轉者陰氣猶能上通也其從者瘖三歲起男子發右女子發左爲從然有瘖者則三歲乃
能言蓋腎氣內奪復之爲難也年不滿二十者三歲死王注以其五藏始定血氣方剛藏始定則
易傷氣方剛則甚費易傷甚費故三歲死也脈至而搏血衄身熱者死脈來懸鉤
浮爲常脈失血脈不宜搏有搏者氣極向外也又兼身熱是爲陰竭故死懸者如物之懸鉤者中微曲懸鉤即
芤脈爲失血之常脈以去血故中空也脈至如喘名曰暴厥暴厥者不知與人

言陽氣亂故然卽所謂血之與氣俱并於上也脈至如數使人暴驚三四日自已
如數者似數而非數則爲熱如數則肝心液少虛陽浮動之診故神魂易驚靜以持之陰升陽降則脈平而驚去矣脈
至浮合浮合如數一息十至以上是經氣予不足也微見九
十日死王注浮合如浮波之合後至者凌前速疾而動無常候也按浮合如數四字衍文經氣十二經之氣也予
與同寸口脈至肺而諸經之氣來見故曰予始見此者九日十日死脈至如火薪然是心精之
予奪也草乾而死此候左寸王注薪然之火燄燄不定其形而便絕也按草乾於冬寒水令行心氣絕
也脈至如散葉甲乙經作叢棘是肝氣予虛也木葉落而死此候左關也叢
棘弦硬雜亂之象秋金用事則死脈至如省客省客者脈塞而鼓是腎氣予
不足也懸去棗華而死省問之客外而不內旋卽去也腎主尺內脈來阻塞而忽一鼓指旋卽不
至是腎傷之診棗花於夏火旺則水絕脈至如丸泥是胃精予不足也榆莢落
而死九泥堅濇無胃氣春深木旺則死三部皆同不獨右關脈至如橫格是膽氣予不

足也禾熟而死此亦左關弦長堅勁如橫木之格於指下禾熟者金旺之時脈至如弦縷
是胞精予不足也病善言下霜而死不言可治尺部細而弦急陰凝之象
陰病當靜而反善言肝爲語腎脈俠舌本陽氣內奪外浮於上也下霜陰盛孤陽澌滅則死脈至如交漆
甲乙經作交棘交漆者左右傍至也微見三十日死錯亂弦硬眞氣敗絕始見此不
過一月脈至如涌泉浮鼓肌中太陽氣予不足也〔少氣味〕韭英
而死有出無入陽氣無根韭六月而英炎火退氣之時則陽盡矣三部同診少氣味三字衍脈至如頹
土之狀按之不得是肌氣予不足也五色先見黑白藟發死
頹敗之土堅澁而滯按之不得復無根也黑色水來侮土白藟發於春木旺之時則死脈至如懸雍懸
雍者浮揣切之益大是十二俞之予不足也水凝而死懸雍喉間
垂乳浮大虛奕按之無根也陰陽經俞皆在背陽氣無根不能轉輸出入水水之時微陽盡矣林云全元起本懸雍作懸
離元起注云懸離者言脈與肉不相得也脈至如偃刀偃刀者浮之小急按之堅

大急五藏菀熟寒熱獨并於腎也如此其人不得坐立春而
死尺部小者陽微急堅者精敗大爲邪實由五藏蓄積熟腐之氣下流於腎腎本多寒陽虛精敗邪熱乘之腰脊不舉
故不得坐腎府已壞也水疑無以奉春升之氣故死脈至如丸滑不直手不直手者按
之不可得也是大腸氣予不足也棗葉生而死棗葉生於夏火旺金絕
脈至如華者令人善恐不欲坐卧行立常聽是小腸氣予不
足也季秋而死虛奕浮散不可正取如草木之華心與小腸同氣善恐不欲坐卧行立心氣怯而不寧也
常聽恐懼多而生疑也季秋金旺水生故死

脈解篇第四十九林云全元起本在第九卷

太陽所謂腫腰脽痛者正月太陽寅寅太陽也正月陽氣出
在上而陰氣盛陽未得自次也故腰腫脽痛也陰寒氣盛經氣不行病
偏虛爲跛者正月陽氣東解地氣而出也所謂偏虛者冬寒
頗有不足者故偏虛爲跛也冬寒頗有不足謂寒水傷也太陽脈虛故有跛易之病所
謂強上引背者陽氣大上而爭故強上也陽與陰爭不能勝故經鬱而強所
謂耳鳴者陽氣〔萬物〕二字衍盛上而躍故耳鳴也陽氣自下而上卽抱陰而
降上而不下則陽浮於上踊躍鼓動入於耳則耳鳴所謂甚則狂巔疾者陽盡在上而
陰氣從下下虛上實故狂巔疾也陽盛於上陰陷於下故或爲狂或爲巔疾所謂
浮爲聾者皆在氣也陽氣浮動入耳則鳴甚則聾蓋陽自左升陰從右降降已而升升已而降者
陰也而俠之降者陽也升者陽也而俠之升者陰也陽不降則陰亦逆陽輕清而陰重濁陽氣浮動隨經入耳而陰濁之
氣亦干之塡塞孔竅故耳聾也所謂入中爲瘖者陽盛已衰故爲瘖也內奪
而厥則爲瘖俳此腎虛也少陰不至者厥也陽盛已而衰卽謂內奪也腎爲
水藏而中函陽氣一陽生於子也房勞過甚內奪其精而氣卽隨之外泄陽根盡拔厥氣逆上下則足俳廢而不能行上
則舌蹇濇而不能言皆腎氣虛竭之故少陰氣不至者腎爲陰而腎氣爲陽陽氣盡泄孤陰上逆故爲厥也少陽

所謂心脇痛者言少陽盛也盛者心之所表也所表未詳九月陽
氣盡而陰氣盛故心脇痛也氣盛經鬱故痛尔所謂不可反側者陰
氣藏物也物藏則不動故不可反側也少陽爲樞經脈行身之側故病而不可反
側此云陰氣藏物舛矣所謂甚則躍者九月萬物盡衰草木畢落而墮
則氣去陽而之陰氣盛而陽之下長故爲躍此有誤衍不可讀陽明
所謂灑灑振寒者陽明者午也五月盛陽之陰也陽盛而陰
氣加之故灑灑振寒也陰加於陽故爲惡寒所謂脛腫而股不收者是
五月盛陽之陰也陽者衰於五月而一陰氣上與陽始爭故
脛腫而股不收也陽明氣不能下達於足陰氣交爭故病如是所謂上喘而爲水
者陰氣下而復上上則邪客於藏府問故爲水也復反也陰氣宜下而
反上則水邪客於藏府問水氣沍肺胃氣亦逆故上喘也所謂胸痛少氣者水氣在藏府

也水者陰氣也陰氣在中故胸痛少氣也水停於中則氣鬱於上陽明脈走胸中故痛而少氣也所謂甚則厥惡人與火聞木音則惕然而驚者陽氣與陰氣相薄水火相惡故惕然而驚也陽明脈解云陽明者土也故聞木音而驚土惡木也厥論云陽明厥逆善驚蓋陰陽相薄陽虛陰盛故懊憹惡人惕然而驚皆陽神將敗之象所謂欲獨閉戶牖而處者陰陽相薄也陽盡而陰盛故欲獨閉戶牖而居陽動陰靜獨陰無陽故欲閉戶牖而居與陽明脈解悗則惡人義異蓋喘悗者虛陽內擾猶未盡滅此又其甚者也陽明極虛之候所謂病至則欲乘高而歌棄衣而走者陰陽復爭而外并於陽故使之棄衣而走也陽明脈解云陽實則能登高熱甚於身故棄衣而走卽外并於陽之義所謂客孫脈則頭痛鼻鼽腹腫者陽明并於上上者則其孫絡太陰也故頭痛鼻鼽腹腫也上者句有缺誤陽明脈起鼻鼽交頞中故頭痛鼻鼽脈絡脾故腹腫皆經鬱也太陰所爲病脹者太陰子也十一月萬

物皆藏於中故曰病脹氣不升降則脹所謂上走心爲噫者陰盛而上走於陽明陽明絡屬心故曰上走心爲噫也宣明五氣論云心爲噫此推其出於脾也脾氣鬱結不得上行故衝激而有聲也所謂食則嘔者物盛滿而上溢故嘔也消磨不速物積胃中胃氣復逆故嘔也所謂得後與氣則快然如衰者十一月陰氣下衰而陽氣且出故曰得後與氣則快然如衰也脾病必有木邪肝喜疎泄得後與氣肝性稍泄故快然以肝陽且達故耳少陰所謂腰痛者少陰者腎也十月萬物陽氣皆傷故腰痛也腎陽衰腰爲腎府則痛也所謂嘔欬上氣喘者陰氣在下陽氣在上諸陽氣浮無所依從故嘔欬上氣喘也腎氣不藏故諸陽氣浮陰不能爲陽之守也所謂色色不能久立久坐起則目𥆨𥆨無所見者萬物陰陽不定未有主也秋氣始至微霜始下而方殺萬物陰陽內奪故目𥆨𥆨無所見也

人之運動陽爲之也腎至陰而含陽氣肝稟之而上升化火腎虛陽泄肝無所稟則不能久坐久立緣陰陽不定未有主故也藏府之精氣上閱於目骨之精爲瞳子陰陽內奪精氣不上故𥆨𥆨所謂少氣善怒者陽氣不治陽氣不治則陽氣不得出肝氣當治而未得故善怒善怒者名曰煎厥腎氣衰則木無所稟水寒木鬱生氣不遂鬱而爲怒故曰當治而未得怒則血氣俱并於上爲煎厥也所謂恐如人將捕之者秋氣萬物未有畢去陰氣少陽氣入陰陽相薄故恐也此有誤腎主恐所以然者腎中之陽卽足少陽膽經相火之下蟄者也腎藏固密甲木根深是以膽壯不恐若相火泄露腎氣下陷故爲恐也所謂惡聞食臭者胃無氣故惡聞食臭也此疑陽明節脫文誤次也所謂面黑如地色者秋氣內奪故變於色也色者氣之所變現氣內奪則本藏之色見故面黑所謂欬則有血者陽脈傷也陽氣〔未〕字衍盛於上而脈滿滿則欬故血見於鼻也陽上逆故欬絡傷則有血見於鼻孔也厥陰所謂癩疝婦人少腹腫者厥陰者

辰也三月陽中之陰邪在中故曰癩疝少腹腫也所謂腰脊痛不可以俛仰者三月一振榮華萬物一俛而不仰也所謂癩癃疝膚脹者曰陰亦盛而脈脹不通故曰癩癃疝也所謂甚則嗌乾熱中者陰陽相薄而熱故嗌乾也此節文多缺譌按此篇以十二辰分配經脈義殊無當而論病理本於藏府陰陽衰盛甚確故以意解之

刺要論第五十

林云全元起本在第六卷刺齊篇中

黃帝問曰願聞刺要歧伯對曰病有浮沉刺有淺深各至其理無過其道過之則內傷不及則生外壅壅則邪從之淺深不得反爲大賊內動五藏後生大病故曰病有在毫毛腠理者有在皮膚者有在肌肉者有在脈者有在筋者有在骨者有在髓者是故刺毫毛腠理無傷皮皮傷則內動肺肺動則

秋病溫瘧泝泝然寒慄泝泝應灑灑之誤刺皮無傷肉肉傷則內動脾脾動則七十二日四季之月病腹脹煩不嗜食土寄旺四季各十八日則四季各七十二日也刺肉無傷脈脈傷則內動心心傷則夏病心痛刺脈無傷筋筋傷則內動肝肝動則春病熱而筋弛刺筋無傷骨骨傷則內動腎腎動則冬病脹腰痛刺骨無傷髓髓傷則銷鑠胻酸體解㑊然不去矣

刺齊論第五十一林云全元起本在第六卷

黃帝問曰願聞刺淺深之分歧伯對曰刺骨者無傷筋刺筋者無傷肉刺肉者無傷脈刺脈者無傷皮刺皮者無傷肉刺肉者無傷筋刺筋者無傷骨帝曰余未知其所謂願聞其解歧伯曰刺骨無傷筋者鍼至筋而去不及骨也刺筋無傷肉

者至肉而去不及筋也刺肉無傷脈者至脈而去不及肉也刺脈無傷皮者至皮而去不及脈也林云此謂刺淺下文則誠其太深也所謂刺皮無傷肉者病在皮中鍼入皮中無傷肉也刺肉無傷筋者過肉中筋也刺筋無傷骨者過筋中骨也此之謂反也

刺禁論第五十二林云全元起本在第六卷

黃帝問曰願聞禁數歧伯曰藏有要害不可不察肝生於左肺藏於右心部於表腎治於裏脾為之使胃為之市木位東金位西物生於春藏於秋肝肺應之左右者陰陽之道路也陽外陰內故心主表而腎主裏部者統屬之詞陰為陽守故曰治脾者孤藏以灌四旁故為之使胃為氣血之海如市陳百物也鬲肓之上中有父母林云楊上善云心下鬲上為肓心為陽父也肺為陰母也肺主於氣心主於血共營衛於身故為父母七節之傍中有小心林云太素作志心楊上善云脊有三七二十一節腎者下七節之旁腎神曰志五藏之靈皆名為神神之所以任得名為志者心之神也按心腎交而智慧出故心有存謂之志志者心之所以任物者也故曰志心從之有福逆之有咎王注八者人之所以生形之所以成故順之則福延逆之則咎至刺中心一日死其動為噫刺中肝五日死其動為語林云全元起本作欠注云腎傷則欠子母相感也刺中腎六日死其動為嚏氣迫入肺不及泄也甲乙經作三日死刺中肺三日死其動為欬刺中脾十日死其動為吞甲乙經作十五日死刺中膽一日半死其動為嘔膽氣逆於胃刺跗上中大脈血出不止死動胃之大經胃氣傾竭也刺面中溜脈不幸為盲王注溜脈手太陽任脈之交會手太陽脈自顴斜行至目內眥任脈自鼻鼽兩傍上行至瞳子下故為盲刺頭中腦戶入腦立死王注腦戶穴在枕骨上通於腦中真氣泄故死刺舌下中脈太過血出不止為瘖舌下任脈之廉泉穴出血不止傷腎故瘖刺足下布絡中脈血不出為腫布絡即散絡也足下當然谷之分絡中之脈則腎脈也血不出則氣并歸之故腫刺郄中大脈令人仆脫色足太陽脈刺宜淺過

刺則僵仆脫色刺氣街中脈血不出為腫鼠僕氣街足陽明穴膽之所會鼠僕一名鼠鼷腿班上肉結高處其上一寸即氣街穴也刺脊間中髓為傴骨之精氣泄故身踡曲刺乳上中乳房為腫根蝕乳根蝕腐刺缺盆中內陷氣泄令人喘欬逆中內陷謂刺太深傷在內陷中之脈也傷肺故耳刺手魚腹內陷為腫肺脈所留無刺大醉令人氣亂無刺大怒令人氣逆無刺大勞人無刺新飽人無刺大饑人無刺大渴人無刺大驚人刺陰股中大脈血出不止死陰股大脈脾之脈也脾氣竭盡則死刺客主人內陷中脈為內漏為聾王注客主人穴在耳前上廉起骨開口有空手少陽足陽明脈之交會刺太深則交脈破決而耳內之脈漏脈漏則氣不營故聾刺膝髕出液為跛筋傷故也刺臂太陰脈出血多立死肺脈也刺足少陰脈重虛出血為舌難以言虛不宜刺刺而出血故曰重虛足少陰脈俠舌本經虛氣不上故舌強難以言刺膺中陷中肺脈之譌為喘逆仰息肺氣泄也刺肘中

內陷氣歸之爲不屈伸尺澤穴過深惡氣歸之刺陰股下三寸內陷令人遺溺王注腎之絡也衝脈與少陰之絡並循陰股其上行者出胞中故令人遺溺也刺腋下脇間內陷令人欬肺脈橫出腋下傷肺故然刺少腹中膀胱溺出令人少腹滿胞氣外泄惡氣歸之刺腨腸內陷爲腫刺匡上陷骨中脈爲漏爲盲匡目眶也漏淚出不止也匡上陷骨中日系肝之脈也肝爲淚肝傷故漏甚則目系絕而爲盲也刺關節中液出不得屈伸王注諸筋者皆屬於節津液滲潤之液出則筋乾故不得屈伸也

刺志論第五十三林云全元起本在第六卷

黃帝問曰願聞虛實之要岐伯對曰氣實形實氣虛形虛此其常也反此者病氣以充形故常相得穀盛氣盛穀虛氣虛此其常也反此者病穀以充氣故常相得脈實血實脈虛血虛此其常也反此者病血以充脈故常相得帝曰如何而反岐伯曰氣虛身熱此謂反也甲乙經作氣盛身寒氣虛身熱此謂反也經誤脫四字當補之此舉寒熱之一端以申形氣虛實相反之義氣盛當熱氣虛當寒今復不然故曰反也

穀入多而氣少此謂反也穀不入而氣多此謂反也脈盛血少此謂反也脈少血多此謂反也氣盛身寒得之傷寒氣盛之人胃陽壯實偶有感冒當即身熱今反身寒是發於陰也傷寒非無發熱而惡寒居多舉其畧耳氣虛身熱得之傷暑氣虛之人內多虛冷熱病少而寒病多今反身熱是暑熱內淫遏抑營氣也穀入多而氣少者得之有所脫血濕居下也血脫傷氣下濕則肝脾不升故穀雖多而氣少穀入少而氣多者邪在胃及與肺也胃氣上逆入肺故穀入少而上焦氣盛脈小血多者飲中熱也飲謂留飲也留飲挾熱血并於絡故經脈反微脈大血少者脈有風氣水漿不入〔此之謂〕三字衍也風入於經故脈大水漿言津液也津液爲風所爍不能化血故血少夫實者氣入也虛者氣出也氣內守則實氣外泄則虛申虛實之義非謂邪氣也氣實者熱也氣虛者寒也申寒熱之義王注陽盛而陰內拒故熱陰盛而陽外微故寒入實者右手開鍼空也入虛者左手閉鍼空也王注言用鍼之補寫也

鍼解篇第五十四林云全元起本在第六卷

黃帝問曰願聞九鍼之解虛實之道岐伯對曰刺虛則實之者鍼下熱也氣實乃熱也滿而泄之者鍼下寒也氣虛乃寒也菀陳則除之者出惡血也邪盛則虛之者出鍼勿按徐而疾則實者徐出鍼而疾按之疾而徐則虛者疾出鍼而徐按之言實與虛者寒溫氣多少也若有若無者疾不可知也察後與先者知病先後也爲虛爲實者工勿失其法若得若失者離其法也虛實之要九鍼最妙者爲其各有所宜也補寫之時者與氣開闔相合也王注水下一刻人氣在太陽水下二刻人氣在少陽水下三刻人氣在陽明水下四刻人氣在陰分當刻者謂之開過刻及未至者謂之闔九鍼之名各不同形者

鍼窮其所當補寫也刺實須其虛者留鍼陰氣隆至乃去鍼也刺虛須其實者陽氣隆至鍼下熱乃去鍼也經氣已至愼守勿失者勿變更也淺深在志者知病之內外也近遠如一者深淺其候等也如臨深淵者不敢墮也手如握虎者欲其壯也神無營於衆物者靜志觀病人無左右視也義無邪下者欲端以正也必正其神者欲瞻病人目制其神令氣易行也所謂三里者下膝三寸也所謂跗之者當作跗上舉膝分易見也王注三里穴正在膝下三寸䯒外兩筋肉分間極重按之則足跗上動脈止矣故曰舉膝分易見巨虛者蹻足䯒獨陷者王注蹻謂舉也取巨虛下廉當舉足取之則䯒外兩筋間陷下也下廉者陷下者也帝曰余聞九鍼上應天地四時陰陽願聞其方令可

傳於後世以爲常也歧伯曰夫一天二地三人四時五音六律七星八風九野身形亦應之鍼各有所宜故曰九鍼人皮應天人肉應地人脈應人人筋應時人聲應音人陰陽合氣應律人齒面目應星人出入氣應風人九竅三百六十五絡應野故一鍼皮二鍼肉三鍼脈四鍼筋五鍼骨六鍼調陰陽七鍼益精八鍼除風九鍼通九竅除三百六十五節氣此之謂各有所主也人心意應八風人氣應天人髮齒耳目五聲應五音六律人陰陽脈血氣應地人肝目應之九句不可解亦爛文也九竅三百六十五林云全元起本無此七字人一以觀動靜天二以候五色七星應之以候髮毋澤五音一以候宮商角徵羽六律有餘不足應之二地一以候高下有餘九野一節俞應之以候

閉節三人變一分人候齒泄多血少十分角之變五分以候緩急六分不足三分寒關節第九分四時人寒溫燥濕四時一應之以候相反一四方各作解王注此一百二十四字蠹簡爛文莫可尋究而上古書故且載之以佚後之具本也林云王氏云一百二十四字今有一百二十三字又亡一字按人心意應八風以下皆可節

長刺節論第五十五林云全元起本在第三卷

刺家不診聽病者言在頭頭疾痛爲藏鍼之林云全元起本無藏字刺至骨病已上無傷骨肉及皮皮者道也陰刺入一傍四處治寒熱甲乙經陽刺者正內一傍內四陰刺者左右卒刺之此疑是陽刺也深專者刺大藏迫藏刺背背俞也刺之迫藏藏會腹中寒熱去而止與刺之要發鍼而淺出血治腐腫者刺腐上視癰小大深淺刺刺大者多血小者深之必端內鍼爲故止甲乙經刺大者多而深之疑此誤病在少腹有積刺皮髓以下至少腹而止刺俠脊兩傍四椎間刺兩髂髎季脇肋間導腹中氣熱下已王注皮髓謂齊下同身寸之五寸橫約文勿過深之俠脊四椎當云五椎正心俞也髂爲腰骨髎一作髀即居髎腰側穴也季肋脇間京門穴林云皮髓釋音作皮骺齊下橫骨之端也全元起本作皮髓謂齊傍埵起也按經云刺皮髓以下至少腹而止不得指齊下五寸並不得云齊下橫骨之端也當以全氏義爲得矣病在少腹腹痛不得大小便病名曰疝得之寒刺少腹兩股間刺腰髁骨間刺而多之盡炅病已病在筋筋攣節痛不可以行名曰筋痹刺筋上爲故刺分肉間不可中骨也病起筋炅病已止病在肌膚肌膚盡痛名曰肌痹傷於寒濕刺大分小分多發鍼而深之以熱爲故無傷筋骨傷筋骨癰發若變諸分盡熱病已止病在骨骨重不可舉骨髓酸痛

寒氣至名曰骨痹深者刺無傷脈肉爲故其道大分小分骨熱病已止病在諸陽脈且寒且熱諸分且寒且熱名曰狂刺之虛脈視分盡熱病已止病初發下應脫不治二字歲一發不治月一發不治月四五發名曰癲病刺諸分諸脈其無寒者以鍼調之病已止病風且寒且熱炅汗出一日數過先刺諸分理絡脈汗出且寒且熱六字衍三日一刺百日而已病大風骨節重鬚眉墮名曰大風刺肌肉爲故汗出百日刺骨髓汗出百日凡二百日鬚眉生而止鍼

素問釋義卷六

陽湖張琦宛鄰甫學

皮部論第五十六（林云全元起本在第二卷）

黃帝問曰余聞皮有分部脈有經紀筋有結絡骨有度量其所生病各異別其部分上下左右陰陽所在病之始終願聞其道岐伯對曰欲知皮部以經脈為紀者諸經皆然陽明之陽名曰害蜚上下同法（陽明之陽者陽經則陽絡也上下謂手足經也）視其部中有浮絡者皆陽明之絡也其色多青則痛多黑則痺黃赤則熱多白則寒五色皆見則寒熱也絡盛則入客於經陽主外陰主內（陽謂絡陰謂經）少陽之陽名曰樞持上下同法視其部中有浮絡者皆少陽之絡也絡盛則入客於經故在陽者主內在陰

者主出以滲於內諸經皆然（故在陽者以下有譌誤不可解）太陽之陽名曰關樞上下同法視其部中有浮絡者皆太陽之絡也絡盛則入客於經少陰之陰名曰樞儒上下同法視其部中有浮絡者皆少陰之絡也絡盛則入客於經其入經也從陽部注於經其出者從陰內注於骨（義未詳亦有譌誤）心主之陰名曰害肩（心主當作厥陰）上下同法視其部中有浮絡者皆心主之絡也絡盛則入客於經太陰之陰名曰關蟄上下同法視其部中有浮絡者皆太陰之絡也絡盛則入客於經凡此十二經絡脈者皮之部也是故百病之始生也必先於皮毛邪中之則腠理開開則入客於絡脈留而不去傳入於經留而不去傳入於府廩於腸胃邪之始入於皮也泝然起毫毛開腠理其入於絡也則絡脈盛色變其入客於經也則感虛乃陷下其留於筋骨之間寒多則筋攣骨痛熱多則筋弛骨消肉爍䐃破毛直而敗帝曰夫子言皮之十二部其生病皆何如岐伯曰皮者脈之部也邪客於皮則腠理開開則邪入客於絡脈絡脈滿則注於經脈經脈滿則入舍於府藏也故皮者有分部不與（不與甲乙經作不愈）而生大病也帝曰善

經絡論第五十七（林云全元起本在皮部論末王氏分篇）

黃帝問曰夫絡脈之見也其五色各異青黃赤白黑不同其故何也岐伯對曰經有常色而絡無常變也帝曰經之常色何如岐伯曰心赤肺白肝青脾黃腎黑皆亦應其經脈之色也帝曰絡之陰陽亦應其經乎岐伯曰陰絡之色應其經陽

絡之色變無常隨四時而行也寒多則凝泣凝泣則青黑熱多則淖澤淖澤則黃赤此皆常色謂之無病五色具見者謂之寒熱帝曰善

氣穴論第五十八（林云全元起本在第二卷）

黃帝問曰余聞氣穴三百六十五以應一歲未知其所願卒聞之岐伯稽首再拜對曰窘乎哉問也其非聖帝孰能窮其道焉因請溢意盡言其處帝捧手逡巡而却曰夫子之開余道也目未見其處耳未聞其數而目以明耳以聰矣岐伯曰此所謂聖人易語良馬易馭也帝曰余非聖人之易語也世言真數開人意今余所訪問者真數發蒙解惑未足以論也然余願聞夫子溢志盡言其處令解其意請藏之金匱不敢

復出岐伯再拜而起曰臣請言之背與心相控而痛所治天突與十椎及上紀上紀者胃脘也下紀者關元也（天突在結喉下五寸十椎督脈中樞穴胃脘中脘穴也關元臍下三寸並任脈穴也督任兼病故治如此）背胸邪繫陰陽左右如此（申所治之義）其病前後痛濇胸脇痛而不得息不得卧上氣短氣偏痛（任督脈繞篡間故前後二便痛濇任脈氣上壅故有胸脇痛等証）脈滿起斜出尻脈絡胸脇支心貫鬲上肩加天突斜下肩交十椎下（諸所部分視有脈滿起處取之皆任督之脈所經絡也林云自背與心相控而痛至此疑骨空論文錯簡也）藏俞五十穴（俞謂井滎俞經合也肝之井大敦滎行間俞太衝經中封合曲泉也心包之井中衝滎勞宮俞大陵經間使合曲澤也脾之井隱白滎大都俞太白經商邱合陰陵泉也肺之井少商滎魚際俞太淵經經渠合尺澤腎之井涌泉滎然谷俞太谿經復溜合陰谷藏各五穴五五二十五左右合為五十穴）府俞七十二穴（俞謂井滎俞原經合也膽之井竅陰滎俠谿俞臨泣原邱虛經陽輔合陽陵泉也胃之井厲兌滎內庭俞陷谷原衝陽經解谿合三里也大腸之井

商陽滎二間俞三間原合谷經陽谿合曲池也小腸之井少澤滎前谷俞後谿原腕骨經陽谷合少海也三焦之井關衝滎液門俞中渚原陽池經支溝合天井也膀胱之井至陰滎通谷俞束骨原京骨經崑崙合委中也府各六穴六六三十六左右合為七十二）熱俞五十九穴水俞五十七穴（具水熱論中）頭上五行行五五二十五穴（即熱俞五十九穴中之數）中膂（膂同）兩旁各五凡十穴（王注謂五藏之背俞也肺俞在第三椎下兩旁心俞在第五椎下兩旁肝俞在第九椎下兩旁脾俞在第十一椎下兩旁腎俞在第十四椎下兩旁並足太陽脈之會按五藏俞俠脊去脊各旁開二寸）大椎上兩旁各一凡二穴（大椎督脈穴其上為項骨無穴或曰即大杼也足太陽穴在第一椎旁開二寸）目瞳子浮白〔二〕穴（二當作四瞳子髎在目銳眥外浮白在耳後入髮際足少陽穴左右凡四）兩髀厭分中二穴（髀樞骨分縫中環跳穴也足少陽穴）犢鼻二穴（穴在膝下骭上陷中兩旁有空狀如牛鼻外側是也足陽明穴）耳中多所聞二穴（聽宮穴在耳中珠上手太陽穴）眉本二穴（攢竹也眉頭陷中足太陽穴）完骨二穴（足少陽穴在耳後入髮際）項中央一穴（督脈風府穴）枕骨二穴（竅陰穴在完骨

上枕骨下搖動應手足少陽穴）上關二穴（即客主人在耳前上廉開口有空足少陽穴）大迎二穴（足陽明穴在曲頷前）下關二穴（客主人下耳前動脈合口有空足少陽穴）天柱二穴（足太陽穴項後髮際大筋外廉）巨虛上下廉四穴（上巨虛在骭外三里下三寸又下三寸即下巨虛也足陽明穴）曲牙二穴（頰車穴耳下曲頰端開口有空足陽明穴）天突一穴（結喉下任脈穴）天府二穴（手太陰穴腋下臂臑內廉）天牖二穴（手少陽穴在髮際上頸筋間）扶突二穴（手陽明穴曲頰下人迎後）天窻二穴（手太陽穴扶突後）肩解二穴（即肩井穴肩上陷解中足少陽穴）關元一穴（任脈穴齊下三寸）委陽二穴（足太陽穴膕外廉兩筋間）肩貞二穴（手太陽穴在肩曲胛下兩骨解間肩髃後）瘖門一穴（即瘂門項後入髮際五分督脈穴）齊一穴（任脈神闕穴也）胸俞十二穴（俞府彧中神藏靈墟神封步廊左右共十二並足少陰穴俠任脈旁開二寸）背俞二穴（大杼穴也脊第一椎旁開二寸足太陽穴）膺俞十二穴（雲門中府手太陰穴周榮胸鄉天谿食竇足太陰穴）分肉二穴（即陽輔穴足外踝上絕骨端足少陽穴）踝上橫〔二〕穴（內踝上交信足少陰穴外踝上附陽足太陽穴

二當作四）陰陽蹻四穴（陰蹻生於照海足少陰穴也在內踝上陽蹻生於申脈足太陽穴也在外踝下）水俞在諸分熱俞在氣穴寒熱俞在兩骸厭中二穴（穴未詳或是足少陽之陽關穴也）大禁二十五在天府下五寸（王注謂五里穴所以謂之大禁者禁不可刺也按五里手陽明穴與天府下五寸不合疑衍文也）凡三百六十五穴鍼之所由行也（為數不足古文殘缺譌衍存其大畧而已）帝曰余已知氣穴之處遊鍼之居願聞孫絡谿谷亦有所應乎岐伯曰孫絡三百六十五穴會亦以應一歲以溢奇邪以通榮衛營衛稽留衛散榮溢氣竭血著外為發熱內為少氣疾寫無怠以通榮衛見而寫之無問所會帝曰善願聞谿谷之會也岐伯曰肉之大會為谷肉之小會為谿肉分之間谿谷之會以行榮衛以會大氣邪溢氣壅脈熱肉敗榮衛不行必將為膿內銷骨髓外破大膕留於節

腠必將爲敗積寒留舍榮衛不居卷肉縮筋肋肘不得伸內爲骨痺外爲不仁命曰不足大寒留於谿谷也谿谷三百六十五穴會亦應一歲其小痺淫溢循脈往來微鍼所及與法相同帝乃辟左右而起再拜曰今日發蒙解惑藏之金匱不敢復出乃藏之金蘭之室署曰氣穴所在岐伯曰孫絡之脈別經者其血盛而當寫者亦三百六十五脈並注於絡傳注十二絡脈非獨十四絡脈也王注十四絡者謂十二經絡兼任督之絡也脾之大絡起自於脾故不并言之也內解寫於中者十脈王注解謂骨解之中經絡也雖則別行然所受邪亦隨注寫於五藏之脈左右各五故十脈也按岐伯曰孫絡以下可節

氣府論第五十九 林云全元起本在第二卷

足太陽脈氣所發者七十八穴今所傳經穴圖足太陽凡百三十穴與此不同且各經穴錯出悉多譌缺難以核計又止言手足三陽與督衝任而不及手足三陰亦遺脫也兩眉頭各一攢竹二穴入髮至項三寸半傍五相去三寸自眉上入髮至後項下三寸半統言頭上之穴包曲差大杼風門在內也傍五者兼中行傍數有一五也相去三寸謂左右相去三寸也曲差在髮際督脈旁開一寸五分大杼項後第一椎下風門二椎下其浮氣在皮中者凡五行行五五五二十五脈氣浮於上者五行中行督脈左右二行本經又左右二行足少陽也此兼言之故曰五行中行督脈則顖會前頂百會後項強間也次行本經五穴則五處承光通天絡却玉枕也次行則足少陽五穴臨泣目窻正營承靈腦空也項中大筋兩旁各一天柱二穴風府兩旁各一此足少陽風池二穴俠背以下至尻尾二十一節十五間各一甲乙經惟十三穴左右二十六附分魄戶神堂譩譆鬲關魂門陽綱意舍胃倉肓門志室胞肓秩邊也近世有膏肓俞在魄戶之次四椎下五椎上此穴居中亦止得二十八穴此云十五節間各一則應得三十所未詳也五藏之俞各五六府之俞各六肺俞在三椎下去中行二寸下同心俞五椎下肝俞九椎下脾俞十一椎下腎俞十四椎下膽俞十椎下胃俞十二椎下三焦俞十三椎下大

腸俞十六椎下小腸俞十八椎下膀胱俞十九椎下左右共二十二穴甲乙經有四十一穴大杼風門已見上注不數尚有鬲俞在七椎下中膂俞二十椎下白環俞二十一椎下並去中行二寸上髎夾兩旁第一空陷中次髎第二空中髎第三空下髎第四空會陽陰尾尻骨兩旁蓋此經椎說藏府之俞故不備也近世又有厥陰俞在第四椎下委中以下至足小指旁各六俞委中崑崙京骨束骨通谷至陰左右共十二

足少陽脈氣所發者六十二穴兩角上各二天衝曲鬢左右各二直目上髮際內各五臨泣目窻正營承靈腦空左右共十穴卽頭五行之又次左右者也耳前角上各一頷厭二穴耳前角下各一懸釐二穴銳髮下各一和髎二穴客主人各一卽上關也耳前上廉起骨開口有空耳後陷中各一手少陽翳風二穴足少陽會於此下關各一下關二穴耳下牙車之後各一頰車二穴缺盆各一穴在肩上橫骨陷者中以上並足陽明穴足少陽會於此掖下三寸淵掖二穴脅下至胠八間各一自掖下三寸至季脅凡八骨故曰八間各一謂輒筋天池日月章門帶脈五樞維道居髎并淵液共十八穴天池爲手太陰穴章門爲足厥陰穴皆足少陽之所會髀樞中傍各一環跳二穴中傍二字衍膝以下至足小指次指各六俞陽陵泉陽輔邱虛臨泣俠谿竅陰左右十二穴

足陽明脈氣所發者六十八穴額顱髮際傍各三懸顱陽白頭維左右共六穴懸顱陽白二穴足少陽穴也面鼽骨空各一四白二穴目下一寸大迎骨空各一大迎二穴在曲頷前人迎各一人迎二穴缺盆外骨空各一手少陽天髎二穴膺中骨間各一氣戶庫房屋翳膺窻乳中乳根左右十二穴俠鳩尾之外當乳下三寸俠胃脘各五鳩尾前蔽骨也謂不容承滿梁門關門太乙左右十穴俠齊廣三寸各三滑肉門天樞外陵左右六穴據甲乙經去臍二寸此三寸誤也下齊二寸俠之各三大巨水道歸來左右六穴氣街動脈各一氣街二穴伏菟上各一髀關二穴三里以下至足中指各八俞分之所在穴空三里上巨虛下巨虛解谿衝陽陷谷內庭厲兌左右十六穴陽明脈支者自三里分而下行至足跗上故曰分之所在穴空

手太陽脈氣所發者三十六穴目內眥各一足陽明睛明二穴手太陽之所會目外

各一足少陽童子髎二穴手太陽之所會顴骨下各一顴髎二穴耳郭上各一手少陽角孫二穴手太陽之所會耳中各一聽宮二穴巨骨穴各一手陽明巨骨二穴在肩端上行兩叉骨間曲掖上骨穴各一臑俞二穴柱骨上陷者各一足少陽肩井二穴上天窻四寸各一天窻竅陰四穴竅陰足少陰穴肩解各一秉風二穴肩解下三寸各一天宗二穴肘以下至手小指本各六俞小海陽谷腕骨後谿前谷少澤左右十二穴手陽明脈氣所發者二十二穴鼻空外廉項上各二鼻空外廉迎香二穴項上謂曲頰下扶突二穴大迎骨空各一卽足陽明穴重出柱骨之會各一天鼎二穴髃骨之會各一肩髃二穴肘以下至手大指次指本各六俞曲池陽谿合谷三間二間商陽左右十二手少陽脈氣所發者三十二穴鼽骨下各一卽手太陽顴髎二穴重出眉後各一絲竹空二穴角上各一卽足少陽頷厭二穴重出下完骨後各一天牖二穴項中足太陽之前各一卽足少陽風池二穴重出挾扶突

各一卽手太陽天窻二穴重出肩貞各一手太陽二穴肩貞下三寸分間各一肩髎臑會消濼左右共六穴肘以下至手小指次指本各六俞天井支溝陽池中渚液門關衝督脈氣所發者二十八穴項中央二風府瘖門髮際後中八神庭上星顖會前頂百會後項強間腦戶面中三素髎水溝齗交大椎以下至尻尾及傍十五穴大椎陶道身柱神道靈臺至陽筋縮中樞脊中懸樞命門陽關腰俞長強會陽也會陽二穴屬足太陽在尻尾兩傍故曰及傍然連會陽則十六穴至骶下凡二十一節脊椎法也通項骨三節爲二十四節任脈之氣所發者二十八穴喉中央二廉泉天突膺中骨陷中各一璇璣華蓋紫宮玉堂膻中中庭凡六穴鳩尾下三寸胃脘五寸胃脘以下至橫骨六寸半一上脘各字腹脈法也鳩尾穴下一寸曰巨闕又下一寸半曰上脘自鳩尾穴上之蔽骨起則三寸也自上脘至臍五寸自臍至橫骨六寸半一寸各有一穴謂中脘建里下脘水分臍中陰交脖胦丹田關元中極曲骨通鳩尾以下凡十四穴下陰別一會陰一穴自曲骨下絡兩陰間衝督所會日

下各一足陽明承泣二穴任脈之所會下脣一任脈承漿穴齗交一督脈穴任脈所會衝脈氣所發者二十二穴俠鳩尾外各半寸至齊寸一幽門通谷陰都石關商曲肓俞左右十二穴俠齊下傍各五分至橫骨寸一腹脈法也中注四滿一名髓府氣穴一名胞門大赫一名陰關橫骨一名下極左右十穴衝脈並足少陰上行諸穴皆少陰穴足少陰舌下厥陰毛中急脈各一廉泉二穴本任脈穴足少陰氣所發也王注謂人迎昭中日月本二穴未詳所本甲乙經及世所傳經穴圖都無日月本穴名急脈穴在毛中陰上兩傍二寸半手少陰各一陰郄二穴腕後五分陰陽蹻各一足少陰交信足太陽附陽二穴手足諸魚際脈氣所發者凡三百六十五穴也手足掌兩旁豐肉處皆謂之魚

骨空論第六十林云全元起本在第二卷自灸寒熱之法已下在第六卷刺齊篇末

黃帝問曰余聞風者百病之始也以鍼治之奈何岐伯對曰風從外入令人振寒汗出頭痛身重惡寒此風兼寒言故惡寒身重治在

風府項上入髮際一寸宛宛中督脈穴按本篇列督衝任三脈并其治法兼及諸刺法此風從外入至取足心者使之鍼當在甚者在齊下營之下則文義相次調其陰陽不足則補有餘則寫大風頸項痛刺風府風府在上椎謂大椎上大風汗出灸譩譆譩譆在背下俠脊傍三寸所厭之令病者呼譩譆譩譆應手足太陽穴從風憎風刺眉頭攢竹穴失枕在肩上橫骨間缺盆穴折使揄臂齊肘正灸脊中揄讀作搖令病人屈折其臂自項之下橫齊肘端卽督脈之陽關穴在十六椎下眇絡季脇引少腹而痛脹刺譩譆眇絡眇間之絡腰痛不可以轉搖急引陰卵刺八髎與痛上八髎在腰尻分間上髎次髎中髎下髎左右八穴在尻上俠背太陽穴鼠瘻寒熱還刺寒府寒府在附膝外解營鼠瘻瘰癧也還疑衍字膝外附骨解間當足少陽之陽間穴瘰癧病屬肝膽故於此取之謂之寒府者義未詳或有誤字取膝上外者使之拜取足心者使之跪王注拜而取者使膝穴空開也跪而取者令足心宛宛處深定也

任脈者起於中極之下中極任脈穴其下猶云其內卽胞宮也任衝督並起於此自會陰而上行以上毛際循腹裏上關元至咽喉上頤循面入目甲乙經難經皆無上頤循面六字衝脈者起於氣街衝脈起胞中由會陰至足陽明之氣街並少陰之經俠臍上行至胸中而散散者布散之意衝脈爲十二經之海灌滲谿谷故曰散也此衝脈之行於腹者其行於脊者亦並少陰而行所謂伏衝之脈也其下行者出於足跗滲諸陰其上行者出於頏顙灌諸陽任脈爲病男子內結七疝女子帶下瘕聚疝爲肝病累任金匱婦人之病皆曰帶下以皆由胞宮血海致之也瘕聚者陰氣凝結所成故悉責之任脈衝脈爲病逆氣裏急衝脈並少陰上行血海寒而故逆氣裏急督脈爲病脊強反折脈循脊上行故病如是自任脈爲病至此當在上系兩目之下中央之下督脈者起於少腹以下骨中央女子入繫廷孔男子精室女子胞宮卽胞中也任衝督三脈皆起於此其孔溺孔之端也其絡循陰器合纂間二陰之間會陰之分繞纂後別繞臀至少陰與巨陽中絡者合少

陰上股內後廉貫脊屬腎難經二十八難督脈者起於下極之俞並於脊裏上至風府入屬於腦此經不備有缺誤也與太陽起於目內眥上額交巔上入絡腦還出別下項循肩髆內挾脊抵腰中入循膂絡腎此申上巨陽中絡之義非謂督也其男子循莖下至纂與女子等其少腹直上者貫齊中央上貫心入喉上頤環脣上繫兩目之下中央此任脈也衝任督同源異流故每兼攝並稱自其行於脊者曰督自其貫於齊者曰任自其俠齊傍者曰衝皆腎間動氣及胃中水穀之氣相會而發也此生病從少腹上衝心而痛不得前後爲衝疝此卽衝脈逆氣裏急之義衝任主血皆有疝症明非獨任病爲疝也其女子不孕癃痔遺溺嗌乾孕以衝任爲主病則絕孕氣不化則癃熱結後陰則痔氣不固則遺溺津不上潤則嗌乾皆衝任之病也督脈生病治督脈治在骨上甚者在齊下營骨上曲骨穴也齊下陰交任脈穴也督脈治任穴者見三脈一源相通也其上氣有音者治其喉中央在缺盆中者缺盆兩間之中任脈天突穴

其病上衝喉者治其漸漸者上俠頤也陽明大迎穴任曲頷前、蹇膝伸不屈治其楗坐而膝痛治其機立而引解治其骸關解懈同起而引懈痠弱不任地之謂膝痛痛及拇指治其膕膝解之後曲處委中穴也坐而膝痛如物隱者治其關膝痛不可屈伸治其背內背上俞穴主病者取之王注謂大杼非也連骱若折治陽明中俞髎王注謂三里穴若別治巨陽少陰滎若猶及也淫濼脛痠不能久立治少陽之維在外上五寸淫濼王注謂似酸痛而無力也或云濼當作爍謂熱甚也亦通維絡也外踝上五寸足少陽光明穴輔骨上橫骨下爲楗俠髖爲機兩股間爲髖楗骨上運動之機當環跳穴處是也膝解爲骸關俠膝之骨爲連骸骸下爲輔輔上爲膕膕上爲關卽骸關也頭橫骨爲枕釋上失枕治橫骨義水俞五十七穴者尻上五行行五伏菟上兩行行五左右各一行行五踝上各一行行六穴義具水熱穴篇以骨空故備數之腦

空在腦後五分在顱際銳骨之下卽風府也五分本作三分誤一在齗基下上齒縫曰齗交下齒縫曰齗基其下則頤下正中骨罅王注云中誥名下頤穴也一在項後中復骨下大椎上骨節空卽瘖門督脈穴一在脊骨上空在風府上腦戶穴脊骨下空在尻骨下空長強穴〔數〕字疑有誤髓空在面俠鼻顴窌巨窌禾窌迎香等穴在面之骨空也〔或〕字疑有誤骨空在口下當兩肩足陽明大迎穴兩髆骨空在髆中之陽髆外側手陽明肩髃之次臂骨空在臂陽去踝四寸兩骨空之間支溝上三陽絡手少陽穴股骨上空在股陽〔出〕衍字上膝四寸伏菟陰市之間骱骨空在輔骨之上端犢鼻穴股際骨空在毛中動下動下應作動脈下任脈曲骨穴尻骨空在髀骨之後相去四寸卽尻上兩旁爲足太陽八髎穴扁骨有滲理腠無髓孔〔易髓無空〕員骨內有髓故有髓孔若扁骨則但有血滲之理腠而內無髓故無髓孔凡脇肋諸骨皆是易髓無空四字衍文灸寒熱之法林云自至此末全元起本在刺齊篇末先灸項

大椎以年爲壯數次灸橛骨以年爲壯數尾窮曰橛骨視背俞陷
者灸之陷下之處卽經氣之不足者舉臂肩上陷者灸之手陽明肩髃穴兩季脇
之間灸之京門穴外踝上絶骨之端灸之陽輔穴足小指次指間
灸之俠谿穴以上皆足少陽穴腨下陷脈灸之足太陽承筋穴外踝後灸之足太陽崑崙
穴缺盆骨上切之堅痛如筋者灸之此非謂穴乃肉間結核也膺中陷骨
間灸之任脈天突穴掌束骨下灸之手少陽陽池穴齊下關元三寸灸之
任脈穴毛際動脈灸之足陽明氣衝穴膝下三寸分間灸之足陽明三里穴足
陽明跗上動脈灸之衝陽穴巔上一灸之督脈百會穴犬所嚙之處
灸之三壯卽以犬傷病法灸之凡當灸二十九處傷食灸之
爲數不足有誤也不已者必視其經之過於陽者數刺其俞而藥之
凡灸而不已必有陽邪過盛之處乃刺以寫之以藥調之

水熱穴論第六十一林云全元起本在第八卷

黃帝問曰少陰何以主腎腎何以主水岐伯對曰腎者至陰
也至陰者盛水也肺者太陰也少陰者冬脈也故其本在腎
其末在肺皆積水也腎脈入肺中金水同氣故水並責之帝曰腎何以能聚水
而生病岐伯曰腎者胃之關也關門不利故聚水而從其類
也三焦相火隨太陽下行而司水道責之腎者三焦將於腎也三焦氣衰不能分泌淸濁則關門不利水無所泄溢於腸胃之外腎主水故曰從其類甲乙經所謂下焦溢爲水也上下溢於皮膚故爲胕腫胕
腫者聚水而生病也水從腎脈上至肺帝曰諸水皆生於腎乎岐伯
曰腎者牝藏也地氣上者屬於腎而生水液也故曰至陰此言腎本主水陰交於陽而生血液所謂地氣上爲雲雨出地氣也明所以聚水之由勇而勞甚則腎汗
出腎汗出逢於風內不得入於藏府外不得越於皮膚客於

元府行於皮裏傳爲胕腫本之於腎名曰風水所謂元府者
汗孔也此非正水義見評熱病論帝曰水俞五十七處者是何主也岐伯
曰腎俞五十七穴積陰之所聚也水所從出入也尻上五行
行五者此腎俞背上中行督脈之長强腰俞命門懸樞脊中五穴次左右二行白環中膂膀胱俞小腸俞大腸俞五穴又次左右二行秩邊胞肓志室肓門胃倉五穴皆足太陽穴謂之腎俞者以位處下焦爲腎氣轉輸之所故曰腎俞又太陽爲腎府太陽之氣皆腎氣爲之遊行也故水病下爲胕腫大腹上爲喘
呼不得卧者標本俱病腎爲本肺爲標故肺爲喘呼腎爲水腫肺爲
逆不得卧分爲相輸俱受者水氣之所留也部分本相輸灌故水流之爲病
伏菟上各二行行五者此腎之街也伏菟之上謂腹部也任居中行左右俠齊旁兩行乃足少陰並衝脈氣之所發橫骨大赫氣穴四滿中注五穴次外二行足陽明經脈所行氣街歸來水道大巨外陵五穴共二十穴街猶路也腎氣往來之路三陰之所交結於脚也踝上各一行行

六者此腎脈之下行也名曰太衝足少陰之太鍾照海復溜交信築賓陰谷左右十二穴衝脈並腎脈下行至足故曰太衝凡五十七穴者皆藏之陰絡水之所客也陰氣所行故曰陰絡內督脈及足陽明穴亦曰陰絡其義未聞帝曰春取絡脈分肉何也岐伯
曰春者木始治肝氣始生肝氣急其風疾經脈常深其氣少
不能深入故取絡脈分肉間帝曰夏取盛經分腠何也岐伯
曰夏者火始治心氣始長脈瘦氣弱陽氣流溢熱熏分腠內
至於經故取盛經分腠絶膚而病去者邪居淺也所謂盛經
者陽脈也帝曰秋取經俞何也岐伯曰秋者金始治肺將收
殺金將勝火陽氣在合陰氣初勝濕氣及體陰氣未盛未能
深入故取俞以寫陰邪取合以虛陽邪陽氣始衰故取於合
帝曰冬取井滎何也岐伯曰冬者水始治腎方閉陽氣衰少

陰氣盛堅巨陽伏沉陽脈乃去王注去謂下去故取井以下陰逆取滎以實陽氣故曰冬取井滎春不鼽衄此之謂也此疑四時刺逆從論中脫文誤衣者知四時之治變庶切脈用藥無大過矣帝曰夫子言治熱病五十九俞余論其意未能領別其處願聞其處因聞其意岐伯曰頭上五行行五者以越諸陽之熱逆也頭上五行中行督脈上星顖會前頂百會後頂五穴次兩旁足太陽五處承光通天絡却玉枕左右十穴又次兩旁足少陽臨泣目窗正營承靈腦空左右十穴共二十五穴在巔頂之上故以泄越陽熱之逆上者大杼膺俞缺盆背俞此八者以寫胸中之熱也大杼足太陽穴在第一椎下兩旁二寸膺俞即手太陰中府穴缺盆足陽明穴背俞即風門在二椎下兩旁二寸亦屬足太陽穴八者皆在胸之前後背爲胸府也氣街三里巨虛上下廉此八者以寫胃中之熱也皆足陽明穴故以寫胃熱雲門髃骨委中髓空此八者以寫四支之熱也雲門手太陰穴髃骨即肩髃手陽明穴委中足太陽穴髓空即腰俞督脈穴氣連手足故以寫四支之熱五藏俞傍五此十者以寫五藏之熱也魄戶神堂魂門意舍志室左右十穴凡此五十九穴者皆熱之左右也帝曰人傷於寒而傳爲熱何也岐伯曰夫寒盛則生熱也寒邪外束陽氣內鬱葢寒傷營營性溫升爲寒所遏不得發泄衛氣閉塞皮毛收固則外惡寒而內發熱悉由營衛之鬱故仲景用麻黃湯以泄衛實則營氣得達而寒邪外散矣後人傳經爲熱之說葢誤解此文傳字而然也

調經論第六十二林云全元起本在第一卷

黃帝問曰余聞刺法言有餘寫之不足補之何謂有餘何謂不足岐伯對曰有餘有五不足亦有五帝欲何問帝曰願盡聞之岐伯曰神有餘有不足氣有餘有不足血有餘有不足形有餘有不足志有餘有不足凡此十者其氣不等也帝曰人有精氣津液四支九竅五藏十六部三百六十五節乃生

百病百病之生皆有虛實今夫子乃言有餘有五不足亦有五何以生之乎岐伯曰皆生於五藏也夫心藏神肺藏氣肝藏血脾藏肉腎藏志五神藏當云肝藏魂脾藏意而此以血肉言者以本篇主血氣身形立說故也葢互文見意耳〔而此成形〕四字衍志意通內連骨髓而成身形〔五藏〕志意包五藏之神言骨髓則皮肉在內五藏二字衍五藏之道皆出於經隧以行血氣血氣不和百病乃變化而生是故守經隧焉王注經脈伏行而不見故曰經隧甲乙經作經渠帝曰神有餘不足何如岐伯曰神有餘則笑不休神不足則悲有餘者邪之有餘不足者正之不足然邪之所湊其氣必虛則有餘亦起於不足也悲甲乙經作憂血氣未并五藏安定邪客於形灑淅起於毫毛未入於經絡也故命曰神之微王注血氣未并謂未與邪合也林云灑淅太素作洫泝楊上善云洫毛孔也水逆流曰泝邪氣入於腠理如水逆流於洫帝曰補寫奈何岐伯曰神有餘則寫其小絡之血出血勿之深斥無中其大經神氣乃平王注斥推鍼也神不足者視其虛絡按而致之刺而利之無出其血無泄其氣以通其經神氣乃平帝曰刺微奈何岐伯曰按摩勿釋著鍼勿斥移氣於〔不〕足神氣乃得復甲乙經作移氣於足林氏引楊上善義按摩使氣至於踵也不字衍帝曰善氣有餘不足奈何岐伯曰氣有餘則喘欬上氣不足則息利少氣血氣未并五藏安定皮膚微病命曰白氣微泄帝曰補寫奈何岐伯曰氣有餘則寫其經隧無傷其經無出其血無泄其氣不足則補其經隧無出其氣林云楊上善云經隧者手太陰之別從手太陰走手陽明乃是手太陰向手陽明之道欲通藏府陰陽故補寫皆從正經別走之絡寫其陰經別走之路不得傷其正經也帝曰刺微奈何岐伯曰按摩勿釋出鍼示之曰我將深之適人必革精氣自伏邪氣散亂無所休息氣泄腠

理眞氣乃相得林云楊上善云革改也夫人聞樂至則身心忻悅聞痛及體情必改異忻悅則百體俱縱改革則情志必拒拒則邪氣消伏帝曰善血有餘不足奈何歧伯曰血有餘則怒不足則恐甲乙經恐作悲血氣未并五藏安定孫絡水溢則經有留血帝曰補寫奈何歧伯曰血有餘則寫其盛經出其血不足則視其虛經內鍼其脈中久留而視甲乙經作之血脈大疾出其鍼無令血泄帝曰刺留血奈何歧伯曰視其血絡刺出其血無令惡血得入於經以成其疾帝曰善形有餘不足奈何歧伯曰形有餘則腹脹涇溲不利不足則四支不用王注涇大便也林云楊上善云涇作經婦人月經也血氣未并五藏安定肌肉蠕動命曰微風帝曰補寫奈何歧伯曰形有餘則寫其陽經不足則補其陽絡帝曰刺微奈何歧伯曰取分肉間無中其經無傷其絡衛

氣得復邪氣乃索帝曰善志有餘不足奈何歧伯曰志有餘則腹脹飧泄不足則厥血氣未并五藏安定骨節有動帝曰補寫奈何歧伯曰志有餘則寫然筋血者不足則補其復溜然筋謂然谷之下筋間也帝曰刺未并奈何歧伯曰卽取之無中其經邪所乃能立虛甲乙經作以去其邪乃能立虛按以上論五藏有餘不足形証俱未盡其理讀者取其大意可也帝曰善余已聞虛實之形不知其何以生歧伯曰氣血以并陰陽相傾氣亂於衛血逆於經血氣離居一實一虛氣血相輔而不相干一爲邪所中則有所留着而氣血有相并之勢陰陽有相傾之患在氣則亂於衛在血則亂於經氣血離其所居不相和接而一實一虛之診見矣下申言相并之候血并於陰氣并於陽乃爲驚狂血陰氣陽血并於陰是謂重陰氣并於陽是謂重陽重陰者癲重陽者狂血并於陽氣并於陰乃爲炅中血并於陽則裏氣虛氣并於陰則內陽盛故爲熱中此皆指其盛者言之所謂一實一虛也如以血言則

血并於陽爲陰出之陽當爲外寒也血并於上氣并於下心煩悗善怒血鬱於上血鬱而氣亦鬱氣鬱於下氣鬱而血亦鬱故爲煩悗及善怒也血并於下氣并於上亂而善忘陰氣不升陽氣不降故神明亂而善忘此二條卽前二條之輕者王注上下指鬲言帝曰血并於陰氣并於陽如是血氣離居何者爲實何者爲虛歧伯曰血氣者喜溫而惡寒寒則泣不能流溫則消而去之是故氣之所并爲血虛血之所并爲氣虛皆因其虛而相并也帝曰人之所有者血與氣耳今夫子乃言血并爲虛氣并爲虛是無實乎歧伯曰有者爲實無者爲虛故氣并則無血血并則無氣今血與氣相失故爲虛焉氣并爲氣實而血虛血并爲血實而氣虛然氣血本不相離偏勝則相失故皆爲虛絡之與孫脈俱輸於經血與氣并則爲實焉惟氣血并於經絡者爲實以藏府未動也若邪入內相并皆爲虛矣血之與氣并走於上則爲大厥厥則暴死氣復反

則生不反則死此并之異常也帝曰實者何道從來虛者何道從去虛實之要願聞其故歧伯曰夫陰與陽皆有俞會陽注於陰陰滿之外陰陽均平以充其形九候若一命曰平人此陰陽以經脈言俞會經氣轉輸會合之所也營衛通調氣血和平故九候若一若有所并而虛實之形見矣夫邪之生也或生於陰或生於陽其生於陽者得之風雨寒暑其生於陰者得之飲食居處陰陽喜怒邪自外受曰生於陽邪自內因曰生於陰陰陽喜怒者言人之本氣有偏陰偏陽之不同而七情亦隨之偏勝由邪有生陰生陽之殊故氣血有并陰并陽之異帝曰風雨之傷人奈何歧伯曰風雨之傷人也先客於皮膚傳入於孫脈孫脈滿則傳入於絡脈絡脈滿則輸於大經脈血氣與邪并客於分腠之間其脈堅大故曰實實者外堅充滿不可按之按之則痛帝曰寒濕之傷人奈何歧伯曰寒濕之中人也上云寒暑

此云寒濕字誤也皮膚不收肌肉堅緊營血泣衛氣去故曰虛虛者
聶辟氣不足按之則氣足以溫之故快然而不痛聶辟怯弱恐懼之意
此言生於陽者有虛實之不同帝曰善陰之生實奈何岐伯曰喜怒不節則
陰氣上逆上逆則下虛下虛則陽氣走之故曰實矣喜字不節字衍
文或陽逆於上或陽湊於下皆肝家實邪鬱結七情惟怒爲肝實故獨言之帝曰陰之生虛奈何
岐伯曰喜則氣下下應作緩悲則氣消消則脈虛空舉喜悲以統憂思恐驚
因寒飲食寒氣熏滿甲乙經作動藏則血泣氣去故曰虛矣七情與飲食內
傷皆爲虛此言生於陰者有虛實之不同帝曰經言陽虛則外寒陰虛則內熱陽
盛則外熱陰盛則內寒余已聞之矣不知其所由然也岐伯
曰陽受氣於上焦以溫皮膚分肉之間今寒氣在外則上焦
不通上焦不通則寒氣獨留於外故寒慄帝曰陰虛生內熱

奈何岐伯曰有所勞倦形氣衰少穀氣不盛上焦不行下脘
甲乙經作下焦不通胃氣熱熱氣熏胸中故內熱勞苦動其中氣脾胃虛衰納穀不足
穀入於胃精歸於脾脾上輸肺以散布藏府經脈今脾虛不穀氣又少不能行於上焦胃以下行爲順脾不上行則胃亦不
下降上焦之陽皆聚於胃故熱氣熏胸中而內熱帝曰陽盛生外熱奈何岐伯曰上
焦不通利則皮膚緻密腠理閉塞元府不通衛氣不得泄越
故外熱寒客皮膚上焦陽氣不達營衛皆鬱皮膚收腠理密衛氣蓄聚內遏營血營不得行鬱而爲熱以衛陽素
盛與寒相搏惡寒少而發熱多故謂之陽盛否則爲外寒矣帝曰陰盛生內寒奈何岐伯
曰厥氣上逆寒氣積於胸中而不寫不寫則溫氣去寒獨留
則血凝泣凝則脈甲乙經作腠理不通其脈盛大以濇故中寒上焦陽虛
陰氣因而上逆留於中宮不能解散陽浮於外陰氣獨盛脈盛大以濇即緊盛之脈陰凝之象也帝曰陰與
陽并血氣以并病形以成刺之奈何岐伯曰刺此者取之經

隧取血於營取氣於衛用形哉因四時多少高下用形謂人之長短
肥瘦也多少如以月生死爲痏數高下如春氣在頭夏氣在胸脇之類帝曰血氣以并病形以
成陰陽相傾補寫奈何岐伯曰寫實者氣盛乃內鍼鍼與氣
俱內以開其門如利其戶鍼與氣俱出精氣不傷邪氣乃下
外門不閉以出其疾搖大其道如利其路是謂大寫必切而
出大氣乃屈鍼與氣俱內因病人吸氣而入鍼也與氣俱出候呼氣而出鍼也外門不閉鍼孔勿掩也如利
其戶等句可節帝曰補虛奈何岐伯曰持鍼勿置以定其意候呼內
鍼氣出鍼入鍼空四塞精無從去方實而疾出鍼氣入鍼出
熱不得還閉塞其門邪氣布散精氣乃得存動氣候時甲乙經作
動無後時近氣不失遠氣乃來是謂追之氣出鍼入乘其虛而濟之也鍼孔四塞不輕搖
動恐氣泄也氣入鍼出候吸引鍼也閉塞其門急掩鍼孔也熱不得還句亦可衍帝曰夫子言虛實

者有十生於五藏五藏五脈耳夫十二經脈皆生其病今夫
子獨言五藏夫十二經脈者皆絡三百六十五節節有病必
被經脈經脈之病皆有虛實何以合之岐伯曰五藏者故得
六府與爲表裏經絡支節各生虛實其病所居隨而調之病
在脈調之血病在血調之絡病在氣調之衛病在肉調之分
肉病在筋調之筋病在骨調之骨燔鍼刼刺其下及與急者
王注謂筋法也筋急則燒鍼而刼刺之病在骨焠鍼藥熨王注調骨法也焠鍼火鍼也病不
知所痛兩蹻爲上王注謂陰陽蹻陰蹻之脈出於照海陽蹻之脈出於申脈照海在足內踝下申脈在
足外踝下身形有痛九候莫病則繆刺之病在絡故用繆刺痛在於左而
右脈病者巨刺之王注巨刺者刺經脈左痛刺右右痛刺左必謹察其九候鍼道
備矣

繆刺論第六十三 林云全元起本在第二卷

黃帝問曰余聞繆刺未得其意何謂繆刺岐伯對曰夫邪之客於形也必先舍於皮毛留而不去入舍於孫脈留而不去入舍於絡脈留而不去入舍於經脈內連五藏散於腸胃陰陽俱感五藏乃傷此邪之從皮毛而入極於五藏之次也如此則治其經焉今邪客於皮毛入舍於孫絡留而不去閉塞不通不得入於經流溢於大絡 林云全元起云大絡十五絡也 而生奇病也夫邪客大絡者左注右右注左上下左右與經相干而布於四末其氣無常處不入於經俞命曰繆刺帝曰願聞繆刺以左取右以右取左奈何其與巨刺何以別之岐伯曰邪客於經左盛則右病右盛則左病亦有移易者左痛未已而右脈

先病如此者必巨刺之必中其經非絡脈也故絡病者其痛與經脈繆處故命曰繆刺帝曰願聞繆刺奈何取之何如岐伯曰邪客於足少陰之絡令人卒心痛暴脹胸脇支滿無積者刺然骨之前出血如食頃而已不已左取右右取左病新發者取五日已 甲乙經足少陰之絡名曰大鍾當踝後遶跟別走太陽其別者並經上走於心包故病卒心痛暴脹胸脇支滿積謂積聚也素有積聚之人藏氣虛衰不可刺然骨之前即足少陰然谷穴 邪客於手少陽之絡令人喉痹舌卷口乾心煩臂外廉痛手不及頭刺手中〔中當作小〕指次指爪甲上去端如韭葉各一痏壯者立已老者有頃已左取右右取左此新病數日已 手少陽之別名曰外關去腕二寸外繞臂注胸中合心主支者從膻中上出缺盆上項故病如是小指次指之端手少陽關衝穴 邪客於足厥陰之絡令人卒疝暴痛刺足大指爪甲上與肉交者各一痏男子立已女子有頃已左取右右取左 足厥陰之別名曰蠡溝去內踝五寸別走少陽其別者循脛上睾結於莖足大指爪甲上足厥陰大敦穴也 邪客於足太陽之絡令人頭項肩痛刺足小指爪甲上與肉交者各一痏立已不已刺外踝下三痏左取右右取左如食頃已 足太陽之別名曰飛揚去踝七寸別走少陰絡病及經故如是足小指爪甲上足太陽至陰穴外踝下金門穴 邪客於手陽明之絡令人氣滿胸中喘息而支胠胸中熱刺大指次指爪甲上去端如韭葉各一痏左取右右取左如食頃已 手陽明之別名曰偏歷去腕三寸別入太陰經脈絡肺從缺盆上頸膈脈出腋脇氣不通故病如是亦絡病累經也大指次指爪甲上手陽明商陽穴 邪客於臂掌之間不可得屈刺其踝後先以指按之痛乃刺之以月生死為數月生一日一痏二日二痏十五日十五痏十六日十四痏 臂掌之間手厥陰部也踝後手厥陰內關穴 邪客於足陽蹻之脈令人目痛從內

眥始刺外踝之下半寸所各二痏左刺右右刺左如行十里頃而已 陽蹻脈起跟中循外踝上行與手足太陽陰蹻之脈合於目內眥外踝下足太陽申脈穴陽蹻之所生也 人有所墮墜惡血留內腹中滿脹不得前後先飲利藥此上傷厥陰之脈下傷少陰之絡刺足內踝之下然骨之前血脈出血刺足跗上動脈不已刺三毛上各一痏見血立已左刺右右刺左善悲驚不樂刺如右方 先飲利藥以逐留內之血然骨之前少陰絡也足跗上足陽明衝陽穴以腹脹故刺之三毛上大敦穴所以寫厥陰也悲驚不樂兼見者亦如前法刺之 邪客於手陽明之絡令人耳聾時不聞音刺手大指次指爪甲上去端如韭葉各一痏立聞不已刺中指爪甲上與肉交者立聞其不時聞者不可刺也耳中生風者亦刺之如此數左刺右右刺左 手陽明之別者入耳合於宗脈故取商陽中指爪甲上手心主中衝穴也甲乙經手心主之正上循喉嚨出耳

後合少陽完骨之下故取之不時聞者謂時聞時不聞則屬虛不可刺耳中生風者耳鳴如風聲亦取商陽中衝也凡痺往來行無常處者在分肉間痛而刺之以月生死爲數用鍼者隨氣盛衰以爲痏數鍼過其日數則脫氣不及日數則氣不寫左刺右右刺左病已止不已復刺之如法月生一日一痏二日二痏漸多之十五日十五痏十六日十四痏漸少之邪客於足陽明之經當作絡令人鼽衄上齒寒刺足中指當作大指次指爪甲上與肉交者各一痏左刺右右刺左足陽明之別名曰豐隆上絡頭角合諸經之氣陽明之經起鼻交頞中入上齒絡病及經也大指次指足陽明厲兌穴邪客於足少陽之絡令人脇痛不得息欬而汗出刺足小指次指爪甲上與肉交者各一痏不得息立已汗出立止欬者溫衣飲食一日已左刺右右刺左病立已不已復刺如法足少陽之別入季脇又其

脉下缺盆貫胸中絡病與經病同少陽膽火刑肺故不得息而欬汗出者相火燔蒸也小指次指足少陽竅陰穴邪客於足少陰之絡令人嗌痛不可內食無故善怒氣上走賁上刺足下中央之脈各三痏凡六刺立已左刺右右刺左嗌中腫不能內唾時不能出唾者刺然骨之前出血立已左刺右右刺左足少陰之絡名曰大鍾並經上走心包少陰之經循喉嚨腎陽外泄隨經而上故嗌痛善怒者陽走於上則水寒於下肝鬱不治也賁上也賁門之上即鬲上也腎脈至肺氣衝上也足下中央湧泉穴邪客於足太陰之絡令人腰痛引少腹控眇不可以仰息刺腰尻之解兩胂之上是腰俞林云全元起本無此三字以月生死爲痏數發鍼立已左刺右右刺左足太陰之正從脾合陽明上貫尻骨中與厥陰少陽結於下髎其筋聚於陰器上結於臍循腹裏結於肋亦絡病及經也腰尻之解兩胂之上即足太陽下髎穴邪客於足太陽之絡令人拘攣背急引脇而痛甲乙經下有內引心而痛句刺之從項始數脊椎俠脊

疾按之應手如痛刺之傍三痏立已以其經俠脊抵腰中別下貫胂循髖其筋從腋後入腋下故然此刺不拘俞穴但於俠脊兩傍痛處取之邪客於足少陽之絡令人留於二字衍樞中痛髀不可舉刺樞中以毫鍼寒則久留鍼以月生死爲數立已樞中髀樞也當少陽環跳穴毫鍼王注第七鍼也治諸經刺之所過者不病則繆刺之經病則治經絡病而經之所過者不病則爲繆刺之法此統言繆刺之義應前文脫簡也耳聾刺手陽明不已刺其通脈出耳前者手陽明謂商陽穴通脈出耳前者聽會穴也齒齲刺手陽明不已刺其脈入齒中者立已手陽明脈貫頰入下齒中邪客於五藏之間其病也脈引而痛時來時止視其病繆刺之於手足爪甲上視其脈出其血間日一刺一刺不已五刺已五藏之間謂五藏之絡也手足爪甲上諸經之井也繆傳引上齒齒脣寒痛視其手背脈血者去之足陽明中指爪甲上一痏手大指次指爪甲

上各一痏立已左取右右取左此脫簡當在齒齲條刺其脈入齒中立已下合爲一節也繆傳引上齒者先下齒痛傳引上齒也先刺手背手陽明絡去血後取足陽明厲兌手陽明商陽手足經同氣因手陽明傳足陽明也邪客於手足少陰太陰足陽明之絡此五絡皆會於耳中上絡左角五絡俱竭令人身脈皆動而形無知也其狀若尸或曰尸厥刺其足大指內側爪甲上去端如韭葉後刺足心後刺足中指當作大指次指爪甲上各一痏後刺手大指內側去端如韭葉後刺手心主二字衍少陰銳骨之端各一痏立已不已以竹管吹其兩耳鬄其左角之髮方一寸燔治飲以美酒一杯不能飲者灌之立已身脈皆動筋惕肉瞤也邪客於五絡閉塞神氣出入之道故然足大指爪甲上太陰隱白穴足大指次指陽明厲兌穴手大指內側太陰少商穴手銳骨之端少陰神門穴竹管吹耳以通其氣左角之髮燒飲以同氣求之酒以行血氣也凡刺之數先視其經脈切而從之

審其虛實而調之不調者經刺之有痛而經不病者繆刺之因視其皮部有血絡者盡取之此繆刺之數也

四時刺逆從論第六十四 林云厥陰有餘至筋急目痛全元起本在第六卷春氣在經脈至末全元起本在第一卷

厥陰有餘病陰痺不足病生熱痺滑則病狐疝風濇則病少腹積氣少陰有餘病皮痺隱軫不足病肺痺滑則病肺風疝濇則病積溲血太陰有餘病肉痺寒中不足病脾痺滑則病脾風疝濇則病積心腹時滿陽明有餘病脈痺身時熱不足病心痺滑則病心風疝濇則病積時善驚太陽有餘病骨痺身重不足病腎痺滑則病腎風疝濇則病積善時巔疾少陽有餘病筋痺脇滿不足病肝痺滑則病肝風疝濇則病積時

筋急目痛以上文義譌誤不可強說是故春氣在經脈夏氣在孫絡長夏氣在肌肉秋氣在皮膚冬氣在骨髓中帝曰余願聞其故歧伯曰春者天氣始開地氣始泄凍解冰釋水行經通故人氣在脈夏者經滿氣溢入孫絡受血皮膚充實長夏者經絡皆盛內溢肌中秋者天氣始收腠理閉塞皮膚引急冬者蓋藏血氣在中內着骨髓通於五藏人身之氣隨天氣為升降也是故邪氣者常隨四時之氣血而入客也至其變化不可為度然必從其經氣辟除其邪除其邪則亂氣不生帝曰逆四時而生亂氣奈何歧伯曰春刺絡脈血氣外溢令人少氣氣未至而奪之氣已衰而泄之皆為逆也亦為虛虛者言之耳春刺肌肉血氣環逆令人上氣林云自春刺絡脈至令人目不明與診要經終論義同文異彼分四時此分五時然此有長夏刺肌肉之分而逐時各闕刺秋分之事疑此肌肉之分即彼秋皮膚之分也按肺合皮春刺秋分肺氣逆故然上氣兼喘欬言春刺筋骨血氣內著令人腹脹腎為脹夏刺經脈血氣乃竭令人解㑊心病而傷及肝血竭筋脈失養故懈怠夏刺肌肉血氣內却令人善恐心肺俱傷肺傷則當逆氣而反內却者夏火令金伏之時故閉却於內也善恐者所謂惕惕如人將捕之水火相惡也夏刺筋骨血氣上逆令人善怒腎傷肝欲治不得則怒秋刺經脈血氣上逆令人善忘秋病在肺而反傷肝血亂氣逆肺不能下交則善忘也秋刺絡脈氣不外行林云全元起本作氣不衛外令人臥不欲動心脾兩傷故臥不欲動秋刺筋骨血氣內散令人寒慄內散當作外散肺腎俱病陽氣外泄故寒慄也冬刺經脈血氣皆脫令人目不明以血氣無所營故診要經終論云冬刺春分病不已令人欲臥不得瞑眠而有見以腎病刺傷肝分血氣脫泄陽不得入於陰故目不瞑魂不得歸於肝故眠而有見與此証異而理同也冬刺絡脈內氣外泄留為大痺脈氣外泄陰邪益留故為諸痺病冬刺肌肉陽氣竭絕令人善忘肺泄故不能藏往而

善忘診要經終論云令人善渴亦肺傷也凡此四時刺者大逆之病林云全元起本作六經之病不可不從也反之則生亂氣相淫病焉故刺不知四時之經病之所生以從為逆正氣內亂與精相薄必審九候正氣不亂精氣不轉帝曰善刺五藏中心一日死其動為噫中肝五日死其動為語中肺三日死其動為欬中腎六日死其動為嚏欠中脾十日死其動為吞刺傷人五藏必死其動則依其藏之所變候知其死也刺五藏以下說見診要經終論刺禁篇文互異傳寫譌也皆可刪節

標本病傳論第六十五 林云全元起本在第二卷皮部論篇前

黃帝問曰病有標本刺有逆從奈何歧伯對曰凡刺之方必別陰陽前後相應逆從得施標本相移故曰有其在標而求之於標有其在本而求之於本有其在本而求之於標有其

在標而求之於本故治有取標而得者有取本而得者有逆取而得者有從取而得者故知逆與從正行無問知標本者萬舉萬當不知標本是謂妄行夫陰陽逆從標本之為道也小而大言一而知百病之害少而多淺而博可以言一而知百也以淺而知深察近而知遠言標與本易而勿及（王注標本之道雖易可為言而世人識見無能及者）治反為逆治得為從先病而後逆者治其本先逆而後病者治其本（逆謂厥逆）先寒而後生病者治其本先熱而後生病者治其本先熱而後生中滿者治其標先病而後泄者治其本先泄而後生他病者治其本必且調之乃治其他病先病而後生中滿者治其標先中滿而後煩心者治其本（胃為藏府之本故先治之）人有客氣有同

氣小大不利治其標小大利治其本（二便為氣化通塞之候故凡見此症則急治之）病發而有餘本而標之先治其本後治其標病發而不足標而本之先治其標後治其本謹察間甚以意調之間者并行甚者獨行（先病為本後病為標藏府為本經脈為標正氣為本病氣為標察標本之道必知有餘不足消息之方可施治有餘者病雖多端必從其受邪之所先治之後及其標若不足之人不任峻攻則先剪其羽翼徐殺其勢乃可治其本病之處此因人之本氣虛實不同而異治也間者并行謂病勢輕者標本可以兼治甚者獨行謂病勢甚者或宜治本或宜治標一意專行勿多贅狗也）先小大不利而後生病者治其本（錯簡當在小大利治其本之下）夫病傳者心病先心痛一日而欬（心傳於肺）三日脇支痛（肺傳於肝肝脈布脇肋）五日閉塞不通身痛體重（肝傳於脾）三日不已死（以勝相伐藏氣乏竭故死）冬夜半夏日中（王注謂正子午之時）肺病喘欬三日而脇支滿痛（肺傳肝）一日身重體痛（肝傳脾）五日而脹（肝脾合邪閉塞不通）十日

不已死冬日入夏日出（王注謂寅申時）肝病頭目眩脇支滿（肝脈上頭竅於目）三日體重身痛（肝傳脾）五日而脹三日腰脊少腹痛脛痠（脾傳腎）三日不已死冬日入夏早食（王注早食謂卯正之時）脾病身痛體重一日而脹（脾病必挾肝邪故閉塞）二日少腹腰脊痛脛痠（傳腎）三日背䏚（膂同）筋痛小便閉（膀胱亦病）十日不已死冬人定夏晏食（王注人定申後二十五刻晏食寅後二十五刻）腎病少腹腰脊痛䯒痠三日背䏚筋痛小便閉（藏傳於府）三日腹脹（膀胱傳於小腸）三日兩脇支痛（小腸傳於心手少陰厥陰之脈皆出腋下抵脇也甲乙經三日之小腸三日上之心是小腸府傳心藏而發痛也）三日不已死冬大晨夏晏晡（謂卯酉之時）胃病脹滿五日少腹腰脊痛䯒痠（胃傳腎）三日背䏚筋痛小便閉五日身體重（水反侮脾）六日不已死冬夜半後夏日昳（王注謂丑未時）膀胱病小便閉五日少腹脹腰脊痛䯒痠（府傳藏）

一日腹脹一日身體痛（亦水侮土）二日不已死冬雞鳴夏下晡（王注謂丑未時按諸死時亦大略言之不可鑿說）諸病以次是相傳如是者皆有死期不可刺（克其所勝皆為死候）間一藏止（甲乙經無止字）及至三四藏者乃可刺也（間一藏如肝傳腎為生已者間三藏如肝傳心為已生者間四藏如肝傳肺為所不勝者皆無能害之故可刺然水反侮土木反侮金亦為死候也）

素問釋義卷七

陽湖張琦宛鄰甫學

天元紀大論第六十六

林億曰詳素問第七卷亡已久矣皇甫士安晉人也序甲乙經云亦有亡失隋書經籍志亦云止存八卷全元起隋人所注本乃無第七王冰唐寶應中人上至晉甘露中已六百餘年而冰自謂得舊藏之卷今竊疑之仍觀天元紀論五運行論等七篇居今素問四卷篇卷浩大不與素問前後篇卷等竊疑此七篇乃陰陽大論之文王氏取以補所亡之卷也又按漢張仲景傷寒論序云撰用素問九卷八十一難經陰陽大論是素問與陰陽大論兩書甚明乃王氏并陰陽大論於素問中也要之陰陽亦古醫經終非素問第七矣

黃帝問曰天有五行御五位以生寒暑燥濕風人有五藏化五氣以生喜怒憂思恐論言五運相襲而皆治之終期之日周而復始余已知之矣願聞其與三陰三陽之候奈何合之三陰三陽謂六氣也五六上下相召鬼臾區稽首再拜對曰昭乎哉問也夫五運陰陽者天地之道也萬物之綱紀變化之父母生殺之本始神明之府也可不通乎故物生謂之化物極謂之變陰陽不測謂之神神用無方謂之聖夫變化之爲用也在天爲玄在人爲道在地爲化化生五味道生智玄生神神在天爲風在地爲木在天爲熱在地爲火在天爲濕在地爲土在天爲燥在地爲金在天爲寒在地爲水故在天爲氣在地成形形氣相感而化生萬物矣風熱濕燥寒者五行之氣木火水金土者五行之質質不靈而氣靈故萬物生化悉稟五行之氣非稟五行之質也質無氣不能生化然天地者萬物之上下也左右者陰陽之道路也水火者陰陽之徵兆也金木者生成之終始也天氣降爲雨地氣上爲雲故曰萬物之上下陽自右而降陰自左而升故左右爲陰陽之道路五行布於四序而寒暑爲之樞在人則心腎應之故爲陰陽之徵兆生成之氣始於春秋在人則肝達腎氣以上交肺挾心氣以下

濟金搆乎木而水生木搆乎金而火裕故金木爲生成之終始氣有多少形有盛衰上下相召而損益彰矣六氣五運皆有太少之異上下相因而過不及生焉損益謂勝復微甚之變也以下數篇皆發明多少盛衰之義帝曰願聞五運之主時也何如鬼臾區曰五氣運行各終期日非獨主時也每運主三百六十五日有奇乃易之非獨主一時也帝曰請聞其所謂也鬼臾區曰臣積考太始天元冊文曰太虛寥廓肇基化元萬物資始五運終天布氣真靈總統坤元大虛之氣無所不布真靈之類悉從稟受天統乎地陰隨乎陽義固然也九星懸朗七曜周旋天蓬天芮天衝天輔天禽天心天任天柱天英爲九星日月五星爲七曜太虛懸象莫著乎此曰陰曰陽曰柔曰剛在天曰陰陽在地曰柔剛幽顯既位寒暑弛張有晝夜而後有晦朔弦望有月而後有歲四時之弛張因之生生化化品物咸章臣斯十世此之謂也帝曰善何謂氣有多少形有盛衰鬼臾區曰陰陽之氣各有多少故曰三陰三陽也氣有升降故有太少分而爲三形有盛衰謂五行之治各有太過不及也如木有太少角火有太少徵之類故其始也有餘而往不足隨之不足而往有餘從之知迎知隨氣可與期氣之消長盛衰勝復本乎自然如甲乙丙丁陰陽相次亦其義也甲爲太宮爲有餘乙爲少商爲不足丙爲太羽爲有餘丁爲少角爲不足循環推之終乎六甲即未至而至至而不至之謂也知此則歲氣可期矣應天爲天符承歲爲歲直三合爲治應天謂運與司天之氣相合如丁巳丁亥戊寅戊申戊子戊午己丑己未乙卯乙酉丙辰丙戌十二年也承歲謂年辰與運相承如丁卯戊午乙酉丙子甲辰甲戌己丑己未八年也歲直即歲會三合謂歲運司天年辰俱合如乙酉戊午己丑己未四年也亦曰太乙天符帝曰上下相召奈何鬼臾區曰寒暑燥濕風火天之陰陽也三陰三陽上奉之太陽奉寒氣少陽奉暑氣陽明奉燥氣太陰奉濕氣厥陰奉風氣少陰奉火氣木火土金水火地之陰陽也生長化收藏下應之生應木長應火化應土收應金藏應水上言在天爲風熱濕燥寒在地爲木火土金水此以在天之熱分

爲暑火二氣以配三陰三陽也火者體陰用陽遊行上下無所不在人有君相二火應之在地之位相火卽繼君火之後不應更列金水之下蓋衍字也天以陽生陰長地以陽殺陰藏春夏爲陽屬天秋冬爲陰屬地天地各有陰陽之運以爲用也天有陰陽地亦有陰陽王注天有陰故能下降地有陽故能上騰木火土金水地之陰陽也生長化收藏十六字衍故陽中有陰陰中有陽所以欲知天地之陰陽者應天之氣動而不息故五歲而右遷應地之氣靜而守位故六期而環會五運本地氣而應乎天隨甲乙右遷五歲而一周司天本天氣而應乎地隨子丑爲序六年而環會此運氣本有上下相召之理也動靜相召上下相臨陰陽相錯而變由生也五六相加而過不及因之生帝曰上下周紀其有數乎鬼臾區曰天以六爲節地以五爲制周天氣者六期爲一備終地紀者五歲爲一周干爲天氣必以地支之六爲節故司天之氣以支定之支爲地氣必以天干之五爲制故五運之氣以干定之君火以明相火以位此六微旨論脫簡五六相合而七百二十氣爲一紀凡三十歲千四百四十氣凡六十歲而爲一周不及太過斯皆見矣五日爲候三候爲一氣以五加六干支相錯甲子盡於六十則過不及之數備矣帝曰夫子之言上終天氣下畢地紀可謂悉矣余願聞而藏之上以治民下以治身使百姓昭著上下和親德澤下流子孫無憂傳之後世無有終時可得聞乎鬼臾區曰至數之機迫迮以微其來可見其往可追敬之者昌慢之者亡無道行私必得天殃謹奉天道請言眞要帝曰善言始者必會於終善言近者必知其遠是則至數極而道不惑所謂明矣願夫子推而次之令有條理簡而不匱久而不絕易用難忘爲之綱紀至數之要願盡聞之鬼臾區曰昭乎哉問明乎哉道如鼓之應桴響之應聲也

臣聞之甲己之歲土運統之乙庚之歲金運統之丙辛之歲水運統之丁壬之歲木運統之戊癸之歲火運統之王注太始天地初分之時陰陽析位之際天分五氣地列五行五行定位布政於四方五氣分流散支於十干當是黃氣橫於甲己白氣橫於乙庚黑氣橫於丙辛青氣橫於丁壬赤氣橫於戊癸故甲己應土運乙庚應金運丙辛應水運丁壬應木運戊癸應火運按此爲五運地以五爲制也帝曰其於三陰三陽合之奈何鬼臾區曰子午之歲上見少陰丑未之歲上見太陰寅申之歲上見少陽卯酉之歲上見陽明辰戌之歲上見太陽巳亥之歲上見厥陰少陰所謂標也厥陰所謂終也是爲六氣天以六爲節也陰陽之序始於子午終於巳亥故少陰爲標厥陰爲終標始也厥陰之上風氣主之少陰之上熱氣主之太陰之上濕氣主之少陽之上相火主之陽明之上燥氣主之太陽之上寒氣主之所謂本也是謂六元六化本一氣之化故曰六元帝曰光乎哉道明乎哉論請著之玉版藏之金匱署曰天元紀

五運行大論第六十七

黃帝坐明堂始正天綱臨觀八極考建五常請天師而問之曰論言天地之動靜神明爲之紀陰陽之升降寒暑彰其兆余聞五運之數於夫子夫子之所言正五氣之各主歲爾首甲定運余因論之鬼臾區曰土主甲己金主乙庚水主丙辛木主丁壬火主戊癸子午之上少陰主之丑未之上太陰主之寅申之上少陽主之卯酉之上陽明主之辰戌之上太陽主之巳亥之上厥陰主之不合陰陽其故何也歧伯曰是明道也此天地之陰陽也歲運土金水木火相生爲次以甲乙右遷五歲而周故甲己爲土乙庚爲

金丙辛爲水丁壬爲木戊癸爲水司天以少陰太陰少陽陽明太陽厥陰爲亥臨子丑遞降六期而復故子午主少陰丑未主太陰寅申主少陽卯酉主陽明辰戌主太陽巳亥主厥陰陰陽法甲已爲合子午爲冲故帝疑其不合陰陽實則天地自然之化也夫數之可數者人中之陰陽也然所合數之可得者也夫陰陽者數之可十推之可百數之可千推之可萬天地陰陽者不以數推以象之謂也帝曰願聞其所始也歧伯曰昭乎哉問也臣覽太始天元冊文丹天之氣經於牛女戊分黅天之氣經於心尾已分蒼天之氣經於危室柳鬼素天之氣經於亢氐昴畢元天之氣經於張翼婁胃所謂戊已分者奎壁角軫則天地之門戸也夫候之所始道之所生不可不通也此原上古聖人仰觀天象而定甲已爲土乙庚爲金之屬之義帝曰善論言天地者萬物之上下左右者陰陽之道路未知其所謂也歧伯曰所謂

上下者歲上下見陰陽之所在也左右者諸上見厥陰左少陰右太陽見少陰左太陰右厥陰見太陰左少陽右少陰見少陽左陽明右太陰見陽明左太陽右少陽見太陽左厥陰右陽明所謂面北而命其位言其見也上見謂司天司天在上位南面北左西右此司天之間氣帝曰何謂下歧伯曰厥陰在上則少陽在下左陽明右太陰少陰在上則陽明在下左太陽右少陽太陰在上則太陽在下左厥陰右陽明少陽在上則厥陰在下左少陰右太陽陽明在上則少陰在下左太陰右厥陰太陽在上則太陰在下左少陽右少陰所謂面南而命其位言其見也此言在泉之間氣在泉位北面南左東右西南北面左右不同其實一也上下相遘寒暑相臨氣相得則和不相得則病司天在泉之氣與運氣客氣相生比和爲善否則病如木土水火相剋賊是也

帝曰氣相得而病者何也歧伯曰以下臨上不當位也如火臨土氣雖相得而子居母上相火加君火爲臣位君皆爲逆也帝曰動靜何如歧伯曰上者右行下者左行左右周天餘而復會也天地氣皆左旋但以司天面北故曰左行右爲東也六期則左右一周終而復始帝曰余聞鬼臾區曰應地者靜今夫子乃言下者左行不知其所謂也願聞何以生之乎歧伯曰天地動靜五行遷復雖鬼臾區其上候而已猶不能徧明夫變化之用天垂象地成形七曜緯虛五行麗地地者所以載生成之形類也虛者所以列應天之精氣也形精之動猶根本之與枝葉也仰觀其象雖遠可知也帝曰地之爲下否乎歧伯曰地爲人之下太虛之中者也帝曰馮乎歧伯曰大氣舉之也燥以乾之暑以蒸之風以動之濕以潤之寒以堅之火以

溫之故風寒在下燥熱在上濕氣在中火遊行其間寒暑六入故令虛而化生也以人身言之肝腎居下心肺居上脾胃居中相火統於心藏於腎寄於肝膽包絡三焦遊行無所不在虛而二字衍故燥勝則地乾暑勝則地熱風勝則地動濕勝則地泥寒勝則地裂火勝則地固矣六氣之過者地固義未詳疑誤也帝曰天地之氣何以候之歧伯曰天地之氣勝復之作不形於診也脈法曰天地之變無以脈診此之謂也帝曰間氣何如歧伯曰隨氣所在期於左右王注以左右尺寸四部分位承之以知應與不應過與不過帝曰期之奈何歧伯曰從其氣則和違其氣則病王注謂當沉不沉當浮不浮當濇不濇當鉤不鉤當弦不弦當大不大也不當其位者病王注見於他位迭移其位者病王注謂左見右脈右見左脈失守其位者危王注已見於他鄉本宮見賊殺之氣尺寸反者死王注子午卯酉四歲有之反謂歲當陰在寸脈而反見於尺歲當陽在尺而脈反見於寸尺寸俱乃

謂反若尺獨然或寸獨然是不應氣非反也陰陽交者死王注寅申巳亥丑未辰戌八年有之交謂歲當陰在右脈反見左歲當陽在左脈反見右左右交見是謂交若左獨然或右獨然是不應氣非交也先立其年以知其氣左右應見然後乃可以言死生之逆順帝曰寒暑燥濕風火在人合之奈何其於萬物何以生化岐伯曰東方生風風生木木生酸酸生肝肝生筋筋生心其在天爲元在人爲道在地爲化化生五味道生智元生神化生氣神在天爲風在地爲木在體爲筋在氣爲柔木氣本柔其剛勁者木之變也在藏爲肝其性爲暄其德爲和其用爲動其色爲蒼其化爲榮其蟲毛其政爲散其令宣發其變摧拉其眚爲隕其味爲酸其志爲怒怒傷肝悲勝怒風傷肝燥勝風酸傷筋辛勝酸義詳陰陽應象論南方生熱熱生火火生苦苦生心心生血血生脾其在天

爲熱在地爲火在體爲脈在氣爲息息長也在藏爲心其性爲暑其德爲顯其用爲躁其色爲赤其化爲茂蕃盛也其蟲羽其政爲明其令鬱蒸其變炎爍其眚燔焫其味爲苦其志爲喜喜傷心恐勝喜熱傷氣寒勝熱苦傷氣鹹勝苦中央生濕濕生土土生甘甘生脾脾生肉肉生肺其在天爲濕在地爲土在體爲肉在氣爲充在藏爲脾其性靜兼土性靜而兼寒熱暄涼之氣其德爲濡其用爲化其色爲黃其化爲盈其蟲倮其政爲謐其令雲雨其變動注風雨飄驟也其眚淫潰淫雨土崩潰也其味爲甘其志爲思思傷脾怒勝思濕傷肉風勝濕甘傷脾酸勝甘西方生燥燥生金金生辛辛生肺肺生皮毛皮毛生腎其在天爲燥在地爲金在體爲皮毛在氣爲成在藏爲肺其性爲涼其德

爲清其用爲固其色爲白其化爲斂其蟲介其政爲勁其令霧露其變肅殺其眚蒼落其味爲辛其志爲憂憂傷肺喜勝憂熱傷皮毛寒勝熱辛傷皮毛苦勝辛北方生寒寒生水水生鹹鹹生腎腎生骨髓髓生肝其在天爲寒在地爲水在體爲骨在氣爲堅在藏爲腎其性爲凜其德爲寒其用爲本闕其色爲黑其化爲肅其蟲鱗其政爲靜其令本闕其變凝冽其眚冰雹其味爲鹹其志爲恐恐傷腎思勝恐寒傷血燥勝寒鹹傷血甘勝鹹五氣更立各有所先非其位則邪當其位則正如甲巳之歲土氣先至非其位謂未至而至至而不至也應至而至則爲當位之正矣帝曰病之生變何如岐伯曰氣相得則微不相得則甚此以運氣司天主客上下相臨言之帝曰主歲何如岐伯曰氣有餘則制已所勝而侮所不勝其不

及則已所不勝侮而乘之已所勝輕而侮之侮反受邪侮而受邪寡於畏也帝曰善五行之理勝必有復恃強侮弱勢極反衰如木侮土由於不畏金然木氣過盛而衰土所生之金即來剋復也

六微旨大論第六十八

黃帝問曰嗚呼遠哉天之道也如迎浮雲若視深淵視深淵尚可測迎浮雲莫知其極夫子數言謹奉天道余聞而藏之心私異之不知其所謂也願夫子溢志盡言其事令終不滅久而不絕天之道可得聞乎岐伯稽首再拜對曰明乎哉問天之道也此因天之序盛衰之時也帝曰願聞天道六六之節盛衰何也岐伯曰上下有位左右有紀故少陽之右陽明治之陽明之右太陽治之太陽之右厥陰治之厥陰之右少

陰治之少陰之右太陰治之太陰之右少陽治之此所謂氣之標蓋南面而待之也三陰三陽爲標分主一歲則朞而一周各主一歲則六朞而備皆如此次故曰因天之序盛衰之時移光定位正立而待之此之謂也少陽之上火氣治之中見厥陰中見謂表裏同氣非在泉之義也此肝膽相爲表裏陽明之上燥氣治之中見太陰太陽之上寒氣治之中見少陰脾胃膀胱相爲表裏厥陰之上風氣治之中見少陽少陰之上熱氣治之中見太陽太陰之上濕氣治之中見陽明所謂本也風寒暑濕燥火六氣爲本本之下中之見也燥氣合於濕寒氣合於熱風氣合於火熱氣合於寒火氣合於風濕氣合於燥以其未見則謂之中陰陽生化承制之義悉在乎此見之下氣之標也見之下當作上謂司天在上者也本標不同氣應異象三陰三陽爲標六氣爲本然有標本不同者足太陽以寒水主令手太陽之火從而化寒手陽明以燥金主令足陽明之土從而化燥手少陽以相火主令足少陽之木從而化火

足太陰以濕土主令手太陰之金從而化濕手少陰以君火主令足少陰之水從而化火足厥陰以風木主令手厥陰之火從而化風主令者標本同從化者標本異故氣之所應異其象也是以至眞要論有從標從本從中之治帝曰其有至而至有至而不至有至而太過何也岐伯曰至而至者和至而不至來氣不及也未至而至來氣有餘也王注時至而氣至和平之應此爲平歲也歲氣有餘六氣之至皆先時歲氣不及六氣之至皆後時先時後時各差十三日而應帝曰至而不至未至而至如何岐伯曰應則順否則逆逆則變生變生則病帝曰善請言其應岐伯曰物生其應也氣脈其應也上應則順以氣之應時而言下物生其應氣脈其應以物生氣脈皆應乎氣而言在天地則物之榮落在人身則脈之行度皆隨乎天氣也帝曰善願聞地理之應六節氣位何如岐伯曰顯明之右君火之位也日出謂之顯明卯辰巳之分君火之位君火之右退行一步相火治之巳午未之分相火之位爲三之氣主夏至前後各三十日有奇復行一步

土氣治之未申酉之分濕土之位爲四之氣主秋分前六十日有奇復行一步金氣治之酉戌亥之分燥金之位爲五之氣主秋分後六十日有奇復行一步水氣治之亥子丑之分寒水之位爲終之氣主冬至前後各三十日有奇復行一步木氣治之丑寅卯之分風木之位爲初之氣主春分前六十日有奇復行一步君火治之爲二之氣主春分後六十日有奇天元紀論中君火以明相火以位二句當在此君火在上神明出焉故曰明相火下秘不宜妄動故曰位司天在泉左右之氣皆以少陰太陰少陽陽明太陽厥陰依次右轉此主氣君火少陰之後先少陽而後太陰與司天在泉之氣行次不同者蓋天之六氣即地之五行陰陽有太少故五化爲六以應三陰三陽至每歲主氣仍以在地五行之氣分布四時二火原一火所化自不得不以少陽相火繼君火之後太陰土氣亦原當在長夏也故曰言地者求之位其客氣同天化故仍如司天之次也相火之下水氣承之水位之下土氣承之土位之下風氣承之風位之下金氣承之金位之下火氣承之君火之下陰精承之以承制言則爲勝復之常而義不止此火交於水乃能生土水土合德乃能生木土得木達乃能生金木搆乎金乃

能生火金得火溫乃能生水五行相生必本承制之氣所謂制則生化也帝曰何也岐伯曰亢則害承迺制制則生化外列盛衰害則敗亂生化大病制其過甚以至於平則生化之原乃具盛衰自然之理顯然外列各當其位也帝曰盛衰何如岐伯曰非其位則邪當其位則正邪則變甚正則微帝曰何謂當位岐伯曰木運臨卯火運臨午土運臨四季金運臨酉水運臨子所謂歲會氣之平也歲運與年支同氣無過無不及爲平帝曰非位何如岐伯曰歲不與會也不與年支相逢會帝曰土運之歲上見太陰火運之歲上見少陽少陰金運之歲上見陽明木運之歲上見厥陰水運之歲上見太陽奈何岐伯曰天之與會也司天與運氣相逢會故天元冊曰天符天符歲會何如岐伯曰太乙天符之會也三氣皆同爲太乙天符六元正紀論謂之三合帝曰其貴賤何如岐伯曰天符爲執法歲會爲行令太乙天

符爲貴人帝曰邪之中也奈何歧伯曰中執法者其病速而危中行令者其病徐而持中貴人者其病暴而死中執法者犯司天之氣中行令者犯主運之氣中貴人者天地之氣皆犯也帝曰位之易也何如歧伯曰君位臣則順臣位君則逆逆則其病近其害速順則其病遠其害微所謂二火也此言客氣加臨之位五行逆順相加其理易知惟二火同氣而亦有逆順故特言之君位臣如以少陰之客臨少陽之主也臣位君如以少陽之客臨少陰之主也君下臣上故曰逆帝曰善願聞其步何如歧伯曰所謂步者六十度而有奇故二十四步積盈百刻而成日也此統四歲而言一歲六步四歲二十四步積四歲之餘共盈百刻所以成日之度也帝曰六氣應五行之變何如歧伯曰位有終始氣有初中上下不同求之亦異也位地位也氣天氣也氣位互有遷移而上下之加臨遂異故不同矣帝曰求之奈何歧伯曰天氣始於甲地氣始於子子甲相合命

曰歲立謹候其時氣可與期帝曰願聞其歲六氣始終早晏何如歧伯曰明乎哉問也甲子之歲初之氣天數始於水下一刻大寒日寅初初刻終於八十七刻半每步之數得六十日又八十七刻半初之氣主大寒立春雨水驚蟄終於六十日後子初四刻至子正初刻則屬春分節而交二之氣矣二之氣始於八十七刻六分子正初刻終於七十五刻二之氣主春分淸明穀雨立夏終六十日後戌正四刻三之氣始於七十六刻亥初初刻終於六十二刻半三之氣主小滿芒種夏至小暑終六十日後酉初四刻四之氣始於六十二刻六分酉正初刻終於五十刻四之氣主大暑立秋處暑白露終六十日後未正四刻五之氣始於五十一刻申初初刻終於三十七刻半五之氣主秋分寒露霜降立冬終六十日後午初四刻六之氣始於三十七刻六分午正初刻終於二十五刻六之氣主小雪大雪冬至小寒終六十日後辰正四刻至巳初初刻交大寒節爲乙丑歲之初氣矣所謂初六天之數也子年爲首故曰初六以天氣加於地之步位故曰天數乙丑歲初之氣天數始於二十六刻巳初初刻終於一十二刻半卯初四刻二之氣始於一十二刻六分卯正初刻終於水下百刻丑正四刻三之氣始於一刻寅初初刻終於八十七刻半子初四刻四之氣始於八十七刻六分子正初刻終於七十五刻戌正四刻五之氣始於七十六刻亥初初刻終於六十二刻半酉初四刻六之氣始於六十二刻六分酉正初刻終於五十刻未正四刻所謂六二天之數也丙寅歲初之氣天數始於五十一刻申初初刻終於三十七刻半午初四刻二之氣始於三十七刻六分午正初刻終於二十五刻辰正四刻三之氣始於二十六刻巳初初刻終於一十二刻半卯初四刻四之氣始於一十二刻六分卯正初刻終於水下百刻丑正四刻五之氣始於一刻寅初初刻終於八十七刻半子初四刻六之氣始於八十七刻

六分子正初刻終於七十五刻戌正四刻所謂六三天之數也丁卯歲初之氣天數始於七十六刻亥初初刻終於六十二刻半酉初四刻二之氣始於六十二刻六分酉正初刻終於五十刻未正四刻三之氣始於五十一刻申初初刻終於三十七刻半午初四刻四之氣始於三十七刻六分午正初刻終於二十五刻辰正四刻五之氣始於二十六刻巳初初刻終於一十二刻半卯初四刻六之氣始於一十二刻六分卯正初刻終於水下百刻丑正四刻所謂六四天之數也次戊辰歲初之氣復始於一刻常如是無已周而復始始甲子終癸亥四年爲一小周十五年爲一大周察其歲可知其氣帝曰願聞其歲候何如歧伯曰悉乎哉問也日行一周天氣始於一刻日行再周天氣始於二十六刻日行三周天氣始於五十一刻日行四周天氣始於七十六刻日

行五周天氣復始於一刻所謂一紀也凡四歲備六氣始終之一周故爲一紀之全數是故寅午戌歲氣會同卯未亥歲氣會同辰申子歲氣會同巳酉丑歲氣會同終而復始每四年爲一紀六氣所行之數皆同故陰陽家謂之三合

帝曰願聞其用也岐伯曰言天者求之本言地者求之位言人者求之氣交本者天之六氣位者地之六步帝曰何謂氣交岐伯曰上下之位氣交之中人之居也天地升降上下相交謂之氣交正人之所居故求之於此氣有不交則變生焉故曰天樞之上天氣主之天樞之下地氣主之氣交之分人氣從之萬物由之此之謂也以人身言身半以上天氣主之身半以下地氣主之天樞當臍之兩旁正應氣交之分以天地言卯酉居上下之中爲陰陽之開合以一歲言初氣至三氣天氣主之四氣至終氣地氣主之則三四氣爲一歲之氣交也交有過不及而天地萬物之情變出矣帝曰何謂初中承上文氣有初中之義岐伯曰初凡三十度而有奇中氣同法一步之數凡六十日八十七刻半兩分之各三十日有奇

帝曰初中何也岐伯曰所以分天地也帝曰願卒聞之岐伯曰初者地氣也中者天氣也氣先升而後降地氣自下而上故初爲地氣天氣自上而下故中爲天氣王注云氣之初天用事天用事則地氣上騰於太虛之內氣之中地氣主之地氣主則天氣下降於有質之中說亦可通帝曰其升降何如岐伯曰氣之升降天地之更用也帝曰願聞其用何如岐伯曰升已而降降者謂天降已而升升者謂地明天地更用之義本一氣因升降而異用耳天氣下降氣流於地地氣上升氣騰於天故高下相召升降相因而變作矣盈虛相乘勝復隨之而變由之作此明言人者求之氣交之義初中之氣凡物皆然初者盛之始中者衰之兆明乎初終則知氣交之變矣帝曰善寒濕相遘燥熱相臨風火相值其有聞乎岐伯曰氣有勝復勝復之作有德有化有用有變變則邪氣居之氣不能正即爲邪氣帝曰何謂邪乎岐伯曰夫物之生從於化物之極由乎變變化之相薄成敗之所由也王注物之生也靜而化成其毀也躁而變革是以生從於化極由乎變故氣有往復用有遲速四者之有而化而變風之來也天地交合六氣交馳於其中因有往復遲速而物由之變化此風寒暑濕燥火所以能互爲邪也舉風以該六氣耳帝曰遲速往復風所由生而化而變故因盛衰之變耳成敗倚伏遊乎中何也岐伯曰成敗倚伏生乎動動而不已則變作矣申變化相薄成敗所由之義帝曰有期乎岐伯曰不生不化靜之期也此節義未詳疑有譌誤帝曰不生化乎言亦有不生不化者乎岐伯曰出入廢則神機化滅升降息則氣立孤危有知之類皆含神識故曰神機無知之物皆稟氣化故曰氣立出入謂呼吸也升降謂化氣也出入升降所以妙神氣之用也故非出入則無以生長壯老已非升降則無以生長化收藏是以升降出入無器不有凡物有孔竅者皆有出入升降之氣相爲往復無升則不降無降則不升無入則不

出無出則不入竅觀萬類辯不勝窮故器者生化之宇器散則分之生化息矣器因神氣而立生化又因器而寓器散則出入升降亦無所寓而生化息矣分之二字疑衍故無不出入無不升降化有小大期有近遠四者之有而貴常守反常則災害至矣故曰無形無患此之謂也帝曰善有不生不化乎言人有逃陰陽免生化無始無終同太虛自然者乎岐伯曰悉乎哉問也與道合同惟眞人也帝曰善

氣交變大論第六十九

黃帝問曰五運更治上應天期陰陽往復寒暑迎隨眞邪相薄內外分離六經波蕩五氣傾移太過不及專勝兼并願言其始而有常名可得聞乎上應天期謂五氣運行各終期日也六經謂人三陰三陽之經也運氣有過不及人身應之並有形診可常名也岐伯稽首再拜對曰昭乎哉問也是

明道也此上帝所貴先師傳之臣雖不敏往聞其旨帝曰余聞得其人不教是謂失道傳非其人慢泄天寶余誠菲德未足以受至道然而衆子哀其不終願夫子保於無窮流於無極余司其事則而行之奈何岐伯曰請遂言之也上經曰夫道者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長久此之謂也帝曰何謂也岐伯曰本氣位也位天者天文也位地者地理也通於人氣之變化者人事也天地之氣相交人事應之乃生變化故太過者先天歲化先時至不及者後天氣化後時至所謂治化而人應之也氣化有餘不足人之藏府營衛各以偏勝相感故變生百病帝曰五運之化太過何如岐伯曰歲木太過風氣流行脾土受邪歲木太過六壬歲也木盛則土氣卑屈民病飧泄食減體重煩冤腸鳴腹支滿飧泄飧已而泄肝主疏泄又脾虛不化也木旺則土衰故

食減脾陽不布故體重脾脈從胃上鬲注心中脾虛失運鬱熱不舒故爲煩冤濁氣不降則爲腸鳴木氣盤塞則腹支滿上應歲星王注木氣太盛歲星光明逆守星屬分皆災也甚則忽忽善怒眩冒巔疾肝實則善怒火逆於上則眩冒厥陰脈會於巔此肝實自病也化氣不正生氣獨治雲物飛動草木不寧甚而搖落反脇痛而吐甚衝陽絕者死不治上應太白星土弱不能布政於萬物而木氣獨治動而不已金則乘之故草木搖落肝脈布脇肋金復木鬱故痛木賊土敗胃逆不降故吐甚衝陽者胃脈也胃絕故死金氣來乘故應太白星歲火太過炎暑流行肺金受邪六戊歲也火盛則金氣銷爍民病瘧少氣欬喘血溢血泄注下嗌燥耳聾中熱肩背熱上應熒惑星皆肺受火邪之症瘧者暑邪內舍金火相戰故寒熱交爭也熱傷氣故少氣肺失其清肅之令故欬喘陽絡傷則血上溢陰絡傷則血下泄肺與大腸爲表裏故移熱於府而注下也火炎肺系故嗌燥心火盛則聽火上逆故耳聾胸中心肺之位背爲胸府肩近之故熱火氣太盛熒惑光芒逆臨宿屬分皆災也甚則胸中痛脇支滿脇痛膺背肩胛間痛兩臂內

痛身熱骨痛而爲浸淫此火太過自病也心包脈循胸出脇抵腋下循臑內下臂故皆作痛玉機眞藏論曰心脈太過則令人身熱膚痛爲浸淫此云骨痛字誤也收氣不行長氣獨明雨水霜寒五常政論作雨冰霜雹此誤上應辰星火氣太盛金氣退避水復折之故雨冰霜雹在人則先傷肺後反傷心也上臨少陰少陽火燔焫水泉涸物焦槁病反譫妄狂越欬喘息鳴下甚二字衍血溢泄不已太淵絕者死不治上應熒惑星戊子戊午上臨少陰君火戊寅戊申上臨少陽相火歲運與司天合化雖爲天符而火熱太甚故病如此太淵肺脈火甚肺絕故死不治歲土太過雨溼流行腎水受邪六甲歲也民病腹痛清厥意不樂體重煩冤上應鎭星溼屬陰邪尅傷腎氣眞陽不舒故見諸証煩冤二字疑衍或曰腎熱上乘於心也土來刑水天象應之鎭星逆犯宿屬則災甚則肌肉萎痿同足痿不收行善瘈腳下痛飲發中滿食減四支不舉此土太過自病也王注脾主肌肉外應四支又其脈起於足中指之端循核骨內側斜出絡跗故病如是按飲發中滿食減者積飲爲病亦土敦阜

所致當從實論變生得位土無定位凡在四季中土邪爲變皆其得位之時也藏氣伏化氣獨治泉涌河衍涸澤生魚風雨大至土崩潰鱗見於陸病腹滿溏泄腸鳴反下甚大谿絕者死不治上應歲星溼令太過泉涌河衍風木乘之故風雨大至而土崩潰太谿腎脈土亢腎絕故死木氣來乘故歲星氣應此歲土太過先傷於腎後反傷脾也歲金太過燥氣流行肝木受邪六庚年也金盛則賊木民病兩脇下少腹痛目赤痛眥瘍耳無所聞兩脇少腹耳目皆肝膽經氣所行木氣閟傷故生諸証肅殺而甚則體重煩冤胸痛引背兩脇滿且痛引少腹上應太白星體重者筋不和柔煩冤者肝鬱而生煩也玉機眞藏論云肝脈不及則令人胸痛引背下則兩脇胠滿金盛故上應太白甚則喘欬逆氣肩背痛尻陰股膝髀腨䯒足皆病上應熒惑星王注火氣復之自生病也收氣峻生氣下草木歛蒼乾凋隕病反暴痛胠脇不可反側欬逆甚而血溢太衝絕者死不治上應太

白星皆火復之証太衝肝脈金勝木絶故死歲金太過先傷於肝後反傷肺也歲水太過寒氣流行邪害心火六丙歲也民病身熱煩心躁悸陰厥上下中寒譫妄心痛寒氣早至上應辰星寒傷營故身熱火爲水鬱故煩心躁者煩之甚也水停心下則悸熱傷神明故譫妄而心痛水盛火衰陰氣厥逆則上中下皆寒藏有虛實故見証不一譫妄心痛四字當在躁悸之下歲氣水盛故寒氣早至而辰星應之甚則腹大脛腫喘欬寢汗出憎風腎脈從足上行入腹上貫肝鬲入肺中循喉嚨故有是病水太甚則自病也腎爲陰故寢則汗出而憎風上應鎮星水過土承鎮星氣應上臨太陽雨冰雪霜不時降濕氣變物病反腹滿腸鳴溏泄食不化渴而妄冒神門絶者死不治上應熒惑辰星丙辰丙戌太陽司天與歲運合氣雖爲天符而寒氣太甚故雨水霜雪不時降水濕相搏陽氣大衰反克脾土故爲腹滿等病舊註云土復之症誤也渴而妄冒承邪害心火言即煩心譫妄也神門心脈水勝火絶故死熒惑減耀辰星明瑩天氣之應如是也帝曰善其不及何如岐伯曰悉乎哉問

也歲木不及燥迺大行生氣失應草木晚榮肅殺而甚則剛木辟著柔萎蒼乾上應太白星民病中清胠脇痛少腹痛腸鳴溏泄涼雨時至上應太白星其穀蒼上臨陽明生氣失政草木再榮化氣迺急上應太白鎮星其主蒼早復則炎暑流火溼性燥柔脆草木焦槁下體再生華實齊化病寒熱瘡瘍疿胗癰痤上應熒惑太白其穀白堅白露早降收殺氣行寒雨害物蟲食甘黃脾土受邪赤氣後化心氣晚治上勝肺金白氣迺屈其穀不成欬而鼽上應熒惑太白星不及五化具五常政論中此文辭意錯雜鄙淺注家委曲遷就殊無當也如其穀蒼其主蒼早化氣迺急溼性燥脾土受邪等語都有訛誤歲火不及寒迺大行長政不用物榮而下凝慘而甚則陽氣不化迺折榮美上應辰星民病胸中痛脇支滿兩脇痛膺背肩胛間及兩臂內痛鬱冒朦昧心痛暴瘖胸腹大脇下與腰背相引而痛甚則屈不能伸髖髀如別上應熒惑辰星其穀丹復則埃鬱大雨且至黑氣迺辱病鶩溏腹滿食飲不下寒中腸鳴泄注腹痛暴攣痿痺足不任身上應鎮星辰星元穀不成歲土不及風迺大行化氣不令草木茂榮飄揚而甚秀而不實上應歲星民病飧泄霍亂體重腹痛筋骨繇復肌肉瞤酸善怒藏氣舉事蟄蟲早附咸病寒中上應歲星鎮星其穀黅復則收政嚴峻名木蒼凋胸脇暴痛下引少腹善太息蟲食甘黃氣客於脾黅穀迺減民食少失味蒼穀迺損上應太白歲星上臨厥陰流水不冰蟄蟲來見藏氣不用白迺不復上應歲星民迺康句有誤己亥己巳歲厥陰上臨歲土不及司天又克歲運勝氣大行下半年金氣當

復之時在泉少陽之火又制之故冬氣不藏民病當盛何云民康不病耶歲金不及炎火迺行生氣迺用長氣專勝庶物以茂燥爍以行上應熒惑星民病肩背瞀重鼽嚏血便注下收氣乃後上應太白星其穀堅芒復則寒雨暴至迺零冰雹霜雪殺物陰厥且格陽反上行頭腦戶痛延及腦頂發熱上應辰星丹穀不成民病口瘡甚則心痛歲水不及溼迺大行長氣反用其化迺速暑雨數至上應鎮星民病腹滿身重濡泄寒瘍流水腰股痛發膕腨股膝不便煩寃足痿清厥脚下痛甚則跗腫藏氣不政腎氣不衡上應辰星其穀秬上臨太陰則大寒數舉蟄蟲早藏地積堅冰陽光不治民病寒疾於下甚則腹滿浮腫上應鎮星其主黅穀復則大風暴發草偃木零生長不鮮面色時變筋骨併辟

肉瞤瘛目視晾晾物疎璺肌肉胗發氣并膈中痛於心腹黃氣迺損其穀不登上應歲星勝復之病太過不及之運皆有之勝病未減復氣已至又增其病如土復克水然必土火合德方能勝寒水之氣若但淫甚則水淫同氣反合邪而增病矣故勝復之交復氣雖至勝氣未能全退如金復木風合燥氣其邪轉甚是在良工審其氣之微甚耳帝曰善願聞其時也歧伯曰悉乎哉問也木不及春有鳴條律暢之化則秋有霧露淸凉之政春有慘悽殘賊之勝則夏有炎暑燔爍之復其眚東其藏肝其病內舍胠脇外在關節時謂勝復之時和則爲化爲政運之常也不和則爲勝爲復氣之變也歲木不及則春氣不足金當克之其應在春夏秋三時春爲木氣當令之時秋爲勝氣當令之時夏爲復氣當令之時也若金不來克木氣無傷而春有和暢之化則秋之時金氣亦平而有淸凉之政此氣之和也若春見秋氣而有凄滄之勝則木之子火來復金而夏有炎爍之復此氣之變也下四不及義同蓋復氣隨勝氣而起卽承制之義此文但言不及而不言太過太過之年無不復者可知也勝復皆因於木故災眚見於東方下眚義同胠脇肝之分關

節筋之屬火不及夏有炳明光顯之化則冬有嚴肅霜寒之政夏有慘凄凝洌之勝則不時有埃昏大雨之復其眚南其藏心其病內舍膺脇外在經絡膺脇心之分經絡血所主土不及四維有埃雲潤澤之化則春有鳴條鼓坼之政四維發振拉飄騰之變則秋有肅殺霖霪之復其眚四維其藏脾其病內舍心腹外在肌肉四支四維卽四季春無勝氣知四季之氣和秋亦無復氣矣以主土不及言故先列四維其義則與木火一也心腹脾之分肌肉四支脾所主金不及夏有光顯鬱蒸之令則冬有嚴凝整肅之應夏有炎爍燔燎之變則秋有冰雹霜雪之復其眚西其藏肺其病內舍膺脇肩背外在皮毛膺脇肩背肺之分皮毛肺之合水不及四維有湍潤埃雲之化則不時有和風生發之應四維發埃昏驟注之變則不時有飄蕩振拉之復其眚北其藏

腎其病內舍腰脊骨髓外在谿谷踹膝土王四季風發無時變交相起其義一也腰脊踹膝腎之分骨髓谿谷骨之屬肉之大會爲谷肉之小會爲谿夫五運之政猶權衡也高者抑之下者舉之化者應之變者復之此生長化成收藏之理氣之常也失常則天地四塞矣故曰天地之動靜神明爲之紀陰陽之往復寒暑彰其兆此之謂也帝曰夫子之言五氣之變四時之應可謂悉矣夫氣之動變觸遇而作發無常會卒然災合何以期之言五運之氣隨遇而變發作無常以何爲期而知其爲某氣之應變歧伯曰夫氣之動變固不常在而德化政令災變不同其候也帝曰何謂也歧伯曰東方生風風生木其德敷和其化生榮其政舒啓其令風其變振發其災散落南方生熱熱生火其德彰顯其化蕃茂其政明曜其令熱其變銷鑠其災燔焫中央生濕濕生土其德溽蒸其化豐備其政安靜其令溼其變

驟注其災霖潰西方生燥燥生金其德淸潔其化緊斂其政勁切其令燥其變肅殺其災蒼隕北方生寒寒生水其德淒滄其化淸謐其政凝肅其令寒其變溧洌其災冰雹霜雪是以察其動也有德有化有政有令有變有災而物由之而人應之也五氣之動當其時則爲德化政令非其時則爲災變當時而太過亦爲變也人應非時之氣病與死由此作矣帝曰夫子之言歲候不及其字衍太過而字衍上應五星今夫德化政令災眚變易非常而有也德化政令四字疑衍卒然而動其亦爲之變乎歧伯曰承天而行之故無妄動無不應也卒然而動者氣之交變也其不應焉故曰應常不應卒此之謂也歲候承天而行雖有過不及乃其常也故星無不應若氣交之中卒有變易其氣易散則不應帝曰其應奈何

岐伯曰各從其氣化也五行之氣動於下五星之氣應於上人在氣交之中感之而吉凶生死見焉氣不可見觀五星而可察五行矣帝曰其行之徐疾逆順何如岐伯曰以道留久逆守而小是謂省下王注以道謂順行留久謂過應留之日數也省下謂察天下人君之有德有過者也以道而去去而速來曲而過之是謂省遺過也王注順行而去已去輒逆行而速委曲而經過是謂遺其過而輒省察之也行急行緩往多往少蓋謂罪之有大有小按其道而斷之也久留而環或離或附是謂議災與其德也王注環謂如環之繞盤迴而不去也火議罪金議殺土木水議德也應近則小應遠則大此大小指禍福言芒而大倍常之一其化甚大常之二其眚卽也王注甚謂政令大行也發謂起也卽至也金火有之按注釋發義經文無發字是有訛缺小常之一其化減小常之二是謂臨視省下之過與其德也王注省謂省察萬國人吏侯王有德有過者也故侯王人吏安可不深思誠慎邪德者福之過者伐之王注有德則天降福以應之有過者天則降禍以淫之則知禍福無門惟

人所召耳是以象之見也高而遠則小下而近則大故大則喜怒邇小則禍福遠此大小指星象言喜怒卽禍福也歲運太過則運星北越王注火運火星木運木星之類也北越謂北而行也運氣相得則各行以道王注無尅伐之嫌故守常而各行於中道故歲運太過畏星失色而兼其母王注木失色而兼元火失色而兼蒼土失色而兼赤金失色而兼黃木失色而兼白是謂兼其母也不及則色兼其所不勝王注木兼白色火兼元色土兼蒼色金兼赤色水兼黃色是謂兼不勝也肖者瞿瞿莫知其妙閔閔之當孰者爲良妄行無徵示畏侯王不識天意心私度之妄言災眚卒無徵驗何足以示畏於侯王哉帝曰其災應何如岐伯曰亦各從其化也故時至有盛衰淩犯有逆順留守有多少形見有善惡宿屬有勝負徵應有吉凶矣王注五星之至相王爲盛囚死爲衰東行淩犯爲順災輕西行淩犯爲逆災重留守日多災深留守日少災淺星喜潤則爲見善星怒憂燥喪則爲見惡宿屬謂所生月之屬二十八宿及十二辰相分所屬之位也命勝星不災不害不勝星爲災小重命與星相得雖災無害災者獄訟疾病之謂也按以此數者相推其微應而吉凶見矣帝曰其善惡何謂也岐伯曰有喜有怒有憂有喪有澤有燥此象之常也必謹察之王注夫五星之見也從深夜見之人見之喜星之喜也見之畏星之怒也光色微曜乍明乍暗星之憂也光色迴然不彰不瑩不與衆同星之喪也光色圓明不盈不縮怡然瑩然星之喜也光色勃然臨人芒彩滿溢其象懍然星之怒也澤洪潤也燥乾枯也帝曰六者高下異乎岐伯曰象見高下其應一也故人亦應之帝曰善其德化政令之動靜損益皆何如岐伯曰夫德化政令災變不能相加也王注天地動靜陰陽往復以德報德以化報化政令災眚及動復亦然故曰不能相加也勝復盛衰不能相多也王注勝盛復盛勝微復微不應以盛報微以化報變故曰不能相多也往來小大不能相過也王注勝復日數多少皆同故曰不能相過也用之升降不能相無也王注木之勝金必報火土金水皆然未有勝而無報者故氣不能相使無也各從其動而復之耳王注動必有復察動

以言復也天雖高不可度地雖廣不可量以氣動復言之其猶視諸掌矣帝曰其病生何如岐伯曰德化者氣之祥政令者氣之章變易者復之紀災眚者傷之始氣相勝者和不相勝者病重感於邪則甚矣人之藏氣強弱不同強者天氣不能勝弱者不能勝天氣則病矣又或逆氣司天主客之氣重累相加則病甚矣如陽虛之人而逢陰盛之歲陰虛之人而逢陽盛之歲或不足而逢天氣之虛歲氣害正或有餘而逢天氣之實歲運助邪皆能惛病所貴隨時制化使之均平則可以却病矣帝曰善所謂精光之論大聖之業宣明大道通於無窮究於無極也余聞之善言天者必應於人善言古者必驗於今善言氣者必彰於物善言應者同天地之化善言化言變者通神明之理非夫子孰能言至道歟迺擇良兆而藏之靈室每旦讀之命曰氣交變非齋戒不敢發慎傳也

五常政大論第七十

黃帝問曰太虛寥廓五運迴薄衰盛不同損益相從願聞平氣何如而名何如而紀也岐伯對曰昭乎哉問也木曰敷和火曰升明土曰備化金曰審平水曰靜順帝曰其不及奈何岐伯曰木曰委和火曰伏明土曰卑監金曰從革水曰涸流帝曰太過何謂岐伯曰木曰發生火曰赫曦土曰敦阜金曰堅成水曰流衍帝曰三氣之紀願聞其候岐伯曰悉乎哉問也敷和之紀木德周行陽舒陰布五化宣平其氣端其性隨其用曲直其化生榮其類草木其政發散其候溫和其令風其藏肝肝其畏淸其主目其穀麻其果李其實核其應春其蟲毛其畜犬其色蒼其養筋其病裏急支滿其味酸其音角

其物中堅其數八升明之紀正陽而治德施周普五化均衡其氣高其性速其用燔灼其化蕃茂其類火其政明曜其候炎暑其令熱其藏心心其畏寒其主舌其穀麥其果杏其實絡其應夏其蟲羽其畜馬其色赤其養血其病瞤瘛其味苦其音徵其物脈其數七備化之紀氣協天休德流四政五化齊修其氣平其性順其用高下其化豐滿其類土其政安靜其候溽蒸其令溼其藏脾脾其畏風其主口其穀稷其果棗其實肉其應長夏其蟲倮其畜牛其色黃其養肉其病否其味甘其音宮其物膚其數五審平之紀收而不爭殺而無犯五化宣明其氣潔其性剛其用散落其化堅斂其類金其政勁肅其候淸切其令燥其藏肺肺其畏熱其主鼻其穀稻其果桃其實殼其應秋其蟲介其畜雞其色白其養皮毛其病欬其味辛其音商其物外堅其數九靜順之紀藏而勿害治而善下五化咸整其氣明其性下其用沃衍其化凝堅其類水其政流演其候凝肅其令寒其藏腎腎其畏溼其主二陰其穀豆其果栗其實濡其應冬其蟲鱗其畜彘其色黑其養骨髓其病厥其味鹹其音羽其物濡其數六故生而弗殺長而勿罰化而勿制收而勿害藏而勿抑是謂平氣委和之紀是謂勝生（以下不及之化此六丁歲也）生氣不政化氣迺揚長氣自平收令迺早（木不及金為勝氣土寡於畏故土金兼化母氣不及則子氣亦虛故收令早若金氣太勝則火仍來復也）涼雨時降風雲並興（土金兼化）草木晚榮蒼乾凋落（木不足金勝之）物秀而實膚肉內充（土旺金兼）其氣斂其用聚（收氣勝）其動緛戾拘緩（緛短

縮戾了戾拘拘急緩緩散皆肝病筋失養也）其發驚駭（肝虛為驚駭）其藏肝其果棗李（棗土實林云李當作桃按桃金實林意亦以為兼土金之化也）其實核殼（核木殼金）其穀稷稻（金土穀也）其味酸辛（兼金味）其色白蒼其畜犬雞其蟲毛介其主霧露淒滄（金化）其聲角商其病搖動注恐（木受病）從金化也（雖兼土化而金氣專木不能自政故從化）少角與判商同（判半也半與商金化同）上角與正角同（丁巳丁亥二歲上見厥陰司天為上角木雖不及而得司天之助則與敷和之紀同）上商與正商同（丁卯丁酉二歲上見陽明司天勝氣用事司天又助之氣候全從金化故木運反同審平之紀）上宮與正宮同（丁丑丁未二歲上見太陰司天土氣本因寡畏而盛又得司天之助王氏所謂木未出土與無木同土自用事是也金從土化金亦隨母故反同備化之紀）其病支廢癰腫瘡瘍（支廢二字衍或應次上搖動注恐之下癰腫瘡瘍火復之病應在所謂復也之下）其甘蟲（句有誤）邪傷肝也蕭飋肅殺則炎赫沸騰眚於三所謂復也其主飛蠹蛆雉（句有誤）迺為雷霆伏明之

紀是謂勝長（六癸年）長氣不宣藏氣反布收氣自政化令迺衡（水爲勝氣金寡於畏故水金兼化）寒清數舉暑令迺薄（火氣不用）承化物生（句衍）生而不長成實而稚遇化已老陽氣屈伏蟄蟲早藏（皆火不及兼金水之化）其氣鬱（火不舒）其用暴（速也鬱極而發必暴速）其動彰伏變易（乍明乍隱不常其象）其發痛（諸痛屬火心所生也）其藏心其果栗桃（栗水桃金果也）其實絡濡其穀豆稻（豆水稻金穀也）其味苦鹹（兼水味）其色元丹其畜馬彘其蟲羽鱗其主冰雪霜寒（水之化）其聲徵羽其病昏惑悲忘（陽爲陰鬱故昏冒迷或心神不足金水乘之故或善悲或善忘）從水化也（雖兼金化而水氣專故從水化）少徵與少羽同（癸爲少徵辛爲少羽與少羽同明火之從水化也）上商與正商同（癸卯癸酉二歲上見陽明司天歲火不及金本無畏又得司天之助故全從金化而同於審平之紀少徵六年癸丑癸巳上宮也癸巳癸亥上角也此不言者以宮角於火無所剋勝則亦同於少羽也）邪傷心也凝慘溧冽則暴雨霖霪（水勝）

（土復）眚於九其主驟注雷霆震驚（火鬱得達）沈黔淫雨卑監之紀是謂減化（六己年）化氣不令生政獨彰長氣整（木爲勝氣水寡於畏藏氣當治此不言者缺文也木水兼化）雨迺愆收氣平（化氣減故雨愆期）風寒並興草木榮美秀而不實成而粃也（土衰而木兼化）其氣散（木氣）其用靜定（疑有誤）其動瘍涌分潰癰腫（肌肉之病涌分字衍）其發濡滯（濕氣壅鬱）其藏脾其果李栗（李木栗水果也）其實濡核其穀豆麻（豆水麻木穀也）其味酸甘（兼木味）其色蒼黃其畜牛犬其蟲倮毛其主飄怒振發其聲宮角其病留滿否塞（風濕壅鬱）從木化也（木氣專故土從木化）少宮與少角同（己爲少宮土不足木來兼化故氣候與少角同）上宮與正宮同（己丑己未二歲上見太陰土不及而得司天之助則與備化之紀同）上角與正角同（己亥己巳二歲上見厥陰司天勝氣用事又得司天之助則全從木化與敷和之紀同）其病飧泄（木乘土）邪傷脾也振拉飄揚則蒼乾散落（木勝金復）其

眚四維其主敗折虎狼（句有誤）清氣乃用生政迺辱（金氣行木氣屈）從革之紀是謂折收（六乙年）收氣迺後生氣迺揚長化合德火政迺宣（金不及火爲勝氣木寡於畏故見火木兼化）庶類以蕃其氣揚其用躁切（皆火氣勝）其動鏗禁瞀厥（鏗欬聲禁謂二便秘結瞀厥火盛而神明昏冒）其發欬喘（火刑金）其藏肺其果李杏（李木杏火果也）其實殼絡其穀麻麥（麻木麥火穀也）其味苦辛其色白丹其畜雞羊其蟲介羽其主明耀炎爍其聲商徵其病嚏欬鼽衄從火化也（火氣專故從火化）少商與少徵同（金不及火來兼化故氣候與少徵同）上商與正商同（乙卯乙酉二歲上見陽明司天以扶歲氣故與審平之紀同）上角與正角同（乙巳乙亥二歲上見厥陰司天木氣本因寡畏而盛又得司天之助全從木化故與敷和之紀同）邪傷肺也炎光赫烈則冰雪霜雹（火勝水復）眚於七其主鱗伏彘鼠（句有誤）歲氣早至迺生大寒（水復之化）涸流之紀是謂反陽藏

令不舉化氣迺昌長氣宣布（水不及土爲勝氣火寡於畏故火土兼化）蟄蟲不藏（火氣勝）土潤水泉減（土盛水衰）草木條茂榮秀滿盛（長化氣盛）其氣滯（土氣勝）其用滲泄（水涸不流但涓滴滲泄而出）其動堅止（堅止未詳）其發燥槁（陰少而陽盛故耳）其藏腎其果棗杏（棗土杏火果也）其實濡肉其穀黍稷（黍火稷土穀也）其味甘鹹其色黅元其畜彘牛其蟲鱗倮其主埃鬱昏翳其聲羽宮其病痿厥堅下（腎氣衰少濕熱乘之足膝軟弱而爲痿厥即腳氣之類也堅下未詳或曰便結也）從土化也（土氣專故水從土化）少羽與少宮同（少羽之歲水不及土來兼化故氣候與土運之少宮同）上宮與正宮同（辛丑辛未二歲上見太陰司天勝氣用事又得司天之助故全從土化與備化之紀同）其病癃閟（癃小便不通閟大便乾澀）邪傷腎也埃昏驟雨則振拉摧拔（土勝木復）眚於一其主毛顯狐狢變化不藏（有譌誤）故乘危而行不速而至暴虐無德災反及之微者復微甚者復甚氣

之常也發生之紀是謂啟敕以下太過之紀此六壬歲也土踈泄蒼氣達木達故土踈陽和布化陰氣迺隨木火相生金不來克而同木化生氣淳化萬物以榮其化生其氣美其政散其令條舒其動掉眩巔疾肝甚自病其德鳴靡啟坼靡偃也風氣所生其變振拉摧拔其穀麻稻其畜雞犬其果李桃其色青黃白其味酸甘辛其象春其經足厥陰少陽肝膽脈其藏肝脾肝勝脾其蟲毛介其物中堅外堅即核殼之義其病怒木有餘故太角與上商同林云五運太過獨太角言與上商同餘四運並不言疑此文爲衍上徵則其氣逆其病吐利壬子壬午少陰司天壬寅壬申少陽司天爲上徵運生司天子居母上木火上炎故病吐上行極而下則又病利也不務其德則收氣復秋氣勁切甚則肅殺清氣大至草木凋零邪迺傷肝木位之下金氣承之故過甚反傷肝也按太過之病止言自傷不列所勝之病與氣交變論互發又可知太過之紀亦有不爲害者或司天客氣有以相制則適得

其平也赫曦之紀是謂蕃茂六戊年陰氣內化陽氣外榮火土合德水不來勝而同火化炎暑施化物得以昌其化長其氣高其政動其令鳴顯鳴當作明王注火之用而有聲火之燔而有焰非也其動炎灼妄擾其德暄暑鬱蒸熱化所生其變炎烈沸騰其穀麥豆其畜羊彘其果杏栗其色赤白元其味辛苦鹹其象夏其經手少陰太陽心小腸脈手厥陰少陽心包三焦其藏心肺心勝肺其蟲羽鱗其物脈濡即絡濡其病笑瘧瘡瘍血流狂妄目赤皆火盛自病神有餘則笑不休與狂妄同源異証瘧必暑邪內舍新涼鬱之而後成也上羽與正徵同戊辰戊戌上見太陽司天制歲運火得其平故與升明之紀同其收齊其病痓六字疑衍痓爲太陽病與火運無與上徵而收氣後也遇子午寅申少陰少陽司天火運太甚金氣大衰故收氣後暴烈其政藏氣迺復時見凝慘甚則雨水霜雹切寒邪傷心也火位之下水氣承之故過甚反傷心敦阜之紀是謂廣化

六甲年厚德清靜順長以盈至陰內實物化充成土金合用水不來克而同土化烟埃朦鬱見於厚土大雨時行溼氣迺用燥政迺辟王注厚土山也溼氣用則燥氣辟自然之理耳其化圓其氣豐其政靜其令周備其動濡積并稸溼土壅滯也其德柔潤重淖其變震驚飄驟崩潰其穀稷麻其畜牛犬其果棗李其色黅元蒼其味甘鹹酸其象長夏其經足太陰陽明脾胃脈其藏脾腎其蟲倮毛其物肌核其病腹滿四支不舉溼滯於中則腹滿溼流支節則不舉大風迅至邪傷脾也土位之下風氣承之故過甚反傷脾也堅成之紀是謂收引六庚年天氣潔地氣明陽氣隨陰治化金水相生火不來克而同金化治化字衍燥行其政物以司成收氣繁布化洽不終王注收殺氣早土之化不得終其用也林云繁字疑誤其化成其氣削削減也其政肅其令銳切其動暴折瘍疰暴折猶暴痛金氣之過瘍疰皮膚之疾肺

所主也其德霧露蕭飋王注燥之化也蕭飋風聲也靜爲霧露用則風生其變肅殺凋零其穀稻黍其畜雞馬其果桃杏其色白青丹其味辛酸苦其象秋其經手太陰陽明肺大腸脈其藏肺肝肺勝肝其蟲介羽其物殼絡其病喘喝胸憑仰息肺氣壅盛之候上徵與正商同其生齊句衍其病欬庚子庚午庚寅庚申四歲上見少陰少陽司天制金之過則與審平之紀同火乘肺故欬政暴變則名木不榮柔脆焦首長氣斯救大火流炎爍且至蔓將槁邪傷肺也金位之下火氣承之故過甚則反傷肺蔓將槁句應在焦首下流衍之紀是謂封藏六丙年寒司物化天地嚴凝藏政以布長令不揚土不來克而同水化其化凜其氣堅其政謐其令流注其動漂泄沃涌皆水氣爲患即腫脹之類王訓沃爲沫義未明凡動皆主病則此爲水病無疑也其德凝慘寒雰其變冰雪霜雹非時而有其穀豆稷其畜彘牛其果栗棗其色黑丹黅其味

堿苦甘其象冬其經足少陰太陽腎膀胱其藏腎心腎膀心其蟲鱗倮其物濡滿其病脹腎實則脹上羽而長氣不化也丙辰丙戌上見太陽水氣太甚故火不化政過則化氣大舉而埃昏氣交大雨時降邪傷腎也水位之下土氣承之故過盛則反傷腎故曰不恒其德則所勝來復政恒其理則所勝同化此之謂也承制之義如是亢則抑之和則應之故有金同木化木同土化土同水化木同火化火同金化如上所列也帝曰天不足西北左寒而右涼地不滿東南右熱而左溫其故何也歧伯曰陰陽之氣高下之理太少之異也東南方陽也陽者其精降於下故右熱而左溫西北方陰也陰者其精奉於上故左寒而右涼陽主降自上而下東南地下故南熱而東溫始東而極於南也陰主升自下而上西北地高故北寒而西涼始西而極於北也精隨氣行言精而氣見矣陰陽應象論云陽者其精并於上陰者其精并於下語正相反義實相成以人身言則耳目爲陽左屬東南手足爲陰右

屬西北以高下言則東南爲下西北爲上以左右言則左爲上右爲下其實一耳是以地有高下氣有溫涼高者氣寒下者氣熱六元正紀論云至高之地冬氣常在至下之地春氣常在故適寒涼者脹溫熱者瘡下之則脹已汗之則瘡已此腠理開閉之常太少之異耳寒涼之地腠理閉密陽氣不得通行多爲脹滿下之則裏氣疏通而脹已溫熱之地腠理開泄衛氣不固風熱中於肌膚營氣不從多生癰腫汗之則邪從表出而瘡已此亦舉其大凡耳帝曰其於壽夭何如歧伯曰陰精所奉其人壽陽精所降其人夭西北之地陰固而陽常密東南之地陽泄而陰亦衰以人身言多慾者氣傷而精不守寡慾者精藏而氣自盛壽夭之故皆以此也帝曰善其病也治之奈何歧伯曰西北之氣散而寒之東南之氣收而溫之所謂同病異治也散其外寒而清其內熱收其外泄而溫其中寒南北異治亦其大凡如此故曰氣寒氣涼治以寒涼行水漬之熱湯浸漬以散外寒凡腠理密不能發汗者則用此法氣溫氣熱治以溫熱強其內守陰氣固於

外則熱鬱於內陽氣泄於外則寒生於中故西北之治宜寒涼東南之治宜溫熱强其內守謂固其陽氣也必同其氣可使平也假者反之土地之氣候不同藥物之溫涼亦異同其氣者藥氣與病氣相得乃可使之平也然病情萬變西北有假熱而實寒東南有假寒而實熱則必反其治以治之如熱極似寒陰極似陽之症亦所謂假者也若西北氣寒感多寒病東南氣熱感多熱病此理之常無俟贅說矣帝曰善一州之氣生化壽夭不同其故何也歧伯曰高下之理地勢使然也崇高則陰氣治之污下則陽氣治之陽勝者先天陰勝者後天言土地氣候之先後也此地理之常生化之道也帝曰其有壽夭乎歧伯曰高者其氣壽下者其氣夭地之小大異也小者小異大者大異故治病者必明天道地理陰陽更勝氣之先後人之壽夭生化之期乃可以知人之形氣矣帝曰善其歲有不病而藏氣不應不用者何也歧伯曰天氣制之氣有所從也歲運

當病不病及人之藏氣當應不應緣司天制之則歲氣從乎天氣故耳帝曰願卒聞之歧伯曰少陽司天寅申之歲火氣下臨肺氣上從勝氣相加受制之氣不得不應白起金用草木眚二句有譌誤王注起謂價高於市用謂用行刑罰說甚支火勝氣加金金氣受傷不能害木草木眚亦誤也下並倣此火見燔焫革金且耗大暑以行欬嚏鼽衄鼻窒曰林云別本作口瘍寒熱胕腫皆火刑金之候寒熱者火金相搏也肺主皮毛邪熱湊之是生瘍瘡肺爲熱害水且救之水守肺中是爲胕腫按之不起此天氣所生病風行於地厥陰在泉故云塵沙飛揚心痛胃脘痛厥逆鬲不通其主暴速厥陰之脈挾胃貫鬲上行故病如是風必挾火故主暴速此地氣所生也陽明司天卯酉之歲燥氣下臨肝氣上從蒼起木用而立土迺眚悽滄數至木伐草萎脇痛目赤掉振鼓慄筋痿不能久立病應平肝暴熱至少陰在泉土迺暑句行陽氣鬱發在下故鬱其發則暴小便變寒熱如瘧甚則心痛火行於槁熱內鬱故小便黃赤外感風寒則如瘧狀而實非也火鬱不伸則心

痛流水不冰蟄蟲迺見火氣在泉藏氣不密故爾二句應次暴熱至之下太陽司天辰戌之歲寒氣下臨心氣上從而火且明丹起金迺眚寒淸時舉勝則水冰火氣高明心熱煩嗌乾善渴鼽嚏喜悲數欠熱氣妄行寒迺復霜不時降火爲勝氣所克豈能高明妄行本係寒水之化何關勝復雜入不倫讀者辨之善忘甚則心痛寒水制火當有不足之症凡此所列皆屬火之有餘延傷肺金所未詳也土迺潤太陰在泉水豐衍寒客至沉陰化溼氣變物水飲內稸中滿不食皮痛肉苛筋脈不利甚則胕腫身後癰寒溼合化在內則水飲停稸中滿不食在外則皮肉頑痺筋脈不利水溼溢於肌膚而爲胕腫身後癰者肉苛筋痺跗踵不能行動久着牀席則身後臀背成瘡也厥陰司天巳亥之歲風氣下臨脾氣上從而土且隆黃起水迺眚土用革體重肌肉萎食減口爽風行大虛雲物搖動目轉耳鳴革易也失其常也土衰風淫故見諸症火縱其暴少陽在泉地迺暑大熱消爍

赤沃下謂便血也火灼陰血故然蟄蟲數見流水不冰其發機速火性急速其發則暴少陰司天子午之歲熱氣下臨肺氣上從白起金用草木眚喘嘔寒熱嚏鼽衄鼻窒熱淫肺傷之候大暑流行甚則瘡瘍燔灼金爍石流地迺燥陽明在泉淒滄數至脇痛善太息肅殺行草木變肝受金傷太陰司天丑未之歲溼氣下臨腎氣上從黑起水變埃冒雲雨胸中不利陰痿氣大衰而不起六字衍不用當其時反腰脽痛動轉不便也厥逆胸中不利溼滯於中也陰痿不用溼熱傷腎也當土氣旺之時腎傷更甚故腰脽痛動轉不便溼氣流入關節也腎陰盛而陽微故見厥逆地迺藏陰太陽在泉大寒且至蟄蟲早附心下否痛地裂冰堅少腹痛時害於食陰盛寒積故痛如是乘金則止水增迺鹹行水減也上二字衍帝曰歲有胎孕不育治之不全何氣使然歧伯曰六氣五類有相勝制也五類謂五蟲各有其類毛蟲屬

木羽蟲屬火倮蟲屬土介蟲屬金鱗蟲屬水同者盛之異者衰之此天地之道生化之常也故厥陰司天毛蟲靜羽蟲育介蟲不成在泉毛蟲育倮蟲耗羽蟲不育少陰司天羽蟲靜介蟲育毛蟲不成在泉羽蟲育介蟲耗不育太陰司天倮蟲靜鱗蟲育羽蟲不成在泉倮蟲育鱗蟲不成少陽司天羽蟲靜毛蟲育倮蟲不成在泉羽蟲育介蟲耗毛蟲不育陽明司天介蟲靜羽蟲育介蟲不成在泉介蟲育毛蟲耗羽蟲不成太陽司天鱗蟲靜倮蟲育在泉鱗蟲耗倮蟲不育諸乘所不成之運則甚也以上所列天地氣勝制生化之義參錯不一如厥陰在泉羽蟲何以不育少陰司天毛蟲何以不成太陰司天土應克水鱗蟲何育少陽在泉則厥陰司天天地氣同毛蟲何以不育古書錯誤難以臆斷闕之可也故氣主有所制歲立有所生運氣各有生化制勝互文也地氣制已勝天氣制勝已地氣在泉之氣

天氣司天之氣凡氣皆制已勝惟在天之氣義無所屈雖勝氣者反能制之如木不及上宮與正宮同歲運之木反同土化金不及上角與正角同歲運之金反同木化在勝氣則寡於畏在天氣則能制勝已也天制色地制形五類衰盛各隨其氣之所宜也得木氣者遇厥陰則盛遇陽明則衰餘皆如此推故有胎孕不育治之不全此氣之常也所謂中根也凡物皆得五行之氣以根於中也根於外者亦五王注謂五味五色類也然木火土金水之形類悉假外物色藏乃能生化外物既去則生氣離絕故皆是根於外也故生化之別有五氣五味五色五類五宜也王注然是二十五者根中根外悉有之於萬物之中互有所宜也帝曰何謂也歧伯曰根於中者命曰神機神去則機息根於外者命曰氣立氣止則化絕有知之物以神運故曰根於中無知之物以氣成故曰根於外其實氣亦根於中以其不能運動假外氣以立故曰外耳形與氣不相離非氣無以運形非形則氣亦無所麗也故各有制各有勝各有生各有成故曰不知年之所加氣之同異不足以言生化此

之謂也帝曰氣始而生化氣散而有形氣布而蕃育氣終而象變其致一也然而五味所資生化有薄厚成熟有多少終始不同其故何也岐伯曰地氣制之也非天不生地不長也帝曰願聞其道岐伯曰寒熱燥溼不同其化也舉四者以賅六氣故少陽在泉寒毒不生火在地中寒毒不能結聚其味辛未詳諸家皆以味辛者不化爲說鑿出不化二字非也其治苦酸治義亦未詳苦酸爲厥火之味又不云味而云治疑是其治辛其味苦酸上下互易耳火治辛則不化之義自見正釋地氣制之之義其穀蒼丹陽明在泉溼毒不生其味酸其氣溼句衍其治辛苦甘其穀丹素陽明少陰金火勝剋甘爲間味以和之也太陽在泉熱毒不生其味苦其治淡鹹其穀黅秬淡亦甘之屬厥陰在泉清毒不生其味甘其治酸苦其穀蒼赤其氣專其味正王注厥陰少陽在泉之歲皆氣化專一其味純正餘歲悉上下有剋勝故有間氣間味矣少陰在泉

寒毒不生其味辛其治辛苦甘其穀白丹太陰在泉燥毒不生其味鹹其氣熱句衍其治甘鹹少陰火克金故味辛者少化天氣係陽明燥金故其治辛苦辛天氣苦地氣也然與辛少化義相觸矣太陰其味鹹其治甘鹹亦同古文譌僞大抵然也其穀黅秬化淳則鹹守氣專則辛化而俱治十三字衍故曰補上下者從之治上下者逆之以其所在寒熱盛衰而調之此下言治法上謂心肺下謂肝腎補不足者必同其氣如辛補肺甘補脾是也治有餘者必逆其氣如苦治肺酸治脾也審寒熱盛衰則表裏虛實可見而其氣可調矣故曰上取下取內取外取以求其過能毒者以厚藥不勝毒者以薄藥此之謂也此取謂診候也取上以知下取外以知內則有過之處見矣能耐同甲乙經云胃厚色黑大骨肉肥者皆勝毒其瘦而胃薄者皆不勝毒此明上以所在寒熱盛衰而調之之義氣反者病在上取之下病在下取之上病在中傍取之此取謂施治也在上取上在下取下治熱以寒治寒以熱氣之常也其有反者病在上而其本在下如上壅者疏其下則通陽越者溫其下則

降也病在下而其本在上如下閉者宜其上則利陽陷者益其上則升也病在中而本因於四傍者則傍取之如脾胃之病而治心肺肝腎也四傍之因於中者先取中可知此即標本先後之義治病之首務也治熱以寒溫而行之治寒以熱涼而行之治溫以清冷而行之治清以溫熱而行之治熱以寒然兼有內寒則當溫而行之如附子瀉心湯是也治寒以熱然兼有上熱則當涼而行之如四逆湯加人尿豬膽汁是也治溫以清其熱雖不甚而勢方漸加則當以寒冷折之治清以溫其寒雖不甚而勢難驟去則當熱而化之治其方萌而絕其滋蔓故有病似輕而藥重也故消之削之吐之下之補之寫之久新同法消之去其滯削之去其堅吐之宣其上下之泄其實補其不足寫其有餘審其虛實而施治病之新久無異法也帝曰病在中而不實不堅且聚且散奈何岐伯曰悉乎哉問也無積者求其藏虛則補之無積而病在中則爲藏之虛藥以祛之食以隨之行水漬之和其中外可使畢已此言有積者或因乎中或因乎外和之則盡已帝曰有毒無毒服有約乎岐伯曰病有久新方

有大小有毒無毒固宜常制矣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無毒治病十去其九穀肉果菜食養盡之無使過之傷其正也不盡行復如法邪有不盡則再依前法行之除之以漸乃盡去也必先歲氣無伐天和五運有紀六氣有位有主客有太少人氣應之即天和也無盛盛無虛虛而遺人夭殃不察虛實妄施攻補則盛者轉盛虛者益虛眞氣日消難可挽救是遺人夭殃也無致邪無失正絕人長命盛盛是致邪也虛虛是失正也帝曰其久病者有氣從不康病去而瘠奈何氣從不康四字有譌岐伯曰昭乎哉聖人之問也化不可代時不可違運氣各有所主衰王不同人之藏氣亦隨之以爲衰王不能非其時而助長亦不可後其時爲補救如木火基於秋冬金水根於春夏補藏氣者滋其化原則當王之時氣自易復也夫經絡以通血氣以從復其不足與衆齊同養之和之靜以待時待時如木病愈在春之類謹守其氣無使傾移其形

迺彰生氣以長命曰聖王故大要曰無代化無違時必養必和待其來復此之謂也帝曰善

素問釋義卷八

陽湖張琦宛鄰甫學

六元正紀論第七十一 刺法論第七十二 本病論第七十三 亡

黃帝問曰六化六變勝復淫治甘苦辛鹹酸淡先後余知之矣夫五運之化或從五氣林云五氣疑作天氣或逆天氣或從天氣而逆地氣或從地氣而逆天氣或相得或不相得余未能明其事欲通天之紀從地之理和其運調其化使上下合德無相奪倫天地升降不失其宜五運宣行勿乖其政調之正味從逆奈何岐伯稽首再拜對曰昭乎哉問也此天地之綱紀變化之淵源非聖帝孰能窮其至理歟臣雖不敏請陳其道令終不滅久而不易帝曰願夫子推而次之從其類序分其部

主別其宗司昭其氣數明其正化可得聞乎岐伯曰先立其年以明其氣金木水火土運行之數寒暑燥濕風火臨御之化則天道可見民氣可調陰陽卷舒近而無惑數之可數者請遂言之帝曰太陽之政奈何岐伯曰辰戌之紀也

太陽　太角　太陰　壬辰　壬戌　其運風　其化鳴紊啟坼　其變振拉摧拔　其病眩掉目瞑

太角初　少徵　太宮　少商　太羽終

此紀太陽之壬運二歲也壬爲太角統運辰戌爲太陽寒水司天則丑未太陰溼土在泉也逐年運化變病各以統運加司天在泉爲言司天主半歲以前在泉主半歲以後大運則通主一年也壬年風運太過故化與變主此眩掉風木動搖之象甚則目不開也太角少徵太宮少商太羽者紀主客運也每年主運必始於角而終於羽客運則隨年干之化以陰陽分太少如壬年陽木起太角丁年陰木起少角戊年陽火起太徵癸年陰火起少徵丙年陽水起

太羽辛年陰水起少羽庚年陽金起太商乙年陰金起少商甲年陽土起太宮己年陰土起少宮之類也惟丁壬木運之年主客同運皆起於角而終於羽下注初終以明主運也主運靜守不變所以爲春溫夏暑秋涼冬寒者也客運以年干起初氣加於主運之上再合司天之六氣相加故有溫暑涼寒之不得其正者運以五爲制故主客皆以五常政相次若其行度則仍以陰陽太少爲節

太陽　太徵　太陰　戊辰　戊戌同正徵林云五常政論云赫曦之紀上羽與正徵同　其運熱　其化喧暑鬱燠　其變炎烈沸騰　其病熱鬱

太徵　少宮　太商　少羽終　少角初

此紀太陽之戊運二歲也戊爲太徵統運火運太過得司天寒水制之則火得其平熱鬱者熱爲寒折而鬱也

太陽　太宮　太陰　甲辰歲會同天符　甲戌歲會同天符林云六微旨論云土運臨四季所謂歲會本論下文云太過而加同天符也　其運陰埃　其化柔潤重澤　其變震驚飄驟　其病濕下重

太宮　少商　太羽終　太角初　少徵

此紀太陽之甲運二歲也水濕相搏故病下體重

太陽　太商　太陰　庚辰　庚戌　其運涼　其化霧露蕭飋　其變肅殺凋零　其病燥背瞀胸滿

太商　少羽終　太角初　少徵　太宮

此紀太陽庚運二歲庚爲太商統運金化太過肺氣不降故胸滿而背亦爲之悶瞀也此過亦自傷之旨

太陽　太羽　太陰　丙辰天符　丙戌天符　其運寒　其化凝慘凓冽　其變冰雪霜雹　其病大寒留於谿谷

太羽終　太角初　少徵　太宮　少商

此紀太陽丙運二歲也歲運與司天同氣故寒甚而留於肢節之會以爲病也

凡此太陽司天之政氣化運行先天王注六步之氣生長化收藏皆先天時而應至也　天氣肅地氣靜寒臨太虛陽氣不令水土合德上應辰星鎮星其穀元黅其政肅其令徐寒政大舉澤無陽燄則火發待時少陽中治時雨迺涯止極雨散還於太陰十六字衍　雲朝北極溼化迺布澤流萬物寒敷於上雷動於下寒濕之氣持於氣交太陽寒水司天太陰溼土在泉歲半以前天氣主之歲半以後地氣主之寒濕二氣相持其大體如此其每年歲運不同則司天在泉之氣互有盛衰及主客六步加臨又有生扶剋制之異此但主司天言之耳　民病寒濕發肌肉萎足痿不收濡寫血溢溢皆寒濕爲病其血溢則火鬱之故也　初之氣地氣遷氣迺大溫草迺早榮民迺厲溫病迺作身熱頭痛嘔吐肌腠瘡瘍上年少陰在泉終氣又屬少陰本年初氣少陽二火之交故氣大溫而民病溫也肌腠瘡瘍斑疹之屬然此亦第言司天之氣耳診者更當以各年歲運視其盛衰也　二之氣大涼反至民迺慘草迺遇寒七字衍　火氣遂抑民病氣鬱中滿客氣陽明合司天旺氣故涼反至木火之氣不得升達故民病如是寒迺始句衍　三之氣天政布寒氣行雨迺降民病寒反熱中癰疽注下心熱瞀悶不治者死客氣寒水即司天之氣故曰天政布三四氣寒濕氣交故並多雨主氣相火爲寒所抑陽氣不得發越而內奪故爲病如是　四之氣風濕交爭風化爲雨迺長迺化迺成六字衍　民病大熱少氣肌肉萎足痿注下赤白主氣濕土客氣風木又太陰在泉主政木從土化故風化爲雨暑熱傷氣故少氣溼熱過甚故痹痿注下赤白　五之氣陽復化草迺長迺化迺成民迺舒主氣燥金客氣君火故曰陽復化濕土在泉火土合德金氣堅成故曰迺化迺成草迺長句疑有誤　終之氣地氣正濕令行陰凝太虛埃昏郊野民乃慘悽寒風以至反者孕迺死主氣寒水客氣即在泉濕土故曰地氣正寒濕交盛其令如是反者句疑有誤或以冬行春令爲反支離不可通闕之可也　故歲宜苦以燥之溫之濕宜燥寒宜溫苦從火化治寒以熱也　必折其鬱氣

先資其化源（凡氣有餘不足皆能鬱鬱則爲病折者泄去之也化源化生之源如補火當資木補金當資土也王注謂九月迎而取之以補心火林氏解之云水王十月故先於九月迎而取之瀉水所以補火也按運氣在天地感之者人又有感而不病及病而微甚異者萬變也王氏欲於年前氣之未至取之不識其道何由空談名理不顧事實類如此也）抑其運氣扶其不勝無使暴過而生其疾（過則抑之不勝則扶之即所謂折其鬱氣資其化源也治者不審此而使其氣更有暴過則益生疾）食歲穀以全其眞避虛邪以安其正（虛邪即八正之虛風也）適氣同異多少制之同寒濕者燥熱化異寒濕者燥濕化故同者多之異者少之（此言治者當審歲運與司天在泉之氣同異多少而制其藥物也甲庚丙歲同寒濕壬戊歲異寒濕同者氣多異者氣少用藥之燥熱燥濕亦當準之壬戊歲以燥濕者蓋取燥金平木濕以制火之過也）用寒遠寒用涼遠涼用溫遠溫用熱遠熱食宜同法有假者反常反是者病所謂時也（下文備矣）

帝曰善陽明之政奈何歧伯曰卯酉之紀也

陽明 少角 少陰 清熱勝復同同正商 丁卯（歲會） 丁酉 其運風清熱

少角（初） 太徵 少宮 太商 少羽（終）

（此紀陽明之丁運二歲也丁爲少角統運風木不及司天燥金勝之金勝則火來復不及之運常兼勝復之氣言之風運氣也清勝氣熱復氣也按後天之政祇言其運而不詳其化其變其病蓋化變統於勝復其病於至眞要論詳之故於此不備也）

陽明 少徵 少陰 寒雨勝復同同正商 癸卯（同歲會） 癸酉（同歲會） 其運熱寒雨

少徵 太宮 少商 太羽（終） 太角（初）

（此紀陽明之癸運二歲歲火不及寒水勝之濕土來復熱運氣寒勝氣雨復氣也）

陽明 少宮 少陰 風涼勝復同 己卯 己酉 其運雨風涼

少宮 太商 少羽（終） 少角（初） 太徵

（此紀陽明之己運二歲也己爲少宮歲土不及風木乘而勝之土之子金金氣涼爲母復仇而運氣風勝氣涼復氣也）

陽明 少商 少陰 熱寒勝復同同正商 乙卯（天符） 乙酉（歲會太一天符） 其運涼熱寒

少商 太羽（終） 太角（初） 少徵 太宮

（此紀陽明之乙運二歲也歲金不及火勝水復涼運氣熱勝氣寒復氣也）

陽明 少羽 少陰 雨風勝復同 辛卯少宮同 辛酉 辛卯 其運寒雨風

少羽（終） 太角（初） 太徵 太宮 太商

（此紀陽明之辛運二歲也辛爲少羽歲水不及土勝木復寒運氣雨勝氣風復氣也）

凡此陽明司天之政氣化運行後天（王注六步之氣生長化收藏皆後天時而應）天氣急地氣明陽專其令炎暑大行〔物燥以堅淳風迺治風燥橫運流於氣交多陽少陰雲趨雨府濕化迺敷燥極而澤〕（燥金司天故天氣急君火在泉故地氣明金氣不及則火必乘之故陽專令而炎暑大行物燥以下三十二字辭意錯雜當闕之）其穀白丹間穀命太者（未詳）〔其耗白甲品羽〕（疑有誤）金火合德上應太白熒惑其政切其令暴蟄蟲迺見流水不冰（切者金之政暴者火之令君火在泉故蟄不藏而水不冰也）民病咳嗌塞寒熱發暴振慄癃閟清洗而勁毛蟲迺死熱後而暴介蟲迺殃其發躁勝復之作擾而大亂（火乘肺金不能清降故咳甚則嗌塞金火相持則爲寒熱振慄者火鬱於中而陰浮於外陰陽交爭之象癃閟乃火實而陰不化也清洗以下主勝復之變言之）〔清熱之氣持於氣交〕（二句衍）初

之氣地氣遷陰始凝氣始肅水迺冰寒雨化其病中熱脹面目浮腫善眠鼽衄〈嚏欠〉嘔小便黃赤甚則淋初氣主風木客濕土時寒氣濕燥金司天故凝肅水冰雨者濕土之化也寒濕之鬱皆爲熱氣滯不行則脹濕勝而風鼓之則上行而面目浮腫脾爲濕困則困乏無力而善眠睡濕熱兼風傷於肺胃故鼽衄及嘔嚏欠二字疑誤淫熱下流則小便黃赤甚則淋澁二之氣陽迺布民迺舒物迺生榮厲大至民善暴死二氣主君火客相火臣位君故多暴死三之氣天政布凉迺行燥熱交合〈燎〉極而澤民病寒熱三氣主相火客燥金即司天之氣故燥熱交合火金相戰故病寒熱燥極句疑有誤四之氣寒雨降病暴仆振慄譫妄少氣嗌乾引飲及爲心痛癰腫瘡瘍瘧寒之疾骨痿血便四氣主濕土客寒水在泉君火司氣而水濕主客制之則火爲水鬱火氣內伐故爲暴仆等病振慄見上骨痿則熱傷腎氣也五之氣春令反行草迺生榮民氣和五氣主燥金客風木合在泉君火故爾終之氣陽氣布候反温蟄蟲來見流水不冰

民迺康平其病温終氣主寒水客君火即在泉之氣當寒而温故病温民迺康平句有誤故食歲穀以安其氣食間穀以去其邪間穀爲勝復之氣所生故可以去邪歲宜以鹹以苦以辛汗之清之散之安其運氣無使受邪折其鬱氣資其化源以寒熱輕重多少其制同熱者多天化同清者多地化鹹從水化治在泉之君火也苦從火化治司天之燥金也辛從金化助司天之不足也本年上清下熱其氣不同故寒重者當多其辛熱以温之熱重者當多其鹹寒以清之若歲運與在泉同熱者則多用司天清肅之化以治之如少角少徵之年木火同熱化也與司天同清者則多用在泉温熱之化以治之如少商少羽之年金水同寒化也用凉遠凉用熱遠熱用寒遠寒用温遠温食宜同法有假者反之此其道也反是者亂天地之經擾陰陽之紀也帝曰善少陽之政奈何歧伯曰寅申之紀也

少陽　太角　厥陰　壬寅同天符　壬申同天符　其運風鼓

其化鳴紊啟坼　其變振拉摧拔　其病掉眩支脇驚駭

太角初　少徵　太宮　少商　太羽終

此紀少陽之壬運二歲也氣化民病皆風火之相扇

少陽　太徵　厥陰　戊寅天符　戊申天符　其運暑　其化暄囂鬱燠　其變炎烈沸騰　其病上〈熱鬱〉血溢血泄心痛鬱字疑衍

太徵　少宮　太商　少羽終　少角初

少陽戊運二歲火氣太過之病

少陽　太宮　厥陰　甲寅　甲申　其運陰雨　其化柔潤重澤　其變震驚飄驟　其病體重胕腫痞飲

太宮　少商　太羽終　太角初　少徵

少陽甲運二歲也土太過濕勝爲病

少陽　太商　厥陰　庚寅　庚申同正商　其運凉　其化霧露清切　其變肅殺凋零　其病肩背胸中

太商　少羽終　少角初　太徵　少宮

少陽庚運二歲肺居胸中而系於背肩背相連故爲病

少陽　太羽　厥陰　丙寅　丙申　其運寒肅林億云前太陽司天運合太羽當言其運寒肅少陽少陰司天運當言其運寒也　其化凝慘凓冽　其變冰雪霜雹　其病寒浮腫

太羽終　太角初　少徵　太宮　少商

少陽丙運二歲浮腫者水寒所發

凡此少陽司天之政氣化運行先天天氣正地氣擾風迺暴

舉木偃沙飛炎火迺流陰行陽化雨迺時應火木同德上應熒惑歲星其穀丹蒼其政嚴其令擾故七字衍 風熱參布雲物沸騰太陰橫流寒迺時至涼雨並起本年上火下風太陰橫流等義均不合疑竄入也民病寒中外發瘡瘍內爲泄滿故聖人遇之和而不爭往復之作民病寒熱瘧泄聾瞑嘔吐上怫腫色變寒中疑當作熱中相火爲病多熱也泄滿者風木傷脾則泄下或中滿也相火宜秘故於司天用事之歲著其訓曰聖人遇之和而不爭則運氣雖有過不及而人可無病矣太運不言勝復此言往復亦疑誤上怫腫色變未詳 初之氣地氣遷風勝迺搖寒迺去候迺大溫草木早榮寒來不殺溫病迺起其病氣怫於上血溢目赤欬逆頭痛血崩脇滿膚湊中瘡初氣主風木客君火故氣候大溫寒來不殺者時屆寒而不殺物也諸病皆火熱之診 二之氣火反鬱白埃四起雲趨雨府風不勝濕雨迺零民迺康句衍 其病熱鬱於上欬

逆嘔吐瘡發於中胸嗌不利頭痛身熱昏憒膿瘡二氣客濕土火氣反鬱厥陰在泉故風不勝濕瘡發於中肺癰腸癰之類也 三之氣天政布炎暑至少陽臨上雨迺涯句疑誤 民病熱中聾瞑血溢膿瘡欬嘔鼽衄渴嚏欠喉痺目赤善暴死三氣主客皆相火卽司天之氣二火交熾故多火熱之病 四之氣涼迺炎暑間化白露降民氣和平其病滿身重四氣主濕土客燥金燥濕氣濕視其氣勝而爲病滿當爲胸滿肺病身重則濕病也 五之氣陽迺去寒迺來雨迺降氣門迺閉剛木早凋民避寒邪君子周密主燥金客寒水氣門者衛氣出入之門也 終之氣地氣正風迺至萬物反生霜霧以行其病關閉不禁心痛句衍 陽氣不藏而欬終氣主寒水客風木卽在泉之氣也上云地氣擾此云地氣正者前主一歲而言風動於下故曰擾此以冬令而言合有寒風故曰正也萬物反生句有誤霜霧者風挾水氣上行木氣本溫故不爲霜雪而爲霧霧也時當閉藏之令而風木踈泄故泄利不禁相火不藏乘肺而爲欬 抑其運氣贊所

不勝必折其鬱氣先取化源暴過不生苛疾不起化源或曰資或曰取雖有不同王氏訓資亦曰取則一耳 故歲宜鹹宜辛宜酸滲之泄之漬之發之觀氣寒溫以調其過同風熱者多寒化異風熱者少寒化鹹以勝火辛以平木風火相扇酸以收之滲泄以去二便之實漬發以泄勝理之邪同風熱者太角太徵歲也多用寒化之品異風熱者太宮太商太羽歲是也少用寒化之品 用熱遠熱用溫遠溫用寒遠寒用涼遠涼食宜同法此其道也有假者反之反是者病之階也

帝曰善太陰之政奈何歧伯曰丑未之紀也

太陰 少角 太陽 清熱勝復同 同正宮 丁丑 丁未 其運風清熱

少角初 太徵 少宮 太商 少羽終

此紀太陰丁運二歲木不及金勝之火來復風運氣清勝氣熱復氣也

太陰 少徵 太陽 寒雨勝復同 癸丑 癸未 其運熱寒雨

少徵 太宮 少商 太羽終 太角初

太陰之癸運二歲火不及水勝之土來復熱運氣寒勝氣雨復氣也

太陰 少宮 太陽 風清勝復同 同正宮 己丑太一天符 己未太一天符 其運雨風清

少宮 太商 少羽終 少角初 太徵

太陰之己運二歲土不及木勝之金來復雨運氣風勝氣清復氣也

太陰 少商 太陽 熱寒勝復同 乙丑 乙未 其運涼熱寒

少商 太羽終 太角初 少徵 太宮

太陰之乙運二歲金不及火勝之水來復凉運氣熱勝氣寒復氣也
太陰 少羽 太陽 雨風勝復同 同正宮 辛丑同歲會
辛未同歲會 其運寒雨風
少羽終 少角初 太徵 少宮 太商
太陰之辛運二歲水不及土勝之木來復寒運氣雨勝氣風復氣也
凡此太陰司天之政氣化運行後天陰專其政陽氣退辟大風時起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原野昏霧白埃四起雲奔南極寒雨數至物成於差夏司天濕土在泉寒水故曰陰專其政土不及風必勝之故大風時起太陰司天在南故曰南極差夏王氏謂立秋後一十日蓋以主氣濕土客氣少陽土氣溫故物成也民病寒濕腹滿身䐜憤胕腫痞逆寒厥拘急皆寒濕為病濕寒合德黃黑埃昏流行氣交二句衍上應鎮星辰星其政肅其令寂二語竄入其穀黅

元故陰凝於上寒積於下寒水勝火則為冰雹陽光不治殺氣迺行陰氣者殺氣也故有餘宜高不及宜下有餘宜晚不及宜早土之利氣之化也民氣亦從之此數句義難強解姑闕之間穀命其太也初之氣地氣遷寒迺去春氣正風迺來生布生字疑衍萬物以榮民氣條舒風濕相薄雨迺後民病血溢筋絡拘強關節不利身重筋痿初氣主客皆風木木氣溫和故萬物榮茂而民氣條舒司天濕土故風濕相薄風氣勝故雨後至風傷肝則血溢筋絡拘強關節不利皆風濕之診身重筋痿則濕多也二之氣大火正物承化民迺和其病溫厲大行遠近咸若濕蒸相薄雨迺時降二氣主客君火故大火正物承化民迺和有誤或衍火甚濕蒸故病溫厲遠近若一也三之氣天政布濕氣降地氣騰雨迺時降寒迺隨之感於寒濕則民病身重胕腫胸腹滿三氣主相火客濕土即司天之氣故曰天政布在泉氣應故民感寒濕而為病四之氣畏火臨溽蒸化地氣騰天氣否隔寒風曉暮蒸熱相薄草木凝烟濕化不流則白露陰布以成秋令民病腠理熱血暴溢瘧心腹滿熱臚脹甚則字衍胕腫四氣主濕土客相火故溽蒸化在泉之氣持於氣交故寒風時至而天氣否隔濕化不流也濕熱蒸於腠理故熱血暴溢者火傷血藏也先受暑濕後被寒風故瘧濕熱壅滯故心腹熱脹而外則胕腫五之氣慘令已行寒露下霜迺早降草木黃落寒氣及體君子周密民病皮腠五氣主客燥金慘疑作燥肺主皮毛燥反自傷也終之氣寒大舉濕大化句衍霜乃積陰迺凝水堅冰陽光不治感於寒則病人字衍關節禁固腰脽痛寒濕持於氣交而為疾也終氣主客寒水故寒甚而陽光不治關節腰脽嚴寒客之則拘急而痛禁固未詳當即拘急之意寒濕十字衍文必折其鬱氣而取化源益其歲氣無使邪勝食歲穀以全其眞食間穀以保其精故歲宜以苦燥之溫之甚者發之泄之不發不泄則

濕氣外溢肉潰皮坼而水血交流必贊其陽火令禦甚寒苦燥以勝濕溫以勝寒發泄治濕之甚者贊陽火治寒之甚者從氣異同少多其判也判疑制之譌同寒者以熱化同濕者以燥化異者少之同者多之用涼遠涼用寒遠寒用溫遠溫同熱遠熱食宜同法假者反之此其道也反是者病也帝曰善少陰之政奈何歧伯曰子午之紀也

少陰 太角 陽明 壬子 壬午 其運風鼓 其化鳴紊啓坼 其變振拉摧拔 其病支滿
太角初 少徵 太宮 少商 太羽終
少陰 太徵 陽明 戊子天符 戊午太一天符 其運炎暑
其化暄耀鬱燠 其變炎烈沸騰 其病上熱血溢

太徵　少宮　太商　少羽（終）　少角（初）

少陰　太宮　陽明　甲子　甲午　其運陰雨　其化柔潤時雨（林云時雨二字疑誤）　其變震驚飄驟　其病中滿身重

太宮　少商　太羽（終）　太角（初）　少徵

少陰　太商　陽明　庚子（同天符）　庚午（同天符）　同正商

其運凉勁　其化霧露蕭飋　其變肅殺凋零　其病下清

太商　少羽（終）　少角（初）　太徵　少宮

少陰　太羽　陽明　丙子（歲會）　丙午　其運寒　其化凝慘凓冽　其變冰雪霜雹　其病寒下

太羽（終）　太角（初）　少徵　太宮　少商

凡此少陰司天之政氣化運行先天地氣肅天氣明寒交暑熱加燥雲馳雨府濕化迺行時雨迺降（上熱下燥無濕化流行之理必誤衍也）金火合德上應熒惑太白其政明其令切其穀丹白水火寒熱持於氣交而為病始也熱病生於上清病生於下寒熱凌犯而爭於中（火太過則水氣當承之故交持為病）民病欬喘血溢血泄鼽嚏目赤眥瘍（皆火甚為病）寒厥入胃心痛腰痛腹大嗌乾腫上（在泉氣本清或過主客寒水皆能為病故有寒厥等證嗌乾者少陰之氣不至腫上者腎風之類也）初之氣地氣遷燥將去（林云暑字之誤）寒迺始蟄復藏水迺冰霜復降風迺至（林云當作冽）陽氣鬱民反周密關節禁固腰脽痛炎暑將起中外瘡瘍（上年終氣相火本年初氣寒水故寒甚而火鬱關節腰脽皆寒水為病炎暑二句不倫必誤衍）二之氣陽氣布風迺行春氣以正萬物應榮寒氣時至（句衍）民迺和其病淋目瞑目赤氣鬱於上而熱（二氣主君火客風木故陽氣布火熾甚則肝受病故下為淋而上為目瞑目赤氣鬱句衍）三之氣天政布大火行庶類蕃鮮寒氣時至（句衍）民病氣厥心痛寒熱更作欬喘目赤（三氣主相火客君火即司天之氣也二火交熾故為諸病）四之氣溽暑至大雨時行寒熱互至民病寒熱嗌乾黃癉鼽衄飲發（四氣主客濕土在泉氣動故寒熱互作諸病熱而兼濕也）五之氣畏火臨暑反至陽迺化萬物迺生迺長榮民迺康其病溫（五氣主燥金客相火時凉氣熱故為病溫）終之氣燥令行餘火內格腫於上欬喘甚則血溢寒氣數舉則霧霧翳病生皮腠內舍於脇下連少腹而作寒中（終氣主寒水客燥金即在泉之氣也餘火內格者五氣之相火與金水之氣相格拒故為浮腫於上及欬喘血溢也其無餘火者則寒自皮腠舍於脇下連少腹為寒中）地將易也（句衍）必抑其運氣資其歲勝折其鬱發先取化源無使暴過而生其病也食歲穀以全真

氣食間穀以避虛邪（先天之政皆不言食間穀此獨言者誤也）歲宜鹹以耎之而調其上甚則以苦發之以酸收之而安其下甚則以苦泄之適氣同異而多少之同天氣者以寒清化同地氣者以溫熱化用熱遠熱用凉遠凉用溫遠溫用寒遠寒食宜同法有假則反此其道也反是者病作矣帝曰善厥陰之政奈何岐伯曰巳亥之紀也

厥陰　少角　少陽　清熱勝復同　同正角　丁巳（天符）　丁亥（天符）　其運風清熱（風運氣清勝氣熱復氣）

少角（初）　太徵　少宮　太商　少羽（終）

厥陰　少徵　少陽　寒雨勝復同　癸巳（同歲會）　癸亥（同歲會）　其運熱寒雨（熱運氣寒勝氣雨復氣）

少徵 太宮 少商 太羽終 太角初

厥陰 少宮 少陽 風清勝復同 同正角 己巳 己

亥 其運雨風清雨運氣風勝氣清復氣

少宮 太商 少羽終 少角初 太徵

厥陰 少商 少陽 熱寒勝復同 同正角 乙巳 乙

亥 其運涼熱寒涼運氣熱勝氣寒復氣

少商 太羽終 太角初 少徵 太宮

厥陰 少羽 少陽 雨風勝復同 辛巳 辛亥 其運

寒雨風寒運氣雨勝氣風復氣

少羽終 少角初 太徵 少宮 太商

凡此厥陰司天之政氣化運行後天諸同正歲氣化運行同

天諸同正歲六紀皆有之於此發其例生長化收藏與天氣相合無先後之異也天氣擾地氣正風生高遠炎熱從之雲趨雨府濕化迺行風火同德上應歲星熒惑司天風木不及土氣少制故濕化迺行其政撓其令速撓者風木之象速者相火之性其穀蒼丹間穀言太者其耗文角品羽未詳風燥火熱勝復更作蟄蟲來見流水不冰熱病行於下風病行於上風燥勝復形於中金勝火復視其氣而更作少陽在泉故蟄蟲見而水不冰下謂歲半以後上謂歲半以前中謂氣交也初之氣寒始肅殺氣方至民病寒於右之下初氣主風木客燥金金氣涼故病寒於右之下未詳蓋衍字也二之氣寒不去華華字誤雪水冰殺氣施化霜迺降名草上焦寒雨數至陽復化民病熱於於字衍中二氣主君火客寒水故寒不去陽復化句疑有誤客寒外加君火被抑不當云復化復疑不字之訛火鬱故民病熱中三之氣天政布風迺時舉民病泣出耳鳴掉眩主相火客風木卽司天之氣故耳四之氣溽

暑濕熱相薄爭於左之上民病黃癉而爲而爲字衍胕腫四氣主濕土客君火土王長夏故溽暑君火加臨又在泉相火氣應故濕熱相薄而病黃癉胕腫也左之上未詳疑衍句五之氣燥濕更勝沈陰迺布寒氣及體風雨迺行五氣主燥金客濕土寒氣句疑有誤終之氣畏火司令陽迺大化蟄蟲出見流水不冰地氣大發草迺生人迺舒其病溫厲終氣主寒水客相火卽在泉之地氣也時寒氣熱陽氣升泄故爲溫厲之病必折其鬱氣資其化源贊其運氣無使邪勝歲宜以辛調上以鹹調下畏火之氣無妄犯之辛從金化以平風木鹹從水化以平相火二火相火最烈故戒不可更以熱化之品犯之休云不言適氣同異多少之制者六氣分政惟厥陰與少陽之政上下無剋罰之異故不再言同風熱者多寒化異風熱者少寒化也用溫遠溫用熱遠熱用涼遠涼用寒遠寒食宜同法有假反常此之道也反是者病帝曰善夫子言可謂悉矣然何以明其應乎岐伯曰昭乎哉問也夫六氣者行有次止有位故常

以正月朔日平旦視之覩其位而知其所在矣王注陰之所在天應以雲陽之所在天應以清淨自然分布象見不差運有餘其至先運不及其至後此天之道氣之常也運非有餘非不足是謂正氣其至當其時也帝曰勝復之氣其常在也災眚時至候也奈何岐伯曰非氣化者是謂災也不在正化又非承制勝復之氣不時而至爲災帝曰天地之數終始奈何岐伯曰悉乎哉問也是明道也數之始起於上而終於下歲半之前天氣主之歲半之後地氣主之上下交互氣交主之歲紀畢矣交互者三四氣之際故曰位明氣月可知乎所謂氣也十三字有訛誤帝曰余司其事則而行之不合其數何也岐伯曰氣用有多少化洽洽疑當作治有盛衰衰盛多少同其化也帝曰願聞同化何如岐伯曰風溫春化同熱曛昏火夏化同昏火疑有誤勝

與復同句當在冬化同之下燥清烟露秋化同雲雨昏暝埃長夏化同寒氣霜雪冰冬化同此天地五運六氣之化更用盛衰之常也不合其數謂推其步候而運氣有不能相合者蓋以氣有多少化有盛衰不可齊也然天地之氣化本有常數察其德化政令災變便知何氣之動時雖不同其氣化則同也故但見風溫皆木氣也則與春化同但見火熱皆火氣也則與夏化同但見清燥皆金氣也則與秋化同但見雲雨埃皆土氣也則與長夏化同但見寒氣冰雪皆水氣也則與冬化同其非時勝復之氣亦同此例則氣雖萬變而有其不變者存故曰更用盛衰之常也此實運氣勝復之通例明乎此則了無窒碍矣帝曰五運行同天化者命曰天符余知之矣願聞同地化者何謂也岐伯曰太過而同天化者三不及而同天化者亦三太過而同地化者三不及而同地化者亦三此凡二十四歲也帝曰願聞其所謂也岐伯曰甲辰甲戌太宮下加太陰壬寅壬申太角下加厥陰庚子庚午太商下加陽明如是者三此太過同地化者癸巳癸亥少徵下加少陽辛丑辛未少羽下加太陽癸卯癸酉少徵下加少陰如是者三此不及同地化者戊子戊午太徵上臨少陰戊寅戊申太徵上臨少陽丙辰丙戌太羽上臨太陽如是者三此太過同天化者丁巳丁亥少角上臨厥陰乙卯乙酉少商上臨陽明己丑己未少宮上臨太陰如是者三此不及同天化者除此二十四歲則不加不臨也帝曰加者何謂岐伯曰太過而加同天符不及而加同歲會也帝曰臨者何謂岐伯曰太過不及皆曰天符而變行有多少病形有微甚生死有早晏耳帝曰夫子言用寒遠寒用熱遠熱余未知其然也願聞所謂遠岐伯曰熱無犯熱寒無犯寒從者和逆者病不可不敬畏而遠之所謂時與六位也時謂四時六位即六步主氣

帝曰溫凉何如岐伯曰司氣以熱用熱無犯司氣以寒用寒無犯司氣以凉用凉無犯司氣以溫用溫無犯間氣同其主無犯異其主則小犯之是謂四畏必謹察之間氣即謂客氣或謂左間右間之氣非是帝曰善其犯者何如王注須犯者岐伯曰天氣反時則可依時及勝其主則可犯以平為期而不可過是謂邪氣反勝者王注氣動有勝是謂邪客勝於主不可不禦也六步之氣於六位中應寒反熱應熱反寒應溫反凉應凉反溫是謂六步之邪勝也差冬反溫差夏反冷差秋反熱差春反凉是四時之邪勝也勝則反其氣以平之故曰無失天信無逆氣宜無翼其勝無贊其復是謂至治春溫夏熱秋凉冬寒天之信也治熱以寒治寒以熱治凉以溫治溫以凉氣之宜也不及則有勝氣太過則有復氣翼之贊之是助邪也帝曰善五運氣行主歲之紀其有常數乎岐伯曰臣請次之甲子甲午歲上少陰火中太宮土運下陽明金熱化二雨化五燥化四所謂正化日也其化上鹹寒中苦熱下酸熱所謂藥食宜也按五運六氣前後篇外本論復備六十年司天在泉之化詳且悉矣茲所列主歲之紀無關理要且多訛缺如每運二歲而上下之化止紀一歲藥食多與至眞要論相異蓋皆後來竄入也乙丑乙未歲上太陰土中少商金運下太陽水熱化寒化勝復同所謂邪氣化日也災七宮不及之運例言災而災必於當運之方眞不可解濕化五清化四寒化六所謂正化日也其化上苦熱中酸和下甘熱所謂藥食宜也丙寅丙申歲上少陽相火中太羽水運下厥陰木火化二寒化六風化三所謂正化日也其化上鹹寒中鹹溫下辛溫所謂藥食宜也丁卯歲會丁酉歲上陽明金中少角木運下少陰火清化熱化勝復同所謂邪氣化日也災三宮燥化九風化三熱化七所謂正化日也其化上苦小溫中辛和下鹹寒所謂

藥食宜也戊辰戊戌歲上太陽水中太徵火運下太陰土寒化六熱化七濕化五所謂正化日也其化上苦溫中甘和下甘溫所謂藥食宜也己巳己亥歲上厥陰木中少宮土運下少陽相火風化清化勝復同所謂邪氣化日也災五宮風化三濕化五火化八所謂正化日也其化上辛凉中甘和下鹹寒所謂藥食宜也庚午同天符庚子同天符歲上少陰火中太商金運下陽明金熱化七清化九燥化九所謂正化日也其化上鹹寒中辛溫下酸溫所謂藥食宜也辛未同歲會辛丑同歲會歲上太陰土中少羽水運下太陽水雨化風化勝復同所謂邪氣化日也災一宮雨化五寒化一所謂正化日也其化上苦熱中苦和下苦熱所謂藥食宜也壬申同天符壬寅同天符歲

上少陽相火中太角木運下厥陰木火化二風化八所謂正化日也其化上鹹寒中酸和下辛凉所謂藥食宜也癸酉同歲會癸卯同歲會歲上陽明金中少徵火運下少陰火寒化雨化勝復同所謂邪氣化日也災九宮燥化九熱化二所謂正化日也其化上苦小溫中鹹溫下鹹寒所謂藥食宜也甲戌歲會同天符甲辰歲會同天符歲上太陽水中太宮土運下太陰土寒化六濕化五正化日也其化上苦熱中苦溫下苦溫藥食宜也乙亥乙巳歲上厥陰木中少商金運下少陽相火熱化寒化勝復同邪氣化日也災七宮風化八清化四火化二正化度也其化上辛凉中酸和下鹹寒藥食宜也丙子歲會丙午歲上少陰火中太羽水運下陽明金熱化二寒化六清化四正化

度也其化上鹹寒中鹹熱下酸溫藥食宜也丁丑丁未歲上太陰土中少角木運下太陽水清化熱化勝復同邪氣化度也災三宮雨化五風化三寒化一正化度也其化上苦溫中辛溫下甘熱藥食宜也戊寅戊申天符歲上少陽相火中太徵火運下厥陰木火化七風化三正化度也其化上鹹寒中甘和下辛凉藥食宜也己卯己酉歲上陽明金中少宮土運下少陰火風化清化勝復同邪氣化度也災五宮清化九雨化五熱化七正化度也其化上苦小溫中甘和下鹹寒藥食宜也庚辰庚戌歲上太陽水中太商金運下太陰土寒化一清化九雨化五正化度也其化上苦熱中辛溫下甘熱藥食宜也辛巳辛亥歲上厥陰木中少羽水運下少陽相火雨化風

化勝復同邪氣化度也災一宮風化三寒化一火化七正化度也其化上辛凉中苦和下鹹寒藥食宜也壬午壬子歲上少陰火中太角木運下陽明金熱化二風化八清化四正化度也其化上鹹寒中酸凉下酸溫藥食宜也癸未癸丑歲上太陰土中少徵火運下太陽水寒化雨化勝復同邪氣化度也災九宮雨化五火化二寒化一正化度也其化上苦溫中鹹溫下甘熱藥食宜也甲申甲寅歲上少陽相火中太宮土運下厥陰木火化二雨化五風化八正化度也其化上鹹寒中鹹和下辛凉藥食宜也乙酉太一天符乙卯天符歲上陽明金中少商金運下少陰火熱化寒化勝復同邪氣化度也災七宮燥化四清化四熱化二正化度也其化上苦小溫中苦和下

鹹寒藥食宜也丙戌天符丙辰天符歲上太陽水中太羽水運下太陰土寒化六雨化五正化度也其化上苦熱中鹹溫下甘熱藥食宜也丁亥天符丁巳天符歲上厥陰木中少角木運下少陽相火清化熱化勝復同邪氣化度也災三宮風化三火化七正化度也其化上辛凉中辛和下鹹寒藥食宜也戊子天符戊午太一天符歲上少陰火中太徵火運下陽明金熱化七清化九正化度也其化上鹹寒中甘寒下酸溫藥食宜也己丑太一天符己未太一天符歲上太陰土中少宮土運下太陽水風化清化勝復同邪氣化度也災五宮雨化五寒化一正化度也其化上苦熱中甘和下甘熱藥食宜也庚寅庚申歲上少陽相火中太商金運下厥陰木火化七清化九風化三正化度也其

化上鹹寒中辛溫下辛凉藥食宜也辛卯辛酉歲上陽明金中少羽水運下少陰火雨化風化勝復同邪氣化度也災一宮清化九寒化一熱化七正化度也其化上苦小溫中苦和下鹹寒藥食宜也壬辰壬戌歲上太陽水中太角木運下太陰土寒化六風化八雨化五正化度也其化上苦溫中酸和下甘溫藥食宜也癸巳同歲會癸亥同歲會歲上厥陰木中少徵火運下少陽相火寒化雨化勝復同邪氣化度也災九宮風化八火化二正化度也其化上辛凉中鹹和下鹹寒藥食宜也凡此定期之紀勝復正化皆有常數不可不察故知其要者一言而終不知其要流散無窮此之謂也帝曰善天道有常有變愈變而常之理愈見若執成數以求之不成拘墟之見耶謂古今之運不同不敢信古經之說者此等竄入之文誤之也

五運之氣亦復歲乎有勝必有復何有誤字岐伯曰鬱極迺發待時而作也王注大溫發於辰巳大熱發於未申太凉發於戌亥太寒發於丑寅所勝臨之亦待間氣而發故曰待時也帝曰請問其所謂也岐伯曰五常之氣太過不及其發異也帝曰願卒聞之岐伯曰太過者暴不及者徐暴者爲病甚徐者爲病持帝曰太過不及其數何如岐伯曰太過者其數成不及者其數生土常以生也三十字與前後文不相入他篇脫簡也帝曰其發也何如岐伯曰土鬱之發巖谷震驚雷殷氣交埃昏黃黑化爲白氣飄驟高深擊石飛空洪水迺從川流漫衍田牧土駒化氣迺敷善爲時雨始生始長始化始成王注鬱謂鬱抑天氣之甚也雖天氣亦有涯分終則衰故鬱者怒發也雷雨大作而木土相持之氣乃休解易曰雷雨作解也氣交謂土之上盡山之高也所謂雷雨生於山中者土既鬱抑天木制之平川土薄氣常乾燥故不能先發也山原土厚濕化豐盛故先怒發也疾氣驟

雨岸落山化大水横流石迸勢急高山空谷擊石先飛而洪水隨至也巨川衍溢流漫平陸大水已去石土危然若羣駒散牧於田野按王氏此辭甚美而訛誤不免擇其善者錄之化爲白氣句有誤白或當作雨字之訛也化氣迺敷者王氏云土被制化氣不敷屈極則伸乃能敷布於庶類以時而雨滋澤草木言是四始者明萬物化成之能也故民病心腹脹腸鳴而爲數後甚則心痛脅䐜嘔吐霍亂飲發注下胕腫身重王注脾熱之生按心痛者胃脘當心而痛非心之病也雲奔雨府霞擁朝陽山澤埃昏其迺發也以其四氣王注四氣謂夏至後三十一日起盡至秋分日也按雲奔三句與上下語意複出恐有譌誤雲橫天山浮游生滅怫之先兆王注天際雲橫山猶冠帶巖谷叢薄乍滅乍生有土之見怫兆已彰平明占之浮游以午前後望也按怫即鬱金鬱之發天潔地明風清氣切大凉迺舉草樹浮烟燥氣以行霿霧數起殺氣來至草木蒼乾金迺有聲草樹浮烟霿霧數起金鬱將發之象至大凉舉燥氣行則已發之象也本文前後互次應正之故民病欬逆心脅滿引少腹善暴痛不可反

側嗌乾面塵色惡（金鬱自傷及勝而木病之診）山澤焦枯土凝霜鹵怫迺發也其氣五（王注五氣謂秋分至立冬十五日內也）夜零白露林莽聲悽怫之兆也（此疑有誤非金鬱之徵也）水鬱之發陽氣迺辟陰氣暴舉大寒迺至川澤嚴凝寒雰結爲霜雪（王注寒雰白氣也其狀如霧而不流行墜地如霜雪得日晞也）甚則黃黑昏翳流行氣交迺爲霜殺水迺見祥（王注黃黑亦惡濁水氣也祥妖祥亦謂泉出平地）故民病寒客心痛腰脽痛大關節不利屈伸不便善厥逆痞堅腹滿（王注陰勝陽故）陽光不治空積沉陰白埃昏瞑而迺發也其氣二火前後（王注陰精與水皆上承火故其發也在君相二火之前後亦猶辰星迎隨日也）太虛深玄氣猶麻散微見而隱色黑微黃怫之先兆也木鬱之發太虛埃昏雲物以擾大風迺至屋發折木木有變（王注變謂土生異木奇狀也按王義無關木鬱疑衍）故民病胃脘當心而痛上支兩脇鬲

咽不通食飲不下甚則耳鳴眩轉目不識人善暴僵仆（皆厥陰脈所行爲病耳鳴者肝膽同氣少陽之火上逆也筋骨强直而不用故卒僵仆）太虛蒼埃天山一色或爲濁色黃黑鬱若橫雲不起雨而迺發也（此數語有訛誤不可讀）其氣無常（風行數變故其發無常）長川草偃柔葉呈陰松吟高山虎嘯岩岫怫之先兆也（王注草偃謂無風而自低柔葉謂白楊葉也無風而葉皆背見是謂呈陰山行之候則以松虎期之原行亦以麻黃爲候秋冬則以梧桐蟬葉候之按二字疑誤）火鬱之發太虛腫翳大明不彰（腫當作曛赤氣也）炎火行大暑至山澤燔燎材木流津廣廈騰烟土浮霜鹵止水迺減蔓草焦黃風行惑言濕化迺後（霜鹵謂火極土燥鹵白如霜也止水減者井泉涸也訛言四起熒惑之所爲）故民病少氣瘡瘍癰腫脇腹胸背面首四支䐜憤臚脹瘍痱嘔逆瘛瘲骨痛節迺有動注下溫瘧腹中暴痛血溢流注精液迺少目赤心熱甚則

瞀悶懊憹善暴死（皆火逆之診）刻終大溫汗濡玄府其迺發也（王注刻終謂晝夜水刻之終晝時也陰盛於此反無涼氣是陰不勝陽熱既已萌故當怒發也）其氣四（火本旺於夏因其氣鬱故發於未申之月）動復則靜陽極反陰濕令迺化迺成（濕旺於長夏火過甚故有霜鹵井涸之候其氣已濕化迺行而物以生長化成壯極則反理之常也）華發水凝山川冰雪焰陽午澤怫之先兆也（王注謂君火王時有寒至也按焰陽句疑有誤）有怫之應而後報也皆觀其極而迺發也木發無時隨水火也謹候其時病可與期失時反歲五氣不行生化收藏政無恆也帝曰水發而雹雪土發而飄驟木發而毀折金發而清明火發而曛昧何氣使然歧伯曰氣有多少發有微甚微者當其氣甚者兼其下徵其下氣而見可知也（此節諸家皆以承氣爲說如水位之下土氣承之之類水發而雹雪兼乎土也但五氣本以勝己太過而鬱鬱極而發豈容兼勝己之氣且水發而雹雪可云兼土土發而飄驟可云兼木木發而毀折可云兼金金發而清明不可云兼火火發而曛昧不可云兼水古經殘缺方士曲說竄入者多在讀者善於抉擇耳）帝曰善五氣之發不當位者何也歧伯曰命其

差帝曰差有數乎歧伯曰後皆三十度而有奇也（王注後謂四時之後也差三十日餘八十七刻半度日也林云八十七刻半當作四十三刻又四十分刻之三十）帝曰氣至而先後者何歧伯曰運太過則其至先運不及則其至後此候之常也帝曰當時而至者何也歧伯曰非太過非不及則至當時非是者眚也帝曰善氣有非時而化者何也歧伯曰太過者當其時不及者歸其己勝也（己勝當作勝己己失其政而歸於勝己之化如土不及從木化也）帝曰四時之氣至有早晏高下左右其候何如歧伯曰行有逆順至有遲速故太過者化先天不及者化後天帝曰願聞其行何謂也歧伯曰春氣西行夏氣北行秋氣東行

冬氣南行故春氣始於下秋氣始於上夏氣始於中冬氣始於標春氣始於左秋氣始於右冬氣始於後夏氣始於前此四時正化之常陽自下而上陰自上而下左右四旁其義一也故至高之地冬氣常在至下之地春氣常在王注高山之巔盛夏冰雪汚下川澤嚴冬草生長在之義足明矣按至高之地冬氣常在者陰之升也至下之地春氣常在者陽之降也必謹察之帝曰善黃帝問曰五運六氣之應見六化之正六變之紀何如歧伯對曰夫六氣正紀有化有變有勝有復有用有病不同其候帝欲何乎何有脫字帝曰願盡聞之歧伯曰請遂言之夫氣之所至也厥陰所至爲和平少陰所至爲暄太陰所至爲埃溽少陽所至爲炎暑陽明所至爲淸勁太陽所至爲寒雰時化之常也厥陰所至爲風府爲璺啓王注璺微裂也啓開坼也少陰所至爲火府爲舒榮

太陰所至爲雨府爲員盈王注物承土化質員盈滿又雨界地緣文見如環爲員化明矣少陽所至爲熱府爲行出未詳陽明所至爲司殺府爲庚蒼未詳太陽所至爲寒府爲歸藏司化之常也厥陰所至爲生爲風搖少陰所至爲榮爲形見太陰所至爲化爲雲雨少陽所至爲長爲蕃鮮陽明所至爲收爲霧露太陽所至爲藏爲周密氣化之常也厥陰所至爲風生終爲肅少陰所至爲熱生中爲寒太陰所至爲溼生終爲注雨少陽所至爲火生終爲蒸溽陽明所至爲燥生終爲凉太陽所至爲寒生中爲溫德化之常也此節義例不一厥陰太陰少陽陽明言終少陰太陽言中一也厥陰少陰言承制餘則否二也注雨本溼化蒸溽本火化凉燥一氣無終之可言三也林氏欲改陽明所至爲凉生終爲燥以合之尋古經之旨諸言燥皆屬金無火燥之義也厥陰所至爲毛化少陰所至爲羽化按王注上云風生毛形熱生翮形則此羽化疑本作翮化也太陰所至爲倮化少陽所至爲羽化王注薄明羽翼蜂蟬之類非翮羽之羽也陽明所至爲介化太陽所至爲鱗化德化之常也厥陰所至爲生化少陰所至爲榮化太陰所至爲濡化少陽所至爲茂化陽明所至爲堅化太陽所至爲藏化布政之常也厥陰所至爲飄怒大凉少陰所至爲大暄寒太陰所至爲雷霆驟注烈風少陽所至爲飄風燔燎霜凝陽明所至爲散落溫太陽所至爲寒雪冰雹白埃氣變之常也此節語多謬戾不辭王氏皆以承制釋之所未安也厥陰所至爲撓動爲迎隨少陰所至爲高明焰爲曛太陰所至爲沈陰爲白埃爲晦暝少陽所至爲光顯爲形雲爲曛陽明所至爲烟埃爲霜爲勁切爲悽鳴太陽所至爲剛固爲堅芒爲立剛固堅芒爲立語多不合疑誤令行之常也厥陰所至

爲裏急少陰所至爲瘍胗身熱太陰所至爲積飮痞隔少陽所至爲嚏嘔爲瘡瘍陽明所至爲浮虛未詳其義王注以爲薄腫按之復起則水豈責陽明或又以皮膚浮腫爲肺虛亦非太陽所至爲屈伸不利病之常也厥陰所至爲支痛少陰所至爲驚惑惡寒戰慄譫妄驚爲木病與少陰不合疑誤太陰所至爲稸滿少陽所至爲驚躁瞀昧暴病少陽厥陰肝膽同氣故有驚候陽明所至爲鼽尻陰股膝髀腨胻足病足陽明脈之所過太陽所至爲腰痛病之常也厥陰所至爲緛戾少陰所至爲悲妄悲爲金病疑誤衄衊太陰所至爲中滿霍亂吐下少陽所至爲喉痺耳鳴嘔涌陽明所至爲脇痛皴揭太陽所至爲寢汗痙寢汗屬太陽亦未合病之常也厥陰所至爲脇痛嘔泄少陰所至爲語笑太陰所至爲重胕腫少陽所至爲暴注瞤瘛暴死陽明所至爲鼽嚏

太陽所至為流泄禁止病之常也禁止未詳以上所列病證重複雜亂諸多不備存其大意而已凡此十二變者報德以德報化以化報政以政報令以令氣高則高氣下則下氣後則後氣前則前氣中則中氣外則外位之常也王注高下前後中外謂生病所也故風勝則動熱勝則腫燥勝則乾寒勝則浮濕勝則濡泄義見陰陽應象論甚則水閉胕腫水腫小便不利也隨氣所在以言其變耳帝曰願聞其用也岐伯曰夫六氣之用各歸不勝而為化故太陰雨化施於太陽按雨化當作溼化太陽寒化施於少陰少陰熱化施於陽明陽明燥化施於厥陰厥陰風化施於太陰各命其所在以徵之也六氣有位交有方所有節候定其上下左右之位所直之方所主之月以徵其應則常變之理可推矣帝曰自得其位何如岐伯曰自得其位常化也帝曰願聞所在也岐伯曰命其位而方月可知也帝曰六位之氣盈虛何如岐伯曰太少異也太者之至徐而常少者暴而亡詳此與上太過者暴不及者徐正反疑誤也帝曰天地之氣盈虛何如岐伯曰天氣不足地氣隨之地氣不足天氣從之運居其中而常先也惡所不勝歸所同和隨運歸從而生其病也故上勝則天氣降而下下勝則地氣遷而上勝多少而差其分微者小差甚者大差甚則位易氣交易則大變生而病作矣大要曰甚紀五分微紀七分其差可見此之謂也帝曰善論言熱無犯熱寒無犯寒余欲不遠寒不遠熱奈何岐伯曰悉乎哉問也發表不遠熱攻裏不遠寒表寒當發則夏可用熱裏熱當攻則冬可用寒帝曰不發不攻而犯寒犯熱何如岐伯曰寒熱內賊其病益甚帝曰願聞無病者何如岐伯曰無者

生之有者甚之帝曰生者何如岐伯曰不遠熱則熱至不遠寒則寒至寒至則堅否腹滿痛急下利之病生矣熱至則身熱吐下霍亂癰疽瘡瘍瞀鬱注下瞤瘛腫脹嘔鼽衄頭痛骨節變肉痛五字疑有誤血溢血泄淋閟之病生矣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時必順之犯者治以勝也治犯者仍以其勝黃帝問曰婦人身重毒之何如岐伯曰有故無殞亦無殞也帝曰願聞其故何謂也岐伯曰大積大聚其可犯也衰其太半而止過者死有故即大積大聚癥瘕之類也不治則邪益甚而胎必傷雖以毒藥治之而母子無殞也然不過衰其太半而止若欲盡去之則轉至損敗正氣故過則死也此實積聚攻下之大法不獨婦人身重為然也林云詳此婦人身重一節與上下文義不接疑他卷脫簡於此也帝曰善鬱之甚者治之奈何岐伯曰木鬱達之火鬱發之土鬱奪之金鬱泄之水鬱折之藏府經脈之氣當升不升當降不降則鬱而病作或鬱於氣或鬱於血或鬱於表或鬱於裏或因鬱而生病或因病而生鬱必審其虛實而施其治木鬱達之者謂條暢其氣非獨吐之一法也火鬱發之者升而散之得汗而解此非治火乃治火之鬱也若火非鬱則不宜升發矣土鬱奪之者吐之消之下之皆奪之也金鬱泄之者解表利二便皆是也水鬱折之者行氣以利水治在肺也實土以制水治在脾也分利以泄水治在膀胱也益火以勝水治在命門也皆折之也然調其氣過者折之以其畏也所謂寫之治五鬱以調氣為主過者宜瀉則不及者宜補矣帝曰假者何如岐伯曰有假其氣則無禁也所謂主氣不足客氣勝也王注正氣不足臨氣勝之假寒熱溫涼以資四正之氣則可以熱犯熱以寒犯寒以溫犯溫以涼犯涼也客氣謂六氣更臨之氣主氣謂五藏應四時正王春夏秋冬也按此申前假者反之之義如應熱反寒治寒以熱應寒反熱治熱以寒本屬正治但與時令相反故曰反之耳帝曰至哉聖人之道天地大化運行之節臨御之紀陰陽之政寒暑之令非夫子孰能通之請藏之靈蘭之室署曰六元正紀非齋戒不敢示慎傳也示視同

素問釋義卷九

陽湖張琦宛鄰甫學

至眞要大論第七十四

黃帝問曰五氣交合盈虛更作余知之矣六氣分治司天地者其至何如歧伯再拜對曰明乎哉問也天地之大紀人神之通應也帝曰願聞上合昭昭下合冥冥奈何歧伯曰此道之所主工之所疑也帝曰願聞其道也歧伯曰厥陰司天其化以風少陰司天其化以熱太陰司天其化以濕少陽司天其化以火陽明司天其化以燥太陽司天其化以寒以所臨藏位命其病者也五藏之位與六氣五運相得則和不相得則病帝曰地化奈何歧伯曰司天同候間氣皆然帝曰間氣何謂歧伯曰司左右者是謂間氣也帝曰何以異之歧伯曰主歲者紀歲間氣者紀步也此間氣卽謂六步客氣以其在司天在泉左右而言則曰間氣以其每歲分布六位言則曰客氣帝曰善歲主奈何歧伯曰厥陰司天爲風化在泉爲酸化司氣爲蒼化間氣爲動化少陰司天爲熱化在泉爲苦化不司氣化居氣爲灼化林云少陰不曰間氣而云居氣者尊君火無所不居不當間之也太陰司天爲濕化在泉爲甘化司氣爲黅化間氣爲柔化少陽司天爲火化在泉爲苦化司氣爲丹化間氣爲明化陽明司天爲燥化在泉爲辛化司氣爲素化間氣爲清化太陽司天爲寒化在泉爲鹹化司氣爲元化間氣爲藏化故治病者必明六化分治五味五色所生五藏所宜迺可以言盈虛病生之緒也此篇詳論藥物方制治法故首列六氣色味之化帝曰厥陰在泉而酸化先余知之矣

風化之行也何如歧伯曰風行於地所謂本也餘氣同法本乎天者天之氣也本乎地者地之氣也天地合氣六節分而萬物化生矣故曰謹候氣宜無失病機此之謂也帝曰其主病何如歧伯曰司歲備物則無遺主矣王注謹候司天地所生化者則其主用無遺畧也帝曰先歲物何也歧伯曰天地之專精也帝言必以歲物爲先者何林氏疑先當作司非也帝曰司氣者何如上言司歲者統氣運而言歲運與司天在泉合者也此言司氣專指司天在泉而言與歲運有剋制者也歧伯曰司氣者主歲同然有餘不足也言司氣雖同主歲然必有有餘不足之不同不能專精矣帝曰非司歲物何謂也歧伯曰散也散氣不純司歲和合者爲上得一者次之散者爲下矣故質同而異等也氣味有薄厚性用有躁靜治保有多少句疑衍力化有淺深此之謂也帝曰歲主藏害何謂歧伯曰以所不勝命之則其要也帝曰治之奈何歧伯曰上淫於下所勝平之外淫於內所勝治之王注淫謂行所不勝已者也上淫於下天之氣也外淫於內地之氣也林云天氣雖有淫勝但當平調之故不曰治而曰平也按地氣不可云外淫於內疑是內淫於外上下互易也在泉之氣當可云內矣帝曰善平氣何如承上言平之者何歧伯曰謹察陰陽所在而調之以平爲期正者正治反者反治反者反治卽前篇所云假者反之也帝曰夫子言察陰陽所在而調之論言人迎與寸口相應若引繩小大齊等命曰平陰之所在寸口何如歧伯曰視歲南北可知之矣帝曰願卒聞之歧伯曰北政之歲少陰在泉則寸口不應王注木火金水運面北受氣凡氣之在泉者脈悉不見惟其左右之氣脈可見之在泉之氣善則不見惡者可見按據王氏則經但舉少陰言之者足包三陰在內矣文不備也厥陰在泉則右不應王注少陰在右故太陰在泉則左不應王注少陰在左故南政之歲少陰司天則寸口不應厥陰司天

則右不應太陰司天則左不應王注土運之歲面南行令諸不應者反其診則見矣王注不應皆爲脈沉脈沉下者仰手而沉覆其手則爲浮大也帝曰尺候何如歧伯曰北政之歲三陰在下則寸不應三陰在上則尺不應南政之歲三陰在天則寸不應三陰在泉則尺不應左右同故曰知其要者一言而終不知其要流散無窮此之謂也按此節與上下文義不相承接疑亦後人竄入之辭帝曰善天地之氣內淫而病何如歧伯曰歲厥陰在泉風淫所勝則地氣不明平野昧草迺早秀句衍民病灑灑振寒善伸數欠心痛支滿兩脇裏急飲食不下鬲咽不通食則嘔腹脹善噫得後與氣則快然如衰身體皆重皆脾胃之病木王而剋中土也歲少陰在泉熱淫所勝則焰浮川澤陰處反明句衍民病腹中常鳴氣上衝胸喘不能久立寒熱皮膚痛目

瞑齒痛䪼腫惡寒發熱如瘧少腹中痛腹大蟄蟲不藏按甲乙經齒痛䪼腫爲太陽病蓋火勝金故肺大腸病蟄蟲句當在民病句之上歲太陰在泉草乃早榮林云四字疑衍濕淫所勝則埃昏巖谷黃反見黑至陰之交民病飲積心痛耳聾渾渾焞焞嗌腫喉痺陰病血見少腹腫痛不得小便病衝頭痛目似脫項似拔腰似折髀不可以回膕如結腨如別林云甲乙經耳聾渾渾焞焞嗌腫喉痺爲三焦病少腹痛腫不得小便亦病在三焦按手少陽三焦以相火主令太陰濕勝無緣病之當緣中宮濕滯三焦之氣不得遊行鬱於上下而爲病耳非因勝復之理也其病衝頭以下皆足太陽經脈之病則土勝剋水也歲少陽在泉火淫所勝則焰明郊野寒熱更至民病注泄赤白少腹痛溺赤甚則血便少陰同候餘候與少陰同歲陽明在泉燥淫所勝則霿霧清瞑民病喜嘔嘔有苦善太息心脇痛不能反側甚則嗌乾面塵身無膏澤足外反熱

此皆肝膽之病少陽之脈出膝外廉下出外踝之前故足外反熱歲太陽在泉寒淫所勝則凝肅慘慄民病少腹控睪引腰脊上衝心痛血見嗌痛頷腫寒水當勝火此見小腸經病者非爲水剋火足太陽以寒水主令手太陽之火從而化寒當運氣不及則標本異化故足太陽在泉反見手太陽之病六微旨論所謂本標不同氣應異象也帝曰善治之奈何歧伯曰諸氣在泉風淫於內治以辛涼佐以苦句與下不一例疑脫字以甘緩之以辛散之熱淫於內治以鹹寒佐以甘苦以酸收之以苦發之濕淫於內治以苦熱佐以酸淡以苦燥之以淡泄之火淫於內治以鹹冷佐以苦辛以酸收之以苦發之燥淫於內治以苦溫佐以甘辛以苦下之寒淫於內治以甘熱佐以苦辛以鹹寫之以辛潤之以苦堅之以上言治之大法如此當合下各條互通其義帝曰善天氣之變何如歧伯曰厥陰司天風淫所勝則太虛埃

昏雲物以擾寒生春氣流水不冰民病胃脘當心而痛上支兩脇鬲咽不通飲食不下舌本強食則嘔冷泄腹脹溏泄瘕水閉蟄蟲不去句衍病本於脾衝陽絕死不治木勝土故脾胃病衝陽足跗上動脈胃之氣也氣絕故不治少陰司天熱淫所勝怫熱至火行其政民病胸中煩熱嗌乾右胠滿皮膚痛寒熱欬喘大雨且至句衍唾血血泄鼽衄嚏嘔溺色變甚則瘡瘍胕腫肩背臂臑及缺盆中痛心痛肺䐜腹大滿膨膨而喘欬病本於肺尺澤絕死不治火勝金故肺大腸病尺澤在肘內廉大紋中肺氣也太陰司天濕淫所勝則沉陰且布雨變枯槁句有誤胕腫骨痛陰痺陰痺者按之不得腰脊頭項痛時眩大便難陰氣不用饑不欲食欬唾則有血心如懸病本於腎太谿絕死不治土勝水故腎膀胱病太谿在足內踝後跟骨上動脈腎之氣也少陽

司天火淫所勝則溫氣流行金政不平民病頭痛發熱惡寒而瘧熱上字衍皮膚痛色變黃赤傳而爲水身面胕腫腹滿仰息泄注赤白瘡瘍欬唾血煩心胸中熱甚則鼽衄病本於肺天府絕死不治火勝金與少陰司天火同故肺病天府在臂臑內廉下腋三寸所肺之氣也尺澤天府亦互見義不可泥也陽明司天燥淫所勝則木迺晚榮草乃晚生筋骨內變民病左胠脇痛寒淸於中感而瘧大凉革候欬腹中鳴注泄鶩溏名木斂生菀於下草焦上首十一字衍文心脇暴痛不可反側嗌乾面塵腰痛丈夫㿗疝婦人少腹痛目昧眥句有誤瘍瘡痤癰蟄蟲來見句衍病本於肝太衝絕死不治金勝木故肝臟病太衝足大指本節後二寸脈動應手肝之氣也太陽司天寒淫所勝則寒氣反至水且冰血變於中發爲癰瘍民病厥心痛嘔血血泄鼽衄善悲

二字疑衍時眩仆運火炎烈雨暴迺雹二句疑衍或云兼勝復言者非也胸腹滿手熱肘攣掖腫心澹澹大動胸脇胃脘不安面赤目黃善噫嗌乾甚則色炲渴而欲飲病本於心神門絕死不治水勝火故心與包絡病神門在掌後銳骨之端動脈心之氣也所謂動氣知其藏也帝曰善治之奈何岐伯曰司天之氣風淫所勝平以辛凉佐以苦甘以甘緩之以酸寫之熱淫所勝平以鹹寒佐以苦甘以酸收之濕淫所勝平以苦熱佐以酸辛以苦燥之以淡泄之濕上甚而熱治以苦溫佐以甘辛以汗爲故而止此與金匱所云腰以上腫宜發其汗腰以下腫宜利其小便同義治濕病腫滿之大法也火淫所勝平以酸冷佐以苦甘以酸收之以苦發之以酸復之熱淫同燥淫所勝平以苦濕佐以酸辛以苦下之林云上文燥淫於內治以苦溫此云苦濕者濕當爲溫按俗工因此溫字誤爲濕因有治燥用濕潤之法總緣誤以燥爲火燥之熛故也本文皆以氣味立言濕當屬何氣味耶寒淫所勝平以辛熱佐以甘苦以鹹寫之帝曰善邪氣反勝治之奈何岐伯曰風司於地淸反勝之治以酸溫佐以苦甘以辛平之熱司於地寒反勝之治以甘熱佐以苦辛以鹹平之濕司於地熱反勝之治以苦冷佐以鹹甘以苦平之火司於地寒反勝之治以甘熱佐以苦辛以鹹平之燥司於地熱反勝之治以平寒佐以苦甘以酸平之以和爲利寒司於地熱反勝之治以鹹冷佐以甘辛以苦平之諸反勝之義多有難通注家曲說求合反益支離闕之帝曰其司天邪勝何如岐伯曰風化於天淸反勝之治以酸溫佐以甘苦熱化於天寒反勝之治以甘溫佐以苦酸辛濕化於天熱反勝之治以苦寒佐以苦酸火化於天寒反勝之治以甘

熱佐以苦辛燥化於天熱反勝之治以辛寒佐以苦甘寒化於天熱反勝之治以鹹冷佐以苦辛帝曰六氣相勝奈何岐伯曰厥陰之勝耳鳴頭眩憒憒欲吐胃鬲如寒大風數舉倮蟲不滋胠脇氣并化而爲熱王注氣并謂偏著一邊也按氣鬱不行則化而爲熱也小便黃赤胃脘當心而痛上支兩脇腸鳴飧泄少腹痛注下赤白甚則嘔吐鬲咽不通王注鬲咽謂食飲入而復出也少陰之勝心下熱善饑齊下反動氣遊三焦炎暑至木迺津草迺萎句衍嘔逆躁煩腹滿痛溏泄傳爲赤沃腎病者心懸如饑齊下反動者所謂動氣在下也心腎自病故上則嘔逆煩躁下則腹滿泄傳爲赤沃也太陰之勝火氣內鬱瘡瘍於中流散於外病在胠脇甚則心痛熱格頭痛喉痺項强獨勝則濕氣內鬱寒迫下焦痛留頂互引眉間胃滿雨數至燥化迺見句衍少腹滿

腰脽重强內不便善注泄足下溫頭重足脛胕腫飲發於中胕腫於上（王注獨勝謂不兼火鬱也）少陽之勝熱客於胃煩心心痛目赤欲嘔嘔酸善饑耳痛溺赤善驚譫妄暴熱消鑠草萎水涸介蟲迺屈少腹痛下沃赤白（草萎疑誤）陽明之勝清發於中左胠脅痛溏泄內爲嗌塞外發㿗疝大凉肅殺華英改容毛蟲迺殃胸中不便嗌塞而欬太陽之勝凝慄且至非時水冰羽迺後化（按前五勝令氣夾入病中此獨在前爲是彼文誤也）痔瘧發寒厥入胃則內生心痛陰中迺瘍隱曲不利互引陰股筋肉拘苛血脈凝泣絡滿色變或爲血泄皮膚否腫腹滿食減熱反上行頭項囟頂腦戶中痛目如脫寒入下焦傳爲濡寫帝曰治之奈何歧伯曰厥陰之勝治以甘清佐以苦辛以酸寫之少陰之勝治以辛寒

佐以苦鹹以甘寫之太陰之勝治以鹹熱佐以辛甘以苦寫之少陽之勝治以辛寒佐以甘鹹以甘寫之陽明之勝治以酸溫佐以辛甘以苦泄之太陽之勝治以甘熱佐以辛酸以鹹寫之帝曰六氣之復何如歧伯曰悉乎哉問也厥陰之復少腹堅滿裏急暴痛偃木飛沙倮蟲不榮（按凡令氣俱應在前此誤次也）厥心痛汗發嘔吐飲食不入入而復出筋骨掉眩清厥甚則入脾食痺而吐衝陽絕死不治（王注食痺謂食已心下痛陰陰然不可名不可忍吐出乃止此胃氣逆不下流也按司天在泉諸淫勝爲病大致相同而於司天著衝陽絕死不治尺澤絕死不治云云此六氣勝復惟於復氣著衝陽絕天府絕云云蓋天氣烈於地氣而復氣必當盛極而衰之後故多死候六微旨論所謂中執法者速而危中貴人者暴而死也又六氣勝復不常大約不及之歲有勝復大過之歲無勝復又有以正化對化言者正化勝而不復對化勝必有復然對化即在泉之氣其理亦難强通要之氣化變遷不一非可執滯也）少陰之復燠熱

內作煩躁鼽嚏少腹絞痛火見燔焫（句衍）嗌燥分注時止氣動於左上行於右欬皮膚痛暴瘖心痛鬱冒不知人迺灑淅惡寒振慄譫妄寒已而熱渴而欲飲少氣骨痿隔腸不便外爲浮腫噦噫赤氣後化流水不冰熱氣大行介蟲不復病疿胗瘡瘍癰疽痤痔甚則入肺欬而鼻淵天府絕死不治（皆熱邪乘金之候王注以小腸氣上行爲言後人遂謂少陰合心與小腸蓋從以小腸丙火宜合於心火耳不知六氣分屬六經手足同氣小腸手太陽從足太陽同司寒化豈宜更合於心謬妄極矣氣動於左上行於右者足少陰自下而升升必由左以乘肺於右也熱乘喉嚨則暴瘖火盛自傷故心痛鬱冒不知人也火迫則分注熱結則腸隔火上衝則噦噫鼻淵者出濁涕不止甚則腥臭）太陰之復濕變迺舉體重中滿食飲不化陰氣上厥胸中不便（字疑誤）飲發於中欬喘有聲大雨時行鱗見於陸頭頂痛重而掉瘛尤甚嘔而密默唾吐清液甚則入腎竅寫無度

太谿絕死不治（皆土濕之候陰氣即濕氣也濕氣上干肺道不利痰飲乘時而發故欬喘有聲也濁陰上逆故頭頂痛重掉瘛未詳疑誤也密默亦有誤濕氣下流入腎腎氣不固則輸泄無度脾腎兩傷而死矣）少陽之復火熱將至枯燥燔爇介蟲迺耗驚瘛欬衄心熱煩躁便數憎風厥氣上行面如浮埃目乃瞤瘛火氣內發上爲口糜嘔逆血溢血泄發而爲瘧惡寒鼓慄寒極反熱嗌絡焦槁渴引水漿色變黃赤少氣脈萎化而爲水傳爲胕腫甚則入肺欬而血泄尺澤絕死不治（皆火熾之候肝膽同氣故驚瘛火下結於膀胱則便數憎風未詳疑誤面如浮埃非火甚之診誤衍也少陽脈起目銳眥故目瞤瘛字衍發爲瘧者癉瘧之類火盛於內則反惡寒寒已復熱也色變四字衍文火熱傷氣爍血故少氣脈萎化而爲水八字亦衍文血泄已見上必誤也）陽明之復清氣大舉森木蒼乾毛蟲迺厲病生胠脅氣歸於左善太息甚則心痛否滿腹脹而泄嘔苦欬噦煩心病在鬲中頭痛甚則入

肝驚駭筋攣太衝絕死不治金盛木傷故病生胠脇而氣在左善太息爲脾病心痛煩心証亦不類疑衍也否滿腹脹木鬱之象膽味苦故嘔苦病在鬲中未詳頭痛者足陽明脈上行頭角也太陽之復厥氣上行水凝雨冰羽蟲迺死心胃生寒胸膈不利心痛否滿頭痛善悲時眩仆食減腰脽反痛屈伸不便地裂冰堅陽光不治少腹控睪引腰脊上衝心唾出清水及爲噦噫甚則入心善忘善悲神門絕死不治寒水之氣上行心胃陽衰故有諸証太陽遍絡一身故頭痛眩仆腰脽痛屈伸不便也太陽膀胱合腎故少腹控睪引腰脊上衝心也寒飲內發故唾清水及噦噫也善悲善忘不合疑誤衍耳帝曰善治之奈何歧伯曰厥陰之復治以酸寒佐以甘辛以酸瀉之以甘緩之少陰之復治以酸寒佐以苦辛以甘瀉之以酸收之以苦發之以鹹耎之太陰之復治以苦熱佐以酸辛以苦瀉之燥之泄之王注不燥泄之久而爲身腫腹滿關節不利膝腰脛內側附腫病

少陽之復治以鹹冷佐以苦辛以鹹耎之以酸收之辛苦發之發不遠熱無犯溫涼少陰同法無犯溫涼義難明王注謂當春秋時縱火熱甚亦不得以熱藥發汗汗不發而藥熱內甚助病爲虐逆伐神靈竊所未安按六元正紀論云發表不遠熱攻裏不遠寒此疑作發不遠熱攻不遠寒傳寫之譌也少陰少陽俱有鹹耎之文理似相合陽明之復治以辛溫佐以苦甘以苦泄之以苦下之以酸補之太陽之復治以鹹熱佐以甘辛以苦堅之治諸勝復寒者熱之熱者寒之溫者清之清者溫之散者收之抑者散之燥者潤之急者緩之堅者耎之脆者堅之衰者補之強者瀉之各安其氣必清必靜則病氣衰去歸其所宗陰陽之氣各歸其所主自無偏勝之害此治之大體也帝曰善氣之上下何謂也歧伯曰身半以上其氣三矣天之分也天氣主之身半以下其氣三矣地之分也地氣主之

以名命氣以氣命處而言其病半所謂天樞也身半以上其氣三者手經三氣也手足經各六而言三者手足合主一氣也天氣即司天之氣身半以下其氣三者足經三氣也地氣即在泉之氣名者太少之名也正其名則氣有所主矣以氣之部分所在視其寒熱而知其病之形證故曰以氣命處而言其病也手之三陽從手走腹手之三陰從胸走手足之三陽從頭走足足之三陰從足走胸天地之氣動于上人身之氣應乎下自然之理也天樞穴在臍旁二寸當身之半故上勝而下俱病者以地名之下勝而上俱病者以天名之上勝者天氣病也若下俱病則以地名之下勝者地氣病也若上俱病則以天名之此病傳之次而治法亦因變矣所謂勝至報氣屈伏而未發也復至則不以天地異名皆如復氣爲法也帝曰勝復之動時有常乎氣有必乎歧伯曰時有常位而氣無必也帝曰願聞其道也歧伯曰初氣終三氣天氣主之勝之常也四氣盡終氣地氣主之復之常也以先勝後復言故如此非天氣主勝地氣主復也有勝則復無勝則否

帝曰善復已而勝何如歧伯曰勝至則復無常數也衰迺止耳復氣太過則復爲勝氣而又有相制者復之復已而勝不復則害此傷生也有勝無復是復氣衰弱不能剋制生意已傷也帝曰復而反病何也歧伯曰居非其位不相得也大復其勝則主勝之故反病也所謂火燥熱也此節疑有誤氣之有勝復雖自然之化而於人身皆病前文備矣此云復而反病不合太過而主勝之凡六氣皆然居非其位亦不但火燥熱三氣也俟更詳之帝曰治之何如歧伯曰夫氣之勝也微者隨之甚者制之氣之復也和者平之暴者奪之皆隨勝氣安其屈伏無問其數以平爲期此其道也帝曰善客主之勝復奈何歧伯曰客主之氣勝而無復也帝曰其逆從何如歧伯曰主勝逆客勝從天之道也客者天之六氣主者地之六步客主相加是生勝復諸論備矣此云勝而無復理有未安以下所列生病亦第以司天在泉立說而不及初終六氣疑粗工附益之也帝曰其

生病何如岐伯曰厥陰司天客勝則耳鳴掉眩甚則欬主勝則胸脇痛舌難以言巳亥歲也初氣陽明加厥陰二氣太陽加少陰三氣厥陰加少陽必詳主客之尅制乃可定其生病六元正紀所以備列六步也此但言主客之勝於義缺矣少陰司天客勝則鼽嚏頸項強肩背瞀熱頭痛少氣發熱耳聾目瞑甚則胕腫血溢瘡瘍欬喘主勝則心熱煩躁甚則脇痛支滿子午歲也初氣太陽加厥陰二氣厥陰加少陰三氣少陰加少陽所列皆木火相爍之病惟頸項強肩背瞀熱似寒水氣勝耳太陰司天客勝則首面胕腫呼吸氣喘主勝則胸腹滿食已而瞀丑未歲也初氣主客皆厥陰二氣主客皆少陰三氣太陰加少陽少陽司天客勝則丹胗外發及為丹熛瘡瘍嘔逆喉痺頭痛嗌腫耳聾血溢內為瘛瘲主勝則胸滿欬仰息甚而有血手熱寅申歲也初氣少陰君火加厥陰二氣太陰濕土加君火三氣主客皆少陽相火陽明司天清復內餘則欬衄嗌塞心鬲中熱欬

不止而白血出者死卯酉歲也初氣太陰加厥陰二氣少陽加少陰三氣陽明加少陽清復內餘不可解太陽司天客勝則胸中不利出清涕感寒則欬主勝則喉嗌中鳴辰戌歲也初氣少陽加厥陰二氣陽明加少陰三氣太陽加少陽厥陰在泉客勝則大關節不利內為痙強拘瘛外為不便主勝則筋骨繇併腰腹時痛寅申歲也四氣陽明加太陰五氣太陽加陽明終氣厥陰加太陽內外字有訛誤少陰在泉客勝則腰痛尻股膝髀腨䯒足病瞀熱以酸胕腫不能久立溲便變主勝則厥氣上行心痛發熱鬲中衆痺皆作發於胠脇魄汗不藏四逆而起卯酉歲也四氣太陽加太陰五氣厥陰加陽明終氣少陰加太陽鬲中六字衍太陰在泉客勝則足痿下重便溲不時濕客下焦發而濡寫及為腫隱曲之疾主勝則寒氣逆滿食飲不下甚則為疝辰戌歲也四氣厥陰加太陰五氣少陰加陽明終氣太陰加太陽便溲四字衍隱曲之疾蓋女子陰菌陰挺之屬俗謂之

丁瘡濕熱相搏而成者也少陽在泉客勝則腰腹痛而反惡寒甚則下白溺白主勝則熱反上行而客于心心痛發熱格中而嘔少陰同候巳亥歲也四氣少陰加太陰五氣太陰加陽明終氣少陽加太陽下白溺白有誤胃逆則嘔食不得入為格君相雖異火氣則同故與少陰同候陽明在泉客勝則清氣動下少腹堅滿而數便寫主勝則腰重腹痛少腹生寒下為鶩溏則寒厥於腸上衝胸中甚則喘不能久立子午歲也四氣主客皆太陰五氣少陽加陽明終氣陽明加太陽則字於腸二字誤衍寒厥者陰氣上逆火反上衝胸中而為喘也太陽在泉寒復內餘則腰尻痛屈伸不利股脛足膝中痛丑未歲也四氣少陽加太陰五氣主客皆陽明終氣主客皆太陽按上陽明司天及此太陽在泉皆不言主客勝林氏以為陽明司天金居火位無客勝之理太陽以水居水位故並不言也竊所未安凡言主客皆謂六氣非司天在泉之謂也且氣有六初二三統於司天四五終統於在泉主客有剋制者有比和者又視歲運之過不及為病之微甚若但言主客勝則三氣之中果何氣為重乎支離之甚不可通矣帝

曰善治之奈何岐伯曰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折之不足補之佐以所利和以所宜必安其主客適其寒溫同者逆之異者從之高者抑之制其上逆也下者舉之升其下陷也有餘折之奪其盛也不足補之扶其衰也佐即君臣佐使也佐之和之使無偏勝也同者逆之異者從之即安其主客之義主客氣同則必盛故可逆折之若主客氣異則各視其氣之衰旺或從主或從客以安之非從治逆治之謂也故下文云氣相得不相得也帝曰治寒以熱治熱以寒氣相得者逆之不相得者從之余巳知之矣其於正味何如岐伯曰木位之主春分前六十一日初之氣也其寫以酸其補以辛藏氣法時論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用辛補之酸寫之林氏云全元起本作酸補辛散此文亦應互易火位之主君火之位春分後六十一日二之氣也相火之位夏至前後各三十日三之氣也其寫以甘其補以鹹土位之主秋分前六十一日四之氣也其寫以苦其補以甘金位之主秋分後六十一日五之氣也其寫以辛其補以酸水位之主冬至前後

各三十日終之氣也其寫以鹹其補以苦補寫義俱具藏氣法時論中厥陰之客以辛補之以酸寫之以甘緩之少陰之客以鹹補之以甘寫之以鹹收之太陰之客主氣太陰在於君相二火之後客氣在於君相二火之間義見六微旨論主應地客應天義固如此以甘補之以苦寫之以甘緩之少陽之客以鹹補之以甘寫之以鹹耎之陽明之客以酸補之以辛寫之以苦泄之太陽之客以苦補之以鹹寫之以苦堅之以辛潤之開發腠理致津液通氣也義俱見藏氣法時論中帝曰善願聞陰陽之三也何謂歧伯曰氣有多少異用也帝曰陽明何謂也歧伯曰兩陽合明也帝曰厥陰何也歧伯曰兩陰交盡也兩陽合明兩陰交盡義俱未詳帝曰氣有多少病有盛衰治有緩急方有大小願聞其約奈何歧伯曰氣有高下病有遠近證有中外治有輕重適

其至所爲故也令藥至病所爲故故猶度也大要曰君一臣二奇之制也君二臣四偶之制也君二臣三奇之制也君二臣六偶之制也故曰近者奇之遠者偶之王注奇謂古之單方偶謂古之複方案遠近王氏以藏府言病之新舊亦可推也汗者不以奇下者不以偶王注汗藥不以偶方氣不足以外發泄下藥不以奇制藥毒攻而致過案注文並無破字則知古本正如王注所云林氏校正亦無訛誤之言則今本誤倒也補上治上制以緩補下治下制以急急則氣味厚緩則氣味薄適其至所此之謂也王注治上補上方迅急則止不住而迫下治下補下方緩慢則滋道路而力又微制急方而氣味薄則力與緩等制緩方而氣味厚則勢與急同病所遠而中道氣味之者句有訛訣食而過之無越其制度也王注假如病在腎而心之氣味飼而冷足仍急過之不飼以氣味腎藥凌心心復益衰餘上下遠近例同案王義謂腎病兼用心藥以安心氣非如後人食遠服食前服之說也冷字蓋令字之誤是故平氣之道近而奇偶制小其服也遠而奇偶制大

其服也大則數少小則數多多則九之少則二之近而大其制則藥勝於病遠而小其制則藥不勝病非適其至所之道也奇之不去則偶之是謂重方偶之不去則反佐以取之所謂寒熱溫涼反從其病也五常政論治熱以寒溫而行之治寒以熱涼而行之卽反佐之義具彼注中帝曰善病生於本余知之矣生於標者治之奈何歧伯曰病反其本得標之病治反其本得標之方衍文帝曰善六氣之勝何以候之歧伯曰乘其至也王當作虛淸氣大來燥之勝也風木受邪肝病生焉熱氣大來火之勝也金燥受邪肺病生焉寒氣大來水之勝也火熱受邪心病生焉濕氣大來土之勝也寒水受邪腎病生焉風氣大來木之勝也土濕受邪脾病生焉所謂感邪而生病也王注兼六府言藏病流於府也其義方備其實邪必先經而後府先陽而後陰此就六氣言耳乘年之虛則邪甚也

王注歲氣不足外邪湊甚失時之和亦邪甚也四時失序則隨人所不勝之藏府生病遇月之空亦邪甚也月廓空經絡虛則易感於邪重感於邪則病危矣王注內氣召邪天氣不祐病不危得乎有勝之氣其必來復也二句應在上乘其至也之上帝曰其脈至何如歧伯曰厥陰之至其脈弦少陰之至其脈鉤太陰之至其脈沉少陽之至大而浮陽明之至短而濇太陽之至大而長厥陰脈弦少陰脈鉤此平脈也太陰脈候於右關何以氣至而沉少陽候於左關大而浮者風火相煽也陽明候右關短而濇似肺脈陽明雖從金化氣不得於肺部候之若右關見短濇之脈安得如下云至而和則平耶至於太陽之脈以膀胱府言之應候於尺大而長則失腎脈沉石之象矣竊意切脈之法有九候有專取寸口而難經又以浮候心肺沉候腎肝當六氣之至應六部皆見不但本部而已俟明者定之至而和則平至而甚則病至而反者病至而不至者病未至而至者病陰陽易者危陰陽易謂陽位見陰脈陰位見陽脈然與上至而反義複且太陽之至大而長非陰位見陽脈乎帝曰六氣

標本所從不同奈何岐伯曰氣有從本者有從標本者有不從標本者也帝曰願卒聞之岐伯曰少陽太陰從本少陰太陽從本從標陽明厥陰不從標本從乎中也（少陽手足二經同氣故皆從火治足太陰以濕土主令手太陰從而化氣故太陰皆從濕治手足少陰本爲熱標爲陰手足太陽本爲寒標爲陽故或從本或從標陽明以土而從化燥氣故不從本之燥亦不從標之陽而從中見之太陰厥陰之本爲風標爲陰故不從本之風不從標之陰而從中見之少陽蓋治風必先治火非謂厥陰之氣不從風化也六微旨論以三陰三陽爲標風寒暑濕燥火六氣爲本又有中見云云極爲明晰當參論之）故從本者化生於本從標本者有標本之化從中者以中氣爲化也帝曰脈從而病反者其診何如岐伯曰脈至而從按之不鼓諸陽皆然帝曰諸陰之反其脈何如岐伯曰脈至而從按之鼓甚而盛也（病熱脈數病寒脈沉是脈至而從也然雖數而按之不鼓乃寒盛格陽是標熱而本寒也雖沉而按之鼓甚則熱盛拒陰是標寒而本熱也是）

故百病之起有生於本者有生於標者有生於中氣者有取本而得者有取標而得者有取中氣而得者有取標本而得者有逆取而得者有從取而得者逆正順也若順逆也（本熱標寒本寒標熱不治其標而治其本故有以熱治熱以寒治寒外雖用逆中乃順也若不究其本而止據外之寒熱則外雖似順而實逆矣）故曰知標與本用之不殆明知逆順正行無問此之謂也不知是者不足以言診足以亂經故大要曰粗工嘻嘻以爲可知言熱未已寒病復始同氣異形迷診亂經此之謂也夫標本之道要而博小而大可以言一而知百病之害言標與本易而勿損察本與標氣可令調明知勝復爲萬民式天之道畢矣帝曰勝復之變早晏何如岐伯曰夫所勝者勝至已病病已慍慍而復已萌也夫所復者勝盡而起得位而甚勝有微甚復有多少勝和而和勝虛而虛天之常也（帝曰勝至常也義已見前字句復有訛誤不可通）帝曰勝復之作動不當位或後時而至其故何也岐伯曰夫氣之生與其化衰盛異也寒暑溫涼盛衰之用其在四維故陽之動始於溫盛於暑陰之動始於清盛於寒春夏秋冬各差其分（王注春之溫正在辰巳之月夏之暑正在未申之月秋之涼正在戌亥之月冬之寒正在丑寅之月陰陽之氣生發收藏每差其日數從差法乃正當之也）故大要曰彼春之暖爲夏之暑彼秋之忿爲冬之怒謹按四維斥候皆歸其終可見其始可知此之謂也帝曰差有數乎岐伯曰又凡三十度也（王注度者日也按六元正紀論曰後皆三十度而有奇也此又字乃後字之訛）帝曰其脈應皆何如岐伯曰差正同法待時而去也脈要曰春不沉夏不弦秋不數冬不濇是謂四塞（此謂四孟月也前氣未衰後氣初見故春初見冬脈爲正

若一交春即不見沉脈是冬氣已盡冬氣盡則春氣亦不能獨盛夏秋亦同此義則天地之氣閉塞而無所運行也）沉甚曰病弦甚曰病濇甚曰病數甚曰病（太甚則本氣不足故病）參見曰病復見曰病未去而去曰病去而不去曰病（皆不應氣故也）反者死（王注夏見沉秋見數冬見緩春見濇按此謂四時王氣之月也當王之時而見剋賊之脈是反天和其能久乎）故曰氣之相守司也如權衡之不得相失也夫陰陽之氣清靜則生化治動則苛疾起此之謂也帝曰幽明何如岐伯曰兩陰交盡故曰幽兩陽合明故曰明幽明之配寒暑之異也帝曰分至何如岐伯曰氣至之謂至氣分之謂分至則氣同分則氣異所謂天地之正紀也（兩陰交盡兩陽合明若謂厥陰陽明之經則厥陰陽明不足以配寒暑若非指二經則交盡合明爲不辭至分同異云云亦難强解注家曲說皆非也）帝曰夫子言春秋氣始於前冬夏氣始於後余已知之矣（春秋亦有在後冬夏亦有在前不可强通）然

六氣往復主歲不常也其補寫奈何岐伯曰上下所主隨其攸利正其味則其要也左右同法大要曰少陽之主先甘後鹹陽明之主先辛後酸太陽之主先鹹後苦厥陰之主先酸後辛少陰之主先甘後鹹太陰之主先苦後甘佐以所利資以所生是謂得氣王注先後之味皆謂有病先寫之而後補之也帝曰善夫百病之生也皆生於風寒暑濕燥火以六化之變也經言盛者寫之虛者補之余錫以方士而方士用之尚未能十全余欲令要道必行桴鼓相應猶拔刺雪汙工巧神聖可得聞乎岐伯曰審察病機無失氣宜此之謂也帝曰願聞病機何如岐伯曰諸風掉眩皆屬於肝發生之紀其動掉眩巔疾厥陰之復筋骨掉眩此肝之實也陽明司天振掉鼓慄筋痿不能久立此燥金之勝肝木受邪肝之虛也太陰之復頭項痛重掉瘛尤甚此兼見濕化也又有下虛而厥上虛

而眩者諸寒收引皆屬於腎陰氣凝沍陽氣不通則營衛行澁筋脈拘攣諸氣膹鬱皆屬於肺金化燥燥甚金反受傷如歲金太過喘欬氣逆是也金衰則火邪乘之如從革之紀其發喘欬是也要皆氣化不利亦有寒熱風水濕非獨火邪耳諸濕腫滿皆屬於脾歲土太過飲發中滿四支不舉此脾之實也歲木太過腹支滿卑監之紀病留滯否塞歲水太過腹大脛腫此脾之虛也諸熱瞀瘛皆屬於火熱邪傷神則昏瞀傷血則抽瘛有火甚生風者亦有火爲水鬱者諸痛痒瘡皆屬於心心化熱故也諸厥固泄皆屬於下厥逆也陽虛於上則陰氣上逆陰虛於下則陰火上逆即熱厥寒厥也下謂腎也固謂溲便不通泄謂不禁下注皆有寒熱虛實之異腎司二便故責之諸痿喘嘔皆屬於上句疑有誤痿論雖有五藏使人痿者因肺熱葉焦發爲痿躄之文然明列五藏之痿又有治痿獨取陽明之說則不得專責於上嘔爲胃氣上逆熱熏於肺亦不可但責肺也諸禁鼓慄如喪神守皆屬於火陰陽應象論曰重陽必陰熱鬱於內陰浮於外故發寒噤鼓頷戰慄心神不能自主也若寒戰而不至喪神守則不可概責之火矣諸痙項強皆屬於濕王注太陽傷濕諸逆衝上皆屬於火諸藏

府經絡皆有逆氣脈解篇曰太陰上走心爲噫宣明五氣篇曰胃爲氣逆爲噦陰陽別論曰二陽之病發心脾其傳爲息賁藏氣法時論曰肺苦氣上逆脈要精微論曰肝脈若搏令人喘逆又脈解篇少陰嘔欬上氣喘示從容篇曰欬喘煩寃者是腎氣之逆也繆刺篇曰邪客於足少陰之絡令人無故善怒氣上走賁上邪客於手陽明之絡令人氣滿胸中喘息骨空論曰督脈爲病從少腹上衝心而痛雖皆屬火而虛實各異要當細察耳諸脹腹大皆屬於熱異法方宜論曰藏寒生滿病經脈篇曰胃中寒則脹滿仲景曰腹脹時減復如故此爲寒當與溫藥故東垣有寒脹多熱脹少之說不可盡從熱論也諸躁狂越皆屬於火內外熱甚則支體躁動多與煩兼見亦有火爲水鬱者狂越爲陽明熱甚然亦有虛狂諸暴強直皆屬於風風傷筋故爾諸病有聲鼓之如鼓皆屬於熱有聲謂腸鳴及乾嘔之類鼓之如鼓則鼓脹也諸病胕腫疼酸驚駭皆屬於火濕勝則胕腫疼酸屬寒驚駭屬木雖有兼火者不必盡屬於火也諸轉反戾水液渾濁皆屬於熱筋轉屬寒反戾如痙直之類亦非盡屬於熱諸病水液澄澈清冷皆屬於寒寒水之化諸嘔吐酸暴注下迫皆屬於熱嘔吐酸亦有因

寒者暴注謂泄寫下迫則裏急後重即腸澼也故大要曰謹守病機各司其屬有者求之無者求之盛者責之虛者責之必先五勝踈其地氣令其調達而致和平此之謂也有者求之恐其氣之假也無者求之恐其邪之伏也此謂診候也盛者責之瀉其有餘也虛者責之補其不足也此謂施治也必先五行相勝之理運氣衰旺之機踈其湮鬱則血氣調達而可致和平矣帝曰善五味陰陽之用何如岐伯曰辛甘發散爲陽酸苦涌泄爲陰鹹味涌泄爲陰淡味滲泄爲陽六者或收或散或緩或急或燥或潤或耎或堅以所利而行之調其氣使其平也涌吐也泄利也滲泄小便也帝曰非調氣而得者治之奈何有毒無毒何先何後願聞其道承上藥味而言非調氣十字衍文岐伯曰有毒無毒所治爲主適大小爲制也帝曰請言其制岐伯曰君一臣二制之小也君一臣三佐五制之中也君一臣三佐九制

之大也與上文奇偶之制微異而實相通寒者熱之熱者寒之微者逆之甚
者從之按王氏謂病之大甚者猶龍火也以水濕折之適足以光焰詣天物窮方止矣識其性者反常之理以火
逐之則燔灼自消嗣後言醫者無不宗之然此但言導火歸
原之一端病非一致假如風勝之甚從治之法又當何如乃
火之可導者亦係虛火耳實火熾甚豈能不行直折而用從
治乎愚謂微者逆之以熱治寒以寒治熱逆病而治之也甚
者從之謂病雖大甚必有其本假如本熱標寒本寒標熱不
治其標而直取其本故有標熱而用熱藥標寒而用寒藥者
但言其標則似從其同氣故曰從治又曰反治
其實治本而標自除仍是正治故曰逆正順也堅者削之客
者除之句疑衍勞者溫之謂溫養之結者散之留者攻之燥者濡之
急者緩之散者收之損者溫之逸者行之句有誤驚者平之上
之下之摩之浴之薄之劫之迫而劫之開之發之開而發之適事爲故
中病而止無使過也帝曰何謂逆從岐伯曰逆者正治從者反治從少
從多觀其事也視病之微甚爲藥之多少帝曰反治何謂岐伯曰熱因寒

用寒因熱用塞因塞用通因通用必伏其所主而先其所因
其始則同其終則異可使破積可使潰堅可使氣和可使必
已此申反治之義熱因之熱藥之熱也寒用之寒病之寒也寒因之寒藥之寒也熱用之熱病之熱也塞因通因藥之
通塞也塞用通用病之通塞也本寒而標熱因其寒而用熱
也本熱而標寒因其熱而用寒也病似宜通而實不可通則
因其可塞而塞之以塞爲通也病似宜塞而實不可塞則因
其可通而通之以通爲塞也故有寒熱並用攻補兼施要在
伏其所主而先其所因故其始雖若
與病氣同而其終則異可以操劵也帝曰氣調而得者何如
岐伯曰逆之從之逆而從之從而逆之疏氣令調則其道也
氣調而得有誤逆從之義已見上此節蓋衍文也帝曰善病之中外何如岐伯曰從
內之外者調其內從外之內者治其外從內之外而盛於外
者先調其內而後治其外從外之內而盛於外者先治其外
而後調其內申上先其所因之義即標本之說也中外不相及則治主病內不因外

外不因內則各治其主病帝曰善火熱復惡寒發熱有如瘧狀或一日發
或間數日發其故何也火熱之勝復大都但發熱而不惡寒亦且無發作有時如瘧之理故問之
岐伯曰勝復之氣會遇之時有多少也陰氣多而陽氣少則
其發日遠陽氣多而陰氣少則其發日近此勝復相薄盛衰
之節瘧亦同法六氣之勝復與藏府之氣相値陽多陰少則發日近陰多陽少則發日遠故有一發後六
七日乃發或頻三日發而六七日止或隔十日發
而四五日止者皆由氣之多少會遇與不會遇也帝曰論言
治寒以熱治熱以寒方士不能廢繩墨而更其道也有病熱
者寒之而熱有病寒者熱之而寒二者皆在新病復起奈何
治岐伯曰諸寒之而熱者取之陰熱之而寒者取之陽所謂
求其屬也按王氏曰益火之源以消陰翳壯水之主以制陽光又曰取心者不必齊以熱取腎者不必齊以寒
但益心之陽寒亦通行強腎之陰熱之猶可故或以熱治熱
以寒治寒萬舉萬全孰知其意詳觀其義所謂陽者心也陰

者腎也益火之源以消陰翳以熱治寒也壯水之主以制陽
光以寒治熱也益火者宜用熱然火鬱者清之則心陽開發
卽所以益心之陽故寒亦通行壯水者宜用寒然陽微者溫
之則腎氣交濟卽所以強腎之陰故熱之猶可故有以熱治
熱以寒治寒者啟元斯論誠爲美矣按問詞云二者皆在新
病復起答詞諸寒之而熱熱之而寒卽包新病非但寒之而
熱不去熱之而寒不減之一端也如陰虛發熱用苦寒折之
火益熾而脾胃受傷食少溏泄寒症又作法宜取之陰養陰
氣以配陽如陽虛惡寒者用辛熱散之寒未除而元氣耗散
升越於上熱病乃生法宜取之陽補陽氣以和陰病本於陰
還取之陰病本於陽還
取之陽故曰求其屬也帝曰善服寒而反熱服熱而反寒其
故何也岐伯曰治其王氣是以反也四時各有王氣故曰無伐天和帝曰不
治王而然者何也岐伯曰悉乎哉問也不治五味屬也不字衍
夫五味入胃各歸所喜故酸先入肝苦先入心甘先入脾辛
先入肺鹹先入腎久而增氣物化之常也氣增而久夭之由
也王注久服黃連苦參而反熱者此其類也氣增不已則藏氣偏勝氣有偏勝則有偏絕也帝曰善方制

君臣何謂也岐伯曰主病之謂君佐君之謂臣應臣之謂使非上下三品之謂也帝曰三品何謂岐伯曰所以明善惡之殊貫也帝曰善病之中外何如岐伯曰調氣之方必別陰陽定其中外各守其鄉內者內治外者外治微者調之其次平之盛者奪之汗之下之寒熱温凉衰之以屬隨其攸利謹道如法萬舉萬全氣血正平長有天命帝曰善

素問釋義卷十

陽湖張琦宛鄰甫學

著至教論第七十五（林云全元起本在四時病類篇末）

黃帝坐明堂召雷公而問之曰子知醫之道乎雷公對曰誦而頗能解解而未能別別而未能明明而未能彰（林云楊上善云習道有五一誦二解三別四明五彰）足以治羣僚不足治侯王願得受樹天之度四時陰陽合之別星辰與日月光以彰經術後世益明上通神農著至教疑於二皇帝曰善無失之此皆陰陽表裏上下雌雄相輸應也而（字誤）道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長久以教衆庶亦不疑殆醫道論篇可傳後世可以爲寶雷公曰請受道諷誦用解帝曰子不聞陰陽傳乎曰不知曰夫

三陽天爲業（林云太素天作太）上下無常合而病至偏害陰陽雷公曰三陽莫當請聞其解帝曰三陽獨至者是三陽并至并至如風雨上爲巔疾下爲漏病（林云楊上善云漏病謂膀胱漏洩大小便數不禁守也）外無期內無正不中經紀診無上下以書別雷公曰臣治疎愈說意而已帝曰三陽者至陽也積并則爲驚病起疾風至如礔礰九竅皆塞陽氣滂溢乾嗌喉塞并於陰則上下無常薄爲腸澼此謂三陽直心坐不能起臥者便身全三陽之病且以知天下（有誤）何以別陰陽應四時合之五行雷公曰（林云自此至篇末全元起本別爲一篇名方盛衰也）陽言不別陰言不理請起受解以爲至道帝曰子若受傳不知合至道以惑師教語子至道之要病傷五藏筋骨以消子言不明不別是世主學盡矣腎且絕惋惋

日暮從容不出人事不殷林云太素作暜且絕死死日暮也按此篇詞意無雜鈌落不可讀闕之可耳

示從容論第七十六林云全元起本在第八卷名從容別白黑

黃帝燕坐召雷公而問之曰汝受術誦書者若能覽觀雜學及於比類通合道理爲余言子所長五藏六府膽胃大小腸脾胞膀胱腦髓涕唾哭泣悲哀水所從行此皆人之所生治之過失子務明之可以十全卽不能知爲世所怨雷公曰臣請誦脈經上下篇甚衆多矣別異比類猶未能以十全又安足以明之帝曰子別試通五藏之過六府之所不和鍼石之敗毒藥所宜湯液滋味具言其狀悉言以對請問不知雷公曰肝虛腎虛脾虛皆令人體重煩寃當投毒藥刺灸砭石湯

液或已或不已願聞其解帝曰公何年之長而問之少余眞問以自謬也吾問子窈冥子言上下篇以應何也夫脾虛浮似肺腎小浮似脾肝急沉散似腎此皆工之所時亂也然從容得之脈各有定位定體脈體之變乃病使然何由以別藏或亂其疑似耶注家望文生義非也若夫三藏土木水參居此童子之所知問之何也雷公曰於此有人頭痛筋攣骨重怯然少氣噦噫腹滿時驚不嗜臥此何藏之發也脈浮而弦切之石堅不知其解復問所以三藏者以知其比類也帝曰夫從容之謂也夫年長則求之於府年少則求之於經年壯則求之於藏王注年之長者甚於味年之少者勞於使年之壯者過於內令子所言皆失八風菀熱五藏消爍傳邪相受夫浮而弦者是腎不足也脈浮爲虛弦者母病及子腎傳肝也沉而石者是腎氣內著也王注腎氣內薄著而不行怯然少氣者是水道不行形氣消索也下焦氣不化故水道不行肺藏受傷故少氣怯然也欬嗽煩寃者是腎氣之逆也衝氣上逆也上雷公問無欬嗽煩寃有頭痛筋攣骨重噦噫腹滿時驚不嗜臥帝答辭皆不及古經殘闕耳一人之氣病在一藏也若言三藏俱行不在法也言病皆在腎之一藏耳非三藏俱行也以此義推之則所云頭痛者濁陰上壅也筋攣者木氣不榮水不能涵也骨重腎本病也噦噫者腎脈上貫肝膈也腹滿者水道不行中焦壅滯也時驚者肝虛也不嗜臥者陰逆則陽不降故不安臥也雖病變不一兼及他藏而病本則在一藏餘皆傳邪相受也故凡病形雜出必合脈以定之脈象難憑必合症以參之否則歧塗錯出無所適從矣善治者但治其主病之藏其餘則從末治之且有不必治而愈者矣又此經以脈浮而弦爲腎之不足可知凡見弦脈不當輕用伐肝疎風也雷公曰於此有人四支解墯喘欬血泄而愚診之以爲傷肺切脈浮大而緊愚不敢治粗工下砭石病愈多出血血止身輕此何物也帝曰子所能治知亦衆多與此病失矣譬以鴻飛亦沖

於天夫聖人之治病循法守度援物比類化之冥冥循上及下何必守經衍文今夫脈浮大虛者是脾氣之外絕去胃外歸陽明也外絕去三字有悞或衍也右關部外以候胃內以候脾今脈浮大而虛是脾氣外歸於陽明之經故砭出血泄陽明而愈夫二火不勝三水是以脈亂無常也二火三水不辭前所列症亦無脈亂無常之文誤衍也四支解墯此脾精之不行也脾主四支精不化故氣不行於四末喘欬者是水氣并陽明也水字有誤陽明氣逆上衝故喘欬血泄者脈急血無所行也脾氣外歸陽明陰氣不守故經脈奔急而血溢若夫以爲傷肺者由失以狂也不引比類是知不明也夫傷肺者脾氣不守胃氣不清此二句當是上傷脾症中之文誤衍也經氣不爲使眞藏壞決經脈傍絕五藏漏泄不衄則嘔此二者不相類也肺者主行營衛陰陽肺傷故經氣不爲使藏眞壞決血氣漏泄也脾肺傷皆有血溢但脾則下泄肺則上出耳譬如天之無形地之無理白與

黑相去遠矣是失吾過矣以子知之故不告子明引比類從容是以名曰診輕（林云太素輕作經）是謂至道也

疏五過論第七十七（林云全元起本在第八卷名論過失）

黃帝曰嗚呼遠哉閔閔乎若視深淵若迎浮雲視深淵尚可測迎浮雲莫知其際（與六微旨論文重）聖人之術爲萬民式論裁志意必有法則循經守數按循醫事爲萬民副（林云楊上善云副助也）故事有五過四德汝知之乎（四德後無說蓋缺文或曰德失之訛也郎下篇徵四失矣）雷公避席再拜曰臣年幼小蒙愚以惑（示從容論言公何年之長而問之少此云臣年幼小足知衆手雜合之文故多無義支說矣）不聞五過與四德比類形名虛引其經心無所對帝曰凡未診病必問嘗貴後賤雖不中邪病從內生（二句應在名曰失精之下）名曰脫營嘗富後貧名曰失精五氣留連病

有所并醫工診之不在藏府不變軀形診之而疑不知病名（王注言病之初也病由想戀而來故未居藏府不變軀形也）身體日減氣虛無精（王注言病之次也）病深無氣灑灑然時驚（王注言病之深也病氣深穀氣盡陽氣內薄故惡寒而驚）病深者以其（林云太素作病深以甚）外耗於衛內奪於營（王注血爲憂煎氣隨悲減故營衛耗奪）良工所失不知病情此亦治之一過也凡欲診病者必問飲食居處暴樂暴苦始樂後苦（林云太素作始苦）皆傷精氣精氣竭絕形體毀沮暴怒傷陰暴喜傷陽厥氣上行滿脈去形（此尸厥之候）愚醫治之不知補寫不知病情精華日脫邪氣乃并此治之二過也善爲脈者必以比類奇恒從容知之爲工而不知道此診之不足貴此治之三過也（比類謂以脈合之形證比例推求也奇恒王注謂氣候奇異於恒常之候也從容謂分別藏氣虛實脈見高下幾相似也按王氏於示從容論以從容爲上古經篇名此復異義或蓋以比類奇恒從容皆古經者不如王義之爲得也）診有三常必問貴賤封君敗傷及欲侯王（林云太素欲作公）故貴脫勢雖不中邪精神內傷身必敗亡始富後貧雖不傷邪皮焦筋屈痿躄爲攣醫不能嚴不能動神外爲柔弱亂至失常病不能移則醫事不行此治之四過也（王注嚴謂戒所以禁非也所以令從命也外爲柔弱言委隨而順從也然戒不足禁非動不足以從令委隨任物亂失天常病且不移何醫之有按此節義卽脫營失精之旨重於醫不能嚴故別爲四過富貴失勢之人病勢已深又不能守醫家之禁忌往往不治反不如貧賤者之易愈亦由醫工之過五藏別論曰病勿許治者病必不治治之無功也）凡診者必知終始有知餘緒切脈問名當合男女（必知終始二句有譌誤問名亦有誤王注謂問病證之名非也病證之名當問之工何反問之病者男子陽氣多女子陰氣多診各不同）離絕菀結憂恐喜怒五藏空虛血氣離守工不能知何術之語嘗富大傷（富字誤）斬筋絕脈身體復行令澤不息（王注非分過損身體雖以

復舊而行且令津液不爲滋息也）故傷敗結留薄歸陽膿積寒炅粗工治之亟刺陰陽身體解散四支轉筋（句行）死日有期醫不能明不問所發惟言死日亦爲粗工此治之五過也（此言憂思鬱結及故傷留薄二者醫每易忽故爲粗器之工也）凡此五者皆受術不通人事不明也故曰聖人之治病也必知天地陰陽四時經紀五藏六府雌雄表裏刺灸砭石毒藥所主從容人事以明經道貴賤貧富各異品理問年少長勇怯之理審於分部知病本始八正九候診必副矣治病之道氣內爲寶（林云太素作氣內爲實楊上善云天地間氣爲外氣人身中氣爲內氣外氣裁成萬物是爲外實內氣榮衛裁生故爲內實治病能求內氣之理是治病之要也）循求其理求之不得過在表裏守數據治無失俞理能行此術終身不殆（過在句疑有誤）不知俞理五藏菀熟癰發六府診病不審是謂失常謹

守此治與經相明上經下經揆度陰陽奇恒五中决以明堂審於終始可以橫行篇中辭義不醇失次取其大意可也

徵四失論第七十八林云全元起本在第八卷名方論得失明著

黃帝坐明堂雷公侍坐黃帝曰夫子所通書受事衆多矣試言得失之意所以得之所以失之雷公對曰循經受業皆言十全其有過失者請聞其事解也帝曰子年少智未及耶將言以雜合耶夫經脈十二絡脈三百六十五此皆人之所明知工之所循用也所以不十全者精神不專志意不理外內相失故時疑殆王注外謂色內謂脈按外應兼形証言內則藏府神志皆是也相失故致疑殆診不知陰陽逆從之理此治之一失矣陰陽逆從謂運氣主客勝復也此診之首務受師不卒妄作雜術謬言爲道更名自功妄用砭石後遺身咎

此治之二失也不適貧富貴賤之居坐之薄厚坐字誤疑當作生形之寒溫不適飲食之宜不別人之勇怯不知比類足以自亂不足以自明此治之三失也診病不問其始憂患飲食之失節起居之過度或傷於毒不先言此卒猝同持寸口病何能中妄言作名爲粗所窮此治之四失也毒謂食物不時氣味畏忌均能病人非詳問不能知但持寸口無由悉病因也此四失與五過義相出入皆附益之所爲也是以世人之語者馳千里之外不明尺寸之論診無人事治數之道從容之葆人事上所云貧富勇怯之類也治數即陰陽逆從及藏府經脈之度也從容即比類揆度奇恒也坐持寸口診不中五脈百病所起始以自怨遺師其咎是故治不能循理棄術於市妄治時愈愚心自得棄術字有誤嗚呼窈窈冥冥孰知其道道之大者擬於天地配於四海汝不知道之諭受以明爲晦

陰陽類論第七十九林云全元起本在第八卷

孟春始至黃帝燕坐臨觀八極正八風之氣而問雷公曰陰陽之類經脈之道五中所主何藏最貴王注五中謂五藏林云楊上善云夫天爲陽地爲陰人爲和陰無其陽衰殺無已陽無其陰生長不止生長不止則傷於陰陰傷則陰災起衰殺不已則傷於陽陽傷則陽禍生矣故須聖人在天地間和陰陽氣令萬物生也和氣之道謂先修身爲德則陰陽氣和陰陽氣和則八節風調八節風調則八虛風止於是疵癘不起嘉祥應集此亦不知所以然而然也故黃帝問身之經脈貴賤依之調攝修德於身以正八風之氣雷公對曰春甲乙青中主肝治七十二日是脈之主時臣以其藏最貴帝曰却念上下經陰陽從容子所言貴最其下也雷公致齋七日旦復侍坐帝曰三陽爲經二陽爲維一陽爲游部三陽足太陽脈二陽足陽明脈一陽足少陽脈也此知五藏終始應句

在正其理句下三陽爲表二陰爲裏一陰至絕作朔晦却具合以正其理王氏謂太陽與少陰爲表裏也或欲改作三陽二陰謂三陽太陰脾也按文勢前列三陽二陽一陽似應作三陽二陰一陰下文重說三陽三陰六經則此三陽二陰爲順然於爲表義不合一陰厥陰也至絕作十二字譌誤不可讀古經殘缺淆亂此篇爲甚注家穿鑿附會反致貽誤今悉闕之雷公曰受業未能明帝曰所謂三陽者太陽爲經三陽脈至手太陰弦浮而不沉决以度察以心合之陰陽之論所謂二陽者陽明也至手太陰弦而沉急不鼓炅至以病皆死一陽者少陽也至手太陰上連人迎弦急懸不絕此少陽之病也專陰則死三陰者六經之所主也交於太陰王氏以三陰爲手太陰則與交於太陰不合諸家以爲脾則六經之所主又難强通矣伏鼓不浮上空志心林云楊上善云肺脈浮濇今見伏鼓是腎脈也足少陰脈貫脊屬腎上入肺中從肺出絡心肺氣下入腎志上入心神也按上空義亦未晰二陰至肺其氣歸膀胱外連

脾胃(二陰不言脈鈌文可知)一陰獨至經絶氣浮不鼓鈎而滑此六脈者乍陰乍陽交屬相并繆通五藏合於陰陽先至爲主後至爲客(按此六脈與至眞要論厥陰之至其脈弦云云不合)雷公曰臣悉盡意受傳經脈頌得從容之道以合從容不知陰陽不知雌雄帝曰三陽爲父二陽爲衛一陽爲紀三陰爲母二陰爲雌一陰爲獨使二陽一陰陽明主病不勝一陰脈耎而動九竅皆沉三陽一陰太陽脈勝一陰不能止內亂五藏外爲驚駭二陰二陽病在肺少陰脈沉勝肺傷脾外傷四支(林云全元起本及太素並作二陰一陽)二陰二陽皆交至病在腎罵詈妄行巔疾爲狂二陰一陽病出於腎陰氣客遊於心脘下空竅堤閉塞不通四支別離一陰一陽代絶此陰氣至心上下無常出入不知喉咽乾燥病在土

脾二陽三陰至陰皆在陰不過陽陽氣不能止陰陰陽並絶浮爲血瘕沉爲膿胕陰陽皆壯下至陰陽上合昭昭下合冥冥診決死生之期遂合歲首雷公曰請問短期黃帝不應雷公復問黃帝曰在經論中(林云全元起本自雷公以下別爲一篇名四時病類)雷公曰請問短期黃帝曰冬三月之病病合於陽者至春正月脈有死徵皆歸出春冬三月之病在理已盡草與柳葉皆殺春陰陽皆絶期在孟春(林云太素無春字)春三月之病曰陽殺陰陽皆絶期在草乾夏三月之病至陰不過十日陰陽交期在濂水(林云全元起云濂水者七月也建申水生於申陰陽逆也楊上善云濂水靜也七月水生時也)秋三月之病三陽俱起不治自已(王注秋陽氣衰陰氣漸出陽不勝陰故自已也案詳注義三陽疑三陰之譌)陰陽交合者立不能坐坐不能起三陽獨至期在石水(王注石水者謂冬月水冰如石之時故云石水也火墓於戌冬陽氣微故石水而死也林云此本全元起之說王氏取之)二陰獨至期在盛水(林云全元起本二陰作三陰)

方盛衰論第八十(林云全元起本在第八卷)

雷公請問氣之多少何者爲逆何者爲從黃帝答曰陽從左陰從右老從上少從下是以春夏歸陽爲生歸秋冬爲死反之則歸秋冬爲生是以氣多少逆皆爲厥(此節疑有譌誤夫氣有常度假有多少即當爲逆何尙爲從陽自左升陰自右降偏多偏少皆能爲病老者陽氣先衰何以從上少者精氣方盛何以從下且從之爲言順也言從其多則少爲逆若主於少則多又乖但言其從未分多少義俱難通春夏歸陽云云更爲晦滯古經譌缺注家强爲穿鑿失之甚矣)問曰有餘者厥耶答曰一上不下寒厥到膝少者秋冬死老者秋冬生氣上不下頭痛巔疾(林云楊上善云虛者厥也)(陽氣一上於頭不下於足足脛虛故寒厥至膝按少者秋冬死以壯少之年而下焦無陽則爲死候老者陽氣本虛尙可

無虛也氣上不下上實下虛而頭痛巔疾此皆厥之常候寒到膝者爲寒厥此爲熱厥也)求陽不得求陰不審五部隔無徵若居曠野若伏空室綿綿乎屬不滿日(王注謂之陽乃脈似陰盛謂之陰乃脈似陽盛故曰求陽不得求陰不審也按王義是而辭未明豈有一脈既似陰盛又似陽盛者此蓋屢厥日久陰陽皆虛百脈俱病謂之陽證而又似陰謂之陰證而又似陽求之陽而非陽求之陰而非陰由五部藏府否隔衰耗氣血無所徵召神志散越若居曠野若伏空室氣息微甚綿綿若不能終日久逆之候有如斯耳)是以少氣之厥令人妄夢其極至迷三陽絶三陰微是爲少氣(妄夢疑誤林云太素云至陽絶陰是爲少氣按此節亦難强通)是以肺氣虛則使人夢見白物見人斬血藉藉得其時則夢見兵戰(王注謂秋三月)腎氣虛則使人夢見舟船溺人得其時(王注冬三月也)則夢伏水中若有畏恐肝氣虛則夢見菌香生草得其時(王注春三月)則夢伏樹下不敢起心氣虛則夢救火陽物得其時(王注夏三月)則夢燔灼脾氣虛則

夢飲食不足得其時則夢築垣蓋屋王注謂辰戌丑未之月各王十八日按五藏虛實發夢不同義只脈要精微論中此列五藏之虛夢得其時則氣應實然惟心脾二藏為合其肺腎肝待時之夢仍同虛例恐有譌誤此皆五藏氣虛陽氣有餘陰氣不足陰陽不相濟是生有餘不足陰陽皆然非有餘常在陽不足常在陰也合之五診調之陰陽以在經脈在察也診有十度度人二字衍脈度藏度肉度筋度俞度王注度各有二故二五為十度陰陽氣盡人病自具王注診備盡陰陽虛實之理則人病自具知之脈動無常散陰頗陽脈脫不具診無常行脈體變動失其常數則陰陽乖離之故陰氣當靜而散陽氣當有直而頗所當求也更有脈脫而不具者如脈縣沉伏乃因陰陽否隔所致並非脈絕不可以常行之診度也診必上下度民君卿上下謂人迎趺陽也必兼取之參伍以知病能又必度人之貴賤形志之苦樂也受師不卒使術不明不察逆從是為妄行持雌失雄棄陰附陽持雌失雄者偏於補陰而伐陽也棄陰附陽者偏於補陽而耗陰也二者之失前古已然不知并合診故

不明陰陽相濟是為并合即下並交也傳之後世反論自章以不明之術傳之於後反多其論說以自章著至陰虛天氣絕至陽盛地氣不足陽自地升陰自天降陰虛不升故天氣絕陽盛謂壅塞於上似乎盛耳陽不降故地氣不足明上下宜相濟也陰陽並交至人之所行陰陽並交者陽氣先至陰氣後至所謂雌雄相輸應陽倡而陰隨也王氏以陽速陰遲為說似失之是以聖人持診之道先後陰陽而持之奇恆之勢乃六十首診合微之事追陰陽之變章五中之情其中之論取虛實之要定五度之事知此乃足以診王注奇恆勢六十首今世不傳案其中之論四字衍是以切陰不得陽診消亡得陽不得陰守學不湛知左不知右知右不知左知上不知下知先不知後故治不久知醜知善知病知不病知高知下知坐知起知行知止用之有紀診道乃具萬世不殆起所有餘知所不足度事上下脈事

因格先後謂脈之來去也坐起行止謂病人之起居所以參驗脈証也知不病之所則不至誅罰無過知有餘不足之數乃能適事為故無過無不及矣診必知此為盡善也是以形弱氣虛死形氣有餘脈氣不足死藏氣傷故也脈氣有餘形氣不足生三部九候篇曰形肉已脫九候雖調猶死此形氣不足生者蓋未至形肉脫耳是以診有大方坐起有常出入有行以轉神明呼吸調勻乃可以診必清必靜上觀下觀志意清靜乃可以上下觀察病者之氣色形証司八正邪別五中部按脈動靜循尺滑濇寒溫之意視其大小合之病能大小疑有誤或謂二便似非逆從以得復知病名診可十全不失人情故診之或視息視意視意者即不失人情之謂言者於其動靜居處之間體察之故不失條理道甚明察故能長久不知此道失經絕理亡言妄期此謂失道亡言當作妄言

解精微論第八十一

林云全元起本在第八卷名方論解

黃帝在明堂雷公請曰臣受業傳之行教以經論從容形法陰陽刺灸湯藥所滋行治有賢不肖未必能十全若先言悲哀喜怒燥濕寒暑陰陽婦女請問其所以然者卑賤富貴人之形體所從羣下通使臨事以適道術謹聞命矣請問有毚愚仆漏之問不在經者欲聞其狀王注毚狡也愚不智見也仆猶頓也漏脫也謂經所未解者也言不智狡見頓問多也帝曰大矣以上有譌誤公請問哭泣而淚不出者若出而少涕詳下文應是哭泣而涕淚皆出此因下淚不出若出而少涕而誤也其故何也帝曰在經有也復問八字衍不知水所從生涕所從出也帝曰若問此者無益於治也工之所知道之所生也十八字衍夫心者五藏之專精目者其竅也華色者其榮也是以人有德也林云太素德作得則氣和於目有亡憂知於色是以悲哀則泣下泣下

水所由生水宗者泣下水宗四字並衍積水也積水者至陰也至陰者
腎之精也宗精之水所以不出者是精持之也輔之裹之故
水不行也夫水之精爲志火之精爲神水火相感神志俱悲
是以目之水生也故諺言曰心悲名曰志悲志與心精共湊
於目也是以俱悲則神氣傳於心精上不傳於志而志獨悲
十六字衍文故泣出也泣泣字衍涕者腦也腦者陰也髓者骨之充也
故腦滲爲涕鼻竅通腦腦爲髓海腎之屬也志者骨之主也是以水流而涕
從之者其行類也夫涕之與泣者譬如人之兄弟急則俱死
生則俱生林云大素作出則俱亡其志以早悲是以涕泣俱出而橫行
也夫人涕泣俱出而相從者所屬之類也雷公曰大矣請問
人哭泣而淚不出者若出而少涕不從之何也帝曰夫泣不

出者哭不悲也不泣者神不慈也神不慈則志不悲陰陽
持泣安能獨來夫志悲者惋惋則沖陰沖陰則志去目志去
則神不守精精神去目涕泣出也此節義已見上缺誤不可通神不守精語自有至理
然有乖志與心精共湊之義姑删之且子獨不誦不念夫經言乎不念字衍厥則目
無所見夫人厥則陽氣并於上陰氣并於下陽并於上則火
獨光也陰并於下則足寒足寒則脹也夫一水不勝五火故
目眥盲王注五火謂五藏之厥陽也按此與泣不出義[illegible]是以氣衝風泣下而不止
夫風之中目也陽氣內守於精是火氣燔目故見風則泣下
也有以比之夫火疾風生乃能雨此之類也林云太素無火字按目爲心肝
之竅瞳子屬腎心志悲而泣出者由內感乎腎也故志不悲
則泣不出風中目而泣出者由外感乎腎也風中乎瞳子則
腎志動而泣隨之上也此以火氣燔目
立說甚爲外駁注家隨而附會謬矣

〔清〕熊慶笏撰

扁鵲脈書難經六卷

清嘉慶二十二年高桐熊抱經堂刻本

丁丑冬月校栞

秦越人八十一難經集注

高桐熊抱經堂藏板

扁鵲脈書難經目錄

第一卷

序　環谷公學醫訓

扁鵲傳　諸家論攷

一難至十二難

第二卷

十三至二十一難　脈法總論圖說

第三卷

二十二至三十難　經絡總論圖說

第四卷

三十一至四十七難　臟腑總論圖說

第五卷

四十八至六十一難　病能總論圖說

第六卷

六十二至八十一難　鍼法總論圖說

跋

石壁堂開雕

醫者聖人之事也惟天下之至精足以辨之惟天下之至仁足以行之惟天下之至神足以明之三者備聖人之事也上古若虙羲神農黃帝之爲君僦貸季岐伯俞拊之爲臣其人皆明於天地之道而察於民物之故闡明理要拯濟萬世微言至論載扗玉冊世多未見師弟子晳其業者大抵口耳相傳至三代以後素問靈樞本草諸書乃著竹素往往缺失附益不盡本文況自周之末造其學降爲埶術逼人碩儒罕所究心幸而先聖所

傳尚未泯絕若秦越人淳于公張仲景華元化之徒時傳其術然惟仲景有書傳世又亡其卒病論卽傷寒金匱亦多遺失篡亂至西晉之亡而其學絕矣自是以來諸賢著述不過循誦習傳粗記方藥而已唐宋而後間有聰明絕特之士出其深湛之思研究古文然其人旣非徇齊敦敏之材又值文獻湮滅之後往往得一亡十輒以所見名家雖其覃精入理之處亦足表章先哲佑啟後賢而意見偏隔雜用胸臆或好丹而非素或採爪

而遺珠求其升堂入室有大醇而無小疵者曾不槪見而況庸陋謬妄之徒鹵莽滅裂之學羣瞽拍肩熒惑來禩者哉僕生薄祜十二而孤煢煢苫凷中痛思先君子歿於庸醫之手自恨童昏無識不解醫藥又念老母扗堂有徇蒙圄血之痾夙夜祗懼發憤誦習上自軒岐下逮

本朝名家之書稍可覽觀無不尋繹顧以生性愚滯於古聖述作未能窮其精微而近世之書又汗漫紛歧莫

適爲主旣壯以後遊歷四方名醫宿學多所就正而知津識路可資啟發者葢亦罕焉丙寅丁卯之歲于役江西於蘭畦中丞所得覩熊君叔陵所定方劑見其候脈論證立法用藥具有規則心焉異之旣乃得見其人言語容貌和粹篤實君子人也顧失血甫瘥兩耳重聽不便於講論而僕又以輶車倥偬未遑請益契濶於今垂十年所矣今茲之春乃不遠三千里郵其所著難經輯註示余屬爲之序僕受而讀之其卷首載其先觀察環

谷公習醫之訓乃知環谷不獨爲通人大儒且於醫事之原委得失一一洞其窾會抉其隱痼而吾叔陵以孝子之心爲仁人之事專精詣微深造冞入爲不可及也其註以靈素仲景爲主旁及諸家推明越人之意不襲前人不設成見惟以一線心精虛與委蛇上下求索期於一是有時創出新意未經人道而揆之經旨若合符節獻酬羣心怡然理順有時參取前人訂正舊義又皆確有根據不苟異同而於內景藏象辨晰尤精其間惟駁正叔和三部似與脈要精微論少異命門之說墨守越人以受生授生分別左右論甚新異愚闇之識未能猝通他如經脈行度步左後右奇經卽奇邪血絡相火卽心主腎間動氣卽衛氣足厥陰上巔乃所交督脈三焦乃行津化液之氣及論傷寒有五辯傳足不傳手直中爲陰傳經爲陽之謬凡此落落大者共數十條洵乎質古聖而無疑俟後賢而不惑矣僕既好君書復重君請故鈔藏其副本而歸書於君且備論之如此其傷寒

金匱合註醫案一隅錄二書仍希無吝寄示以發余矇焉時嘉慶二十有三年歲次戊寅四月之望

賜進士及第榮祿大夫
經筵講官
尚書房行走
武英殿總裁禮部尚書山陽汪廷珍敍

安義熊叔陵先生著難經輯注成以示余余受而讀之作而曰此秦越人之所以視見垣一方人也然其晦久矣博辨者穿鑿而失之支離眇識者因襲而流爲膚廓是經之晦解之者晦之也考之前志載越人黃帝八十一難經二卷黃帝之書精微與衍浩無涯涘越人廼設爲難以發之明軒岐脈法之正軌其所言皆靈素之精也西晉以後去古益遠讀靈素者或不盡得其解因文生義旁見側出岐之又岐注家愈多經旨愈漓於是乎黃帝之書晦而難經亦晦然則欲通難經非洞徹乎靈素不能也以臆解釋難經不如以靈素證難經之爲得也叔陵先生博學精思沈研內經者有年故於是編探其本原窮其指歸條分縷晰出顯入微悉奉靈素爲準繩而諸家謬悠之說辭而闢之廓清之功比於武事其尤大者在分診候爲兩法以尺寸察經脈以寂數審臟氣而斥王叔和脈經平分三部以配臟腑之非其論爲千數百年來所未發夫叔和之書自僞訣盛行在南宋

而已微歷明季及今而幾絕先生所藏舊鈔亦多殘缺余家勵有善本昨歲沈南昌心齋取而刻之其書始行世之能棄僞訣而讀脈經者尠矣況讀之而能正其失乎先生又於難經正文之後爲攷九十有奇詳輯內經而疏通證明之以相爲表裏所列圖說皆訂正精確不屑屑於蹈襲前人顧猶自謂吾於內經未敢言姑先注此焉耳以今觀之謂爲本靈素以注難經也可卽謂爲以注難經者注靈素又奚不可哉近今醫家者流問以黃帝之書幾莫能舉其篇目而有志窺尋之士則又汩沒於成說而不克自振拔是其所是習而安焉則是編之出其不爲目眩然而不瞚舌撟然而不下者幾希矣世無長桑君安得盡人而飲以上池水也

嘉慶二十二年歲次丁丑冬十月侯官朱錫穀序

聞之黃帝八十一難經醫經之秘錄也昔者岐伯以授黃帝黃帝歷九師以授伊尹伊尹以授湯湯歷六師以授太公太公授文王文王歷九師以授醫和醫和歷六師以授秦越人越人始定立章句析難發明著五行之奇邪變幻脈絡之盈虛消長以見黃帝之精神晝然日顯闇然日章難經之與內經其義一也然而典午以來各執一偏之見以艱深文淺義是非蠭起詮旨日離遂使廬山面目頓失本真其弊拄於不審察內景不甄辨

別字輒穿鑿附會以訛傳訛言愈危而義愈隱理愈岐而旨愈遠以視乎黃帝越人之真奚翅如壽陵困跡跰蹡而嗤怪乎章亥健步矣安義熊叔陵先生以淵源之儲學積健爲雄猶且遠蒐博採十數年之久著難經輯注六卷取之古人十之七參之已見十之三批大郤導大窾博而辨之該而備之辭而闢之廓而淸之分診脈爲兩法以尺寸爲審經絡兹數爲察臟氣精鑒特識直揭千百年來未發之秘旨洵足與靈素扁鵲諸賢冥契

千古且自有千古蘊道精心可謂勤且篤矣余曩時作宰安邑廉得先生之爲人旣賢先生之專其力也且賢先生之孝友純穆也嘗先生之尊甫　環谷觀察散髮成邊淹逝塞北先生含酸飲涕間關萬里幾胃魄於虎狼之齒而不顧卒能從黃沙白草間重繭跋踵負骸骨而歸安之窀穸曲盡人子所應爲凡人所難能者先生無不以至性自任故宗族稱孝鄉黨無間言余爲聞之於金蘭畦中丞聲名翕集公卿大夫均以師友禮之景

其篤行也夫自三代以還士風寖替飾僞拒真罔有恆德先生不屑屑於貴公子自居潛跡邱園攷奇玩理不慕榮辱閉戶著書抗承先人未盡之志若曰爲人臣者不可不知醫爲人子者不可不知醫以揆乎范文正願爲良醫陸忠宣鍵關集古之志先生之紹承古學又可思其用心之所拄矣況綜跗之滌和之視長桑君之方太倉公之診集之一身哉余未究醫理賢先生之爲人而讀其書喟然爲之興起矣寧遠馮履晉敘

環谷公學醫訓

人不可虛生也有足於已曰术有及於人曰功有榮於世曰名名無功不著功無才不立才無學不成夫學增其所不知益其所不能也大而內聖外王之道小而人工物曲之技莫不各有其學泛鶩則不精屢遷則不固吾家世業傳經學在讀書未遑他及然讀之功需乎時讀之效聽諸遇使治生無資必難乎為學彼聖賢養晦猶託釣耕豪傑藏修尚依樵牧視境之所處量材之所

近末有不兼營一藝者藝之小數多非讀書本色其或詞章翰墨或象數陰陽或刑名法術固學問中事也特有名不必有功有功不必有术有才而非時弗行遷地弗良則仍與未學等欲隨時隨地皆可施於用者其惟醫乎雖長桑既杳難覓上池而秦火未焚（始皇焚書不禁醫卜）幸留元冊（素問鬼臾區曰天元玉冊臣茲十世即伏羲書）矧歷代著作如林諸家紛爭若訟溯厥源流辨其真偽在善學者斷以讀書之識耳夫古人之書為醫學所由起而世反疑焉其識不足以信之也後人之書為醫學所由岐而世多信焉其識不足以疑之也粵自上古神農創本經而方書立（本草之始）黃帝紀靈素而內景詳（靈樞素問述黃帝與岐伯諸臣問答皆論人身內景故名內經）昔號三墳（孔安國曰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實肇醫籍之祖（醫與易皆出上古周官醫師隸冢宰箸人隸宗伯誠重之也易傳於周孔故其道彰醫人雜技故其道晦）商有伊尹推本經為湯液而後方書療病專重藥劑（古人治病本有砭石毒藥九鍼灸焫按蹻諸法）周有扁鵲括靈素為難經而後內景視疾獨決寸口（古人診疾本有人迎氣口三部九脈等法）漢時仲景（南陽人姓張名機字仲景為長沙太守）

推廣本經湯液撰用素問難經著傷寒雜病論（即傷寒金匱兩書又名金匱玉函經）合方書內景而集大成後世稱為醫中之聖蓋前之倉公（漢文帝時太倉長姓淳于名意）後之元化（漢末人姓華名佗字元化）奇蹟可攷者述無聞故醫之學必奉仲景為宗焉是皆醫學所由起也識不足以信之必有狃於俗見者矣如本經湯液已無專書非亡於無傳人實亡於陳藏器（唐人有本草拾遺）王海藏（元人名好古字進之有湯液本草）李蘋湖（明人名時珍有本草綱目）之各附已說也靈樞素問理數精宏非神聖不能

作。怪措詞閒淆於傳家如封君侯王貴勢等語亦如伏生授書雜入方言曲臺輯禮纂自羣儒耳程子疑為韓秦諸子所作毋乃以詞害意乎若楊上善風鑑之術改素問為太素全元起始作訓解其書不傳以上隋人王太僕唐人為太僕令名冰號啟元子專注素問滑伯仁元人名壽有素問鈔吳鶴皋名崐專注素問馬元臺名蒔字仲化始兼注靈樞張景岳之流名介賓作類經以上明人不過隨文訓詁斷章取義而已難經傳自呂廣吳太醫令最稱完善惜附偽訣同行宋高陽生假叔和名造脈訣俗子與難經同注幾使古經湮昧馬元臺李蘋湖輩從而詆之馬識扁鵲錯解三焦營衛關格李駁命門不當在右殆亦下士聞道大笑者歟傷寒金匱本屬一書王叔和誤截於前晉太醫令高平人棄金匱雜病專取傷寒又遺漏痓溼暍等證成無已附會於後金聊攝人有傷寒注及明理論由是分門別戶入主出奴者眾矣傷寒注家各是其法是古人之書靡不傳於後而後人之學多不逮於古者不以經注經轉以疑傳疑則畏難而不溯源流之失也魏晉以下醫術漸替鄧處中之中藏經魏人華佗外孫號採微真人自謂夢佗示寢室有石函發之得此經全似偽託魏志佗為魏武帝所殺盡焚其書於獄中猶具方書之一體皇甫氏之

甲乙經晉人名謐字士安號元晏獨詳刺灸士安彙內經為甲乙專主刺灸又目靈樞為鍼經然靈樞有半夏秫米茹藘鉄落等方原不專用鍼法堪備內景之校讐所可怪者王叔和生當西晉上可接餘緒於南陽身為太醫近可闚藏書於秘府乃觀所撰脈經證以靈素難經大相矛盾將六脈分配臟腑自漢以前皆無此法偽訣之義即本於此後世但詆脈訣而不詆脈經何歟所次傷寒證以仲景序例尤多牴牾仲景書自叔和編後非復原文次第識者惜之此實醫學所由歧也識不足以疑之必有競為異說者矣若葛稚川晉人名洪號抱樸子有肘後方陶隱君梁人名宏景號通明有本草效驗肘後百一方巢元方隋太醫令撰病源五十卷孫思邈之徒唐華原人幼稱聖童有千金方或泄秘方或錄效驗猶僅議藥而已無求子精傷寒宋進士姓朱名肱有活人書謂傷寒多熱而劉河間名守真字完素號通元處士有原病式宣明方論保命集傷寒醫鑑標本直格心要心鏡張子和繼之名從政有傷寒心鏡儒門事親善用攻伐李東垣辨內傷名杲字明之有脾胃論蘭室秘藏此事難知內外傷辨惑論謂內傷亦有惡寒發熱似傷寒此屬氣虛宜溫補以上金人而朱丹溪補之元人名震亨字彥脩有局方發揮格致餘論丹溪心法脈訣金匱鉤元謂內傷多陰虛宜寒涼他如陶節菴之新方名華字尚文有傷寒六書畫變仲景原方吳又可之瘟疫名有性有瘟疫論謂時疫不同傷寒以上明人

或矯枉過正或別出新意則議病而各有流弊者也是後人之書非不竊比於古而古人之學究不再見於後者分觀似有所長盡信反不如無則喜易而不辨真僞之過也善學者勿畏古人之難安於小就也紬繹經義因流以溯其源久而熟之必有下學上達之識亦如讀書之學未能生知當先困勉焉勿喜後人之易輕於嘗試也折衷羣言辨僞以存其真審而擇之必有去妄存誠之識亦如讀書之學當求自慊毋自欺焉夫如是則

學爲實學識爲真識故能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其才有如此者上以療君親之疾下以救貧賤之厄中以保身養其生其功有如此者徵之於事品望重於當時著之於教雅範崇於奕世其名有如此者有用之藝比諸良相以之佐讀不媿儒者業誠隆也若夫涉獵以爲木徼倖以爲功標榜以爲名庸工貽誚有忝虛生豈吾所望於汝哉汝其戒之

先大父惕菴公舉孝廉後以著書自娛凡陰陽技藝之學皆攷證異同發揮體用獨不爲醫立論

先君子環谷公欲補之而有志未逮盖自科甲部曹歷任觀察既勤於服官後因失察甘省冒賑事謫戍齊齊哈爾城復深自韜晦也見芻年十七初補弟子員既不得應試恐終暴棄遂命習醫以成素志僻處鄉陬苦無高人傳授僅借徑於俚師問津於坊刻耳滿眼烟雲不見主人何處幾歎軒岐之道於我無緣擬請改習他藝適長兄伯程從戍所歸捧讀

先君子手書訓示始確有遵循專取內經難經傷寒金匱熟讀玩索可七年所乃悟古人之醫與後世迥異如診脈當分審經絡察臟氣爲兩法經脈行度皆從左乳下發源先行左後行右難經之奇經即內經之奇邪血絡原文甚明後世竟無一人道及腎間動氣即衛氣命門即天癸相火即心主三者各別後世皆混爲一傷寒有五邪後世或專主寒或專主熱俱屬偏見其餘謬誤更僕數之不能盡也可知俚師之

所附會坊刻之所沿襲不足言醫而
先大父之不爲立論與
先君子之亟欲補成各有深意存焉乾隆癸丑芴赴
塞北將長依膝下進求教誨質正所學比至而
先君子已捐館數日抱慟終天曷其有極扶櫬歸葬
後即爲人治病冀可上承先志少減不孝之罪於萬
一也迄今廿餘載所治多驗同志咸勸錄存以備衛
生之用然非先明內景未有不詫然疑者善言內景
莫如內經其書博大精微非芴之譾陋所能窺測惟
難經分晰五類有端緒可尋故獨注此并詳輯內經
爲首雖喧客奪主勿顧也至於治療斷驗諸法另詳
醫案一隅錄俟續刊就正茲集不能繁綴書成敬錄
訓文於首以誌淵源所自每懷手澤不能無風木之
痛云嘉慶丁丑仲秋月男慶芴謹識

扁鵲脈書難經卷之一

安義　叔陵熊慶芴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史記扁鵲列傳

扁鵲者正義曰黃帝八十一難序云秦越人與軒轅時扁鵲相類仍號之爲扁鵲又家於盧國因命之曰盧醫〔案〕靈樞素問並無扁鵲名蓋因史記倉公傳有傳黃帝扁鵲脈書之說遂錯解之耳其實此是兩書黃帝脈書內經也扁鵲脈書難經也勃海郡鄭人也徐廣曰鄭當作鄚縣名今屬河間姓秦氏名越人周禮釋文引史記云姓秦氏名少齊越人以越爲地名然今本史記無少齊二字且上文已言鄭人則越非地名矣少時爲人舍長舍上聲索隱曰守客館之師舍客長桑君過當時隱君子如圯上老人之類扁鵲獨奇之常謹遇之先致其誠有卓識長桑君亦知扁鵲非常人也見其誠故知之出入十餘年察之必詳乃呼扁鵲私坐閒與語閒去聲後同曰我有禁方禁猶秘也年老欲傳與公公毋泄靈樞曰得其人弗教是謂重失得而泄之天將厭之漢公乘陽慶年老傳方書於倉公而不傳其子誠難其人耳蓋方書者規矩也所以用方者巧也大匠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苟傳非其人必至僞妄競作流害無窮古人慎之其慮深矣扁鵲曰敬諾乃出其懷中藥予扁鵲予同與飮是以上池之水索隱曰水未至地者蓋承取露及竹木上水以和藥也〔案〕靈樞有飮酒先見絡脈後見經脈是以知其何脈之動然則古必有此禁方惜被害失傳耳詳

二十三難。三十日當知物矣。能反觀內景也。索隱謂當見鬼物。非是。乃悉取其禁方書。盡與扁鵲。忽然不見。殆非人也。徐孚遠、陳子龍皆謂篇中多斷語。非史家正體。乃諸子舊文。然則此亦諸子好奇之說耳。扁鵲以其言飲藥三十日。視見垣一方人。垣一方人。當是壁上繪形。如明堂銅人圖之類。言洞徹內景。朗若觀圖也。索隱謂能隔牆見人。非是。以此視病。盡見五藏癥結。藏古臟通。後同。癥結者。病之所在也。蓋己身內景既明。則他人內景可以類推。特以診脈爲名耳。當時不信。獨診寸口之法。故云。爲醫或在齊。正義曰。號盧醫。今濟州盧縣。或在趙。在趙者名扁鵲。當晉昭公時。索隱曰。簡子當國在頃公定公之時。非昭公之世。趙世家載此事亦在定公初。案昭公卽

難經　卷一　傳　二

頃公之父。當時六卿已彊。此句合下句。皆溯其始也。諸大夫彊而公族弱。諸大夫謂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中行寅。范吉射。智伯也。趙簡子爲大夫專國事。簡子名鞅。文子之孫。景叔之子。以頃公九年立。簡子疾五日不知人。索隱曰。韓子云十日不知人。所記異詞也。大夫皆懼。此簡子之大夫。頃公十二年。六卿誅公族。分十縣。各令其族以爲大夫。於是召扁鵲。扁鵲入視病。出。董安于問扁鵲。安于簡子之臣。扁鵲曰。血脈治也。而何怪。明是憑脈斷病。竝非診脈爲名。昔秦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孫支與子輿。索隱曰。公孫支。子桑也。子輿未詳。曰。我之帝所甚樂。之往也。樂音洛。下同。吾所以久者。適有所學也。索隱曰。有所受命也。帝告我。晉國且大亂。五世不安。獻公將卒。屬荀息立奚齊。里克殺之。又立其弟卓子。里克弒之。迎立夷吾。是爲惠公。十四年卒。子懷公圉立。秦人殺之。乃納文公。凡五君。其後將霸。未老而死。文公得國年已六十二。在位九年。惟襄公繼霸僅七年。故云未老。霸者之子。謂靈公也。且令而國男女無別。懷公質秦。秦妻之。是爲懷嬴。懷公被殺。秦歸五女於文公。懷嬴與焉。此云霸者之子。未詳。公孫支書而藏之。藏平聲。秦策於是出。趙世家作秦讖。於是出矣。夫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而襄公敗秦師於殽。襄公元年。獲秦三將。而歸縱淫。謂靈公無君道。此子之所聞。今主君之病與之同。不出三日必閒。閒。愈也。閒必有言也。居二日半。

難經　卷一　傳　三

簡子寤。恰是七日。語諸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二樂字俱音岳。其聲動心。有一熊欲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有羆來。我又射之。中羆。羆死。二中字皆去聲。趙世家載簡子出。有當道者曰。帝命主君滅范氏中行氏二卿。熊與羆皆其祖也。帝甚喜。賜我二笥。皆有副。謂襄子元年滅代王。五年滅智伯。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壯也。以賜之。而。汝也。簡子之子襄子。名毋卹。翟犬者。代之先也。襄子誘殺代王。而有其地。其後武靈王略地至楡中。皆翟地也。帝告我晉國且世衰。七世而亡。正義曰。晉定公。出公。哀公。幽公。烈公。孝公。

靜公爲七世靜公二年爲三晉所滅據此及趙世家簡子病扗定公十一年**嬴姓將大敗周人於范魁之西**。正義曰嬴趙氏本姓周人謂衛也晉亡後趙成侯三年伐衛取鄉邑七十三是也賈逵云小阜曰魁**而亦不能有也董安于受言書而藏之**藏平聲**以扁鵲言告簡子簡子賜扁鵲田四萬畝**。此二十一難形病脈不病

診法○靈樞曰初生之來謂之精兩精相搏謂之神隨神往來者謂之魂竝精而出入者謂之魄蓋魂隨於神知覺也魄竝於精運動也凡人衛氣行陽則寤而魂動魂亦與之俱動故魘於實而爲慧衛氣行陰則寐而魄靜然魂不與之俱靜故遊於虛而爲夢簡子之疾卽衛氣行陰也魄靜七日神魂不擾故能夢兆先知後人乃謂秦漢時緯讖家所託并扁鵲事亦疑其僞則過矣夫灼龜揲蓍取兆於物尚可前知何況於人乎扁鵲以脈

法決其無病以秦策證其有言果然七日來復勿藥有喜斷驗之奇實由信任之確不然則矯俗坐鎮爲汗談而焦頭爛額爲上客矣**其後扁鵲過虢**。正義曰冂陝州城古虢國索隱曰傳元謂晉獻滅虢先此百二十餘年此時焉得有虢然虢後改稱郭春秋有郭公〔案〕王季之子文王之弟有虢仲虢叔其後爲東虢西虢國語虢文公諫宣王不藉千畝韋昭注云虢叔之後西虢也宣王都鎬在畿內幽王時史伯對鄭桓公曰當成周者西有虞虢晉隗又曰虢石甫讒諂巧佞之人而立爲卿士皆言西虢也又曰濟雒河潁之間虢鄶爲大因勸桓公寄孥賄於雒東虢鄶果獻十邑此東虢也當時固已二虢竝稱矣後平王徙雒邑東虢在畿內而西虢遂爲畿外諸侯惠王三年虢公林父爲王卿士定子頹之亂此東虢也惠王二十一年晉獻公滅虢虢公醜奔京師乃畿外西虢耳扁鵲所過自是東虢當在河雒間又輿地考云今河南陝州城南有上陽城卽古虢

仲之國都也杜預謂之西虢其鄭州汜水縣古虢叔所都謂之東虢杜佑曰陝州之虢爲北虢汜水之虢爲東虢又陝西鳳翔府南三十五里有虢城謂之西虢亦曰小虢東虢爲鄭所滅扗春秋之前小虢爲蔡所滅扗魯莊公之季北虢爲晉所滅扗僖公五年是爲三虢〔案〕此說以虢仲爲西虢虢叔爲東虢與韋注不同至謂東虢爲鄭所滅扗春秋前然惠王三年何以復有虢公林父其說不足信**虢太子死扁鵲至虢宮門下問中庶子喜方者**索隱曰喜好方伎之人〔案〕此必侍醫**曰太子何病國中治穰過于衆事**穰豐盛也**中庶子曰太子病血氣不時交錯而不得泄**似內傷**暴發於外則爲中害**又似脫證**精神不能止邪氣邪氣畜積而不得泄**又似外感**是以陽緩而陰**

急故暴蹷而死蹷古厥字後同不言何病但以血氣陰陽作支吾語酷肖庸術口吻**扁鵲曰其死何如時曰雞鳴至今曰收乎**收斂也**曰未也其死未能半日也**古者三日而斂**言**上書曰言如今人之投刺**臣齊勃海秦越人也家在於鄭未嘗得望精光侍謁於前也聞太子不幸而死臣能生之中庶子曰先生得無誕之乎**誕誑也**何以言太子可生也臣聞上古之時醫有俞跗**跗音附應劭曰黃帝時將**治病不以湯液醴灑**藥餌法**鑱石**鑱音攙鈚鍼也砭刺法**撟引**撟同矯索隱曰天矯引身如熊顧鳥伸〔案〕此華陀五禽法**案杌**音玩〔案〕摩法**毒熨**灸法十四字一句讀**一**

撥見病之應 撥如七十八難彈努之類言其神速無待於再 因五藏之輸 輸難經作腧詳六十六難 乃割皮解肌 訣脈 訣別也 結筋 結縮也 搦髓腦 搦音諾案也 揲荒 揲音舌分數也荒當是肓 爪幕 爪指也幕當是膜 湔浣腸胃 漱滌五藏 皆洗濯潔淨意 練精易形 笑扁鵲爲誕故亦作誕詞難之 先生之方能若是 則太子可生也 不能若是而欲生之 曾不可以告咳嬰之兒 咳音孩小兒笑貌人始生曰嬰 終日 久也 扁鵲仰天歎曰 夫子之爲方也 若以管窺天 以郄視文 郄同隙 越人之爲方也 不待切脈望色聽聲寫形 言不待切望聞問也 言病之所扗 聞病之陽 論得其陰 聞病之陰 論得其陽 聞人所已言即可得其所未言 病應見於大表 表外也病應於外則不可欺人 不出千里 竝不扗遠則可共見 決者至衆 斷驗甚多則可自信 不可曲止也 不當曲說相阻 子以吾言爲不誠 試入診太子 當聞其耳鳴而鼻張 氣尚未絕 循其兩股以至於陰 當尚溫也 尸猶未寒尚未視病即知其應於表者如此所謂聞陽得陰聞陰得陽也 中庶子聞扁鵲言 目眩然而不瞚 同瞬 舌撟然而不下 瞪目咋舌驚服之貌 乃以扁鵲言入報虢君 虢君聞之大驚 出見扁鵲於中闕 迎以賓禮 曰 竊聞高義之日久矣 然未嘗得拜謁於前也

先生過小國 幸而舉之 偏國寡臣幸甚 偏國指人民寡臣指諸臣皆幸有嗣君也索隱謂虢君自謙董份謂指太子俱非 有先生則活 無先生則棄捐填溝壑 長終而不得反 言未卒 因噓唏服臆 悲甚氣急貌 魂精泄橫 淚爲肝之液肝藏魂故曰魂精 流涕長潸 涕爲肺之液從鼻出潸音山垂也 忽忽承䀹 音接目毛也悲甚則目合 悲不能自止 容貌變更 扁鵲曰 若太子病 所謂尸蹷者也 此句表出病名素問曰厥則暴死氣復反則生不反則死金匱曰尸厥脈動而無氣氣閉而不通故形靜而死 夫以陽入陰中 陽衛氣也此句總論素問曰陽氣者若天與日失其所則折壽而不彰靈樞曰陽入之陰則靜 動胃 即胃之大絡爲宗氣所居詳十五難 繵緣中經維絡 繵同纏約也緣依附也中經即四十五難一筋直兩乳內蓋膻中宗氣也維即二十九難陽維維於陽陰維維於陰也絡即十二經入臟入腑之正絡也正義謂繵緣爲脈經繞胃者以屬上句中經爲十二經絡爲十五絡俱非 別下於三焦膀胱 別下分下也三焦即衛氣之別使三十一難所謂其府扗氣街也膀胱是足太陽經與足少陰爲表裏此衛氣出入之門戶詳一難言衛陽入於陰中引動大絡膻中及維絡脈中宗氣俱閟入於下焦故形靜無氣四句詳內景 是以陽脈下遂 徐廣曰一作隊 陰脈上爭 正義曰素問云陽脈下遂難反陰脈上爭如弦緊陽脈寸也陰脈尺也詳二難三難此二十難所謂相乘相伏也二句論脈法 會氣閉而不通 四十五難謂氣會三焦蓋三焦主持諸氣故名會氣 陰上而陽內行 陰上使於陽經故厥者身冷陽內閟於腑故厥者無

氣下內鼓而不起素問論厥有腹滿一證卽下內鼓也不起謂衛氣閼入於腑耳上外
絕而不爲使上外絕者衛氣不行於陽經則不能役使官骸是以形靜上有絕陽之
絡絡謂陽絡之縈於頭者也因衛氣壅絕故耳鳴鼻張也下有破陰之紐紐謂陰絡之循於腹
者也爲宗氣所襲故兩股至陰尚溫紐字卽絡字變文正義引素問謂紐爲赤脈不切破陰絕陽
之色已廢脈亂徐廣曰廢亦作發案之字已字乃衍文當是色廢謂脣青面白也脈亂卽上遂
下爭也故形靜如死狀衛氣行陽則寤而形動行陰則寐而形靜尸厥與寐相似但寐者衛
氣行陰而宗氣不病故有呼吸而身溫若尸厥則併宗氣亦入陰中故無呼吸如死狀太子未死
也尸厥雖無氣而脈動故知未死此明是憑脈斷病並非診脈爲名十句論病證夫以陽入陰

支蘭藏者生以陰入陽支蘭藏者死正義曰素問云支者順節蘭者橫節
陰支蘭膽藏也案靈樞刺節篇云一經上實下虛而不通者必有橫絡盛加於大經令之不通支蘭之義當是
此凡此數事皆五藏蹷中之時暴作也素問論厥有陰陽寒熱之不同
此但云五臟省文耳四句引成語證其可治良工取之知病所扗而取之拙者疑殆
不知故疑疑則必殆扁鵲乃使弟子子陽厲鍼砥石厲通礪砥音紙皆磨也
以取外三陽五會此砭刺法正義曰素問云手足各有三陽太陽少陽陽明也五會謂百會
胸會聽會氣會臑會案素問繆刺論曰邪客于手足少陰太陰足陽明之絡此五絡者皆會于耳中絡左角五
絡俱竭令人身脈皆動而形無知也其狀若尸或曰尸厥刺其足大指內側爪甲上去端如韭葉足太陰之井

隱白穴後刺足心足少陰之井湧泉穴後刺足中指爪甲上足陽明之井厲兌穴各一痏後刺手大指內側去
端如韭葉手太陰之井少商穴後刺手心主心包絡之井中衝穴少陰銳骨之端手少陰之俞神門穴各一痏
立已不已以竹管吹其兩耳鬄其左角之髮方一寸燔治飲以美酒數杯不能飲者灌之立已又皇甫謐甲乙
經治尸厥死不知人脈動如故隱白及大敦主之恍惚尸厥頭痛中極及僕參主之尸厥暴死金門主之並無
取百會諸穴之法然則所謂五會卽手太陰足太陰手少陰足少陰足陽明之五絡會於耳中者也三陽卽足
太陽經內經名少陽爲一陽陽明爲二陽惟太陽則名三陽太陽主表故曰外有間太子蘇甦同
乃使子豹爲五分之熨子豹亦弟子名靈樞曰刺布衣者以火焠之刺大人者以藥熨
之用淳酒二十斤蜀椒一升乾薑一斤桂心一斤凡四種皆㕮咀漬酒中緜絮一斤細白布四丈幷內酒中置

酒馬矢熅中蓋封塗勿使泄五日五夜出布緜絮曝乾之乾復漬以盡其汁每漬必晬其日乃出乾乾幷用滓
與綿絮複布爲複巾長六七尺爲六七巾則用之生桑炭炙巾以熨寒痺所刺之處令熱至於病所寒復炙巾
以熨之三十遍而止汗出以巾拭身亦三十遍而止起步內中無見風蓋大人卽富貴人其體柔脆故以藥熨
代火焠五分者酒椒薑桂絮也索隱謂熨令煖氣入五分非是以八減之齊和煑之齊通
劑索隱曰藥之齊和所減有八蓋當時有此方也以更熨兩脅下此藥熨法靈樞曰善行水
者不能往冰善窮地者不能鑿凍人脈猶是治厥者必先熨火後調其病脈淖澤者刺而平之堅緊者破而決
之此先熨後刺之法又曰上寒下熱先刺其項太陽已刺則火熨項脈令熱下合此先刺後熨之法卽治太子
所用也金匱治尸厥用菖蒲屑吹兩鼻孔中又用桂屑著舌下雖變鍼灸之法而通陽氣之義則同太子

起坐更適陰陽厥回體溫但服湯二旬而復故此湯液法十日爲旬神醫用藥尚待二旬奈何扁鵲輒誇功一貼耶故天下盡以扁鵲爲能生死人扁鵲曰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當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苦委付凡醫恣其所措雖當生者亦無幸矣○靈樞曰解結用鍼之類在于調氣氣積于胃以通營衛各行其道宗氣畱積在海其下者注于氣街上行者注于息道故厥在足宗氣不下脈中之血凝而畱止弗之火調鍼弗能取艱內經此論則尸厥之氣閉不通明是兼宗氣衛氣而言蓋營衛本有形之地氣水穀所生營出中焦行於脈中衛出下焦行於脈外故曰各行其道若宗氣則出於上焦乃無形之天氣從呼吸而生居於膻中是名氣海故曰上行息道畱積在海衛氣出於下焦少陰之分故曰下注于氣街難經謂三焦爲氣之所終

始其腑在氣街者是合衛氣宗氣爲一故無宗氣之名但曰三焦曰會氣而已宗氣不下血必凝止以宗氣本與營血竝行脈中也則傳中論厥之義與內經竝無不合與難經更無不合古人論病全憑經絡形氣爲主故能精切如此喩嘉言以絕陽破陰爲脫證之據竟不知此爲氣閉不通撫拾浮詞遺棄實理無怪醫書愈多醫術愈僞也扁鵲過齊齊桓侯客之索隱曰傳元云是時齊無桓侯裴駰謂是齊侯田和之子桓公午也與簡子頗亦相當案正義謂簡子疾當在晉定公十一年則齊景公四十七年周敬王之十九年也桓公午卒於周安王二十三年中間歷元王定王考王威烈王已百二十餘年安得復有扁鵲又考景公在位五十八年以壽考終前爲莊公後爲悼公簡公皆被弒竝無以疾終者或謂敬仲元孫陳桓子無宇也景公八年無宇送女於晉其子陳乞相繼爲景公大夫則桓子必卒於景公時然是時陳氏始大不應稱侯與寡人竊謂桓字爲恆字之譌即陳成子田常也又名陳恆以齊悼公四年爲大夫當敬王三十五年與趙簡子同時史稱專齊國之政封邑大於齊君又選國中女子身七尺以上爲後宮者百數及卒有七十餘男曰侯曰寡人皆僭稱也如稱簡子爲主君之類稱曰恆侯乃作傳者沿其僭而又別以名也入朝見曰君有疾在腠理衛分不治將深桓侯曰寡人無疾尚是婉詞扁鵲出桓侯謂左右曰醫之好利也欲以不疾者爲功誠如公言惜所識非其人耳所謂輕身重財也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血脈營分不治恐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不悅有慍怒意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腸胃閒平聲入腑矣不治將

深桓侯不應怒形於色扁鵲出桓侯不悅忠言逆耳所謂驕恣不論於理也後五日每見必五日蓋朝期也扁鵲復見望見桓侯而退走六十一難曰望而知之謂之神扁鵲有焉桓侯使人問其故扁鵲曰疾之居腠理也湯熨之所及也在血脈鍼石之所及也其在腸胃酒醪之所及也其在骨髓雖司命無奈之何司命猶言造物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然則人之五臟顧可病乎後五日桓侯體病體始見病使人召扁鵲扁鵲已逃去易曰知幾其神乎桓侯遂死仲景曰進不能愛人知人退不能愛身知己遇災值禍蠢若遊魂桓侯之謂也使聖人預知微能使

良醫得蚤從事則疾可已愈也身可活也素問曰病已成而後藥之亂已成而後治之譬猶渴而穿井鬬而鑄兵不亦晚乎然而知微者難矣○靈樞曰何以知皮肉氣血筋骨之病也伯高曰色起兩眉薄澤者病在皮脣色青黃赤白黑者病在肌肉營氣濡然者病在血氣目色青黃赤白黑者病在筋耳焦枯受塵垢病在骨古人望色之法俱有一定確憑如此後世乃謂扁鵲能隔牆見人何其陋也齊侯之病因未為之治是以詳於淺深生死而不言何病耳人之所病病疾多而醫之所病病道少病猶患也故病有六不治驕恣不論於理一不治也貴人習氣凡自矜知醫者亦然輕身重財二不治也富翁通弊凡病不擇醫者亦然衣食不能適三不治也無者苦於饑寒有者傷於溫飽皆不適中陰陽并藏氣不定四不治也勞人思婦之境遇畸人迂士之嗜癖皆并而不定形羸不能服藥五不治也多愁者以疾疾損形好樂者以縱慾敗形皆令人羸弱信巫不信醫六不治也愚者畏藥而媚神故信巫妄者藉口於有命故不信醫以上皆言醫所不屑治有此一者則重難治也此句指病人言扁鵲名聞天下過邯鄲聞貴婦人即為帶下醫婦人有帶下病故名過雒陽聞周人愛老人即為耳目痺醫老人多耳目疾故名來入咸陽最後至秦而止故云來入此傳必秦人所作聞秦人愛小兒即為小兒醫隨俗為變惟其道多故能應用不窮秦太醫令李醯音希自知伎不如扁鵲也使人刺殺

之醫流多如可為浩嘆獨惜禁方未得傳人真千古恨事至今天下言脈者由扁鵲也脈法起自岐軒然不專主寸口如三部九候分為九處人迎寸口分為兩處是也惟扁鵲難經專主寸口然則難經為扁鵲脈書又何疑焉

案扁鵲為醫中神聖治驗必多安能詳述使節錄大槩必失之淺而不足以盡其長若鋪張異蹟必涉於怪而不能取信於後此傳所敘事雖約而義該術雖奇而理正如療治莫難於起死趙簡子虢太子人皆以為死者也乃一決其自癒而勿藥一爭其可生而施治死者尚爾則凡療治於未死者不待言矣診候莫難於未形齊桓侯本自謂無疾者也乃始則觸忌諱而告之繼則識先幾而去之未病者尚爾則凡診候於已病者不待言矣故曰事約而義無不該也夫自古皆有死惟當生者起聖人不治已病惟早從事者活則非貪天功為己力可知且變化無紀以衛生者在道多從容人事以明道者有六戒則非欺世盜名可知故曰術奇而理不詭於正也未補帶下耳目

小兒等醫復以隨俗為變一語足之醫之能事畢矣洵軒岐以來所未有也惜後世僅作古文讀而不作實事觀故詳加考注庶可識難經之淵源亦可正醫學之楷式

戰國策

醫扁鵲見秦武王武王示之病扁鵲請除（去其病也）左右曰君之病在耳之前目之下（乃顴也可見其無關耳目）除之未必已也（已愈也）將使耳不聰目不明（縱使未愈亦何至不聰不明是蓋巧於進讒者後世庸流專務傾軋大都類此）君以告扁鵲扁鵲怒而投其石（砭石）曰君與知之者謀之而與不知者敗之使此知秦國之政也（使此猶言用此）則君一舉而亡國矣（即小可以喻大）

案秦武王元年乃周赧王五年去周敬王時已二百餘歲安得復有扁鵲必當時弟子傳其術後世門徒襲其名耳此可為脈書傳授之一證其禁方不傳者因未遇傳人而遽遭害也夫始皇焚詩書而聖道晦李醯刺扁鵲而禁方絕醫學之厄同於儒者然儒有

理學名賢後先繼起則晦而復明至於醫學不獨失傳之禁方莫之能續即已傳之脈書亦淆於偽說莫之能正良可慨已

附攷

宋蘇東坡楞伽經跋曰如醫之有難經句句皆理字字皆法後世達者神而明之如槃走珠如珠走槃無不可者若出新意而棄舊學以為無用非愚無知則狂而已譬如俚俗醫師不由經論直授藥方以之療病非不或中至於遇病輒應懸斷生死則與知經學古者不可同日語矣世人徒見其有一至之功或捷於古人因謂難經可以不學豈不悞哉

丁德用曰難經歷代傳之一人至魏華佗乃燼其文於獄及吳太醫令呂廣始重編此經則難經為燼餘之文其編次復重經呂廣之手固不能無缺失也

虞邵菴曰史記不載越人著難經而隋唐書經籍藝文志有越人難經之目作史記正義者直載難經數章愚

意以爲古人因經設難或與門人弟子答問偶得此八十一章故傳之者唯專門名家而已其後流傳寖廣官府得以錄而著其目耳

元滑伯仁曰史記扁鵲傳無著難經之說隋書經籍志唐書藝文志俱有秦越人黃帝八十一難經二卷之目唐時諸王侍讀張守節作史記正義於扁鵲倉公傳專引難經以釋其義又於篇末錄四十二難與第一難三十七難全文則知自古相傳以爲秦越人所作不誣也

其設問之辭稱經言者出於靈樞素問二經而靈樞者尤多亦有二經所無者或古經所有而今遺失也

歐陽圭齋曰切脈於寸口其法自秦越人始蓋醫學之祖也難經爲先秦古文漢時客難等作皆出其後又文字相質難之祖也〔案〕扁鵲是周敬王時人稱先秦誤也

扁鵲脈書難經卷之一

安義　叔陵熊慶笏　輯注

一難

一難曰十二經中皆有動脈獨取寸口以決五藏六府死生吉凶之法何謂也難藏皆去聲藏臟通府腑通後同〔難者詰詞如東方朔客難之類後同〕十二經者手足各有三陽三陰也詳二十三難動脈者手之三陰從臟走手手之三陽從手走頭足之三陽從頭走足足之三

陰從足走腹各有動穴可診也此三百六十五絡之綱領故曰經或曰經徑也考工記經涂九軌脈陌也所以正疆界而通往來靈樞謂直行者爲經對旁行之絡而言也寸口尺寸總名內經名氣口又名脈口即太淵穴也決斷也法診法也

然寸口者脈之大會手太陰之脈動也

然者答辭後同大會者十二經脈起自手太陰而循環相貫莫不遍歷於寸口靈樞所謂脈會太淵也手

太陰肺之經脈，起自中焦，至手大指少商穴。其動脈怋隱而不見，惟寸口乃見，故曰脈動也。
人一呼脈行三寸，一吸脈行三寸，呼吸定息脈行六寸。人一日一夜凡一萬三千五百息，脈行五十度，周於身。漏水下百刻，榮衛行陽二十五度，行陰亦二十五度，為一周也。故五十度復會於手太陰寸口者，五藏六府之所終始，故法取於寸口也。榮內經作營蓋古字通用
人謂平人，氣出為呼，氣入為吸，皆宗氣也。脈行，謂營

血隨宗氣而動也。寸，以同身取之，蓋人有長短不同，即其人之身，以七五分之也。後倣此。定息者，一呼一吸而小住也。度猶次也。經脈左右各十二，并兩蹻督任，凡二十八脈，共長十六丈二尺。一息六寸，則二百七十息即遍一度，一萬三千五百息，脈行八百十丈，即遍五十度。此營血之行，陽經陰經，相開循環無分晝夜者也。漏，銅壺測時之器，百刻，一晬時也。以五十度分百刻，則一度僅二刻耳。營，血也，行於脈中，衛氣也，行於脈外。行陽者，衛氣晝出於經而為寤也。經拄軀外，故曰行陽。行陰者，衛氣夜入於臟而為寐也。臟拄軀內，故曰行陰。此衛氣之行，以晝夜為陰陽，不與營同者也。然必竝言者，衛性悍迅，難拘定數，惟營性精專，乃有常度，衛行必以營度為紀也。復會，謂次日平旦也。藏府終始者，五臟外屬陰經，六腑外屬陽經，經脈始手太陰，終足厥陰任督，莫不遍歷於寸口也。

寸口呼吸營衛攷　十二經攷詳二十三難營衛彙詳三十難

靈樞經脈　經脈者，常不可見也。皆伏行分肉間其虛實也，以氣口知之。惟氣口常見脈之見者，皆絡也。絡脈雖見，然經可該絡，絡不能該經，故獨取寸口

五味篇　穀始入于胃，其精微者，先出于胃之兩焦，中焦脾主散精上焦肺為治節以溉五臟，別出兩行，營衛之道。清者為營，行於脈中；濁者為衛，行於脈外其大氣之摶而不行者，摶聚也。宗氣行脈中，與衛行脈外者不同，故曰不行積于胸中，命曰氣海。胸中即膻中。海論曰：膻中者為氣之海，其輸上拄柱骨之上下，前拄於人迎出于肺，循喉咽，故呼則出，吸則入。天地之精氣，天食人以五氣，地食人以五味其大數常出三入一，出多入少故穀不入半日

則氣衰一日則氣少矣晁錯曰民生一日不再食則飢

邪客篇五穀入于胃也其糟粕津液宗氣分爲三隧故宗氣積于胸中出于喉嚨以貫心脈而行呼吸焉呼吸生宗氣宗氣竝營血行於經隧中血爲心之合故曰貫心脈營氣者泌其津液注之于脈化以爲血以榮四末內注五藏六府以應刻數焉飲食生營血衛氣者出其悍氣之慓疾而先行于四末分肉皮膚之間而不休者也晝日行于陽夜行于陰常從足少陰之分間行于五藏六府合呼吸飲食所生此卽腎間動氣詳八難

素問五藏別論氣口何以獨爲五臓主言臓卽該腑曰胃者水穀之海六府之大源也言腑卽該臓五味入口地食人以五味地氣通於嗌藏于胃以養五臓氣氣口亦太陰也亦屬臓氣是以五臓六腑之氣味五氣生宗氣五味生營衛皆出于胃變見于氣口所以爲臓腑之主而取診於此故五氣入鼻天食人以五氣天氣通於肺藏于心肺居膈上心肺有病而鼻爲之不利也四句補論宗氣凡外感皆屬天氣

玉版論要行奇恒之法古經名今亡自太陰始卽寸口

經脈別論食氣入胃散精于肝肝藏血淫氣于筋十二經各有筋詳靈樞經筋篇食氣入胃濁氣歸心濁謂穀氣淫精于脈心生營血脈氣流經十二經經氣歸于肺肺朝百脈脈行必從手太陰始輸精于皮毛如樹木必以皮行津毛脈合精肺主皮毛心主血脈行氣于府王冰註府卽膻中宗氣所聚府精神明府是宗氣精是營血二者合而脈行則神明生留于四臓心肝脾腎氣歸于權衡權衡以平肺主治節氣口成寸本一寸九分此擧一成數以決生死此段專言食下文專言飲李東垣朱丹溪俱將下文改爲飲食入胃大誤飲入于胃游溢精氣上輸于脾中焦如漚脾氣散精爲胃行其津液上歸于肺上焦如霧通調水道肺金下降下輸膀胱下焦如瀆水精四布五經竝行津液各走其道合于四時五藏陰陽飲以養陽食以養陰揆度以爲常也揆者切求其脈理也度者得其病處以四時度之也

營行五十度攷

靈樞營氣營氣之道營血隨宗氣而行故不曰營血而曰營氣內穀爲寶內音納穀入于胃乃傳之肺流溢于中布散于外精專者營性精專行于經隧隧卽道路常營無已終而復始是謂天地之紀故氣始從太陰始從中焦注肺系出橫出腋下注手陽明從臓走手交大腸經上行注足陽明從手走頭交胃經下行至跗上跗音膚足背也注大指間與

太陰合(從頭走足交脾經)上行抵髀(音俾股也)從脾注心中循手少陰(從足走腹交心經)出腋下臂注小指合手太陽(從臟走手交小腸經)上行乘腋出䪼內(䪼音拙目下也)注目內眥合足太陽(從手走頭交膀胱經)上巔下項(此句舊譌在合足太陽之上今改正)循脊下尻下行注小指之端循足心注足少陰(從頭走足交腎經)上行注腎從腎注心外散于胸中循心主脈(從足走腹交心包絡經心主脈即手厥陰也)出腋下臂出兩筋之間入掌中出中指之端還注小指次指之端(小指之次指即無名指)合手少陽(從臟走手交三焦經)上行注膻中散于三

焦從三焦注膽出脇(此處當有入耳中至目銳眥七字)注足少陽(從手走頭交膽經)下行至跗上復從跗注大指間合足厥陰(從頭走足交肝經)上行至肝從肝上注肺(從足走腹復交肺經以上行於左者已畢然後復從肺以上行於右亦如其左必俟右者亦畢然後再從肝注督注任如下文所云此所謂交通于中也經中不重序者省文耳蓋營血本隨宗氣而行宗氣之源出左乳下胃之大絡故知必從左起也詳十五難攷)上循喉嚨入頏顙之竅(咽嗓也)究于畜門(案王冰未注馬蒔疑為賁門經脈篇足厥陰云循喉嚨之後上入頏顙連目系上出額與督脈會于巔其支者復從肝別貫膈上注肺其支者從目系下頰裏環脣內然則畜門乃脣頰耳)其支別者上額循巔下項中循脊入骶(音邸

骨也)是督脈也(督行背中)絡陰器過毛中入臍中上循腹裏入缺盆(此任脈行腹中)下注肺中復出太陰(終而復始)此營氣之所行也逆順之常也(從臟走手從頭走足為順從手走頭從足走腹為逆餘詳二十三難)

〔五十〕(營)天周二十八宿(角亢氐房心尾箕為東方七宿斗牛女虛危室壁為北方七宿奎婁胃昴畢觜參為西方七宿井鬼柳星張翼軫為南方七宿)宿三十六分人氣行一周(此五十度一周)千八分(二三六百二八二百四十二六一百二十六八四十八共得千八分)一日行二十八宿人經脈上下左右前後二十八脈(陽經走頭為上陰經不走頭為下先行左十二經後行右十二經任脈在前督脈在後兩蹻在旁共二十八脈)周身十六

丈二尺以應二十八宿漏水下百刻以分晝夜故人一呼脈再動氣行三寸一吸脈亦再動氣行三寸呼吸定息氣行六寸十息氣行六尺日行二分(當是七釐四毫六絲六忽有奇)二百七十息氣行十六丈二尺氣行交通于中(每經皆左右兩分惟督任只一獨居於中左十二經畢則交於右故曰交通右十二經畢則交於督任故曰中)一周于身下水二刻日行二十五分(當是二十分一釐六毫)五百四十息氣行再周于身下水四刻日行四十分(當是四十分三釐二毫)二千七百息氣行十周于身下水二十刻日行五宿二十

分（當是五宿二十一分六釐五宿者一百八十分也合之得二百一分六釐）一萬三千五百息氣行五十營于身水下百刻日行二十八宿（千八分）漏水皆盡脈終矣所謂交通者并行一數也（言左交右右交督任相并接如一脈也馬蒔謂并五十營皆如始時一周之數太晦）故五十營偹得盡天地之壽矣凡八百一十丈也（馬元臺曰二十八經脈二刻一度百刻五十度一時得八刻有奇則周於十二經者一時已四度有奇矣後世子午流注鍼灸等書乃言手太陰行於寅手陽明行於卯足陽明行於辰足太陰行於巳手少陰行於午手太陽行於未足太陽行於申足少陰行於酉手厥陰行於戌手少陽行於亥足少陽行於子足厥陰行於丑張世賢熊宗立皆沿其說是一時止行一經安能二刻一度百刻五十度也況經有長短穴有多寡如足太陽有六十三穴為最長手少陰僅九穴為最短乃亦各行一時豈時亦有長短耶且督任二脈又將配於何時耶彼蓋因二十三難始從中焦始宗遂指寅為肺直輪至丑為肝耳殊不知紀漏者必始於寅初一刻二刻一度之後又從中焦起一日一夜有五十次起中焦也李東垣此事難知鍼灸聚英及歷代太醫刊勒經穴於石碑者亦相仍其誤可謂陋矣）

衛行陰陽各二十五度攷

（靈樞衛氣行）歲有十二月日有十二辰子午為經（子北午南是直）卯酉為緯（卯東酉西是橫）天周二十八宿而一面七星（注詳前）四七二十八星房昴為緯（房東日出昴西日入）虛張為經（虛為夜半正子張為日中正午）是故房至畢為陽（扗地平上）昴至心為陰（扗地平下）陽主晝陰主夜故衛氣之行一日一夜五十周于身晝日行于陽二十五周夜行于陰二十五周周于五歲（甲乙經作五臟王冰馬蒔皆作五歲馬注引素問謂六氣自甲子歲初之氣始於水下一刻至戊辰歲初之氣又始於水下一刻五歲方周百刻若衛氣只一晝夜而周故云）是故平旦陰盡陽氣出于目（從陽蹻上出睛明穴詳四十六難）目張則氣上行于頭循項下足太陽循背下至小指之端其散者別于目銳眥下手太陽至手小指之間外側（此一刻扗太陽）其散者別于目銳眥下足少陽注小指次指之間以上循手少陽之分側下至小指之間（此二刻扗少陽）別者以上至耳前合于頷脈（即人迎穴）注足陽明以下行至跗上入五指之間（五字當是次字）其散者從耳下下手陽明入大指之間入掌中（此三刻扗陽明）其至于足也入足心出內踝下行陰分（此四刻扗陰分足心即少陰經湧泉穴所謂常從少陰間行也夜之入陰亦扗此）復合于目（復扗太陽終而復始）故為一周（此衛行四刻一周與營行二刻一周不同）是故日行一舍（房宿）人氣行一周與十分身之八（人氣即衛氣素問所謂陽氣者如天與日是也此一周是營行二刻周與上文衛行四刻不同以二十八宿平分百刻則每一

舍得三刻五分七釐一毫四絲二忽有奇合營行一度七分八釐五毫七絲一忽有奇此云一周八分者蓋衛性慓悍行於脈外故每舍比營駛一釐四毫二絲八忽有奇積至十四舍則比二十五度多二分即下文所謂奇分不盡也馬蒔謂舉成數而言則奇分無著落矣日行二舍氐宿人氣行三周于身與十分身之六比營駛二釐八毫五絲七忽有奇日行三舍亢宿人氣行于身五周與十分身之四比營駛四釐二毫八絲五忽有奇日行四舍角宿人氣行于身七周與十分身之二比營駛五釐七毫一絲四忽有奇日行五舍軫宿人氣行于身九周比營駛七釐一毫四絲二忽有奇日行六舍翼宿人氣行于身十周與十分身之八比營駛八釐五毫七絲一忽有奇日行七舍張宿人氣行于身十二周在身與十分身之六比營駛一分此半日之度也餘倣此積算日行十四舍此星柳鬼井參觜畢七宿之省文人氣二十五周于身有奇分零數曰奇與十分身之四比營駛二分蓋營以二刻爲一周營之二分即刻之四分此終日之度也陽盡于陰晝行於經三陽各得一刻三陰共得一刻凡四刻一周或四十八刻或五十二刻乃盡於陰分陰受氣矣夜注於臟爲陰其始入于陰常從足少陰腎經注于腎腎臟腎注于心心注于肺肺注于肝肝注于脾脾復注于腎爲周此段明言從足少陰腎經注於腎臟下文又明言行於陰臟則腎心肺肝脾皆是臟也馬蒔謂夜行於六陰經則誤矣五臟以

相剋爲相注亦二刻一周每臟各得刻之四分是故夜行一舍昴宿人氣行于陰藏一周與十分藏之八晝行十二經在軀殼外故上文云周于身夜注五臟在軀殼內故此節云行于陰臟晝之衛氣以營度爲紀營在身體故其數皆以身而十分之夜之衛氣以五臟爲紀在五臟一周正與營同故其數皆以臟而十分之觀此則五臟相注是二刻一周每舍一周八分是輪注九臟也亦如陽行之二十五周此昴胃婁奎壁室危虛女牛斗箕尾心十四宿之省文而復會于目五臟一周以注脾爲盡若從脾注腎臟則仍須必注足少陰腎經乃能復出太陽經上睛明穴而寤蓋少陰爲衛氣間行出入之門戶也陰陽一日一夜合有奇分十分身之四晝得刻之四分與十分藏之二夜得營行一周之二分其實即刻之四分不過互舉成文耳甲乙經疑其誤馬蒔以三十二股平分百刻不合本文且無奇分俱非是故人之所以臥起之時有早晏者奇分不盡故也營性精專有常故無奇分衛性慓悍滑利故有奇分奇分先盡則臥與起皆早奇分未盡則臥與起皆晏蓋晝夜者天時之定數臥起者人事之不齊也分有多少日有長短春秋冬夏各有分理然後常以平旦爲紀夜盡爲始是故一日一夜漏水百刻二十五刻者半日之度也謹候氣之所在而刺之是謂逢時在于三陽必候其氣在于陽而刺之病在于三陰必候其氣在陰分而刺之此皆詳刺衛之法水下一刻人氣在太陽兼手

足二經言餘同水下二刻人氣在少陽水下三刻人氣在陽明水下四刻人氣在陰分兼手足六陰經言常從少陰之分間行臟腑亦在其中馬蒔專指足少陰經非是此衞氣四刻一周水下五刻人氣在太陽水下六刻人氣在少陽水下七刻人氣在陽明水下八刻人氣在陰分水下九刻人氣在太陽水下十刻人氣在少陽水下十一刻人氣在陽明水下十二刻人氣在陰分水下十三刻人氣在太陽水下十四刻人氣在少陽水下十五刻人氣在陽明水下十六刻人氣在陰分水下十七刻

人氣在太陽水下十八刻人氣在少陽水下十九刻人氣在陽明水下二十刻人氣在陰分水下二十一刻人氣在太陽水下二十二刻人氣在少陽水下二十三刻人氣在陽明水下二十四刻人氣在陰分水下二十五刻人氣在太陽此半日之度也凡得七宿從房至畢十四舍水下五十刻日行半度二十八宿之半迴行一舍宿本從角亢至軫順數日則從房氏至心逆數故曰迴行水下三刻與七分刻之四以七數分一刻復以四數乘之得五分七釐一毫有奇也因奇數不能盡故以此語括之甲乙經作十分之四非是是故日行

一舍人氣行三陽行於陰分若晝則衞出於經方可用刺夜則入臟遞注不可用刺故詳敘晝之十四舍而不言夜蓋衞行晝夜不同也甲乙經增入夜十四舍竟似晝夜皆同非是常如是無已與天地同紀紛紛盼盼音葩有條理也終而復始一日一夜水下百刻而盡矣〔案〕晝之行陽不獨在陽經當兼陰經蓋衞氣必布於手足而後有一日之動作云為手足各有三陽經亦各有三陰經凡十二經皆在軀殼外外為陽故曰行陽如此段四刻在陰分是陽經為行陽陰經亦為行陽也三陽分得三刻獨三陰合得一刻者晝之寤如天之春夏以升發為生長故在陽者多在陰者少也陰經中有足少陰經必從此間行臟腑者寤之知覺秉於臟氣寤之飲食資於腑氣實皆取給於衞氣五臟六腑同在軀殼內內為陰故必從陰分間行也此衞氣別出以主內不與三陽三

陰同輪軀殼故曰間行如兵家以間道出奇不在正陣之例耳是行陽二十五度有在陰經且有間行臟腑其義甚明注家乃謂晝行六陽經則誤矣夜之行陰專主五臟與晝絕不相同蓋衞氣必斂之至密方能有一夜之靜存息養至密之地莫如五臟是以寐者無手足之勞不在十二經也無飲食之需不間行六腑也雖注五臟然亦神明斂識非如晝之五官並用故無知覺而有夢凡人夜之所夢多屬晝之所為者衞氣之所斂也則專聚故能遞注注必以相剋者夜之寐如天之秋冬以肅殺為收藏也是行陰二十五度專在軀殼內之五臟與陰經六腑無涉注家乃謂夜行六陰經則誤矣至於在字之義乃言其獨盛處非謂此有而彼無也譬如日在張宿則從房至畢皆光輝而成晝非張獨明而餘皆晦也晝有間行夜無間行者蓋衞性慓悍不入經隧為循環但以晝夜為開闔開則磅礴內外無所不到故有間行闔則退藏遂密靜而不動故無間行也晝之間

行夜之注藏皆從少陰之分者蓋衛氣內出於下焦則腎主之以腎居五臟之下也衛氣外盛於陽經則太陽主之以太陽爲十二經之表也故夜之注臟必從腎始晝之注經必從太陽始惟足少陰內屬於腎外與太陽相表裏所以獨爲衛氣出入之門戸卽難經所謂腎間動氣也詳入難三十六難

案史謂天下言脈者由扁鵲始正謂獨取寸口耳不然則始自軒岐矣何待扁鵲耶此章先揭明寸口取決之義將分取諸經診法概括其中其法似與內經異然溯源於呼吸晝夜經絡營衛則未嘗不與內經同特內經是博求諸經以盡其詳難經是約歸一脈以扼其要靈樞所謂方成弗約則神弗與俱也晉時王叔和作脈經不考源流不究內景但執左右部位牽強安排殆如帖括家棄經義而講文式未有不墮入膚廓者也黃帝曰未滿而知約之以爲工不可以爲天下師竊於後世諸家脈書不能無疑云

二難

二難曰脈有尺寸何謂也然尺寸者脈之大要會也

尺下部脈名寸上部脈名大要會猶言綱領也

從關至尺此處脱澤字是尺內陰之所治也從關至魚際是寸口口字衍文內陽之所治也

關中部脈名陰陽之界也尺澤穴名在肘曲陷中從此至關有一尺故名尺內猶此也治猶主也魚際亦穴名在大指厚肉處從此至關僅一寸故名寸

故分寸爲尺分尺爲寸

分魚際一寸後爲尺部分尺澤一尺前爲寸部

故陰得尺內一寸陽得寸內九分

三陰所治者本一尺惟取一寸爲候故曰得尺內一寸三陽所治者本一寸惟取九分爲候故曰得寸內九分滑伯仁謂老陰之數終於十故陰得十分之一寸老陽之數極於九故陽得一寸之九分太穿鑿

尺寸終始一寸九分故曰尺寸也

終始猶言首尾不言關者以關即尺寸之界也

寸關尺陰陽攷

靈樞邪客篇手太陰之脈出于大指之端少商穴內屈沉伏也循白肉際陰經行白肉陽經行赤肉至本節之後太淵留以澹瘀血留此滲澹經脈外屈上于本節之下外屈浮現也內屈與陰諸絡會于魚際數脈并注手陰經之絡皆注此其氣滑利伏行壅骨之下即掌後高骨也內經固已有之外屈出于寸口而行浮現於壅骨上為寸口脈上至于肘內廉入于大筋之下內屈上行臑陰入腋下內屈走肺

此順行逆數之屈折也詳二十三難

素問通評虛實論經絡皆實是寸脈急而尺緩也王氷曰寸陽分主經尺陰分主絡馬蒔曰經亦有陰而以絡並之則經皆為陽絡亦有陽而以經並之則絡皆為陰按尺陰寸陽之義實本於此陽部得陽脈陰部得陰脈故曰皆實滑則從也順也濇則逆也故五藏骨肉滑利可以長久也凡物生則滑利死則枯濇此解滑濇之義絡氣不足經氣有餘者脈口熱而尺寒也兼尺之皮膚而言詳十三難熱是氣盛寒是氣衰秋冬為逆春夏為從治主病者經虛絡滿者尺脈滿脈口寒濇也滿是氣盛濇是氣衰此春夏死秋冬生也脈氣上虛尺虛上即寸部是謂重虛如此者滑則生濇則死也

方盛衰論陰陽並交至人之所行陰營血陽衛氣陰陽並交者陽氣先至陰氣後至陽速陰遲是以聖人持診之道先後陰陽而持之陽先於陰而盛於陽經故其診在寸陰後於陽而盛於陰經故其診在尺

許慎說文尺度名十寸也人手卻十分動脈為寸口十寸為尺規矩事也古者寸尺只尋常仞諸度量皆以人體為法故从尸从乙象布指之狀寸十分也人手卻一寸動脈謂之寸口从又从一

王叔和脈經從魚際至高骨卻行一寸其中名寸口從寸至尺名曰尺澤尺澤不是尺脈故曰尺寸寸後尺前名曰關陽出陰入以關為界陽出三分陰入三分故曰三陰三陽陽生於尺動於寸陰生於寸動於尺尺寸相生全是杜撰毫無所本寸主射上焦出頭及皮毛關主射中焦腹及腰尺主射下焦少腹至足射如射覆之射謂億中也此十八難三部九候之法並非此章之義

孫思邈曰從肘腕中橫文即尺澤穴至掌魚際後卻而十分之而入取九分是為尺此非關前之九分乃分一尺為十寸而取第九寸也從魚際後

又卻還度取十分之一則是寸（此非寸部乃分一尺寸為十寸而取末一寸）十分之而入取九分之中則寸口也（即寸部）

【朱晦菴跋郭長陽書】古人之於脈其察之固非一道矣今世通行惟寸關尺之法為最要郭公取丁德用密排三指之法竊謂診者指有肥瘠病者臂有長短以是相求或未得為定論嘗考難經所以分尺寸者皆自關而前卻以距魚際尺澤則所謂關者必有一定之處然諸書皆無的論獨俗間所傳脈訣五七言韻語者詞最鄙淺非叔和

本書明甚（此高陽生所作偽訣）乃能直指高骨為關而分其前後以為尺寸似得難經本旨然世之高醫以其贋也遂委棄而羞言之

【案】此章雖有三部脈名然尺寸終始共一寸九分陽得九分陰得一寸並無關脈地步則實止尺寸兩部耳況內經亦無關脈名惟取寸候陽經尺候陰經所謂先後陰陽而持之也難經之義正與此同然以關為名者即三難內關外關之意取此為尺寸界限非謂一脈截作三段也故其立說專為尺寸兩部詳其分數而關獨不言可知此章同三難乃陰陽經脈部位為四大脈法之一與臟腑以菽數分部位者迥不相混若十八難之中部乃從寸陽尺陰中各取三分之一以推測中身之陰陽亦非以關脈與尺寸平分也王叔和不知此為經脈部位硬將關脈另為一部以配臟腑後世皆沿其謬不但不知難經脈法亦且不通難經文理矣定關位之法當以魚際後陽得九

分陰得一寸取其中界為是若指高骨為關與尺寸平分究非難經本旨且世有反關脈其脈循腕側掌背而行於虎口則高骨又何憑乎

附反關脈攷

【靈樞經脈】手太陰之脈（詳二十三難）其支者（旁行之絡）從腕後直出次指內廉出其端（經脈從魚際而盡於大指惟絡脈從腕後列缺交於手陽明盡食指端）〇諸絡脈皆不能經大節之間（惟經脈乃能之）必行絕道而出入（每經行盡皆以絡相接如肺以列缺為絡別走大腸之偏歷）復合于皮中其會皆見

于外。兩經相接爲會。脈之浮而常見者皆絡脈。◯手太陰之別。別卽絡脈。名曰列缺。起于腕上分間。腕側上分肉之間。取之去腕半寸。別走陽明也。手陽明之別。名曰偏歷。去腕三寸。別入太陰

案內經難經皆無反關名。然世人常有此脈。考之靈樞。蓋因經脈斜行走入於絡耳。凡反關脈較之常脈必浮洪而長。正以絡脈淺而易見也。有兩手反關者。有或左或右一手反關者。亦如枝指之類。得之生成而已。診法前後尺寸浮沈救數一如常脈。故古人不另爲立說。若如叔和分配臟位則多不合。於此益知叔和之妄

三難

三難曰。脈有太過。有不及。有陰陽相乘。有覆有溢。有關有格。何謂也

太過不及。猶云盛衰也。乘。淩也。覆。下傾也。溢。上泛也。阻而不通爲關。拒而不受爲格

然。關之前者。陽之動也。脈當見九分而浮。過者法曰太過。減者法曰不及

陽。三陽經也。陽先陰而動。在關前。本乎天者親上也

九分者。寸之位。浮者。輕取之脈。陽也

遂上魚爲溢。爲外關內格。此陰乘之脈也

遂。徑也。魚。魚際也。陰盛格陽。故陽溢於外

關以後者。陰之動也。脈當見一寸而沈。過者法曰太過。減者法曰不及

陰。三陰經也。陰後陽而動。在關後。本乎地者親下也

一寸者。尺之位。沈者。重取之脈。陰也

遂入尺爲覆。爲內關外格。此陽乘之脈也

關後至尺澤皆謂之尺陽盛格陰故陰覆於內

故曰覆溢是其直藏之脈人不病而死也

覆溢者陰陽俱乘也太過不及尙是病脈惟覆溢乃爲死脈也

關格攷

【靈樞終始】陰者主藏陽者主府陽受氣于四末陰受氣于五藏持其脈口人迎（脈口卽寸口人迎足陽明胃脈在結喉旁一寸五分）以知陰陽有餘不足不病者脈口人迎應四時也上下相應而俱

往來也（脈口候三陰屬臟人迎候三陽屬腑馬蒔謂人迎動脈可候五臟氣者非）少氣者脈口人迎俱少而不稱尺寸也（寸代人迎尺代氣口難經之義實本于此）如是者陰陽俱不足補陽則陰竭寫陰則陽脫（寫同瀉）如是者可將以甘藥不可飮以至劑（甘藥能和至劑者偏補偏瀉也）如此者弗灸（以上是陰陽俱不及）人迎一盛病在足少陽一盛而躁病在手少陽人迎二盛病在足太陽二盛而躁病在手太陽人迎三盛病在足陽明三盛而躁病在手陽明人迎四盛且大且數（音朔）名曰溢陽溢陽爲外格（躁急也以上是三陽太過）脈口一盛病在足厥陰一盛而躁在手心主（卽手厥陰）脈口二盛病在足少陰二盛而躁病在手少陰脈口三盛病在足太陰三盛而躁病在手太陰脈口四盛且大且數者名曰溢陰溢陰爲內關內關不通死不治（以上是三陰太過）人迎與太陰脈口俱盛（脈口上獨加太陰以別之可見人迎非寸口脈矣）四部以上（部當作倍）命曰關格關格者與之短期（以上是三陽俱過三陰）

【禁服】寸口主中（太陰主候脈中營血）人迎主外（陽明主候脈外衛氣）兩者相應俱往俱來若引繩大小齊等春夏人迎微大（卽七難三陽之至）

秋冬寸口微大（卽七難三陰之至）如是者命曰平人〇人迎大一倍于寸口病在足少陽一倍而躁病在手少陽人迎二倍病在足太陽二倍而躁病在手太陽人迎三倍病在足陽明三倍而躁病在手陽明盛則爲熱虛則爲寒緊則爲痛痹代則乍甚乍閒（猶云乍重乍輕）盛則寫之虛則補之緊痛則取之分肉代則取血絡且飮藥陷下則灸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名曰經刺（詳六十九難）人迎四倍者且大且數名曰溢陽溢陽爲外格死不治〇寸口大于人

迎一倍病在足厥陰一倍而躁病在手心主寸口卽手厥陰二倍病在足少陰二倍而躁病在手少陰寸口三倍病在足太陰三倍而躁病在手太陰盛則脹滿寒中食不化虛則熱中陰虛則陽必盛出糜靈樞腸中熱則出黃如糜糜麋類言大便如麋矢也少氣溺色變緊則痛痺代則乍痛乍止盛則寫之虛則補之緊則先刺而後灸之代則取血絡而後調之陷下則徒灸之陷下者脈血絡于中中有著血血寒故宜灸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名曰經刺詳六十九難寸口四部者部當

作倍名曰內關內關者且大且數死不治案素問脈要精微謂諸浮不躁者皆在陽則爲熱卽指足三陽經也又謂其有躁者在手卽指手三陽經也是三陽經以浮爲足經盛浮而躁爲手經盛然則三陰經以沈爲足經盛沈而躁爲手經盛可知矣推此法以診尺寸亦然

動輸經脈十二而手太陰足少陰陽明獨動不休何也肺之太淵胃之人迎腎之太谿皆動不休太谿動脈詳十四難曰是明胃脈也水穀入胃清者爲營濁者爲衛胃爲五藏六府之海其清氣上注於肺肺氣從太陰而行之氣口爲手太陰脈其行也以息往來故人一呼脈再動一吸脈亦再動呼吸不已故動而不止呼吸卽宗氣也衛氣行於脈外不入經隧中惟宗氣乃與營血俱行脈中手太陰爲陰經之首故取寸口以候三陰○足之陽明何因而動曰胃氣上注于肺其悍氣上衝于頭者慓悍之性爲衛氣循咽上走空竅空孔通循眼系入絡腦足太陽經卽一刻在太陽出顑頷同下客主人足少陽經卽二刻在少陽循牙車又名頰車合陽明並下人迎足陽明經卽三刻在陽明三陽皆會於此故曰並下甲乙經曰人迎又名天五會有動脈應手以候氣此陽經所匯故取以候三陽此胃氣別走于陽明者也衛亦胃氣所生而不與營同行故曰別走此內經從人迎兼察衛氣之法詳八難故陰陽上下人迎在上爲陽經故以候衛陽寸口在下爲陰經故以候營陰其動也若一兩脈相稱如一脈故陽病

而陽脈小者爲逆陽病得陰脈陰病而陰脈大者爲逆陰病得陽脈故陰陽俱靜俱動若引繩平則無病相傾者病不能平等卽相乘覆溢之脈也人迎候陽氣口候陰靈樞素問皆同晉時王叔和乃謂左爲人迎右爲氣口考之經文毫無所據滑伯仁辨之是矣馬元臺猶守叔和之說以解南北政論非矣詳五十八難

素問六節藏象論人迎一盛病在少陽二盛病在太陽三盛病在陽明四盛已上爲格陽寸口一盛病在厥陰二盛病在少陰三盛病在太陰四盛以上爲關陰人迎與寸口俱盛四倍已上爲關格關格之脈贏與盈同不能極于天

地之精氣則死矣

[仲景辨脈]陰脈不足陽往從之從卽乘也脈外之衛陽乘營陰陽脈不足陰往乘之陰脈中之營陰乘衛陽假令寸口脈微口字衍文名曰陽不足陰氣上入陽中則灑淅惡寒也假令尺脈弱名曰陰不足陽氣下陷入陰中則發熱也此法卽從內經難經得來

[平脈]寸口脈浮而大浮爲虛正氣虛大爲實邪氣實在尺爲關在寸爲格關則不得小便格則吐逆寸脈下不至關爲陽絕尺脈上不至關爲陰絕此皆不治此略舉關格所主之一證言之

竝非以關格爲病名也李東垣此事難知朱丹溪纂要皆立關格爲病名則謬矣汪昂謂有是脈必有是病而欲求其病以實之殊不知不病而死篇中已明言之汪豈未之讀耶內經皆以陽盛爲外格陰盛爲內關陰陽俱盛爲關格與此章不同然三十七難又以陰盛爲格陽盛爲關陰陽俱盛爲關格亦與此章不同蓋古人字法多交互通用耳馬元臺拘執字義嘵嘵置辨則過矣內經關格本以人迎氣口爲診難經括其法於尺寸仲景亦然可見仲景之脈法皆本於難經也

[案]滑伯仁謂一難至此共三章爲扁鵲開卷第一義者非也一難是總論二難同此章乃括人迎氣口之法於尺寸中爲經脈部位診法蓋經脈內外不過營衛而已衛性慓悍行脈外而盛於陽經如四刻中有三刻在陽是也故內經取三陽竝下之人迎以候衛陽所謂悍氣上衝合於陽明者也營性精專行脈中而始於太陰如脈會大淵是也故內經取中焦始行之寸口以候營陰所謂清氣注肺從太陰行之者也難經既獨取寸口則三陽三陰經脈將何分診故作此以明之寸口脈自中府至少商本是血隨宗氣而動宗氣與衛氣同類寸部之浮爲氣所先到正與悍

氣上衝者相同故取以候三陽尺部之沈爲血所發現則氣口本脈也故取以候三陰雖變內經之法而所以分候陰經陽經者則實同也王叔和不求實理輒摭拾人迎氣口之名強分左右豈一人之身左有陽而無陰右有陰而無陽歟何其誕也過字中當有一盛再盛三盛之義此是略詞末段故曰覆溢句上當有陰陽俱乘四字如內經人迎與脈口俱盛四部以上之義必是脫簡

四難

四難曰脈有陰陽之法何謂也然呼出心與肺吸入腎與肝呼吸之間脾受穀味也其脈在中

陰陽者統詞也以氣血言則氣爲陽血爲陰專以氣言則呼爲陽吸爲陰以臟腑言則腑爲陽臟爲陰專以臟言則心肺爲陽肝腎爲陰心肺在上故主呼氣之開也肝腎在下故主吸氣之闔也此天食人以五氣生宗氣者也穀味者地食人以五味生營血者也

宗氣一開一闔乃能變化水穀游溢精氣上輸於脾故曰呼吸之間脾受穀味也前四句總論五臟所主之氣末句專定脾脈之位

浮者陽也沈者陰也故曰陰陽也

呼出爲陽脈得其氣而爲浮吸入爲陰脈得其氣而爲沈此總論陰陽所應之氣也

心肺俱浮何以別之然浮而大散者心也浮而短濇者肺也腎肝俱沈何以別之然牢而長者肝也案之濡舉指來實者腎也脾主中州故其脈在中是陰陽之法也

此分五臟脈象也大散者上大下小即鉤脈短濇輕微即毛脈牢長端直即弦脈濡輭也來實即石脈但云來實則與眞臟脈無別故加案之濡以狀之中州土也四臟皆言脈形獨脾不言所謂其平和不可得見也詳十五難

脈有一陰一陽一陰二陽一陰三陽有一陽一陰一陽二陰一陽三陰如此之言寸口有六脈俱動邪然此言

者非有六脈俱動也謂浮沈長短滑濇也浮者陽也滑者陽也長者陽也沈者陰也短者陰也濇者陰也所謂一陰一陽者謂脈來沈而滑也一陰二陽者謂脈來沈滑而長也一陰三陽者謂脈來滑浮而長時一沈也所言一陽一陰者謂脈來浮而濇也一陽二陰者謂脈來長而沈濇也一陽三陰者謂脈來沈濇而短時一浮也各以其經所在名病逆順也 邪古耶通此一節當另是一章

此言謂內經之言也淺見曰浮深見曰沈以指下輕

重取之有餘於指曰長不滿於指曰短往來流利曰滑往來艱難曰濇以脈動形象取之更加息取之遲數則脈體備矣不言遲數者特偶舉此爲例耳經所狂者十二經之外證也名病順逆者如陽病得陽脈者生得陰脈者死之類

五臟脈攷

鼓一陽曰鉤（素問陰陽別論）鼓動也浮分之陽脈故曰一陽此心脈也心旺於夏故爲陽鉤如草木茂盛枝葉下垂之象卽浮而散大 鼓一陰曰毛 浮分之陰脈故曰一陰此肺脈也肺旺於秋故

爲陰毛如循雞羽輕微而濇卽浮而短濇 鼓陽勝急曰弦 沈分陽脈案之偪偪然故曰勝急此肝脈也肝旺於春故爲陽弦如弓弦卽沈而牢長 鼓陽絕而至曰石 極沈陰脈故曰陽絕而至此腎脈也腎旺於冬故曰陰石沈而堅卽按濡來實 陰陽相過曰溜 浮沈之中陰陽交注如水之流從容和緩卽脾脈也

（案）此章與下五難皆言臟氣部位也仲景平脈論云呼吸者脈之頭也諸家皆以五至分屬五臟究屬鑿空之談蓋呼吸爲天氣卽宗氣也脈爲地氣卽營血也營血不能自動必賴氣以行之若衞氣慓悍不入經隧而自行脈外安能領營血俱行脈中惟宗氣積於胸中乃能竝營血入於經隧故論脈者必究其源於呼吸也宗氣動而營血隨之如行伍之有領隊所以爲脈之頭也呼出爲陽脈得其氣而爲浮吸入爲陰脈得其氣而爲沈五臟之氣又各有所合肺合皮毛其氣至淺心合血脈其氣次淺故浮也肝合筋其氣深腎合骨其氣最深故沈也脾合肌肉其氣在中以所得所合之氣定五臟之脈位其理至精其

法至確況五臟各有主脈如肺毛心鉤肝弦腎石以淺深之法察之皆可同時竝見後世乃謂一呼再動爲心肺一吸再動爲肝腎呼吸定息五動爲脾果爾則必一動毛二動鉤三動弦四動石五動緩是五動而脈五變矣有是理乎不然又將以何動爲心肺何動爲肝腎乎且十一難謂五十動一止爲一臟無氣者當云四動一止矣此皆欺人之語不足信也

五難

五難曰脈有輕重何謂也然初持脈如三菽之重與皮毛相得者肺部也如六菽之重與血脈相得者心部也如九菽之重與肌肉相得者脾部也如十二菽之重與筋平者肝部也按之至骨舉指來疾者腎部也故曰輕重也

輕重謂持診指法也凡診脈先輕而後重故初持脈必從三菽起菽豆也得循循也自三菽至十二菽皆以三遞加獨腎曰至骨即十五菽極沈之脈也

五臟淺深攷

素問六節藏象 心者生之本神之變也其華在面其充在血脈氣所現曰華氣所行曰充血脈是第二層為陽中之太陽通于夏氣熱火肺者氣之本魄之處也其華在毛其充在皮皮毛是第一層為陰中之太陰通于秋氣燥金腎者主蟄閉也封藏之本精之處也其華在髮其充在骨骨是第五層為陰中之少陰通于冬氣寒水肝者罷極之本肝主謀慮故曰罷極魂之居也其華在爪其充在筋筋是第四層此為陽中之少陽通于春氣風木脾胃大腸小腸三焦膀胱者倉廩之本營之居也水穀精微是生營血名曰器為受物之器能化糟粕轉味而出入者也其華在脣四白其充在肌肌肉是第三層此至陰之類通于土氣溼土寄於四時凡十一臟內經腑亦名臟取決于膽也

五藏生成 心之合脈也合即充其榮色也榮即華色即面其主腎也肺之合皮也其榮毛也其主心也肝之合筋也其榮爪也其主肺也脾之合肉也其榮脣也其主肝也腎之合骨也其榮髮也其主脾也五臟皆以剋制為主

王宗正曰 診脈之法當從心肺俱浮肝腎俱沈脾在中州之說王叔和獨執寸關尺以分五臟六腑者非也

案 素問原謂肝弦為筋膜之氣心鉤為血脈之氣脾耎為肌肉之氣肺毛為手太陰本脈冬石為骨髓之氣詳十五難隨臟氣之淺深以定其部位乃生成之形自然之理不易之法也此章蓋發明內經之義而詳其位次淺深耳滑伯仁謂於靈素無所考疑為越人自

得之見則非矣其法先以若干菽置於衡而權其輕重數然後去菽再用三指按其衡亦如菽之輕重數則指法輕重無不了然然亦只爲常人言之若人有肥瘦則脈有顯晦不如先以極浮所得者屬之肺再以至骨所得者屬之腎然後將肺腎之中三分之以候心脾肝則不差毫髮矣此章與四難皆定臟氣部位之法四難是從浮沈中論五臟脈形此章是從浮沈中定五臟脈位張仲景平脈論亦錄此章可見自漢以前皆用此法晉王叔和乃專主三部左右分配臟腑將察經脈審臟氣兩法棄置不講無識者流莫不精此以文其短猶曰理當如是夫理本於氣氣本於形今既不求之形與氣矣則其所謂理者何在耶噫脈法之壞實自叔和始

六難

六難曰脈有陰盛陽虛陽盛陰虛何謂也然浮之損小沈之實大故曰陰盛陽虛沈之損小浮之實大故曰陽盛陰虛是陰陽虛實之意也

損小猶云不足該諸陰脈而言與十四難損脈不同實大猶云有餘該諸陽脈而言與腎脈來實不同意者言所該甚廣蓋兼經脈臟氣兩法而言也

陰陽虛實攷

素問陰陽別論人有四經十八難謂部有四經即此蓋指浮部心肺沈部腎肝也不言脾者以其寄於四經中耳十二從從順也何謂曰四經應四時詳十五難是寸口臟氣部位法十二從應十二月十二月應十二脈詳七難是人迎三陽氣口三陰經脈部位法脈有陰陽氣口候三陰人迎候三陽知陽者知陰知人迎之盛即可知氣口之虛知陰者知陽知氣口之盛即可知人迎之虛凡陽有五足太陽膀胱合足少陰腎屬寒水足陽明胃合足太陰脾屬溼土足少陽膽合足厥陰肝屬風木手陽明大腸合手太陰肺屬燥金手太陽小腸合手少陰心屬君火手少陽三焦合手厥陰心包絡屬相火是陽本有六而云五者蓋三焦無臟并君相二火爲一也五五二十五陽陰亦五五二十五蓋省文耳此論人迎氣口脈法所

謂陰者直臟也詳十五難見則爲敗敗必死也專主寸口臟氣部位所謂陽者胃脘之陽也即胃氣別走於陽明詳三難此人迎脈法別于陽者知病處也取人迎氣口較其盛虛則知病或在陽經或在陰經此人迎氣口同診法別于陰者知死生之期此專取寸口察直臟胃氣三陽在頭故取人迎候陽三陰在手故取氣口候陰所謂一也即大小齊等別于陽者知病忌時別于陰者知死生之期此論或專取寸口察直臟脈即四經應四時也或分取人迎氣口別其陰陽即十二從應十二月也〇所謂陰陽者去者爲陰至者爲陽靜者爲陰動者爲陽遲者爲陰數者爲陽數入聲此又專言脈體

平人氣象論 脈從陰陽病易已脈逆陰陽病難已從順也已愈也凡陽病得陽脈陰病得陰脈爲順陽病得陰脈陰病得陽脈爲逆惟外感陰病見陽脈亦吉

仲景平脈 初持脈來疾去遲出疾入遲名曰內虛外實也初持脈來遲去疾出遲入疾名曰內實外虛也來去以浮沈上下取之出入以尺寸前後取之內爲陰外爲陽疾遲二字是言脈形非謂至數也

案 前四章是分經脈部位與臟氣部位兩大法此章是論脈體蓋兩法所通用也脈體至繁如洪微長短滑濇遲數之類皆有陰陽虛實對峙此獨以實大損小括之故曰意也浮沈之法有從菽數察臟氣者則三菽六菽之心肺爲陽十二菽至骨之腎肝爲陰從臟氣中而別其微甚則又腑爲陽臟爲陰有從尺寸察經脈者則寸部之九分爲陽尺部之一寸爲陰從經脈中而別其氣血則又衛爲陽營爲陰也分尺寸而測經脈即人迎氣口之診所謂知病處也分輕重而測臟氣即部有四經之診所謂知真臟胃氣也見直臟則死有胃氣則生內經專言真臟不過舉重該

輕耳夫寸口僅一脈而部位有兩法者亦視乎所病而已病在經脈則陽經應上陰經應下故以尺寸部位診之病在臟氣則各有所充各有所合故以菽數部位診之其診法皆不外脈體也

七難

七難曰經言少陽之至乍大乍小乍短乍長陽明之至浮大而短太陽之至洪大而長太陰之至緊大而長少陰之至緊細而微厥陰之至沈短而敦此六者是平脈邪將病脈邪然皆王脈也邪通耶王去聲亦作旺下同

經內經也扁鵲本內經而作難經故引之亦有不用此二字者省文也少陽一陽也乍猶暫也少陽陽氣尚微故其脈陰陽相半陽明二陽也陽盛於陰故其

脈陽多於陰太陽三陽也洪如洪水上泛即大也太陽陽氣極盛故其脈純陽太陰三陰也緊如轉索太陰陰氣初生故其脈陰少於陽少陰二陰也微無力也少陰陰盛於陽故其脈陰多於陽厥陰一陰也敦沈而有力也厥陰陰氣極盛故其脈純陰王者常令也蓋各以其時間見於尺寸也

其氣以何月各王幾日然冬至之後得甲子少陽王復得甲子陽明王復得甲子太陽王復得甲子太陰王復得甲子少陰王復得甲子厥陰王王各六十日六六三百六十日以成一歲此三陽三陰之王時日大要也

冬至者二十四候之一歷家以上古甲子歲十一月甲子合朔冬至爲歷元然天運與日月有盈縮遲速不同歲各有差則甲子常不與朔值亦不與冬至值故曰冬至之後得甲子也三百六十日包餘閏而言王各六十日蓋兩月也大要猶云大槩耳

三陰三陽攷

太陽脈至洪大以長少陽脈至乍數乍疏乍短乍長陽明脈至浮大而短素問平人氣象論此段與難經同而無三陰故原文上下皆從氣口論陰經平脈則此段乃從人迎論陽經王脈故言三陽而不言三陰也

太陽藏何象象三陽而浮也經脈別論陽極盛而在表故名三陽少陽藏何象象一陽也一陽藏者滑而不實也陽初生而在裏故名一陽陽明藏何象象大浮也界於一陽三陽之中是名二陽太陰藏搏言伏鼓也陰初生而未盛故惟沈分鼓指二陰搏至腎沈不浮也少陰爲二陰陰正盛故沈而不浮由此推之厥陰爲極盛必沈之甚矣不言厥陰者蓋脫簡也

王叔和脈經少陽之脈乍小乍大乍長乍短動搖六分王十一月甲子夜半正月二月甲子王如是則王二甲子矣太陽之脈洪大以長其來浮於筋上動搖九分三月四月甲子王陽明之脈浮大以短動搖三分大前小後狀如科斗其至跳五月六月甲子王將太陽移前陽明移後與難經不合少陰之脈緊細動搖六分王五月甲子日中七月八月甲子王如是亦王二甲子矣太陰之脈緊細以長乘筋之上動搖九分九月十月甲子王將少陰移前太陰移後與難經亦不合厥陰之脈沈短以緊動搖三分十一月十二月甲子王案叔和此條既不言何處取診反將陰陽王月任意顛倒又妄附行風三風四溫夾風飄風鬼邪等名且又分食餅爲餔餌爲大核爲汁核爲暑食粥爲麥飩餅及瓜菜肉豆種種診法龐雜附會皆坎人之語耳

案此章王脈歷來注家皆未詳所指今以內經攷之蓋即春夏人迎微大秋冬氣口微大之義乃經脈部位診法也不首春而首冬至者一陽來復治歷者必以此爲歷元並非扁鵲生於周時遵時王之制以建子爲歲首也其法以寸之九分察三陽之至以尺之

一寸察三陰之至所謂至者開見也如四難所云時一沈時一浮之類蓋十二經相貫循環莫不遞歷于寸口故諸經王脈亦必各以其時開見於寸口如二百七十息脈行十六丈二尺爲一度此中合手足左右三陽經各長二丈六尺以一息六寸計之每逢三陽王時則二百七十息中必有四十三息爲三陽王脈所開見合手足左右三陰經各長二丈以一息六寸計之每逢三陰王時此二百七十息中必有三十三息爲三陰王脈所開見因其開見頗異五臟平脈故舉爲問答也十五難四時平脈是從淺深臟氣取診此章王脈是從尺寸經脈取診各有不同三陽三陰當兼手足二經而言以其氣同故王亦同也舊注分前三十日爲足經後三十日爲手經究屬臆說然此章猶僅言一歲之序耳靈樞曰陰陽者有名而無形故數之可十推之可百數之可千推之可萬是以大之則有六十年運氣詳五十八難攷小之則有一日分四

時論附後但大者泛而難窺小者微而不覺不若四時之氣人所共知故獨舉此爲問答也

附一日分四時攷

靈樞順氣一日分爲四時　夫百病者多以旦慧晝安夕加夜甚何也曰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是氣之常也人亦應之以一日分爲四時朝則爲春日中爲夏日入爲秋夜半爲冬朝則人氣始生病氣衰故旦慧日中人氣長長則勝邪故安夕則人氣始衰邪氣始生故加夜則人氣入藏卽衛氣入注五藏爲說詳一難邪氣獨居故甚也其時有反者是不應四時之氣藏獨主其病者以一臟爲主論其生尅故與分四時不同是必以藏氣之所不勝時者甚如脾病畏旦之春木之類以其所勝時者起也如脾能勝夜半冬水之類

八難

八難曰寸口脈平而死者何謂也然諸十二經脈者皆係於生氣之原所謂生氣之原者謂十二經之根本也謂腎間動氣也此五藏六府之本十二經脈之根呼吸之門三焦之原一名守邪之神故氣者人之根本也根絶則莖葉枯矣寸口脈平而死者生氣獨絶於內也

脈平脈未變也係猶繫也腎間動氣卽衛陽內經謂衛氣出于下焦常從少陰間行臟腑者是也凡人知覺運動皆賴此氣爲用故曰生氣之原卽三十六難三十八難所謂原氣也守邪者內溫臟腑以建中極之守外固腠理以卻六淫之邪也神者尊重之詞

腎間動氣攷

素問生氣通天論　夫自古通天者生之本五臟十二節卽十二經脈皆通乎天氣人身陽氣與天氣相通其生五天氣生五行人氣生五臟其氣三呼吸生宗氣飲食生營氣合呼吸飲食生衛氣故曰三氣此壽命之本也蒼天之氣清淨則志意治陽氣如天氣順之則陽氣固雖有賊邪弗能

害也此因時之序春夏陽氣在外秋冬陽氣在內故聖人傳精神服天氣而通神明失之則內閉九竅外壅肌肉衛氣解散此謂自傷氣之削也〇陽氣者若天與日失其所則折壽而不彰故天運常以日光明是故陽因而上衛外者也因于寒欲如運樞宜動起居如驚屢動不寧神氣乃浮衛氣常伸因于暑汗熱多散故自汗煩則喘喝氣逆靜則多言神擾體若燔炭衛亢生熱汗出而散熱隨汗解因于溼首如裹昏重溼熱不攘除治曰攘大筋緛短緛音輭縮也小筋弛長縱也緛短為拘攣急弛長為痿衛氣不用不因于氣為腫四維相代陽維陰維各有左右故曰四維馬蒔謂四肢汪昂謂四時皆非代猶言代受其病陽氣乃竭陰陽不能自相維則衛氣不周故形敗為腫〇陽氣者煩勞則張過於耗散精絕精神必匱辟積于夏過於亢盛使人煎厥脈解篇謂善怒為煎厥目盲不可以視耳閉不可以聽潰潰乎若壞都汩汩乎不可止五官四體皆衛氣用事〇陽氣者大怒則形氣絕而血菀于上菀同鬱使人薄厥七情亦衛氣用事有傷于筋縱其若不容不能任事汗出偏沮不周偏也使人偏枯半身不遂汗出見溼乃生痤疿痤音矬癰腫也疿音沸熱瘡也高梁之變高同膏梁同粱足生

大丁足能也丁同疔受如持虛王冰注如持虛器以受毒勞汗當風寒薄為皶音渣粉刺鬱乃痤〇陽氣者精則養神知覺運動柔則養筋官骸關節開闔不得開為瘧闔為寒寒氣從之乃生大僂音樓尻也曲背陷脈為瘻音陋久瘡成漏留連肉腠俞氣化薄由俞穴傳化薄於臟腑傳為善畏及為驚駭僂瘻是不養筋畏駭是不養神營氣不從逆于肉理乃生癰腫衛氣烝腐血則成癰魄汗未盡形弱而氣爍汗未止而為六淫之氣所爍穴俞以閉發為風瘧故風者百病之始也清靜則肉腠閉拒雖有大風苛毒弗之能害此因時之序也外感諸病亦衛氣用事為守邪之神故病久則傳化傳熱邪則衛從熱化傳寒邪則衛從寒化上下不并升降不和良醫弗為故陽畜積不能衛外則內畜而生熱病死而陽氣當隔陰陽別論三陽結謂之隔是衛氣不下行而上逆也隔者當寫不亟正治粗乃敗為粗工所敗〇故陽氣者一日而主外晝行陽為寤平旦人氣生日中而陽氣隆日西而陽氣已虛氣門乃閉氣門是衛從少陰出入之路是故暮而收拒夜注臟為寐無擾筋骨無見霧露反此三時謂平旦日中日西形乃困薄〇陰者藏精而起亟也營血應衛氣而數動也陽者衛外而為固也陰不勝其陽則

脈流薄疾脈必數急并乃狂靈樞邪入于陽則狂陽不勝其陰則五藏氣爭九竅不通陽衰則成陰霾否塞之象後世所謂陰寒之證即此是以聖人陳陰陽筋脈和同骨髓堅固耳目聰明氣立如故○風客淫氣風勝則生熱精乃亡熱盛則腎水乾邪傷肝也肝主風故風邪必從肝起因而飽食筋脈橫解腸澼爲痔因而大飲則氣逆飲酒者衞氣必盛起因而強力腎氣乃傷即衞氣內經亦名腎氣高骨乃壞衞出下焦近兩腎處有骨高起凡陰陽之要陽密乃固兩者不和若春無秋若冬無夏因而和之是謂聖度故陽強不能密陰氣乃絕

陰平陽秘精神乃治案內經此篇專論衞陽或爲外病或爲內病或爲熱病或爲寒病可見衞雖爲陽原不專屬火後人乃指此爲相火者何耶詳三十九難玉機真藏論急虛衞氣暴虛身中卒至中去聲卒音猝五藏絕閉脈道不通氣不往來衞絕譬于墮溺不可爲期脈不能預知

案此章乃指衞氣也衞氣三刻陽經一刻陰經在陽者多在陰者少內經取陽經之人迎以察衞氣其法精密故無此論難經獨取陰經之寸口則察衞氣之法未免疎略故有此論其義似與一難決死生之意相悖然一難論脈中營血宗氣爲病寸口能先爲之兆此論脈外衞氣暴脫寸口不能預爲之應也蓋營猶水也水涸以漸則可前知衞猶火也火滅甚迅則不可前知凡過汗亡陽房勞中虛中寒等證皆能令衞氣暴脫有如死於非命者內經比於墮溺是豈診脈所能先見耶後世太素脈法乃謂寸口能斷壽夭貴賤貧富可謂誣矣衞氣爲動氣之主故曰原氣衞氣出下焦常從少陰爲出入無形可指故又以腎氣

名之亦如北辰爲天樞本無星象則指斗極相近者當之也後人皆錯認腎氣爲命門三焦相火殊不知命門是原氣之種子三十六難謂命門爲原氣所繫是也三焦是原氣之運用六十六難謂三焦爲原氣之別使是也相火是手厥陰宗氣二十五難謂心主別脈是也可見腎氣命門三焦相火原是四種餘詳三十九難

九難

九難曰何以別知藏府之病耶然數者府也遲者藏也
數則爲熱遲則爲寒諸陽爲熱諸陰爲寒故以別知藏
府之病也（數入聲）
數疾也遲徐也皆以息取之脈以一息四至爲平閏
以太息則五至亦爲平過五至爲數陽脈也不及四
至爲遲陰脈也六腑爲陽五臟爲陰熱爲陽邪寒爲
陰邪諸陽謂三陽經諸陰謂三陰經

臟腑陰陽攷

【靈樞脹論】脈之應于寸口其脈大堅以濇者脹也陰爲臟陽
爲腑（馬蒔注濇堅爲陰大堅爲陽據此則濇大亦可分臟腑不獨遲數矣）
【素問太陰陽明論】陽者天氣也主外陰者地氣也主內故陽道
實（凡有餘皆爲陽）陰道虛（凡不足皆爲陰）故犯賊風虛邪者陽受之（天氣所感）食飲不節起居不時者陰受之（地氣所傷）陽受之則入六
府陰受之則入五藏入六府則身熱不時臥上爲喘呼
（陽經屬腑）入五藏則䐜滿閉塞下爲飧泄久爲腸澼（陰經屬臟）故
喉主天氣（呼吸所資）咽主地氣（水穀所納）故陽受風氣（風爲陽邪惟熱亦然）
陰受溼氣（溼爲陰邪惟寒亦然）故陰氣從足上行至頭（頭當作胸足之三陰從足走胸）而下行循臂至指端（手之三陰從胸走手此六陰經皆屬於臟）故陽氣從
手上行至頭（手之三陽從手走頭）而下行至足（足之三陽從頭走足此六陽經皆屬於腑）故曰陽病者上行極而下（先起手經後行足經）陰病者下行極
而上（先起足經後行手經）故傷于風者上先受之（惟熱亦然）傷于溼者
下先受之（惟寒亦然）
【仲景辨脈】寸口脈浮爲在表沈爲在裏數爲在腑遲爲在臟

假令脈遲此爲在臟也
【案】此章用脈體分別臟腑乃臟氣部位中診法蓋經
脈循環莫不遍歷於寸口故陽經受病則從陽變陰
經受病則從陰變陽邪迅疾故脈數陰邪重著故脈
遲數爲腑者陽邪恆在陽經諸陽經正絡皆屬於腑
也遲爲臟者陰邪恆在陰經諸陰經正絡皆屬於臟
也然合下章之微甚及內經脹論攷之凡陰陽諸脈
如滑濇大小長短皆可以別臟腑不獨遲數爲然

十難

十難曰一脈爲十變者何謂也然五邪剛柔相逢之意也假令心脈急甚者肝邪干心也心脈微急者膽邪干小腸也心脈大甚者心邪自干心也心脈微大者小腸邪自干小腸也心脈緩甚者脾邪干心也心脈微緩者胃邪干小腸也心脈濇甚者肺邪干心也心脈微濇者大腸邪干小腸也心脈沈甚者腎邪干心也心脈微沈者膀胱邪干小腸也五藏各有剛柔邪故令一脈輒變爲十也

變者互易也五邪者肝膽屬木爲風邪心小腸屬火爲熱邪脾胃屬土爲溼邪肺大腸屬金爲燥邪腎膀胱屬水爲寒邪詳三十四難剛陽也謂腑柔陰也謂臟假令者比例之詞後同心脈即六菽之重也舉心脈以爲例餘可類推干犯也甚爲臟病微爲腑病蓋臟病重而腑病輕也沈即石脈非謂沈候也

微甚攷

靈樞邪氣藏府病形調其脈之緩急小大滑濇而病變定矣凡此變者有微有甚○心脈急甚者爲瘈瘲音掣縱搐搦也微急爲心痛引背食不下緩甚爲狂笑微緩爲伏梁在心下上下行時唾血大甚爲喉吤音戒有聲微大爲心痺引背善淚出小甚爲善噦微小爲消癉血液枯少滑甚爲善渴微滑爲心疝引臍小腹鳴濇甚爲瘖微濇爲血溢維厥兩維脈病耳鳴顛疾以上心脈十二變○肺脈急甚爲癲疾微急爲肺寒熱怠惰欬唾血引腰背胸若鼻息肉不通緩甚爲多汗微緩爲痿瘻鼠瘻偏風頭以下汗出不可止大甚爲脛腫微大爲肺痺當作痺引胸背起惡日光小甚爲泄微小爲消癉滑甚爲息賁上氣微滑爲上下出血濇甚爲嘔血微濇爲鼠瘻在頸支腋之間下不勝其上其應善痠矣痠音酸足痠也以上肺脈十二變○肝脈急甚者爲惡言怒也微急爲肥氣在脇下若覆杯緩甚爲善嘔微緩爲水瘕痺也大甚爲內癰善嘔衄音卤鼻血微大爲肝痺陰縮欬引小腹小甚爲多飲微小爲消癉滑甚爲㿗疝㿗音癩微滑爲遺溺濇甚

爲溢飲微濇爲瘈攣筋痺（以上肝脈十二變）○脾脈急甚爲瘈瘲微急爲膈中飲食入而還出後沃沫（大便有涎）緩甚爲痿厥微緩爲風痿四肢不用心慧然若無病大甚爲擊仆微大爲疝氣腹裏大膿血在腸胃之外小甚爲寒熱微小爲消癉滑甚爲㿉癃微滑爲蟲毒蛕蝎（蛕音匪）腹熱濇甚爲腸㿉（濆膿）微濇爲內㿉多下膿血（以上脾脈十二變）○腎脈急甚爲骨癲疾微急爲沈厥奔豚足不收不得前後（二便不通）緩甚爲折脊（痤也）微緩爲洞洞者食不化下嗌還出大

甚爲陰痿微大爲石水起臍已下至小腹腄腄然（腄音垂）上至胃脘死不治小甚爲洞泄微小爲消癉滑甚爲㿉㿉微滑爲骨痿坐不能起起則目無所見濇甚爲大癰微濇爲不月（月事不行）沈痔（以上腎脈十二變）○諸急者多寒緩者多熱大者多氣少血小者血氣皆少滑者陽氣盛微有熱濇者多血少氣微有寒（案此論在診脈察色調尺之中則是寸口診法也素問有奇恆六十首王冰謂爲古人診法後世不存今細玩此論五臟各有六脈六脈又各分微甚則所謂六十首者即此也此論以急爲寒緩爲熱大爲氣多濇爲血多則與後世急爲熱緩爲寒大爲血多濇爲氣多者不同蓋內經論脈全從宗氣體認出來寒則宗氣緊勁故急熱則宗氣舒散故緩氣多血少則外廓故大血多氣少則內凝故濇脈之命名雖同而取義則別內經難經恆多如此若拘執字義則失之矣）

案謝堅白謂此章當用三部分配臟腑之法若專以心肺俱浮肝腎俱沈脾在中州爲診則一脈十變何從推之此論非也蓋脈分皮毛血脈肌肉筋膜骨髓五層以配五臟之位每層之中不能再配腑位故用微甚以別之所謂以獨見爲病也惟微甚之義與內經不同蓋內經是從臟腑中察諸病之變難經是從

臟氣中察諸腑之病乃推廣內經之意而補所未備也五臟主脈改用急大濇沈不用弦鉤毛石者以其近於真臟脈也惟緩非真臟脈故仍用之坊注謂此章即十六難之六十首然五邪十變合之僅得五十若加心包三焦有十二變合之得七十二與六十之數不相符則十六難所云六十首當是內經之微甚非謂此章也

十一難

十一難曰經言脈不滿五十動而一止一藏無氣者何藏也然人吸者隨陰入呼者因陽出今吸不能至腎至肝而還故知一藏無氣者腎氣先盡也

止卽代脈肝腎爲五臟之陰主吸故曰吸隨陰入心肺爲五臟之陽主呼故曰呼因陽出腎氣非謂腎閒動氣乃腎臟主吸之氣也腎氣先盡則次肝次脾次心次肺可類推矣

代脈攷

靈樞根結 一日一夜五十營以營五藏之精 詳難 一不應數者名曰狂生 猶言幸生 所謂五十營者五藏皆受氣持其脈口數其至也五十動而不一代者五藏皆受氣四十動一代者一藏無氣三十動一代者二藏無氣二十動一代者三藏無氣十動一代者四藏無氣不滿十動一代者五藏無氣予之短期 予與同

仲景辨脈 脈來緩時一止復來者名曰結脈來數時一止復來者名曰促陽盛則促陰盛則結此皆病脈 代爲死脈結促爲病脈代脈之止有定數結促之止無定數三者各有不同

案 脈本營血隨宗氣而動宗氣爲呼吸所生呼出心肺吸入肝腎五臟氣足故能五十動而無止然吸爲呼之根呼多吸少則必有一臟之氣不至惟腎主吸居下故知此一臟爲腎氣先盡也由是推之二臟無氣便是有呼無吸而肝氣亦盡以次而三臟四臟五臟無氣便是呼亦漸微而脾心肺之氣亦盡此章從

脈體之動止以測臟氣並非五動分配五臟也後人引大衍之數爲說謂五十動爲循環十次考之內經並無此義況五臟經脈共長二丈六尺五寸一息四動僅行六寸五十動豈能遍十次耶至謂腎氣爲腎閒動氣者尤誤如果腎閒動氣先盡則脈平亦死何待代脈之見也

十二難

十二難曰經言五藏脉已絕於內用鍼者反實其外五藏脉已絕於外用鍼者反實其內內外之絕何以別之然五藏脉已絕於內者腎肝氣已絕於內也而醫反補其心肺五藏脉已絕於外者其心肺脉已絕於外也而醫反補其腎肝陽絕補陰陰絕補陽是謂實實虛虛損不足益有餘如此死者醫殺之耳（此章當在六十難後）

絕猶虛也對實字而言五臟脉者浮中沈也心肺居

浮主呼故曰外腎肝居沈主吸故曰內五臟以心肺爲陽腎肝爲陰篇中雖言鍼法而藥石可以類推

鍼法虛實攷

（靈樞九鍼十二原）凡將用鍼必先診脉視氣之劇易乃可以治也五藏之氣已絕于內而用鍼者反實其外是謂重竭重竭必死其死也靜治之者輒反其氣取腋與膺（詳言實外之誤在腋膺間即小鍼解所謂外之病處）五藏之氣已絕于外而用鍼者反實其內是謂逆厥逆厥則必死其死也躁治之者反取四末（詳言實內之誤在四末五腧諸穴）

（小鍼解）所謂五藏之氣已絕于內者脉口氣內絕不至（謂內尺部及沈候）反取其外之病處與陽經之合（合詳六十五難）有留鍼以致陽氣陽氣至則內重竭重竭則死矣其死也無氣以動故靜所謂五藏之氣已絕于外者脉口氣外絕不至（外謂寸部及浮候）反取其四末之輸（同俞詳六十六難）以致其陰氣陰氣至則陽氣反入入則逆逆則死矣其死也陰氣有餘故躁

案難經問語多出內經而答語往往與內經不同即如此章內外陰陽之義凡臟腑經絡皆有之不獨五臟爲然此特略舉五臟爲例蓋欲以淺語釋內經使人易曉讀者不可以詞害意也篇中雖言用鍼然用藥之理亦不外是此章同六十六七十九八十一等難皆出靈樞第一篇馮玠謂此章合入用鍼補瀉之類當在六十難後誠爲確論蓋錯簡也

扁鵲脈書難經卷之二

安義　叔陵熊慶笏輯註

十三難

十三難曰經言見其色而不得其脈反得相勝之脈者即死得相生之脈者病即自已色之與脈當參相應爲之奈何已上聲

色者臟氣華於外也脈者臟氣動於內也勝五行相賊如水勝火火勝金金勝木木勝土土勝水之類生五行相爲子母如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之類已愈也參合也應符也

然五藏有五色皆見於面亦當與寸口尺內相應

五色肝青心赤脾黃肺白腎黑也尺內即尺之皮膚也面以望其色寸口切其脈尺內觀其形

假令色青其脈當此處脫沈字弦而急色赤其脈浮大而散色黃其脈中緩而大色白其脈浮濇而短色黑其脈沈濡而滑此所謂五色之與脈當參相應也

此言面色與寸口相應也沈弦而急即十二菽肝弦也浮大而散即六菽心鉤也中緩而大即九菽脾緩也浮濇而短即三菽肺毛也沈濡而滑即至骨腎石也下四句無當字省文耳

脈數尺之皮膚亦數脈急尺之皮膚亦急脈緩尺之皮膚亦緩脈濇尺之皮膚亦濇脈滑尺之皮膚亦滑數入聲

此言尺內與寸口相應也尺謂自尺部至尺澤穴所以觀形肉也病者不能去衣而袒其身故但以尺內察之皮膚之數熱也急勁也緩縱也濇枯也滑潤也用字雖同其義各別

五藏各有聲色臭味當與寸口尺內相應其不相應者病也

此又從察色而廣其法於聲臭味也聲者肝呼心笑脾歌肺哭腎呻也臭者肝臊心焦脾香肺腥腎腐也味者肝酸心苦脾甘肺辛腎鹹也詳二十四難

假令色青其脈浮濇而短若大而緩爲相勝浮大而散

若小而滑爲相生也

此舉肝木之色以爲例濇短爲肺金大緩爲脾土是爲色脈相勝大散爲心火小滑爲腎水是爲色脈相生他臟聲色臭味皆可類推

經言知一爲下工知二爲中工知三爲上工上工者十全九中工者十全八下工者十全六此之謂也

三謂面色寸口尺內也醫本藝術故曰工

切脈望色察形攷

靈樞邪氣藏府病形

夫色脈與尺之相應也如桴鼓影響之相應也不得相失也此亦本末根葉之出候也應時而出故根死則葉枯矣色脈形肉形肉即尺之皮膚不得相失也故知一則爲工知二則爲神知三則神且明矣○色青者其脈弦也赤者其脈鉤也黃者其脈代也脾不主四時恆隨四臟爲轉移故曰代非止脈也白者其脈毛黑者其脈石見其色而不得其脈反得相勝之脈則死矣得其相生之脈則病已矣○調其脈之緩急小大滑濇而病變定矣脈急者尺之皮膚亦急脈緩者尺之皮膚亦緩脈小者尺之皮膚亦減而少氣脈大者尺之皮膚亦賁而起脈滑者尺之皮膚亦滑脈濇者尺之皮膚亦濇凡此變者有微有甚微甚詳前十難故善調尺者不待于寸善調脈者不待于色能參合而行之者可以爲上工上工十全九行二者爲中工中工十全七行一者爲下工下工十全六

壽夭剛柔

形與氣相任則壽不相任則夭皮與肉相果則壽不相果則夭任稱也果實也血氣經絡勝形則壽不勝形則夭

形充而皮膚緩者則壽形充而皮膚急者則夭形有緩急形充而脈堅大者順也形充而脈小以弱者氣衰衰則危矣氣有盛衰若形充而顴不起者骨小骨小而夭矣骨有大小形充而大肉䐃堅而有分者䐃音窘肘膝後脂肉肉堅肉堅則壽矣形充而大肉無分理不堅者肉脆肉脆則夭矣肉有堅脆○牆基卑面部四旁爲牆高不及其地者地謂明堂闕庭等地不滿三十而死其有因而加疾者不及二十而死也平人而氣勝形者壽病而形肉脫氣勝形者死形勝氣者危矣

【五閱五使】五官者五藏之閱也(閱外門也)脈出于氣口色見于明堂五色更出以應五時各如其藏○五官已辨闕庭必張(兩眉之間爲闕額中爲庭)乃立明堂明堂廣大(鼻爲明堂)蕃蔽見外(頰側爲蕃耳門爲蔽)方壁高基(四周爲壁地角爲基)引垂居外五色乃治平博廣大壽中百歲

【五色】明堂者鼻也闕者眉間也庭者顏也蕃者頰側也蔽者耳門也其間欲方大去之十步皆見于外如是者壽必中百歲○明堂骨高以起平以直五藏次于中央六

府挾其外側(臟部扗內腑部扗外)首面上于闕庭王宮扗于下極(下極扗兩目中間係心君之部故曰王宮)○五色各有臟部有外部有內部也色從外部走內部者其病從外走內其色從內走外者其病從內走外⊙庭者首面也闕上者咽喉也闕中者肺也(庭爲額中最高故曰首面闕扗眉間)下極者心也(即鼻柱扗兩目中間)直下者肝也(鼻柱之中)肝左者膽也(鼻顴之間)下者脾也(肝之下)方上者胃也(鼻隧之上即迎香穴)中央者大腸也(胃外爲大腸再外爲腎則大腸居中故曰中央)挾大腸者腎也(蓋正扗顴之下)當腎者臍也面王以上者小腸

也(鼻孔中爲面王)面王以下者膀胱子處也(以上臟腑之部)顴者肩也顴後者臂也臂下者手也目內眥上者膺乳也(內眥角上)挾繩而上者背也(頰外爲繩)循牙車以下者股也中央者膝也(扗股脛之中)膝以下者脛也當脛以下者足也巨分者股裏也巨屈者膝臏也(巨扗頤下以上肢節之部即經脈所行)此五臟六腑肢節之部也(察色尚分臟腑肢節則切脈亦必分臟氣經脈可知)審察澤夭謂之良工沈濁爲內浮澤爲外黃赤爲風青黑爲痛白爲寒黃而膏潤爲膿赤甚者爲血痛甚爲攣寒甚爲皮不仁五

色各見其部(臟腑肢節之部)察其浮沈以知淺深察其澤夭以觀成敗(天作黯解)察其散摶以知往今(往昔也)○以五色命藏青爲肝赤爲心白爲肺黃爲脾黑爲腎肝合筋心合脈肺合皮脾合肉腎合骨也

【衛氣失常】色起兩眉薄澤者病扗皮膚色青黃赤白黑者病扗肌肉營氣濡然者病扗血氣目色青黃赤白黑者病扗筋耳焦枯受塵垢病扗骨

【論疾診尺】余欲無視色持脈獨調其尺以言其病從外知內

爲之奈何。岐伯曰。審其尺之緩急小大滑濇。（謂尺之皮膚）肉之堅脆。而病形定矣。視人之目窠上微擁。（同壅腫也）如新臥起狀。其頸脈動。（卽人迎脈）時欬。按其手足上。窅而不起者。（窅同窈沈陷也）風水膚脹也。尺膚滑其淖澤者。風也。尺肉弱者。解㑊安臥。（素問善食而瘦謂之食亦解㑊之義當是此）脕肉者。（脕音問豔也）寒熱不治。尺膚滑而澤脂者。風也。尺膚濇者。風痺也。尺膚粗如枯魚之鱗者。水泆飲也。（泆通溢津不行於膚則停爲溢飲）尺膚熱甚。脈盛躁者。病溫也。其脈盛而滑者。病且出也。尺膚寒。其脈

難經　卷二　十三難　七

小者。泄。少氣。尺膚炬然。（炬音巨）先熱後寒者。寒熱也。尺膚先寒。久大之而熱者。（大當作徐）亦寒熱也。（凡惡寒發熱皆名寒熱）肘所獨熱者。腰以上熱。（曲池以上爲肘）手所獨熱者。腰以下熱。（手所臂也）（曲池以下爲臂）肘前獨熱者。膺前熱。肘後獨熱者。肩背熱。臂中獨熱者。腰腹熱。肘後麤（同粗）以下三四寸熱者。腸中有蟲。掌中熱者。腹中熱。掌中寒者。腹中寒。魚上白肉有青血脈者。胃中有寒。尺炬然熱。人迎大者。當奪血。尺堅大脈小甚。少氣。悗有加。（悗音悶）立死。

（素問五藏生成論）色見青如草茲者死。（茲通滋）黃如枳實者死。黑如炲者死。（炲音台烟煤也）赤如衃血者死。（衃音杯）白如枯骨者死。此五色之見死也。青如翠羽者生。赤如雞冠者生。黃如蟹腹者生。白如豕膏者生。黑如烏羽者生。此五色之見生也。（色宜明不宜晦）生於心。如以縞裹朱。（縞素練）生於肺。如以縞裹紅。生於肝。如以縞裹紺。生於脾。如以縞裹栝樓實。生於腎。如以縞裹紫。此五藏所生之外榮也。（色宜斂不宜露）色味當五藏。白當肺辛。赤當心苦。青當肝酸。黃當脾甘。黑當

難經　卷二　十三難　八

腎鹹。故白當皮。赤當脈。青當筋。黃當肉。黑當骨。○夫脈之大小滑濇浮沈。可以指別。五藏之象。可以類推。五藏相音。可以意識。五色微診。可以目察。能合色脈。可以萬全。○凡相五色之奇脈。面黃目青。面黃目赤。面黃目白。面黃目黑者。皆不死也。（有黃色相參則有胃氣亦如脈宜和緩也）面青目赤。面赤目白。面青目黑。面黑目白。面赤目青。皆死也。

（移精變氣論）色脈者。上帝之所貴也。（上古帝王）先師之所傳也。（卽僦貸季古人名在岐伯前）上古使僦貸季。理色脈而通神明。合之金

木水火土四時八風六合不離其常變化相移以觀其
妙以知其要欲知其要則色脈是矣色以應日陽氣所應日有
變化脈以應月陰血所應四時不同
玉版論要篇五色脈變揆度奇恒道在于一神轉不回回則
不轉乃失其機一卽神也八正神明論曰血氣者人之神是也轉流動也回邪僻也○容
色見上下左右各在其要其色見淺者湯液主治十日
已其見深者必齊主治二十一日已齊通劑其見大深者
醪酒主治百日已色夭面脫不治○色見上下左右各

在其要上爲逆色見上則病甚下爲從色見下則病衰女子右爲逆女子
色見右爲重陰左爲從陰人得陽以和之男子左爲逆男子色見左爲重陽右爲
從陽人得陰以和之易衍文重陽死重陰死陰陽反他當作施字治在
權衡相奪奇恒事也言奇病揆度事也度其淺深上下左右
脈要精微論夫精明五色者氣之華也赤欲如白裹朱不欲
如赭白欲如鵝羽不欲如鹽青欲如蒼璧之澤不欲如
藍黃欲如羅裹雄黃不欲如黃土黑欲如重漆色不欲
如地蒼

平人氣象論臂多青脈曰脫血臂卽尺之皮膚尺脈緩濇謂之解㑊
安臥詳前脈盛上脫尺熱二字謂之脫血氣偏盛尺濇尺之皮膚脈滑寸口
謂之多汗尺寒尺之皮膚脈細寸口謂之後泄脈尺麤常熱者
當作脈麤尺常熱者謂之熱中此段正與靈樞診尺之法相同是尺卽尺之皮膚脈卽寸口也玩首
句臂字下文尺寒常熱等字其義甚明馬蒔俱作尺部脈解大誤
案此章兼參病能之診與內經視色持脈調尺之法
同此更從色中推出聲臭味是視色之所該者甚廣
然則調尺之法其所該者亦必廣如內經形氣諸論

是也更有陰陽五態及觀人勇怯諸法因條論繁多
不能備錄假令二段僅言色脈而不及聲臭味正欲
學者隅反而已滑伯仁疑爲闕文則太泥矣後世醫
家不知調尺爲何事皆指尺脈爲解可發一笑

十四難

十四難曰脈有損至何謂也然至之脈一呼再至曰平三至曰離經四至曰奪精五至曰死六至曰命絕此至之脈也何謂損一呼一至曰離經再呼一至曰奪精三呼一至曰死四呼一至曰命絕此損之脈也至脈從下上損脈從上下也

損減也卽遲脈至極也卽數脈一呼再至卽一息四至也離叛也經者陰陽之隧道奪盡也精者陰陽之

血氣離經者或陰勝陽或陽勝陰不相附也奪精者或孤陽無陰或獨陰無陽也一呼四至五至則孤陽不能復留三呼四呼一至則獨陰不能復存故皆主死五臟心肺爲陽居上肝腎爲陰居下至脈爲陽盛陰衰故從下而上損脈爲陰盛陽衰故從上而下以上總論損至之脈也

損脈之爲病奈何然一損損於皮毛皮聚而毛落二損損於血脈血脈虛少不能榮於五藏六府三損損於肌肉肌肉消瘦飲食不能爲肌膚四損損於筋筋緩不能自收持五損損於骨骨痿不能起於牀反此者至於收病也（當作至脈之病也於收二字蓋傳寫之譌）從上下者骨痿不能起於牀者死從下上者皮聚而毛落者死

此從五臟所合而定損至之證皆內因也損自上而下至自下而上故曰反此

治損之法奈何然損其肺者益其氣損其心者調其榮衛損其皮者調其飲食適其寒溫損其肝者緩其中損

其腎者益其精此治損之大法也（衛字疑衍）

肺主氣心主榮脈脾主飲食起居緩中者卽肝苦急急食甘以緩之也精者腎之所藏也以上言損脈治法而至脈不言者蓋內因以至脈爲重也

脈有一呼再至一吸再至有一呼三至一吸三至有一呼四至一吸四至有一呼五至一吸五至有一呼六至一吸六至有一呼一至一吸一至有再呼一至再吸一至有呼吸再至脈來如此何以別知其病也

前是論內因自此以下專論外因故重述爲問滑伯仁謂爲衍文

然脈來一呼再至一吸再至不大不小曰平一呼三至一吸三至爲適得病前大後小卽頭痛目眩前小後大卽胸滿短氣一呼四至一吸四至病欲甚脈洪大者苦煩熱沈細者腹中痛滑者傷熱濇者中霧露一呼五至一吸五至其人當困沈細夜加浮大晝加不大不小雖困可治其有小大者爲難治一呼六至一吸六至爲死

脈也沈細夜死浮大晝死下中字去聲

不大不小脈有胃氣也適初也前大寸盛也寸候陽經故病在頭後大尺盛也尺候陰經故病在胸欲甚者病進也洪大浮滑陽脈也沈細濇陰脈也煩滿傷熱陽邪也腹痛霧露陰邪也皆舉外因數病以爲例其有小大難治者脈無胃氣也一呼六至則一息十二至躁急已極卽散脈也此言至脈外因之證

一呼一至一吸一至名曰損人雖能行猶當著牀所以然者血氣皆不足故也再呼一至再吸一至呼吸再至名曰無魂無魂者當死也人雖能行名曰行尸

此言損脈外因之證損則正氣已奪雖輕邪亦不能受故不復言病蓋外因以損脈爲重也

上部有脈下部無脈其人當吐不吐者死上部無脈下部有脈雖困無能爲害所以然者譬如人之有尺譬如二字當在尺字之下樹之有根枝葉雖枯槁根本將自生脈有根本人有元氣故知不死此一節當另是一章

其人當吐言惟吐者方有此病脈也不吐者死言無病或他病皆不可見此脈也雖困無害則無病者更無害矣脈本從胸走手必先尺而後寸故以尺爲根元氣卽衝脈此十二經之海天癸之源也詳十九難

脈動攷

素問平人氣象論人一呼脈再動一吸脈亦再動呼吸定息脈五動閏以太息命曰平人太息卽定息也閏者奇零所積如歲餘成閏也難經專以呼吸言故以四至爲平內經是兼太息言故以五至爲平其實五至必積二三息而始有亦如三歲一閏五歲

再閏也後人乃以五至分配五臟何耶平人者不病也常以不病調病人醫不病故爲病人平息以調之爲法人一呼脈一動一吸脈一動曰少氣此卽損脈人一呼脈三動一吸脈三動而躁尺熱曰病溫尺不熱脈滑曰病風濇曰痺尺謂尺之皮膚也人一呼脈四動以上曰死此卽至脈脈絕不至曰死乍疎乍數曰死

案此章是從息數脈體決死生之法其大旨分爲二段首節至三節爲一段專言內因內因爲本氣自病

有陽虛生外寒則損之從上下也有陰虛生內熱則至之從下上也四節至六節爲一段專言外因外因爲六淫之邪邪氣盛則實卽至脈也精氣奪則虛卽損脈也內因至脈一呼五至卽曰死外因至脈則一呼五至而猶可治內因損脈三呼一至方曰死外因損脈則再呼一至卽曰離魂可知內因以至脈爲重外因以損脈爲重故前段內因之證於損脈中詳治法而至脈不言後段外因之證於至脈中詳淺深而損脈不言也惟是適得病之頭痛胸滿竝不輕於煩滿腹痛病欲甚之傷熱中霧露豈無適得之始可見古人論證只畧舉數端觸類旁通存乎人耳叔和脈經亦錄此章又附扁鵲言於後謂一息五動二十息百動爲一備之氣脈行丈二尺過此爲至不及爲損又引岐伯曰脈失四時者爲至啟至啟者損至之脈也大損三十歲中損二十歲小損十歲今考一備之氣與經脈行度不合內經亦竝無至啟名目此皆厖

雜附會之談故不錄

上下脈攷

靈樞動輸氣之過于寸口也氣謂脈氣上十焉息從尺澤至寸脈前凡十寸故曰上十言寸部之上何以止息不見也馬蒔云上之從息而行可擬十分非是下八焉伏從尺澤至尺脈後凡八寸故曰下八言尺部之下何所伏而來也馬蒔云下之伏於臟內可擬八分非是何道從還從何處復還而動不知其極曰氣之離藏也從肺臟來卒然如弓弩之發卒音猝如水之下岸此答下八焉伏句言從臟走手其行甚迅可見下部無脈上部有脈亦氣行太迅也上於魚以同已反衰句其餘氣衰句散以逆

上交手陽明從手走頭故曰逆上故其行微此答上十焉息句○足少陰何因而動曰衝脈者十二經之海也爲血海與少陰之大絡大鍾穴起於腎下出於氣街陽明經穴夾臍相去四寸鼠鼷上一寸循陰股內廉邪入膕中邪通斜膕音國膝後曲處循脛骨內廉竝少陰之經下入內踝之後太谿穴有動脈可診故取以察衝脈入足下湧泉穴其別者邪入踝出屬跗上足面入大指之間注諸絡以溫足脛此脈之常動者也卽太谿穴動脈[案]十二經脈及兩蹻督任皆相接循環內經取手太陰動脈以候營血則凡營血之盛於三陰者皆可知此氣口所以候陰也取足陽明動脈以候衝氣則凡衝氣之盛於三陽者

皆可知此人迎所以候陽也二者已詳三難矣若衝爲血海竝不與十二經相爲循環但與少陰大絡下行太谿是以諸篇皆言衝脈上行惟此篇及順逆肥瘦論則獨言衝脈下行也

[順逆肥瘦]夫衝脈者五藏六府之海也五藏六府皆稟焉所以必有診衝之法其上者出于頏顙滲諸陽灌諸精三陽經營血行於上焦者皆取給於衝脈其下者注少陰之大絡出于氣街循陰股內廉入膕中伏行骭骨內骭音行足脛下至內踝之後太谿穴本少陰動脈因衝脈竝少陰下行故取此以診衝脈屬而別足三陰經皆從足走腹獨少陰之大絡繞而下行正以衝脈入腎之大絡與之竝行雖經屬少陰而絡則別也其下者竝於少陰之經滲三陰三陰經營血行於下焦者亦取給於衝脈其前者伏行出跗屬下循跗入大指間滲諸絡而溫肌肉諸絡營血亦取給於衝脈故別絡結有病邪相結則跗上不動跗上脈卽太谿不動則厥厥則寒矣卽逆冷也此內經診衝之法在少陰太谿曰何以明之其診在足恐人不肯曰以言導之喩以禍福切而驗之察其動否其非必動若無邪結其脈必動然後乃可以明逆順之行也

[仲景平脈]少陰脈弱而濇弱者微煩濇者厥逆○少陰脈不至腎氣微少精血奔氣促迫上入胸膈宗氣反聚血結

心下陽氣退下熱歸陰股與陰相動令身不仁此爲尸厥號太子病卽此此二條在太谿穴取診亦察衝脈之法也仲景又有趺陽診胃之法此難經所無

[李東垣曰]下部無脈此木鬱也飲食過飽塡塞胸中太陰之分而春陽之令不得上行是爲木鬱木鬱則達之謂吐之是也[案]此論大誤如果木鬱不得上行太陰塡塞亦當上部無脈何至下部無脈況本經明言尺如樹之根既無尺脈則吐法當禁乃謂吐之爲是是氣已上越者又從而甚之何其謬妄至於如此後人見其著作繁多反稱爲大家無怪醫書愈多醫術愈僞也

[案]叔和脈經備錄損至全文竝無末節故知另是一

章被後人錯併於此此章是診衝脈之法衝爲十二經血海天癸之源內經原附診於少陰之太谿穴難經則附診於寸口之尺部以寸口本屬陰經而尺部又主三陰之候是以寸口不能候衝陽之脫（詳八難）反能察衝脈之絕與女子尺盛之義相同（詳十九難）夫脈本營血隨宗氣而行相貫循環何以上下有無頓異耶蓋氣行疾而先於血故恆盛於寸血行徐而後於氣故恆盛於尺上部有而下部無者乃氣到而血不到

如彈丸飛擊但見著物而不見所自來所謂如弩之發也血不到則衝脈絕矣故死然有吐反只爲病脈者以宗氣寄於胃之大絡吐則激動宗氣上行迅急營血不及相隨亦能下部無脈究與衝脈竭絕者不同也若上部無而下部有是衝源未絕不過宗氣衰薄如弱弓發矢不能遠到耳可知衝脈之關係甚重素問曰形氣有餘脈氣不足者死亦此義也如東垣所論不但內景不明併且文理欠通矣

十五難

十五難曰經言春脈弦夏脈鉤秋脈毛冬脈石是王脈耶將病脈也然弦鉤毛石者四時之脈也春脈弦者肝東方木也萬物始生未有枝葉故其脈之來濡弱而長故曰弦夏脈鉤者心南方火也萬物之所茂垂枝布葉皆下曲而鉤故其脈之來（此處脫來字）疾去遲故曰鉤秋脈毛者肺西方金也萬物之所終草木華葉皆秋而落其枝獨在若毫毛也故其脈之來輕虛以浮故曰毛冬脈

石者腎北方水也萬物之所藏也盛冬之時水凝如石故其脈之來沈濡而滑故曰石此四時之脈也（王去聲藏平聲）

弦象筋之伸鉤象血之潮毛象皮之淺石象骨之實此五臟所應也弦象條達鉤象盛大毛象蕭條石象蟄藏此四時所應也

如有變奈何

變者異於常也

然春脈弦反者爲病何謂反然其氣來實強是謂太過

病在外氣來虛微是謂不及病在內氣來厭厭聶聶如循榆葉曰平益實而滑如循長竿曰病急而勁益強如新張弓弦曰死春脈微弦曰平弦多胃氣少曰病但弦無胃氣曰死春以胃氣爲本厭平聲

外者春溫風淫外邪也內者肝膽本氣自病也厭厭小弱貌聶聶柔緩貌榆葉葉中微有脊也勁有力也實強四句是分內外病脈厭厭九句是分平病死三脈微弦四句是釋上文以明胃氣也下倣此

夏脈鉤反者爲病何謂反然其氣來實強是謂太過病在外氣來虛微是謂不及病在內其脈來累累如環如循琅玕曰平來而益數如雞舉足者曰病前曲後居如操帶鉤曰死夏脈微鉤曰平鉤多胃氣少曰病但鉤無胃氣曰死夏以胃氣爲本數入聲居去聲通倨

外者暑火熱淫外邪也內者心小腸心包三焦本氣自病也累累相貫也如環者鉤而渾其跡也琅玕玉之似珠者也雞舉足者卷距也倨高也

秋脈毛反者爲病何謂反然其氣來實強是謂太過病在外氣來虛微是謂不及病在內其脈來藹藹如車蓋按之益大曰平不上不下如循雞羽曰病按之蕭索如風吹毛曰死秋脈微毛曰平毛多胃氣少曰病但毛無胃氣曰死秋以胃氣爲本

外者燥淫外邪也內者肺大腸本氣自病也藹藹輕揚貌車蓋羃車之器也益大者按之有根也不上不下澁甚也雞羽者按之輭也蕭索者按之空也

冬脈石反者爲病何謂反然其氣來實強是謂太過病在外氣來虛微是謂不及病在內脈來上大下兌濡滑如雀之喙曰平啄啄連屬其中微曲曰病來如解索去如彈石曰死冬脈微石曰平石多胃氣少曰病但石無胃氣曰死冬以胃氣爲本兌當作銳

外者寒淫外邪也內者腎膀胱本氣自病也上大按之濡也下銳雀喙皆來實之意啄啄微曲內經所謂喘喘如鉤也解發也解索彈石皆擊搏有力也

胃者水穀之海主稟四時皆以胃氣爲本是謂四時之變病死生之要會也稟通廩

水該所飲者言穀該所食者言皆人所資生不可一日無者也主稟內經所謂倉廩之官也凡人有胃氣則生無胃氣則死故曰要會

脾者中州也其平和不可得見衰乃見耳來如雀之啄如水之下漏是脾衰之見也

脾居中央爲胃行其津液以澮四旁故曰中州衰乃

見者脾敗則胃氣不行營血失澮故脈動不匀也下漏卽屋漏也皆動止斷續之意

四時胃氣攷

素問脈要精微論 萬物之外六合之內天地之變陰陽之應彼春之暖爲夏之暑彼秋之忿爲冬之怒四變之動脈與之上下天食人以五氣是生宗氣宗氣行於脈中故能與時上下以春應中規輕柔無稜如規之圓夏應中矩盛滿外充如矩之方秋應中衡浮毛匀正如衡之平冬應中權沈石重墜如權之垂是故冬至四十五日陽氣微上陰氣微下

夏至四十五日陰氣微上陽氣微下陰陽進退而成四時者氣也人在天地氣交之中故脈亦應之陰陽有時與脈爲期期而相失知脈所分分之有期故知死時微妙在脈不可不察察之有紀從陰陽始始之有經從五行生生之有度四時爲宜補寫勿失與天地如一○是故持脈有道虛靜爲保古通寶春日浮如魚之遊在波其氣升而未全出也夏日在膚泛泛乎萬物有餘氣全出矣秋日下膚蟄蟲將去其氣將斂冬日在骨蟄蟲周密君子居室其氣潛藏故曰知內者按而紀之內以察其脈知外

者終而始之外以察其色此六者持脈之大法

平人氣象論 平人之常氣稟于胃人無胃氣曰逆春胃微弦曰平弦多胃少曰肝病但弦無胃曰死胃而有毛曰秋病脈見相勝至其時必病下倣此毛甚曰今病不能待其時矣下倣此藏眞散於肝弦爲肝臟眞氣所散見肝藏筋膜之氣也十二藏之重夏胃微鉤曰平鉤多胃少曰心病但鉤無胃曰死胃而有石曰冬病石甚曰今病藏眞通于心鉤爲心臟眞氣所通達心藏血脈之氣也六藏之重長夏胃微耎弱曰平耎同軟弱多胃少曰脾病但

代無胃曰死代是時動時止即雀啄屋漏脈耎弱有石曰冬病弱甚曰今病馬蒔曰弱甚當作石甚藏眞濡于脾耎弱爲脾臟眞氣所濡溉脾藏肌肉之氣也九菽之重耎弱非謂無力也乃脈動從容不至於代耳秋胃微毛曰平毛多胃少曰肺病但毛無胃曰死毛而有弦曰春病弦甚曰今病藏眞高于肺毛爲肺臟眞氣居高治下即三菽之重以行營衛陰陽也寸口本手太陰肺經脈特取此以候營衛陰陽之應故云冬胃微石曰平石多胃少曰腎病但石無胃曰死石而有鉤曰夏病鉤甚曰今病藏眞下于腎石爲腎臟眞氣所下行腎藏骨髓之氣也按之至骨

也案肝之毛甚心之石甚以彼勝我而言脾之石甚肺之弦甚腎之鉤甚以我勝彼而言皆對舉之互文也由是推之則肝有耎甚心有毛甚脾有弦甚肺有鉤甚腎有耎甚皆可隅反難經專論四時旺脈故無脾脈內經兼論寸口藏位故有脾脈曰以行營衛陰陽明是指寸口取診行者察其行也亦猶察尺之皮膚不曰診尺而曰調尺也觀筋膜血脈肌肉骨髓之氣四句明是用浮沈淺深定五臟脈位與五難輕重菽數相同

〇胃之大絡名曰虛里注淵液下三寸靈樞稱脾之大絡名大包穴詳二十六難貫鬲絡肺呼吸宗氣與脈中營血並朝於肺出于左乳下故知宗氣與營血並行脈中必從左起詳一難二十三難其動應衣左乳外旁下有動脈可見脈宗氣也脈中宗氣從此發源靈樞所謂其大氣之摶而不行者積于胸中命曰氣海也詳一難盛喘數絕者則病在中宗氣太盛則爲病結而橫有積矣宗氣壅阻則爲積凡痰飲證多在此絕不至曰死人無宗氣則無呼吸乳之下其動應衣宗氣泄也泄猶現也言宗氣至此始發現以補釋上文案內經論胃氣忽插入此段馬蒔指爲胃氣非也乃補論脈中宗氣耳宗氣是呼吸所生所謂天食人以五氣也其養於臟而見於脈者爲弦鉤毛石諸象胃氣乃水穀所生所謂地食人以五味也其養於臟而注於脈者爲和緩二者正自不同

〇人以水穀爲本故人絕水穀則死脈無胃氣亦死水穀不能生營血即是無胃氣所謂無胃氣者但得真臟脈宗氣獨現爲真臟脈不得胃氣也無營血也所謂不得胃氣者肝不弦腎不石也舉二臟以概其餘當云肝不微弦腎不微石蓋省文也〇

夫平心脈來累累如連珠如循琅玕鉤而泯其跡曰心平夏以胃氣爲本病心脈來喘喘連屬其中微曲曰心病死心脈來前曲後居音倨如操帶鉤曰心死平肺脈來厭厭聶聶如落榆莢榆莢雖輕蒂地則實曰肺平秋以胃氣爲本病肺脈來不上不下如循雞羽曰肺病死肺脈來如物之浮如風吹毛曰肺死平肝脈來耎弱招招迢迢如揭長竿末梢言其柔也曰肝平春以胃氣爲本病肝脈來盈實而滑如循長竿曰肝病死肝脈來急益勁如新張弓弦曰肝死

平脾脈來和柔相離從容不迫如雞踐地步履輕匀曰脾平長夏以胃氣爲本病脾脈來實而盈數迫促也如雞舉足其狀如跛曰脾病死脾脈來銳堅如烏之喙啄物有力然亦時止如烏之距鳥不善走行則雀躍如屋之漏如水之流流當作滴謂斷續不定也此即代脈曰脾死平腎脈來喘喘累累如鉤石而柔也按之而堅沈也曰腎平冬以胃氣爲本病腎脈來如引葛逼指也按之益堅不爲指屈曰腎病死腎脈來發如奪索辟辟如彈石辟音偪曰腎死

玉機真藏論

春脈如弦春脈者肝也東方木也萬物之所以

始生也故其氣來耎弱輕虛而滑端直以長故曰弦反此者病何如而反其氣來實而強此謂太過病在外其氣來不實而微此謂不及病在中內也下同太過則令人善忘馬蒔注忘當作怒忽忽眩冒而巔疾其不及則令人胸痛引背下則兩脇胠滿胠音區○夏脈如鉤夏脈者心也南方火也萬物之所以盛長也故其氣來盛去衰故曰鉤反此者病何如而反其氣來盛去亦盛此爲太過病在外其氣來不盛去反盛此爲不及病在中太過則令人身熱而膚痛爲浸淫其不及則令人煩心上見欬唾下爲氣泄○秋脈如浮即毛秋脈者肺也西方金也萬物之所以收成也故其氣來輕虛以浮來急去散故曰浮反此者病何如而反其氣來毛而中央堅兩傍虛此謂太過病在外其氣來毛而微此爲不及病在中太過則令人逆氣而背痛慍慍然不舒也其不及則令人喘呼吸少氣而欬上氣見血下聞病音呻吟○冬脈如營馬蒔注如將之守營內而不出冬脈者腎也北方水也萬物之所以合藏也藏平聲故

其氣來沈以搏即石故曰營反此者病何如而反其氣來如彈石者此謂太過病在外其去如數者此謂不及病在中太過則令人解㑊詳十三難脊脈痛而少氣不欲言其不及則令人心懸如病飢眇中清眇音渺在季脇下軟處清冷也脊中痛少腹滿小便變○脾脈者土也孤藏以灌四傍者也善者不可得見惡者可見其來如水之流者流當作滴此謂太過病在外如烏之喙者此謂不及病在中太過則令人四肢不舉其不及則令人九竅不通未詳名曰重強脾病

則胃氣不行真藏脈見故重強○真肝脈至中外急如循刀刃責責然堅勁貌如按琴瑟弦色青白不澤毛折乃死衛陽散也下同真心脈至堅而搏如循薏苡子累累然色赤黑不澤毛折乃死真腎脈至大而虛如以毛羽中人膚中去聲色白赤不澤毛折乃死真腎脈至搏而絕如指彈石辟辟然色黑黃不澤毛折乃死真脾脈至弱而乍數乍疏即代脈色黃青不澤毛折乃死○五臟者皆稟氣于胃胃者五臟之本也藏氣者即宗氣不能自致于手太陰必因于胃氣即營

血乃至于手太陰也故五臟各以其時自爲營血隨宗氣而後有四時平脈之別而至于手太陰也故邪氣勝者宗氣本乎天之五氣即六淫之邪精氣衰也營血本乎地之五味即水穀之精故病甚者胃氣不能與之俱至于手太陰營血不行故真臟之氣獨見宗氣偏盛獨見者病勝臟也故曰死與形氣有餘脈氣不足者死同義

太陰陽明論脾病而四支不用何也支通肢四支皆稟氣于胃而不得至經必因于脾乃得稟也脾主散精今脾病不能爲胃行其津液四支不得稟水穀氣氣日以衰脈道不利筋骨肌肉皆無氣以生故不用焉脾不主時何也脾者土也治中央常以四時長四藏各十八日寄治土寄旺於四季不得獨主于時也脾藏者常著無時不用故曰常著胃土之精也土者生萬物而法天地故上下至頭足行於諸經不可須臾離此釋常著之義不得主時也脾與胃以膜相連耳而能爲之行其津液何也太陰者三陰也厥陰爲一陰少陰爲二陰太陰爲三陰其脈貫胃屬脾絡嗌故太陰爲之行氣于三陰脾爲胃行氣於太陰少陰厥陰陽明表也與太陰相表裏五藏六府之海也亦爲之行氣于三

陽胃行氣於太陽少陽陽明藏府各因其經藏因陰經府因陽經而受氣于陽明水穀之海故爲胃行其津液四支不得稟水穀氣日以益衰陰道不利營血爲陰故不用焉

案此章是臟氣部位中之平脈也蓋脈本營血隨宗氣而動宗氣生於呼吸所謂天食人以五氣也五氣應於四時爲春風夏熱秋燥冬寒宗氣應於四時爲春弦夏鉤秋毛冬石以宗氣本乎天氣天氣遞禪故宗氣亦遞禪也若胃氣乃水穀地氣所生所謂地食

人以五味也其精專者爲營血行於脈中有常而不變故與宗氣相融反將肝弦心鉤肺毛腎石之象泯其跡而爲微弦微鉤微毛微石故曰胃氣也病拄外者五氣太過爲六淫之邪病拄內者五氣不及爲臟氣失治此專言宗氣之虛實故不曰脈來而曰氣來內經插入大絡爲脈宗氣一段即補論脈中宗氣耳蓋宗氣竝營血行於脈中即從此發源也有胃曰平胃少曰病無胃曰死此方言胃氣之有無試觀平人閉其呼吸則立斃是無天氣也絕其水穀則飢死是無地氣也可知宗氣胃氣判然不同矣五臟脈位有脾而四時旺脈脾反不見然胃氣和平即是脾之旺脈特以四時各布其令人所易知惟坤厚載物之功反以習見而忘之殆亦如耕田鑿井者不知有帝力云爾

十六難

十六難曰脈有三部九候有陰陽有輕重有六十首一脈變爲四時離聖人久遠各自是其法何以別之

九候浮中沈也詳十八難陰陽尺寸也詳三難輕重菽數也詳五難六十首微甚也詳十難一脈變四時王脈平脈也詳十五難自是其法謂診脈之法傳派不同也

然是其病有內外證

證者病之所見乃審治之所憑也各家診法雖不同

然證之以其所病則是非明矣

其病爲之奈何然假令得肝脈其外證善潔面青善怒其內證齊左有動氣按之牢若痛其病四肢滿閉淋溲便難轉筋有是者肝也無是者非也齊通臍下同

得肝脈者或十二菽而急甚或非春而脈弦該諸診法而言也下倣此善潔者肝與膽合爲清淨之府也臍左者肝部於左也四肢滿閉者風淫末疾也淋溲便難者足厥陰肝脈循陰器也

假令得心脈其外證面赤口乾喜笑其內證齊上有動氣按之牢若痛其病煩心心痛掌中熱而啘有是者心也無是者非也（啘音拙）

臍上者心位於上也掌中者手厥陰心包經脈所行也心不受邪受邪者惟心包耳啘乾嘔也所謂諸逆衝上皆屬於火也

假令得脾脈其外證面黃善噫善思善味其內證當齊有動氣按之牢若痛其病腹脹滿食不消體重節痛怠

惰嗜臥四肢不收有是者脾也無是者非也

靈樞曰寒氣客于胃厥逆從下上散復出于胃故爲噫怠惰者所謂脾病而四肢不用也

假令得肺脈其外證面白善嚏悲愁不樂欲哭其內證齊右有動氣按之牢若痛其病喘欬洒淅寒熱有是者肺也無是者非也

靈樞曰陽氣和利滿于心出于鼻故爲嚏臍右者肺藏於右也洒淅寒熱肺主皮毛也

假令得腎脈其外證面黑善恐欠其內證齊下有動氣按之牢若痛其病逆氣小腹急痛泄如下重足脛寒而逆有是者腎也無是者非也（如當作而）

靈樞曰陰者主夜夜者臥陰氣積于下陽氣未盡陽引而上陰引而下陰陽相引故數欠臍下者腎居於下也

各是其法攷

（素問脈要精微論）診法常以平旦陰氣未動（營血未勞）陽氣未散（衛氣

未耗）飲食未進經脈未盛絡脈調勻氣血未亂故乃可診有過之脈（惟診平人則然若診病人則陰陽血氣已亂且急不及待豈能拘此）○心脈搏堅而長（有餘）當病舌卷不能言（舌爲心竅左寸外以候心）其耎而散者（不足）當消環自已（王冰註謂消散周環一時自愈其說太晦消環當是病名左寸內以候膻中）肺脈搏堅而長當病唾血（右寸內以候胸中）其耎而散者當病灌汗至令不復散發也（肺主皮毛汗時灌浴邪不得出右寸外以候肺）肝脈搏堅而長色不青當病墜若搏（即蹪撲）因血在脇下令人喘逆（左關內以候鬲）其耎而散色澤者當病溢飲溢飲者渴暴多

飲而易入肌皮腸胃之外也（水停不化乃膀胱病與肝無涉色澤以下五句當在腎脈下下文當病少血二句當在此蓋錯簡也左關外以候肝）胃脈搏堅而長其色赤當病折髀（音俾股內也痿論曰陽明虛則宗筋縱帶脈不引故足痿不用）其耎而散者當病食痺（痺論曰風寒溼中其俞而飲食應之右關外以候胃）脾脈搏堅而長其色黃當病少氣（脾不爲胃行津）其耎而散色不澤者當病足胻腫若水狀也（脾主四肢右關內以候脾）腎脈搏堅而長其色黃而赤者當病折腰（兩尺外以候腎）其耎而散者當病少血至令不復也（血不復生此條當在肝脈下上溢飲一條當在此爲兩尺內以候腹中法以上分論左右三部蓋亦畧舉數端）

○尺內兩傍（兩尺脈）則季脅也（脅骨盡處尺主下焦）尺外以候腎（外謂軀殼外也下同足少陰經）尺裏以候腹（裏謂軀殼內也下同腹中裏病如腎藏膀胱大腸小腸腑皆在腹中）中附上（卽關脈內經無關名故云）左外以候肝（足厥陰經）內以候鬲（同膈膈中內病如肝臟膽腑皆在膈）右外以候胃（足陽明經足太陰經同診）內以候脾（脾臟內病胃腑同診）上附上（卽寸脈）右外以候肺（手太陰經）內以候胸中（胸中內病如肺臟與胸喉是也）左外以候心（手少陰經手厥陰經）內以候膻中（膻中內病如心臟心包絡宗氣是也宗氣積於膻中）前以候前（脈以寸爲前經絡以手經爲前此中明寸部右外候肺左外候心之義馬蒔謂左手人迎非是）後以候後（脈以關尺爲後經絡以足經爲

後此申明左關外候肝右關外候胃兩尺候腎之義馬蒔謂右手氣口非是）上竟上者（寸主上焦）胸喉中事也（此申明寸部右內候胸中左內候膻中之義乃候上病法）下竟下者（尺主下焦）少腹腰股膝脛足中事也（此申明尺內候腹中之義乃候下病法其中附上左內候鬲右內候脾之義則未言蓋省文耳十八難三部之義頗同此）推而外之內而不外（沈而不浮）有心腹積也（候胸膈裏證法）推而內之外而不內（浮而不沈）身有熱也（候諸經表證法）推而上之上而不下（氣上而不下則尺衰）腰足清也（清冷也候陰病法）推而下之下而不上（氣下而不上則寸衰）頭項痛也（候陽病法甲乙經作推而上之下而不上腰足清也推而下之上而不下頭項痛也正可補內經之義蓋內經

是從脈衰處斷病甲乙經是脈盛處斷病也諸證皆畧舉一隅其實裏證不止心腹積表證不止身有熱陰病不止腰足清陽病不止頭項痛是在人之隅反）按之至骨脈氣少者腰脊痛而身有痺也（此段與上文不屬必另是一段專論菽數輕重之法特脫落肺心脾肝四節耳素內經原無尺寸臟位之法僅素問有此一段亦與後世所定絕不相同其所謂外以候心肝肺腎者乃指軀殼外之經病而言左寸外候心經心包絡卽在其中以心經不受邪受邪者皆心包絡也其所謂內以候腹膈胸中膻中者乃指軀殼內之臟腑而言胸中卽是膻中特互舉以成文耳右關內候脾臟而胃府卽在其中蓋脾與胃以膜相連也肺心心包絡三經皆屬手經手經行於身半以上故其候在寸所謂前以候前也肝脾腎三經皆屬足經足經行於身半以下故其候在關尺所謂後以候後也心肝居左脾肺居右者蓋十二經脈原從左孔下

胃之大絡發源必先行左十二經後行右十二經左先為春生夏長之氣故用以候心肝所屬之經右後為秋收冬藏之氣故用以候肺脾所屬之經脾胃亦居右者萬物歸土之義兩尺居下為極陰之位故皆用以候腎所屬之經此所以候經脈之氣竝非五臟六腑所居之位凡內經所言心肝脾肺腎多指經脈而言故皆曰外也惟胸中膻中及膈腹乃始為臟腑所居之位故皆曰內也內外二字本自明白王冰注外謂外側內謂內側是一脈剖作二條矣李士材云外謂前半部內謂後半部是三部截為六段矣此皆臆說也

仲景平脈　脈有三部陰陽相乘詳三難榮衛血氣在人體躬呼吸出入上下於中呼吸生宗氣因息遊布津液流通息即宗氣津液即營血營血隨宗氣而行隨時動作效象形容春弦秋浮冬沈夏洪

宗氣本呼吸天氣所生天氣隨四時而變故宗氣之應於脈亦隨四時而變察色觀脈大小不同脈有三部尺寸及關榮衛流行不失衡銓平也腎沈心洪肺浮肝弦此自經常不失銖分出入升降漏刻周旋水下二刻一周循環當復寸口虛實見焉十二經脈皆歷寸口詳一難○脈者人以指按之如三菽之重者肺氣也如六菽之重者心氣也如九菽之重者脾氣也如十二菽之重者肝氣也按之至骨者腎氣也可見寸口非五臟所居之位乃五臟所應之氣耳五臟之氣各注於其所合而遞歷於寸口故淺深不同假令下利寸口關上尺中悉不見脈然尺中時一小見脈再舉頭者腎氣也若見損脈來至為難治舉腎脈為例則餘可類推案仲景為漢時人其診脈只有尺寸菽數之法竝無左右分位之說其說皆起自晉人耳

王叔和脈經　肝心出左脾肺出右腎與命門俱出尺部內經兩尺皆屬腎今忽扯入命門作對蓋因難經謂右腎為命門耳殊不知命門乃五臟所從出豈可與五臟同列魂魄穀神皆見寸口想是胃氣左主司官右豈無官右主司府左豈無府左大順男右大順女鄙夫村嫗之談遍攷諸經竝無此說關前一分人命之主左為人迎右為氣口人迎是陽明脈故以候三陽氣口是太陰脈故以候三陰

今乃以左右分之豈左手為三陽右手為三陰歟神門決斷兩在關後神門是手少陰心經穴與關後何涉人無二脈病死不愈大言恐嚇○心部在左手關前寸口是也即手少陰經與手太陽為表裏以小腸合為腑小腸當在腹安得在膈上合於上焦名曰神庭此督脈穴與心何涉在龜尾下五分此任脈穴與心何涉○肝部在左手關上是也足厥陰經與足少陽為表裏以膽合為腑膽附於肝固在膈中合於中焦名曰胞門杜撰在太倉左右三寸胃府為太倉與肝何涉○腎部在左手關後尺中是也足少陰經與足太陽為表裏以膀

胱合爲腑合於下焦在關元左關元乃任脈穴與腎何涉〇肺部在右手關前寸口是也手太陰經與手陽明爲表裏以大腸合爲腑大腸當在下安得在胸上合於上焦名呼吸之府在雲門只此一穴尚是手太陰經〇脾部在右手關上是也足太陰經與足陽明爲表裏以胃合爲腑合於中焦脾胃之間名曰章門乃足厥陰肝經穴與脾胃何涉在季脇前一寸半脇盡處爲季脇並非脾胃之位〇腎部在右手關後尺中是也足少陰經與足太陽經爲表裏以膀胱合爲腑合於下焦在關元右〇左屬腎右

爲子戶因三十六難女子以之繫胞故勉強分配如此名曰三焦上文既將三焦分屬寸關尺此處忽又屬於右尺可見所定臟位穴名皆隨意妄扎毫無所本至所分定某脈虛實當刺某穴尤爲謬誤故皆不錄〇兩手脈浮之俱有陽沈之俱有陰陰陽皆實盛此爲衝督之脈也衝督用事則十二經不復朝於寸口既不朝於寸口何以又能浮沈皆盛眞是妄談其人皆苦恍惚狂癡不者必當由豫有兩心也然則脈不可浮沈皆盛乎兩手陽脈浮而細微緜緜不可知俱有陰脈亦復細緜緜此爲陰蹻陽蹻之脈也尺寸俱浮直上直下此爲督脈脈來中央浮直上下痛者督脈也竟有痛脈眞是奇談尺寸脈俱牢直上直下此爲衝脈脈來中央堅實徑至關者衝脈也橫寸口邊丸丸此爲任脈脈來緊細實長至關者任脈也〇手檢圖曰經言肺者人之五臟華蓋也上以應天解理萬物主行精氣法五行四時知五味寸口之中陰陽交會中有五部前後左右各有所主上下中央分爲九道浮沈結散知邪所在其道奈何岐伯曰前如外者足太陽也中央如外者足陽明也後如外者足少陽也中央直前者手少陰

也中央直中者手心主也中央直後者手太陰也前如內者足厥陰也中央如內者足太陰也後如內者足少陰也將一脈分作三條每條又截作三段取九經配爲九道獨無手三陽經殊不可解且遍攷內經並無此說其爲僞造可知前部左右彈者陽蹻也中部左右彈者帶脈也後部左右彈者陰蹻也上文既分三條此又加左右彈是一脈又分五條矣眞是奇談從少陽之厥陰者陰維也從少陽之太陽者陽維也五條之中又有斜脈愈出愈奇來大時小者陰絡也來小時大者陽絡也又將陽絡陰絡一概扯入是寸口一錢之地竟有十萬化身矣〇案王叔和作脈經純是剽竊杜撰雜綴

成書其中謬誤不可殫述即如脈法既將八脈迎扯附左手又將八脈強分九道殊不知奇經八脈只有兩蹻督任與十二經脈循環朝於寸口然內經皆不言寸口診兩蹻督任者以此四脈皆絡脈之類經可該絡絡不能該經也若二維及衝帶則比於溝渠滿溢非十二經所能拘並不與十二經脈循環朝於寸口安得取診於兩手李時珍不知其妄反謂手檢圖爲岐伯授黃帝秘訣扁鵲推之獨取寸口支離怪誕真所謂一犬吠影百犬吠聲者矣叔和在西晉時去漢張仲景不遠乃不但顯背內經難經亦與仲景平脈辨脈不合其爲無知妄作欺世盜名又何待言後世如高陽生僞訣以命門三焦配入右尺褚澄又謂男以右尺爲命門左尺爲腎左寸心右寸肺左關肝右關脾女以左寸爲命門右寸腎左尺肺右尺心左關肝右關脾趙繼宗又謂左寸爲心右寸爲肺左尺肝右尺腎兩關脾種種不同要皆憑臆顛倒毫無實義不足與辨也故皆不錄

五臟內外證攷 兼詳三十四難

素問金匱真言論 東方青色入通于肝開竅于目藏精于肝其病發驚駭其味酸其類草木其畜雞其穀麥其應四時上爲歲星是以春氣在頭也其音角其數八是以知病之在筋也其臭臊〇南方赤色入通于心開竅于耳 刺繆篇手足少陰太陰陽明之絡皆會於耳中上絡左角 藏精于心故病在五臟 心爲五臟之主心有病則五臟應之 其味苦其類火其畜羊其穀黍其應四時上爲熒惑星是以知病之在脈也其音徵 音止 其數七其臭焦 脫是以夏氣在胸脇也 〇中央黃色入通于脾開竅于口藏精于脾故病在舌本 太陰脾脈上連舌本 其味甘其類土其畜牛其穀稷其應四時上爲鎮星是以知病之在肉也其音宮其數五其臭香 脫是以長夏氣在脊也 〇西方白色入通于肺開竅于鼻藏精于肺故病在背其味辛其類金其畜馬其穀稻其應四時上爲太白星是以知病之在皮毛也其音商其數九其臭腥 脫是以秋氣在肩背也 〇北方黑色入通于腎開竅于二陰藏精于腎故病在谿 氣穴論曰肉之大會爲谷肉之小會爲谿 其味鹹其類水其畜彘其穀豆其應四時上爲辰星是以知病之在骨也其音羽其數六其臭腐 脫是以冬氣在腰股也 〇故善爲脈者謹察五藏六腑一逆一從陰陽表裏雌雄之紀藏之心意合心于精 得其精微 非其人勿教非其真勿授是爲得道

五藏生成論 赤脈之至也 心色 喘而堅 上湧爲喘心肺居高故皆言喘與血脈相得 有積氣在中時害于食名曰心痹 痺閉也 得之外疾思慮而心虛故邪從之白脈之至也 肺色 喘而浮 與皮毛相得 上虛

下實驚有積氣在胸中喘而虛喘氣逆也名曰肺痺寒熱得之醉而使內也飲酒者衛氣盛於上使內者衛氣衰於下故發寒熱青脈之至也肝色長而左右彈弦緊也與筋相得有積氣在心下支胠胠脇也名曰肝痺得之寒溼與疝同法肝經絡於陰器腰痛足清頭痛肝經交巔上行於頭黃脈之至也脾色大而虛與肌肉相得有積氣在腹中有厥氣名曰厥疝王冰曰腎氣逆上則爲厥疝不上則但爲脾積女子同法女子不名疝而名瘕得之疾使四支汗出當風脾主四支黑脈之至也腎色上堅而大上不沈也堅大來指來實也與骨相得有積氣在少腹與陰陰器名

曰腎痺得之沐浴清水而臥

脈要精微論五臟者中之守也中盛臟滿氣勝傷恐者聲如從室中言是中氣之溼也濁疾言而微終日乃復言者此奪氣也衣被不斂言語善惡不避親疎者此神明之亂也倉廩不藏者是門戶不要也肛門不約水泉不止者是膀胱不藏也得守者生失守者死夫五臟者身之強也頭者精明之府頭傾視深精神將奪矣背者胸中之府背曲肩隨府將壞矣腰者腎之府轉搖不能腎將憊矣骨者髓之府不能久立行則振掉骨將憊矣得強則生失強則死

藏氣法時論肝病者兩脇下痛引少腹令人善怒虛則目䀮䀮無所見䀮音荒耳無所聞善恐如人將捕之取其經厥陰與少陽可知中附上之左外以候肝者即指厥陰少陽二經而言餘倣此氣逆則頭痛耳聾不聰頰腫○心病者胸中痛脇支滿脇下痛膺背肩甲間痛兩臂內痛虛則胸腹大脇下與腰相引而痛取其經少陰太陽舌下血者其變病刺郄中血者郄即陰

郄穴在掌後去腕半寸小指之後血者刺出其血也○脾病者身重善肌肌當作飢肉痿足不收行善瘈脚下痛虛則腹滿腸鳴飧泄食不化取其經太陰陽明少陰血者少陰恐誤○肺病者喘欬逆氣肩背痛汗出尻陰股膝髀腨胻足皆痛虛則少氣不能報息耳聾嗌乾取其經太陰足太陽之外厥陰內血者足太陽之外足厥陰之內即足少陰經與上證不合當是手陽明之誤○腎病者腹大脛腫喘欬身重寢汗出憎風虛則胸中痛大腹小腹痛清厥意不樂取其經少陰太陽血者

案內經脈法非止一道故難經獨取寸口亦非一道如用尺寸括人迎氣口三難用下部括衡脈十四難用寸關尺括九候十八難用菽數定臟氣五難內經諸法莫不咸備漢張仲景作平脈辨脈亦用此法是診脈淵源真傳正派竝未失墜也其左心肝右肺脾兩尺皆腎之法僅見於素問若靈樞難經仲景皆無之況原文五臟皆曰外候則非臟氣所居之位甚明此必各是其法之一端非扁鵲仲景所取可知矣獨怪王叔和扭晉時去仲景不遠乃其脈經一書竟將諸法一概不用但執三部左右裝排臟腑強分人迎氣口混入奇經八脈鄙陋荒誕不可爲訓遂使高陽生輩咸視五臟若傀儡然莫不任意提挈實皆叔和爲之作俑也謝縉孫謂僞訣行而脈經隱以此爲叔和惜竊謂脈經作而脈道晦不能不以此爲叔和罪也此章以內外證定其是非真循名責實之論惟所敘諸證尚略故附內經數段以廣其義

十七難

十七難曰經言病或有死或有不治自愈或連年月不已其死生存亡可切脈而知之耶然可盡知也

知其死則不可治避嫌疑也知其自愈則不必治惜元氣也知其連年月則當緩治妨病變也

診病若閉目不欲見人者脈當得肝脈強急而長而反得肺脈浮短而濇者死也

肝開竅於目故閉目爲肝病強急而長即弦也此以脈得相勝爲斷法舉肝病而餘可類推下倣此

病若開目而渴心下牢者脈當得緊實而數反得沈濇而微者死也數入聲

心下牢結胸也此實證得虛脈斷法

病若吐血復鼽衄血者脈當沈細而反浮大而牢者死也鼽音求

鼽鼻塞也衄鼻血也此虛證得實脈斷法

病若譫言妄語身當有熱脈當洪大而反手足厥逆脈

沈細而微者死也
譫妄無倫次也身熱陽邪也此陽證得陰脈斷法
病若大腹而洩者脈當微細而濇反緊大而滑者死也
腹大而洩脾臟寒也此陰證得陽脈斷法

脈定生死攷

素問玉機真藏論 凡治病察其形氣色澤脈之盛衰病之新故乃治之無後其時形氣相得形盛氣盛形衰氣衰謂之可治色澤以浮謂之易已脈從四時謂之可治脈弱以滑是有胃

氣命曰易治形氣相失謂之難治色夭不澤謂之難已脈實以堅真藏謂之益甚脈逆四時爲不可治

藏氣法時論 五臟發動因傷色脈何以知其久暴至之情乎曰徵其脈小色不奪者新病也徵其脈不奪其色奪者此久病也徵其脈與五色俱奪者此久病也徵其脈與五色俱不奪者新病也

史記倉公傳 高后八年得見師臨菑元里公乘陽慶正義曰公乘第八爵名慶年七十餘謂意曰盡去而方書而汝也非是也慶有古先道遺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五色診病知人生死決嫌疑定可治及藥論書甚精臣意齊太倉長姓淳于名意臨淄人傳中皆對漢文帝語故自稱臣意即避席再拜謁受其脈書上下經五色診奇咳術奇音羈咳音該即古奇恆法揆度陰陽外變藥論石神接陰陽禁書受讀解驗之可一年所明歲即驗之○齊侍御史成自言病頭痛臣意診其脈即出告成弟昌曰此疽也內發於腸胃之間即胃癰後五日當癰腫後八日嘔膿死成之病得之飲酒且內女色也即如期死所以知成

之病者臣意切其脈得肝氣長弦肝氣濁而靜濁猶太過也靜即代脈此內關之脈也三難遂入尺爲內關脈法曰脈長而弦不得代四時者非其時而見其脈其病主在於肝和素問得病于筋肝之和也和逆合即經主病也代則絡脈有過素問數動一代者病在陽脈也洩及便膿血凡經脈遞注皆以絡相接肝經主病在厥陰與少陽相接之絡有過猶云有病經主病和者其病得之筋髓裏其代絕而脈賁者賁起也言脈止復起病得之酒且內所以知其後五日而癰腫八日嘔膿死者切其脈少陽初代入迎一盛病在少陽代者經病少陽代厥陰經病蓋從內而之外也病去過

人人則去。四字衍文絡脈主病。厥陰病過少陽在絡之相接處。尙當其時少陽初關一分。尺候三陰。寸候三陽。肝爲厥陰。其候在尺。故前日內關。將過少陽。則寸部漸見。故云初關一分。故中熱而膿未發也。及五分。則至少陽之界。五分猶云一半。及八日。則嘔膿死。少陽經行缺盆。胸中。貫膈循脇。故上二分而膿發。至界而癰腫。卽五分之界。上云疽發陽胃間。則癰腫必在胸膈。盡泄而死。泄謂嘔也。熱上則熏陽明。爛流絡。流絡動。則脈結發。脈結發則爛解。故絡交。內發於陽胃。故必上熏陽明。陽明與諸陽經。皆上行於頭。以絡相接。熱氣已上行。絡交則諸陽經皆病。至頭而動。故頭痛。補詳頭痛之義○齊王中子諸

嬰兒小子病。召臣意診切其脈。告曰。氣鬲病。卽噎哽。病使人煩懣。音悶食不下。時嘔沫。凡噎病必吐涎病得之少憂。少去聲。年少多憂數忔食飲。忔音迄。鬱阻也。臣意卽爲之作下氣湯以飲之。一日氣下。二日能食。三日卽病愈。惜其不傳方所以知小子之病者。診其脈。心氣也。洪鉤濁躁而經。如經緯之經。直而急也。此絡陽病也。上焦陽絡爲病。脈法曰。脈來數入聲病去難。而不一者。又不可一例以爲難。玩下文所云。蓋脈證相符也。病主在心。周身熱。脈盛者。爲重陽。心主血脈。屬火。又居上焦。重陽者。逷心主。逷音宕。震盪也。心主卽膻中。故煩懣食

不下。則絡脈有過。絡脈有過。則血上出。內經曰。陽絡傷則血上溢。血上出者死。今尙未出血。故可治。此悲心所生。病得之憂也。案以上二證。一是胃癰。則從肝脈知之。一是氣膈。則從心脈知之。可見古人脈法。雖以五臟分診。實不專屬五臟爲病。○陽虛侯相趙章病。衆醫皆以爲寒中。臣意診其脈曰。迵風。迵音洞迵風者。飲食下嗌而輒出不留。食入卽瀉法曰五日死。而後十日乃死。病得之酒。所以知趙章之病者。臣意切其脈。脈來滑。當是脈來剽疾。無和緩胃氣。是內風氣也。三焦傳化太速如風之迅飲食下嗌而輒出不留者。法五日死。皆爲前分界法。

此古法也。今亡。後十日乃死。所以過期者。其人嗜粥。故中臟實。中臟實。故過期。師言曰。安穀者過期。不安穀者。不及期。○齊淳于司馬病。臣意切其脈。告曰。當病迵風。迵風之狀。飲食下嗌輒後之。下瀉病得之飽食而疾走。淳于司馬曰。我之王家食馬肝。食飽甚。見酒來。卽走去。驅疾至舍。卽泄數十出。臣意告曰。爲火齊。古劑字米汁飲之。七八日而當愈。時醫秦信在旁。臣意去。信笑曰。是不知也。淳于司馬病。法當後九日死。卽後九日不死。其家復召臣意。

卽爲一火齊米汁使服之七八日病已所以知之者診其脈時切之盡如法（人病脈不病）其病順故不死（〔案〕以上二證同是迴風而一死一生者全憑脈之順逆別之）○臣意常診安陽武都里成開方自言不病臣意謂之病苦沓風（沓音搭卽中風）三歲四支不能自用（癱瘓）使人瘖（不語）瘖卽死今聞其四支不能用瘖而未死也病得之數飲酒以見大風氣所以知成開方病者診之其脈法奇咳言曰藏氣相反者死切之得腎反肺（未詳）法曰三歲死也○問臣意所診治病病名多同而診

異或死或不死何也對曰病名多相類不可知故古聖人爲之脈法以起度量立規矩縣權衡案繩墨調陰陽別人之脈各名之與天地相應參合於人有數者皆異之（病同而脈有數法則異其診索隱謂數術之人乃可異其狀非是）無數者同之（病同而脈無數法則同其診）○問臣意曰所期病決生死或不應期何故對曰此皆飲食喜怒不節或不當飲藥或不當鍼灸以故不中期而死也（如趙章當五日死因安穀則過期十日齊中郎破石當十日溲血死因嗜黍安靜則過期十一日齊文王年未二十肥而蓄精病喘法不當灸灸之卽篤之類）○問臣意診

病決死生能全無失乎臣意對曰意治病人必先切其脈乃治之敗逆者不可治其順者乃治之心不精脈（未識其脈）所期死生視可治時時失之不能全也（〔案〕倉公在仲景以前去扁鵲不遠故脈法皆與後世不同爰附數條於此以爲古法之徵）

〔案〕滑伯仁謂此章所問三而所答一疑有闕漏其實乃論大略耳蓋脈有常變之不同如扁鵲於齊桓侯知其死而去之於趙簡子知其自愈而俟之倉公於成開方知其連年月而決之此其常也若窮其變則

有脈平而死（八難）與過期不及期之異是亦不能盡知矣善哉倉公之言曰時時失之不能全也古人之不自欺如此竊謂治病當以救人爲心不可過於規避輒諉爲不治所謂求其生而不可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憾也若斤斤以斷驗爲奇必有坐失事機者矣古語云名醫多無後豈非好名之念重遂使心術有不可問者耶

十八難

十八難曰脈有三部部有四經手有太陰陽明足有太陽少陰爲上下部何謂也

三部寸關尺也四經者浮部肺心沈部肝腎也詳六難手太陰肺也手陽明大腸也同在三菽爲上部足太陽膀胱也足少陰腎也同在骨爲下部每部以甚爲臟微爲腑詳十難 蓋因金水相生不相近故問之

然手太陰陽明金也足少陰太陽水也金生水水流下行而不能上故在下部也足厥陰少陽木也生手太陽少陰火火炎上行而不能下故爲上部手心主少陽火生足太陰陽明土土主中宮故在中部也此皆五行子母更相生養者也

因答肺腎之義遂幷心肝脾亦詳之肺大腸屬金其合在皮故其診在上即三菽也腎膀胱屬水雖生於金而性趨下故其診在下即按之至骨也足厥陰肝也足少陽膽也屬木木生於水而不可離水故其診近腎即十二菽也手太陽小腸也手少陰心也屬君火火雖生於木而性炎上故其診在上即六菽也手心主即手厥陰心包絡也手少陽三焦也屬相火君火無爲相火代爲用事故生土者獨言相火其診附在心部足太陰脾也足陽明胃也皆屬土五行之中故其診在中即九菽也此推詳臟氣部位之理

脈有三部九候各何所主之然三部者寸關尺也九候者浮中沈也上部法天主胸以上至頭之有疾也中部法人主鬲以下至齊之有疾也下部法地主齊以下至足之有疾也審而刺之者也鬲膈通齊臍通

三部各有浮中沈故曰九候審察病所在也刺鍼砭也此推詳經脈部位察形病之法

人病有沈滯久積聚可察脈而知之耶然診在右脇有積氣得肺脈結脈結甚則積甚結微則氣微以下五節另是一章

脇在腋下手太陰經橫出腋下之道也肺脈短濇也結者中止之脈

診不得肺脈而右脇有積氣者何也然肺脈雖不見右手脈當沈伏

言積氣脈不短濇則必沈伏也獨言右脈者以積在右脇所謂右得之病在右也以上論裏病

其外痼疾同法耶將異也

痼久病也此問外病診法同否

然結者脈來去時一止無常數名曰結也伏者脈行筋下也浮者脈在肉上行也左右表裏法皆如此

去時一止即緩時一止也無常數明其非代脈也伏結主裏此內有積氣診法浮結主表此外有痼疾診法則表裏異矣積在右脇當右手伏若在左脇當左手伏則左右異矣故云法皆如此

假令脈結伏者內無積聚脈浮結者外無痼疾有積聚脈不結伏有痼疾脈不浮結爲脈不應病病不應脈是爲死病也

重言以中之可知脈與病當相應也

三部九候攷

素問三部九候論 天地之至數始于一終于九焉一者天二者地三者人因而三之三三者九以應九野故人有三部部有三候以決死生以處百病以調虛實□上部天兩額之動脈（足少陽膽經在額角童子髎聽會等處）上部地兩頰之動脈（足陽明胃經在鼻旁巨髎之分）上部人耳前之動脈（手少陽三焦經在耳前陷中絲竹空和髎等處以上三候在頭）中部天手太陰也（肺經即寸口脈）中部地手陽明也（大腸經在手大指次指岐骨間合谷之分）中部人手少陰也（心經在掌後銳骨下神門之分）

（以上三候在手）下部天足厥陰也（肝經在毛際外羊矢下一寸半五里之分陰股中卧而取之女子取太衝在足大指本節後二寸陷中）下部地足少陰也（腎經在足內踝後跟骨上陷中太谿之分）下部人足太陰也（脾經在足魚腹上越兩筋間陰股內直五里下箕門之分以上三候在足）故下部之天以候肝（足厥陰經）地以候腎（足少陰經）人以候脾胃之氣（足太陰經）中部天以候肺（手太陰經）地以候胸中之氣（手陽明經）人以候心（手少陰經）上部天以候頭角之氣（足少陽經）地以候口齒之氣（足陽明經）人以候耳目之氣（手少陽經）三部者各有天各有地各有人合則爲九九九分爲九野九野爲九

臟故神臟五（王氷注肝藏魂肺藏魄心藏神脾藏意腎藏志）形臟四（王氷注頭角耳目口齒胸中也）合爲九臟（馬蒔曰古人於頭面手足之動脈無不診之亦猶仲景傷寒多以趺陽脈言也）○決死生奈何曰形盛脈細少氣不足以息者危形瘦脈大胸中多氣者死形氣相得者生（案九候本察形病之法故中部所候之心肺下部所候之肝脾腎皆指五臟所居外形如肝在左肺在右心在上腎在下之類並非謂腹內五臟也）參伍不調者病三部九候皆相失者死（相失卽七診同見也）中部之候雖獨調與衆臟相失者死（中部不病上下皆病）中部之候相減者死（上下不病中部獨病）目內陷者死（衛氣已絕不榮於目）○察九候獨

小者病獨大者病獨疾者病獨遲者病獨熱者病獨寒者病獨陷下者病（此九候中七診之法）○九候之相應也上下若一不得相失一候後則病二候後則病甚三候後則病危所謂後者應不俱也○九候之脈皆沈細懸絕者爲陰主冬故以夜半死盛躁喘數者爲陽主夏故以日中死寒熱病者以平旦死熱中及熱病者以日中死病風者以日夕死病水者以夜半死其脈乍疎乍數乍遲乍疾者日乘四季死（脾絕以辰戌丑未時也）

案前二節補釋四難浮沈之義乃臟氣部位脈法也每部本五經而云四經者以肺心肝腎四臟平脈常見而脾則不見也注家皆主左右部位爲解以三焦相火與命門配入右尺無論手心主一經竝無著落亦與篇中火炎上行而不能下之義不合矣且篇中不曰手少陰手太陽生土而曰手心主三焦生土明是以少陰太陽配君火以手厥陰少陽配相火代心君用事卽附診於六菽之心部正與內經之義相同

（詳二十五難）自王叔和以三焦配命門爲腑後世遂認命門爲相火其誤實始於此（詳三十六三十九難）第三節乃從經脈部位中察形病之法其法取寸候三陽者爲上部亦如內經診三陽經於頭也取尺候三陰者爲下部亦如內經診三陰經於足也取寸陽三分尺陰四分爲中部亦如內經診一陽經二陰經於手也特內經分察於諸脈難經總察於寸口耳謝堅白謂此節是十六難答辭殊不知十六難是問諸法之是非此詳

三部九候推廣經脈部位診法也

內外脈攷

素問平人氣象論寸口之脈中手短者曰頭痛中手長者曰足脛痛寸口脈中手促上擊者曰肩背痛寸口脈沈而堅者曰病在中裏也寸口脈浮而盛者曰病在外寸口脈沈而橫曰脇下有積寸口脈沈而喘曰寒熱脈盛滑堅者曰病在外脈小實而堅者曰病在內脈小弱以濇謂之久病脈滑浮而疾者謂之新病其詞雖不同難經然其意則一

案四節以後謝堅白謂是十七難答辭今細玩之乃另是一章亦診察形病之一法也大意謂病在左脈必應於左病在右脈必應於右在表則浮在裏則沈由是推之一身之上下受病之新久其脈之應於尺寸者莫不皆然是在善學者觸類旁通耳

十九難

十九難曰經言脈有逆順男女有恆而反者何謂也

恆者常也反失其常也

然男子生於寅寅爲木陽也女子生於申申爲金陰也故自男子至此凡二十一字皆後人僞加男脈在關上女脈在關下是以男子尺脈恆弱女子尺脈恆盛是其常也

紀齊卿注生物之初皆始於子自子推之男左旋三十而至巳女右旋二十而至巳是男女婚嫁之期自

巳懷胎男左旋十月而生於寅女右旋十月而生於申謝堅白注火生於寅木而炎上故爲男水生於申金而流下故爲女皆非也此六句乃後人所加耳男脈在關上者衝脈上榮陽體輕清而升也女脈在關下者衝脈下盛陰體重濁而降也

反者男得女脈女得男脈也其爲病何如然男得女脈爲不足病在內左得之病在左右得之病在右隨脈言之也女得男脈爲太過病在四肢左得之病在左右得

之病在右隨脈言之此之謂也

得女脈者尺盛也尺主內故病在內得男脈者寸盛也寸主外故病在四肢以脈所見之左右定其病所在凡診皆然特於此發其例耳

男女攷

〔靈樞五音五味〕婦人無鬚者無血氣乎曰衝脈任脈皆起于胞中上循背裏（背當作腹）為經絡之海（衝在裏為血海）循腹右上行（此句論衝脈舊譌在浮外句下今移於此（案）衝脈在督之前任之後正居腹中並陽明上行則受胃中穀氣並少陰下行則男子為精汁女子為月事與右腎命門相通故言腹右正與左乳虛里作對但虛里為營血所發衝為天癸所注二者皆出於胃同源而異派也）其浮而外者（此句論衝脈上行與任脈會者舊譌在腹右句上今移此）會于咽喉別而絡脣口血氣盛則充膚熱肉血獨盛則澹滲皮膚生毫毛（即髭鬚男子之衝上榮故盛在關上）今婦人之生有餘于氣不足于血以其數脫血也（謂月事）衝任之脈不榮于口脣故鬚不生焉（女子之衝下行故盛在關下）宦者去其宗筋傷其衝任血瀉不復皮膚內結脣口不榮故鬚不生其有天宦者此天之所不足也其任衝不盛宗筋不生

有氣無血脣口不榮故鬚不生

〔素問上古天真論〕女子七歲腎氣盛齒更髮長二七而天癸至任脈通（任主胞胎）太衝脈盛（衝為血海）月事以時下故有子（女子衝任多血故尺脈恒盛）三七腎氣平均故真牙生而長極四七筋骨堅髮長極身體盛壯五七陽明脈衰面始焦髮始墮六七三陽脈衰于上面皆焦髮始白七七任脈虛太衝脈衰少天癸竭地道不通故形壞而無子也○丈夫八歲腎氣實髮長齒更二八腎氣盛天癸至精氣溢瀉陰陽和故能有子（男子衝任但藏精故尺脈恒虛）三八腎氣平均筋力勁強故真牙生而長極四八筋骨隆盛肌肉滿壯五八腎氣衰髮墮齒槁六八陽氣衰竭于上面焦髮鬢頒白七八肝氣衰筋不能動天癸竭精少腎氣衰形體皆極八八則齒髮去腎者主水受五臟六腑之精而藏之故五臟盛乃能寫（同瀉）今五臟皆衰筋骨解（同懈）墮（同惰）天癸盡矣故髮鬢白身體重行步不正而無子耳○有其年已老而有子者此其天壽過度氣脈常通而腎氣有餘也此雖

有子男不過盡八八女不過盡七七而天地之精氣皆竭矣

［案］天地生人男女皆同所不同者獨衝任而已任脈在前與在後之督脈同入經隧循環者也衝脈在中爲十二經之血海不入經隧循環而亦取診於尺者正以衝脈並少陰之絡下行且與任脈相通而多血故取診於尺如十四難之下部無脈亦此義也男女之衝任不同故尺寸之診亦別蓋衝脈與足少陰腎

經之絡同出於陽明之氣街男子之衝但生精汁氣多於血故尺脈恒弱女子之衝從陽明胃經挹取水穀之液注於任脈積至一月則滿而下行以應月事血多於氣故尺脈恒盛也若不從形體確實處求之而以生寅生申爲解此後世陰陽家鑿空腐談扁鵲時尚未有此故知爲後人妄加也不足太過皆指氣分而言氣不足則血有餘氣太過則血不足二義俱可言外悟之

二十難

二十難曰經言脈有伏匿伏匿於何藏而言伏匿耶然謂陰陽更相乘更相伏也脈居陰部而反陽脈見者爲陽乘陰也脈雖時沈濇而短此謂陽中伏陰也脈居陽部而反陰脈見者爲陰乘陽也脈雖時浮滑而長此謂陰中伏陽也

匿隱也居在也陰部尺也陽部寸也雖時猶言有時如四難時一沈之類乃間見之脈也沈濇短陰部本

脈也浮滑長陽部本脈也陽脈乘陰而時見陰部本脈則非重陽必有陰極似陽者矣陰脈乘陽而時見陽部本脈則非重陰必有陽極似陰者矣

重陽者狂重陰者癲脫陽者見鬼脫陰者目盲（重平聲盲音芒）

陽乘陰部無陰脈間見爲重陽陰乘陽部無陽脈間見爲重陰狂者陽疾也癲者陰疾也（詳五十九難）陽乘陰而陽部無脈爲脫陽陰乘陽而陰部無脈爲脫陰盲不見也見鬼目盲素問所謂外耗於衛內奪於營也

陰陽相伏攷

（素問至真要大論）脈從而病反者其診何如曰脈至而從按之不鼓諸陽皆然（從順也陽病得陽脈是脈從也然按之不鼓則陽中伏陰此寒極似陽之證諸陽病得陽脈反爲陰證者皆然）諸陰之反其脈何如曰脈至而從按之鼓甚而盛也（陰病得陰脈是脈從也然按之鼓甚而盛則陰中伏陽此熱極似陰之證諸陰病得陰脈反爲陽證者皆然汪昂謂按之不鼓爲熱極似寒按之鼓甚爲寒極似熱不但脈法不合亦於脈從病反之解不確此二條可與難經參看內經是從脈之並見者言難經是從脈之陰見者言也）

見鬼目盲攷

（靈樞口問）人之哀而泣涕出者何氣使然曰心者五藏六府之主也目者宗脈之所聚也（宗猶衆也五陽經皆會於目而目系入項又合太陽）上液之道也（津液上行之路）口鼻者氣之門戶也故悲哀愁憂則心動心動則五藏六府皆搖搖則宗脈感宗脈感則液道開液道開故泣涕出焉液者所以灌精濡空竅者也（空同孔）故上液之道開則泣泣不止則液竭液竭則精不灌精不灌則目無所見矣故命曰奪精

（賊風）其毋所遇邪氣又毋怵惕之所志卒然而病者（卒音猝）惟有因鬼神之事乎曰此亦有故邪留而未發因而志有所惡及有所慕血氣內亂兩氣相搏（衛氣與邪相搏）故其所從來者微視之不見聽而不聞故似鬼神（則非真鬼神矣）其祝而已者（已愈也）何也曰先巫者因知百病之勝先知其病之所從生者可祝而已也（仍是以病爲主）

（素問五藏別論）拘于鬼神者不可與言至德惡于鍼石者不可與言至巧病不許治者病必不治治之無功矣

（移精變氣論）往古人居禽獸之閒動作以避寒陰居以避暑內無眷慕之累外無伸宦之形（伸當作紳）此恬憺之世邪不能深入也故毒藥不能治其內鍼石不能治其外故可移精祝由而已（病輕體實不必藥石但述病由禱祝於神移心精之疑變苦形之氣猶云解惑而已）今之世不然憂患緣其內苦形傷其外又失四時之從（順也）逆寒暑之宜賊風數至虛邪朝夕內至五藏骨髓外傷空竅肌膚（空同孔）所以小病必甚大病必死故祝由不能已也（案靈樞素問各八十一篇素問除遺失二篇尚有七十九篇並無一語言及鬼神者不但不言而已且謂拘于鬼神者不可與言至德又謂後世祝由不能已病此軒岐所以爲聖人也後世分醫術爲

十三科尚有祝由科諸家證治又別立鬼祟爲一類可謂妄矣馬元臺補錄素問二篇竟有青尸赤尸白尸黑尸黃尸等鬼名目與內經本旨大相悖謬如此軒岐談鬼何以他篇不見隻字獨此二篇乃見耶況此二篇遺失多年唐時王冰尚不能補何待明時始出耶其爲後世巫家僞託自不待言然鬼神之說中於人心者已久徒執無鬼論相爭必不信也嘗作有鬼論以辨之今節錄於此盈天地之間者氣也人在天地氣交之中挹天氣於呼吸取地氣於飲食合二者而生衛氣應於五神則爲知覺溫於百體則爲運動者也當其未有此身以前衛氣卽天地之氣也及其旣有此身以後始爲此身之衛氣矣此亦如酒醪焉未經醞釀則水也旣經醞釀則酒醪也知覺運動者天地二氣之所醞釀衛氣之所習也衛氣法乎天地有開有合閤則爲寤卽丽於實爲知覺運動也合則爲寐卽遊於虛爲夢也凡人夜之所夢多屬晝之所爲者衛氣之所習也人之死也如寐故

其爲鬼也亦如夢蓋形毀而衛氣無所附仍附於天地之氣中而未忘其所習也於是乎有鬼此亦如酒醪焉毀其器而傾於水中其臭味固常在也是以人生取精多而用物宏則魄毅而猶強良以衛氣之所習者厚也其有再世夙慧者亦此衛氣也前生衛氣之所習再世猶能爲之亦如寐者之復覺也其有寃業相報者亦此衛氣也衛氣習於怨毒死後猶不忘之亦如夢者之釁語也然鬼爲旣死之衛氣其氣衰人爲在生之衛氣其氣盛二者勢不相敵故報怨之鬼必遲之又久者俟其隙也若無隙可乘鬼安能害人治病者遇報怨之鬼則不必治所謂自作孽不可活也遇病而有隙者但治其病則衛氣盛而無隙可乘何必治鬼且鬼附天地之氣中其爲數也多矣可勝治乎況夫病危見鬼非鬼也乃衛氣外脫耳病中見鬼如譫如狂亦非鬼也乃五神爲病所亂致衛氣失倫耳若不求病所在治之輒誘之巫覡治鬼不但坐失事機必反爲病人驅除此衛氣而已故內經無鬼祟之說而扁鵲傳有信巫不信醫之戒也

【解精微論】夫心者五藏之專精也目者其竅也華色者其榮也是以人有德也（德通得）則氣和于目有亡憂知于色是以悲哀則泣下泣下水所由生積水者至陰也腎之精也宗精之水所以不出者是精持之也輔之裹之故水不行也夫水之精爲志火之精爲神水火相感神志俱悲是以目之水生也（目爲陰精所奉故陰脫則目盲）〇厥則目無所見夫人厥則陽氣幷于上陰氣幷于下陽幷于上則火獨

光也陰幷于下則足寒夫一水不勝五火（一水腎也五火五陽經之火也）故目眥盲

【案】此章卽經脈部位更加精微診法末節乃足上文之義蓋相乘是一層相伏是一層重陽重陰是一層脫陽脫陰是一層或從脈論或從證論行文雖錯綜而輕重固自井井有條也滑伯仁謂末節爲五十九難錯簡非是

二十一難

二十一難曰經言人形病脈不病曰生脈病形不病曰死何謂也然人形病脈不病非有不病者也謂息數不應脈數也此大法

形身體也脈病者如脈得真臟及相勝之類

形脈攷

素問方盛衰論 形氣有餘脈氣不足死（脈病形不病）脈氣有餘形氣不足生（形病脈不病）

仲景平脈 脈病人不病名曰行尸以無王氣（王去聲卽旺脈）卒眩仆（卒音猝）不省人者短命則死人病脈不病名曰內虛以無穀神雖困無害（穀神卽穀氣所以充形者也）

案 人病脈不病者如簡子七日不知人而血脈猶治也脈病人不病者如真臟脈見則不病而死也息數句未詳坊注謂醫者息數不調未能診出病脈豈醫者誤診卽可不死且可爲法耶謝堅白謂有脫誤者近是今姑闕之

總論 笏案自篇首至此除十二難爲錯簡凡二十章皆論寸口脈也第一難先揭明獨取寸口之義餘則分爲四大法一曰察經脈如二難以尺寸定陰陽三難以前後辨關格此經脈部位爲一法從經脈部位而詳之十二經應十二月故有七難之王脈衞行脈外寸口不能診其暴脫故有八難之脈平而死營行脈中以衝爲海其診在尺故有十四難末之下部無脈經脈布於形體或上下或內外或左右其診不同故有十八難之三部九候十九難之男女順逆若二十難之伏匿是又經脈中勘進一層診法也二曰審臟氣如四難以浮沈辨五臟脈形五難以輕重分五臟脈位此臟氣部位爲一法從臟氣部位而詳之四臟應四時故有十五難之胃氣五臟各有所腑臟爲陰腑爲陽故有九難之遲數臟病重腑病輕故有十難之微甚臟氣徵於形體或上下或內外或左右其診亦不同故有十八難之積聚痼疾十九難之左右隨

脈若四難後之六脈參見是又臟氣中錯綜諸脈診法也三曰辨脈體其法或從指下輕重取之如六難之浮沈菽數及伏牢敦濡之類或從呼吸息數取之如十一難之代脈十四難之損至及遲數結止之類或從象形取之如四難後之長短滑濇十五難之弦鉤毛石及大小洪細緊散之類皆脈體也四曰參病能（音耐見內經）如十三難分切脈觀色調尺爲三法是不獨重脈也十六難別是非十七難識存亡是脈憑證

定也十八難末脈病不相應是脈證失常也二十一難形病生而脈病死是證憑脈定也此皆用脈而又不徒恃脈者矣蓋處百病决生死調虛實皆不外於經脈從十二經中獨取寸口爲診則必有三陽三陰之別故二難三難經脈部位爲首經脈本乎臟氣由經脈之淺深審臟氣之所合故四難五難臟氣部位次之凡診經脈臟氣必用脈體故六難又次之其餘皆診經脈臟氣之餘緒也此猶專以脈言至於審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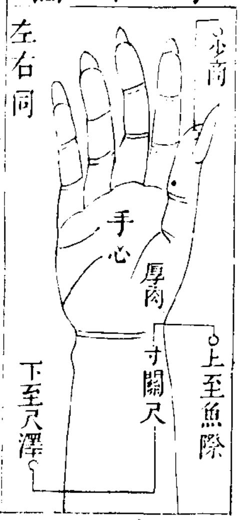
病能必兼望聞問切而始備如十三等難所云則兼所病而言矣合病與脈較之所重究在於脈故以二十一難終焉扁鵲本內經而作難經原文雖多錯亂然四法大槩俱同內經所不同者惟察經脈於寸口如以尺寸代人迎氣口之診寸關尺代頭手足之診下部代少陰衝脈之診與內經分取諸經者異耳然通評虛實論原有寸陽尺陰之義則其法未嘗不本於內經獨脈外衛氣可從人迎取診不可從太陰取

候故作八難以明寸口所不能取决者獨此一條竝非於內經之外另生他義也內經審臟氣原取寸口如玉版所云行奇恆之法自手太陰始及四時平脈六十徵甚是也惟難經以菽數分淺深以微甚別臟腑更足補內經所未詳亦非於內經之中故爲異同也至於辨脈體參病能無不與內經同但措詞間有小異且不及內經之詳耳是內經脈法難經皆有之惟脈要精微論左外心肝右外肺脾尺外兩腎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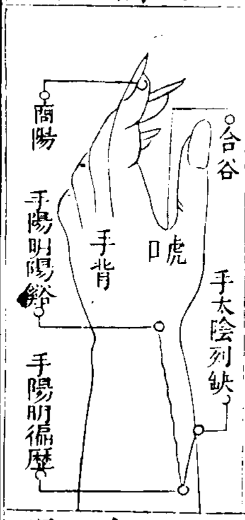
此實難經所無其不爲扁鵲所取可知矣後人反執王叔和左右三部分配臟腑之說混經脈臟氣爲一以釋難經牽强支離不可爲訓明眼人亦有疑而不信者然內經難經之所以異同及四大診法終無一人道及是不獨叔和不能讀內經難經卽後世諸名家亦不能讀內經難經也良可慨已

寸口脈法圖說

寸口圖



反關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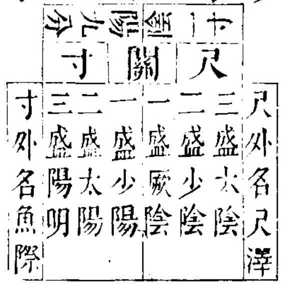


寸前魚際穴在大指肉厚處尺後尺澤穴在肘曲陷中

手太陰經脈由列缺斜走腕側交手陽明偏歷爲反關

經脈部位法

尺寸經脈圖



寸口動脈共長一寸九分取前九分爲寸部以候三陽經主外病取後一寸爲尺部以候三陰經主內病其九分與一寸相接處爲關部作陰陽之界詳二難三難

診法○寸部九分而浮尺部一寸而沈爲平脈○冬至後少陽王脈乍大乍小乍短乍長雨水後陽明王脈浮大而短穀雨後太陽王脈洪大而長以上在寸部內經在人迎夏至後太陰王脈緊大而長處暑後少陰王脈緊細而微霜降後厥陰王脈沈短而敦以上在尺部內經無此是爲王脈○取尺寸兩部相較陽經太過則寸大於尺爲實不及則反小於尺爲虛陰經太過則尺大於寸爲實不及則反小於寸爲虛　寸部盛於尺部一倍病在足少陽一倍而躁在手少陽二倍病在足太陽二倍而躁在手太陽三倍病在足陽明三

倍而躁在手陽明（內經陽脈診在人迎）尺部盛於寸部一倍病在足厥陰一倍而躁在手厥陰二倍病在足少陰二倍而躁在手少陰三倍病在足太陰三倍而躁在手太陰（內經陰脈診在寸口）尺寸俱太過爲陰陽皆病尺寸俱不及爲陰陽皆竭　以上皆病脈○寸盛於尺四倍或上出魚際爲溢尺盛於寸四倍或下入尺澤爲覆皆爲死脈

三部九候法○取寸部九分前六分爲上部主胸以上至頭之有疾又分浮候頭角之氣中候耳目之氣沈候口齒之氣○取寸部九分近關處三分與尺部一寸近關處四分合之爲中部主膈下至臍之有疾又分浮候肺中候心沈候胸中之氣（即膻中宗氣也）○取尺部一寸後六分爲下部主臍下至足之有疾又分浮候肝中候脾胃之氣沈候腎之氣○凡病脈見於左則病在左見於右則病在右○以上察形病法

診衝脈法○男子衝脈上榮故寸盛而尺恒弱女子衝脈下行故寸虛而尺恒盛○尺部無脈者爲衝絕主死然惟無吐者方是

臟氣部位法

菽數臟氣圖

浮	三菽皮毛合肺大腸
	六菽血脈合心小腸
中	九菽肌肉合脾胃
	十二菽筋合肝膽
沈	按之至骨合腎膀胱

寸口動脈分作五層先取極浮所得屬肺大腸次取極沈所得屬腎膀胱再取其中屬脾胃然後取中之上浮之下屬心小腸（心包代心）中之下沈之上屬肝膽（三焦無腑故不列入詳五難）

診法○肺濇在皮毛之分心洪在血脈之分脾緩在肌肉之分肝急在筋之分腎實在骨之分爲平脈（此是五層分見之法）○春微弦夏微鉤秋微毛冬微石四時皆和緩爲王脈（此是五層合見之法）○五脈四時錯見得相生者生得相勝者死（如夏見弦爲相生見石爲相勝之類）　五脈五部錯見甚者爲臟微者爲腑（如三菽弦甚爲肝邪干肺微弦爲膽邪干大腸之類）　遲爲臟病數爲腑病　以上皆病脈○春但弦夏但鉤秋但毛冬但石堅而不和急而不緩者爲胃氣絕　脈見

雀啄屋漏爲脾敗 以上皆主死

辨脈體法

息數診法〇一息四至曰平亦曰緩閏以太息則五至亦曰平 過五至曰數亦曰至 不及四至曰遲亦曰損 緩時一止曰結 急時一止曰促 結促之止無定數 止有定數曰代 急甚不分至數曰散

輕重診法〇輕取曰浮 重取曰沈 浮有沈無曰革 浮無沈有曰伏 浮沈皆無中取獨有曰牢 浮沈

皆有中取獨無曰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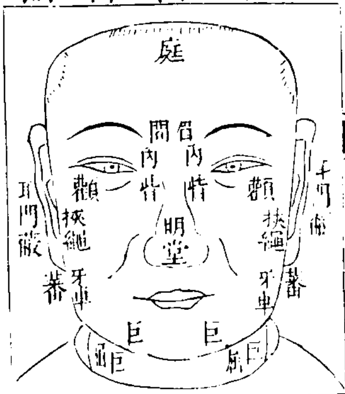
形狀診法〇動形流利曰滑 動形蹇滯曰濇亦曰毛 十五難曰輕虛以浮是毛而無力也又曰按之益大是毛而有力也後世專以無力釋毛濇非是 有餘於指曰長 不及於指曰短 寬濶曰洪亦曰大 窄狹曰細亦曰小曰微 浮大沈小曰鉤 浮小沈大曰石亦曰實 往來從容曰緩 四至爲緩是從息取此緩是從形取 前後齊起齊落曰緊 端直曰弦亦曰急 迂柔曰濡亦曰耎 脈滑上下無頭尾曰動 以上共二十六種惟四至之緩脈及散脈代脈動脈無對峙餘皆以陰陽爲偶又各有盛衰有力無力之不同至於虛實強弱即盛衰之別名後世皆指爲脈體者非也

面部察色圖

臟腑面部圖

庭候首面闕上候咽喉闕中候肺下極又名王宮候心直下候肝肝左右候膽下者候脾方上候胃面王以上候小腸外候大腸再外候腎當腎候臍面王以下候膀胱子處○假如男子色在於面王爲小腹痛爲卵痛爲莖痛若女子則爲膀胱子處之病餘倣此

肢節面部圖



顴候肩顴後候臂臂下候手目內眥上候膺乳挾繩而上候背循牙車以下候股中央巨屈候膝臏膝以下候脛脛以下候足巨分候股裏○鼻爲明堂欲高起平直潤澤以清眉間爲闕顏額爲庭頰側爲蕃耳門爲蔽其間欲方大去之十步皆見於外壽必百歲

古人色脈之外又有調尺之法 調尺詳十三難 其義繁多不能盡述故但舉色脈大畧如此

扁鵲脈書難經卷之三

安義　叔陵熊慶笏　輯注

二十二難

二十二難曰經言脈有是動有所生病一脈變爲二病者何也然經言是動者氣也所生病者血也邪在氣氣爲是動邪在血血爲所生病氣主呴之血主濡之氣留而不行者爲氣先病也血壅而不濡者爲血後病也故先爲是動後爲所生也（呴音詡）

一脈謂十二經各有一脈也氣衛氣也行於脈外血營血也行於脈中呴噓氣也濡潤澤也衛氣慓悍而護外營性精專而居中故氣先而血後

是動所生病攷

靈樞經脈　手太陰之脈（諸經穴俱詳二十三難）是動（猶云是經而爲病）則病肺脹滿膨膨而喘欬缺盆中痛（肩下橫骨陷中）甚則交兩手而瞀（音茂迷也）此爲臂厥（厥逆也病從臂逆上餘同以上病從經入）是主肺所生病者（以下病從臟出）欬上氣喘渴煩心胸滿臑臂內前廉痛厥掌中熱氣盛有餘則肩背痛風寒汗出中風（肺主表）小便數而欠（凡物有肺者有小便肺熱故便數）氣虛則肩背痛寒少氣不足以息溺色變爲此諸病盛者寸口大三倍于人迎虛者則寸口反小于人迎也（人迎寸口乃診經脈部位之法詳三難）○手陽明之脈是動則病齒痛頸腫（以上病從經入）是主津液所生病者（以下病從腑出大腸主津）目黃口乾鼽（音求清涕）衄（鼻血）喉痺肩前臑痛大指次指痛不用（食指）氣有餘則當脈所過者熱腫虛則寒慄不復（不能復溫）爲此諸病盛者人迎大三倍于寸口虛者人迎

反小于寸口也○足陽明之脈是動則病洒洒振寒（瘧論陽明虛則寒慄鼓頷）善呻數欠顏黑病至則惡人與火（脈解陽明主肉其脈血氣盛邪客之則熱熱甚則惡火陽明厥則喘而惋惋則惡人）聞木聲則惕然而驚心欲動（脈解陽明土也土惡木也又曰陽氣與陰氣相薄水火相惡故惕然而驚）獨閉戶塞牖而處（脈解陰陽相薄陽盡而陰盛）甚則欲上高而歌棄衣而走（脈解陽盛而四支實則能登高熱盛于身故去衣而走）賁響腹脹（腹中有聲）是爲骭厥（骭音幹脛也以上病從經入）是主血所生病者（以下病從腑出陽明多血）狂瘧溫淫汗出鼽衄口喎脣胗（同疹）頸腫喉痺大腹水腫膝臏腫痛循

膺乳氣街股伏兔骭外廉足跗上皆痛中指不用氣盛
則身以前皆熱脈行身前其有餘于胃則消穀善飢溺色黃
氣不足則身以前皆寒慄胃中寒則脹滿爲此諸病盛
者人迎大三倍于寸口虛者人迎反小于寸口也○足
太陰之脈是動則病舌本強去聲食則嘔胃脘痛腹脹善
噫口問寒氣客于胃厥逆從下上散復出于胃故噫得後與氣大便泄氣則快然如
衰脹衰身體皆重以上病從經入是主脾所生病者以下病從臟出舌本
痛體不能動搖食不下煩心心下急痛即胃脘痛溏泄瀉瘕泄

後重也詳五十七難水閉黃疸不能臥強立股膝內腫厥足大指
不用爲此諸病盛者寸口大三倍于人迎虛者反小于
人迎也○手少陰之脈是動則病嗌乾心痛渴而欲飲
是爲臂厥以上病從經入是主心所生病者以下病從臟出目黃脇痛
臑臂內後廉痛厥掌中熱痛爲此諸病盛者寸口大再
倍于人迎虛者反小于人迎也○手太陽之脈是動則
病嗌痛頷腫不可以顧不能回首肩似拔臑似折以上病從經入是
主液所生病者以下病從腑出小腸主液耳聾目黃頰腫頸頷肩臑

肘臂外後廉痛爲此諸病盛者人迎大再倍于寸口虛
者反小于寸口也○足太陽之脈是動則病衝頭痛目
似脫項如拔脊痛腰似折角弓反張髀不可以曲皆痓證狀膕如
結腨如裂腨音喘足肚也是爲踝厥以上病從經入是主筋所生病者
以下病從腑出主筋義未詳太陽證多瘧或是指此痔瘧狂癲疾癲狂篇有刺太陽法頭顖
項痛目黃淚出鼽衄項背腰尻音敲脊尾膕踹同腨腳皆痛小
指不用爲此諸病盛者人迎大再倍于寸口虛者人迎
反小于寸口也○足少陰之脈是動則病飢不欲食此衛

氣失治也衛出下焦從少陰間行六腑爲三焦氣化面如漆柴色黑而瘦欬唾則有血
腎脈入肺故欬少陰竝衝脈下行衝爲血海上逆則唾血喝喝而喘坐而欲起衛氣浮動
目䀮䀮如無所見衛氣失治心如懸若飢狀氣不足則善恐
心惕惕如人將捕之腎志爲恐是爲骨厥以上病從經入是主腎所
生病者以下病從臟出口熱舌乾咽腫上氣嗌乾及痛煩心心
痛黃疸女勞疸腸澼大奇論腎澼下血脊股內後廉痛痿厥骨痿下不
足則上厥嗜臥仲景曰少陰病但欲寐足下熱而痛爲此諸病盛者寸
口大再倍于人迎虛者寸口反小于人迎也○手厥陰

之脈是動則病手心熱臂肘攣急腋腫甚則胸脇支滿心中憺憺大動面赤目黃喜笑不休手厥陰心包絡代心君用事故病與心經略同以上病從經入是主脈所生病者以下病從臟出心包絡代心君用事心主血脈煩心心痛掌中熱爲此諸病盛者寸口大一倍于人迎虛者寸口反小于人迎也○手少陽之脈是動則病耳聾渾渾焞焞音屯耳鳴嗌腫喉痺以上病從經入是主氣所生病者以下病從腑出三焦有氣無腑汗出目銳眥痛頰腫耳後肩臑肘臂外皆痛小指次指不用無名指爲此諸病盛者人迎大一倍

于寸口虛者人迎反小于寸口也○足少陽之脈是動則病口苦膽汁味苦善太息木鬱心脇痛不能轉側甚則面微有塵體無膏澤肝膽善潔病則反常足外反熱是爲陽厥以上病從經入是主骨所生病者以下病從腑出骨當作筋頭痛頷痛目銳眥痛缺盆中腫痛腋下腫馬刀俠癭瘰癧之名堅腫不潰汗出振寒瘧胸脇肋髀膝外至脛絕骨外踝前及諸節皆痛脈行身側故多用外字小指次指不用足第四指爲此諸病盛者人迎大一倍于寸口虛者人迎反小于寸口也○足厥陰之脈是動則病腰痛不可以俛仰筋不用丈夫㿉疝婦人少腹腫婦人不名疝而名瘕甚則嗌乾面塵脫色以上病從經入是肝所生病者以下病從臟出上缺主字胸滿嘔逆飧泄狐疝遺溺閉癃爲此諸病盛者寸口大一倍于人迎虛者反小于人迎也以上病證或由本經或合他經常與經脈互參看是動二字言外由各經徑入者也所生病三字指六陰經則各言其臟心包絡無臟則言脈指六陽經則大腸言津胃言血小腸言液膀胱言筋三焦言氣膽言骨皆內從臟腑出於各經也故每經必分兩層馬蒔謂是動爲取各經動穴驗病非是

案十二經脈皆外布於形體而內屬於臟腑故內經

以外從形體入於各經者爲是動以內從臟腑出於各經者爲所生病是兼經脈與臟腑竝言也此章以脈外衞氣爲先病脈內營血爲後病是專指經脈而言其義與內經不同然論內外之意實各有所取亦如十難之微甚特補內經所未及耳馬蒔譏爲臆說豈其然乎

二十三難

二十三難曰手足三陰三陽脈之度數可曉以不然手三陽之脈從手至頭長五尺五六合三丈手三陰之脈從手至胸中長三尺五寸三六一丈八尺五六三尺合二丈一尺足三陽之脈從足至頭長八尺六八四丈八尺足三陰之脈從足至胸長六尺五寸六六三丈六尺五六三尺合三丈九尺人兩足蹻脈從足至目長七尺五寸二七一丈四尺二五一尺合一丈五尺督脈任脈

各長四尺五寸二四八尺二五一尺合九尺凡脈長一十六丈二尺此所謂十二經脈長短之數也數如字不音否

手之三陰從胸走手手之三陽從手走頭足之三陽從頭走足足之三陰從足走腹此皆云從手足至頭從手足至胸者特舉長短言之非謂行度也手足陰陽各止三經此以六數者合左右言也蹻脈有陽蹻陰蹻合左右當得四脈此以兩數者男數其陽女數其陰也此一節言諸脈長短之數

經脈十二絡脈十五何始何窮也然經脈者行血氣通陰陽以榮於身者也其始從中焦注手太陰陽明陽明注足陽明太陰太陰注手少陰太陽太陽注足太陽少陰少陰注手心主少陽少陽注足少陽厥陰厥陰復還注手太陰別絡十五皆因其原如環無端轉相灌溉朝於寸口人迎以處百病而決死生也

絡者陰陽交經之脈卽別絡也詳二十六難敘十二經脈次第而不及兩蹻督任省文也因隨也原經俞也詳六

十六難朝猶會也寸口卽氣口爲手太陰經所以候三陰人迎爲足陽明經所以候三陽詳三難處者察病所在也此一節言諸脈循環之序詳一難

經云明知終始陰陽定矣何謂也然終始者脈之紀也寸口人迎陰陽之氣通於朝使如環無端故曰始也終者三陰三陽之脈絕絕則死死各有形故曰終也使去聲

終始古經篇名始如物之方生終如物之將盡形病證也詳二十四難此一節言脈有生死之診

經脈攷

靈樞終始 凡刺之道。畢于終始。刺法盡括於終始篇 明知終始陰陽定矣。○終始者。經脈爲紀。持其脈口人迎。以知陰陽有餘不足。平與不平。天道畢矣。終始之義即經脈部位之法。 所謂平人者不病。不病者。脈口人迎應四時也。上下相應而俱往來也。六經之脈不結動也。四時詳七難。上下結動詳三難。結動即盛躁也。

經脈 人始生。先成精。決氣篇兩神相搏合而成形。常先身生。是謂精 精成而腦髓生。骨爲幹。脈爲營。筋爲剛。肉爲牆。皮膚堅而毛髮長。穀

入于胃。脈道以通。血氣乃行。經脈者。所以能決死生。處百病。調虛實。不可不通。○肺。手太陰之脈。經第一 起于中焦。即中脘。在臍上四寸。凡經脈之中皆營血。營出中焦。隨宗氣而行。宗氣出上焦。寄於胃之大絡。在左乳下有動脈處。即經脈發源之地。故十二經必先行左而後行右。詳一難十五難。 下絡大腸。與大腸相表裏。 還循胃口。胃之上脘。 上膈。人心下有膈膜。前齊鳩尾。後齊十一椎。周圍著脊。遮蔽濁氣。不使上薰心肺。 屬肺。從肺系。喉嚨 橫出腋下。肩下脇上爲腋。 下循臑內。肩肘之間爲臑。臑音儒。 行少陰心經 心主之前。心包絡經 下肘中。臑盡處爲肘。 循臂內上骨下廉。肘以下爲臂。廉。陷也。 入寸口。名氣口。又名脈口。取此察三陰經脈。兼審五臟氣。在九候爲中部天。 上魚。循魚際。大指後肉隆起處統謂之魚。魚際乃其中穴名。 出大指之端。端杪也。手少商穴止。此是經脈。 其支者。旁行之脈。 從腕後。臂骨盡處爲腕。 直出次指內廉。食指 出其端。從腕後列缺穴交手陽明。此陰陽相交之別絡。凡經脈遞注。皆以別絡相接。若手太陰經脈。從此斜入別絡。即是反關。 ○大腸。手陽明之脈。經第二 起于大指次指之端。大指之次指即食指。 循指上廉。出合谷兩骨之間。合谷穴。俗名虎口岐骨間有動脈。在九候爲中部地。 上入兩筋之間。陽谿穴。 循臂上廉。入肘外廉。曲池穴。 上臑外前廉。上肩。出髃骨之前廉。髃音虞。髃骨穴。在肩端兩骨間。 上出于柱骨之會上。天柱骨。膀胱經至此會於大椎。

下入缺盆。肩下橫骨陷中。足陽明穴。 絡肺。與肺相表裏。 下膈。屬大腸。其支者。凡篇中所用支字。有指經脈分行而言者。不可概指爲絡脈。 從缺盆上頸。貫頰。入下齒中。還出挾口。交人中。此是經脈。 左之右。右之左。上挾鼻孔。從迎香穴。交足陽明。陽經相交在頭。 ○胃。足陽明之脈。經第三 起于鼻之交頞中。頞。山根也。從迎香上行。左右相交於頞中。 旁約太陽之脈。睛明之分。約一作納。 下循鼻外。鼻旁巨髎穴。在九候爲上部地。 上入齒中。還出挾口。環脣下。交承漿。在下脣陷中。 卻循頤後下廉。頤下爲頷。頷下爲頤。 出大迎。頷前 循頰車。耳下曲頰。 上耳前。過客主人。足少陽經穴。在耳前起骨。 循髮際。至額

顱顖前為髮際髮際前爲額顱其支者從大迎前下人迎一名五會結喉旁一寸五分取此以察三陽經脈兼診衛氣馬蒔謂候五藏非是循喉嚨入缺盆下膈上脘中脘之分屬胃絡脾相爲表裏其直者正經直行從缺盆下乳內廉下挾臍入氣街中又名氣衝在歸來下一寸有動脈其支者起于胃口下循腹裏下至氣街中而合上分下合以下髀關抵伏兔股內爲髀髀前膝上六寸起肉處爲伏兔伏兔後爲髀關下膝臏中挾膝筋中爲臏下循脛外廉下足跗足面入中指內間其支者下廉三寸而別自膝下三寸而別下下入中指外間上分下合同至厲兌穴止此是經脈其支者別跗上入大指間出其端從跗上衝陽穴交足太陰此陰陽相交之別絡

○脾足太陰之脈第四經起于大指之端足大指隱白穴循指內側白肉際過核骨後一作覈骨俗名孤拐骨足跟上兩旁起骨上內踝前廉脛兩旁內外曰踝上踹內踹一作腨音喘又名腓足肚也循脛骨後脛骨名骭交出厥陰之前肝經上膝股內前廉足魚腹上越兩筋間陰股內箕門穴在九候爲下部人入腹屬脾入臟絡胃相爲表裏上膈馬蒔注曲折向下至大包再曲折向上非是蓋大包即虛里穴爲脈所發源之地非足太陰經穴挾咽連舌本散舌下此是經脈其支者復從胃別上膈注膻中注心中交手少陰經凡陰經相交在腹各有支脈獨脾直注心臟○心手少陰之脈第五經起于心中出屬心系心系上入肺大葉間復由肺葉而下曲折向後貫脊髓通腎蓋五臟系皆通心心爲五臟主也下膈絡小腸相爲表裏其支者從心系上挾咽繫目系其直者復從心系卻上肺下出腋下極泉穴在臂內腋下筋間動脈入胸下循臑內後廉行太陰心主之後肺經心包絡經下肘內循臂內後廉抵掌後銳骨之端其下爲神門穴在九候爲中部人入掌內後廉循小指之內出其端至少衝穴止交於手太陽皆是經脈滑伯仁曰心經尊於他臟故其交經授受不假支絡○小腸手太陽之脈第六經起于小指之端手小指少澤穴循手外側上腕出踝中

腕下兌骨爲踝直上循臂骨下廉出肘內側兩筋之間上循臑外後廉出肩解脊兩旁爲膂膂上兩角爲肩解繞肩胛肩解下成片骨交肩上上會大椎左右相交入缺盆絡心相爲表裏循咽下膈抵胃屬小腸其支者從缺盆循頸上頰至目銳眥目外角爲銳眥卻入耳中至聽宮穴止此是經脈其支者別頰上䪼音拙目下爲䪼抵鼻至目內眥內眼角斜絡于顴從目內眥交足太陽陽經相交在頭○膀胱足太陽之脈第七經起于目內眥睛明穴爲手足太陽少陽足陽明之會上額髮際前交巔腦頂上百會穴其支者從巔至耳上角過足少陽率谷浮白竅陰三穴所以散養經脈其

直者從巔入絡腦。頭髓也。還出別下項。腦後爲項兩旁爲頸前爲喉。循肩髆內。肩後之下爲髆。挾脊。椎骨爲脊行脊骨兩旁相去各一寸五分。抵腰中。尻上橫骨爲腰。入循膂。挾脊內爲膂。絡腎屬膀胱。相爲表裏。其支者從腰中下挾脊貫臀。挾腰髖骨兩旁爲機機後爲臀。入膕中。膝後曲處爲膕自循肩髆至此爲挾脊第一行。其支者從髆內左右別下貫胛。膂內爲胛卽挾脊內。挾脊內過髀樞。股外爲髀捷骨下爲髀樞。循髀外。從後廉下合膕中。與前入膕者合此挾脊第二行相去各三寸。以下貫踹內出外踝之後。申脈穴。循京骨。本經穴足外側赤白肉間。至小指外側。至至陰穴止此是經脈從小指斜趨足心交足少陰湧泉穴此陰陽相交之別絡[案]足太陽經當從申脈穴交陽蹻上行腹氣之街。再交陰蹻下行。然後交足少陰經照海穴方合經脈度數。○腎足少陰之脈。第八經。起于小指之下。邪趨足心。邪通斜足心湧泉穴。出于然谷之下。本經穴足踝前大骨陷中。循內踝之後照海穴下。別入跟中。足後跟骨上陷中太谿穴在九候爲下部地。以上踹內出膕內廉上股內後廉貫脊。會於督脈長強穴。屬腎絡膀胱。相爲表裏當十四椎出屬帶脈。其直者從腎上貫肝膈入肺中循喉嚨。並於人迎。挾舌本。絡於橫骨終於會厭此是經脈。其支者從肺出絡心注胸中。交手厥陰心包絡經陰經相交在腹。○心主代心君用事故稱心主。手厥陰心包絡之脈

第九經。起于胸中。出屬心包絡。居心之下。下膈。歷絡三焦。與三焦相表裏上焦膻中中焦中脘下焦在臍下一寸名陰交故稱歷絡。其支者從胸中出脇下腋三寸。脇上爲腋。上抵腋下循臑內行太陰少陰之間。肺心二經之中。入肘中。曲澤穴肘內廉陷中。下臂行兩筋之間。掌後橫紋陷中。入掌中循中指出其端。至中衝穴止此是經脈。其支者別掌中。循小指次指出其端。小指之次指卽無名指也從掌中勞宮穴交手少陽經此陰陽相交之別絡。○三焦手少陽之脈。第十經。起于小指次指之端上出兩指之間循手表腕。臂骨外盡處。出臂外兩骨之間。天井穴在肘下。上貫肘循臑外。手太陽之裏手陽明之外。上肩而交出足少陽之後入缺盆由足陽明之外。布膻中。上焦兩乳中間。散絡心包。與心包相表裏。下膈循屬三焦。其支者從膻中上出缺盆。上項繫耳後直上。出耳上角以屈下頰至䪼。此是經脈。其支者從耳後入耳中。出走耳前。和髎絲竹空二穴在九候爲上部人。過客主人前。足少陽穴耳前上廉起骨。交頰至目銳眥。從耳後出交足少陽陽經相交在頭。○膽足少陽之脈。第十一經。起于目銳眥。童子髎穴去眥五分由聽會上行頭角在九候爲上部天。上抵頭角下耳後循頸。行手少陽之前。至肩上。卻交出手少陽之後入缺

盆。其支者。從耳後入耳中。過小腸聽宮穴出走耳前。至目銳眥
後。其支者。別銳眥。下大迎。胃經穴在頷前一寸三分動脈陷中。合于手少
陽。抵于䪼。顴髎之分下加頰車。牙車。下頸合缺盆。與前入者相合以下
胸中。貫膈。期門之所絡肝。屬膽。相爲表裏循脇裏。腋下爲脇名胠出氣街。
即氣衝毛際兩旁動脈。繞毛際。曲骨外爲毛際橫入髀厭中。捷骨下即髀樞環跳穴。
其直者。從缺盆下腋。循胸。過季脇。脇骨下爲季脇即肝經章門穴下合
髀厭中。與前入者相合以下循髀陽。髀外太陽陽明之間出膝外廉。下外
輔骨之前。䯒骨爲輔骨直下抵絕骨之端。外踝上爲絕骨下出外踝

之前。循足跗上。足面入小指次指之間。至足第四指竅陰穴止此是經脈
其支者。別跗上入大指之間。循大指岐骨內。出其端。大指
本節後爲岐骨還貫爪甲。出三毛。大指爪甲後爲三毛從跗上臨泣穴交足厥陰此陰陽相
交之別絡。○肝足厥陰之脈。第十二經起于大指叢毛之際。三毛後橫
紋爲叢毛上循足跗上廉。去內踝一寸。中封穴上踝八寸。交出
太陰之後。脾經上膕內廉。循股陰。髀內爲股毛際外羊矢下一寸五分五里之分
臥而取之有脈即九候下部天女子取太衝在足大指本節後二寸陷中入毛中。入陰毛中過陰
器。左右環繞陰器抵小腹。臍下挾胃。屬肝。絡膽。相爲表裏上貫膈。布脇

肋。循喉嚨之後。上入頏顙。咽顙連目系。上出額。與督脈會
于巔。百會穴案凡陰經不行頭獨足厥陰上行於頭然經脈實止於頰裏脣內其自目系上額會巔乃交
督脈之絡必左右十二經皆畢始交於督詳一難其支者。從目系下頰裏。環脣
內。營氣篇謂究于畜門者即此此是經脈其支者。復從肝別貫膈。上注肺。
案行左十二經者至肝而畢再注肺而行右十二經此四句即從左交右之絡所謂交通于中也必行於右者
亦至肝而畢然後交於督脈任脈而諸經皆遍一度所謂併行一數也故他經入膈皆止一脈而足厥陰獨有
二脈一是從肝貫膈上注肺是左脈交右也一是屬肝上貫膈入頏顙上額會督是右脈交督也注家謂此節
注肺爲周而復始非是內經此篇專論十二經及三陽診人迎三陰診氣口之法故未言及兩蹻督任也○

經脈十二者。伏行分肉之間。深而不見。其常見者。足太
陰過于外踝之上。無所隱故也。足陽明之別名曰豐隆去外踝上八寸別走太
陰足太陰之別名曰公孫去大指本節後一寸別走陽明此亦脾胃二經絡脈然其分絡處在跗上此在外踝
上仍當作經脈而論蓋三陰經脈除寸口而外惟此處尚無所隱耳諸脈之浮而常見者。
皆絡脈也。六經絡。總言手足六經手陽明少陽之大絡。起于五
指間。上合肘中。陽明起於食指上至偏歷少陽起無名指上至外關二穴皆在肘上偶舉兩經
之絡爲例飲酒者。衛氣先行皮膚。先充絡脈。絡脈先盛。衛行脈外
常先於血而絡脈又淺故先盛故衛氣已平。先盛者先平營氣乃滿。而經脈

大盛（營行脈中常後於氣而經脈又深故後盛）脈之卒然盛者皆邪氣居之（邪氣與酒同類）留于本末（經爲本絡爲末）不動則熱（邪初入則盛而動久留反不動然必發熱）不堅則陷且空（邪去則營衛皆衰）不與衆同（異於平人）是以知其何脈之動也（因飲酒而知其脈之動故以先盛爲絡後盛爲經可見扁鵲所飲上池水當是酒醪之屬蓋古有其方惜後世失傳耳）

〔經水〕天至高不可度地至廣不可量若夫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其死可解剖而視之其藏之堅脆府之大小穀之多少脈之長短血之清濁氣之

多少十二經之多血少氣與其少血多氣與其皆多血氣與其皆少血氣皆有大數（古人內景皆從實際得之）

〔脈度〕手之六陽從手至頭長五尺五六三丈手之六陰從手至胸中三尺五寸三六一丈八尺五六三尺合二丈一尺足之六陽從足上至頭八尺六八四丈八尺足之六陰從足至胸中六尺五寸六六三丈六尺五六三尺合三丈九尺蹻脈從足至目七尺五寸二七一丈四尺二五一尺合一丈五尺督脈任脈各四尺五寸二四八尺二五一尺合九尺凡都合一十六丈二尺此氣之大經隧也（每經左右各一故三陽三陰皆以六數難經內經皆同）

○蹻脈者少陰之別（陰蹻爲足少陰別絡靈內經謂陰陽相交之十五絡爲別絡此又謂蹻爲少陰之別可見太陽交少陰必由蹻脈矣）起于然骨之後（內踝前大骨下爲然骨又名然谷內踝後照海穴分陰蹻）上內踝之上直上循陰股入陰（陰器）上循胸裏入缺盆上出人迎之前入頄（音求面顴也名大迎巨曲頷前一寸半骨陷中細脈）屬目內眥（睛明穴）合于太陽陽蹻而上行（太陽陽蹻爲足太陽別絡）氣并相還（相并周旋）則爲濡目（榮潤也）氣不營（營通榮）則目不合

○蹻脈有陰陽何脈當

其數曰男子數其陽（男以陽蹻爲經）女子數其陰（女以陰蹻爲經）當數者爲經不當數者爲絡也（經入脈度絡不入脈度故經脈尺寸只載兩蹻）

〔奚熱病〕其足太陽有通項入于腦者正屬目本名曰眼系頭目苦痛取之在項中兩筋間入腦（開督脈一寸半腦戶枕骨上入髮際二寸名曰玉枕）乃別陰蹻陽蹻（目系與太陽合與兩蹻各別）陰陽相交陽入陰（衛氣從陰蹻走少陰入臟爲寐）陰出陽（衛氣從陽蹻走太陽出目爲寤）交于目銳眥（兩蹻交會在睛明穴）陽氣盛則瞋目（衛出陽蹻則目張而寤）陰氣盛則瞑目（衛入陰蹻則目合而寐〔案〕此段與前段氣并相還皆言衛氣所行非營血所行）

逆順肥瘦 脈行之逆順奈何。曰：手之三陰，從藏走手，交手陽經。手之三陽，從手走頭，交足陽經。足之三陽，從頭走足，交足陰經。足之三陰，從足走腹。復交手陰經。

衛氣 請言氣街。脈行徑路為街。胸氣有街，腹氣有街，頭氣有街，脛氣有街，凡脈皆以絡相接，然又別有四街，亦諸脈相通處。故氣在頭者，止之于腦；手足三陽相通在頭，脈氣盡處為止。氣在胸者，止之膺與背腧；胸旁為膺，太陽經有五臟腧穴，上對胸。手足三陰相通在胸。氣在腹者，止之背腧，太陽經有六腑腧穴，下對臍。與衝脈于臍左右之動脈者，足陽明經有衝脈穴。他經並無，在此交通者。此必陽蹻交陰蹻之路，蓋背腧為陽蹻所注，衝脈為陰蹻所注也。氣在脛者，止之于氣街，即陽明經氣衝穴。與承山踝上以下。承山，太陽穴名，在腨下一寸半。足三陽三陰相通，在足以上四街，頗近諸經相接之絡，然卻是別徑。

動輸篇 營衛之行也，上下相貫，如環之無端。今有其卒然遇邪氣，及逢大寒，手足懈惰，營衛不到，不能動用。其脈陰陽之道，相輸之會，行相失也，斷而不續。凡刖足墮指者亦然。氣何由還？曰：夫四末陰陽之會者，此氣之大絡也。陰經陽經相接，皆在手足之指，故云四末大絡，即交經支脈也。四街者，氣之徑路也。近捷為徑，言經脈相通處，除絡脈而外，另有四街為捷徑。故絡絕則徑通，絡在四末外，四街在肢體內，故不與絡俱絕。四末解，則氣從合，邪去凍釋，仍從絡合。相輸如環。

素問骨空論 任脈者，起于中極之下，中極穴在臍下四寸，其下即二陰之交，名會陰穴。任由會陰而行腹，督由會陰而行背。以上毛際，橫骨上中極下一寸陷中，動脈應手。循腹裏，中極穴。上關元，臍下三寸穴名。至咽喉，廉泉穴。上頤，循承漿，絡齒齗。循面，入目。目下承泣穴。案甲乙經無上頤循面入目之句，蓋任脈從關元、氣海上中庭、膻中，即交手太陰經，其至咽上頤循面入目，皆走絡脈。○督脈者，起于少腹以下骨中央，會陰穴，與任脈相接。女子入繫廷孔，陰廷之孔，即窈漏穴。其孔，溺孔之端也，溺，鳥去聲。

小便。其絡循陰器，陰戶。合篡間，前後二陰之中為篡。繞篡後，肛門。別繞臀，背中總行為合，分行為繞，支絡為別。至少陰，腎經。與巨陽，太陽膀胱經。中絡者合少陰，督脈之別支，與二經之中絡合并於少陰。上股內後廉，上當作下，此從中絡合少陰下行者。貫脊屬腎。此從中絡合少陰上行者。以上言督之別支下合少陰，故自下而上。與太陽起于目內眥，分起支脈。上額交巔，復合為一。上入絡腦，還出別下項，循肩髆內，俠脊，俠當作貫。抵腰中，入循膂，絡腎。與前貫脊屬腎者相接。以上言督之別支上並太陽，故自上而下。其言一如太陽經所行，以督居脊中，太陽夾脊傍也。其男子，循莖，男子陰器。下至篡，與女子等。上文論女子，此三句補論男子。其少腹

直上者貫齊通臍中央上貫心入喉上頤承漿穴環脣上繫兩目之下中央此七句乃任脈也因論督脈從會陰行於背遂將任脈從會陰行於腹者一併詳之蓋連類並及之文法甲乙經疑為衝脈馬蒔汪昂皆謂督脈有並任脈而行俱非

皇甫謐甲乙經照海足少陰穴陰蹻所生在足內踝下一寸交信足少陰穴在足內踝上二寸少陰前太陽後筋骨間陰蹻之郄同隙〇申脈足太陽穴陽蹻所生也在足外踝下陷者中容爪甲許外踝下五分附陽內經作付陽足太陽穴陽蹻之郄在足外踝上三寸太陽前少陽後筋骨間

按此章專論經脈為審證施治第一件眞實功夫故長短度數陰陽次第無不與內經同特不及內經之詳耳然內經亦有隱而未言之義後世注家往往隨文訓詁不能闡發遂使經脈一道義多矛盾無怪醫者徒襲其虛名而不知其實用也如經脈丈尺皆合左右通算是左右循環必有先後之殊經文皆未詳及則交通于中之語詳一難果何所指耶攷脈本營血隨宗氣而行內經謂左乳下其動應衣者為脈宗氣詳十五難此非空言也試令人自驗兩乳下左乳獨有動氣而右則無是宗氣發源必在於左則所謂始從中焦行於經隧者必先左而後右其義甚明是以他經貫膈之支止言一脈以左右同也獨足厥陰貫膈之支左右不同則分言兩脈一為貫膈入肺是左者畢而交右也一為貫膈入頏顙是右者畢而交督也從督交任從任注肺而後十六丈二尺之數始盡此先左後右之義可攷內經而知者也十六丈二尺之中

原有兩蹻脈一丈五尺經文亦未敘及則當數為經之語果何所指耶攷陽蹻起足太陽申脈穴由跗陽穴郄而上至目陰蹻起足少陰照海穴由交信穴郄而上至目是足太陽經必交陽蹻上行再交陰蹻下行以交足少陰經而後一丈五尺之數方有著落內經謂太陽從小指斜趨足心交少陰者乃陽經陰經表裏相傳之別絡詳二十六難並非經脈行度之常也然陽蹻陰蹻皆上於目若俱在目相接則左右兩蹻共

有三丈又不止一丈五尺矣再攷內經四街論謂腹氣有街後止背腧前止衝脈及臍之左右又謂四街徑路相通注者皆不知所指竊謂陽蹻並太陽督脈行於身後必由背輸陰蹻並少陰陽明行於身前必由衝及臍之左右兩蹻至此各得三尺七寸半陰陽合計恰是七尺五寸左右合計恰是一丈五尺是陽蹻上行必從背輸通腹氣之街再交陰蹻下行也其兩蹻上至目者乃直行之經如手太陰少商之類並非循環交接之地此兩蹻所行可攷內經而知者也足厥陰有會巔解者謂陰經不上頭獨足厥陰能上頭則與三陰六尺五寸之數不符其實乃兼督脈而言督脈有從少腹貫臍解者謂督脈並任脈而行則與行背為陽之義不切其實乃兼任脈而言是皆論此經而連及所交之經也督任同起於會陰穴督脈上巔任脈注胏則當督長於任而云各四尺五寸者乃截長補短之大數耳此厥陰督任之長短可攷內

經而知者也凡此皆營血行度非衞氣行度因衞性慓悍非常數所能拘故難經但詳營血行度而已然營血行度既明則衞氣之為病亦皆可據此以定之夫經脈布於一身凡病由外受必從經入病由內生必從經出故病非經脈無以審證醫非經脈無以施治經脈有三陽三陰之別則診候斷不可少一難獨取寸口二難分關前候陽關後候陰是扼要審證之法此章仍以人迎候陽寸口候陰是精詳施治之法蓋古人治病多用鍼灸鍼灸所施當依經脈故必致其精詳如此可見扁鵲脈法亦非獨取寸口竟置人迎於不用也後世注家沿叔和之誤妄以人迎氣口分屬左右不但未言之奧義毫無體認卽已言之名數亦茫不識為何用甚矣醫之難也

二十四難

二十四難曰手足三陰三陽氣已絕何以爲候可知其吉凶不然足少陰氣絕卽骨枯少陰者冬脈也伏行而溫於骨髓故骨髓不溫卽肉不著骨骨肉不相親卽肉濡而卻肉濡而卻故齒長而枯髮無潤澤無潤澤者骨先死戊日篤己日死上不字音否

少陰腎屬寒水其充在骨其華在髮著粘也濡軟也卻退也齒者骨之餘篤甚也戊己屬土勝水

足太陰氣絕則脈不榮其口脣口脣者肌肉之本也脈不榮則肌肉不滑澤肌肉不滑澤則肉滿肉滿則脣反脣反則肉先死甲日篤乙日死

太陰脾屬溼土其充在肌其華在脣四白肉滿脣反者肌敗而墳起也甲乙屬木勝土

足厥陰氣絕卽筋縮引卵與舌卷厥陰者肝脈也肝者筋之合也筋者聚於陰器而絡於舌本故脈不榮則筋縮急筋縮急卽引卵與舌故舌卷卵縮此筋先死庚日篤辛日死

厥陰肝屬風木其充在筋其華在爪卵睾丸也仲景作囊縮庚辛屬金勝木

手太陰氣絕卽皮毛焦太陰者肺也行氣溫於皮毛者也氣弗榮則皮毛焦皮毛焦則津液去津液去則皮節傷皮節傷則皮枯毛折毛折者則毛先死丙日篤丁日死

太陰肺屬燥金其充在皮其華在毛丙丁屬火勝金

手少陰氣絕則脈不通脈不通則血不流血不流則色澤去故面色黑如黧此血先死壬日篤癸日死黧音黎

少陰心屬熱火其充在血其華在面壬癸屬水勝火

三陰氣俱絕者則目眩轉目瞑目瞑者爲失志失志者則志先死死卽目瞑也瞑音瞑

三陰兼手經足經而言眩轉環視也瞑合目也三陰內屬五臟爲五神所居故曰志

六陽氣俱絕者則陰與陽相離陰陽相離則腠理泄絕

汗乃出太如貫珠轉出不流卽氣先死旦占夕死夕占旦死

衞出下焦間行臟腑者爲陰陰爲陽之守衞行脈外溫養形骸者爲陽陽爲陰之固不可相離也離則散矣腠理皮膚也絶汗魄汗也衞氣恆盛於陽經故六陽絶證必衞氣先散仲景謂之亡陽

經絶攷

靈樞終始 太陽之脈其終也戴眼(上視)反折(身向後曲)瘈瘲(音契縱手足抽動也)其色白絶皮(卽腠理泄)乃絶汗絶汗則終矣(素問無絶皮)少陽終者耳聾百節盡縱(木主筋)目系絶(素問作目睘絶系睘音瓊直視如驚貌俗作睘譌作環俱非)目系絶一日半則死矣其死也色靑(素問作色先靑)白乃死(金勝木)陽明終者口目動作(其脈環骨繫且)喜驚妄言(閧木音而驚罵詈不避親疎)色黃其上下之經盛而不行則終矣(素問作其上下經盛不仁)少陰終者面黑齒長而垢腹脹閉塞上下不通而終矣(腎主二便便閉故脹)厥陰終者中熱嗌乾(脈貫膈入頏顙)喜溺心煩甚則舌卷卵上縮而終矣太陰終者腹脹閉(當作閉)不

得息氣噫善嘔嘔則逆逆則面赤不逆則上下不通上下不通則面黑皮毛燋而終矣(素問診要經終篇與此相同)

經脈 手太陰氣絶則皮毛焦太陰者行氣溫于皮毛者也故氣不榮則皮毛焦皮毛焦則津液去皮節津液去皮節者則爪枯毛折毛折者則毛先死丙篤丁死火勝金也○手少陰氣絶則脈不通脈不通則血不流血不流則髮色不澤(髮爲血之餘)故其面黑如漆柴者血先死壬篤癸死水勝火也○足太陰氣絶者則脈不營肌肉脣舌者肌肉之本也脈不榮則肌肉軟肌肉軟則肉萎(凋殘也)人中滿人中滿則脣反脣反者肉先死甲篤乙死木勝土也○足少陰氣絶則骨枯少陰者冬脈也伏行而濡骨髓者也故骨不濡則肉不能著也骨肉不相親則肉軟卻肉軟卻故齒長而垢髮無澤髮無澤者骨先死戊篤己死土勝水也○足厥陰氣絶則筋絶厥陰者肝脈也肝者筋之合也筋者聚于陰氣(當作器)而脈絡于舌本也故脈弗榮則筋急筋急則引舌與卵故脣青舌卷卵

縮則筋先死庚篤辛死金勝木也○五陰氣俱絕則目系轉轉則目運目運者爲志先死(志爲五臟之神其精皆注於目)志先死則遠一日半死矣○六陽氣絕則陰與陽相離離則腠理發泄絕汗乃出故旦占夕死夕占旦死

(素問三部九候論)瞳子高者太陽不足戴眼者太陽已絕(目系入項與太陽經合)此決死生之要也(獨言太陽必有脫簡)

【案】前章脈度是始字之義此章經絕是終字之義古終始篇雖亡然大意不過如此陰經有六而止言五者指臟氣所應也獨心包絡無臟故不言手厥陰陽經有六不分詳而總言者指衛氣所應也人生知覺運動全憑衛氣爲用衛氣盛於陽經故六陽經皆以亡陽爲絕證陰經之絕是臟氣五臟屬陰陰性精專其死較緩故以相勝之日計之陽經之絕是衛氣衛氣屬陽陽性迅疾其死甚速故以旦夕計之此章七先字有見微知幾意

二十五難

二十五難曰有十二經(有脫脈字上)五藏六府十一耳其一經者何等經也然一經者手少陰與心主別脈也心主與三焦爲表裏俱有名而無形故言經有十二也

手少陰心之經君火也心主又名心包絡手厥陰經相火也心包絡代心君用事故曰心主然非心臟本脈故云別脈三焦手少陽經亦屬相火(詳三十一三十八難)有名者有其經與氣也無形者無其臟與腑也

心主攷(三焦詳三十一三十八難)

(靈樞脹論)夫胸腹臟腑之郭也膻中者心主之宮城也(膻中即宗氣所居靈樞言其氣故有心主之名而以膻中爲宮城)

(邪客)心主之脈出于中指之端(中衝穴)內屈循中指內廉以上留于掌中(勞宮穴)伏行兩骨之間外屈出兩筋之間骨肉之際(大陵穴)其氣滑利上二寸(內關穴)外屈出行兩筋之間上至肘內廉(曲澤穴)入于小筋之下留兩骨之會上入于胸中(天泉天池二穴)內絡于心肺(手厥陰本從胸走手此段從手逆數至胸)○手

少陰之脈。獨無腧何也。（無治病之腧即原穴也詳六十六難）曰。少陰。心脈也。心者。五臟六腑之大主也。精神之所舍也。其臟堅固。邪弗能容也。容之則心傷。心傷則神去。神去則死矣。故諸邪之在于心者。皆在于心之包絡。包絡者。心主之脈也。故獨無腧焉。（包絡護心外而居膻中代心君用事即宗氣也）少陰無腧者。不病乎。曰。其外經病（手少陰經）而臟不病。（心藏不可病蓋經脈與臟氣本是兩種故診脈亦分兩法）故獨取其經于掌後銳骨之端。（少陰經神門穴獨取此治少陰經病）其餘脈出入屈折其行之疾徐。皆如手少陰心主之脈行也。（治手少陰者即治心包絡經故九鍼謂心之原出于大陵本輸謂心出于中衝大陵中衝皆手厥陰心包絡經穴詳六十六難）故本輸者。皆因其氣之虛實疾徐以取之。是謂因衝而瀉。（邪盛爲衝）因衰而補。（正虛爲衰）如是者。邪氣得去。眞氣堅固。是謂因天之序。

［素問靈蘭秘典論］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五臟之主藏神之地性之體也）肺者。相傅之官。治節出焉。（傅音付譌作傳非是肺居至高主一身之氣其尊次於心故云）肝者。將軍之官。謀慮出焉。（本經云肝爲之將又云罷極之官）膽者。中正之官。決斷出焉。（爲肝之佐）膻中者。臣使之官。喜樂出焉。（即宗氣代心君行事情之用也素問從宗氣所居之地名之故不曰心包絡而曰膻中蓋因宗氣無形故取名不同）脾胃者。倉廩之官。五味出焉。（水穀之海）大腸者。傳道之官。變化出焉。（道音導變化之物即渣滓）小腸者。受盛之官。化物出焉。（腐化水穀）腎者。作強之官。伎巧出焉。（衛氣慓悍出於下焦爲腎間動氣故云作強腎藏精與志故云伎巧）三焦者。決瀆之官。水道出焉。（上焦如霧中焦如漚下焦如瀆）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衛氣出於下焦能蒸膀胱之液外走太陽以行津於皮膚故藏津膀胱有出竅而無入竅全憑衛氣滲入故曰氣化）凡此十二官者。不得相失也。故主明則下安。以此養生則壽。主不明則十二官危。使道閉塞而不通。形乃大傷。

［案］心主本無形。靈樞名曰心包絡。素問名曰膻中。則似有形。此後人所以紛紜聚訟。毫無定論也。竊謂膻中在軀殼外。兩乳間。是任脈穴名。不應爲臟。心包絡在軀殼內。黃脂細筋。上連心肺。是護臟脂膜。亦不應爲臟。因心主無形可指。特借此爲名。亦如衛氣出於下焦無形可指。則名曰腎間動氣也。素問取在外之經穴爲名。故不稱心包絡而稱膻中。靈樞取在內之

脂膜爲名，故不稱膻中而稱心包絡。觀膻中爲心主宮城之語，其義了然矣。是膻中、心包絡之稱皆借名，非臟名也。惟心主之稱，始爲本臟實名耳。然心主雖無其臟，必有其氣，氣在膻中之內、包絡之間者，卽宗氣也。靈樞謂大氣摶積胸中，命曰氣海，正指心臟之外。可知心臟堅固，邪弗能容者，宗氣護之也。又謂宗氣積于胸中，以貫心脈而行呼吸，可知手厥陰主脈所生病，詳二十二難及諸邪在心皆在心之包絡者，亦宗

氣代之也。然則心主卽宗氣之別名，宗氣卽心主之臟氣。分配五臟則名心主，統持一身則名宗氣。曰主曰宗，其義正同。況心君無爲者，性之體；心主代心行事者，情之用。天下豈有無情之氣、無氣之情？惟心主卽是宗氣，故能居中馭外，情動氣隨，凡爲治節、爲謀慮、爲決斷、爲伎巧者，莫不稟此氣而各效其能。是宗氣與心主本同類而異名，確無疑義。至若倉廩、傳道、受盛、決瀆、州都等官，此則統於三焦，爲衛氣之別使。詳三十八難是以心主與三焦相表裏者，一爲在上之宗氣，所謂膈肓之上，中有父母也；一爲在下之衛氣，所謂七節之旁，中有小心也。靈樞經脈篇敘諸經入臟入腑支脈，皆止曰絡，獨手厥陰入三焦曰歷絡，手少陽入心包曰散絡。詳二十三難正因無臟腑而但有其氣，故加歷、散二字以明之。此章不稱膻中、包絡，獨稱心主，且謂有名無形，洵爲確論。馬元臺輩不知此氣爲何氣，妄指筋膜以實其形，反譏難經爲誤，何其陋也。

心爲君火，則心主爲相火。三焦與心主相表裏，故亦爲相火。自王叔和取三焦配命門於右尺，後人遂指命門爲相火，其誤實始於此。詳三十九難夫不溯生成之形氣爲主，反執鑿空之脈位爲據，相沿至今，牢不可破，殊不可解。

二十六難

二十六難曰經有十二絡有十五餘三絡者是何等絡也然有陽絡有陰絡有脾之大絡陽絡者陽蹻之絡也陰絡者陰蹻之絡也故絡有十五焉

直行者爲經旁行者爲絡絡卽經之分支陰經陽經交接之會也又名別絡陽蹻陰蹻爲太陽少陰交接之會（詳二十三難）脾之大絡素問謂爲胃之大絡乃宗氣所居爲經脈發源之地（詳十五難）

十五絡攷

（靈樞經脈）諸絡脈皆不能經大節之間必行絕道而出入復合于皮中（如肺經直行至大指少商穴而止是經脈能經大節也絡則從列缺分交大腸之偏歷似直行阻而旁行之意故不能經大節餘絡倣此）其會皆見于外（絡脈淺）故諸刺絡脈者必刺其結上甚血者雖無結急取之（結而血甚固當取卽無結而血者亦當取）以瀉其邪而出其血留之發爲痺也（邪留則脈不通）〇手太陰之別（陰經交陽經者爲別絡）名曰列缺（腕側上一寸半）起于腕上分間（分肉之間）並太陰之經直入掌中散入于魚際（絡脈又分孫絡爲散）

其病實則手銳掌熱（銳掌未詳）虛則欠䶦（同呿音去張口運氣）小便遺數（入聲）取之去腕半寸（在尺部後當作寸半卽列缺穴）別走陽明也（交偏歷穴）〇手少陰之別名曰通里去腕一寸半（半字衍文）別而上行循經入于心中繫舌本屬目系其實則支膈（膈中若有物支）虛則不能言（言爲心之聲）取之掌後一寸別走太陽也（交支正穴）〇手心主之別名曰內關去腕二寸出于兩筋之間循經以上繫于心包絡心系（包絡卽心系之脂膜）實則心痛虛則爲頭強（勁急也）取之兩筋間也（別走外關穴）〇手太陽之別名曰支正上腕五寸內注少陰（與通里穴相接）其別者上走肘絡肩髃（亦作髃肩前兩間骨）實則節弛肘廢虛則生肬（音尤贅也）小者如指痂疥取之所別也〇手陽明之別名曰偏歷去腕三寸別入太陰（與列缺穴相接）其別者上循臂乘肩髃上曲頰偏齒其別者入耳合于宗脈（口問篇目者宗脈之所聚）實則齲聾（齲音踽齒缺也）虛則齒寒痺膈取之所別也〇手少陽之別名曰外關去腕二寸外遶臂（與內關穴相接）注胸中合心主病實則肘攣虛則不收取之所別也〇足太陽之別名曰飛揚去踝七

寸別少陰別字下當有走字與大鍾穴相接實則軆窒頭背痛虛則軆

衄取之所別也〇足少陽之別名曰光明去踝五寸別

走厥陰與蠡溝穴相接下絡足跗實則厥虛則痿躄同躃音辟跛足坐

不能起取之所別也〇足陽明之別名曰豐隆去踝八

寸別走太陰與公孫穴相接其別者循脛骨外廉上絡頭項合

諸經之氣下絡喉嗌卽胃氣上衝合于陽明竝下人迎也詳三難其病氣逆

則喉痹卒瘖卒音猝實則狂顛同癲虛則足不收脛枯取之

所別也〇足太陰之別名曰公孫去本節之後一寸足大

指本節後別走陽明與豐隆穴相接其別者入絡腸胃厥氣上逆則

霍亂實則腸中切痛虛則鼓脹取之所別也〇足少陰

之別名曰大鐘當踝後踝字上當有內字繞跟別走太陽與飛揚穴

相接經脈行度足太陽必走陽蹻陰蹻交足少陰此段但論陰陽表裏相接別絡故無兩蹻然飛揚繞跟後交

大鍾穴亦與從小指斜趨足心湧泉穴者不同可見太陽少陰交經之絡原有數種其別者幷經

并入經脈上走于心包下外貫腰脊其病氣逆則煩悶實則

閉癃虛則腰痛取之所別也〇足厥陰之別名曰蠡溝

蠡音禮去內踝五寸別走少陽與光明穴相接其別者經脛上睾

音高腎丸也又名睾丸坊本訛作睪音亦非是結于莖陽事又名莖垂其病氣逆則睾

腫卒疝卒音猝實則挺長虛則暴癢取之所別也以上係陰經陽

經交接之絡皆在四末之地病邪從此可入陽經亦可入陰經乃陰陽之所由分故獨取此諸穴爲治若手陽

經交足陽經其絡在頭手陰經交足陰經其絡在腹此非陰陽交接之地故不取頭腹諸穴也〇任脈

之別名曰尾翳下鳩尾胸前蔽骨散于腹實則腹皮痛虛則

癢搔取之所別也〇督脈之別名曰長強在脊尾挾膂上

項散頭上下當肩胛左右別走太陽此篇所敘別絡多挾孫絡竝言當與

二十七二十八難參攷之入貫膂實則脊強虛則頭重高搖之之字衍文

挾脊之有過者取之所別也〇脾之大絡名曰大包出

淵液下三寸淵液足少陽經穴腋下三寸宛宛中舉臂得之布胸脇出乳下貫膈入肺

實則身盡痛虛則百節盡皆縱大包爲十二經脈發源之地故病則一身皆見

此脈若羅絡之血者謂他絡皆見血如網羅也馬蒔注大包如羅紋非是皆取之

脾之大絡脈也他絡皆見血則取脾之大絡爲治（案）脾經之絡名公孫穴在足此另有大包在

腋下近乳處與素問胃之大絡名虛里者相同是以素問有胃之大絡而無脾靈樞難經有脾之大絡而無胃

其實一也特取名不同耳此諸經發源之地故名大絡詳十五難〇凡此十五絡者實

則必見邪盛則起虛則必下正衰則陷視之不見求之上下以陰陽經

脈較之則虛實自見。入經不同絡脈。入經卽陰陽大經脈與別絡拄陰陽之界者不同異所別也。入陽經則爲陽證入陰經則爲陰證故名別絡。

附　正絡攷

靈樞經別　足太陽之正分注臟腑者爲正絡別入于膕中。從大經脈分出其一道下尻五寸。別入于肛。屬于膀胱。散之腎。循膂當心入散與腎經正絡合直者。從膂上出于項。復屬于太陽。復與大經脈合此爲一經也。足少陰之正。至膕中。別走太陽而合。上至腎與膀胱正絡合當十四顀同椎。此腎俞穴。出屬帶脈。直者。繫舌本。復出于項。合于太陽。此爲一合。○足少陽之正。繞髀從大經脈分出入毛際。合于厥陰與肝經正絡合別者。入季脅之間。循胸裏屬膽。散之上肝。貫心。以上挾咽。出頤頷中。散于面。繫目系。合少陽于外背也。復與大經脈合足厥陰之正。別跗上。上至毛際。合于少陽與膽經正絡合與別俱行。此爲二合也。○足陽明之正。上至髀從大經脈分出入于腹裏。屬胃。散之脾。上通于心與脾經正絡合上循咽。出于口。上頞䪼。還繫目系。合于陽明也。復與大經脈合足太陰之正。上至髀。合于陽明與胃經正絡合與別俱

行。上結于咽。貫舌中。此爲三合也。○手太陽之正。指地自上而下故曰指地別于肩解。入腋從大經脈分出走心與心經正絡合繫小腸也。手少陰之正。別入于淵液兩筋之間。屬于心。上走喉嚨。出于面。合目內眥。與小腸正絡合此爲四合也。○手少陽之正。指天從巔別出故曰指天。別于巔從大經脈分出入缺盆。下走三焦。散于胸中也與心主正絡合手心主之正手厥陰別下淵液三寸。入胸中。卽膻中別屬三焦。出循喉嚨。出耳後。合少陽完骨之下。與三焦正絡合此爲五合也。○手陽明之正。從手循膺乳從大經脈分出別于肩髃。入柱骨。下走大腸。屬于肺。與肺經正絡合上循喉嚨。出缺盆。合于陽明也。手太陰之正。別入淵液少陰之前。入走肺。散之。太陽。大當作陽上出缺盆。循喉嚨。復合陽明。與大腸正絡合此六合也。案經脈篇敘陰經有屬臟絡腑陽經有屬腑絡臟詳二十三難皆入臟腑之絡也此篇復申明其義耳因脈從正經分出故名正絡因正絡所入之臟腑相聯故爲六合與十五別絡專指陰陽相交者不同凡臟腑之陰陽相配皆以正絡相合定之並非以臟腑所在之地定之也

案凡病之入於經者。必從絡始。絡有三種。有孫絡。爲經脈旁溢之餘氣。卽奇經也。詳二十七二十八難有正絡爲內

逹臟腑隧道從此可入於臟亦可入於腑凡臟腑之表裏陰陽皆以此定之有別絡為兩經交接界限從此可入陽經亦可入陰經凡經脈之表裏陰陽皆以此定之此章十五絡乃論交經之別絡也交經之絡有手三陽交足三陽者其絡在頭有足三陰交手三陰者其絡在腹在頭者無論手經足經皆為陽病在腹者無論手經足經皆為陰病是雖兩經相交而陰陽同類非證變所關故不取此惟手三陰交手三陽

其絡在手足三陽交足三陰其絡在足從此入陽經則為陽病從此入陰經則為陰病是陰陽變易之關鍵故獨取四肢諸穴為別絡正謂陰陽諸證皆由此各別耳分取十二經則在十二絡合取三陽則在陽絡合取三陰則在陰絡再合三陽三陰而共取之則在脾之大絡此所以復加三絡而成十五也靈樞取督為陽絡任為陰絡故無兩蹻以督為諸陽之總任為諸陰之總也難經取陽蹻為陽絡陰蹻為陰絡故無督任以陽蹻並太陽督脈行於背卽諸陽之總陰蹻並少陰任脈行於腹卽諸陰之總此取用之所以不同也竊謂督有長強任有尾翳皆為專穴若陽蹻取太陽之申脈陰蹻取少陰之照海究非兩蹻專穴仍當以靈樞為正大包穴在淵液下三寸正與素問左乳下虛里穴相同諸脈發源實始於此觀靈樞云身盡痛百節皆縱又云皆取之是三陰三陽同病則總取大包為諸絡之綱領故名大絡也素問以大絡

屬胃靈樞難經皆以大絡屬脾蓋脈本胃氣所生而脾實為胃行其津二者原可互稱如十五難以四時胃氣為脾之平脈亦此類也靈樞素問之書述之者非出一手故大包虛里命名各殊其實一也至於正絡乃經脈通臟腑緊要徑路難經獨無之此必後人所遺失也故附錄於此以明絡有三種不同則經脈審病之法備矣

二十七難

二十七難曰脈有奇經八脈者不拘於十二經何謂也
然有陽維有陰維有陽蹻有陰蹻有衝有督有任有帶
之脈凡此八脈者皆不拘於經故曰奇經八脈也 奇通畸
奇零數也猶兵家正陣之外別爲奇兵蓋大經脈之
氣穴又分孫絡也內經謂之奇邪血絡陽維者三陽
孫絡之總名陰維者三陰孫絡之總名以其滲灌谿
谷維絡一身故曰維蹻矯健也衝通衢也督統率也

任承載也帶團束也兩蹻督任同十二經度循環本
屬大經此以爲奇者亦指所分之孫絡也因孫絡繁
多難於枚舉故仍以兩蹻督任名之衝帶二脈本不
同經度循環故亦與孫絡共稱爲奇經不拘於經者
孫絡皆旁見側出不同經度循環也

經有十二絡有十五凡二十七氣相隨上下何獨不拘
於經也然聖人圖設溝渠通利水道以備不然天雨降
下溝渠溢滿當此之時雱霈妄作聖人不能復圖也此
絡脈滿溢諸經不能復拘也 雱音滂霈音沛

相隨上下卽經度循環也不然脈經作不虞蓋傳寫
之譌也雱霈雨多水泛也妄作猶云盛行也絡脈謂
孫絡也諸經不能拘謂孫絡皆旁見側出也

奇經攷

靈樞本輸 夏取諸腧 所注爲輸 孫絡 絡之別者爲孫 肌肉皮膚之上 夏氣充盛必溢於孫絡八氣在外故取皮膚之上所謂奇經卽此餘詳六十八難

小鍼解 節之交三百六十五會者絡脈之滲灌諸節者也

經脈必有孫絡旁出而後營血始能遍及下章所謂諸陽會諸陰交卽此

官鍼 凡鍼有九一曰輸刺刺諸經滎輸藏腧也 經滎輸詳六十八難藏腧詳六十七難 二曰遠道刺病在上取之下刺府腧也 詳六十七難 三曰經刺刺大經之結絡經分也 刺十五別絡與大經分肉 四曰
絡刺刺小絡之血脈也 小絡卽孫絡下章畜則腫熱砭射卽此 五曰分刺
刺分肉之間也六曰大寫刺 寫通瀉 刺大膿以鈹鍼也七
曰毛刺刺浮痺皮膚也八曰巨刺左取右右取左 亦名繆刺
九曰焠刺刺燔鍼則取痺也

脈度 經脈爲裏十二經及兩蹻督任支而橫者爲絡交經別絡入臟正絡絡之別者爲孫諸經血溢爲孫絡與交經入臟諸絡不同故曰絡之別馬蒔注絡又生孫非是盛而血者疾誅之急治盛則寫之虛則飲藥以補之

血絡 願聞其奇邪而不拄經者曰血絡是也餘邪不拄經則拄孫絡矣奇經之名本此陰陽相得而合爲痺者此爲內溢于經外注于絡陰陽相得則當無病乃反病痺是血氣溢注所致絡脈滿溢經不能拘之義卽此如是者陰陽俱有餘雖多出血而弗能虛也下章畜則砭射之法卽此

素問五臟生成論 人有大谷十二分大經所會爲大谷小谿三百五十

四名少十二俞孫絡所會爲小谿本三百六十五內除十二經俞則止三百五十三此云五十四者譌也此皆衞氣之所留止邪氣之所客也不言營血省文也

三部九候論 經病者治其經大經孫絡病者治其孫絡血故名血絡血病身有痛者治其經絡血病是孫絡身有痛是大經故經絡皆治其病者拄奇邪以下專論孫絡奇邪之脈則繆刺之左病刺右右病刺左留瘦不移邪留人瘦而病不移蓋久病也節而刺之踈其刺數上實下虛切而從之切按也從順也索其結絡脈按而順之其不順者卽是結絡刺出其血

皮部論 皮有分部脈有經紀筋有結絡靈樞有經筋篇骨有度量靈樞有骨度篇蓋皮部經脈經筋骨度分爲四種皮部卽內經孫絡難經奇經孫絡最淺故曰皮部其所生病各異○欲知皮部以經脈爲紀者諸經皆然孫絡本經脈所溢其數繁多不能別爲立名故仍以經脈紀之○陽明之陽下陽字指陽維餘同名曰害蜚同飛上下同法上謂手經下謂足經孫絡所溢之處卽以經脈爲紀故曰同法視其部中卽皮部有浮絡者皆陽明之絡也陽明之維其色多青則痛多黑則痺黃赤則熱多白則寒五色皆見則寒熱也諸經視絡之法皆然特於此發其凡例絡盛則入客于經孫絡本從經注絡受病則反從絡注經陽主外陰主內陽經主表陰經主裏因論陽絡兼及陰經乃發其凡例非謂陽絡之

邪可入陰經少陽之陽名曰樞持上下同法視其部中有浮絡者皆少陽之絡也少陽之維絡盛則入客于經故拄陽者主內音納拄陰者主出以滲于內諸經皆然從陽部注經爲納從陰部注骨爲出此亦發其凡例故云皆然太陽之陽名曰關樞上下同法視其部中有浮絡者皆太陽之絡也太陽之維絡盛則入客于經以上皆陽維別名○少陰之陰下陰字指陰維餘同名曰樞儒上下同法視其部中有浮絡者皆少陰之絡也少陰之維絡盛則入客于經其入經也從陽部注于經陽部主納其出者從陰內注

于骨。陰部主出，而云內注者，蓋孫絡皆以經脈爲主。陽部孫絡注於經脈，故爲納；陰部孫絡不注經脈而注骨，故爲出。因論陰絡兼及陽經，亦發其凡例，非謂陰絡可入陽經。心主之陰手厥陰經此衆手經以該足厥陰。名曰害肩。上下同法，視其部中有浮絡者，皆心主之絡也。厥陰之維。絡盛則入客于經。太陰之陰，名曰關蟄。上下同法，視其部中有浮絡者，皆太陰之絡也。太陰之維。絡盛則入客于經。以上皆陰維別名。凡十二經絡脈者，皮之部也。曰十二經則兼手經足經矣，曰皮之部則非交經之別絡，亦非入臟腑之正絡矣，故知浮絡即是孫絡。難經所謂陰維陽維也，特分而名之則三陽有害蜚樞持關樞，三陰有樞儒害肩關蟄之稱，總而名之則三陽爲陽維，

三陰爲陰維而已。○是故百病之始生也，必先于皮毛。從皮部孫絡入。邪中之，中去聲。則腠理開，開則入客于絡脈，留而不去，傳入于經。十二經脈。留而不去，傳入于府，廩于腸胃。廩，積也。從正絡而入。亦有傳入臟者，此特大槩言之。邪之始入于皮也，泝然起毫毛，泝音素。開腠理。其入于絡也，則絡脈盛色變。其入客于經也，則感虛乃陷下。邪入大經，則絡空。其留于筋骨之間，寒多則筋攣骨痛，熱多則筋弛骨消，肉爍䐃破，䐃音窘，肘膝後大肉。毛直而敗。○皮者，脈之部也。邪客于皮則腠理開，開則邪入客于絡脈，絡脈滿則注于經脈，經脈滿則入舍于府藏也。故皮者有分部，不與而生大病也。不與，謂不與早治也。

[氣穴論]願聞孫絡谿谷亦有所應乎？曰：孫絡三百六十五穴會，亦以應一歲。孫絡本經脈諸穴所溢，故穴數亦同經脈。以溢奇邪，以通營衛。營衛稽留，衛散營溢，氣竭血著，外爲發熱，內爲少氣，疾寫無怠。○肉之大會爲谷，肉之小會爲谿。十二經俞爲大會，三百五十三絡爲小會。肉分之間，谿谷之會，以行營衛，以會大氣。即宗氣行於脈中者。○孫絡之脈別經者，從經脈溢出，故曰別經。其血盛而

當寫者，亦三百六十五脈，竝注于絡，孫絡不瀉，反注他絡。傳注十二絡脈，亦能由經脈傳注入臟入腑之正絡。非獨十四絡脈也。能注正絡，不獨注於十五別絡，除脾大絡，故云十四。內解寫于中者，十脈。左右五臟共十脈，內解臟病。

[案]內經論經脈，有陰陽交經之別絡，有入屬臟腑之正絡，又有經筋以爲紀，未錄。骨度以爲量，未錄。皮部血絡以爲治，可謂詳且盡矣，獨無奇經八脈之名。細玩絡脈滿溢，經不能拘二語，正與內經奇邪不在經爲血絡之義相同，可知難經之奇經，即是內經之孫絡。特

節取奇邪之奇字不在經之經字合而名之竝非經脈孫絡之外又另有所謂奇經也此章以溝渠水道喻經脈所謂直行者爲經也以溢滿霶霈喻奇經所謂旁行者爲絡也則奇經卽是孫絡其義甚明蓋經脈布於一身以行營衞而滲谿谷者共有三百六十五氣穴從氣穴而旁溢者爲孫絡又名血絡本經脈餘氣不入脈度循環故別其名曰奇然雖分自氣穴卻未離本經皮部故仍其名曰經也內經於三陽孫

絡分爲害蜚樞持關樞三陰孫絡分爲樞儒害肩關蟄難經於三陽孫絡總爲陽維三陰孫絡總爲陰維皆所以別於經脈不過詳畧不同耳兩蹻督任本同十二經脈循環竝非奇經因蹻脈各長七尺五寸其入循環者僅止一半餘半不入循環亦與孫絡相等督任二脈皆各有氣穴旁溢如諸經之血絡但十二經可取陽維陰維爲名惟兩蹻督任無可取名則仍以兩蹻督任名之內經所謂以經脈爲紀諸經皆然

者是也故兩蹻督任在二十三難則爲脈度循環之大經在此章則爲經不能拘之奇經命名雖同實義各別竝非前後自相矛盾也衝爲血海止而不行帶爲橫脈聯束諸經皆不入脈度循環故亦附於奇經是奇經之中惟衝帶另有兩脈若兩維兩蹻督任六脈乃舉其名以該三百六十五孫絡耳內經論孫絡分詳於諸經氣穴及皮部血絡之中衝則另爲一脈帶則散見諸經故無八脈之名難經是總括孫絡爲

一類又付衝帶二脈故有八脈之名滑伯仁注奇爲不耦之義謂無陰陽相配然亦止衝帶二脈耳若兩維兩蹻各有陰陽督爲陽任爲陰豈得謂無耦配耶後人不識奇經是孫絡遂謂另有八脈攷之經脈旣無著落質之文理亦欠貫通皆捕風捉影之談非難經本義也餘詳下二章

二十八難

二十八難曰其奇經八脈者既不拘於十二經皆何起何繼也繼坊本譌作經今依滑本較正

脈所發爲起所受爲繼叔和脈經作繫謂依附也

然督脈者起於下極之俞並於脊裏之滑本無之字蓋衍文上至風府入屬於腦上巔循額至鼻柱陽脈之海也滑本坊本皆無上巔以下十二字今據甲乙經補入俞通腧

下極即脊骶長強穴詳二十三二十六難風府在項後陷中入髮際一寸上巔太陽之會鼻柱陽明之會此詳督脈孫絡所起所繼之部

任脈者起於中極之下以上至毛際循腹裏上關元至咽喉上頤循面入目絡舌滑本無上頤以下八字甲乙經無絡舌今依坊本增入

臍下三寸爲關元四寸爲中極其下爲曲骨詳二十三二十六難頤脣頰也任脈上榮口脣而生髭鬚故至頤面亦浮絡也此詳任脈孫絡所起所繼之部

衝脈者起於氣衝並足陽明之經夾臍上行至胸中而散也

氣衝即氣街本陽明經穴夾臍兩旁相去各一寸詳十四十九難衝爲血海不同脈度循環故附於孫絡

帶脈者起於季脇迴身一周脇脈經譌作肋

季脇在肋骨盡處足厥陰章門穴也周匝也帶脈橫束諸經不同脈度循環故亦附於孫絡

陽蹻脈者起於跟中循外踝上行入風池陰蹻脈者亦起於跟中循內踝上行至咽喉交貫衝脈

脛下兩旁高骨爲踝外踝足太陽申脈穴風池足少陽經穴在項後髮際陷中內踝足少陰照海穴詳二十三二十六難陽蹻並督脈行背陰蹻並任脈行腹衝在腹背之中陽蹻與陰蹻相接在腹氣之街詳二十三難必由衝脈故曰交貫此詳兩蹻孫絡所起所繼之部

陽維陰維者維絡於身溢畜不能環流灌溉諸經者也故陽維起於諸陽會陰維起於諸陰交也

陽維者手足三陽之孫絡陰維者手足三陰之孫絡

維絡於身猶云羅織也孫絡受諸經之餘故曰溢畜孫絡不同脈度循環故曰不能環流孫絡本大經所分以滲滄谿谷故曰灌溉諸經凡奇經皆然特於此總申其義耳會者三百六十五會也交者節之交也陽曰會陰曰交乃對舉之互文其實陰亦有會陽亦有交也此詳十二經孫絡所起所繼之部

比於聖人圖設溝渠溝渠滿溢流於深湖故聖人不能拘通也而八脈隆盛入於八脈而不還周故十二經亦

不能拘之其受邪氣畜則腫熱砭射之也砭音窆射音實

比於譬餘湖積水之區所以受溪流之溢也人脈大經脈也詳一難十三難從大經滿溢而不還周則八脈明是旁行孫絡矣砭石鋒也指其物而取之曰射此即內經刺血絡之義謝堅白謂末十二字爲衍文或當在三十七難不得盡其命句下非是

八脈攷督任兩蹻詳二十三二十六難衝詳十四十九難兩維詳前後章

素問痿論治痿獨取陽明何也曰陽明者五臟六腑之海主閏宗筋閏當作潤宗筋正束骨而利機關也宗筋是陰毛中橫骨上下竪筋爲一身大關節後人錯指前陰爲宗筋非也厥論曰前陰者宗筋之所聚自然當是兩種衝脈者經脈之海也主滲灌谿谷與陽明合于宗筋陰陽總宗筋之會會于氣街而陽明爲之長上聲皆屬于帶脈而絡于督脈故陽明虛則宗筋縱帶脈不引故足痿不用也帶爲陰陽諸絡總會故能約束諸經可知奇經惟帶最重

滑伯仁注陽維所發別於金門以陽交爲郤與手足太陽及蹻脈會於臑俞與手足少陽會於天髎及會肩井與足

少陽會於陽白上本神臨泣正營腦空下至風池與督脈會於風府瘂門此陽維起於諸陽會也陰維之郤曰築賓與足太陰會於腹哀大橫又與足太陰厥陰會於府舍期門又與任脈會於天突廉泉此陰維起於諸陰交也粟按難經諸陽會即手足三陽經氣穴諸陰交即手足三陰經氣穴兩維既起於氣穴明是三百六十五孫絡矣後人不知此爲十二經孫絡總名遂謂另有兩脈又不能確指其地如滑伯仁此論仍是附會十二經穴強作解人耳其實兩維所起之交會有三百六十五穴不僅止此數也

李時珍曰陽維陰維爲一身之綱維陽蹻陰蹻爲機關之蹻

捷督爲諸陽之總督任爲諸陰之承任衝爲諸脈之衝要帶則所以約束諸脈也但解字義而已若兩維所起之交會及兩蹻督任既入脈度循環又云不能還周種種實義茲無隻字論及而反侈談神仙將誰欺乎醫不知此罔探病機不明大經徒恃八脈安能識病仙不知此難安爐鼎案神仙之說世傳爲黃帝老子之術今攷黃帝內經老子道德經皆無此言秦皇漢武墮其術中末年亦悟其妄乃後世餌金石以求長生者猶復接踵而起何其惑也然金石之害人所易知其禍尚淺惟前明諸家創爲爐鼎之法欺人以所不知其禍最深是不可以不辨蓋人身有衛氣附於形則爲人離於形則爲鬼形亾而衛氣不滅乃爲神仙衛氣者合呼吸天氣飲食地氣而生也天氣無形能生有形觀雨之降可悟無形者無盡藏也地氣有形終歸無形觀

水之涸可悟有形者有止境也故合地氣生衛氣形亾而氣易滅不如專取天氣生衛以氣形雖亾而氣常存此至人所以有調息之法也其法以呼吸爲吐納取天氣生衛氣也以丹田爲導引俾衛氣歸於下焦所謂至人之息以踵也積而熟之天氣漸充地氣漸減馴至辟穀則衛氣純爲天氣所生而功成矣然有實理焉必先明道以見性絕慾以清心博學以宏識使衛氣有所胥夫然後清明在躬志氣如神雖委蛻形骸而精靈不昧也若不求之實理徒曰鍊氣縱使功成不過蠢然游魂耳曷足貴乎可知神仙所用功者在衛氣不在經絡以衛行脈外不入經絡之中經絡之中皆宗氣也彼爐鼎之法不過矯揉宗氣使充於諸絡有如鍊習技勇者然故所誇爲通任督者非任督也馭宗氣走於絡隙在軀殼包臟腑夾縫中若任督二脈本自循環又何待馭氣始通耶所誇爲結真胎者非真胎也閼宗氣聚於氣街與沃沫俱凝在陰絡中凡人氣逆尚成痞積豈有意閼之反不結耶此皆宗氣之鬱也鬱極於內必橫決於外是以閉目若有所見掩耳若有所聞明明宗氣變爲絡病譬猶耳受搏而五音迭喧目受擊而五色迸燦耳乃反詡爲內景成象何其悖也迨至絡病累及經脈營傷於內衛擾於外重則厖瘠成癆輕則癲迷成廢反飾名曰走火入魔是誠巧於卸罪者矣更有建齋醮以誣天假採補以縱慾種種妄誕漸滅性靈將求爲鬼且不可得況神仙乎

案前章舉奇經之名此章詳奇經之部也奇經皆經脈氣穴所發欲知其部必仍以經脈爲紀故兩蹻督任只敘本脈本脈明而後氣穴所發之孫絡始有定處非謂兩蹻督任爲奇經也諸陽會諸陰交是十二

經氣穴共三百零二數加十二俞併督任五十一穴凡三百六十五馬蒔誤加大包則多一穴矣詳後圖說只以陽維陰維括之此六者皆指旁行之孫絡卽奇經也衝帶別是兩脈因不同經脈環周與旁行孫絡相等故亦列於奇經所謂八脈者蓋如此滿溢字拘字當指脈中營血而言若衛行脈外本非經所能拘固無所謂滿溢也可知難經之奇經卽是內經之血絡後人不攷實義輒假虛名侈談爐鼎既以自欺復以欺人豈非鄉愿之流亞歟

二十九難

二十九難曰奇經之爲病何如然陽維維於陽陰維維於陰陰陽不能自相維則悵然失志溶溶不能自收持陽維爲病苦寒熱陰維爲病苦心痛四句坊本在末今依滑本移此

經脈直行不能旁及必賴孫絡分布故曰維於陽維於陰也不能自相維指陰陽表裏而言如太陽與少陰陽明與太陰少陽與厥陰是也溶溶寬緩貌陰主內故失志陽主外故不自持此三句言兩維合病也

寒熱該三陽表證而言如太陽惡寒發熱少陽寒熱往來陽明但熱不惡寒之類心痛該三陰裏證而言如少陰腹痛厥陰脇痛太陰結胸之類此二句言兩維各自爲病也兩維本從經脈旁行故所主病仍同經脈但較輕耳餘倣此

陰蹻爲病陽緩而陰急陽蹻爲病陰緩而陽急

背爲陽腹爲陰緩縱也爲正虛急緊也爲邪實陰蹻竝少陰行腹故陰急陽蹻竝太陽行背故陽急

衝之爲病逆氣而裏急

逆氣喘促也裏急脹痛也衝脈竝少陰下行病則氣動而上故逆氣衝爲血海病則血動而下故裏急

督之爲病脊強而厥強去聲

強勁直也厥逆也督脈行背故病與太陽痓證相同

任之爲病其內若結男子爲七疝女子爲瘕聚坊本脫爲字

結壅積也疝者睾丸之病其類有七朱丹溪謂寒疝水疝筋疝血疝氣疝狐疝㿗疝爲七疝袖珍謂一厥

二盤三寒四癥五附六脈七氣爲七疝瘕者血病卽婦人之疝也後世謂蛇瘕脂瘕青瘕黃瘕燥瘕狐瘕血瘕鱉瘕爲八瘕蓋任爲天癸生氣故多有形之積

帶之爲病腹滿腰溶溶若坐水中

帶病不能約束諸經故病如此

此奇經八脈之爲病也

總結上文

奇經病攷兩維諸病當與二十二難經脈病參攷

素問刺腰痛論 足太陽脈令人腰痛引項脊尻 音敲脊尾 背如重狀
刺其郄中 委中 太陽正經出血 太陽脈抵腰本有腰痛他經腰痛必兼帶脈者不與
同故取正經 春無見血 木旺水衰 〇少陽令人腰痛如以鍼刺其
皮中循循然 低視 不可以俛仰 俛同俯 不可以顧 回視曰顧 刺少
陽成骨之端出血成骨在膝外廉之骨獨起者 王冰注膝外近
下䯒骨上端兩起骨陷中 夏無見血 火旺木衰 〇陽明令人腰痛不可以
顧顧如有見者善悲刺陽明于䯒前三痏 音洧刺痕 上
下和之出血秋無見血 金旺土衰 〇足少陰令人腰痛痛引

脊內廉刺少陰于內踝上 復溜穴 二痏春無見血 木旺水衰 出
血太多不可復也 內經刺少陰每多慎重語 〇厥陰之脈令人腰痛
腰中如張弓弩弦 繃急也 刺厥陰之脈在腨踵魚腹之外
腨音喘足肚如魚腹 循之累累然 血絡如串珠 乃刺之其病令人善言
嘿嘿然不慧 嘿同默 刺之三痏 此處脫夏無見血四字又脫太陰腰痛一條 〇
解脈令人腰痛 太陽脈分兩岐故名 痛而引肩目睆睆然 昏也 時遺
溲刺解脈在膝筋肉分間郄外廉之橫脈 橫脈即孫脈 出血
血變而止 瘀盡止鍼凡刺皆然 解脈令人腰痛如引帶 凡腰痛必兼帶脈

常如折腰狀善恐刺解脈在郄中 委中穴 結絡如黍米刺
之血射以黑見赤血而已 即血變而止 〇同陰之脈令人腰
痛 馬蒔注膽經之脈同於肝經爲同陰 痛如小錘 太素作鍼 居其中怫然腫 怫怒
起也 刺同陰之脈在外踝上絕骨之端 陽輔穴 爲三痏〇陽
維之脈令人腰痛痛上怫然腫刺陽維之脈脈與太陽
合 太陽爲三陽之首 腨下間去地一尺所 承山穴 〇衡絡之脈令
人腰痛 衡通橫下有舉重血歸之語則是太陰經大橫穴去期門下五寸半馬蒔注太陽外絡自腰中橫
入髀外非是 不可以俛仰仰則恐仆得之舉重傷腰衡絡絕

惡血歸之刺之在郄陽筋之間上郄數寸衡居 郄陽上數寸橫
過是太陰經血海穴馬蒔注委陽殷門相並非是 爲二痏出血〇會陰之脈令
人腰痛 任脈氣穴然督脈亦從此行背 痛上漯漯然汗出 漯音楊攢聚貌 汗乾
令人欲飲 汗多亡津 飲已欲走 津回氣復 刺直陽之脈 督脈循脊直行故名
馬蒔注太陽非是 上三痏在蹻上 申脈穴 郄下五寸 委中穴 橫居 承筋
穴刺督脈亦取太陽經因太陽並督脈行背也 視其盛者 血絡盛也 出血〇飛揚之
脈令人腰痛 太陽氣穴 痛上怫怫然甚則悲以恐刺飛揚之
脈在內踝上五寸 陰蹻築賓穴 少陰之前與陰維之會 即諸陰交

〇昌陽之脈令人腰痛少陰氣穴又名復留又名伏白痛引膺目䀮䀮然陰蹻上屬目內眥甚則反折舌卷不能言少陰上絡舌本刺內筋爲二痏在內踝上大筋前太陰後上踝二寸所復留穴〇散脈令人腰痛而熱王冰注足太陰散行而上故名熱甚生煩腰下如有橫木居其中甚則遺溲太陰行股內入腹與少陰合刺散脈在膝前骨肉分間膕內之中絡外廉束脈輔骨陷中有大筋束膝胻爲地機穴爲三痏〇肉里之脈令人腰痛王冰注卽少陽陽輔穴又名分肉不可以欬欬則筋縮急刺肉里之脈爲二痏在太陽之外少陽絕骨

難經　卷三　二十九難　六十二

之後足外踝上輔骨前銳骨端三分〇腰痛引少腹控𦙶音秒季脇下軟處不可以仰刺腰尻交者太陰厥陰少陽左右相交處兩踝胂上腰兩旁起骨爲兩踝胂音伸夾脊膂肉以月生死爲痏數望前爲月生漸加之望後爲月死漸少之發鍼立已左取右右取左卽繆刺法〈案〉腰痛不離帶脈故所治氣穴皆在足經而無手經以足經下行其孫絡必與帶脈相値也解脈同陰衡絡散脈肉里皆孫絡別名亦如害蜚樞持之類耳

骨空論　任脈爲病男子內結七疝〈案〉內經有狐疝肺風疝脾風疝心風疝腎風疝肝風疝𤸇疝婦人𤸇疝男子𤸇疝厥疝盖厥疝是總名𤸇疝卽𤸇疝合之實止七疝女子帶下瘕聚〇衝脈爲病逆氣裏急〇督脈爲病脊強反折〇此生病上文敍督任衝三脈詳二十三難從少腹上衝心而痛不得前後裏急便閉爲衝疝其女子不孕癃痔遺溺嗌乾督脈生病治在骨上曲骨穴甚者在齊下營齊通臍臍下之營乃陰交穴〇淫濼脛痠濼音祿淫聚也痠音酸軟也治少陽之維少陽孫絡亦陽維也馬蒔注當作絡非是在外上五寸外踝上也少陽經光明穴

繆刺論　夫邪之客于形也必先舍于皮毛留而不去入舍于孫脈奇經孫絡留而不去入舍于絡脈交經別絡留而不去入舍于經脈十二經督任兩蹻大經脈內連五藏入臟正絡散于腸胃入腑正絡

難經　卷三　二十九難　六十三

陰陽俱感五藏乃傷此邪之從皮毛而入極于五藏之次也邪入次第先孫絡次別絡次大經脈次正絡乃入臟腑惟入臟極重如此則治其經焉皆取大經脈爲治今邪客于皮毛入舍于孫絡留而不去閉塞不通不得入于經專在孫絡流溢于大絡是言血絡非脾胃大絡而生奇病也故難經另立奇經專主孫絡病夫邪客大絡者左注右右注左上下左右與經相干孫絡皆橫出維絡於身故左右上下互通而布于四末其氣無常處不入于經俞故不取大經五輸穴必另取皮部血絡命曰繆刺也繆異也〇邪客于足少陰之絡絡字承上流溢奇病而言指諸經皮部血

絡即奇經之兩維也下同令人卒心痛暴脹胸脇支滿無積者刺然骨之前出血如食頃而已愈也餘同不已左取右右取左病新發者取五日已○邪客于手少陽之絡令人喉痺舌卷口乾心煩臂外廉痛手不及頭不能舉也刺手中指次指爪甲上去端如韭葉關衝各一痏壯者立已老者有頃已左取右右取左此新病數日已各一痏者左右並取是巨刺法左右取者病在左則取右病在右則取左是繆刺法○邪客于足厥陰之絡令人卒疝暴痛刺足大指爪甲上與肉交者大敦各一痏男子立已女

子有頃已左取右右取左○邪客于足太陽之絡令人頭項肩痛刺足小指爪甲上與肉交者至陰各一痏立已不已刺外踝下金門三痏左取右右取左如食頃已○邪客于手陽明之絡令人氣滿胸中喘息而支胠音區脇也胸中熱刺手大指次指爪甲上去端如韭葉商陽各一痏左取右右取左如食頃已○邪客于臂掌之間手少陰絡不可得屈刺其踝後通里先以指案之痛乃刺之以月死生爲數詳後○邪客于陽蹻之脈令人目痛從內眥始刺外踝

之下半寸所申脈各二痏左刺右右刺左如行十里頃而已○人有所墮墜惡血留內腹中滿脹不得前後先飲利藥此上傷厥陰之脈下傷少陰之絡刺足內踝之下然骨之前太谿血脈出血刺足跗上動脈衝陽不已刺三毛上大敦各一痏見血立已○邪客于手陽明之絡令人耳聾時不聞音刺手大指次指爪甲上去端如韭葉商陽各一痏立聞不已刺中指爪甲上與肉交者中衝立聞不時聞者不可刺也○凡痺往來行無常處者在分肉間痛

而刺之尋痛處刺之以月死生爲數用鍼者隨氣盛衰以爲痏數鍼過其日數則脫氣不及日數則氣不寫同瀉左刺右右刺左病已止不已復刺之如法月生一日一痏二日二痏漸多之十五日十五痏十六日十四痏漸少之申明刺痏之數○邪客于足陽明之絡令人鼽衄上齒寒刺足中指次指爪甲上與肉交者厲兌各一痏左刺右右刺左○邪客于足少陽之絡令人脇痛不得息欬而汗出刺足小指次指爪甲上與肉交者竅陰各一痏不得息立已

汗出立止欬者溫衣飲食一日已左刺右右刺左〇邪客于足少陰之絡令人嗌痛不可內食內音納下同無故善怒氣上走賁上賁同奔刺足下中央之脈湧泉各三痏凡六刺立已嗌中腫不能內唾時不能出唾者刺然骨之前然谷出血立已左刺右右刺左〇邪客于足太陰之絡令人腰痛引少腹控䏚不可以仰息刺腰尻之解兩胂之上是腰俞以月死生爲痏數發鍼立已左刺右右刺左〇邪客于足太陽之絡令人拘攣背急引脅而痛刺之

從項始數脊椎俠脊疾按之應手如痛刺之傍三痏立已脊兩傍各三痏〇邪客于足少陽之絡令人留于樞中痛髀樞也髀不可舉刺樞中環跳以毫鍼寒則久留鍼以月死生爲數立已〇治諸經刺之所過者大經有過當治其經左右並取名曰巨刺不病則繆刺之大經不病但治孫絡左取右右取左名曰繆刺〇繆傳則左絡盛右病右絡盛則左病是爲繆傳引上齒齒脣寒痛視其手背徧歷脈血者去之足陽明中指爪甲上厲兌一痏手大指次指爪甲上商陽各一痏立已左取右右取左〇邪客于手足少陰太陰

足陽明之絡此五絡皆會于耳中扁鵲治虢太子取五會即此上絡左角左耳額角五絡俱竭陰陽不能自相維令人身脈皆動而形無知也失志不自收持即此其狀若尸或曰尸厥刺其足大指內側爪甲上去端如韭葉隱白後刺足心湧泉後刺足中指爪甲上厲兌各一痏後刺手大指內側去端如韭葉少商後刺手心主少陰銳骨之端中衝神門各一痏立已不已以竹管吹其兩耳鬄其左角之髮方一寸燔治鬄音替除也燔炙也飲以美酒數杯不能飲者灌之立已此法與治虢太子微有不同蓋病同而治異也〇

凡刺之數先視其經脈先定經脈皮部切而從之後按皮部孫絡索其虛實而調之察血絡之盛衰不調者經刺之取血絡不應乃取大經有痛而經不病者繆刺之絡病經不病則用繆刺因視其皮部有血絡者盡取之左取右右取左此繆刺之數也〔案〕篇首謂舍于孫絡不得入于經流溢而生奇病則諸絡字皆指孫絡即陽維陰維也馬蒔注爲交經之別絡大誤若是交經之別絡則從此可入陽經亦可入陰經豈有不得入於經之理

〔案〕凡病不離經絡經有十二併兩蹻督任爲大經脈乃審治之綱領也從大經分出者爲絡脈絡分三種

有十五別絡爲交接陰陽之界限有十二正絡爲內屬臟腑之徑路二者皆病之所過非病之所居也故內經難經皆無別絡正絡主病又有三百六十五孫絡本從諸經氣穴外溢及其受病則反從氣穴內侵凡內傳之病必從此始須當早治皮部論所謂不與而生大病也詳二十七難不傳之病必在此止亦當急治繆刺論所謂流溢而生奇病也故內經於孫絡主病及刺法獨致其詳欲使良醫得早從事耳此章舉孫

絡諸病另爲一類亦治於未病之法攷之內經似有異同內經無兩維兩蹻主病然陽維病分爲三陽陰維病分爲三陰陽蹻病附於太陽陰蹻病附於少陰則其論皎詳難經雖有兩維兩蹻主病然只渾舉大意則其論反略此其所以異也衝督任帶各有經脈即各有孫絡不能如兩維之可另爲命名兩蹻之可附太陽少陰故內經亦有衝督任帶主病此其所以同也惟腰痛論將帶脈與諸經相絡處條分縷析不但較詳於難經亦可悟諸絡有參伍錯綜之變矣孫絡難經脈所分然不離於本部故其病仍與經脈相似如陽維苦寒熱即三陽主外之證陰維苦心痛即三陰主內之證陰陽不相維即五絡俱竭之證陽蹻陽急即太陽病之在背者陰蹻陰急即少陰病之在腹者其詞雖與內經異而其義則同內經分陽維爲三陽分陰維爲三陰是論各經孫絡獨病難經合三陽爲陽維合三陰爲陰維是論衆經孫絡併病獨病

者輕併病者重其義雖同其意又各有所指也然內經墮墜惡血刺厥陰少陰亦是兩陰併病繆傳刺足陽明手陽明亦是兩陽併病諸如此類皆似異而實同者也蓋內經論絡病散見於諸經中難經則總彙爲八脈故所論互有異同如此後人不知奇經爲何脈血絡爲何病乃謂惟神仙能通八脈豈世人皆日在八脈病中而無平人乎

三十難

三十難曰榮氣之行常與衛氣相隨不然經言人受氣於穀穀入於胃乃傳與五藏六府五藏六府皆受於氣其清者爲榮濁者爲衛榮行脈中衛行脈外營周不息五十而復大會陰陽相貫如環之無端故知榮衛相隨也〔上不音否坊本脫五藏六府四字今依滑本補之〕

榮陰血也以其華於色故曰榮內經作營言其分布形軀如壘陣也榮血隨宗氣而行故曰榮氣衛陽氣

也以其護於外故曰衛受氣謂水穀之精微也清謂精專也濁謂慓悍也行脈中者一息六寸二刻一度也行脈外者晝出於經爲寤夜注於臟爲寐也〔詳一難〕

營造也一云回繞也周匝也

榮衛清濁攷〔兼詳一難〕

〔靈樞營衛生會〕人受氣于穀穀入于胃以傳與肺五藏六府皆以受氣其清者爲營濁者爲衛營在脈中衛在脈外〔以上以〕

〔總論〕營周不休五十而復大會陰陽相貫如環無端〔以上論營〕衛氣行于陰二十五度〔夜寐則內注五臟爲行陰〕行于陽二十五度〔晝寤則外在諸經爲行陽〕分爲晝夜故氣至陽而起〔在經則動〕至陰而止〔注臟則靜〕故曰日中而陽隴〔通隆〕爲重陽〔盛於外〕夜半而陰隴爲重陰〔盛於內〕故太陰主內〔營行脈內始于太陰〕太陽主外〔衛行脈外始足太陽〕各行二十五度分爲晝夜〔營行本晝夜如一衛行合計乃分晝夜〕因與夜半爲陰隴夜半後而爲陰衰平旦陰盡而陽受氣矣日中而陽隴日西而陽衰日入陽盡而陰受氣矣夜半而大會萬民皆臥命曰合陰〔衛開則寤衛合則寐故曰合陰〕平旦陰盡而陽

受氣〔以上論衛〕如是無已與天地同紀

〔陰陽清濁〕受穀者濁〔飲食地氣有形故濁〕受氣者清〔呼吸天氣無形故清〕清者注陰〔呼吸生宗氣領精微注臟〕濁者注陽〔水穀生悍氣傳糟粕注腑〕濁而清者上出于咽〔水穀生營血上隨宗氣〕清而濁者則下行〔呼吸合水穀生衛氣於下焦〕清濁相干命曰亂氣○夫陰清而陽濁〔陰營陽衛〕濁者有清〔氣附於血〕清者有濁〔血隨氣行〕別之奈何曰氣之大別清者上注于肺〔精微上輸〕濁者下走于胃〔糟粕下傳〕胃之清氣上出于口〔即宗氣也〕肺之濁氣下注于經〔即營血也〕內積于海〔膻中爲氣海衝爲血海〕○諸

陽皆濁何陽獨甚乎曰手太陽獨受陽之濁小腸爲受盛之腑凡大腸渣滓膀胱水道皆由此化手太陰獨受陰之淸淫精於脈必從肺始其淸者上走空竅空音孔濁中之淸即無形之衛氣其濁者下行諸經淸中之濁即有形之營血諸陰皆淸足太陰獨受其濁脾爲胃行其津故云

衛氣五臟者所以藏精神魂魄者也六腑者所以受水穀而化行物者也其氣內于五臟內音納言臟即該腑而外絡支節三百六十五會其浮氣之不循經者爲衛氣浮即濁也行於脈外其精氣之行于經者爲營氣精即淸也行於脈中陰陽相隨外內相貫如

環之無端亭亭淳淳乎孰能窮之

素問痺論營者水穀之精氣也和調于五藏灑陳于六府乃能入于脈也故循脈上下經脈相接有十五別絡貫五臟絡六腑也脈通臟腑有十二正絡衛者水穀之悍氣也其氣慓疾滑利不能入于脈也故循皮膚之中分肉之間行於脈外熏于肓膜散于胸腹間行臟腑逆其氣則病從其氣則愈從順也

案人生天地氣交之中天食人以五氣爲呼吸天氣地食人以五味爲飮食地氣試觀平人扼吭則絕無天氣也斷穀則飢無地氣也是資生原有兩氣而獨言穀氣者因天氣無形可指惟穀氣有形人人所習見也是營衛本合天氣地氣而生四難所謂呼吸之間脾受穀味也營血有形得於地氣者多當云重濁因其精專乃名爲淸衛氣無形得於天氣者多當云輕淸因其慓悍乃名爲濁營爲有形之血必藉無形之氣領之而行若衛氣雖無形然行度迅急與營行之精專不同且不入脈中此章謂營衛相隨蓋指脈

之內外相應而言非謂與營俱行也與營俱行者乃呼吸所生之宗氣積於胸中從左乳下虛里穴行於經隧詳十五二十六難與營合一但言營而宗氣即在其中故難經不另立宗氣之名衛氣雖行脈外然其源實出下焦從少陰之分間行臟腑故內經論衛氣不專主脈外者爲言難經將下焦及間行衛氣名爲腎間動氣又名三焦別使始專以脈外者爲衛氣詳一難八難此立論所以不同也

總論 芴案自二十二難至此凡九章皆論經絡也因二難三難脈法首定經脈部位故先詳此夫經絡者血氣之隧道所以處百病而調虛實故二十二難先揭明是動與所生之義以後分大經脈爲一種交經別絡爲一種奇經孫絡爲一種大經脈有十二經有兩蹻有督任故二十三難脈度二十四難經終次之十二經中惟手厥陰手少陽僅有經名並無形臟宜先爲表明故二十五難又次之脈度循環必有陰陽相

接之別絡別絡有十五故二十六難又次之此皆拘於經者也其脈動而不息難於受邪凡受邪者皆先起於皮部之孫絡以孫絡本諸經氣穴所旁溢止而不行故易受邪也有從孫絡注別絡轉注大經者有從孫絡不注別絡徑注大經者有但拄孫絡不注別絡大經者皆名爲奇邪此病之所始治之宜早也分其目則節之交有三百六十五會繫其綱實止八脈而已故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難之奇經又次之此不拘於經者也拘於經者如川渠之流爲血氣之所循環不拘於經者如湖澤之匯爲血氣之所停蓄皆營衞也故以三十難終焉凡病以大經爲重故十二經皆言絕證孫絡爲輕故奇經但言病而不言絕證若別絡乃陰陽交接之界入陽經則爲陽證入陰經則爲陰證此邪氣變更徑路其病無定形故十五絡并不言病也十二經又各有入屬臟腑正絡然外病入於臟腑者必由大經脈內病出於臟腑者亦必現

於大經脈但詳十二大經即可該括十二正絡故難經無此今附錄於二十六難後庶經絡之義無遺蘊也難經八十一章蓋倣內經九九爲類之意獨此九章專彙經絡爲一類尚存本來面目其餘未免爲後人所淆亂難於析別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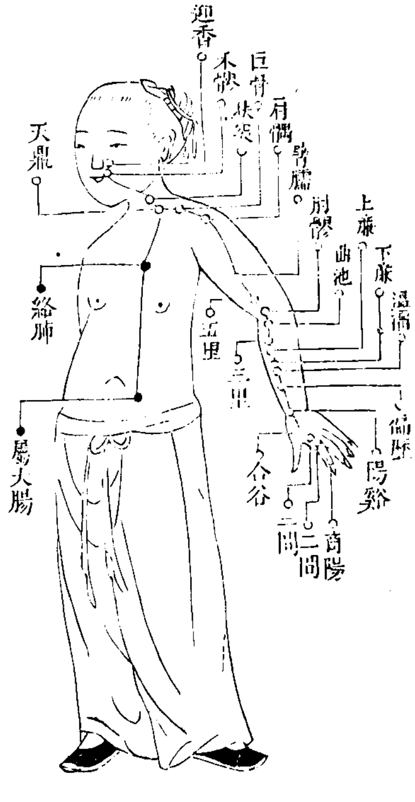
脾之大絡 靈樞曰大包系開名虛里諸脈從此發源只一穴在左乳下

交左手太陰中府穴

手太陰肺經十一穴左右同 ○別絡 列缺 偏歷 ○正絡 屬肺 絡大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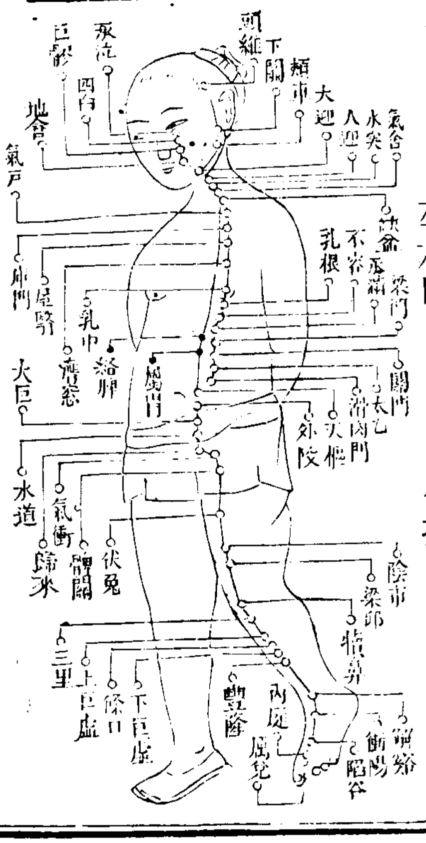
來自中府去交偏歷在手

手陽明大腸經二十穴左右同 ○別絡 偏歷 列缺 ○正絡 屬大腸 絡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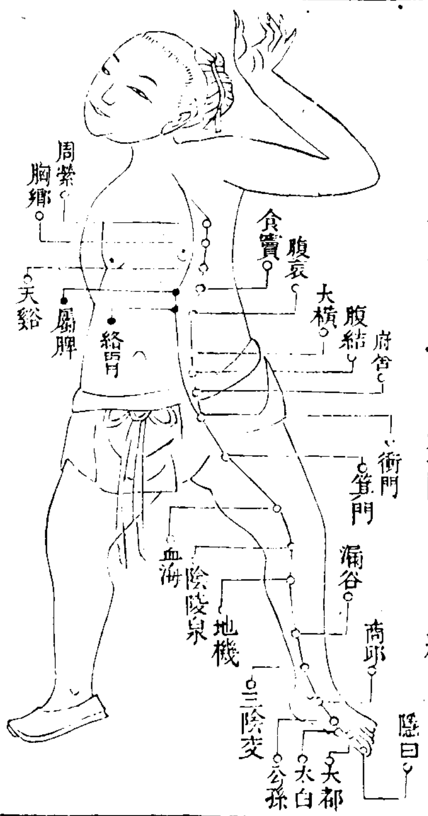
來自偏歷去從迎香交頞中在頭

足陽明胃經四十五穴左右同 ○別絡 豐隆 公孫 ○正絡 屬胃 絡脾



來自頞中去交公孫在足

足太陰脾經二十穴左右同○別絡公孫豐隆○正絡屬脾絡胃



來自公孫去從膈注心中在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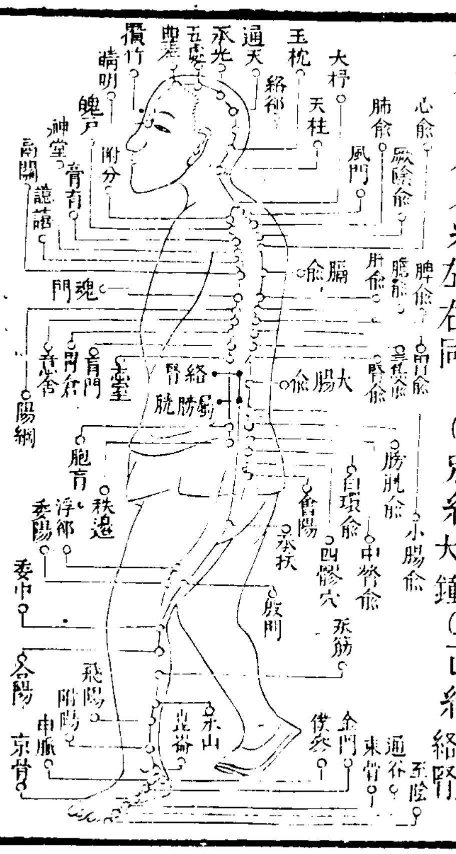
手少陰心經九穴左右同○別絡通里支正○正絡屬心絡小腸

來自心中去交支正在手

手太陽小腸經十九穴左右同○別絡支正通里○正絡屬小腸絡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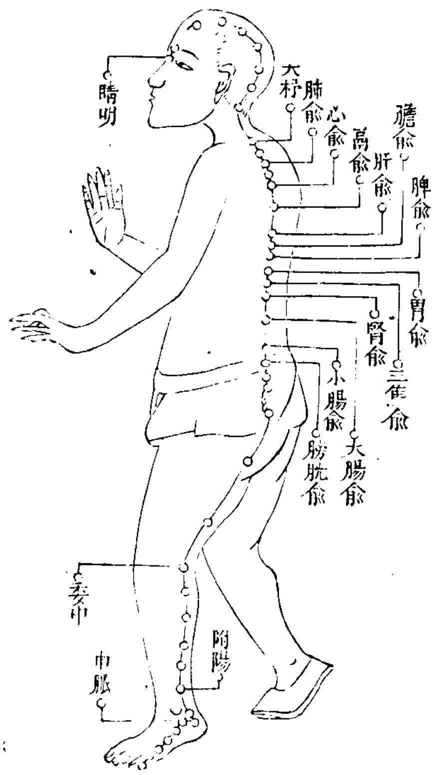
來自支正去從顴交目內眥在頭

足太陽膀胱經六十三穴左右同○別絡飛揚大鐘○正絡屬膀胱絡腎



來自目內背去從申脈交陽蹻在足

陽蹻男子以陽蹻爲經
陰蹻爲絡左右同



來自申脈去從背腧走膺交陰蹻拄腹

難經　卷三　圖說　七十九

陰蹻女子以陰蹻爲經
陽蹻爲絡左右同

來自腹街去從照海交少陰拄足

足少陰腎經二十七穴 ○別絡大鍾飛揚 ○正絡屬腎絡膀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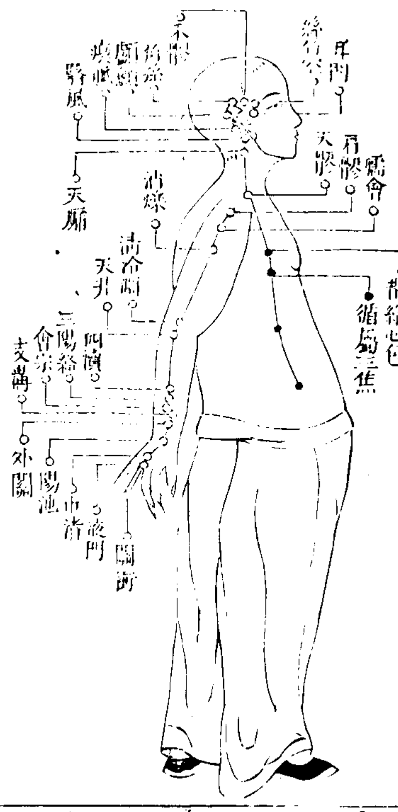
來自照海去從心注胸中拄胸

難經　卷三　圖說　八十

手厥陰心主經九穴左右同 ○別絡內關外關 ○正絡屬心包絡歷絡三焦

來自胸中去交外關拄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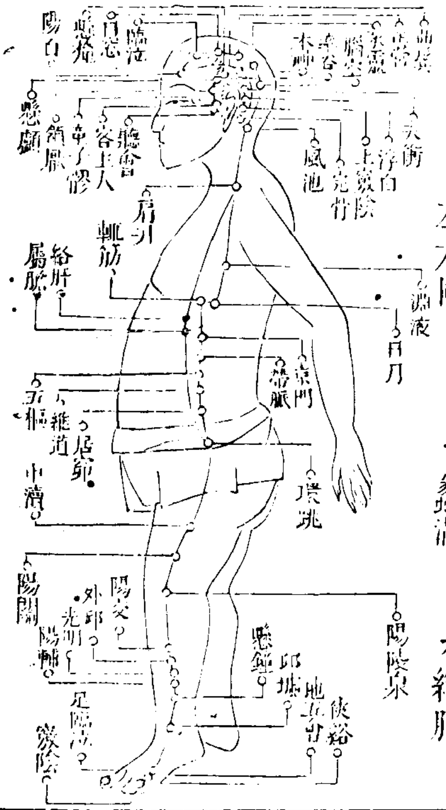
手少陽三焦經廿三穴左右同○別絡外關内關○正絡絡屬三焦散絡心包



來自外關去從耳後出交目鋭眦拄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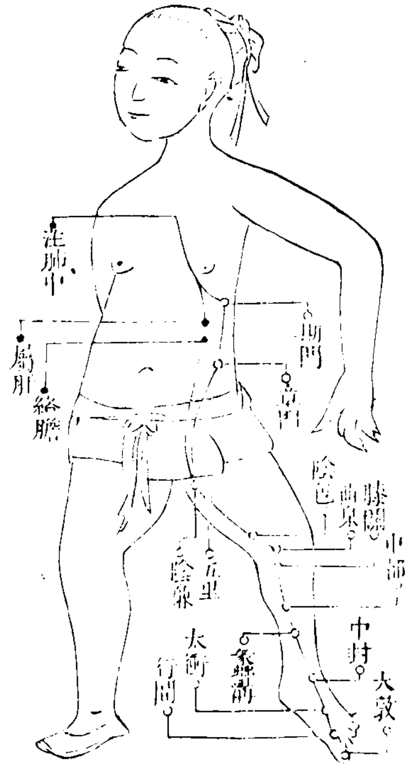
難經　卷三　圖說　八十二

足少陽膽經四十三穴左右同○別絡光明蠡溝○正絡絡肝屬膽



來自肝鋭眦去交蠡溝拄足○以上十三脈左右皆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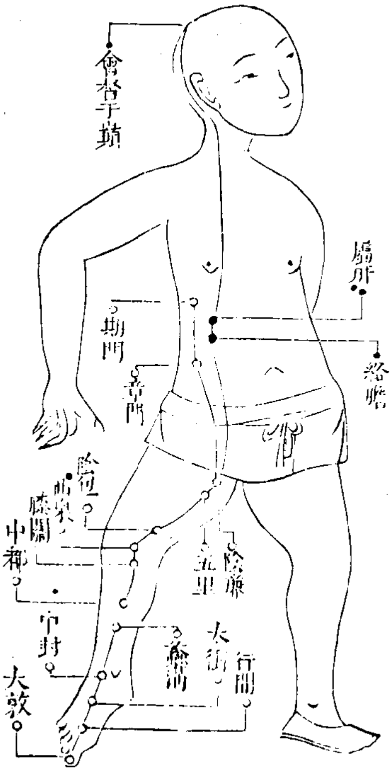
足厥陰肝左經穴十三○別絡蠡溝光明○正絡絡膽屬肝



左脈來自蠡溝去注肺中行右手太陰中府拄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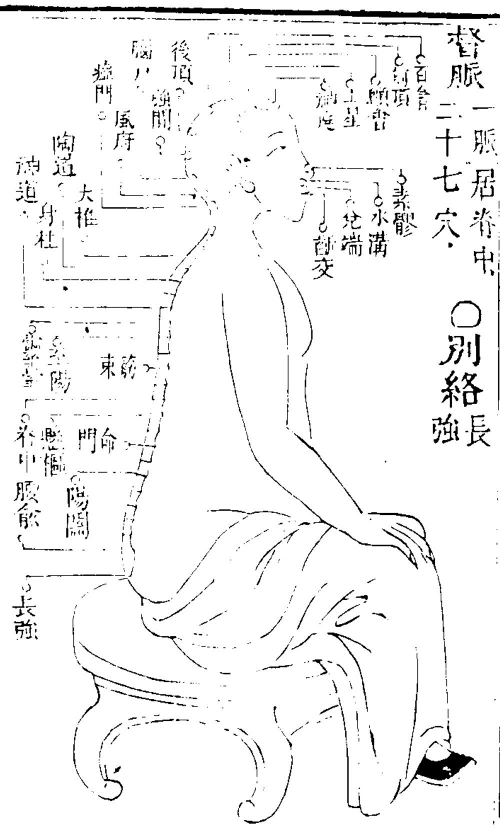
難經　卷三　圖說　八十三

足厥陰肝右經穴十三○別絡左同○正絡左同



右脈來自蠡溝去從顴交督拄頭

督脈一脈居脊中。二十七穴。○別絡長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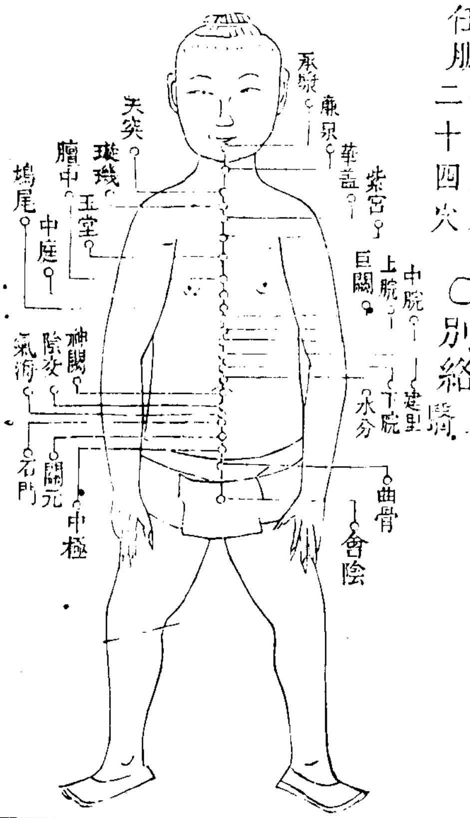


來自額巔去從會陰交任

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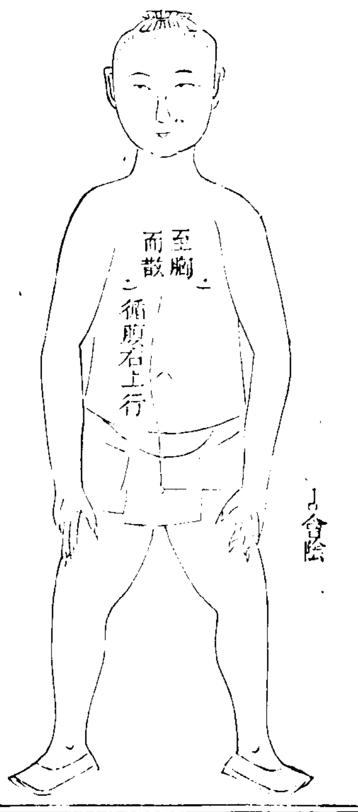
難經 卷三 八十三

任脈一脈居胸中。二十四穴 ○別絡尾翳



來自會陰去從胸注肺周而復始

奇經衝脈起督任中間循腹右上行下通命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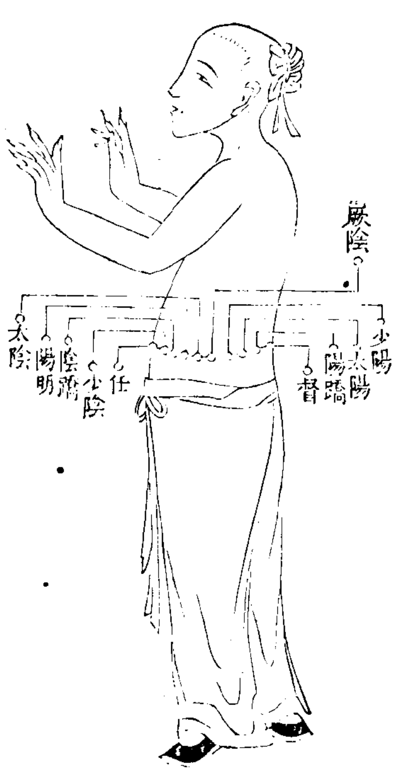


來自會陰上至胸中而散

圖說

難經 卷三 八十四

奇經帶脈



橫繫周環

奇經陽維陰維
　卽指手足陰陽十二經穴橫出孫絡
奇經陽蹻陰蹻
　卽指兩蹻脈橫出孫絡
奇經督任
　卽指督任兩脈諸穴橫出孫絡

經穴部位

手太陰經中府一名膺中俞乳上三肋間陷中動脈去中行六寸雲門中府上一寸陷中動脈天府腋下三寸臑內動脈舉手直鼻俠白天府下去肘節五寸尺澤肘曲約紋孔最腕上七寸列缺尺部後半寸經渠關部太淵寸部魚際大指本節後內側少商大指端內側去爪甲如韭葉

手陽明經商陽一名絕陽食指端內側去爪甲如韭葉二間食指本節前內側三間本節後合谷虎口動脈陽谿一名中魁腕上側高骨前動脈偏歷腕後三寸溫溜一名逆注一名蛇頭腕後五寸下廉曲池前五寸上廉池前三寸手三里曲池前二寸曲池屈肘橫紋端肘髎一作肘窌大骨外廉陷中手五里肘上三寸向裏大筋中臂臑肘上七寸䐃內端肩髃肩端兩骨間舉手有陷巨骨肩上叉骨中天鼎喉旁四寸缺盆上扶突人迎後寸半禾髎禾一作和髎一作窌人中旁五分迎香鼻孔旁禾髎上一寸

足陽明經承泣一名鼷穴一名面窌目下七分動脈上直瞳子四白目下一寸巨髎一作巨窌鼻孔旁八分地倉一名會維夾吻四分大迎一名髓孔曲頷前寸三分骨陷中動脈頰車一名曲牙一名機關曲頰端耳下八分開口有空下關耳前動脈合口有空開口有骨填之直聽會下頭維額角髮際去中央四寸半人迎結喉旁寸半動脈水突一名水門頸大筋前直人迎下氣舍水突下陷中缺盆一名天蓋氣舍下肩上橫骨陷中氣戶巨骨下陷中直乳上六寸四分庫房屋翳膺窗乳中乳頭心乳根乳下以上六穴皆去中行四寸上下各相去寸六分不容第四肋端下承滿梁門關門太乙滑肉門以上六穴皆去中行三寸上下各相去一寸天樞一名長谿一名谷門大腸募也滑肉門橫下五分平臍外陵天樞下一寸大巨天樞下二寸水道大巨下二寸歸來一名谿穴水道下二寸以上五穴皆去中行二寸氣衝一名氣街歸來旁開二寸下一寸橫骨端鼠鼷上一寸去中行四寸毛際旁動脈髀關膝上尺二寸胯骨橫紋中伏兔一作伏菟膝上六寸起肉間陰市一名陰鼎膝上三寸陷中梁丘膝上二寸犢鼻膝下骭上大筋陷中足三里膝下三寸骭外廉大筋宛宛中巨虛上廉膝下六寸條口膝下七寸巨虛下廉膝下八寸豐隆去踝八寸骭外廉陷中解谿足腕上陷中衝陽後寸半衝陽一名會原足跌上五寸骨間動脈陷谷衝陽前三寸內庭後二寸陷中內庭足次指中指歧骨間厲兌大指次指端去爪甲如韭葉

足太陰經隱白足大指端內側去爪甲如韭葉大都大指本節後內側陷中太白核骨下陷中公孫大指本節後一寸商丘內踝下微前陷中三陰交內踝上三寸骨後筋前陷中漏谷踝上六寸骨下地機

一名脾舍膝下五寸大骨後陰陵泉膝下內側輔骨
下血海膝臏上三寸內廉白肉際骨後筋前箕門血
海上六寸魚腹上陰股內兩筋間動脈衝門一名慈
宮大橫下五寸橫骨端紋中動脈府舍衝門上寸半
腹結一名腹屈大橫下一寸三分大橫平臍腹哀大
橫上三寸半以上五穴皆去中行四寸半食竇天谿
胸鄉周榮直手太陰中府下寸六分以上
四穴皆去中行六寸上下各相去寸六分

手少陰經極泉腋下筋間動脈青靈泉肘上三寸少海
一名曲節肘內廉節後五分陷中動脈靈道
腕後寸半通里腕後一寸手少陰郄省作陰郄腕後
半寸動脈神門掌後兌骨端動脈少府小指本節後
少衝小指端內側○甲乙經少
去爪甲如韭葉　青靈泉

手太陽經少澤小指端外側去爪甲如韭葉前谷小指
外側本節前後谿本節後掌橫紋末腕骨腕
下高骨前外側陽谷腕外側兌骨下養老腕上一寸
支正腕後五寸小海肘下屈肘去端五分肩貞髃後
兩骨罅中臑俞肩臑後大骨下胛上陷中天宗秉風
後大骨下陷中秉風小髃後舉臂有空曲垣肩中央
曲胛陷中按之脈動肩外俞胛上廉去後三寸肩中
俞胛內廉大杼旁二寸天窗一名窗籠曲頰下頸上
大筋間動脈天容耳下曲頰後陷中顴髎一作
窌頰骨下廉陷中聽宮一名多所聞耳中珠子

足太陽經睛明一名泪孔目內眥外攢竹別名眉本員
拄始光夜光明光眉頭陷中曲差入髮際五
分去中行寸半五處一作巨處髮上一寸承光髮上
二寸半通天一名天白承光上寸半絡郄一名強陽
一名腦蓋通天後寸半玉枕絡郄後寸半夾腦戶一
寸三分天柱項後髮際大筋外廉大杼一椎節縫下
旁風門二椎下旁肺俞三椎下旁厥陰俞四椎下旁
心俞五椎下旁膈俞一名血會七椎下旁肝俞九椎

下旁膂俞十椎下旁脾俞十一椎下旁胃俞十二椎
下旁三焦俞十三椎下旁腎俞十四椎下旁大腸俞
十六椎下旁小腸俞十八椎下旁膀胱俞十九椎下
旁中膂內俞二十椎下旁白環俞二十一椎下旁上
髎腰髁下一寸第一空中次髎二空中髎三空下髎
四空髎俱別作窌會陽一名利機尻骨旁以上二十
二穴皆夾脊寸半承扶別名內郄陰關皮部股陰臀
下紋中殷門承扶下六寸自大杼至此為內一行附
分從大杼分下平風門魄戶平肺俞膏肓平厥陰俞
神堂平心俞譩譆六椎下旁按之呼譩譆穴應手膈
關平膈俞魂門平肝俞陽綱平膽俞意舍平脾俞胃
倉平胃俞肓門平三焦俞志室一作志堂平腎俞胞
肓平膀胱俞秩邊平中膂俞以上十四穴皆夾脊三
寸浮郄委陽上一寸委陽膕外廉兩筋間殷門旁開
二寸自附分至此為外一行委中膕紋中央動脈兩
行至此合合陽委中下二寸承筋一名腨腸一名直
腸腨中央承山一名魚腹一名肉柱腨下分肉陷中
飛揚一名厥陽外踝上七寸附陽附一作付一作輔
外踝上三寸崑崙跟骨上陷中動脈僕參一名安邪
跟骨下陷中申脈踝下爪甲許陷中金門一名關梁
踝下骨空中脈下一寸京骨足外側大骨下赤白肉
際陷中束骨小指外側本節後通谷本節前至陰小
指端外側去○甲乙經少厥陰俞膏肓二穴入門多
爪甲如韭葉　四穴眉衝攢竹上督俞心俞下氣海
俞腎俞下關元
俞大腸俞下

足少陰經湧泉一名地衝足心然谷一名龍淵內踝前
起骨下陷中太谿內踝後跟骨上動脈大鍾
跟後踵中兩筋間水泉太谿下一寸照海內踝下四
分復溜一名伏白一名昌陽內踝後上二寸筋前交
信筋後築賓內踝上腨分中骨後大筋上小筋下陰
谷膝下內輔骨後大筋下小筋上按之應手橫骨一

名下極陰上骨宛曲如仰月平臍旁下五寸大赫謂
別名陰維陰關氣穴別名胞門子戶四滿一名髓府
中注以上五穴去中行寸半上下相去各一寸肓俞
臍旁商曲石關一名食宮陰都通谷幽門以上六穴
去中行五分相去各一寸步廊神封靈墟神藏彧
中俞府以上六穴去中行二寸相去各寸六分
手厥陰經天池一名天會乳後一寸腋下三寸天泉一
名天溫曲腋下二寸肘中曲澤肘曲陷中動
脈郄門去腕五寸間使腕後三寸兩筋間內關腕後
二寸大陵掌後橫紋兩筋中勞宮一名五里掌中央
中衝中指端去
爪甲如韭葉
手少陽經關衝無名指端外側去爪甲如韭葉液門小
指次指間中渚無名指本節後陽池一名別
陽手背腕上陷中外關腕後二寸支溝腕後三寸兩
骨間會宗腕後三寸支溝外旁空中三陽絡腕後四

寸四瀆肘前五寸外廉陷中天井肘大骨後一寸兩
筋間清冷淵肘後二寸消濼肩下肘外斜對腋臑會
一作臑窌臂前廉去肩頭三寸肩髎一作肩窌臑上
肩端陷中天髎一作天窌缺盆中毖骨際陷中起肉
天牖耳後完骨後頸筋間髮際上翳風耳後尖骨陷
中按之引耳中瘈脈一名資脈耳後雞足青脈中顱
息青脈上角孫耳上廓表間髮際蓄物有動絲竹空
一名巨窌眉後陷中禾髎禾一作和髎一作窌耳前
兌髮下動脈耳門〇案手陽明經
耳前起肉當耳缺亦有禾髎穴
足少陽經瞳子髎髎一作窌一名太陽一名前關近外
眥五分聽會耳珠前陷中動脈開口有空客
主人一名上關耳前上廉起骨端開口有空頷厭
角外腦空上懸顱斜上額角中懸釐曲角上腦空下額
曲鬢耳上髮際曲隅陷中鼓頷有動率谷耳上入髮
半寸天衝耳上如前三分浮白耳後入髮一寸上竅

陰一名枕骨完骨上枕骨下動搖有空完骨耳後髮
際四分本神耳上入髮一寸去中行三寸陽白眉上
一寸直瞳子臨泣目上入髮五分目窗一名至榮入
髮寸半正營目窗後一寸承靈正營後寸半腦空一
名顳顬承靈後寸半夾玉枕旁下陷中風池腦空後
髮際陷中耳後寸半橫夾風府肩井即肩解又名膊
井肩上陷中缺盆上大骨前三指按當中指淵液一
作淵腋腋下三寸宛宛中輒筋三肋端腋骨旁二寸
半上直乳日月期門下五分輒筋旁二寸膽募也京
門別名氣府氣俞監骨下腰中季脇本腎募也帶脈
季脇下寸八分五樞帶脈下三寸維道一名外樞五
樞下半寸居髎一作居窌維道下三寸環跳一名厭
中髀樞宛宛中中瀆中一作下瀆一作犢膝上五寸
外側分肉間陷中陽關陽陵泉上三寸陽陵泉膝品
骨下一寸外廉兩骨陷中陽交一名別陽一名足窌
外踝上七寸外丘踝上六寸光明踝上五寸陽輔一

名分肉踝上四寸輔骨前絕骨端懸鐘踝上三寸動
脈丘墟外踝微前陷中足臨泣小指次指本節後岐
骨間陷中去五會半寸地五會小指次指本節後去
俠谿一寸俠谿本節前竅陰小指次指端外側去爪
甲如〇案馬注穴圖歌另有二穴當陽目窗下半
韭葉寸風市膝上外廉兩筋間直垂手中指盡
足厥陰經大敦足大指端外側三毛中去爪甲如韭葉
行間大指次指岐骨間動脈太衝行間上二
寸動脈中封內踝前一寸蠡溝踝上五寸中都踝上
七寸膝關犢鼻下二寸向裏陷中曲泉屈膝橫
紋盡陰包膝上四寸兩筋間踡足有槽足五里陰股
中動脈氣衝下三寸陰廉五里上一寸動脈再上一
寸爲羊矢章門別名長平陽窌平臍開九寸季脇
肚尖脾募期門乳下二肋端巨闕旁四寸半肝募
督脈齗交上脣內齒縫中兌端上脣端水溝人中上近
鼻間素髎一作素窌鼻準上按之有陷神庭額中

髮際入髮五分上星入髮一寸顖會入髮二寸前頂
百會一名三陽五會後頂一名交衝強間一名大羽
腦戶一名匝風一名會額在枕骨上以上六穴前後
各相去一寸半風府一名舌本後項入髮際一寸大筋
宛宛中瘂門一作瘖門別名舌橫舌厭後髮際入髮五分
中宛宛中入繫舌本大椎項後三項骨下脊骨為第一
椎穴在椎下間中陶道二椎節下身柱三椎神道五
椎靈臺六椎至陽七椎筋束一作筋縮九椎脊中十
一椎懸樞十二椎命門一名屬累十四椎陽關十六
椎腰俞一名髓宮二十一椎長強一名氣之陰郄脊
尾骶甲乙經無靈臺陽關二穴氣
骨端○府論注多中樞十椎節下

任脈會陰一名屏翳兩陰間曲骨中極下一寸橫骨上
毛際動脈中極一名氣原一名玉泉臍下四寸膀
胱募也關元一名次門臍下三寸小腸募也石門一別
名丹田利機精露命門臍下二寸三焦募也氣海一

名膀胱一名下肓臍下寸半陰交一名少關一名橫
戶臍下一寸神闕亦名氣舍臍中水分臍上一寸下
脘臍上二寸建里臍上三寸中脘一名太倉臍上四
寸胃募也上脘臍上五寸巨闕上脘上寸半心募也
鳩尾一作龜尾一名尾翳一名髑骭巨闕上一寸臆
前蔽骨下五分中庭膻下寸六分膻中一名元兒兩
乳中間玉堂一名玉英膻上寸六分紫宮玉堂上一寸
六分華蓋紫宮上寸六分璇璣華蓋上一寸天突
一名玉戶璇璣上一寸結喉下二寸兩骨宛中廉泉
一名本池結喉上舌本下承漿一名天池下脣下

扁鵲脈書難經卷之四

安義　叔陵熊慶笏

三十一難

三十一難曰三焦者何稟何生何始何終其治常在何許可曉以不否音

稟受也生養也如肝稟氣於木生於水心稟氣於火生於木之類始起也終止也治司也猶郡治之治謂三焦處所滑壽讀平聲謂治病所刺之處非是

然三焦者水穀之道路氣之所終始也

氣謂腎間動氣又名原氣詳八難十八難三焦有氣無形為原氣之別使故曰氣之所終始

上焦者在心下下鬲在胃上口主內而不出其治在膻中玉堂下一寸六分直兩乳間陷者是中焦者在胃中脘不上不下主腐熟水穀其治在齊旁下焦者當膀胱上口主分別清濁主出而不內以傳道也其治在齊下一寸故名曰三焦其府在氣街鬲古膈齊古臍內音納道音導街一本作衝

膻中即胸中直當也亦作值兩乳陷處即四十五難所謂一筋直兩乳內也臍傍天樞穴臍下一寸陰交穴氣街一名氣衝在少腹下橫骨盡處上一寸夾中行四寸三焦上挹胃絡宗氣下爲衛氣別使衛出下焦少陰之分氣街者少陰陽明所會也

三焦氣街攷

靈樞營衛生會 願聞營衛之所行皆何道從來曰營出于中焦衛出于下焦不言宗氣出上焦者因所問只在營衛也○願聞三焦之所出曰上焦出于胃上口上焦即膻中爲呼吸宗氣所出並咽以上貫膈而布胸中走腋循太陰之分而行宗氣在左乳大絡虛里穴領營血橫走腋下先行手太陰肺經還至陽明次行手陽明大腸經上至舌下足陽明又次行胃經常與營俱所行經脈尚多只以此語括之蓋省文也行于陽二十五度行于陰亦二十五度一周也故五十度而復大會于手太陰矣宗氣之行一如營血之行故難經但言營而不言宗氣內經雖言宗氣亦僅附於營中○中焦亦並胃中出上焦之後此所受氣者泌糟粕蒸津液化其精微上注于肺脈乃化而爲血以奉生身莫貴于此

故獨得行于經隧命曰營氣○營衛者精氣也皆水穀精氣血者神氣也精氣又生神氣故營較衛更精故血之與氣異名同類焉同出於穀氣故奪血者無汗奪汗者無血血爲營液汗爲衛液皆水穀精液也二者亡一則皆亡故人生有兩死營絕則衛亦絕衛絕則營亦絕故爲同類而無兩生救營者不同救衛救衛者不同救營故爲異名○下焦者別迴腸即大腸注于膀胱而滲入焉膀胱無上口其水汁以氣滲入故水穀者常幷居于胃中成糟粕而俱下于大腸而成下焦滲而俱下濟泌別汁循下焦而滲入膀胱焉成糟粕滲別汁皆衛氣也○人飲酒酒亦入胃穀未熟而小便獨先下何也曰酒者熟穀之液也已經醞釀其氣悍以清亦如衛氣悍迅故後穀而入先穀而液出焉○帝曰善余聞上焦如霧宗氣布濩若天地之氤氳雲霧彌淪中焦如漚營氣化生若溽暑之鬱蒸水漚沸起下焦如瀆衛氣充溢若時雨之既降溪壑通流

海論 胃者水穀之海其輸穴俞也上在氣街陽明經穴有動脈應手衝同少陰二脈亦出氣街下至三里本經穴在膝下三寸骭骨外大筋宛宛中

案 三焦爲水穀道路雖則無腑實借腸胃膀胱而爲腑故上焦主納中焦主腐下焦主出也三焦爲氣之

終始竝非他氣卽合宗氣衛氣而爲氣故上治膻中中治臍旁下治臍下也蓋胃小腸大腸膀胱四腑譬猶器也器不自用必聽命於用之者氣者卽所以用此器也論其體則爲宗氣衛氣論其用則爲三焦也四腑各成一器故有定形三焦非器而能用諸器故無定形是以經脈篇敘諸經入臟腑者僅曰屬曰絡獨手少陽入三焦則曰徧屬手厥陰入三焦則曰歷絡可知三焦卽上中下分治之氣竝無定形甚明矣

旣無定形而又曰其府在氣街者蓋三焦上爲穀氣所注下爲衛氣之使穀氣出胃衛氣出少陰之分氣街者陽明胃經輸穴少陰與陽明竝出者也是以三焦雖無定形而取其所會之氣穴卽借陽明之氣街爲治病之所內經所謂其輸在氣街也若指此爲有形之腑則誤矣詳二十五三十八三十九四十二難滑伯仁疑末句爲衍文非是

三十二難

三十二難曰五藏俱等而心肺獨在鬲上者何也然心者血肺者氣血爲榮氣爲衛相隨上下謂之榮衛通行經絡營周於外故令心肺在鬲上也鬲通膈

鬲隔也凡人心下有鬲膜與脊脇周回相著所以遮蔽濁氣不使上熏心肺也心者血謂心之合在血脈也肺者氣謂肺藏氣也

心血肺氣鬲上攷

靈樞九鍼篇 五藏之應天者肺肺者五藏六府之蓋也 素問五藏生成論 諸脈者皆屬于目靈樞目者宗氣之所聚素問脈者血之府久視傷血 諸髓者皆屬于腦靈樞腦爲髓海 諸筋者皆屬于節靈樞節之交三百六十五會者絡脈滲灌諸節者也 諸血者皆屬于心素問心生血又心主血脈 諸氣者皆屬于肺靈樞肺藏氣素問天氣通于肺 此四支八谿之朝夕也兩手肘與腕兩足膝與膕爲八谿蓋內之小會也朝夕卽潮汐之義 五藏別論 故五氣入鼻藏于心肺心肺有病而鼻爲之不利也心肺在膈上受天氣

〔痿論〕肺者臟之長也爲心之蓋也長上聲

〔金匱真言〕故背爲陽陽中之陽心也背爲陽陽中之陰肺也在背者居上腹爲陰陰中之陰腎也腹爲陰陰中之陽肝也腹爲陰陰中之至陰脾也在腹者居下此皆陰陽表裏內外雌雄相輸應也

〔案〕心肺居高主外爲五臟之陽正因得天氣獨多也如心之合在營血營血隨宗氣而行宗氣卽呼吸天氣也積於膻中膻中爲臣使之官代心君用事此天

氣之藏於心者也肺之合在皮毛皮毛爲衞氣所充衞氣卽天氣附水穀所生也名爲悍氣悍氣上衞必受肺之治節乃能護外而爲固此天氣之通於肺者也二臟得天氣獨多故能居高而主外內經難經皆有此義但隱而不發耳

三十三難

三十三難曰肝青象木肺白象金肝得水而沈木得水而浮肺得水而浮金得水而沈其意何也然肝者非爲純木也乙角也庚之柔大言陰與陽小言夫與婦釋其微陽而吸其微陰之氣其意樂金又行陰道多故令肝得水而沈也肺者非爲純金也辛商也丙之柔大言陰與陽小言夫與婦釋其微陰婚而就火其意樂火又行陽道多故令肺得水而浮也肺熟而復沈肝熟而復浮者何也故知辛當歸庚乙當歸甲也

木當浮而肝沈金當沈而肺浮故問之純專也五音角爲木商爲金徵爲火羽爲水宮爲土柔陰也甲丙戊庚壬五陽干爲剛乙丁己辛癸五陰干爲柔大言深喻也小言淺譬也五行家以甲與己合乙與庚合丙與辛合丁與壬合戊與癸合爲夫婦釋棄也木生曰微陽金生曰微陰吸受也樂者婦從夫也陰道多者金旺於秋爲歲之陰也婚匹配也陽道多者火旺

於夏爲歲之陽也熟死也木死爲純陽金死爲純陰故各歸其本質也此章鑿空談理毫無實義且不見於內經必後人僞作也

乙庚辛丙攷

（素問五運行大論）天地之動靜神明爲之紀陰陽之升降寒暑彰其兆五運之數正五氣之各主歲耳首甲定運以（五運爲尊十干以甲爲首）土主甲己金主乙庚水主丙辛木主丁壬火主戊癸（五氣各主一歲故名曰五運十歲兩周故各得二下詳五十八難）

案肺雖陰金主秋令然肺藏氣氣無形而清虛得於陽性者多故其質浮本乎天者親上也肝雖陽木主春令然肝藏血血有形而凝重得於陰性者多故其質沈本乎地者親下也此章以乙從庚辛從丙爲解乃陰陽家腐談耳嘗攷內經五運以土爲尊次金次水次木次火各主一歲起數於甲則土運值甲金值乙水值丙木值丁火值戊凡五歲而五運一週復從土起數則土運值己金值庚水值辛木值壬火值癸凡十歲而五運再週是乙與庚合辛與丙合者謂十干所值之五運相同非十干所屬之陰陽相配也後世陰陽家剽竊內經文詞創爲夫婦配合之說扁鵲時尚未有此故知爲後人僞作也若必執此爲解則心丁徵也壬之柔何以不居下而就水腎癸羽也戊之柔何以不居中而樂土脾己宮也甲之柔何以不居上而婚木耶至於熟則相反譬如白質經火則灰黑黑質經火則灰白耳蓋鎔金入冶剛可使柔範土

爲陶瓴可使堅制化則變凡物皆然不獨肝肺也又況屑金散於飄風朽木沈於深淵此亦金死木死也何以不還本質耶此章人皆喜其精妙而不知其穿鑿故旣注而復辨之

三十四難

三十四難曰五藏各有聲色臭味皆可曉知以不然十變言肝色靑其臭臊其味酸其聲呼其液泣心色赤其臭焦其味苦其聲言其液汗脾色黃其臭香其味甘其聲歌其液涎肺色白其臭腥其味辛其聲哭其液涕腎色黑其臭腐其味鹹其聲呻其液唾是五藏聲色臭味也不音否

聲色臭味下缺液字省文也十變古經篇名五臟肺主聲肝主色心主臭脾主味腎主液而五臟又各自有聲色臭味液錯綜之爲十變也靑木色也臊木化也酸曲直作酸也呼聲高而疾也泣目之液也赤火色也焦火化也苦炎上作苦也言語多而詳也汗營之液也黃土色也香土化也甘稼穡作甘也歌辭樂而韻也涎口之液也白金色也腥金化也辛從革作辛也哭音悲而慘也涕鼻之液也黑水色也腐水化也鹹潤下作鹹也呻聲低而遠也唾喉之液也少陰腎脈上絡廉泉故爲唾此言五臟之應於外者也

五藏有七神各何所藏耶然藏者人之神氣所舍藏也故肝藏魂肺藏魄心藏神脾藏意與智腎藏精與志也何所藏坊本作何所主今依滑本較正五藏藏者二藏字皆通臟餘皆平聲

此言五臟之蘊於內者也臟者藏也舍宅也魂神明知覺也魄精氣運動也神陰陽合撰也脾主思故藏意與智腎者作強之官伎巧出焉故藏精與志

五臟七神攷

靈樞本神何謂德氣生精神魂魄心意志思智慮曰天之在我者德也地之在我者氣也德流氣薄而生者也天德地氣合而生人初生之來謂之精易曰男女媾精萬物化生兩精相搏謂之神合而營陰衛陽神見隨神往來者謂之魂魂屬陽神明所附知覺也並精而出入者謂之魄魄屬陰精氣所麗運動也所以任物者謂之心心任也合魂魄而應事也心有所憶謂之意心發於情爲意意之所存謂之志因志而存變謂之思專在於是爲志欲有所成爲思因思而遠慕謂之慮因慮而處物謂之智審其吉凶爲思慮遍其常變爲智以上德氣生爲一段精神魂魄爲一段此

七者心之體也自心以下爲一段意志思慮智五者皆心之用也○肝藏血血舍魂肝氣虛則恐實則怒脾藏營爲胃行其津故藏營營舍意脾氣虛則四肢不用五藏不安實則腹脹經溲不利心藏脈脈舍神心氣虛則悲實則笑不休肺藏氣氣舍魄肺氣虛則鼻塞不利少氣實則喘喝胸盈仰息腎藏精精舍志腎氣虛則厥實則脹五藏不安

九鍼論五臟氣心主噫案噫有兩解口問篇寒氣客于胃厥逆從下上散復出于胃故爲噫經脈篇脾病善噫玉篇謂飽出息又謂氣轉聲此噫出於脾胃卽俗言噯氣也脈解篇上走心爲噫者陰盛而

上走陽明陽明絡屬心故上走心爲噫也論語噫斗筲之人朱注心不平聲海篇云痛聲此噫出於心盡心不舒而出聲以呻之也汪昂專以噯氣爲解非是肺主欬肝主語多言而妄也肝以呼爲聲怒爲性語爲病脾主吞脾病則求濟於穀食故常欲吞腎主欠呵欠也口問篇衛氣晝行于陽夜行于陰陰者主臥陰氣積于下陽氣未盡陽引而上陰引而下陰陽相引故數欠素問多爲嚏二字○六腑氣膽爲怒胃爲氣逆噦口問篇穀入于胃上注于肺今有故寒氣與新穀氣俱還入于胃新故相亂氣幷相逆故爲噦大腸小腸爲泄膀胱不約爲遺溺素問有不利爲癃下焦溢爲水以上二節素問謂爲五病○五味酸入肝辛入肺苦入心甘入脾鹹入腎淡入胃是謂五味○五幷精氣幷肝則憂幷心則喜幷肺則悲幷腎則恐幷脾則畏是謂五精之氣幷于藏也素問作虛而相幷者也言一臟氣虛他臟精氣皆幷之○五惡去聲肝惡風心惡熱肺惡寒腎惡燥脾惡溼此五藏氣所惡者也○五液心主汗肝主淚肺主涕腎主唾脾主涎此五液所出也○五勞久視傷血久臥傷氣久坐傷肉久立傷骨久行傷筋此五久勞所病也○五走酸走筋辛走氣苦走血鹹走骨甘走肉是謂五走也○五裁病在筋無食酸病在氣無食辛病在骨無食鹹病

在血無食苦病在肉無食甘口嗜而欲食之不可多也必自裁也命曰五裁素問作五禁○五發陰病發于骨骨兼筋言肝腎爲陰陽病發于血血兼皮言心肺爲陽陰病發于肉脾爲至陰三句臟病所發之位陽病發于冬陽不勝陰陰病發于夏陰不勝陽二句臟病所發之時○五藏平聲下同心藏神肺藏魄肝藏魂脾藏意腎藏精與志也素問無與志○五主心主脈肺主皮肝主筋脾主肌腎主骨以上十二節素問宣明五氣論亦同故不錄

素問陰陽應象大論東方生風風生木木生酸酸生肝肝生筋筋

生心肝主目其在天爲元在人爲道在地爲化化生五味道生智元生神〔五運行多化生氣然上文化生五味即是氣〕神在天爲風在地爲木在體爲筋〔五運行多在氣爲柔〕在臟爲肝〔五運行多其性爲暄其德爲和其用爲動〕在色爲蒼在音爲角在聲爲呼在變動爲握在竅爲目〔五運行多其化爲榮其蟲毛其政爲散其令宣發其變摧拉其眚爲隕〕在味爲酸在志爲怒怒傷肝悲勝怒風傷筋燥勝風酸傷筋辛勝酸〇南方生熱熱生火火生苦苦生心心生血血生脾心主舌〔此處當有其在天爲元六句蓋省文也下同〕其在天爲熱在地爲火

在體爲脈〔五運行多在氣爲息〕在臟爲心〔五運行多其性爲暑其德爲顯其用爲躁〕在色爲赤在音爲徵在聲爲笑在變動爲憂在竅爲舌〔五運行多其化爲茂其蟲羽其政爲明其令鬱蒸其變炎爍其眚燔焫〕在味爲苦在志爲喜喜傷心恐勝喜熱傷氣寒勝熱苦傷氣鹹勝苦〇中央生溼溼生土土生甘甘生脾脾生肉肉生肺脾主口其在天爲溼在地爲土在體爲肉〔五運行多在氣爲充〕在臟爲脾〔五運行多其性靜兼其德爲濡其用爲化〕在色爲黃在音爲宮在聲爲歌在變動爲噦在竅爲口〔五運行多其化爲盈其蟲倮其政爲謐其令雲雨其變動注其眚淫潰〕

在味爲甘在志爲思思傷脾怒勝思溼傷肉風勝溼甘傷肉酸勝甘〇西方生燥燥生金金生辛辛生肺肺生皮毛皮毛生腎肺主鼻其在天爲燥在地爲金在體爲皮毛〔五運行多在氣爲成〕在臟爲肺〔五運行多其性爲凉其德爲淸其用爲固〕在色爲白在音爲商在聲爲哭在變動爲欬在竅爲鼻〔五運行多其化爲斂其蟲介其政爲勁其令霧露其變肅殺其眚蒼落〕在味爲辛在志爲憂憂傷肺喜勝憂熱傷皮毛寒勝熱辛傷皮毛苦勝辛〇北方生寒寒生水水生鹹鹹生腎腎生骨髓髓生肝腎主耳

其在天爲寒在地爲水在體爲骨〔五運行多在氣爲堅〕在臟爲腎〔五運行多其性爲凜其德爲寒其用爲藏〕在色爲黑在音爲羽在聲爲呻在變動爲慄在竅爲耳〔五運行多其化爲肅其蟲鱗其政爲靜其令霰雪其變凝冽其眚冰雹〕在味爲鹹在志爲恐恐傷腎思勝恐寒傷血燥勝寒鹹傷血甘勝鹹〔五運行亦有此論其言較詳俱補在注中〕

〔天元紀大論〕夫變化之爲用也在天爲元在人爲道在地爲化化生五味道生智元生神神在天爲風在地爲木在天爲熱在地爲火在天爲溼在地爲土在天爲燥在地

爲金在天爲寒在地爲水故在天爲氣在地成形形氣相感而化生萬物矣[案]元者大虛之始眹兆未萌者也神者無形之氣風熱溼燥寒五氣是也五氣從太虛而出故曰元生神化者陰陽之用五氣所分也五味者有氣之形木火土金水五行是也五行從陰陽而出故曰化生五味天爲無形之氣地成有氣之形二者相感而人生其間故克肖乎天地亦有無形之氣如魂魄神意志五神是也亦有有氣之形如心肝脾肺腎五臟是也五臟以有氣之形抱五神無形之氣則有喜怒思憂恐之類所謂道也性之體也五神以無形之氣運五臟有氣之形則有呼笑歌哭呻之類所謂智也情之用也情出乎性故曰道生智所謂智者猶云知覺運動耳蓋兼智愚而統言之非專謂上智也

[案]五臟之外應者不可勝紀實皆聲色臭味液所參伍錯綜而出也五臟之內蘊者無可指象惟舉魂魄神意志則可以名命氣以氣命形也此章爲審臟病總綱雖不及內經之詳然窮病情之百變存乎人之自悟耳因恐學者冥情妄索墮入空談故詳錄內經附之庶不至闒鬱叢而入魔障也

三十五難

三十五難曰五藏各有所(句)府皆相近而心肺獨去大腸小腸遠者何也然經言心榮肺衛通行陽氣故居在上大腸小腸傳陰氣而下故居在下所以相去而遠也

所猶處也腑皆相近如膽在肝葉中脾與胃以膜相連腎與膀胱皆在下也陽居上謂水穀精微上輸也陰居下謂水穀渣滓下傳也

又諸府者皆陽也清淨之處今大腸小腸胃與膀胱皆受不淨其意何也

言腑既爲陽當爲清淨之氣何以反受不潔

然諸府者謂是非也經言小腸者受盛之府也大腸者傳寫行道之府也膽者清淨之府也胃者水穀之府也膀胱者津液之府也一府猶無兩名故知非也小腸者心之府大腸者肺之府膽者肝之府胃者脾之府膀胱者腎之府(盛平聲寫瀉道音導)

謂是非者言不可概以清淨之陽名之也諸府皆受

濁物惟膽不受故名清淨一府句疑有脫簡

小腸謂赤腸大腸謂白腸膽者謂青腸胃者謂黃腸膀胱者謂黑腸下焦之所治也

取五臟之色概名其腑爲腸蓋當時有此稱耳

臟腑陰陽攷

素問金匱眞言 臟者爲陰腑者爲陽肝心脾肺腎五臟皆爲陰膽胃大腸小腸膀胱三焦六腑皆爲陽

五藏別論 余聞方士或以腦髓爲臟或以腸胃爲臟或以爲腑皆自謂是不知其道（難經又名腑爲腸可知臟腑腸三字古多通稱）曰腦髓骨脈膽女子胞此六者地氣之所生也皆藏于陰而象于地（象地之靜）故藏而不寫（通瀉地德厚而載物）名曰奇恆之府（謂其常有餘也）夫胃大腸小腸三焦膀胱此五者天氣之所生也其氣象天（象天之動）故寫而不藏（天行健而不息）此受五臟濁氣（臟得精微腑受糟粕）名曰傳化之府（遞送腐物）此不能久畱輸寫者也魄門亦爲五臟使（即肛門）水穀不得久藏

案臟腑陰陽皆以十二經脈配合並不關所居遠近也如手太陰正絡內屬於肺又絡大腸手陽明正絡內屬大腸又絡於肺故肺與大腸爲表裏手少陰正絡內屬於心又絡小腸手太陽正絡內屬小腸又絡於心故心與小腸爲表裏凡十二經脈莫不皆然（詳二十六難）是以經脈諸病可從此傳於臟腑臟腑諸病亦可從此現於經脈專以經脈言則三陽爲表三陰爲裏專以臟腑言則六腑爲表五臟爲裏合經脈與臟腑言則經脈爲表臟腑爲裏此表裏之義也臟爲六陰經所屬故爲陰腑雖不潔而爲六陽經所屬故爲陽膽雖清淨而爲少陽經所屬故亦當列於腑此陰陽之義也此章遠近之論亦秖爲淺人說法耳二三節論腑皆受不潔惟膽爲清淨但措詞太晦恐有譌脫末節稱腑爲腸想當時方士有此詭名而扁鵲借作指點歟

三十六難

三十六難曰：藏各有一耳，腎獨有兩者，何也？然：腎兩者，非皆腎也。其左者為腎，右者為命門。命門者，諸神精之所舍，原氣之所繫也。故男子以藏精，女子以繫胞。故知腎有一也。（藏精藏字平聲）

神精謂受生與授生之真液也。原氣謂臍下腎間動氣，即衛氣出於下焦也（詳八難）。繫，維持也。胞，子宮也。內經謂之子處。藏精所以施化，繫胞所以聽胎，即天癸

也（詳十九難）。

命門攷

素問奇病論：人有重身（懷姙），九月而瘖（瘂也），此胞之絡脈絕也（為胎所阻，脈道不通）。胞絡者繫于腎（難經謂女子繫胞，即此。但內經未明言右腎耳。可知右腎命門是授生之所，男子藏精亦此義也）。少陰之脈貫腎繫舌本（詳二十三難），故不能言（因脈道為胎所阻），無治也，當十月復（不必施治，分娩即愈）。

刺禁論：臟有要害（臟氣所聚為要害，故禁刺），不可不察。肝生于左（肝木東方，春令主發生，故曰生左），肺藏于右（肺金西方，秋令主收成，故曰藏右），心部于表（高表也。心在膈上，居高臨下，為各臟之主，部署一切，故曰部表），腎治于裏（衛氣從少陰之分間行五臟六腑，主持諸氣，為諸氣所受治，故曰治裏），脾為之使（運水穀精微以溉五臟，故曰使），胃為之市（容受水穀，生新去故，如百貨之貿易，故曰市），鬲肓之上，中有父母（鬲，胸中之膜；心下鬲上為肓。凡人資生，有呼吸天氣，通於肺，為膻中宗氣；有飲食地氣，通於嗌，為水穀胃氣。二者皆會膈肓之上。天氣無形，有陽生之義；地氣有形，有陰養之義，故曰父母。馬蒔、汪昂俱注心為陽主血，肺為陰主氣，有父母之象，與本篇要害刺禁之旨不合。若謂心肺禁刺，則重複上文；若謂氣血禁刺，則刺營刺衛又何為耶？左傳秦醫緩謂晉侯病在膏肓，攻之不可，達之不及，正與此同。蓋鬲肓之上為呼吸飲食之總關，不可妄用刺法，則父母之義，當以天氣地氣解之為是），七節之旁，中有小心（脊椎有二十一節，自督脈長強

穴逆數而上，至七節，則兩腎橫挾兩旁，故曰七節之旁。凡人初結胎時，其形極小，如兩甲，即兩腎也。腎得臟氣為最先。內中以左腎為受生本臟，右腎為傳生種子所，謂男以藏精，女以繫胞，即天癸也。小者，最初之形；心者，最密之稱，亦如草木之實有傳生之種在核中者，名之曰仁而已。馬蒔謂心在五椎下為大心，自五椎下至第七節有黃脂裹心，名心包絡，代心君用事，為小心。李時珍謂命門相火居兩腎中央，取象於坎。若依此兩解，當云七節之間矣，於旁字不切，俱非是）。從之有福，逆之有咎。○刺中心，一日死，其動為噫。刺中肝，五日死，其動為語。刺中腎，六日死，其動為嚏。刺中肺，三日死，其動為欬。刺中脾，十日死，其動為吞。刺中膽，一日半死，其動為嘔（膽雖為腑，然附肝葉中，故其死亦速）。

案此論刺禁誤犯之害如此然只言五藏不言胃與膈肓七節者因五藏皆有形而膈肓七節皆無形也膈肓宗氣營氣皆通於肺但言中肺足以該之七節命門寄於右腎但言中腎足以該之若胃雖有形然脾與胃僅以膜相連但言中脾亦足以該胃也

案內經有太陽起于至陰結于命門之語乃目內眥睛明穴名非臟名也且內經亦無兩腎分言者分左者爲腎右者爲命門實自難經始細玩此章云諸神精之所舍是指初生之來爲精兩精相搏爲神而言卽腎藏精與志也詳三十五難又云原氣之所繫是指衞

氣出于下焦少陰之分而言卽腎間動氣後世所謂真陽也詳一難八難神精原氣三者兩腎皆有之非獨右腎也特因論右腎而連及之耳惟男以藏精女以繫胞二語乃專指右腎而言可知右腎卽是天癸與腎間動氣迥不相侔而又攷內經謂男子二八女子二七天癸至任脈通衝脈盛又謂男子衝任上榮生鬚女子衝任數脫血則鬚不生詳十九難似藏精繫胞當屬衝任然任脈起於氣街衝脈竝少陰下行詳十四難男女天

癸皆從衝注任而主其氣者則惟腎內經論精血所出之源故言衝任而不言腎難經論精血所主之氣故言腎而不言衝任其實衝血必資腎而始成精故曰藏精衝血必資腎而始成月事故曰繫胞是男女天癸雖屬衝任所司而化機實出於腎也觀內經論重身而瘖謂胞之絡脈繫于腎其義正與難經相同又謂衝脈任脈皆起胞中循腹右上行詳十九難則右腎卽是天癸尤爲確然可信知女子之繫胞則男子之藏精可以類推蓋胞者所以受娠精者所以施化其用一也後世醫流因內經無右腎明文又因叔和脈經將右腎與三焦相火配置右尺遂指命門亦爲相火又不識藏精繫胞與腎間動氣本是兩種反以腎間動氣專屬右腎而藏精繫胞之義一概抹置不講誣妄相沿不可究詰已夫既不能剖心腹而示之又不能隔垣牆而見之而欲攷其得失正其是非不亦難乎竊謂天地生人亦如生物人雖爲萬物之靈而

溯其受生所自來窮其授生所由往未嘗不可以格物之理證之凡物初生皆以兩而化草木萌芽必先甲折羽禽無埜亦具腰翕此腎臟所以必有兩者專謂所受生也凡物所受生之處卽爲所授生之處種實成果終須結實翼卵哺雛終須伏卵此兩腎所以不皆腎者兼謂所授生也受生之氣往而不留則授生之氣難乎爲繼蠶蛹孕子而蛾老黍稷成實而莖萎惟其無所留也此兩腎所以必分左右者取一腎

爲授生之精胞仍留一腎爲受生之本臟也受生所自來者必有所發則授生所由往者必有所歸日月繼明發於東而歸於西歲時遞禪發於春而歸於冬左者其發也右者其歸也此受生之本臟所以必居左而授生之精胞所以必居右也況左發右歸之義不獨兩腎爲然卽如左右經脈起於胸中必從左乳下虛里穴（詳十五難）又名大包穴（詳二十六難）先行左十二經後行右十二經（詳二十三難）是經脈亦以左爲所自來右爲所由往也蓋天地之氣皆先左而後右人生天地氣交之中故其受授之先後亦克肖乎天地而已然則左者爲腎之本臟右者爲藏精繫胞之命門眞至精至確之論藉非扁鵲孰能窺及於此取名命門者猶云此生命受授之門而已觀其曰精曰胞可知命門卽是天癸乃水也非火也然而內經不言者以精與胞之爲病治在衝任腎爲至窖之臟非治病之處故七節之旁但言禁刺而兩腎左右之義則略之難

經雖有右腎命門之說然詳觀前後諸篇並無命門病證亦無右腎治法可知此章亦祇晰明內景補內經之闕略後人乃謂某藥攻命門某藥瀉右腎何其妄耶徐詳三十九難

三十七難

三十七難曰五藏之氣於何發起通於何許可曉以不然五藏者當上關於九竅也故肺氣通於鼻鼻和則知香臭矣肝氣通於目目和則知黑白矣脾氣通於口口和則知穀味矣心氣通於舌舌和則知五味矣腎氣通於耳耳和則知五音矣（不音否）

關猶聯也與下文關字不同九竅二耳二目二鼻孔一口舌爲陽竅前後二陰爲陰竅陽竅止有七而云九者包下文六腑而言以六腑下通二陰竅也五音宮商角徵羽也此節問答言臟不言腑省文也

五藏不和則九竅不通六府不和則留結爲癰（坊本譌作聚）

癰壅也此二節答通於何許之義

邪在六府則陽脈不和陽脈不和則氣留之氣留之則陽脈盛矣邪在五藏則陰脈不和陰脈不和則血留之血留之則陰脈盛矣陰氣太盛則陽氣不得相營也故曰格陽氣太盛則陰氣不得相營也故曰關陰陽俱盛不得相營也故曰關格關格者不得盡其命而死矣

陽脈手足三陽經內屬腑而多氣陰脈手足三陰經內屬臟而多血此釋關格之義（詳三難）

經言氣獨行於五藏不營於六府者何也然夫氣之所行也如水之流不得息也故陰脈營於五藏陽脈營於六府如環無端莫知其紀終而復始而不覆溢人氣內溫於藏府外濡於腠理

營經營也氣行五臟不營六腑者惟陰經耳若陽經

則必營於腑故以陰脈營臟陽脈營腑分詳之蓋陰經陽經各有入臟入腑之正絡也（詳二十六難）紀緒也終而復始即營行五十度也人氣即衛氣衛氣內溫臟腑則九竅通外濡腠理則諸脈和也此答於何發起之義

經言攷

（靈樞脈度）五藏常內閱于上七竅也（閱猶經歷也）故肺氣通于鼻肺和則鼻能知香臭矣心氣通于舌心和則舌能知五

味矣肝氣通于目肝和則目能辨五色矣脾氣通于口脾和則口能知五穀矣腎氣通于耳腎和則耳能聞五音矣五藏不和則七竅不通六腑不和則留爲癰故邪在腑則陽脈不和陽脈不和則氣留之氣留之則陽氣盛矣陽氣太盛則陰脈不利陰脈不利則血留之血留之則陰氣盛矣難經謂邪在臟爲陰脈盛此段謂陽氣盛以致陰脈不利而陰氣亦盛便與下文陰陽俱盛重複矣陽氣太盛句當作邪在臟三字爲是陰氣太盛則陽氣不能榮也故曰關陽氣太盛則陰氣弗能榮也故曰格陰陽俱

盛不得相榮故曰關格關格者不得盡期而死也終始禁服篇皆以陽盛爲外格陰盛爲內關與此段陰盛曰關陽盛曰格相同難經此章以陰盛爲格陽盛爲關與內經不同然三難又以陽盛爲外關內格陰盛爲內關外格可見關格二字陰陽皆有之蓋彼阻我曰關我拒彼曰格有所格必有所關有所關必有所格取名雖不同其實一也○氣獨行五藏不榮六府何也曰氣之不得無行也如水之流營氣如日月之行不休衛氣故陰脈榮其藏陽脈榮其府如環無端莫知其紀終而復始其流溢之氣內溉五藏外濡腠理

五閱五使鼻者肺之官也目者肝之官也口脣者脾之官也舌者心之官也耳者腎之官也

案此章錄內經原文只加於何發起通於何許二問語則前二節之九竅即臟腑所關通後二節之脈氣即臟腑所發起其義甚明謝縉孫謂只答通於何許而未答發起疑有缺文則非矣關格一段乃因論臟氣發起於經脈遂將經脈部位診法一併推詳之關格二字原可通用馬蒔因所屬之陰陽與內經異遂力詆之未免太泥此章大意責重經脈經脈者營衛

之隧道隧道平勻則竅通而脈和隧道偏頗則竅不通而關格也九竅之義自當以陽竅七陰竅二爲解則六腑不和句方有著落蓋陽竅通於臟而陰竅通於腑也雖陰竅不當云上關然言臟以該腑亦舉一例餘之意張元素謂九竅皆爲陽竅耳目鼻各二口舌各一再加喉爲一竅以足九數又補入三焦通於喉喉和則聲鳴之句究屬杜撰總因未讀內經耳

三十八難

三十八難曰藏唯有五府獨有六者何也然所以府有六者謂三焦也有原氣之別焉主持諸氣有名而無形其經屬手少陽此外府也故言府有六焉

焦者所以腐物也三焦卽衞氣別出問行六腑故曰原氣之別（詳六十六難）諸氣謂上焦主納中焦主腐下焦主出也（詳三十一難）三焦外有其經內有其氣然無形臟不與諸腑同故曰外府卽內經所謂孤之府也

三焦無形攷

靈樞本輸 肺合大腸大腸者傳道之府（道音導）心合小腸小腸者受盛之府肝合膽膽者中精之府脾合胃胃者五穀之府腎合膀胱膀胱者津液之府也（此五者皆有形之府）少陽屬腎腎上連肺（手少陽爲三焦經其脉之入內者偏屬於上中下三焦詳二十三難故下屬於腎上連於肺）故將兩臟（謂肺腎也上資肺氣下資腎氣方成三焦故曰將也）三焦者中瀆之府也（決瀆之官）水道出焉（三焦卽行水之氣其氣必取資於肺腎者肺主行津腎爲水臟也）屬膀胱（無形之氣取之肺腎有形之水滲於膀胱故內經常合三焦膀胱竝稱）是孤之府也（言其經脉則手少陽與手厥陰相配原不爲孤言其臟腑則三焦不過借肺腎之氣以利水借膀胱之府以注水竝無形臟相配故曰孤之府也後世取三焦與右腎相配者誤矣）

本藏 肺合大腸大腸者皮其應心合小腸小腸者脉其應肝合膽膽者筋其應脾合胃胃者肉其應腎合三焦膀胱三焦膀胱者腠理毫毛其應（應者察外以知內也）○腎應骨（原文五藏皆有應今專錄腎藏）密理厚皮者三焦膀胱厚粗理薄皮者三焦膀胱薄疏腠理者三焦膀胱緩皮急而無毫毛者三焦膀胱急毫毛美而粗者三焦膀胱直稀毫毛者三焦膀胱結也（馬蒔曰觀此則三焦分明有形矣陳無擇三因方云齊大饑羣丐相食有一人皮肉盡而骨脈全見右腎下有脂膜如手大正與膀胱相對卽三焦也案二說皆非內經以三焦膀胱竝稱者蓋三焦爲行水之氣膀胱爲行水之府膀胱無三焦則氣化不行故竝稱之其實卽膀胱也膀胱屬太陽經主一身之表故其應在毫毛所謂厚薄緩急直結者專指膀胱耳竝非三焦有形也三因方所引尤爲荒誕皮肉旣盡何以脉尚能全況軀殼之內臟腑之外在上者爲肓在下者爲膏皆是脂膜也以死敗錯亂之形骸何所據而知右腎之殘膏爲三焦耶此齊東野人之語不足信也）

李杲此事難知 手少陽者主三焦之氣也靈樞云足三焦太陽之別也竝太陽之正入絡膀胱約下焦是知三焦有二

也（窴改內經提出足三焦）○手少陽三焦之經起手小指次指外側出其端終於目銳眥足少陽膽之經起於目銳眥終足大指三毛（目銳眥是手少陽足少陽兩經相交接處與三焦何涉）頭至心爲上焦心至臍爲中焦臍至足爲下焦又足太陽之別也（其意因手少陽經不能分轄一身乃扯出足少陽又插入足太陽以便分人身爲三截耳）右手尺脈爲命門包絡同診此包絡亦有三焦之稱爲命門之火（復混三焦包絡命門爲一）遊行於五臟之間主持於內也（不知此爲衛氣）手三焦主持上也（內經謂手少陽偏屬三焦今乃專主上焦明與內經相反）足三焦主持

下也（信口胡謅）上中下三焦通爲一氣衛於身也爲外護持已（此衛氣也非三焦也）頭至心心至臍臍至足爲狀也（分一身爲三焦形狀）（全是杜撰）呼爲三焦有名也以爲無形可乎（案本輸篇論三焦經輸穴取關衝爲井液門爲滎中渚爲俞陽池爲原支溝爲經天井爲合此六穴皆在手臂因三焦水道必出膀胱專取手經六穴尚不能治下焦是以別取太陽經之委陽穴名曰三焦下俞所以然者以太陽正脈入絡膀胱約下焦取委陽以治膀胱卽所以治下焦水道也詳六十二六十六難東垣竝不識經脈見足太陽詣遂謂有手足兩三焦又分身體爲三截以當之牽強支離稱爲大家無乃過歟）

案三十一難是詳三焦所治之位此章是定三焦爲腑之名詞同意別皆言氣也氣以腎間動氣爲根本卽原氣也原氣之用有四行於晝夜則爲寤寐之陰陽行於經脈則爲形骸之動作間行諸臟則爲五神之智識間行諸腑則爲三焦之運化是三焦係原氣所分故曰原氣之別也既有氣何以無形蓋分其形爲腸胃膀胱也既無形何以有名蓋合腸胃膀胱諸氣而名之也故曰主持諸氣有名而無形內經論三焦有如霧如漚如瀆之喻可知三焦是薰蒸諸腑化

津行液之氣耳故名曰中瀆之府然中瀆水道必歸膀胱而出內經常以三焦膀胱竝稱正因三焦無形狀卽以膀胱爲水道之腑膀胱有化源卽以三焦爲滲澹之氣也馬蒔謂其腑如脂附於右腎反詆扁鵲爲誤亦太妄矣況靈樞腸胃篇所敍腸胃大小長短受穀多寡可謂極詳（詳四十二難）獨無三焦之大小長短多寡則其有名無形尤爲確然若謂扁鵲爲誤豈軒岐亦誤耶

三十九難

三十九難曰：經言府有五，藏有六者，何也？然：六府者，止有五府也。五藏亦有六藏者，謂腎有兩藏也。其左爲腎，右爲命門。命門者，精神之所舍也，男子以藏精，女子以繫胞，其氣與腎通，故言藏有六也。府有五者，何也？然：五藏各一府，三焦亦是一府，然不屬於五藏，故言府有五焉。（藏精之藏平聲，餘通臟）

左腎者，受生之本臟也；右命門者，授生之天癸也。天癸本出於衝脈，從衝注腎，從腎注任，故曰其氣與腎通也。（詳三十六難）三焦者，水穀之道路，本無其腑，乃合諸腑之氣而名之，故不屬於臟。（詳三十八難）

相火（手厥陰心包絡，詳二十五難）

〔素問天元紀大論〕寒（冬水）、暑（夏火）、燥（秋金）、溼（四季土）、風（春木）、火（相火），天之陰陽也。（天之陰陽本只五氣，因夏熱分爲暑火，故有六氣）三陰三陽上奉之。（子午爲少陰熱，丑未爲太陰溼，寅申爲少陽暑，卯酉爲陽明燥，辰戌爲太陽寒，巳亥爲厥陰風，用十二地支分司天之六氣，故曰上奉。）木、火、土、金、水、火，地之陰陽也。（地之陰陽本只五行，因火分爲君相，故亦

行六。）生（丁壬木運）、長（戊癸火運）、化（甲己土運）、收（乙庚金運）、藏（丙辛水運），下應之。（用十天干分主地之五行，故曰下應。惟君火不主運，故止五運。）天以陽生陰長，（天陽主生，陽中有陰，故以陽生陰長）地以陽殺陰藏。（地陰主殺，陰中有陽，故以陽殺陰藏。）○天以六爲節，（即三陰三陽所司六氣）地以五爲制。（即五行所主五運）周天氣者，六期爲一備，（六氣各司一歲）終地紀者，五歲爲一周。（五運各主一歲）君火以明，相火以位。（五行之火亦分君相，君火無爲，以明爲貴，不主五運；相火代君用事，故以位行政，而主五運）五六相合，而七百二十氣爲一紀，凡三十歲，（每歲有二十四氣，蓋四時又各有六氣也）千四百四十氣，凡六十歲而爲一周，不及太過，斯皆見矣。（五運六氣詳五十八難）

〔五運行大論〕子午之上，少陰主之；（君火）丑未之上，太陰主之；（溼土）寅申之上，少陽主之；（相火）卯酉之上，陽明主之；（燥金）辰戌之上，太陽主之；（寒水）巳亥之上，厥陰主之。（風木）不合陰陽，其故何也？曰：此天地之陰陽也。夫陰陽者，數之可十，推之可百；數之可千，推之可萬。天地陰陽者，不以數推，以象之謂也。（故六氣之三陰三陽，與十二經之三陰三陽，絕不相同。）

〔六元正紀大論〕厥陰所至，（風木）爲裏急，爲支痛，爲緛戾，爲脇痛，嘔

泄足厥陰肝足少陽膽經病少陰所至君火爲瘍胗身熱爲驚惑惡寒戰慄譫妄爲悲妄衄衊爲語笑手少陰心手太陽小腸病太陰所至溼土爲積飲否隔爲稸滿爲中滿霍亂吐下爲重胕腫足太陰脾足陽明胃病少陽所至相火爲嚏嘔爲瘡瘍爲驚躁瞀昧暴病爲喉痹耳鳴嘔涌爲暴注瞤瘛暴死手厥陰心主手少陽三焦病手陽明所至燥金爲浮虛爲鼽尻陰股膝髀腨胻足病爲脇痛皴揭爲鼽嚏手太陰肺手陽明大腸病太陽所至寒水爲屈伸不利爲腰痛爲寢汗痙爲流泄禁止足少陰腎足太陽膀胱病此病之常

也〔案〕內經以夏暑爲相火此六氣之相火也又心包絡代心君用事亦爲相火詳二十五難此六臟之相火也以六臟六腑配六氣則肝膽爲風木心小腸爲君火心包絡三焦爲相火脾胃爲溼土肺大腸爲燥金腎膀胱爲寒水並無指右腎爲相火者王叔和分六脈部位妄以三焦配右腎爲腑遂將命門亦與三焦同稱相火其誤實始於此後世庸淺之徒不識衛氣出下焦少陰之義又錯認腎間動氣爲命門相火乃反詆難經不應列在右腎殊不知八十一難中並無相火之名所謂命門者乃藏精繫胞之天癸非相火也

〔朱震亨曰〕火水木金土各一其性惟火有二曰君火人火也曰相火天火也內經以暑熱爲天之君相二火以心與心包絡爲人之君相二火此分天火爲相火人火爲君火不但詞義支離且亦冠履倒置見於天者出於龍雷則水之氣木之氣也天之相火是長夏暑令並非暴發之龍雷具於人者寄於肝腎肝屬木而腎屬水也不但誣右腎爲相火又誣肝爲相火膽者肝之腑膀胱者腎之腑也心包絡者腎之配遍查內經難經並無心包配腎之說蓋因三焦已配右腎故將心包一併扯入在內三焦司肝腎之分此尤爲奇談不知此義出在何處皆陰而屬火也又以腑爲陰更奇不但誣肝腎爲相火又誣諸腑皆爲相火天非此火不能生物人非此火不能有生人受生於陽氣即衛氣也內經曰陽氣者若天與日失其所則折壽而不彰故天運常以日光明奈何舍此而談相火耶總因不讀內經不知衛氣間行之義只沿習後世相火之謬故將間行臟腑之衛氣一概指爲相火耳東垣謂爲元氣之

賊者蓋相火易起五性厥陽之火相煽則妄動矣衛氣間行五臟則爲五性性發乎情則妄動此皆衛氣非相火也火起於妄煎熬真陰陰虛則病陰絕則死故曰相火元氣之賊此等病皆衛氣過於慓悍耳前云人非此火不能有生此又忽指爲賊冤哉

〔趙養葵曰〕龍雷之見以五月一陰生水底冷上天熱故隨陽氣而上升與暑月衛陽在外腹中反冷相似冬至一陽來復故龍亦隨陽下伏雷亦收聲與冬月衛陽在內皮多凍慄相似人身腎中相火亦猶是也當云腎中衛氣則得矣平日不能節慾致命門火衰當云衛陽

下衰腎中陰虛當云衛任下竭龍雷無藏身之位故遊於上而不歸當云悍氣上沖不能溫於下是以生上焦煩熱等證善治者以溫腎之藥從其性而引之歸源行秋冬陽伏之令此至理也仲景治過汗亡陽真武湯中用附子回陽芍藥斂陰亦此義也若陰虛火旺此腎水乾涸而火偏盛乃衛陽偏亢耳宜補水以配火不宜寒苦瀉火譬如燈燭須以膏油養之使雜入一滴寒水則滅矣所論甚精惜不知此火係下焦少陰衛氣耳[案]八難藉父精母血而成胎衛氣即附精血之中及其既生則取呼吸天氣合水穀悍氣養此衛氣衛氣無形易散必附脂膏乃能長蓄故常在少陰之分者以腎藏精而主液且下焦

脂膏為最盛也試觀凡物之膏皆可燃火則為受生衛氣所附可知是以溫腎回陽者多用桂附八味丸即煖此脂膏也滋陰制火者多用六味地黃湯即填此脂膏也二方皆用地黃以其味厚益脂膏也獨有天上火入於人身如溫熱中暍之病可以苦寒解之涼水渥之溫熱中暍屬長夏暑令乃真正相火宜苦寒涼水解之則指相火為龍雷得水愈熾之說不足信矣臟腑之火總不離於君相君火為陽火可以直折相火為龍雷之火得水則熾惟八味丸桂附與火同氣直入腎中而招之內經君火相火皆六氣之火並非臟腑之火內經謂心君病者當治心包絡此以臣代君之義今反謂君火宜折相火不可折何其悖也總因妄扯下焦衛氣為相火故立說多牽強耳且入

身豈可一刻無火譬如走馬燈拜者舞者飛者走者無一不具其中僅一火耳火旺則動速火微則動緩火熄則寂然不動矣此喻極妙然是衛氣之行陰行陽詳一難錯認為相火則非矣[王海藏曰]張平叔言鉛乃北方正氣一點初生之真陽為丹母其蟲為龜即坎之二陰也地軸也一陽為蛇天根也陽生於子藏之命門元氣之所繫出入於此其用在臍下鑪鼎家謂之丹田為天地之根元牝之門[案]修鍊之說往往托名於黃老今攷黃帝內經百六十篇老子道德經五千餘言皆無此說究其所謂丹母者仍不過是養此腎間衛氣耳蓋衛氣

出下焦嘗從少陰之分間行五臟六腑即八難所謂腎間動氣也衛氣為陽如天之有日其性慓悍迅急本屬人身之火後人錯認此為相火竟將心包絡之相火抹置不問此其誤一也既錯認衛氣為相火則間行臟腑之衛氣自然一概指為相火如東垣謂相火為元氣之賊丹溪謂肝膽三焦膀胱皆有龍雷之火此其誤二也衛氣在少陰原不專屬右腎難經言腎間動氣亦未指為右腎後人不辨藏精繫胞之義與腎間動氣不同妄指右腎為火左腎為水此其誤三也衛出下焦腎為水臟則腎間動氣即是水中之火原是兩腎皆有後人錯認右腎為火證之內景自然不合遂力詆難經為譌而謂命門當歸兩腎之中此其誤四也總由不識腎間動氣即是下焦衛氣又不識右腎命門即是傳生天癸但執王叔和脈經命門配入右尺與三焦同診是以籠統稱為相火而已前明李時珍張介賓李士材輩皆謂相火當居兩腎中央若坎卦一陽居二陰之間不當居於

右腎述篇累牘曉曉不置甚至捕風捉影之徒亦剽竊其詞演為爐鼎之術以譌傳譌習而不察良可慨矣夫醫如扁鵲可謂神矣後人既藉難經得命門之名而又從而詆之思欲駕乎其上是亦逢蒙紀昌之流而已何足取焉

[案]凡物從無形而為有形者皆生於水而附形以為氣者則在於火水陰而火陽水先而火後故易謂天一生水地二生火也譬諸草木出甲拆以至合抱下挹土膏上承雨露皆水也又譬諸羽毛自雛乳以至飛走胎卵孕於液骨肉長於血亦水也由是而推之鱗者介者倮者莫不藉水成形特資陽和溫之而後氣始生耳故天下有水重火輕而能生物者矣未有火重水輕而能生物者也重淵之下但得微陽魚龍生焉烈燄之中雖有杯水玉石焚焉內經所謂少火生氣壯火食氣也故腎藏精為水臟獨居五臟之先受生之形必始此授生之形亦必始此資衛陽溫之而後氣附於形卽水中之火也內經謂為衛出下焦難經名為腎間動氣又名原氣並未嘗指此為相火

以相火另有心包絡三焦也亦未嘗指此為右腎以右腎藏精繫胞為授生之命門也後人並不細繹原文反執叔和三焦心包命門同配右尺之說指為水火並重蒙混強解沿譌襲謬蓋已久矣故錄取諸說而詳辨之前三十六難是明兩腎不同之義此章是解五臟有六之義蓋因心包絡有經無臟而腎獨一臟兩用故二十五難論經脈則取在外之心包絡為六經而不取在內之右腎此章論臟形則分有形之右腎為六臟而不用無形之心包絡至於加三焦為六腑不過因論六臟而并及之並非取三焦與右腎相配況不屬於臟難經固已明明言之矣後人必欲以三焦配命門何耶

四十難

四十難曰經言肝主色心主臭脾主味肺主聲腎主液鼻者肺之候而反知香臭耳者腎之候而反聞聲其意何也然肺者西方金也金生於巳巳者南方火火者心心主臭故令鼻知香臭腎者北方水也水生於申申者西方金金者肺肺主聲故令耳聞聲

色華於木故肝主之臭變於火故心主之味生於土故脾主之聲出於金故肺主之液成於水故腎主之此五臟之外應也（詳三十四難）全長生也此陰陽家以十二支測五行之法（詳十九難）亦後人所僞作也

耳聲效（鼻臭無效）

靈樞口問　人之耳中鳴者何氣使然曰耳者宗脈之所聚也（宗脈當是胃之大絡名曰虛里爲脈之宗氣者是也但以氣言則爲宗氣兼營血言則爲宗脈脈本胃中水穀所生從大絡橫出腋下先行手太陰肺交手陽明大腸經上行耳前過客主人陽經上頭先從此起故曰宗脈所聚）故胃中空則宗脈虛（胃中生營者少）虛則下溜（營血不上通於上）脈有所竭者故耳鳴（營脈空虛有若虛谷傳聲者然）補客主人（一名上關耳前起骨上廉張口有空處取之此足少陽會手陽明處）手大指爪甲上（手太陰經少商穴　案人拄母腹僅一血脈然雷震則動是得聞性爲最早人臥時形骸皆不用獨耳能聽是聞性爲最靈）

案五官之用惟液爲內出其聲色臭味皆外應也色麗於形味附於質形質皆實故察色以目辨味以口目與口亦實竅也若臭與聲乃無形虛氣耳虛故當以空竅受之五官之中惟耳鼻爲空竅然必耳受聲鼻受臭者臭之氣淺惟近則受如薰蕕之相襲必相親也五臟之淺近者莫如肺故令鼻知香臭聲之氣遠惟深則受如空谷之傳聲發此而應彼也如城郭之聾聽居內而知外也（聾聽者穴城置巨甕人居甕中能聞數里之音）五臟之深遠者莫如腎故令耳聞聲內經謂宗脈虛則耳鳴亦此義也此章取生巳生申爲解究屬穿鑿亦如三十三難皆後人所加

四十一難

四十一難曰肝獨有兩葉以何應也然肝者東方木也木者春也萬物始生其尚幼小意無所親去太陰尚近離太陽不遠猶有兩心故有兩葉亦應木葉也

肝有七葉而云兩葉者分左三右四而總言也萬物始生萌芽也幼小穉嫩也太陰母也太陽父也兩心猶言童心也木葉者分枝岐出之象也

太陰太陽攷

素問陰陽類論三陽爲父（太陽爲開主表之總覆庇諸經尊猶父也）二陽爲衛（陽明爲闔捍蔽諸部故曰衛）一陽爲紀（少陽爲樞主表之游部故曰紀）三陰爲母（太陰爲開主裏之總育養諸經尊猶母也）二陰爲雌（少陰爲闔生氣之原故曰雌）一陰爲獨使（厥陰爲樞主裏之游部故曰獨使）

案天之六氣化生地之五行皆從無形而爲有形者也（詳三十四難）五行雖爲生八所竝用而究其化生之始實有先後之不同凡物之從無形而爲有形者莫不以水爲質以火爲氣有水而後火有所施有質而後氣有所附也故水居一而火居二水爲陰火爲陽陰得陽氣一噓而萬物生也木得初生之氣其質穉嫩金得已成之氣其質堅實故木居三而金居四木爲陽而金爲陰陽得陰氣一吸而萬物成也土爲一切有形所依附故居五坤厚載物之義也此章以萬物始生解肝木即指五行初生氣質穉嫩而言則太陰太陽當如內經陰陽類論作父母解兩心當作童心解陳瑞孫謂腎爲肝之母屬陰中之太陰心爲肝之子屬陽中之太陽肝近於腎亦不遠於心然於始生幼小之義究竟不切滑壽謂太陰太陽不必指臟氣而言但隆冬在前爲陰之極首夏在後爲陽之極故有兩心然五臟所主之時皆有前後何以他臟皆無兩心且此章所謂始生幼小者是合五行而竝較之則木爲初生之氣耳竝非專指肝爲初生之木也若以甲折釋兩葉豈成林之木非肝所主耶

四十二難

四十二難曰人腸胃長短受水穀多少各幾何然胃大一尺五寸徑五寸長二尺六寸橫屈受水穀三斗五升其中常留穀二斗水一斗五升小腸大二寸半徑八分分之少半長三丈二尺受穀二斗四升水六升三合合之大半回腸大四寸徑一寸半（當作寸之少半）長二丈一尺受穀一斗水七升半廣腸大八寸徑二寸半長二尺八寸受穀九升三合八分合之一故腸胃凡長五丈八尺四寸合受水穀八斗七升六合八分合之一（當是九斗二升一合合之大半）此腸胃長短受水穀之數也

胃圍也圍受食物也又會也爲市之義尺寸就其身之長短而以七五分之徑者圍三直一也橫屈扁曲也升斗以齒至會厭大容五合取之腸暢也所以暢行渣滓也小腸接胃下口爲幽門回腸即大腸接小腸下口爲闌門廣腸即肛門其下爲魄門

肝重二斤四兩（坊本作四斤四兩）左三葉右四葉凡七葉主藏魂心重十二兩中有七孔三毛盛精汁三合主藏神脾重二斤三兩扁廣三寸長五寸有散膏半斤主裹血溫五藏主藏意肺重三斤三兩六葉兩耳凡八葉主藏魄腎有兩枚重一斤一兩（坊本作二兩）主藏志膽在肝之短葉間重三兩三銖盛精汁三合（五藏之藏通臧餘皆平聲）

肝幹也所以象枝幹也又肝之爲言扞也附脊第九椎斤兩以銖取之十黍爲絫十絫爲銖二十四銖爲兩三百八十四銖爲斤心任也又纖也所以任萬事

而識纖微也上智七孔三毛中減之中次又減之下愚一竅無毛脾俾也爲胃行其津者也肺敦也其氣敦鬱也又肺之爲言敷也附脊第三椎腎引也引水氣灌注諸脈也附腰脊前對臍膽敢也勇決也

胃重二斤一兩（坊本作十四兩）紆曲屈伸長二尺六寸大一尺五寸徑五寸盛穀二斗水一斗五升小腸重二斤十四兩長三丈二尺廣二寸半徑八分分之少半左回疊積十六曲盛穀二斗四升水六升三合合之大半大腸重

二斤十二兩長二丈一尺廣四寸徑一寸（缺寸之少半四字）當臍右回疊積十六曲盛穀一斗水七升半膀胱重九兩二銖縱廣九寸盛溺九升九合口廣二寸半脣至齒長九分齒以後至會厭深三寸半大容五合舌重十兩長七寸廣二寸半咽門重十二兩廣二寸半至胃長一尺六寸喉嚨重十二兩廣二寸長一尺二寸九節肛門重十二兩大八寸徑二寸大半長二尺八寸受穀九升三合八分合之一（溺烏去聲）

此節詳腸胃輕重與前文重複蓋詳慎丁寧之意也紆迂屈也回盤旋也疊重複也膀橫也胱廣也形橫廣而短下有出竅上無入竅凡水液之注膀胱皆以氣化滲入也又謂之脬脣口之緣也會厭氣喉之蔽又謂之厭所以轉音如笙之有簧也舌捷也捷於宣言卷物也咽所以嚥物下通於胃即食喉也喉嚨所以宣呼吸下通於肺即氣喉也

臟腑大小長短攷

（靈樞腸胃）穀所從出入淺深遠近長短之度脣至口長九分口廣二寸半齒以後至會厭深三寸半大容五合舌重十兩長七寸廣二寸半咽門重十兩（當是十二兩）廣二寸半至胃長一尺六寸胃紆曲屈伸之長二尺六寸大一尺五寸徑五寸大容三斗五升（合水穀而言）小腸後附脊左旋迴周疊積其注于迴腸者外附于臍上迴運環十六曲大二寸半徑八分分之少半長三丈三尺（當是二尺）迴腸當臍左環迴周（左當作右）葉積而下（葉指脂膏鱗次）迴運環反十六曲

大四寸徑一寸寸之少半長二丈一尺廣腸傅脊以受迴腸左環葉脊上下辟（盤辟脊膂上下）大八寸徑二寸寸之大半長二尺八寸腸胃所入至所出長六丈四寸四分迴曲環反三十二曲也（餘詳四十三難）

案此章所敍正與內經相同可知臟腑各有定形治病必明內景也後人視爲談數之交無關大義專喜鑿空談理皆誣妄而已內經不敍五臟必是脫簡兩經皆不言三焦大小輕重則三焦無形之說益信

四十三難

四十三難曰人不食飲七日而死者何也然人胃中常存留穀二斗水一斗五升故平人日再至圊一行二升半日中五升七日五七三斗五升而水穀盡矣故平人不食飲七日而死者水穀津液俱盡卽死矣（圊音清）圊厠也胃爲水穀之海水穀者津液之所從出津液者氣血之所資生也

絕穀攷

（靈樞平人絕穀）胃大一尺五寸徑五寸長二尺六寸橫屈受水穀三斗五升其中之穀常留二斗水一斗五升而滿上焦泄氣（游溢精氣也）出其精微慓悍滑疾（精微營血慓悍衛氣）下焦下漑諸腸小腸大二寸半徑八分分之少半長三丈二尺受穀二斗四升水六升三合合之大半廻腸大四寸徑一寸寸之少半長二丈一尺受穀一斗水七升半廣腸大八寸徑二寸寸之大半長二尺八寸受穀九升三合八分合之一腸胃之長凡五丈八尺四寸受水穀九斗二升一合合之大半此腸胃所受水穀之數也（皆是實塡並無空隙）平人則不然（不能實塡必有空隙如下文所云）胃滿則腸虛腸滿則胃虛更虛更滿故氣得上下（此三焦之氣也可知三焦無腑卽以腸胃爲腑）五藏安定血脈和利精神乃居故神者水穀之精氣也故腸胃之中常留穀二斗水一斗五升（常空五斗七升一合合之大半）故平人日再後（大便曰後）後二升半一日中五升（每日大便二次）七日五七三斗五升而留水穀盡矣故平人不食飲七日而死者水穀精氣津液皆盡故也

（大惑論）人之善飢而不嗜食者精氣併于脾熱氣留于胃胃熱則消穀穀消故善飢（脾受精氣而胃之上脘不寒故善飢）胃氣逆上（胃熱皆并上脘）則胃脘寒（中脘無熱）故不嗜食也

案此章之義祇論平人之常專指飲食地氣耳若窮其變則呼吸天氣亦能養生不可一例拘也虛滿上下之氣明是三焦之氣以三焦爲水穀道路也然不言三焦者蓋取有形腸胃與有形水穀合計所受所圊以定日數故不言無形之三焦也

四十四難

四十四難曰七衝門何在然脣爲飛門齒爲戶門會厭爲吸門胃爲賁門太倉下口爲幽門大腸小腸會爲闌門下極爲魄門故曰七衝門也

衝通衜也門開闔之限也脣以動而出言接物故曰飛門凡雙扉爲門獨扉爲戶齒能決物其限更緊故曰戶門厭猶掩也當嚥物時掩蔽喉嚨不使食物誤入阻其呼吸此卽翕受天氣之處故曰吸門賁大也奔也胃爲水穀之海物所趨向故曰賁門太倉胃也胃下口在臍上二寸下脘之分糟粕之所習罨故曰幽門大小腸會在臍上一寸水分穴闌遮也遮闌水液滲入膀胱不使直趨大腸故曰闌門下極卽肛門魄者說文所謂陰神也下極爲至陰之地肺藏魄與大腸爲傳送故曰魄門

衝門攷

[靈樞脹論]胃者太倉也咽喉小腸者傳送也胃之五竅者閭里門戶也胃有五竅廉泉玉英者津液之道也廉泉在頷下結喉上舌本玉英卽玉堂在紫宮下一寸六分俱任脈穴名

[憂恚無言]咽喉者水穀之道也食嗓在後通於胃主飲食地氣喉嚨者氣之所以上下者也氣嗓在前通於肺主呼吸天氣會厭者音聲之戶也飲食呼吸之界口脣者音聲之扇也舌者音聲之機也懸雍垂者音聲之關也在上腭後俗名小舌頏顙者咽嗓分氣之所泄也有兩竅從上腭通鼻橫骨者後云足之少陰上繫于舌絡于橫骨終于會厭橫骨當是天突穴神氣所使主發舌者也人之鼻洞涕出不收者頏顙不開分氣失也是故厭小而疾薄則發氣疾其開闔利其出氣易其厭大而厚則開闔難其氣出遲故重言也

[案]此章將腸胃所入所出徑路上自口脣下至肛門分爲七門補詳四十二難之意名之曰衝如今之驛遞內經所謂傳送也似專指飲食地氣而言然觀會厭爲吸門句又未嘗不兼呼吸天氣也內經雖無衝門之名而實有其義惟難經則另彙爲一類耳

四十五難

四十五難曰經言八會者何也然府會太倉藏會季脇筋會陽陵泉髓會絕骨血會鬲俞骨會大杼脈會太淵氣會三焦外一筋直兩乳內也熱病在內者取其會之氣穴也(鬲通膈)

會猶總也太倉胃也在臍上四寸胃爲六腑之海故爲腑會季脇章門穴在肋骨盡處爲脾之募五臟取稟於脾故爲臟會陽陵泉在膝下一寸外廉陷中屬

少陽膽經配肝爲筋之合故爲筋會絕骨一名陽輔在足外踝上四寸骨盡於此諸髓皆屬於骨故爲髓會鬲俞在脊第七椎去脊兩旁各一寸半上則心俞心生血下則肝俞肝藏血故爲血會大杼在項後第一椎下去脊兩旁各一寸半骨者髓所養髓自腦下注於大杼大杼滲入脊心下貫尾骶滲諸骨節故爲骨會太淵即寸口脈(詳一難)肺朝百脈故爲脈會三焦即三焦俞在背十三椎旁一寸五分直值也兩乳內

即膻中穴在玉堂下一寸六分宗氣所居故爲氣會三焦俞在背故曰外膻中在胸故曰內此前胸後背取之法熱病在內兼腑臟筋髓血骨脈氣八者而言氣穴即諸氣之所會也

八氣穴攷

靈樞海論　夫十二經脈者內屬于腑臟外絡于肢節經水者皆注于海人有髓海有血海有氣海有水穀之海以應四海也胃者水穀之海其輸上在氣街(腹下夾臍相去四寸有動脈)

下至三里(膝下三寸骱骨外大筋宛宛中)衝脈者爲十二經之海(血海)其輸上在于大杼(項後第一椎兩旁各一寸五分)下出于巨虛之上下廉(三里下三寸名上巨虛再下三寸名下巨虛)膻中者爲氣之海(大氣摶而不行命曰氣海)其輸上在柱骨之上下(項後髮際陷中)前在于人迎(結喉兩旁動脈)腦爲髓之海其輸上在于其蓋(百會穴)下在風府(項後入髮一寸五分大筋中)(按胃即腑會衝即血會膻中即氣會腦中即髓會但無臟會筋會骨會脈會與難經不同)

素問水熱穴論　頭上五行行五者以越諸陽之熱逆也(中行督脈有五穴次旁足太陽有五穴又次旁足少陽有五穴合左右及督共五行)大杼(足太陽)膺俞(手太陰)

缺盆足陽明背俞足太陽此八者左右各四故有八以寫胸中之熱也氣街三里巨虛上下廉皆足陽明此八者以寫胃中之熱也雲門手太陰髃骨手陽明委中足太陽髓空卽腰俞督脈此八者以寫四支之熱也五藏俞傍五肺俞魄戶心俞神堂肝俞魂門脾俞意舍腎俞志室俱足太陽經此十者以寫五藏之熱也凡此五十九穴者皆熱之左右也此治傷寒熱病氣穴與難經不同

皇甫謐甲乙經大杼在項第一椎下兩傍各一寸五分陷者中足太陽手太陽之會難經爲骨會膈腧在第七椎下兩傍各

一寸五分上五椎心俞下九椎肝俞難經爲血會三焦腧在十三椎下兩傍各一寸五分難經爲氣會以上足太陽氣穴膻中一名元兒在玉堂下寸六分陷者中任脈氣所發仰而取之難經與三焦俞同爲氣會中脘一名太倉胃募也在上脘下一寸居心蔽骨與臍之中手太陽少陽足陽明所生任脈之會難經爲府會靈樞云髃骭至臍八寸太倉居其中當在臍上四寸呂廣謂三寸非是以上任脈氣穴章門脾募也一名長平一名脇窌在大橫外値臍季脇端足厥陰少陽之會側臥屈上足伸下足舉臂取之難經爲藏會足厥陰氣穴太淵在掌後陷者中手太陰脈之所注也難經爲脈會手太陰氣穴陽輔在足外踝上四寸內經氣穴注無四寸二字輔骨前絶骨端如前三分去邱墟七寸足少陽脈之所行也難經爲髓會陽陵泉在膝下一寸䯒外廉陷者中足少陽脈之所入也難經爲筋會以上足少陽氣穴

袁坤厚曰髓會絶骨故足能徤步骨會大杼故肩能任重

案氣穴有三百六十五會以應一歲原非數穴所能該括然治病所取總不外腑臟筋髓血骨脈氣八者

而已從諸氣穴之中分測所會之處卽可分治所屬之病此章專取八會立論頗與內經四海之意相類特於腑中又分出臟會血中又分出脈會髓中又分出筋會骨會似較內經爲更詳惟所取氣穴多有不合且未詳所用細玩熱病在內句當是節取熱病五十九刺法變通而省括之耳異法方宜論所謂一病治各不同而皆愈者是也後世醫書所注鍼灸諸穴率多牽強附會不可爲訓故皆不錄

四十六難

四十六難曰老人臥而不寐少壯寐而不寤者何也然經言少壯者血氣盛肌肉滑氣道通榮衛之行不失於常故晝日精夜不寤也老人血氣衰肌肉不滑榮衛之道濇故晝日不能精夜不能寐也故知老人不得寐也

精爽便也衛氣從少陰之外出於經則爲寤內入於臟則爲寐詳一難是衛氣之開闔也然必營血盛而後開闔之機利若營血衰則開闔之機鈍矣

寤寐老少故

靈樞榮衛生會篇老人之不夜瞑者少壯之人不晝瞑者何氣使然曰壯者之氣血盛其肌肉滑氣道通營衛之行不失其常故晝精而夜瞑老者之氣血衰其肌肉枯氣道澀五藏之氣相搏其營氣衰少而衛氣內伐故晝不精夜不瞑

寒熱病論其足太陽有通項入于腦者正屬目本名曰眼系頭目苦痛取之在項中兩筋間入腦乃別陰蹻陽蹻陰陽相交陽入陰陰出陽交于目銳眥陽氣盛則瞋目陰氣盛則瞑目衛氣之行從兩蹻分為寤寐

口問人之欠者欠呵何氣使然曰衛氣晝日行于陽夜半則行于陰陰者主夜夜者臥陽者主上陰者主下故陰氣積于下將欲臥也陽氣未盡勉強不臥陽引而上陰引而下陰陽相引故數欠

天年人生十歲五臟始定血氣已通其氣在下故好走二十歲血氣始盛肌肉方長故好趨三十歲五臟大定肌

肉堅固血脈盛滿故好步四十歲五臟六腑十二經脈皆大盛以平定腠理始疎榮華頹落髮頗頒白平盛不搖故好坐五十歲肝氣始衰肝葉始薄膽汁始滅目始不明六十歲心氣始衰善憂悲血氣懈惰故好臥七十歲脾氣虛皮膚枯八十歲肺氣衰魄離故言善誤九十歲腎氣焦四臟經脈空虛百歲五臟皆虛神氣皆去形骸獨居而終矣

衛氣失常人年五十以上爲老二十以上爲壯二上字作後字解十

八以上爲少六歲以上爲小（二上字作前字解）

【邪客】天邪氣之客人也或令人目不瞑何氣使然曰厥氣客於五臟六腑（厥即邪也）則衛氣獨衛其外行于陽不得入于陰行于陽則陽氣盛陽氣盛則陽蹻陷（大惑論作陽蹻盛）不得入于陰則目不瞑飲以半夏湯一劑陰陽已通其臥立至其湯以千里流水八升揚之萬遍取其清五升煮之炊以葦薪火沸置秫米一升治半夏五合徐炊令竭爲一升半去其滓飲汁一小杯日三稍益以知爲度故

其病新發者覆杯則臥汗出則已矣久者三飲而已也

【大惑論】病而不得臥者衛氣不得入于陰常留于陽留于陽則陽氣滿陽氣滿則陽蹻盛不得入于陰則陰氣虛故目不瞑矣○病而目不得視者衛氣留于陰不得行于陽留于陰則陰氣盛陰氣盛則陰蹻滿不得入于陽則陽氣虛故目閉也○人之多臥者此人腸胃大而皮膚澀而分肉不解焉夫衛氣者晝日常行于陽夜行于陰故陽氣盡則臥陰氣盡則寤故腸胃大則衛氣行留久皮膚澀分肉不解則行遲留于陰也久其氣不精則欲瞑故多臥矣（肥人好臥正由於此）○其腸胃小皮膚滑以緩分肉解利衛氣之留于陽也久故少瞑焉○卒然多臥者邪氣留于上膲（古焦通）上膲閉而不通已食若飲湯衛氣留久于陰而不行（當有陽字）故卒然多臥焉

【案】內經名衛氣爲陽氣（詳七難）以其溫養一身也又名人氣（詳一難）以其綱維羣動也是衛氣之用不獨寤寐而已然衛氣無形必證以寤寐而後明卽如陽氣上

則目張而寤此從少陰出陽蹻行諸經者也陽氣盡則目合而寐此從少陰入陰蹻注諸臓者也可知衛氣出入全在下焦少陰之分故難經名曰腎間動氣也張仲景謂少陰之爲病但欲寐其義蓋本於此此章將營衛平分究不如內經側重衛氣較爲精確

四十七難

四十七難曰人面獨能耐寒者何也然人頭者諸陽之會也諸陰脈皆至頸胸中而還獨諸陽脈皆上至頭耳故令面耐寒也

諸陽者手之三陽從手走頭足之三陽從頭走足凡此六陽經相交皆在頭故爲諸陽之會也諸陰者足之三陰從足走胸手之三陰從胸走手凡此六陰經相交皆在胸故不能上至頭而僅至胸頸也（詳二十三難）

陽經上至頭故耐寒以衛氣獨盛於陽經也

人面耐寒攷

（靈樞邪氣藏府病形）首面與身形也屬骨連筋同血合于氣耳天寒則裂地凌氷其卒寒或手足懈惰然而其面不衣（衣肩凍）也何也曰十二經脈三百六十五絡其血氣皆上于面而走空竅（空音孔）其精陽氣上走于目而爲睛其別氣走于耳而爲聽其宗氣上出于鼻而爲臭其濁氣出于胃走脣舌而爲味其氣之津液皆上熏于面而皮又厚其肉堅故天熱甚寒不能勝之也（不但耐寒亦且耐熱）

案手足三陽經脈皆上於頭而能令人面耐寒者正以諸陽經之衛氣爲最盛內經謂精陽氣爲睛別氣爲聽宗氣爲臭濁氣爲味氣之津液上熏等類皆衛氣之所充溢也內經渾舉陰陽諸經之衛氣而言不專指陽經故曰十二經三百六十五絡皆上于面而走孔竅然陰經雖有衛氣究不如陽經之盛且陰經亦不能上行于頭此章專取陽經爲論其義較爲親

切張介賓因足厥陰經脈有上巔之語遂詆陰經至頭之說爲謬殊不知足厥陰有左右兩經其左者上注肺中以交於右是至胸而不上頭也其右者究于畜門以交於督是亦至頸而不上頭也然則所謂上巔者乃連敘所交之督脈耳非足厥陰脈也（詳二十三難）後世諸家不深攷全經文義輒摘一二字句強爲駁辨其淺陋大都類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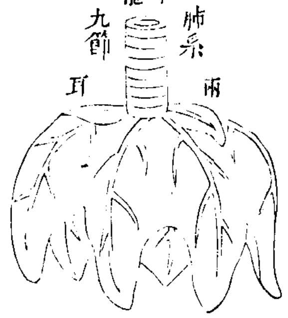
案自三十一難至此凡十七章皆論臟腑形體也蓋四難五難有臟氣部位之法故繼經絡後而分晰其義如此經脈在軀殼外即附軀殼爲形臟腑在軀殼內不附軀殼爲形故四十二難實敘大小輕重之數三十五難分配陰陽表裏之位皆各自成形者也形之所生必資於氣四十四難之七衝門蓋取天氣於呼吸取地氣於飲食即生氣之在內者也生氣在內必應於外臟屬陰經而上關陽腑屬陽經而

下關陰竅此三十七難所以能從外應而察其關格也凡此者皆臟腑合言也專以臟言則三十二難心肺居上爲天氣所通三十六難腎別左右爲生生之源四十一難肝有兩葉爲始生之象若三十四難聲色臭味液與七神則又五臟所主之證爲診家之大綱領也專以腑言則三十五難胃膽小腸大腸膀胱各具一形而統其氣者實爲三焦此水穀之道路也故三十一難定三焦所治之地是諸腑即三焦之形四十二難明七日穀盡之害是三焦即諸腑之氣知三焦便知諸腑矣夫臟止有五而配六陰經者則取心包絡腑亦止有五而配六陽經者則取三焦此六臟六腑之說乃指軀殼外之經絡有名無形者也若論軀殼內之臟腑當取有形者爲主三焦雖無形實分其形於諸腑故三十八難仍取爲六腑之稱若心包絡僅有其氣而實無其形故三十九難另取右腎天癸配爲六臟乃言五臟之實形故命名不同也

若夫臟氣應於形體如四十五難之八會四十六難之老少四十七難之上下陰陽皆可由外以知其內故併附於後焉惟三十三難四十難乃後人僞作非難經本文也

肺臟圖

肺藏魄六葉兩耳四垂如蓋附著於脊之第三椎中有二十四空分布諸臟之氣居至高爲諸臟華蓋上通喉嚨主呼吸天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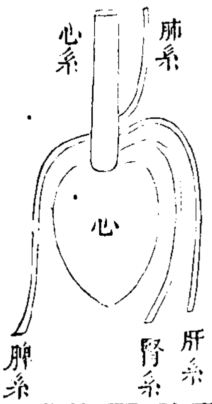


其經屬手太陰

主燥金秋令

心臟圖

心藏神五臟之系皆屬於心故能任事附著於脊之第五椎居肺下膈上中有七孔三毛盛精汁三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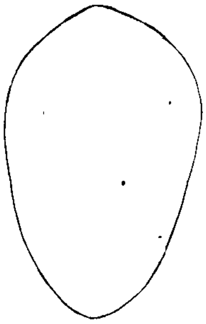


其經屬手少陰

主熱君火夏令

脾臟圖

脾藏意扁廣三寸長五寸當脊之第七椎有散膏半斤主裹血溫五臟爲胃行其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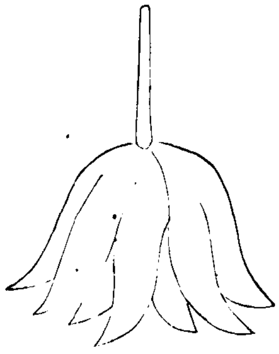


其經屬足太陰

主溼土寄旺四季

肝臟圖

肝藏魂左三葉右四葉共七葉附著於脊之第九椎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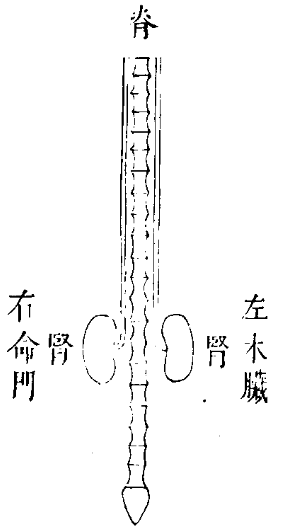


其經屬足厥陰

主風木春令

腎臟圖

腎藏精與智狀如石卵左右各一附脊於脊之十四椎下各開一寸半中爲備氣之根故能作強左爲本藏右爲衝脈爲天癸所注名曰命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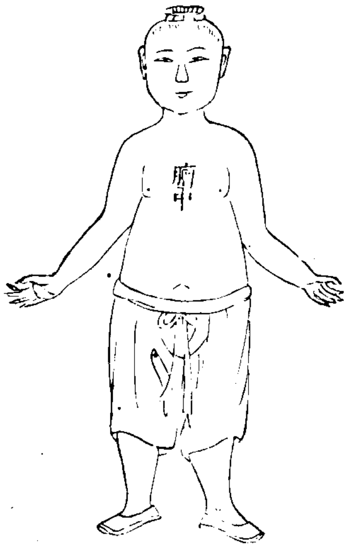


其經屬足少陰

主寒水冬令

心主圖

呼吸天氣積於胸中命曰氣海護於心外代心君用事有氣無形靈樞指內之脂膜爲名故曰心包絡素問指外之任穴爲名故曰膻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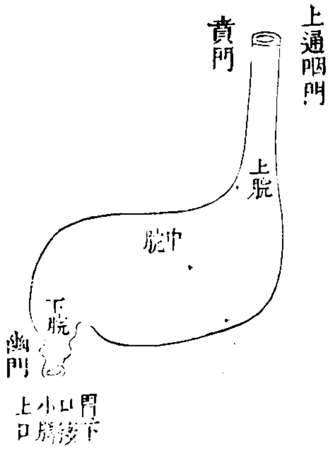


其經屬手厥陰

主暑相火長夏令

胃腑圖

胃形扁廣屈曲上通咽門主飲食地氣爲水穀之海下通小腸傳化渣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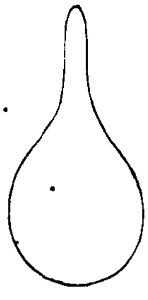


其經屬足陽明

主溼土

膽腑圖

膽長三寸掛肝之短葉間盛精汁三合不受渣滓爲清淨之府主決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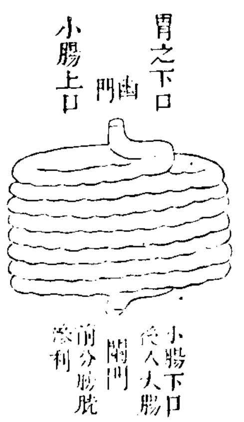
其經屬足少陽

主風木

小腸腑圖

小腸貯水穀渣滓為受盛之府後附脊左環迴周疊積十六曲長三丈二尺外附臍上穀食後傳大腸水液前滲膀胱

其經屬手太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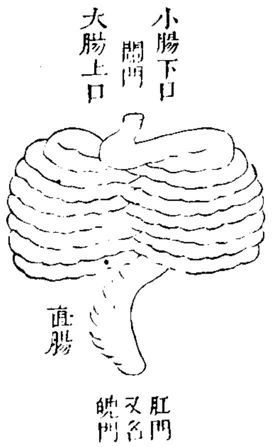


主熱君火

大腸腑圖

大腸一名迴腸傳送臭腐之物前當臍後附脊右環迴周葉積迴運環反十六曲下為直腸一名廣腸附脊以受迴腸左環葉積上下荷再下為肛門穀道即後陰

其經屬手陽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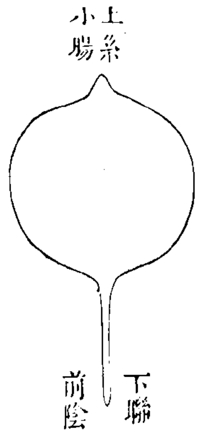


主燥金

膀胱腑圖

膀胱居腎之下大腸之側主滲利水液上系小腸竝無入竅全憑氣化薰蒸滲入從前陰而出

其經屬足太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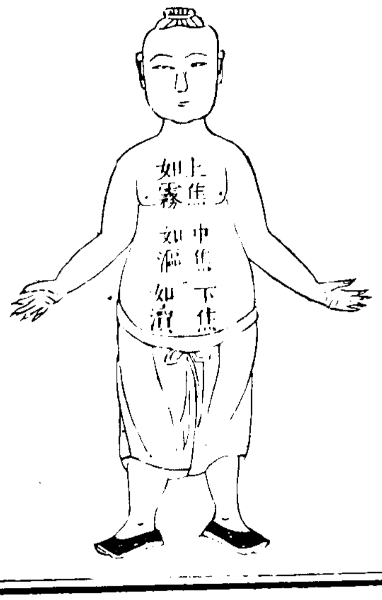


主寒水

三焦腑圖

三焦有氣無形即衛氣間行於腑者故又名原氣之別使乃諸腑行津布液之氣耳內經常與膀胱竝稱以其為水道之主也

其經屬手少陽



主暑相火

扁鵲脈書難經卷之五

安義 叔陵熊慶笏 輯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四十八難

四十八難曰人有三虛三實何謂也然有脈之虛實有病之虛實有診之虛實也

脈醫之所切也病人之所患也診證之所憑也

脈之虛實者濡者爲虛緊牢者爲實病之虛實者出者爲虛入者爲實言者爲虛不言者爲實緩者爲虛急者爲實診之虛實者濡者爲虛牢者爲實（八字重出）癢者爲虛痛者爲實外痛內快爲外實內虛內痛外快爲內實外虛故曰虛實也

濡者該諸不足之脈而言緊牢者該諸有餘之脈而言此論脈之大概也出者七情所動由內而之外入者六淫所侵由外而之內言者正氣自病無外邪亂其神明故清醒能言不言者邪氣爲病使正氣失其智識故昏迷不言緩者久病漸成非朝夕之故也急

者猝病暴中頃刻之間也此論病之大概也癢者氣血不充痛者血氣壅聚快非無病也但較之痛尚安適耳此論診之大概即望色問證也

、虛實攷

靈樞歲露論 三虛者其死暴疾也得三實者邪不能傷人也乘年之衰（司天失守）逢月之空（月空則海水東盛人氣虛腠理開）失時之和（四時之反常）因爲賊風所傷是謂三虛逢年之盛（司天得位）遇月之滿（月滿則海水西盛人血充積毛髮堅）得時之和（四時之氣不變）雖有賊風邪氣不能危之也命曰三實（案內經三虛三實與難經不同）

素問陰陽應象大論 善診者察色按脈（兼人迎氣口三部九候諸法與下不同）先別陰陽審清濁而知部分（診之虛實）視喘息聽音聲而知所苦觀權衡規矩而知病所主（病之虛實）按尺寸（專指寸口與上不同）觀浮沈滑濇而知病所生（脈之虛實）以治無過以診則不失矣

陰陽別論 所謂陰陽者去者爲陰至者爲陽靜者爲陰動者爲陽遲者爲陰數者爲陽（數音朔陰陽二字即虛實之變文）

玉機真藏論 五虛死五實死脈盛皮熱腹脹前後不通悶瞀

此謂五實脈細皮寒氣少泄利前後飲食不入此謂五虛其時有生者漿粥入胃泄注止則虛者活身汗得後利則實者活此病之虛實

刺志論氣實形實氣虛形虛此其常也反此者病穀盛氣盛穀虛氣虛此其常也反此者病脈實血實脈虛血虛此其常也反此者病此診之虛實

案三虛三實是審察病能要訣與六難專言脈之虛實者不同攷內經所論虛實有以陰陽言者有以盛

衰言者有以太過不及有餘不足言者其義散見難於枚舉此章獨以脈病診三字括之乃提綱挈領之法也脈之虛實已詳二十一難以前病之虛實則詳五十五難至六十難診之虛實則詳四十九難至五十四難篇末分出內外虛實可知虛實二字甚活凡至虛而有至實之形至實而有至虛之象者皆可由是推之蓋錯綜以窮其變參伍以盡其用惟在學者神而明之也

四十九難

四十九難曰有正經自病有五邪所傷何以別之然憂愁思慮則傷心形寒飲冷則傷肺恚怒氣逆上而不下則傷肝飲食勞倦則傷脾久坐溼地強力入水則傷腎是正經之自病也

正經者病從內出內經所謂正邪也五邪者病從外入內經所謂虛邪也心藏神憂愁則結思慮則耗故傷心肺合皮毛主氣形寒飲冷則氣閉故傷肺恚忿

恨也肝藏血怒則血逆於上故傷肝脾受穀味主四肢飲食太過則中焦不運勞倦太過則胃津不布故傷脾腎為作強之官主五液受溼則水溢強力則精竭故傷腎此五者病從內出也

何謂五邪然有中風有傷暑有飲食勞倦有傷寒有中溼此之謂五邪中去聲餘同

風春木之氣喜傷肝暑夏火之氣喜傷心土爰稼穡脾主四肢故飲食勞倦喜傷脾寒秋金之氣喜傷肺

溼冬水之氣喜傷腎五者病從外入也
假令心病何以知中風得之然其色當赤何以言之肝主色自入爲靑入心爲赤入脾爲黃入肺爲白入腎爲黑肝爲心邪故知當赤色其病身熱脇下滿痛其脈浮大而弦
自此以下皆舉心臟爲例餘臟可類推也肝邪干心應於色身熱脈大心之病下倣此脇痛脈弦肝邪也
何以知傷暑得之然當惡臭何以言之心主臭自入爲

焦臭入脾爲香臭入肝爲臊臭入腎爲腐臭入肺爲腥臭故知心病傷暑得之當惡臭其病身熱而煩心痛其脈浮大而散 惡去聲餘同
心邪自干應於臭心煩心痛脈散心邪也
何以知飲食勞倦得之然當喜苦味也虛爲不欲食實爲欲食何以言之脾主味入肝爲酸入心爲苦入肺爲辛入腎爲鹹自入爲甘故知脾邪入心爲喜苦味也其病身熱而體重嗜臥四肢不收其脈浮大而緩
脾邪干心應於味然有虛實之别喜味而不欲食者爲虛欲食者爲實體重四肢不收脈緩脾邪也
何以知傷寒得之然當譫言妄語何以言之肺主聲入肝爲呼入心爲言入脾爲歌入腎爲呻自入爲哭故知肺邪入心爲譫言妄語也其病身熱洒洒惡寒甚則喘欬其脈浮大而濇
肺邪干心應於聲寒欬脈濇肺邪也
何以知中溼得之然當喜汗出不可止何以言之腎主

溼入肝爲泣入心爲汗入脾爲涎入肺爲涕自入爲唾故知腎邪入心爲汗出不可止也其病身熱而小腹痛足脛寒而逆其脈沈濡而大此五邪之法也
腎邪干心應於液腹痛脛寒脈沈濡腎邪也
正經五邪攻 五臟病詳十六三十四難
靈樞邪氣藏府病形 愁憂恐懼則傷心形寒寒飲則傷肺以其兩寒相感中外皆傷故氣逆而上行 喘欬之類 有所墮墜惡血留內若有所大怒氣上而不下積于脇下則傷肝有所

擊仆若醉入房汗出當風則傷脾（此條與難經不同）有所用力
舉重若入房過度汗出浴水則傷腎（皆正經自病）
【五邪】邪在肺則病皮膚痛寒熱上氣喘汗出欬動肩臂邪
在肝則兩脇中痛寒中惡血在內行善掣節時腳腫邪
在脾胃則病肌肉痛陽氣有餘陰氣不足則熱中善飢
（即實則欲食）陽氣不足陰氣有餘則寒中腸鳴腹痛（即虛不欲食）
陰陽俱有餘若俱不足則有寒有熱邪在腎則病骨痛
陰痺陰痺者按之而不得腹脹腰痛大便難肩背頸項

痛時眩邪在心則病心痛喜悲時眩仆（此詳五臟所主之證）
【五變】一時遇風（風該六淫）同時得病其病各異請論以比匠人
匠人磨斧斤礪刀削斲材木之陰陽尚有堅脆堅者不
入脆者皮弛至其交節而缺斤斧焉夫木之蚤花先生
葉遇春霜烈風則花落而葉萎久曝大旱則脆木薄皮
者枝條汁少而葉萎久陰淫雨則薄皮多汁者皮潰而
漉（漉汁流也）卒風暴起則剛脆之木枝折杌傷秋霜疾風則
剛脆之木根搖而葉落人之有常病也亦因其骨節皮

膚腠理之不堅固者邪之所舍也（故外因名虛邪）
【賊風】今有其不離屏蔽不出室穴之中卒然病者此皆嘗
有所傷于溼氣藏于血脈之中分肉之間久留而不去
（先有腎病）若有所墮墜惡血在內而不去（或肝先病）卒然喜怒不
節（或心先病）飲食不適寒溫不時腠理閉而不通（或脾先病）其開
而遇風寒則血氣凝結與故邪相襲則為寒痺其有熱
則汗出汗出則受風（或肺先病）雖不遇賊風邪氣必有因加
而發焉（正經先自病復感五邪）

【百病始生】風雨寒熱不得虛邪不能獨傷人卒然逢疾風暴
雨而不病者蓋無虛故邪不能獨傷人此必因虛邪之
風（天有八方虛實之風實風主長養虛風主傷害）與其身形（身形亦有虛實之別）兩虛相
得乃客其形（故名虛邪）兩實相逢衆人肉堅（故無外感諸病）其中于
虛邪也因于天時與其身形參以虛實大病乃成氣有
定舍因處為名（因邪所舍之處名為某經之病）
【官能】邪氣之中人也灑淅動形（外邪）正邪之中人也微先見
于色不知于其身（本臟自病為正邪正邪不動形故微渺難覺）若有若無若

亡若存有形無形莫知其情是故上工之取氣乃救其萌牙下工守其已成因敗其形（邪氣臟腑病形篇亦有此論但無末四句）

（素問八正神明論）虛邪者八正之虛邪氣也（立春立夏立秋立冬春分秋分夏至冬至爲八正此五邪外感）正邪者身形若用力汗出腠理開逢虛風其中人也微故莫知其情莫見其形（此正經自病）

【案】正經爲內因即內經之正邪五邪爲外因即內經之虛邪後取五邪錯綜之乃教人審病活法蓋人情百變病情亦百變張元素僅演爲二十條未免太泥矣首節坐溼入水似屬外因而列爲正經者指腎主水臟而言非天之六淫也次節飲食勞倦似屬內因而列爲五邪者因脾不主四時故取飲食之外入者以當之也寒不屬腎而屬肺者以肺主一身之表寒邪所從入也溼不屬脾而屬腎者以腎主五液爲水臟溼即水也此章所論脈法當與十難之十變參看始得脈理之奧

五十難

五十難曰病有虛邪有實邪有賊邪有微邪有正邪何以別之然從後來者爲虛邪從前來者爲實邪從所不勝來者爲賊邪從所勝來者爲微邪自病者爲正邪

諸邪之名以五行生剋取之從後來即生我者也其氣已退故曰虛邪從前來即我生者也其氣方進故曰實邪所不勝即剋我者也我受彼制故曰賊邪所勝即我剋者也彼受我制故曰微邪自病即我之本

氣非他邪相干故曰正邪與前章正經自病不同

何以言之假令心病中風得之爲虛邪傷暑得之爲正邪飲食勞倦得之爲實邪傷寒得之爲微邪中溼得之爲賊邪（中去聲）

假心爲例以釋其義肝木主風心火主暑脾土主飲食勞倦肺金主寒腎水主溼各以五行生剋定之

生剋攷

（素問藏氣法時論）合人形以法四時五行而治何如而從何如

而逆曰五行者金木水火土也更貴更賤以決成敗而定五藏之氣間甚之時死生之期也

寶命全形論 木得金而伐火得水而滅土得木而達 趙養葵曰世人皆言木剋土余獨升木以培土蓋木以土爲根土竭其津液以養木若或剋之耳故經文獨言達 金得火而缺水得土而絕萬物盡然不可勝竭

案前章是從臟氣中察其主病此章是從病邪中辨其輕重吉凶二者正互相發明非五邪之外另有所謂虛實賊微正也虛爲既衰之邪故輕實爲方盛之邪故重賊爲邪勝我故凶微爲我勝邪故吉若正邪爲同類之氣則界輕重吉凶之間內經論病亦用此法但散見於各病中而難經則特爲標出耳末節以心病爲例似專主外因而言然正經自病亦可用此推之虛邪實邪與三虛三實不同正邪亦與正經自病不同皆一字兩用讀者不可以辭害意也

五十一難

五十一難曰病有欲得溫者有欲得寒者有欲得見人者有不欲得見人者而各不同病在何藏府也然病欲得寒而欲見人者病在府也病欲得溫而不欲見人者病在藏也何以言之府者陽也陽病欲得寒又欲見人藏者陰也陰病欲得溫又欲閉戶獨處惡聞人聲故以別知藏府之病也 惡去聲

陽病多熱故喜寒陰病多寒故喜溫陽主動故欲見人陰主靜故不欲見人

陰陽寒溫攷

靈樞師傳 胃欲寒飲 上焦爲陽喜寒 腸欲熱飲 下焦爲陰喜溫此腑病亦有陰陽之別

九鍼 邪入于陽則爲狂 六腑六陽經皆爲陽素問曰陰不勝其陽則脈流薄疾并乃狂 邪入于陰則爲血痺 五臟六陰經皆爲陰素問曰陽不勝其陰則五臟氣爭九竅不通 邪入于陽轉則爲癲疾 素問曰搏陽則爲巔疾謂頭頂病也轉當作搏癲當作巔 邪入于陰轉則爲瘖 素問曰搏陰則爲瘖不語曰瘖 陽入之于陰病靜陰出之于陽病喜怒

素問太陰陽明論　陽者天氣也主外陰者地氣也主內故陽道實證多有餘故喜涼而欲見人陰道虛證多不足故喜溫而惡人聲陽受之則入六府陰受之則入五藏詳九難

逆調論　人身非常溫也非常熱也為之熱而煩滿者何也陰氣少而陽氣勝也陽勝者雖寒時亦苦煩熱○人身非衣寒也中非有寒氣也寒從中生者何是人多痺氣也氣閉不通陽氣少陰氣多故身寒如從水中出陰勝者雖熱時亦苦寒厥○人有四支熱逢風寒如炙如火者何也陰氣虛陽氣盛四支者

陽也兩陽相得陽邪入陽經而陰氣虛少少水不能滅盛火而陽獨治獨治者不能生長也獨勝而止耳逢風而如炙如火者是人當肉爍也○人有身寒湯火不能熱厚衣不能溫然不凍慄是為何病是人者素腎氣勝以水為事特其腎強縱欲忘返太陽氣衰太陽寒水腎之所主腎脂枯不長一水不能勝兩火腎者水也而生於骨腎不生則髓不能滿故寒甚至骨也臟病多寒所以不能凍慄者肝一陽也心二陽也腎孤臟也一水不能勝二火故不能凍慄病名曰骨痺是人當攣節也

調經論　陽虛則外寒陽受氣於上焦以溫皮膚分肉之間呼吸生陽氣今寒氣在外則上焦不通上焦不通則寒氣獨留於外故寒慄陽虛無以衛外雖不感邪亦必畏寒陰虛生內熱有所勞倦形氣衰少穀氣不盛飲食不生營陰上焦不行下脘不通胃氣熱熱氣薰胸中故內熱陰虛營衰雖不受邪亦生內熱陽盛生外熱上焦不通利則皮膚緻密腠理閉塞元府不通汗孔名元府衛氣不得泄越故外熱凡外感發熱皆閉束衛氣所致陰盛生內寒厥

氣上逆寒氣積於胸中而不寫同瀉則溫氣去寒獨留則血凝泣音澀凝則脈不通其脈盛大以濇盛當是緊故中寒

案　陽欲得寒陰欲得溫原有兩義有指客邪言者如寒為陰邪喜溫熱為陽邪喜涼此所受之邪也有指經絡臟腑言者如陽經同腑皆為陽證喜涼陰經同臟皆為陰證喜溫此所病之地也以所受之客邪與受病之經絡臟腑參互之則陽邪入陽經與入腑者皆喜涼陰邪入陰經與入臟者皆喜溫此客邪之淺

陽與經絡臟腑之陰陽同氣相投乃其常也更有陰邪入陽經與入腑者可轉爲陰證而喜溫亦可轉爲陽證而喜涼陽邪入陰經與入臟者可轉爲陽證而喜涼亦可轉爲陰證而喜溫此客邪之陰陽與經絡臟腑之陰陽互爲勝負乃其變也內經陰陽寒熱是合客邪與經脈之常變而雜論之難經則專論臟腑之常以補內經所未言故微有不同也欲見人是實證不欲見人是虛證正與內經陽道實陰道虛之旨相同陽明亦有獨處惡人之證然有罵詈不避親疏詳五十九難則與臟病之不欲見人正自不同

五十二難

五十二難曰府藏發病根本等不然不等也其不等奈何然藏病者止而不移其病不離其處府病者彷彿賁響上下行流居處無常故以此知藏府根本不同也上不字音否

等同也彷彿猶言倏忽賁奔也響往也

臟靜腑動攷

素問五藏別論所謂五臟者藏精而不寫者也寫通瀉故滿而不能實止而不移六腑者傳化物而不藏故實而不能滿也上下流行所以然者水穀入口則胃實而腸虛食下則腸實而胃虛故曰實而不滿滿而不實也詳三十五難

案此章與上章皆發明臟腑不同之義前章論外證是從病者之情別之此章論根本是從病者之形別之惟其止而不移故藏精不瀉滿而不能實惟其上下行流故化物不藏實而不能滿蓋臟爲陰象地而主靜腑爲陽象天而主動也

五十三難

五十三難曰經言七傳者死間傳者生何謂也然七傳者傳其所勝也間藏者傳其子也何以言之假令心病傳肺肺傳肝肝傳脾脾傳腎腎傳心一藏不再傷故言七傳者死也間去聲

七傳者心肺肝脾胃腎膀胱也間傳者幷越數臟而傳也所勝卽我剋者也其子卽我生者也七傳之義以相剋爲序於五臟之中加入胃膀胱而只言五臟者省文也此傳於所勝以剋害爲事七傳盡而所勝者不能再傷故主死

間傳者傳其所生也滑本脫此八字今依坊本補之假令心病傳脾脾傳肺肺傳腎腎傳肝肝傳心是子母相傳竟而復始如環無端故曰生也竟坊本譌作周今依滑本正之

竟猶終也子我生者也母生我者也間傳之義亦以相剋爲序特幷越數臟如心病間一臟則肝爲生我間兩臟則脾爲我生此正氣自盛也間三臟則胃亦我生此臟病移腑也間四臟則腎爲反剋此邪氣受制也以其非剋害之氣故皆主生言子母相生而不言移腑與反剋者亦省文也

七傳間傳攷

靈樞病傳　折毛發理病從毫毛腠理而入正氣橫傾淫邪泮衍血脈傳溜卽十二經大氣入臟邪氣從經入臟腹痛下淫可以致死不可以致生〇大氣入臟奈何曰病先發于心一日而之肺三日而之肝五日而之脾三日不已死冬夜半夏日中共十

二日〇病先發于肺三日而之肝一日而之脾五日而之胃十日不已死冬日入夏日出共十九日〇病先發于肝三日而之脾五日而之胃三日而之腎三日不已死冬日入夏蚤食蚤同早共十四日〇病先發于脾一日而之胃二日而之腎三日而之膂膀胱十日不已死冬人定臥時也夏晏食共十六日〇病先發于胃五日而之腎三日而之膂膀胱五日而上之心二日不已死素問作六日冬夜半夏日昳音耋日昃也共十五日〇病先發于腎三日而之膂膀胱三日而

上之心三日而之小腸三日不已死冬大晨夏晏晡同昏
也共十二日○病先發于膀胱五日而之腎一日而之小腸
一日而之心二日不已死冬雞鳴夏下晡共九日○諸病
以次相傳如是者皆有死期不可刺也即七傳者死間一藏
及二三四藏者乃可刺也即間傳者生
素問玉機真藏論 五臟受氣于其所生母受子病如肝病始於心之類傳之于
其所勝以相剋為傳如肝病傳脾之類氣舍于其所生舍居也如肝傳脾脾又傳腎腎
本肝所受生病至此則盛矣死于其所不勝如肝病舍腎由腎傳心傳肺之類此言

氣之逆行也故死肝受氣于心傳之于脾氣舍于腎至
肺而死心受氣于脾傳之于肺氣舍于肝至腎而死脾
受氣于肺傳之于腎氣舍于心至肝而死肺受氣于腎
傳之于肝氣舍于脾至心而死腎受氣于肝傳之于心
氣舍于肺至脾而死此皆逆死也一日一夜五分之寅卯
主木巳午主火辰戌丑未主土申酉主金亥子主水此所以占死生之早暮也以歲
而論如肝死在秋以日而論如肝死在申酉之類案七傳之義內經以子病乘母為始難經以相剋為始各有
不同是故風者百病之長也長上聲今風寒客于人使人毫

毛畢直皮膚閉而為熱一傳當是之時可汗而發也或痺
不仁腫痛寒傷形則腫熱傷氣則痛當是之時可湯熨及火灸刺而
去之湯藥熏熨火灸鍼刺四法弗治病入舍于肺二傳名曰肺痺外邪入臟
即陽入之陰則痺也發欬上氣弗治肺即傳而行之肝三傳病名曰
肝痺一名曰厥王冰注肝善怒氣逆則厥脇痛出食即吐當是之時可
按按摩若刺耳弗治肝傳之脾四傳病名曰脾風發癉黃癉腹
中熱煩心出黃當此之時可按可藥可浴弗治病傳之
腎五傳病名曰疝瘕男子為疝女子為瘕少腹冤熱而痛出白濁淋一

名曰蠱如蟲侵蝕當此之時可按可藥弗治腎傳之心六傳病
筋脈相引而急病名曰瘛音異後世作瘈當此之時可灸可藥
弗治滿十日法當死腎因傳之心心即復反傳而行之
肺七傳發寒熱法當三歲死此病之次也三歲未詳吳鶴皐謂當作三曦
然其卒發者卒音猝不必治于傳暴病不依七傳為治其傳化有不
以次者憂恐悲喜怒令不得以其次故令人有大病矣
七傳是五邪相干五志是本氣自病二者相併故病必變因而喜大虛則腎氣乘矣
乘心怒則肝氣乘矣乘脾悲則肺氣乘矣乘肝恐則脾氣乘矣

乘腎憂則心氣乘矣乘肺此其道也因五志相乘故亂其次第標本病傳論病有標本先病爲本始也後病爲標末也刺有逆從從順也經脈從胸走手從頭走足爲順從手走頭從足走胸爲逆必別陰陽陰經陽經前後相應前胸後背逆從得施標本相移有其在標而求之于標有其在本而求之于本有其在本而求之于標有其在標而求之于本故治有取標而得者有取本而得者有逆取而得者有從取而得者案太陰陽明論謂陽病者上行極而下此先逆後從也陰病者下行極而上此先從後逆也○治反爲逆反其病而治之治得爲從順其病而治之先病

而後逆者治其本先逆而後病者治其本二病字是順行之經正對逆字先寒而後生病者治其本先病而後生寒者治其本先熱而後生病者治其本寒熱二字是言外證三病字是言內證此處當有先病而後熱者治其本先熱而後生中滿者治其標先有外因後生中滿先病而後泄者治其本先泄而後生他病者治其本二病字兼內外證言先病而後生中滿者治其標先有內因後生中滿先中滿而後煩心者治其本小大不利治其標小大利治其本以上七句言中滿及二便不利不論標本皆當急治人有客氣有同氣病發而有餘本而

標之先治其本後治其標病發而不足標而本之先治其標後治其本謹察間甚以意調之間者并行并數臟而相傳即間傳者生甚者獨行逆剋相傳爲甚以次遞傳爲獨行即七傳者死也靈樞病本篇亦與此同素問合病本病傳共爲一篇故名標本病傳論○夫病傳者心病先心痛一日而欬肺之三日脇支痛肝之五日閉塞不通身痛體重脾之三日不已死冬夜半夏日中○肺病喘欬三日而脇支滿痛肝之一日身重體痛脾之五日而脹胃之十日不已死冬日入夏日出○肝病頭目眩脇支滿三日體重身痛脾之五

日而脹胃之三日腰脊少腹痛脛痠腎之三日不已死冬日入夏早食○脾病身痛體重一日而脹胃之二日少腹腰脊痛脛痠腎之三日背脂筋痛脂膂同小便閉膀胱之十日不已死冬人定夏晏食○腎病少腹腰脊痛骭痠三日背脂筋痛小便閉膀胱之三日腹脹之小腸靈樞作之心爲是三日兩脇支痛此肝病靈樞作之小腸爲是三日不已死冬大晨夏晏晡○胃病脹滿五日少腹腰脊痛骭痠腎之三日背脂筋痛小便閉膀胱之五日身體重此脾病靈樞作之心爲是六日不已靈樞作二日死

冬夜半後夏日昳〇膀胱病小便閉五日少腹脹腰脊痛骺痠（之腎）一日腹脹（之小腸）一日身體痛（之心）二日不已死冬雞鳴夏下晡〇諸病以次是相傳（是字衍文）如是者皆有死期不可刺間一藏止及至三四藏者乃可刺也（此篇與靈樞同但靈樞言臟素問言病）

案內經七傳者一心二肺三肝四脾五胃六腎七膀胱也遞次剋傳爲戕賊之氣故曰甚者獨行觀三日不已死等語則不遍七傳者可愈甫遍七傳者亦可

愈惟遍七傳後數日不愈勢欲再傳者乃死耳所謂一臟不再傷也紀天錫謂心火傳肺金以次肝木脾土腎水復至心傳肺爲七傳殊不知六傳至心即是再傳與一臟不再傷之義不合則其說非也間臟者乃間數臟相傳也譬如心病當傳肺乃間此一臟傳肝爲心之母間二傳脾間三傳胃皆爲心之子間四傳腎爲反剋故曰間者幷行觀間一及三四可刺等語則是或幷數臟而值相生或幷數臟而值腑或幷

數臟而值反剋皆不死故能竟而復始也呂廣謂間傳爲間所勝之臟而傳如心勝肺脾間之之類雖是傳子之意然與內經間一及三四之義不合則其說亦非也七傳當是臟病而加胃與膀胱者以胃爲水穀所入膀胱爲氣化所出觀內經治病皆先本後標獨中滿與二便不利則不論標本必當先治正以二腑爲臟氣所稟故得與五臟並重且言胃與膀胱即可該括三焦與大小腸是七傳之法不專指五臟實

包六腑在內此章論五行所勝之理非詳七傳臟腑之目故但言五臟而不及胃與膀胱也間傳之法有值腑有反剋值腑爲病輕反剋爲邪受制二者不與剋傳同其凶即與相生同其吉故但言相生而值腑反剋即可類推也此章與下章皆詳相剋相生之義蓋略舉一隅以俟人之三反也

五十四難

五十四難曰藏病難治府病易治何謂也然藏病所以難治者傳其所勝也府病所以易治者傳其子也與七傳間藏同法也

五臟者藏精而不瀉輕邪不易入惟重邪乃入之其病深故難治六腑者化糟粕而不藏縱有重邪亦不能久留其病淺故易治傳所勝者五臟所受皆重邪邪重則必以相剋爲傳也傳其子者六腑受邪易於外出不能損相生之正氣也七傳間藏同法者或藏傳於所勝或腑傳於所勝或腑臟互傳於所勝皆與七傳同法或間數臟而傳或間數腑而傳或腑臟互間而傳皆與間臟同法也

臟腑難易攷

素問陰陽應象大論 故善治者治皮毛其次治肌膚其次治筋脈皆在軀外病淺而輕 其次治六府其次治五藏皆在軀內病深而重 治五藏者半死半生也 以臟府並較則臟爲最重 故天之邪氣感 六淫外感 則害人五藏 邪無形而善入亦能害腑特以入臟爲重 水穀之寒熱感 飲食不節寒熱失時 則害于六腑 亦能害藏然必先從腑起

案傳所勝當指邪重而言邪重則正氣不能相生必轉而相剋故傳所勝爲臟病因臟病最重也傳其子當指邪有出路而言有出路則正不受傷而生氣常伸故傳子爲腑病因腑有出路也內經於中滿大小不利不論標本必先治之 詳五十三難 正恐邪無出路耳臟深腑淺臟重腑輕故治有難易自是常理然臟病若傳於所生則難中亦有易腑病若傳於所勝則易中亦有難末言七傳間藏同法正欲學者充類以窮其變也凡病先起者爲本後來者爲標由本及標即是傳字之義素問將標本與病傳合爲一篇可知腑病亦有七傳臟病亦有間傳若執定所勝爲臟病傳子爲腑病則太泥矣自四十九難至此凡六章皆論診之虛實也

五十五難

五十五難曰病有積有聚何以別之然積者陰氣也聚者陽氣也故陰沈而伏陽浮而動氣之所積名曰積氣之所聚名曰聚故積者五藏所生聚者六府所成積者陰氣也其始發有常處其痛不離其部上下有所終始左右有所窮處（脫謂之積三字）聚者陽氣也其始發無根本上下無所留止其痛無常處謂之聚故以是別知積聚也

積蓄也如儲藏之積累以漸滋長也聚會也如師旅之聚集爲衆所趨也常處者肝左脇肺右脇心臍上腎臍下脾居中也部猶處也窮止境也積生於藏象陰之靜故其病沈伏而不移聚成於府象陽之動故其病浮動而無定與五十二難意同

積聚攷

（靈樞周痺）風寒溼氣客于外分肉之間迫切而爲沫沫得寒則聚聚則排分肉而分裂也分裂則痛（惟聚故痛）痛則神歸之（神即氣也）神歸之則熱熱則痛解（氣能溫散）

（脹論）何以知藏府之脹也曰陰爲藏陽爲府〇夫脹者皆在于藏府之外排藏府而郭胸脇（郭通廓）脹皮膚故命曰脹藏府之在胸脇腹裏之內也若匣匱之藏禁器也各有次舍其氣各異〇夫心脹者煩心短氣臥不安肺脹者虛滿而喘欬肝脹者脇下滿而痛引小腹脾脹者善噦四肢煩悗體重不能勝衣臥不安腎脹者腹滿引背央央然腰髀痛〇六府脹胃脹者腹滿胃脘痛鼻聞焦臭妨于食大便難大腸脹者腸鳴而痛濯濯冬月重感于寒則飧泄不化小腸脹者少腹䐜脹引腰而痛膀胱脹者少腹滿而氣癃三焦脹者氣滿于皮膚中輕輕然而不堅膽脹者脇下痛脹口中苦善太息

（五變）人之善病腸中積聚者何以候之曰皮膚薄而不澤（皮枯）肉不堅而淖澤（肌鬆）如此則腸胃惡（外觀皮肉卽可內察腸胃）惡則邪氣留止積聚乃傷脾胃之間寒溫不次（胃喜寒腸喜溫不次失其常也）邪氣稍至稸積留止（稸古蓄字）大聚乃起

（水脹）水與膚脹鼓脹腸覃石瘕石水何以別之曰水始起

也目窠上微腫眼包下爲窠俗云臥蠶如新臥起之狀其頸脈動人迎動甚時欬陰股間寒足脛腫腹乃大其水已成矣以手按其腹隨手而起如裹水之狀此其候也○膚脹者寒氣客于皮膚之間論疾診尺謂風水膚脹此云寒氣可知膚脹必有六淫之別特舉一二爲例鼟鼟然不堅鼟音空腹大身盡腫皮厚按其腹窅然而不起窅音邀陷也腹色不變此其候也○鼓脹何如曰腹脹身皆大大與膚脹等也色蒼黃腹筋起此其候也○腸覃何如曰寒氣客于腸外與胃氣相搏氣不得營營猶運也

因有所繫癖而內著惡氣乃起瘜肉乃生借生氣長成其始生也大如雞卵稍以益大至其成如懷子之狀久者離歲按之則堅推之則移月事以時下此其候也即婦人痞塊○石瘕生于胞中寒氣客于子門子門閉塞氣不得通惡血當瀉不瀉衃以留止日以益大狀如懷子月事不以時下皆生于女子可導而下此篇脫失石水一條

百病始生

氣有定舍因處爲名上中下外分爲三員馬蒔注人身自縱言之則以上中下爲三部自橫言之則以在表在裏在半表半裏爲三部故曰三員是故虛邪之中人也始于皮膚皮膚緩則腠理開開則邪從毛髮入入則抵深深則毛髮立毛髮立則淅然故皮膚痛留而不去則傳舍于絡脈在絡之時痛于肌肉其痛之時息止也大經乃代絡邪傳經留而不去傳舍于經在經之時洒淅喜驚留而不去傳舍于輸六經俞穴在輸之時六經不通四肢邪氣壅阻則肢節痛腰脊乃強邪聚經絡留而不去傳舍于伏衝之脈在伏衝之時體重身痛歲露篇云注于伏衝之脈素問作伏膂之脈王冰謂膂筋之間腎脈伏行馬蒔謂二者可以爲一然下文明分伏衝膂筋爲二惟巢元方謂衝脈之上行

者較確邪至此便近於腑留而不去傳舍于腸胃經邪入腑在腸胃之時賁響腹脹多寒則腸鳴飧泄食不化多熱則溏出糜溏泄中有結塊如鹿矢詳三難留而不去傳舍于腸胃之外募原之間募同膜在軀內腑外留著于脈卽入正絡稽留而不去息而成積息養也因腑不能留物故聚膜原間邪氣淫泆不可勝論○其著孫絡之脈而成積者其積往來上下臂手孫絡之居也孫絡詳二十七難浮而緩脈淺不能容物不能句積而止之句作勾任也故往來移行腸胃之間水湊滲注灌從正絡滲注濯濯有音有寒則䐜滿雷

引腸鳴故時切痛其著于陽明之經胃與大腸兩經蓋上文言孫絡此言大經則挾臍而居大腸近臍飽食則益大飢則益小飽則實飢則空其著于緩筋也即淺而緩之孫絡似陽明之積與大經同飽食則痛飢則安與益大益小同其著于腸胃之募原也痛而外連于緩筋邪未盡入飽食則安實則邪不能入飢則痛空則邪氣內侵其著于伏衝之脈者揣之應手而動衝氣發手猶云離手則熱氣下于兩股如湯沃之狀因衝脈並少陰下行其著于膂筋在腸後者足太陽經飢則積見飽則積不見按之不得因在腸後故腹空則見腹實則不見其著于輸

之脈者閉塞不通津液不下孔竅乾塞此邪氣之從外入內從上下也〇厥氣生足悗謂起於足經者悗生脛寒脛寒則血脈凝濇血脈凝濇則寒氣上入于腸胃入于腸胃則䐜脹䐜脹則腸外之汁沫即津液迫聚不得散日以成積卒然多食飲則腸滿起居不節用力過度則絡脈傷陽絡傷則血外溢血外溢則衄血鼻血陰絡傷則血內溢血內溢則後血便血腸胃之絡傷則血溢于腸外腸外有寒汁沫與血相搏則幷合凝聚不得散而積成矣〇其

生于陰者奈何曰憂思傷心重寒傷肺忿怒傷肝醉以入房汗出當風傷脾用力過度若入房汗出則傷腎上文皆言腑病此乃專論臟病此內外三部之所生病也

素問腹中論有病心腹滿旦食則不能暮食名為鼓脹治之以雞矢醴矢同屎方見醫學正傳古今醫鑑等書用雞雞屎乾者八分炒香入無灰好酒三碗共煮乾一半許用布擄取其汁五更熱飲則腹鳴辰巳時瀉二三次皆黑水也次日覺足面漸有縐紋又飲一次則漸縐至膝上而愈其雞用山間畜者更妙一劑知二劑已其時有復發者此飲食不節故時有病也〇有病胸脇支滿者妨于食病

至則先聞腥臊臭肺腥肝臊出清液先唾血先唾血後唾清水王冰謂從竅漏而下馬蒔謂鼻湧俱非四支清冷也目眩時時前後血二便出血病名血枯此得之年少時有所大脫血若醉入房中氣竭肝傷肝藏血故月事衰少不來也以四烏鰂骨即烏賊骨一藘茹藘本草作藺又名茜草二物幷合之丸以雀卵大如小豆以五丸為後飯每飯後服五丸飲以鮑魚汁用魚滷吞丸藥利腸中去瘀血及傷肝也〇有病膺腫頸痛胸滿腹脹名厥逆下焦衛氣與上焦宗氣相爭陽氣重上有餘于上衛氣宗氣皆聚於上灸之則陽氣入陰逼入少陰

入則瘖（少陰精竭會厥不利）石之（鍼砭）則陽氣虛（衛氣外洩）虛則狂（衛陽外擾）須其氣并而治之（并相融也）可使全也

（水熱穴論）腎者胃之關也關門不利故聚水而從其類也（腎爲水臟）○勇而勞甚則腎汗出腎汗出逢于風內不得入于藏府外不得越于皮膚客于元府行于皮裏傳爲胕腫本之于腎名曰風水所謂元府者汗空也（空音孔）

［案］內經所云積聚原作虛字通用如傷字中字之類葢無形之邪但曰傷曰中惟有形之病乃曰積曰聚也積聚有在臟腑者有在經絡者如周痺脹滿腸中積聚水脹膚脹鼓脹腸覃石瘕石水血枯厥逆及伏梁息積（詳下章）七疝癥瘕（詳二十七難）種種名目內經皆詳爲臚列故不復取積聚爲病名難經分積爲臟病聚爲腑病乃獨出己見爲審治者立簡便法耳此章雖專言臟腑然觀上下左右等語亦未嘗不該經絡也餘詳下章

五十六難

五十六難曰五藏之積各有名乎以何月何日得之然肝之積名曰肥氣在左脇下如覆杯有頭足久不愈令人發欬逆痎瘧連歲不已以季夏戊己日得之何以言之肺病傳於肝肝當傳脾脾季夏適王王者不受邪肝復欲還肺肺不肯受故留結爲積故知肥氣以季夏戊己日得之（痎音該坊本譌作瘖王去聲同旺下同）

肥盛也有頭足形有大小本末也欬逆者足厥陰之左脈貫膈注肺也（詳一難二十三難）瘖內經作痎隔二日瘧也季夏六月土旺戊己土日

心之積名曰伏梁起齊上大如臂上至心下久不愈令人病煩心以秋庚辛日得之何以言之腎病傳心心當傳肺肺以秋適王王者不受邪心復欲還腎腎不肯受故留結爲積故知伏梁以秋庚辛日得之（齊通臍）

伏不動也梁屋上木也秋月金旺庚辛金日

脾之積名曰痞氣在胃脘覆大如盤久不已令人四肢

不收發黃疸飲食不爲肌膚以冬壬癸日得之何以言之肝病傳脾脾當傳腎腎以冬適王王者不受邪脾復欲還肝肝不肯受故畱結爲積故知痞氣以冬壬癸日得之巳同愈下同

痞否塞不通也疸身發黃也冬月水旺壬癸水日

肺之積名曰息賁在右脇下覆大如杯久不已令人洒淅寒熱喘欬發肺壅以春甲乙日得之何以言之心病傳肺肺當傳肝肝以春適王王者不受邪肺欲復還心

心不肯受故畱結爲積故知息賁以春甲乙日得之

息呼吸之氣也賁奔也素問曰其傳爲息賁蓋言氣上奔也洒淅肺主皮毛也喘氣急也壅腫也當作癰肺中有膿血也春月木旺甲乙木日

腎之積名曰賁豚發于少腹上至心下若豚狀或上或下無時久不已令人喘逆骨痿少氣以夏丙丁日得之何以言之脾病傳腎腎當傳心心以夏適王王者不受邪腎復欲還脾脾不肯受故畱結爲積故知賁豚以夏丙丁日得之此五積之要也

賁豚言其狀若豕突也他臟之積皆靜惟腎之積獨動以腎間有動氣卽衝氣出於下焦少陰之分者也詳八難喘逆者足少陰支脈上絡肺也痿軟弱也夏月火旺丙丁火日

臟積攷

靈樞邪氣臟腑病形 心脈微緩爲伏梁在心下上下行時唾血○肺脈滑甚爲息賁上氣○肝脈微急爲肥氣在脅下若

覆杯○脾脈微大爲疝氣腹裏大卽痞衍○腎脈微急爲沉厥是逆奔豚內經五積與難經同惟脾不言痞恐疝卽痞字之譌

素問腹中論 病有少腹盛上下左右皆有根病名曰伏梁裹大膿血居腸胃之外不可治治之每切按之致死此下則因陰足三陰與衝脈和逆故上下皆有根必下膿血因陰經下行上則迫胃脘生鬲俠胃脘內癰因衝脈上行此久病也難治居齊上爲逆齊同臍膿在上難出故逆居臍下爲從在下易出故順勿動亟奪論在刺法中刺法第七十二篇今亡[案]此論與靈樞難經名雖同而實異○人有身體髀股

胻皆腫環齊而痛病名伏梁此風根也風入衝脈爲本其氣溢于大腸衝與大腸相附而著于肓肓之原扗齊下脖胦一名氣海又名下肓故環齊而痛也不可動之動之爲水溺濇之患傷下焦氣化故也奇病論亦有此節重出案此節又不同上節可知病多名同而實異也

奇病論 病脇下滿氣逆二三歲不已病名曰息積甲乙經作息賁不妨于食病扗肺不扗胃不可灸刺積爲導引服藥積猶緩也此與難經息賁相同藥不能獨治也當兼導引竝行

大奇論 肝滿腎滿肺滿皆實卽爲腫肺之壅喘而兩胠滿

肝壅兩胠滿臥則驚不得小便腎壅脚下至少腹滿甲乙經壅皆作癰蓋內經雍壅癰三字常通用難經發肺壅亦當作癰解

五臟日月攷

素問藏氣法時論 肝主春足厥陰少陽主治其日甲乙肝苦急急食甘以緩之心主夏手少陰太陽主治其日丙丁心苦緩急食酸以收之脾主長夏足太陰陽明主治其日戊己脾苦溼急食苦以燥之肺主秋手太陰陽明主治其日庚辛肺苦氣上逆急食苦以瀉之腎主冬足少陰太陽主治其日壬癸腎苦燥急食辛以潤之開腠理致津液通氣也〇病扗肝愈于夏夏不愈甚于秋秋不死持于冬起于春禁當風以上言月後同肝病者愈扗丙丁丙丁不愈加于庚辛庚辛不死持于壬癸起于甲乙以上言日後同肝病者平旦慧下晡甚夜半靜以上言時後同〇病扗心愈扗長夏長夏不愈甚于冬冬不死持于春起于夏禁溫食熱衣心病者愈扗戊己戊己不愈加于壬癸壬癸不死持于甲乙起于丙丁心病者日中慧夜半甚平旦靜〇

病扗脾愈扗秋秋不愈甚于春春不死持于夏起于長夏禁溫食飽食溼地濡衣脾病者愈扗庚辛庚辛不愈加于甲乙甲乙不死持于丙丁起于戊己脾病者日昳慧日出甚下晡靜〇病扗肺愈扗冬冬不愈甚于夏夏不死持于長夏起于秋禁寒飲食寒衣肺病者愈扗壬癸壬癸不愈加于丙丁丙丁不死持于戊己起于庚辛肺病者下晡慧日中甚夜半靜〇病扗腎愈扗春春不愈甚于長夏長夏不死持于秋起于冬禁犯焠㶼熱食

燥音燥焌音焌灸爇也溫灸衣胃病者愈在甲乙甲乙不愈甚于戊己戊己不死持于庚辛起于壬癸腎病者夜半慧四季甚謂辰戌丑未時也下晡靜〇夫邪之客于身也以勝相加至其所生而愈如肝木見火而愈至其所不勝而甚如肝木見金則甚至于所生而持如肝木見水則持自得其位而起如肝木值春時及甲乙日必先定五臟之脈乃可言間甚之時晡靜死生之期也

案五臟為藏神最密之地豈容積病久居然則五積皆在正絡也詳三十五難正絡者六陰經之分支從軀散透過脂膜內屬五臟不同經脈周流故能留容一切由是推之六腑之聚亦在六陽經正絡可知矣內經謂腸胃之外肓之原又謂排臟腑而廓胸脇者皆正絡所行之地也蓋凡病入臟則死不能久而不愈入腑則瀉不能留而不去若在大經脈則營血不流其病更重若在孫絡則贅疣末病與臟無涉故知必在正絡也正絡本大經脈所分所以五積病證如欬逆

痞瘧等類仍與大經脈相同夫積為有形之病而其始生仍必借此身生氣方能從無形而為有形然生氣斷不能無因成積內經謂邪與汁沫迫聚不散息而成積是從積之形中推究始生之氣難經謂傳所勝不受又不能復還則留而為積是從積之氣中推究始生之理二者正可互相發明惟內經將積聚之淺深輕重分為痞脹等論並不以積聚為名難經以在腑者名聚在臟者名積此則立言各異兩不相襲耳內經以伏梁為腑病以息賁為息積與難經大不相同或係傳聞異詞或係簡篇譌錯未可知也此章詳臟積而不詳腑聚紀天錫謂腑病發無定處故不言及其說近是滑壽注息為時靜賁為時動與止而不移之義不合然賁豚有或上或下者乃腎間動氣所發故與他臟不同也難經以積聚為總名復分五積為目則五積即積聚之一端後世乃另立積聚為一證與伏梁痞氣並列何耶

五十七難

五十七難曰泄凡有幾皆有名不然泄凡有五其名不同有胃泄有脾泄有大腸泄有小腸泄有大瘕泄名曰後重(上下宗音否)

瘕血聚也後重肛門下墜也後人謂之痢疾內經謂之腸澼此舉五泄之目

胃泄者飲食不化色黃

不化者胃之轉輸太速不待水穀腐熟徑傳入腸則

所出者皆完穀也內經名飧泄胃屬土故色黃

脾泄者腹脹滿泄注食即嘔吐逆

脹滿者脾不運也泄注者脾不爲胃行其津則水液下注也有聲無物爲嘔有聲有物爲吐氣上爲逆

大腸泄者食已窘迫大便色白腸鳴切痛

食入即出倉公所謂迵泄也(詳十七難)大腸屬金故色白腸欲熱飲寒則腸鳴切痛

小腸泄者溲而便膿血少腹痛

溲溺也便糞也謂大小便皆有膿血也少腹者膀胱所居蓋小腸之下名闌門前爲膀胱後爲大腸故小腸之泄必二便兼病

大瘕泄者裏急後重數至圊而不能便莖中痛此五泄之要法也

裏急腹中窘急也圊廁也莖前陰也

泄攷

靈樞師傳 夫中熱消癉則便寒(熱中者宜用涼)寒中之屬則便熱(寒中者宜用溫)

胃中熱則消穀令人懸心善飢臍已上皮熱腸中熱則出黃如糜(詳三難五十五難此論臍上皮熱爲熱中)臍以下皮寒胃中寒則腹脹腸中寒則腸鳴飧泄(此論臍下皮寒爲寒中)胃中寒腸中熱則脹而且泄(此論上寒下熱)胃中熱腸中寒則疾飢小腹痛脹(此論上熱下寒)

百病始生 虛邪之中人也傳舍于腸胃(從正絡襲入)賁響腹脹多寒則腸鳴飧泄食不化多熱則溏出糜(見上)

素問陰陽應象大論 寒極生熱熱極生寒寒氣生濁熱氣生清清

氣抂下則生飧泄（熱邪亦有完穀不化）濁氣抂上則生䐜脹（寒邪亦有脹而不泄）此陰陽反作病之逆從也

（通評虛實論）腸澼便血身熱則死寒則生腸澼下白沫脈沈則生脈浮則死腸澼下膿血脈懸絕則死滑大則生

（刺熱篇）頰下逆顴爲大瘕（色見頰下逆顴而上爲大瘕泄蓋兩顴爲大小腸之部）

（氣厥論）小腸移熱于大腸爲虛瘕（虛同伏）爲沈（案虛瘕卽大瘕沈卽後重蓋小腸下口爲大腸上口移熱下行便是泄也馬蒔謂爲瘕結汪昂疑爲痂俱非）

（至眞要大論）諸厥固泄皆屬于下（氣逆爲厥不泄爲固不固爲泄）諸病水液澄徹清冷皆屬于寒諸嘔吐酸暴注下迫皆屬于熱（上焦有熱則釀成酸味下焦有熱則五液下注）

案此章與上章虛實相對蓋積是入者爲實泄是出者爲虛也臟病止而不移故五積獨言臟腑病上下流行故五泄多屬腑胃小腸大腸本屬一氣而泄分數種者因邪從正絡而入所犯不同也五臟獨脾有泄因脾本爲胃行津也難經論泄較內經爲確

五十八難

五十八難曰傷寒有幾其脈有變不然傷寒有五有中風有傷寒有溼溫有熱病有溫病其所苦各不同（中去聲）

傷寒者外感總名內經名熱病仲景名傷寒雜病是也溼溫仲景名中溼又名風溼熱病仲景名中暍溫病仲景名風溫此分傷寒之邪也

中風之脈陽浮而滑陰濡而弱溼溫之脈陽濡而弱陰小而急傷寒之脈陰陽俱盛（坊本作甚今依滑本作盛）而緊濇熱病之脈陰陽俱浮浮之而滑沈之散濇溫病之脈（有脫簡）

陽寸部脈名三陽之動也陰尺部脈名三陰之動也（詳二難）

風爲陽邪故陽部浮滑溼爲陰邪故陰部細急寒則營衛俱病故陰陽俱緊熱則陽并于外故陰陽俱浮滑溫病脈當陰陽俱浮洪而不言者蓋脫簡也

此分五邪之脈也

行抂諸經不知何經之動也各隨其經所抂而取之

行抂諸經謂一太陽二陽明三少陽四太陰五少陰

六厥陰也五邪雖各有其脈然有傳經不同脈必爲之變如入陰經則陽邪亦得陰脈入陽經則陰邪亦得陽脈之類故又當審所在之經而取之不徒執五邪本脈也此答其脈有變之義

傷寒有汗出而愈下之而死者有汗出而死下之而愈者何也然陽虛陰盛汗出而愈下之即死陽盛陰虛汗出而死下之而愈

傷寒該五邪而言陽表也謂三陽經陰裏也謂三陰

經與臟腑蓋經脈以三陽爲表三陰爲裏而以臟腑較經脈則尤爲裏也虛者正氣虛也素問謂邪之所湊其氣必虛是也盛者正氣并也邪在表正氣必并於裏故曰陽虛陰盛汗之則邪外洩而正氣伸故愈下之則邪內陷而正氣奪故死邪在裏正氣必并於表故曰陽盛陰虛汗之則邪外擴而正氣散故死下之則邪內奪而正氣回故愈此詳傷寒治法也

寒熱之病候之如何也然皮寒熱者皮不可近席毛髮焦鼻槀不得汗肌寒熱者皮膚痛脣舌槀無汗骨發寒熱者病無所安汗注不休齒本槀痛

寒如憎寒畏風洒淅之類熱謂發熱也傷寒諸病必有寒熱然有淺深之不同皮毛者肺之合其地至淺凡邪在三陽多發皮寒熱不可近席皮痛也鼻者肺之候槀枯也肌膚者脾之合其地次深凡邪傳三陰及在臟多發肌寒熱脣舌脾之候以上二者皆無汗蓋邪盛也骨者腎之合其地最深凡邪傳入臟多發

骨寒熱齒者腎之候汗注不休即亡陽也此從寒熱審候淺深之法

傷寒攷

靈樞寒熱病 皮寒熱者不可附席毛髮焦鼻槁腊音昔乾也不得汗取三陽之絡在表以補手太陰肌寒熱者肌痛毛髮焦而脣槁腊不得汗取三陽于下以去其血者陽經傳盡將入陰經故取其下下即足陽經足陰經之別絡骨寒熱者病無所安汗注不休齒未槁取其少陰于陰股之絡尚可治齒已槁死不治邪已入臟

熱病 熱病三日（邪在三陽）而氣口靜（氣口候陰經邪未入陰故靜）人迎躁者（人迎候陽經邪尚在陽故躁）取之諸陽五十九刺（兩手左右十二痏五指左右八痏足指亦八痏頭入髮左右六痏更入髮左右十痏耳及口下項中六痏自巔顖至天柱九痏共五十九穴）以瀉其熱而出其汗（在陽經宜汗）實其陰以補其不足者（故不可下）身熱甚陰陽皆靜者勿刺也（邪盛而脈反不應者死）所謂勿刺者有死徵也〇熱病已得汗而脈尚躁盛此陰脈之極也死（得汗不解是陰虛邪陷）其得汗而脈靜者生〇熱病者脈尚躁而不得汗者此陽脈之極也死（不能作汗是陽虛邪盛）脈盛躁得

汗靜者生

素問熱論今夫熱病者皆傷寒之類也（類字便該括風溫熱濕可見傷寒非專屬寒邪）或愈或死其死皆以六七日之間其愈皆以十日以上者何也曰巨陽者諸陽之屬也（巨陽即太陽爲衛陽所統屬）其脈連于風府（在後項）故爲諸陽主氣也（衛氣盛於太陽）人之傷于寒也（該五邪言）則爲病熱（故名熱病）熱雖甚不死（專在陽經雖重不死）其兩感于寒者必不免于死（兼陰經則重）〇傷寒一日巨陽受之（膀胱經）故頭項痛腰脊強（太陽經脈所行）二日陽明受之（胃經）陽明主

肉其脈俠鼻絡于目故身熱目痛而鼻乾不得臥也（陽明屬胃胃不和則臥不安以上二經皆主表）三日少陽受之（膽經）少陽主膽其脈循脇絡于耳故胸脇痛而耳聾（主半表半裏）三陽經絡皆受其病（言三陽皆遍也）而未入于臟者故可汗而已（案此三句不附厥陰後而獨附少陽後者因三陽傳遍從此即分三路也一路是仍傳經絡如四日太陰五日少陰六日厥陰是也一路是傳入腑如從太陽入膀胱腑即五苓抵當之證從陽明入胃腑即大小承氣之證惟膽爲清淨不受邪故少陽不傳膽腑仍傳胃腑是以傷寒裏證多在胃腑者以胃屬土爲萬物所歸也一路是傳入臟如從太陽入腎臟從陽明入脾臟從少陽入肝臟是也因陽經各有正絡內屬於腑又絡於臟故能傳入也凡此三路皆爲表

證傷寒表證至少陽而止裏證從少陽而起此少陽所以爲表裏之界而汗法下法皆由此分也內經將入臟之義推明於此可知三陽既遍即能入臟入腑不待六經傳盡矣臟字當兼腑言馬蒔汪昂皆指三陰經非是）四日太陰受之（脾經）太陰脈布胃中絡于嗌故腹滿而嗌乾五日少陰受之（腎經）少陰脈貫腎絡于肺繫舌本故口燥舌乾而渴（邪耗津液）六日厥陰受之（肝經）厥陰脈循陰器而絡于肝故煩滿而囊縮（案三陰爲表之裏因邪不入腑亦不入臟故遞傳三陰也三陰經亦有正絡屬臟絡腑從此入腑者尚可治入臟者死是以三陰經病亦用下法正欲驅在經之邪使從腑出）也三陰三陽五藏六府皆受病營衛不行五藏不通死

矣此答六七日死之義其不兩感于寒者即一日一經先三陽後三陰也七日巨陽病衰頭痛少愈馬蒔曰世有再傳太陽之說攷本篇及仲景傷寒論竝無此義乃成無己註釋之謬也由太陽以至厥陰猶入戸升堂以至於室厥陰之邪豈能超越數經再還太陽此蓋初時所感之邪尚未盡衰耳【案】邪氣傳經如水浸物先由外入漸漬於內其外仍溼故非內溼而外即乾也故傷寒雖入厥陰其太陽諸經之邪仍然未衰必俟七日經盡邪氣漸謝正氣來復仍從太陽先退亦如溼物水盡仍先乾外也是以太陽爲起病之始亦爲退病之始後世諸家謂邪傳他經則太陽無邪者非也八日陽明病衰身熱少愈九日少陽病衰耳聾微聞十日太陰病衰腹減如故則思飲食十一日少陰病衰渴止不滿舌

乾已而嚔嚔爲陽氣和利十二日厥陰病衰囊縱少腹微下大氣皆去病日已矣此答愈皆十日以上之義○治之各通其藏脈病日衰已矣藏兼府言脈兼三陽言通兼汗下言其未滿三日者可汗而已邪在陽經宜表卽陽虛陰盛汗出而愈也其滿三日者可泄而已三日後或入陰經或入腑或入臟皆宜下卽陽盛陰虛下之而愈也○熱病已愈時有所遺者何也餘邪復發熱甚而強食之故有所遺也若此者皆病已衰而熱有所藏熱邪未淨因其穀氣相薄兩熱相合故有所遺也餘熱得穀氣而復盛病熱少愈尚未淨盡食肉則復肉甚於穀故病復發多食

則遺肥甘能動內熱此其禁也○兩感于寒者病一日則巨陽與少陰俱病足太陽膀胱與足少陰腎爲表裏則頭痛口乾而煩滿二日則陽明與太陰俱病足陽明胃與足太陰脾爲表裏則腹滿身熱不欲食譫言三日則少陽與厥陰俱病足少陽膽與足厥陰肝爲表裏則耳聾囊縮而厥三日已遍然猶不死水漿不入不知人六日死必俟六日胃氣告絕乃死五藏已傷三陰經盡六腑不通三陽經盡營衛不行六經皆盡如是之後三日乃死何也言何以三日之後再俟三日也曰陽明者十二經脈之長也水穀之海營衛所出其血氣盛陽明多氣多血故不知

人水漿不入三日其氣乃盡故死矣再俟三日胃氣方絕故須六日【案】兩感證乃邪走交經別絡也別絡者太陽與少陰交經在飛揚大鍾陽明與太陰交經在豐隆公孫少陽與厥陰交經在光明蠡溝詳二十三二十六難兩感者乃受邪深重迅速不依傳經次第而直走別絡故令陰陽兩經表裏同病如一日太陽即由飛揚大鍾直走少陰之類餘倣此惟其直走別絡故太陽必兼少陰陽明必兼太陰少陽必兼厥陰毫不相混李東垣此事難知集謂太陽自背俞入少陰自鼻息入果爾則陰陽諸經何以不錯亂相兼邪皆杜撰臆說也況傳經次第一太陽二陽明三少陽四太陰五少陰六厥陰此淺深定法也兩感之三陽尚依此序獨少陰反移在太陰之前是陽經爲主而陰經隨之其爲邪從陽經別絡各走其陰經確無疑義矣內經仲景論傷寒皆言足經不言手經者蓋舉足經以該手經也如手之三陽從手走頭以交足之三陽從頭走

足是手陽經爲足陽經來路邪入手陽經輕則不能傳經重則必歸足陽經故言足之三陽即可該手之三陽也如足之三陰從足走胸以交手之三陰從胸走手是手陰經爲足陰經去路手陰經之邪不能逆入足陰經而順受足陰經之餘邪而已故言足之三陰即可該手之三陰也所以然者手經行于身半以上其經小而短足經統于全身其經大而長也劉草窗謂足太陽少陰屬水水得寒而冰足陽明太陰屬土土得寒而坼足少陽厥陰屬木木得寒而凋故寒熏傷之手太陽少陰屬火手少陽厥陰屬相火火得寒而愈烈手陽明太陰屬金金得寒而愈堅故寒不能傷劉論妄誕世多奇之然獨不曰火得寒而滅耶且內經論傷寒有暑病獨不曰金得火而化耶此皆五行家鑿空腐談不足取也○凡病傷寒而成溫者成字當作屬字解猶云傷寒病屬溫邪者先夏至日者爲病溫後夏至日者爲病暑暑與此處當有溫字則下文皆字方有著落汗皆出勿止暑與溫皆陽邪不閉腠理故自多汗【案】溫當在春月用事因春有餘寒故春前病者爲中風交夏則與熱相兼故夏至前爲溫病夏至後純是暑氣用事故爲暑病仲景名爲中暍此節分出溫與暑可知傷寒一證不專屬寒邪矣

〔評熱病論〕有病溫者汗出輒復熱而脈躁疾不爲汗衰汗出脈不靜狂言不能食病名陰陽交交爭也猶兵家戰陣謂之交鋒交者死也陰陽相爭則必相離人所以汗出者皆生于穀穀生于精汗本穀氣所生精即正氣今邪氣交爭于骨肉骨屬裏陰也肉屬表陽也邪正相爭在此而得汗者是邪卻而精勝也卻退敗也精勝則當能食而不復熱邪從汗解病當自愈復熱者邪氣也汗者精氣也今汗出而輒復熱者是邪勝也汗不解邪反耗正氣不能食者精無俾也俾當作裨助益也言不能助益正氣病而留者其壽可立而傾也且夫熱病論曰汗出而脈尚躁盛者死今脈不與汗相應此不勝其病也其死明矣狂言者是失志神識爲邪所亂失志者死今見三死不見一生雖愈必死也雖論溫病其實諸邪皆然〔腹中論〕病熱者陽脈也內經人迎爲陽脈難經寸部爲陽脈詳二難以三陽之動也人迎一盛少陽二盛太陽三盛陽明用人迎脈察陽經病可知

診傷寒脈必用經脈部位法入陰也從陽經入陰經夫陽入于陰故病在頭與腹頭病爲陽經腹病爲入陰乃䐜脹而頭痛也〔風論〕風者善行而數變春風溫夏風熱長夏風溼秋風燥冬風寒故風爲六淫之長腠理開則洒然寒閉則熱而悶其寒也則衰食飲其熱也則消肌肉故使人怢慄音突栗而不能食名曰寒熱〔水熱穴論〕人傷于寒而傳爲熱何也曰夫寒盛則生熱也寒邪相傳尚成熱病何況暑溫諸邪故內經名爲熱病〔張機傷寒雜病論〕【案】仲景自序云撰用素問九卷八十一難陰陽大論胎臚藥錄并平脈證辨爲傷寒雜病

論可知傷寒金匱本是一書乃前論傷寒後論雜病耳晉時王叔和妄分爲二書又將痓溼暍歸入雜病謂傷寒專屬寒邪凡傷寒中之熱病皆從寒邪變來後人沿譌承謬將雜病二字刪去但名傷寒論其論雜病者名爲金匱其誤實始於此。

太陽之爲病，脈浮，頭項強痛而惡寒。例云尺寸俱浮者太陽受病當一二日發頭項痛腰脊強。傷寒三日，陽明脈大，身熱汗自出，不惡寒，反惡熱也。例云尺寸俱長者陽明受病當二三日發身熱目疼鼻乾不得臥。仲景陽明經病論原文闕失後世遂指胃家實爲陽明證殊不知胃家實是入腑之病非經病。少陽之爲病，口苦，咽乾，目眩也。例云尺寸俱弦者少陽受病當三四日發胸脇痛而耳聾。太陰之爲病，腹滿而吐，食不下，自利益甚，時腹自痛，若下之，必胸下結鞕。例云尺寸俱沈細者太陰受病當四五日發腹滿而嗌乾。少陰之爲病，脈微細，但欲寐也。例云尺寸俱沈者少陰受病當五六日發口燥舌乾而渴。厥陰之爲病，消渴，氣上撞心，心中疼熱，飢而不欲食，食即吐蚘，下之利不止。三陰雖屬裏然邪傳經盡法當自愈故不宜下若妄下之則變證生矣例云尺寸俱微緩者厥陰受病當六七日發煩滿而囊縮以上六經脈證與內經及傷寒例微有不同然必合觀始盡病情。○太陽病，太陽病證已詳上文凡風寒溼熱溫五邪皆從太陽先入故獨於太陽經詳之。發熱汗出，惡風脈緩者，名爲中風。厥陰脈緩是審經絡脈法中風脈緩是別五邪脈法。○太陽病，或已發熱，或未發熱，必惡寒，言或先熱後寒或先寒後

熱體痛，嘔逆，脈陰陽俱緊者，名曰傷寒。○太陽病，關節疼痛而煩，脈沈而細者，此名溼痺之候。溼家之爲病，一身盡疼，發熱，身色似熏黃。○太陽中熱者，暍是也。其人汗出惡寒，身熱而渴也。太陽中暍者，身熱疼重而脈微弱。○太陽病，發熱而渴，不惡寒者爲溫病。若發汗已，身灼熱者，名曰風溫。風溫爲病，脈陰陽俱浮，自汗出，身重，多眠睡，息必鼾，息有聲也。語言難出。以上傷寒五邪與難經相同觀仲景自序撰用有八十一難可知仲景之法實本於難經乃後世注傷寒者竟不引難經作証總因痓暍二條被叔和刪去遂沿譌不悟耳以上專論五邪獨病至於兩病相兼如風寒風溼溼溫之類詳在傷寒論中不能盡錄惟風溫並非兼病以風與溫皆屬春令也

王叔和曰：春氣溫和，夏氣暑熱，秋氣清涼，冬氣冷冽，此則四時之序也。四序之氣不同則五邪之感自然各別。冬時嚴寒，萬類深藏，君子固密，則不傷於寒，觸冒之者，乃名傷寒耳。獨提寒邪以釋傷寒之名歷來譌謬實始於此。其傷於四時之氣，皆能爲病。故仲景名爲傷寒雜病論刪雜病二字括四時之氣。以傷寒爲毒者，以其最成殺厲之氣也。寒邪只比諸邪較重耳並非寒能變作諸邪也。中而即病者，名曰傷寒。中風中溼中熱風溫

(皆是即病豈獨傷寒)不即病者寒毒藏於肌膚至春變爲溫病至夏變爲暑病(寒爲殺厲之氣一入肌膚則必與正氣相爭而病作何待春夏若能待至春夏便是微邪必不能變溫暑)不暑病者熱極重於溫也是以辛苦之人春夏多溫熱病皆由冬時觸寒所致非時行之氣也(內經曰動作以避寒陰居以避暑辛苦人終歲動作寒邪斷不能藏肌膚然春夏多病溫熱者正由春夏勤勞不能陰居易犯當時之溫暑即是時行之氣)今按採仲景舊論擬防世急也(原文謬妄尚多不能備述今節取數條附此以明後世專主寒邪錯亂仲景例義者皆叔和作偏也)

六氣攷

(素問)夫五運陰陽者天地之道也故在天爲氣(風熱溼燥寒)在地成形(木火土金水)形氣相感而化生萬物矣○甲己之歲土運統之乙庚之歲金運統之丙辛之歲水運統之丁壬之歲木運統之戊癸之歲火運統之(十幹五運以土爲尊從甲起數相生順輪至戊而止又從己起至癸而止故五行各得二幹)○子午之歲上見少陰(少陰司天陽明在泉)丑未之歲上見太陰(太陰司天太陽在泉)寅申之歲上見少陽(少陽司天厥陰在泉)卯酉之歲上見陽明(陽明司天少陰在泉)辰戌之歲上見太陽(太陽司天太陰在泉)巳亥之歲上見厥陰(厥陰司天少陽在泉)少陰所謂標也(標猶始也)厥陰所謂終也(十二辰六氣以少陰爲尊從子起數至巳而終又從午起至亥而終故六氣亦各得二辰)○厥陰之上風氣主之(風木)少陰之上熱氣主之(君火熱)太陰之上溼氣主之(溼土)少陽之上相火主之(相火暑)陽明之上燥氣主之(燥金)太陽之上寒氣主之(寒水)所謂本也(言天者求之本)是謂六元(即天之六氣)○應天爲天符(如土運之歲上見太陰運與司天相同故曰天符)承歲爲歲直(如金運臨申酉歲運與年辰相值故曰歲直又名歲會)三合爲治(火運上見少陰年辰臨午即戊午也土運上見太陰年辰臨丑未即己丑己未也金運上見陽明年辰臨酉即乙酉也五運六氣年辰俱會故曰三合)

○天垂象地成形七曜緯虛(日月五星)五行麗地地者所以載生成之形類也虛者所以列應天之精氣也地爲人之下太虛之中者也帝曰馮乎(馮通憑)曰大氣舉之也燥以乾之暑以蒸之風以動之溼以潤之寒以堅之火以溫之故令虛而化生也(西洋人謂地本合水土爲一球與日月五星分布空虛地球居中四面皆人物環居故有對足立之說今觀此論則軒岐早已知之矣蓋西洋是從周歷察知此形而下者謂之器也軒岐是從理氣悟出此形而上者謂之道也)○六節氣位何如顯明之右君火之位也(日出顯明在正東卯方其右即東南)君火之右退行一步相

火治之。正南復行一步。土氣治之。西南復行一步。金氣治之。西北復行一步。水氣治之。正北復行一步。木氣治之。東北復行一步。君火治之。東南相火之下。水氣承之。水位之下。土氣承之。土位之下。風氣承之。五運以土爲尊。義不可勝。故不曰木而曰風風位之下。金氣承之。金位之下。火氣承之。君火之下。陰精承之。六氣以少陰君火爲尊。義不可勝。故不曰水。而曰陰精亢則害。承乃制。六氣各專一令。常患太過。有所承以爲制。乃得其平○非其位則邪。當其位則正。邪則變甚。正則微。何謂當位。曰。木運臨卯。丁卯火運臨午。戊午土運

難經　卷五　五十八難　五十七

臨四季。甲辰甲戌己丑己未金運臨酉。乙酉水運臨子。丙子所謂歲會。氣之平也。此論歲直土運之歲。上見太陰。己丑己未火運之歲。上見少陽。戊寅戊申少陰。戊子戊午金運之歲。上見陽明。乙卯乙酉木運之歲。上見厥陰。丁巳丁亥水運之歲。上見太陽。丙辰丙戌天之與會也。故曰天符。此論天符天符歲會何如。曰。太一天符之會也。己丑己未戊午乙酉。乃天符歲會年辰三者皆同。卯前三合爲治也。太一者至尊無二之稱其貴賤何如。曰。天符爲執法。歲會爲行令。太一天符爲貴人。邪之中也。中執法者。其病速而危。此天符日得病中行令者。其病徐而持。此歲會日得病中貴人者。其病暴而死。此太一日得病○位有終始。厥陰風木主初氣。少陰君火主二氣。少陽相火主三氣。太陰溼土主四氣。陽明燥金主五氣。太陽寒水主六氣。一歲分爲六步。每氣一步。各治六十日餘八十七刻半。積六步而成歲。得三百六十五日有奇。此主時之定位也氣有初中。加臨之六氣。始於地之初氣。即木運。終於天之中氣。即水運。上下不同。客氣加於上。主氣主於下。應各不同求之亦異也○厥陰司天。其化以風。風淫少陰司天。其化以熱。熱淫太陰司天。其化以溼。溼淫少陽司天。其化以火。火淫陽明司天。其化以燥。燥淫太陽司天。其化以寒。寒淫以所臨藏位命其病者也。司天同候

難經　卷五　五十八難　五十八

間氣皆然。間氣何謂。曰。司左司右者。是謂間氣也。六氣以一氣司天。一氣爲司天左間。一氣爲司天右間。所謂面北而命其位也。以一氣在泉。一氣爲在泉左間。一氣爲在泉右間。所謂面南而命其位也何以異之。主歲者紀歲。間氣者紀步也。司天在泉主一歲之氣。間氣分主四時。以一歲分爲六步。六氣分治。周流循環。以應六節氣位○身半以上。其氣三矣。天之分也。天氣主之。心。小腸應少陰君火。肺。大腸應陽明燥金。心包。三焦應少陽相火身半以下。其氣三矣。地之分也。地氣主之。脾。胃。應太陰溼土。肝。膽。應厥陰風木。腎。膀胱。應太陽寒水。或謂身半以上爲司天同左右間三氣。身半以下。爲在泉同左右間三氣。亦通以名命氣。六元所屬之氣以氣命處。臟腑經脈之處而

言其病合氣與處而定其病半所謂天樞也此釋半字之義以天樞穴分其上下○
初氣終三氣天氣主之司天主上半歲勝之常也司天常勝在泉四氣
盡終氣地氣主之在泉主下半歲復之常也上半歲常勝則下半歲必報復有
勝則復無勝則否勝至則復無常數也衰乃止耳氣衰則勝
復皆自止復已而勝不復則害此傷生也不能復則氣竭矣故有勝不可無復
○天地之數起于上而終于下起司天終在泉歲半之前天氣
主之司天主大寒至小暑歲半之後地氣主之在泉主大暑至小寒上下交
互氣交主之春氣始于下從下而升秋氣始于上從上而降夏氣

始于中由中達外冬氣始于標由外斂內以上四句即交互也故至高之地
冬氣常在崇高則陰氣治之故西北高燥反多寒至下之地春氣常在汙下
則陽氣治之故東南卑溼反多熱○論言人迎與寸口相應若引繩小
大齊等命曰平人迎寸口已詳三難然六氣之三陽亦以人迎爲候六氣之三陰亦以寸口爲
候陰之所在寸口何如專問三陰故獨舉寸口下文亦專以三陰爲答曰北政
之歲甲己二歲爲南政餘皆爲北政五運以甲己土爲尊六氣以少陰君火爲尊少陰在泉
則寸口不應北政寸主在泉尺主司天五運之中惟少陰不司氣化故不應厥陰在泉
則右不應少陰間氣在右太陰在泉則左不應少陰間氣在左南政之
歲少陰司天則寸口不應南政寸主司天尺主在泉厥陰司天則右
不應少陰間氣在右太陰司天則左不應少陰間氣在左以上專論少陰尺候
何如曰北政之歲三陰在下在泉則寸不應三陰在上司天
則尺不應南政之歲三陰在天司天則寸不應三陰在泉
則尺不應左右同謂間氣也以上兼論三陰細玩本文並無一語道及三陽亦無一語道及
人迎是寸口候陰人迎候陽其義甚明可見人迎是頸
旁動脈並非左寸動脈馬元臺引此作左人迎右氣口
之證則誤矣此論所分左右亦如十九難左得之病在
左右得之病在右之類所謂不應者非無脈也謂脈
有時不當應如秋冬寸口微大若南
政少陰司天則寸不當應餘倣此

案傷寒一證內經原名熱病難經始名傷寒仲景作
傷寒雜病論自謂撰用素問九卷及八十一難可知
仲景是合內經難經集其大成也故六經次序皆與
內經同而中風傷寒溼病中熱溫病五者皆與難經
同自晉王叔和錯解義例專取寒邪立說將中溼中
熱一概刪去謂應當別論而五邪之義始與難經異
矣後世注家自成無己以下凡百餘種大抵沿譌者
固而不通攻辨者泛而不切遂使有用之書終歸無

用總由不信難經之過也試以此章詳論之」第一節揭明傷寒之邪氣內經司天在泉有風木有熱君火有暑相火有溼土有燥金有寒水是謂六氣六氣太過應於經脈足厥陰少陽主風手太陽少陰主熱手厥陰少陽主暑足太陰陽明主溼手太陰陽明主燥足少陰太陽主寒是謂六淫六淫分時應於五臟肝主春溫卽風木也心主夏熱合君相二火爲一也脾主四季溼肺主秋燥腎主冬寒是謂五邪傷寒者卽

四時之五邪各自爲病也然五邪春溫只是一氣而傷寒則分風與溫爲二且四時有秋燥而傷寒無之何也蓋春主風令爲百邪之長善行而數變者也春半以前去寒未遠風從寒化故曰中風春半以後氣候已熱風從熱化故曰溫病又曰風溫內經謂夏至以前爲溫病正指春半以後之氣耳是以春風之邪分爲兩病有從寒從熱之別也秋主燥令秋半以前暑熱未除感其邪者卽與中熱同秋半以後涼風四

起感其邪者卽與傷寒同是以傷寒不言燥病因分并於熱病寒病之中也可知傷寒有五卽是內經之六淫特論氣之遞嬗則當分爲六而論病之已成則止括爲五耳然則首節傷寒有五之說洵足補內經熱病之缺略作仲景傷寒之確據矣乃從古至今註傷寒者但各騁臆說毫不引及殊可怪也夫邪既有五而獨以傷寒爲名者亦如內經獨名熱病乃舉一以例其餘譬如魯史但以春秋爲名其實冬夏之事

亦無不紀也王叔和不知諸邪皆各以其時爲病妄謂溫熱俱從寒邪變來是猶釋魯史者謂有春秋而無冬夏直齊東野人之語矣」第二節分別邪氣之脈法凡邪之所入皆先從毫毛客於經絡自當取經絡部位爲診法（詳二難三難）內經察三陽於人迎察三陰於氣口難經取寸候陽經尺候陰經然則所謂陰陽卽脈位之尺寸也今攷仲景傷寒亦有陰陽俱緊諸論可知仲景脈法亦與難經同特難經所用字義間有

小異又脫失溫病脈法耳王叔和妄分左爲人迎右爲氣口後世粗淺者流又不識經脈部位遂指陰爲沈分陽爲浮分殊不知浮分沈分是經脈之淺深當於指法輕重求之若此節所論乃邪氣之寒熱當於形象前後求之二者固判然不同也第三節渾舉病傳之經隧夫五邪皆爲外感有入孫絡者詳二十七二十八難有入手經者有入足經而不傳經者皆不得爲傷寒惟入足經而又傳經者乃成傷寒耳傳經次第內經

已詳故難經不復重贅但以行在諸經數語揮括其大概蓋風寒兩邪固能從太陽而入以次傳於各經溼熱溫三邪亦能從太陽而入以次傳於各經斷無太陽只受風寒不受溼熱溫之理亦斷無風寒能傳經而溼熱溫獨不傳經之理觀仲景立方發表有涼劑熱劑之不同則外入者必非獨止寒邪治裏亦有涼劑熱劑之不同則傳經者必非盡變熱病此所謂隨經所在而取之也龎安時謂此三句言感異氣而變溫殊不可解第四節詳晰表裏之治法表裏之論諸家紛紜不一攷之內經惟在三陽者爲表過三陽卽是裏裏證有三法一是傳三陰而不入腑臟卽六經傳盡自愈也自愈則不可下不愈則必用下一是從三陰入腑臟卽諸下證也一是三陽甫遍不傳三陰卽入胃腑仲景所謂胃家實是也因原文缺失陽明經病一篇後人遂妄以此篇補之殊不知此篇論下法乃腑病非經病也汗下二法內經已詳故此節

只渾舉大意而已第五節診察病邪之輕重蓋從寒熱淺深處而更致其審慎也難經於傷寒診治可謂理精義該矣後世注家不求之於內經難經輒竄改仲景原文曲爲之解究竟紙上談兵無濟實用是以傷寒一書幾與王莽安石之官禮同誚也竊不自揣嘗著傷寒金匱合注容當就正焉

五十九難

五十九難曰狂癲之病何以別之然狂疾之始發少臥而不飢自高賢也自辯智也自倨貴也妄笑好歌樂妄行不休此處脫其脈三部陰陽俱盛八字是也癲疾始發意不樂僵仆直視其脈三部陰陽俱盛當是微字是也

狂爲陽疾故證皆有餘而主動癲爲陰疾故證皆不足而主靜三部寸關尺也詳十八難陰陽浮沈也詳四難俱盛當是狂脈癲脈當是俱微必有譌脫

狂癲攷

靈樞癲狂癲疾始生先不樂頭重痛視舉瞳子高也目赤甚作極已發甚自愈而煩心將愈則見煩心候之于顏天庭也取手太陽支正小海手陽明偏歷溫溜二穴太陰太淵列缺二穴血變而止○癲疾始作而引口喎斜啼呼喘悸者發時有聲如今所謂羊癇之類候之手陽明太陽穴見上左強者攻其右右強者攻其左繆刺法血變乃止○癲疾始作先反僵頗似痙病因而脊痛候之足太陽委陽飛揚僕參金門四穴陽明三里解谿二穴太陰隱白公孫二穴手太陽穴見上血變而止

○治癲疾者常與之居察其所當取之處未發時先辨明血絡諸穴病至及其已發視之徧視諸穴有過者瀉之刺取血絡置其血于瓠壺之中匏也俗名壺蘆至其發時癲疾常有定期可以預知血獨動矣匏中之血必動此即病根也去則愈不動若匏中之血不動是所取之血尚非病根灸窮骨二十壯窮骨者骶骨也長強穴伏地取之既灸後再依上法視取血絡○骨癲疾者顑齒諸腧分肉顑頷通皆滿而骨居去聲高也骨皆高起言汗出煩悗嘔多沃沫氣下泄不治○筋癲疾者身倦攣急大言脈刺項大經之大杼脈穴在項後第一椎兩旁去脊各一寸半嘔多沃沫氣下泄不治○脈癲疾者暴仆四肢之脈皆脹而縱懈弛脈滿盡刺之出血盡取滿處血絡不滿灸之挾項太陽天柱穴項後髮際大筋外陷中灸帶脈于腰足少陽帶脈穴相去三寸諸分肉本輸季脇下一寸八分乃諸經分肉本穴嘔多沃沫氣下泄不治○癲疾發如狂者死不治元氣已竭陰極似陽故○狂始生先自悲也此篇狂證與熱邪發狂不同即今所謂瘋狂也瘋狂始發必先啼哭故云自悲喜忘苦怒喜字苦字作好字解善恐者得之憂飢治之取手太陰陽明穴見上血變而止○狂始發少臥不飢自高賢也自辯智也自尊貴也善罵詈日夜

不休治之取手陽明太陽太陰穴見上舌下廉泉穴少陰神門少衝二穴視之盛者皆取之不盛釋之也○狂言驚善笑好歌樂妄行不休者得之大恐治之取手陽明太陽太陰穴見上○狂目妄見耳妄聞善呼者少氣之所生也少氣馬蒔注氣衰攖目耳呼三陰孩之當是少陽膽經所生病治之取手太陽太陰陽明足太陰頭兩顑穴見上○狂者多食善見鬼神善笑而不發于外者得之有所大喜治之取足太陰太陽陽明後取手太陰太陽陽明穴見上○狂而新發未應如此者狂病尚輕

刺不宜甚先取曲泉左右動脈足厥陰穴及盛者他處血絡見血有頃已不已以法取之即置瓠壺驗血之法灸骨骶二十壯見上

素問通評虛實論 癲疾脈搏大滑久自已脈小堅急死不治此以正氣虛實言癲疾之脈虛則可治實則死此以邪氣虛實言

陽明脈解篇 足陽明之脈病惡人與火聞木音則惕然而驚鐘鼓不為動聞木音而驚者何也陽明者胃脈也胃者土也故聞木音而驚者土惡木也陽明主肉其脈血氣盛邪客之則熱熱甚則惡火陽明厥逆也則喘而惋氣高皃悶惋則惡人○或喘而死者或喘而生者何也厥逆連藏則死連經則生○病甚則棄衣而走登高而歌或至不食數日踰垣上屋所上之處皆非其素所能也病反能者何也四支者諸陽之本也陽盛則四支實實則能登高也熱盛于身故棄衣欲走也其妄言罵詈不避親疎而歌者何也陽盛則使人妄言罵詈不避親疎而不欲食不欲食故妄走也

病能論 有病怒狂者因怒而狂生于陽也陽氣者即衛氣凡人知覺運動皆

衛氣所用因暴折而難決故善怒也怫鬱不伸病名曰陽厥何以知之陽明者常動巨陽少陽不動案陽明有衝陽地倉大迎下關人迎氣衝諸脈皆動而不止故曰常動若足太陽僅止天窓委中崑崙足少陽僅止天容懸鐘聽會雖有動脈皆不及陽明為尤動故曰不動不動而動大疾不動者亦動甚而急所謂氣并于陽則狂也此其候也奪其食即已夫食入于陰長氣于陽清者雖為營陰而濁者實助衛氣故奪其食即已使之服以生鐵洛為飲洛當作落夫生鐵洛者下氣疾也降衛氣最捷方取鐵砧旁落鐵屑數兩煎水去滓頻服

奇病論 人生而有病巔疾者病名為胎病此得之在母腹

中時其母有所大驚氣上而不下精氣并居故令子發爲巓疾也巓當作癲蓋古字通用卽今世所謂癇證也凡孕婦受大驚及恚怒太甚者所生之子多發此病年壯亦不能除因得自胎中與生俱來也馬蒔注頭頂諸疾非是

案狂有數種有成於外因者如熱病發狂之類有成於內因者如瘀血發狂之類皆以足陽明胃經爲主有因恚怒而發者卽是陽厥有因憂思而得者必先悲而後狂今人謂之瘋癡則以手少陰經爲主陽明胃爲腑少陰心爲五臟之陽故狂爲陽疾也若癲疾卽今人所謂癇證其證多屬少陰腎及衝脈爲病故癲爲陰疾也此章分陰陽釋狂癲特舉大槪耳其實陰陽中又各自分陰陽也滑伯仁謂二十難之重陰重陽爲此章脫簡究屬太泥惟末句脈法不合必有譌脫

六十難

六十難曰頭心之病有厥痛有真痛何謂也

病逆於上爲厥病入於臟爲真如真臟脈見之意

然手三陽之脈受風寒伏留而不去者則名厥頭痛入連在腦者名真頭痛

此論頭有厥痛真痛之別也手三陽皆從手走頭逆行之脈也詳二十三難風寒該四時諸邪而言皆從經入者也入連謂從手太陽少陽連及足太陽少陽二經皆絡于腦也腦爲髓海亦名爲臟

其五藏氣相干名厥心痛其痛甚但在心手足靑者卽名真心痛其真心痛者真字下脫頭字旦發夕死夕發旦死

此論心有厥痛真痛之別也干犯也厥心痛者心包絡之病卽宗氣也但在心乃心臟也凡真痛者皆死末言心而不言頭蓋脫簡也

厥痛真痛攷

靈樞厥病　厥頭痛面若腫起而煩心取之足陽明太陰〇厥

頭痛。頭脈痛。心悲善泣。視頭動脈反盛者。刺盡去血。後調足厥陰。○厥頭痛。貞貞頭重而痛。貞貞堅固貌瀉頭上五行。中行督脈次兩行太陽又次兩行少陽行五。每行各五穴如督脈有上星顖會前頂百會後頂五穴太陽有五處承光通天絡郤玉枕左右共十穴少陽有臨泣目窗正營承靈腦空左右共十穴先取手少陰。後取足少陰。○厥頭痛。意善忘。按之不得。不知痛所取頭面左右動脈。後取足太陰。○厥頭痛。項先痛。腰脊爲應。痛連腰脊先取天柱。後取足太陽。○厥頭痛。頭痛甚。耳前後脈涌。有熱。一本熱字作動脈瀉出其血。後取足少陽。以上厥頭

痛六條案第一條由手少陰入手太陽第二條由手太陰入手陽明第三條由手厥陰入手少陽此手三陽來路受自手三陰然後逆行上頭也第四條由手陽明連足陽明第五條由手太陽連足太陽第六條由手少陽連足少陽此手三陽去路必交足三陽若不交則伏留作痛也細察病證便知○真頭痛。頭痛甚。腦盡痛。手足寒至節。手冷過肘足冷過膝死不治。真頭痛一條○頭痛不可取于腧者。有所擊墮。惡血在于內。若肉傷。痛未已。可則刺。則當作側言不刺肉傷處不可遠取也。瘀血頭痛不可刺腧○頭痛不可刺者。大痺爲惡。日作者。素問謂血痺爲患每日發作者可令少愈。只能略輕不可已。不能全愈○頭半寒痛。即偏頭風先取手少陽陽明。

後取足少陽陽明。穴見上以上頭痛餘論三條○厥心痛。與背相控。善瘈。搐搦如從後觸其心。傴僂者。腎心痛也。先取京骨崑崙。足太陽穴發鍼不已。取然谷。足少陰穴○厥心痛。腹脹胸滿。心尤痛甚。胃心痛也。取之大都太白。足太陰穴○厥心痛。痛如以錐鍼刺其心。心痛甚者。脾心痛也。取之然谷太谿。當是漏谷天谿之誤○厥心痛。色蒼蒼如死狀。終日不得太息。氣不伸也肝心痛也。取之行間太衝。足厥陰穴○厥心痛。臥若徒居。靜時心痛間。去聲靜時覺愈動作。痛益甚。動時痛甚色不變。肺心痛也。取

之魚際太淵。手太陰穴以上厥心痛五條案十難論十變有心邪自干心此篇厥心痛亦係五臟相干而無心自干心蓋十變是五臟平分此是專論心君與心包絡耳然有胃心痛者以胃近膻中宗氣也可知厥心痛皆宗氣爲病也○真心痛。手足青至節。青者必寒寒者必青前言寒至節此言青至節皆對舉之互文心痛甚。旦發夕死。夕發旦死。真心痛一條○心痛不可刺者。中有盛聚。不可取于腧。積聚心痛不可刺腧○腸中有蟲瘕。今謂之蠱及蛟蛕。音賄今謂之蛇蟲皆不可取以小鍼。即毫鍼心腸痛。言痛之位憹作痛。懊憹也痛之情腫聚往來上下行。痛之形痛有休止。痛之時腹熱。喜渴。涎出者。是蛟蛕也。自心腸痛至此是認蛟蛕

(之法)以手聚按。(四面撮按)而堅持之無令得移。(使蚊蝻不得往來上下行)以大鍼刺之。(大鍼尖如挺其鋒微圓)久持之蟲不動。乃出鍼也。恚腹憹痛(恚音烹擠也)形中上者。(此下有脫簡以上心痛餘論二條)

(素問舉痛論)人之五藏卒痛。何氣使然。曰經脈流行不止。環周不休。寒氣入經而稽遲。泣而不行。(泣同澀下同)客于脈外則血少。客于脈中則氣不通。故卒然而痛。(以上總論)寒氣客于脈外則脈寒。脈寒則縮踡。縮踡則脈絀急。絀急則外引小絡。(脈旁孫絡)故卒然而痛。得炅(音炯熱也)則痛立止。(溫能止痛一條)

因重中于寒則痛久矣。(復寒痛久一條)寒氣客于經脈之中。與炅氣相薄則脈滿。滿則痛而不可按也。寒氣稽留。炅氣從上。則脈充大。而血氣亂。故痛甚不可按也。(痛不可按二條)寒氣客于腸胃之間膜原之下。(膈間之膜膈肓之原)血不能散。小絡急引。(孫絡無血)故痛。按之則血氣散。(血行孫絡)故按之痛止。(按能止痛一條)寒氣客于俠脊之脈則深。(太陽督脈)按之不能及。故按之無益也。(按如未按一條)寒氣客于衝脈。衝脈起于關元。隨腹直上。(詳二十八難)寒氣客。則脈不通。脈不通則氣因之。故喘動應手矣。(喘奔也。腹痛氣動一條)寒氣客于背俞之脈。則血脈泣。脈泣則血虛。血虛則痛。其俞注于心。(太陽經有心俞)故相引而痛。按之則熱氣至。熱氣至則痛止矣。(背引心痛一條)寒氣客于厥陰之脈。厥陰之脈者。絡陰器繫于肝。寒氣客于脈中。則血泣脈急。故脇肋與少腹相引痛矣。(脇引少腹痛一條)厥氣客于陰股。寒氣上及少腹。血泣在下相引。故腹痛引陰股。(腹引股痛一條)寒氣客于小腸膜原之間。絡血之中。(入腑正絡)血泣不得注于大經。血氣稽留不得行。故宿昔而成積矣。(昔垢)

(也。痛久成積一條)寒氣客于五藏。厥逆上泄。(氣上耗也)陰氣竭。(謂臟氣)陽氣未入。(謂衞氣)故卒然痛死不知人。氣復反則生矣。(痛死復甦一條)寒氣客于腸胃。厥逆上出。故痛而嘔也。(痛而嘔一條)寒氣客于小腸。小腸不能成聚。(不能存物)故後泄腹痛矣。(痛而泄一條)熱氣留于小腸。腸中痛。癉熱焦渴。(中熱消液)則堅乾不得出。(燥屎)故痛而閉不通矣。(痛而便閉一條)

(奇病論)人有病頭痛以數歲不已。當有所犯大寒。內至骨髓。髓者以腦爲主。腦逆故令頭痛。齒亦痛。(齒爲骨餘)名曰厥

逆（髓病累腦並非由經直入故不同真痛而能數歲不已卽今所謂頭風）

案此章義本靈樞其頭痛獨言手三陽者蓋陰經不上頭惟陽經上頭凡頭痛皆屬陽經然足之三陽從頭走足其經順行順行者邪易去不得爲厥痛獨手之三陽從手走頭純是逆行逆行者邪難去始爲厥痛所以然者邪由手三陽逆上必交足三陽順下方有去路因伏畱不交止而爲痛其痛常發與傷寒之暫痛者不同故曰厥也真頭痛乃手太陽之邪從足

太陽絡郤玉枕貫腦處直入其病與入臟同故重也厥心痛心字指心包絡卽膻中宗氣所謂諸邪在心者皆在心之包絡也（詳二十五難）心包居中馭外爲順若臟氣干心包是由外侵內則爲逆故亦名曰厥也但在心心字方指心之本臟所謂心臟堅固邪弗能傷傷則神去也至於痛所由起各有不同素問舉痛篇論之甚詳可爲厥痛廣其義故備録之自五十五難至此凡六章皆言病之虛實也

六十一難

六十一難曰經言望而知之謂之神聞而知之謂之聖問而知之謂之工切脈而知之謂之巧何謂也

神道妙而化也聖詣高而備也工純熟也巧精能也望與聞皆求之於微超乎形者也工與巧皆求之以實則狃於形矣此言藝有淺深非謂各止一能也

然望而知之者望見其五色以知其病聞而知之者聞其五音以別其病問而知之者問其所欲五味以知其

病所起所在也切脈而知之者診其寸口視其虛實以知其病病在何藏府也

五色肝青心赤脾黃肺白腎黑也五音肝呼爲角心笑爲徵脾歌爲宮肺哭爲商腎呻爲羽也五味肝酸心苦脾甘肺辛腎鹹也所起者病邪也所在者經絡臟腑也（詳十三十六三十四四十九難）寸口以尺寸診經脈藏數診臟氣也（詳二十五難）

經言以外知之曰聖以內知之曰神此之謂也

外者洞識於已然者也內者預識於未然者也

望聞問切攷兼詳十三難

靈樞本藏赤色小理者心小邪勿能傷易傷以憂粗理者心大憂不能傷易傷于邪無𩩲骭者𩩲音結骭音干胸下蔽骨心高悗而善忘難開以言𩩲骭小短舉者心下易傷外寒易恐以言𩩲骭長者心下堅臟安守固𩩲骭弱小以薄者心脆善病消癉熱中𩩲骭直下不舉者心端正和利難傷𩩲骭倚一方者心偏傾也操持不一○白色小理者肺小少飲不病喘喝粗理者肺大多飲善病胸痺喉痺逆氣巨肩反膺陷喉者肺高上氣喘欬

合腋張脇者肺下善脇下痛好肩背厚者肺堅不欬上氣肩背薄者肺脆消癉易傷背膺厚者肺端正和利難傷脇偏踈者肺偏傾也胸偏痛○青色小理者肝小無脇下病粗理者肝大逼胃迫咽苦膈脇痛廣胸反骹者肝高脇悗息賁合脇兔骹者肝下脇空易受邪胸脇好者肝堅臟安難傷脇骨弱者肝脆消癉易傷膺腹好相得者肝端正和利難傷脇骨偏舉者肝偏傾也脇痛○黃色小理者脾小臟安難傷粗理者脾大胗痛不能疾行揭脣者脾高胗引脇痛脣下縱者脾下加于大腸苦受邪脣堅者脾堅臟安難傷脣大而不堅者脾脆消癉易傷脣上下好者脾端正和利難傷脣偏舉者脾偏傾也善滿善脹○黑色小理者腎小難傷粗理者腎大腰痛不可俛仰高耳者腎高苦背膂痛耳後陷者腎下腰尻痛狐疝耳堅者腎堅不病腰背耳薄不堅者腎脆消癉易傷耳好前居牙車者腎端正和利難傷耳偏高者腎偏傾也苦腰尻痛以上五臟注用原文○肺應皮皮厚者大腸厚皮薄者大腸薄皮緩腹裏大者大腸大而長皮急者大腸急而短皮滑者大腸直皮肉不相離者大腸結○心應脉皮厚者脉厚脉厚者小腸厚皮薄者脉

薄脉薄者小腸薄皮緩者脉緩脉緩者小腸大而長皮薄而脉冲小者小腸短而小諸陽經脉皆多紆曲者小腸結○脾應肉肉䐃堅大者䐃音窘胃厚肉䐃麼者麼音摩細小也胃薄肉䐃小而麼者胃不堅肉䐃不稱身者胃下胃下者下脘約不利肉䐃不堅者胃緩肉䐃無小裹累者胃急肉䐃多少裹累者胃結胃結者上脘約不利也○肝應爪爪厚色黃者膽厚爪薄色紅者膽薄爪堅色青者膽急爪濡色赤者膽緩爪直色白無約者膽直爪惡

色黑多紋者膽結也○腎應骨密理厚皮者三焦膀胱厚粗理薄皮者三焦膀胱薄疎腠理者三焦膀胱緩皮急而無毫毛者三焦膀胱急毫毛美而粗者三焦膀胱直稀毫毛者三焦膀胱結也（以上六腑）

〔五味〕五色黃色宜甘青色宜酸黑色宜鹹赤色宜苦白色宜辛凡此五者各有所宜○五禁肝病禁辛心病禁鹹脾病禁酸腎病禁甘肺病禁苦○肝色青宜食甘秔米飯（秔粳米也）牛肉棗葵皆甘心色赤宜食酸小豆（本經作麻）犬肉

李韭皆酸脾色黃宜食鹹大豆豕肉栗藿皆鹹肺色白宜食苦麥羊肉杏薤皆苦腎色黑宜食辛黃黍雞肉桃葱皆辛（素問藏氣法時論亦有此條又曰肝苦急急食甘以緩之心苦緩急食酸以收之肺苦氣上逆急食苦以泄之腎苦燥急食辛以潤之意與此同惟脾苦溼急食苦以燥之與宜鹹不同）

〔通天〕凡五人者其態不同其筋骨氣血各不等而略言耳口弗能偏也太陰之人貪而不仁下齊湛湛（貌似謙下整齊無私）好內而惡出（內音納）心和而不發（緩慢）不務于時動而後之（必隨人後）○少陰之人小貪而賊心見人有亡常若有得好傷好害見人有榮乃反慍怒心疾而無恩○太陽之人居處于于（無爭）好言大事無能而虛說志發于四野（左傳裨諶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才性各有所蔽）舉措不顧是非為事如常自用事雖敗而無常悔○少陽之人諟諦（審慎）好自貴有小小官則高自宜好為外交而不內附○陰陽和平之人居處安靜無為懼懼（不為事擾）無為欣欣（不為物誘）婉然從物或與不爭與時變化尊則謙謙譚而不治（無為之意）是謂至治○古之善用鍼灸者視人五態乃治之

〔素問生氣通天論〕陰之所生本在五味陰之五宮（即藏）傷在五味是故味過于酸肝氣以津脾氣乃絕（酸生津木剋土）味過于鹹大骨氣勞短肌心氣抑（鹹輭堅水勝火）味過于甘心氣喘滿色黑腎氣不衡（甘滿中土剋水）味過于苦脾氣不濡胃氣乃厚（苦燥溼）味過于辛筋脈沮弛精神乃央（古通殃辛多散）

〔藏氣法時論〕辛散酸收甘緩苦堅鹹耎毒藥攻邪五穀為養五果為助五畜為益五菜為充氣味合而服之以補精益氣四時五藏病隨五味所宜也

〔疏五過論〕凡未診病．必問嘗貴後賤．雖不中邪．病從內生．名曰脫營．（心病則營血衰）嘗富後貧．名曰失精．（膏粱改藜藿則津枯）五氣留連．（四時五邪）病有所并．醫工診之．不在藏府．不變軀形．（初在孫絡故內外尙不見病）診之而疑．不知病名．身體日減．氣虛無精．病深無氣．洒洒然時驚．病深者．以其外耗于衞．內奪于營．良工所失．不知病情．此亦治之一過也．（不知早治之過）凡欲診病者．必問飲食居處．暴樂暴苦．始樂後苦．皆傷精氣．精氣竭絕．形體毀沮．暴怒傷陰．（血菀）暴喜傷陽．（氣散）厥逆上行．

滿脈去形．愚醫治之．不知補寫．不知病情．精華日脫．邪氣乃并．此治之二過也．（病成誤治之過）善爲脈者．必以比類奇恆從容．（素問有示從容論乃古法）知之．爲工而不知道．此診之不足貴．（知診法而不知道則其術粗淺）此治之三過也．（學識淺陋之過）診有三常．（先貴後賤先富後貧五氣留連三者常法）必問貴賤．封君敗傷．（失國）及欲侯王．（妄念）故貴脫勢．（失權）雖不中邪．精神內傷．身必敗亡．始富後貧．雖不傷邪．皮焦筋屈．痿躄爲攣．醫不能嚴．（不拂病人之意）不能動神．（精神不生）外爲柔弱．亂至失常．病不能移．則醫事不行．

此治之四過也．（枉道隨俗之過）凡診者．必知終始．（經脈終始）有知餘緒．（臟腑病能）切脈問名．當合男女．離絕菀結．（生離死絕恐鬱恨結）憂恐喜怒．（憂則氣結恐則氣下喜則氣散怒則氣升）五藏空虛．血氣離守．工不能知．何術之語．嘗富大傷．斬筋絕脈．（曾受劓刖諸刑）身體復行．令澤不息．（澤津也津不隨氣息流通）故傷敗結．（舊傷瘀結）留薄歸陽．膿積寒炅．粗工治之．亟刺陰陽．身體解散．四支轉筋．死日有期．醫不能明．不問所發．唯言死日．亦爲粗工．此治之五過也．（不識壞證之過）凡此五者．皆受術不通．人事不明也．故曰．聖

人之治病也．必知天地陰陽．四時經紀．五藏六府．雌雄表裏．刺灸砭石．毒藥所主．從容人事．以明經道．貴賤貧富．各異品理．問年少長．勇怯之理．審于分部．知病本始．八正九候．診必副矣．

〔徵四失論〕診不知陰陽逆從之理．此治之一失矣．受師不卒．妄作雜術．謬言爲道．更名自功．妄用砭石．後遺身咎．此治之二失也．不適貧富貴賤之居．坐之厚薄．（坐猶處也）形之寒溫．不適飲食之宜．不別人之勇怯．不知比類．足以自

亂，不足以自明，此治之三失也。診病不問其始憂患飲食之失節，起居之過度，或傷于毒，不先言此，卒持寸口，何病能中，妄言作名，為粗所窮，此治之四失也。是以世人之語者，馳千里之外，不明尺寸之論，診無人事，治數之道，從容之葆，坐持寸口，診不中五脈，百病所起，始以自怨，遺師其咎，是故治不能循理，棄術于市，妄治時愈，愚心自得，嗚呼，窈窈冥冥，孰知其道。

案 望聞問切，乃診病要法，不可偏廢，如扁鵲見齊侯而退走，是望色法，診簡子曰血脈治，是切脈法，太倉公知齊舍人奴有死徵，是從望色中得之，診濟北才人顏色不變，而曰脈當死，是又從切脈中得之，可知能望聞者，必能問切，能問切者，必能望聞，並非神只望色，聖只聞聲，工巧只問，疾切脈也，此章將四診分出高低，蓋謂造詣各有淺深，功夫各有難易耳。望色聞聲，是求之虛微，識於未然，其功最難，其詣最深，故曰神聖，問疾切脈，是求之形體，見於已然，其功較易，其詣較淺，故曰工巧，神聖者，不待用問切，但止望焉聞焉，即能洞察，工巧者，未嘗不用望聞，然必問焉切焉，始能自信也。內經望聞，非徒聲色而已，必有兼察形體性情之法，如陰陽五態之類，問疾亦不徒五味而已，必有兼詢人事苦樂之法，如富貴貧賤少長勇怯之類，此章特言大概耳，故節取內經諸論附之，以廣其義，至於切脈之法，已詳二十一難以前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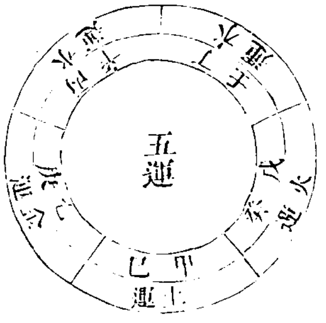
總論 笏 案自四十八難至此，凡十四章，皆論病能也，能音耐，古通用 夫人情百變，病能亦百變，或為虛，或為實，或為虛中之實，實中之虛，或為至虛似實，至實似虛，錯而綜之，不可勝窮，然所以察之者，實不外脈法診治，病名而已，故四十八難，先以三虛三實，總發明之，所謂三者，一曰診治，診治必先辨內因外因，故四十九難之正經五邪，次之內因本乎七情，外因本乎六氣，各有生剋輕重不同，故五十難之虛實賊微正又次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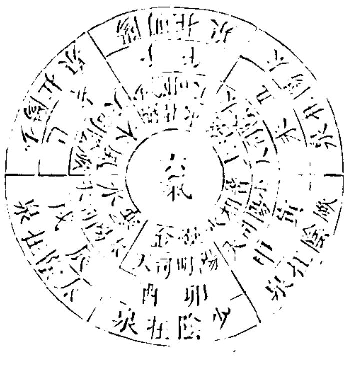
以上皆止言臟而腑可類推焉凡診治必別臟腑陰陽故五十一難之欲溫欲寒見人惡人與五十二難之臟靜腑動又次之診治必知生死難易故五十三難之七傳問臟與五十四難之傳勝傳子又次之以上皆止言臟腑而經絡可類推焉此診之虛實也二曰病名病名有由漸而成者五十五難之積聚五十六難之五積是也知積聚所由成則凡滿脹之屬可類推焉病名有由驟而得者邪犯於腑即五十七難

之五泄也邪犯於經即五十八難之傷寒也知五泄傷寒所由得則凡腑病經病之屬可類推焉病名有發於神志者五十九難之癲狂是也有發於形體者六十難之頭心痛是也知癲狂諸痛所由發則凡神志形體諸病可類推焉此病之虛實也三曰脈法已詳二十一難以前故不復贅夫如是則病能無遁情醫道之全功畢矣故六十一難復以神聖工巧之名總結之蓋欲學者知造詣之淺深庶可自勉也

五運六氣圖

五運輪值十干始於土以相生為次五歲一周十歲再周故每運得兩干主一歲之運土為南政餘北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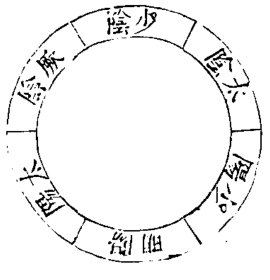




六氣輪值地支始少陰君火亦相生為次唯間相火於土金之間六歲一周十二歲再周故每氣得兩支

六氣以值年支者為司天面北而分左右其對為在泉面南而分左右司天主上半歲在泉主下半歲又以一歲分六步六氣分主之始在泉左間挨次順輪

司天在泉間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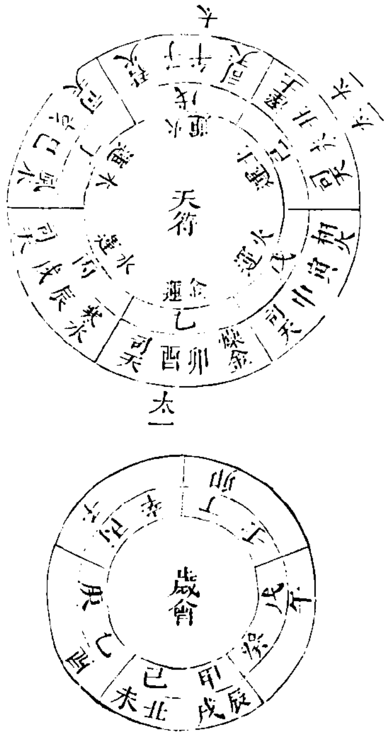


如少陰司天為三氣左間太陰為四氣右間厥陰為二氣陽明在泉為終氣左間太陽為初氣右間少陽為五氣太陰司天則太陽在泉厥陰為初氣餘倣此

天符歲會太一圖

司天與五運同氣謂之天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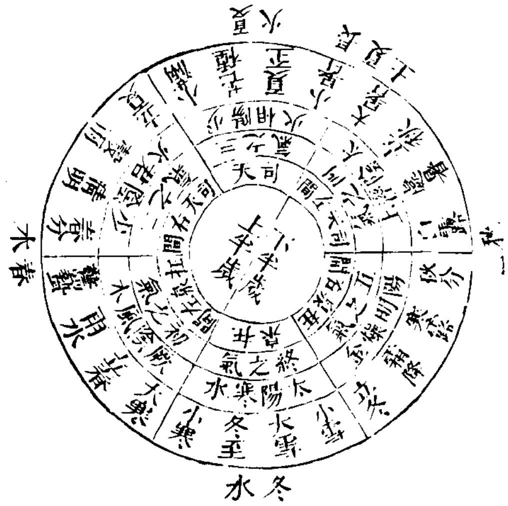
歲運値地支五行正地謂之歲會亦曰歲位



天符歲會相同謂之太一天符

子水旺卯木旺午火旺酉金旺四季土旺

主客六氣圖



外一層二十四節氣以定時者也外二層主氣也分司一歲六步之令每歲皆同者也內兩層客氣也以前篆四圖之法輪値之參以圖外時令一歲之氣候可知矣又以天干五運參加之六十年運氣皆可得矣○案主氣少陽太陰易位客氣不易

扁鵲脈書難經卷之六

安義 叔陵熊慶笏 輯注

六十二難

六十二難曰藏井滎有五府獨有六者何謂也然府者陽也三焦行於諸陽故置一俞名曰原府有六者亦與三焦共一氣也滎從水諸本誤作熒非是俞內經與腧輸通用

五謂井滎俞經合也六謂井滎俞原經合也因腑多原穴故問之三焦衛氣間行於腑者也行諸陽者衛氣盛於陽經也共一氣者三焦無腑合諸腑之氣為腑即衛氣之別使也詳三十一三十八難

五輸六輸攷

靈樞本輸 肺出于少商少商者手大指端內側也為井木溜于魚際魚際者手魚也為滎注于太淵太淵魚後一寸陷者中也為腧行于經渠經渠寸口中也動而不居為經入于尺澤尺澤肘中之動脈也為合手太陰經也○心出于中衝中衝手中指之端也為井木溜于勞宮勞

宮掌中中指本節之內間也爲滎注于大陵大陵掌後
兩骨之間方下者也爲腧行于間使間使之道兩筋之
間三寸之中也有過則至無過則止爲經過病也有病則脈見無病
不見入于曲澤曲澤肘內廉下陷者之中也屈而得之爲
合手少陰也此是手厥陰心包絡之經脈因包絡代心君用事凡心經治病必刺心包絡之經故
云手少陰詳二十五難〇肝出于大敦大敦者足大指之端及三
毛之中也爲井木溜于行間行間足大指間也爲滎注
于太衝太衝行間上二寸陷者之中也爲腧行于中封

中封內踝之前一寸半陷者之中使逆則宛馬蒔注謂逆其氣而
瀉之則宛宛中之穴可得究與下文不貫〔案〕宛當作菀言使鍼逆刺則氣鬱也使和則通搖足
而得之爲經入于曲泉曲泉輔骨之下大骨之上也屈
膝而得之爲合足厥陰也〇脾出于隱白隱白者足大
指之端內側也爲井木溜于大都大都本節之後下陷
者之中也爲滎注于太白太白腕骨之下也爲俞行于
商邱商邱內踝之下陷者之中也爲經入于陰之陵泉
陰之陵泉輔骨之下陷者之中也伸而得之爲合足太

陰也〇腎出于湧泉湧泉者足心也爲井木溜于然谷
然谷然骨之下者也爲滎注于太谿太谿內踝之後跟
骨之上陷中者也爲俞行于復溜復溜上內踝二寸動
而不休爲經前傍骨是復溜後傍筋是交信二穴止隔一筋入于陰谷陰谷輔
骨之後大筋之下小筋之上也按之應手屈膝而得之
爲合足少陰經也以上五臟陰經止有俞穴並無原穴故各止五穴陰經之井屬木以次生
滎火腧土經金合水〇膀胱出于至陰至陰者足小指之端也爲
井金溜于通谷通谷本節之前外側也爲滎注于東骨

東骨本節之後陷者中也爲俞過于京骨京骨足外側
大骨之下爲原行于崑崙崑崙在外踝之後跟骨之上
爲經入于委中委中膕中央爲合委而取之足太陽也
〇膽出于竅陰竅陰者足小指次指之端也爲井金溜
于俠谿俠谿足小指次指之間也爲滎注于臨泣臨泣
上行一寸半陷者中也爲俞過于邱墟邱墟外踝之前
下陷者中也爲原行于陽輔陽輔外踝之上輔骨之前
及絕骨之端也爲經入于陽之陵泉陽之陵泉在膝外

陷者中也爲合伸而得之足少陽也○胃出于厲兌厲兌者足大指內次指之端也爲井金溜于內庭內庭次指外間也爲滎注于陷谷陷谷者上中指內間上行二寸陷者中也爲俞過于衝陽衝陽足跗上五寸陷者中也爲原搖足而得之行于解谿解谿上衝陽一寸半陷者中也爲經入于下陵下陵膝下三寸䯒骨外三里也爲合復下三里三寸爲巨虛上廉復下上廉三寸爲巨虛下廉也大腸屬上上巨虛小腸屬下下巨虛足陽明胃脈

也大腸小腸皆屬于胃胃爲水穀之海故大小腸皆統于胃是足陽明也大腸小腸有從足陽明取穴下治之法○三焦者上合手少陽出于關衝關衝者手小指次指之端也爲井金溜于液門液門小指次指之間也爲滎注于中渚中渚本節之後陷者中也爲俞過于陽池陽池在腕上陷者之中也爲原行于支溝支溝上腕三寸兩骨之間陷者中也爲經入于天井天井在肘外大骨之上陷者中也爲合屈肘乃得之上言三焦之在手經者有六穴三焦下俞下言三焦之通足經者另一穴在于足大指

當作太陽之前少陽之後出于膕中外廉名曰委陽是太陽絡也手少陽經也取足太陽別脈爲手少陽下俞三焦者足少陽太陰當作太陽之所將猶云相將而行蓋手少陽上至頭郤交足少陽三焦主水道正與膀胱同氣太陽之別也上踝五寸別入貫腨腸出于委陽並太陽之正言委陽別脈與太陽入膕之正絡並行入絡膀胱約下焦實則閉癃虛則遺溺遺溺則補之閉癃則寫之三焦有從太陽取穴下治之法○手太陽小腸者上合手太陽出于少澤少澤小指之端也爲井金溜于前谷前谷在手外廉小指外側本節前陷者中

也爲滎注于後谿後谿者在手外側本節之後也爲俞過于腕骨腕骨在手外側腕骨之前爲原行于陽谷陽谷在銳骨之下陷者中也爲經入于小海小海在肘內大骨之外去端半寸陷者中也伸臂而得之爲合手太陽經也○大腸上合手陽明出于商陽商陽大指次指之端也爲井金溜于本節之前二間爲滎注于本節之後三間爲俞過于合谷合谷在大指岐骨之間爲原行于陽谿陽谿在兩筋間陷者中也爲經入于曲池在肘

外輔骨陷者中屈臂而得之爲合手陽明也(以上六腑陽經既有俞穴又有原穴故各有六穴陽經之井屬金以次生滎水俞木原經皆火合土篇中皆未敘及蓋省文耳)○是謂五臟六腑之腧五五二十五腧(臟腧各五)六六三十六腧也(腑腧各六)六府皆出足之三陽上合于手者也(從足陽明取上下巨虛合大小腸從足少陽太陽取委陽爲三焦下俞故云)

案井滎俞經合五穴皆刺衛之法臟各五腑獨加原爲六者因諸腑全憑三焦之氣爲用三焦卽原氣之別使原氣卽衛氣之別名是衛氣惟陽經爲最盛也陰經衛氣少治俞卽所以治原陽經衛氣多非治俞所能盡故復加一穴名曰原此氣盛所溢也因內經未曾明言故此章詳揭其義如此然衛出少陰之分爲腎間動氣此衛氣根本禁刺者也若俞原兩穴所取乃行於脈外與間行六腑之衛氣爲原氣之別使故不曰衛氣而曰三焦正欲明其非腎間動氣也觀行於諸陽與三焦共一氣等語其義甚明歷來注家不知此爲衛氣輒疑有缺誤則非矣(詳六十六難)

六十三難

六十三難曰十變言五藏六府滎合(滎合二字衍文)皆以井爲始者何謂也然井者東方春也萬物之始生諸蚑行喘息蜎飛蠕動當生之物莫不以春生故歲數始於春月數始於甲故以井爲始也(蚑音祇蜎音娟喘亦作喙蠕音耎亦作蝡月當作日)

蚑行有足喘息有音蜎飛有翼蠕動無足皆蟲豸之屬也言春爲歲首蟄蟲始振喻井爲五腧之始也

井始攷

(靈樞根結)太陽根于至陰(根字皆言井穴下同)結于命門命門者目也(睛明穴)陽明根于厲兌結于顙大顙大者鉗耳也(頭維穴)少陽根于竅陰結于窗籠窗籠者耳中也(聽宮穴)太陽爲開(陽之表主暴病)陽明爲闔(陽之中主痿疾)少陽爲樞(陽之裏主骨搖)○太陰根于隱白結于太倉(中脘穴)少陰根于湧泉結于廉泉(屬任脈)厥陰根于大敦結于玉英(屬任脈)絡于膻中太陰爲開(陰之表主膈諮洞泄)厥陰爲闔(陰之裏主氣絶喜悲)少陰爲樞(陰之中主下閉此段不言手經必有脫簡)○足太陽根于至陰溜于京骨(原穴)注于崑崙(經穴)入

于天柱(在頭)飛揚也(在足)足少陽根于竅陰溜于邱墟(原穴)注于陽輔(經穴)入于天容(當作天衝在頭)光明也(在足)足陽明根于厲兌溜于衝陽(原穴)注于下陵(當作解谿經穴)入于人迎(在頭)豐隆也(在足)手太陽根于少澤溜于陽谷(經穴)注于少海(合穴)入于天窗(在頭)支正也(在手)手少陽根于關衝溜于陽池(原穴)注于支溝(經穴)入于天牖(在頭)外關也(在手)手陽明根于商陽溜于合谷(原穴)注于陽谿(經穴)入于扶突(在頭)偏歷也(在手)此所謂十二經者盛絡皆當取之(此段不言六陰經必有脫簡)

案井穴在手足四末之地爲經脈之始凡陽脈皆從手足逆上至頭陰脈皆從手足逆上至胸與營行之有順逆者絕不相同觀內經根結篇所敘益知五腧所取皆是衞氣因衞陽必以四末爲根本也此章以歲數始春日數始甲釋井始之義是指陽氣起於四末而言卽內經所謂根也與六十五難平論五腧者不同故知滎合二字乃後人妄加耳

六十四難

六十四難曰十變又言陰井木陽井金陰滎火陽滎水陰俞土陽俞木陰經金陽經火陰合水陽合土陰陽皆不同其意何也

陰謂手足三陰脈陽謂手足三陽脈陰井始木陽井始金故滎俞經合之五行亦各不同

然是剛柔之事也陰井乙木陽井庚金陽井庚庚者乙之剛也陰井乙乙者庚之柔也乙爲木故言陰井木也庚爲金故言陽井金也餘皆倣此

剛陽也柔陰也十幹五行甲乙木丙丁火戊己土庚辛金壬癸水十幹陰陽甲丙戊庚壬爲陽乙丁己辛癸爲陰十幹剛柔截甲乙丙丁戊之前五幹配以己庚辛壬癸之後五幹也陰井屬陰幹而主臟故取前五幹除甲之陽木而從乙之陰木始以次而陰滎丁火陰俞己土陰經辛金陰合癸水陽井屬陽幹而主腑故取後五幹除己之陰土而從庚之陽金始以次

而陽滎壬水陽俞甲木陽經丙火陽合戊土皆循環順數陰陽相對故曰剛柔之事也

補原穴攷 陰井乙陽井庚見六十二難

靈樞順氣一日分四時 諸原安合 原穴屬何五行 以致六輸曰原獨不應五時以經合之 陽之經穴屬火原亦屬火 以應其數故六六三十六腧 此章未敘及原穴所屬五行故錄此補之

案靈樞本輸篇亦謂陰井木陽井金獨滎俞經合四穴未曾言及蓋因載在十變而今亡矣此章詳爲述

敘洵足補內經之闕篇中雖以剛柔爲解然五行次第皆一氣順生正與所出所溜所注所行所入之義相同可知所出卽所溜之母所注卽所溜之子特借五行之名爲用鍼者立補瀉之準則耳惟三陽多一原穴未詳五行所屬後世鍼灸諸書謂陽脈之俞卽爲原今攷靈樞始知陽脈之原當與經穴同論若六十六難所謂以俞爲原者乃指陰脈也

六十五難

六十五難曰經言所出爲井所入爲合其法奈何然所出爲井井者東方春也萬物之始生故言所出爲井也所入爲合合者北方冬也陽氣入藏故言所入爲合也 藏平聲

出者發源之地入者斂聚之處四方始於東而終於北四時始於春而終於冬始生者陰隨陽出也入藏者陽隨陰入也此釋始井終合之義

井合春冬攷 井詳六十三難

靈樞邪氣藏府病形 五藏六府之氣滎輸所入爲合令何道從入曰此陽脈之別入于內屬于腑者也 十二經各有正絡入屬臟腑詳二十六難獨言腑者蓋諸府之氣卽是三焦爲衛氣之榮輸別使衛氣獨盛於陽經故五腧所刺皆衛氣也 治外經 經脈之病 合治內府 六腑之病 胃合于三里穴 陽明本經合穴 大腸合入于巨虛上廉小腸合入于巨虛下廉三焦合入于委陽 大腸小腸從足陽明取治三焦從足太陽取治詳六十二難 膀胱合入于委中央 太陽本經合穴 膽合入于陽陵泉 少陽本經合穴

（素問四氣調神大論）春三月此謂發陳天地俱生萬物以榮夜臥早起廣步于庭被髮緩形以使志生生而勿殺予而勿奪賞而勿罰此春氣之應養生之道也○夏三月此謂蕃秀天地氣交萬物華實夜臥早起無厭于日使志無怒使華英成秀使氣得泄若所愛在外此夏氣之應養長之道也○秋三月此謂容平天氣以急地氣以明早臥早起與雞俱興使志安寧以緩秋刑收斂神氣使秋氣平無外其志使肺氣清此秋氣之應養收之道也○

冬三月此謂閉藏水冰地坼無擾于陽早臥晚起必待日光使志若伏若匿若有私意若已有得去寒就溫無泄皮膚使氣亟奪此冬氣之應養藏之道也

案此章頗同六十三難然彼論全經所起故專言井而不言合此論四末五腧僅肘膝一隅之地故言井而幷言合所入為合取象於冬者以經脈各有正絡從此內屬臟腑有歸藏之義焉觀此則所溜象夏所注象長夏所行象秋可以類推

六十六難

六十六難曰經言肺之原出於太淵心之原出於大陵肝之原出於太衝脾之原出於太白腎之原出於太谿少陰之原出於銳骨膽之原出於丘墟胃之原出於衝陽三焦之原出於陽池膀胱之原出於京骨大腸之原出於合谷小腸之原出於腕骨十二經皆以俞為原者何也

陰經以俞為原穴惟陽經則另置一原（詳六十二難）

大陵本手厥陰包絡之穴因包絡為相火代心君用事故為心之原少陰心之經也心臟雖不可病而其經則病故不曰心而曰少陰銳骨即神門穴

然五藏俞者三焦之所行氣之所留止也三焦所行之俞為原者何也然臍下腎間動氣者人之生命也十二經之根本也故名曰原三焦者原氣之別使也主通行三氣經歷於五藏六府原者三焦之尊號也故所止輒為原五藏六府之有病者皆取其原也（齊同臍）

三焦卽衛氣也衛氣間行臟腑而外屬諸經故曰三焦所行氣所留止也獨言五臟者省文也腑下動氣謂衛出下焦少陰之分卽原氣也名曰原者因衛氣又稱原氣故所留止之兪卽以原名之別使謂衛氣間行乃氣之別出爲用者也三氣謂上焦中焦下焦也經歷卽間行也取其原謂刺取衛氣也

十二原攷 六腑原兪詳六十二難

靈樞九鍼十二原 五藏有六府六府有十二原十二原出于四關兩手肘兩足膝爲四關節凡井滎諸穴皆手不過肘足不過膝四關主治五藏五藏有疾當取之十二原十二原者五藏之所以稟三百六十五節氣味也天食人以五氣是生宗氣地食人以五味是生營血合天氣地氣是生衛氣衛陽起於四末通行三百六十五穴陽中之少陰肺也居上應秋其原出于太淵太淵二陽中之太陽心也居上應夏其原出于大陵大陵二陰中之少陽肝也居下應春其原出于太衝太衝二陰中之至陰脾也居中受物其原出于太白太白二陰中之太陰腎也居下應冬其原出于太谿太谿二諸穴有左右故各二膏之原出于鳩尾鳩尾一一名尾翳一名䯏骬在臆前蔽骨下五分形如鳩尾肓之原出于脖胦脖胦一一名下氣海一名下肓臍下一寸宛宛中兩穴皆在中故各止一穴凡此十二原者主治五藏六府之有疾者也

案六十二難論腑腧另置原穴此章論臟以兪爲原兼釋原氣之義也三焦爲原氣之別使卽衛氣間行臟腑者也原氣爲三焦之尊號卽衛出下焦少陰之分所謂腎間動氣也難經名衛氣爲原氣其義蓋本於此前節十二原本述古經成語兼五臟六腑並敘次節獨言五臟兪乃舉臟以該腑也靈樞十二原無少陰因心經取手厥陰同治也難經有心復有少陰因手少陰與手厥陰本分兩經各治也鳩尾是心前蔽骨炙法所禁脖胦近腎間動氣爲生氣之海若非軒岐大神手斷不可鍼觀秦之醫緩論晉侯疾在肓上膏下攻達藥皆不可爲可知鳩尾脖胦二穴自古爲難故難經不載蓋慎之也

六十七難

六十七難曰五藏募皆在陰而俞在陽者何謂也然陰病行陽陽病行陰故令募在陰俞在陽也

五臟該六腑而言募與俞臟腑空穴之總名陰腹也陽背也在腹爲募猶召募之募言此呼而彼應也在背爲俞內經作輸猶轉輸之輸言挹此而注彼也與井滎俞經合之俞不同陰病行陽者從內而之外也陽病行陰者從外而之內也內取諸募此臟腑所近也外取諸俞此經脈所通也

募俞陰陽攷

靈樞背俞　背中大腧在杼骨之端大杼穴夾脊第一椎肺腧在三焦之間焦當作椎餘同心腧在五焦之間膈腧在七焦之間膈卽膻中心包絡肝腧在九焦之間脾腧在十一焦之間腎腧在十四焦之間皆挾脊相去三寸所以脊骨中行爲主左右各離中行一寸半合計相去三寸則欲得而驗之按其處應在中而痛解乃其腧也灸之則可刺之則不可氣盛則寫之虛則補之以火補者毋吹其火須自滅也待火自熄以火寫者疾吹其火傳其艾傳換相繼須其火滅也每換必疾吹滅

素問金匱真言　夫言人之陰陽則外爲陽內爲陰言人身之陰陽則背爲陽腹爲陰言人身之臟腑中陰陽則臟者爲陰腑者爲陽所以欲知陰中之陰陽中之陽者何也爲冬病在陰寒令夏病在陽熱令春病在陰尚有餘寒秋病在陽尚有餘熱皆視其所在或陽經或陰經爲施鍼石也用藥亦然

血氣形志篇　欲知背腧先度其兩乳間中折之對中摺取卽是三寸更以他草度其半已又對摺是一寸半卽以兩隅相拄也橫直兩隅如曲尺樣每隅各寸半乃舉以度其背三度字皆音鐸令其一隅居上齊脊大椎將一隅平第一椎橫放兩隅在下當其下隅者肺之俞也曲處一隅下卽第三椎復下一度心之俞也第五椎復下一度左角肝之俞也右角脾之俞也第七椎當是膈俞復下一度腎之俞也第九椎當是肝俞此五句必有錯誤

氣穴論　背與心卽胸相控而痛所治天突任脈穴結喉下四寸與十椎十椎是膽俞王冰疑七椎馬蒔謂大椎皆非及上紀兩乳中上紀者胃脘也太倉

胃募下紀者關元也臍下三寸小腸募背胸邪繫陰陽左右如此背胸控痛俞募皆取亦陰病行陽陽病行陰之法

甲乙經天杼在項第一椎下兩傍各一寸五分陷者中足太陽手太陽之會○肺俞在第三椎下○心俞在第五椎下○膈俞在第七椎下○肝俞在第九椎下○膽俞在第十椎下○脾俞在第十一椎下○胃俞在第十二椎下○三焦俞在第十三椎下○腎俞在第十四椎下○大腸俞在第十六椎下○小腸俞在第十八椎下○膀

胱俞在第十九椎下以上十二俞穴皆在背係足太陽膀胱經脈去脊兩傍各一寸五分○中府肺之募也一名膺中俞在雲門下一寸乳上三肋間陷者中動脈應手仰而取之手太陰經二穴○巨闕心募也在鳩尾下一寸任脈一穴○中脘一名太倉胃募也在上脘下一寸居心蔽骨與臍之中任脈一穴蔽骨卽鳩骭下至臍八寸太倉居其中為臍上四寸呂廣撰募腧經云太倉在臍上三寸非也○石門三焦募也一名利機一名精露一名丹田一名命門此後世所名在臍下二寸女子禁不可刺使人絕子任脈一穴○關元小腸募也一名次門在臍下三寸任脈一穴○中極膀胱募也一名氣原一名玉泉在臍下四寸任脈一穴○天樞大腸募也一名長谿一名谷門去肓俞一寸五分俠臍兩傍各二寸陷者中足陽明經二穴○期門肝募也在第二肋端不容傍各一寸五分上直兩乳足厥陰經二穴○日月膽募也在期門下一寸五分足少陽經二穴○章門脾募也一名長平一名脇窌在大橫外直臍季脇端足厥陰經二穴○京門腎募也一名氣府一名氣俞在監骨下腰中俠脊季肋下一寸八分足少陽經二穴

案俞穴有二一為井滎之俞在手足四末一為太陽之俞在背二者絕不相同此章是指太陽之俞也俞在背為陽主表係足太陽經脈凡病從外而之內者胥由此受故曰陽病行陰也募在腹為陰主裏乃諸穴近臟腑處凡病從內而之外者胥由此應故曰陰病行陽也臟腑各有俞募此章不言六腑省文也

六十八難

六十八難曰五藏六府皆有井滎俞經合皆何所主然經言所出爲井所流爲滎所注爲俞所行爲經所入爲合井主心下滿滎主身熱俞主體重節痛經主喘欬寒熱合主逆氣而泄此五藏六府井滎俞經合所主病也

主主治也井泉源始出也滎溪澗成流也俞水派趨注也經長川行歷也合衆流入匯也皆由小而大之意井木應風故主心下滿滎火應暑故主身熱俞土

應溼故主體重節痛經金應燥故主喘咳寒熱合水應寒故主逆氣而泄皆言臟以例腑也

五腧主治攷

（靈樞九鍼十二原）五藏五腧五五二十五腧六腑六腧六六三十六腧（素問臟腧五十腑腧七十二皆左右共計）經脈十二絡脈十五凡二十七氣以上下所出爲井所溜爲滎所注爲俞所行爲經所入爲合二十七氣所行皆在五腧也

（順氣一日分爲四時）肝爲牡藏也（牡陽）其色青其時春其日甲乙其音角其味酸心爲牡藏其色赤其時夏其日丙丁其音徵其味苦脾爲牝藏也（牝陰）其色黃其時長夏其日戊己其音宮其味甘肺爲牝藏其色白其時秋其日庚辛其音商其味辛腎爲牝藏其色黑其時冬其日壬癸其音羽其味鹹○藏主冬冬刺井色主春春刺滎時主夏夏刺輸音主長夏長夏刺經味主秋秋刺合是謂五變以主五輸○病在藏者取之井病變于色取之滎病時間時甚者取之輸病變于音者取之經經滿而血者病在

胃及以飲食不節得病者取之于合故命曰味主合

（案）經脈主治有三百六十五穴而又分五腧者乃刺衛之法也衛爲陽氣起於四末故井始於諸指間其源最小以次至合則漸大譬如涓涓不絶流爲江河故所出所流所注所行所入皆取象於水此內經難經之所同也惟五腧主病內經以井主臟滎主色輸主時經主音合主味與此章之義不同然內經論所主臟氣難經論所主病能二者正可互參也

六十九難

六十九難曰經言虛者補之實者瀉之不虛不實以經取之何謂也然虛者補其母實者瀉其子當先補之然後瀉之不虛不實以經取之者是正經自生病不中他邪也當自取其經故言以經取之（中去聲）

虛謂正衰也實內經作盛謂邪盛也所受生爲母補母即所以補子所生爲子瀉子即所以瀉母也先補所以固正後瀉所以袪邪此補瀉同用也（詳七十六難）正

經自病如恚怒傷肝之類（詳四十九難）自取其經者謂自病實則徒瀉不補自病虛則徒補不瀉也

虛實補瀉攷

（靈樞終始）陰盛而陽虛先補其陽後寫其陰而和之陰虛而陽盛先補其陰後寫其陽而和之（陰陽謂經脈也此兩經竝治法）病生于頭者頭重生于手者臂重生于足者足重治病者先刺其病所從生也病先起陰者先治其陰而後治其陽病先起陽者先治其陽而後治其陰（陰陽謂上下也此一經獨治法）

（經脈）肺手太陰之脈（此下所敘經脈病證已詳二十二二十三難故不錄）盛則寫之虛則補之（寸口大於人迎爲盛則瀉手太陰補手陽明寸口小於人迎爲虛則補手太陰瀉手陽明餘經做此）熱則疾之（急去其鍼爲瀉）寒則留之（久留其鍼爲補）陷下則灸之（用艾病）不盛不虛以經取之（只取本經爲治不治他經）盛者寸口大三倍于人迎虛者則寸口反小于人迎也（凡手經盛者脈必躁詳三難）○大腸手陽明之脈盛則寫之虛則補之熱則疾之寒則留之陷下則灸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盛者人迎大三倍于寸口虛者人迎反小于寸口也○胃足陽明之

脈盛則寫之虛則補之熱則疾之寒則留之陷下則灸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盛者人迎大三倍于寸口虛者人迎反小于寸口也○脾足太陰之脈盛則寫之虛則補之熱則去之寒則留之陷下則灸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盛者寸口大三倍于人迎虛者寸口反小于八迎也（太陰陽明皆用三倍相較）○心手少陰之脈盛則寫之虛則補之熱則疾之寒則留之陷下則灸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盛者寸口大再倍于人迎虛者反小于人迎也○小腸

手太陽之脈盛則寫之虛則補之熱則疾之寒則留之陷下則灸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盛者人迎大再倍于寸口虛者反小于寸口也○膀胱足太陽之脈盛則寫之虛則補之熱則疾之寒則留之陷下則灸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盛者人迎大再倍于寸口虛者人迎反小于寸口也○腎足少陰之脈盛則寫之虛則補之熱則疾之寒則留之陷下則灸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灸則強食生肉進食以生肌肉緩帶披髮大杖重履而步腎爲衞氣出入之地

故獨慎重之盛者寸口大再倍于人迎虛者寸口反小于人迎也少陰太陽皆用兩倍相較○心主手厥陰心包絡之脈盛則寫之虛則補之熱則疾之寒則留之陷下則灸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盛者寸口大一倍于人迎虛者寸口反小于人迎也○三焦手少陽之脈盛則寫之虛則補之熱則疾之寒則留之陷下則灸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盛者人迎大一倍于寸口虛者人迎反小于寸口也○膽足少陽之脈盛則寫之虛則補之熱則疾之寒則留之

陷下則灸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盛者人迎大一倍于寸口虛者人迎反小于寸口也○肝足厥陰之脈盛則寫之虛則補之熱則疾之寒則留之陷下則灸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盛者寸口大一倍于人迎虛者反小于人迎也厥陰少陽皆用一倍相較寸口候陰人迎候陽詳三難

[禁服]凡刺之理經脈爲始營其所行知其度量內刺五臟外刺六腑審察衞氣爲百病母調其虛實虛實乃止通其營俞乃可傳于大數衞數大數曰盛則徒瀉之虛則徒

補之但瀉不補但補不瀉緊則灸刺且飲藥緊痺也灸刺藥三法並用陷下則徒灸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所謂治經者專治本經不治他經又名經刺飲藥亦曰灸刺曰字衍文三法並用脈急則引用導引法脈大以弱則欲安靜用力無勞也用安養法此段皆專指本經

[案]內經補陽瀉陰補陰瀉陽先補後瀉是兩經合治法徒補不瀉徒瀉不補及灸刺飲藥以經取之之類是一經獨治法此章以子母釋補瀉以自病釋經取與內經不合當是別出一解以廣內經之義耳

七十難

七十難曰經言春夏刺淺秋冬刺深者何謂也然春夏者陽氣在上人氣亦在上故當淺取之秋冬者陽氣在下人氣亦在下故當深取之

陽氣謂天氣也人氣謂衛氣亦陽氣也上表也下裏也鍼法以得氣爲主故四時淺深不同

春夏各致一陰秋冬各致一陽者何謂也然春夏溫必致一陰者初下鍼沈之至腎肝之部得氣引持之陰也

秋冬寒必致一陽者初內鍼淺而浮之至心肺之部得氣推而內之陽也是謂春夏必致一陰秋冬必致一陽 內音納

致取也肝腎之部筋骨也在下爲陰肺心之部皮脈也在上爲陽得氣者刺入留鍼氣至鍼動也春夏衛氣以不出爲病必取於陰而出之故曰引持秋冬衛氣以不藏爲病必取於陽而藏之故曰推納

淺深陰陽攷

靈樞終始 春氣在毛夏氣在皮膚秋氣在分肉冬氣在筋骨刺此病者各以其時爲齊故刺肥人者以秋冬之齊刺瘦人者以春夏之齊 齊同劑素問有刺齊論

素問陰陽應象大論 故善用鍼者從陰引陽從陽引陰 以淺深分陰陽引字與難經致字義同 以右治左以左治右 此繆刺法

刺要 病有浮沈刺有淺深各至其理無過其道過之則內傷不及則生外壅故曰病有在毫毛腠理者有在皮膚者有在肌肉者有在脈者有在筋者有在骨者有在髓

者是故刺毫毛腠理無傷皮皮傷則內動肺秋病溫瘧泝泝寒慄 泝音素 刺皮無傷肉肉傷則內動脾七十二日四季之月 脾旺四季各十八日 病腹脹煩不嗜食刺肉無傷脈脈傷則內動心夏病心痛刺脈無傷筋筋傷則內動肝春病熱而筋弛刺筋無傷骨骨傷則內動腎冬病脹腰痛刺骨無傷髓髓傷則銷鑠胻酸體解㑊 善食而瘦謂之解㑊

刺齊 刺骨無傷筋者鍼至筋而去不及骨也刺筋無傷肉者至肉而去不及筋也刺肉無傷脈者至脈而去不及

肉也刺脈無傷皮者至皮而去不及脈也

〔四時刺逆從論〕是故春氣在經脈夏氣在孫絡長夏氣在肌肉秋氣在皮膚冬氣在骨髓中春者天氣始開地氣始泄凍解冰釋水行經通故人氣在脈夏者經滿氣溢入孫絡受血（即血絡難經謂之奇經）皮膚充實長夏者經絡皆盛內溢肌中秋者天氣始收腠理閉塞皮膚引急冬者蓋藏血氣在中內著骨髓通于五藏是故邪氣者常隨四時之氣血而入客也至其變化不可為度

〔案〕此章言陽氣人氣即衛氣也蓋人身皮脈肌筋骨原分五層營行脈中在第二層不能隨四時為淺深惟衛行脈外出入無常乃能隨四時為淺深也次節陰字指衛之行內者陽字指衛之行外者不可作營陰衛陽解刺衛之深與刺營不同以刺營必先按散（詳下章）刺衛不用按散刺雖深仍是取衛氣也

七十一難

七十一難曰經言刺榮無傷衛刺衛無傷榮何謂也然鍼陽者臥鍼而刺之刺陰者先以左手攝按所鍼榮俞之處氣散乃內鍼是謂刺榮無傷衛刺衛無傷榮也（內音納）

鍼陽即刺衛臥鍼者眠側其鍼橫入也刺陰即刺營攝按推揉也榮俞兼井經合諸穴而言氣散謂衛氣分散也蓋衛行脈外營行脈中故刺法如此

刺營衛攷

〔靈樞邪氣藏府病形〕願聞六府之病曰刺此者必中氣穴無中肉節中氣穴則鍼染于巷（染一作遊刺腑宜淺與刺衛同）中肉節即皮膚痛中筋則筋緩邪氣不出反還內著

〔官鍼〕脈之所居（脈即營血）深不見者刺之微內鍼（內音納猶言畧深也）而久留之以致其空脈氣也（空穴也營深難見宜微深久留不可太過）脈淺者勿刺（勿遽刺也）按絕其脈（按散衛氣）乃刺之（營淺易見宜先按後刺乃不傷衛）無令精出（精即營血）獨出其邪氣耳○所謂三刺則穀氣出

者先淺刺絕皮以出陽邪衛分之病再刺則陰邪出者營分之病少益深絕皮至肌肉比前略深未入分肉間也肌肉近筋處為分肉已入分肉之間則穀氣出故刺法曰始刺淺之以逐邪氣而來血氣刺衛後刺深之以致陰氣之邪刺營最後刺極深之以下穀氣下猶通也終始篇曰一刺則陽邪出再刺則陰邪出三刺則穀氣至穀氣至者已補而實已瀉而虛也

【案】刺法淺深前章已詳此章乃論鍼法也用鍼之道不外正鍼臥鍼二法衛行脈外故用臥鍼營行脈中故先攝按用臥鍼刺衛則刺營必用正鍼可知用攝按刺營則刺衛不用攝按可知然此亦僅論其常若人有肥瘠脈有盛衰則營衛又各有淺深不同但刺營雖有淺時亦先攝按所謂脈淺勿刺按絕乃刺也刺衛雖有深時亦用臥鍼所謂必中氣穴鍼遊于巷也下章迎隨補瀉之法亦用臥鍼是對脈之來去直臥此則當從脈之兩旁橫臥也

七十二難

七十二難曰經言能知迎隨之氣可令調之調氣之方必在陰陽何謂也然所謂迎隨者知榮衛之流行經脈之往來也隨其逆順而取之故曰迎隨

迎者對脈之方來未盛用鍼逆奪其氣此瀉法也隨者乘脈之方去未衰用鍼順濟其氣此補法也經脈往來營衛不同營行脈中注於經隧以從頭胸走手足為順從手足走頭腹為逆詳一難衛行脈外起於四末以上行為順下行為逆也

調氣之方必在陰陽者知其內外表裏隨其陰陽而調之故曰調氣之方必在陰陽

內裏五臟為陰外表六腑為陽調之謂補瀉也

迎隨順逆攷

【靈樞九鍼十二原】粗守關上守機機之動不離其空骨空氣穴空中之機清靜而微其來不可逢其往不可追

【小鍼解】粗守關者守四肢但知手足四關而不知血氣正邪之往

來也上守機者知守氣也機之動不離其空中者知氣之虛實用鍼之徐疾也空中之機清淨以微者鍼以得氣已（以同）密意守氣勿失也其來不可逢者氣盛不可補也其往不可追者氣虛不可瀉也

【終始】陽受氣于四末陰受氣于五藏故寫者迎之補者隨之知迎知隨氣可令和和氣之方必通陰陽

【逆順肥瘦】脈行之逆順手之三陰從藏走手手之三陽從手走頭足之三陽從頭走足足之三陰從足走腹（營血行度）

【衛氣行】衛氣之在于身也上下往來隨日之長短各以為紀而刺之謹候其時病可與期故曰刺實者刺其來也刺虛者刺其去也是故謹候氣之所在而刺之是謂逢時（衛氣行度如一刻太陽四刻陰分之類詳一難）

【案】此章論補瀉須明營衛順逆方可施迎隨之法營行以胸走手頭走足為順手走頭足走胸為逆衛行以從四末上行至頭從井穴上行至合為順反此為逆諸家只注營行不注衛行者非也

七十三難

七十三難曰諸井者肌肉淺薄氣少不足使也刺之奈何然諸井者木也滎者火也火者木之子當刺井者以滎瀉之故經言補者不可以為瀉瀉者不可以為補此之謂也

肉薄氣少謂諸井皆在爪甲間也不足使謂不堪大瀉也末引經言以證井不可大瀉滎不可補井也

肉薄氣少補瀉攷

【靈樞論痛】筋骨之強弱肌肉之堅脆皮膚之厚薄腠理之疏密各不同人之骨強筋弱肉緩皮膚厚者耐痛其于鍼石之痛（痛其于三字衍文）火焫亦然堅肉薄皮者不耐鍼石之痛于火焫亦然（焫音吶井穴皆起於手足爪甲間亦肉堅皮薄）

【素問調經論】寫實者氣盛乃內（寫同瀉內同納）鍼鍼與氣俱內（吸時入鍼）以開其門如利其戶鍼與氣俱出（呼時出鍼）精氣不傷邪氣乃下外門不閉以出其疾搖大其道如利其路是謂大寫（井穴鍼路不能寬大故不可大瀉）○補虛奈何曰持鍼勿置以定其

意候呼內鍼氣出鍼入（呼時鍼入）鍼空四塞精無從去（孔爲鍼阻氣不得出）方實而疾出鍼氣入鍼出（吸時出鍼）熱不得還邪氣布散精氣乃得存近氣不失遠氣乃來是謂追之

案繆刺論有邪客手少陽之絡刺手中指次指爪甲上關衝邪客足厥陰之絡刺足大指爪甲上大敦之類（詳二十九難）難經亦有春刺井之言（詳七十四難）是井穴原有刺法此章謂氣少不足使竝非井不可刺也乃因爪甲間肌肉淺薄不可大瀉如調經論所云搖大其

道者是也故獨言瀉法而不言補法補不可爲瀉瀉不可爲補皆引證之詞蓋謂井可補不可瀉滎能瀉井合不能補井也滑伯仁加入取合補井一層究非本義此章專言陰經故井爲木滎爲火若陽經則井爲金滎爲水可以類推

七十四難

七十四難曰經言春刺井夏刺滎季夏刺俞秋刺經冬刺合者何謂也然春刺井者邪在肝夏刺滎者邪在心季夏刺俞者邪在脾秋刺經者邪在肺冬刺合者邪在腎

邪謂四時之氣春風夏熱長夏溼秋燥冬寒也其病應於五臟肝主風心主熱脾主溼肺主燥腎主寒其治分於五腧風取井熱取滎溼取俞燥取經寒取合

其肝心脾肺腎而繫於春夏秋冬者何也然五藏一病輒有五也假令肝病色青者肝也臊臭者肝也喜酸者肝也喜呼者肝也喜泣者肝也其病眾多不可盡言也四時有數而竝繫於春夏秋冬者也鍼之要妙在於秋毫者也

輒有五謂各有聲色臭味液也（詳三十四難）其病眾多如心病中風傷暑之類（詳四十九難）蓋以五邪所犯之病與五臟所見之證互相交錯不可勝窮也四時有數謂

邪各不同也竝繫春夏秋冬謂視邪在何經卽取其經之五腧依四時刺之也秋毫言其分辨至細也

、四時刺攷

〔靈樞本輸〕春取絡脈（十五絡）諸滎大經分肉之間甚者深取之間者（間去聲）淺取之夏取諸腧孫絡（血絡）肌肉皮膚之上秋取諸合餘如春法冬取諸井諸腧之分欲深而留之此四時之序氣之所處病之所舍藏之所宜

〔四時氣〕四時之氣各有所在灸刺之道得氣穴爲定故春

取經血脈分肉之間甚者深取之間者淺刺之夏取盛經孫絡取分間絕皮膚秋取經腧邪在府取之合（合近入臟入腑之正絡詳六十五難）冬取井滎必深以留之

〔寒熱病〕春取絡脈夏取分腠秋取氣口冬取經腧凡此四時各以時爲齊（同劑）絡脈治皮膚分腠治肌肉氣口治筋脈經腧治骨髓

〔素問診要經終論〕故春刺散俞及與分理血出而止甚者傳氣間者環也（間去聲環周也言病甚者邪必再傳氣始衰而愈病輕者只周一時而愈馬蒔引五十三難注傳爲七傳間爲間臓太鑿）夏刺絡俞見血而止盡氣閉環（邪盡閉穴周時）痛病必下（下猶去也）秋刺皮膚循理（循其分理）上下同法（上手經下足經）神變而止（神變謂病去也）冬刺俞竅于分理甚者直下（深取）間者散下（淺取）春夏秋冬各有所刺法其所在

〔通評虛實論〕春亟治經絡夏亟治經俞秋亟治六府（與靈樞府取之合義同）冬則閉塞閉塞者用藥而少鍼石也所謂少鍼石者非癰疽之謂也癰疽不得頃時回（雖冬亦當急刺）

〔水熱穴論〕春取絡脈分肉春者木始治肝氣始生肝氣急其

風疾經脈常深其氣少（去聲稀也）不能深入故取絡脈分肉間〇夏取盛經分腠夏者火始治心氣始長（上聲）脈瘦氣弱（陰氣不足）陽氣留溢熱熏分腠內至于經故取盛經分腠絕膚而病去者邪居淺也所謂盛經者陽脈也（偏氣盛於陽經故曰盛經）〇秋取經俞秋者金始治肺將收殺金將勝火陽氣在合陰氣初勝溼氣及體陰氣未盛未能深入故取俞以寫陰邪（寫同瀉）取合以虛陽邪陽氣始衰故取于合

〇冬取井滎冬者水始治腎方閉陽氣衰少陰氣堅盛

亘陽伏沈陽脈乃去故取井以下陰逆取滎以實陽氣故曰冬取井滎春不鼽衄此之謂也

[案]七十難春夏刺淺秋冬刺深是從氣穴之淺深而言此章春井夏滎長夏俞秋經冬合是從五俞之前後而言蓋井起於手足諸指爪甲間而合終於手之肘足之膝中間分爲滎爲俞爲經凡五處各有前後之殊也春井象肝木之始生夏滎象心火之盛長長夏俞象脾土之化育秋經象肺金之收成冬合象腎

水之閉藏此難經取刺之法就四時五臟所應之氣爲主也內經取刺之法則靈樞素問互有異同然大概總是春刺滎夏刺俞秋刺合冬刺井較難經則移前一步其法迥然大異豈內經所謂一病治各不同而皆愈者歟抑難經所謂離聖久遠各是其法者歟姑闕疑焉可也

七十五難

七十五難曰經言東方實西方虛瀉南方補北方何謂也然金木水火土當更相平東方木也西方金也（二句錯簡）木欲實金當平之火欲實水當平之土欲實木當平之金欲實火當平之水欲實土當平之（東方木也西方金也二句當在此）東方者肝也則知肝實西方者肺也則知肺虛瀉南方火補北方水南方火火者木之子也北方水水者木之母也水勝火子能令母實母能令子虛故瀉火補水欲

令金不得平木也（不字衍文）經曰不能治其虛何問其餘此之謂也

更互也平制也子令母實者益子之氣使不食於母謂補水即所以實金也母令子虛者母能制子之所生使更食子之氣如水爲木母制木所生之火火必復取氣於木是水能瀉火亦能虛木也

五行相平攷

[素問六節臟象論]春勝長夏（木勝土）長夏勝冬（土勝水）冬勝夏（水勝火）

夏勝秋火勝金秋勝春金勝木所謂得五行時之勝各以氣命其臟肝木心火脾土肺金腎水亦互相勝未至而至此爲太過氣有餘故先至則薄所不勝而乘所勝也如木反侮金及乘土之類命曰氣淫至而不至此謂不及氣不足故後至則所勝妄行而所生受病所不勝薄之也如土反淩木則火受病而金來乘木之類命曰氣迫

案平卽生剋承制氣之用也天有此氣四時行焉地有此氣五行成焉人有此氣五臟生焉得其平則治失其平則病此章借木金立論乃推詳五腧補瀉之法所以平其不平也子令母實謂補水可以實金母令子虛謂補水制火使火復取食於木也金不得平木陳瑞孫謂不得徑以金平木坊注謂使金無木可平皆屬牽強滑伯仁謂不字爲衍文甚是末引經言側重治虛卽六十九難先補後瀉之意

七十六難

七十六難曰何謂補瀉當補之時何所取氣當瀉之時何所置氣然當補之時從衛取氣當瀉之時從榮置氣其陽氣不足陰氣有餘當先補其陽而後瀉其陰陰氣不足陽氣有餘當先補其陰而後瀉其陽榮衛通行此其要也

取猶挹也置猶棄也補者從外而納之內衛行脈外故曰從衛取氣瀉者從內而出之外營行脈中故曰從榮置氣陽氣謂衛也陰氣謂營也

營衛補瀉攷

靈樞終始一方實深取之稀按其痏以極出其邪氣瀉法深取一方虛淺刺之以養其脈疾按其痏無使邪氣得入補法淺取邪氣來也緊而疾穀氣來也徐而和脈實者深刺之以泄其氣從營置氣脈虛者淺刺之使精氣無得出以養其脈從衛取氣獨出其邪氣刖補夫邪之法

素問調經論實者何道從來虛者何道從去曰夫陰與陽皆

有俞會 謂諸經氣穴 陽注于陰 陰當作內衛氣常內注故補從衛取 陰滿之外 營氣常外溢故瀉從營置 陰陽勻平以充其形
〔鍼經〕刺實須其虛者留鍼陰氣隆至乃去鍼也 從營置氣 刺虛須其實者陽氣隆至鍼下熱乃去鍼也 從衛取氣
〔案〕七十一難論營衛是淺深分刺之法此章論營衛是寒熱異用之法從衛取氣使氣從外入則鍼下熱故為補從營置氣使氣由內出則鍼下寒故為瀉乃詳釋推納動伸之義 詳七十八難 非謂補專拄衛瀉專拄

營也蓋營亦有補法衛亦有瀉法故復以陰陽有餘不足補瀉先後等語申明之此語本出靈樞 詳六九難 十皆指經脈而言如人迎盛於氣口則瀉陽經補陰經氣口盛於人迎則瀉陰經補陽經是也

七十七難

七十七難曰經言上工治未病中工治已病者何謂也
然所謂治未病者見肝之病則知肝當傳之與脾故先實其脾氣無令得受肝之邪也故曰治未病焉中工者見肝之病不曉相傳但一心治肝故曰治已病也
肝病實脾使邪無所入所以消患於未形也見肝治肝是患至而始為備必有不及治者矣
未病已病攷

〔靈樞逆順〕兵法曰無迎逢逢之氣無擊堂堂之陣刺法曰無刺熇熇之熱 熱甚 無刺漉漉之汗 汗多 無刺渾渾之脈 脈大 無刺病與脈相逆者 脈證不順 上工刺其未病者也其次刺其未盛者也其次刺其已衰者也下工刺其方襲者也與其形之盛者也與其病之與脈相逆者也故曰方其盛也勿敢毀傷刺其已衰事必大昌故曰上工治未病不治已病此之謂也
〔玉版〕夫癰疽之生不從天下不從地出積微之所生也 凡病

指然故聖人自治于未有形也愚者遭其已成也

〔官能〕邪氣之中人也先見于色不知于其身若有若無若亡若存有形無形莫知其情是故上工之取氣乃救其萌芽下工守其已成因敗其形(素問八正神明論亦有此)〔素問四氣調神大論〕是故聖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亂治未亂夫病已成而後藥之亂已成而後治之譬猶渴而穿井鬭而鑄兵不亦晚乎

〔家〕已病未嘗不可治惟不可治其方盛恐邪正相爭

兩敗俱傷也治未病者並非憑空擬議必確有可據之處如扁鵲望桓侯而知病之淺深太倉公診濟北才人色不變而脈狂死法或從色定或從脈定審察之道非止一端此章僅以五臟相傳立論不過借淺語作指點耳蓋言近而旨遠也

七十八難

七十八難曰鍼有補瀉何謂也然補瀉之法非必呼吸出內鍼也知爲鍼者信其左不知爲鍼者信其右當刺之時必先以左手厭按所鍼滎俞之處彈而努之爪而下之其氣之來如動脈之狀順鍼而刺之得氣因推而內之是謂補動而伸之是謂瀉不得氣乃與男外女內不得氣是謂十死不治也(上二內字音納厭同壓努內經作怒爪內經作抓)

非必猶云不徒也呼時納鍼吸時出鍼爲補吸時納

鍼呼時出鍼爲瀉左手定穴者也右手持鍼者也厭按尋索也彈努用指彈擊使突起也爪下用指搔抓以致氣也動搖也伸提也即引持也(詳七十難)不得氣謂不見氣應鍼動也男外者淺鍼以候於衛也女內者深鍼以候於營也若再不得氣是氣盡矣故不治

出納彈爪攷

〔靈樞九鍼十二原〕寫曰必持內之放而出之排陽得鍼(引使邪外出)氣得泄(內同納寫同瀉)按而引鍼是謂內溫血不得散氣不得

出也（邪去而正不傷以上瀉法）補曰隨之隨之意若妄之若行若按如蚊虻止如留而還（徐納之法）去如弦絕（疾出之法）令左屬右（右手出鍼時用左手按閉）其氣故止外門已閉中氣乃實（言以上補法）觀其色察其目知其散復一其形聽其動靜知其邪正右主推之（主納鍼）左持而禦之（如彈努之類）氣至而去之（得氣則出鍼）

【終始】男內女外堅拒勿出謹守勿內（內音納）是謂得氣（馬蒔注男子忌內交女子忌外交能堅拒謹守乃爲得氣【案】此段下文另有新內勿刺新刺勿內之語則男內女外當指鍼法言勿出勿內謂男刺宜深勿輕於出鍼女刺宜淺勿輕於納鍼也難經言男外女內者因男內女外而不得氣則反其法而用之故曰男外女內也）

【邪客】持鍼縱舍（同捨）欲端以正安以靜先知虛實而行疾徐左指執骨（以便按彈）右手循之（以便進鍼）無與肉裹（勿粘）瀉欲端以正補必閉膚輔鍼導氣邪得淫泆（散也）真氣得居○扞皮開腠理因其分肉左別其膚（左手按彈）微納而徐端之適神不散邪氣得去

【官能】是故工之用鍼也知氣之所在而守其門戶瀉必用圓切而轉之其氣乃行（即彈爪）疾而徐出邪氣乃出伸而迎之遙大其穴（遙當作搖）氣出乃疾（此瀉法）補必用方外引其皮令當其門左引其樞按（即壓）右推其膚微旋而徐推之（徐入鍼）必端以正安以靜堅心無解（同懈）欲微以留氣下而疾出之推其皮蓋其外門真氣乃存（此補法）

【刺節真邪】用鍼者必先察其經絡之虛實切而循之按而彈之視其應動者乃後取之（取穴）而下之（下鍼）

【素問八正神明論】瀉必用方以息方吸而內鍼乃復候其方吸而轉鍼乃復候其方呼而徐引鍼補必用圓圓者行也

刺必中其營復以吸排鍼也故圓與方非鍼也（取其意耳）

【離合真邪論】夫邪之入于脈也卒然逢之（卒音猝）早遏其路吸則引鍼無令氣忤靜以久留無令邪布吸則轉鍼以得氣爲故候呼引鍼呼盡乃去大氣皆出故命曰寫○不足者補之必先捫而循之切而散之推而按之彈而怒之抓而下之通而取之外引其門以閉其神呼盡內鍼靜以久留以氣至爲故如待所貴不知日暮其氣以至（以同已）適而自護候吸引鍼氣不得出各在其處推闔其

門令神氣存大氣留止故命曰補

案呼吸出納是從氣息論補瀉與迎隨順逆從經脈
論補瀉者不同因內經已詳故此章但以非必一語
盡之不復再述壓按彈抓是先通脈氣與臥鍼按散
分別營衛者不同因內經補法有彈抓而瀉法未言
故此章特詳之以明補瀉皆用也推而納之即是從
衛取氣動而中之即是從營置氣（詳七十六難）內經謂男
內女外是鍼法之常難經謂男外女內是鍼法之變

蓋先用男內女外而不得氣乃始改用男外女內也
觀乃與二字其義甚明若作男子內交女子外交解
究與經文語氣不合

七十九難

七十九難曰經言迎而奪之安得無虛隨而濟之安得
無實虛之與實若得若失實之與虛若有若無何謂也
虛者實之則若得若有實者虛之則若失若無
然迎而奪之者瀉其子也隨而濟之者補其母也假令
心病瀉手心主俞是謂迎而奪之者也補手心主井是
謂隨而濟之者也

迎者逆其方來奪損也隨者追其已往濟助也手心

主即手厥陰經代心君用事故心病取此為治（詳二十五
難）心病屬火俞屬土火之子井屬木火之母
所謂實之與虛者牢濡之意也氣來實牢者為得濡虛
者為失故曰若得若失也

牢堅也濡軟也皆指經脈之氣穴非謂寸口脈也但
言得失則有無可以類推

迎隨虛實攷

靈樞九鍼十二原　往者為逆（氣往則虛）來者為順（氣來則實）明知逆順正

行無問逆而奪之惡得無虛（迎其方來奪之於前）追而濟之惡得無實（隨其將往濟之於後）迎之隨之以意和之○虛則實之滿則泄之宛陳則除之（宛當作菀謂陳腐鬱積也）邪勝則虛之大要曰徐而疾則實（徐納疾出）疾而徐則虛（疾納徐出）言實與虛若有若無察後與先若存若亡爲虛爲實若得若失

〔小鍼解〕迎而奪之者寫也追而濟之者補也所謂虛則實之者氣口虛而當補之也滿則泄之者氣口盛而當寫之也宛陳則除之者去血脈也邪勝則虛之者言諸經有盛者皆寫其邪也徐而疾則實者言徐內而疾出也疾而徐則虛者言疾內而徐出也言實與虛若有若無者言實者有氣虛者無氣也察後與先若亡若存者言氣之虛實補寫之先後也察其氣之已下與常存也爲虛爲實若得若失者言補者佖然若有得也寫則怳然若有失也

〔素問鍼解篇〕刺虛則實之者鍼下熱也氣實乃熱也滿而泄之者鍼下寒也氣虛乃寒也菀陳則除之者出惡血也邪盛則虛之者出鍼勿按徐而疾則實者徐出鍼而疾按之疾而徐則虛者疾出鍼而徐按之（此解與靈樞微異）

〔案〕內經鍼法無五行之說而難經則屢言之大抵借母字喻氣之來路借子字喻氣之去路耳如此章所釋迎隨之義尤爲易見迎者逆對其來下鍼以泄其氣此從去路奪之故曰寫其子隨者順追其往下鍼以助其氣此從來路濟之故曰補其母也然迎隨順逆之法有刺營刺衛之不同刺營者以十二經脈爲順逆如從胸走手從頭走足則以下隨爲順上迎爲逆從手走頭從足走腹則以上隨爲順下迎爲逆刺衛者以五腧爲順逆如井穴始於爪甲間次滎次俞次經終於肘膝間之合穴皆以上隨爲順下迎爲逆因衛陽起於四末故立五俞爲刺衛之法營脈迎隨人所易知惟五俞迎隨人所難知故此章獨舉心病補井瀉俞之義以發明之

八十難

八十難曰經言有見如入有見如出者何謂也然所謂有見如入(脫有見如出四字)者謂左手見氣來至乃內鍼鍼入見氣盡乃出鍼是謂有見如入有見如出也(如古通而內音納)

左手謂壓按彈努也見氣來至卽氣來如動脈之狀也氣盡卽靈樞所謂已補而實已瀉而虛之頃也

見氣攷

(靈樞九鍼十二原) 小鍼之要易陳而難入粗守形上守神神乎神客在門未覩其疾惡知其原(惡平聲) 刺之而氣不至無問其數刺之而氣至勿復鍼刺之要氣至而有效效之信若風之吹雲明乎若見蒼天

(小鍼解) 所謂易陳者易言也難入者難著于人也粗守形者守刺法也上守神者守人之血氣有餘不足可補瀉也神客者正邪共會也神者正氣也客者邪氣也在門者邪循正氣之所出入也

(素問寶命全形論) 經氣已至愼守勿失深淺在志遠近如一如臨深淵手如握虎神無營于眾物

(八正神明論) 以日之寒溫(寒則脈澁溫則脈流)月之虛盛(月滿則血盛月空則血虛)氣之浮沈(春夏淺秋冬深)參伍相合而調之工常先見之然而不形于外視之無形嘗之無味故謂冥冥若神髣髴

(刺志論) 夫實者氣入也虛者氣出也氣實者熱也氣虛者寒也入實者左手開鍼空也入虛者左手閉鍼空也

(鍼解論) 經氣已至愼守勿失者勿變更也深淺在志者知病之內外也遠近如一者淺深其候等也如臨深淵者不敢墮也手如握虎者欲其壯也神無營于眾物者靜志觀病人無左右視也

(案) 凡刺右手持鍼左手掐穴刺實者用左手開鍼孔以瀉之刺虛者用左手閉鍼孔以補之故此章獨言左手見氣蓋詳釋七十八難信其左之義也

八十一難

八十一難曰。經言無實實無虛虛。損不足而益有餘。是寸口脈耶。將病自有虛實耶。其損益奈何。然。是病。句非謂寸口脈也。謂病自有虛實也。假令肝實而肺虛。肝者木也。肺者金也。金木當更相平。當知金平木。假令肺實故知肝虛。故知。滑本作而知。於上下文義欠貫。今依坊本正之微少氣。用鍼不補其肝。而反重實其肺。故曰實實虛虛。損不足而益有餘。此者中工之所害也。

言肝實肺虛。固當助金平木。若肝實而肺亦實。兩實相較。木不勝金。故知肝虛。以其氣微少於肺也。使仍執助金平木之法。便是損不足而益有餘矣。

實實虛虛攷

靈樞九鍼十二原　夫氣之在脈也。邪氣在上。濁氣在中。清氣在下。故鍼陷脈則邪氣出。在上鍼中脈則濁氣出。在中鍼太深則邪氣反沈。病益。在下故曰。皮肉筋脈各有所處。病各有所宜。無實脫實字無虛脫虛字損不足而益有餘。是謂甚病。取五脈者死。取三脈者恇。奪陰者死。奪陽者狂。鍼害畢矣。

小鍼解　邪氣在上者。言邪氣之中人也高。濁氣在中者。言水穀皆入于胃。其精氣上注于肺。濁溜于腸胃。言寒溫不適。飲食不節。而病生于腸胃。清氣在下者。言清溼地氣之中人也。必從足始。鍼陷脈則邪氣出者。取之上。鍼中脈則濁氣出者。取之陽明合也。陽明有正絡入屬胃腑詳六十五難鍼太深則邪氣反沈者。言淺浮之病。不欲深刺也。深則邪氣從之入。故曰反沈也。取五脈者死。五臟之五脈言病在中氣不足。但用鍼盡大寫其諸陰之脈也。取三陽之脈者。六腑之脈唯言盡寫三陽之氣。令病人恇然不復也。

案　內經論虛虛實實之害。皆取有形之臟腑經脈立言。並不空談五行理氣。蓋理寓於氣。氣寓於形。知其形。即可悟其理也。難經恐人狃於形而不悟其理。故常取五行之生尅。借作指點。後人乃專靠此為學問。往往墮入理障。雖欲求為中工。亦不可得矣。

案自六十二難至此連前十二難錯簡凡二十一章皆論鍼法也鍼法以得氣爲主氣有宗氣衛氣之不同宗氣領營血行於脈中如從胸走手從手走頭爲手經從頭走足從足走腹爲足經其陰經陽經相交接者爲十五絡其分經血絡所旁溢者爲奇經此營脈行度即宗氣行度如二十八難所謂受邪氣畜砭射之者是刺營即所以刺宗氣也因前論已詳（詳二十三至二十九難）故不另爲立法惟衛氣慓悍迅疾不與

營共行而別行於脈外此非經隧所能拘則當另爲立法是以每經復分井滎俞經合五穴名爲五腧手經起於手爪甲而上至肘足經起於足爪甲而上至膝此皆四末之地靈樞所謂陽受氣於四末也觀六十二難首論五腧六腧之別歸重諸陽六十六難詳論原氣之義根於腎間動氣則諸腧所取明是刺衛之法確無疑義然井滎俞經合皆刺衛氣則五腧皆原也而臟獨取俞爲原腑又另置一原者何歟攷六十三難謂井爲陽氣始生七十三難謂井薄氣少是井穴可用補而不可用瀉六十五難謂合爲陽氣入藏與內經謂合治內腑之義同是合穴可治內而不可治外六十八難謂所流爲滎所行爲經是滎經二穴皆衛氣所過而非衛氣所止惟所注爲俞界乎井滎經合之中有會聚之象焉所以五臟獨取俞爲原以其得氣之全也若諸腑之氣即是三焦爲原氣之別使其衛氣較五臟爲盛徒取俞爲原尚不能盡故

必復置一原始能盡得其氣也他如六十四難別五行陰陽七十難察人氣淺深七十四難分四時刺劑七十五難調子母虛實皆所以詳五腧取衛之義與二十八難砭射取營之義同爲用鍼兩大法因內經詳於三百六十五穴刺營之法而略於五腧刺衛之法故難經獨取五腧詳之如此所以發內經之奧也至於用鍼之道有分取營衛者如七十一難刺衛無傷營刺營無傷衛是也有合取營衛者如七十六難

從衛取氣從營置氣是也有從手法取者如七十八難左手壓按右手持鍼是也有從脈氣取者如八十難有見如入有見如出是也分經脈之盛衰則有六十九難之虛補實瀉辨經脈之順逆則有七十二難之迎隨七十九難之奪濟審治療之宜先戒補寫之妄施則有七十七難之未病已病八十一難之實實虛虛十二難之內絕外絕是不獨刺法妙義金鍼全度而告戒丁寧之意亦深切矣若夫內病取身前之

募外病取太陽背穴之俞如六十七難所云者此又治陰病陽病之互變可補內經之闕者也夫古人治病原有砭石毒藥灸焫九鍼導引按蹻諸法即扁鵲對桓侯亦有湯熨酒醪等論而難經獨詳鍼法者蓋鍼法治病較毒藥砭石爲善而其功爲最難非積歲累月不能精熟此必弟子平日所習是以禁方雖不傳而鍼法獨傳也然詳鍼法而不載九鍼之製因內經已詳故不重述耳由是觀之可知所引經言往往有詞同而意異者皆推廣內經而別出其義故曰難經也

附九鍼及諸法攷

靈樞九鍼十二原　余子萬民養百姓而收其租稅余哀其不給而屬有疾病余欲勿使被毒藥無用砭石欲以微鍼（小鍼即鍼可見鍼法較毒藥砭石爲輕）通其經脈調其血氣營其逆順出入之會令可傳於後世〇九鍼之名各不同形一曰鑱鍼長一寸六分頭大末銳去寫陽氣二曰員鍼長一寸六分

鍼如卵形揩摩分間不得傷肌肉以寫分氣三曰鍉鍼長三寸半鋒如黍粟之銳主按脈勿陷以致其氣四曰鋒鍼長一寸六分刃三隅以發痼疾五曰鈹鍼長四寸廣二分半末如劍鋒以取大膿六曰員利鍼長一寸六分大如氂且員且銳中身微大以取暴氣七曰毫鍼長三寸六分尖如蚊虻喙靜以徐往微以久留之而養以取痛痺八曰長鍼長七寸鋒利身薄可以取遠痺九曰大鍼長四寸尖如挺其鋒微員以寫機關之水也（鑱音讒寫）

(同瀉員同圓鍉音低鈹音皮氂音毫喙音嘴)

案鍼法失傳久矣後世鍼灸諸書所載刺幾分留幾呼者皆錄內經原文附以臆說耳至於迎隨按壓呼吸出納等法皆置而不講則妄誕可知故備錄內經鍼法以證俗書之不足信也

(素問異法方宜論)一病而治各不同皆愈何也曰地勢使然也○故東方之域天地之所始生也魚鹽之地海濱傍水其民食魚而嗜鹹皆安其處美其食魚者使人熱中鹽者勝血(鹹能凝血)故其民皆黑色疏理其病皆為癰瘍其治宜砭石故砭石者亦從東方來○西方者金玉之域砂石之處天地之所收引也其民陵居而多風水土剛強其民不衣而褐薦(毛褐草薦)其民華食而脂肥故邪不能傷其形體其病生于內其治宜毒藥故毒藥者亦從西方來○北方者天地所閉藏之域也其地高陵居風寒冰冽其民樂野處而乳食(牛酪之類)藏寒生滿病其治宜灸焫(音吶)故灸焫者亦從北方來○南方者天地所長養(長上聲)

陽之所盛處也其地下水土弱霧露之所聚也其民嗜酸而食胕(同腐物之陳者)故其民皆緻理而赤色其病攣痺其治宜微鍼故九鍼者亦從南方來○中央者其地平以溼天地之所以生萬物也其民食雜而不勞故其病多痿厥寒熱其治宜導引按蹻故導引按蹻者亦從中央出也○故聖人雜合以治各得其所宜故治所以異而病皆愈者得病之情知治之大體也(可見神聖治病不徒恃鍼法)

案五方天時有寒暄之別地土有燥溼之殊故凡呼吸天氣飲食地氣者莫不隨方為變此人類之所以不齊也然充其類不獨五方為然即一邑之中亦有山澤城市之不同且不獨一邑為然即一家之中亦有起居嗜好之不同可知積習成性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後人於偶一飲食之微輒疑為熱為寒者無乃太迂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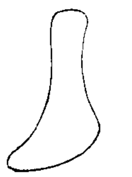
十二原表 穴圖詳三卷

五臟	井木	滎火	輸土	經金	合水
肺	少商	魚際	太淵	經渠	尺澤
心主（代心用事）	中衝	勞宮	大陵	間使	曲澤
肝	大敦	行間	太衝	中封	曲泉
脾	隱白	大都	太白	商邱	陰陵泉
腎	湧泉	然谷	太谿	復溜	陰谷
心	少衝	少府	神門	靈道	少海

六腑	井金	滎水	輸木	原火	經火	合土
膀胱	至陰	通谷	束骨	京骨	崑崙	委中
膽	竅陰	俠谿	臨泣	邱墟	陽輔	陽陵泉
胃	厲兌	內庭	陷谷	衝陽	解谿	下陵
三焦	關衝	液門	中渚	陽池	支溝	天井
小腸	少澤	前谷	後谿	腕骨	陽谷	小海
大腸	商陽	二間	三間	合谷	陽谿	曲池

九鍼圖

鑱鍼



一曰鑱鍼取法于巾鍼長一寸六分頭大末銳去末寸半卒銳之令無得深入主熱在頭身去瀉陽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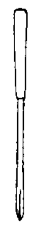
圓鍼

二曰圓鍼取法于絮鍼長一寸六分箭其身而卵其鋒揩摩分間不得傷肌肉主治分肉間氣

鍉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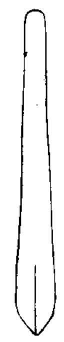
三曰鍉鍼長三寸半大其身而圓其末鋒如黍粟之銳主按脈勿陷以致其氣

鋒鍼



四曰鋒鍼取法于絮鍼長一寸六分箭其身鋒其末刃三隅以發痼疾主癰熱

鈹鍼



五曰鈹鍼長四寸廣二分半末如劍鋒以取大膿

圓利鍼

六曰圓利鍼取法于氂鍼長一寸六分大如氂且圓且銳微大其末反小其身令可深納以取癰痹暴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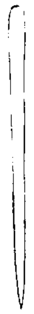
毫鍼

七曰毫鍼取法于毫毛長三寸六分或曰長一寸六分尖如蚊虻喙以取痛痹補而去之

長鍼

八曰長鍼取法于綦鍼長七寸鋒利身薄可取遠痹

大鍼



九曰大鍼取法于鋒鍼或曰取法于鍉鍼長四寸尖如挺鋒微圓以瀉機關之水取大氣不出關節者也

案鑱鍼刮皮淺氣圓鍼揩摩和氣鍉鍼按脈致氣此三鍼皆治在皮外不入皮膚故鋒無取利餘六鍼則入皮膚皆取銳鋒也鋒鍼鈹鍼破裂其皮餘則取有孔而已

甥 奉新 徐必寧德城 參校

壻 奉新 劉開慧度香

安義 黃逢年泳川 校字

崇奕壽圖

男 崇奕修圖

叔陵先生天姿高邁敏而好學少生於富貴而刻苦如寒素喜讀有用之書尤精醫理富夙心儀之未相識也嘉慶甲子五弟琎輝患狂惑疾眾醫技窮三載神廢迺求治於先生先生曰是瘀停膻中宗氣不寧也宗氣者臣使之官代心君而應萬事瘀逼失守故狂惑宜用血藥緩治果七旬而愈富因得交於先生而目擊先生之治病也每疏一方必詳內景援筆千言不勞思索眾醫見之咸曰否否然投之輒應且有拾唾餘而愈病者良

由先生見聞淹博襟懷坦易不自矜秘故有叩卽鳴無量不滿也然古調知希陽春和寡雖人爭種杏而鶡竊笑鵬先生迺括取靈素精義盡注於難經以發之析疑徵信去僞存真洵足窺全豹於一斑紹絕學於千古矣夫自禁方失傳求如扁鵲之神固匪易言若稟美好不祥之戒藏精明於渾厚明道正誼不斤斤與眾爭名竊謂先生涵養之學問實軼扁鵲而過之世有識者當不哂富言爲阿所好也璞齋弟羅允富謹跋

天下至奇之理實至正之所寓非奇才奇識不足以發之況醫理之深邃者乎顧淺嘗者餖飣糟粕陳腐相仍恆患其庸而不奇而矯之者又多侈其病以頤隱肩高詭其治以伐毛滌髓則奇而入於怪蓋醫非奇之難奇而不失至正之難也叔陵先生少負奇姿未弱冠受知於胡豫堂大宗師許其文曰見解獨闢先生之才與識誠有大過人者故所處多奇境所精皆奇術所著爲奇書且各有至正之理焉嘗 尊甫環谷觀察之被議戍

邊也嚴慈兩地南北萬里奔馳拮据人所難能先生卒至性爲之莫不措施裕如既乃護靈輀歸梓里家雖貧猶必卜塋高厰其尤難者盤錯叢棘幾無寧晷而讀書之功未嘗少懈嘗跨馲駝出法庫門走蒙古捷徑猶挾冊朗吟於冰沙雪磧中或疑爲諷經而膜拜之非有奇才奇識固不能處此奇境矣曩者姪蘊輝少得奇疾吼鳴震屋瓦初起日百聲漸至日千聲繼則晨吼萬餘晡吼數千四載無虛日百藥無驗方家鳳樓二兄雖愛子情切亦坐視厄痡無奈何已適先生從塞北歸撝山三兄素善先生亟邀診視曰此悍氣上衝別走於陽明也治宜悍藥斂降衛氣然衛氣難馴急則變生又宜緩治但自禁方失傳後世方書多不切於用法當自我而立因搆思兩月得川文蛤悍而斂又以物非常用恐阻旁議遂取九觔爲丸諱之囑日服五銖無間果四日減千吼餘皆四五日一減減必十之一應期不爽訖半載乃除既愈而冠請先生字之曰梅卿以誌不忘益信才識

之奇爲不可及已然先生之奇術非得自石室瑯嬛赤文綠字也不過黃帝越人之書確詁真詮洞明內景而已因欲公其奇於天下又恐靈素博而難窺乃取難經以約之難經注者多譌則攷靈素以正之先生之作輯注蓋以奇才奇識著至奇之書發至正之理而後天下無奇病矣不然病情變幻雖神禹鑄鼎難窮怪相徒恃方書何足以盡之耶謹述所見附集後爲索解人徵信焉　爕齋宗弟守訓跋

ZW 21101000823308

難經輯注六卷安義熊叔陵先生著先生爲名諸生博覽羣籍旁通六藝以庭訓故肆力於醫每視一病處一方必爲立論窮源竟委至齊之得如慈石取鐵以物相使九芝所見葢亦屢矣初先生欲彙其醫案病論爲一書名曰一隅錄既自慮其所論爲緣病製方因方立說證有同源卽文有複義因先取是書存真糾繆作爲輯注以明其本意之所存他日一隅錄出以其書爲圭臬者尤當以是篇爲權輿也至其所詣極深研幾未易與

語汪菼庵先生序言之詳矣又奚俟九芝之贅述爲哉先生尤通六書學善八分九芝不知醫嘗從先生問奇字因得窺其梗概如此書成授九芝以校字之役校訖勵爲之跋子壽宋九芝謹跋